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一册目錄

文學類



詩總集——詩經

| | | | | | |
|-----------------|---|------|---|---|-----|
| 毛詩後箋三十卷····· | 清 | 胡承珙撰 | 廣 | 雅 | 一 |
| 毛鄭詩考正四卷首一卷····· | 清 | 陳奂補 | 安 | 徽 | 六七一 |
| 毛詩鄭箋改字說四卷····· | 清 | 戴震撰 | 小 | 鄉 | 七二五 |
| 毛朱詩說一卷····· | 清 | 陳喬樞撰 | 昭 | 代 | 七六七 |
| | | 閻若璩著 | | | |

壽

樂

也

三

十

十

也

魏
十六年
書局刻

毛詩後箋序

毛詩後箋二十卷余同年友胡觀察墨莊所著也墨莊性沈靜
寡嗜欲獨耽著述治羣經無不賅貫而于毛詩尤專且精往嘗
與余同宦京師余亦喜為毛詩學朝夕過從心有所得輒互相
質問時幸有出門之合蓋毛詩詞義簡奧非淺學所易推測唐
人作正義每取王子雍說名為申毛而實失毛情鄭君箋詩宗
毛為主毛義隱略則或取正字或以笏訓疏通證明之非盡易
毛也正義泥於傳無破字之說每誤以箋之申毛者為易毛義
又鄭君先從張恭祖授韓詩兼通齊魯之學閒有與毛不同者
多本三家詩而參以己意正義又或誤以箋義為傳義余與墨
莊同見及此凡所援據說文字林玉篇廣韻及經傳子史所引

毛詩後箋序

廣雅書局

詩與近人說詩若惠氏詩說詩古義陳氏稽古編段氏詩小學
阮氏校勘記王氏經義述聞孔氏詩義危言李氏毛詩細義徵
引略備是所見同所學同所援引又同宜其說之不謀而合也
故余所注名毛詩傳箋通釋而墨莊自名其書為毛詩後箋名
雖異而實則同今墨莊已作古人令嗣仲池持其書請序於余
余受而讀之其書主於申述毛義自注疏而外於唐宋元諸儒
之說有與毛傳相發明者無不廣徵博引而於名物訓詁及毛
與三家詩文有異同類皆剖析精微折衷至當有與余說大略
相同而徵引博於余者有余蓄疑既久未能得其端緒讀是書
而昭若發矇者亦有與余說互異而不妨並存其說以待後人
論定者墨莊曾與余約俟書成互相為序今余書粗已畢業欲

大五百十四

求序於墨莊不可得而墨莊是書實能集毛詩之大成評異同
而辨白黑余既錄其說之精核可懸國門者百數十條將以補
入余書示服膺之篤因並序而歸之昔何劭公閉戶十有七年
始成公羊解詁墨莊以臺灣觀察引疾歸里亦鍵戶十餘稔而
後毛詩後箋得以成書研精覃思古今同轍墨莊雖年未滿六
十而其書信今傳後可稱立言不朽者已道光十四年正月望
日年愚弟桐城馬瑞辰謹序

毛詩後箋序

廣雅書局

大一百六十四

曩與游學至京師相見胡墨莊先生于萬柳堂己卯秋七月也於後先生之聞由閩歸里第通音問商疑難與亦時時出己說以請益於先生後箋中所載之說皆所請益者也甲午夏合嗣允翰先頌昂與至其里第屬任校讎遺書以刊傳於後世先生歿已二年矣先生有言曰諸經傳注唯毛詩最古數千年來三家皆亡而毛氏獨存源流既真義訓尤卓後人不善讀之不能旁引曲證以相發明而乃自出己意求勝古人實則止坐鹵莽之過斯言可謂深切而著明也已毛氏之學文簡而義贍體略而用周進取先秦百氏之書而深究之所以知古訓之歸廣採近者數十百家之解而明辨之所以絕後來之惑先生所謂準之經文參之傳義必思斷折以求通其引博其指約其事甚大

毛詩後箋序

三 廣雅書局

而其心甚小說詩之家未有偶也側聞先生在病亟時猶自沈吟默誦不倦至易簣然後已魯頌泮水篇以下竟不能卒業而抱志以歿儒者惜之今與因令嗣之請不辭讓陋爰以拙著傳疏語為之條錄而補綴之俾有完璧之觀詎無續貂之誚時道光十有七年歲次丁酉冬十月長洲陳奐謹記顛末云

毛詩後箋目錄

卷一

國風

周南召南

周南

卷二

召南

卷三

邶鄘衛

邶

卷四

毛詩後箋目

鄘

卷五

衛

卷六

王

卷七

鄭

卷八

齊

卷九

魏

卷十

唐

卷十一

秦

卷十二

陳

卷十三

鄆

卷十四

曹

卷十五

毛詩後箋

幽

卷十六

小雅

鹿鳴之什

卷十七

南有嘉魚之什

卷十八

鴻雁之什

卷十九

節南山之什

卷二十

大六十四

二

廣雅書局影

谷風之什

卷二十一

甫田之什

卷二十二

魚藻之什

卷二十三

大雅

文王之什

卷二十四

生民之什

卷二十五

毛詩後箋

蕩之什

卷二十六

頌

周頌清廟之什

卷二十七

臣工之什

卷二十八

閔予小子之什

卷二十九

魯頌駉之什

卷三十

大九十一

三

廣雅書局影

商頌那之什

毛詩後箋

四

廣雅書局

大
五

福建臺灣道兼學政加按察使銜胡君別傳

績溪胡培翬撰

君姓胡氏諱承琪字景孟號墨莊先世自徽州婺源遷涇之溪頭都二十五傳至尚衡順治壬辰進士官至湖南布政使司參議是為君之高祖曾祖之棟河南新安縣知縣祖兆殷邑庠生父遠齡多隱德懿行生君稍晚奇愛之然君自幼馴謹不煩約束五歲就傅即穎悟誦讀倍常兒十歲能文章十三入庠十八食餼歲科試聯冠其軍嘉慶六年辛酉君年二十六膺選拔其年即中式江南鄉試乙丑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庚午為廣東鄉試副考官尋遷御史轉給事中自以為身居言路當周知天下利弊陳之於

毛詩後箋 別傳

廣雅書局

上方不負職故其數年中陳奏甚多多見施行而其最切中時病者則有條陳虧空弊端各條一曰冒濫宜禁各省司庫支發錢糧向有扣除二三成之弊故藩司書吏外而授意州縣內而從惠本官將不應借支之款冒支濫借此在領者便於急需不敢望其足數而在放者利於多扣不復問其合左至於動項興修工程多有署印人員輒行支借離任後歸款無期則雖應放而仍與浮冒無異一曰抑勒宜禁州縣交代例限甚嚴一切鋪墊衣服器皿等項均不準充抵近日仍多以議單欠票虛開實抵者在新任之員豈肯甘心承受自詒伊戚總由上司多方勒逼合擔承一曰糜費宜省各省攤捐津貼名目縱為辦公豈盡必不可省閩州縣所解各上司衙門飯食季規等銀逐歲增

六四百九十五

加而無益之費如邸報一事州縣多出已費取閱抄報而各省又有刻報一分間安徽首此項費用每年通派各屬竟及萬金

竊思刻報即不可少亦何須捐費如此之多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一事如此他事可知一日升調宜慎部選人員多係初任或尚能謹守箴箴前任有虧不敢輕易接受惟佐雜題升及調補繁缺二者其中固不無結實可靠之員然每多入歷仕途或狡滑於升調之時或詭譎承之力以自見已長或託彌補之名以巧合上意上司不加體察輒易受其欺朦在題升者急於得缺明知此地之多累不復顧後而瞻前在調補者遷就一時轉因原任之有虧希圖挪彼以掩此究之擔承彌補皆屬空名不過剜肉補瘡甚且變本加厲其言深切著明又如奏漕船積弊謂舵工水手習教斂錢糾結黨與江蘇浙江等幫最甚恐釀成事端後數年果有浙江漕船滋事重案足見君於天下利弊訪求者熟也在科道任內巡視倉庫東城皆弊絕風清已卯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是冬授福建分巡延建邵道莅任編查保甲設立緝捕章程八條通行各屬匪徒斂迹上官廉其能調署臺灣兵備道至即緝獲洋盜張充等多名置於法旋奉旨實授道光甲申以病乞假回籍調理臺地背山面海幅員遼闊民多獷悍素稱難治君在臺三載力行清莊弭盜之法鎮之以靜感之以仁民番安肅率屬清慎事無鉅細悉心綜理用是積勞成疾然自君去後踰年而彰化淡水即以械鬪起釁擾及全臺至動大兵勦定則君綏輯之功不少矣君自少工舉業詞

毛詩後箋 別傳

廣雅書局

全臺至動大兵勦定則君綏輯之功不少矣君自少工舉業詞

六五百二十八

章通籍後究心經術遇有講求實學者必殷勤造訪引為同志
人有投以撰著者必細加攷覈別其是非不為虛文酬應解經
多心得不苟同前人以奉於公事未就至是歸里調愈遂專力
舊作君初精研小學熟於爾雅說文謂惠氏棟九經古義未及
爾雅遂補撰數十條小爾雅原本不傳今存孔叢子中世多謂
為偽書君初亦疑其偽後乃斷以為真作義證其言曰小爾雅
者爾雅之羽翼六藝之緒餘也漢書藝文志與爾雅並入孝經
家揚子雲張稚讓劉彥和之倫皆以爾雅為孔門所記以釋六
藝之文者然則小爾雅猶是矣漢儒訓詁多本爾雅毛公傳詩
鄭仲師馬季長注禮亦往往有與小爾雅合者特以不著書名
後人疑其未經援及然如說文所引爾雅之處則固明明在小

毛詩後箋 別傳

廣雅書局印

爾雅矣其中如金鳥之解公孫之傳請命之禮屬婦之名合符
詩書深裨經說治及魏晉援據益彰李軌作解今雖不存而所
注法言曼無邵美即用雅訓是固足以名其學矣唐以後人取
為孔叢子第十一篇世遂以孔叢之偽而并偽之而鄭氏之注
水經李氏之注文選陸氏之音義孔賈之義疏小司馬之注史
釋元應之譯經其所徵引核之今本粲然具存此可見孔叢本
多刺取古籍而所取之小爾雅猶係完書未必多所竄亂也又
取戴氏震所疑四事一一辨釋具載本書嘉慶甲戌培輩在都
館於君邸時方草創儀禮疏所夕與君談論君見鄭氏注中引
古今文異字賈疏多略不及笑謂培輩曰吾當專為書以助子
全疏之一矣其後在閩渡臺以書筒累重難攜獨攜儀禮一經

每日公事畢輒纂一二條成古今文疏義其言曰鄭注所謂今
文者乃小戴本出於高堂生所傳所謂古文者則前漢書藝文
志云古經出于魯淹中者也鄭君作注參用二本從今文者則
今文在經古文出注從古文者則古文在經今文出注然今文
古文各有一字兩作者如賦為今文賦為古文而又云今文賦
或作植纁為古文纁為今文而又云古文纁或作藻且有不言
今古文但云某或作某者殆當時行用更有別本典籍流傳字
多通借周禮故書禮記他本論語異讀凡皆審定聲義務存折
衷此經之注亦同斯旨取其略例蓋有數端有必用正字者取
其當文易曉從無不從無從盪不從浣之類是也有即用借字
者取其經典相承從辭不從偏從隘不從啞之類是也有務以

毛詩後箋 別傳

廣雅書局印

存古者視為正字示乃俗誤行之而必從視是也有兼以通今
者升當為登升則俗誤已久而仍從升是也有因彼以決此者
則別白而定所從鄉飲鄉射特牲少牢諸篇是也有互見而並
存者可參觀而得其義士昏從古文作枋少牢從今文作柄之
類是也又嘗撰春秋三傳文字異同攷證然其畢生精力所專
注者則在毛詩所撰毛詩後箋一書采集甚富後儒說詩之是
者錄之似是而非者辨之而其最精者在能於毛傳本文前後
會出指歸又能於西漢以前古書中反覆尋攷貫通詩義證明
毛旨此則君所獨得者同時長洲陳奐亦治毛詩君數與書講
論免著書惟毛之從君尚有別擇然亦從毛者多嘗與培輩書
曰承琪後箋專主發明毛傳為之既久然後知箋之於傳有申

毛而不得毛意者有異毛而不如毛義者蓋毛公秦人去周甚近其語言文字名物訓詁已有後漢人所不能盡通者而況於唐人乎況於宋人乎姑以一事言之召南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傳興也厭浥淫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云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歟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案此詩首章三語初讀之似與王風之豈不爾思畏子不奔小雅之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文法相類故箋語云云正義即用以述傳但此文方被訟不從而開口乃云豈不欲之作此婉辭不合語意且他處言豈不者下皆言有所畏而不敢此則是謂非畏蓋此謂字與下章誰謂之謂一律皆訟者誣讖之辭取不能察而欲歸於召伯之聽之者也故此云厭浥者道中之露然必早夜而行始犯多露豈不早夜者而亦謂多露之能濡己乎以興本無犯禮不畏疆暴之相誣也毛於他詩豈不無傳而獨於此言之明其詞旨不同豈不言有是者謂有是早夜而行者乃可謂道中多露經反言之傳正言之耳故不熟讀經文不知傳文之妙不細釋傳文不知箋說之多失傳旨鄭學長於徵實短於會虛前人謂其按跡而語性情者以此唐人作疏每欠分曉或箋本申毛而以爲易傳或鄭自爲說而矣破之毛至毛義難明不能旁通曲輓輒以傳文簡質四字了之而已拙著從毛者十之八九從鄭者十之二一始則求之本篇不得則求之本經不得則證以他經又不得然後泛稽周秦古書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往往有前人從未道及者不下數千百條擬俟通錄一本後乃

毛詩後箋 別傳

五

廣雅書局集

指出別鈔以便就正又與魏源書曰承琪於詩墨守毛傳惟按之經文實有難通者乃舍之而求他證如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傳謂庶民之言不可信而左傳國語淮南說苑引此詩皆謂不信上此箋說之所本而於經文尤順故空舍傳從箋然則也者才十之一二而已此君後箋之大指也撰彙屢易自寫正至魯頌泮水而疾作未卒業陳奐補之君詩亦積生不精力以爲者同邑朱侍講存序其集謂音節悉本唐賢使典尤鎔其液棄其渣滓體安以雅辭麗以則寄託遙深詩之正聲庶幾弗墜蓋不誣也所著儀禮古今文疏義十七卷小爾雅義證十三卷皆手自付梓毛詩後箋三十卷爾雅古義一卷求是堂詩集二十二卷奏摺一卷文集六卷駢體文二卷卒後子先翰先類次第梓以行世其爲之而未成者又有公羊古義禮記別義二書君操行瀆篤歸田後家居九載足不出里門不預外事惟與二三故舊間爲詩酒之會注經常至夜分寒暑罔輟平居自奉極儉然遇修邑城興書院及族中平糶等事多樂捐資助成生於乾隆丙申歲三月十四日卒於道光壬辰歲閏九月十四日年五十七

毛詩後箋 別傳

六

廣雅書局集

事周詳慎密心力有過人者余又以惜其設施之未竟也

毛詩後箋 別傳

七

廣雅書局

涇縣胡承琪撰

國風

周南召南

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箋云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先王斥大王王季正義曰文王之國在于岐周東北近于紂都西北迫于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大王始有王迹周之追諡上至大王而已故知先王斥大王王季蘇頌濱詩傳曰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

毛詩後箋卷一

廣雅書局

何也文王之治國也所以為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于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于文王雖有德而不見故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于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于下此理之最明者也李迂仲毛詩集解曰周召之分陝在武王既得天下之後周南召南雖皆文王之風化不可繫之于文王故周公所屬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周南召公所屬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召南范逸齋詩補傳曰自周公制禮作樂即定風雅頌為樂章之名故周官有六詩及幽雅幽頌之說而幽王小雅亦曰以雅以南此以南非詩二南范氏說誤辨見後非周之樂章詩人安得有是言以關雎為周南以鵲巢為召南亦周之舊故儀禮有

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之語豈非周公舊典歟二南諸篇皆述后妃夫人風化之效本其所得之地而錄之彼區區欲分周南召南以為聖賢深淺者未為通論也或以周召繫于所得之地為疑及觀召南存召公之詩且有聽訟明教之實邶鄘衛皆衛詩而繫以邶鄘國風然後信錄詩者果以所得之地名之也二公采地不出岐周豈得而優劣哉承案周公召公本以采邑得名是地名在先爵名在後儀禮周公所作已有周南召南則當時編詩入樂自以所得之地為名必非別以二公之爵序云繫之周公繫之召公者乃作序者推衍之意後儒泥于此言駁之者謂二南皆文王之化于周召一公無與且以序說為謬信序者則謂二公為王行化故繫之二公與天子嫁女于諸

毛詩後箋卷一

廣雅書局

侯使諸侯為主同義皆由不知以地分周召者乃編詩者之法以人分周召者乃序詩者之意固各不相涉者也六經輿論曰二南之詩本于所得之地而係之耳蓋歌則從二南之聲二南皆出于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周召二公未嘗與其間後世取于樂章用之為鄉樂燕樂射樂房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為義蓋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為義蓋如是也此解最為通達至序以周南為王者之風召南為諸侯之風亦是約略言之猶關雎麟趾言化鵲巢騶虞言德所以互見其義故先王之所以教箋本言先王斥大王王季文王俗本刪文王字蜀石經及文選注有之且標有梅野有死麕騶虞序皆

言文王之化亦可見先王不專指大王王季然則王者諸侯又何容過為區別乎

王雪山詩總聞曰周召分陝世以為司馬氏之創說不知其來已久周召官也自一公為之後世相承不改此詩當是此地所采古彝器有周召宮亦謂之師保宮衛武公繼治西偏東偏亦見諸師毀敦蓋周召之任也度其時在遷洛之後此官猶存其宮亦有大室宣榭與宗廟同制可謂重矣此事甚明而後有聖賢深淺之別后妃尊卑之差皆強為辭也承案王氏以二南但采于周召之地不信詩序自北而南之說然周南有漢廣汝墳召南有江沱則序說究屬可據王氏夫之詩稗疏曰周公召公分陝而治各以其詩登其國風則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國

毛詩後箋卷一

廣雅書局

召南者召公所治之南國也北界河雒南踰楚塞以陝州為中線而南分之史記謂雒陽為周南從可知已陝東所統之南國為周南則今南陽襄鄧承天德安光黃汝穎是已陝西所統之南國為召南則今漢中商雒興安鄖夔順慶保寧是已其國之風或其國人所作或非其國人所作而以其俗之音節被之管絃今雖無攷而大要可知故漢廣兼言江漢江北漢南今之潛河也汝墳言江汝之間則今之光州新蔡也而皆系之周南若召南之以地紀者曰江有沱又曰江有沱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水經江水歷氏道縣瀟水入焉又東別為沱入江過都安縣今瀟水自龍安府石泉縣入江都安今成都府灌縣沱江在今新繁縣沱者水決復入之總名沱即沱也言沱言沱皆川北

大五百三十六

西漢水今嘉陵江南之地據此則二陝分治之地別為二南不言國者文王未有天下侯國本非其所有特風教遠被以類附也何侯國王畿聖教賢化之殊乎顧古湫虞東學詩曰史記大史公

西漢水今嘉陵江南之地據此則二陝分治之地別為二南不言國者文王未有天下侯國本非其所有特風教遠被以類附也何侯國王畿聖教賢化之殊乎顧古湫虞東學詩曰史記大史公雷滯周南摯虞言古之周南今之洛陽為豫州其南為荊州漢廣采之荆汝墳采之豫則周南之地界盡然矣若召南自陝而西朱子嘗疑雍州地狹未免不均竊攷周官職方氏雍州實兼梁地惟自雍及梁故得稱南類攷謂江沱之閒即梁山之界蓋據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而言其說可信至于為沱為渚則自蜀至楚江行數千里在在有不不必專屬夏口故二南之地當以遺志為定論也至于南本樂名毛鄭皆云自北而南諸儒力詆其說愚謂樂之為南正以風化之被于南方而得名不獨

毛詩後箋卷一

廣雅書局

漢廣汝墳江沱諸作義炳事白餘若南有穆木陟彼南山南澗之濱南山之陽南山之側南山之下所指方名無有及于他者不坦然眾善乎案以上二說發明序自北而南之說甚諦攷括地志云今陝州有陝原去州西南二十五里分陝以此原為界此詩稗疏以陝州為中線之說所本也水經江水注引韓嬰敘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閒此亦謂自北而南與毛序合惟鄭注又引逸周書云南國名也南氏有二臣力均勢敵競進爭權君弗能制南氏因分為二南國也此則近于附會二南篇未取數云周南之國十一篇召南之國十四篇此等篇目皆毛公之舊必漢以前師承古義曰之國者明非一國之辭所采之國既眾而其詩之篇數或不能國各為編故以其皆屬文王風化所

大五百三十三

及而爲分陝之所統遂以周召繫之若僅南氏二臣之國而冒之以周召于義不可通矣

程泰之攷古編曰詩有南雅頌無國風鼓鐘之詩日以雅以南以籥不借季札觀樂有舞象節南籥者南籥二南之籥也籥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杜預之釋左氏亦知南籥爲文樂矣不勝傳習之久無敢正指以爲二南也劉炫之釋鼓鐘雖疑雅南之南當爲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微出疑見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夫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爲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絕不知其節奏爲何音何類其贊頌爲何世何王惟鉤命決之書敘載四夷之樂適有

毛詩後箋卷一

五

廣雅書局

名南者鄭氏因遂采取以足其數孔穎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于南者皆指爲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也承琪案程說一往謬誤其謂詩爲無風名古有二南無國風毛西河既據樂記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及表記引詩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又引詩心之憂矣于我歸說皆稱國風以駁正之其又謂詩之雅南左傳之南籥皆二南則陳長發毛詩稽古編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借雅者先王之雅樂南者四方之南樂籥者羽舞之籥樂傳義允矣鄭以雅爲萬舞與籥分文武異于毛不可從宋蘇氏復自立說謂雅是一雅南是二南舛繆尤甚大雅小雅詩六義之一也非樂名也樂以雅名則風雅頌皆得奏之不僅二雅矣至二南之南猶十五國之國也目其地而

大五百一十一

言也當時所采詩或得于南國周召不足以盡之故不言國而言南耳尚不得與二雅並列于六義況樂名乎文王世子之胥鼓南鄭氏釋爲南夷之樂左氏之南籥杜氏以爲文王之樂俱不云二南也程大昌特見蘇氏釋鼓鐘篇故生此說耳以上諸說皆足破攷古編之謬今攷呂氏春秋音初篇禹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倚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此實爲蘇氏詩傳程氏詩論之所本然高注呂覽以南音爲南方國風之音以周南召南謂取南音以爲樂歌義本可通程氏乃謂有南無風據左傳季札觀樂歌十五國而不言風而左傳明言風有采蔡未讀則又以爲出于臆說真自相矛盾總之南以地言者乃采詩時編部之名也以音言者又入樂時編部之名也二者不同而亦不相悖諸儒混爲一解而又牽引南夷之樂以爲二南則尤誤矣

毛詩後箋卷一

六

廣雅書局

周南

關雎

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傳箋皆未明言后妃爲大妣君子爲文王程子謂序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凡爲王后妃者當如是馮元成亦以爲周公制房中之樂追稱后妃思得淑女以共理內治此語尚沿箋疏之誤辨見後所謂憂樂皆設言其事播諸管絃以代箴銘一說頗爲近之惠研谿詩說曰小序未嘗指言后妃夫人爲何如人後之訓詁家推述其自始以爲太妣耳作詩之意或本

大五百一十二

于文王大妣而周公隸之爲房中樂則又以是告後之爲后妃
夫人荷矣戴東原詩經補注曰南幽雅頌有專爲樂章非詠時
事者周家歷世有賢妃之助故周南首關雎召南首鵲巢所以
正內德慎婚姻之際關雎之言夫婦鹿鳴之言君臣歌之房中
歌之燕饗俾聞其樂章知君臣夫婦之正焉非指一人一事爲
之者也韓氏拾遺詩傳論曰案君子在上之通稱序但言后妃則爲文爲武未可知也思齊稱大妣雖稱文母並無后妃之日惟大戴禮休傳篇曰周后妃任成王于身據此則不得定以爲文王之后妃審矣朱子詩集傳謂文
王求得大妣爲配宮中之人于其始至而作是詩于是疑難議
起崔銑云大妣未至文王不應先畜妾媵誰與探其寤寐聞事
而形容之或以爲王季宮人何元子詩經世本古義曰古者
命士父子異宮彼淑女之得與否亦何與于王季宮人之憂樂

毛詩後箋卷一

七 廣雅書局

也金仁山則謂諸書言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
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人情事理所必不然
故許白雲詩集傳名物鈔云通鑑前編據竹書紀年謂武王五
十四而崩爲可信又據大明之詩自三章至六章皆言文王有
國娶莘生武王之事其四章曰文王初載卽文王卽位之初年
文王四十七卽位居喪三年其喪蓋在五十七之後文王九十七
歲而終武王卽位十三年滅商非上冒文王之年旣滅商七年
而崩在位共十九年以此推之知文王六十三而生武王女妻
乃能孕字下又生子八人則大妣之年少爾鄒忠允據續女維
莘之文疑大妣爲文王繼娶于莘錢飲光田間詩學用其說且
滕周書無逸稱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史記載文王

毛詩後箋卷一

八 廣雅書局

年九十七而云享國五十年當以四十七卽位史記載武王克
殷告叔曰曰惟天命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是武
王以六十歲克商在侯位已十三年則武王以四十八卽位克
商後四年而崩得年六十四歲以文王歿年攷之蓋以五十歲
生武王而非十五生武王明矣若以大妣爲文王之始配以古
者男三十娶女二十嫁之例準之當文王生武王時大妣必將
四十矣生武王而後又有子八人不應前此壯年惟伯邑考一
人及血氣將衰乃生子纍纍如許意必文王續娶于莘而得大
妣有不妒之德故周世歌頌之若是則關雎爲文王宮人之作
亦足據矣承琪案白虎通義嫁娶篇云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
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已
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此蓋三家詩說然則以文王
娶大妣爲在卽位之後漢人已有此說矣但必據是以證關雎
爲文王宮人之作則可不必耳
關關雎鳩傳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毛訓詁之爾雅左傳雎
鳩氏司馬也杜注卽用毛傳云鷺釋文本亦作摯而有別故爲司馬主
法制其他則陸幾以爲如鴟郭璞以爲雕類楊雄許慎以爲白
鷺而白鷺亦復似鷹是則雎鳩爲雕鷲之類已無疑義自鄭夾
際有鳧類之說朱子從之云江淮間有此則馮嗣宗六家詩名
物疏云江淮所有當年恐未入詩人之目夾際之說自未可從
餘如詩總聞以爲鷓鴣風土記疑爲蒼鷺馮元敏謂狀似鴛鴦
方以智通雅定爲屬玉郝氏以爲布穀錢氏詩詁以爲杜鵑無

稽之言皆可無庸置辨史記孔子世家正義曰王雖金口雞也

金喙鳥也

毛傳鳥摯而有別鄭箋申之曰摯之言至也雌雄情意至然而

有別此最得傳意蓋摯與至聲近義同說又摯至也讀若摯爾

雅摯臻也郭注云摯臻皆至是也摯與有別自是兩義若以為

猛摯之摯則淮南子曰猛獸不羣為鳥不雙言鷺已含別意不

必又云有別矣惟其雌雄情意肫至而又有別故傳以與后

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曰幽深若關雎之

有別焉揚雄羽獵賦云王雎關關鴻雁嚶嚶羣娛乎其中噍噍

昆鳴張衡思立賦云鳴鶴交頸雉鳩相和又歸田賦云王雎鼓

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此所謂雌雄情意至者也准

毛詩後箋卷一

九

廣雅書局

南秦族訓云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乘居也

今本乘列女傳魏曲沃負曰夫雉鳩之鳥未嘗見其乘居而匹

作乖誤處也張超諄青衣賦云感彼關雎德不雙侶此即所謂有別者

也歐陽本義疑于摯為猛鷲且謂雌雄皆有情意孰知雉鳩之

情獨至其說固矣

漢書匡衡上疏曰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

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冥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

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以詩之淑女即為后妃毛詩稽古

編曰集傳釋關雎舍毛鄭而取匡衡承琪案匡衡之言實同毛

氏毛傳云淑善速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

女宜為君子之好匹黃氏元吉詩經遵義曰毛傳文氣緊接而

下是字即指后妃孔疏必強毛以同鄭實失毛旨田閒詩學謂

朱子宗毛氏以淑女指后妃者得之歐陽氏詩本義云關雎之

作本以雌鳩比后妃之德故上言雉鳩在河洲之上關關然雌

雄和鳴下言淑女以配君子此解甚當但謂毛鄭皆云詩所斥

淑女者非后妃則不然鄭箋乃以速為仇謂淑女為三夫人以

下目正義援箋合傳曲為附會非果傳意云然也漢書杜欽傳

欽說王鳳云后妃之制大壽治亂存亡之端也其下云故詠淑

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後漢書應奉以田貴人微

賤不安超登后位上書曰臣聞周納翟女襄王出居于鄭漢立

飛燕成帝崩嗣涇絕宐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以上二

條皆與毛義合不獨匡衡也

毛詩後箋卷一

十

廣雅書局

窈窕淑女傳窈窕幽閒也毛既以幽閒訓窈窕其下復以貞專

足成其義文選秋胡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窈窕貞專貌正

與毛同是皆以窈窕指女之德容言之鄭箋始增入深宮字以

窈窕為居處而正義遂并以深宮之義被之毛傳非也楚辭子

蔡子兮善窈窕史記李斯傳佳冶窈窕漢書杜欽傳必鄉舉求

窈窕劉勰傳妙選有德之世故卜窈窕之女王莽傳有窈窕之

容後漢書班固傳窈窕繁華更盛送貴邊讓傳爾乃攜窈窕從

好仇張超諄青衣賦但願周公配以窈窕凡此皆不以窈窕為

居處至疊字形容語本無庸字別為義方言云善心為窈善容

為窈亦非是

君子好速傳速匹也訓本爾雅今爾雅作仇匹也郭注引詩君

子孫仇孫炎注云相求之匹是孫所見本作速依經音義引李
詩云仇讎怨之匹是李所見本又作仇可見爾雅古有兩本
速仇異字以速爲仇之假借如左傳怨耦曰仇而說文速下云
怨匹曰速亦以速爲仇之假借也據釋文毛傳作速又別有作
仇之本臧玉林經義雜記曰後漢書邊讓傳注文選景福殿賦
琴賦嵇康贈秀才從軍詩注皆引毛詩曰君子好仇知毛詩之
不作速承琪案後漢書皇后紀論詩美好速章懷注引詩君子
好速並引毛傳爲君子好匹可見毛傳自有作速之本不得定
以作仇者爲毛氏舊文也

禮記緇衣子曰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下引詩云君子
好仇鄭注云正當爲匹字之誤也仇匹也此鄭所用蓋三家詩

毛詩後箋卷一

廣雅書局

訓其以仇爲匹正與毛同至箋詩時乃易其說耳陸聚縵陸堂
詩學曰鄭氏箋詩其異毛者不過十之三四乃于開章第一義
泥左氏怨耦曰仇語遂至左右友樂盡失其解真犯孟子以文
害辭之譏承琪謂孟子言大王之時內無怨女而周南之君子
乃不免有累妾之怨者此義豈可爲訓

陳氏稽古編曰此詩首章傳初視之意竟似目淑女爲后妃矣
及觀次章傳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
方知下文淑女不得指后妃也不然流之與求之文義不協矣
承琪案陳意蓋以後一章爲賦言后妃共荇菜淑女助而求之
其實不然二南爲房中之樂故美后妃有關雎之德爲窈窕之
淑女宜配君子其下求之友之樂之即指此淑女而言呂東萊

本五百十三

讀詩記曰首章以雉鳩發興後二章皆以荇菜發興此說是也
后妃即淑女有其荇菜之職故因荇菜之可流以興淑女之可
求下文采謂采取荇謂擇取古者昏禮納采即謂納其采擇之
禮以此託興意味深長若以其荇菜爲直賦其事意義淺矣毛
于首章標明興體故次章略之全詩例皆如此范氏詩補傳嚴
氏華谷詩緝皆以荇菜爲賦誤矣

寤寐思服傳服思之也莊子田子方篇吾思女也甚忘郭注云
服者思存之謂也或疑思服相連服亦爲思于義重複承琪案
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服念連文不嫌複也

輾轉反側正義引書傳帝宿反側晨興反側既爲一則輾轉亦
爲一俱爲臥而不周又歷引澤陂之輾轉伏枕何人斯箋之以

毛詩後箋卷一

廣雅書局

輾轉釋反側反側猶反覆輾轉猶婉轉大同小異承琪謂古人
名側多字反左傳楚公子側字子反宣十二年魯孟之側字反哀十
亦足證反側之無二義朱傳析四字各爲一義而語無所本故
不可從

琴瑟友之傳宜以琴瑟友樂之鐘鼓樂之傳德盛者友有鐘鼓
之樂孫毓述毛見正義云思淑女之未得以禮樂友樂之是思之

而未致樂爲淑女設也知非祭時設樂者若在祭時則樂爲祭
設何言德盛設女德不盛豈祭無樂乎又琴瑟樂神何言友樂
也承琪案序云后妃之德傳云德益正與序相應則所謂友之
樂之者非即指后妃而何毛義本自直截孫毓述之更爲明白
左右芼之傳芼擇也爾雅芼芼也孫炎曰皆擇菜也某氏曰

11149 78.5

猶拔也郭璞曰拔取菜也孫炎之訓即本毛公某氏郭璞似別為說而義實相因說文艸艸覆蔓从艸毛聲詩曰左右芼之蓋此芼本艸覆蔓之名菜亦艸類惟其覆地蔓延故須拔之而擇之義相成也玉篇現擇也引詩左右現之殆三家字異歟朱傳從董氏迫以芼為熟而薦之而上章釋左右為無方故稽古編云左右訓為無方則于芼義難通熟而薦之于禮當有常所安得云無方乎承琪案若從毛傳訓芼為擇則左右芼之與左右流之同義亦可訓為無方毛雖不釋左右字然傳意本以淑女即后妃則左右不必如鄭箋佐助之義也

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注云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誦誦以事其

毛詩後箋卷一

三

廣雅書同類

君子疏云若用鐘磬當云有房中之奏樂今直云有房中之樂明彼本無鐘磬也若然磬師云教緜樂燕樂之鐘磬注云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磬也二樂皆教其鐘磬房中樂得有鐘磬者彼據教房中樂待祭祀而用之故有鐘磬也房中及燕則無鐘磬也陳氏禮書曰毛氏以詩招我由房為房中之樂關雎之詩曰鐘鼓樂之而周禮教燕樂以磬師則房中之樂非不用鐘磬也鄭氏言不用鐘磬又言教以磬師是自惑也賈公彥謂祭祀有鐘磬燕無鐘磬此不可攷隋書音樂志牛宏修皇后房內之樂據毛萇族苞孫毓故事皆有鐘磬而王肅之意乃言不可又陳統云婦人無外事而陰教尚柔柔以靜為體不宜用鐘磬宏等採肅統以取正焉大業中柳顧言又增房內樂益其鐘磬奏

曰房內樂者主為皇后弦歌諷誦而事君子故以房室為名禮鄉飲酒禮亦取而用也故云用之鄉人焉川之邦國焉文王之風由近及遠鄉樂以感人須存雅正既不設鐘鼓義無四縣何以取正于婦道也磬師職云燕樂之鐘磬鄭立曰燕樂房內樂也所謂陰磬金石備矣以此而論房內之樂非獨絃歌必有鐘磬也承琪案房中樂用鐘磬諸儒祇據磬師不知周禮笙師凡祭祀饗會共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注云鐘笙與鐘磬相應之笙夫此言燕樂別于祭祀饗會則是用之房中及燕矣使無鐘磬何為共其鐘笙之樂乎此不待辨而明者也隋志稱侯苞孫毓蓋毛韓一家詩說牛宏不用而取陳統之說誤矣又漢書禮樂志房中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其原出于周房中

毛詩後箋卷一

十四

廣雅書同類

樂而安世房中歌首章即云高張四縣樂充宮庭亦可為房中樂有鐘鼓之證關雎為風之始而後人云三家以為刺詩者大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楊子雲曰周康之時關雎傷始亂此于三家之說不知何屬他如漢書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後漢書楊賜傳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注家皆以為魯詩懿王道之將崩注皆引薛君韓詩章句云大人內傾于色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惟齊詩未詳其說漢書儒林傳匡衡受齊詩于后蒼衡傳上疏云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

淫為始云云此蓋齊詩之說正與毛傳夫婦有別則父子親云云合至魯韓二家以為刺時者必皆係傳詩者之說陸堂詩學曰史漢儒林傳皆云申公有詁訓無傳義後之為魯詩說者恐非申公之舊此語可謂破的韓詩外傳云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命也又云關雎之事大矣哉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是矣所言亦與毛傳合然則三家詩于開章大義無不同于毛氏林艾軒云毛公趙人未必不出于韓詩特數經傳受之後或不免所聞異辭耳劉向習魯詩列女傳亦云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論語哀而不傷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為滅傷其愛總之刺時之說薛士龍謂是賦其詩者呂元鈞謂陳古以諷二說近之後漢書注引春秋說題辭曰

毛詩後箋卷一

五

廣雅書同類

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夫曰歌以感之正如常棣作于周公而左傳傳二十載富辰之言曰召穆公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杜預注云周公作之召公歌之耳范衡洲三家詩拾遺曰光武廢郭后詔云既無關雎之德而有衛霍之風似用毛序而范蔚宗皇后紀序先言后夫人進賢才以輔君哀窈窕而不淫其色後又云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可知康王時人歌關雎以諷諫與薛呂之說正同

葛覃

序云葛覃后妃之本也孔疏謂后妃在父母家本有此性出嫁修而不改呂記則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曷謂本葛覃所陳是也講師徒見序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

大四百九十一

乃為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為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為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日不必詠歌也嚴緝略同李氏集解又祖楊龜山張橫渠之說以在父母家為歸寧之時言后妃歸寧志猶在于女功之事承璿案諸儒之說皆有難通孔疏以后妃之本為本性貞專則與關雎序所云德者無異不當又別為后妃之本若謂詩皆述既為后妃之事則禮有后夫人親桑不聞采葛至于既嫁歸寧更不當有采葛之事竊意此詩首章次章自是追溯后妃在父母家勤于女工之事即內則所謂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者末章言尊敬師傅教以適人之道躬習勤儉服澣濯之衣如此則于歸之後和于室人而當于夫乃可以安其父母即

毛詩後箋卷一

十六

廣雅書同類

小雅所謂無父母遺惟也蓋勤儉自是后妃之本性女功亦是后妃之本務而要皆推本于在父母家服習煩辱婉婉聽從乃能嫁而正夫婦之道歸而安父母之心如此則作詩之旨與序詩之說并傳箋皆一以貫之矣

葛之覃兮傳覃延也此本爾雅釋言正義釋詁又云延長也方

同生民實覃實訐傳云覃長也此葛覃之覃毛又訓為延者當從延長之義謂葛引蔓延長羅願爾雅翼云葛蔓牽其首以至根可二十步非延易之

延下施于中谷傳云施移也乃延易之義大雅施于孫子箋云施猶易也延也爾雅弛易也郭注相延易廣雅施敷也施與弛同敷

與易同雖引蔓之長至于延易義本相成然詩以覃與施相承言之文義自當有別箋云葛延蔓于谷中延蔓專釋施字非牽

大四百九十五

用傳文賈延也

黃鳥于飛段懋堂說文注曰毛傳黃鳥搏搏音博非徒端反黍也不云

即倉庚倉庚下亦不云即黃鳥然則黃鳥非倉庚又鄭箋稱黃鳥空倉粟又云縣蠻小鳥貌承稷案二條皆傳文非箋語顯非倉庚蓋今之

黃雀也似雀而色純黃戰國策云俛囑白粒仰棲茂樹詩所謂黃鳥也承稷案段說是也兩雅云倉庚商庚又云鴛黃楚雀又

云倉庚翼黃也說文離下云離黃倉庚也鳴則蠶生離下云離黃也从佳黎聲一曰楚雀也其色黎黑而黃此皆謂今之黃鸝

爾雅又有皇黃鳥則當別為一鳥舍人注但云皇名黃鳥郭璞乃云俗呼黃離雷亦名搏黍則誤合為一然其誤實始于方言

謂驪黃自關而東謂之倉庚自關而西謂之驪黃或謂之黃鳥

毛詩後箋卷一

七

廣雅卷四同案

或謂之楚雀陸璣疏因之今案小雅黃鳥云咏粟咏梁咏黍似當主謂黃雀古樂府所謂野田有黃雀者是若黃鸝不聞其食

黍粟也秦風交交黃鳥傳亦云交交小貌鳥之黃而小者惟黃雀陸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桃蟲微小于黃雀皆足見黃雀之

小若黃鸝則格物總論云大勝鴟鴞不得為甚小也且小雅云集于穀集于桑集于栩及秦風之止于棘止于楚皆灌木也傳

謂止于棘為黃鳥往來得所今之黃雀愛集叢木若黃鸝則多集于喬木亦與止棘集灌之義不合不得因小雅有倉庚啾啾

與此詩其鳴啾啾音同而合為一也又案孫奕示兒編已有此說謂黃鳥有二種名同而小大殊但以葛覃凱風之黃鳥為黃

鸝秦風小雅之黃鳥為黃雀則非是其云毛氏陸氏所謂搏黍

種古編反謂其妄誤矣

維葉莫莫傳莫莫成就之貌案廣雅釋訓云莫莫茂也文選都賦稷稻莫莫劉注亦云茂也是莫莫本為茂盛之貌與萋萋

同傳以上文萋萋已訓茂盛義可類推而此章下文有是刈是獲故以莫莫為成就之貌正義云葛既成就已可採用是也大

雅早麓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傳云莫莫施貌草之茂盛者乃能延蔓于木故但言施貌而茂盛可知傳義各有攸當不得謂其

緣辭生訓也

服之無數禮記緇衣引葛覃曰服之無射數作射郭璞注爾雅王逸注楚辭引皆作射段懋堂曰數本射射同部假借承稷案鄭緇衣注云言

毛詩後箋卷一

六

廣雅卷四同案

已願采葛以為君子之衣合君子服之無厭此箋則用爾雅訓服為整謂整治此葛以為絺綌益以言歸之文尚在下章則此

服之不得云服其君子耳傳引國語王后織玄統至庶士以下各衣其夫者亦謂婦人無貴賤皆有衣其夫之責故在父母家

即當豫習女功煩辱之事傳箋義益相足也

歸寧父母傳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惠氏詩說謂古無歸寧之禮毛傳因左氏而誤段懋堂曰父母在以下九字恐後

人所增毛云寧安也毛意同草蟲箋所云寧父母說文女部晏安也从女从日詩曰以晏父母今毛詩無此蓋歸寧父母之異文也尋詩上文言告歸歸謂嫁也方嫁不當遽圖歸寧則此

歸字作以字為善謂可用以安父母之心草蟲未見君子憂心

神箋云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盡父母故心衝衝然葛
則能盡父母心二箋義互相足也承琪案潛夫論斷訟篇云不
枉行以遺憂故美歸寧之志一詩不改蓋所以長貞潔而寧父
兄也此亦第以歸寧為無父母遺懼之意至歸寧之禮正義歷
引左傳喪服傳等證據明白固不得謂為非禮曲禮云姑姊妹
女子子已嫁而反尤有明文詩之泉水載馳竹竿雖皆思歸不
得然使父母在而亦不當歸寧則其思為非禮矣故泉水序及
箋皆據左傳說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于兄弟此古禮
也惟此序云可以歸安父母則似謂既嫁而可以安父母之心
故箋云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但父母在以下九字段以為後

毛詩後箋卷一

九

人所增不如陳頌甫云此九字是鄭箋語竄入毛公傳文箋云
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釋害濼害否句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
釋歸寧父母句泉水箋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兩箋義正
同耳承琪又案說文旻下所引或三家詩此序及箋既皆以歸
安連文則毛詩字仍當作歸寧未必作以旻也

卷耳

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劉原父七經小傳曰后妃于君子有夙
夜警戒相成之道此詩言后妃警戒人君使求賢審官之意耳
不謂后妃已自求賢審官也宋卷耳者欲求盈筐心不在故無
獲也以言為國當求賢耳而賢不至者亦以心不專故賢不來
矣如是頃筐無所獲則失其所願周行無所實則失其所治此

后妃警戒求賢審官也其餘又陳當知臣下勤勞之事亦謂
從容警戒于君耳非以后妃已所行也呂記曰求師取友婦人
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崇德報功婦人固無與
乎此而體羣臣之志則不可不同室有轡釜之聲則門無嘉客
况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郝仲輿曰或者謂婦人勿與外事
然則雞鳴之解佩十亂之邑姜非乎不越酒食不及爵賞借中
饋以效箴故謂之志而已承琪案三說皆得詩旨朱子初解從
序見名後作集傳乃以為大妣懷文王之詩則懿筐非后妃所
執大路非后妃所遵至于登山極目縱酒遺懷尤為礙不干倫
近儒辨之當矣

毛詩後箋卷一

三

臣于外廷也卷耳則后妃所以相王于中饋也卷耳之志是采
薇杖杜之治所從出也承琪案成九年左傳季文子如宋致命
公享之襄二十年季武子如宋歸復命公享之是春秋時臣下
出使而還其君猶有享燕之禮周禮酒正漿人有共后夫人致
飲于賓客之禮世婦掌大賓客之饗會疏謂賓客饗會王后有
助王禮賓之法然則周南盛時恩明說美于命將遣戍之際燕
饗慰勞作為詩篇以詠歌其勤苦者安知后妃不與有助邪晉
束皙讀書賦曰讀卷耳則忠臣喜讀蓼莪則孝子悲所謂喜者
卽鹿鳴序云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也
淮南子做真訓云今矰繳機而在上罔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
其勢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置彼周行以

慕遠世也承琪案此蓋謂亂世之臣險阻憂危而不見體恤故因卷耳之詩而思慕古之賢人寘之列位各得其所義正與序相應晁說之謂魯詩以卷耳為康王時詩亦必當時有慕古而賦其詩者如關雎作諷之類是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傳卷耳答耳也頃筐春屬易盈之器也箋云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荀子解蔽篇云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頃則不精貳則疑惑楊倞注云采易得之物實易滿之器以懷人真周行之心貳之則不能滿此用箋義也高誘注淮南傲真訓云言采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為國執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也嗟我懷人真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

毛詩後箋卷一

三

廣雅書同類

官賢人置之列位此釋懷人二句全同傳義其釋上一句意當亦本之毛公益傳以采卷耳為憂者之興是謂卷耳易得頃筐易盈而采之者苟有貳心尚不能滿況于求賢之難而不可不所以真之乎如是乃得為因物託喻諷其君子歐陽本義謂不盈頃筐以其心之憂思在于求賢而不在于采卷耳又謂毛鄭之說首章言后妃欲君子求賢置之列位故憂思至深而忘其手有所采此誤以鄭義為毛義夫必謂憂在進賢而忘其采菜則是賦而非興矣

爾雅卷耳答耳也郭注引廣雅云泉耳也亦云胡泉江東呼為常泉爾雅釋文引廣雅又云答耳蒼耳後之說詩及注本草者無不以卷耳為蒼耳惟鄭夾漈云詩言采采卷耳者以其可茹

也即今卷菜如連錢者是若蒼耳但堪入藥不可食馮氏名物疏駁之曰陶隱居云蒼耳名常思菜僧人皆會之何謂但堪入藥乎其以卷菜為卷耳又未知何據也承琪案杜子美驅豎子摘蒼耳詩云蓬莠獨不焦野蔬暗泉石卷耳況療風童兒且時摘又云放筐亭午際洗剝相蒙密登牀半生熟下箸還小益加點瓜蔬間依稀摘奴迹是亦以卷耳為蒼耳蓋唐時猶以充蔬食者明周憲王救荒本草亦云蒼耳嫩苗及子皆可食此皆得諸身試目驗者知夾漈之說非矣

毛詩後箋卷一

三

廣雅書同類

詩正義引陸疏云卷耳葉青白色似胡葵白華細莖蔓生郭注爾雅或曰答耳如鼠耳叢生如盤宋圖經謂陸郭所言皆與今蒼耳相類而以郭言叢生者為九得之承琪案郭所引或說是別一物故徐錯說文繫傳于答字下引郭注叢生如盤以為菌屬生朽潤木根者其非蒼耳明甚朱傳云卷耳泉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則合郭氏二說為一誤矣

朱子詩序辨說云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然曰嗟我懷人其言親暱非所宜施且首章之我獨為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為使臣首尾衡汶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承琪案此詩我字毛傳不明所指鄭箋于我馬之我云我使臣也于我姑之我云我君也詳序言后妃志在輔佐君子則首章嗟我懷人之我即是我其君傳云思君子官賢人寘之列位則毛意以首章之我為我君子明矣下三章我字則以鄭箋所分為是凡詩中我字有其人自我者有代他人言我者一篇之中不妨並見如出直勞還率

之詩首章我出我車箋云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三章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箋云此我我戍役也五章既見君子我心則降箋以君子斥南仲謂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之來而喜是此我又我諸侯一詩之中我字各有所指可無疑于卷耳之我前後異解矣朱長孺詩經通義曰序云后妃之志最有味夫求賢才勞行役雖文王之事孰非后妃之輔治于內而志在相成者乎此出賦詩者言外歸美之意觀免置茅苴之序皆然不必定以出自后妃之口而後爲其志此說是也朱傳惟泥于諸我字皆爲后妃自我故致乘馬櫛僕以文害辭雋氏易林師之臨云玄黃虺隤行者勞疲役夫憔悴踰時不歸蓋從來說詩者未有以我馬我僕屬之后妃者

毛詩後箋卷一

三

廣雅書局

真彼周行傳實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詩周行有三卷耳鹿鳴大東鄭皆以爲周之列位嚴緝云此唯卷耳可通鹿鳴示我周行破示爲真自不安矣大東行彼周行又爲發幣于列位其義尤迂承瑛案毛于大東之周行無傳然訓佻佻爲獨行則當以周行爲道路鹿鳴周行毛訓至道此詩則本之左傳其義自古言各有當不必一概也

陟彼崔嵬傳崔嵬土山之戴后者正義曰釋山云后戴土謂之崔嵬孫炎曰后山上有土者又云土戴后爲祖孫炎云土山上有后者此及下傳云后山戴土曰祖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說文岵后戴土也段注云爾雅毛傳一文互異而義則一戴者增益也釋山謂用后戴于土上毛謂土而戴之以后釋山謂

后土戴于后上毛謂后而戴之以土以絲衣戴并例之則毛之立文爲善矣石在上則高不平故曰崔嵬土在上則雨水沮洳故曰岵許于嵬下同毛此岵下亦同毛也詩爾雅作祖承瑛案段說是也戴亦有覆義小爾雅戴蓋蓋蒙冒覆也西都賦上反宇以蓋戴方言蓋覆也又云蓋戴也此則傳文雅義本自可通若說文釋名則皆同毛說惟玉篇祖岵二字並載岵訓用毛祖訓用雅當以義可兩存不得謂傳寫之誤也

我姑酌彼金罍傳姑且也說文久部乃秦人市買多得爲从乃从久久益至也詩曰我酌彼金罍段氏注曰今毛詩作姑酌傳曰姑且也許所據者毛詩古本今作姑者後人以今字易之及者姑之假借字如尚書古文無有作玻黎民俎飢政俎者

毛詩後箋卷一

三

廣雅書局

好阻之假借字承瑛案此說非也姑者及之假借字凡姑且字正當作及蓋姑且者少略之辭及義本訓多得反之則爲少略如香爲臭亂爲治之類或作姑作媯廣雅媯且也皆假借字說文所引疑三家詩有作及者毛詩本多假借未必後易以姑字也五經異義引毛詩說金罍酒器金飾罍曰蓋刻爲雲雷之象說文木部榼罍曰酒尊刻木作雲雷象施不窮也此正用毛詩說至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許君雖云天子以玉經無明文其云諸侯大夫皆以金與毛詩說人君黃金罍自合孔疏必謂周南王者之風當言天子之事以毛詩說人君謂天子與韓不同其說非是

我姑酌彼兕觥傳兕觥角爵也箋云觥罰爵也詩言兕觥有四

卷百七月桑扈絲衣鄭于卷耳桑扈皆云罰爵絲衣箋云釋之
旅士用兕觥變于祭亦謂至旅酬時設罰爵承琪案韓詩說酒
器有五曰爵曰觚曰觶曰角曰散五者自爵外多不見于詩而
獨言觥者四毛于桑扈絲衣無傳但彼文皆以兕觥之斛對旨
酒之柔言之故說詩者皆謂以剛制柔所以救酒之失則以為
罰爵義自可通七月傳云觥所以誓眾也此因響為鄉人飲酒
而正齒位故云誓眾亦可兼有罰義若卷耳壘觥並曠自不必
指言罰爵故傳祇言角爵也箋一概以罰義釋之非矣

云何吁矣傳吁憂也段氏詩小學曰此謂吁即吁之假借說文
吁憂也何人斯都人士吁同此承琪案段說是也爾雅釋詁吁
憂也郭注引詩云何吁矣邢疏以為卷耳及都人士文是卷耳
之吁亦本作吁爾雅釋文吁本作吁是吁為正字毛詩爾雅作
吁者借字鄭箋于何人斯都人士吁皆訓病而毛于彼二詩無
傳殆皆蒙此傳訓憂故不復釋歟

榑木

南有榑木傳木下曲曰榑釋文云馬融韓詩本竝作柶說文以
柶為木高承琪案馬融習魯詩者疑魯詩本作柶與韓同也詳
二家詩意蓋謂柶木雖高而葛藟得以蔓延猶后妃至貴而眾
妾得以上附耳然不如毛用爾雅下曲之訓于逮下義為九切
說文木部柶高木也又有榑字云下句曰榑陸德明但引柶而
不及榑疏矣

葛藟壘之朱傳以藟為葛屬何氏古義曰易詩左傳皆以葛藟

毛詩後箋卷一

廣雅書局

連言知藟即是葛承琪案詩正義云藟與葛異亦葛之類此語

甚諦蓋藟本藤生與葛相類郭注爾雅諸慮山藟云今江東呼
藟為藤似葛而粗大惟其似葛故經傳多以葛藟連言詩凡七
言葛藟鄭此箋云葛也藟也則是分為二物若陸疏云藟一名
巨蕪似燕莫亦連蔓生葉艾白色其子亦可食則并不似葛矣
說文葛絲給艸也葛藟屬也若藟則但云艸也不與葛藟相屬
其非葛屬明甚至說文木部有藟而獨于艸部之藟引詩莫莫
葛藟是以詩之藟為艸而爾雅釋草無藟惟入于釋木者陳氏
稽古編謂藤生之物草木俱可通者得之惟是草木藤生者甚
多在當時必有一種藤專得藟名後人混之玉篇云今總呼草
蔓延如藟者為藤猶蔓本葛屬專為草名而後人凡草木蔓延

毛詩後箋卷一

廣雅書局

者皆謂之藟矣

樂只君子傳箋于只字無訓正義據南山有臺箋云只之言是
則此只亦為是嚴緝云只語助辭如仲氏任只母也天只此樂
只君子蓋曰樂哉君子也陳氏稽古編云說文只語已詞从口
象气下引則以哉字代之亦可通承琪案小雅采芣樂只君子
鄭箋亦訓只為是只又與旨通襄十一年左傳引采芣云樂旨
君子殿天子之邦二十四年傳引南山有臺云樂旨君子邦家
之基杜注皆訓旨為美一則云諸侯有樂美之德一則云君子
樂美其道此蓋見傳文作旨緣辭生訓耳今案襄十一年傳上
文云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二十四年傳上文云夫有德則樂
樂則能久是二傳引詩皆取樂義竝無美訓又昭十三年傳引

詩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其下文云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亦祇以樂旨為樂不兼美義其字作旨者乃只之假借韓釋載御方碑樂旨君子亦作王氏詩稗疏云凡樂只皆應作樂旨樂其有美德不為虛譽也

福履綏之傳履祿綏安也嚴緝以為視履考祥之履動罔不吉謂之福履承琪案爾雅釋詁履福也釋言又云履祿也王弼注易履上九云禍福之祥生乎所履然則履訓福又訓祿者即以爲動履之善能致福祿義自可通郭注爾雅履祿也引詩福履將之蓋是取證毛傳而于履福也又引詩福履綏之則以履既訓祿而祿又訓福釋詁說文並云祿福也故履亦可訓福此六書所謂轉注也但此詩福履連文自當用釋言訓履爲祿耳

毛詩後箋卷一

毛

爾雅書局

葛藟荒之福履將之傳荒奄也將大也皆用爾雅承琪案爾雅蒙荒同訓奄是荒亦有蒙密之義喪大記振容繡荒注云荒蒙也說文荒一曰草掩今本作掩地也掩與奄同三章葛藟荒之傳云繁旋也說文作繁云草旋兒引詩葛藟荒之蓋亦用毛傳爲訓李迂仲曰詩辭重複亦有先後之序若此詩則不可爲先後之序今案之詩義亦自有淺深次第葛藟始生延蔓漸長蒙密愈久則更盤結此藟之荒之繁之相次之序也君子之福祿始而安吉繼而盛大終而成就此綏之將之成之相次之序也鄭箋于次章云此章申殷勤之意而卷耳二章箋亦云此章爲意不盡申殷勤也正義曰詩本畜志發憤情寄于辭故有意不盡重章以申殷勤詩之初始有此故解之歐陽本義乃謂凡詩如此者甚多何獨

大四百八十七

于此見殷勤之意誤矣

螽斯

序云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眾多也歐陽本義云螽斯微蟲詩人安能知其不妒忌據序言不妒忌則子孫眾多如螽斯也朱克升蔣仁叔皆從之許氏名物鈔載金仁山說以言若螽斯絕句屬上文以不妒忌歸之后妃屬下文何氏古義朱氏通義皆從之承琪案序首句云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是但以螽斯喻子孫之眾多因而推衍其意以爲不妒忌耳即以不妒忌歸之螽斯亦不過因其羣處和集而卵育蕃多之故范氏補傳曰凡物之羣處而不相殘者則知其能不妒忌也諸儒改讀序文皆可不張華女史箴曰比心螽斯則繁爾類

毛詩後箋卷一

毛

爾雅書局

此詩傳箋皆不言與正義引鄭志之文以此爲與朱傳則以爲比若以爲與則經文上一句言螽斯下二句言后妃爾者爾后妃也以爲比則四句皆指螽斯爾者爾螽斯矣或謂詩上一二句但言螽斯之羽洗洗而眾多以與后妃之不妒忌而妾媵和耳未見子孫眾多之義何得下文便指后妃之子孫眾多乎當從集傳作比承琪案此說非也何氏古義謂蕃育之最多者莫如螽斯故詩借以與子孫非以比后妃也戴岷隱亦如此說今玩經文每上一句形容螽斯和集眾多之意已盡下二句自當從毛傳指人後漢書荀爽對策曰配陽施所螽斯謂所如螽斯之多子耳詩人因子孫眾多而歸其所自于后妃但曰宜爾子孫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而未嘗明言故序又以不妒忌申

大四百九十一

莘牲既飩從彙辨等字聲義相邇是也至菟與羽翳二字音近玉篇菟胡萌切翳呼橫切廣雅羽翳並訓飛因飛而見其眾多故爾雅釋訓以菟為眾齊風雞鳴蟲飛菟疑亦羽翳字之通借也捐者輯之假借說文輯車和輯也史記捐五瑞假捐為輯捐捐者益斯斂羽羣集之兒

空爾子孫繩繩今傳繩繩戒慎也大雅抑子孫繩繩箋亦訓為戒慎下武繩其祖武傳云繩戒也爾雅兢兢繩繩戒也是單言繩言皆有戒慎之義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詩慎其祖武即以訓誥字代之漢書禮樂志繩繩意變注引孟康曰繩繩眾多也又引應劭曰繩繩敬謹更正意也應說較勝呂記嚴緝以子孫繩繩為不絕其義淺矣

毛詩後箋卷一

廣雅書局宋

空爾子孫繩繩今傳繩繩和集也何氏古義曰說文云藏也物伏藏則安靜故爾雅又訓為靜曰繩繩者安靜而各得其所也承琪案爾雅繩繩也郭注云見詩傳今詩傳無此訓竊疑此傳和集也郭所見本作和靜也蓋爭則擾和則靜必然之理何氏以安靜解繩字不為無據虞東學詩謂據繩繩言則爾字應如集傳指各斯况矣

桃夭

序云桃夭后妃之所致也朱子辨說謂自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故集傳主美文王蔣氏佛生曰文王之化正家之道莫盛于后妃后妃之德莫盛于不妒忌小序之言亦未為失承琪案二南為房中之樂而其體

大四百九十七

弱風也故可專美后妃原不必定指大妣亦無嫌于美宮闈而遺朝延况漢廣以下序亦未嘗不言文王之化若大明思齊諸詩雖言大妣意自歸美文王此則朝廷之雅體製各殊未可一槩而論

此詩三言桃夭傳以為喻女容德益與何彼禮矣同意集傳謂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則無以解于次章之實與三章之葉通典載東哲云桃夭篇序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為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蕢其實此豈在仲春之月乎承琪案此議足以正集傳之誤

嫁娶時月毛鄭異說東門之楊傳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正義

毛詩後箋卷一

廣雅書局宋

曰秋冬為昏經無正文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秋冬家語云羣生閉藏為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于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家語出自孔家毛氏或見其事故依用焉鄭不見家語不信荀卿以周禮指言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故以仲春為昏月毛鄭別自憑據以為定解詩內諸言昏月皆各從其家同官媒氏賈疏歷引王肅馬昭張融孔見諸儒之說賈意則以鄭用仲春為密通典載庾蔚之謂王鄭皆有證據以人情言之王為優矣承琪案毛義原本荀卿王肅引韓詩傳亦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是其原亦出自荀卿管子幼官篇春三耶十

大四百九十七

一始邪合男女秋三邪今本亦作卯據十二始邪合男女案管子所謂秋始邪在白露之後即荀子之霜降逆女也春始邪在

清明之後即荀子之冰泮殺止也通典引董仲舒書曰聖人以男女當天地之陰陽天地之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

氣去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與陽俱遠也太玄亦云納婦始秋分管荀皆先秦古書董楊又漢代大儒

皆與毛傳後先脗合其義不可易矣王肅云自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二月蓋鄭說本于馬融至馬昭申鄭援證諸詩則孔

屍咎云有女懷春謂女無禮過時故思春日遲遲釵桑始起女心悲矣嗚彼小星喻妾侍從夫人蔽芾其樛喻行遇惡人熠耀

其羽喻嫁娶盛飾皆非仲春嫁娶之候此據通典與周禮賈疏所引微異昭又

毛詩後箋卷一

三

原雅書局印

引禮之鳥至祀高禩則以為此求男之象非嫁娶之候其說皆孔優于馬若張融所據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恐亦期盡播

育之法泰卦六五帝乙歸妹爻辰在卯爻辰者鄭氏一家之說耳其實鄭正據定在周官今攷周官媒氏云掌萬民之判凡男

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

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詳玩經文所謂判妻入子皆書之者自是霜降之候正以禮昏其下云云乃期盡蕃育之法蓋

自中春以後農桑事起婚姻過時故于是月令會男女其或先因札壤凶荒六禮未備者雖奔不禁所謂不待禮聘因媒請嫁

而已若中春非為期盡則正昏之月何用汲汲而先下此不禁

齊之合乎此誤會經文之失也惠氏禮說云左傳襄二十二年

有蕢其實傳蕢蕢貌段氏詩經小學曰蕢蕢之大也方言墳地

大也說文頌大頭也若之華傳墳大也靈臺傳蕢大鼓也韓奕

傳汾大也合數字音義攷之可見承瑛案傳以蕢為蕢貌不止

言其大并其繁茂之狀亦見釋木蕢蕢郭注樹實繁茂菴諱此

即有蕢之蕢邵氏正義云說文蕢為雜香艸假借以為木實錯

毛詩後箋卷一

三

原雅書局印

云一家之人盡以為左則統言家中尊卑長幼之人與大學引

詩義合鄭箋云家人猶室家是仍謂家即夫人即婦正義云易

傳者據其年盛得時之美不宜橫為一家之人然箋說究不如

傳至首章宜其室家次章宜其家室不過變文以叶句李解引

王安石謂首章先女而後男次章先男而後女其說亦鑿

兔置 序云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眾多也

墨子尚賢篇云文王舉閔天泰顛于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金仁山曰此事于兔置之詩辭意最為脗合計此詩必為此事

而作何氏古義曰詩專以武夫為言墨子之說似若可信若胡

得解則俚鄙無稽甚矣陳氏稽古編曰漢賈山云文王之時芻
蕘采薪之人皆得盡其力芻蕘采薪非免置之流乎歐陽本義
謂序云賢才眾多為詩說者泥于序文因謂周南之人舉國皆
賢無復君子小人之別李氏樛譏其以辭害意承案序云莫
不好德賢人眾多者亦不過極言其盛耳原非謂舉國皆賢也
呂氏春秋報更篇云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故
詩曰剗起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靈此本二詩呂覽
連引之以明德萬人之效足見免置之言多賢與文王篇之言
多士正同序說未可非也

臧氏玉林曰鹽鐵論備胡以免置為刺詩承案鹽鐵論賢良
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

毛詩後箋卷一

廣雅書局

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于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免置之所
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此言當時之臣異于周南之賢
人不能折衝禦難為國干城將不免為免置詩人之所刺非以
免置為刺詩也

左傳成十年郤至荅楚子反兩引此詩似以公侯干城為美公侯

腹心為刺故歐陽氏疑所引別自有詩亦同此語不知郤至謂

諸侯貪冒略武夫以為腹心而引詩曰剗起武夫公侯腹心者

此斷章取義其下云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

心此則免置之本義杜注云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言治世則武

夫能合德公侯外為干城內制其腹心者得之毛傳于首章云

干干也三章云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與左傳正合箋于公侯

腹心云此置免之人于行攻伐可用為策謀之臣使之慮無
無案郤至因子反一矢相加遺之言故極陳享燕所以結好敵
國不相侵犯之意左傳正義云以人心本貪縱之則害物美公
侯能以武夫制己腹心自守干難而已不害人也若如箋說則
正與郤至意相背況次章箋云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
而此又用以攻伐非自相矛盾乎故知毛義為優

肅肅免置傳肅肅敬也歐陽本義謂布置椽杙何用施敬李氏
樛以為不然賢者不以有人而作不以無人而輟其處幽顯皆
如一致金仁山曰曰季之取冀缺郭泰之取茅容皆以是觀之
況文王之取人乎承案劉向曰肅肅免置椽之丁丁言不怠
于道也焦氏易林坤之困云免置之容不失其恭中論法象篇

毛詩後箋卷一

廣雅書局

云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幽微者
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
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免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
也據此漢人說詩皆本毛義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云以其見占
其隱以其細占其大蘇頌濱曰丁丁人所聞中遠人所見中林
聞見所不及葉氏云在野之凡夫逐兔之細事即可以知其才

正如日禪之馭馬甯威之飯牛陳平之宰肉識者已知其可大

用矣以上諸說皆足以破歐陽之癥結

公侯干城傳干干也箋云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正義曰鄭惟

干城為異此謂毛讀干為干鄭則以干為盾故云異其實毛云

干干也者用爾雅又以干釋干其義為干衛其名自為干盾故

干干也者用爾雅又以干釋干其義為干衛其名自為干盾故

孫炎注爾雅即以干楅自蔽扞釋之左傳成十二年此公侯之所以

扞城其民也亦是以扞釋詩之干其下引詩仍作干城釋文云本亦作

扞恐是後又云公侯能為民干城自是以干與城皆所以衛民

善毛訓干為扞亦用左傳之義箋既分干城為二而其下文又

云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則是申毛非與毛異也惟小雅

采芑師干之試傳云師眾干扞試用也箋云其士卒皆有佐師

扞敵之用爾則直以干為扞字之借非同此詩訓干盾為扞衛

芑

序云芑苾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文選劉峻辨命

論冉耕歌其芑苾李善注引韓詩序曰芑苾傷夫有惡疾也薛

毛詩後箋卷一

君章句以為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

而作列女傳云蔡人之妻宋人之女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

女曰夫之不幸妾之不幸也且夫采芑苾之草雖其臭惡猶

始于采撷之終于懷襁之浸以益親況于夫婦之道乎終不聽

其母乃作芑苾之詩范氏家相曰夫有惡疾妻不肖去列女傳

猶為近理若求已不得發憤而作則夫子何取而入之三百篇

乎羅氏願曰詳蔡人之妻或因說母引芑苾之義以自況遂賦

其詩不必始作于此也宋女而蔡妻何名為周南哉承琪案此

詩三家傳聞異辭總不如毛義之正大此毛學所以獨盛與

芑苾毛傳用爾雅芑苾馬鳥車前一物三名釋文引韓詩

直曰車前翟曰芑苾則誤分芑苾車前為一種文選注引薛君

章句曰芑苾澤鴻也則是因馬鳥之名而混于燕鷺皆與雅義

遠異釋文又云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芑苾木也實似李會

之宜子出于西戎衛氏傳及許慎竝同此王肅亦同王基已有

駁難也正義引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

賫土地異物以為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宜采承琪案今山海經

無芑苾之文周書王會篇康民以桴苾亦未嘗明言其為木今

車前草所在多有亦易識認郭注爾雅所謂大葉長穗江東呼

為蝦蟆衣及蘇頌本草圖經所云春初生苗布地如匙面累年

長及尺餘如鼠尾者形狀最悉諸家以為木者皆因其實似李

而誤說文艸部苾下芑苾一名馬鳥其實如李令人宜子从艸

毛詩後箋卷一

曰晉周書所說段注云說文凡言一名者皆後人所改竄爾雅

音義引作芑苾馬鳥也可證其實如李韻會所引李作麥似近

之竊謂古者殊方貢獻不必知中國所無而後獻之然則芑苾

無一不必致疑于許偁周書也

采芑苾傳采采非一辭也卷耳傳云采采事采之也據卷耳

正義謂傳訓采采不同者卷耳言勤事采采尚不盈筐故三事

采之芑苾以婦人樂有子明其采者眾故云非一辭又引鄭志

答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芑苾亦然雖說異義則同

然則此謂一人之身念采非一彼芑苾謂采人眾多非一故鄭

云義則同也此疏釋傳意甚明唐風采芑苾箋云采芑采芑

者言采芑之人眾多非一也與此傳采采非一意同

薄言采之傳采取也薄言有之傳有藏之也正義云首章言采

之有之采者始往之詞有者已藏之稱總其終始也諸家多疑初采不空遽言藏故皆以有之為始得承琪案藏猶聚也嚴緝云采而聚之于地既為己有然後撮之持之是猶以采采為一人之事傳明云采者非一則或有始往而采取之者或有已采而聚藏之者合下章撮之持之諸事總以形容采者眾多正義既云撮持事殊結瀨用別明非一人而為此六事而又以首章為總其終始則仍是一人之所為其說非也或謂藏之義非其次據廣雅訓有為取則又與采之義複亦可不必

薄言持之傳持取也此三字連讀非訓持為取猶言持持取之也傳文簡省耳詩詁云持以指歷取也戴氏補注曰撮穗折之也持一手持其穗一手持取之承琪案傳訓撮為拾益撮是拾

毛詩後箋卷一

元

廣雅書局

其子之既落者將是將其子之未落者陸燿沈守正皆如此說陸堂詩學曰即持之一語可證芣以為車前

薄言結之傳結執社也薄言禴之傳扱社曰禴陳氏禮書云鄭釋喪服傳曰婦人不殊裳其服如深衣而無社詩言婦人之采

芣苢或結社或禴社是婦人之服未嘗無社也承琪案說文社衣衿也衿交社也社雖屬衣其實衣裳皆有之喪服傳社二尺

有一寸鄭注社所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此謂殊衣裳者用布三尺五寸裁為兩社上廣下

狹綴于衣之兩旁鄉下垂之掩裳際玉藻注所謂或殺而下屬衣則垂而放之者也深衣之服不殊裳衣用正幅裳之前後正

處亦用布四幅正裁為八幅又以布二幅斜裁為四幅上狹下

大五百一十五

廣綴于裳之兩旁玉藻云社當旁注所謂或殺而上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者也婦人之衣既如深衣則裳之旁幅亦當如深衣有社以合前後之交際此詩結之禴之蓋謂以裳貯物而或持其社或扱其社于帶耳儀禮注無社之說自未可據

漢廣

序云漢廣德廣所及也文選七啟注引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琴賦注引薛君章句曰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得而求之范氏拾遺曰韓云悅人蓋悅游女之貞潔而思欲求之耳薛君乃以游女為漢神悖矣承琪案文選江賦注引韓詩內傳有鄭交甫漢皋遇一女妖服佩珠之說說文鬼部又引韓詩傳曰鄭交甫逢一女魃服然則漢神之說不獨出于薛君總之韓序

毛詩後箋卷一

廣雅書局

云悅人者不過謂女子守禮之可悅耳以漢女為漢神者或以比貞靜之女可望而不可即非果如陳思感甄后而賦洛神也古籍不完難以遽生訾議

首章四不可字語意直截傳云漢上游女無求思者是不獨女志貞潔而男之守禮無犯亦可知矣自鄭箋有犯禮而往女將不至之說而歐陽本義駁之謂文王之化豈獨使婦人女子知

禮義而不能化男子不知鄭氏犯禮之言祇是設辭謂非禮則不可求耳故下章箋云願致禮餼示有意焉歐陽譏其一篇之中前後意殊亦非是

不可休息陸德明云息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爾孔穎達云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

大四百八十一

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息也何則詩之大體韻
 在辭上疑休求字為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
 改耳朱傳始據韓詩外傳改作思陳氏稽古編疑唐初韓詩內
 外傳及章句具存陸孔所見本較多何反無作思者今外傳作
 思恐是後人以意改之承琪案息當為思之譌字陸孔意見不
 同孔說較勝于陸小雅南有嘉魚然來思嘉賓式燕又思來
 讀釐又讀怡為韻大雅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皆韻
 在辭上與此文法正同段懋堂曰葛生民勞傳皆曰息止也此
 若作息則當有傳箋云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
 息也此止息專釋休字非關經作休息然諸
 儒自以有止息之
 語故不敢輒改耳

江之永矣傳永長文選登樓賦川既漾而濟深李注引韓詩江
 之漾矣薛君曰漾長也惠氏古義引齊疾鍾銘云萬年漾保
 其身又子子孫孫漾保用享謂漾乃古永字韓詩從古文故作
 漾承琪案此說非是說文永水長也象水至理之長詩曰江之
 永矣漾水長也从永羊聲詩曰江之漾矣然則永漾明是一字
 說文兩引漢廣或是毛詩作永三家作漾師傳不同非是漾古
 于永文選引韓詩作漾者漾乃漾之譌耳陳長發謂韓詩作漾
 或齊魯詩作漾亦未必然

後二章鄭箋以刈楚刈蕙喻欲取女之尤高潔者下秣馬秣駒
 謙不敢斥其適己于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以致禮饋語意本
 自貫弗詩中言娶妻者每以析薪起興如齊南山小雅車壘及
 綢繆之束薪幽風之伐柯皆是此言錯薪刈楚已從婚姻起興

秣馬秣駒乃欲以親迎之禮行之昏禮所謂婿御婦車御輪三
 周是也不曰御車而曰秣馬微婉其辭故箋云謙不敢斥其適
 己何氏古義曰秣馬謂親迎也言人若欲娶此女必待
 秣馬以行親迎之禮庶可耳豈可以非禮干之乎又疊漢
 廣四語者是申言非禮決不可求以明必以禮往之意歐陽本
 義謂秣馬猶古人言雖為執鞭所忻慕焉嚴華谷云如此則敢
 請子佩已有仰瞻之想矣承琪案本義方駁箋說以不應女貞
 潔而男獨有犯禮之心乃謂秣馬秣駒為執鞭忻慕若非自欲
 擇偶而但從翁效其殷勤則佻達之辭豈非犯禮之漸乎歐陽
 說真自相抵牾矣

召南正義引鄭箴膏肓據士昏禮謂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又
 據宣五年左傳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謂自天子至大夫始
 有甬車反馬之禮承琪案東山云之子于歸皇駁其馬則似士
 庶人亦有送女之馬此箋云致禮饋者饋即秣馬之芻木猶聘
 禮饋賓有芻禾亦所以秣馬者正義泥于牲腥曰饋謂昏禮不
 見用牲惠氏詩說又謂納徵無用馬者皆誤會箋意

言刈其蕙傳蕙草中之翹翹然正義引爾雅購商蕙郭注以為
 蕙蒿陸疏云葉長數寸高丈餘似于翹翹為近然郭云江東用
 蕙魚陸疏亦云生食脆美其葉又可丞為茹是即大招所謂吳
 酸蒿蕙者今人尚以為菜猶名蕙蒿未聞有高丈餘者亦不可
 刈以為薪郭陸所言爾雅之商蕙似非詩人所刈王氏稗疏曰
 蕙蒿水草生于州渚既不翹然于錯薪之中亦與楚為黃荊莖
 幹可薪者異管子曰葦下于葦葦下于蕙則蕙為葦之屬翹

然高出而可薪者蓋蘆類也承琪案坤雅亦引管子此文然與商鞅混而為一不如此說于詩義較合

言秣其駒傳五尺以上曰駒說文馬部云馬高六尺為驕从馬喬聲詩曰我馬維驕段注云漢廣傳云六尺以上為馬五尺以上為駒此駒字釋文不為音陳風乘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箋云馬六尺以下曰駒此駒字釋文作驕引沈重云或作駒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小雅我馬維駒釋文云本亦作驕據陳

風小雅則知周南本亦作驕也蓋六尺以下五尺以上謂之驕與駒義迥別三詩義皆當作驕而俗人多改作駒者以駒與驕殊濡誤為韻驕則非韻抑知驕其本字音在二部于四部為合韻乎說文馬二歲曰駒詩駒字四見小雅老馬反為駒乃用駒

字本義駒未可駕車故南有喬木株林皇皇者華斷非用駒本義陸氏于三詩無定說彼此互異由不知古義也承琪案段說

是也何休注公羊隱元年傳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此駒字亦必驕字之譌蓋乘驕者通卿大夫士毛云大夫乘驕舉中以該上下此漢有游女正義云庶人之女執筐行篋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然則以庶人之女而言秣馬秣驕者殆昏禮攝盛抑託辭故不嫌歟

毛詩後卷一

廣雅釋詁

汝墳

序云汝墳道化行也此是推原其本蓋由道化既行雖婦人女子亦明于君親之大義勤而不怨則其君子之盡瘁事國無遺

大四百八十三

父母憂者從可知矣詩中但陳閱其君子勉之以正意而道化之行自在言外李迂仲曰北山之大夫不及北門之大夫北門大夫之妻不及汝墳之婦人以此見王化之衰日甚一日可勝歎哉

遵彼汝墳傳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正義云釋水汝為墳又云汝有墳郭璞曰詩云遵彼汝墳則郭意以此汝墳為墳汝所分之處傳箋不然者以彼墳從水此墳從土且伐薪宐于厓岸大防

之上不應在墳汝之間墳大防釋云文大司徒注云水厓曰墳則此墳為汝水之側厓岸大防也承琪案說文墳墓也濟水厓也墳也一曰大防也據此是常武之淮濟當作墳此汝墳當作

作墳作墳者假借字爾雅釋丘作墳亦借字詩疏引李巡云墳

毛詩後卷一

廣雅釋詁

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此即就借字釋之義亦可通楚辭登大墳以遠望亦作墳考工記注胡胡之國在楚旁漢志汝南郡汝陰縣故胡國莽曰汝墳續漢志注引晉地道記有陶丘鄉詩所謂汝墳案考工作妨者亦妨字之借郭璞引詩作汝墳者以濟與墳通用如大雅常武傳濟厓也而釋文正義引俱作墳是已董廣川乃謂汝墳字當作濟晉世詩本猶作濟是不知毛訓大防者宐以妨為本字墳墳皆假借字也怒如調飢傳怒飢意也箋云怒思也正義曰釋詁云怒思也釋言怒飢也怒之為訓本為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怒然故傳言飢意箋以為思義相接成也承琪案說文怒飢餓也从心叔聲一曰怒也詩曰怒如輞飢段云朝各本作朝據此是飢為怒字今依李仁甫本訂

大四百八十三

本詩在許引詩在一曰息也下怒之訓息本方言息與思義相
 近是許意略與鄭同釋文引韓詩作爾者說又爾思克讀與怒
 同一切經音義六十一爾古文怒怒二形蓋怒為古文爾為後來
 生之字許于怒下引詩爾下不引者所謂爾詩毛氏皆古文也
 傳調朝也此謂調為朝之假借調周聲翰舟聲古周朝字通文
 選注引蒼頡篇曰啁調也又引字書曰啁亦啁也是其例釋文
 云調又作朝說文朝重也李迂仲引王氏曰飢而又飢飢之甚
 也集傳因之承琪案說文朝雖訓重竝不引詩朝飢怒下引詩
 作朝者亦謂朝為朝之假借耳文選注引薛君章句曰朝飢最
 難忍是韓與毛同易林云飢如旦飢亦用毛義重飢之說殆未
 可從

毛詩後箋卷一

聖

廣雅書局

勛魚頰尾傳魚勞則尾赤正義引左傳如魚頰尾衡流而方羊
 鄭氏此鄭眾見左傳疏以賈逵云魚肥則尾赤服氏亦為魚勞左傳疏是賈服
 同李氏集解引養生經曰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嚴緝引張
 十曰水淺魚搖尾多則血流注尾故尾赤此皆用魚勞之說惟
 爾雅翼云魚肥則不耐勞不耐勞則尾易赤以飭言之其體博
 大而肥不能運其尾加之以衡流則其勞甚矣宜其尾之頰也
 此則通二說為一然在詩當祇取魚勞之意但如傳義足矣嚴
 緝又引呂氏曰鯉尾赤魴尾白李迂仲曰說文魴赤尾魚字林
 同晉安海物記曰橋鬣魚猶今之魴魚其尾赤其鬣似橋此徒
 見有魴魚頰尾之文遂以為魚尾盡赤而不知魚勞然後尾赤
 也承琪案說文魚部鯁魚也从魚便聲或从扁作鯁魴赤尾

魚也从魚方聲籒文从旁作鯁據郭注爾雅及山海經皆云魴
 即鯁魚說文則二象相次而不言是一魚是許意魴非即今之
 鯽魚據籒文作鯽今有一種小魚形微似鯽魚而尾頰俱赤者
 俗尚名為鯽魚許所指似是此魚魴下云赤尾魚也與鯽下
 云赤目魚也文同必皆得諸目驗豈果因詩有頰尾之文而遂
 妄為附會哉本草綱目云一種火燒鯽頭尾俱似魴而脊骨更
 隆上有赤鬣連尾黑質赤章此蓋即海物記所云橋鬣魚首要
 于詩之言頰尾者無涉也

毛詩後箋卷一

聖

廣雅書局

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此
 說與箋說同又云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
 娶生于亂世不得道理而迫于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為父
 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頰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
 蓋不得已也此又與韓詩說合後漢書周磐傳居貧養母儉薄
 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
 注引韓詩曰汝墳辭家也薛君章句曰頰赤也燬烈火也孔甚
 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
 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為此祿仕
 此雖與傳箋小異大旨則同自長樂王氏以父母為指文王而
 呂記朱傳因之范氏補傳曰岐周去汝墳不可謂邇若婦人之

言以文王爲父母則是怨紂而親文王此文王之所甚懼也何謂勉之以正哉

麟趾

序云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未句皆信厚如麟趾六字攷返謂關雎之化行雖衰世之公子皆有信厚如麟趾之時耳時對上衰世言之即指化行之時衰世者自如易繫所言殷末世以此見周南之化有移風易俗之應雖衰世公子皆有信厚如麟趾之時如麟趾三字屬上信厚非連下之時古人文法拙與如此者甚多箋說乃以爲後世存關雎之化有似麟應之時正義遂以黃帝堯舜致麟文王不致麟斤斤較量拙矣程朱皆以之時二字爲贅李迂仲又云所謂如麟趾之時亦如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指作詩者言之此亦費解皆非善讀序文者

毛詩後箋卷一

廣雅

朱傳以首句麟字與文王后妃于嗟麟兮則指公子許白雲曰兩麟字說不同恐微有礙不如兩麟字皆指爲子姓公族嚴緝云麟之趾指麟言也于嗟麟兮指公子言猶楚狂接輿稱孔子爲鳳兮也承琪案此說尤與傳箋合

麟之趾傳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正義云言信而應禮則與左氏說同以爲修母致子也哀十四年左傳服虔注云祝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白虎擾言從又按勸記云又當作義是也成則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山出龍禮運疏引貌恭禮仁禮運疏引作仁

六四四四

本傳則鳳皇來儀騶虞傳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是與左傳同也說者又云人臣則修母致子應以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不修則龍不至故也人君則當方來應禮運疏以此爲是是以駁異義云去之間也洪範五事一曰言于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于是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故天應以金獸之瑞據禮

左傳疏引異義以此爲奉德侯陳欽說康成蓋本之是其義也箋公子信厚與禮相應有似于麟申述傳文亦以麟爲信獸駁異義以爲西方毛蟲更爲別說承琪案禮運疏引異義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許慎謹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麟中央也哀十四年左傳疏云說左氏者云麟生于火而游于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賈逵服虔穎容皆以爲然初學

記引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宮五獸中有大角軒轅麒麟之信麟生于火游于土故修其母致其子五行之精也據此諸說皆與毛同足明先儒相承歷有此義其來古矣

瑞應之說後儒固所不信然此云于嗟麟兮騶虞云于嗟乎騶虞反復詠歎在作詩者固必有取爾而二南適以此終篇則編詩者更非無意可知李安溪詩所云此詩言公子公孫宏江穆木盂斯之次而序以終篇故先儒以爲必有郊藪之瑞焉此詩者因其應推其本以爲麟不在他自其一家之中而麟之體具矣作者道其實序者大其事也

番禺黃 濤初校

巴縣潘清蔭覆校

毛詩後箋卷一終

六四四四

一 涇 胡承琪撰

召南

鵲巢

序云鵲巢夫人之德也嚴氏詩緝引朱氏曰文王之時關雎麟趾之化行于內諸侯蒙化以成其德而其道亦始于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當時之人詠歌而美之當必為一人而作然周公取以為法明夫人之德皆當如是則其義不主于所指之人故序者特云夫人之德而已黃氏佐詩經通解曰周南關雎與召南鵲巢正相為始而麟趾鳴虞為之終關雎序謂后妃之德不言所美之人鵲巢如之朱傳既以關雎專指大妣而于鵲巢

毛詩後箋卷一

廣雅書局

則不言所美之人故有此論要之曰妃之德安知其不兼指大任周姜而必以大妣當之至于鵲巢乃有此說恐亦當俱以泛言為是也承琪案一南在周為房中之樂蓋言凡為后妃夫人者必皆有是德耳如必欲實指其人則周初三母皆足當之不必泥后妃為大妣夫人為大任周姜況古者王后亦可稱夫人考工記夫人以勞諸侯夫人謂王后也祭義世婦卒蠶獻繭于夫人夫人副禕受之此夫人亦謂王后蓋副禕是王后之服其下云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若諸侯止有一夫人安得有三宮夫人其末云君服以祀先王先公諸侯豈有先王耶此章本通言天子諸侯之禮故此夫人亦王后通稱不專指諸侯夫人也

5000111

歐陽本義云詩人直謂鵲有成巢鳩來居爾初無配義況鵲鳩異類不能作配也序言德如鳩鳩乃可以配鄭氏因謂鳩鳩有均壹之德詩人不繆但序與箋傳誤爾承琪案鳩鳩均壹之德毛於曹風鳩鳩傳及之而鵲巢並未嘗言蓋詩人取興止于鳩居鵲巢其均壹之德固是言外所該文心雕龍云鳩鳩貞一故夫人象義東萊文集有云居已成之鵲巢受百兩之厚禮為夫人者自思苟無純靜均一之德其何以堪之是則以德言鳩于詩義自無大悖况序言可配本指夫人非關鵲鳩鄭忠允云鵲鳩殊種喻二姓之好族類名物之相稱此說得之即如昭元年左傳鄭伯享趙孟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杜注云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此可見詩無達詁何庸以文害辭

毛詩後箋卷一

廣雅書局

維鳩居之傳鳩鳩結鞠也爾雅作鳩鳩詩疏引坤郭注云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為穫穀說文籥結鞠戶鳩也詩釋文引草木疏云一名擊穀方言云布穀自關而東梁楚之間謂之結詰周魏之間謂之擊穀月令鄭注云鳩搏穀也案結鞠鳩結鞠擊穀結詰皆一聲之轉布穀穫穀搏穀聲亦相近本草拾遺云布穀江東呼郭公北人云撥穀郭公亦結鞠之轉聲撥穀亦布穀之轉聲也方言既以鳩鳩為戴勝左傳疏引孫炎注爾雅同禽穴中不巢生而方言又以為籥澤太平御覽引孫炎亦同案說云鳩鳩穀勝非也又以為籥澤文作劬云澤度也郭方言注以為別誤矣或謂詩單言鳩毛何以定知為鳩鳩結鞠承琪案爾雅無單言鳩者詩則有之氓詩之鳩傳云鳩鳩也倉桑甚過則醉而傷其性此蓋毛公目驗而知者疏云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鳩鳩者以鴝

想冬始去今秋見之以 小宛之鳴鳩傳云鳴鳩鳴也鵲鳴兩

為喻故知非餘鳩也 雅謂之鵲鳩太平御覽引蔡邕月令章句左傳疏引孫炎皆以

鳴鳩為鵲鳩與毛傳合郭注爾雅云鵲鳩似山鵲而小短尾青

黑色多聲高誘注淮南時訓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入

雲中亦與詩宛彼鳴鳩翰飛戾天義合至鵲巢之鳩傳以為枯

鞠者蓋諸書單言鳩者多係布穀如夏小正正月鷹則為鳩淮

南時則訓呂氏春秋仲春紀鷹化為鳩高誘注皆以鳩為布穀

列子天瑞篇鴝之為鵲鷦之為布穀是則鷹鷦所化之鳩確是

布穀且得獨專鳩名傳云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亦必目

驗知之歐陽氏謂別有一拙鳥名鳩者凡說無徵曾何足據徐

文靖管城頭記日後儒謂鳩性拙不能為

巢是先將鳩說壞矣何以為夫人與乎

毛詩後箋卷二

廣雅書局

維鳩方之傳方有之也爾雅翼以方為併謂始則一鳩居之而

已尋則呼其耦併居焉何氏古義曰方嚮也上章主迎之而言

故曰居之此章主送之而言故曰方之言嚮其巢之所在而將

往居之也虞東學季氏本詩說解頤曰方所也以為安居之所

戴氏補注曰古字房通用方小雅既方既臯箋云方房也方之

猶居之也承琪案諸家蓋皆疑于方不宣訓有耳不知爾雅

龐有也郭注引詩遂憮大東今毛詩作遂荒大東傳云荒有也

蓋憮荒聲之轉荒與方聲有輕重耳廣雅云方有也即本毛傳

無庸改訓釋文云方有之也一本無之字玩序云夫人起家而

居有之箋于首章亦云鳴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然則傳文之

字蓋涉此諸文而衍段懋堂云方猶甫也方有之言甫有之也

非訓方為有然經文但言方之若如段說則是維鳩甫之經文

為不辭矣

維鳩盈之傳盈滿也箋云滿者言眾媵姪娣之多何氏古義謂

舊說以鵲比國君鳩比夫人則末句維鳩盈之一語為不通承

琪案眾媵姪娣者夫人之族類以充君子之室正如鳩類之盈

于鵲巢也何不通之有若詩所以鵲比夫人鳩比諸娣則其義

誠難通耳

劉氏七經小傳云或曰狸首鵲巢也篆文似之王伯厚駁之曰

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狸首鵲巢

此有狸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鄭譜云射禮天子以騶虞諸

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為節今無狸首周衰諸侯並

毛詩後箋卷二

廣雅書局

階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正義曰言此者以射用四篇而三

篇皆在召南則狸首亦當在今無其篇故辨之射義注云狸首

逸詩下云曾孫侯氏是也承琪案射義云騶虞者樂官備也狸

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采蘋采

芣固與毛詩篇義脗合即騶虞官備亦與虞人翼五祀傳義相

符若鵲巢夫人之德則與會時義了不相涉然則鵲巢之非狸

首明矣

氏籍古編曰左傳繫藻藻可薦鬼神正指采繫采黃二詩言則毛公執繫助祭之說不可易矣承琪案傳云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泚谿澗之草猶可以薦此正用左傳文不止如葉石林所云毛釋頤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也又文三年五隻秦伯伐晉遂伯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詩曰于以采繫于沼于泚于以公侯之事秦穆有焉杜注言沼泚之繫至薄猶可用之以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昭元年傳鄭伯燕趙孟穆叔賦木繫曰小國為繫大國省穉而用之其何實非命注云穆叔言小國微薄猶繫菜此雖斷章取義其大旨則皆以繫為物薄而用可重之意然則公侯之事尚得謂之非祭事乎

毛詩後箋卷二

五

于以采繫箋云于以猶往以也于沼于泚傳云于以承琪案於一字其本義皆為氣舒之詞說文亏部云亏氣舒出也于於一也于古文曰為亏字亏部云亏於也象氣之舒也于从一从一一者其氣平也又鳥部云鳥孝鳥也象形孔子曰鳥于也于各本作册取其助氣故曰為鳥呼從古文鳥象形於象石文鳥省據此是于為氣之舒古文作于小篆作于鳥象鳥形也形借為鳥呼之字小篆作鳥古文作繼或省作於於字于之本義如此而已其孳生之義則以于於二字皆以助氣故經典多用為語辭其用為語辭者則又用于為古字用於為今字爾雅粵于爰曰也曰與聿同為發語辭又爰粵于也爰粵于邯鄲繇於也輒轉訓釋皆為語辭而以於釋于乃以今字釋古

是于為古義於為今義矣其又訓為往訓為在者皆由氣

義而引申之氣出必有所往既往則有所在亦以用于者為古文用於者

文故凡詩書用于字論語用於字又凡經多用于字傳注多

於字而毛傳鄭箋以於釋于者皆所以通古今之字也詩中于

字有當為語辭者有當為往者有當為在者傳箋義多錯出毛

于桃夭于歸訓于往也此于以之于不釋蓋以為語辭而訓于

沼之于為於則用在義于沼猶在沼也箋則云于以猶言往以

也案采蘋又云于以盛之于以湘之夫采之可言往盛之湘之

似不必言往正義傳經文云往何器盛之往何器字類之皆不成語陳風越以酸邁箋云

越於正義曰越於釋詁文此謂越即爾雅之粵越以猶于以也

鄭既謂越以為語辭則此于以亦當為語辭而箋乃訓為往誤

矣

毛詩後箋卷二

六

于以采繫傳繫皤皤也左傳正義陸三引陸疏云儿又白色為皤皤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芎勃故大戴禮夏小正傳曰繫遊胡今本夏小正遊胡傳作由胡游胡芎勃也承琪案爾雅有繫皤皤郭注本孫炎以為白蒿又有繫由胡則郭云未詳陸疏以皤皤與由胡為一物蓋因毛戴詩二傳皆以繫為豆實故知為一物此可為定論矣孔疏疑皤皤陸草不當采於水中故謂于沼于泚為于其芎于澗之中為于曲內義殊牽強爾雅翼又謂莪蘿蒿生澤田沮洳之處義即古之繫而皤皤為陸草非夫人之所采今案本草白蒿唐本注云此蒿葉靡于青蒿從初生至枯白于眾蒿所在有之此言陸

之白蒿也圖經又云白蒿蓬也生中山川澤然則皓蒿水陸皆有通可名繁故爾雅云繁之醜秋為蒿也七月傳云繁白蒿也所以生蠶宋繁雖同而用則異集傳既從毛以宋繁為奉祭祀而又存生蠶之說不知蠶事豈可謂公侯之事蠶室豈得為公侯之宮試誦經文而其說可不煩言而破矣

被之僮僮傳被首飾也箋引禮記主婦髻髮戴氏補注云鄭氏注禮合次與髮髻為一其箋是詩又合被與髮髻為一被之為次恐未然也周禮王后之六服三翟皆祭服從王祭先王服禕衣祭先公服兪翟祭羣小祀服闕翟鞠衣告桑之服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祿衣御於王之服亦以燕居三翟之首服副鞠衣展衣之首服編祿衣之首服次說文髮髻也髮髻也二字

毛詩後箋卷一

七 廣雅書同字

轉注鬢又作髻髮被古字通用然則是詩之被乃所謂髻不在副編次之數既用被然後加首服翟衣之首服副符六珈是矣承琪案戴說是也鄒風君子偕老正義引說文云髮益髮也與今本說文異釋名髮被也髮少者得以被助其髮也此髮可通被之義也說文又云髮髮也字亦作髻此鄭箋所由以被與髮髻為一也然說文但云益髮並不以為禮服之首飾禮記曰敏髮毋髻左傳衛莊公見己氏之髮美使髻之以為呂姜髻莊子曰禿而施髻據此諸文似髻為婦人益髮所需禮服及平居時皆可用以為飾君子偕老之次章上言其之翟也下言髮髮如雲不肩髻也足見服翟時亦可用髻但髮髮者不肩耳若髮髻即次則次非翟衣之配不肩之言毋乃虛設且次係禮服正飾

亦不當云不肩也少牢主婦被錫衣侈袂鄭讀被錫為髮髻蓋因士昏禮女次純衣純衣即祿衣少牢大夫妻服祿衣首當服次故遂以被為次諸家泥于此解而又以夫人祭祀當服即不當服次故正義以夙夜為視濯于夜視饋饗于將祭之夙非正祭嚴緝引曹氏又以為此在商時故與周禮異不知被在副編次之數副編次三者皆可用被詩人但詠其被也祭服而歸其被固依然祫祫也若如毛傳但云被首飾也必曲引祭前祭後及異代之禮以解之矣虞東學詩云副編次皆為首飾皆得名被少牢之被屬次此詩之被屬副案副禮服之飾各有主名無容統名為被姜氏炳璋詩序廣義以被為夫人齋時之首服仍是以被為次亦未有以見其必

不當云不肩也少牢主婦被錫衣侈袂鄭讀被錫為髮髻蓋因士昏禮女次純衣純衣即祿衣少牢大夫妻服祿衣首當服次故遂以被為次諸家泥于此解而又以夫人祭祀當服即不當服次故正義以夙夜為視濯于夜視饋饗于將祭之夙非正祭嚴緝引曹氏又以為此在商時故與周禮異不知被在副編次之數副編次三者皆可用被詩人但詠其被也祭服而歸其被固依然祫祫也若如毛傳但云被首飾也必曲引祭前祭後及異代之禮以解之矣虞東學詩云副編次皆為首飾皆得名被少牢之被屬次此詩之被屬副案副禮服之飾各有主名無容統名為被姜氏炳璋詩序廣義以被為夫人齋時之首服仍是以被為次亦未有以見其必

毛詩後箋卷一

八 廣雅書同字

草蟲

序云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防者以禮檢束之意惟恐不當於夫故其辭如此正義云經言在室則夫唱乃隨既嫁則不當其禮皆是以禮自防之事傳箋之說固與序意不肯從之故謂陟彼南山為適于夫家言宋其蔽以喻求合于禮歐陽本義謂毛鄭與序意不合而以此詩為大夫行役其妻守禮自防以待其君子之歸朱傳用其說呂記嚴緝皆同李集解又謂首章數語全與出車五章同故知皆為行役而實夫又云序曰大夫妻而說者以為未嫁之女失其旨矣案數說皆非也夫作詩在前序詩在後作詩者是言方嫁時在塗之情而序詩者乃據其已嫁之後追而敘之故云大夫妻雨

如宋蘋經文明云季女而序亦曰大夫妻又何說邪說苑君蓬篇載孔子對哀公曰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悒悒亦既見止亦既覩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此雖似斷章取義然未見而憂則為待禮既見而說則為好善其義亦相通也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傳嘒嘒聲也草蟲常羊也趨趨躍也阜螽也爾雅草蟲負螽郭注云常羊也此本毛傳可見歷漢至晉稱名尚未改矣爾雅又曰阜螽陸佃曰阜螽今謂之螞蟥亦跳亦飛飛不能遠青色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螞蟥蟲謂之負螽承珙案此如鸚能捉雀遂名負雀古人名命百物多有象形會意者其原出于六書鄭小雅箋云鳴躍之相應其天性然也此蓋相傳古義戴氏詩補注以草蟲為凡小蟲草生

毛詩後箋卷二

九 廣雅書同案

者之通稱爾雅因詩辭而別其名類以傳合之未必盡可證實今案爾雅螽有五種惟阜螽草蟲螽蟥二者見詩其螽蟥土螽非詩所有未可概謂緣詩辭生訓則說非也若爾雅翼用張衡郭璞之說以草蟲為蚯蚓與阜螽交本草陳藏器亦有此說夫蚯蚓與蛭螭判然異類與鄭箋同類之義相違尤未可信

草蟲爾雅本作草螽與阜螽皆為螽類故陸疏謂草蟲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是已詩正義引李巡爾雅注以阜螽為蝗子又引陸疏云今人謂蝗子為螽子是則鄭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之說申明毛傳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其義當矣歐陽本義謂草蟲阜螽形色不同種類亦異故詩人引以為戒比男女

之不當合而合李氏集解駁之口以類相從者如雲從龍風從虎豈必專是一物鵲巢之詩鵲喻諸侯鳩喻夫人詩人之取與不如是之泥也承珙案二南所言貞女如南有喬木行露野有死麕大抵皆指民間之女若大夫妻則當深宮固門闔寺守之何至無端而有疆暴之侵陵其端端戒心若此哉總由歐公誤認序文以禮自防祇為防閑淫泆之事而不知禮之所包甚廣失禮之宜防者甚多故傳云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如七出之類淫僻第其一端耳李解既謂歐公草蟲阜螽非匹類之說為不可而又以其餘說為可從且云大夫在家而能以禮自防未足為賢惟大夫不在家而能以禮自守所以可尚此九足發一矣

毛詩後箋卷二

十 廣雅書同案

陳氏稽古編曰箋以見止為同牢之時以覲止為初昏之夕引易覲精語證之後儒多笑其鑿然古詩簡貴不應一事而重復言之鄭分為兩義亦非無見承珙案鄭以覲為昏媾究不如毛傳但訓覲為遇之善蓋見謂見君子顏色之和覲謂遇君子接待之禮見與覲自分深淺不必如鄭所云也姜氏詩序廣義曰此詩解與般其露汝墳同調而序及傳不主君子行役者以篇中有亦既覲止一語也覲者遇以禮也天不豈有行役既歸而望其禮遇者哉則知序傳之精矣如覲即作見是篇六八車壘亦云覲爾新昏以慰我心即用此覲字之義毛于首章云與也下一章不明所謂箋云在塗而見采芣菜者得其所欲得猶己今之行者欲得禮以自喻也正義曰毛以秋

冬爲正昏不得有在塗采鼈之事鄭以大夫之妻待禮而嫁明
及仲春采蕨之時故也承琪案張衡云大火流草蟲鳴此正秋
時然傳意並不以爲秋冬正昏之證但取以與大夫之妻待禮
而行隨從君子耳馬昭申鄭乃謂三代嫁娶以仲春符于南山
采薇之歌見詩不知昏禮婦車有祿安得在塗而見采鼈束舊
云迨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嚶嚶未秋之時凡詩人之興取義
繁廣或舉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時候也

言采其蕨傳蕨鼈也爾雅蕨鼈郭注謂廣雅云紫蕨非也初生
無葉可食江西謂之鼈又蕨月爾郭注云卽紫蕨也似蕨可食
郭以蕨與蕨爲一物而廣雅云此蕨也此與紫同爾雅翼云
蕨生如小兒拳紫色而肥野人今歲焚山則來歲蕨菜繁生其

毛詩後箋卷十一

廣雅書局

舊生蕨之處蕨葉老硬紛披人誌之謂之蕨基廣雅云蕨紫其
基豈其之轉耶承琪案蕨鼈韻蕨蕨雙聲鳥獸草木之名多
如此類蕨與蕨當爲一物郭以紫蕨爲似蕨而斥廣雅此蕨爲
蕨之非誤矣

言采其薇傳薇菜也爾雅薇垂水釋文引顧野王云水濱生故
曰垂水陸璣詩疏則云薇山茶也故邢昺爾雅疏謂本草有二
薇生平原川谷似柳葉者白薇也生水旁似萍者薇也詩采薇
似山茶非垂水段懋堂曰垂水乃俗名不必以生水旁釋之承
琪案爾雅以薇垂水與蕨從水生相次似非無義段說恐非不
如陳氏長發曰垂水生水旁不生水中澗谿濱瀆皆山間水薇
生其旁不害爲山茶也說文薇菜也似藿詩義疏云莖葉皆如

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許陸二說正同嚴緝引項氏云
如今之野豌豆苗蜀人謂之巢菜說與許陸合似爲近之若
薇本草一名春草別錄又名白蕨蘇頌曰莖葉俱青頗類柳葉
然白薇非可食之菜陸疏則云薇可作羹亦可生食馮嗣宗曰
陸親見官園所種其言必審復非似柳之白薇胡明仲又以荆
楚間有草名迷蕨者當之集傳用其說而一以爲味甘胡云食
一以爲味苦朱云有芒而味苦又各不同至鄭漁仲以爲金櫻芽更不
知何所據矣

困學紀聞云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二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蕒
采蘋蕒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惠氏
詩說曰鶉鳴言夫人有均壹之德佐君以造邦也采蘋言奉祭

毛詩後箋卷十一

廣雅書局

祀不失職也采蘋言循法度以承先供祭也婦德之大莫大于
事宗廟循法度佐君子故婦順備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
長久也鄉飲燕射取三詩歌之宜也若草蟲則言始見君子之
事昏禮所謂主人揖婦以入御衽席于與之時也始曰我心降
再曰我心說又曰我心夷其言近于藝矣牀第之言不踰閭况
可歌之君臣賓客之前乎舊謂草蟲在采蘋後此徒以篇什先
後言且未可攷也承琪案曹氏雖不見齊詩其言必有所本卽
以毛詩論之草蟲述方嫁時在塗之情采蘋陳未嫁時教成之
祭其先後之序固自判然疑毛詩亦本先采蘋而後草蟲漢以
後學者亂其篇第耳若惠氏謂牀第之言近藝故不取草蟲則
二南本以房中之樂用于鄉人邦國所謂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子然後有君臣也彼關雎之輾轉反側獨非牀第之言乎
況儀禮燕禮有房中之樂注云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是則二南
諸篇皆可用于鄉射燕飲何獨舍草蟲而不取乎襄二十七年
左傳鄭伯享
趙孟子展賦草蟲即用于燕享之明證徐氏管城頌記云案徐
執中論曰良霄以鷄奔喪年子展以草蟲昌族德凶德之如彼
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
旋中規折旋中矩亦是以禮自防之意

采蘋

序云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其祭
祀矣陳氏稽古編曰采蘋篇毛鄭皆以為教成之祭其合于經
文皆有二焉蘋藻二菜與禮記昏義同一也宗室牖下與教之
宗室之文同二也不偁婦而偁季女三也胡允嘉說亦略同姜
氏廣義曰詩稱季女序稱大夫妻詩原其始序要其終少而能
敬以被文王后妃之化也承琪案毛鄭而後惟王肅異說以為
大夫妻王夫氏之祭正義駁之當矣鄭氏忠尤乃謂詩不言婦
而言季女此內子必初嫁者禮記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季
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當其未廟見則猶稱女女而
尸祭其為廟見之初祭可知今案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
也土昏禮舅姑既沒婦入三月奠菜祝亦稱曰某氏來婦並無
季婦之文鄭氏直改經以就己矣又案禮記正義引左傳隱八
年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
皆三月廟見之後乃始成昏故服虔注云季文子如宋致女謂
成昏此則婦入三月之內或可稱女然儀禮所謂廟見者乃禰
廟爾經文明曰宗室則非禰廟可知虞東學詩曰春秋書逆婦

毛詩後箋卷一

廣雅書局本

姜來逆婦皆未昏時已正其名而易漸之女歸吉歸妹之女承
筐又皆以嫁而稱女復何疑于季女之為大夫妻乎所當辨者
牖下耳攷特牲少牢事主于室主婦薦豆皆自房中奠于筵前
無奠于牖下之文惟昏禮自納采至請期主人皆筵于戶西
上右几禮皆
外設注曰為神布席其為牖下明白可據故牖下之義
明而此章之說定矣

于以采蘋傳蘋大萍也爾雅萍萍郭注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
藻又其大者蘋郭注云詩曰于以采蘋此本不誤自詩正義連
引爾雅兩語而誤以郭注釋萍者為釋蘋朱傳因之嚴緝并譏
郭注之誤陳氏稽古編辨之審矣承琪案萍與蘋小大既殊浮
沈亦異詩釋文引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今本釋文作浮
者曰藻盧氏文詔謂王應麟詩攷作藻音瓢當據以改正今案
爾雅翼亦引韓詩說沈者曰蘋浮者曰藻且云藻之字似藻說
者遂以相紊此言尤為明證而埤雅引韓詩仍作浮者曰藻遂
謂藻亦出水上謬矣

又案神農本草經但有水萍陶宏景蘇頌即以蘋釋之惟吳
普本草云水萍一名水廉生池澤水上葉圓小一莖一葉根入
水底五月開白花此乃所謂蘋也此後諸家說蘋者言人人殊
李時珍曰臞仙謂白花者為蘋黃花者為蒼蘇蘇謂大者為蘋
中者為蒼楊慎卮言謂四葉菜為蒼陶宏景謂楚王所得者為
蘋皆未淡加體審時珍一一采視頗得其真其葉徑一二寸有
一缺而形圓如馬蹄者尊也莖紫色大如箸柔滑夏月開
黃花結實青紫色大如棠梨

毛詩後箋卷一

廣雅書局本

蕙而稍尖長者苔也與蕙相似並根連水底葉浮水上夏引俱

子葉徑四五寸如小荷葉而黃花結實如小角黍者萍蓬草也

見本草拾遺陳藏器云萍蓬草即今水菜也六七月開黃花結實長二寸許內有細子一包如粟米澤農取作粥飯食之其根

作藕香味如栗昔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蓋此類也若水萍安得有實

形者蘋也其莖細于蕙其葉大如指頂面青背紫有細文頗

花故稱似馬蹄波明之葉四葉合成中拆十字夏秋開小白

白蘋者水生而似萍者也宋玉所云起于青蘋之末者陸生而

似莎者也姚氏炳詩識解曰蘋不陸生所謂似莎者乃蘋蕭

其字作苹不作蘋兩者判然不容混也羅端良云蘋五月有花

白色故稱白蘋然則白因花名要之即是青蘋耳

于以采藻傳藻聚藻也正義引陸疏云藻有二種其一種葉如

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

聚藻據此傳所云聚藻者乃莖如釵股之藻若爾雅之蒼牛藻

郭注云似藻葉大江東可為馬藻此則似陸所謂葉如雞蘇之

藻矣左傳蘋蘩蕝藻之菜說文蘩下不言草名顏氏家訓引郭

注三倉云蘩藻之類也李時珍謂聚藻即水蘩也俗又名牛尾

蘩然則蘩與藻非二物詩正義曰蘩聚也故言藻聚藻是已或

謂左傳潤谿沼沚等凡四者皆實字行潦之行當作沂說文行

溝行水也則蘩藻不當為一物承琪案古人文字似不必如此

板對且若以二句之蘩藻與四句之行潦作對蘩藻聚藻也行

潦流潦也豈不更見文章參差變化之妙乎

于以湘之傳湘亭也惠氏古義曰漢書郊祀志皆嘗賜

鬼神顏注鴈亭一也鴈亭養而祀也韓詩曰于以鴈之案湘訓

亭無攷當從韓詩作鴈段懋堂曰古享獻烹熟元亨字同作高

郊祀志云鴈亭上帝鬼神者謂養而獻之也亨讀如饗史記作

亨鴈文倒當從漢書鴈亭上帝鬼神者猶云聖人亨以亨上帝也史

記集解引徐廣亦曰鴈亭養也廣雅釋言鴈飪也說文飪大

孰也此傳云湘亭也楚茨傳云亨飪之也蓋此蘋藻為鋼羹之

毛詩後箋卷一

五 廣雅書局采

乎

毛詩後箋卷一

六 廣雅書局采

宗室廟下傳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于宗廟奠于廟下儀

禮士昏禮記云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

宗室注云祖廟女高祖為君者之廟也宗室大宗之家盛氏世

佐曰案注云大宗之家疏云不于小宗者小宗卑故也昏義孔

疏大宗小宗之家悉得教之與大宗近者于大宗與大宗遠者

于小宗二說不同當以賈疏為正若謂與國君絕服者教于大

宗之家與大宗絕服者教于小宗之家設有繼高祖之宗而與

大宗絕服者其女當于何教乎教于大宗則已遠教于己室是

無統矣此則孔說所不通也承琪案孔子周南葛覃及此疏亦

皆以宗室為大宗之家惟昏義疏因鄭彼注祇云宗室宗子之

家不言大宗小宗故耳今攷毛傳云宗室大宗之廟也蓋教在
大宗之家祭在大宗之廟知賈疏不可易矣

鄭曰玉林曰潛夫論班祿云背宗族而采繫怨案采繫不言宗
族事采蘋云于以奠之宗室牖下繫當為蘋字之誤耳承琪案

臧說近是白虎通義嫁娶曰昏經曰教于公宮三月婦人學一
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總麻之親者教于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

各教于宗廟廟疑于字之誤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
子而明于婦道者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

自于宗子之家學事人也此可見古者敬宗收族之道雖女子
之微而教不遺焉所以背宗族而怨生當有賦采蘋以刺者耳

有齊季女傳齊敬也玉篇女部引詩有齊季女并引說文齋材
也此蓋出三家詩廣雅云齋好也與材義近然皆不如毛之訓

齊為敬襄二十八年左傳穆叔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真諸
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毛義與此合其來古矣釋文齊側皆反今

案玉藻宗廟齊齊祭義齊齊乎其敬也則齊即如字讀亦可
傳少女微主也姚氏識名解曰陸農師謂大夫妻祭其蘋藻則

使女之季者佩蘭王而奉之故傳以季女為微主此大非也主
祭之季女自即大夫妻于時教成將嫁因為辭廟之祭非女主

之而誰主之且祭祀之禮主婦設羹正將嫁時所當習者未有
身臨祭而反使他人為主之理愚則謂奠之尸之者乃大大妻

也采之盛之湘之者其大夫妻之役者也貴族之女惟身臨其
事以為敬耳又何必親執其勞乎承琪案小雅車壘思變季女

毛詩後箋卷一

廣雅書局案

逝今傳云變美貌季女謂有齊季女也此季女亦指將嫁者
則傳云微主者主以少女故謂之微耳

傳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于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各本禮下無女字據女將行父禮
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女也正義所引箋補正

之而侯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正義曰自無祭事以上難毛
之辭也言父禮女無祭事不得有羹今經陳季女設羹正得為

教成之祭不得為禮女傳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為一是毛氏之
誤故非之也承琪案此傳于篇末總發一篇之義所引牲用魚

云云本係昏義教成之祭其云禮之于宗室者謂祭于宗室傳
之為主即所以禮之也若昏禮禮女自在房中並不于宗室豈

有毛氏不知而合教成之祭與禮女為一者乎鄭箋誤會傳意
正義既從鄭駁毛而疏末又云上傳云宗室大宗之廟大夫士

祭于宗室此傳禮之宗室與大夫士祭于宗室文同芼之以蘋
藻與經采蘋采藻文協皆是毛實以此篇所陳為教成之祭此

則善申傳義而前後自相違戾何也
甘棠

序云甘棠美召伯也首章云召伯聽男女之訟重煩勞百姓
今本重上有不字蜀石經無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馬國人被其德說其化

思其人敬其樹據正義引水本及崔靈恩集注此乃傳文非箋
語則是毛義矣與史記燕召公世家漢書王吉傳說苑貴德篇

白虎通義巡守篇所說皆同性韓詩外傳云召伯在朝有司請
營洛以居召伯不欲勞百姓出而就丞庶于隴畝阡陌之間劉

元城以爲此墨子之道不知坐棠聽政在召公當日必嘗有其事然亦偶爾爲之未必終年暴露外傳特從而附會之耳

詩譜及序正義兩引鄭志載趙商張逸俱問云甘棠若在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荅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然則召公布化在文王之時而作詩自在分陝之後本不相妨正義乃云召伯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爲伯時事何氏古義因謂周召分陝在武王得天下之後而甘棠頌召伯又當在康王之時竝據說苑諸書皆言後世思召公孔叢子載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竹書紀年召公以康王二十四年薨此詩當在召公歿後始作承琪案諸書言後世歌詠者不過謂召公之德歷久而不忘耳非必此詩定作于公歿

之後豈召伯生前必不許民一思之邪說苑亦載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此與漢書韋元成傳載劉歆廟議云思其人尚愛其木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二語同意蓋以甘棠之令人興思喻宗廟之令人起敬耳豈得以此爲召公既歿之證乎

襄十四年左傳晉士鞅對秦伯曰樂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此亦謂既歿而民思之然不得謂詩于歿後始作也

蔽蒂甘棠傳甘棠杜也戴氏詩攷正曰爾雅杜赤棠白者棠又曰杜甘棠與梨山檟榆白榆立文同杜澀棠甘而名可轉注杜甘曰棠梨山生曰檟榆白曰粉毛詩以甘棠爲杜失爾雅之讀也說文棠杜曰棠牝曰杜又云杜甘棠也段氏注曰召南毛傳云甘棠杜也釋木曰杜甘棠本無不合棠不實杜實而可食則

毛詩後箋卷一

九 廣雅書局刊

謂之甘棠杜棠杜析言之也杜得儻甘棠互言之也釋木又曰杜赤棠白者棠唐風傳用之此以其木色之異異其名與甘棠說異即與分此杜說異爲許所不取戴先生蓋依陸璣白棠即甘棠子美赤棠即杜子澀爲此說耳非許意亦非爾雅意也承琪案爾雅主釋詩書杜甘棠即是釋召南之甘棠不宜改讀杜赤棠白者棠以杜爲大名言其味則曰甘棠言其色則赤者曰赤棠白者曰棠耳六書故引舍人注爾雅云白者爲棠赤者爲杜爲甘棠爲赤棠此與毛傳雅義皆合戴說泥于陸疏澀如杜之言疑杜不得爲甘棠不知所謂澀如杜者乃俗語耳爾雅毛公時未必即有此方言且杜有澀義亦未必定指果實之杜方言云杜躑躅也躑又是何物邪即以杜爲澀果實中亦有生時味澀熟即甘美者必謂甘棠不當名杜而譏毛公不善讀爾雅過矣又陸疏謂子有赤白美惡案爾雅杜赤棠二語與檟赤棟白者棟文同彼赤棟白棟謂木之文理此赤棠白棠恐亦不指實言段氏泥于子有赤白與杜棠牝杜不合遂謂爾雅赤白之說爲許所不取亦非也

毛詩後箋卷一

三 廣雅書局刊

召伯所茇傳茇草舍也周禮仲夏敎茇舍注云茇讀如萊沛之沛茇舍草止之也蓋草訓茇止訓舍茇是草名非舍義此詩茇字當爲廢之假借說文廢舍也从广友聲詩曰召伯所廢釋文引說文廢草舍也有草字爲是艸部云茇草根也載馳大夫跋涉傳云草行曰跋蓋茇本草根因而草行謂之跋草舍謂之廢段注說文云許書廢但訓舍與毛鄭說異以其字从艸从广則

之耳其引詩召伯所庠蓋用三家詩作庠與毛作茨訓草舍異
承琪案詩字本當作庠而訓爲草舍召伯所庠謂召伯之所草
舍也三家今文多正字毛詩古文假借作茨耳非有異也若周
官爰舍口當作茨不作庠以言庠則可不兼舍若連舍則當作
茨也左傳信十五年反首拔舍以拔與舍連文則又茨之借字而非
庠之借字矣

勿翦勿伐傳翦去伐擊也朱傳云翦翦其枝芽也伐伐其餘幹
也次章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三章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嚴
粲程大昌皆從此說詩所云伐者取其條幹敗者殘其枝葉拜
者攀援而屈曲之承琪案此說非也詩三章皆言勿翦毛訓翦
爲去蓋但謂去其枝葉而已釋文引韓詩作也漢書韋元成傳
作翦則制也翦也皆剛除枝葉

毛詩後箋卷一

三 廣雅書局采

意下勿伐勿敗勿拜皆對翦言之事必重于翦若但以敗爲
殘壞其枝葉則勿翦已足該之至拜爲低屈之說本于唐施士
丐詩說云拜言人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明召伯
漸遠人思不忘也毛注拜猶伐非也見韓昌黎集注
及呂氏讀詩記此特望文
生義耳然其謂毛注拜猶伐爲非則可據以證今本毛傳之有
脫蓋傳于首章云伐擊也三章云拜猶伐也擊者謂擊斷其樹
拜猶伐者毛殆以拜爲拔之借故鄭箋中之云拜之言拔也廣
韻扒拔也引詩勿翦勿扒疑三家詩有作扒而訓拔者與毛字
異義同耳傳于次章勿敗無訓則以前後兩章義可互見今案
大戴禮少閒篇云凡草木根被傷則枝葉必偏枯注云敗當
字誤爲被
即敗然則敗者謂傷其本根勿敗亦猶勿伐勿拜也陳氏稽古

編據說文訓敗爲毀謂毀之則甚于擊拔之則又甚于毀三章
文義殆由輕而重此說亦不可不

行露

序云行露召伯聽訟也列女傳曰申人之女既許嫁于鄭夫家
禮不備而往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
不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夫家訟之于理女終以一禮不
備持義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王伯厚以此爲魯
詩韓詩外傳語亦略同皆與毛詩篇義相近但既曰許嫁矣一
禮不備何至誓死不行范蘄洲云如魯韓說以閨門之處子求
全責備至于構訟不願豈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乎承琪案毛
傳云不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強暴之男益在當時必有女氏未

毛詩後箋卷一

三 廣雅書局采

許而男子強求之事觀經文亦不汝從詞旨決絕必非已許嫁
者可知箋云室家不足謂媒妁不和六禮之來強委之此說最
爲近理集傳云家謂媒聘不足謂求爲室家之禮初未嘗備陳
長發曰夫不行媒聘突然與訟何必召公之賢方能決斯獄哉
虞東學詩曰首章述其自守之辭下二章鼠牙雀角之疑終明
其誣序所以歸美聽訟也承琪案此所謂強暴非肆行無禮古
者男女昏姻各有配類如後漢書梁鴻傳云鴻妻孟光擇對不
嫁偃蹇數夫袁隗妻傳云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行露之女
益其流亞而當時乃有如子哲之強委禽焉者故不從而致于
理此類陰訟雖聖明之世亦未必無王雪山疑于暴男侵貞女
豈王化及女而不及男孔疏乃云禁嚴于女法緩于男見南有
喬木章

此皆泥于序文之過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傳興也厭浥溼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承琪案此詩首二句初讀之似與豈不爾思畏子不奔文意相類故箋云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歎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正義即用此述傳然女方被訟不從而乃先云豈不欲之作此婉辭不合語意玩首章謂字當與下一章誰謂之謂一律誰謂者誣善之辭眾不能察而歸之聽訟之明者也故此云厭浥者道中之露也然必早夜而行始犯多露豈不早夜而謂多露之能濡已乎以與本無犯禮不畏強暴之侵陵也傳云豈不言有是也謂有是早夜而行者可謂道中多露經反言之傳正言之可謂善會經旨矣左傳僖二十一年隨以漢

毛詩後箋卷二

唐雅書局

東諸侯叛楚鬪穀於楚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此正以夙夜犯露為不量力之喻言豈有量力而動猶至見伐乎又襄七年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此亦謂自量不才故辭位如人不早夜可無犯露耳杜注皆云豈不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已此箋義非傳義也王雲山謂首章必有關係不知首章謂字與下傳以厭浥為多露濡溼之意三句一貫語誰謂眾相呼應也傳以厭浥為多露濡溼之意三句一貫語本直截箋則以行露為始有露是二月嫁娶正時多露則三月四月已過昏時故云禮不足而彊求于經文三句中多一轉折不如毛義為允易林云厭浥晨夜道多湛露織衣濡襦重不可

步亦即以厭浥為多露無一月四月之別也

誰謂雀無角傳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角即謂獸角誣善之辭以無為有故可謂雀之穿屋似有角何氏古義引或說云角嘴之銳而鉤者凡鷲鳥皆有之案鳥有鉤喙並無角名此臆說也誰謂鼠無牙傳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楊龜山以為鼠無牙陸農師曰鼠有齒而無牙說文牙壯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段注云壯齒當作壯齒壯誤作壯今本篇韻皆譌惟后刻九經字樣不誤士部曰壯大也壯齒者齒之大者也統言之皆稱齒稱牙析言之則前當唇者稱齒後在輔車者稱牙牙較大于齒非有壯壯也鼠齒不大故謂無牙東方朔說驕子曰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此為齒小牙大之明證

毛詩後箋卷二

唐雅書局

承琪案段說是也隱五年左傳疏云頤上大齒謂之為牙說文繫傳臣錯曰比于齒為壯也此壯字亦當作壯蓋楚金所見說文本作壯齒故云比于齒為壯若本作壯齒而云比于齒為壯則不成語矣

羔羊

序云羔羊鵲巢之功致也觀此序及麟趾序云闕離之應騶虞序云鵲巢之應可見序詩者與作詩者之意絕不相蒙作詩者即一事而形諸歌詠故意盡于篇中序詩者合眾作而備其推求故事徵于篇外然諸家見此序云鵲巢必推本于齊家之義如黃實夫曰大其始于闔門而後及于在位蘇頌濱曰君子能治其外而內無良妻妾以和其室家雖欲委蛇而不可得也嚴

續引朱氏曰在位節儉正直本于國君夫人正身齊家以及其國之效以上諸說解序可作推原解詩殊為附會鄭箋但云積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其義已足孔叢子引孔子曰吾于羔羊見善政有應也亦與序說胞合鵲巢之語可不必泥

序又云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孔疏歷引周官宗伯儀禮士相見禮注及何休公羊傳注以釋羔羊之德孔意特以衣服甚多詩獨言羔裘故有是說但其下又引鄭注論語以羔裘為諸侯視朝之服傳注所稱羔羣而不黨及死義生禮者于卿大夫則可若諸侯何所取乎嚴緝引呂氏曰德如羔羊如羔羊之詩也陳氏稽古編曰箋云卿大夫競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言如服羔裘之人也德不可為大夫雖服羔裘而非其人召

毛詩後箋卷二

廣雅書局

南大夫德稱其服故曰如羔羊之人二說釋序如字是也

王平仲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即為羔羊之箋傳可也承琪案禮記緇衣云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此數語九足為此詩注腳蓋三章皆言羔羊素絲而純絨總之數皆五此所謂衣服不貳者也委蛇委蛇傳云行可從迹也箋云委曲自得之貌呂記曰惟其出入皆可從迹則仰不愧俯不忤而從容自得據此則毛鄭義合皆所謂從容有常者也

諸家說純絨總多無確據李氏集解曰爾雅絨羔裘之絨也五絨既為縫則五純五總亦為縫蓋謂五次縫之以羔裘之或絨或弊五次縫之可以見其節儉范氏補傳曰合五羊之皮為一

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百里奚衣五羊之皮蓋效古制胡

氏一柱曰縫之突兀謂之純有界限謂之絨合二為一謂之總戴氏詩補注曰純讀為予之佗矣之佗佗加也其英飾五故曰

五佗又云純之施于縫其下端餘絲垂為飾者曰總戴氏學標毛詩證讀曰純佗疑一字古論語朝服純紳五純蓋絲之垂者

承琪案毛傳于首章云古者素絲以英莖不失其制三章云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是純絨總皆關定制若徒謂裘蔽而縫紉

以示儉于義隘矣至裘有垂絲為飾尤為臆度之辭惟戴氏溪續讀詩記疑純絨總皆絲之量數埤雅曰西京雜記云五絲為

繡倍繡為升倍升為絨倍絨為紀倍紀為纓倍纓為繡此乃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純今無所攷據以類求之絨寔于總純益

毛詩後箋卷二

廣雅書局

寔于絨也馮氏名物疏引王氏伯申經義述聞曰幽風九罭釋文云纓字又作總然則絨者一十絲總者八十絲也孟康注漢

書王莽傳曰纓八十縷也史記孝景紀令徒隸衣七段布止義與孟康注同晏子春秋雜篇曰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說文作稷

云布之八十縷為稷正與倍紀為纓之數相合蓋五絲為純四純為絨四絨為總五純二十五絲五絨一百絲五總四百絲故

先言五純次言五絨五總也純之數今失其傳釋文曰純本又作佗春秋傳陳公子佗字五父則知五絲為純即西京雜記之

繡矣

段懋堂曰毛傳純數也總數也數皆入聲音促東門之杌越以

無言無爭也毛意嚴者總之假借總者數也如數罟之數九罟傳曰九罟罟罟小魚之網也烈祖嚴假中庸作秦假秦亦讀如蘇古者素絲以英裘五總謂素絲英飾數然其數有五也承其案此說非是釋文數所具反並不作入聲毛傳但云數也尚未分明後漢書循吏傳注引韓詩章句曰蛇數名此語尤新數名即謂絲之量名說文引漢律曰綺絲數謂之縹布謂之縹此數亦為絲數蓋數亦量名對文則絲數為縹布數為縹毛傳散文得通也孔疏云上言蛇數下言總數謂蛇總之數有五非訓蛇總為促數明矣

正義曰古者素絲所以得英裘者織素絲為組紉以英飾裘之縫中雜記注云組施諸縫若今之條是有組紉而施于縫中之驗此疏以素絲為組紉甚是而組紉所施之處則諸家說多未

毛詩後箋卷二

廣雅書局

安正義曰釋訓云絨羔裘之縫也孫炎曰絨之為界絨然則縫合羔羊皮為裘縫即皮之界絨因名裘縫云絨五絨既為縫五紉五總亦為縫視之見其五故皆云五焉何氏古義引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白絲為紉施之縫中連屬兩皮因以為飾此以素絲為施于皮革之上者也埤雅云革者言敝而因故以改造縫者革而又敝則補緝以縫之古義又云次章言革毛去而革存也三章言縫革敝而縫見也此則又似以素絲為施于裘毛之上者也承其案古人服裘毛表而革裏新序云魏文侯出游見路人反裘而負芻問之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持耶魏志注載明帝破諸葛亮露布云反裘負薪裏盡毛殫夫以革為裏此古人裘毛在表之明證故漢

書揚興薦匡衡云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顏注反衣者以其毛在內也然則謂素絲施于皮革者革既在裏何由得見若謂施于裘毛之上則毛毳蒙茸又何由見乎古制茫昧此殆難以臆解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傳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箋云委蛇委曲自得之貌蓋惟其委曲自得不改其容故其行止動作皆如有從迹可尋鄙風委蛇佗佗傳云行可委曲從迹是傳箋意實相成也襄七年左傳叔孫穆子曰詩云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此因孫子無辭亦無後容而言蓋孫子過而不後外示從容有似委蛇之貌然為臣而君則逆于理矣故曰衡而委蛇必折然則委蛇之義可識矣陸佃范處義王

毛詩後箋卷二

廣雅書局

質皆以委蛇為蛇行之狀殊為穿鑿釋文引韓詩作逶迤云公正貌案行可從迹則異于詭隨故為公正是毛韓義亦相近孔驥軒經學危言曰釋文云沈讀作委委蛇蛇案古書遇重讀者每于各字下疊小二石鼓文君子負獵員獵員狩即書作君子員二獵二員狩宋書樂志載諸樂府辭皆如是若秋胡行云願二登二泰二華二山二神一人二共二遊二乃重讀此二語也此詩舊本似亦作委二蛇二故沈重誤讀耳承其案唐石經左傳初刻襄公七年引詩曰委蛇委蛇亦作委委蛇蛇此必亦據古本有作委二蛇二者故耳然諸書言委蛇者如莊子田子方篇遺蛇其步釋文遺漢書東方朔傳遺蛇其迹顏注遺也後漢書竇憲傳以前太尉鄧彭仁厚委隨任光等傳贊委佗

還施儒林傳序服方傾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及隸釋所載費
鳳碑有透蛇之節唐扶頌在朝遂隨衡方碑碑晴在公童子逢
盛碑當遂過迪劉熊碑卷舒委遺凡此皆委蛇二字之別且多
用召南之義足見此詩定以委蛇連文異于鄘風之疊二一字者
矣

殷其雷

序云殷其雷勸以義也范氏補傳曰三章申言振振君子歸哉
歸哉謂君子既能奮然自立勇于從役當竭力以俟卒事不可
徒歸也相勸之辭諄復如此非知義者不能姜氏廣義曰盛世
之恩婦與衰世不同衰亂則行者有死亾之懼居者篤思念之
情君子閱而錄之因以為輕用民力者戒若二南之世因材而
使不比北山之從事獨賢也及期而代不比于役之不日不月
也簡書自奉每懷靡及而為室家者瞻念征人勸之以義于以
見王化之行也朱子辨說謂此詩無勸以善之意案呂記云再
言歸哉正勸以義也遠行從役不辱君命然後可以言歸又引
朱氏曰閔之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是朱子本從序說後
乃更之耳

何斯遠斯莫敢或違傳何此君子也斯此遠去遑暇也箋云何
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轉行遠從事于王所命之方無敢或
問暇時正義曰傳言何此君子解何字何為我此君子乃然此
非經中之斯故傳先言何此君子乃訓斯為此箋何乎此君子
亦謂傳中何此君子亦非經中之斯言適居此經中何斯之也

毛詩後箋卷二

元 廣雅

大國百七十三

去此首經中違斯之此也借古編曰孔特以毛之斯此在違去
之前鄭又多適居此一語故作斯解愚則以為毛鄭何此君子
皆經中之斯毛之斯此總釋兩斯字鄭之適居復去合釋違義
而兩此字祇當經違斯之一斯字如此則經文明順且合傳箋
矣集傳得之承其案經文君子在末毛傳何此君子不過探下
文以釋何字非以何斯之斯指君子鄭箋適居此復去此兩此
字正釋經文兩斯字集傳以上斯為君子下斯為其地蓋本王
安石經義見李氏集解不如正義之解為是

蘇氏以雷在南山之陽不可得而見猶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
其妻思見之而不可得呂氏柎曰陽而側側而下雷愈近君子
愈遠黃實夫則謂南山之側南山之下皆是一意更謂協聲不
必求其異義承其案細釋經文三章皆言在而屢易其地正以
雷之無定在與君子之不遑適居故傳于二章云亦在其陰與
左右于三章云或在其下是此詩為正與顧夢麟以此詩為反
興之始非也

標有梅

序云標有梅男女及時也黃實夫曰李迂仲謂詩人之意以梅
為戒言盛時之難久此似非詩人形容文王風化之意呂記云
是詩也其辭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者邪承其案周
官媒氏疏引張融云標有梅之詩殷紂暴亂娶娶上當失其盛
時之年習亂思治故戒經義雜記云當作嘉文王能使男女得及其時東
萊說蓋本于此范氏補傳曰男女昏姻失時固有多端或以時

毛詩後箋卷二

三 廣雅

之凶荒無以為禮或以俗之強暴不容擇配或以役之無節不
違虛處今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既無三者之患可以及時而
昏姻矣故詩三章皆幸其可以講禮又惟恐其失時也

標有梅自是以梅落喻男女年暮首章傳云盛極則墮落者梅
也箋云興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此本就傳意而申之
竝不以梅落為昏時早晚惟末章箋有明年仲春不待禮會之
語則仍自用其說據周官媒氏之文以仲春為昏姻正時故正
義述之以此詩首章為孟夏次章為仲夏此兩月尚可行嫁三
章為季夏則不可復昏待至明年仲春不以禮會而行之夫使
仲春為正昏之月而孟夏仲夏猶可嫁娶則周官何必于仲春
之月即言奔者不禁邪歐陽本義云梅實有七至于落盡不出

一月之間故前世學者多云詩人以此梅實紀時早晚此說是
也

男女昏嫁年歲毛鄭亦各不同此傳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
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正義謂毛意男
自二十以至二十九女自十五以至十九皆為盛年皆可昏嫁
王肅述毛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
不事人誰周亦云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
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
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此皆取說于毛氏矣箋云女年二十而
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正義謂鄭依周禮書傳穀梁禮記皆言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故不從毛傳周禮賈疏又引王肅申

毛詩後箋卷一

廣雅書局

毛馬昭難肅諸說禮記昏義疏引異義云大戴說男三十女二

十有昏娶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于庶人同一也

春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

禮也禮夫為婦之長殤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四十五

士昏禮也莊氏葆琛云夫為婦之長殤此句誤女子年則不為

妹之長殤此所引必是婦為夫之姊之長殤也見昏禮亦

無可攻陳氏壽祺曰此言士之子年十四十五而得行昏禮亦

此可見非謂許君謹案舜三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而生武

王尚有兄伯邑考知人君早昏娶不可以年三十非重昏嗣也

陳氏壽祺曰標有梅正義引末通典因之謂二十而嫁娶

者眾庶之禮卿士大夫之子十五六之後始嫁娶承琪案毛

傳以三十一十為期盡蕃育之法其說自下所云前賢有

毛詩後箋卷一

廣雅書局

言者今見墨子節用篇以為昔者聖王之法如是穀梁文十傳

雖云丈夫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范甯引誰周說三十

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爾故舜年三十

室書稱曰鄭周禮云女子年一十未有嫁仲春之月奔者不

謂禮為夫之姊妹服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此男不必二十

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明矣范氏此解最為通達所引喪服經

為夫姊之長殤一語尤為明據馬昭以為關畏厭溺而殤之慮

氏以為衰世之禮皆曲說也通典吳徐整問射慈曰古者三十

而娶何緣當服得夫之姊殤服慈答曰三十而娶禮之常制也

古者七十而傳宗事與子雖年幼未滿三十自得少娶故曾子

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言宗子已老傳宗事與子則豈

大五百十一

大五百十一

有主婦晉衰進束皙云二十三禮之大斷若形智夙成不在此限賈孔疏義皆引越語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以爲越王欲速報吳故下此令若女年皆十五而嫁越王欲速爲婚何由乃下十七之期乎不知女十五而嫁謂十五則可以嫁耳其實自十五至二十皆所不禁也若越語所陳則立爲定限過此者有罪故酌于十五二十之間而以十七爲中制非必古無十五而嫁之法也

標有梅傳標落也稽古編曰說文拋字注云弃也从手从九从力或从手票聲匹交切是標乃拋之重文其訓棄與此詩訓落義近段懋堂曰說文受物落上下相付也从爪又讀若詩標有梅毛詩標字正受之假借孟子野有餞麥趙注引詩麥有梅云

三詩後箋卷二

三詩後箋卷二

葶零落也丁公著云葶有梅韓詩也倉貨志野有餞麥鄭氏注艾音蕞有梅之蕞總之韓詩當本作受是正字毛詩作標者是借字鄭德作蕞亦借字孟子作葶者受字之誤漢志作艾又受之俗字也承琪案拋乃說文新附字陳氏引之殊誤嚴緝據說文標本訓擊謂此爲擊而落之于文義多一轉折廣韻標落也引字統云合作艾此艾亦即受字說文有艾無受故段氏以毛詩標爲受之同部假借其說得之李氏詩所謂標與標同木末也女子自言歸期將近傷離父母之家如梅之離其本根今攷白帖引標有梅作標有梅李說雖似有據然于義太迂曲且與下二句神理不貫女子方自傷離而乃云求我庶士如此其汲汲乎求我庶士箋云我我當嫁者疏云女被文王之化貞信之教與

必不自呼其夫令及時取己言我者詩人我此女之當嫁者非女自我此說最當歐陽本義則謂召南之人願其女方盛年懼其過時而至衰落乃求庶士以相昏姻范氏補傳亦云詩人設爲女家之辭此一說已開戴氏續讀詩記之先戴氏曰此擇婿之辭父母之心也黃氏曰鈔取取之今案釋文引韓詩章句曰迨願也合之孟子云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似韓詩亦以此爲父母之辭但迨何以訓願則不可攷耳若朱傳以爲女子自言不獨其辭汲汲非女子所宜出且于庶士二字尤有難通女子從一而終豈可言求我眾士乎輔廣朱善雖曲爲周旋終多窒闕

毛詩後箋卷二

三詩後箋卷二

筐概之本又作堅此所引必三家詩有作概字故廣雅云概取也蓋亦用三家詩義毛詩假堅爲之耳嚴緝以堅訓仰塗遂解爲取之于地而露溼殊爲牽強迨其謂之段懋堂曰毛意謂即會也承琪案傳云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若謂即會字則經文正言謂之不當云不待禮會矣是毛意未必以謂爲會攷毛于詩中謂字皆無傳如隰桑之遐不謂矣亦無傳始以謂爲告言人所易曉故不復傳表記引隰桑遐不謂矣鄭注謂猶告也此當是用三家詩義至箋詩隰桑則訓謂爲勤而于此又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今案謂勤雖本爾雅正義不言爾雅文益偶遺之然合之經文若云迨其勤之則不辭矣

小星

序云小星惠及下也陸堂詩學曰小星一詩有三益焉使后夫人聞之則知恩宥下進可免專房方輦之羞使天子諸侯聞之則知嬖寵不可並嫡而無周幽晉獻之禍使女御聞之亦知才色不足恃義命所當安而昭儀般女之毒與戾夫人自縊之愚可以積漸消融矣章俊卿謂使臣勤勞之詩何乃為此巾幗語承琪案王雪山程泰之洪容齋說皆與章同陸氏駁之是也何氏古義曰如泥夙夜在公之云為勤于王事則采蘋之詩亦當屬之使臣矣

此詩兩章首二句詞氣直下三五參昂即指小星亦即以喻眾妾自傳箋以小星為眾無名之星以三五為心囑小星隨心囑

毛詩後箋卷二

三

廣雅書局

在天猶諸妾隨夫人進御于君按之經文多一轉折故范氏補傳駁之謂夫人一而已不應以三五為比且據天文志星經以柳為八星又心以三月見于東囑以正月見于東詩人言一時所見則五非囑明矣嚴緝漢取其說稽古編則云三五經不言何星謂之小星猶可參三星俱大昂七星其一最大謂之小星可乎且詩是託興不必一時並見之星又星體離合天官家各有師授古今多寡不同豈可執一而論承琪案細釋傳文云小星眾無名者三心五囑四時更見其釋寔命不同云命不得同于列位傳意益以小星喻賤妾三心五囑則似喻貴妾初未嘗以喻夫人若夫人不得云更見云列位矣更見如所云娣姪兩兩當夕者列位如所云後宮之號十有四位者然夫人之不妒

忌不獨惠及娣姪也即賤妾之無名者亦使之夙夜抱衾如娣姪之更進迭御焉是則傳義實異于箋然即傳義果如是亦必以小星與三五參昂為二于首二句文義究有不順則信傳固不如信經耳

翁覃溪詩經附記曰裴駟史記集解序譬喻星之繼朝陽注言眾無名微小之星各隨三星五囑出在東方亦能繼朝陽之光喻已淺薄也按毛傳本無隨字隨字乃鄭箋所加孔申毛義乃同鄭意以三五比夫人耳裴序注引毛傳亦因鄭有隨字遂加各隨二字于三五句上其實毛傳初未嘗以三五比夫人也承琪案此說甚是其又云次章維參與昂句首加維字或可云無名之星隨伐雷在天若首章三五在東句首無他字則在字緊

毛詩後箋卷二

三

廣雅書局

按小星何疑此則未確大雅其款維何維管及蒲句首亦有維字豈得謂荷蒲非即指款而言乎何氏古義云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于天婦從夫故月紀月為后夫人之象妾特借其餘光以自耀故取興于星三五在東維參與昂正其所指之小星也承琪案禮郊特牲云大明生于東月生于西此陰陽之分也之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鬱尊昏義云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是則月者后夫人之象自不得以星為比或以經不言月為疑不知序言惠下詩但陳其下之安命而夫人之惠自在言外經雖不言月經本亦未嘗斥夫人也

嘒傳微貌廣韻作嘒注云小星詩亦作嘒承瑛案說文無嘒字口部嘒小聲也引詩嘒彼小星是毛詩本只作嘒蓋嘒字从口說文小聲者祇言其本義引申之則亦可通為小貌正義曰此言小星故為微貌雲漢傳曰嘒星貌者以宣王仰視不止小星故直言星貌兼六星皆在也嘒之為貌不甚大明比于日月為小故大星小星皆得為小貌

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傳肅肅疾貌宵夜征行箋云夙早也謂諸妾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于君所承瑛案行露豈不夙夜釋文出夜莫二字云本又作暮同忙故反又亡博反小星詩同盧召弓曰今注疏本鄭箋無夜莫之文毛本因妄改釋文為露又作暮足利古本于箋夙早也下有夜暮也三字與釋文合今

毛詩後箋卷二

攻蜀后經行露箋亦云夙夜早暮也是不獨足利本為然又步配丞民兩箋皆有夙早夜莫之文行露箋又云行事必以昏所正承上文早莫言之知盧校是也釋文又云小星詩同是陸所見小星箋夙早下有夜莫也之文蓋因傳訓宵為夜故箋于夙夜之夜轉釋為莫以宵征統言一夜而夜中亦有早莫東方未明傳云夙早莫晚是夙夜猶今人言早晚耳何氏古義曰眾妾進御于君初昏見星而往將旦見星而還往來皆在暗中故總言之曰宵征也

維參與昴傳昴雷也說文昴白虎宿星从日聃聲或謂昴字當从聃象閉門今說文作昴乃俗本傳寫之誤段懋堂曰聃古音讀如某聃古文酉字二字同部而不同紐是以聃聲之劉雷

柳等為一紐聃聲之昴為一紐此昴字古謂之昴漢人謂之雷

故天官書言昴律書直言雷毛以漢人語釋古語也顧氏詩本音亦云昴音卯不當讀力求反承瑛案毛傳云昴雷也正義引元命包云昴之為言雷言物成就繫雷攻古訓聃字多訓就訓雷說文酉就也漢書律厯志雷孰于酉傳既以昴為雷則似昴字本當从聃作昴釋文于此詩云昴又音柳于爾雅大梁昴也

云昴本又作昴初無定見若徐邈音昴又似昴本从聃古未始不可與稠猶叶韻但核以訓雷之義當从聃耳集韻十一九昴星名至陸堂詩學云星名古皆象形參象旗畢象魚又昴象雷雷以承梁之空故昴一名大梁而後人又改稱昴史記律書言雷不言昴是詩人本用雷而漢人書為昴案此則不然音之曰

毛詩後箋卷二

短星昴豈亦漢人所改邪況傳以雷訓昴謂昴一名雷則可若謂昴即雷字則豈參亦即伐字乎

抱衾與裊傳衾被也裊裊被也箋云裊裊帳也說文中部幅裊帳也義本爾雅字不作裊鄭蓋以裊為幬之假借耳然說文自有裊字衣部祗下云祗裊短衣也裊下云衣袂祗裊下云裊謂之襜褕皆未嘗以為帳亦不同毛傳以為被說文又云衾大被釋名衾也其下廣大如厂受人也毛傳文義簡古以衾是被之大名故但云衾被不加大字且下云裊為裊被正以見衾為復被則其為大被可知不必如正義所疑衾既為被不立復云裊被也范氏補傳云齊詩作幬注云幬也此語不知所據

曹子建贈白馬王詩何必同衾幬李注引毛詩作裊但云幬與裊古字同耳

江有汜

序云美媵也勤而無怨媵能悔過也傳于首章云使復入為汜

次章云水枝本作岐从校成渚三章云沱江之別者皆以與媵

媵本宥偕行箋云媵與己異心使己獨留不行蓋古者姪婦年

十五以上與媵俱行詩慎何休皆云然此詩所美之媵必是年

在行限而媵不與俱故有勤望之憂而無怨憾之意周易歸妹

云妹既係姊為媵不得別適若其不以朱子集傳以為待年之

女何氏古義曰待年不行于禮有之公羊傳注云諸侯之媵八

歲倘數十五從媵二十承事君子未任承事還待年父母之國

白虎通義亦云還待年父母之國未任荅君子也若此媵為待

年之故而不與媵偕行豈得怨媵承洪案媵婦之名見于易

毛詩後箋卷二

廣雅書局采

詩儀禮左傳公羊其明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毛氏著于韓

奕蓋惟諸侯以同姓之國為媵故有娣姪之稱其本國之媵或

以君之庶女君之嫡女雖多亦不為媵擊任仲女曰嬪周室春

禮矣疏引皇甫謚云武王元女妻或以同姓大夫之女故顧人

有庶姜之稱秦穆有懷贏之媵大夫以下或不必備或以他人

然亦必有媵故喪大記云大夫撫姪娣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

皆所以息陰訟而廣繼嗣也此序祇言媵媵不明其為諸侯大

夫士之妻然其媵不與媵俱行後始悔而迎之則篇中情事顯

然王雪山曰婦人在母家必有人相諳者適夫家必有願相從

首而嫁者違之故在家之女有缺望不悅之心違者不欲以其

家既厚者俱行望者不意其疏情相棄也此說微婉最為得之

大四百六十

朱子以為待年之女固非程氏則謂不以媵備妾御之數而待

君且以不我過之過為顧如此則是歸後之事經中之子歸句

成賁疏矣呂記嚴緝皆用之非也

正義云決復入為汜釋水文也此毛解汜之狀其與鄭同知

毛不以與夫人初過而後悔者以後悔之文下章白見故不解

沈青厓毛詩明辨錄曰以江之有汜與媵之有媵則三章同意

若以水決復入與媵亦復歸其義僅通於首章且近於比矣江

有汜而之子不與我偕行亦是反興承洪案說文水部兩引一

曰源水也从水臣聲詩曰江有涇一曰汜水別復入水也从水

已聲詩曰江有汜此作源者蓋三家詩但以為水名毛詩則作

汜以決復入為與鄭箋云與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而諸本而

汜以決復入為與鄭箋云與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而作得從

毛詩後箋卷二

學

故勸並流似媵媵互俱行孔疏申之而傳義愈明此毛之所以

勝于三家也次章江有渚釋文引韓詩云一溢一否曰渚謂水

溢於此則涸於彼猶俗所謂東坍西漲者鄭箋謂江水流而渚

留亦取此意然皆不如毛傳水枝成渚之語為極釋名云渚遮

也體高能治水使從旁迴也蓋水中有渚則水至此而分流亦

以喻媵媵互俱行與首章之汜三章之沱其義一也

其後也悔傳謂媵能自悔義本序首句此蓋當時實有其事蘇

頴濱戴岷隱始創為翼幸將來之辭謂媵不敢怨而俟其自悔

或謂必如此方與美媵合不知序明言勤而無怨媵能悔過則

美媵即所以美媵虞東學詩曰小星下能安而序曰惠下江沱

上能悔而序曰美媵互見其義也郝仲輿曰以汜自比以江比

婦賢女恭順之辭小星自託以日月之光比夫人江汜自況以洪流之量比正嫡知分守命所以爲賢女也

野有死麕

序云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夫既惡無禮則必將之以禮故毛傳于首章云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又以白茅爲取潔清以誘爲道次章以死鹿爲廣物以如玉比女德皆正言有禮而惡無禮之意自見至末章云非禮相陵則句吹乃所以爲惡無禮也其實以禮自防者未必果有無禮功苟之事也自箋疏以末章爲貞女拒暴之詞而後儒遂并以誘之爲挑戲以致目爲淫奔之詩然箋疏以此詩所陳爲女之所次如是則懷春如玉不可以爲女子自言或又以無感我悅爲詩人我此女子者亦于詞

毛詩後箋卷二

廣雅釋名

氣不合惟范氏補傳云此言強暴之人被化感悟謂于林野得白死之鹿及以樸櫛之小木爲薪芻其物可謂微矣取潔白之茅以包束之猶可以爲禮向也未悟陵暴成俗雖微禮亦不能講今日自知羞惡取微物以爲用則可以成禮矣有女懷春者謂女子年及而當嫁因春則興懷凡我吉士苟能以禮誘道之則可以成室家之道矣有女如玉者謂女之德如玉之潔白不可犯以非禮再言白茅純束亦以比德與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之意同也未章設爲女家謂男子之詞請既有微物可以行禮室家之好指日而成尚慮強暴之習未除遂戒其徐徐圖之無或違禮益以禮自防惟恐以無禮而害其成也當此亂世被文王之化男子既知惡無禮女子亦幸其有禮固不當責其備物

大雅卷一十

益物雖微薄猶賢乎已但不可不約以禮故雖許之亦不欲其遽迫也如此則男女兩善矣案此說善體毛意且足破後儒二南之化及于女子而不及男子之疑

惠氏詩說曰昏禮束帛以鹿皮今日死麕乃不中禮之皮曰白茅束則不中禮之皮而又苟簡將之矣次章言死鹿之不成皮猶樸櫛之不成林女惡之而不從故曰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言束者不可解白者不可玷也虞東學詩曰昏禮儷皮執皮者必攝之故以包束爲言而茅又純潔之物可以藉禮此正禮儀周備節次從容舒而脫脫無急遽無苟略也感悅危吹則躁急欲速非從容誘道之謂矣故兩言無以戒之承琪案二說一以爲不中禮一以爲禮之備然如惠說則兩章同言白茅不應先後

毛詩後箋卷二

廣雅釋名

異義如願說則昏禮用鹿皮究無以藉皮者皆不知毛傳凶荒殺禮之說爲當或又謂說文慶行質从心从夂吉禮以鹿皮爲質故从鹿省又麕鹿也麕鹿之屬凶荒殺禮或不能具鹿皮故以麕皮爲禮白茅皮之藉也易入過過以相與明嫁娶過時之義初六藉用白茅亦明殺禮以白茅爲藉野有死鹿白茅純束亦謂死鹿之皮也射禮及投壺一算爲奇二算爲純是謂之純白茅純束謂儷皮也兩皮爲儷其束之也如純帛而結以白茅卽是儷皮之制傳箋謂以白茅裹麕肉非也案如此說以鹿皮不具而用麕皮則當首章言鹿次章乃言麕矣故知毛傳不可改易也

吉士誘之傳誘道也呂記云毛鄭以誘爲道儀禮射禮亦先有

大雅卷一十

射皆請以禮道之古人固有此訓詁也歐陽氏誤以為挑誘
之誘遂謂彼文穠春吉士誘而汗以非禮殊不知是詩方惡無
禮豈有為挑誘之行而尚名之吉士者乎承以案衡門序誘
僖公也正義謂在前道之沉戴禮立言有誘賢之文論語有善
誘之語呂記駁歐陽甚正後儒反有從歐陽者何歟且諸家不
獨誤解誘字致以吉士為匪人亦復誤認懷春并以如玉之女
為蕩婦大抵泥于六朝唐人春閨春怨之詩遂覺懷春非美名
不知七月傳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然則春日遲遲女心
傷悲豈幽國之女皆欲淫奔者乎惟其發乎情止乎禮義所以
為王化之效陸士衡演連珠云通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
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召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陵

毛詩後箋卷二

黃雅書局

雲之節厲此雖文人之詞然最于詩意有合也

林有樸楸野有死鹿傳樸傳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
包之也箋云樸楸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裹束以為禮
廣可用之物非獨厲也李迂仲曰歐陽氏以林有樸楸之木猶
可用以為薪王氏則以為林之有樸楸雖小而可免于陵踐夫
白茅純束皆是連于林有樸楸之文不可但以爲連野有死鹿
之文鄭氏以為樸楸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純束以為
禮然觀詩又以謂林有樸楸野有死鹿其文相對不當言樸楸
之中及野有死鹿也惟蘇氏云將取樸楸死鹿以為用猶知以
白茅純束而取之况于有女如玉而不可以禮成之哉然不知
當時白茅之束樸楸當何用姑且從蘇氏承其案毛傳樸楸小

大正百二十九

木也死鹿廣物也似本分為二意鄭箋始以樸楸及野為死鹿
之所在正義衍之九多牽強惟呂記云以樸楸為禮意其若致
薪芻之饋今攷詩言昏姻之事往往及于薪木如漢廣有刈薪
之言南山有析薪之句幽風之伐柯與娶妻同喻小雅之覯爾
以析柞為辭此雖似以析薪者離同為異娶妻者聯異為同起
輿然竊意古者于昏禮或本有薪芻之饋蓋芻以秣馬薪以供
炬士昏禮從車一乘執燭前馬注云使徒役持炬火居前焄道
樓攻媿答楊敬仲論詩解云古者如麻骨樺皮松明之類可以
照者皆謂之燭是則薪以供炬事或然歟漢廣箋有致禮餼之
言芻以秣馬亦屬禮餼特古書殘闕無文以明之耳
劉昫唐書志曰平王東遷諸侯犯法男女失冠昏之節野廣之

毛詩後箋卷二

黃雅書局

刺與此言實開歐陽本義之先左傳昭元年鄭伯享趙孟于皮賦
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
無吠注云詩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
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杜解全用序義若係刺詩
子皮非伯有一流于享宴之際而無端賦此以刺何為哉
汪氏梧鳳詩學女為曰朱公遷云末章非必出于女子之口詩
人特探其意而言之所謂極其形容也愚謂非特末章全詩皆
當作如是觀則首章之懷春即所謂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者
道其情之常也然必吉士而後可必吉士而又有媒妁導之以
成禮而後可其不可于以非禮之意已凜然矣次章極言其心
之堅且潔三章首句極言其容之莊且和于是申言之若曰彼

大正百二十九

非言士而或無媒灼之導者悅不可感危且欲吠矣蓋病觀者見貞女而刻意摹寫之詞非真有強暴之汚而女拒之云云也故曰文王之化也承其案此說亦頗圓通惟謂毛鄭孔皆以為女子自作則傳文並無此意鄭箋乃有貞女欲吉士以禮來之語後之說詩者又多以末章我字為詩人我女子其實不必然也即以爲詩人我吉士或吉士自我謂當以禮舒遲而來不可奔走失節而自動其佩中致令危吠義皆可通內則男子亦左佩紛悅故謂動女子之悅不如謂男子自動其悅也

何彼穠矣

序云何彼穠矣美王姬也案二南皆文王之詩而經言王姬當是有天下以後之稱故毛傳以為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

毛詩後箋卷二

廣雅書局

六經輿論以作詩之時為東周宋詩之地為召南鄭忠允曰季離既作召南故地已非周有天朝歸味可與存也舊民事顧安得宋于其地朱傳引或說以平王為定公高侯即襄公諸兒別誤認桓公為襄公之子山堂攻家載休說以王姬為定公日平王孫又誤認桓王為平王子日知錄取此說殊誤許白雲已加辨正近陳氏稽古編更劇論之益毛鄭以平王為文王在當時必有所受之正義以書稱靈王為證國語大子晉曰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文王之稱平王猶契之稱元王湯之稱武王又如皇后丞哉告于文人之類詩中每多此稱謂或疑文王既稱平王不應後世又有平王李迂仲曰宋太宗亦稱神宗而後又有神宗即其比例李氏又言平王既非東遷之王則齊侯亦

六五百三十一

非齊國之侯故訓齊為一黃實夫以易康侯為證彭汝礪奏疏亦引此詩云惟有平德故人化之惟有齊德故人畏之此則志必然儀禮疏引鄭箴膏肓曰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時而送之據鄭答張逸以此為魯詩說此雖于義難通然其以齊侯為齊國之侯則與毛同姜氏廣義曰文王之稱平王固不得確為東遷之平王遊若太公已封齊安得于他國公子而云齊侯之子乎傳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亦病也

嚴緝云武王之詩當為雅而不當為風於此章只是風體又詩中專言女德正與二南同科非雅之類當時宋詩之官得之于召南之地以為武王之女下嫁召南之國能執婦道成其肅離之德皆本于文王大妣之化故以其詩列于召南而為文王

毛詩後箋卷二

廣雅書局

之風甘棠之詩亦作于武王之世而為文王之風皆推本言之田間詩學曰二南決無東遷以後之詩當是成康時所作古者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召公輔成王康王以康王二十四年始卒則當時同姓齒德位之尊者莫如召公意王姬下嫁于齊召公主之故以其詩繫之召南譜謂二南之詩武王錄以屬之太師意或後之采詩者以此篇為召公而作故補人之顧氏日知錄云成王時齊侯則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適其子是甥舅為婚周之盛時必無此事逮成王顧命丁公始見于經而去武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未笄之女承琪案此說亦未必然顧命云齊侯呂伋則呂伋在成王時早已為齊侯矣戴岷隱云左傳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杜氏云武王后太公之女武王

六五百三十一

莫年而得唐叔葢甚幼矣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則安知不有幼女配呂伋之子乎朱鑑詩傳遺說載朱子曰詩疏謂武王有五男一女五男者左傳邗晉應韓武之穆也與成王則五矣二女者大姬下嫁陳胡公其一也何彼穠矣王姬嫁齊侯之子則二也此說可補傳箋之所未備姜氏廣義曰以聖人手定之二南而諸儒好異忽玷以淫穢之說兒自知不類又更以創霸之小白是亦不可以已乎

唐棣之華傳唐棣移也小雅常棣傳云常棣棣也此皆與今本兩雅同正義引舍人注唐棣一名移常棣一名棣又皆與郭注同後之學者印定心目遂據以為唐棣常棣之分牢不可破而所言華實形色及別名又多溷淆王氏經義述聞曰常棣棣本

毛詩後箋卷一

廣雅書局

或作常棣移秦風晨風傳棣唐棣也論語子罕篇注唐棣棣也今本作唐棣移也此後人據郭本爾雅改之皇侃疏云唐棣棣也釋文不出移字之首則舊本作唐棣棣也可知則與郭本殊蓋所見爾雅舊本作常棣移唐棣棣也今案小雅常棣之華藝文類聚木部下引三家詩作夫移之華唐詩尚存所引蓋韓詩也則名移者乃常棣而非唐棣甚明常棣傳常棣棣也當依或本作常棣移也何彼穠矣傳唐棣移也及箋內之移字俱當作棣後人據郭本爾雅改之也以三家詩及毛傳陸疏本草攷之似作常棣移唐棣棣者為長玉篇唐作棣云棣也與晨風毛傳論語何注合蓋因常唐聲相近遂致相亂耳承瑛案王說是也說文移棠棣也棣白棣也棠棣即常棣常棠形聲皆相近漢書杜鄴傳引小雅常棣作棠棣顏師古注亦同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中詠棠棣匪他之

六百八十三

詩李注引毛序云棠棣燕兄弟也又謝宣遠于安城答靈運詩注引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韝韞蓋許氏以移為棠棣即小雅之常棣毛詩常棣傳注有作棠棣者殆即許氏所本歟其又以棣為白棣者蓋當時惟白棣得專棣名故以色別之此即召南及論語之唐棣蓋唐棣可單稱棣故秦風山有苞棣祇言棣而毛傳曰棣唐棣也常棣又可單稱常故小雅但言維常之華而毛傳曰常常棣也然則召南之唐棣移當作唐棣棣小雅之常棣棣當作常棣移由于後人互易致誤其故瞭然矣

毛詩後箋卷二

廣雅書局

李正赤色倉之甜廣志曰一名李又名車下李又名郁李亦名棣亦名與李二疏正與神農本草郁李一名雀李太平御覽十果部郁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皆合與郁字之通鬱與聲之轉總之皆唐棣也陸氏此疏甚為明晰惟于常棣之華疏云爾雅引常棣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此則微誤說文以棣為白棣爾訓移為棠棣未嘗以常棣為白棣也陸又云又有赤棣樹亦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白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此所言白棣赤棣以其子色別之蓋唐棣子名郁李其大如李常棣子如郁李而小其實皆棣樹而種微異耳自郭注爾雅以唐棣為白移謂似白楊後人如陸佃羅願遂皆以唐棣為白楊而唐棣

六百二十三

之別有郁李車下李諸名 以常棣當之名實糾紛不可董
理殊不知詩所言唐棣常棣皆取其華為形容今姑無論其子
之大小而陸疏所云唐棣華有赤有白故召南一則曰何彼穠
矣再則曰華如桃李正謂其華或赤或白如桃李之華也至逸
詩之歸其反而則其華之穠盛阿那更可想見陸氏于常棣雖
不言其華然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承華者善其實似櫻桃菓
李蓋常棣不獨子如郁李其華當亦如郁李之華故二者皆以
棣名而詩人皆取其華之美盛即常棣一名移亦與移楊無涉
古今注云移楊亦曰移柳亦曰蒲移圓葉弱蒂微風善搖此所
言與白楊同類故古詩曰白楊多悲風夫白楊安得有偏反之
華鞞鞞之萼邪馮嗣宗曰唐棣自是楊類雖得棣名而實非棣
亦惑之甚者矣

毛詩後箋卷二

虞雅書局采

凸記曰蕭離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也此語足破鄭箋訓之
車之泥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詞匹敵則不驕兀可知也此
詩為美王姬而作自應先稱王姬至末章則反覆歌詠之非有
他義也李氏詩所曰春秋書法天子逆后不曰逆女先正其為
王后命出而分定也歸而後本其所生之女 稱其下嫁也不言
來逆者先曰築王姬之館見其將有行也歸而後著其所適之
國配若諸侯則反是于其逆夫人也以女名 之于其來逆也即
言所來逆者是尊卑之體也此詩先言王姬 之車是將有行矣
然未知所適也次乃指言平王之孫下于齊侯之子與春秋之
法同也逆女之事則歸之卒章曰鈞緝者具也至此乃言齊侯

大四百一十一

之子尚平王之孫正夫婦之序也與先曰韓侯娶妻而後云
父之子者異矣承琪案正義亦言上章主美王姬適齊侯之子
故先言平王之孫末章主說齊侯之子以善道求王姬故先言
齊侯之子說詩者于此類固不必過泥然亦非無所本苟悅申
鑿云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
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
不祥違人不義由是觀之春秋書王姬之歸與此詩相表裏實
萬世之法也

騶虞

序云騶虞鵠巢之應也宋儒每不信瑞應之說故多以序為非
然論語歎鳳鳥之不至春秋因獲麟而絕筆則知瑞應之故聖
人未嘗不留意焉後儒自少見多怪目李氏詩所云周道之行
恩及禽獸易所謂王用三驅失前禽推所謂大庖不盈者皆文
王之流風也是以四靈感之而至而賢者識其應非由外孔子
云鳳皇麒麟皆在郊藪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先王能體
信以達順此則順之實也其麟趾騶虞之義歟黃氏元吉曰孔
氏謂詩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之與關雎騶虞之與鵠巢未必
一人作也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憲後昆大師比之于末序
者申明其意因言關雎之應鵠巢之應耳其實作者本意不在
于應也承琪案此說最為平正然而徵應之理實有不可誣者
陸堂詩學曰士君子終身隱約苟能孝友仁義推行不倦如汜
毓之兒無常父張公藝之九世同居即謂麟趾之應可也許孜

毛詩後箋卷上

虞雅書局采

亦惑之甚者矣

大四百九十五

之猛獸擾庭董召南之犬乳雞哺一謂之騶虞之應得乎

周禮鍾師疏云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

說騶虞義獸白虎黑文會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之

德則應之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歎之是麟與騶虞

俱獸名謹案古山海經鄒子書云騶虞獸說與毛詩同陳氏壽

祺曰文選魏都賦張載注引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者天子

之田也東都賦李善注引騶作鄒禮記射義騶虞樂官備也賈

說新書禮篇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儀禮鄉射

禮注其詩有一發五犯五縱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眾多歎

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此皆與韓魯說合太平御覽引尚書大

傳散宜生之于陵氏取怪獸尾倍其身名曰騶虞文選張平子

毛詩後箋卷上

騶虞書局

東京賦園林氏之騶虞李善注引劉芳詩義疏虞或作吾漢書

東方朔傳謂之騶牙古音虞吾牙近通此皆與毛詩說合時幾

義疏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于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言而

至者也此采書大傳及毛詩為說詩正義引鄭志張逸問傳

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

備者取其一發五犯言多賢也鄭注禮則用韓魯說答志則用

毛說承琪案此異義許氏從毛鄭無駁故知毛說不可易也說

文虎部虞騶虞也白虎黑文尾長于身仁獸也會自死之肉从

虎吳聲詩曰于嗟乎騶虞此亦全用毛說惟仁獸與毛傳義

不同毛用古左氏修母致子之說許則以其不食生物耳鄭

農注周禮又云騶虞聖獸也此皆因瑞應而為美稱總之虞字

大四百三十五

本詩取騶虞書大傳但云名曰虞而鄭注即云虞也

楚國古者先有此仁獸之名故掌鳥獸之官取以名之因而

獵之囿亦以為名以及七騶八虞或皆緣此而起毛公以序

騶虞鶴巢之應又與麟趾相配皆繫之鳥獸為義而且六騶

書山海經伏生大傳皆在毛前而毛與之合爾雅自以獸非常

有偶遺其名不得因此遂謂古無是物三家以為官古囿名皆

緣後起之義而以之詰詩則皆不如毛說之精切也

壹發五犯傳豕牝曰犯虞人翼五犯以待公之發姜氏廣義曰

犯隱淡葭之中一犯負矢其羣皆奔故壹發而五犯齊見承琪

案說文以茁為艸初出兒箋亦云記蘆始出者蒼春因之早晚

淡葭之說顯與經悖范氏家相詩潘云古者一發四矢葢先後

毛詩後箋卷上

騶虞書局

發之非四矢並發也一犯中而五犯齊見于葭蓬庶物之蕃無

可見矣此說較有分曉

朱氏通義曰豕牝曰犯本爾雅集傳誤云牡豕陳潛室已辨之

黃元吉曰朱子于吉日曰牝豕而此云牡豕傳寫之誤耳至集

傳用西都賦中必疊雙欲言中多以見禽獸之蕃殖然有害于

國君仁心及物之義且與天子不合圖諸侯不掩羣義未洽惟

獸多而不忍盡殺故詩人歎之以為即不食生物之騶虞耳承

琪案賈誼書說騶虞雖與毛異然其云虞人翼五犯以待一發

所以復中也其說實與毛同此漢初經師相承之義蓋虞人驅

五犯以待射者奉上之敬也君公祇壹發而不忍盡殺者愛物

之仁也

大四百九十七

邯鄲衛

鄭譜云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正義曰地理志云邯以封紂子武庚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則三監者武庚為其一無霍叔矣王肅服虔皆依志為說鄭不然者以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及三監叛言使管蔡監祿父祿父不自監也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已外更有三人為監祿父非一監矣孫毓亦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為

毛詩後箋卷三

長陳氏稽古編曰漢志既言管蔡監鄘衛則鄘衛不言可知又與武庚同國故略而弗著耳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以管

管叔監衛蔡叔監鄘霍叔監邯此言管蔡所監與漢志異而管霍之監邯足補漢志之未及也周書作雒解孔晁注云霍叔相祿父言相則必立於其朝其監邯信矣厥後周公誅三監霍叔罪獨輕者良以謀叛之事武庚主之霍叔與之同居意雖不欲勢難立異非若二叔在外可以進退惟我也故周書多士止數管蔡商奄為四國破斧詩四國毛亦以為管蔡商奄皆不及霍則霍叔與武庚同在邯固無可疑者而管蔡所監漢書與世紀二說必有一是矣承珙案逸周書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於西建霍叔於東俾監殷臣則三

之有霍叔自無疑義此請以紂都為武庚所封邯鄲衛皆紂城之外而酒誥明六命于妹邦鄭注則以妹邦為紂都於詩國屬邯若謂三監有與武庚同國者據漢志管叔尹鄘則其叛也必管叔與武庚同謀故諸書多指管叔為戎首書序言伐管叔蔡叔鄭云不言霍叔者蓋赦之也當由霍叔本非與武庚同處或先不知其謀後乃為所牽曳耳未有與叛人同居而輕於在外者陳氏之言殊非事理

毛詩後箋卷三

譜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分康叔於衛使為之長也子孫稱并彼國也而名之曰衛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遷邯鄲之民於雒邑故邯鄲衛一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為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之同反邇周公非其制也稽古編曰孔疏申鄭駁服似矣然殷自帝甲以後國勢浸弱又重以紂之暴土荒民散境壤益削即如黎為畿內國周得戡之至紂滅時豈猶是邦畿千里乎又三亳皆商之故都而去朝歌稍遠商未亡時所謂邦畿千里者定應并數之如東西周通畿之制武王立三監固未嘗以畀之也西亳偃師在孟津之南武王觀兵於孟津又大會諸侯於此然後北行伐紂則偃師已非商有南亳穀熟及北亳蒙即宋地也武王克殷初下車即以封微子亦不在三監域內況殷之畿內諸侯非大無道者不應概從誅滅改建他侯則三監所統不過近郊遠郊及邦

行以內地耳康叔兼而有之安得方千里乎成王作洛之後殷之頑民盡徙下都封伯禽又以殷民六族賜之可見康叔時民得留者多在齊地鄘鄘兩國已廢曠土厥後生齒日繁鄘鄘舊壤漸至殷庶采風之時仍各存舊名以記風土之異理或當然未必以此寓褒貶也鄭譜謂紂城其為鄘南為鄘東為衛楚王與漕二地皆見鄘風在河南足徵衛地在河南者故鄘地也祝鮀論武王之封康叔曰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武父不可

毛詩後箋卷三

廣雅書局

傳閭職史記作庸職是有閭即鄘亦足為康叔兼鄘之證至鄭譜以鄘鄘衛就紂城三面分之江貝庭尙書公注云以周制攷之王城之外盡鄉遂之地而有二百里四面相距為方四百里鄘鄘衛之大當不是過也周初封侯方四百里康叔侯爵安見鄘鄘不以封康叔乎承洪又案說文鄘故商邑自河內朝歌以北今河南衛輝府府東北有故鄘城滑縣東南有鄘水府城西又有故鄘城有庸水出宜蘇山與衛相去本不甚遠何疑於兼得鄘鄘即盡商畿千里之地乎

譜云康叔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故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鄘鄘衛之詩焉正義曰絳衣日月終風燕燕柏舟河廣泉水竹竿述夫人衛女之事而得分

屬三國者如此譜說定是三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衛女自作矣泉水竹竿俱述思歸之女而分在異國明是二國之人作矣女在他國衛人得為作詩者蓋大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為之作歌也唯載馳一篇序云許穆夫人作也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列女傳稱夫人所親作而得入鄘風者蓋以於時國在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木瓜美齊猗嗟刺魯各從所作之風不入所述之國許穆夫人之詩得在衛國者以夫人身是衛女辭為衛發故使其詩歸衛也宋襄之母則身已歸衛非復宋婦其詩不必親作故在衛焉并鄘鄘分為三國鄘并十邑不分之者以鄘在西都十邑之中無鄘名又皆國小土風不異不似鄘之地大與衛同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雖分從鄘鄘其實衛

毛詩後箋卷三

廣雅書局

也故序每篇言衛明是衛詩猶唐實是晉故序亦每篇言晉也承洪案衛詩分繫鄘鄘諸家之說紛紛不一程氏以為從其所得之地安成劉氏本此說朱子以為其聲之異毛西河詩札曰或謂鄘鄘之音異於衛音則莊姜其姜諸詩通作自衛宮者安見其一為鄘音一為鄘音邪且鄘鄘既入衛則當通曰衛音齊音款辟豈仍日爽鳩之音陳音好巫豈仍日大睪之音此易知也假云作之鄘鄘地者為鄘鄘作之衛地為衛則漕邑鄘地而鄘曰上國城漕泉水衛地而鄘曰茲彼泉水又何也或又謂繫其國名是太史書法猶春秋楚既滅陳復書陳災穀梁子所謂存陳者則齊秦所并不一將奚書之且大史采詩其職不過輯民風齊善敗耳詎事書法即有書法亦偶一見之詎必魏唐鄭始

類是竊臆邶鄘諸名卽樂部名也周初列國不一采詩者各列其國詩授之樂官則樂官必預班國名攷按樂部然後以列國詩分入之雖列國代有興絕其樂部班名若故也後此遇詩多者浸假於本部過繁仍得入之其國所兼之舊部此但因之作標識耳故無深旨也如樂記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二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其曰識正以當時故有商齊遺聲而其後之爲商齊者取識焉識者記也謂記其名也觀此則邶鄘可曉矣毛氏所駁甚辨而其自立說者仍不外乎以音爲本若非以音而但取舊部之名更無此理且謂邶鄘本司刀列國舊有詩而亡之則康叔已兼邶鄘周初未聞此國無據之言尤不足信矣顧氏日知錄據左傳季札觀

毛詩後集卷五

五 廣雅書局

周樂爲之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北宮文子別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詩今爲邶之首篇乃不曰邶而曰衛知累言之則曰邶鄘衛專言之則爲衛猶之言商而曰殷商言楚而曰荆楚云爾陸陸堂陳見復皆同其說直以某篇爲邶某篇爲鄘分自漢儒非復孔門舊次不知漢志云邶鄘衛同風故編詩以類相次而入樂亦以部相從必非累言單言之謂卽如左傳爲之歌周南召南亦合言之豈可謂不分某篇爲周某篇爲召乎北宮文子以邶爲衛則由三國皆係衛詩正如序於每篇皆言衛耳鄭注水經於邶鄘亦稱衛詩便文言之豈尙在未分邶鄘之前乎虞東學詩日以聲音者古音既不可攷以地言者而詩中所指之地互見錯陳難以區界

大五百三十五

若謂分爲三者漢儒之謬則漢儒又何故誤分之也案邶鄘九篇歷志淫亂無一美詩疑是著其召禍之本邶風十篇則興之詩在焉衛風十篇則美詩居多所謂康叔武公之德於邶可見區別觀之則當時分第之義或有取爾此說亦迂闊無味且是邶鄘衛分次之故而於衛詩之繫邶鄘仍無當也要而論之究當以鄭箋從其國本之說爲當其地名錯出者則正義云三國境相連接故邶曰亦流於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衛曰瞻彼淇奧是以三國皆言淇也戴公東徒渡河野處漕邑則漕地在邶也而邶曰土國漕漕國人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衛人所經之邑也河水漕漕曰公築臺之處也此詩人本述其地作爲自歌其土也此疏足爲通論姜氏廣義曰詩有作於衛人而邶人傳之者亦有事在邶地而邶人詠之者況詩多擬作非必自爲劉氏瑾云太師各從得詩之地而繫之其說是也張氏遠曰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審樂以知時政凡有所作采風典樂者不敢增損至其所得之地與夫命地之名本諸詩人之言史家依其所稱無敢稍易其所謂邶鄘所謂唐者不過從民言之便熟者記之若單于稱中國爲漢西羌稱中國爲唐之義耳得之邶鄘衛者係之邶鄘衛得之王城者係之王城夫子不容改竄於其間也此二說足以補箋疏之所未備

毛詩後集卷五

六 廣雅書局

邶
柏舟
序云柏舟言仁而不遇也易林屯之乾云汎汎柏舟流行不休

大四百八十三

歌歌寤寐公悒大憂仁不逢時退隱窮居此用序義也列女傳
衛宣夫人傳引此詩我心匪石四句胡氏一桂以為魯詩王
詩攷又引李迂仲說以韓詩云衛宣姜自誓所作今李氏集解無此語攷
衛之宣姜乃鶉奔所刺此外別無宣姜城門君死之事更無可
考故嚴華谷據孔叢子所載孔子讀柏舟語孔叢云吾於柏舟
見匹夫執志之不
可定以為非婦人之詩朱氏通義曰朱子取列女傳以此詩為
婦人不得於夫而作又極詆序語頃公之時為鑿空附會然宣
公夫人事經史未見庸非鑿空附會乎馬貴與云列女傳出劉
向向封事論宏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而
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慍也正合毛序之意夫一劉向也列女
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稽古編曰朱子雖引列

毛詩後箋卷三

七 廣雅書局

女傳為然不全用其說而疑為莊姜詩蓋亦心知其非特欲
借之以助已排序耳承琪案朱子作孟子集注仍用序說攷朱
一詩傳序成於清熙四年孟子集注序作於清熙十六年則是
厥年定論仍從古序黃氏日鈔曰柏舟之詩說汎然流水中似
與經文合初不見所謂堅守之意且合從毛氏古說以仁人不
遇為主此其所見勝於張學龍朱善輩多矣王符潛夫論斷說
以數變故有匪石之詩此亦用列女傳
說耳非別有所據以為婦人之詩也

朱氏公遷曰柏舟與關雎巢巢反對而處變以常不愧於后妃
夫人之化所以首變風而繼二南也此欲因以見此詩為婦人
之作耳承琪案關雎憂存進賢故卷以兔宜諸詩皆以得入
之作至騶虞則官備矣故二南以之為始而子身賢變風始作

何必定以為婦人之詩乃與關雎巢巢對乎古義曰章
言飲酒遊道此豈婦人之事章元吉曰胡一據不有言句
知為婦人詩今正以此句知非莊姜詩婦人仁一而終豈可自
飛而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莊姜之溫厚和平如此焉得生怨飛
之念哉秦氏震宇詩測曰玩亦有兄弟二句必同姓之臣所作
序說恐不可易若以為莊姜詩則莊姜係齊東宮之妹安能自
衛往詎且婦人三從即往詎之意欲何為邪以上三說皆足正
集傳以為婦人之誤

毛詩後箋卷三

八

此詩歌不寐楚辭注歌一作炯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傳鑿所以察形也茹度也承琪案此二句
與下我心匪石四句文義正同鄭箋云鑿之察形但知方圓自
黑不能度其真偽我心匪如是鑿我於眾人之善惡外內心
知之是則謂鑿不可度而心可度矣與下傳石可轉席可卷意
義兩岐歐陽本義訓茹為納謂鑿納影在內不擇妍醜我心不
能兼容善惡此於文例似合韓詩外傳云莫能以己之體備容
人之混汚即引此二語故嚴緝最取歐說然第自言其不能容
物與下文亦有兄弟四句語意不貫殊費周折惟訓茹為度言
鑿之分明可由表以度其裏我心不能披露於人使人度而知
之所謂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此

由忠而獲詢信而見疑雖有兄弟而不可以據且至往愬而
其怨即離騷所云女嬃之婢媛兮申申其詈予而繼之曰眾
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之中情也詩中茹字如獬豸匪茹來咨
來茹作度字解者甚多從毛爲是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箋云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鄭立
未嘗明指兄弟爲君至逢彼之怒傳云彼彼兄弟其不以兄弟
爲君可知孔疏乃指兄弟爲君彼即彼其君於義不願故呂記
引范氏曰此公侯之臣也僚類皆其兄弟耳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傳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
儀耳正義云此言君子望之儼然可畏解經之威也禮容俯仰
各有宜耳解經之儀也按勘記云正義本傳文作宜不知者改

毛詩後箋卷三

九

廣雅書局

宜字作威儀於是此傳既威儀二字分解而威字乃互見儀字
解中矣毛氏以互解儀之故訓遂不可復見失之甚者也承琪
案此說是也段懋堂乃謂毛傳各有威儀用左傳北宮文子皆
有威儀之文不當改爲各有宜其說非是

毛傳棣棣富而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釋文數色主反賈
誼容經曰棣棣富也不可選眾也與毛義合段氏據漢書引詩
作算謂選爲算之假借不知選亦可訓數如左傳元弗去懼

選可證不必改選爲算也又案今本後漢書朱穆傳注載絕交
論略引詩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王氏詩異字攷作不可算也云
出朱穆傳注蓋所見本異耳

愛心悄悄愠于羣小傳愠怒也釋文愠下云怒也正義云言仁

人憂心悄悄然而怒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按勘記云釋
本此傳作怒也正義本怒字當是怨字蘇傳云愠愠正義云
文愠怨也愠怒也有怨必怒之所引說文作愠怨也亦其一
承琪案趙岐注孟子云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愠于羣小怨小
聚而非議賢者也據此趙亦訓愠爲怨知正義本是也

又案愠于羣小歐陽本義謂小人愠仁人呂記嚴緝皆從其說
攷鄭箋於上章云言己德備而不遇所以愠也是以愠屬仁人
故孔疏謂仁人怨此羣小荀子宥坐篇歷敘湯誅尹諧文工誅
潘止周公誅管蔡云云而終之曰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
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對向
封事云小人成羣亦足愠也本此此皆以愠爲愠此小人自不

毛詩後箋卷三

十

廣雅書局

當作見愠于羣小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箋云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
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
日如月然疏云微謂虧傷者十月之交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
云微謂不明也以爲日月之倉知此微非倉者以經責日云何
迭而微故知謂虧傷也彼十月之交陳倉事故微謂倉與此別
承琪案釋文引韓詩迭作載云載常也范氏詩潘云胡常而微
言日月至明胡常有時而微不照見我之憂思此解頗直截疏
曲爲附會以此微字與十月之交微字異義非也

綠衣

綠衣箋云綠裳也綠故作祿轉作綠字之誤也惠氏古義曰也

天四百九十一

或見齊魯詩今不可攷矣承琪案篇名綠衣從毛為是此與內
司服綠誤為祿者不同鄭學深於三禮往往以禮箋詩所謂按
跡而議性情者以此毛傳綠間色黃正色以喻嫡妾甚為確當
疏曲附箋義以祿衣為六服之下詩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
宜舉實無之綠衣以為喻夫詩人託興之辭何所不可如必謂
宜舉所有之物則箋云鞠衣以下祿妾以次服之是黃與黑皆
賤妾所得服安見祿衣以喻妾而黃又以喻嫡乎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釋文引崔靈恩云女毛如字承琪案毛意
謂絲為女子之所治耳傳云綠末也絲本也蓋謂素絲由於所
染染之蒼則蒼染之黃則黃今以絲而為閒色之絲將歸過於
女手之所治喻以妾而開上僭之端亦當歸過於人君之所致

毛詩後箋卷三

廣雅書同案

所以思古人而欲俾其無過也鄭讀女為汝云女女妾上僭者
專以上僭責妾似非探本之論集傳女指君子且云言綠方為
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此用正義述毛之
語殊失毛意況此詩四章上一句同是與體此章第二句不應
直斥君子故知毛義為長

緜兮緜兮淒其以風何氏古義曰緜緜乃來風之物矜緜緜以
禦風吾知其難矣故古語云禦寒莫如重裘止誦莫如自修也
或以此章喻己之過時猶班婕妤好怨歌行所謂常恐秋節至涼
飈奪炎熱者雖摹情近似然斤斤以色之盛衰為較量其於義
未矣

呂記引程氏曰綠衣衛莊姜傷已無德以致之陳氏標云不

於夫而不疾其妾惟思古以自修其身憂而不傷怨而不
子謂詩可以怨其此類也夫承琪案詩序三言莊姜復已作
己而無怨於人最得詩人忠厚之意左傳年季文子如宋致
女復命公享之穆姜賦綠衣之卒章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
文伯享其家老而賦綠衣之三章古人雖有斷章取義者然歌
詩必類則此詩其必無忿疾怨恨之意可知矣

燕燕

序云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姜氏廣義曰說者謂陳方與州吁
伐鄭忽中變執之此詩動之也案此詩作於既送之後乃追述
之詞若戴婚與莊姜其於討賊自有同心不待作詩也然當時
莞莞兩妾婦郊門訣別未嘗不足以動舊臣故老之心穆姜啼

毛詩後箋卷三

廣雅書同案

而晉靈不廢出姜過而魯人皆哭況桓公在位十六年未聞失
德國人目擊其身弑母歸則州吁之未能和其民或此送助之
無關詩之作與不作也又禮婦人送迎不出門於野則越禮遠
送箋云舒己憤盡己情國當大變莊姜自有深心固難以尋常
迎送律之

此詩列女傳以為衛定姜子死其婦無子歷三年之喪而歸定
姜送之而作承琪案是時定公尚在不得稱先君且其詞亦不
類送婦之作禮記坊記引先君之恩以勸寡人勸作畜鄭注以
畜為孝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鄭志答吳模云為
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案古書義又宜然記
注已行不復改之案禮記緜衣引都人士者章鄭注云此詩毛
氏有之三家則無據此是鄭為注記時並非

九毛詩但其時未為李迂仲又引韓詩以為定美歸其姊送
 故多用三家詩耳
 李迂仲又引韓詩以為定美歸其姊送
 謂作其說更不足信惟毛詩序莊姜送歸妾之言有經文遠
 乎南為陳在衛南之證且與左傳情事適合左證明白如此
 豈尚不可信邪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和帝葬後宮人竝歸園
 太后賜周馥貴人策曰今當以舊典分歸外園慘結增歎燕燕
 之詩曷能喻焉此時三家盛行毛詩竝未立學官然詔策已用
 其義蓋其授受有自故足取信也

燕燕于飛傳燕燕也爾雅爾雅周句 燕燕句 孫炎曰別三
 名舍人曰舊周名燕燕 句 又名鼠此正與傳訓燕燕為鼠合說
 文舊周燕也从佳中象其冠也陶聲 段注文選七命燕體雁脣
 者舊燕之體此 李云呂氏春秋日肉之美
 燕名舊周之證 一日蜀王望帝姪其相妻慙亡去為子舊鳥故

毛詩後箋卷三

三

廣雅書局

蜀人閔子騫鳴皆起曰是望帝也許云一日者乃別一義舊周
 與子騫異物同名爾雅不言子騫郭景純誤讀說文以騫周為
 子騫雖誤其以燕燕為鼠仍與毛傳何姚氏詩識名解曰鼠鳥
 本名燕燕不名燕以其雙飛往來遂以雙聲名之若周周蛩蛩
 猩猩狒狒之類最古之書凡三見而語適合此詩及釋鳥燕燕
 鼠與漢書燕燕尾涎涎是也餘書省其文多單言之不知單言
 燕者乃鳥名釋鳥云燕白脰鳥小爾雅謂之燕鳥鑿然可據則
 舊以燕燕為兩燕及曲為重言之說者皆非也承珙案此說亦
 泥左傳正義云或單呼燕或重名燕燕異方語也呂氏春秋音
 初篇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命燕往
 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

製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
 音此文既云令燕往視燕遺二卵皆單言燕而歌又曰燕燕
 書五行志童謠燕燕尾涎涎下又云王孫死燕啄矢足見其可
 名燕亦可名燕燕矣或謂燕燕為兩鳥以喻行者與送者為二
 人不知傳所謂飛而上飛而下者皆狀一燕之言鄭箋於差池
 頡頏下上皆言與戴嬌者是也試觀雄雉亦言下上其音又豈
 得為兩雉邪

頡之頡之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說文段注云當作飛而
 下曰頡飛而上曰頡轉寫互譌久矣頡與頁同音頁古文韻飛
 而下如韻首然故曰頡之古本當作頁之頡即亢字亢之引申
 為高也故曰頡之古本當作亢之於音尋義斷無飛而下曰頡

毛詩後箋卷三

十

廣雅書局

者若楊雄甘泉賦柴虎參差魚頡而鳥旂李善曰頡旂猶頡頏
 也師古曰頡頏上下也皆以毛詩頡頏為訓魚潛淵鳥旂天亦
 可證頡下頡上矣承珙案段說是也爾雅亢鳥嚙釋文引舍人
 云亢鳥高飛也此可為段說之一證三章下上其音即承此下
 頡上頡言之傳云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此亦轉寫譌
 倒傳當依經釋之如箋云下上其音與戴嬌將歸言語感激聲
 有小大今本誤作大小惟小字本相臺本不誤校勘記以雄雉
 箋亦作小大為證是也蓋小謂下大謂上皆依經釋義不宜倒
 亂
 遠于將之傳將行也案鵲巢百兩將之傳云將送也彼對御之
 為言此以戴嬌有行故以行訓將毛傳多訓將為行蓋於疊韻

以詩同頌正義云釋言將送也孫炎云將行之送是將亦行之
義故為行也

真心塞淵傳寒瘞釋文瘞崔集注本作實正義云定本作瘞俗
本作實其衍傳文云其心誠實而深遠也是正義用俗本曹溫
恭允塞正義亦引毛傳訓寒為實承琪案塞之為實訓義易明
定本作瘞者蓋以塞為瘞之以借瘞乃瘞之段借方言厭塞安
也廣雅厭塞安也是塞與塞通說文瘞靜也王褒洞簫賦清靜
厭瘞厭瘞與厭塞義同故塞亦可訓瘞蓋塞淵者狀其心之靜
深廓風秉心塞淵傳義亦當如是鄭箋於定之方中云塞充實
也於常武王猷兀塞云自實滿此與毛異義不必定以俗本為
長

毛詩後箋卷三

五

廣雅書局

日月

序云日月衛莊姜傷己也此詩及綠衣終風序首句皆止云衛
莊姜傷己也詩經秦火後倒亂失次經師因前燕燕是莊公歿
後之詩故於此增入不見答於先君之語後儒遂有以乃如之
人為指用吁者案毛傳於逝不相好云不及我以相好於寧不
我報云盡婦道而不得報則斷非莊公歿後追述既往之辭故
鄭箋以胡能有定為定完正義引左傳石碻之諫以釋經中定
字實為確論

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傳音聲良善也稽古編曰德音屢見於
詩或指名譽或指號令或指語言嚴華谷曰德音言語也此詩
德音無良及邶谷風德音莫違皆婦人言其夫待己之意耳故

為聲音言語承琪案德音非必有德之音如幽風德音而不
瑕鄭箋以此詩德音而曰無良所謂德有凶有吉也集傳
音美其詞無良醜其實殊屬強解鵠冠子曰德音也者所謂
也未有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此雖指號令聲名然但以德
為聲與毛傳但以音為聲不更詁德字者合

俾也可忘毛詩明辨錄云言何時能有定而使我可忘其無良
乎箋亦作忘無良解諸家解以為莊公忘莊姜莊姜忘莊公者
義皆淺承琪案可忘言何時能定而使我可忘其憂即綠衣心
之憂矣曷惟其亡之意箋云也之不必云忘其無良若陸堂詩
學謂也疑我字之譌則又可不必

毛詩後箋卷三

六

廣雅書局

亦作術文選注引韓詩曰報我不術君曰術法也案術古文
述辭夫子訓為法非也士喪禮筮人許諾不述命注云述循也
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古文述皆作術祭義術省鄭氏云術
氏詩附記曰高郵宋綿初亦引賈山至言術追厥功及隸釋諸
碑術與述古字通用案術述二字古既通用則毛傳鄭箋以循
禮為述字訓義正與辭君訓法相合而呂記嚴緝乃引朱子初
說以不可稱述為訓則是術可通述而述不可通術矣惠氏駁
辭君注毋乃過與承琪案首章云不以古道相處次章云盡婦
道而不得報此則云雖報我而不循禮禮即所謂古處也文意
相承自當以傳箋為是

終風

風行莊姜傷已也嚴緝云國史隨日月終風二詩止云

衛莊姜傷已不言為何時詩也後序以為作於州吁之時或者

以為作於公之時且後序有毛公不及見者固不可盡據

然莫往往來傳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莫往往如

之是毛公以為州吁詩矣陳氏稽古編曰說終感詩皆謂莊姜

不忘州吁見侮慢則悼之莫往來則思之甚至憂而不寐望其

思我母子之情卷卷不已所以為溫柔敦厚也此言非是州吁

君篡國阻兵安忍是衛之賊也衛人未嘗以之為君莊姜安

得以之為子況其諷激笑放侮慢其嫡母彼不以母道事莊姜

莊姜安得以子道畜之母子之情經久矣何自致其卷卷乎故

經文言悼言思皆屬於州吁也然則何所指曰

子不云乎莊姜傷已也傷已者傷己之不能正州吁耳正之維

何曰聲其弑逆之舉告於國人而誅之則甚正然非婦人所能

及已故受其侮笑不敢怒也悼之已耳至莫往莫來若可幸矣

然國家之禍至此豈能已於思乎此首章次章之意也下章又

言其憂悼之情至不能寐且念不得歸如行而躡心之痛切如

割而傷為皆承上章言也然則莊姜所憤者亂賊之橫行

所悲者宗廟之多禍而已安得反結歡於篡弑之人欲與敘母

子之情哉果爾則子不錄其詩矣朱氏通義曰作思念莊公

者既不合序作思念州吁者於理未安長發此解善申序旨且

於左傳莊姜惡之語且公姜氏廣義曰州吁嬖人之子素有篡

奪之心而桓得以不廢石碯內有二拜保護之功耳乃

毛詩後箋卷五

七 廣雅書局

一曰以平日從憂危中百計扶植之嗣子絕臣於仇人之手况

惟堂猶在祗不發喪棄之如孤雛腐鼠賢如莊姜何以為情諸

儒說此篇則曰州吁雖無禮莊姜猶思之也又曰我思於此彼

或無故自噓嗟乎是莊姜忘不共戴天之讎而認賊作子保若

嬰兒作詩招之使來其不為戴媽冷齒幾何矣此朱子所以深

惡而削之也願聖人手足編次何遽知為錯簡傳箋俱指州吁

之時不得移置莊公之世然則序言傷已者傷己之不能討賊

也承琪案此說與陳意略同而語較痛使

許氏伯政詩深曰朱子辨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僅就

莫往莫來二語觀之其說似矣但諛浪笑放即狂蕩暴疾之發

於行事者既擬諸形容又敷陳其事安在其不忍斥言乎且惠

然宵來謂子之來朝其母則可若夫人之於君以禮見則展衣

而朝進御當夕則適君寢鳴玉告去未聞坐致君之來也如謂

宮車亦有時臨幸守禮如莊姜何以為分諛應爾而曰惠然乎

承珍案以莫往莫來等語遂指為莊公之世則此詩直不過長

門一賦耳惟因州吁之狂暴而思念憂傷皆關宗社晉褚太后

批桓溫廢立詔曰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歿心焉如割

與此詩意正同詩深又曰漢廷臣詣奏昌邑之罪於太后前斥

其引納驕宰官奴居禁閤內敖戲與孝昭宮人蒙等淫亂太后

曰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此云諛浪笑敖大略與太后所以

詰昌邑者亦相仿也莊姜值此念及君薨子弑國靡有定悠悠

我思不遑假寐愁苦之深情見乎詞矣



毛詩後箋卷五

木 廣雅書局

終風且暴傳終日風為終風王氏經義述聞曰毛詩終風為終日風韓詩終風西風也此皆緣辭生訓非經文本義終猶既也言既風且暴也燕燕曰終溫且惠北門曰終宴且貧小雅伐木日終和且平商頌那曰甫田日終善且有正月日終其永懷又既和且平甫田日終善且有正月日終其永懷又着陰兩終字皆當訓為既既終語之轉既已之既轉為終猶既盡之既轉為終耳解者皆失之承琪案王風葛藟終遠兄弟傳云兄弟之道已相遠矣是毛公非不知終有既訓而於終風必云終日風者自由師說相承且三章不日有暄不日者謂不旋日而又暄也鄭箋以不日為不見日非是說見下此終日亦對下不日言之終日風本非風名故爾雅無釋耳至韓詩以終風為西風雖於古無攷然謂其緣辭生訓則終之與西殊不相涉竊嘗以意說之韓

毛詩後箋卷三

九 廣雅書局

詩終風疑本作泰風故韓依爾雅釋為西風說文凡古文終又久古文作又泰古文作是終與泰古文形近易溷又終亦為眾儀禮士相見禮注今文眾為終集韻眾古作唇列子周穆王篇齊商為右殷敬順釋文云齊象作泰唇與齊形亦相近韓詩自作泰風與毛師承各異無足怪也

惠然肯來稽古編曰箋云肯可也有順心則可來不欲見其戲謹此說當矣州吁安得有順心時乎言可來正欲其不來也距之之詞非望之之詞也承琪案毛傳於惠然肯來云言時有順心也虞東學詩謂如宋光宗開歲一朝重華宮此尚非其比類州吁弑君篡國自知為臣民所不容故有時亦欲託君母以自重然則其時有順心而來亦不得謂其以子道事已故繼之日

大四百零四

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傳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己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此皆決絕之語詞雖婉而意則嚴矣

終風且暄不日有暄傳陰而風日暄全用爾雅文詩攷引董氏云韓詩墮其陰天陰塵也說文土部墮天陰塵玉篇塵下也詩日墮其陰許從韓詩作墮與毛字異然天陰塵起有風可知訓雖小異義實通也鄭箋以不日為暄不見日既曰且暄是已不見日矣何必又云不日不如呂記引王氏曰不日有暄者言不旋日而又暄也

毛詩後箋卷三

十 廣雅書局

坎坎是也不作劫字人體倦則伸志倦則欬案坎音巨據反玉篇坎欠張口也正義述毛云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噫正義噫字當作噫噫字亂之 踰而不行又引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則噫此噫當作劫而不行踰與劫音義同也定本集註竝同又述鄭云言我則噫解經言則噫此噫亦當作噫也承琪案釋文所據毛詩經文當作願言則逮其又作噫一切經音義十五又作噫者所以存別本走即噫之或體狼跋釋文云非說文止部之逮字噫又噫之變體六朝別字往往有之其云鄭作噫者乃指箋讀重為噫言之鄭雖以噫咳義釋經而經文自猶作噫蘇林漢書注云噫讀效噫之噫陳氏啟源曰鄭云噫讀為噫是噫詩時本尚作噫其徑改經文為噫不知始自何時陸所見傳文作噫劫也則是同王肅本作劫其別本劫又作踰孫毓本亦作

大四百零五

給翻釋文云路又渠業反孫毓同可見孫至崔靈恩集注經文

亦作連傳則作連故也與王肅作劫孫毓作路者皆不同矣正

義所據經文本作靈字傳作靈路也與狼跋傳同其所引王肅

說路乃作劫故云路與劫音義同也但其下云定本集注並同

則與陸所云集注作劫者又異殊不可解

說文噫悟解氣也从口寔聲詩曰願言則噫又云元即欠張口

氣悟也象氣从人上出之形段注說文於欠下云悟覺也曲禮

君子欠伸正義云志疲則欠體疲則伸通俗文曰張口運氣謂

之欠故詩願言則寔崔集注云毛訓寔為故今俗云欠欠故

是也許說多宗毛許釋噫為悟解氣蓋用毛說也又於噫下云

許說噫義非是不必曲徇說文噴下一日鼓鼻而釋噫為欠直

以其字从口不从鼻故耳殊不知既云不敢噫又云不敢

欠其為二事憭然素問說五氣所病腎為欠為噫亦分二字倘

噫即是欠則內則素問皆不可通矣至若詩願言則寔傳路也

或作劫者古字通段崔集注乃改劫為故訓以俗人體倦則伸

志倦則故蓋以附合許之噫解而不知許自解噫非解毛之寔

也改寔為噫自鄭君始許在鄭前安得從鄭易毛各本說文引

詩願言則噫汪氏龍毛詩異義以為後人妄增者是也學者可

以知毛許於詩本無故說唐石經作噫者乃從鄭非從毛承洪

案段氏二注微相矛盾既以詩作寔傳訓路即不應以許釋噫

悟解氣者為宗毛矣其云許不當以噫同欠則是而所云引詩

作噫為後人妄加者賊玉林云攷王肅孫毓崔靈恩以至陸孔

經皆不作噫而五經文字云噫見詩風開成石經作噫

是攷毛詩從鄭箋在陸孔之後玉篇噫噴鼻也詩曰噫噫

疑引詩亦後人增入非願氏之舊然則說文此條殆為唐人

陽冰輩竄改者是也

毛詩後箋卷二

廣雅書局

經皆不作噫而五經文字云噫見詩風開成石經作噫

是攷毛詩從鄭箋在陸孔之後玉篇噫噴鼻也詩曰噫噫

疑引詩亦後人增入非願氏之舊然則說文此條殆為唐人

陽冰輩竄改者是也

陳氏稽古編曰傳訓寔為路與狼跋寔尾同是確而不行之

此言徒思之不能行之誅除亂賊原非婦人事也下章願言則

懷毛云懷傷也蓋言思及此則傷心也二語皆自道其思非謂

州吁思我鄭以俗人道我釋之穿鑿之見耳又崔集注欠故

說余謂人多思之極輒至困倦義亦優承琪案傳訓懷為傷

正與序首句莊姜傷心之訓願為思言為我訓懷為安於

章云女思我心知是鄭訓願為思言為我訓懷為安於

也攷序云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鄭云正猶止也此謂不

能止其侮慢自傷則有之豈復有望其思己之意箋兩言思我

亦與序不合

擊鼓

序云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

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范氏詩潘曰左傳州吁以諸侯之

兵伐鄭以告於宋無平陳與宋之事其伐鄭有二一圍其東

五日而還一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亦未嘗曠日持久如詩

云也且詩云土國漕漕攻春秋閔二年戴公渡河而盧于漕傳

二年文公又城楚丘使漕既城不城楚丘矣諸家皆以為疑姜

氏炳璋曰州吁連陳伐鄭推宋為主平陳與宋者連合陳宋之

氏炳璋曰州吁連陳伐鄭推宋為主平陳與宋者連合陳宋之

氏炳璋曰州吁連陳伐鄭推宋為主平陳與宋者連合陳宋之

氏炳璋曰州吁連陳伐鄭推宋為主平陳與宋者連合陳宋之

氏炳璋曰州吁連陳伐鄭推宋為主平陳與宋者連合陳宋之

謂兩次雖俱未曠日持久方其踴躍用兵必不先計往返之速如是所以有居處喪馬死生契闊之悲居無宮室即謂之廬不係乎有城無城也先城漕復城楚丘爲遷都計也何疑爲州吁之詩以上承琪案此詩是在出軍之時人無關志而有怨心死亡訣別惟聞愁歎之聲即眾仲所謂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矣者正不必以再舉伐鄭未嘗敗即爲疑至謂漕未城故戴公曰廬文公復城楚丘此云城漕則非怨州吁詩此毛西河之說汪氏梧鳳詩學女爲曰漕衛之下邑定之方中序曰野處漕邑載馳序曰露于漕邑邑則有城矣曰野曰露者正以下邑荒陋非國君所居亦猶越在草莽云爾文公之築楚丘因利築城度土建邦猶之商人五遷周人遷岐遷豐遷鎬耳遂云漕無城焉非也且州吁之城漕也亦猶浹洙城郎之類非創爲是邑故鄭箋曰修理漕城況未幾而州吁死則漕之增修與否皆未可定不得據後廬於漕之文而遂謂漕無城謂城漕非州吁事也

毛詩後箋卷三

圭

廣雅書局采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箋云爰於也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嚴緝曰此說文意亦通然此詩爰居爰處可通至斯干爰居爰處說不行矣詩中如爰始爰謀爰眾爰有爰笑爰語之類皆無於何之意惟四月爰其適歸言何所適歸蓋其者未定之辭也爰止訓於今以爲皆發語之詞承琪案傳云有不潰者有亡其馬者是亦但以爰爲發語詞竝無於何之意嚴說是也

死生契闊傳契闊勤苦也釋文契本亦作挈小雅大東契契瘠歎傳云契契憂苦也王逸楚辭注引作挈挈寤歎文選注引孝前肌刻骨挈挈勤思挈又作挈爾雅九河有挈禹貢正義引李巡云挈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挈挈苦也蓋契闊者以雙聲爲義後漢書傳毅迪志詩曰契闊夙夜庶不懈忒廬子諒贈劉琨詩契闊百罹風俗通妻者既齊于己以養舅姑契闊中饋經理蠶織垂統傳重其篤勤至矣此正用毛傳以契闊爲勤苦也宋書劉劭傳詔曰勛思懷亮粹體業淹明宏勳樹績譽洽華野綢繆顧託契闊屯夷齊書謝朓傳辭隋王賡故舍未場圃奉筆兔園契闊戎旃從容讌語契闊與從容對亦言勤苦於兵旅隋煬帝遺史祿書於時同行軍契闊戎旃是六朝猶用此義至唐人始有以契闊爲閒別之意如杜甫詩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李商隱文契闊十年流離萬里之類集傳因之以契闊爲隔遠嚴緝并引漢書問何關爲證誤矣通典魏徵等按叔服議贖贖上云長年分飢共寒契闊借老此猶之妓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用毛義以契闊爲勤苦也

毛詩後箋卷三

圭

廣雅書局采

釋文引韓詩契闊約束也盧召弓曰李善注文選劉越石蒼盧
誥詩引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是毛詩作關韓詩作括承
琪案韓詩關既作括契疑當作絮絮括亦雙聲取義說文絮麻
一耑也括絮也麻一耑者猶言一束也故糸部又曰絮束也是
絮括爲約束之義死生絮括言死生相與約結不相離棄也其
義亦通後漢繁欽定情篇云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齊書張
敬兒傳太祖報沈攸之書云至於契闊杯酒殷勤擗袖
薦女成姻志相然諾梁書蕭琛傳梁高祖在西邸與琛狎琛奉
陳昔恩上答曰雖云早契闊乃自非同志魏書蘇甚傳魏莊帝
日聞卿答蕭寶實甚有美詞爲我說也湛頓首謝曰臣與寶實
周游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不反臣之罪也又魏武帝短
歌行越陌度阡任用相存契闊談談心念舊恩梁昭明太子詩
網繆似河曲契闊等海濱江淹詩契闊承華內網繆餘歲年此
皆以契闊爲周旋之
意正與約結義相近

毛詩後箋卷五

五

廣雅書局

陸音悅者是專爲鄭箋作音其以數爲色主反則毛於成說之
說如字讀矣正義云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其處契闊
勤苦之中當與子危難相救成其軍伍之數王肅云言國人室
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
數相扶持俱老此似述毛非毛旨也正義述毛雖與王肅異而
讀數爲數目字則同說爲數自古無此訓自以釋文音色主反
爲正蓋數讀色主反有二義一爲責數之數左傳數之以其不
用僂負羈是也一爲數說之數禮記遠數之不能終其物左傳
數典而忘其祖是也此傳說數也當爲數說之數成說者成言
也毛不訓說爲言而訓數者說之爲數亦有一義所說者非一
事爲數所說者非一人亦爲數此爲從軍之士與其同伍者約

善以死生勤苦之意則所說不止一人一事故傳以說爲數歟
于嗟關兮不我活兮傳不與我生活也毛於此關字不別爲訓
蓋卽承上契闊之義呂記云言始欲死生勤苦共之今乃不得
相依以生也此語最諦孔疏以關兮爲乖闕與契闊異義非是
或疑契闊雙聲字似不宜單言闕不知雙聲取義者單言之訓
亦可通卽如九河之絮李巡以苦釋之是單言絮亦可訓苦且
如網繆卽纏綿之轉聲廣雅釋詁云
網繆纏也而都人士綱直如髮毛以
密直訓之密亦纏綿之意是網繆可單言綱猶契闊可單言闕
也

毛詩後箋卷五

五

廣雅書局

于嗟洵兮毛傳云洵遠釋文云韓詩作隻隻亦遠也盧召弓曰
高誘注呂氏春秋盡數管引正作隻錢曉微曰古讀隻如洵隻
與洵音相近承琪案文思玄賦儵洵兮反常閭注引蒼頡
篇云洵視不明也靈光賦賦目矇矇而喪精張載注云矇矇目
不正也是矇矇卽洵洵之爲隻與此同例毛訓洵爲遠蓋以
洵爲隻之假借耳

凱風

序云凱風美孝子也集傳以爲此詩乃孝子自責之辭陳氏稽
古編曰詩人美刺多代爲其人之辭故有似刺而實美似美而
實刺者不獨三百篇也世駢賦及樂府猶然若謂七子自作
是暴揚其親之過何得
云孝况人子自責惟有涕泣引咎豈暇
弄文墨誇詞藻耶許氏
曰深曰此詩敘七子自責而略不及其
母之過所以深體其心
七子幹母之蠱積誠幾諫必惟恐人

之或聞而又自作此詩流播人口則有借母立名之心不足以爲孝矣承琪案此詩自是七子遺家不造母有去志而能痛自刻責思過引咎以悟親心卒令其母感而不嫁故詩人代敘其自責之辭以美其能慰母心而孝已莫大於是矣大戴曾子立孝篇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此謂爲人子者義當歸過于己非七子真不能慰其母心耳要非以此詩爲七子所自作也

閻氏四書釋地又續云宋晁說之以道詩序之論曰孟子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而序詩者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七子之母者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過孰大焉孟子之言安與孟子之言不妄則序詩非也黃太冲

毛詩後箋卷三

毛

廣雅書局

以其說載孟子師說余案序人口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感感成母守節之志非如鄭箋指孝子曰責言因檢孔疏亦言母遂不嫁爲之快絕復憶東漢姜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焉歎作詩者能安母於千載之上感詩者亦能安母於千載之下詩之有益人倫如此當日采風者親視其事序詩者申美其事遂不爲聖人所刪序曷可非也蓋七子之母徒有欲嫁之志云爾若果嫁矣則真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是之謂惡豈僅僅過而已哉

季氏詩說解頤曰衛有七子不能安其母之心故作此詩以自責非謂其母欲嫁也故孟子以爲過小王氏總聞曰凱風之過

不能從其子之善意必寡識者也小弁之過不能救其子之顛危必寡情者也此孟子所謂大小之別也趙氏以爲凱風言以慰母心母心不悅親之過小也小弁言行有死人尚或墮之而曾不憫己親之過大也承琪案人子苟不能安其母則罪在其子其母竝無過可言孟子何以舍子而過其母哉至斤斤較量於親之待己者以爲其過之大小尤爲無理許氏詩深曰從一而終者婦人之大節而孟子以此爲親之過小豈小其失節哉嘗即愈疏不可磯之義求之蓋曰一念雖差過而未遂譬諸蛇之方虺火之未然斯爲小矣人子當此惟有負罪引慝積誠婉諭可以挽回若遽呼天怨懟則己心未盡矣以悟親之心或反至激怒而成之故曰不可磯亦不孝也若夫小弁之親昏惑信

毛詩後箋卷三

毛

廣雅書局

讒廢婦屏子悍然見諸行事而弗顧則如火勢燎原莫可撲滅於是而不怨是目擊其就死而心弗動豈但秦越人之相視肥瘠故曰愈疏不孝也說詩者但見敘七子之自責不及其他遂疑其未能悟母以成厥志不亦惑乎

嚴緝云凱風棘心傳箋及疏皆不指爲何木惟園有棘毛氏以爲襄陸農師以爲酸棗經有一棘吹彼棘心園有棘酸棗也楚茨以棘配茨及青蠅以棘爲樊非酸棗也舊不指爲何物今按釋草云棗刺也郭璞云草刺棘也方言凡草木刺人非燕朝鮮之間謂之棗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沈括云棗獨生高而少橫枝棘列生卑而成林以此爲別其文皆以東來音刺木苾刺也東而相載立生者棗相並橫生者棘不識一物觀

文可知承瑛案說文棘小棗叢生者此評最明叻蓋棘之大者為棗小者為棘對文則別散文則通周禮外朝三槐九棘注云取其赤心而外刺此與槐配植者必非小木而亦謂之棘蓋散又可通耳毛詩釋棘祇二處魏風園有棘其實之食傳云棘棗也以其言實故也小雅有棘棘七傳云棘赤心也以其為七故也此皆因文見義故訓各不同其他如此詩之棘心秦風止于棘唐風集于苞棘小雅青蠅止于棘楚茨言抽其棘之類皆無傳蓋以皆係荆棘不煩故訓自明耳此詩次章言吹彼棘薪則是此棘之長祇可為薪其不當指為棗木可知矣嚴氏以為與園有棘同非是

毛詩後箋卷三

元 廣雅書局

云云：役棘心者將以趣其造實萬物之難生者棘而造實之應候南風雖能生物亦已勞矣埤雅云棘性堅強費風以養者其心之生更難於幹承瑛案易真于叢棘虞翻注云以字心故叢棘特性饋食記棘心七刻蓋棘心堅故以為凡心者最難長自萌芽而至于盛大其久可知故以為母氏劬勞之興矣
稽古編曰凱風首一章皆興也集傳分首章為比次章為興太鑿矣劉瑾以有應無應釋之豈詩本旨乎承瑛案劉氏有應無應之說謂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次章言風與棘而下文以母與子應故屬興不知上章雖未言子而已有母氏不必定以兩物與兩人也即如末章止說黃鳥而下乃言母

與子集傳亦以為興是又以一物與兩人矣可知詩人取興原不應如此過泥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水經瓠子河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戴校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即詩所謂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承瑛案此及于旄之浚毛傳俱以為衛邑當以濮陽之浚城為是濮陽今直隸開州是方輿紀要云城東南有浚城又有寒泉其後曰濮陽以地之濮水北也若浚儀故城在今祥符西北者晉地道記以為衛之儀邑竹書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為大溝于北郭以行圃田之水陳西風俗傳云濮北有浚水象而儀之曰浚儀然則在春秋時本無浚名寔字記開封府浚儀縣鴻池衛獻公射鴻於地地廣記此沈水宛日陳與之浚儀春秋時為宋地

毛詩後箋卷三

三

請寒泉在祥符縣西十里蓋古俗後人因浚水之名而附會之趙氏一謂日浚水為汴水亦非也
傳箋及正義皆以寒泉在下右於浚喻子能奉母其義甚正何氏古義乃謂子賴母以有生猶浚民賴寒泉以為養舊以寒泉興七子浚民與母難通不知此章兩有字正相呼應若以寒泉比母而乃云在下於理不順故知何說非也
睨皖黃鳥載好其音說文睨出目也一切經音義引作目出兒睨大目也大徐本又云睨或从完作皖段氏注謂說文無皖字睨下之皖為徐氏所補不知艸部蕤从皖聲似不得謂無其字或者皖即睨之重文後人誤移於睨下鈕氏樹玉曰睨皖黃鳥御覽引韓詩作簡簡黃鳥疑睨皖實一字攷皖字屢見於經典而睨祇見於

凱風若博雅玉篇廣韻說立訓出目

案今廣雅正與說文視訓

合然則視即視矣蓋完見形近易論語夫子莞爾而笑釋文

反本今後人不察分爲二字耳承琪案鈕說近是列子天瑞篇

老非之爲莞也釋文云莞一作寬若廣韻以視爲小目視爲大

目則二義迥別不當連文其誤可知總之箋以視與顏色好

音訓辭令於義爲備集傳專指其音偏矣

案詩視字凡三見凱風視視黃鳥傳云視視好貌杜有視其

實傳云實貌大東視彼牽牛傳云明星也各隨文釋之其實惟

凱風視字从目若杜視字據釋文云字从白或作目邊大東

視字玉篇日部視下云明星也是三字偏旁各異稽古編但據

从日之字以爲玉篇獨取大東爲詩中視字之本義而不知玉

篇目部視訓日出視訓出目又於視下引詩視視黃鳥何得謂

獨取大東乎

雄雉

序云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

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姜氏廣義曰攷春秋隱四年宣即

位明年衛入邲又與宋入鄭伐戴瓦屋之盟及鄭平矣又與陳

蔡從王伐鄭既爲鄭敗又與齊鄭伐魯魯桓求好待於桃丘弗

遇卒來戰於郎前後以兵爲戲故詩人託爲大夫久役室家思

念之辭因以刺宣公也曰百爾君子可知非婦人自作矣

朱氏通義曰序語本顯白毛公所以只解字義鄭箋以上二章

爲男曠下二章爲女怨而雄雉乃喻宣公淫亂牽經配序殊覺

支離不思序所云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者乃推久役之由

久役而婦思其苦即是男女怨曠豈必章各異詞分配其說邪

翁氏附記曰凡序之說必皆實有所本如所謂衛頃公衛宣公

諸詩悉非無因至謂雄雉刺衛宣公朱子雖不信之然亦未有

以斷其必非衛宣公之詩也蓋序說特述此詩所由起而所謂

國人患之者即使國人陳詩爲怨曠者言之亦奚不可陳氏啟

源乃以毛鄭喻宣公媚說婦人義盡駁朱傳殊不思毛傳止詁

字義而已初無宣公媚悅婦人之說也鄭箋始有奮其衣服志

在婦人之語至於序言怨曠只渾舉之詞鄭乃以前二章爲男

曠後二章爲女怨繆矣承琪案毛於首一句傳云雄雉見雌雉

飛而鼓其翼數然毛意已有奮訊形貌志在婦人之意但

未明言耳固非止解詁字義而已惟序言志在淫亂乃所以不

恤國事軍旅數起之由故於首章起興以下皆敘從役怨曠之

事而終之以不忮不求所以隱刺宣公構兵無已由於忿疾貪

捰所致其言微而婉矣序又言國人患之而作是詩自不當擬

以唐人閨怨之作也

我之懷矣自詒伊阻箋云懷安也伊當作繫繫猶是也君之行

如是我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

難承琪案箋義正與左傳合趙宣子以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太

史書其弑君而引此詩以自咎其意自當以懷爲安杜注亦云

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憂是也又案左傳引詩當本作自詒繫

感詩正義云左傳自詒伊感感小明云自詒伊感爲義既同

毛詩後箋卷三

廣雅書局

毛詩後箋卷三

廣雅書局

易者以伊感之文與傳正同為繫可知觀此足知傳本作繫今
左傳仍作伊及詩疏引傳亦作伊皆為者誤改耳惠氏左傳補注王肅以左傳自詒伊感為邯鄲雄雉之詩案今詩感作阻惟小明詩作感而上句又與王子雍或見二家之詩據以為傳詩馬元伯曰自詒伊感感即阻之異文非逸詩也阻从且聲且之言藉也國語衛威尤舍子賢道作備藉此說亦通

范氏詩補傳曰百爾君子不獨指其夫舉凡從役之大夫而言謂爾諸大夫不知何者為德行苟無忤害貪求之心則何所用而非善似指數興軍旅為忤害貪求此國人亦姑徇兒女所見數興軍旅由干國君固非諸大夫之所欲不敢斥其君乃詩人之忠厚也此詩多有含蓄不盡之意如言雄雉而不及其雌蓋為怨女而言不欲其褻厭軍旅而言德行諄諄之義也詩懽云

毛詩後箋卷三

廣雅書局采

詩人託為婦之念夫以刺衛君之構兵而勞民前三章道思婦之情未乃指其因忤害而起釁爭因貪求而召怨亂動輒得咎以致机陞而不安也不敢斥言君故以責之百爾君子承琪案末章箋說以為君子不忤不求君不當使之在外不得來歸解固迂曲集傳以為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此即王風苟無飢渴渴漢書萬里之外以身為本及辛憲英所云軍旅之閒克濟者其惟仁恕之意蓋在婦人言之固宜如此若係國人所作意當不止於此嚴緝引朱氏曰戰國之時諸侯無義戰報復私怨所謂枝也貪人土地所謂求也二者之行婦人女子知其不可足以見先王之澤猶在也此蓋朱子舊說似較集傳為勝

匏有苦葉

序云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毛公雖不序然次章傳云衛夫人有淫泆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此言并與序相應且傳語多簡而於此篇較詳其必有所受之矣惟夫人為誰傳未明言等始以為夷姜正義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伋子但為公所要故有魚網離鴻之刺此責夫人云雉鳴求其牡非宣姜之所為明是夷姜求宣公故云竝為淫亂承琪案宣姜淫亂在宣公既卒之後自不得云公與夫人並為淫亂若虞東學詩所載顧宛溪說力詆左傳之誣以史記謂夷姜宣公夫人者為是此說洪容齋已有之不始於顧即如顧云先君之妾嚴闕深宮

毛詩後箋卷三

廣雅書局采

為公子又出居於邢無由得近然則公子頑何以通于宣姜云云即有之亦必闕不令宣乃顯屬諸右公子猖狂無忌如此知左傳所謂屬急于右公子者當是宣公即位後之事若當為公子時無庸屬其子也劉向新序以夷姜為宣公前妻與中記略同蓋皆三家詩說獨毛詩與左傳合不際合此而信彼也濟有深涉傳濟渡也案濟當作津渡解渡水謂之濟口而所從渡處亦謂之濟說文津水渡也渡濟也方言過謂之濟河注云名其津為君子濟晉書石虎載記起此詩首章以濟與河橋于靈昌津采石為中濟此皆以濟為渡名此詩首章以濟與匏對次章以濟與雉對皆實字也箋訓濟有深涉為渡處深此固以濟為津濟次章云渡深水者必濡其軌則又以濟為渡水矣正義因之言濟此盈滿之水兩濟字虛實異義非也

探則厲淺則揭正義曰傳由膝以上為涉後傳以衣涉水為厲
謂由帶以上揭褰衣今定本如此傳不引爾雅由膝以下為揭
者略耳涉者渡水之名非深淺之限此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
矣厲言深者對揭之淺耳爾雅以深淺無限故引詩以由帶以
上由膝以下釋之明過此不可厲也揭者褰衣止得由膝以下
若以上則褰衣不得渡當須以衣涉為厲也見水不沒人可以
衣渡故言由帶以上其實以由膝以上亦為厲固文有三等故
曰由膝以上為涉傳因爾雅成文而言之耳非解此經之深涉
也鄭注論語及服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為厲者以揭衣褰衣
止由膝以下明膝以上至由帶以上總名厲也毛西河曰爾雅
云以衣涉水為厲謂衣禪入水耳又云繇膝以下為揭繇帶以

毛詩後箋卷十

廣雅書局

上為厲何也蓋言水淺及膝可揭衣以涉是為繇膝以下假水
深及帶則需衣禪入水矣然帶以上若故故曰繇帶以上以此
推之似厲以帶為節故有時帶亦稱厲方言厲謂之帶小爾雅
帶之垂者謂之厲都人士垂帶而厲是也有時水碕及帶亦稱
厲衛詩有狐綏綏在彼淇厲是也若衣禪入水介自帶上亦稱
厲深則厲是也承琪案爾雅此篇首引詩濟有深涉三句而釋
之曰揭者褰衣也以衣涉水為厲此一語專釋此詩其深淺之
限以褰衣不褰衣為別耳下乃廣釋涉水之名有繇膝以下為
揭繇膝以上為涉由帶以上為厲三科雅意蓋以膝為準而分
上下言凡涉水者有此三限似不專釋此詩毛傳則引由膝以
上為涉訓詩涉字又引以衣涉水為厲而曰謂由帶以上也此

毛公善解爾雅恐學者疑厲有二法耳至引揭者褰衣義訓已
明故不必更引由膝以下為揭總之毛公用雅證詩蓋以由膝
以上為涉之止限深於此而上於帶則為厲淺於此而褰其衣
則為揭耳正義謂傳引由膝以上為涉特因爾雅成文非是段
有二說而並存之定本出於小
顏恐厲肌改案此說亦未必然

毛鄭詩攷正曰毛傳義本爾雅然以是說詩既以衣涉水矣則
何不可涉乎似與詩人託言不度淺深將至於溺不可救之意
未協許叔重說文解字砮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砮字又作瀟
省用厲水經河水篇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
河厲此可證橋有厲之名詩之意以淺水可褰衣而過若水深
則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衛詩淇梁淇厲並

毛詩後箋卷三

廣雅書局

稱厲固梁之屬也邵氏爾雅正義曰古字假借義相貫通不得
專主一解衛風言淇厲無妨橋有厲名至於深則厲之文當從
雅訓不可易也列子說符篇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有一丈
夫方將厲之是厲為以衣涉水也說文解涉字云徒行厲水也
是許氏未嘗不以厲為以衣涉水矣段氏說文注云履石渡水
乃水之至淺尚無待於揭衣者與深則厲截然二事厲砮同音
故詩容有作砮者許稱之以明假借釋文引韓詩至心曰厲玉
篇作水深至心曰砮蓋韓詩作深則砮假砮為厲故許稱之歟
若如戴說許當經云石梁不當云履石渡水矣承琪案戴謂以
衣涉水則何不可涉此言非是以衣涉水對褰衣而言蓋淺則
褰衣可使無濡深則濡衣至帶而猶可渡故須度其深淺之宜

有橋梁可依無所庸度且水淺亦何妨於舟必云深則則矣釋文引韓詩至心曰厲即爾雅田常以上之字論語注解引包注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後漢書儒林傳包咸本習魯詩此所解用爾雅亦與毛同故知毛傳未可非也

濟盈不濡軌段懋堂曰軌非轍迹之名毛傳本作由翰以下為軌此以車之高下言軌也高誘注淮南子云兩輪之間為軌此以車之廣狹言軌也毛傳以下誤作以上故以車軌前之軌解之而禮記少儀正義開成石經竟作濟盈不濡軌釋文軌舊美反是晉宋古本皆作軌也又曰毛言由翰以下則輿下之軌軌也輿下之軸軌也虛空之處未至於地皆軌也濡軌者水濡輪間空虛之處而至於軸而至於輿則必入輿矣王懷祖曰釋

毛詩後箋卷三

廣雅書局采

文軌舊龜美反謂車轉頭也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徹也从車九聲龜美反軌車軌前也从車凡聲音犯車轉頭所謂軌也相亂故論之李成裕曰軌字自有一義其訓為車轍者中庸車同軌正也其訓為車轉頭者少儀之祭左右軌范是也軌范並言則顯然兩物矣少儀注云祭兩軌祭軌軌與軌於事同今本事論作車謂轉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軌前也正義云軌據孔疏改正謂轉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軌前也正義云軌謂轂末周禮大馭祭兩軌祭軌此云祭左右軌范兩文正同則左右軌與兩軌是一事故云軌與軌於事同謂轉頭也又云轂之軌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徹亦謂之軌則考工記經塗九心與此字同而事異也合周禮禮記觀之是車轉頭謂之軌軌轉頭在軌之下車之濟盈必濡其轉頭不必作軌也

且以古音言之軌房酉反牡莫九反此章瀾鳴軌牡甚密若軌字作軌則出韻矣無是理也此處訓詁當用鄭

之說為確集傳讀軌為九音是也但訓軌為轍轍非車上之物則不可以言濡矣成裕此說足正唐以後傳注相沿之誤蓋傳文本作由翰以下為軌車軸在翰之下其兩端出轂外者謂之轉頭又謂之軌故曰由翰以下為軌上下字形相近又因上章傳有由膝以上為涉由帶以上為厲之文遂誤作上耳鄭君不言其誤則所見本尚未誤也釋文曰軌舊龜美反謂車轉頭也蓋徐邈阮侃王肅江惇干寶李軌諸人所見本並作由翰以下為軌故有車轉頭之訓陸德明孔穎達所見本始誤作上故陸云依傳意宜音犯而孔遂以軌為軌之譌且以為軌是車轍轉

毛詩後箋卷三

廣雅書局采

頭謂之軌不謂之軌少儀軌范之軌當為軌其說與禮記正義自相矛盾唐石經因之改軌為軌誤矣或謂轉頭與車轍不宐同名不知車中之物固有異事而同名者考工記軾崇三尺有三寸注曰軾轂末也又去三以為軾注曰鄭司農云軾小穿也又去一以為軾圍注曰軾轄之植者衡者也與轂末同名又少儀注云軌與軌於事同謂轉頭也然則轄之植者衡者謂之軾轂末小穿謂之軾轉頭亦謂之軾轉頭謂之軌車轍亦謂之軾皆異事而同名也晏子春秋諫篇曰景公為西曲潢其深滅亦謂轉頭為軌也承琪案馮氏名物疏曰羅中行云車輪底高下皆定於軌軌同則轍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轍亦曰軌軾塵不出軌以高下言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蓋車輪底

六寸軌居輪中若濡軌則水深三尺三寸此謂轂末之軌也予謂軌軌二字書者易混式前轂末二處皆水可濡孔仲達不知軌亦名軌乃謂少儀字誤朱子但取軌牡叶韻而不知軌之爲軌遂以車轍釋之轍跡特車行之見於地者豈可濡乎當從羅氏爲長據此是羅馮之說皆與李成裕同毛傳云瀾深水也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其下云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此謂水深必至濡軌犯禮必至爲非今濟既盈而不知其濡軌猶之牡是求而不知其非偶矣此承上章深則厲一句進一層上祇言男女宜有禮義此直言其犯禮不顧矣但濟曰濡軌之道雉鳴無求牡之理二句語意反正不同箋云渡者必濡其軌言不濡者喻夫人犯禮而不自知雉鳴反求

毛詩後箋卷三

元廣雅書局

共牡喻夫人所求非所求此以濡軌求牡皆喻夫人爲是集傳謂以濟盈與雉鳴然後以雉求其牡比淫亂之人非也旭日始旦釋文旭許玉反徐又許袁反說文讀若好字林呼老反今本說文作讀若勛盧召弓曰勛从力冒聲知亦讀若好也爾雅釋訓旭旭躑躑也釋文旭旭郭呼老反邢疏曰郭讀旭旭爲好好小雅巷伯云驕人好好承琪案徐又音許袁反者集韻類篇亦引徐邈讀許元切是徐所見本不作旭易許袁反者集韻姚作盱日始出引詩盱日始旦今攷姚所引詩盱當作盱从干不从于說文玉篇皆無盱字盱說文雖訓晚然日部又云盱盱也玉篇盱明也盱也是盱有明義故爾雅釋天注言氣皓盱釋文云盱日光出也文選上林賦采色滢盱景福殿賦皓皓

盱丹采煌煌皆取光明之義盱从干讀與軒同許袁反正其音是徐所見本亦必作盱日始旦與姚氏同也段注說文謂集韻類篇許元切元乃九字之誤今之音義又改元爲袁使學者求其說而斷不能得如段說必先以形近誤九爲元後乃以聲近誤元爲袁然釋文在集韻等之前已先有許袁反矣段氏蓋未檢易釋文所引姚信注故求其說而不得耳

谷風

序云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婦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呂記引朱氏曰皆述逐婦之辭也豈有寵而夷姜媼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此朱子初說也其論甚正至作集傳

毛詩後箋卷三

四

爲未見化其上之意朱氏通義曰民風善惡何一不由上致王者陳詩將以觀政苟無關政化焉取于風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傳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箋云此菜者蔓菁與蒿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承琪案此傳以葑爲須爾則云須葑從說文又云葑須從其實乃一物三名古今方俗異耳須從爲雙聲葑從爲疊韻說文案呼之曰須從毛傳單呼之則曰須猶爾雅案呼之曰葑從單呼之亦可曰從禮記正義引陸疏云葑亦謂之從是也齊民要術引爾雅舊注云江東呼爲蕪等或爲菘菘須聲相近今攷菘本當作松松即從之同聲

假借禮記學記待其從容注云從或為松是其證郭注爾雅須
詩從云未詳毛詩音義宋詩下引郭璞云公松采也案江南有
松江北有蔓菁此所引疑卽景純爾雅注傳寫脫去誤以上文
龍天蒼注未詳一字移并於下陸氏所見係未脫之本那作疏
時蓋郭注已脫漏乃以毛傳訓葑爲須者屬之須菴蕪殊不知
詩本言葑毛故以葑從之須釋之若須菴蕪並無葑名那知有
傳而不知有經亦惑矣釋文云葑字書作豐玉篇葑蕪菁也豐
蕪菁苗也齊民要術引字林亦云豐蕪菁苗其實一物亦方俗
語異耳方言云蕪菁紫華者謂之蘆蕪王氏廣雅疏證謂名醫
別錄以蕪菁與蘆蕪同條蘆蕪之白華者古亦名蕪菁方言別
錄皆不誤不知蘆蕪雖或名蕪菁而究不可以釋詩之葑何也

毛詩後箋卷三

廣雅書局

下葑以體葑之美自在葉蘆蕪卽今之羅甸其美在根與
葑下體葑不合也蘇頌本草圖經云蔓菁四時俱有春食苗
心秋食莖冬食根陳藏器云蕪菁今并汾河朔間燒食其
呀爲餅根莖惟秋冬可食故箋云有美時有惡時矣
郭注非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詩正義曰陸璣
非似菴莖蘆葉厚而長有毛二月中蒸鷲爲如滑美可作羹
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意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爾雅非芴
與蕪菜異釋郭注似是別草如陸璣之言又是一物某氏注爾
雅二處引此詩卽非也芴也蕪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
也其狀似菴而非菴故云菴類也承世案孫炎注爾雅以非爲

菴類本之鄭箋郭注以非芴爲土瓜本之廣雅陸疏曰一
一而不云名土瓜郭所云土瓜乃月令之王瓜爾雅之鉤陳
非詩所謂非也據某氏孫炎陸璣之說非芴卽蕪菜爾雅
傳但訓非爲芴不及蕪菜正以其爲一物耳據陸疏蕪菜
爲茹滑美是其美亦在葉箋以非爲菴類而陸疏云菴一名芴
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則其根或亦有美時耳故詩人
與葑並舉左傳三年白季對晉文公引此詩而曰君賦芴
可也坊記鄭注云此詩故親今疏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芴
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如此則德美之音不絕
我願與汝同死矣此雖不指夫婦其爲節取之意則同
昌云古人用杜以上體爲貴蕪菁則葉可食而不如其根之

毛詩後箋卷三

廣雅書局

故采葑者不棄下體此雖亦本坊記鄭注君子不盡利於人
以其根美則并取之然可以注禮而不可以釋詩何氏古義
之言二物根爲美詩人謂采葑采非得無以下體之故乎此
殊與詩意不合至儀氏以爲下體莖葉近地多黃腐此則
凡菜皆然詩人何獨言葑非乎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傳違離也蓋謂有違者爲有別之意
文引韓詩云違很也說文云很不聽從也一日行也韓詩
違爲很卽行難之義箋云違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將
尚舒行其心徘徊然喻君子於己不能如也毛韓鄭三說皆
至薄送我畿箋云言君丁與己決別不能遠維近耳送我
門內無恩之甚何氏古義曰此非眞謂其夫之送之言我

沃別自才彰皇其邊獨不可近相送而一至於幾乎

虎通云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

予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畿正謂此也承漢案何說
邇之言更覺微婉下文云比于毒又云有沈有潰
其夫之相遇如此豈復循送婦之禮白虎通義引此
婦之禮以見其夫之不以禮送此必本三家詩似較

古覽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歷之
招至也歷機門內之位也乘輦至于宮中遊翔至于
務以自佚也詩曰不遠伊邇薄送我畿此不過歷之
予字通承琪案說苑政理篇修近理內正極機之禮

毛詩後箋卷七

廣雅書局印

賦蔡邕司徒袁公夫人馬氏靈表云不出其機化導
以機為畿

混混其泚傳涇涇相入而清濁異正義曰此以涇濁
涇清論新昏取相入而清濁異似新舊相並而善惡

云云曰泚涇水以有濁故見謂今本見謂作見濁混混
故謂子得所謂從正義引改故謂已惡也已之持正守初如泚然不

在皆以危喻室涇比新昏但傳意以混混為涇之清
和言之義謂混混為持正以比已之持正守初則其泚

言經本作止鄭程氏謂涇濁而涇清今涇反以涇為濁
則讀止為泚

則用其說呂記云涇新昏也涇舊室也涇涇既合則清濁
洲渚淺處視之涇之清猶可見也此皆與傳箋相反東

萊遺集又有說云既看得涇水濁愈見得涇

喜此所以冥爾新昏不我屑以也此又以涇

之說自相矛盾然後說於傳箋有今於

不我能情釋文云情許六反毛與也鄭

也據此是本本傳云情養也乃王肅所改正

云情養以孫毓引傳云情興非不知陟所見

且孫朋于王者尙引傳為興可知古不作養

正曰說文情起也引此詩小雅蓼莪篇相我畜

起如晉語世相起也之起章注云起扶持也不我

章何有何以龜勉求之凡民有嚳匍匐救之自言

而其夫乃不以為能相扶持起家反讎視之蓼莪

毛詩後箋卷三

雷

既為哺養下言育我又為覆育而畜我承拊我下拊
扶持也畜亦當作情省文假借耳

家道言不以我為能興起家道即下謂既

能情似當作不以我能情蜀石經下有以字

融傳注引詩云不以我為德反以此為德

誤然固可證不下有以字也

說文情起也引詩能不我情段注云豈

能不我甲句法同能讀為而承琪案說文

行其野篇爾不我畜之異文然呂記引董氏

作能不我情此正與說文同自是所據本異
文訓情為起者與傳情興也義同則經文能不

文義不順或者傳與字如爾雅厥熙與也之與鄭注樂
之也也飲也孔疏引爾雅作飲喜與也文選潘安仁
詩如春陽李善注引爾雅熙與也說文興悅也顏延年
詩如春陽李善注引爾雅熙與也說文興悅也顏延年
詩如春陽李善注引爾雅熙與也說文興悅也顏延年
詩如春陽李善注引爾雅熙與也說文興悅也顏延年

育恐音鞠及爾顛覆荀石經恐下無育字承琪案傳云育長
物也箋云昔育有稚也及與也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
故曰顛覆盡力於眾案眾當作家正義釋經云我與汝顛覆
之事可證今十行本盡力於家事即用箋語上箋兩云君子
皆本于本皆作眾誤事難易無所辟傳云育長者長訓長養
如昔時於長養之道恐至窮匱故我與爾顛覆盡力於家事下

毛詩後箋卷三

聖 廣雅書局宋

又既生既有謂既遂其生既得所長二育字同義故於既有無
謂也又為長老之化為長者別如台朕陽為子我之子齊界
而雖每有此例箋以昔育之育為幼稚既育之育為長老正義
口以育得爾訓故釋言為雅釋詁為長以經有二育故辨之
今育比于子齊乃其富財樂也育謂長老也鄭雖以昔育為稚
既育為長與毛異也昔育何亦必無二育字所云昔幼稚之
既育至長老之既育方探下文既育言之非因恐下有育字而
謂以長老也若經文伯恐育則箋當云昔育幼稚也恐育長老
也然後云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矣此可見傳箋本皆當
作昔育恐鞠四字為句蜀石經所據當不誤也

翁氏詩附記曰顧氏炎武以鞠覆育毒皆轉通錄信為韻益
於第一句備字轉音許求反此作爾自縛也愚謂此音似
自為韻不必與首句相叶而情德二句韻牙牙小自為韻
屋職通用也承琪案翁說非是歐氏學標宅詩說讀曰逆音
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讀畜如魏夏小一則則見解
即獨讀如呪書古文教育子育今作胃惟爾子台民知所
一日而遇七十毒毒亦讀寶若覆字則今本讀讀封禪自教
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潤何生不膏
六穗我穡曷畜音讀與此相做自韻書與四聲界限判然
古音口齒遠近閒有自然相就者惟達者能知其蘊
伊余來堅傳堅息也段懋堂曰堅即咽之假借大雅民之攸

毛詩後箋卷三

聖 廣雅書局宋

正義引爾雅釋詁云咽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堅
家詩作咽毛詩作堅惠氏古義云堅仰涂也非休息之謂正
以堅與咽為古今字未知何據釋詁云懸休咽息也玉篇云
息也今為懸廢與堅字相似毛公傳詩多據爾雅說文無
則釋詁懸字當依玉篇作廢谷風伊余來堅及大雅民之攸
皆从土既或古字假借以堅為廢承琪案孔疏引某氏詩
引詩民之攸咽是詩本有作咽者則堅為咽之假借無
雖據玉篇以廢為古懸字然玉篇廢下本不引詩未可
字為詩堅字之假借如玉篇心部又云堅息也此堅字
為古文愛字而後人亦有以為詩堅字者皆誤伊余來堅
詒我肄而言今遺我以勞苦之事不念昔者我初來之時猶能

禮相待而宏息我也黃氏一正引葛屨毛傳婦三月廟見然
功故婦初來日息此亦足以發明經義

式修

序之... 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於上箋云黎國在衛西

今... 黎字本國自在漢上黨郡之黎亭說文邑部

黎... 東北商書西伯世... 漢地理志上黨郡壺

黎... 也今黎亭是通典潞州上黨縣古黎侯國

西... 此漢為壺關縣又云壺關縣古黎國地在潞州黎城

後... 於此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

縣... 八里據此是唐宋時潞州之上黨黎城壺關二縣皆

固... 但... 墟則實存黎亭故王存九域志云潞州黎侯

毛詩後箋卷三

廣雅書局

黎... 額上左傳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地之罪杜

黎... 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此即截黎之黎亦即詩

黎... 部之黎陽本屬衛地水經河水又東北過黎陽縣

黎... 也詩式微黎侯寓于衛是也又瓠子河注瓠河又

黎... 故城南王莽改曰黎治矣孟康曰今黎陽也薛瓚言

黎... 在魏郡非止黎縣也世謂黎侯城音黎侯湯寓于衛詩

黎... 為平泥中毛云泥中邑名疑此城也土地汙下城居小

黎... 陽郡治也據鄭注蓋誤以黎陽為黎侯國黎縣為黎侯

黎... 地漢書地理志黎縣屬東郡為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地

泥... 開州南旄丘在開州西黎陽屬魏郡在今河南衛輝府

泥... 濟縣西濟縣之西即開州之東二者皆衛地皆以黎侯寓此得

名... 黎侯寓衛居之得名是也... 不得以黎陽為其本國黎縣為甘
居至元和郡縣志黎在鄆城縣西四十五里黎侯寓于衛
以為名鄆城縣今屬曹州府為漢東郡壽良縣地此當別是
黎非黎侯所寓之地也

朱子詩序辨說引陳氏曰說者以此為宣公之詩然宣公

百餘年衛穆公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之地然即

其穆公之詩乎劉氏瑾曰黎侯臣子有... 辭黎之... 社

未滅也豈其後黎再復國至衛穆公... 為赤狄所滅歎此

雖未見其必作於衛宣之時亦未必作於衛穆時也劉氏

詩益曰衛凱風以下時世多闕但此篇既次宣公詩新言

之前云穆公時詩者固非義也承琪案變風終于陳靈

毛詩後箋卷三

吳

絨在春秋魯宣公十年晉滅赤狄在魯宣公十五年當

時去衛宣公之世已百餘年矣惟在衛宣公時桓文未興

臣以救災恤鄰望之於衛若在穆公時則齊晉迭主夏盟

復以責衛矣

詩中人名地名毛公必有所受傳以中露泥中為衛之二邑

迂仲既誤以為鄭氏而又識其無據古地名豈皆有據乎

日鈔又云恐無一身處二邑之理不知處之以二邑者謂

邑之所出贍恤之耳豈必合其分身而處之乎且春秋齊宣

昭公取鄆圍成非二邑乎此等皆拘墟之見也水經注以泥

在濮陽郡治則中露當相去不遠段氏懋堂云泉水之瀾

作坳當即泥中之地廣韻坳地名承琪案鄭注土虞禮引泉水

儀儀子福釋文云爾劉本作泥是不獨韓詩作泥且有竟作泥者段說似為有據但其云當以露與泥為邑名泥中猶言邑中甲露猶泥中也即中林中之例從來連中字為邑名者非殊不知春秋詩邑名一、沛、字者魯有中邱晉有中牟鄭有中分晉又有平中安身中露泥中必不可連中字為邑名乎路史紀高辛氏後有中路又炎帝紀路子嬰兒甲氏雷呼美路之餘晉滅之後有路氏路氏中路氏據此疑詩中路本國名而以爲邑名

施上

序云施上責衛伯也詩序辨說謂其見詩有伯兮一字遂以為責衛伯誤矣朱氏通義曰武王封康叔于衛本收伯故康誥稱孟侯孟侯者五侯之長也非伯而何史記衛世家自頃公以前七世皆名伯此可證矣矣疾以狄難來告正望其修先世連率之職故序云責衛伯也一不應誣其誤承珠案史記衛自康叔至貞伯不稱侯頃侯賂夷一始為侯孔氏詩正義因謂康叔之後為時王所黜厥侯故賂夷一王而復之此說本不足信司馬貞索隱駁之極明詩序之衛伯自是方伯之伯惟序云衛伯是責其君詩稱叔伯則指衛之君臣所謂不斥其君而責其臣婉辭也四得謂見詩有伯兮遂以為衛伯作序者不應牽合如此也至序云責衛伯者是推本詩人之意不必定詩詞所有三百篇往後有此毛傳專釋詩詞於兩言大夫但以伯叔指衛之諸臣而並不及其君序與傳各明其義仍兩不相悖耳施上之葛兮何誕之節公傳興也前高後下曰施上諸侯以國

毛詩後箋卷上

廣雅書局

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闕也姚氏識名

云誕與單通猶葛單之單書誕數亦作單數是其明證單延詩蓋曰施上之上有葛其節何延蔓而長雖前高後下之丘猶遠相及而我之伯叔同處一地乃多日而不相恤是何心也傳釋誕為闕於義無據承珠案詩言葛者多取延蔓之義此傳以葛之連屬與諸侯憂患相及取義自確其訓誕為闕即延字引申之義蔓愈長則節愈闕已有為時甚久之意故下傳云日月以逝而不我覺姚說謂訓闕無據非是王鄭箋云土氣緩則蔓生闕節與者喻此時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姚氏曰葛自有節初生節密後延蔓則愈長此自然之理非關土氣鄭氏緣詩說物於物情未必有當也

毛詩後箋卷上

幸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傳言與仁義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一以有功德正義云言與言以者互文以香自己於彼之辭與從彼於我之辭故傳此言與仁義不云必由與自彼來下云以有功德是自己情故云必也案此疏析義甚精其實與以字本通漢書劉向傳注曰自由也此必有以者言必有雅以與也江有汜擊鼓柔箋並云以猶與也然則與必有以也義當略同呂氏春秋審慶覽成公賈誦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云云其下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概言其遲久之必有所為耳毛公所云仁義功德者殆即詩而推言之非戡然與以一字分屬仁我功德也讀者宜善會

龍特牲饋食禮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饗有以也注以讀如何
久也必有以也之以釋文云以依注音似案鄭所據必三家
詩有讀以為似者故此讀從之必有似也者謂所以久於衛者
其君臣必有相恤之意故也然曰似則非真能相恤可知矣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傳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
來東也傳所謂大夫者明指衛之大夫蒙戎喻亂與左傳士為
所言同匪車猶言彼車古人匪彼通用桑扈彼交匪救襄一十
七年左傳引作匪交匪救漢書五行志引亦作匪采菽彼交匪
舒荀子勸學篇引作匪交匪舒襄八年左傳引詩如匪行邁謀
注注匪彼也廣雅亦云匪彼也毛公直云彼車不來東耳鄭箋
始以匪為非言女非有及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詞雖

毛詩後箋卷五

廣雅考局采

婉而義近迂不文靡所與同箋說亦不如傳之直截靡所與同
患恤同也箋云衛之諸臣行如是
不與諸伯之臣同言其非之特甚
流離之子傳雖未明言所指然於襄如充耳傳云大夫有尊盛
之貌而不能稱則之子自指衛之諸臣所謂始而愉樂終以微
之少好不足恃耳稽古編云衛不救黎而狄患終及于衛黎
者故以流離喻之夫子錄其詩示戒深矣
離者皆以為梟惟姚氏識名解云以爾雅文義按之
離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下云二足
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皆統論鳥獸情狀故謂凡鳥之
美長醜者俱呼為鸚鵡耳況上既釋梟鴟此不當復贅明甚

後人因黃鳥有粟留離留之通強以詩流離比例且飾為食
則醜之說何其冤也承琪案郭注爾雅但云鸚鵡猶留離詩
謂留離之子並未嘗指為梟陸璣詩疏則云自關而西謂梟為
流離且引張負云鸚鵡食母姚氏據爾雅上下文義以鸚鵡為
凡鳥少美長醜者之通名其解甚諦惟不信毛詩之流離即鸚
鵡而仍用宋人流離漂散之說殊不知詩字本作留離觀郭注
引詩及爾雅釋文云留離詩字如此者可見今詩作流者乃後
人所改詩釋文云流音留者亦後人所改耳詩字既不作流則
宋人自王介甫後俱以漂散解流離者真所謂郢書燕說矣
襄如充耳稽古編曰漢武帝策賢良云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服
虔注云褒然盛服貌正祖此詩義其云多笑者康成之妄說耳

毛詩後箋卷五

廣雅考局采

充耳即瑱施于冕服故為盛飾承琪案漢書注訓褒為盛服乃
顏師古非服虔陳氏偶不檢察耳漢書敘傳又云樂安褒褒古
之文學顏注亦云褒褒盛貌蓋褒本衣袂之名从采引申
之為盛飾亦訓為長生民實種實褒傳云褒長也箋云枝葉長
是也
簡兮
序云簡兮刺不用賢也姜氏廣義曰賢者仕于伶官詩人作此
以刺時君之不用非賢者自作也詩言碩人多矣無自譽而曰
碩人者何氏古義曰有力如虎赫如渥赭皆旁觀贊歎之辭絕
非自作之語朱氏通義曰朱子謂賢者有輕世肆志之心若自
譽而實自嘲非也既稱賢者豈以輕世肆志為心乎魯仲連東

方朔之流春秋時恐無此等人物

方將萬舞傳以千羽為萬舞箋云萬舞千舞也何氏古義曰萬
初學記云大舞也所以名萬者何休以為象武王以萬人定天
下民樂之故名之然商頌曰萬舞有奕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
學竹書帝舜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則萬之稱其來已久
或但取萬物得所之義耳毛傳以千羽為萬舞案武舞名千舞
言千則有敵矣文舞為羽舞言羽則有籥矣或以文舞為籥
舞呂祖謙云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為千舞蓋公羊釋經之
說也春秋書萬人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
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為武舞與籥舞對
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為武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為獨言萬
舞而不及文舞耶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
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為一舞之總名明矣又左莊二十八年
楚合尹子元欲盪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間之
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蓋謂萬舞之中有武舞焉非專
以萬舞為武舞也承琪案孔穎達於隱五年左傳疏云萬是舞
之大名萬羽之異自是公羊之說宣八年疏云尋杜注意直下
萬舞名不取公羊萬是千舞之義詩疏則從公羊說以萬為
舞籥為羽舞而所引韓詩說萬以夷狄大鳥羽則是萬亦兼羽
舞矣又所引異義公羊說亦云樂萬舞以鴻羽尤自相牴牾
之舞有文舞有武舞文舞羽籥武舞千戚統名曰萬舞萬為
數義取眾多魯頌萬舞洋洋傳云洋洋眾多也初學記引韓

毛詩後箋卷三

廣雅書局

章句曰萬大舞也故知毛說不可易矣或又疑萬兼文武二

而詩何以止言執籥秉翟不知上言公庭萬舞則千戚羽籥
備可知次言籥翟單就祭末錫爵時言之蓋凡舞皆先武而
文陳氏禮書曰書言舞千羽則先千而後羽樂記言及千戚羽
旄謂之樂則先千戚而後羽旄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先大武
而後大夏漢樂先武德而後文始唐樂先七德而後九功然則
祭末正當文舞之時故見其執籥秉翟而繼之以公言錫爵也
稽古編云如毛說則為舞者二方四方之舞也日中教國子弟
之舞也公庭宗廟之舞也鄭以方將為方且缺四方一舞說小
異而俱通承琪案傳雖為舞有二然四方及教國子弟非一時
之事但言其平時職業有此而當日詩人所見則以在宗廟公
庭者為正下文公言錫爵乃公庭祭末之事傳引祭統文者以
經有秉翟而禮所言鞀胞翟闔寺者翟即秉翟之輩故云樂吏
之賤者也賢者失職至以昇翟之禮施之賤斯甚矣胡氏紹曾
曰錫爵之禮舊以公庭為宗廟故云祭末勞翟朱子不拘祭祀
故引獻工毛詩明辨曰萬舞文武俱備惟於大祭祀用之燕禮
恐無萬舞之事終以從毛鄭為安
執轡如組傳組織組也御眾有文章言能治眾動於近成於遠
也惠氏古義曰呂氏春秋先己篇曰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
此言也可以為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
其為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
大毛公與呂氏同時蓋皆有所受之也承琪案淮南繆稱訓亦

毛詩後箋卷三

廣雅書局

三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大上曰我其性與其次日微彼其如此
字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此亦與
毛義同鄘風干旄傳云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
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正義以總紕一語為家語文今家
語好生篇云邶詩云執轡如組兩駟如舞案四字宜衍引邶詩不引鄭風孔子
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為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
於近行於遠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哉觀
此諸書所引足知毛公傳義多本七十子之遺言其來古矣
左手執籥傳籥六孔說文籥樂之竹管三孔以和眾聲也又竹
部云籥三孔籥也大者謂之笙其中謂之籥小者謂之箛段注
云毛詩傳曰籥六孔許倫下當從毛今作三孔者為後人所亂

毛詩後箋卷三

廣雅書局某

然於此可以正彼此云三孔籥者謂籥之三孔者則名籥也其
大者蓋六孔矣鄭注笙師少儀明堂位皆云籥如笛三孔鄭專
為籥耳承琪案段說是也趙注孟子郭注爾雅應氏風俗通皆
同鄭注以籥為三孔蓋皆舉其中者言之若廣雅又云籥七孔
此則以籥有笛名故單舉笛孔言之說文笛七孔笛也羌笛三
孔亦猶籥為六孔而籥別為三孔籥耳

山有榛稽古編曰說文榛木也从木秦聲栗果實如小栗从木
辛聲鳴鳩釋文云榛木叢生也字林榛木之字从辛木云似梓
實如小栗廣雅云木叢生曰榛栗栗也皆以榛栗為兩植今經
傳概作榛無復辨矣案此詩山有榛廓樹之榛栗曹其子在榛
小雅止于榛大雅榛楛濟濟凡五見以文義觀之廓之榛與栗

竝言曹之榛上有梅下有棘棘者小栗皆果實一榛其栗乎止
于榛前一章為樊與棘毛云榛所以為藩也孔云棘榛皆為藩
之物故此棘是棘音棘棘非小栗則榛亦非小栗也其叢生之
平餘一榛經無明據然陸疏謂山有榛與樹之榛栗子皆榛如
栗周語引旱麓詩榛楛濟濟章昭注云榛似栗而小則即與大
雅之榛先儒皆以為栗實也字當作栗矣承琪案陳說是也栗
榛二字本別經傳則榛栗多溷為一詩有五榛大抵多係栗字
太平御覽齊民要術皆引詩義疏云榛有兩種其一種子如杼
子味似栗者既明指為山有榛及樹之榛栗此即說文實如小
栗之栗其一種形如木蓼生高丈餘作胡桃味遼代上黨皆健
者此即李時珍本草所謂實如櫟上壯下銳生青熟褐殼厚而

毛詩後箋卷三

廣雅書局某

堅仁白而圓大如杏仁亦有皮尖遼東軍行食之當糧者今人
尚名榛子此非詩中所有鳴鳩之榛陳氏云曹在交豫間未必
產遼果是也大雅之榛與楛竝言山海經西山經下多榛楛郭
注亦云榛子似栗而小與章昭同至青蠅之榛說文榛下一曰
叢木也今本作一日叢也誤惟一切經音義所引不誤陳氏云
詩五言榛為果實者四惟小雅之榛為叢木可為確語

隰有苓傳下溼曰隰苓大苦說文苦下云大苦苓也段注云見
邶風唐風毛傳爾雅釋草苓作藟孫炎注云今甘草也按說文
苓字解云甘草矣倘甘草又名大苦又名苓則何以不類列而
割分異處乎且此云大苦苓也中隔百數字又出藟藟云大
苦也此苓必改為藟而後畫一即畫一之何以不類列也攷

周時音韻凡合聲皆在十二部今之眞臻先也凡雷聲皆在十一部今之庚耕清青也簡兮苓與榛人韻采苓苓與顛韻倘改作露則爲合音而非本韻然則釋草作露不若毛詩爲善許君斷非於苦下襲毛詩於露下襲爾雅劃分兩處前後不相顧也露象必淺人據爾雅妄增而此大苦苓也固不誤然則大苦卽卷耳歟曰非也毛傳爾雅皆云卷耳苓耳說文苓篆下必當云苓耳卷耳也今本必淺人刪其苓耳字卷耳自名苓耳非名苓凡合二字爲名者不可刪其一字以同於他物如單云蘭非芄蘭單云葵非鳧葵是也此大苦斷非苓耳而苦篆苓象不類則又其證也然則大苦何物曰沈括筆談云爾雅露大苦注云葉似荷莖青赤此乃黃蘗也其味極苦謂之大苦郭云甘艸非也

毛詩後箋卷三

廣雅書局

承琪案郭注爾雅露大苦所云葉似荷青黃莖亦有節節有枝相當者據詩正義乃本之孫炎其形狀正與本草黃蘗相似若甘草則沈括又云枝如槐高五六尺與孫說形狀不類故知大苦非甘草但苓與露字本可通故毛詩作苓爾雅作露如零落之零禮記王制月令草木零落釋文俱云零本又作苓管子宙合漢書敘傳亦作苓而爾雅釋詁又作露落也惟單言苓者自非卷耳而說文既有大苦苓卽不必復有露大苦此皆當以段說爲是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朱氏通義曰此詩極稱碩人才藝堪爲王臣見衛之不用爲可刺而因有思于西周之盛王西方美人卽序所謂王者蓋言如此碩人安得遇西

大五百千

周盛王而承事之邪東萊曰詩歎碩人之賢嵩山則有榛隰則有苓惟西周然後有此人物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見碩人而慨然有懷於西周之賢士大夫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碩人也歎美其真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說亦通承琪案鄭箋以西方美人指周室賢者彼美人兮指碩人或疑首言碩人末言美人文義乖異然毛於末二句傳云乃宜在王室則亦以彼美人兮爲碩人蓋周既東遷詩人思西周之時有如此人物而因歎美衛之賢者可爲西周之人物范氏補義曰前曰碩人言其貌後曰美人言其才固無嫌于一篇之中人同而稱異也

泉水

毛詩後箋卷三

廣雅書局

此彼泉水傳泉水始出於然流也釋文此韓詩作祕說文作眇云直視也段懋堂曰說文眇字注讀若詩云泌彼泉水不作眇字陸氏誤又云說文泌俠流也爲正字毛作眇韓作祕皆同部段借字衡門泌之洋洋傳泌泉水也正義曰邶風有泌彼泉水知泌爲泉水魏都賦溫泉泌涌而自涖劉淵林引詩泌彼泉水善曰說文云泌水駛流也泌與眇同承琪案呂記引釋文云眇說文作泌是呂所見釋文本不誤今本釋文乃後人妄改耳變彼諸姬傳諸姬同姓之女此正指姪姊而言左傳成八年所謂諸侯嫁女同姓媵之者是也鄭箋乃以諸姬爲未嫁之女謂我且欲與之謀婦人之禮夫欲謀婦人之禮當就傳母而問之何爲與未嫁之女謀之乎集傳既以諸姬爲姪姊又謂姑姊卽諸

大五百千

姬考之諸書從未有以姑姊為媵者襄二十一年左傳邢庶其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此謂姑姊同嫁庶其非以為媵昭二年晏嬰請繼室于晉曰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此言諸女之中使其自擇亦非以姑姊為媵也日知錄曰諸姬猶碩人之庶姜是也至云古之來媵而為姪姊者必皆同姓之國其年之長幼序之昭穆則不可知故有諸姑伯姊之稱承琪案公羊云九年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姊從既曰姪姊而其中乃有姑姊古人正名不應如此此姑姊蓋其別嫁或在室者斷非首章之諸姬箋云蓋則又問姑及姊親其類也杜注左傳云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此正用箋義范氏補義曰不言兄弟而言姑姊遠嫌也此亦足補鄭義

毛詩後箋卷三

一廣雅書局采

之所未備盧召曰問之為言問訊也問遺也諸姑伯姊在其然欲識之而謂必以其序禮豈如是之謙謙拘拘者哉

聊與之謀傳聊願也箋云聊且略之辭正義云鄭以聊為且與毛異承琪案聊之本字為僂說文僂一曰且也聊耳鳴也是僂正字聊借字經傳皆假借為聊願與且古義有相近者古人讀願與靈為一聲之轉說文靈所願也靈之為願亦聊且之意如左傳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論語與其奢也寧儉之類凡上言與其下言靈者多係且略之意故訓聊為願猶之訓聊為且耳又願與愁亦一聲之轉小雅十月之交不愁遺一老釋文引小爾雅愁願也強也且也三義略同哀十六年左傳不愁遺一老杜注愁且也王肅注家語終記篇同應劭注漢書五行志曰愁

且辭也愁為且亦為願故聊為願亦為且其例正同晉語伯宗妻謂伯宗曰益亟索士愁庇州犁焉蓋言且庇州犁也楚語靈王謂白公子張曰不穀雖不能用吾愁寘之于耳言吾且寘之于耳也而韋昭注皆云愁願也韋蓋猶知古訓願與且同意此傳以聊為願箋以聊為且正所謂表明毛意者也唐人作正義已不能通此故訓矣鄭風出其東門聊樂我員傳云願室家得之非非所思存靈自樂其室家猶云我靈為我耳箋云且雷樂我員亦非與毛異義疏謂傳以聊為願故云願室家得相樂箋訓聊為且故言且雷可以樂我亦誤認傳箋文義有異檢風素冠聊與子同歸今傳云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出宿于沛飲餞于禰傳沛地名禰地名箋云沛禰者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傳于所適國郊也正義云或兼云干言所適國郊者言衍字耳定本集注皆云干所適國郊箋云干言猶沛禰未聞遠近同異承

毛詩後箋卷三

本

琪案傳于沛禰但言地名不著何國獨於三章云干所適國郊似傳意本不以沛禰為所適國之地特鄭箋為此說耳但傳於末章須漕明言衛邑而沛禰不言者豈以下文女子有行文義緊相承接雖不言衛地自可知邪呂記嚴緝皆以沛禰為父母之國地名于言為適衛所經之地於毛義為近沛禰既近衛都則不得以臨邑之沛廟兔句之大禰溝當之若于言之下有造臻于衛之語自非衛地亦不得以東郡之發干衛國之竿城當之惟水經注泚水又東南逕于言山隋志邢州內丘縣有于言山御覽引李公緒紀柏人縣有于山言山蓋柏人與內丘連界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西北有于山延袤數十里西連內丘縣界者是也末章思須與漕水經注濮渠東逕須城北衛詩云

思須與漕也案須城在今滑縣東南漕亦作曹卽白馬縣亦在今滑縣東箋云須漕自衛而來所經邑則邢州之干言其爲所適國之地歟

載脂載率還車言適傳脂率其車以還我行也案傳意蓋讀還爲子之還今之還彼傳云還便捷之貌以還我行者謂以便捷我行也正義解爲還迴其車似非傳意但釋還爲便捷與下還臻義復箋云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鵲巢正義引鄭箋膏旨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故此箋讀還車爲還反之還似較傳義爲勝

不瑕有害陳氏稽古編曰瑕字毛訓遠言至衛亦非遠而有害也王肅述之以爲不遠禮義稍近鄭訓過言非有過差也張氏釋之以爲不大

毛詩後箋卷三

廣雅書局印

有害則遠過二義俱可通而文義亦明順集傳訓爲何則當云不何有害經文爲不辭矣承琪案此及二子乘舟傳雖皆以瑕爲遐之假借而義各不同此言過臻于衛不至遠而有害二子乘舟則言二子之不遠害至大雅下武不遐有佐傳云遠夷來佐也此則謂不遐遐也猶不顯顯也不盈盈也之例抑不遐有愆毛雖無傳亦當謂遠有愆也故箋云是於正道不遠有罪過乎言其近也此又與國風之不瑕異義亦言各有當而已

我思肥泉傳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稽古編曰爾雅小歸異出同流肥郭注引泉水毛傳釋之劉熙推其故以爲同出時所浸潤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惟健爲舍人反是日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列子釋文亦云水所出異爲肥與劉郭異意如

此則爾雅歸字成虛設殆不然而酈道元水經注以衛之肥泉實異出同歸疑舍人之言爲是云泉水有二源皆出朝歌城北

右水南流東屈左水東流南屈合爲馬溝水又東與美溝水合又東南注於淇水爲肥泉是異出同歸也其援據似不謬矣然源謂川谷流變古今多有不同河濟經流尚非禹績之故道況其小者乎酈所據者元魏時之肥泉耳未必邯鄲之舊也舍人之說既不合爾雅文義而毛鄭諸家之解當有師授不可盡以爲非承琪案酈注陰溝水云過水又東左合北肥水肥水出山桑縣西北澤藪東南流左右翼佩數源異出同歸此亦用舍人之說然其注肥水云呂忱字林曰肥水出良餘山俗謂之連枷山亦或以爲獨山也北流分爲二水則又用出同歸異爲肥之

毛詩後箋卷三

廣雅書局印

義唐文粹載盧潘合肥辨曰肥水出雞鳴山北流二十里所分而爲二其一東南流逕合肥縣南又東南入濮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壽春西投於淮二水皆曰肥爾雅歸異出同流肥言所出同而歸異也是山也高不過百尋所出惟一水分流而已其源實同而所流實異也故皆曰肥合于一源分而爲肥合亦同也故曰合肥此文足爲爾雅毛傳之證段懋堂曰肥之言飛也非也飛必兩張其翼非者違也故以言自同而異

北門

終窶且貧傳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正義曰窶謂無財可以備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承琪案傳以窶貧爲二事正義分釋之用對文則別之例說文窶無禮居也徐鍇曰阼階升降所以

行禮貧無禮故先見於屋室此以其字从宀故耳其實祇是貧者不能以貨財為禮故曲禮主人辭以寡即無財不能備禮之意貧則更甚於寡經文言終言且自當從毛分二義也

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顧氏詩本音曰哉之以語助為韻詩中亦或有之李氏因篤曰當以為何為韻承琪案為古音譌詩凡七見易一見楚辭八見竝同此詩末三句兩哉字既相為韻為何又自為韻

王事適我政事一坤益我箋云國有王命役使之事正義曰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役皆王家之事猶鴉羽云王事靡盬於時甚亂非王命之事也日知錄曰凡交於大國朝聘會盟征伐之事謂之王事其國之事謂之政事承琪案詩王事與政

毛詩後箋卷三

廣雅書局

事分說則明明以王事為天子之事況春秋之初衛人從桓王伐鄭桓五年春秋之末復為敬王城成周定元年又從劉文公伐楚定四年安得云無王命之事乎

王事敦我傳敦厚釋文引韓詩云敦迫承琪案敦與督一聲之轉廣雅督促也督又與篤通篤有厚義而通於督促故敦有厚義而亦可訓為促迫後漢書韋彪傳以禮敦勸注云敦猶逼也班固傳靡號師矢敦奮搗之容注云敦猶迫逼也傳言敦厚猶云敦篤孟子使虞敦匠亦言篤匠也毛訓雖似迂回其實與韓同意箋云敦猶投擲也淮南兵略訓敦六博投高壺此以敦與投對敦亦投也敦六博者言投瓊也此可為箋義之證
室人交徧摧我傳摧沮也釋文摧或作催說文催相擣也从人

崔聲詩曰室人交徧催我是許本作催與毛異字承琪案許於手部云搗手推也推疑當作推與擣義亦相近下云推搗是日築也从手聶聲摧下云擠也从手崔聲一日捫也漢書有捫馬官顏氏家訓曰此謂撞擣捫捫之蓋人部之催與手部之摧義本相近毛本作摧而訓為沮取沮壞之意毛許所據字雖異而實則擣撞與沮壞義亦相因釋文又引韓詩作謹音千隹子隹二反云就也就疑就字之誤古尤就字通就者過也怨也此與鄭箋以摧為刺譏之言者相近

北風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爾雅北風謂之涼風釋文云木或作古臧字同力張反說文北風謂之颯从風涼省聲蓋說文所據爾雅

毛詩後箋卷三

廣雅書局

本如是今爾雅及毛詩乃假涼為之耳傳於凱風谷風皆全用爾雅文而此但云寒涼之風者以經已明言北風也雱者籀文笏字說文笏溥也籀文作雱爾雅有溥雱之意故傳云雱威貌穆天子傳注引作雨雪其雱廣韻十遇引同

其虛其邪傳虛虛也箋云邪讀如徐釋文邪音餘又音徐爾雅作徐虛虛也一本作虛徐也正義曰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然則虛徐者謙虛閑徐之義故箋云威儀虛徐寬仁者也但傳實詁訓墨經文耳非訓虛為徐按說記云正義本當是虛徐也與釋文一本同標威玉林曰案起也云傳虛虛或合併經注正義時所改本也
作虛徐也是蓋經言虛邪中加其字以助句毛作傳以連合之虛徐也三字當一氣讀言其虛其邪者謂虛徐也故箋申之以

邪讀如徐孫叔然以虛徐訓其虛其徐者取法乎毛鄭也因思
大雅侯作侯祝傳作祝詛也毛以作字說經作字以祝詛字說
經祝字兩侯字皆助句之辭猶北風兩其字也孔氏不察乃云
作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自言侯傳辨作爲詛故言作祝詛也
是以祝詛也三字爲作字訓不知此四字連讀猶北風傳二字
連讀也段懋堂曰經文作邪鄭始易邪爲徐毛意虛邪如管子
之志無虛邪耳虛虛也者謂此上虛字卽空虛字也古之訓詁
有此一例如易大傳比者比也剝者剝也蒙者蒙也說文亦云
已者已也經傳不可枚舉或疑毛傳內無此因舉要之禘之傳
曰要禘毛公時安得有禘字禘本作要謂此要非人要領之要
乃衣裳之要也正與此虛虛也一例古者虛本訓上虛其義則

毛詩後箋卷三

空虛也如易蒙者蒙也謂此蒙草名之字其義則訓蒙覆也承

班案臧說是段說非也經作虛邪傳總釋爲虛徐蓋當時虛徐
二字爲疊韻形容之語人所易知故毛謂經言其虛其邪者猶
虛徐也但毛無破字之例鄭恐人疑經邪字與傳徐字異故爲
比方其音曰邪讀如徐并用爾雅釋之則更明白曉鬯矣班固
幽通賦承靈訓其虛徐兮曹大家注引詩作其虛其徐固學魯
詩者亦以虛邪爲虛徐可知經師相承音讀有自來矣至曹注
以虛徐爲狐疑管子弟子職注以虛邪爲僞此皆從疊韻之字
因聲託義耳釋詩則應從爾雅以虛徐爲威儀容止者爲正虛
徐對下既亟言之歐陽本義言無暇寬徐當亟去似得傳意若
如段說毛但云虛虛也何以不爲邪字作訓傳文雖簡恐無此

法鄭司農注考工記引弟子職作志無空邪可見虛

既亟只且正義云只且語助也案只與且單言之亦爲語助只
如仲氏任只母也天只且如乃見在且之類連言之則爲只且
此詩既亟只且及君子陽陽其樂只且之類王伯申經傳釋詞
曰只詞之耳也襄二十七年左傳曰諸侯歸晉之德只杜注非
歸其尸盟也晉語曰文公學書於白季三日曰吾不能行咫
間則多矣言吾但不能行耳所聞則已多矣此皆以只爲耳咫
與只同且者毛於乃見狂且傳云且辭也他如狂童之狂也且
及此只且等皆無傳蓋皆以爲語辭文選西京賦其樂只且惟載
且李善注且辭也且惟載且且有且傳乃云且此也鄭於此箋云言今在位之人其故
威儀虛徐寬仁者今皆以爲急刻之行矣所以當去以此也於

毛詩後箋卷三

其樂只且云君子遭亂道不行其自樂此而已於狂童之狂也

且云狂童之人日爲狂行故使我言此也鄭意似皆訓且爲此
但只且連文而訓爲此於語不順故不如以爲語辭只且者猶
語助之耳矣也
北風其嘒雨雪其霏傳嘒疾貌霏甚貌何氏古義曰嘒通作借
說文云強也承琪案北山偕偕士子傳云強壯貌強壯與捷疾
義亦相成然不如以嘒通作潛說文潛水流潛也鼓鐘傳云
潛潛猶湯湯漢書溝洫志集注云湯湯疾貌水之狀可借爲風
之狀如劉本流清貌而王逸楚辭注云瀏風疾貌是也霏者段
氏云說文無霏字古當作非非猶飛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傳狐赤烏黑莫能別也箋云赤則狐也黑

鳥也猶今君臣相承爲惡如一案傳箋本自平易歐陽本義以爲喻民之各呼其類程子以爲狐赤鳥黑以其色而知其物故觀其爲政而知暴虐之禍將及於人朱子則以狐鳥爲不祥之物夫鳥稱孝鳥未可謂之不祥惟嚴緝以小弁莫高匪山莫浚匪泉二句例之則文義並同不必於傳箋之外求別解矣

靜女

序云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稽古編曰詩極稱女德而序反言夫人無德所言者作詩之意非詩之詞也橫渠東萊皆從序說集傳獨祖歐陽本義指爲淫奔期會之詩夫淫女而以靜名之可乎哉虞東學詩曰序以刺時書者十有三篇言男女者居大半焉衍者謂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而毛鄭皆以女德

毛詩後箋卷三

李 廣雅書局印

貞靜爲說引古女史彤管之法左氏定九年傳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注雖悅女美義在彤管是古說與毛鄭合也歐陽氏直例諸溱洧之類而於彤管之明白可據者乃謂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爲何物則不免於遁矣總之靜女不可謂淫彤管不可比芍藥則古說不可廢也承琪案三百篇序凡有美刺而指其人其事以實之者當時必有依據斷非鑿空臆造獨於靜女氓伯兮有狐著園有桃十畝之閒杜羔裘鴉羽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澤陂十三篇但言刺時者蓋在采詩時第得諸里巷歌謠已不能確指其爲何人何事之作故序詩者但以刺時一語括之亦不敢憑虛撰造蓋其慎也然詩中大義則經師授受相承必有所自故序者得以推演其說耳此詩思靜女而序以爲

刺時者猶東門之池亦曰刺時而詩有彼美淑姬也傳云靜貞靜也文選思立賦注並引韓詩章句曰靜貞也天下有奔女而可目之爲貞者乎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傳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云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周禮匠人疏引許叔重五經異義古周禮說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是城隅者最高之處傳意蓋言其以禮待聘自處甚高故假城隅爲喻箋說申之愈明後儒誤以爲實故疑俟於城隅非靜女之事真所謂以文害辭以辭害志者矣穎濱詩傳曰衛君內無賢妃之助故衛之君子思得靜一之女既有美色又能待我以禮者而進之於君思而不可得是以踰

毛詩後箋卷三

李 廣雅書局印

踰而求之城隅言高而不可踰也此說最得傳箋之意姚氏炳曰城隅而曰俟者從其人想望之也卽于歸秣馬之意也故下曰愛而不見也其說亦通

黃實夫曰俟我於城隅如俟我於堂乎而以待親迎之禮戴氏詩攷正曰城臺謂之城隅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此賸俟迎之禮諸侯娶一國二國往賸之冕而親迎惟適夫人耳賸則至乎城下以俟迎者然後入愛而不見迎之未至也彤管者女史書宮中之法度自牧歸蕙言乎說舍近郊也蕙亦以爲潔白之喻美其管美其蕙設言以欣慕其人耳靜女之刺思賢賸懷女史之法者也承琪案韓詩外傳曰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亂亂字從說苑補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

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填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說苑辨物篇略同據此知漢儒說此詩者已有婚姻之義黃氏以為如著之言俟我者不為無本戴氏以為學者罕聞城隅詩遂失傳不知勝至城下何必定是城隅必謂門臺謂之宮隅城臺謂之城隅言城隅以表入門之所亦屬牽強不如毛鄭喻高為當至外傳以是詩為歌道義則其非淫奔期會之作決可知矣

愛而不見說文優仿佛也从人愛聲詩曰優而不見呂記引董氏曰石經亦作優禮記祭義優然必有見乎其位正義優髮髯見也釋文優微見段氏詩小學云說文又有優蔽不見也方言

毛詩後箋卷二

三

廣雅書局

揜翳也郭注謂隱蔽也詩曰憂而不見禮記祭義疏引詩優而不見離騷眾憂然而蔽之憂而猶憂然也今詩作愛非古也承拱案悉民愛莫助之傳云愛隱也與爾雅釋言憂隱也同訓謂愛即憂之假借而此不言者毛自作愛悅之愛與許異義蓋所據本不同不得謂作愛非古傳云言志往而行止諸本皆作行正惟蜀石經及相臺本作止志往謂愛之行止謂踟躕而不往見箋云志往謂踟躕行止謂愛之而不往見於傳意則未盡協

搔首踟躕文選琴賦注引韓詩章句曰躊躇猶踟躕也案文選注凡七引此詩如琴賦洞蕭賦思之賦思舊賦何劭贈張華詩左思招隱詩等注皆作躊躇惟鸚鵡賦注引同毛作踟躕此後人據毛詩誤改耳說文作躊躇足也云踟者躊不前也此與

大五音一十九

毛詩踟躕字聲相近心部曰簞箸則與韓詩躊躇音相近又足部曰踟躕即章句之躊躕也皆雙聲疊韻而義略同

貽我彤管稽古編曰彤管毛傳以為女史記事所執而宋儒疑之李氏謂箴有管樂器亦有管解頤新語亦謂筆始於秦古以刀為筆不用橐毛安得有管此皆謬說夫筆之由來古矣曲禮云史載筆莊子田子方篇云宋元君將畫圖眾史賜筆和墨太公陰謀載武王筆銘云橐毛茂茂此皆三代文典也已若有筆名可謂古無筆乎可謂古筆用刀而不用橐毛乎董仲舒答牛亭問曰蒙恬所造即秦筆耳又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記事也夫有筆之理與書俱生具尚書中候云龜負圖周公援筆寫之其來尚矣案仲舒答牛亭

毛詩後箋卷二

三

廣雅書局

問漢短書名也張華博物記崔豹古今注皆載其語仲舒去古未遠所聞必有據又武帝時毛詩未行而仲舒之論彤管與詁訓傳相合不足為確證乎承拱案二代典記言筆者尚有國語魯里革曰臣以死奮筆晉董安于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士苗曰臣以秉筆事君皆是也若管子霸形篇桓公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晏子春秋檉札慘筆說苑指武篇曰王滿生日藉筆牘書之韓詩外傳周舍曰臣以為謬謂之臣墨筆執牘從君之後新序雜事秦以前言筆者多矣說文云楚謂之筆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或因此遂誤筆始於秦耳至王介甫以形管為樂管徐安道注則謂是笙簫之屬姚寬西溪叢語已駁之馮鑑事始謂筆始蒙恬史繩祖學齋佔畢亦力辨其非張氏

次仲詩記引豐南嶼云子張書諸紳必不以刀亦為確證歐陽本義云彤管自媒何名靜女此亦以文害辭之過傳明言能遺我以古人之法蓋謂人君得此靜女能循彤管之法度以事其君即不啻貽我以彤管故下文即承此而言之曰我思彤管之有煒是以悅釋于女美也宋儒說此詩者惟類演詩傳最得毛意其說彤管有煒云樂其有法而後悅其美也蓋傳於首章云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法度謂彤管可說謂說釋乃探下之豫言之末章傳云非為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文義自相承一貫耳

新臺

序云新臺刺衛宣公也納假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

毛詩後箋卷三

毛詩後箋卷三

惡之而作是詩也姜氏廣義曰宣公納子之妻無復人理所貴乎刺者欲其君之感悟也此何足以感悟而刺之蓋此詩之作新臺既成齊女未至猶意為假妻者守從一之義不至於從公之欲也序云要之者以前此未嘗言自娶於是作新臺使齊女登之道達其意然則齊女之來何嘗知為宣婦哉故言燕婉之求而忽得此醜惡之人也詩潘曰衛弱國也齊能殺哀姜之淫何甘心受恥于衛且國君之嫁女送必以卿宣何敢明目張膽要姜于中路且既欲奪之又何必作臺於河上使兩國之人耳而目之而自揚其醜乎攷傳宣公悉於夷姜生伋子屬諸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以理推之當是先為伋子求娶於齊六禮未行公聞其美乃自求為夫人宣姜未必即是齊君女故

齊人以之許其父而公往娶之新臺之作所以說宣姜而國人惡之故曰要之而作是詩耳承琪案宣公不父左傳雖具其事而尚折未明得此詩及序然後情事畢露姜氏范氏之說雖想當然固自有理

新臺有泚水經注鄆城北岸有新臺輿地廣記開德府觀城縣有新臺通典魏州黃縣有新臺汪氏詩學女為日鄆城在今濮州觀城縣屬濮州黃縣在今東昌府冠縣春秋時晉邑通典之說非也濮為衛地觀城在濮州西北八十餘里而水經注云鄆城北岸則地當在鄆觀之閒明正統時鄆城為河所圯新臺故跡今不可攷承琪案觀城縣有臨黃城以縣南黃溝得名冠縣有黃城亦以黃溝為名但觀城為漢之畔觀本衛地冠則春秋

毛詩後箋卷三

毛詩後箋卷三

時之冠氏乃晉地通典自以地相近誤耳

河水瀾瀾漢書地理志引邯鄲風河水洋洋師古曰今邯鄲無此句承琪案玉篇瀾莫爾奴禮二切深也盛也泔匹爾切亦瀾字集韻瀾或作泔類篇亦同漢書所引當作泔泔即此河水瀾瀾之異也小顏誤認為泔故謂邯鄲詩無此句耳王慎祖曰下文引泔之詭明矣次章新臺有泗河水泔泔釋文云泗韓詩作漚云鮮貌泔泔韓詩作泥泥音尾云盛貌段懋堂曰此必首章新臺有泔河水瀾瀾之異文漚泥與泔瀾同部與泗泔不同部毛傳泔鮮明貌韓詩漚鮮貌毛傳瀾瀾盛貌韓詩泥泥盛貌陸氏屬之二章誤也承琪案黃氏佐詩經通解於首章下云泔釋文作漚瀾釋文作泥此所據釋文正如段說是今本係傳寫者誤屬

二章非陸氏之誤然呂氏讀詩記王氏詩考所引釋文皆同今本不知黃泰泉何以得此

燕婉之求說文睽目相戲也从目晏聲詩曰睽婉之求段氏曰毛傳云燕安也婉順也許所據作睽豈毛謂睽為晏之假借後人轉寫改為燕與柳三家詩有作睽者與承琪案文選西京賦李善注引韓詩燕婉之求說文燕下則云女字也又婉下云寔婉也古宛寔字通寔寔亦即燕婉然說文於女部字皆不引詩日部所引當是齊魯詩毛詩自作燕婉其訓燕為安蓋謂燕為寔之假借文選注又兩引毛詩作燕婉者劉越石答盧諶詩蘇子卿詩自因本文作燕婉而就其字未必毛與韓同也

毛詩後箋卷三

廣雅書局采

詩攷正云鮮讀如史記數見不鮮之鮮詩序廣義云昭五年左傳葬鮮者自西門注不以壽終為鮮與次章不殄意同不鮮不殄猶言須臾無死尸居餘氣耳承琪案姜說是也次章不殄傳云殄絕也爾雅訓同瞻仰傳又云殄盡也說文訓同易繫辭傳故君子之道鮮矣釋文引師說云鮮盡也是鮮與殄同義張湛列子注亦云人不可以壽死日鮮毛訓殄為絕而鮮不言者意在當時鮮之為盡人所共知不煩故訓歟論衡云殄者死之比也類濱詩傳云不殄猶言病而不死者也其實不鮮不殄皆言胡不造死也蓋深惡之之辭王肅雖名述毛每不能得毛意此以鮮為少不知作何解而正義衍之云得行籛條佞媚之行不少者之宣公殊不成文義何氏古義云一說籛條是求豈意

世固不乏籛條者或許氏詩深曰齊女自有燕婉之求若籛條之人世不鮮少也世不殄絕也此竝用王肅義耳

戴氏詩攷正曰方言籛或謂之籛籛其麤者謂之籛籛蓋粗竹席之用以為因者晉語籛籛不可使俯其疾似之故名爾雅籛籛口柔也柔者媚也以言媚人者常仰觀顏色病若籛籛之不能俯故又為口柔之名段氏云不可使俯者此謂捲籛籛而豎之不可使俯耳承琪案說文籛籛粗竹席也與方言同爾雅出籛籛蔬郭注籛蔬似土菌生菰草中類篇作籛蔭云菰根大菌蓋籛蔭與竹筴之籛籛音同亦以其輪圍擁腫名之說文无齷云其行无无者无即齒光亦取其樸地推鈍之狀可知籛籛感施雖分別不能俯仰其為擁腫輪圍則一也

毛詩後箋卷三

廣雅書局采

新臺有酒傳酒高峻也段氏云爾雅望厓酒而高岸高謂其頂酒謂其身峭直又夷上酒下不唇夷上者其頂平不高出也酒下亦謂身斗峭也說文峻階也階峻也峻同陵酒即陵之假借字凡言陵階皆謂斗直不可上承琪案王風葛藟疏引李巡孫炎俱以酒下為階下惟郭注爾雅訓酒為深以毛傳高峻義核之則李孫是也
河水浼浼傳浼浼平地也段云吳都賦清流疊疊李善注引韓詩疊疊水流進貌不言何篇之注今案必此章浼浼之異文也古音酒讀如詵疊讀如門殄讀如珍承琪案說文澗水流浼浼見水閔聲又浼汗也从水免聲詩曰河水浼浼蓋浼本訓汗毛詩作浼浼者乃澗澗之假借許从毛故於浼下引詩文選注

引韓詩作豐豐者又潤潤之異文也傳云浼浼平地者謂水極盛則與地平矣正義云河在平地而波流盛非也

得此感施傳感施不能仰者說文龍下云无龍詹諸也其名詹諸其皮龍龍其行无无从龍无无亦聲龍龍或从酉又龍下云龍龍詹諸也詩曰得此龍龍言其行龍龍从龍爾聲戴氏考正

曰說文引詩得此龍龍龍七宿切龍式支切又名龍龍龍力竹切說文誤并龍與龍為一字竝讀七宿切龍下當云龍龍龍詹諸也其皮龍龍當作龍龍其行无无當作龍龍龍龍之龍說文但用无聲爾雅轉寫作龍釋文龍起據反龍音秋竝非也承琪案

說文龍為龍之別體龍龍同字爾雅既誤龍為龍又以龍龍連文自是轉寫致誤戴氏謂說文无龍當作龍龍亦誤无龍之无

毛詩後箋卷二

廣雅書局

音力竹反龍音七宿反无龍詹諸猶虫部之蠲龍詹諸也其行无无者无本土齒取其樸地輪困之狀龍下云其行龍龍考取其施施難進之狀龍龍二象相連龍或作龍故龍下即承之曰

龍龍詹諸也龍龍猶龍龍矣總之一物四名曰蠲龍曰无龍曰龍龍曰詹諸無所謂龍龍也御覽引辭君章句曰感施蟻蟻喻醜惡是韓詩亦作感施即以詩言感施者為詹諸感乃龍之借

字文字上德篇蟾蜍辟兵壽盡五月之望淮南說林訓作鼓造辟兵造亦與感聲相近說文龍从穴龍省聲或不省施則龍之借字淮南脩務訓蟾蟻捕蚤高誘注蟾蟻蟹也字又作蟹或謂

若作感施不當訓蟾蟻非也

翁氏詩附記曰籛條感施皆惡疾之名故詩人以指衛宣也至

籛雅口柔面柔體柔之解乃因三語同訓而比類之耳豈其刺衛宣者必肖貌而為辭邪若國語云不可使俯不可使仰又推而言之所謂言各有當也歐陽子乃以一身不能兼二事疑之

不亦迂乎承琪案籛條感施物名是其本義蓋籛條之體雖惡堅強而難於屈曲感施之蟲蹣跚匍匐而不能高仰因而人之病偃者有似於籛條病偃者有似於感施故以目之因而口柔

者似病偃面柔者似病偃故又以目之此詩以刺宣公自是取惡疾為喻頴濱詩傳從毛說謂此二者天下惡疾詩人之言所以深惡宣公李迂仲極取其說鄭箋用爾雅訓為口柔面柔之

狀正如雄雉以鼓翼泄泄喻宣公振衣奮迅志在婦人其說亦通歐陽本義乃謂宣公作臺求燕婉之樂國人過其下者皆仰

毛詩後箋卷三

廣雅書局

面視之既而惡之或俯面不欲視之此成何文理耶王介甫又謂籛條不能俯以刺宣公之無見於下感施不能仰以刺宣公之無見於上亦於詩意不切

二子乘舟

虞東學詩曰容齋五筆謂宣公在位十九年而卒姑以即位之初便成烝亂次年即生伋子勢須十五年然後娶既娶而奪之

又生壽朔朔又能同母譜兄壽又能代為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十九年之閒如何消破陸儼山嘗舉以問穆伯

潛伯潛以為宣公上烝當在未即位之前儼山以為其父尚在不應認為已子按史記衛莊公卒後十六年而後桓公被弑迎

其弟晉于邠而立之是為宣公宣公嗣為諸侯去父已十有六

寧矣其生伋子豈得謂父在時那惜伯潛不能舉此折之或謂
宣不爲君其兄桓公固在肩任其烝庶母生兒而居然以爲己
子邪愚謂桓公爲世子時親見州吁之驕縱久思爲紆臂之舉
乃卽位後尚容之十六年聽其與叔段爲伍釀成禍端而身受
之閹弱如此安能防閑其庶母及弟也後公子頑之事亦當惠
公在位時可以破疑矣承琪案衛宣之立在魯隱公四年其卒
在魯桓公十二年公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傳云惠公之卽位也
少杜預注云蓋年十五六正義謂宣公卽位二四年始生惠公
新臺之作當在卽位之初年烝夷姜而生伋子自當在其兄桓
公之世左傳於此事原委分明無不可信諸儒皆疑其所不必
疑者也

毛詩後箋卷上

三 廣雅書局

毛西河曰莘在西河齊在河東以左傳西至於河一語證之盜
殺二子於莘未嘗渡河無乘舟事疑是詩非爲二子作又云莘
新聲近漢志東郡陽平有莘亭杜預酈道元無不曰衛之新臺
卽衛殺子伋之地蓋莘卽新也汪氏梧鳳曰衛宣時猶都商之
朝歌卽今滑縣自衛都達莘未嘗不取道于河豈必入齊乃渡
河邪况詩又未明言渡河若肥若淇何不可舟者奚以明其渡
之必河邪承琪案毛西河謂莘爲衛東地而在河西是也其云
漢志水經注皆言莘卽新臺則誤郡國志陽平侯國有莘亭劉
昭注云杜預注傳曰衛作新臺在縣北衛殺公子伋之地故曰
待諸莘攻桓十六年左傳杜注但云陽平縣西北有莘亭無新
臺在縣北語此劉昭誤也水經深水注云深水又北絕莘道城

之西北有莘亭京相璠曰陽平縣北十里有故莘亭道阨限險
要自衛適齊之道也望新臺於河上感二子於宿齡詩人乘舟
誠可悲也此所云新臺者不過因其事而及之非謂新臺卽莘
西河據此二文以爲證誤矣且傳云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
舟而無所薄明是借喻之語毛公豈不知二子皆死於陸豈非
舟中又後先繼往亦非同舟而濟邪若新序謂壽母謀沈伋於
河壽知之而與之同舟舟人不能殺伋方乘舟時其傳母閱之
而作是詩安知其不卽因是詩而附會爲此說邪

毛詩後箋卷二

末 廣雅書局

汎汎其景經義述聞曰景讀如憬魯頌泮水篇憬彼淮夷毛傳
曰憬遠行貌下章言汎汎其逝正與此同意士昏禮姆加景今
文景作憬是憬景古字通承琪案傳云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
毛以汎疾不礙釋景字礙者止也並不以爲景響之景釋文乃
云景或音影正義則云見其影之去往而不礙是直以景爲影
礙爲挂礙之義皆誤
願言思子傳願每也段懋堂曰此每如春秋外傳懷私爲每懷
賈誼賦品庶每生之每毛詩願字首見於終風願言則寔而無
傳則毛意謂與今人語同耳釋詁曰願思也方言曰願欲思也
邯鄲鄭箋曰願念也皆與今語合說文巧部曰靈願譽也用部
曰甯所願也心部曰懇肯也凡言願者蓋靈甯懇二字語聲之
轉自詩所用已如是而二子乘舟語意尤深故傳別言之非有
異也承琪案衛風願言思伯正義云毛於二子乘舟傳曰願每
也則此願亦爲每甘心首疾傳云甘厭也正義曰謂思之不已

至厭足於心觀於甘之爲厭而願爲每之義乃益明孔疏但以
行有所言解之淺矣

不瑕有害傳言二子之不遠害朱氏通義曰不瑕有害與泉水
語同意別泉水是害於義此詩是警其身過爲疑辭者不忍斥
言其死也陸堂詩學曰毛傳於泉水但訓瑕爲遠而此乃云不
遠害泉水當曰不以遠而有害也此則曰不以遠而有害乎黃
氏文煥曰泉水明知於義不可往而聊與之謀非真欲歸寧也
此明知其身已被禍而有不忍言非直爲君諱也承玆案三說
皆微婉得詩意唐石經初刻作遐因傳義而改經字其實經字
祇當作瑕傳意瑕爲遐借故訓遠箋則用瑕字本義訓過泉水
與此並同

毛詩後箋卷二

毛
廣雅書局采

毛詩後箋卷三終

番禺俞恩榮初校

長壽李滋然覆校

涇 胡承琪撰

鄔

柏舟

序云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史記謂衛武公和殺其伯而自立索隱力辨其誣後之說詩者呂記嚴緝及李氏集解皆從其說姜氏廣義曰此正當宣王之世宣王能討魯伯御豈容武公之弑君篡國今即以詩考之曰髮彼兩髦知共伯之卒在釐侯未薨之前序曰共世子知未立為君也史遷之說誣矣虞東學詩曰序言共姜自誓而下稱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

毛詩後箋卷四

一 廣雅釋名

守義云云索隱據之以正子長之失序不獨有功於經抑且有補于史范氏詩藩曰共伯長于武公其死時必年近五十何云蚤死共姜年必相仿非少女也父母何尚欲奪而嫁之髦者垂髮至眉被于兩旁幼小之飾若父母見在雖長不去唯拂而扱之冠纓內則云子事父母拂髦冠纓是也至父母死乃脫其髦喪大記云小斂脫髦是也當共伯之死釐公已葬何得仍以兩髦稱之此皆誤也竊意共伯立為世子早已身死武公是以嗣為大子共姜無倚大歸于齊其母欲奪其志故指共伯之兩髦以自矢是時釐公尚在故曰髮彼兩髦也姜氏廣義又曰郝氏鄒氏張氏皆以共姜為室女蓋以髮彼兩髦一語也疏據內則櫛纓并總拂髦冠纓纓謂既髦乃加冠夫冠則冠加髦上安得

大雅卷五十三

見髦詩舉兩髦知共伯未冠禮冠而後娶知其伯之未娶而為室女也然兩髦之制康成未詳而毛公云髮至眉安知非加冠而兩髦之未垂于眉冠不得掩乎以是決其未冠所不敢矣何氏古義亦云郝鄒皆以兩髦為童子之飾即總角也今是也然詩言兩髦不言總角意即所謂拂髦而緝之冠內者況父喪脫左母喪脫右古有明文誰謂兩髦不可以言既冠乎承琪案甫田總角也今傳云總角聚兩髦也正義云言總聚其髦以為兩角郝鄒之說固自可通但內則于子事父母及男女未冠皆者皆云拂髦則兩髦之有無祇分親在親沒實不分已冠未冠惟據序世子蚤死一語為斷則史記之說自不可信耳

髮彼兩髦傳髮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正義引既夕禮內則鄭注皆止云髦象幼時髦其制未聞項安世云以髮作偽髦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髦橫額上也是也承琪案傳言髦髮至眉是實知其形象而鄭注三禮已云其制未聞可見毛公時書康成已有不能盡見者矣惟據既夕禮云既殯主人脫髦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內則注云拂髦振去塵箬之曰脫曰箬自是假他髮為之故此傳云子事父母之飾鄭注既夕禮云長大猶為之飾是也說文髮髮至眉也从彡發聲詩曰就彼兩髦髦或省漢令有髮長詩釋文云髦說文作髮承琪案說文髮至眉之訓正用毛傳即引詩云云其下乃言省髮之髮而證以漢之髮長是許以髮髮字同而義異其所據詩本並不作髮呂記引釋文云髦韓

毛詩後箋卷四

二 廣雅釋名

大雅卷五十三

詩作髮蓋韓以髮爲髮釋文所引當是韓詩今本誤作說文然王氏詩考輯韓詩不及此字則所見釋文已同今本矣
實維我儀傳儀匹也何氏古義曰毛傳爾雅皆訓儀爲匹書鳳皇來儀注以爲相乘匹國語丹朱馮身以儀之亦謂馮依其身而匹偶之

實維我特傳特匹也稽古編曰毛以特爲匹朱子謂特爲孤獨之義而得爲匹者古人多反語故小雅新特亦用此詩毛義釋之然毛傳以新特爲外婚鄭申之爲特來無併之女與匹義反矣案我特韓詩作我直云相當值也兩家字異而義同意毛傳詩時字亦作直乎不然則師授如此也不得爲小雅新特例矣惠氏棟曰特猶植也繁陽合楊君碑以特爲植故韓詩作直承

毛詩後箋卷四

十一

琪案特本牛父之稱通言之則羊豕及馬皆有特名周禮校人凡馬特居四之一鄭眾注云二牝一牡也生民傳云牝牡羊也眾經音義引三倉云牝特羊也爾雅豕生三縱一師一特是凡畜之牡者皆可謂之特反言之則孤特者必有偶故又爲匹偶之稱至因其獨立之意則爲雄俊之稱黃鳥百夫之特傳云乃特百夫之德是也又單獨之意男女皆可通故小雅求爾新特傳箋以爲外婚無併之女也凡一義之反覆引申者如此但其施之各有當耳

牆有茨

牆有茨不可埽也傳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此于取興之意本無不合歐陽本義譏之謂牆以防非常

者爲有內外之限爾若牆上有蒺藜則人益不可履而踰是于牆反有助爾此豈詩之本意哉不知傳言牆以防非常生于堅密而乃生不可埽之茨以興中葍生于肅清而乃有不可道之言今欲埽之則恐傷于牆之堅猶欲道之則恐揚其國之惡耳興意深隱以下有中葍言醜故祇取于合好掩惡之意箋云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其宮內有淫昏之行若猶牆之生蒺藜此說稍泥孔疏衍之云蒺藜不可埽埽之則傷牆而毀家以興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之非法今宮中有淫昏之行不可滅而除之欲滅而除之反違禮而害國夫淫昏之行正宜滅除何得云違禮害國此所以來歐陽之譏也而歐自爲說乃云茨生于牆理當埽除然欲埽則恐傷牆以比公子頑罪當誅戮恐傷惠公子

毛詩後箋卷四

四

母之道案詩但以不可埽對不可道言之未必以茨喻人以埽除喻去其人歐說亦豈詩之本意哉

中葍之言傳中葍內葍也箋云內葍之言謂宮中所葍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案說文葍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凡葍之屬皆從葍又木部構葍也从木葍聲杜林以爲椽桷字淮南汜論訓云築土葍木是葍與構義略同書大誥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有堂矧有構堂謂築基構謂葍屋古者堂半以後爲室室必交積材以爲葍屋中葍者謂室中傳云內葍猶言內室漢書文三王傳谷永上書曰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葍之言以中葍與閨門對舉亦是指內室而言應劭云中葍中葍玉篇部引詩作葍从艹者亦取交覆深屋之義其以中

壽為中夜則用魯韓詩說晉灼漢書注引魯詩曰壽夜也釋文引韓詩云中葦中夜謂淫僻之言也夫中葦為嚮晦冥息之地故以為夜義本相近韓云淫僻之言則箋說所本鄭注媒氏陰訟謂爭中葦之事以觸法者即引此詩為證蓋亦用韓詩說但頑與夫人實為淫昏之行非由宮中所葦之語故不如傳第以中葦為閨中隱奧之處其言亦第當為閨門曖昧之言也馬元伯曰桑柔征以中垢傳云言闇冥也中垢與此中葦聲義略同

不可襄也傳襄除也段氏詩小學曰古襄攘通史記龜策傳西襄大宛徐廣曰襄一作攘承琪案出車獵狃于襄釋文亦云襄本作攘說文引漢合解衣耕謂之襄此其本義除者其引申義也

毛詩後箋卷四

五 廣雅書局

不可讀也傳讀抽也段懋堂曰抽當作籀說文籀讀書也籀之義訓抽說文敘云諷籀書九千文是也毛公及方言皆用抽為籀抽籀漢之古今字或段紬為籀承琪案箋云抽猶出也此如服虔左傳注云繇抽也抽出吉凶也繇與籀同於義皆為抽繹而出之此古訓也蓋道者約言之詳者多言之讀者反覆言之詩意蓋謂約言之尚不可況多言之乎况反覆言之乎三章自有次第釋文引韓詩詳作揚揚猶道也不如毛訓詳審為長

君子偕老

副笄六珈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案鄭注周禮分別追師副編次云

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編者編列髮為之若今假紒次者次第髮長短為之若今髮髻此以假紒專屬之編而此傳云副編髮為之蓋副與編皆假髮所為但副有衡笄六珈之飾所以為盛此箋云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亦謂副上加飾則副必本以髮為之可知廣雅云假結謂之髻髻與副同釋名云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也亦言副貳也兼用眾物成其飾也眾物即六珈之類統言之則六珈皆為副飾毛析言之故曰副編髮為之目續漢書輿服志云皇后謁廟假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鄭氏疑古制未必然故云所有未聞然宋玉調賦云主人之女垂珠步搖則步搖制亦古矣

毛詩後箋卷四

六 廣雅書局

稽古編曰衡笄本周禮天官追師文傳引其成語目非合衡笄為一物也衡垂于當目笄橫于頭上彼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目其下以紵彫珥笄者髮者是衡與笄本二物也孔疏引之于祭服有衡下增一笄字而不引笄卷髮之文是以釋衡者釋笄矣呂記朱傳皆仍其誤而嚴緝尤矣之曰笄者婦人之首飾惟后夫人之副其笄謂之衡笄是竟以衡為笄名又曰毛以衡笄為一物鄭注追師以為二物疏瀾毛鄭為一說不知毛公連引衡笄所以見笄之為玉非合二物為一也鄭注追師既以衡笄為二物而箋詩副笄仍不易傳亦知毛意與己不異也疏之誤在引釋衡文而不引釋

符文耳嚴談認毛意而謂與鄭異說其誤更甚于孔矣承琪案

傳意似以衡符爲一物非關便又言之衡符卽謂符之橫于頭

上者不必定與鄭注周禮相同嚴緝從毛未可謂誤竊意此所

謂衡符者與尋常固髮之符名同而實異禮男子冠而婦人符

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符而字夫符以配冠則非止固髮

之用楚語司馬子期欲以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

而愿欲符之其可乎然則古之爲妾者不符非并無符以髮髮

也蓋符爲婦人禮服之首飾而副符有六珈其飾更盛或獨爲

后夫人之所服故毛以副符之符爲衡符耳全義齋曰周禮追

云衡維持冠者案先鄭釋衡不釋符始以衡符爲一物後鄭以

衡符爲二物左氏桓二年傳云衡統紘杜注云衡維持冠者

與先鄭同是衡符卽固冠之符也此符既以固冠亦以繫纜

之制繫之以統上係于符并師言玉璽玉符左傳言衡統纜

毛詩後箋卷四

卽符甚明蓋既有符不宜又有衡荷衡與

符並設不亦通于案後乎後鄭說非也

周禮賈疏云詩有副符六珈謂以六物加于副上未知用何物

詩正義云言珈者以玉加于符爲飾案傳云珈符飾之最盛者

自是以珈飾符其數有六與鄭義珈爲副飾者不同大立書上

九男子折符婦人易符注范望曰笱符飾也男子有笱婦人笱

之以飾笱與珈同笱之以飾言加之以飾也姚姬傳九經說云

毛鄭皆以符與珈同爲副上之物非謂以珈爲符飾其說非是

廣雅云笱籟也笱卽笱籟卽符張揖蓋以珈卽爲符然詩言六

珈未聞六符也惟一符而有六珈之飾則非徒固髮之簪又可

知矣

委委佗佗傳委委者行可委曲從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正義

引爾雅釋訓委委佗佗李巡孫炎郭璞皆以爲容儀行步之美

與毛言其德者異鄭以論宣姜之身則或與孫郭同承琪案一

切經音義卷九引詩選透佗佗傳云委佗者行可委曲迹也亦

自得之貌此或誤合召南傳箋之文耳卷三引韓詩云委佗德

之美貌也與此篇釋文正同是韓詩以委佗爲德與毛義合爾

雅釋文云委先儒並作禕舍人曰禕禕者心之美詩云禕禕它

它此所據字異必三家詩其以爲心之美亦同毛義自不當專

指容儀行步言之傳以佗佗爲德平易者大立元攤夫地他然

示人明矣注云他猶泰也此他然如易繫辭所言曠然者故大

立元吉又云地曠而靜他然曠然蓋皆安泰之意傳云佗佗平

易義可以此推之

毛詩後箋卷四

象服是宜傳象服尊者所以爲飾惠氏古義曰說文襍飾也从

衣象聲急就篇曰襍飾刻畫無等雙漢書外戚傳曰襍飾將醫

往問疾師古曰襍飾盛飾也承琪案象卽祿之假借祿爲盛飾

故毛云尊者所以爲飾范甯注穀梁以象服爲吉祥玉篇云祿

首飾也廣韻又曰祿未符冠者之首飾也顏注漢書祿飾一曰

首飾在耳後刻鏤而爲之此皆別義與傳不合惠氏禮說象服

卽象攝佩猶服也謂著于首然詩云是宜則斷非專指象攝一

物耳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傳玼鮮盛貌翟翟翟翟翟翟上下兩翟字

羽飾衣也稽古編曰象服翟衣毛傳謂以象骨及羽爲衣服之

飾而孔疏不從以爲象骨飾服經傳無之毛義隨身卷舒非

可羽飾蓋右鄭也然古籍散亡制度不見于經傳者多矣安知象飾之服毛非有據乎至以羽飾衣春秋時尚有之楚王秦復陶翠被杜注謂秦所遺羽衣及以翠羽飾被不聞其礙于卷舒也又案說文釋禕為畫衣禕為翟羽飾衣陸農師謂周禮二翟曰翟而禕衣變翟曰衣當是禕衣畫雉而禕翟闕翟皆用羽飾以證說文其語良是承琪案周禮樂師皇舞注故書皇作聖鄭司農云聖舞者衣飾翡翠之羽說苑善說篇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劔此皆足為傳翟羽飾衣之證至象骨飾衣乃孔疏安推毛意以言服則非掃明以象骨飾服惟尊者為然此實書傳之所未聞毛公竝無此說而陳氏以為必有所據不亦誣乎

毛詩後箋卷四

九

廣雅書局

象之掃也傳掃所以掃髮也說文植掃也段云此義音剔詩釋文掃勅帝反掃他狄反本又作植非植音直義反按以許說繩之則作植為是植正音他狄反也以象骨植首因為飾名之曰掃故云所以植髮即後世玉搔頭之類也廣韻十二霽曰掃者掃枝整髮釵許書無掃字承琪案說文但有植字云植果樹實也从手啻聲一曰指近之也此即掃字李善文選注引說文云掃取也他狄切似說文本有掃字而今脫之但訓取則又非詩之象掃矣姚氏議名解曰嚴華谷云若音掃為掃取之義則今之鐻子搔首之摘因為飾者若今之篋何元子云整髮釵也按掃若即篋亦非佩物疑所謂整髮釵近是古禮服有五項無象掃今竝舉之或是燕居之飾歟

526.5

揚且之皙也傳揚眉上廣子之清揚揚且之顏傳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承琪案末章兩揚字當有二義揚且之揚與次章同清揚之揚必非亦謂眉上傳文當作清揚視清明也明即揚字之訓清揚亦作清陽說苑尊賢篇引野有蔓草清揚婉兮說文陽高明也禮記注明者曰陽倚嗟美目揚兮揚即明也又倚嗟名兮名與明通亦謂目也傳云揚廣揚而顏角豐滿乃釋揚且之顏句不連清揚之揚為釋也倚嗟美目揚兮美目清兮皆專指目而言文義明白傳於美目揚兮云好目揚眉者蓋以揚眉見目之美要其美仍在目不在眉也上文抑若揚兮已云眉廣揚矣不應此揚又指眉上也野有蔓草倚嗟清揚婉兮當與廓風子之清揚皆為視清明之貌毛傳一云眉目之間婉然好也一云婉

毛詩後箋卷四

十

廣雅書局

好眉目也正義遂謂眉上眉下皆為揚目上目下皆為清不知說文眉目之間為顏本有專名非清揚之謂此清祇言目之精光目上目下皆於清義不合揚雖有二而廣韻之揚究不得為美目之揚目亦曰揚者方言云瞇瞇之子燕代朝鮮例水之間曰盱或謂之揚是其明證毛傳每於清揚之揚兼眉言之者說文盱張目也張載注魏都賦盱衡曰眉上曰衡盱舉眉大視也李善引漢書音義曰盱衡謂舉眉揚目也此即毛傳好目揚眉之義因揚眉見目之美故經以美目為揚傳欲見揚為舉目之美故統言眉目之間與好眉目耳不然經文既言子之清揚又言揚且之顏既言抑若揚兮又言美目揚兮同一眉上廣揚何必複言若是乎爾雅自上為名倚嗟傳目下為清此謂目之上

視下視名與明通即所謂視清明也自孫炎郭璞誤讀爾雅目上為在上之上孔氏正義因并謂目之下為清皆誤也別有辨見齊風

嗟兮嗟兮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穀為衣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惠氏禮說云陸農師謂展一作禮通帛為禮禮絳色也與禮同義其說有據段氏周禮漢讀考曰說又襄丹穀衣也本毛傳而字作襄从衣豈聲今詩禮皆無此字蓋漢時禮家師傳不一是以毛公作褕狄襄衣而許君從之不與鄭同也今毛詩作褕展此又鄭箋之本不與毛許馬融皆云展丹穀衣鄭仲師始云展衣白衣而鄭君從之蓋舊說周禮鞠衣黃綠衣綠不改素沙白則展衣為丹色矣沙者沙穀言衣言沙者互

毛詩後箋卷四

十一

廣雅書局印

見則鞠衣黃穀為之綠衣綠穀為之以意揣之如是承琪案以素沙當白衣何氏指已有此說且引雜記復有素沙為證然若素沙為衣則是七服而非六服其說自不可通但鄭注素沙者以白為裏使之張顯夫展衣既為白衣則以白裏白何能張顯丹穀之制故當以毛義為勝蓋后服不必如王四時之色俱備耳孫毓推之以為疑於凶服故展衣赤亦未必然玉篇襄丹穀衣又王后衣也則似以丹穀之展衣非六服之展衣殆以毛鄭異義故疑不能定歟

大四百八十四

縞縞縞之即素沙也郝敬云素沙即白紗所以加于衣上者尚綱之意古婦人盛服以薄綃縞于外凡縞薄細者皆稱縞即今方目紗之類不獨葛也承琪案如此則詩當云縞以縞縞不得云縞彼縞縞矣

稽古編曰毛云當暑裋延之服孔氏申之以為展衣而以縞為裏所以繼去裋延蒸熱之氣也繼裋音薛煩二字皆借用以意推之繼當是潔除去也私列切之借裋當是煩之借耳說文衣部云褻私服从衣執聲詩曰是褻裋也段注云今詩褻作繼毛傳云當暑裋延之服當暑二字釋褻也又裋衣無色也从衣半聲一曰詩曰是繼裋也段云繼當同褻篆下作褻毛傳裋延疊韻如方言之褃褃漢時有此語指摩之意外展衣中用縞縞為衣可以

毛詩後箋卷四

十二

廣雅書局印

指摩汗澤故曰褻裋褻裋專謂縞縞也暑天近汗之衣必無色故知一曰為衍文矣承琪案裋延當與大雅之畔援畔與周頌之判換同以疊韻為義畔援猶跋扈也伴與自縱弛之意訪落傳判分換散也畔援亦作叛換魏都賦雲徹叛換劉淵林注叛換猶恣睢也當暑之服縞縞近於縱弛分散然係私褻之服若以禮見王及賓客則必有展衣縞之故曰展衣而縞彼縞縞以縞縞是私褻裋延之服故也說文褻下引詩是證褻字裋下則以無色之衣通名裋而當暑裋延之服亦必無色故引詩以備一義一曰二字恐非衍文也惟里堂曰蜀都賦累縞疊連叛衍謂叛衍司馬彪注叛衍猶漫衍也毛言當暑裋延之服裋延即叛衍裋延之服蓋謂服之寬闊者正義所言非毛義尤非詩義邦之媛也傳美女為媛箋云媛者所依倚以為援諸本皆作媛惟相臺本作

大四百八十五

助釋文引韓詩嬖作援云援取也取當爲助之誤說文媛
美女也人所欲援也鄭許及孫叔然注雨雅葢皆本韓義

桑中

序云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
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朱子以此詩爲淫者自
作與東萊爭論卒不能合嚴氏詩緝曰若謂奔者所自作則非
所謂止乎禮義矣當從國史所題以爲刺也郝氏敬曰淫者犯
禮法方秘其事惟恐人知詩人爲表暴其事韓詩所云匹夫匹
婦相會于牆陰明日有傳之者矣承琪案此詩惟爲刺奔而作
故所舉貴族皆明列其人而桑中上宮又歷著其地蓋如陳之
宛邱鄭之漆洧爲男女聚會之所故奔者三人而期要送皆在

毛詩後箋卷四

十一

廣雅書局

一處耳若以爲淫者自作則非僻之事雖至不肖者亦未必有
直告人以其人其地也且若以爲一人所作則一人而亂二貴
族之女而其輩行與期會迎送之地又皆相同固無是理若以
爲三人所作亦必無二人羣聚一處而賦此狹邪之詩者卽有
之則廉恥道喪惡莫甚焉聖人旨錄之以示後世乎張氏敘詩
貫云作詩
刺淫雖傷忠厚然出于惡惡之公其思固無邪也若淫奔自述
則以淫思而賦淫詩豈可使人吟誦乎乃以是垂教而又禁人
之無邪是樹曲表而求直影何聖
人之拙于計邪其必不然也審矣
稽古編曰小序所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語偶與樂記同非謂
桑中卽桑間也朱子因此語遂全用樂記文證此詩卽桑間殊
不知樂記既言鄭衛又言桑間濮上明係兩事若桑濮卽桑中
則桑中乃衛詩之一篇言鄭衛而桑濮在其中矣何煩並言之

大四百五十一

邪樂記又言亂世之音怨以怒而係之鄭衛亡國之音哀以思
而係之桑間濮上此則二音之倫節與作此二音之時世迥不
相侔也又樂記注謂桑間卽濮上地名其音乃紉所作周禮上
司樂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注云淫聲若鄭衛凶聲亡國之
聲若桑間濮上疏亦解桑濮爲紉樂則桑濮之非衛詩歷有明
證矣承琪案何氏古義田間詩學皆引史記以桑間濮上爲紉
樂非桑中之詩考史記樂書衛靈公朝晉晉平公使師涓鼓琴
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問此者必于濮水之上云云
是史記並無桑間之名鄭注樂記乃云濮水之上有桑間耳
續漢書郡國志東郡濮陽縣有顓帝冢皇覽曰冢在城門外廣
陽里中博物記曰桑中在其中考東郡濮陽爲今開州在滑縣

毛詩後箋卷四

十四

廣雅書局

東詩之桑中與沫相近當在朝歌爲今衛輝府淇縣濮陽卽有
桑中要與桑濮之音無涉然漢書地理志云衛地有桑間濮上
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是班固已以
桑濮爲鄭衛之音而孔氏於詩序正義亦全用樂記文則固不
始於朱子但必以桑中之詩卽桑間則非耳左傳申公巫臣聘
夏姬於鄭盡室以行申叔跪遇之曰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
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其意正以桑中爲苟合之事可
見序說有所自來王氏總聞乃謂作序在左氏之後其說皆附
合左氏爲之案毛公傳詩時左傳尚未行安得作序者已盡襲
左氏必如所疑則天下之書更無有可信者矣
爰采唐矣傳唐蒙菜名姚氏詩識名解曰孫炎以釋草唐蒙連

大四百五十一

讀故云三名郭瑛分之為四名愚案釋唐為蒙自傳始其讀爾雅必有所據惟以茅以馬舄之文律之又似以女蘿釋唐蒙者不然則當多下一蒙字矣然詩亦單言唐不連蒙爾雅所釋固當指此但今菟絲子僅供合藥非食菜傳遵釋草文為訓而於蒙下增一菜字豈唐別有蒙菜之名非釋草所謂唐蒙者耶承瑛案正義引孫注唐蒙女蘿女蘿菟絲別三名而其下又引孫注蒙王女云蒙唐也則是單言之可曰唐曰蒙連言之亦可曰唐蒙草木之名方俗語言古今稱謂往往不同詩雖單言唐而爾雅毛傳或因當時稱謂以唐蒙釋之未為不可至謂菟絲僅供合藥則今人以入藥者古人或以為菜如蒼耳入藥而唐人尚有食之者是也

毛詩後箋卷四

五

廣雅書局

美孟弋矣傳弋姓也朱子曰春秋定姒公穀作定弋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承瑛案姒本作以白虎通義夏祖昌意以意以生賜姓姒氏說文無姒字蓋即作以弋與以一聲之轉又漢書鈞弋廣韻作鈞妣說文妣婦官也詩弋字或即妣之省蓋妣本婦人姓故字從女而以為婦官之稱猶姬亦姓而後世以為眾妾之稱耳
美孟庸矣傳庸姓也范氏補傳曰鄒本庸姓之國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是其後也稽古編曰通典謂鄒國古或作庸不知何所據古未有以姓名其國者荀曹勝皆古姓而春秋時荀曹勝則皆姬姓未嘗以姓為國名也錢竹汀曰古書庸與閭通左傳閭職史記齊世家作庸職是也漢書谷永對策引小雅豨妻作

閭妻鄭箋以豨妻為厲王后蓋其女之族姓閭妻猶言姜女云爾庸閭聲相近書母若火始焰焰漢書作庸庸故知庸即閭承瑛案定四年左傳取于有閭之士以其王職是閭本衛地古之姓氏亦有因其地而稱之者如舜居媯汭而其後氏姓為媯是也路史國名紀引風俗通云古用國見毛詩在高唐乃用地故有用姓此說亦不足據

鵠之奔奔

序云鵠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許氏詩深曰詩以頑為首而序專斥宣姜即弑君書趙盾之義也盾兄也上卿也有弟弑君而不討是謂盜主宣姜嫡也君母也從子瀆倫而不恥實為亂階兩人之罪狀既著若穿若頑俾服上刑而已不待讞而定也是故詩如史之文與事而序則聖人之所取義詩也然後春秋作此

毛詩後箋卷四

六

廣雅書局

之謂矣古人以事國君國者多以我言之如微子曰我用沈酗于酒春秋曰齊師伐我而臣民之分設休戚一體于茲可見使此詩必為惠公之言則左氏傳曰仲子歸于我何以為之解乎凡詩中如念我無祿念我土宇及我是用急之類皆通指君國必解為詩人自指則以文書辭矣承瑛案許說是也埤雅云兄者女兄也姊刺宣姜之詞君者女君也妾刺宣姜之詞此泥於兄與君字而為之辭李氏樛不然其說稽古編乃謂序云刺宣姜不云刺頑毛以兄為君之兄不如陸之合序非也錢氏天錫曰我以為兄者刺其安為之弟而不知逐也我以為君者刺其安為之子而不知開也此解頗得詩旨序與傳本不相背不必鑿指姊與妾也

為之奔奔鶴之遺澤蓋云奔奔遺澤言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與頑非匹也承案禮記表記注引詩鶴之美美鶴之貞貞人之無良我以爲君注云美美貞貞爭國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于上小鳥賁賁于下據表記言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其下引詩云云意蓋重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言無良之人其臣至不願以爲君以證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耳鄭注非詩本旨至姜姜賁賁之解似與詩言奔奔遺澤者不同然陸佃云鶴無常居而有常匹尸子曰堯鶴居莊子曰聖人鶴居而穀食奔奔鬪也言鶴能不亂其匹鶴傳枝受卵故一曰乾鶴而莊子云鳥鶴孺以傳枝少欲故曰孺也遺澤剛也言鶴能不淫其匹范氏補傳亦云

毛詩後箋卷四

十七

廣雅書局宋

鶴所以奔奔然善鬪者惡其亂匹而鬪也鶴所以遺澤然難偶者傳枝受卵故能不淫也據此則詩箋所云居有常匹飛則相隨者與禮注爭鬪義固相成耳

我以爲君傳君國小君正義曰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妻九年左傳莖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承案左傳又云秦穆姬屬賈君焉易歸妹六五其君之袂虞翻注亦以君爲小君

定之方中

序云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水經注詩水分濟于定陶東北

土運已氏縣故城西又北運景山東又北運楚邱城西郡國志曰城武縣有楚邱亭杜預云楚邱在城武縣西南衛懿公爲狄所滅文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城楚邱以遷之故春秋稱邢遷如歸衛國志云即詩所謂升彼墟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故鄭元言觀其苑邑及山川也趙氏一清曰程公說春秋分記云戎州已氏邑在今拱州楚邱縣天王使凡伯聘魯由雒邑道楚邱至仙源逮其歸戎乃要而伐之楚邱在河南宜爲周魯往來之地杜預誤以此爲即僖二年衛所城之邑于隱七年釋云在濟陰城武縣于僖二年城楚邱則釋云衛邑是以城楚邱爲前日戎伐王使之楚邱矣水經亦以戎伐凡伯于楚邱爲衛文公徙居于此按濟陰城武縣即今開德之衛南蓋

毛詩後箋卷四

十八

廣雅書局宋

隋大業初改從此名謂梁郡有楚邱故以別之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徙居楚邱曹邑在今滑之白馬衛南爲近二邑不出邦域之中斯文公所由徙也又衛南之楚邱在河北凡伯安得踰河北道衛南而使之魯邪故衛南之楚邱爲衛所城之邑而拱州之楚邱則戎州已氏邑云顧氏曰知錄曰濟陰之城武曹地也而言衛非也衛國本在汲郡朝歌懿公爲狄所滅渡河而東立戴公以廬于漕杜氏曰漕衛下邑詩所謂思須與漕而非曹國之曹也僖公二年城楚邱杜氏曰楚邱衛邑詩所謂作于楚宮而非戎伐凡伯之楚邱也但云衛邑而不詳其地然必在滑縣開州之間滑在河東故唐人有魏滑分河之錄矣水經注乃曰楚邱在城武西南即衛文公所徙誤矣一清

梁亭林之見與克齋合但克齋謂濟陰世武縣即開德之衛南也濟陰郡宋時爲曹州地方輿紀要云曹州曹縣東南四十里有楚邱城春秋時戎州已氏之邑左氏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又襄公十年宋享晉侯于楚邱蓋在曹宋開漢置已氏爲梁國是卽杜氏所云在濟陰城武縣者也衛南屬滑州後改屬澶州文獻通考云宗寧四年建州爲北輔五年升爲開德府太平寰宇記澶州衛南縣下云衛文公自曹邑遷楚邱卽此城也漢爲濮陽縣地隋開皇十六年于此置楚邱縣後以曹州有楚邱縣改爲衛南此在衛之南垂故以名縣又云楚邱城在縣西北四里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城家記云齊桓築楚邱之城卽此也是卽亭林所謂不詳其地必在滑縣開州之間者

毛詩後箋卷四

九

廣雅書局印

也兩地懸殊何乃混而爲一乎杜注於隱七年戎伐凡伯之邑釋曰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於僖二年所城則曰衛邑本自不錯惟於戎伐下多衛地二字爲不合自然鄭氏之說亦本漢志山陽郡城武縣下云有楚邱亭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于此子成公徙濮陽東郡濮陽縣下云衛成公自楚邱徙此故帝邱顛頊墟鄭益篤信班固而不暇詳審爾承瑛案程氏以濟陰城武縣卽開德之衛南固誤而謂衛南之楚邱在河北尤誤蓋但知宋時衛南縣之楚邱在河北而不知春秋時之楚邱當在河南也杜氏以隱七年戎伐凡伯之楚邱爲衛地者蓋因哀十七年左傳衛莊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又云公入于戎州已氏故以此楚邱爲衛地要未嘗以爲是詩之楚邱也鄭注水經於河水

篇云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固知文公所都在滑之白馬而於濟水注乃以城武之楚邱混於衛南之楚邱則直誤矣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傳定營室也方中曰正四方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視極以正南北箋云定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毛鄭皆以定爲營室惟毛以視定星而正南北遂以營室室鄭以定星昏中小雪之時可以營宮室正義云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箋以定爲記時異於傳也承瑛案考工記匠人有夜考之極星之語晏子春秋雜篇亦有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極星之語是古人本有視星以正方位者

毛詩後箋卷四

三

廣雅書局印

人君居必南面小雪之時定昏中當正南之位既以此時爲營作之候亦可指此星以定南北之方故辨方記時義未始不可相通惟建宮室而定四方既有揆之以日矣故以此詩首句爲記時於義更順於文亦不復此則箋勝於傳也
作于楚宮傳楚宮楚邱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惠定字云韓非子曰有仲梁氏之儒卽仲梁子也檀弓亦引仲梁子鄭氏以爲六國時人是也三家詩拾遺云陶潛羣輔錄有仲梁傳樂爲道語蓋先申公浮邱伯而說詩者
望楚與堂傳楚邱有堂邑者傳氏寅曰堂楚邱邑卽今博州堂邑以博濮二州連界也王伯厚詩地理考云之田闕詩學云此地去楚邱遠不宜望見由誤認濮州爲濮陽耳案鄭公盧潛濟

在漢爲白馬縣今滑縣南猶有白馬廢城楚邱在漢爲濮陽
以衛南今開州也在滑縣東六十里與漕相去不遠故登漕
可以望楚考開州秦屬東郡漢晉以來皆爲濮陽衛成公遷帝
邱杜預注帝邱今濮陽也有顓頊墓今滑縣東北七十里有帝
邱城俗名土山村是也漢書東郡縣二十二其首曰濮陽爲郡
治而白馬正所屬也成公由楚邱遷帝邱只在開滑之間而尚
時總名爲濮陽總屬東郡後人不辨東郡疆域所轄之廣遂專
指山左東昌爲東郡以東昌之濮州爲濮陽以爲顓頊墓在焉
成公所遷之帝邱謂即其地謬矣

景山與京傳景山大山京高邱也承琪案輿地廣記云今拱州
楚邱非衛之所遷縣有景山京岡乃後人附會名之九域志云

毛詩後箋卷四

三 廣雅書局

開德府有景山詩地理考又引寰宇記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
南二里今寰宇記衛南縣下無此語總之毛傳但云大山高邱
本未嘗以景爲山名范氏詩補傳云景山以大而得名商之故
都也衛在商畿內故升墟以望知地勢之勝集傳因之曰景山
名見商頌稽古編曰以商頌之景山爲山名徒據左傳景亳之
語然景與毫連文定是地名非山名也

於焉允臧顧氏詩本音曰漢光和六年白石神君碑其銘曰卜
其吉終然允臧張衡東京賦卜征考祥終然允淑用此文法
稽古編曰今本然誤作焉此俗人據朱傳而妄改校勘記曰唐
經相臺本皆作然考文古本同案正義云終然信善又云何
遂終然允臧也皆可證

命彼倌人傳倌人主駕者承琪案說文倌小臣也周禮小
大僕之佐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王出入則自
馭而前驅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王之燕出入

前驅注燕出入若今游於諸觀苑此云說于桑田亦是游觀
寓勤民之事故命小臣蓋小臣既爲前驅亦可兼主駕說之事
故毛傳以倌人爲主駕者秦漢官制大僕主與馬殆治周制
又儀禮燕禮賈疏云諸侯小臣當大僕之事或謂周禮大僕注
云僕侍御於尊者之名周禮又別有大馭中大夫與戎僕齊備
等皆掌馭車左傳諸侯有僕人又別有戎御等官其職各不相
通今考春秋諸國祇有戎車之御謂之御戎其右謂之戎右乘
車則惟晉有乘馬御餘皆無考其周禮大馭以下等官或諸侯

毛詩後箋卷四

三 廣雅書局

即以大僕之屬兼之或文公時草創官無備制亦未可知也
星言夙駕箋云星雨止星見姚姬傳曰古時字本作姓亦作
星若星辰字自作壘詩釋文引韓詩曰星精也精明晴之謂也
世久以星字當壘辰字此詩偶存古字耳其星即晴字雨晴即
駕足以爲勤矣若見星而行乃罪人與奔喪者之事衛文固不
得爲也承琪案說文姓雨而夜除壘見也與箋說同日部又云
啓雨而畫姓也啓字從日故屬之畫姓字從夕故云夜除星見
鄭意亦以詩之星即姓字雨止星見之星字當作壘此非以星
見釋詩星字蓋四字總言夜晴以明預戒倌人令其早駕耳史
記天精而見景星精謂精明與韓詩釋星爲精義同漢書直作
姓亦作晔 見索隱一切經音義云古文姓晔二形同或據宋本釋文引韓詩作星

也若經文之星爲咍則與晴同字不當以晴釋咍不知漢初已多用晴少用咍故韓詩以今字明古字謂星卽晴字非訓星爲晴韓非子說林下曰荆伐陳吳救之軍開三十里雨十日夜星此亦古晴字之僅存者

匪內也人傳非徒庸君稽古編曰言文公務農愛民如此非直庸庸之人也故下文又美其德而因及馬耳朱傳曰非獨人之操心誠實而淵深也其畜馬已至三千之眾則是君德之美祇以匪直二字常言之而專侈言多馬恐失輕重之權承琪案傳以匪直爲非徒與孟子非直爲觀美也義同庸君者言非猶夫尋常之君故范氏補傳云非可以常人而論吾君也嚴編則云文公能重本蕃育其人非直人也文公操心塞實淵深故

毛詩後箋卷四

廣雅書局

能致國富強後儒多取其說朱子答劉坪書云言非特人化其德而有塞淵之美至于物被其功亦至眾多之盛此與嚴華谷說小異而大同至集傳又別爲一說則不如前說尚少語病耳

蝮蝮

序云蝮蝮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敢也朱傳以爲刺淫奔之詩承琪案後漢書楊賜傳注引韓詩序亦云蝮蝮刺奔女也夫曰刺奔則時有淫奔者而刺之也曰止奔則時未有奔者而止之也所謂禮止於未然者爾文公當中興之際敬教勸學以禮化民斯民值喪亂之餘革面洗心以禮自守與桑中諸篇之刺淫奔者不同觀乃如之人云云是引其人以爲戒自當以毛序爲正

之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呂記云此與泉水竹竿詞同而意異此詩蓋國人惡淫奔者言女子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爲而禮也泉水竹竿蓋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黃氏佐曰泉水竹竿言不可犯義而歸此言不可犯義而行也田閒詩學曰女子有行二句似是當時陳語故多引用之猶言女生外向本非父母兄弟之所能顧但安守正待聘何至于奔邪

毛詩後箋卷四

廣雅書局

曹風傳不同至周禮十輝之隳先鄭以爲升氣後鄭以爲虹引此詩朝濟于西爲證而後鄭箋詩但云朝有升氣于西方不言虹者亦以承上蝮蝮言之無庸復贅詩正義合二鄭說爲一以虹由升氣所爲故號虹爲濟劉熙釋名亦云蝮蝮見於西方曰升朝日始升而出見也至箋云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朱傳云方雨虹見則終朝而雨止二說正相反馮氏名物疏據玉廡通政經曰見於西則爲雨若見於東則雨止且見於西而純赤者則大雨暮見於東而色黃者則雨止然則在東者微雨者也濟西者行雨者也孟子云若大旱之望雲霓以此揚旭願起元皆云俗諺東嶽晴西嶽雨以朱傳爲誤承琪案上章既以蝮蝮爲天之淫氣至於人其

指次章不應又以爲陰陽和而有雨之徵程子曰在酉者陽方陰則陽唱而陰從此且傳云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玩傳意似以崇朝爲雨不久衝風曾不崇朝箋云喻近其義可見終朝采芣傳亦云自旦及食時爲終朝此則言八于其事義各有當不得按彼爲說朱傳云淫惠之氣有害于陰陽之和此義仍與上章一貫且於毛意亦合況古書如逸周書云虹不收藏婦不專一河圖稽耀鉤云虹蜺主內淫春秋考異郵云虹霓出惑眾弃和京房易傳云妻乘夫則蜺見月合章句云陰陽不和婚姻失序卽生此氣淮南子云虹霓者天之忌也後漢書楊秉傳云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蜺蜺者也從未有以虹爲陰陽和而能致兩者

毛詩後箋卷四

相鼠

序云相鼠刺無禮也劉氏詩益曰此詩所謂蓋居位有名望者故以無儀無止無禮刺之許氏詩深曰詩言無儀無止卽抑詩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之訓所以責士大夫非繩細民也蓋前篇懲汚俗而約民以法故曰止此篇整綱維而勵臣以恥故書刺義各有當也

稽古編曰詩多用相字如相彼鳥矣相彼投兔相彼泉水相其陰陽之類皆訓爲視孫奕示兒編據陸璣疏河東大鼠能人立之說魏疏又牽合韓愈詩禮鼠拱立之句欲解相鼠爲相州之鼠謂相州與河東相鄰當有此鼠詩以鼠有禮體喻人之不如斯亦鑿矣相州與河東中隔晉地不可謂鄰況此詩作於文公

大四百四十七

時衛已徙河南矣相在河北非復衛有詩人目其地產以爲異尚何得及之哉承琪案埤雅有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呂記亦引韓愈聯句爾雅異又引關尹子師拱鼠制禮但不以相爲相州耳王氏總聞謂相卽拱字之變尤爲臆說

毛詩後箋卷四

稽古編曰鼠乃貪惡之物故傳以喻無禮義之人言鼠則僅有皮人而無儀則亦如鼠非以皮喻儀也箋疏甚明後儒多誤解惟嚴緝得之承琪案嚴緝云舊說鼠尚有皮人而無儀則鼠之不若以人之儀喻鼠之皮非也此言鼠則只有皮人則不可以無儀人而無儀則何異於鼠如此語意方瑩然穎濱詩傳云視鼠之所以爲鼠者豈以其無皮故邪亦有皮而無禮耳人之所

以爲人者豈以其面亦以其禮也苟無禮則亦鼠矣此解正本箋疏不始於嚴華谷也人而無儀傳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闕昧之行箋云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處偷會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或謂詩儀字當本作義故毛訓爲禮義之義鄭讀爲威儀之儀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是禮義與威儀有別但古儀字皆作義故鄭訓爲威儀以別於傳承案傳云無禮儀者乃合首章無儀末章無禮而總以四字該之雖居尊位二語統括全篇傳文簡古往往有此未必以儀爲義也且鄭云威儀者亦非容儀之謂觀其云偷食苟得與闕昧義同箋固未嘗異於傳耳

大四百四十七

人而無止傳止所止息也箋云止容止稽古編曰毛訓優矣人所止息自有定則無止則淫僻之行無所不為故可刺也豈僅在容止閒哉承琪案容止猶言動靜所止義亦在其中不得謂傳勝於箋今本鄭箋孝經曰容止可觀下尚有無止則雖居尊無禮節也十字相臺本考文古本無此十字一本則雖居尊四字作韓詩止節蓋無止以下十字本釋文混入於注者是韓詩訓止為節與傳止息箋容止義皆相近也

人而無禮胡不遺死姜氏廣義曰韓詩外傳三引此詩以明禮之不可已其義甚精禮運亦引未章然不可謂即此已盡詩意白虎通云此妻諫夫之詞臆說也承琪案昭公三年左傳伯石之汰也一為禮于晉猶何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

毛詩後箋卷四

毛

廣雅書局采

胡不遺死定十年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緜涉佗遂殺涉佗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遺死涉佗亦遺矣哉又晏子春秋亦兩引此二句此皆以為處高位之戒左傳載列國君臣不敬之事多以死決之即此意也若婦人以夫為天即曰諫之何至欲其速死馮氏時可云所謂不死何為者不忍其夫之無禮甘死而不取其說亦鑿

干旄

劉氏詩益曰周禮九旗無旄名首章干旄蓋即謂旗旌干首之旄也但此衛大夫乘車見賢旗旌並建義未有考今按周禮司常云國大閱州里建旗會同賓客如之注云州里鄉遂之官州長中大夫里宰下士大司馬仲秋治兵又云百官載旗以此推

大四百九十七

之凡天子之百官卿大夫士大閱治兵會同賓客如之諸侯大夫見賓客時或亦當載旗矣孔氏爾雅注謂國之有旗長里宰皆士官思此篇所云非大夫所建然據周禮說建旗者一官又禮文不具未可詳考學者當會通其義不可偏執也孟子曰招大夫以旌大夫既招以旌或亦當建旗矣周文殘闕姑依詩義存其說以備一端或又謂首章干旄末章干旄皆以旗也傳上有旌旄朱氏備善說鄭注禮記亦云旌總名則凡旗設旌者皆謂之旌蓋亦旗之通名第二句首章云紕未章云祝皆謂組也篇中文義一例皆互文耳此大夫見賢時但建旗而不建旌說亦可通互立存之承琪案此詩三章本多互文首章傳云子子干旄之貌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旄也箋云孤卿建旄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正義謂九旗之干皆有旄則二章之干旄亦有旄矣爾雅注旄首曰旌則二章之子

毛詩後箋卷四

毛

廣雅書局采

旌即干旄矣傳於首章既用爾雅注旄首之文而於三章則用周禮司常職云析羽為旌又以見注旄首者亦有析羽凡九旗皆有旄有羽干旄言其旄干旄言其羽是旄本九旗析羽者之通名說文旄析羽注旄首也孫炎注爾雅亦云析五采羽注旄上劉氏疑大夫亦當建旗似謂旄為一旗之專名殊誤惟傳於首章云大夫之旄則首章之注旄三章之析羽當皆指大夫而於次章干旄但引司常職為旄則或如正義所述大司馬職百官載旗卿大夫亦有建旗之時耳稽古編曰次章干旄與首章干旄未章干旄乃一人所建也三章皆云在浚是專論一人之事蓋衛臣會邑于浚當國之郊而下邑曰都城即都之城一地而異其文耳鄭解干旄

言旂物旂則卿物則大夫也又以干旄為州里所建而云州長

大四百九十七

之屬侯國之州長士也其屬則士以下兼之所指非一人豈以序言臣子多好善故廣言之歟然以在彼之文則有疑矣夫專美一人即可槩其餘毛說為允

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傳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正義曰以二章言組卒章言織故於此總解之此說是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蓋本古語而毛引之故簡兮執轡如組傳語亦略同鄭箋大叔於田執轡如組云如組織之為與毛同義獨此箋與傳異案毛意素絲御馬不過謂馬良御善以形容大夫車服之盛禮意之勤如所謂初見漢官威儀也其云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者古人文字闕略台有不關意義者並未嘗明言以此御法告大夫也孔疏釋毛

毛詩後箋卷四

元 廣雅書局

乃云此好善者我願告之以素絲紕組之法而御善馬四轡之故以此法而治民也夫喻馬固可喻治民然此大夫方來禮賢五句始為賢者慮其何以界之豈有先告以治民之法此正義衍之誤毛本無此意也至鄭箋謂素絲為縷以縱紕旌旗之縷則經文紕之四之相承不應中隔在彼一語而屬之於于鹿茲紕乃合絲縷而未成者組乃合紕之數股而成者皆以縷縷馬而為御者所用也若程子及蘇傳皆以素絲為束帛則束帛紕之束帛組之更為不辭矣

一曰彼姝者子傳云姝者初昏之貌此傳云順者蓋以姝為媼之假借說文媼媼也媼謹也从女屬聲讀若人不孫為不媼王

媼女宋本孫上無不字者非是考工記水屬不理孫謂之不注云屬讀為注孫順也說文之媼與考工之屬同義不孫謂不媼則媼為孫順淮南記論訓洞柯屬注云屬屬媼順貌也媼屬讀聲屬之媼也此亦與說文媼字義同為媼之借故傳以姝為順貌媼可假作姝者猶躡躡轉為踈踈也見廣雅至毛傳未明言彼姝者子為何人鄭箋乃云時賢者既說此卿大夫有忠順之德又欲以善道與之則以彼姝指大夫玩經文二語相承彼姝似當指賢者定九年左傳云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忠指告之者毛傳順貌亦當指告之者箋以忠順指大夫言之恐非毛意

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傳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驂馬五轡據此則知上傳御四馬乃總言御馬之法非以解良馬四之也其不別云兩馬四轡者以此章例之自明耳正義曰凡馬士駕二既夕禮云公賄以兩馬是也大夫以上駕四四馬則八轡矣驂馬五轡者御馬之法驂馬內轡納於馱唯執其外轡耳驂馬執一轡服馬則二轡俱執之所謂六轡在手也此經有四之五之六之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難御故先少而後多傳稱漸多之由為說從內而出外上章四之謂服馬之四轡也此章加一驂馬益一轡故言五之也下章又加一驂更益一轡故言六之也此頗得傳意蓋此但言御馬之法執轡如組其轡可以四可以五耳不必以為制度也亦非謂此大夫有乘兩馬三馬者疏又云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為服旁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此則不然古車未嘗不可駕兩駕三禮記孔

毛詩後箋卷四

三 廣雅書局

元 廣雅書局

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說駟而轉之左傳陽處父釋左駟以公
命贈孟明史記晏子解左駟越后父此可見一駟亦可以駟
即以今車言之雖異古制亦時有三馬五馬者未見其偏而不
調也疏引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
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駟謂之駟周人又益一駟
謂之駟本從一駟而來亦謂之駟經言駟則三馬之名又孔晁
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述傳非毛旨也株林曰乘我乘駒
傳曰大夫乘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制亦駕四故王
基云商頌曰約軹錯衡八鸞鏘鏘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
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
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駟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

毛詩後箋卷四

羊

駟之法則饋人馬者自當備駕車一乘之數如左傳王賜欒
晉侯馬三匹疑必有駕三之制故賜以三馬宋書禮志梁惠
王以安車駕三送淳于髡論衡問孔篇亦有士乘二馬大夫乘
三馬之語又左傳楚公子弃疾過鄭見鄭伯以其乘馬八匹私
面見子皮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雖
降殺以兩亦當由駕三駕二皆可御車故六匹為二車之用二
匹者亦可為一車之用耳至天子駕六則逸周書王會解天子
車立馬乘六莊子逸篇云金鐵蒙以大縹載六驥之上則致千
里列子湯問云六鸞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荀子脩身篇
云昔者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議兵篇云六馬不和則造父不
能以致遠史記李斯列傳是猶騁六驥過決隙也白虎通義曰
天子駕六者示有事天地四方也是古制由來已久鄭駁異義
以王度記為漢法劉昭注續漢書輿服志引史記秦始皇以十
數制乘六馬其實不始於秦漢也

毛詩後箋卷四

羊

載駟

序云載駟許穆夫人作也衛詩三十九篇惟許夫人之載
其自作正義曰載駟是許夫人作得入鄘風者于時衛戴公
于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案韓詩外傳高子問于孟子曰夫
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
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忘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夫衛
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
我思不遠此韓詩之說與毛師承各異劉向多用韓詩故列

傳載許穆夫人事與外傳合但其以許夫人為衛懿公女又以渡河居楚邱者為懿公則皆謬誤不足據故知毛傳為信而有微也

范氏詩譜曰春秋閔公二年狄入衛冬十二月宋桓公隨立戴公以廬于漕是年戴公卒立甫一月耳文公繼立夫人之思歸當在此時矣周之十二月夏十月也詩凡其其麥言采其蝻豈十月所有乎益言衛或在次年或戴公未立之前承琪案戴公未立以前不容有言况狄滅衛在二年冬亦非麥蝻之候考定之方中文公營室詩也在夏之十月為周之十二月此蓋魯僖公元年之十二月至僖二年諸侯乃城楚邱而封衛焉則當僖九年春夏之間戴公已卒文公雖立而尚無靈居許穆夫人所

毛詩後箋卷四

三

廣雅書局宋

為賦載馳以弔失國獸揆之情事衛侯似指文公為近輟邱麥野雖皆係設詞亦不宜取非時之物而漫為託興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翁氏詩附記曰侯古音固有音胡者至若此詩自當以驅叶侯不當以侯協驅也若陸士龍九愍肅揚人以曾驅命湘娥而安流此驅字必應與流叶者離騷前望舒使先驅分後飛廉使奔屬此驅字不必與屬叶者也顧炎武因秦小戎詩必欲以驅轉續遂執定此說甚至大雅行葦之句箴同韻者轉欲以句改叶故於載馳之侯必上叶驅而謂悠悠以下別為韻斯亦固滯之甚者矣承琪案翁說是也顧氏唐韻正博引古書以侯當音胡又謂今人讀區胡之區古矛反豆區之區烏矛反乃因侯而誤晉宋之間始讀驅字為古矛反引宋讀曲

歌以驅與由韻為證今考王逸九思將喪兮玉斗遺失兮紐繩我心兮煎熬惟是乎用憂揚方合歡詩同聲好相應同氣好相求我情與子親譬如影追軀從區得聲者與憂求叶韻則此詩驅與侯自可通悠悠等為一韻且王逸漢人已讀區為古矛反不得謂始於晉宋也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箋云跋涉者衛大夫來告難於許時承琪案熒澤之戰國人皆曰使鶴矣世族在位諒無有號秦而復楚如包胥其人者閔二年左傳杜注云經不書滅者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是也且下文云許人尤之又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此大夫既為許之大夫何以知首章之大夫獨為衛之大夫乎朱傳謂夫人馳驅而歸將唁衛侯於漕邑未至而許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夫以小君之尊遠適異國豈有不告於君不命大夫倉卒潛走舉朝莫知迨去路已遙始覺而追之者乎且夫人單身赴難亦復何益也顧濱詩傳謂許大夫跋涉往唁於衛夫人以將欲親唁其兄雖大夫之往而不足以解憂然宋與許皆衛婚姻之國戴公之廬漕宋桓公與有力焉而許不聞有一旅之助至齊桓公使公子無虧戍漕又城楚邱而封衛城楚邱之諸侯即會於榿之諸侯也會榿者齊魯宋鄭曹邾而許不與焉則亦未必使大夫唁於衛也總之此詩曰馳驅曰跋涉以及陟邱采蠶行野見麥正如泉水竹竿皆設想之詞非實有其事呂記引朱氏曰夫人父母不在當使大夫盡其兄弟許去人欲自歸唁其

毛詩後箋卷四

三

廣雅書局宋

六五五二七

兄弟而託言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也此蓋朱子舊解最爲圓通無闕不知集傳何以改易前說舉詩中所言皆指爲實事轉致以辭害意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傳不能旋反我思也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傳不能遠衛也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闕傳濟止也闕閑也案傳釋旋反旋濟皆主所思而言謂我思一往不能回反我思既動不能止息耳至視爾不臧韓詩外傳作視我不臧諸家多據之以釋毛詩謂視爾不以我爲善但語意與上既不我嘉相復似空從鄭箋以不臧指許人之不善蓋善猶親仁善鄰之善言視爾之不善而我思則不能遠而忘也視爾之不善而我思則不能闕而止也不遠承上不能旋反不闕承上

毛詩後箋卷四

廣雅書局

不能旋濟句可反之則遠而忘矣苟可濟之則闕而止矣傳訓濟爲止者爾雅釋天濟謂之霽郭注今南陽人呼雨止爲霽洪範曰霽宋世家霽作濟史記正義引鄭注濟者兆之光明如雨止是濟霽古通故訓爲止闕爲閑者魯頌閟宮傳亦云闕閑也我思不闕言我之思不可遏抑猶云發於不容已爾呂記以不闕爲曉然易見嚴緝以爲我之所思其說非闕而不通皆非是陟彼阿邱言采其蠶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傳偏高曰阿邱蠶貝母也升至偏高之邱采其蠶者將以療疾行道也傳雖不言興而興意自明故箋申之云升邱采貝母猶婦人之適異國欲得力助安宗國也善猶多也懷思也女子之多思者有道猶升邱采蠶也東萊文集一說曰蠶治病之物自不病者觀之采蠶若

可緩自病者觀之采蠶爲甚急夫人之思衛自無家者觀之若可緩自有家難者觀之爲甚急今許人徒知以義止夫人之行而不知夫人之於兄弟篤厚如此雖女子善懷亦足人各有所見而行之此說善達傳箋之意朱傳言其在塗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蠶以療鬱結之疾則誤以興爲賦矣呂記又云女子雖多懷思然今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爲女子情性之常而尤之也眾穉且狂非真指許人以爲穉狂蓋言我憂患如此迫切彼方且尤我之歸意者眾人共幼穉乎其狂惑乎不然何其不相體悉不識緩急一至于此也此說亦得詩人委婉之旨

毛詩後箋卷四

廣雅書局

控于大邦傳訓控爲引說文控引也詩曰控于大邦用毛義也箋云今衛侯之欲求援引之力助于大國之諸侯殊實費詞一切經音義九引韓詩云控赴也赴謂赴告襄八年左傳無所控告是也莊子消搖游時則不至而控于地釋文引司馬注控投也控告猶言投告也投與赴義相近韓訓控爲赴似較引義爲勝

不如我所之傳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毛意蓋以所之卽爲所思與上我思不遠我思不闕相應雖思至篤厚而終以義不果歸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之爲思者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在志爲思釋名云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蓋思之爲之猶懷之爲至矣正義云左傳叔孫豹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控引大國今控于大邦乃在卒章此實五章言賦四章者杜預云并賦四章

以下服虔云載馳五章屬鄘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從驪而唁之在禮婦人父母既沒不得寧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承琪案疏所引服說既以許人尤之爲三章則服意自以此詩通爲四章首章章六句次章章八句三章與首章同四章與次章同章六句者用一韻五八句者用兩韻古詩雖不必拘而此篇固相配整齊服氏所分當是古本如此今毛詩章句後人或改易服云載馳五章屬鄘風者五字恐係四字傳寫之譌穎濱詩傳分爲四章不爲無據孔正義謂服置首章於外以下別數爲四章非也子家穆叔所以賦載馳者皆止取控于大邦之意無庸并賦許人尤之之

毛詩後箋卷四

毛詩後箋卷四

章杜注左傳謂并賦四章以下亦非也

毛詩後箋卷四終

長壽李滋然初校

益陽蔡芳覆校

毛詩後箋卷五

衛

涇 胡承琪撰

淇輿

序云淇輿美武公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正義曰賓之初筵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則武公當幽王時已為卿士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為公則平王之初未命為公亦為卿士矣此云入相于周不斥其時之王或幽或平未可知也承琪案徐幹中論虛道篇云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警

毛詩後箋卷五

廣雅書局

也衛人誦其德為賦淇澳何氏古義據此謂歐陽補圖以淇輿屬之平王較嚴緝幽王時詩之說轉為有據今觀詩言終不可諛自是武公羣年國人誦美之詩耳
綠竹猗猗傳綠王芻也竹蕭竹也毛詩字多假借綠禮記爾雅說文皆作菴竹釋文引韓魯詩一字石經乃魯詩及說文皆作蕭惟爾雅作竹與毛同為借字而綠之為王芻竹之為蕭蓄漢儒竝無異說惟兩漢志竝言淇園之竹戴凱之竹譜云深根耐寒茂彼淇苑李匡又資暇集引謝瞻竹贊云瞻彼中唐菴竹漪漪而譏其乖謬宋儒乃專指綠竹為竹箭容齋三筆載吳安孫注作王芻蕭竹謂之失旨放罷當弼疏稱史記河渠書有云淇園之竹安度未為不謬題義乞下學士院看詳于是賜安度出身此宋人以綠然鄭注水經云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惟王芻竹為竹箭之始

大三百九十八

竹不異毛與此得諸目驗者豈淇園之竹惟盛於漢時至後魏而無復遺種邪況揚貢篠簞荆貢箇絡而豫州未聞貢竹材易言蒼篔簹言竹箭皆不兼綠為稱則綠竹之名自非經典所

有矣至陸璣以綠竹為一草名蓋本博物志謂淇苑有綠竹草

李巡爾雅注謂菴竹一物二名見詩孔疏引終朝采綠

綠綠其竹別草以駁其非考采綠之綠毛無傳以已見淇輿故

鄭箋仍以王芻釋之王逸注離騷贊菴施以盈室今即引終朝

采綠字作菴而義同毛鄭段氏詩小學引魏都賦南瞻淇澳則

綠竹純茂言綠與竹同茂故以冬夏異沼對句其又引上林賦

掄以綠蕙張揖注以綠為王芻今按爾雅翼已引此句但上林

賦所謂綠蕙與江離畱夷靡蕙對言竝是一物殆即所謂樹蕙

百兩者以綠狀其色似非綠王芻之綠也爾雅菴王芻郭注云

今呼為鳴腳莎鄭氏樵以為即蓋草但說文既有蓋草又有菴

王芻亦似非一物招魂云菴蘋齊葉以菴與蘋連言自是水草

故生於淇苑耳說文蕭水蕭菴也从艸水毒聲讀若督蕭蕭菴

也从艸扁聲菴蕭菴从艸箠省聲經義雜記據之謂魯韓詩作

蕭以為水蕭菴毛詩作竹以為岸蕭菴然毛詩既假借竹字安

知必為菴字之借而非蕭字之借乎爾雅作蕭菴者蕭與菴疊

韻通用郭注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九章云解蕭蕭與

蕭某兮王逸注云蕭蕭菴也是蕭菴乃可食之菜鄭采綠箋亦

以王芻為易得之菜然則諸家本草僅以王芻蕭竹為草類者

如切如磋唐石經初刻作磋是也說文有磋無磋如琢如磨治骨曰切象曰磋

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

琢磨也也字傳義本之釋訓禮記大學亦同孔疏謂記者引

爾雅而釋之是也毛以切磋為道其學而成者道學猶講學中

兩道問學注云道猶由也禮記孔疏云道學也者論道其學矣

切磋者朋友講習之事故云道其學而成也鄭注大學則云

道猶言也未章如金如錫如圭如璧箋云四者亦道其學而成

也似亦以道為言與傳異義大學正義以鄭注道猶言也專謂

經中道盛德至善之道蓋亦不以道學之道為言矣

太平御覽九百六十四引韓詩如錯如磨宋氏綿初云東哲補也詩

白華篇曰粲粲門子如磨如錯其韓詩之語與李善注引毛詩

如琢如磨未之考也承琪案禮記大學論語皆引孔門引詩皆

作如琢如磨而毛詩與之合可見毛詩源流七十子所以勝於

三家也

瑟兮僂兮赫兮咺兮傳僂寬大也說文僂武貌詩瑟兮僂兮

段注云許與毛異者以爾雅及大學皆云瑟兮僂兮者恂慄也

恂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峻與寬大不相應故易

之僂左傳方言廣雅皆作僂服虔楊雄張揖皆訓僂為猛而荀

卿子寒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僂也愚者俄且知也則以陋陋

與寬大反對與毛合益大毛公固受詩于孫卿子者承琪案賈

子傳職篇明僂雅以道之文又道術篇容志審道謂之僂反僂

為野僂雅猶言嫻雅容志審道亦寬大嫻雅之意反僂為野與

大四百九十四

毛詩後箋卷五

三

廣雅書局宋

荀子陋僂反對相問是亦與毛義近釋文引韓詩云僂美貌亦

不以為武說文所據其齊魯詩歟又赫兮咺兮傳云咺威儀容

止宣著也釋文引韓詩作宣宣顯也毛作咺者蓋宣之借字故

以宣著釋之說文引詩作愜云寬閒心腹貌與毛韓義異當亦

出齊魯詩耳

會弁如星傳弁皮弁所以會髮釋文云會古外反注同鄭注周

禮則如字說文作膾段氏周禮漢讀考云說文膾骨體之可會

髮者引詩膾弁如星是詩本作膾與周禮故書合今本毛傳疑

有錯誤當云膾所以會髮為許叔重所本蓋毛詩作膾二家詩

有作會者鄭君注禮時未治毛詩其所云會弁如星其弁伊基

蓋皆韓詩至箋毛詩時則又合周禮注及韓詩為說改字而膾

讀為會之文蓋今本佚去詩小學又云正義引儀禮注收者所

以收髮證傳會者所以會髮之文孔氏所見傳未誤也此蓋毛

公謂經會為膾之假借傳當云會者所以會髮弁皮弁淺人刪

去會者一字并倒置其文耳承琪案段氏兩說微異其云會者

所以會髮是也云毛詩作膾則釋文正義皆未言及鄭箋又不

云膾當為會殆未必然也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注故書

會作膾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

會用組乃并膾讀與膾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符謂

之膾沛國人謂反紒為膾此先鄭以儀禮之膾釋周禮之膾用

經證經可為確證所引儀禮說乃先師舊訓士喪禮之膾今本

用組為之經有明文知周禮之會五采亦是以五采組束髮且

大五百十四

毛詩後箋卷五

四

廣雅書局宋

五采二字屬上會字讀句與後鄭達下玉字讀者不同毛傳以

為所以會髮當亦謂以組束髮經言如星者謂以五采束髮

加弁文駁如星也如星不必指玉之光即如鄭箋會謂弁之

其布置疏落之狀非取象於玉之縹緗而處狀似星也亦祇

光也陳氏借古編辨之極晰五經文字云春秋傳注引詩以

弁見昭二十八年左傳注今本是杜注左傳所據詩作繪

五采之義也說文以繪為骨槌引詩作繪弁此三家義不必

毛鄭箋則仍用其周禮注之說但讀會義不同初未嘗與毛

字高誘注呂覽上農篇引詩冠弁如星則又出於說文諸書

所引之外者矣

猶重較今傳重較卿士之車較說文作較云車轡上曲鈞也今

本為作銅文選西京賦七般注引皆作鈞又云較車耳反出也輒車兩轡也轡車旁

毛詩後箋卷五

五 廣雅書局印

也考工記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採其式以其廣之半為

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注云兵車之式高三尺三寸較

兩轡上出式者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蓋車深四尺四寸

其前三之一式也後三之二轡也較分冒于兩轡之上下與軹

之植者相貫式在前而低較在後而高故鄭云兩轡上出式者

也以式低較高望之若兩重然故曰重較段氏云較之制蓋漢

與周異周時較高於軹高處正方有隅故謂之較較之三角也

至漢乃圓之如半月然故許云車上曲鈞曲鈞言句中鈞也圖

之則亦謂之車耳其飾則崔豹云文官青耳武官赤耳西京賦

云戴翠帽倚金較荀卿及史記禮書書彌龍以養威彌許書作贍

解云乘輿金耳也皆謂較為龍形而飾以金司馬氏輿服志乘

六百八十九

輿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是其義也下文云公列侯安車倚鹿然

則較辨尊卑自周已然故劉熙曰較在箱上為辜較也重較其

較重卿所乘也毛公謂重較卿士之車必有所受之矣承璜案

詩正義謂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然考工記疏云鄭云兵車自

較而下五尺五寸者以其前文式已崇三尺三寸更增此隧之

半二尺二寸故為五尺五寸昭十年左傳公卜使王黑以靈姑

鉶車吉請斷三尺而用之服注云斷三尺使至於較大夫旗至

較按禮緯諸侯旗齊軫大夫旗齊較軫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尺

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有

三尺之較也據此疏則傳謂卿士之車蓋以武公為周卿士故

有重較歟又考凡卿大夫之車皆名軒杜注左傳於軒皆曰大

夫車定九年曰犀軒卿車說文軒曲輶藩車藩當本作輶段注

毛詩後箋卷五

六 廣雅書局印

藩是藩微輿輶為車耳不同用輶師古注景帝紀駭應劭之說

不知藩輶字本通大玄積次四君子積善至于車耳測曰至于

蕃也此蕃謂車之輶與輶皆曲者為軒曲輶即梁輶也輶亦言

曲者即所謂輶上曲鈞與車耳反出者車耳反出必邪也向外

故云曲輶其曲如角故謂之較重出式上故名重較崔豹古今

曰重較重耳也在車輶上重起如牛角然車之重較者名軒

取軒舉之義荀子非相篇軒較之下而候人傳云大夫以上

軒與此傳義相備戴氏震謂傳因詩辭傳會非也

氏經義雜記云倚重較兮倚字傳箋無說禮記曲禮尸必式

義荀子楊注文選李注皆作倚然釋文作倚云於綺切依也

義釋經云倚此重較之車今似本從人旁而下引經仍作倚

爾雅十皆從犬旁為倚之假借字說文繫傳駁字下引詩作倚
經音辨大部引詩亦作倚則自六朝至宋初皆作倚字唐人
雖多引作人旁要未若從犬者尤信而有徵也承琪案謂倚為
四之假借是也傳箋無說者以當時倚倚假借人所共知耳要
其字為倚其義則倚後漢書與服志乘與倚龍伏虎皇太子諸
侯王倚虎伏鹿公列侯倚鹿伏熊此倚皆謂倚較伏皆謂伏式
較在兩旁可倚人直立稍後一手可以憑較俛躬向前兩手可
以憑式曲禮疏謂於車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為較讀詩
記引呂和叔說即本之其實非也式在車前三分深之一而卑
於較者以便車前射御執兵亦因之伏以致敬較在車兩旁三
分深之二稍後於式而高出於式者以輪在轍外車驅疾則塵

毛詩後箋卷五

七 廣雅書局宋

上較在轍上所以蔽塵亦便於左右憑依楚辭九辨倚結輪兮
長大息涕潺湲兮下霑軾輪為車關所以固輪亦交錯於較倚
輪猶言倚較較高於軾故倚輪而其涕得下霑軾也若如曲禮
疏式上又橫一木為較則橫於當面射御皆有不便即俛而伏
式首且為較所觸矣朱傳既以倚為歎辭而仍用釋文于綺反之音亦誤

考槃

序云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案此
序是推本作詩者言外之意詩詞則止專美頌人猶簡兮亦止
美頌人而序云刺不用賢也蓋天地閉而後賢人隱衛之考槃
王之邱中有麻小雅之白駒皆詠賢人之肥遯以刺其君者鄭
箋泥於序下之說以詩詞之弗忘即為刺君故不能無語病若

六四百九十七

毛傳則就詩釋詩有美無刺說者槃以毛鄭同譏過矣陳氏見
復曰序謂刺君上之失賢朱謂美隱居之得所美在此則刺在
彼矣美在言中刺在言外其說最為圓通

傳考槃二訓皆本爾雅孔疏不言者以人所共知耳集
傳考槃二訓皆本爾雅孔疏不言者以人所共知耳集

小為屋有室結之義皆本鄭樵木偃蓋為槃之說然結室而在
在阿在陸分為三處恐無此理後說引陳傳良云考擊也槃

擊也扣之以節歌如鼓益拊缶之為然此乃貧無聊賴者之
所為賢者當不如此惠半農曰孔子自衛將入晉及河間趙魏

亦信也古有是名而孔子作之曰考曰作皆鼓之義案此

毛詩後箋卷五

八 廣雅書局宋

陸斯弗樂矣成其樂乃所以成其隱也反復詩言毛義深矣

考槃在澗傳山夾水曰澗釋文引韓詩作于云境境之處也惠
氏古義之澗當作澗古字于澗通引聘禮記皮馬相間注云古

文間作于承琪案作澗亦與于通小雅秩秩斯于傳云于澗也
此二字通借之證毛詩正字韓詩借字其實一也易鴻漸于干

釋文引荀王注並云于山間澗水也虞注云小水從山流下稱
于翟注云于厓也此皆謂于即澗耳劉淵林吳都賦注又引韓

詩地下而黃曰于黃疑澗字之誤漢汙者停水之處小雅正義
引鄭注漸卦云于者大水之傍故停水處即其義也至韓詩干

有兩訓則或由韓故韓說與辭君章句之不同若呂記引董氏
說謂次章在阿韓詩亦作在干謬矣文選西都賦注引韓詩此

景曰阿一切經音義引作

六四百七十三

國京案景
乃京之誤

嚴緝云舊說以弗諼弗過弗告皆為賢者賦咏不忘君之意其
義亦正但與上文榮樂寬大之意不類故此詩不過極言賢者
山林之樂以見其時之不可為而賢者無復有意於仕所以刺
其君之不能用也戴岷隱云弗諼者誓不忘山中之樂若蕙帳
空而山人去者皆忘之也弗過者弗與人相過弗告者弗與人
議論也閉門絕交口不言世事此隱遁者之常也黃氏日鈔以
此說為當承琪案弗諼弗過毛皆無傳諼之訓忘已見淇與傳
以近在前篇可不復出但疏引王肅述毛以弗諼為不忘先王
之道則不如以不忘此樂者為近至次章弗過以末章弗告傳
云無所告語也推之則弗過當是無所過從之意疏引王肅云

毛詩後箋卷五

九 廣雅書局印

頌人

歌所以詠志長以道自誓不敢過差其言亦未必得毛旨也

序云頌人閱莊也承琪案此詩但極言夫人族戚之貴容貌
之美來嫁之儀及齊國之富而無一語及其可閱之處若無此
序首句則將以為美莊美矣然莊美之賢固當不止于此也序
云閱莊美者自有左傳可證且序以閱言者七篇如君子陽陽
之閱周揚之水之閱無臣詩中皆不見其意而序能言之其必
有所受之矣

頌人其頌也氏經義雜記曰玉篇頁部頌渠衣切詩云頌人頌
頌傳具長貌又頌頌然佳也案下章箋云教教猶頌頌也知詩
頌字本重又六朝時猶未誤故顧野王據之然據下正義曰以

六百六十七

類安重言故箋云頌頌然長也知唐初孔所見本已作其頌矣
按勘記云考經文一字傳箋疊字者多矣如明星有爛箋云明
星尚爛爛然等是也玉篇乃依箋疊字耳非六朝時經有作頌
人頌頌之本也承琪案玉篇引傳云頌頌具長貌則傳文自重
一頌字與今本不同蓋經作頌頌傳作頌頌即此泚潰潰之例耳
衣錦娶衣傳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裝禕說文
禕部禕泉屬从禕榮省聲詩曰衣錦禕衣又衣部裝禕也詩曰
衣錦娶衣示反古承琪案今毛詩作裝則許衣部引者毛詩禕
部引者三家詩也要其於絹泉為衣則無異義鄭箋衛風裝禕
也此用禮記禕為綱文而不言禕用何物鄭風箋云裝禕也蓋
以禕穀為之其說與許異穀者細絹是以絲而非以泉矣孔疏

毛詩後箋卷五

十一 廣雅書局印

云婦人服尚輕細且欲露錦文必不用厚縐故以單穀為之夫
衣錦尚綱方謂惡其文著而乃云欲露錦文是矛盾矣鄭義似
不如許毛云裝禕者謂以裝為禕禕猶言禕禕說文直裾謂之
禕禕釋名荆州謂禕衣曰布襦亦曰禕禕言其禕禕宏裕也爾
雅衣蔽前謂之禕引申之凡衣或曰禕禕或曰禕禕皆取蔽義
蓋禕衣不殊裳如今之直裾故謂之禕是禕已有禕義故孔疏
云禕亦禕而在上毛既裝禕連文則裝必不同鄭訓禕當是以
裝為禕衣許三反古疑亦毛詩家舊說也
螭首蛾眉傳螭首額廣而方說文額好兒从頁爭聲詩所謂額
首段注說文云額首即螭首毛傳不言螭為何物鄭箋乃言螭
螭知毛作額鄭作螭承琪案鄭不言額當為螭自是與毛同字

六百六十一

毛本亦作螭但毛以螭為額之假借不以為蜻蜻耳詩云詩所謂簡首者此類亦當作螭謂詩螭首字即此額字之借也猶他處云某字古文以為某字正下云古文以為詩大雅字謂詩大雅之雅古文作疋此則謂詩螭首之螭小篆作額皆所以明假借也許凡引詩無言所謂者此獨變文故知引詩仍當作螭不得因此謂毛亦作額也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其尺索刺麤而毛曰徐氏云奉一作素非其義也又云一作素素謂螭首承其象御覽三百八十一引詩秦首蛾眉亦不作螭皆額聲之借螭自非取象也至蛾眉傳箋皆無說詩小學云王逸注騷云蛾眉好貌師古注漢書始有形若蠶蛾之說離騷及招魂注並云蛾一作蛾今俗本倒易之蛾作蛾者字之假借蛾者美好輕揚之意方言蛾好也秦晉之間好而輕者謂之蛾大招蛾眉曼只枚乘七

毛詩後箋卷五

十一

廣雅卷五眉

發皓齒蛾眉張衡思元賦嬌眼蛾眉陸士衡詩美目廣澤娥眉象翠翰倘從今本作蛾則一句中用蛾又用翠羽均知文義者不為矣承其案漢書外戚傳武帝悼李夫人賦云連流視而娥揚師古曰娥揚揚其娥眉字亦作蛾不作蛾也頎人敖敖傳敖敖長貌箋云敖敖猶頎頎也承其案蓋贅之假借說文頁部贅下云贅類高也廣雅亦云類高也為頭高此字之本義引申為頭長故廣韻云類頭長又引申為長貌亦如頎本頭佳貌而引申為長貌也河水洋洋翁氏附記云齊衛二國固皆可以河言要曰河道論之經衛者多經齊者少其河流與衛都近與齊都遠且經明言北流則衛言河北流者適齊之路也若齊言北流則是通海也

六百九十一

河之通海與此章有何關係而衛人作詩必鋪敘齊北通海之水以為齊境之廣斯亦可謂弗通也矣承其案翁說非也讀詩記引董氏曰齊地西至於河衛居河之西則自齊適衛河界其中故曰北流活活此數語頗有分曉衛西齊東以河為界河流於齊衛之間漸趨而北自衛適齊之路可言北流則自齊來衛又豈不可言北流邪且言嫁女則盛稱其所適之國韓奕之五章是也言娶婦則盛稱其所出之邦此詩是也序云閉莊姜全詩皆為莊姜而詠首章極言其族類之貴盛末章極言其國產之廣饒皆以見其宜見荅于莊公而不然者所以可閉翁謂河之通海與此章有何關係然使以衛人而言衛河之洋洋與莊姜又有何涉也孔疏云以庶姜庶士類之知不據衛之河翁云

毛詩後箋卷五

十二

廣雅卷五水

庶姜庶士自指齊來媵從與章首言河者無涉不知首敘境地次及物產次及士女敘述分明無可疑也施眾濊濊傳濊濊施之水中釋文濊呼恬反濊濊又四引此濊濊濊大部引作濊濊俱非是馬云大魚綱目大駘也韓詩云流貌說文云凝流也案凝流今說文作凝流此句本承北流活活言活活之流施眾則於水似凝此語最奇蓋與傳所謂施之水者皆兼眾與水言之若韓詩云流貌則專指水馬云綱目又專指眾皆於詩語不合說文大部濊空大也從大濊聲讀若詩施眾濊濊此似近馬說然許意但引詩比方濊字之音耳桂氏鶴遂謂說文引詩以證空大詩當本作施眾濊後八改為濊濊又加讀若二字而水部濊下引詩亦後人所加夫

六百九十二

崇崇抱布賈絲故謂之縉也蓋古人即以幣為錢可以賈易不必用錢刀然亦非僅以布粟易物即謂之布先鄭注周禮

印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賈易物詩云此布也案先鄭又云言布參印書者舊時說也其然則詩所謂布必非布帛之通稱孔疏乃云此布

大略小毛氏毛詩寫官記曰衛有頓邱三其一名

有故也在淇水南其一名五觀在淇上聲轉亦近淇凡此三頓邱未審至于

地賦注淇水自元甫城東南逕朝歌縣北

邱子漢洪至于頓邱者也魏徙九原西河土軍諸

其名亦曰五軍也其後歷敘至淇水合衛

帝營冢西世謂之頓邱臺非也皇覽曰

陰野中者也其下又云淇水

古尚一為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

十一年城頓邱皇覽曰

益因邱而為名故曰

頓邱系於五軍者

大五百十六

人馬又東經淇水南淇水志曰在淇水口東十八里又有宿

口宿公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

宿公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

宿公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

宿公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

宿公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

宿公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

宿公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

宿公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

宿公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

宿公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

宿公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

宿公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

宿公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

宿公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

宿公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

宿公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

宿公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

宿公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

宿公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

宿公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

宿公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

宿公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

宿公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

下筮則必猶託於婚姻之正禮以行者秋以為期自是嫁之時故以此相訂毛義秋冬為昏正可據此為本經之一證

馬昭之說非也

案彼境垣以望復關傳復關君子所近箋亦不言其地之所在

賈宇記置州臨河縣復關城在南黃河北阜也復關隄在南二

百步自黎陽入清豐縣界考宋臨河縣故城今在開州西其

頃時向遠似未可以乘坭垣而望見之也

下爾等隨箋言箋云爾女也復關既見此婦人告之曰我

女筮女字為室家矣兆卦之繇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誘

之歐陽本義謂上下文初無男子之語忽以此兩句為男告

女豈成文理據詩所述是女被棄逐怨悔而追敘與男相得之

初我乃決以下筮是我從子往爾推其文理爾卜爾筮者爾

其男子也承瑛案坊記云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

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凶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鄭注

爾女也履禮也言女鄰卜筮然與我為禮則無咎惡之言矣

言惡在己彼過禮注在禮時用韓詩然陸德明詩音義云體韓

詩作履履幸也鄭注履為禮又不盡用韓詩其二卜筮而後

為禮本無咎惡之言似以此婦人但自怨自艾而不深責其男

子較之箋說更為忠厚且以爾為爾其男子與箋詩亦異觀下

句以爾車來則卜爾爾字自以爾男子為是

桑之末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傳桑女工之所起沃

若猶沃沃然鳩鵲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毛意蓋以此為婦人之詩故因女工所起之桑為興即沃若黃隕亦不過顏色盛衰之況耳鄭箋泥於秋期之說遂分未落為仲秋黃隕為季秋殊不知賈絲是孟夏時事桑甚是孟夏時物若謂沃若是仲秋其時安得有葢乃云鳩以非時食葢與女子非禮行嫁義殊迂曲

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此二句正與下章三歲為婦靡室勞矣相應蓋初至其家食貧力作盡心於家事靡室勞矣言不以室家之事為勞猶邛谷風之昔青恐鞠及爾顛覆也言既遂矣至于暴矣者謂三歲之後久而見酷暴猶谷風之既生既有比子于毒也鄭箋以三歲食貧謂往之女家女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

毛詩後箋卷五

木

大其時婦尚未往又安知其家食貧必三歲乎於三歲為婦二句又云無居室之勞言不以婦事見困苦兩三歲異義非是王詩述毛又云往之女家從華落色衰以來三歲食貧此於上句自我徂爾中間多一轉折亦於文義不合

言既遂矣箋云遂猶久也案遂非即訓久而義近於久蓋遂本終訓竟皆有久意比方為訓故曰猶也曹風侯人箋同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箋云及與也我欲與女俱至於老老乎女反薄我使我怨也此直謂本期偕老不意其老而見棄耳箋詞

氣抑揚嚴緝遂謂此詩言總角之宴則此婦人始笄便為此氓

之婦三歲見棄不應便老蓋言始也將與汝偕老今未老而已

兒棄若從爾至老其被累辰必有甚者愈使我怨也虞東學詩

兒棄若從爾至老其被累辰必有甚者愈使我怨也虞東學詩

以此說為長不知三歲會貧二歲為婦皆謂初為夫婦時耳其下文言既遂矣自在三歲之後久乃見棄非必三歲便棄也惟總角之宴一語則似幼即為婚而抱布來謀涉淇遠送又非碑男弱女之所為此為可疑王氏志長以總角別有所指蓋謂氓所私者所謂士貳其行者指故憐新婦人之所為恨也田間詩學又疑是改適之婦見棄後夫轉追念其故夫結髮之清解愈支離承琪案總角之宴以下祇自悔其少不更事為笑盟誓以為可託終身而不知其不可信也總角正印對宴安也謂其初本相安無事非同今日之不能安於室訓已見邨谷風故毛於此無訓

毛詩後箋卷五

九

下重又云息或从心在旦下詩曰信誓旦旦是計本毛詩作息也鄭箋之本字與許異經字作旦傳同而旦即息之假借故箋云言其懇惻歎誠字為旦義仍為息實與許未嘗不合也正義引定本云定本旦旦猶但但是定本改息用但考又定本作信誓旦旦然猶但但也一本作旦旦猶但但然皆非且面誤承琪案說文但懼也懼痛也方言但痛也或疑出於信誓不協不知傷痛者至誠迫切之意故可通為形容誠懇之貌如說文惻亦訓痛而後漢書張輔傳云間惻惻出於誠惻惻懇切也又如說文惻惻喜歎也又引爾雅曰惻惻無告也惻本訓喜歎而憂者之歎歎亦與喜樂之歎歎同切是其例矣

大五百卷五

亦已焉哉箋云反復也今老而使我想曾下其言已焉哉謂此不可奈何死生自決之辭正義曰今下其言已焉哉其前言而棄薄我我反復是君子不曰而己之事亦曰焉哉無可奈何據正義則經中兩反字與義非是反是不思也即變上不思其反變文以叶下哉字耳

毛詩後箋卷五

十

亦已焉哉觀此知反即言可復也之復集傳以反為反覆言我不思其反覆以至此為婦人自悔之語此與表記引詩證諾責之意不合戴氏續詩記反謂回思前日之事惠半農云反謂為大家所遺引穀梁傳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為證此皆與上文信誓不相應故知箋說為允

竹竿

序云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承琪案序首句但言衛女思歸下乃推原其所以思歸由於不見答耳詩首一章第言夫婦相接之禮並無不見答意亦並未露慮歸之意故毛於首章傳云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為室家於三章云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比興以教中人不至至章末駕言出游以寫我憂始露不答思歸之意政傳云出游思鄉衛之道則全詩情事瞭然矣集傳以此詩才見不答之意嚴緝辨之曰此雖不言其夫家之不見答而觀

其思之切如此則其情不言可知矣或又疑傳箋屢言室家
夫婦似誤認序中歸字作嫁字獨不思末章傳云思衛衛之道
正與序思歸相應何嘗誤認爲謂嫁曰歸乎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傳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也山氏大臨
曰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由西北而注之左行爲上山
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南爲右集傳云泉源在
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其在衛之西南而東南與泉
源合故曰在右承琪案水經注左爲雒水右則淇水自其地
東南逕朝歌城北又東屈而西轉夫衛都朝歌淇水自其地
屈而西轉是亦在衛之西北其下流乃在西南且魯文於泉水
曰泉源水經云水有二源一曰馬溝一曰美溝皆出朝歌西北

毛詩後箋卷五

三

詩自其源而言之故曰在左淇水詩不曰源則是目其下流
至衛之西南故曰在右即一字之分別其不苟如此後氏水
以爲泉源之委在左淇水之源在右正與經文相背誤矣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滅玉林曰家藏明人舊刻本作遠
父母始知俗本爲誤母讀若每與上淇水在右爲語後見唐
經亦然校勘記云小字本闕本明監本皆作遠兄弟父母皆文
以遠兄二字作音可證承琪案王風葛藟魯頌明宮皆母與自
韻小雅沔水母與友韻與此母右爲韻正同顧氏曰本音作
遠父母兄弟何氏焯謂其未加考止漫從大全本耳
巧笑之瑳傳瑳巧笑貌案瑳疑齧之假借瑳字本一作瑳
經音義云瑳古文齧同說文齧齒參差也詩不必之作是也

大四百一十一

當爲笑而見齒之貌耳

佩玉之離傳離行有節度說文離行有節也引詩佩玉之離此
用毛義也段云此離字本義其曹風之猗離則說文之旃旒也
承琪案曹當作檜陽有萋楚之猗離卽小雅隰桑之阿難毛傳
猗離爲不順阿難爲美盛其義相因說詳檜風要皆與行有節度
之聲異說補因錢氏柔緩之解而爲腰身裏離之說宜稽古編
之識之也

蘭

甘蘭之支傳蘭草也案傳草字或菴字之誤或草上脫菴字
當作芄蘭草也如木瓜楸木也之例爾雅菴芄蘭郭注菴芄
蔓生卽菴一各芄蘭郭注菴芄或傳寫誤芄衍字也說文芄

毛詩後箋卷五

三

蘭莞也此莞當爲菴或菴芄亦衍字也陸疏芄蘭一名蘿摩幽
州人謂之雀瓜蔓生葉青綠色而厚摘之白汁出食之甜脆
意如滑美其子長數寸似瓠子陳氏稽古編云宋沈括言芄蘭
在枝間如解結錐故以爲興鞞亦當似葉但不復見耳近世
人謂目祖其說言芄蘭實鞞卽鞞如錐葉後曲如張弓指鞞
仔大臣豈專爲鞞鞞一物取象乎況首章言支不言菴也毛
義優沈說纖甚承琪案沈說見夢溪筆談其二云莢出葉間如解
結錐與陸疏子長數寸者合支本與枝同唐石經及說苑引詩
皆作枝莢綴於枝上亦可云枝名醫別錄云芄蘭葉嫩時似蘿
摩扁端大莖李時珍云葉長而後大前尖鞞音涉張弓指鞞也

大四百一十五

葉後譬似之其說雖本沈括然亦得之目驗近時吳氏瑤田
九蘭疏證亦云葉油綠色厚而不平正本圖末狹
而缺則此葉圓端象其環狹末象其缺沈云古人為鞞之制亦
當與九蘭之葉相似者固可存之以備一解也

能不我知王氏述聞曰詩凡言盛不我顧既不我嘉子不我思
皆謂不顧我不嘉我不思我也此不我知不我甲亦皆謂不
我不狎我非謂不如我所知不如我所狎也能乃諛詞之轉
才能之能當讀為而言童子雖則佩鞞而與我知

則佩鞞而實不與我相狎蓋刺其驕而無禮疏遠大臣也雖則
之又正與能字相應古字多借能為而承琪案傳云不自謂無
知以驕慢人也是毛本讀能為而鄭箋乃如字訓為才能耳惟
毛詩後箋卷五

以能不我知為不自謂無知於經文不順段懋堂云無當自有
此說是也詩蓋以九蘭之支與君子當柔潤溫良正與驕慢相
對又人君治成人之事故以童子而佩鞞然雖服成人之飾
不自謂我知所以為柔潤溫良而有成人之德下章能不我知
亦當云不自謂我已狎習蓋鞞為解結之物故言知鞞是

之事故言狎習此皆正言之以反刺惠公之驕慢所謂陳美以
刺惡也傳用此意釋詩於詞旨最為深婉若如箋說不如我知
臣之所知為不如我知臣之所狎習則淺直少味矣

垂帶悸兮傳垂其紳帶悸然有節度段懋堂曰此未知以
字為何字之假借承琪案釋文悸韓詩作萃蓋悸即萃字
悸从季聲季从穉省穉亦聲穉萃聲相近故悸亦可借為萃韓

八五五十五

垂貌猶爾雅之峯首屢屨也毛云垂其紳帶悸然
為垂貌則悸為其之借字無疑說文垂也哀十三
年左傳曰佩玉綦兮

射御則佩鞞箋云鞞之言沓所以彊沓
中 焉名指沓沓以放弦決用棘及骨及象為之沓用
之亦名極極取其中於指沓取其沓於指也鞞之為決
也所以納弦以系骨韋系者於右巨指从韋葉聲詩曰童
子佩鞞承琪案孔疏謂禮無以鞞為決者故鄭易為沓然禮亦
有以鞞為決者詩曰巨指見於內

佩鞞之文則不見於禮經或謂沓以韋為之鞞字从韋故宜
當然說文不云鞞或从弓作鞞乎蓋鞞即今之扳指而制微
同今之扳指如環無端古之決則如環而缺其缺處當聯以
韋所以沓指亦可以佩段注說文謂士喪禮注云決以韋為
藉又云以丑環大擘本皆為送死而設恐未必然也

河廣
序云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嚴緝云箋
謂宋襄即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疏因以為衛文公時非
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自魯
閱二年狄入衛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詩作于衛未遷
之前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文俱未立也舊說誤矣

大五五十五

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

八年冬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

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

託于舅固由不忍傷父之意然夫人之志于

襄公於前請未獲命至父疾而又固請之

謂襄公即位夫人思宋而義不可往竊謂桓公在

思返之理若襄公既已即位不惟衛徒禁此無河可

與廟絕尤不宐復萌此想也使此時思及任宋是前乎此者未

嘗思今見先君已沒其子即位思以國而義有不

不勝其拳拳而作此焉則亦愚婦之鄙情也

毛詩後箋卷五

至性而有循禮度義之志也哉虞東學詩曰鄭箋謂

而夫人思之與詩義不相應集傳亦仍其說疏謂本不渡河

似有渡者之詞此是曲說詩固從賦不從也四書釋地引

曰珩言謂不必渡河而仍以故國之山川言其有深

亦滯於鄭箋而欲稍變疏義以通其說非違詰也范氏

詩雖以望宋為言然於桓公無相思之理詩意引宋仁

郭氏不宐與仁宗私見一事明夫人之不思桓公是也

但以思子承琪案序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則

之時即思之矣奚必待襄公即位而後思哉序不言桓

而曰襄公母者以此詩為思子而作耳孔疏以河廣

詞嚴緝則以為實詠今玩毛傳於首二句不言則嚴

渡河者為得序傳之意箋疏之說非也

許氏名物鈔以集傳既云衛在河北宋在河南而又言河廣之

詩作下襄公即位之後則衛不在河北矣其說自相枘鑿夫桓

公迎衛渡河疑此時未出夫人桓公卒於衛文公之八年其出

夫人當在既渡河之後然則衛在河北之說為誤承琪案桓

姬之出經傳不詳其事然夫人雖出而宋衛之好未必遂絕況

說苑立節論制襄公茲父以天子讓目夷目夷逃之衛茲父從

之三年是雖中寸在衛而襄公從之桓公未嘗禁也逆河宵濟

之事恐不足為夫人未出之證

詩序廣義曰襄公盡讓千里之國不忍疏母子之情孝之至也

而夫人之作是詩恐傷襄公之心也假而曰靡日不思其子將

毛詩後箋卷五

何以為情假而曰遠莫致之是又明明以迎養示其子矣是以

盡置母子之情於不論而曰誰謂宋遠乎跋而望之即是也

不崇朝可至也若曰吾於汝不過咫尺之睽耳益意實思之而

語若為未嘗思者然守不可歸之義而又曲體孝子之心夫人

之情苦矣夫人之賢至矣故孔子以為德之至承琪案此說蓋

欲以曲通箋疏即位後思之之說所引孔子語出鹽鐵論執務

其云好德如河廣者大旨謂有求則得所思不遠與論語

之解略同實於本詩母子之義不相關涉也

帆之傳抗渡也說文航方舟也从方亢聲段云衛風一葦

帆即航字詩謂一葦可以為之舟也舟所以渡故謂渡為

航葦案段說非是說文航下但引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

夫方舟士特舟並不引詩毛傳但云杭渡也杭在說文為抗之或字抗有舉而加之意故箋云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以加字申成傳義則杭之為抗明矣廣雅釋詁云抗渡也疑詩杭字本亦有作抗者杜篤論都賦造舟於渭北杭涇流中懷後漢書作北航注云說文航字在方部今流俗不解遂與杭字相亂據此是章懷改航為航夫上言造舟而忽雜以方部之航無此文理段氏反從其說誤矣次章曾不容刀釋文正義皆引說文今說文航字賦此字而於一葦杭之並不及方部之航是陸孔皆知杭非即航字也

跋子望之王逸注楚辭九歎引作企子望之說文企舉踵也跋足多指也是企正字跋同音假借字小雅如跋斯翼玉篇人部亦引作企文選贈蔡子篤詩注云跋與企同謂其聲同可通借

毛詩後箋卷五

廣雅書局

伯兮

序云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嚴緝引曹氏曰是役也王為主而衛人屬焉故不專刺宣公而云刺時也朱氏通義曰從王伐鄭事在衛宣公十三年三國之從王正也而序以為刺時者刺其過時非刺宣公也鄭在衛之西南而詩言東者時三國從王必會兵東都乃行非謂鄭在東也孔仲達解此詩最當朱子終以鄭在衛西疑之又云無明文可考然則春秋非明文耶若但是衛國用兵何以有為王前驅之語承琪案首序雖止云刺時然經中有為王前驅一語

大四百六十九

據鄭箋以縞葛之役當之證佐明白無可疑者陸堂詩學又因自伯之東一言乃引春秋莊六年王人救衛謂之東者東與齊戰不知王人救衛非為王前驅一戰即罷亦非過時不歸也自當以箋疏為正

伯兮傳武貌頤人庶士有揭傳云揭武壯貌彼釋文云有揭韓詩作桀云健也段氏以傳訓揭為武壯貌者謂揭即乞之假借承琪案有揭韓既作桀桀與傑古字同疑毛亦以揭為傑之借字韓曰健毛曰武壯義亦相近此揭兮韓詩又作偁文選高唐賦序注引韓詩曰偁桀挺也疾驅貌玉篇引詩從韓作偁而訓仍同毛云武貌蓋說文雖無揭字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偁邱揭反健也武健義同毛始以此揭兮又即偁之假借耳

毛詩後箋卷五

廣雅書局

惟傳於檜風之偁兮云偁偁疾驅此不同韓作疾驅而略同頤人訓義自蓋以爲王前驅義尚在下此與邦之桀連文故當爲武貌耳

伯也執戈為王前驅傳及長丈二而無刃箋云兵車六等軫也戈也也及也車戟也酋矛也皆以四尺為差正義引考工記注三及戟矛皆插車輪用則執之此據用以言也承琪案戈執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賁以先驅周禮司戈盾祭祀旅賁及故士戈盾注云故士王族故士也與旅賁當事則衛王也疏云旅賁氏掌執戈盾而趨此執及以其與故士同衛王時以為儀衛故不執戈盾旅賁氏云掌執戈盾夾王車

大四百六十九

而趨左八人右八人注云夾王車者其下士也下士十有六人中士爲之帥焉據此則執戈盾夾車者爲下士其執戈前驅者當爲中士歟司戈盾所謂授旅賁及者蓋以授中士故說文獨於爻下言旅賁以先驅禮書云爻雖建于車及王行則執而前驅急就篇注云旅賁以先驅者曰爻皆本說雖引禮文而實合於詩義傳以伯爲州伯正義以內則州伯釋之鄭彼注云州長中大夫一人而此執爻之旅賁則爲士曲禮列國之大夫八天子之國曰某士注云三命以下於天子爲士衛之君子爲王前驅者自是諸侯大夫於王朝則爲士耳自伯之東毛詩明辨錄云衛在鄭之正北王在衛之西南俱與東不合惟孔疏謂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庶幾近之然思婦在室豈遽忘其身所居之地而以伯爲東行邪鄭氏泉曰周既東

毛詩後箋卷五

毛詩後箋卷五

遷衛自西北而往故云之東豈有以淇縣目洛陽爲東者胡氏紹曾曰衛人從王屬右軍統公林父正東行矣夫左右軍皆從王而東伐鄭由京師向鄭南行右軍在西路焉得援爲東行之據然則何以云東也蓋伯以衛人仕於王朝常供護衛周禮虎賁旅賁之職夾車而趨卽執戈盾者不必拘泥爻字若泥定兵器爲爻則建於車右非常執者又王有從車貳車而無前驅之車故於執字前驅字而知前驅步從正旅賁也其妻從仕于周故云自伯之東承琪案田閒詩學云周室東遷天下稱爲東周之東者猶言之周又云三國之士其始至京師以赴王命猶未知其果伐與否迨聞王師之東則伐鄭決矣伯也前驅室人殆有死之慮故憂思益深耳此蓋因王不在衛之東又無主帥

當自始別已然何以必自之東之後故轉而爲此二說然終近於迂曲當以明辨錄謂其妻從夫仕於王朝者情事爲合惟既知前驅者爲旅賁而又云爻字不必泥則未檢及周禮之授旅賁爻說文之爻下云旅賁以先驅耳

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傳甘厭也箋云我願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此正申傳訓甘爲厭之意正義引左傳請受而甘心焉謂始欲取以甘心則甘心未得爲厭似以鄭爲易傳者誤矣

焉得諼草傳諼草令人忘憂按勘記云此當作諼草令人善忘故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傳不言憂箋以憂申之也若傳已云憂則生疾危身人所共曉何煩更箋乎釋文云令人

毛詩後箋卷五

毛詩後箋卷五

力呈反善忘心向反又如字爾雅釋文引詩云焉得諼草毛傳云諼草令人善忘是釋文本不誤也正義說傳云諼訓爲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諼草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此正義本忘上有善字之證其仍云忘憂者以鄭說爲毛說凡正義以爲毛鄭不異者其自爲文每如此非傳有憂字也正義本當亦不誤釋文云說文作蕙云令人忘憂也所以著其異耳不知者反據之并取正義自爲文者以改此傳失之甚矣承琪案此說是也孔疏以諼非草名嚴緝力辨其非爾雅翼云衛之君子行役過時不反其婦人思之則心痠首疾思欲暫忘之而不可得故願得善忘之草而植之庶幾漠然而無所思然世豈有此物哉蓋亦極言其情說者因聲音之與諼同也遂命萱以爲忘

之字益以音合其音以忘合其義耳然忘草可也而所謂忘
字何從出哉據此云願得善忘之草似羅所見傳本亦
無字故於忘憂之名但引說文養生論博物志以為皆諸儒
會之語可謂善讀傳箋者矣文選謝惠連西陵遇風詩注曰
韓詩焉得諍草辭君曰諍草忘憂也然則忘憂之說必
章句說文從韓與毛異義傳箋皆祇作設想之詞不謂實有此
草於焉得二字最合爾雅備列草名而但有諍訓別無諍草陸
氏稽古編因釋訓箋諍忘也郭注云義見伯兮考槃詩釋文引
詩作荑草遂謂伯兮詩當作荑為草名與考槃不同然正義引
孫注爾雅云焉得諍草是叔然所見詩仍作諍不從仲作荑也
毛西河詩札引陸機贈從兄車騎詩云焉得忘歸草言樹也

毛詩後箋卷五

廣雅書局

有狐

序云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地焉韓詩外傳曰其
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
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已惡幾幾焉知天
下之欲衣會也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步也已惡衰
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云云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
蠶先天下憂衣與會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衣之子 實此
以鴛羽篇語與有狐二語同引者因上文衣會並言故也
及男女婚姻而與毛序刺時之意正合

大四百九十九

135

道不得早為室家故正義云久而無匹非先為妃而相棄也此
語甚明初非寡婦繹夫之謂即箋云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
是子無裳無為作裳者欲與為室家此寡是獨處之謂非必以
為未亡人正義云首章傳曰裳所以配衣二章傳曰帶所以申
束衣則傳皆以衣喻夫以裳帶喻妻宜配之故箋云是子無裳
欲與為室家道申說傳裳所以配衣之義據此是傳箋皆以
無裳喻無妻非憂其無人縫裳而欲與為室家也讀注疏者不
子細輒謂集傳本鄭箋立說豈其然哉

有狐綏綏續讀詩記曰有狐國人作也狐多媚故有匹多疑不
步水故在淇梁與岸側綏綏然安閒而不迫衛之男子失時故
有感於狐言未有妃耦猶之可也衣帶之屬無與治之此可念
爾黃氏曰鈔曰諸家皆以為婦人欲嫁之詞岷隱之說覺優游
得詩人之意 雄曰岷隱謂有狐為國人憫繹夫則表國人
之仁心固勝 寡婦之淫志承琪案如果寡婦欲嫁而作為
自媒自炫 向何所取而列之三百故後儒多覺其不安而
有取于戴說但戴以無裳為無與治之猶不及傳箋以無裳喻
無妻得比興之旨耳

毛詩後箋卷五

廣雅書局

日鈔又云綏綏毛以為匹行貌朱子以為獨行求匹之貌李迂
中祖毛說戴氏獨以為安閒不迫諸家祖朱說者以狐非美物
綏綏為安閒耳然恐詩人託物起興不似此拘也稽古
編曰朱傳特見齊南山鄭箋求匹之訓因移以釋衛詩耳然南
山之綏綏毛義實勝鄭矣承琪案玉篇夕行遲貌詩雄狐又夕

今作綏戴氏安閒之義與行遲正合然凡獸之性獨行多急遊
匹行多安閒亦其大較也故匹行已足該行遲之義陸堂詩學
云塗山歌綏綏白狐爲毛色舒散之貌猶荀子所云綏綏兮其
有文章也其實舒散與安閒意近要皆不如訓匹行者取與尤
切合也

在彼淇厲傳厲深可厲之旁毛鄭詩考正曰水經注河水篇引
段國沙洲記曰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
名詩淇梁淇厲並稱厲固梁之厲也經義述聞曰厲謂水厓也
廣雅廉厓也又廉厓厲方也又邊厓旁廉方也廉厓厲皆在
之各故皆訓爲方淇厲與淇側同義猶河干與河側同義是淇
厲爲淇水之厓非承上淇梁言之載以厲爲梁厲非也承洪案

毛詩後箋卷五

廣雅書同案

傳以厲爲深可厲之旁固明知此厲非深則厲之厲但厲必深
水其旁水淺處亦可名厲實則此厲當爲瀨之借字史記南越
傳爲戈船下瀨將軍漢書作下瀨說文瀨水流沙上也楚辭石
瀨兮淺淺是瀨爲水流沙石間當在由深而淺之處上章石絕
水曰梁爲水深之所次章言厲爲水淺之所一章言側則在岸
矣立言次序如此說文賦履石渡水也或从石作瀨瀨瀨同聲
故履石渡水之賦與水流沙上之瀨義足相成聲亦同類而又
與涉水之厲轉相引申故深則厲說文作賦此水旁之厲又借
深厲之字爲之若但訓水旁與側無別傳云深可厲之旁者用
彼厲以見此厲故也李集解引王氏曰岸近危曰厲則望文生
義矣

木瓜

序云木瓜美齊桓公也漢唐宋諸儒皆從序說朱子讀尊孟辨
云詩錄木瓜春秋序續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正用序說呂
記引朱子說則但以爲尋常施報之言已稍變其義至作集傳
乃以爲男女贈答之詞疑與靜女同類當時輔廣最爲篤信師
說者尚疑此詩但見忠厚之意絕無褻慢之情以小序云云恐
非後人揣度者所能及因疑是齊桓既歿之後衛文伐齊般長
立幼衛人感桓公之惠而責文公之無恩故爲是詩以風其上
而朱子不以爲然但謂美桓之說於經文無所據不知衛人戴
桓之德實有難於報稱者故作此詩以致其意詩乃詠歌之文
非紀事之史安得盡著實跡於篇中哉且此詩在衛風之末或

毛詩後箋卷五

廣雅書同案

如輔說爲衛文忘齊大惠而作則風刺之詩更不當直言其事
何可以經無明文疑之劉氏瑾又駁序云齊桓之德豈可僅比
于草木衛人之報何乃自擬于重寶不知作者之旨正以人當
薄遺厚報故設爲瓊瓜不等之喻言若有厚于此者報當何如
此尤謂人微婉之意也至靜女之詩如古序說本非男女贈答
之作即謂美人靜女經有其言而此詩則有何明文可據乎且
似引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孔叢雖非真古書然如
此等已先見於毛傳當必有所授之春秋昭二年左傳韓起聘
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使果爲男女贈答
之私則何以謂之行禮而名卿燕享安所取之若謂賦詩斷章
則孔叢所引孔子之言自一南至采菽皆實據詩義與古序相

何獨於木瓜節取焉而北宮之賦淇澳託意宏深宣子願白
原歌詩不類之謂邪至賈誼新書禮篇以木瓜為下報上此則
因施報之義而推廣之耳未可為此詩正詁也

投我以木瓜傳木瓜楸木也呂記引徐氏曰瓜有瓜楸桃有羊
桃李有雀李此皆支瓊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陸氏坤
雅始謂實如小瓜會之津潤不木者為木瓜圓而小於木瓜會
之酢澀而木者為木桃大於木桃似木瓜而無鼻者為木李
氏集解從之姚寬遂以木桃為楸子木李為楸楸李時珍本草
祖述其說陳氏稽古編從之承琪案楸子楸楸在本草別錄圖
經並無木桃木李之名後人因詩而被以此名耳傳以木瓜為
楸用爾雅文而木桃木李無訓爾雅以瓜不木生故獨釋楸為

毛詩後箋卷五

廣雅書局

木瓜若桃李本皆木耳自不必復稱為木詩言木桃木李者因
上章木字以成文耳毛公無訓蓋即以爲桃李徐安道謂別於
羊桃雀李其說亦通若楸子及楸楸皆與木瓜同類不應目為
桃李任昉述異記云桃之大者為木桃足知木桃即桃烏得為
木瓜之類乎

報之以瓊瑤傳瓊玉之美者瑤佩玉名正義曰以言瓊瑤瑤是
玉名則瓊非玉名故云瓊玉之美者言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
也此與應劭云瓊玉之華者同義說文瓊赤玉也段注云赤當
作亦說文時有言亦者如李賢所引診亦視也鳥部鸞亦神靈
之精也之類此上下文皆云玉也則瓊亦當為玉名倘是赤玉
當廁瑤瑕一象間矣唐人陸德明張守節皆引作赤玉則其誤

之玉皆謂瓊也瑤佩玉名者正義曰有女同車云佩玉瓊瑤
改知瑤佩玉名段氏云名當作珣謂佩玉納聞之珣承琪案此
說非也雜佩謂之佩玉亦謂之玉佩故鄭風言佩玉瓊瑤秦風
言瓊瑰玉佩一也佩玉名者雜佩非一其中有名珣者耳段以
瑤乃佩玉之一物不得為佩玉名誤矣

報之以瓊瑤傳瓊瑤美玉首章正義以傳瑤言佩玉名瑤言美
珣言玉名名當作珣三者互文是此傳當作瓊瑤美珣釋文
瑤音遙美玉也說文云美珣是陸所見傳作美玉故引說文以
存異義孔所見傳本作美珣故首章正義引傳云瓊瑤美珣今

毛詩後箋卷五

廣雅書局

本傳文作美玉者轉寫之誤呂記引傳段氏云說文琕珣瑤皆
珣之美者今說文瑤下亦周禮王獻玉爵后獻瑤爵禮記玉爵
獻卿瑤爵獻大夫是其等差承琪案正義又云瑤亦佩玉名者
賈諤新書言佩玉捍珠以納其間大戴作毗珠韓詩外傳作蟻
珠然珠字從玉其初蓋以玉為者後乃用蚌珠代之荀卿賦曰
旋玉瑤珠不知佩也古人殆以瑤為珠以充佩玉故知瑤亦佩
玉名也

報之以瓊玖段氏云王風傳曰玖珣次玉者說文玖珣之次玉
黑色者今此傳作玉名乃玉珣之誤耳玉珣見楊雄蜀都賦漢
書西域傳師古曰玉珣之似玉者也承琪案首章正義云此
言瑤佩玉名下傳云瓊瑤美珣玖玉名三者互也此瓊玖玉

名名當作石蓋謂傳訓瓊玖爲玉石與琚爲佩玉名瑤爲美石
三者互文見義若作瓊玖玉名則與琚佩玉名同不得云三者
互文正義又云琚言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
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此玖言玉名亦當作玉石蓋以瑤之
美石玖之玉石證琚雖佩玉名而亦爲玉石雜也今本正義瓊
玖玉名玖言玉名一名字皆石之誤若此傳本以玖爲玉名則
正義不當引邱中有麻傳以明玖非全玉矣

長壽李滋然初校

益陽蔡芳覆校

毛
廣雅書局宋

毛詩後箋卷五終

毛詩後箋卷五

毛詩後箋卷六

王

涇 胡承琪撰

譜云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于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正義曰風雅之作本自自體而云貶之謂之風者言當為作雅猶按勸記云貶之而作風非謂探得其詩乃貶之也承琪案鄭意似謂詩人之作自降為風耳范甯誤會鄭意其穀梁序云孔子就大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困學紀聞已駁之即鄭謂詩人自降亦無此理陳潛室又謂雅詩多朝會燕饗樂章及公卿大臣規諫獻

毛詩後箋卷六

廣雅書局

納之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製音節與列國之風同也然王風之首篇為黍離即作于周大夫君子于役序亦云大夫思其危難以風是豈得謂盡出民俗歌謠乎黃實夫曰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耳故曰王國風此為聲調之說亦近渺茫無已則惟孔疏以風雅之作各自有體者似為近之正義又引服虔云尊之猶稱王猶春秋之王人稱王而列于諸侯之上黍離箋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于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歸于國風焉釋文云崔集注本此下更有猶尊之故稱王也似鄭亦同服義然詩譜謂之王城譜則王即東都王城亦地名也陸堂詩學曰春秋魯國之史于元年春必書

大四百七十一

王正月猶可目為尊王黍離十章採自王畿將不稱王而或曰周可稱也余謂王亦以地而言自平王歷景王都王城十二世敬王避子朝亂乃徙都成周義固不得舍王而稱周且稱周則與周南混矣故謂以風貶周者非也謂以王尊周者亦非也顧氏日知錄曰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于成康之世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采于商之故都者則繫之邶鄘衛采于東都者則繫之王采于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至驪山之禍允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詩雖變而太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先儒謂王之名不當儕于列國而為之說口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誤矣

毛詩後箋卷六

廣雅書局

范氏詩譜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者太師不采詩王朝無掌故諸侯之國史亦不紀錄之以進上王國亡則四詩俱亡非僅雅亡也春秋所以繼詩亡者詩之為教長于諷諭其微婉常餘于言外倚嗟稱御亂而實刺莊公揚水諷晉昭而詞嘉桓叔其有深切著明如所謂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者必其事著于王官迫于忠憤而自發也詩存而列國之事可得之絃誦之間若其亡矣亂臣賊子何以彰其惡于萬世孔子以匹夫而操筆削事核其實文生于義天王狩河陽夫入孫于齊有不直言而見者約而達微而臧是在讀史者之善會其旨惟弒父與君則直書之是故春秋即詩詩亦中也孟子之言明白易曉如此而後儒乃曰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

大四百七十二

夫王降為風或是衰周時勢何至雅詩亦變為風乎王室雖陵遲而雅詩誰能禁之不作且二南與豳雖為風之終始而其為國風則一也豈亦有升降之殊歟善乎夾際鄭氏之言曰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周之風非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章如愚曰王之風非貶王也體自風也魯之頌非衰魯也體本頌也詩體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于風頌高于雅汪琬曰十五國風中有二南王豳皆天子之詩雅頌有賓筵抑戒魯頌皆諸侯之詩不得以風詩專屬之諸侯或曰平王政教東遷故斥為風行父請命于周然後有頌然則王之斥為風也孰斥之王不自斥也作詩者不自斥采詩者必不敢斥其所得之詩以告于王也幽厲之詩猶列于雅而平王獨否是不逮幽厲也由三家之說

毛詩後箋卷十

王廣雅書局錄

思之則王降為風之謬顯然矣

虞東學詩曰先儒以王風係平王猶以周南召南係二公其失同也周為周之南召為召之南王則澗水東澗水西之王城皆以地言不應從人立說曲言黍離降風也又曰自康成有不能復雅之云楊龜山據之以雅亡為詩亡者也然攷趙岐注孟則曰太平道衰王跡止息頌聲不作故詩亡是漢儒原立兩義後世鄭學盛行遂遺趙說李迂仲兼而存之古義略具王魯齋則謂風雅頌俱亡而安溪詩所又特據風雅為說論莫能一愚竊以為都非要義所欲究者王迹耳王者之迹何碩于詩春秋之作何與於迹此義不明則不獨黍離降風支離難據即迂仲魯齊安溪諸說亦可存而不論蓋王者之政莫大於巡狩巡

天子采風述職則諸侯貢俗太師陳之以攷其得失而為行焉所謂述也夷厲以來雖經板蕩而甫田東符焉同於震於徐方疆理及乎南海中興之迹爛然著明一詩之典廢所謂述熄而詩亡也孔子傷之不得已也陳詩之典廢所以存王迹於筆削之文而非進春秋於風賦後今節諸儒所論詩亡者而折衷之則魯為近蓋詩者風之總名無庸舉彼遺此若疑國風之存亡則魯頌亦之信亡則慮謂詩之存亡繫於王迹之熄與不熄才駁今書之有無也

黍離

毛詩後箋卷十

王廣雅書局錄

序云黍離閔宗周也新序衛宣公子壽閔其兄後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王氏詩考以劉向所當為魯詩說承琪案說苑奉使篇載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趙倉唐為太子奉使於文侯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此蓋亦以黍離為公子壽之詩故倉唐於文侯父子之間借以為風新序說苑劉向一人之作其說詩旨趣當同但左傳衛壽竊旌先往是死在彼先安得有閔兄見害之事且使黍離果為壽作當列之衛風何為冠於王風之首其不足據明矣詩考又引韓詩序云黍離伯封作也陳思王令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此大旨與劉向說同而事與人又異然尹吉甫在宣王時尚是西周不應其詩列於東都也

又引韓詩曰離黍貌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慙不識
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為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
也劉勰云思親者莠蒿不分閔周者黍稷莫辨此用韓義而閔
周又本毛序范氏補傳詩曰名物皆以視黍為稷釋首二句
惟李氏集解以為不必如此說承其說者彼者正見有
黍有稷徧地皆然序所謂盡為禾黍是也

序云周大夫行役至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為禾黍閔周室之
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李氏本謂以事推之未必盡然
所見黍離當在野外錢氏天錫亦謂岐周故地盡以封秦應
屬為禾黍虞東學詩曰此惑於鄭氏秦晉相仇西都八百里之
說以為秦不應毀廢宗廟宮室也秦史記曰王陽襄公岐

毛詩後箋卷六

以西之地曰戎侵奪我岐豐秦能逐戎即有其地也秦曰岐
以西豐鎬在岐東為戎所據非秦有也終襄公世不克復戎至
文公十六年逐戎始得至岐以東仍獻之周是豐岐故都仍
隸周境秦不得過而問焉詩曰我殘破平王視同也帝不復加
葺銅駝荆棘固所不免耳史言殷墟城壞生麥則則庶黍稷理
亦有之承琪案史記秦獻地于周在平王東遷後二十一年當
犬戎蹂躪之後至此而周始得有其地大夫行役因以經迺故
都箋云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為禾黍此事之必然者虞東
之說足破季本謂詩人見黍稷之盛知秦地廣民勤將以宣強
雄天下而傷周室不競之謬論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鄭氏注三禮及箋詩不詳稷之形狀汜勝

書鄭氏頗引其說亦不言稷集傳云黍似蘆者本陶慶
房等稷相似之語而陶說唐本注已辨之云黍不黏亦不
似蘆許氏名物鈔互易朱傳黍稷之訓以為得實陳氏稽古經
以黍為今之黍子以黍之不黏者為稷此誤以稷為黍陸氏稷
書引雷禮之說謂黍貴而稷賤黍早而稷晚黍小而稷大黍穗
散而稷穗聚黍有黏而不黏而稷性疏所辨以明然雷氏仍是
以稷為今之小米其誤更甚其餘言人人必皆不若程氏瑤田
九穀考之精析其黍考曰說文黍禾屬而黍者也以大暑而種
故謂之黍說文以禾況黍謂黍為禾屬而黍者非謂黍為黍屬
而不黏者也禾屬而黏者黍則不屬而黏者非謂黍為黍屬
則通稱黍謂之禾屬要之皆非禾也慶田曰說文用黍之不黏

毛詩後箋卷六

者黏者釀酒及為餌資醴粥之屬不黏者有糜與黍之名於是
黏者得專稱黍矣今山西人無論黏與不黏統呼之曰糜黍太
原以東則呼黏者為黍子不黏者為糜了武邑人呼糜之米曰
稷米北方稷稷音相近稷名承漢日久論者因謂稷稷一
物而以黏不黏分黍稷矣之矣諸書言穉黍曰大火中是以
夏至而種也說文穉字以人暑而種穉有穉黍之極時其正時
實夏至也也穉者有穉字也穉字其稷考
曰說文稷穉也穉字之長廣稷也重文作穉穉之黏者重文
作穉穉穉大也穉者為穉也穉之高粱或謂之紅粱通
謂之穉穉人呼為穉穉之類而高人以穉穉元人吳瑞曰
稷苗以蘆粒亦大南人呼為蘆稷也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

入鄭氏注舊說首種謂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攷之高梁
最先粟次之黍糜又次之然則首種者高粱也管子書曰至七
十日陰凍釋而菽稷百日不菽稷秦漢以來諸書竝冒梁為稷
無論稷梁二穀缺一不可即以管子言之日至七十日乃八九
之末今之正月也雖南北氣候不齊曾未聞有正月菽梁粟首
而高粱早種於正月者則南北竝有之故曰稷為首種首種者
高粱也諸穀惟高粱最高大而又先種謂之五穀之長不亦宜
乎故司農之官曰后稷因之為五穀之總名廣韻稷五穀總名因之為
祭穀之總名也鄭氏注甸師職盥盛祭稷所用穀也稷也稷也穀者稷為長是以名云其黏者黃白
二種所謂秫也以秫為黏稷於是他穀之黏者亦假借通稱之
曰秫崔豹古今注所謂秫為黏稻是也不黏者赤白二種民俗

毛詩後箋卷六

七

廣雅書局印

多種赤者故得專紅梁之名穀譜蜀黍一名高粱蜀黍為秫之
緩聲秫為蜀黍之合聲黍類之大者為蜀黍猶葵類之大者為
蜀葵又凡經言蔬食者稷食也稷形大故得疏稱論語蔬食
羹玉藻稷食菜羹二經皆與菜羹竝舉則疏稷一物可知疏言
其形稷舉其名也承琪案黍名古今不易而高粱尚有木稷之
名卽南人謂之蘆稷者黍當亦稷音之譌程氏所言可為定論
惟高粱正月下種黍糜五月下種而小雅黍稷方華正義以二
物大時相類者蓋高粱早種而晚熟黍糜遲種而疾熟程氏云
嘗以六月過天津見黍糜正秀而高粱竟無一秀者因問之
農民則曰高粱種在黍糜前秀在黍糜後在地時日久其秀反
遲若不早種斷不能收向疑高粱首種而詩乃云黍離離稷猶

大五百一十八

苗者至此始信詩言不謬矣承琪又案二章傳云詩人自黍離
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三章傳云自黍離離見稷之實
正義稷則穗實改易黍則當云離離欲記其初至故不變黍文
大夫役當有期而反但事尚未周了故也嚴緝以苗穗實雜取
協韻此卽呂記所引張氏說以為作文者須是如此不可都謂
之苗然經文豈有如此湊韻者劉氏安世以為往來非一見楊
用修駁之以為猶與桃夭者白葉及華因華及實蓋一時所見
一日所賦然桃夭傳本云喻云容德非以華實紀時不得援以
為比爾雅翼云農家種黍以三月上旬為上時四月上旬為中
時五月上旬為下時故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以雛嘗黍庶人秋
乃薦黍是黍有早晚三輩則當離離時而或值稷之苗稷之穗

毛詩後箋卷六

八

廣雅書局印

稷之實蓋以早晚而異此說亦通總之離離言其垂白秀至實
皆可言之湛露其實離離傳云離離垂也是其明證程氏曰離
離者狀黍生下垂之形秀亦離離也穗亦離離也實亦離離也
故黍已離離而稷或猶苗及黍猶離離而稷或已實時有先後
種有早晚大致不差抑非必以執一論者姜氏詩序廣義亦
有此說然則毛傳歷道所見之云自因行役既久而作此詩苗
與穗皆追溯之詞本不相妨也
釋文云離說文作稿承琪案今說文無此字王氏詩考亦引說
文作稿黃公紹韻會同未知一家係采釋文之說抑宋元時說
文尚有此字與否玉篇則云稿禾把也蓋取其稀疏適歷之意
故字从离聲毛詩作離離者明堂位叔之離磬注謂編懸之磬

大五百一十九

一疏以為馨希疏相離是也

行也靡靡稽古編曰靡字釋文無首反據文義當讀上聲玉篇
備迷彼反穰穰猶遲遲也今作靡此詩靡靡毛傳訓遲遲義同
當亦音同承琪案靡本不訓遲說文靡披靡也披靡者解散之
意引申之則為慢緩故傳不直訓靡靡為遲遲而曰猶遲遲也
中心搖搖傳搖憂無所愬此即用爾雅濯濯搖搖憂無告也
之訓毛蓋以搖為搖之借耳正義不引爾雅而第引戰國策心
搖搖如懸旌之語豈以搖搖字異故邪玉篇心部引詩憂心搖
搖正作搖不作搖也

彼稷之穗傳穗秀也嚴緝云朱氏論語解吐華曰秀是秀為未
穗今毛氏所謂秀則已成穗而秀茂與彼秀別承琪案說文禾

毛詩後箋卷六

九 廣雅書局

禾成秀人所以收从爪禾穗俗从禾惠聲凡穀之華皆吐於穗
非華而後穗故毛傳說文皆以采為秀月令注黍散舒秀即謂
黍穗嚴氏以吐華曰秀與成穗之秀別不知穀類惟菽作華餘
皆不華而秀吐穗即秀既秀即實出車黍稷方華此華即秀散
文通耳非於華之外別有秀也

中心如噎傳噎憂不能息也段氏詩小學云玉篇引詩中心如
噎謂噎憂不能息也噎憂雙聲字憂老子作噎氣也承琪案
此說非是毛傳於首章云搖搖憂無所愬次章云醉於憂也未
章云噎憂不能息也三傳皆探下句謂我心憂憂字釋之不應
末章忽作噎憂之憂正義噎者咽喉礙塞之名豈深不能喘息
如噎之然玉篇以噎謂噎憂是自為解非引傳文以噎憂為句

也鄭風狡童使我不能息今傳云憂不能息也此則經文並無
噎字而段亦云當作噎憂與黍離同尤非是

君子于役

序云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
風焉呂記曰攷經文不見思其危難以風之意承琪案范氏詩
補傳云行役之人所憂者死亡耳飢渴則致疾病疾病則致死
亡所謂危難即疾病死亡也卒章祝其苟無飢渴蓋思其危難
所由致而風諭之使無飢渴以生患也此闡發序義甚明范氏
在南宋初必其時已有疑序之言者故為此說蓋不始於讀詩
記矣

毛詩後箋卷六

十 廣雅書局

大夫行役室家思而賦之其說微異豈欲扭合下篇君子陽陽
與此為一人所作故俱以為大夫妻歎然果何所據而知之至
室家之思王氏總聞已引班叔皮北征賦日晡掩其將暮令觀
牛羊之下來寤忽曠之傷情今哀詩人之歎時四句為證不知
李善注文選於上二句引此詩於下二句引雄雉序曰大夫久
役男女怨曠是則怨曠者並不指此詩不得援以為證

君子于役王城譜疏云君子行役及揚之水葛藟序皆云平王
是平王詩矣文選北征賦注引詩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李氏
集解嚴氏詩緝兩目錄皆作君子行役或據之以為篇目當作
君子行役承琪案詩首句箋云君子于往行役往字明為于字
作訓凡篇目多取詩首句自當仍作于役譜疏選注及李嚴目

序下君子行役之文而誤耳

李詩云此說本李迂仲今輔氏廣嚴氏案皆從其說遂分不知其期為時之久曷至哉為地之遠夫古人行役歸期難卜則有之若聘問遣戍皆有定所何有不知其所至者且通章皆言行役之反無期不應此句獨言不知所至也

羊牛下來自唐石經以下皆作羊牛熊氏經說謂詩不曰牛羊而曰羊牛日之夕矣則畜之小者先歸而大者次之有大於羊牛者亦當歸矣別本又有次章作牛羊者不過傳寫誤倒而說者遂謂首章敘歸之先後次章順類之大小殊為穿鑿詩中先羊後牛者此詩及小雅無羊及周頌我將絲衣凡四處惟絲衣

毛詩後箋卷六

廣雅書局

傳云自羊徂牛先小後大也其餘傳箋無說者自以便文不關意義耳埤雅云羊性畏露故早出晚歸此說亦近於鑿

曷其有佻傳佻會也說文人部偕會也引詩曷其有偕蓋佻會疊韻為訓故栝與鬢檜與鬢皆同字又佻與栝字異而義亦略同說文栝絜也絜有約束之義凡物之總會者曰栝故此傳云佻會也而小雅車牽德音來栝傳又云栝會也釋文栝本會與至義亦相因下文羊牛下栝傳云栝至也而釋文於有佻又引韓詩云佻至也是矣又案栝與栝聲亦相近易略例語成而後有栝釋文云一本栝作栝尚書栝其非心正義以栝謂檢栝栝有至訓故栝亦訓至矣

君子陽陽

序云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案此詩及中谷有藿兔爰皆云閔周彼二詩皆有憂詞此獨言樂而亦云閔周者蘇氏詩傳曰君子以賤為樂則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蓋此詩正中谷有藿免爰之所兆也陳氏稽古編曰序詩者其知本乎

朱子初解本從序說後疑此詩亦前篇婦人所作者因篇首俱以君子為言耳當時如輔廣已疑其師說許氏名物鈔曰以大夫招其妻入於舞位亦或有微礙否毛詩明辨錄曰古者士大夫家有樂不自考擊即幼習象勺成人之後亦不聞無故自舞若君子行役初歸雖有室家之樂亦何至執簧執翻聲容並肆承琪案此詩自當與簡兮同意徐氏與喬曰春官磬師教饒樂

毛詩後箋卷六

廣雅書局

燕樂之鐘磬注燕樂房中之樂也陽陽之君子其磬師之流歟磬師鐘師皆中士下士為之於論鼓鐘周何以盛執簧由房周何以衰論世者可以思矣

右招我由房傳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案房中對廟朝言之人君燕息時所作之樂非廟朝之樂故曰房中下章由菽箋云從之於燕舞之位者此燕亦燕息之燕非燕享之燕也虞東學詩據儀禮燕朝服于寢注謂燕於路寢駁正義小寢之說章氏易又謂執簧執翻樂舞既備不應作於房中皆誤

左執翻傳翻舞也翳也段氏云翳也之上當有燕字此熠燿也燿燿火也之例校勘記云考文古本翳上有燕字考正義引爾雅翻舞也又引翳翳也然後說之云故傳并引之正說傳用

大正百一十二

爾雅而去其一燕字之意考文古本反用添傳失之甚矣承琪
案說文羽部翳翳也所以舞也从羽設聲詩曰左執翳此據集
文引詩作翳乃後據此知詩本作翳說文無翳字翳乃傳之別
人據俗本毛詩改據此知詩本作翳說文無翳字翳乃傳之別
體人部儔翳也从人壽聲徐錯曰儔古與翳字同義蓋儔正字
或作翳經曲遂通用翳若燕字六書所無不但作燕為俗即作
燕亦非爾雅釋言當本作翳翳也翳翳也後人多識翳少識翳
又別有作燕之俗字寫爾雅者既以翳易翳復以燕易翳而他
經傳亦往往有俗人據改者周禮鄉師執燕及鄭注引爾雅燕
陳風值其鷺翳傳云翳翳也正義曰翳翳釋言文可知孔所見
爾雅本作翳翳也不作燕翳也此詩當是左執翳傳當是翳翳
也翳也傳本用爾雅釋詩爾雅二句雖是以翳釋翳以翳釋翳

毛詩後集卷六

廣雅書局

然翳翳聲義並同故傳引爾雅中閒可省一翳字若爾雅本作
翳翳也燕翳也則詩文並無燕字何用并引燕翳也一句乎王
正義仍引爾雅作燕翳也自是後人因誤本改之至翳既為翳翳又為翳一義相承故
說文即約之曰翳翳也若陳風經文則本作翳不作燕故傳亦
止引爾雅翳翳也一句耳

箋云翳舞者所持謂羽舞也虞東學詩曰宛邱箋謂翳舞者所
持以指麾陳祥道引春秋傳舞師題以旌夏言以燕與旌引二
舞者其說信矣而此箋又謂羽舞按羽舞析衆羽為之非燕也
燕舞自用旌舞當以宛邱箋為正承琪案此說非是周禮樂師
有旌舞鄭司農云旌舞者斄牛之尾辟雍以旌是旌舞並非用
於燕樂顧氏特以旌人有祭祀賓客舞其燕樂之文耳不知祭

大四百八十八

祀賓客之燕樂正羽舞也周禮旌人注云旌旌牛尾舞者所持
以指麾此翳是羽葆幢自是析羽為之固非旌人所持以指麾
者說文翳翳也所以舞也望下云樂舞以羽設自翳其首故鄭
以執翳為羽舞即宛邱箋亦謂持羽葆幢以指麾非謂旌舞也
右招我由敖案小雅嘉賓以敖傳訓為遊此由敖不應無傳釋
文敖五刀反游也陸氏詩音義凡傳箋並舉或并引他說者則
著毛云鄭云之類其有單舉一義不著某云者多係故訓傳文
此敖游也疑即所引毛傳後來各本皆脫賴釋文存之毛以敖
為游者游謂燕游執翳是舞之事則由敖即謂用燕游之舞相
招箋更不為敖字作訓而但云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豈非
以毛既訓游不煩更釋乎嚴緝引錢氏曰敖游也因謂游處為

毛詩後集卷六

廣雅書局

敖猶周禮之囿游也此即本之釋文但未悟敖游之訓即毛傳
耳

揚之水

序云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
焉陳氏稽古編以集傳謂周制凡有討伐皆用諸侯之師王師
止衛王室不以出征未知出何典記因歷舉周官大司馬諸職
所言偏兩卒伍之名蒐苗獮狩之法及成王踐奄伐東夷穆王
征犬戎共王滅密宣王伐魯皆王師親征之明證見於書序與
外傳者又周公之東征宣王之南征北伐即見於詩不得謂天
子之六師不用以征伐其說甚辨承琪案出征究與遣戍有別
經傳所言皆天子征伐諸侯之事從未有以畿甸之民而為諸

大四百九十一

侯戍守者此序言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固西周以前未有之事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傳興也揚激揚也不言興意正義以鄭風揚之水傳云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薪乎則此篇興意當同鄭箋於此篇云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澤之合不行於下民於鄭風云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束薪言其政不行於臣下一篇興意略同而於唐風揚之水則云激揚之水波流湍疾洗去垢濁白石鑿鑿然喻桓叔盛強除民所惡云云取興與王鄭二詩大異承琪案若如鄭風傳義則揚之水二句為反興而於唐風仍不明所興之意惟以經證經國風言揚之水者三不應異義鄭箋既云激揚之

毛詩後箋卷六

廣雅書局

水湍迅又云不能流移束薪語意不貫

彼其之子黃氏日鈔曰古注云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也至歐陽程蘇則以為國人怨諸侯不戍申言周人不當遠戍也詩記詩緝皆從之晦菴傳獨從古注云彼其之子戍人指室家而言夫室家豈有同戍之理而詩人云爾者思之情然也蔣氏悌五經齋測云集傳以之子指戍者之室家以國風事類攷之彼其之子凡五未有目其室家者况征戍之人初無攜室同行之理承琪案序下鄭箋云思其鄉里之處者首章箋云彼其是子獨處鄉里此第謂行者思居者而言耳許氏說日彼其之子指國中不出戍之人而言是也竝不以為室家孔疏衍之乃云役人所思當思其家雖託詞於處者其實所思在父母妻子黃氏所謂古

大雅百九十六

此然實誤讀鄭箋而強為之說既云室家無同戍之理而又以為是思之情天下理外之情尚得為情之正哉

不與我戍申傳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又云甫諸姜也許諸姜也閻氏伯詩曰詩集傳云甫即呂也今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請證以潛夫論炎帝苗胄四岳伯夷或封於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云疊疊申伯于邑于序宛西三十里有呂更證齊太公世家注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又司馬貞云地理志申在南陽宛縣申伯之國呂亦在宛縣之西也三證水經注洧水條宛西呂城四岳佐禹治水虞夏之際受封於呂所以括地志最可信者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然則兩國相距四十八里有奇

毛詩後箋卷六

廣雅書局

其密邇明晰至此而朱子不知蓋緣誤本通典謂申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申既不確呂遂茫然宜哉承琪案周語富辰曰齊許申呂由大姜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左傳楚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然則申呂相距必近可知一統志申伯國在縣附郭呂城在南陽府西三十里今名董呂村許今河南許州正義云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此說非是申息為南北門戶甫許與申為唇齒申必兼戍甫許何氏古義引國語史伯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呂方強其隕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竹書紀年幽王十一年為犬戎所弑申侯魯侯許男鄩子立故太子宜咎于申然則平王

大雅百九十三

三國皆以其助已而德之耳此說於情事似近至集傳以
信陽軍則梁氏益謂是楚靈王所遷在信陽州之方城
內非平王時之申矣又郡國志云汝南新蔡有大呂亭故呂侯
國與地廣記蔡州新蔡縣故呂國王伯厚曰今以左傳攷之楚
有申呂時新蔡屬蔡非楚邑當以在宛縣為正王氏詩攷往往
雜引他說鮮所折衷獨此條所見甚確

不流束蒲傳蒲草也箋云蒲蒲柳輝文引孫毓云蒲草之聲不
與成許相協箋義為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盧氏考證
曰孫毓以蒲草之蒲讀平聲蒲柳之蒲讀上聲故以傳為不協
箋義為長不知古人同字異義無煩改音也承琪案說文蒲水
草也或以作席从艸浦聲是則蒲草讀從浦聲正與許協周禮
職方其澤數曰菰蒲司農注蒲或為蒲堯時菰蒲生庖廚論衡
作蒲或亦作蒲古無四聲蒲浦本皆可與許協安見必為蒲柳
乃協許韻乎孫毓朋王難鄭者此字獨從鄭箋強生區別殊屬
謬說陸作音義時已不能詳其所以異然即蒲草與蒲柳異音
亦在四聲既分以後未足以評毛鄭也

中谷有推

中谷有推傳推離也馮氏名物疏曰案毛傳云推離大車傳云
莢離攷本草諸書充蔚字竝無離名豈毛以推為莢乎毛又云
陸草生谷中傷於水據本草充蔚正生海濱池澤非陸草也魏
博士等以為菴間本草菴間生雍州川谷及上黨道邊春生苗
葉如艾蒿高二三尺亦無推名不知古人何以云爾說文推菴

大四百九十八

毛詩後箋卷六

七

也从艸推聲詩曰中谷有推段氏注云推當作佳各本皆誤王

傳曰推離釋草曰推菴蓋爾雅本作佳與毛傳離字同後人

訓加廿頭耳莢亦一名離皆謂其色似夫不也承琪案說文莢

亂也从艸萑聲切萑艸多兒从艸佳聲切二字音訓絕殊

皆與菴無涉爾雅之推菴自當祇作佳以別於菴佳廿頭固後

人所加毛傳於大車訓莢離也恐其與菴相亂故又申之云菴

之初生者也毛氏何嘗以推為莢乎且爾雅釋言之莢離也說

文之莢一曰離及毛傳之推離莢離其字皆當作佳馬芻鳥芻

亦皆轉寫所加耳至正義引陸疏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

明皆云菴間韓詩及三蒼悉云益母嚴緝據本草益母生海濱

池澤以毛傳傷水之說為非不知蘇頌圖經又言充蔚今園圃

及田野極多是不必盡生水濱王氏總聞又云益母草在野甚

多最能任酷烈日愈烈色愈鮮則其性不宜水可知且凡隰草

固生於下溼若谷中水之所注亦不能生即如菴間在子虛賦

亦卑溼所生究未必能久浸於谷中之水而不枯也

曠其乾矣傳曠於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諸家皆誤認曠字

故以乾為乾燥溼為卑溼不知說文曠下訓乾但引易燥萬物

者莫曠乎火竝不引詩惟水部灑水濡而乾也引詩灑其乾矣

是則詩本作灑不作曠可知毛傳亦必作灑云於貌者說文於

鬱也从艸於聲一曰於也於鬱者兼乾與溼言之乾謂槁瘁溼

謂浥爛百草經此皆於邑而無色觀經於乾脩溼皆以曠言之

則必非乾義可該故傳以灑為於貌竝非如曠之但訓燥也然

又承上中谷言之故傳又以爲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蓋谷

中水之所注庶草所不能生既傷於水而病則或成槁瘁或成

沍爛皆有於鬱之形次章脩爲且乾者又介於槁瘁沍爛之間

幽風子尾脩脩傳云脩脩微也也脩定本作脩訓微與此義略同箋於末章云離之傷始則溼

中而脩久而乾有似君子於已有薄厚孔疏衍之云先舉其重

然後倒本其初此由泥於乾燥卑溼之義而不知其同爲草病

之狀乾固其貌脩與溼亦皆爲於鬱之形耳蘇氏詩傳以爲先

燥其乾者終更燥其溼者以爲旱由漸而甚與夫妻之以漸而

薄李解嚴緝皆從之然經文曠其與慨其餘其四其字皆

連上一字作形容之詞非以其乾其修其溼二字相連也說文

鴻不同嘆但訓乾而曰水濡而乾者以鴻字从水說其本義此

乾與乾燥異義當如外強中乾之乾謂菁華已盡乾竭徒存許

書此種訓義最爲微妙毛傳於三章云雖遇水則溼者此溼亦

非乾溼之溼說文乙部乾上出也从乙乙物之達也臥聲土部

濕下入也从土巽聲則是與乾對稱者字本作濕水部溼幽溼

也此與溼訓幽溼同幽即枝爲幽未之幽廣雅鬱幽也幽與鬱

同義是溼亦當爲於鬱之貌方言溼憂也注云溼者失意溼沮

之溼故在人則爲於邑後漢書馮衍傳日瞻瞻其將暮兮獨於

邑而煩惑在物則爲於邑楚辭九辨葉菸邑而無色此其義也

與泛言乾溼者不同不然遇水則溼凡物皆然尚何待於故訓

乎

何嗟及矣箋云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棄已嗟乎將復何與爲

室家乎詳玩箋語經文當作嗟何及矣何及二字文義相連

嗟字自當在句首

大雅卷五十五

毛詩後箋卷六

九 廣雅書局

寫者誤倒之今各本皆然從來無人是正序下正義云何嗟及

矣是決絕之語可知孔所見本已誤倒矣韓詩外傳二說苑建

本篇引詩皆作何嗟及矣然外傳引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

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說苑同無是正以何及二字相連爲義而

所引詩仍作何嗟亦皆傳寫誤倒王氏釋詞謂韓外傳兩引詩

孔子語遂以嗟爲句中語助嗟字當在何字下非今本誤倒此說非是

兔爰

序云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

子不樂其生焉呂記引朱氏曰爲此詩者蓋及見西周之盛故

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

此朱子初說後作戴氏續詩記曰東遷以來至于桓王伐鄭之

集傳仍用此語

時近七十年矣我生之初雖時已亂離尚未至此今禍患之興

稠沓如此不如無生之爲愈也范氏詩審曰後序以此爲桓王

詩朱子不詳其世攷桓王在位二十三年惟率蔡衛陳伐鄭一

事兒春秋傳他無所攷詩曰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

百罹則明爲平王詩也幽王之初年周室尚平故生初無爲至

犬戎入寇王死驪山禍始大劇東遷以後我患未息平乃覲顏

庇仇成申戎許征役不息非逢此百罹逢此百凶乎毛詩明辨

錄曰此篇當是幽王時詩不必拘定平王蓋我生之初正當宣

王中興爲西周之盛我生之後正當幽王時遇此君弑國亡之

亂故言逢此百罹若東遷已定民方安集不至於如幽之甚細

釋之非痛定之思也序謂桓王失信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

毛詩後箋卷六

九 廣雅書局

歷難難轉憶少不更事之時為足樂耳如此說則不必較量於平桓之世而皆可通矣
有免爰爰離于羅傳興也爰爰緩意鳥網為羅言為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箋云有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急者有所躁蹙也案此箋善申傳意聽縱者謂解放之一切經首義引韓詩曰爰爰發蹤之貌也蹤當作縱顏師古注漢書蕭何傳曰發縱謂解紲而放之也箋云聽縱與韓詩義同躁蹙者正義云定本作操此即公羊傳操之已蹙之義釋文既音十刀反又云今作躁與箋義合非是正義曰免言緩則雉為急矣雉言在羅則免無拘制矣舉一緩一急之物故知喻政有緩急王心之不均也或謂政有緩急未為大害何至於欲寐而不動以死不知政刑乖舛皆由于緩急失中解

毛詩後箋卷六

毛詩後箋卷六

廣雅書局

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漢祚衰尤足相證豈亦必其生於東漢盛時邪承珙案諸家皆泥於生初無為指時事而言故以序云桓王時者其不及見西周之盛而以為幽王時者又不應列於王風次平王諸詩之後故虞東學詩云此與上篇俱為閔周而衍者綴以桓王失信云云疏謂免爰本在葛藟之下但簡削失次耳因此序言桓王下序言平王也若不用衍序則篇次相從正得是亦以為平王時詩其實皆不必然我生之初尚無為傳云尚無成人為也箋申之云言我幼稚之時庶幾於無所為是則我生之初但自言其幼時並不繫於時代無為者言不識不知無所事事次章尚無造傳云造偽也三章尚無庸傳云庸用也偽即為也相臺五經本偽作為無用亦猶無為也蓋因長大之後多

六五三十三

六五三十三

蘇取與之意殊不親切翁氏詩附記曰序云刺平王棄九族故三章皆言終遠兄弟族親為兄弟是此句實陳棄九族之事若作流民失所解則應首一章自云遠其父母而末一章乃云遠其兄弟方與謂父謂母謂昆義相比協不宜三章皆以遠兄弟為說也

正義云定本作刺桓王義雖通不合鄭譜釋文云刺桓王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為桓王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按勘記曰譜下正義云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謚言非也定本葛藟序云刺桓王誤也攷此是集注定本釋文本皆誤以皇甫謐所改入毛鄭詩承琪案皇甫不過因其次免爰後而改之別無他據然自秦火之後篇帙散亡傳者失次先後之

序固有難以過執者矣

毛詩後箋卷六

廣雅書局采

蘇縣葛藟在河之滸陳氏稽古編曰箋疏本謂葛藟得河潤而生長與已不受王恩葛藟之不如宋胡氏且反其說以為葛藟宜生邱陵不宜生水畔以喻己之失所又引他詩詠葛藟語以為葛性喜燥惡溼之證然所引諸詩惟旄邱誠為高阜耳若膠木條枚蒙楚止言其附木而生不言所附之木必在山不近水也至葛覃篇言中谷谷者爾雅以為水注澗之名其近水更甚於河滸詩言萋萋莫莫反足為葛性好水之一證又此詩亦云蘇縣夫物生蘇縣不絕安見其不得地哉承琪案胡氏此說呂記嚴得皆取之然案之文七年左傳所言雖不見在河之意而曰葛藟能庇其本根則非生不得地之喻明矣

大四百九十五

一名燕莫藤好生河滸邊得水潤而長喻王九族蒙王恩惠以育子孫今王無澤於族人不如葛藟生河滸邊也此言葛藟名燕莫與陸疏云葛藟名巨瓜似燕莫者微異然云好生河滸邊姚氏與別錄千歲藟不生大山川谷合則非性不宜水可知識名解亦駁胡說云河滸河湫河濬乃近水高出之地並非水中正葛藟之所託以生者而曰必生於山谷邱野而不生於水厓吾不信也李集解又引王氏說謂水所邊危地也潤澤葛藟而生之亦所以自固陸氏埤雅即用其義此則節外生枝殊可不必

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傳兄弟之道已相遠矣箋云兄弟猶言族親也王寡於恩施今已遠棄族親矣是我謂他人為己父族人尚親親之辭其下謂他人父亦莫我願箋云謂他人為己父無恩於我亦無願眷我之意後儒解此異於箋疏者有二說焉一

毛詩後箋卷六

廣雅書局采

說斥王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是謂他人為父呂記所引王氏李氏蘇氏之說是也然指斥過甚恐無是理一說風王以一本之義嚴氏聚郝氏敬張氏彩之說是也此則謂王不願兄弟即是願父母直自視如他人之父母亦於理不順惟箋疏以父母昆皆指王言蓋九族之戴王本所謂天地父母者乃王已遠棄族親則雖戴王為父而不異謂他人為父矣夫謂他人為父尚安有願我乎傳訓終為已正與亦莫我願亦字相呼應言王已遠我雖謂為父而亦如他人之莫我願矣次章箋云王又無母恩此本箋語正義標起上不誤今各本脫去句首箋字遂屬之也傳文非是按勘記曰又者擊前之辭所以又上箋無恩於我也傳未有無恩之謂有父道者必兼母道也三章傳云昆兄也文安得云又哉

大四百三十九

於土疏也喪服曰昆弟曰從父昆弟曰從祖昆弟曰族昆弟雖
疏必曰昆弟親親之辭也此詩自稱曰兄弟謂王曰昆不敢以
其或或君而得循九族之稱也此說甚精足明箋以兄弟為族
親之義將仲子畏我諸兄傳云諸兄公族亦是謂小功以下為兄弟也且於每章皆言兄弟而
其下文謂父謂母謂昆各異之處曉然易明陳氏稽古編曰元
后作民父母况九族之親乎名雖父母情則他人親親之道微
矣所以為刺也

采葛

序云采葛懼讒也黃氏日鈔曰詩傳折衷載晦菴新說以采葛
比聽讒音風采芩之詩亦以比聽讒此說近人情而不反古或
謂采芩刺聽讒詩中明言及之與此篇不同承琪案此詩三言

毛詩後箋卷六

三

虞雅書局采

不見正懼讒隱微深切之語蓋讒言之入必乘其閒故曹氏引
古語云一日不朝其閒容刀即孟子一暴十寒之喻雖非為懼
讒亦足見情疏之易閒李氏集解曰小人謬人多因其不見則
乘閒而讒之如上官桀等謀譖霍光伺光出沐日奏之宏恭石
顯欲譖蕭望之候之出沐日上之范氏補傳曰汲黯不願之
郡疑張湯也京房不敢離左右疑石顯也詩人懼人之讒至不
敢去朝廷故以一日不見君為三歲此皆足以申明古序之義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今傳興也葛所以為絺綌也事雖
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呂記云毛氏所謂事雖小蓋通
三章言之葛之為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特訓釋三物所
以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箋失傳意矣陳氏稽古編曰詩

言不多矣或言采之地則以地取義沫鄉新田之類是也或言

采之時則以時取義繫之春日微之柔止剛止之類是也或言

采之事則以事取義不盈頃筐不盈一掬之類是也采葛之詩

言采之外無他詞焉則義在葛蕭艾三艸矣傳文至簡茲獨詳

焉良以興義攸存不容略爾箋申其意以首章為小事使出次

章為大事使出末章為急事使出亦非穿鑿之見也東萊非之

太過承琪案毛傳三所以字蓋言采此三物皆為有用猶人臣

出使於外本屬奉公而暫違君側則讒說遂行顛倒是非變亂

黑白無所不至所以可懼在此蘇氏詩傳曰朝有讒人則下不

敢有所為采葛所以為絺綌采蕭所以供祭祀采艾所以攻疾

病耳雖事之無疑者猶不敢行畏往而有讒之者是以一日不

見君而如三月之久也此說申傳似勝於箋至箋本以采葛等

喻使事之小大緩急初非真為采葛而出使黃氏震乃云采葛

非人臣之事於情事未通真警說矣

大車

序云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

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呂記云此所謂陳古其在文武成康之

後歟蓋惟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於東

遷之時而已承琪案此說非是序於變風變雅中凡詩詞之美

者多謂之陳古夫詩人既欲陳古何不直陳文武成康之盛而

必陳其後之不能革心者以為古歟諸儒特以豈不爾思畏子

不敢二語以為免而無恥特政刑之效耳不知此正所謂發乎

情而動於中而興於詩也

大車

大車

情止乎禮義者詩人抑揚之詞何可固執范氏補傳曰據詩所陳當禮義陵遲之時男女淫奔由無所忌憚而然詩人因言古之大夫能聽男女之訟與行露美召伯之意略同然行露言不能此詩言不敢其息訟雖同而所以息者有異曰不能者德明惟明也曰不敢者德威惟畏也明與威皆出于德其可美均也此說得之矣

大車檻檻毳衣如綦傳大車大夫之車毳衣大夫之服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箋云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嚴緝引曹氏曰毳衣冕服也享王於廟及助王祭禋則服之未有服以聽訟者陳氏啟源曰毛謂服毳冕以聽訟當本於師說

毛詩後箋卷六

廣雅書局

或古制爾耳康成好以禮釋詩而不易此傳必有見也承琪案毛意亦祇以大夫出巡邦國決獄獎訟故因車服以指目其人謂乘此車服此服而來者為出封聽訟之大夫如漢遺直指使者衣繡衣巡行郡國稱為繡衣使者之比不必泥於毳冕助祭而非聽訟之服也

毳衣如繡傳繡頰也頰下當脫玉字陳氏稽古編曰說文引詩莛作繡云帛雖色繡作繡云以毳為繡故雖雅據此為說謂毳衣別是一物非毳冕李彭山馬嗣宗亦謂毳冕之服以絲為之毳衣以

毛布為之名同實異此似之而實不然也毛布者褐也左傳云褐之父孟子云褐夫老子云被褐皆以為賤服大夫安得服之又據說文繡字之訓則繡即毛布矣既謂毳衣為毛布之衣而

又曰如毛布有此文義乎承琪案說文繡以毳為繡色如莛故謂之繡繡禾之赤苗也从毛繡聲詩曰毳衣如繡說文既以繡為繡則引詩毳衣自當同大鄭周禮注以毳衣為屬衣與毛異義其糸部云繡帛雖色也从糸刺聲詩曰毳衣如繡此所據亦與毛傳不同疑皆三家詩說蓋謂屬衣之雖色如繡帛之雖色耳但西胡毳布究未必以為冕服則當以後鄭周禮注為正耳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傳生在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為一也箋云此章言古之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正義引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則周法始合葬也經稱死則同穴則所陳古者陳周公以

毛詩後箋卷六

廣雅書局

來賢大夫承琪案漢書哀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附葬之禮自周興焉此西京詔書將以太后合葬定陶恭王而引此詩足知詩所陳者必夫婦之正禮此詔與毛義正合箋疏之言皆為有本若係淫奔者約誓之辭何至用以比太后之葬且天下有生不得為夫婦而死可合葬以同穴者乎晏子春秋諫上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欲葬其母於其廬晏子言之景公許之引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此亦謂是夫婦之正禮也

邱中有麻

彼留子嗟傳爾大夫氏嚴緝引曹氏曰留本邑名其大夫以為氏說文有鏹無劉然劉澗皆从劉聲故或疑許書脫劉象或疑鏹之而下本作刀轉為鏹田竊意劉即鏹之別體鏹又自作留

故雷氏即劉氏路史以雷爲國名唐堯長子監明之後妘姓漢地隸彭城陳氏稽古編駁之曰雷乃東周畿內邑緱氏縣有劉聚者是若堯之後在夏世已有劉累其來舊矣不以周邑氏也厥後八十餘年而雷邑復爲王季子采地是爲劉康公豈子嗟之遭放逐并失其爵邑乎承琪案括地志云劉聚即劉累故城蒸在夏爲劉累邑在周則爲周大夫雷氏之邑漢書地理志河南緱氏縣劉聚周大夫劉子邑水經洛水注云合水北與劉水合水出半石東山西北流注於劉聚三面臨澗在緱氏西南周畿內劉子國故謂之劉澗諸書所言皆合春秋劉康公見成十年之後有劉夏襄十五年公羊傳云五年劉摯即劉秋皆食采於此雖未知其即子國子嗟後人與否要皆以邑氏者襄十五年公羊傳云劉者邑也其稱劉何

毛詩後箋卷六

先

廣雅書局

以邑氏也若桓十一年公羊傳云古者鄭國處於雷及遷鄭焉而野畱至蔡仲省畱而爲宋所執此則地與宋近即水經渠水注所引孟康曰雷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畱者至路史所云彭城之畱則左傳襄元年楚子辛侵宋呂畱者皆不足以證王風之畱也

傳以子嗟爲大夫字子國爲子嗟父正義云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承琪案不但毛公必有所據鄭箋從毛竝無異說亦必其時古籍尚存有可徵信者歐陽本義謂其人其事不見於春秋史記以毛爲附會善平李氏集解曰此猶陳風所謂子仲之子豈必求於他書蓋詩中所陳便是實事跡不必於春秋史記中求之也至正義云子國是子嗟之父不應同時見逐又不應

大四百九十六

先思其子今首章先言子嗟二章乃言子國然則賢人放逐皆言子嗟耳但作者既思子嗟又美其奕世有德遂言及子國耳故首章傳曰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是言麥亦子嗟所治非子國之功也二章箋言子國使邱中有麥著其世賢則是引父以顯子非思子國也卒章言彼雷之子亦謂子嗟耳此疏善達傳箋之意姜氏廣義曰先言子嗟而後及子國或王惡子嗟并子國去之或王惡子國先去子嗟使之不安其位說者乃云無父子竝斥之理又曰不宜先子後父皆非也

毛詩後箋卷六

三

廣雅書局

往往爲人所改江南者多善本如有林之杜朝朝杜馬等則此之單爲施不得據河北本以疑之矣若以毛鄭皆重文爲疑則傳箋每正文一字釋者重文所謂長言之也如邶谷風有汎有汎傳箋竝云汎汎潰潰十月之交噴沓背憎傳箋云噴噴沓沓皆是承琪案臧說是也又釋文云將王申毛知字鄭七良反下同正義述毛云彼雷氏之子嗟其將來之時施施然此所謂讀將如字也然依此則經文當作其將來不應作將其來矣竊謂毛讀將如字者猶氓詩將子無怒之訓將爲願將其來者願其來正序所謂思也釋文云鄭七良反是謂鄭訓將爲請然次章箋云言其將來食是鄭意讀如簡兮方將萬舞之將訓當爲且非訓爲請而讀七良反也

邱中有李箋云邱中而有李又雷氏之子所治陸氏埤雅曰言
麻以衣之麥以食之又有李焉且皆邱中中則雷子之政脩
矣此人之所以思也法言曰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呂子曰子
產相鄭桃李之垂於街者莫之援也然則邱中有李又能使人
不盜也承琪案此說最合詩旨篇中思人愛樹之意與甘棠略
同其人必能勸農桑教樹藝如循吏傳所稱桑麻遍野麥秀兩
岐者蓋賢大夫之有惠愛者故去而國人思之如此何氏占義
乃以陸說爲不識比興之意過矣

黟縣黃士陵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淨 胡承琪撰

鄒

備衣

其德以明有國善之功焉呂記云州... 於門...
 周人美之也若鄒人... 三章皆... 於門...
 緇衣所謂賢即謂武公父子也後之... 緇衣...
 誤以為稱武公之好... 明有... 緇衣...
 震曰明善善之功... 武公有... 緇衣...
 為說耳承琪案箋云善善... 緇衣...
 毛詩後箋卷十
 吾朱子之解不誤范氏詩傳云周... 武公父子...
 於其職宜在此位故作此詩以美之此... 其又云序詩...
 發明其意以武公之德所以能有其國... 之功遂以...
 祭為武公適館而還以所得王之廩... 饋後世開...
 閣之比此則詩中適子之館子指武公... 之子又指賢者...
 無此文義攷鄭注禮記緇衣云言此衣... 緇衣者也宜長...
 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 鄭注禮時本以...
 賢者即指武公並非別有武公所好... 賢至箋詩更一本...
 改衣授祭皆周人愛武公而致其... 倦之意其義甚明至...
 稽古編謂若周人之作當人王風... 則嚴緝云破斧伐柯九...
 周大夫所作而附於豳何不可之有

今之諸廬也正義引考工記說王宮之制內有九室九嬪居...
 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內路寢之裏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
 朝堂諸曹治事之處也六卿三孤為九卿彼言諸曹治事處此...
 言諸廬正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承琪...
 案周禮宮正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眾寡注云次諸吏直宿若...
 今部署諸廬者疏云此次謂若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治之即...
 詩云適子之館兮彼二者與此次為一物是也
 還子授子之祭兮傳祭餐也段氏詩小學曰此假借也祭餐同...
 部是也又云依釋文作飧禮公飧五牢以下之類承琪案此說...
 非是飧音義皆異魏風伐檀不素飧與不素餐分言甚明傳...

毛詩後箋卷七

十二 廣雅書局

何至訓餐為飧周禮掌客上公飧五牢以下乃待賓客之禮武...
 公人仕於周初非朝王為客也且傳云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
 采祿則祭者所包甚廣不必沾沾一飯李解引王氏又泥於祭...
 字以為粟治之精於義亦隘
 緇衣之席兮傳蓆大也正義曰釋詁文言服緇衣者大得其宜...
 也承琪案毛於首章宜字無訓但云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
 位焉此宜字即釋經宜兮蓋訓如象服是宜之宜故次章傳云...
 好猶宜也正義於蓆大也仍蒙首章宜字以為大得其宜於理...
 亦通而文義稍迂曲釋文引韓詩云蓆儲也說文云蓆廣多也...
 此與毛傳蓆大之訓義正相足大即謂所儲之廣多也蓋於卒...
 章致其殷勤尤為有加無已雖其衣大多猶恐其敝而思改作

此正所謂空世居卿士之位者也

將仲子

序云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春秋鄭伯克段于郕公穀一家皆謂是甚鄭伯大鄭伯之惡左傳云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范氏補傳謂克段之事論者多過其實非聖人以恕待人之道獨將仲子之序與左氏合莊公本不得為大惡特以庸闇無識不能權利害之輕重舉措乖違故聖人以恕待之陳氏稽古編即用其說云公穀一子未嘗見國史段實出奔誤以為殺彼特據傳聞以為懸斷耳豈能定當日之情事哉今觀兩叔于田詩段所長祇在飲酒田獵馳馬暴

毛詩後箋卷七

二

廣雅書局

虎耳莊公機險百倍於段心固未嘗忌之祇以母所鍾愛遠嫌避譏不加抑制詩所云畏父母兄弟畏人之多言是也致段不克合終莊公不得無罪焉若以為有意殺弟恐未必然也嚴緝言將仲子首序必經聖人之筆故意與左氏合良不謬矣承琪案序首言刺莊公已具春秋衰貶之法其下云云乃就詩詞言之蓋詩人託為公拒祭仲之詞其時實祇以母所鍾愛順母私情恣其寵榮初非有心殺害作詩者以此為諷不失溫柔敦厚之意序亦因而明之不必牽合後事過為誅心之論也無折我樹杞傳杞木名也承琪案詩言杞者凡七惟此言木名及小雅四牡之集于苞杞四月之隰有杞檮傳皆以為枸檮其他如小雅扶杜之言采其杞南山有臺之南山有杞湛露之在

北山之言采其杞皆無傳毛意蓋以將仲子之杞首見於經而爾雅無明文故特言木名以別四牡之枸檮至四牡訓以枸檮則其後扶杜南山有臺北山之單言杞者皆蒙此傳而為枸檮四月又傳首以杞檮連文檮為赤棘叢生與杞為枸檮之叢生者相配湛露與棘連文而不傳者以棘之叢生為人

所共知由棘可以知杞故無庸傳歟然則自四牡以後言杞者六當皆為枸檮惟將仲子為別木陸疏云杞檮屬也生水菊樹如桺葉麤而白色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為車轂今共北淇水菊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也攷孟子性猶杞桺也趙注云杞桺桺也爾雅檮桺郭注云未詳或曰桺當為桺桺似桺皮可糞作飲玉篇亦云桺桺桺與郭引或說同後世謂之檮桺別錄

毛詩後箋卷七

四

廣雅書局

謂檮樹削取裏皮去上甲煎服之夏日作飲去熱亦與郭注或說合圖經云今人取其細條火逼令柔韌屈作箱篋又與孟子為栝椽義近然則陸疏所言杞桺當即爾雅之桺桺毛傳於雅無明文者每不欲質言之然以下章傳桑木之眾檀彊刃之木例之此杞當是大木本草衍義云檮木本最大者高五六十尺合二三抱此陸疏所由以將仲子之杞與枸檮別歟嚴緝謂詩杞有三將仲子同陸說四牡扶杜四月北山皆為杞杞而別南山湛露之杞為山木不知湛露與棘並言自當為叢生之枸檮不必別為山木南山亦當為枸檮其所據陸疏杞一名枸檮山材也云云姚氏識名解援崔豹古今注所言證陸璣乃釋下章山有杞非此章之杞其解甚確別見是詩祇有二杞並無三杞

之別也

無折我樹桑傳桑木之眾也下無折我樹檀傳檀疆刃今本

木案二傳於木必兼言其形性者自以取與所在故箋申之

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然則所謂桑與檀者益皆

以喻段可知桑以喻段之得眾所謂厚將得眾也段感堂云此

是檀以喻段之恃疆所謂多行不義也李解引王氏以謂始曰

無踰我里中曰無踰我牆卒曰無踰我園以言仲子之言彌峻

而莊公拒之彌固也始曰無折我樹杞中曰無折我樹桑卒曰

無折我樹檀以言莊公不制段於早而段之彌強也李迂仲雖

謂不必如此分別然玩傳以桑為木之眾檀為木之疆箋謂祭

仲驟諫莊公固拒則王說似於傳箋有合

毛詩後箋卷七

吳氏肅公曰子展賦此詩見左傳襄取兄弟相護之意則豈淫

奔語乎承瑛案子展之賦此詩杜注雖云義取眾言可畏然實

以全詩皆有關于兄弟並非斷章惟晉語姜氏勸重耳歸國專

引卒章末三句此則斷章取義耳

叔于田

序云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

而歸之陳氏稽古編曰叔段善飲酒工服馬而得仁武美好之

名猶誦宣姜為邦媛皇父為孔聖云爾是君子微文之刺非小

人虛譽之詞嚴緝謂京城私黨諛說之稱為美仁猶河朔之人

稱安史為聖過矣鄭師一出京城皆叛段何嘗有私黨哉承瑛

案嚴氏安史之說本於李荻集解王士禛集亦云其黨如淮南

伍破左矣宸濠之李士實

正輩但以此為私黨美段之詞則於刺莊不合是猶泥於詩中

仁武等語不知所謂仁武美好者不過飲酒服馬之事蓋以為

舍是皆無足道者故許氏詩鈔亦云詳味其辭非小人黨惡者

之言乃君子知幾者所作也

何氏古義曰朱子于此詩既從序矣而又云或疑此亦民間男

女相說之辭則胡不思後篇獻于公所之語其為叔段之事繫

鑿明甚夫猶此叔于田也此而可疑孰不可疑邪承瑛案詩序

辨說泥于詩中巷字謂段以國君貴弟不應出居閭巷下雜民

伍不知傳訓巷為里塗即說文所謂巷里中道也鄭箋但言國

人不復言巷猶云傾城出觀里巷為空耳且謂從叔者巷之人

非以叔為居此巷也明乎此可無所用其疑矣

毛詩後箋卷七

劉氏詩益曰美且仁對居人言蓋巷居者互相仁愛也次章冬

獵曰符承首章于田而申言其時美且好對飲酒言蓋飲酒者

宜好會也三章郊外曰野承前二章于田于狩而申言其地美

且武對服馬言蓋乘馬者宜有武容也

大叔于田

序云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嚴緝

云二叔于田皆美叔段之材武無一辭他及而首序以為刺莊

公益與春秋書鄭伯克段譏失教之意同首序經聖人之手矣

說詩不用首序則二叔于田皆為美叔段叔耶為美叔叔段

叔叔可美也乎哉承瑛案一詩皆祇言叔之材藝武勇詞似

之實則形容其輕揚驕暴之氣習知其不足以有為而且將及

內

于禍故意又似乎戒之然言外見公之於叔不早諭教卒使陷于不義所言在此所刺在彼此風人主文諷諫之義也

大叔于田阮氏校勘記云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皆有太字此正義本也釋文云叔于田本或作太叔于田者誤正義標起止云大叔至傷女又上篇正義云此言叔于田下言太叔于田作者意殊是與或作本同此詩三章共十言叔不應一句獨言太叔或名篇自異詩文則同如唐風杜杜有杜之二篇之比其首句有太字援序入詩耳當以釋文本為長承琪案顏師古注漢書匡衡傳引詩將叔無狂而釋之曰叔莊公之弟太叔也可見小顏所據詩本與釋文同章首無太字故於將叔字作此解開成石經則據正義本耳蘇傳云一詩皆曰叔于田故加大以

毛詩後箋卷七

七 廣雅書局

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叔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大於首章失之矣此謂首章不應加大是也而讀大為大小之大非也上篇叔于田傳云叔大叔段也釋文太音泰後大叔皆放此然則此序加大以別之者自以段有大叔之號故即以爲別耳嚴緝云短篇者止曰叔于田長篇者加大為別亦是以大小為說有是文理乎

兩駢如舞傳駢之與服和諧中節正義曰此經止云兩駢不言兩服知駢與服和諧中節者以下二章皆說兩服兩駢知此經所云亦總駢服董氏道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蓋詩所謂如舞也服制於衡不得如舞其言舞者駢也承琪案周官保氏注舞交衢疏云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此謂四馬安行能與

大雅百十一

舞節相應非謂馬有舞蹈之容如唐明皇舞馬之類然則如舞自當依傳兼駢與服言之何疑於服為衡制不能如舞邪

禮湯暴虎獻于公所嚴緝云暴虎而獻于公傳謂從公田者是蓋叔有示勇於公之意戴氏續詩記曰言勇力之士暴虎以獻於叔也黃氏曰鈔云晦菴以公為莊公華谷遂以為叔段從莊公出田暴虎以獻氣陵其兄不如岷隱之說為當段為京城之主其所寓即公所也承琪案叔從公田說本毛氏並不始于朱子黃氏殊誤禮湯暴虎正叔段好勇輕脫之常態得虎以獻莊公乃自矜武力以驕其兄嚴緝極為得情黃氏駁之亦非是漢書匡衡傳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王氏詩考引此為齊詩之說此雖三家傳聞異詞然正可作毛詩以公為鄭伯之證

毛詩後箋卷七

八 廣雅書局

叔于田乘乘黃傳四馬皆黃何氏古義曰後章乘馬豈又四馬皆鴉乎何叔乘馬之驟易如此愚謂乘黃乘鴉俱當於乘字略斷讀之蓋四馬為乘於乘之中有黃者又有鴉者或兩服為黃而兩駢為鴉也姚氏炳曰此不過舉馬之上色誇之固不必泥四馬為一色亦不必分駢服各一色如小雅四黃既駕魯頌駟彼乘黃則亦非必不可得者以叔之驕侈何知不比物齊色以快一時耳目邪承琪案姚說是也

兩服上襄箋云兩服中央夾轅者襄鴉也上駕者言為眾馬之最良也承琪案說文駕馬在軛中也上駕者言兩服在前駕軛與兩駢在後雁行者文義相對高誘注呂覽云上猶前也是上駕即謂前駕大雅下武箋云下猶後也是上諸家因箋說而以

大雅下武箋云下猶後也是上諸家因箋說而以

上臨解之非是或引說文驥馬之低印以囊囊亦可不必
火烈具揚揚揚光也正義曰言舉火而揚其光耳非訓揚爲
光也舊古編曰玩疏語傳衍一揚字呂記嚴緝引此亦無下揚
字承琪案陳說是也毛蓋以揚光二字連讀即蒙經文揚字作
訓不必更疊揚字如北風傳虛徐也即蒙經文其虛其邪訓之
此所以簡奧難通也

押磬控忌抑縱送忌傳驃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
送黃氏元吉曰考磬控縱送之義孔氏申毛謂無正文朱傳磬
控從下而縱送別解則以上言善射良御而分以應之耳然此
章言射者只一句下三句言御馬之良下章言馬者只一句下
三句言射畢之事體如羅文又未嘗不相配也承琪案朱傳言

毛詩後箋卷七

九

廣雅書局采

舍拔曰縱覆彌曰送二語本蘇氏詩傳舍拔見秦風駉鐵覆彌
二字殊不明晰許氏名物鈔云覆倒也彌弓稍也禮疏弓頭稍
刺差斜似簫故亦謂爲簫射者既發矢則弓隨矢傾倒直指於
前以送矢此說非是凡張弓稍皆內向僅一發矢亦不至傾倒
指前若如所言乃所謂翻其反矣者小雅角弓正義云北狄角
弓弛則體反故惟弛弓始有覆彌之象此則獵畢之事又當在
下章矣嚴緝亦覺其不安故改爲縱放箭也送送箭也如射者
之後手勢子悅前手顛倒即縱也顛即送也其實毛謂發矢曰
縱從禽曰送從禽謂逐獸命中亦是言射之事磬控縱送仍分
承善射良御而言不必改易傳訓也

毛詩明辨錄云驃馬曰磬謂使之曲折如磬夫馬之馳驅不能

如磬惟人之馭馬收縱俱在轡轡操之則身直舍之則身曲
曰磬磬以言乎人之馭馬也承琪案磬即磬折之謂禮凡言
磬折者皆謂屈身如磬之折故凡驃馬時人之立於車中者身
必稍曲向前故謂之磬或疑磬折不當單言磬考曲禮立如齊
注云磬且聽也疏云磬之折般其形如曲人之倚立亦當然也
此則磬折亦可單言磬也

乘乘鴉傳驪白雜毛曰鴉釋文鴉音保依字作鴉承琪案爾雅
釋畜本作鴉詩疏引爾雅作鴉者後人據詩文改之唐石經及
五經文字爾雅皆作鴉爾雅釋文鴉音保說文云黑馬驪白雜
毛此所引說文今本所無陸氏尚及見之故詩音義亦云依字
作鴉蓋毛詩特借鴉爲鴉耳說詩者謂馬名取諸鳥以其毛色
相似如後世燕晨鳧之類顧氏詩本音第引廣韻鴉鳥驪爲
證皆不知說文本有鴉字也

毛詩後箋卷七

十

廣雅書局采

兩驂如手傳筮止如御者之手筮若如人老若之相佐助也
正義曰鄭以如者比諸外物故易傳承琪案齊詩爾雅上襄
義同兩服在前而齊其首兩驂在後而如夫手則如于與上雁
行比喻略同此似筮勝於傳正義申之是也
大烈具阜傳阜盛也下文叔馬慢忌叔發早忌箋云田事且畢
明其馬行遲發矢希夫田事既將畢矣何以復言火盛承琪案
首章大烈具舉傳以烈爲列箋云列人持火俱舉正義曰火烈
嫌爲大猛故轉烈爲列言火有行列也火有行列由布列人使
持之故箋申之云列人持火此爲宵田故持火焰之陳氏禮書

此即爾雅之火田以疏云宵田為非呂記朱傳皆用其說然
經文三具舉其揚則宵田之說為近且若係火田則周官大司
馬蒐田火弊注云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
敵而火止則獵畢之時其火將止不應復言火盛此詩自是宵
田用燎首章初獵之時其火仁舉次章正獵之際其火方揚末
章獵畢將歸持炬炤路其火自當更盛故知箋疏之說不可易

八

公獨人刺文公也案序以此詩為公子素作亦如王風毛傳

曰必有所據漢書古今人表之公孫素當即其人何
年傳云鄭伯素惡高克或因素字偶同遂謂鄭

毛詩後箋卷七

十一 廣雅書局

不忌高克此於序文上下皆不順其說非也

色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箋云清者高克所

疾書郡國志河南中牟縣有清口水劉昭補注

一清過于清杜預曰有清陽亭此語誤甚左傳閔

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杜云清衛邑濟北東

中牟縣不相涉不知劉昭何以舛誤至此惟水

一清小注之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

一清清人城也詩所謂清人在彭彭為高

地云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是也清池水

一清至清口淨七虎澗水正之下又云期水北與七虎

入行巡期城北東會清口水司馬一郡國志曰中牟有清口水

節是水也案鄭氏所引甚明但其云彭為高克邑此條上下文
止言清不當贅及於彭疑彭當為清傳寫之誤即箋所云清

元所帥眾之邑也至王氏總聞引左傳昭二年衛侯甯喜盟

一上鄭衛相近彭或指此攷左傳上文云丁巳晦公入

同盟彭水當在衛都與傳云衛之河上鄭之郊者不

以為證

一子酋矛夷矛也正義曰考工記云酋矛常有

一也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

一子也其共文已無二等直是一弓而重之則知二

一子也

一子也

一子也

一子也

一子也

一子也

一子也

一子也

一子也

一子也

一子也

一子也

一子也

一子也

清人言重英重喬則必二矛有長短所建高下不一故見爲重
自與魯頌但言二矛者義異此疏及魯頌疏釋箋皆當惟伯兮
疏牽於六等六建之文致生轉轄耳

王氏詩釋疏云兵車所載之戎器有酋矛而無夷矛夷矛之長
二丈四尺二丈四尺當漢尺一丈八尺所謂丈八鎬音委蛇之蛇矛

西健兒歌丈八蛇矛左右盤蛇蛇夷三字通用今尺丈六
尺四寸後世步騎或用之古者惟用以守若建於車上則不
而易搖持之以刺則礙于車後之籬而舉之必後舉之後

里而無力故不可以攻而惟用以守望守者步卒操之進
于所謂長兵短用者也車無夷矛而云二矛者二俱酋矛

將執弓右用矛臨敵則惟所使用二矛猶小戎之有二
毛詩後箋卷七

而曰備將執弓而矛備因勢之遠近則隨用承琪案
車無夷矛雖與鄭異然夷矛之建車與否經無明文

之以備一說至謂二矛一爲車右所持一備將帥之用
此說亦建於車右而將居車左所備之矛又當建於

二矛建無由見其爲重是與經文重英重喬之言相背

不備其才有英飾也箋云各有畫飾下章重喬傳重
喬云喬矛於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釋文喬毛音

一乃名韓詩作鶴荷舊音何謂刻矛頭爲荷葉相重
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爲英飾釋詁云喬高也重喬猶如重英以

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爲英飾釋詁云喬高也重喬猶如重英以

建於車上五兵之最高者也而二矛同高其高復有等級故
謂之重高傳解稱高之意故言累荷候人傳曰荷揭也謂此二

矛力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揭箋申說累荷之意言喬者矛之柄
近於上頭及矛之登室之下當有物以題識之其題識者所以

爲毛羽也二矛於其上頭皆縣毛羽以題識之似如重累相負
然故謂之累荷也經傳不言矛有毛羽傳以時事言之猶今

蓋毛羽也承琪案重英重喬傳箋所釋大意本同陸孔申之
自得失傳以重英爲矛有英飾箋云各有畫飾英飾者謂刻

爲飾周禮掌節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英蕩畫函疏云以
華有畫義故曰畫函于寶注曰英刻畫也見續漢書百官志注此蓋刻

柄而以朱畫之故箋云各有畫飾即闕宮所謂朱英也彼疏
朱英爲絲纏非是傳云重喬累荷者謂矛有短長刻畫之處

其如尚箋謂矛柄刻畫爲題識乃所以縣毛羽者非即以喬
爲雉名鄭固無是說也其引舊說謂刻矛頭矛頭即者則是而

以爲荷葉則非惟沈重音胡可反而云兩矛之飾相負荷者得
之正義釋傳引候人傳訓荷爲揭二矛重累如相負揭其釋箋

謂題識者所以縣毛羽皆是而又云縣羽重累爲累荷則與箋
說不合馮氏名物疏云重喬猶云重英諸說紛然不如直從毛

氏陳氏稽古編曰重英重喬均當以毛傳爲正箋云畫飾疏云
畫飾俱善述毛意者也兵車六建之中二矛最出其上人舉目

謂之故指以爲言首章言其采畫之飾次章言其負揭之形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傳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為容
好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兵車之法將居
鼓下故御者在左闕宮箋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
人御正義以此為士卒兵車尚書甘誓左不攻於左右不攻於
右史記集解引鄭注云左車左右車右孔疏以為凡兵車甲士
三人所主者如此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
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為節度王氏詩稗疏云御必居
中所以齊六轡而制馬也使其居左則攬轡偏而縱送礙且現
不及右驂之外勒而舒斂無度矣故雖以天子之尊而在車亦
羅居中之理周禮大馭掌馭玉路犯軼王自左馭馭下祝其曰

毛詩後箋卷七

五 廣雅書局

王自左馭者自左而嚮中也馭犯軼暫攝馭居中王位固在左
矣戎僕掌馭車犯軼如王路之儀則天子即戎且不居中而
況將乎羣之戰齊侯親將逢丑父為右公羊傳曰逢丑父者齊
侯之車右也代頃公當左此將居左之明證案王氏考之經傳
雖有明文
豈特錄之之戰張侯御卻克曰矢貫余肘余折以御左輪
朱殷則似卻克居中而御者左要之杜預所云自非元帥御者
中將在左之言既無典據而卻克或以傷夷易位未可知也
然則左旋右抽者非以車左車右言之蓋言戎車回旋演戰之
法耳毛傳曰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是已蓋兵車之法有左
旋以先弓矢者有右旋而先矛者左旋先弓以迎敵於左則車
右持矛以刺右旋先矛以要敵則將抽矢以射勢以稍遠而便

也田獵之法逐禽左駟鐵之詩曰公曰左之禽左則我右此所
謂右抽矣蓋車戰之法類然清人曠日翺翔而以軍戲斯可傷
已中軍者大將之幕下卒也古未有呼將為中軍者鄭於時未
有三軍中軍者對左拒右拒而言非對車左車右而言翺翔作
好者中軍之士亦以見眾之且散也承拱案左傳言車戰之法
如僖三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宣十二年楚許
伯御樂伯攝叔為右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鼓皆足為御在車
中之證故詩疏唯據成二年鞏之戰以為卻克在鼓下而居中
解張有左輪朱殷之言而居左然將執旗鼓豈必鼓定在中解
張之血染左輪焉知非射傷左手而流血於左邪且是戰也韓
厥因夢避左右而代御居中杜注因有自非元帥御皆在中之

毛詩後箋卷七

六 廣雅書局

說近於因文遷就非有明證總之此詩左右中本不當以一車
言之傳云居軍中為容好則以中軍為軍中猶中谷谷中之比
竝未嘗以中軍為將故左右亦必非車左車右之謂王氏謂左
旋右抽為戎車回旋演戰之法申明毛義甚的此即是居軍中
為容好也至云鄭時未有三軍則非是桓元年左傳衛人以燕
師伐鄭鄭祭足原繁以三軍軍其前是鄭之三軍舊矣孺葛之
戰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但不必以證此詩之中軍耳

羔裘

序云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毛詩明辨錄云鄭
之羔裘美其大夫較羔羊之美在言外更為著明何以在列國
則為變風蓋王化之行如羔羊惟述其衣服威儀之合度舒徐

而已其他無溢美之詞與茅苴桃天同一平談斯其所以為盛
與只此便分正變如小序於變風中有頌美者皆云思古之盛
以刺今之不然則是變風有刺而無美豈理也哉承琪案此說
非是此詩所陳純是思古之美而其意則以刺今序所言者詩
之意非詩之詞也所美在此則所刺在彼耳許氏詩深曰刺朝
如宋人諫院記及待漏院記之類此就衣服言之彼就官與地
言之皆以風刺其同朝非有所顯斥之人所謂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足以戒也此說得之沈氏又云如序說則變風有刺而無
美亦不然淇澳緇衣車鄰駟鐵諸篇序何嘗不言美乎

洵直且侯傳洵均侯君也毛義皆本爾雅韓詩外傳洵作恂與
溱洵洵訏且樂釋文引韓詩作恂同是毛云皆直且侯韓云信

毛詩後箋卷七

七

廣雅書局

直且侯義竝可通釋文又引韓詩云侯美也如大雅文王烝哉
毛本爾雅訓烝為君釋文引韓詩訓美此則義異不可強同案
次章云邦之司直三章云邦之彥今彥為士之美稱則首章洵
直且侯似統下二章而言直即司直之直侯即美士之美此訓
似宜從韓

彼其之子韓詩外傳作彼己之子

新序節士義勇兩
篇亦皆作彼己

左傳襄二

十七年引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正作已知韓詩亦本古文王風
揚之水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蓋古人於此等以聲
為主聲同則字不嫌異推之大叔于田之思箋云思讀如彼
己之子之已崧
高之近箋云聲如彼
記之子之記皆然然其字亦必各有師承不相錯亂如
毛必作其揚之水汾沮洳椒聊侯人及此詩是韓必作已汾

沮如彼其之子美如英韓外傳亦引作己是也若文選陸士衡
吳趨行及漢高祖功臣頌注兩引毛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
又謝元暉答呂法曹詩注引毛詩曰彼己之子美無度此毛詩
恐皆韓詩之誤

舍命不渝傳渝變也惠氏古義曰箋云舍猶處也王肅云舍受
也案舍猶釋也管子小問曰語曰澤命不渝信也徐廣史記注
云古釋字作澤周頌其耕澤澤爾雅作釋釋康成周禮注曰舍
即釋也士冠禮注云古文釋作舍是澤命即舍命也蓋古有是
語詩引之以美君子之信戴氏詩攷正曰考工記水有時以凝
有時以澤澤李軌音釋澤與舍義竝為釋言自受命於君以至
復命而後釋終始如一也承琪案釋文舍音赦此因箋訓舍為

毛詩後箋卷七

六

廣雅書局

處故為作音又云沈書者反是沈重意以舍為舍釋之舍矣然
鄭雖訓舍猶處而云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
等是以命為軀命之命韓詩外傳云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
謂晏子曰子不與吾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晏子曰吾
聞雷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其下引
詩曰美妾如濡恂直且侯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新
序義勇篇同此蓋以舍命為授命與鄭義合戴氏用王肅之訓
以為受君命非也

美妾豹飾傳豹飾緣以豹皮也姚氏識名解曰正義以君裘用
豹此詩美飾異皮為臣之服引唐風作證謂緣以豹皮為祛裘
三注虞師言國君體柔而文之以剛其義上達引玉藻豹裘豹

飾異文明飾非喪傳所謂緣蓋言領人君之服也愚按飾義通用凡緣領緣袷緣履皆謂之飾豹飾自指袷袪而言袷惟有緣之制未聞有緣領者玉藻以豹飾為君子之服亦指士大夫言未嘗專指人君之服也承琪案姚說是也玉藻首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下乃言君子狐青裘豹裘羔裘豹飾之等其下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分析甚明故鄭注以君子為大夫士正義以狐青羔裘君皆用純大夫士雜以豹裘豹飾為異俾雅引管子見揆上今管子度篇上作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飾正足證豹飾為人臣之服而以為非古過矣嚴緝云或謂檜羔裘專刺其君唐羔裘專刺其臣鄭羔裘兼刺君臣然此詩言豹飾止是臣丁之服舍命不渝及司直邦彥皆臣事也止當為刺在朝之臣

毛詩後箋卷七

九 廣雅書局印

三英聚兮傳三英二德也箋云二德剛克柔克正直也聚眾意嚴緝云三英或以為裘之英飾前後有三如五紵五緇五總之類只是肌度無文可據毛氏以為三德或疑牽合於三之數今攷立政三俊注以為剛柔正直英即俊也毛氏之說有源流矣此詩每章第一句皆言德美知三英非英飾也承琪案嚴氏但知三俊為剛柔正直之出書孔傳而不知皋陶謨疏所稱以九德分配洪範三德者實出鄭注其義九古為東晉孔傳所本毛公以三英為二德自以英俊本為才德之稱淮南泰族訓智過爾雅序引禮辨名記德過千人曰英箋以剛柔正直申毛亦必因書之九德三俊皆關卿大夫之事若後儒以英為裘飾則羔羊傳云古者素絲以英裘是英飾之說原本毛公而以之駁傳豈非蠹生於木而

自戕其木者乎

遵大路

摻執子之袪今傳摻摻袪也毛詩寫官記曰摻既為擊何又云執摻當為摻摻女手之摻以摻然之手而執子之袪也若宋玉賦云遵大路兮擊子袪則以擊為執原無摻情承琪案何氏古義已有此說謂說文無摻字宜通作攢云好手貌不知此詩正義明云說文摻字參聲訓為斂也操字臬聲訓為奉也二者義皆小異是孔所見說文本有摻字訓斂與方言同方言摻細細謂之摻或曰摻毛訓摻為擊者說文擊擗持也擗亦與斂義近總之摻執二字義本有別不必改為好手之攢天下有執裾畱人而自稱為好手者乎

毛詩後箋卷七

十 廣雅書局印

王氏稗疏曰毛傳云袪袪也案玄端之制士之袪二尺二寸袪尺二寸大夫以上袪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袪袪袪袪袪袪腰腋之際而袪則袖口也唐風羔裘豹袪蓋以豹皮飾裘之袖口若以袪為袪則橫施異飾于肘腋之間甚不類矣後世文人不審而有聯袪分袪把袪之語皆沿毛傳之誤承琪案正義引喪服云袪屬幅袪尺二寸則袪是袪之本袪為袪之末唐羔裘傳云袪袪末則袪袪不同此云袪袪者以袪袪俱是衣袖本末別耳故舉類以曉人此釋傳義甚明經傳或言以袪拂几儀禮有司微或言反袪拭面公羊皆指袖口而言是袪未嘗不通稱袪王氏不察而以之譏傳妄矣王逸注楚辭哀時命云袪袖也此散文得通之證無我惡兮不寔故也傳寔速也箋云子無惡我擊持子之袪我

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承琪案箋云不速於先君之道者言不急急於先君之道遂聽君子之去而不顧耳以先君之道釋故字非讀故爲是故之故孔疏衍之乃云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殆誤會箋末使我然三字以爲釋經故字耳殊不知下章箋云好猶善也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善道使我然明以先君之道釋故字以善道釋好字使我然二字於經無當矣宋儒不能通鄭箋之意而欲變其說如李解云言君子無惡我也我之故惟願子之不速去也呂記引朱氏曰子無惡我而不速故舊不可遽絕也揆之經文皆於建故一字倒置嚴緝云莊公失道君子惡之遵循大路而去其國人欲擊持其裾袖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速不可倉卒於故舊也言棄去之

毛詩後箋卷七

三

廣雅書局

速也不言其惡莊公而以爲惡我婉辭也言故舊以先君之義風之庶其或留也范氏補傳云詩人謂君子何忍舍我君遵大路而去我欲擊其祛而留之君子勿以我爲可惡不敢速忘故舊之情也我欲執其手而留之君子勿以我爲可醜不敢速忘昔日之好也既欲擊其祛又欲執其手以見爲王留行之意甚明既陳故舊之情復陳昔日之好以見詩人述己之私情期君子之必聽非愛君愛國者安得此言哉承琪案唐風羔裘豈無他人維子之故豈無他人維子之好與此詩故也好也正同鄭彼箋云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又云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以彼證此固當以嚴緝范傳之說爲長

女曰雞鳴

序云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陳氏稽古編曰首一章士弋鳧雁女則宜之以爲燕賓之用皆陳古說德事也歐陽氏以勤生解之夫勤生者小民之細行耳以此爲賢將白圭倚頓皆可升堂入室邪况夫婦相燕樂而不及賓客則與說德何關夙寤晨興與祇自謀口腹之需斯乃飲食之人與留色者相去無幾并不得謂之勤生惡得謂之賢始信古注之義長也惟二三章五子字箋疏皆指賓客與首章差殊爲未當今案子字應是女目士之言與子宜之女爲士宜之也與子偕老承飲酒言則所燕之賓與士相親愛老而不衰也若末章則集傳當矣承琪案陳說是也女主中饋惟酒會是議豈徒以之自享古之賢婦善相其夫爲酒會以待賓友延譽者史

毛詩後箋卷七

三

廣雅書局

傳多載其事此詩已先之矣唐李華曰將翺將翔弋鳧與雁此主酒會待賓客之儀也義本傳箋何等正大歐陽本義泥於偕老二字以爲賓客一時相接豈有偕老之理蓋見鄒風君子偕老氓詩及爾偕老皆夫婦之詞然擊鼓之言偕老卽爲卒伍約誓之語安見賓客必不可言偕老况以婦人而願其夫之賓友白首如新九足見其賢智至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傳云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宋儒必以爲夫婦親愛之意者亦泥於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之類耳獨不思鹿鳴又曰我有嘉賓鼓瑟鼓琴耶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傳宜有也箋云所弋之鳧雁我以爲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坤雅云加與元鶴加加雙鴨之意同弱弓

徹矢乘風振之曰弋承琪案陸說是也弋言加之專言弋下宜
之方言者自不應以加之即為加豆蘇氏詩傳亦引史記弱已
徹繳加諸鳧雁之上呂記朱傳並從其說此弋之承上弋字則
下宜言之宜亦當承上宜字傳於宜之訓肴而下宜字無訓則
為同義可知箋云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與之俱至老正義
謂與上宜肴別王氏述間謂不當與上異訓爾雅宜肴也李巡
注云宜飲酒之肴正義是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傳雜佩者珩璜琕瑀衡牙之類稽古
編曰佩玉瓊瑀傳云佩有琕瑀所以納閒孔疏引說文列女傳
玉藻注玉府注合諸說以推詳佩制大約珩上橫兩璜下垂垂
牙在兩璜中央衝突前後琕瑀則納於眾玉與珩之閒

毛詩後箋卷十七

韋

禮記書局

亦言亦略相同而不及琕瑀皆未若賈公彥玉府疏言之詳也
玉府注引詩傳曰佩玉有蔥衡衡即珩也大戴禮保傅篇作雙
衡漢書顏師古注魚豢魏略及
一禮圖韻下有雙璜衡牙瑳珠以納其閒疏云詩傳謂韓詩衡
橫也謂蔥玉為橫梁下以組懸于衡之兩頭兩組之木皆有半
璧曰璜半璧曰璜乃逸禮
記文見大宗伯注故曰雙璜又以一組懸于衡之中央
於末若衡牙使前後觸璜故曰衡牙案毛詩傳別有琕瑀其琕
瑀所置當於懸衡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琕瑀之內角裏係
衡之兩頭組末係于璜瑳蚌也蚌珠故曰瑳珠納其閒者組繩
有五皆穿於其閒故也賈疏之言佩制較明於孔矣朱子集傳
錢氏詩詁皆祖其說但朱以琕瑀皆為佩名琕在旁組之中瑀
在中組之中錢以琕為佩名瑀乃石之可為瑀者非佩名也又

中組之中有琕瑀旁組之中不別係玉一說各異源案中組
有琕瑀為拘捍兩裏組之用不應旁組亦置之故賈疏言琕瑀
所置在衡牙組之中央不言兩璜之組中有係玉又毛傳云琕
佩玉名孔疏引說文云瑀石次玉上也據此知詩詁之說良是承
琪案朱箋二說皆有所失朱謂琕在旁組之中既與賈疏不合
而謂大珠曰瑀雖本盧辨大戴禮及聶氏三禮圖然瑀中既
中組又貫裏繫於珩璜之兩組以一珠而受三組天下安得此
徑寸之珠而佩之錢氏以琕為佩玉名瑀即石之可為瑀者則
是以瑀石為琕佩於文當為瑀琕而傳兩云瑀瑀說文瑀石之
次玉者據正義引今
說文次作似瑀佩玉名也此亦據正義引今說文作瑀
瑀也誤段注謂名當作石亦
非辨見然則琕瑀二物琕為玉瑀為石皆納於珩與衡牙之中

毛詩後箋卷十七

韋

禮記書局

並非以瑀石為琕佩大戴禮保傅篇玼珠以納其閒琕瑀以雜
之韓詩傳言瑳珠不言琕瑀毛傳言琕瑀不言瑳珠大戴則玼
此即 珠瑀瑀並稱是所佩有玉有石有珠非一類故曰雜正義
申傳云佩玉之名未盡于此故言之類以包之王氏稗疏謂琕
瑀即玼珠而玼珠專名雜佩亦非也
顧氏詩本音曰集韻來字贈字皆叶入聲然來字或可讀入聲
贈字斷不可讀入聲姑闕之段氏詩小學云戴先生曰當作貽
與古人徵召為宮徵得來為登來仍孫為耳孫詩訓為承皆之
當改為貽孔氏詩聲類云之哈為蒸登之陰聲若乃之與仍疑
之與凝徵訓火音則音社上林賦葳葳持韋昭云持音懲古書用

等字率為多改反騰字在登韻則為騰蛇之騰在德韻則為煢騰之騰能字四收於登韻哈韻等韻代韻詩則惟一與又協一與忌協樂記人不能無樂注以為古書能字可以讀耐騰可以讀騰則亦可以讀載又何足為對會之言則則之載也此書轉注之道也承其案改贈為貽始於雪山緝聞蓋疑一少形近致誤然貽字雖見於漢碑經典祇作詒贈之與詒形不相近段氏孔氏以來贈韻本可通所辨極確今更考得說文側讀若陪刷讀若陪德訓為升漢書周縉傳注憑陪聲相近亦皆之哈職德與蒸登相通之證也

有女同車

序云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

毛詩後箋卷七

廣雅書局

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正義云鄭志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傲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如鄭此答則以為此詩刺忽不娶文姜張逸以文姜為問鄭隨時答之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為定解也若然前欲以文姜妻之後復欲以他女妻之他女必幼於文姜而經謂之孟姜者詩人以忽不娶言其身有賢行大國長女刺忽應娶不娶何必實賢實長承其案春秋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即文姜也六年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齊時文姜歸魯已久則所謂齊侯又請妻之者其非文姜明甚至稱

大五百零六

孟姜者古者男女異長嫡長稱伯宋伯姬是也庶長稱孟齊孟是也或文姜是嫡出孟姜是庶出耳

陳氏稽古編曰鄭詩二十一一篇其六篇皆為忽而作計忽兩為君其始以桓十一年五月立是年九月奔衛其繼以桓十五年六月歸至十七年遇弑前後在位不及三載事至微矣而國人閔之刺之惓惓無已者豈非以其世子當立而不克令終故獨加憐惜歟案忽六詩孔氏以有女同車襄裳一篇為作於前立時以山有扶蘇摯兮狡童揚之水四篇為作於後立時今合之鄭事殆不謬也忽之立而出奔也因宋人之執祭仲也覺起於外也使結齊昏有大援或當時有賢方伯起而正之則鄭突不能恃宋以竊國矣故有女之刺辭昏襄裳之思見正皆汲汲於

毛詩後箋卷七

廣雅書局

外援也忽之歸而復見弑也因惡高渠彌而不能去也禍生於內也使忽能用賢去奸斷制威福權臣不得擅命與忠臣良士共圖國政則臣下之逆節無自萌矣故山有扶蘇諸篇刺其遠君子近小人主弱臣專孤立無輔之事所憂在內也然則前立二詩其作於忽之既奔後立四詩其作於忽之未弑乎既奔故多惋惜之情未弑故多憂危之語詩人忠愛之思千載如見矣承其案呂記引廣漢張氏曰忽之不昏於齊未為失也而心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為甚追念其首於人國始有以自立此國人之情也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其始也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至於憐人也其能懲創而賢於是至有目之為狡童者而為之不能懲不能息也

大五百零八

聞其無忠臣良士而至此極也夫忽蓋不足道而人之情猶不
欲遺絕之者以其立之正故耳陳氏之說蓋本於此而推闡情
事九爲曲暢

趙氏文哲有解難曰朱子以忽之辭昏未爲不正其失國以勢

孤援弱亦未有可刺之罪故力斥序爲失是非之正害禮義之

公而疑此詩亦淫奔之作問旨攷之忽之辭昏有二始以非耦

爲辭繼以師昏爲辭其守義不可謂不正特是鄭莊之時內多

嬖寵外有權臣羣公子交構其間禍亂之萌已非一朝夕之故

忽以守小節而亡大援以致失國國人自擊心傷形諸嗟歎亦

未失忠厚之遺也且忽之辭昏祭仲不言之乎君內多寵子無

大援將不立忽不能聽君子譏其善自爲謀而謀不及國是當

時鄭之廷臣及後之據經作傳親承孔子之教如左氏者皆以

其辭昏爲失豈作詩者與序詩者一人之私言乎至以爲淫奔

之詩者朱子特以鄭風而臆之耳今就經文詮之同車者親迎

授綏之禮也同行者御輪三周之候也曰佩玉是有矩步之節

曰孟姜則本齊族之貴彼溱洧之相譁桑中之相要有如是之

威儀盛飾昭彰耳目者乎虞東學詩曰左傳昭十六年六卿饒韓宣

子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釋兮皆有求助大國相與唱和之

詞林第豈有鄭人賦鄭詩而自彰其醜者如曰賦詩斷章

末言子謂六卿賦詩皆先燕好則所賦諸詩自子產羔裘外其

餘此六皆非淫詩固無疑義至諸家以

之辭昏無可刺者殊不知詩人之意以忽雖言自求多福而卒
之不能自保國亂身亡尚不如許昏於齊猶或可藉大國之助
以圖存也凡詩人言外之意不必詩中所有而以序合之則微
婉之旨畢見此序之所以不可廢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傳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箋云鄭人詞忽

不娶齊女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正義謂忽

實不同車假言同車以刺之嚴緝以有女即孟姜其文重複彼

乃別指之辭有女同車指忽所娶者彼美孟姜指忽所不娶者

承琪案以有女爲娶他國之女其說出自歐陽本義田間詩學

因之謂即忽所娶之陳媯攷春秋鄭公子忽如陳逆媯媯乃以

王命結昏在隱八年何得因後日辭昏追咎於前娶之不當殊

爲無理嚴緝又謂所娶之他女如木槿之華朝生暮落雖翱翔

佩玉徒有威儀服飾之美而不足恃說本埤雅亦多穿鑿其實

此詩祇因辭昏失援故設言親迎之時有女同車其容色佩服

之美若此彼何人哉則孟姜也通篇皆形容歎羨之詞而不娶

之失自在言外上言有女者虛想其人下言孟姜實指其姓不

得謂之文複也

將翔將翔佩玉瓊瑀傳佩有瑀瑀所以納閒校勘記云女曰雞

鳴正義引此傳瑀作玖此據宋本今玖女曰雞鳴傳云雞佩珩

瑁瑀瑁瑁之類正義說之於字皆引說文而證其爲佩則衝

牙及珩引玉藻瑁引列女傳瑀引此經惟瑀獨無所證故先引

毛詩後箋卷七

毛詩後箋卷七

毛詩後箋卷七

毛詩後箋卷七

與瑀皆是石次玉玖是佩則瑀亦佩也若此傳作瑀則傳自旨
明證不當舍之而借玖為譬況矣作玖者是也承洪案上篇傳
言瑀瑀此篇傳言瑀玖古人注經原有互見相足之例按勸說
是又李華書云詩曰將翱將翔佩玉瓊瑀此泰舅姑助祭祀之
儀也亦可見此詩是極言昏禮之美唐人說詩其恪守傳箋不
敢橫生異義如此

德音不忘箋云不忘者後世傳道其德也按勸說云近本誤作傳其道德又脫也字

小字本作傳道其德也為呂記引長樂劉氏曰德音謂齊侯請

是釋文以傳道作音可證

妻之音鄭人懷之不能忘也此蓋疑於所指者為文姜不足當

德音之美不知孟姜本非文姜安知其必無賢德嚴緝云言齊

女有賢譽至今使人不能忘恨不娶之也車壘德音來括言其

有賢譽此言德音不忘即所謂賢而不娶也

山有扶蘇

序云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朱氏需者經學云朱子初

說所美非美謂賢者使智者愚也呂東萊取其說著之讀詩記

朱子亦曾與之後改此詩為淫女戲其所私者白雲許氏申之

曰此是淫女見絕於男子而復私於人乃思絕者之美好而厭

所私之狂狡也夫鄭國之女縱有淫行何至明斥新好之狡顯

推舊交之都作為歌詩肆情無忌以聖人之經而錄此惡詩幾

何不慮後人之唾棄乎此必不可從之說也

山有扶蘇傳扶蘇扶胥小木也段氏詩小學云此從釋文無小

字為長正義作小木乃淺人用鄭說增字非也說文扶扶疏四

毛詩後箋卷七

三 廣雅書局印

布也段注扶之言扶也古書多作扶疏同音假借也上林賦垂

條扶疏劉向傳梓樹上枝葉扶疏上出屋楊雄傳枝葉扶疏呂

覽樹肥無使扶疏是則扶疏謂大木枝柯四布疏通作胥亦作

蘇鄭風山有扶蘇毛意山有大木隰則僅有荷華是為高下大

小各得其宜後人以鄭箋混合而改之承洪案佩鑿引山有扶

蘇與扶持別是經字本亦作扶埤雅引毛傳扶蘇扶胥木也是

所見本尚無小字惟傳既以扶胥為木似非僅枝柯四布之謂

呂覽求人篇東至樽木之地注云樽木大木也樽亦作扶淮南

墜形訓扶木在陽州此扶木即樽桑樽桑猶言大桑管子地員

篇五沃之土宜彼羣木桐柞扶櫨及彼白梓據此則扶自為木

名益緩言之曰扶蘇急言之曰扶扶蘇即扶木耳

毛詩後箋卷七

三 廣雅書局印

毛傳以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箋云扶胥

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華生于隰喻忽置

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承洪案傳意高

下謂山隰大謂扶蘇松小謂荷龍正言以刺忽二章一例皆謂

各得其宜箋互易其小大義近牽強以荷華喻美德不宜置于

下位豈欲樹荷于山上乎且首章既以扶蘇喻不美荷華喻美

下章又以喬松喻美而游龍喻不美使山隰倒置比物錯互非

也

不見子都傳子都世之美好者也嚴緝云世稱美好之人為子

都孟子所稱子都以貌之美此詩所稱子都以德之美猶美人

之名或稱美貌或稱美德也詩彼姝者子兩出一為賢者一為

女子也若以此子都為美貌則與狂且意義不貫承琪案子都子充皆假言賢者不必實有其人易林蠱之比云視闇不明雲蔽日光不見子都鄭人心傷益不見者謂有所蔽則雖美而不見下乃見狂且則所美非美耳後儒因左傳公孫闕字子都遂附會為此詩之子都而子充無所考豐坊乃造為瑕叔盈字子充之說并以宣十二年左傳之宋大夫名狂狡者為狂且狡童類皆無稽之言不足與辨

稽古編曰首章子都狂且鄭以美惡妍媸為君子小人之喻次章子充訓忠良狡童訓有貌無實則正言之兩章一喻一正文義差殊未為盡善承琪案序下正義云箋傳皆是所美非美人之事定本云所美非美然與俗本不同據此是一本有作美人

毛詩後箋卷七

廣雅書局

者子都即美人但如西方美人之謂而非以為美色耳

隲有游龍傳龍紅草也正義引釋草云紅龍古其大者歸舍人曰紅名龍古其大者名歸陸璣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承琪案廣雅云鴻龍韻馬蓼也鴻即紅龍韻

即龍古語之轉本草經云紅草一名鴻積如馬蓼而大生水旁語與廣雅微異大抵龍為蓼之大者即今之水紅圖經云紅草即水紅下溼地皆有之引詩隲有游龍是也爾雅翼云龍與荷

華是隲草之偉者然所配扶蘇喬松不同管子言五沃之土桐柞扶櫨秀生莖起五臭疇生蓮與蘼蕪葉本白芷然則首章言

扶蘇荷華應此五沃之土也其五位曰其山之淺有龍與斥注

龍斥皆羣木安遂條長數丈其桑其松其杞其苾次章言喬松

人

游龍應此五位之土也淮南言水草之始海間生屈龍屈龍生容華容華生葉葉生葍葍生萍萍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芟者生於萍藻屈龍豈亦此龍草邪姚氏識名解云淮南逆瀾浮草所自必是從其始生微者言之豈有紅龍之大而生萍藻細物者邪羅端良以屈龍為游龍未可據也承琪案淮南墜形訓歷言人物所生皆取其類之相近者言之蓋謂同類者相聚以生非必以彼物生此物也况高誘注云屈龍游龍也詩云隲有游龍言屈字之誤然則其說不始於羅氏矣

乃見狡童傳狡童昭公也稽古編曰子都子充指君子狂且狡童指小人鄭說是也毛以狂狡目昭公失之矣惠氏定宇曰狡童序以為刺忽毛說不為無據承琪案狡為狡好之狡鄭箋亦

毛詩後箋卷七

廣雅書局

但云有貌無實則即以目昭公原不為指斥彼狡童兮自指昭公而言但此詩首章狂且傳祇訓為狂人未嘗明指昭公

兩章文義並同不應異訓故正義并以狂且指昭惟序云所美非美則子都子充為美而狂且狡童為不美正與經文昭合箋

義實勝於傳不必曲為解說注任氏毛詩義曰孫毓汶謂傳以狡人為長其言是矣然以傳義之疑傳文有誤也傳以章首二句為反興則下二句義當接成傳釋子都為美好子充為良人

正指君子則狂且狡童指小人用舍失當反正對言合序所美非美之義無由以狂且狡童目昭公也傳如以目昭公亦必於釋狂且下著之不應於下章始言又上章解狂且之義而狡童之義於狡童篇釋之似此傳狡童昭公也係彼傳上文後脫

日狡童昭公也昭公有壯狡之志傳以狡童之義在後總釋此因略而不言不然於此言其人於彼言其義傳文何確碎乃爾彼此參校知不如是也承琪案此說雖無明據然細釋文義固

是通

論

韓兮

韓兮韓兮風其吹女傳韓稿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李氏集解云君倡臣和理之常也今也君弱臣強專命自恣不稟於君不待君命而動詩人所以刺之也蘇氏詩傳則謂此憂懼之詞而非倡和之意呂記嚴緝皆本之以風之吹韓喻國將危亡以倡子和女為大臣相約倡和以謀國難或且因蹇裳序云思大國之見正并謂倡者望晉之倡義納忽以此詩叔兮伯兮與旄邱同承琪案風喻號令本屬古義君出令臣行令又係常經仍當以傳箋為是若謂思大國之倡則倡字當略斷予和女之女是指大國而言而風其吹女之女不得指大國又當自喻其國是兩女字異義非也

毛詩後箋卷七

廣雅書局

稽古編曰叔兮伯兮倡子和女傳以為君責臣之詞言倡者當是子和者當是女也箋以為羣臣相謂之詞言女倡矣則我將和之也如箋意則倡字當略斷予和女二字連讀然傳義勝矣鄭之君臣不相倡和應舉倡和之常理以正之也康成之意徒以叔伯為兄弟之稱當是羣臣自相謂耳案左傳魯隱公謂公子疆為叔父鄭厲公謂原繁為伯父晉景公謂荀林父為伯氏安在叔伯之稱君不可施於臣乎承琪案經以風吹韓隕與君倡臣和必如傳義下一句乃與上興意一貫箋以倡和屬羣臣則與興意乖隔且既云伯叔羣臣相謂而倡和又為羣臣自以強弱相服將倡者叔而和者伯乎抑倡者伯而和者叔乎於文義殊不明晰

大四百七十五

顧氏唐韻正云吹古音昌戈反引老子故物或行或隨或呵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墮隨古音旬禾反羸古音羸墮即墮之俗字皆在歌韻承琪案說文吹嘘也从口欠是會意字以詩音讀之自當如嗟以協和王氏總聞讀和戶圭切引老子高下之相傾長短之相形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為證是徒見今韻隨入支韻而不知隨本从靖省聲也

狡童

序云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朱氏通義曰程子謂春秋止書鄭忽不以忽為君也不以忽為君故詩人曰為狡童此說殊非夫春秋書鄭世子忽則國固忽之國也立不一時而為突所逐歸國二年旋為高渠彌所弑中間不書鄭伯

毛詩後箋卷七

廣雅書局

非故略之也生不同盟死不赴告孰從而書之春秋此類多矣杜預譏忽守介節而失大援父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此蓋為篡國者左袒也伊川奈何亦踵其失乎朱子之辨正矣但解此詩為淫女所作則其失殆有甚焉以愚臆之此詩乃昭公見弑後國人哀之而假狡童以為刺也狂且狡童蓋當時有此方言動相指斥不必未成人者始可加之也史記箕子過殷墟作麥秀之歌尚書大傳以為微子作曰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可目矧則此不嫌於擬忽矣朱子又云忽無大罪國人不應數刺之然昭公之復國也祭仲擅權而不能制高渠彌發難而不能察突居鄭別都而不能討外無強援內無良輔以至於此則固多可刺之道矣聖人錄此等詩以示戒萬世豈私一鄭忽乎哉

大四百九十五

承琪案桓十七年左傳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麇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孔疏云韓子以為言君子知所惡者非多其知之明而嫌其心不斷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知早誅焉以及於死故言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此與桓六年傳君子謂忽善自為謀者皆不足於忽之詞蓋忽之為人殆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者故山有扶蘇稗令校童及揚之水皆致慨於其不能任忠良去權奸以致身弑國危而不悟也

錢氏竹汀曰古本校當為佼山有扶蘇箋云校童有貌而無實孫毓申之以為佼好之佼非如後世解為狡獪也校童傳云昭公有壯佼之志疏亦云佼好之幼童則校童只是少年通稱非

毛詩後箋卷七

韋廉士

甚不美之名衛武公刺厲王云於乎小子古人質樸不以為嫌段氏詩經小學云壯佼與月令之壯佼皆當作佼佼好也有壯佼之志正義以童心釋之是也承琪案佼佼二字古通月令善壯佼呂氏春秋作壯佼詩碩人箋長麗佼好還箋倚嗟箋昌佼好貌月出佼人僚兮釋文並云佼本作佼荀子非相篇古者桀紂長巨佼美天下之傑也據此則箕子以佼童目紂者亦止為形貌佼好之稱明甚且此傳云壯佼之志則又非徒形貌高注呂覽云壯佼多力之士是壯佼與雄武意略同昭公志在自奮而所與圖者非其人故惟有壯佼之志而闕于事機終將及禍愈使人思其故而憂之至不能會息焉然則謂毛以佼童目昭公為悖理者皆不達古人文義者也

大五百一十三

襄裳

序云襄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昭十六年左傳鄭六卿饒韓宣子子大叔賦襄裳宣子曰起在此取勸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襄裳能終乎朱子以為詩序之失本於左傳而未察其斷章取義之意不知斷章取義者如詩本為鄭忽而作而歌詩者為晉隱公即是斷章取義矣若謂以本國淫詩而公然歌於聘卿祖饗之際必無是理且如所言則狂童之狂乃斷章以譏韓宣天下有如是之唐突者乎呂覽求人篇曰晉人欲攻鄭令叔向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襄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向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

毛詩後箋卷七

韋廉士

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此尤義炳事白無庸別生岐說為之詩即謂誦其詩耳狂童之狂也且傳狂行童昏所化也承琪案狂童箋疏皆以指突蘇氏詩傳謂狂童為忽固非或又以為指祭仲高渠彌者亦未是祭仲等固屬亂臣而突路宋奪嫡實為戎首春秋桓十一年書突歸于鄭穀梁曰曰突賤之也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公羊曰突何以名奪王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公羊曰其稱世子何復正也夫突為奪正忽為復正與序云思見正者合然則所謂狂童非指突而何玉篇云僮幼迷荒者詩云狂僮之狂也且傳曰狂行僮昏所化也字皆作僮今毛詩作童者乃借字耳襄裳涉潦釋文云襄起連反本或作襄說文云襄袴也承琪案

大五百一十四

說文衣部褻下引春秋傳徵褻與禡是禡為本義毛詩借為摠衣之字段注說文於褻下云古褻亦字作褻褻也蓋因釋文或作故云然耳又手部摠摠衣也从手褻聲段云詩言褻裳當作此褻褻訓袴非其義也亦有作褻者謂虧其下體之衣較作褻為長今案作褻者固屬借字即如左傳襄二十六年注拂衣褻裳也作褻亦以聲同故借以手摠衣不必有虧損之義也白虎通云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何以知上為衣下為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褻裳涉澇所以合為下也弟子職言摠衣而降也名為衣何上兼下也此謂褻裳與摠衣同義則褻當為摠可知嚴緝引釋文云褻摠也摠挈也摠恪侯反此正用說文摠字之訓今釋文無此語蓋有脫誤宋本釋文本或作褻下有

毛詩後箋卷七

廣雅書局

非字是陸亦不以為當作褻也
傳澇水名也段氏詩經小學云說文澇水出鄭國从水曾聲詩曰澇與洧澇水出桂陽臨武入滙从水秦聲廣韻澇水南入滄詩作澇洧誤也按秦聲在今真臻韻曾聲在今蒸登韻此詩一章澇與人韻二章洧與士韻出鄭國之水本作澇外傳孟子皆作澇說文及水經作澇誤也又注說文澇字云地理志鄭水作澇粵水作秦又方輿紀要引舊志云澇與粵同音故水經觀峽亦名秦峽也據此可證澇水讀如秦國前志秦為古字其注澇字云按曾聲在十六部而經傳皆作澇秦聲側說切則十二部鄭風澇與人韻學者疑之玉裁謂說文水經皆云澇水在鄭澇水在桂陽蓋二字古分別如是後來因鄭風異部合韻遂形聲

大四百八十一

俱變之耳說文引詩為澇字之證知今經傳皆非古本廣韻曰詩作澇洧誤承瑛案段氏注說文與詩小學異澇下注又與澇下注異不知何以舛錯如是全氏謝山曰按澇水說文以出桂陽臨武者當之而水經注汝水篇亦有出平輿之澇水若其出鄭縣者說文以為澇水其音如澇其字不作澇也不知何時盡毛詩國語孟子史漢諸書之澇皆改為澇猶幸水經存其舊稍謂說文之學承瑛又案澇澇雖異部殆以音近而通小雅室家澇澇與閨宮烝徒增增皆為眾盛之義爾雅烝塵也豳風傳烝寘也箋云古聲寘填塵同此真臻與蒸登二部中字自有可通轉者故澇與人亦韻經傳作澇說文水經作澇蓋皆不誤也錢

毛詩後箋卷七

廣雅書局

豈無他人箋云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正義云齊晉宋衛乃本是二字之誤諸夏大國與鄭境接連楚則遠在荆州是南夷大國故箋舉以為言見子與他人之異耳其實大國非獨齊晉他人非獨荆楚也定本云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義亦通按勘記云據此是正義本箋無宋衛二字今正義作齊晉宋衛諸夏大國者誤下文又云而告齊晉宋衛者此承定本之下因引春秋經有宋公衛侯遂并說義亦通耳與上文不同承瑛案正義又云春秋突以十五年入于鄭之櫟邑其年冬經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十六年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左傳稱謀納厲公也則是諸侯皆助突矣由

大四百八十一

宋魯助突為篡故思大國正已百攷表之會公羊多齊侯
二字左傳穀梁無之是齊不在助突之列箋當止言齊晉必不
兼及宋衛定本有宋衛者非是嚴緝云舊說謂爾不我思則當
有他國思我者如此則自為悠緩之詞非告急之意當云子不
我思則豈無他國思我者乎何為皆不來也望大國之正已其
情甚切不主一國也蘇氏詩傳則云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我恐
他人之先子也是則激之意一說似皆可通

豈無他士傳士事也段氏懋堂曰經當本作他事傳當作事士
也謂事即士之假借字轉寫以注改經又以經改注經果是士
字何須傳乎前文士曰昧旦何以不傳也吉士誘之無與士耽
皆不傳承琪案傳訓士為事者正謂與泛言士者不同猶云子

毛詩後箋卷七

廣雅書局

不我思豈無能任其事者乎蓋士本訓事其稱人為士者亦以
其能任事故名之曰北山借借士子傳云士子有王事者也皆
因文立訓使與本義相比附故此傳訓士為事與祈父子王之
爪士傳同段氏於彼亦云
經當作爪事與東山勿士行枚敬之陟降厥士桓
保有厥士直訓士為事者義異故箋申之云他士猶他人也

丰

序云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戴
氏東原曰此坊記所謂親迎婦猶有不至者也蓋言俗之衰薄
婚姻而卒有變志非男女之情而其父母之惑也故託為女子
自怨之詞以刺之悔不送以明己之不得自主而意終欲隨之
後一章望其復迎已以行昏禮以名通在女子不必知其夫之

大五百零一

字也叔兮伯兮便文連稱不知其字之辭非不知其人也或曰
女子始有所為畱者非歎曰非也凡後世婚姻變志皆出於父
母不出於女子詩言迎者之美固所願嫁也必無自主不嫁者
也此託為女子之詞正以見惑由父母爾使父母知男女之情
如此惑亦可以解矣承琪案此說極為圓通記云婚姻之禮廢
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臯多然序但云刺亂未必定為淫亂
或者國亂民貧父母變志男親迎而女不行者有之若以為淫
奔之詩天下豈有淫奔而備衣裳駕車馬以行者乎且既稱叔
又稱伯一女子而欲從二人是人盡夫也廉恥道盡尚足以污
簡冊哉

毛詩後箋卷七

廣雅書局

送故當與桑中言送者相似承琪案送猶致也荀子富國篇云
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媾內送逆無禮注內讀曰納納幣也
送致女逆親迎也春秋言致女者即以女授婿之謂此女悔其
不行故託言於其家之不致非自謂其不送男子也傳以違而
不至釋之蓋即以送為致女之意坊記子云昏禮婿親迎見于
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毛傳即用此語鄭彼注以違為夙夜無違命毋違宮事之違以
不至為不親夫以孝舅姑解殊迂曲陳風東門之楊序云刺時
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其昏以為期明
星煌煌傳云期而不至也正與丰詩相類匡謬正俗謂康成詩
箋為得其義何為注禮乃更妄生異說不知鄭先注禮後箋詩

大五百十五

固當以詩箋爲定論但於鄭風云時不迭則爲異人之色於陳風亦云女畱他色不冝時行其實違而不至變故或非一端未必盡由未嫁之女先從奔誘而然耳

俟我乎堂兮正義曰此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于堂以俟係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按此篇所陳庶人之事人君之禮尊故於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之於門堂也若云俟我於堂文與若庭爲類是待之堂室非門之堂也上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故以王爲毛說箋以著篇言堂文在著庭之下可得爲廟之堂此篇上言於巷此言於堂巷之與堂相去懸遠非爲文次故轉堂爲棖上言待於門外此言待之於門事之次故易爲棖也承其案棖爲門闕

毛詩後箋卷七

聖 廣雅書局

上豎木非可待人之處且上既待於門外此又待於門仍是自外而內亦非事之次雖申棖論申堂史一二字古通然此詩本不煩改字若王肅以爲堂室之堂則不應先言巷而後言堂惟孫毓謂門側之堂者爲是庶人雖未必有塾然里門自有塾名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正義曰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故云家有塾爾雅釋宮闔門謂之闔門側之堂謂之塾一句連文門側即闔門之側塾即家有塾之塾郭注以闔爲闔頭門以塾爲夾門堂不誤尚書大傳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漢書食貨志亦云春秋出民里胥平曰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又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此可見一里之巷巷外有門門側有堂親迎者既出寢廟之門始

大五百二十五

俟乎里中之巷繼俟乎巷首之門次第分明不必從鄭改堂爲棖亦不得同王謂堂在寢也

東門之墀

序云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翁氏詩附記曰朱傳以鄭詩多屬淫奔故於東門之墀序云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獨取其得解乃今詳釋諸家之說而知序說亦不如此也毛傳本渾言男女交際之難易初無女奔男之說惟以踐爲淺疏以爲無明解準上章亦難易爲喻踐淺疏以爲釋言淺也無踐李樗曰此詩最難曉此是思古之詩當時既不待禮而奔故思古之人能以禮自防也東門之墀言東門除處之地易往也而有茹慮在阪焉言其難行也其室則邇其人其遠者

毛詩後箋卷七

聖 廣雅書局

言其人雖甚近卓然有不可犯故曰甚遠如晉人所謂室邇人遐者鄭謂望其來迎已則曲說也陳氏稽古編曰墀平易踐阪峻難登毛義本無不通鄭箋則爲淫奔之說濫觴矣承其案此詩每章下二句實與漢廣之不可求思靜女之愛而不見相似皆有可望不可即之意傳以墀阪之遠近難易喻禮與非禮之別比與深奧其義甚精若但云門外有墀墀邊有阪茅蒐生焉則是任意指目意味索然矣劉氏克詩說曰此詩之意大抵與羊相似無淫奔之風婦人女子猶知所守而不輕從者也出其東門亦同此非難踰之物特義不得往耳室既邇矣人之遠者不容越禮而行有禮以限之也此說亦足以發明傳義

東門之墀傳東門城東門也墀除地町町者正義云徧檢諸本

大四百九十一

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尚書言壇壇者皆封土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壇壇壇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壇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壇校勘記云釋文云壇音善依字當作壇是釋文正義經字皆作壇注同唐石經以下乃依定本作壇盧乃石惠氏棟余氏蕭客所據唐石經作壇今唐石經亦作壇承洪案周禮大司馬職暴內陵外則壇之注云壇讀如同壇之壇王霸記曰置之空壇之地鄭司農云壇讀從壇之以威之壇字亦或為壇據此知古壇字多作壇毛詩古文故作壇韓詩則作壇華嚴音義引韓詩傳曰壇猶但是也毛云除地叮叮者叮叮平意論衡語增篇叮叮若荆軻之間謂平夷其地韓詩訓壇為坦亦平易之意也

毛詩後箋卷七

聖

廣雅書局

則如東門之壇遠而難則如如字據相茹蘆在阪毛詩寫官記據易林作茹蘆以為是菜蘆故曰其室又曰有踐家室汪氏梧鳳曰此因漢書菜茹有畦以成易林之誤不足據也承洪案鄭詩兩言茹蘆蓋茅蒐是其地產古字蘆蘆可通不當改蘆為廬爾雅釋地阪者曰阪說文作坡者曰阪从阜反聲一曰澤障一曰山脊也禮記月令阪險高誘注呂覽云阪險傾危也書立政阪尹鄭注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是阪者險遠之地故傳以喻遠而難也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傳邇近也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案易林詩之鼎東門之壇如蘆在坂禮義不行與我心反此正用毛氏得禮不得禮之說淮南說山訓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高誘

大五百八十八

注云詩所謂室邇人遠亦與傳義相合即如晉酒泉太守馬岷求見宋纖不得銘曰丹厓百尺青壁千尋室邇人遠實勞我心即此亦可見詩言為可望不可即之意其非淫奔之詩決矣東門之栗有踐家室韓詩踐作靖藝文類聚引韓詩云靖善也太平御覽引韓詩云栗木名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為室家也據此與毛傳言男女之際者正同既曰善人必非淫奔之謂或謂與下風雨思君子同者則又未必然耳

毛詩後箋卷七

聖

廣雅書局

豈不爾思子不我即傳即就也箋云我豈不思望女乎女不就迎我而俱去耳正義述毛亦云貞女謂男子曰我豈不於女思為室家乎但子不以禮就我我無由從子貞女之行非禮不動今鄭國之女何以不待禮而奔乎故刺之承洪案首章下二句傳謂不得禮則遠此章下一句自當謂無禮則貞女不從但經文曰爾曰我當為男子曰女之辭尤足見正言以刺亂之意且與上章室邇人遠文義相同一貫也

風雨

序云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毛氏大可曰陳晦伯作經典稽疑載風雨一詩行文取證者甚備郭磨板呂光遺揚軌書曰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辨命論云詩風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廣宏明序云梁簡文於幽絳中自序云梁正士蘭陵蕭綱立身行已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

大五百八十一

鳴不已非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自淫詩之
出不特春秋事實皆無可按即漢後史事其於經典有闕合者
一概掃盡如南史袁粲傳粲岐於儀範廢帝保之迫之使走粲
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風雨之詩蓋言君
子有常雖或處亂世而仍不改其度也如此事實載之可感言
之可思不謂淫說一行而此等遂闕然即造次不移臨難不奪
之故事俱一旦歇絕無可據已承琪案文選陸士衡演連珠云
貞平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亦是用
序意也

風雨淒淒傳風且雨淒淒然說文作漑云水流漑漑也从水皆
聲一曰漑水今本作漑漑寒也詩曰風雨漑漑段注云今鄭風
此從宋本

毛詩後箋卷七

聖 廣雅書局錄

祇有風雨淒淒風傳曰淒寒風也許引詩證寒義所據與今
本異或是兼采三家承琪案玉篇亦引詩曰風雨漑漑雖承用
說文亦必當時有本作漑者矣

風雨瀟瀟傳瀟瀟暴疾也段氏詩經小學云說文瀟水清深也
水經注湘水篇一妃從征溺於湘江神游洞庭之淵出入瀟湘
之浦用山海經語又釋瀟字云瀟者水清深也用說文語今俗
以瀟湘為一水名且瀟誤為瀟矣羽獵賦風廉雲師吸嘯瀟率
西京賦飛罕瀟箭流鏑擣擗皆形容欻忽之貌與毛傳暴疾意
正合思元賦汎森瀟其朕我舊注瀟疾貌李善引字林瀟深清
也攷廣韻一屋二瀟皆有瀟無瀟詩風雨瀟瀟是淒清之意
聲音肅平聲音修轉音霄俗本誤為瀟明刻舊本毛詩作

琪案玉篇瀟訓與說文同別有瀟字從蕭曰水名集韻則云瀟
瀟風雨暴疾貌一曰水名或作瀟轉似以瀟為正字誤矣
雞鳴膠膠傳膠膠猶啾啾也承琪案玉篇口音啾音啾切雞鳴
也啾下引說文云啾啾也又引楚詞曰鷓鴣鳴而悲鳴廣韻
引詩曰雞鳴嚶嚶是毛詩作膠膠者嚶之借字埠雅以膠為固
義嚴緝以膠膠擾擾為雜意姚氏炳又以膠粘有接續不已之
意皆所謂郢書燕說者也

子衿

序云子衿刺學校廢也世亂則學校不修焉毛氏大可曰青衿

一詩原屬風刺未嘗儂薄且亦漢唐以來行文之甚有據者如
北魏獻文詔高允曰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衿之歎復見於今

毛詩後箋卷七

聖 廣雅書局錄

北史大寧中徵虞書為博士詔曰喪亂以來儒軌陵夷每攬子
衿之詩未嘗不慨然如此引用不一而足朱子作白鹿洞賦亦
云廣青衿之疑問宏善莪之樂育則又從序說矣承琪案首章
箋云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畱彼去故隨而思之耳蓋三章
皆有此意魏武短歌行云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沈吟
至今亦與詩旨有合也

青青子衿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承琪案漢書馬援傳勃
衣方領能矩步注引前書音義曰頸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服
也此即深衣所謂曲袷如矩者注以衿領連言正同毛義衿當
從漢石經作衿衿之別體或作襟玉篇云衿衣衿交領也與襟
同然不當作衿衿乃是衿之誤字張有曰衿古作衿別作衿非說文衿衣系

也士昏禮施衿結縞又云視諸衿繫皆非衣領之謂爾雅衿謂之衿與上衣皆謂之襟迥非一事郭注於衿謂之衿云衣小帶於佩衿謂之袂云佩玉之帶上屬此皆與說文衣系義近系旁為衣為衿又以聲同假借為衿經典相承通用遂致衿襟衿二字不分說文衿交衿也衿本所以掩裳際者衿為交衿在領之下而謂之領者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為衿是也正義云衿是領之別名故云青衿青領也衿領一物而重言青者古人之復言也家訓亦云孫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列女傳並云衿交領也鄴下詩本既無也字羣儒因謬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為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今案釋文云青青如字學生以青為衣領緣衿也此

毛詩後箋卷七

廣雅書局

亦似以青衿青領為二蓋深衣自領及衿皆以青緣之總謂之青衿說文徒衿緣也經文言衿者以與心協韻傳以衿統於領故舉領以見衿說文言字之本義故但曰交衿孫炎注爾雅用毛義故曰交領其實義相成耳爾雅衿領謂之襟蕭詒漢書音義引字林云襟衿也亦是以領為衿子宜不嗣音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承琪案傳訓嗣為習者習與襲同皆有因繼之義引申為學習故訓嗣為習即學記云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也釋文云嗣韓詩作詒詒寄也見史記不寄問也詒嗣音本相近尚書舜讓于德弗嗣徐廣曰今文作不怡集解是毛韓字通而訓各異鄭箋嗣續之訓亦與毛同其下云女曾不傳聲問我則從韓說耳中說房元齡問於辭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

大五百十六

管子辭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則士修之士失道則庶人修之修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縱我不往子宜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此蓋謂從師修業不宐廢墜之意其引詩猶用毛義也

毛詩後箋卷七

廣雅書局

惠氏詩經古義曰墨子公孟篇云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謂三百篇可誦可弦可歌可舞也其說與毛詩合學者不察遂謂詩有千二百篇矣
挑兮達兮傳挑達往來相見貌正義曰城闕雖非居止之處明其乍往乍來故知挑達為往來貌承琪案據此則正義本傳文似無相見二字釋文云挑達往來見貌無相字當本作往來貌古貌字作兒或誤為見淺人因於見下添貌字耳挑與佻同說文是部小徐本引詩作佻兮初學記八引詩亦作佻小雅大東佻佻公子釋文引韓詩作嫿嫿往來貌毛彼傳云佻佻獨行貌此傳云挑達往來貌正與韓詩大東傳同其實往來者謂其避人游蕩獨往獨來二義自相足也說文叟滑也詩云叟兮達兮又達行不相遇也詩曰挑兮達兮此達與泰音義皆同說文水部泰滑也太平御覽引詩達作撻殷武傳云撻疾也疾速亦滑利之意許云行不相遇毛謂乍往乍來皆狀其滑泰耳
在城闕兮武氏虛谷曰說文馯字注古者城闕其南方故謂之馯審是則城故有闕見于南方矣定十二年公羊傳注天子闕

大五百零九

城諸侯軒城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與許氏說合鄭爲侯國其城制宜闕南方詩人目驗知之發於刺文如此段氏說文注云案毛詩傳曰闕曲城也闕城臺也城門上有臺謂之闕周官匠人詩靜女所謂城隅也無臺謂之軟詩子衿所謂城闕也三面有臺而南方無臺故謂之軟猶軒縣之缺南方泮水之缺北方不敢同天子也毛詩城闕當作軟闕其假借字非象闕之闕也傳曰乘城而見闕箋申之曰登高而見於城闕明非城牆不完如公羊疏所疑也

揚之水

序云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郝氏仲輿曰國風揚之水有三皆微弱之比一王風

毛詩後箋卷七

聖

比平王不能令諸侯也一唐風比昭侯不能制曲沃也一此篇比昭公不能制突也昭公之于突與昭侯之于曲沃其事同故其比同突與子儀子疊皆忽之弟同氣相殘迄無靈歲詩所以謂之終鮮兄弟傷忽之無助也何氏古義曰鄭突奪適非正然其出奔也諸侯尚有會師而謀納之者忽以世子當立乃自其失位以至復國迄於被弑外不聞鄰國之援內未有臣民之戴意其人必多猜喜忌于物無親者讀此詩可想其概朱傳改爲淫者相會之辭而于兄弟難通則曰兄弟昏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爲兄弟是也或又云兄弟如所謂宴爾新昏如兄弟者蓋親親之辭然章首揚之水二句當作何解承琪案以兄弟爲昏姻非獨章首二句難通卽本句亦自不協兄弟可以多寡言

若夫婦而曰終鮮此何言乎

終鮮兄弟嚴緝引曹氏曰按左傳忽突爭國而子儀子疊更立及至莊十四年忽與子儀子疊皆已死而原繁謂厲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不得爲鮮蓋昭公兄弟雖眾無與同心者故言今兄弟雖多終竟是少謂要其終必不相助雖多猶少也承琪案戴氏續詩記曰忽兄弟多矣謂之終鮮猶司馬牛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是也嚴以終爲終竟蓋本鄭箋云忽兄弟爭國報感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與女有耳今案王風終遠兄弟毛傳云已遠兄弟是以終爲已此終鮮之終雖無傳其意當與焉篇同已與維文法正對言已無兄弟之恩矣維有我與女同心耳如此則不必以終爲終竟然李密陳情表云既無叔伯

毛詩後箋卷七

辛

終鮮兄弟蓋亦同鄭箋以終爲終竟矣

出其東門

序云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承琪案傳以有女如雲爲眾多以匪我思存爲思不存乎相救急以末二句爲願室家得相樂解經本極平正箋乃云作者之妻時亦棄之心不忍絕轉非經文聊樂聊娛之意蓋將棄復畱在經文本不見有此意且如所言則於時方悲哀之不暇又何娛樂之有

匪我思存陳氏楷占編曰毛以存爲存救則思應如字讀鄭箋以爲思之所存則思應讀去聲毛義在存鄭義在思也下章曰戕思且釋文云且音徂爾雅云存也舊子徐反合之上章則音

昔毛義子徐切者鄭義也陸不分毛鄭而別後反為

毛義家承瑛案此說非是匪我思存傳云思不存子

云此如雲者皆非我思所存也毛鄭皆謂存為在其義一也

釋文為思字作音乃謂毛音如字鄭息嗣反其實存義不殊思

音當亦無異陸氏強生分別耳正義於上章述毛云言其見乘

既多困急者眾非已一人所以救恤故其思不得存乎相救急

此解不誤下章又云雖則眾多如茶非我思所存救陳氏遂據

此以傳訓存為存救不知傳文是存乎相救而非相為存救不

得謂毛義在存鄭義在思也下章箋云匪我思且猶匪我思存

也鄭以毛無訓故表明之釋文音且為徂引爾雅徂存之訓正

所以證明鄭箋思且猶思存之義其又云舊子徐反者乃引他

家舊音讀且如既亟只且之且蓋以為助語辭耳然而非鄭義

也

縞衣綦巾傳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說文作縞

云帛蒼艾色从糸帛聲詩曰縞衣縞巾未嫁女所服承瑛案說

文蒼艾色之訓本之毛傳夏小正九月元校傳云校也者若綠

傳本作色然婦人未嫁者服之綠色即蒼艾色也說文義與小

正傳同足徵其來甚古至未嫁女所服則或出三家詩說與毛

義異毛云願室家得相樂當即閨亂者自言其室家縞衣綦巾

思得相保箋謂棄而復留固屬衍說正義述毛言詩人閨被棄

之女眾多不可救拯故言彼縞衣之男綦巾之女是舊時夫妻

顯其還自配合似非毛意何以明之次章傳以如茶為喪服又

大五百十一

以爲爲事乎

樂我員釋文員本亦作云商頌元鳥箋云員古文作云案員

是物數云乃古文雲字皆非語辭但用爲語辭則古人多假員

字爲之後人多假云字爲之如秦誓若弗云來衛包以前作員

亦之類正義曰云員古今字者以員爲古之借字云爲今之借

字也小雅正月員于爾輻傳云員益也商頌景員維何傳云員

均又正月昏姻孔云釋文云本傳云云旋也獨於此員字無訓

箋云言且雷樂我員正義以爲助句辭者得之楊升菴引秦誓

雖則員然石鼓文君子員獵員獵員游爲證是也近人或據昏

姻孔云之傳亦欲訓此員爲旋謂樂於與我周旋殊可不必

出其闔閭傳闔曲城也闔城臺也箋云闔讀當如彼都人士之

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正義曰以爾雅謂臺爲闔在城門

之上今注疏本在上此言出其不得爲出臺之中故轉爲彼都

人士之都都者人所聚會之處故知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

承瑛案說文闔下云闔闔城曲重門也此依正義所引今從門

聖聲詩曰出其闔闔又闔下云闔闔也從門者聲毛雖以曲城

城臺分釋闔闔然臺在城門之上亦即統于城門故許氏但以

城曲重門釋之出其闔闔猶言出其重門不必以臺中不可言

出爲疑況闔在城上而出於其下亦可謂之出如闕在門上豈

不可云出於闕下乎鄭讀闔爲都謂曲城中市里曲城如今之

魏城此地容有也然其闔闔又義自通不煩改讀

大五百十一

毛詩後箋卷七

韋 廣雅書局採

毛詩後箋卷七

韋 廣雅書局採

有女如茶傳茶英茶也言皆喪服也箋云茶芽秀正義以爾雅
茶苦茶爲此風誰謂茶苦之茶茶委葉爲周頌以蔣茶蔘之茶
又引周禮地官掌茶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茶芽秀則如茶者
乃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茶草姚氏識名解以釋草纂琴茶
爲卽此詩之茶承琪案纂琴茶郭注云卽芳蔕蔕芳注云皆芳
茶之別名葦醜芳注云其類皆有芳秀是爾雅此三句相連皆
言葦類之秀此乃幽風將茶之茶彼傳云茶荏苒也疏云茅亂
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茶毛此傳云英茶者英言其白正義引
六月白旆英英證英是白貌攷小雅白華傳亦云英英白雲貌
是毛傳但以爲白茶如考工記所云茶白者未明言其爲茅爲
亂故箋以茅秀申之詩有白茅包之白茅束兮又云白華菅兮

毛詩後箋卷七

廣雅書局

然則英茶爲茅菅之秀信矣廣雅荏苒茅穗也
荏卽茶之別體至毛傳以如茶
言皆喪服皆者眾多之意與上章如雲一例故正義述毛云雖
則眾多如茶是傳意仍重在眾多不在喪服埤雅云雲言盛茶
言繁傳曰秦綱密於秋茶王氏總聞范氏補傳亦皆以如茶爲
密如此乃於下文雖則義協若但取喪服之義則下文當云雖
則喪服非我思所存救於文義終不順也

野有蔓草

序云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
時思不期而會焉案此詩及出其東門朱傳皆以爲淫詩遂謂
如雲爲治游之女野田爲苟合之區後儒多疑其說今案漢書
地理志云鄭國土狹而險山居谷汲男女聚會故其俗淫鄭

大四百七十七

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濯濯兮此其風也太
平御覽引韋昭答問云時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急欲以促時
也此漢晉人詩說蓋出於三家者實爲朱傳之濫觴然揆之經
文東門有聊樂之言則於閑亂爲近蔓草爲偕臧之語則於選
時爲空故知毛詩所傳爲得其正

零露漙兮釋文漙本亦作團徒端反按勘記云考文古本漙作
團采釋文也匡謬正俗所云詩古本有作水旁專者亦有單作
專者後人輒改之爲團字讀爲團圓之團者卽謂此承琪案說
文無漙字玉篇始有此漙兮古只作團藝文類聚卷八引正作
團文選謝靈運永初三年之郡詩火閔團朝露謝朓京路夜發
詩猶露餘露團陸士衡苦寒行飢待零露餐謝惠連七月七日

毛詩後箋卷七

廣雅書局

夜詩團團滿繁露江淹雜體詩簷前露已團李善注並引詩零
露團兮此必六朝古本作團顏氏以後人改漙爲之非也

溱洧

方渙渙兮釋文云渙韓詩作洧音丸說文作汎音父弓反段注
說文云汎當作汎音丸藥之丸若作汎音父弓反則音義俱非
汎汎蓋汎汎之誤汎汎與洧洧同漢志又作灌灌亦當讀汎汎
皆水盛泛旋之貌承琪案段說是也玉篇汎爲洧之重文胡端
切可證汎洧一字文選歐陽堅石詩揮筆涕汎瀾陸士衡弔魏
武帝文涕垂睫而汎瀾李善注兩引漢書息夫躬傳涕泣流兮
灌蘭又云灌與汎古今字同此足證漢志灌灌與汎汎亦同字
也

大四百七十七

方秉蘭兮傳蘭也釋文云蘭古顏反蘭香也韓詩云蓮也
氏在東曰蘭與蓮是兩物鄭箋澤陂云蘭當爲蓮可證蘭字不
得訓蓮也太平御覽引韓詩蘭蘭也方執蘭而拂除後漢書注
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帖文選注皆引韓詩秉執蘭草
此蓮也當作蘭也今注疏本毛傳蘭蘭也亦有譌釋文本毛傳
必本是蘭香草也故又引韓詩之蘭以明同異後人據注疏本
以改釋文其誤遂至於此文贈之以勺藥毛傳勺藥香草也
則此傳亦當作香草今作蘭香無理之甚此臆改之驗也正義
引陸璣疏云蘭卽蘭香草也蘭卽蘭此用韓詩香草也正本毛
傳若傳本作蘭蘭也陸璣何煩言蘭卽蘭乎承璣案臧說是也
毛於此傳云蘭香草也於陳風澤陂傳云蘭蘭也蓋互相足若

毛詩後箋卷七

五

廣雅書局

此傳已作蘭蘭也則於澤陂無庸發傳矣鄭箋云託采芬香之
草卽承傳香草言之至澤陂箋乃謂毛傳之蘭當爲蓮耳今注疏本
箋云蘭當作蓮蘭乃蘭之誤說詳陳風·若韓詩說以此詩爲三月上巳祓除此時
安得有蓮此固可不辨而明者也

陳氏稽古編曰蘭神農本草列於上品謂之水香別錄名蘭澤
草出都梁山又名都梁香本草綱目以爲卽今省頭草引唐璠
經驗方云夏中置髮中令髮不腫故名其說良是然今之省頭
草氣不甚佳人亦莫珍而古人顧重之此物性有變更耳又曰
蘭草與澤蘭同類而小別紫莖素枝赤節綠葉其莖圓節長葉
無芒者爲蘭草莖微方節短葉有芒者爲澤蘭炮炙論云大澤
蘭卽蘭草小澤蘭卽澤蘭也煥時並可佩八九月有花赤白色

大五百十六

成稔又有生山中昔名山蘭與一蘭而爲三焉其曰蕙者今之
零凌香是也零凌當後人以葉長似草花黃綠色或一莖一花
或一莖數花者強名爲蘭蕙蓋誤始干黃山谷然朱晦菴離騷
辨證陳正敏遜齋閑覽熊太古蠶越集記陳止齋盜蘭說方虛
谷訂蘭說皆已辨之矣承璣案正義引陸璣疏云蘭卽蘭香草
也歷引左傳楚辭及孔子語又云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
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
臧衣著書中辟白魚據此所言毛詩之蘭已極明晰按其形狀
必非今之山蘭注本草者陶隱居蘇恭雖以蘭草澤蘭爲一物
爲陳藏器所駁然皆指爲都梁香惟寇宗奭朱震亨始以今之
山蘭當之李時珍歷引諸家之說以正其誤可爲定論矣今更

毛詩後箋卷七

五

廣雅書局

有可證者神農本經蘭草在上品澤蘭在中品卽太平御覽引
范子計然云大蘭出漢中三輔蘭出河東宏農此其別也今閩
廣所產之蘭不宜於西北何由而入詩人之詠晏子春秋云今
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糜醢而賈匹馬矣說苑雜言篇同家語作湛之
以漉醢既成則易以匹馬注云本根也投物水中曰湛澄酒曰
漉以酒嗽口曰醢姜氏廣義曰夫惟蘭之根葉俱香故投于酒
而香冽其貴敵匹馬若今蘭之根投之酒中立見敗腐矣可爲
今蘭非古蘭之證

王氏詩稗疏云此所秉之蘭非紫莖香葉之都梁所以然者勻
藥春榮都梁秋秀不同時矣蘭與蕙通本草謂之茅香周禮男
巫掌望祀望衍招以茅風俗通曰此祓禊之始則秉蘭之爲

大五百十四

香茅可知又不容與都梁蘭草亂也承琪案王說蓋因漢書地理志作方葉菅兮故附會為茅不知漢志菅乃蘭字之借山海經西山經天帝之山多菅蕙菅即蘭也郭注以菅為茅類亦非若以菅茅為蘭別無所據況都梁之香在莖葉無庸以八九月方華疑非春游所秉也

贈之以芍藥傳芍藥香草陳氏稽古編曰疏引陸璣云今藥草芍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東萊謂香不必在柯葉故以藥草之芍藥當之朱傳嚴緝皆從其說然古人以香草為佩亦以贈賂往往取其柯葉之香華不與焉蓋佩欲其久柯葉之香雖矮不歇華則否矣況上已祓除時安得有芍藥華乎集傳以為三月開華始據閩中風土非所以解鄭詩也宋董氏因韓詩

毛詩後箋卷七

毛詩後箋卷七

離草語遂疑芍藥是江離雖屬肌見然江離香草見離騷亦蘭之類也別錄云薜蘿一名江離芍藥苗也陶隱居云某似蛇牀而香騷人取以為醫則士女相贈容或以之又案芍藥之名兩見山海經北山經云繡山草多芍藥芍藥中山經云洞庭之山草多薜蘿芍藥薜蘿夫薜蘿本與江離同類而經與芍藥並稱董以芍藥為江離或非誤承琪案說文亦云江離薜蘿但呂記引董氏云唐本草可離江離今本草諸書並無此語則以芍藥為江離恐未可信王氏稗疏云古人以芍藥為和味故曰芍藥之和則必其香味之足咀若今之所謂芍藥者味酸苦而臭初不足以和味廣雅云芍藥肇夷也肇夷者楚辭之所謂畱夷也山海經繡山多芍藥郭璞注曰芍藥一名辛夷是則肇

大百一十三

夷肇夷蓋辛夷之別名耳承琪又案漢書司馬相如傳雜以畱史記作張指曰畱夷新夷也指著廣雅又以芍藥為肇夷肇流夷畱音轉則肇夷即新夷故郭注山海經即本之以芍藥為辛夷毛傳云芍藥香草而王逸注楚辭辛夷服虔注漢書辛夷肇夷亦皆云香草則辛夷自是草類非今之所謂木筆者稗疏以此為芍藥亦非無據然陸疏已不知芍藥為何草惟引司馬相如賦云芍藥之和楊雄賦云甘甜之和芍藥之美以此知其為和味之草而已高誘注呂覽本生篇示鄭國淫僻男女私會于溱洧之上有詢訏之樂芍藥之和亦當謂鄭詩之芍藥為香草之可以

和味者至文選七發芍藥之醬南都賦香稻蠶魚以為芍藥七命和兼芍藥論衡謹告篇猶人芍藥失其和諸言芍藥者或別為調和五味之通名要與詩言香草者有別若但是五味均調而曰贈之以調和有是文義乎

毛詩後箋卷七

毛詩後箋卷七

毛詩後箋卷七終

大百一十三

黔縣黃士陵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齊

涇 胡承琪撰

雞鳴

序云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釋文警居領反本又作敬承琪案箋於首章云夫人以蠅聲為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次章云夫人以月光為東方明則朝亦敬也三章云無使眾臣以我故憎惡于子戒之也此正用序敬戒二字毛傳亦云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孔叢子引孔子曰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據此知序警當作敬釋文正義本始皆作警耳

毛詩後箋卷八

廣雅書局

序下正義云二章章首上二句陳夫婦可起之禮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至經下正義又云陳賢妃貞女警戒其夫之辭乃言曰雞既為鳴聲矣朝上既以盈滿矣言己以雞鳴而起欲令君以朝盈而起也作者又言夫人言雞既鳴矣之時非是雞實則鳴乃是蒼蠅之聲耳次章經下正義略同亦以上二句為夫人告君之言下二句為詩人敘述之語承琪案細釋經文首次兩章上二句自當為夫人之言下二句乃詩人推原夫人所言之時實景如此而其恐晚之心愈見若如序疏以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則是夫人自以為尚早非經意矣此序下正義恐有諷脫否則當時非一手所成致與經下正義彼此互岐未及檢照耳

大四百一十八

稽古編曰此詩人陳古刺今設為此警戒之詞耳首章舉君夫人可以起之時次章舉君夫人可以朝之時以為立言之次第

非真有兩度語也未章又自言警戒之故與上二章並一時語非兩促之不起至蟲飛時又促之也承琪案黃氏詩經通解已云二章皆一時之言首章即所聞以告君二章即所見以告君三章即將旦之候以告君本心常恐晚故言之複耳此說先於陳氏皆足正集傳初告再告三告之失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傳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太平御覽引韓詩云雞鳴讒人也又引辭君章句曰雞遠鳴蠅聲相似也韓詩序雖與毛異義而辭君說匪雞則鳴一句正與毛同黃氏日鈔曰古說皆以賢妃欲其夫之早起誤以蠅聲為雞聲海菴云

毛詩後箋卷八

廣雅書局

心常恐晚聞其似者而以為真至曹氏始謂哀公以雞聲為蠅聲嚴緝則云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鳴之前無蠅聲也戴岷隱曰哀公荒淫雞鳴矣乃託辭曰此蒼蠅之聲耳東方明矣乃託辭曰此月出之光耳一以為賢妃之言一以為哀公之言未知孰是然讀者且當從古說庶二章之義聯貫承琪案雞鳴蠅聲諸說紛紛不一季氏詩說解頤曰蒼蠅之聲此疑其已遲之詞也月出之光此幸其尚早之詞也范氏詩潘曰言非但雞則既鳴蒼蠅似將作聲矣可安寢而忘朝故次章言若非東方之明豈猶是月出之光乎警之愈切也毛氏國風省篇有三說一說謂雞既鳴矣其實乃蠅已有聲不但雞鳴也是既莫矣而以爲夙也東方明矣其實乃月出之光東方未明也尚夙也

大五百二十六

而以爲莫焉所謂不能辰夜不夙則莫刺與居無節也一說以爲刺媼亦以下二句爲其君之言與戴氏說略同孔驪軒經學后言曰此篇與東方未明所刺同意首章以夙爲莫也諸臣聞雞鳴之聲既盈於朝君猶曰莫矣蒼蠅之聲矣次章則又以莫爲夙東方明矣君曰是月出之光耳此與毛西河前說略同而詞意又微異毛前說兩匪字文同義異孔說首章於既字不合至以爲哀公託辭者虞東學詩駁之云據曹說是蠅聲晚雞聲早哀公既不欲早起何反以聲之早者爲晚其說顯自矛盾白雲許氏又以一章爲賢妃之相警一章爲國君之相拒安溪字氏復疑月出之光爲日出之光此本集傳不知詩人摹擬賢妃恐晚神情恍惚疑似蠅聲月光皆歸想像無容泥滯承琪謂虞東之

毛詩後箋卷八

廣雅書局

說較勝諸家然諸家皆因疑於蠅聲不先雞鳴故不得不曲爲之說其實蠅雖不夜飛或人起驚觸或火光所照宿蠅亦有時羣飛作聲北方多蠅夜起每逢此景毛辨以爲似遠雞鳴者實工於體物之言況蠅以驚飛作聲惟夜靜乃聞若天明羣蠅俱動轉未有聞蠅聲者此詩首次兩章下二句文義並同不必別爲周旋轉多窒礙若因蠅聲之故而并改次章之月出爲日出尤爲武斷矣

呂記引王氏曰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情也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義也一語釋經義極正大傳箋本皆以此章爲賢妃告君之語何氏古義以爲君告其妃之詞聞妃言而能自克若此嚴緝又云君起已晏猶曰吾方甘與子同夢迫於視朝而起吾會

六百一十四

朝即歸庶無爲子所憎此兒女昵昵恩怨爾汝之辭承琪案此二說皆可不必

會且歸矣季彭山曰蘇傳云羣臣亦欲退朝而歸治其家事此毛說也集傳云侯君不出將散而歸恐無此理徐氏常吉曰不曰君之荒於內而言己之甘於同夢不曰以君之故憎我而反言以我之故及君其言溫厚和平承琪案一說皆極有理趣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四引韓詩曰雞鳴譏人玉海詩考云一本作說人也沈氏清瑞韓詩故曰御覽又引韓詩外傳溱與洧說人也考今外傳無此文疑本溱洧序文也雞鳴之說人豈因二篇而混邪雞鳴又無譏人之意簡編素缺無以定之

選

毛詩後箋卷八

廣雅書局

子之還兮遭我乎猫之閒兮傳還便捷之貌猗山名說文猗山在齊地詩地理考云水經注作猗案今水經注猗山作猗猗方與紀要青州府臨淄縣南十五里有猗山漢書地理志臨淄名營邱詩云子之營兮遭我虞虞之閒兮師古曰毛詩作還齊詩作營之往也嶼山名字或作猫亦作嶼音皆乃高反釋文引崔集注本亦嶼錢氏竹汀曰釋邱水出其左營邱郭景純謂淄水過其南及東是營邱本取回環之義營還同物非別音也營爲地名則茂與昌亦地名釋邱云涂出其後昌邱即此詩之昌與范氏拾遺云或謂營邱故城即濰之昌樂茂即泰山之牟牟茂古字通王氏經義述聞云凡詩中旄邱頓邱宛邱之類皆連邱字言之無單稱上一字者錢以茂與昌亦爲地名又引爾雅昌邱皆非也

六百一十四

鄭風子之丰公子之昌兮豈得亦以丰昌為地名乎承琪案王
說是也讀詩記引崔集注已以還茂昌二者皆地名而未實指
其處此詩二章第一句皆言猶若還茂昌為三地何以每往輒
遇于猶此不煩言而破者矣還韓詩作游雖與毛異亦不以爲
地名也

竝驅從兩肩兮傳獸三歲曰肩姚氏識名解云陸農師以爲一
章言肩二章言牡三章言狼蓋狼物之尤暴戾者故詩以爲後
但以狼列後則前肩牡二者不知何獸而先言之羅端良又謂
首章從狼之子次章從其牡末章又從其牝先牡而後牝者蓋
鳥之類雄擊於雌獸之類牝猛於牡以乳護其子非可得犯也
總之先後之說不可以論詩如陸氏泛言肩牡而謂以狼之暴

毛詩後箋卷八

五

廣雅書局

戾者列後羅氏又以肩牡屬狼而必別其子母牝牡之序作者
之意豈暇及此邪承琪案傳云獸三歲曰肩後漢書馬融傳注
引韓詩薛君章句正與毛同說文豕部引此詩作豨豨風之豨
周禮注引又作肩可知肩豨同物豨風傳豨三歲爲豨彼以豨
與豨對故屬之豨此但言豨三歲者或者豨豨等本爲豨豨名因
而廣爲凡獸之通稱故廣雅云獸一歲爲豨二歲爲豨三歲爲
肩四歲爲豨是凡獸之大小皆可名之豨豨豨豨于公是肩爲
大獸故此篇首章舉其大者言之秦風奉時辰牡則田獵貴牡
故次章舉所貴者言之陸疏云狼猛捷自是難獲之獸故末章
舉最猛者言之此所以互相夸譽以爲戲樂詩意止於如此不
必過爲穿鑿

大四百九十五

揖我謂我儂兮箋云子則揖耦我謂我儂譽之也承琪案揖耦
者謂以揖相親耦也大射儀揖以耦注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
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注以相人耦爲敬也公食大夫禮賓
入三揖注相人耦匪風箋云人偶能烹魚者人偶能輔周道治
民者正義引論語注云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
爲禮儀皆同也中庸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
意相存問之言據此各注所言人偶猶曰親近所謂同則相親
者字當從二伐爲耦說文未廣五寸
爲伐二伐爲耦諸注多借耦人之偶爲之
此箋作耦乃正字

毛詩後箋卷八

木

廣雅書局

竝驅從兩狼兮陸疏云狼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周禮庖人
掌其六獸辨其名物鄭司農云六獸麋鹿熊麋野豕兔鄭康成
云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
又獸人注狼膏聚麋膏散正義亦引內則狼麋膏爲證昭二十
五年左傳爲六畜五牲杜注云五牲麋鹿麋狼兔正義引服虔
云麋鹿熊狼野豕陳祥道云考之於詩及禮內則少儀諸文當
有野豕無狼承琪案內則白狼麋膏外又有狼去腸語是狼實
古人供膳所用至熊躡雖見經傳其物珍貴非田獵所常有不
可以充庖故周禮六牲當以後鄭爲正

著

漢書地理志引詩云侯我於著乎而顏師古曰著地名即濟南
郡著縣也范氏拾遺曰此蓋三家說承琪案顏於上文子之營
兮明言齊詩作營此則不言所據未必出於三家且濟南之著

大四百八十八

音弛咨反乃著龜之著字魏收地形志亦作著顏氏乃音
反以韋昭為失竝謂即齊風之著皆非也

虞東學詩曰朱子集傳及呂記引昏禮俟于門外以下之文為

著庭堂之證竊有未盡釋然者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宇陳氏禮

書言大夫以簾士以帷則無屏矣詩曰俟我於著蓋簾帷之為

蔽限亦謂之屏既以著為宇則賈疏所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

此據天李巡所謂正門內兩塾間以下言韓詩說所謂門屏

之間曰闔皆不在大門之外而儀禮注門外謂壻家大門外則

俟於門外非著也當時古禮盡廢既無壻往婦家之節而婦至

壻家其禮亦復簡略曰俟著不復行俟於門外之禮矣曰俟庭

不復行寢門揖入之禮矣曰俟堂不復行升自西階之禮矣節

毛詩後箋卷八

七

廣雅書局

節與記傳所引者相反故詩人連下九乎而字言不過如是云

云也逸齋有其說而於俟著俟門猶似混併為一今為剖別而

著其義如此承瑛案集傳之說本之呂記呂記又引張氏曰著

夫家之著也但以俟著當昏禮之俟於門外與此詩節次不合

虞東之說略本范處義補傳而辨析尤詳若毛傳祇云門屏之

間曰著未嘗明指夫家或婦家序下正義謂毛意是受女於堂

出而至庭至著乃以鄭義述毛不知傳以三章一格人則俟著

俟庭俟堂本非一人一事無容疑於先後失次惟箋疏以此為

壻在婦家相待之事則不應先外而後內穀梁傳曰禮送女父

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廟門謂之祭門爾雅

觀謂之闕諸侯以雉門為闕門是則壻在婦家於著庭堂皆無

大五百一十七

俟婦之事蓋是時闕門以內猶有送者故士昏禮壻乘其車注
謂壻車在大門外此詩若從箋疏解為一人一事則以婦至壻
家自著而庭而堂相次為順若隱二年公羊傳注云夏后氏逆
於庭般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疏以為書傳文者尤與此無涉
矣

充耳以素乎而傳素象瑱箋云君子以素為充耳謂所以縣瑱

者或名為統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

云正義引孫毓云按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即所謂瑱縣當耳故

謂之塞耳縣之者別謂之統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謂之為

統耳孫意是毛非鄭孔疏謂其不然承瑛案王基云統今之條

色不雜不成為條夫條既雜色織成何以獨先見素正義謂取

毛詩後箋卷八

八

廣雅書局

其韻句殊為無理故當從毛以每章一人者為正我當為詩人

我嫁者非嫁者自謂也至尚之以瓊華乎而毛於尚字無訓但

以瓊華為士服瓊瑩為卿大夫之服瓊瑩為人君之服正義述

之以為見其身之所佩者蓋以傳言服當為衣服之飾不知冠

冕皆可言服南山傳云冠綏服之尊者可見此經云尚之則瓊

華瓊瑩瑩疑即冕弁之飾禮人君冕而親迎儀禮士昏服爵

弁周禮冕弁皆用玉則瓊華等自是冕弁之飾故曰尚之充耳

在冕弁之下而加之以瓊華曰尚若身之所佩不得言尚之矣

虞東學詩云陳祥道曰弁師王五冕皆玉瑱而詩於衛夫人言

玉瑱則不特施於男子也冕服甲瑱而詩言充耳瑊瑩會弁如

星則不特施於冕也何元子謂惟冕服用充耳一命以下不得

大五百一十二

序則士喪禮所謂瑱用白纁檀弓所謂練角瑱者何氏殆未之詳歟明瑱之不獨用於冕則異說可以息矣承琪案小雅彼都人士充耳琇瑩此尤為士庶人用瑱之明證說文統冕冠塞耳者此雖當作所以縣塞耳者不應以統為塞耳然言冕又言冠則雖冠亦有統有瑱可知況昏禮主人爵弁何士不可用瑱之有

尚之以瓊瑩乎而傳瓊瑩石似玉者此與上章瓊華下章瓊英同義嚴緝引曹氏曰英華瑩皆光采是也但傳以瓊華為美石以瓊瑩為石似玉以瓊英為美石似玉語有深淺蓋即以此為君卿大夫士之別次章云瓊瑩者謂石色如瓊玉之瑩猶淇澳琇瑩耳必非以瓊瑩為一物毛傳三章皆石瓊不可以為石故

毛詩後箋卷八

九 廣雅書局

當連華瑩與英釋之非謂華瑩英皆石名也說文瑩玉色也从玉熒省聲逸論語曰如玉之瑩今本說文省聲下多一曰石之風傳有瑩瑩美石齊風傳有瓊瑩石似玉語遂以瑩亦為石名不知說文引論語如玉之瑩正證明玉色之義不應中開雜入石之次玉一語於理互刪次章箋云石色似瓊似瑩也下似字段注謂是字義別說非是當本作之鄭以似瓊之瑩申毛意正義本誤作似瑩遂云瓊瑩俱玉石名故云似瓊似瑩觀其引定本末章箋云瓊英猶瓊華瓊瑩可見瑩與華共一例定本次章箋必不作似瑩正義反以定本兼言瓊瑩者為衍字非也

東方之日

序云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案毛傳以日月在東方皆言君臣明察之盛所謂言在此而意在

大四百四十四

彼主文而諷諫者也序又以男女淫奔歸於君臣之失道亦是推本之論毛以每章下四句皆陳昏禮之正以刺今之不然其云妹者初昏之貌蓋與靜女之妹同乃指女子之美下句室為男子之室履禮也即就也言彼妹之子所以在我之室者由我以禮聘始來就我而為昏也次章闈亦男子之闈發行也言我以禮迎始能歸我而行夫婦之禮也如此釋傳文理皆順若箋以彼妹者子為男子來在女室則是強暴矣天下有遇強暴而尚以美好稱之者哉下又云在我室者以禮來我則就之天下有強暴在室而尚望其以禮來者哉宋儒因之許謂是女子淫奔來在男子之室夫謂之淫奔而日出輒來月出御去尤為不近情理矣

毛詩後箋卷八

十 廣雅書局

東方之日今傳與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次章東方之月今傳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承琪案楚辭暎將出兮東方王逸注云日始出東方其容暎暎而盛大也楊子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故傳以日月在東方皆為明盛呂記引程氏曰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姦慝莫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行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此說最合傳旨箋以日月在東方皆喻不明義殊迂曲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謂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其義淺矣

在我闈兮傳闈門內也說文無闈字門部闈樓上戶也段注以爲即今闈字引西京賦說神明堂曰上飛闈而仰眺西都賦說

大五百零六

六韜樓曰排飛闥而上出此一闥皆樓上戶在高處故名之曰飛承世案賦稱飛闥以爲是樓上戶之闥於義似近故辭注西京賦飛闥云突出方木也玉篇闥訓門內用毛義又云飛闥突出方木也則與辭同然西京賦又云重闥幽闥辭注宮中之門小者曰闥此則與闥爲樓上戶者不同或別有闥字或通作達東京賦八達九房達卽闥字漢人多作闥前漢書高后紀贊樊噲傳霍光傳注皆云闥宮中小門後漢書臣者傳注引爾雅曰小闥謂之闥與今本爾雅不同此所據當是古本毛訓門內者以與上室字同義蓋切言之則闥爲小門渾言之則門以內皆爲闥釋文引韓詩門屏之閒曰闥亦是謂門以內也

東方未明

毛詩後箋卷八

廣雅書局

序云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朱子辨說云刻漏不明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興居無節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黃氏實夫曰詩人微其意以責臣而作序者原其本以責君也嚴緝云哀公興居無節詩人歸咎於司漏者以諷之杜蕢酌而飲師曠李調乃所以規晉平也郝氏仲輿曰興居號令非辰夜者所得司無所歸咎不敢斥君而求諸挈壺氏所謂敢告僕夫云爾承琪案以上諸說皆足以解辨說之惑若許氏名物鈔云詩無明刺挈壺氏之語故傳亦無挈壺之意而於序下言之今案傳於三章云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許氏何以未見序下箋云挈壺氏掌漏刻者何以又誤爲傳許氏竟似目未見注疏者大奇

韓氏怡讀詩傳謫曰竹書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沈約注謂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據齊世系哀公適當懿王之時是齊廷之顛倒化起於周王正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承琪案孔疏以哀公當懿王時不誤沈約注竹書用東方未明之序殆以懿哀相值故移之於王朝歟然齊之挈壺失職當不止哀公一世序既不斥何公是當時已不能明其世次無庸臆爲之說

荀子大略篇云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說苑奉使篇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後遣趙倉唐賜太子衣一襲敕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

毛詩後箋卷八

廣雅書局

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敕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據此人臣朝君未明求衣自是常禮但自公召之則於時過早故箋云漏刻失節君又早興至末章不夙則莫而興居無節之弊始盡見矣不能辰夜傳辰時案莊子齊物論見卯而求時夜釋文引崔注云時夜司夜此蓋以時爲伺如孔子時其亡也之時謂察候夜之早晚傳但以辰爲時只當如正義云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不必又轉時爲伺若集傳云辰夜之限甚明則誤以辰爲晨矣正義云馬融王肅注尙書以爲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

於堯典注云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亦
者鄭言日中宵中者其漏齊則可矣其言日永日短之數則與
麻甚錯馬融言晝漏六十夜漏四十晝晝以裨夜矣鄭意謂其
永減又減晝五刻以增之是鄭之妄說耳此蓋用王肅難鄭之
說尙書正義引肅云鄭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
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
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王氏
西莊尙書後案云元授時麻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
至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又與馬鄭並不同蓋地勢有在南
在北之異馬據地中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于六十短止于四

毛詩後箋卷八

廣雅書局

十授時麻據燕都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于六十二短極于三
十八其不同以此而鄭則又取南北之適中者言之耳然則馬
鄭授時麻三者皆是也王肅妄駁孫氏淵如尙書疏云鄭與馬
異者周禮挈壺氏疏云馬春秋晝夜五十刻據日見之漏若
兼日未見日沒後五刻則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若夏至晝
六十刻通日未見日沒後五刻則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一
年通閏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之閒九日有餘較
一刻爲率云高誘注呂覽云夏至之日晝漏水上刻六十五夜
漏水上刻三十五各不同者日自長至漸長日增刻數各據一
月上中下旬言之也承拱案尙書正義又云天之晝夜以日出
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一刻半爲明日入後

大五百三十六

二章字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據此
鄭注尙書於日永晝漏較馬少五刻日短晝漏又多五刻者
蓋欲備二法日永晝漏不兼日未出日入言之故少五刻日短
晝漏兼日未出與日入言之故多五刻其注考靈耀云九日增
減一刻計春分至夏至九十二日當增十刻春分晝漏五十則
夏至六十刻矣此法正與馬同高誘注呂氏春秋日短至云冬
至之日晝漏水上刻四十五夜漏水上刻五十五亦與鄭同而
其所云夏至之刻又與馬鄭互異且多於鄭十刻則并不止兼
日未出與日入而言此王氏所云地有南北者理或然歟

南山

序云南山刺襄公也箋疏以上二章刺襄公淫乎其妹下二章

毛詩後箋卷八

廣雅書局

責魯桓縱恣文姜嚴緝謂齊人不當以雄狐目其君欲改爲喻
魯桓之求匹不知齊襄鳥獸之行何不可目以雄狐且詩人嘗
以雄雉目衛宣公矣季彭山又以詩稱齊子疑爲魯人之作誤
入齊風尤爲臆斷齊子者謂其爲齊之子而非齊之婦也不曰
姜而曰齊者諱其氏而爲一國之通稱此所以爲齊人之作也
吳氏易堂曰前兩言齊子是刺文姜後兩言取妻是刺魯桓皆
所以刺襄公也虞東學詩曰章首旣以南山雄狐發端是意主
於刺襄公也文桓耳承拱謂全詩本皆爲刺襄公而作後二章乃
惡其君之大惡無所歸咎而責之魯桓做苟之惡魯桓亦此意
也

南山崔嵬傳南山齊南山也崔嵬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

大四百九十一

然正義曰詩人自歌土風山川不出其境故云齊南山案水經注淄水逕牛山西又東逕臨淄縣故城南東得天齊水口水出南郊山下左思齊都賦曰牛嶺鎮其南者也方輿紀要南郊山在臨淄縣東南一十五里一名南野山此當即詩所謂南山者歟

雄狐綏綏傳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李氏廷仲曰孔疏雄當配雌今雌雄無別失陰陽之匹以喻夫當配妻今襄公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此非也雄狐亦如雄雉于飛言鳥獸之雄者惟雌之匹而無別也承琪案李說最得傳旨傳云雄狐相隨者非謂二雄相隨謂雄狐但與其類相隨鳥獸之性淫不避親配非其正故曰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箋惟以狐在山上合二句為一喻與傳南山雄狐各自為喻者異義其云雄狐行求匹偶形貌綏綏然則意與傳同正義謂箋以狐無二雄相隨之理其實傳本不謂二雄也

毛詩後箋卷八

五

廣雅書局采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綏服之尊者箋云葛屨五兩喻文姜及姪婦與傅姆同處冠綏喻襄公也五人為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立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為夫婦之道承琪案毛於上章南山雄狐各自為喻此葛屨冠綏亦各自為喻謂葛屨賤服而下有五兩之多冠綏尊飾而上有成雙之美貴賤各有其耦如此箋說迂曲孔疏強為申之皆非是後儒惟蘇氏詩傳云葛屨五兩則屨具於下矣冠綏雙止則綏具於上矣言文姜有匹於魯襄公有耦於齊曷為又相從哉又呂

大五百零三

氏大臨曰屨與屨為耦雖五兩各有耦冠綏之雙亦自為耦襄公文姜非其耦也二說皆能得毛意至葛屨所以言五兩者放齋詩說引周禮屨人注有縹屨黃屨白屨黑屨散屨為五兩姚氏識名解謂屨惟夏用葛為便於時其縹黃白黑諸色未必皆以葛為之士喪禮夏葛屨冬白屨變皮言白可見葛屨惟用本色故喪服不易其稱安得有五者之異承琪又案士冠禮記云履夏用葛其下即云元端黑屨素積白屨爵弁縹屨則是葛屨未嘗不可備縹黑諸色曹氏之言不為無據或又據說苑言親迎之禮諸侯以屨一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一兩加束脩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然則葛屨五兩親迎之禮也二兩當作五兩大夫以下二兩則諸侯五兩明矣今案下二章方言取妻

毛詩後箋卷八

五

廣雅書局采

此章恐未及親迎之事且於冠綏又將何說也
莠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傳莠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正義云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橫字衡獵之從獵之謂既耕而踐躡槩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立縱橫耕田且書傳未有謂耕為獵者故知是摩獵之也承琪案獵經典亦通作躡疏以踐躡槩摩言之自與耕田不同箋云必先耕治其田者約略言之亦非謂縱橫耕田坊記引詩橫從其畝注云橫從游行治其田也此從釋文今注疏本游行者往來踐治之謂亦與此傳言獵意同也
段氏詩經小學云賈思勰齊民要術曰凡種麻耕不厭熟縱橫七遍以上則麻無葉也此正合毛說獵猶踐也治也衡治之縱

大五百零四

治之乃種之然後得麻韓詩從作由亦從也古隨從與縱橫不分二音承琪案釋文引韓詩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一切經音義又引韓詩傳曰南北曰從東西曰橫可見韓詩字雖作由訓仍為從正與毛同耳

取妻如之何釋文取七喻反段云眾經音義曰娶七句切取也詩曰娶妻如之何傳曰娶取婦也元應所據毛詩與陸異或是韓詩承琪案白虎通義引詩亦作娶妻如之何當是用三家詩即如坊記引下章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與今毛詩不同疑亦三家字異耳

必告父母傳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正義引曲禮齋戒以告鬼神昭元年左傳圍布几筵

毛詩後箋卷八

七 廣雅書局

告於莊其之廟而來以證娶妻自有告廟之法而又云箋必以為卜者以納吉為六禮之一故舉卜言之按昏禮婦家受納采之禮云主人筵於戶西注云為神布席其後諸禮皆轉以相似女家尚每事告廟則夫家將行六禮皆告於廟非徒一卜而已明以卜為大事故特言之承琪案士昏禮親迎以前不言告廟之事白虎通義因有娶妻不先告廟示不必安也之說其實他經言告廟者甚明傳說自不可易鄭君蓋亦主不告廟之說故解左傳先配後祖以祖為軌道之祭其說已為孔疏所駁至注曲禮之告神又以女家之布神席當之然曲禮之意實主男氏而言觀上下文可見至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娶妻必告鄭云告於君也亦既告君必先告廟是則鄭

大五百家四

君本未有定論矣

甫田

序云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詩序廣義曰古人云甫田悟進學術門悟處世楊子修身篇亦引此詩蓋言詩之用而此詩之作實指齊襄以詩之言遠人者證之春秋傳襄公討鄭而殺子亶伐衛而納惠公侵紀而滅其國乃兄弟之間弗能防以至篡弑此忽近圖遠之明證承琪案詩序辨說以此未見其為襄公之詩故泛指為戒時人而作夫詩無達詁讀詩者原有引伸觸類之法故楊雄法言引之以說修身李和伯於此悟進學見困問未為不可而風人當日則實有所指必非泛作格言了無關

毛詩後箋卷八

木 廣雅書局

係鹽鐵論地廣篇云夫治國之道繇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邇外今中國繁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騶驕其斯之謂歎此所引證乃詩本義何氏古義反以為舊說相傳與詩不合何也此詩首次兩章傳箋皆以上二句興下二句詞旨明白無可疑者集傳改為比若以田甫田之難獲比思遠人之徒勞尚屬可通而乃云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以每章四句平列為比則所比之意在於言外非比顯興隱之謂矣至末章箋云人君內善其身外脩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變之童子少自脩飾井然而稚見之無幾何突耳加冠為成人也蘇傳

大四百八十一

子冠弁為襄公躡等躁求之喻說自可通然不如箋疏之深婉矣

維莠驕驕毛傳無訓次章維莠桀桀傳云桀桀猶驕驕也法言作喬喬承案驕蓋喬字之借爾雅喬高也下文桀桀亦高出之義載芟有厭其桀傳云言桀苗厭然特美也箋云桀先長者故此傳云桀桀猶驕驕也潘安仁射雉賦何調翰之喬桀邈儔類而殊才與此驕驕桀桀意近

勞心切切傳切切憂勞也說文無切字當通作惓惓之為切猶惓之為切耳說文惓失意也荀子禮論篇惓然不憚楚辭九辨惓惓兮而私自憐玉篇惓惓恨也莊子天地篇釋文引字林作

毛詩後箋卷八

九

庶風雅書局

惓蓋切又惓之省也匡謬正俗云甫田篇勞心切切爾雅音切切憂也後之賦者敘憂鬱之情多為切切王仲宣登樓賦心悵愴以感發意切切而惓惓諸如此類皆當音切字與切字相類切字从刀七聲傳寫誤亂或變為切今之學者諷誦辭賦皆為切切不復言切失之遠矣承案顏氏此條當有脫誤今爾雅釋訓切切憂也釋文亦不云有作切者即謂古本有此然於韻不協或謂次章惓惓有作切切者而顏氏又明言切當作切殊不可解

總角廿分傳廿幼穉也說文礦銅鐵橫石也从石黃聲讀若積段注云各本此下出廿象解云古文礦周禮有廿人按周禮鄭注廿之言礦也賈疏云經所云廿是總角之廿字此官取金玉

於廿字無所用故轉從石邊廣之字語甚明晰廿之言礦非礦字也說文卯字本作卩不作卯五經文字曰廿古患反見詩風說文以為古卯字九經字樣曰廿卯上說文下隸變是說文卯字作卩唐時不誤確然可證五經文字又云卩字林不見可證廿變為卯始於字林今時說文作卯不作卩則五季以後據字林改說文者所為也說文卽無卩乃有淺人於石部妄增之

卩果是古文礦則鄭何必云之言賈何必云此官取金玉於卩字無所用哉說文卯字古音如關亦如鯤引伸為總角廿兮之卩又假借為金玉樣之礦皆於其雙聲求之讀周禮者徑謂卩卽礦字則非矣又或云與角卩之字有別亦誤承案段說是也或據一切經音義礦古文研同是說文石部之卩當作研不

毛詩後箋卷八

十

庶風雅書局

知鄭注明以卩礦為一若果有從石之研則周禮多古文注不必轉卩為礦矣或又據高誘注呂覽本味篇云丸古卯字不應又有卩為古卯字不知高注謂古字或以丸為卯是以聲義相近假借非以丸為卯之本字也卩訓幼穉猶後人以稚子為雛之意嚴緝乃云兩角如卩字之形鑿矣

盧令

序云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何氏古義曰國語及管子書皆稱襄公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公羊傳載莊四年公與齊侯狩于郕左傳載莊八年齊侯田于貝邱此足為襄公好田之明證承案後儒說詩者多謂此詩與還意略同不信序陳古以風之語不知還詩揖我

謂我等語是自夸其從禽之事故通篇直刺其荒此詩云其人者是想望之詞故以為陳古首章傳云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游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然傳文多簡而此獨詳者自以序刺襄公故詳述人君之事足知序傳所言必皆有所受之正義引孟子為證此善申傳義者也

盧令令傳盧田犬也令令饗環聲說文犬部獬健也詩曰盧獬獬承琪案呂記引董道曰韓詩作盧洽洽此雖與毛異字然洽洽當亦指聲言若說文作獬而義為健殆據齊魯詩歟下二章言重環重鉞則此章作環聲為是蓋田犬領下有環必先聞其聲而後見其狀故於首章言令令情景最合玉篇獬聲也亦

毛詩後箋卷八

廣雅書局

作獬則不明為何聲廣韻獬犬健也出說文今說文健上脫犬字力珍切又青韻引玉篇獬犬聲也即丁切以為犬聲尤非是正義作鈴鈴者以今字明古字易而說之疏中每有此例非別有本作鈴鈴觀序下正義云盧令三章章一句經下云盧令至且仁皆作令不作鈴可見

其人美且髮傳髮好貌承琪案還詩揖我謂我儂令釋文引韓詩作媿音權好貌陳風碩大且卷傳云卷好貌釋文卷本又作媿合之此傳是媿與髮同又省作卷說文影部髮髮好貌詩曰其人美且髮此髮之本義雜記燕則髮首管子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髮貂長髮謂毛長也皆與說文本義相近此傳但言好貌則是由髮好引申為凡好之稱耳箋讀髮為權五經文字以為

大五

其字从手作權但訓為勇壯與下章偲字意複正義云箋以諸言且者皆辭兼二事若髮是好貌則與美是一也故易之稽古編曰美是美德首章傳甚明好指儀容與美異義何嘗一乎此詩序云陳古以風故三章皆以美德為主而仁則又有其政也髮則又有其容也偲則又有其才也容貌與才技雖非美仁之比然詩人頌君往往及之終南之顏如暉丹駟鐵之舍拔則獲皆是矣承琪案鄭風叔于田洵美且好彼何不嫌美好是一乎其人美且偲傳偲才也箋云才多才也說文偲彊力也引詩曰其人美且偲案彊力與才義亦近如能部云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稱能傑亦其義也稽古編曰集傳訓髮為鬚髮好訓偲為多鬚而引左傳于思語為證則兩章意複矣況說文髮

毛詩後箋卷八

廣雅書局

好貌不云髮也左傳杜注云于思多鬚貌釋文正義載賈逵云白頭貌皆不云鬚且合于思二字為義非偏釋一思字也

敬笱

序云敬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一國患焉陳氏稽古編曰序以為惡魯桓微弱是也朱傳以為刺莊公失之矣案女子之歸有三于歸也歸寧也大歸也舍是無言歸者文姜如齊始于桓末年耳時偲公已卒不得言歸寧又非見出不得云大歸則詩言齊子歸止定指于歸無疑然于歸時文姜淫行未著也未年如齊桓即斃於彭生之手詩何得責其防閑而以為刺哉蓋嘗考之矣魯桓弑君自立惟恐諸侯見討急結婚於齊以固其位故不由媒介自會齊侯于

大五

贏以成婚文姜又僖公愛女於其嫁也親送之謹則嫁時扈從之盛與文姜之驕逸難制可知桓既恃齊以自安勢不得不畏內養成驕婦之惡已非一朝特於晚年發之耳然則笱之傲也不傲於彭生乘公之日而傲於子輦逆女之年矣詩人推見禍本故不於如齊刺之而於歸魯刺之惟深哉承琪案首序言刺文姜是全詩本旨其下云齊人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則因傲笱之興而推原文姜淫亂之所由來呂記引胡氏楊氏之說皆從序以為惡桓集傳始改為刺莊又疑於子不宣制母而以爲當制其僕從其說牽率不如序義之長或又泥於序首之言以傲笱比文姜尤非詩旨

其魚魴鰈傳鰈大魚正義引孔叢子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其

毛詩後箋卷八

廣雅書局

大盈車爲證稽古編曰嚴緝謂鰈與魴同稱非甚大之魚衛人所釣偶得其盈車者耳斯語良然然案本草鰈魚體似鯨而腹平頭似鮫而口大頰似鮎而色黃鱗似鱗而稍細大者三四十斤善吞啗故又名魴魚又名鰈魚魴者敢也鰈者啗也則定非傲笱所制矣承琪案本草以魴魚爲鰈乃李時珍說考上林賦鰈鰈鰈鮎郭璞注云魴魴也一名黃頰山海經東山經滅水其中多魴魚郭注亦云一名黃頰說文魴侈口魚也玉篇魴黃頰魚廣雅魴魴魴魴也陸疏又以小雅之鱮卽黃頰魚然皆不以爲魴說又別有魴魚亦不名魴綱目之說似未可信總之毛傳云大魚者不過以見非傲笱所能制不必定是盈車若果盈車之魚雖強笱亦不能制矣馮氏名物疏云次章釋魴亦云大

大五百二十四

魚則鰈特魴鰈之類耳非必大至於盈車也盈車卽鰈之九大者如今魴亦有小有大鄭箋以爲魚子殊不知魚子尙未成魚何云制以笱邪

齊子歸止案南山齊子由歸箋云婦人謂嫁曰歸集傳從之而於此又從張氏說以爲歸齊虞東學詩云考莊二年至七年經書姜氏會齊侯者三享齊侯及如齊師者各一皆以齊魯之境未嘗歸齊如下篇載驅所云是其事也此詩三言歸止惟桓十年經書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乃歸齊實事承琪案南山之曷又鞠止曷又極止固謂桓與姜氏如齊爲淫縱其欲而兩詩所云歸止者則皆謂于歸此詩本其初嫁言之以見文姜驕伉由來者漸非一日之積耳若南山之歸止爲歸魯而傲笱之歸

毛詩後箋卷八

廣雅書局

止又爲歸齊詞同義異恐非詩旨其從如雲傳如雲言盛也案鄭風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大雅韓奕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傳皆以如雲言眾多鄭惟韓奕同毛於出其東門箋云如雲者如其從風東南西北心無有定此與下文雖則義不甚協此箋又云其從姪娣之屬言文姜初嫁于魯桓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文姜遂淫恣從者亦隨之爲惡夫從者之如雲如雨如水皆言其眾盛以見豪奴悍婢簇擁而來其驕伉難制之意隱然言外箋乃以三如字皆爲從者心意無定可善可惡之比正義遂云由文姜淫泆故從者亦淫非也

其魚唯唯傳唯唯出入不制箋云唯唯行相隨順之貌釋文唯

大四百九十四

唯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案毛韓字異而義同唯與遺皆有
隨義唯本言語聽從之稱引伸為凡物之聽從角已其有下遺
箋云遺讀曰隨玉篇遺遺魚行相隨廣韻遺魚盛貌此蓋皆本
韓詩又加水旁耳

載驅

序云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
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許氏詩深曰序詩之例鄭詩不
書鄭齊詩不書齊而此篇獨繫之齊人正恐讀者但見詩稱齊
子不辨其何以刺襄故加齊人以著之使知載驅若指文姜當
其發夕于魯齊人何由見其薄薄惟屬之襄公則知簞蒹者國
君之路車非夫人之翟第固以齊人目擊襄公之薄薄載驅遂

毛詩後箋卷八

廣雅書局

想見齊子之發夕魯道而後詩意了然可謂發淫人隱微深痼
之疾而善言其情狀矣承琪案齊人自刺其君其詞宜隱故簞
第四驪但言其車馬馳驟之盛無所指斥而以齊子對照出之
所謂言隱而旨顯也至諸詩皆稱齊子而不稱姜其有諱惡之
意亦復昭然詩與春秋相表裏豈不信哉

虞東學詩曰載驅刺襄公毛鄭俱以上二句指襄下二句指姜

集傳改為刺文姜嚴華谷言四句分作二人詞意斷續必並言

文姜文方貫也今案春秋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杜注齊地
傳曰書姦也七年春會齊侯于防杜注魯地傳曰齊志也杜氏以
為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詩中四舉魯道兩
言汶水始終不及齊境正杜所謂至魯地為齊侯之志者况首

言載驅薄薄明已在道疾行末言齊子發夕明是聞襄來而暮
夜啟行赴之若斂一人之事豈容先在道而後啟行傳箋無誤
文亦無不貫也承琪案何氏古義引陳祥道禮書云襄公方叔
之車以簞蒹衛夫人之車以翟蒹以為此男子婦人車蔽之別
毛詩明辨錄又云婦人不立乘但乘安車駕一馬而無四驅其
實亦不必盡然總之齊人作詩刺上不應反舍襄公而不一及
耳

齊子發夕傳發夕自夕發至旦惠氏古義曰小宛詩云明發不
寐辟夫子王叔師皆訓發為旦故焦氏易林云襄送季女至於
蕩道齊子旦夕雷連久處旦夕猶發夕也說文曰昏鼓四通為
大鼓夜半三通為戒晨旦明三通為發明發明猶旦明也承琪

毛詩後箋卷八

廣雅書局

案毛義亦是以發為旦自夕發至旦當本作自夕至旦傳寫衍
發字小宛傳云明發發夕至明當本作明發夕至明亦傳寫衍
發字祭義注以明發為自夜達旦即所謂夕至明也此發夕猶
言旦夕彼明發猶言明旦耳正義以此發夕為夕時發行以小
宛明發不寐為從夕至明開發以來不能寢寐皆未悟傳意即
以發為旦耳

齊子豈弟傳言文姜於是樂易然承琪案毛於蓼蕭孔燕豈弟
直云豈樂弟易也此獨云於是云然猶言此何事也而乃於焉
樂易乎樂易與下翱翔游敖一例蓋首章齊子發夕言其旦夕
往來魯道為一篇之提綱下三章形容其在道坦易舒徐豪無
慙恥之狀而發夕豈弟翱翔游敖皆為疊字儷句文義未嘗不

鄭箋讀豈爲闔以弟爲圍正義云若是其心樂易非獨在道
爲然不知此樂易猶言流蕩豈得泥於強教悅安之訓而疑文
姜不當言樂易乎段氏尙書撰異云鄭箋欲改豈弟爲闔圍與
發少相儷而不知圍與濟不韻尙書之一作佛一作圃此古今
文絕殊非關聲誤者不當引以說詩承琪謂此說是也詩小學
又云方言發舍車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發郭注今通言發寫
也詩發夕猶言發寫此則用戴氏詩考正之說然下三章方言
在道不應首章先言解息車徒耳

汶水湯湯箋云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稽古
編欲以水經注所謂文姜臺者當之毛詩明辨錄云莊二年會
禚禚在禹城博平之間是文姜渡汶而往也四年會祝邱注云

毛詩後箋卷八

毛 廣雅書局采

魯地而不知其所在五年如齊師師未出齊境亦文姜渡汶以
往七年會防防在金鄉是襄公渡汶而來再會於穀穀在東阿
亦文姜渡汶以往至鄭箋所云都爲何邑已不可考今以春秋
所紀會地按之或者祝邱在汶水之上邪承琪案首章箋云襄
公既無禮義乃疾驅其乘車以入魯境正義云魯在汶側齊在
魯北水北曰陽傳元年左傳稱公賜季友汶陽之田當齊襄公
之時汶水之北尙是魯地虞東學詩云原山之汶以今輿地考
之自萊蕪泰安肥城臨陽至東平入濟綿亙數百里或分或合
出入皆在魯境馬之貞臨清新聞記凡東蒙徂徠之陰岱岳之
陽諸山溪澗之水皆灑於汶魯之大川也據此知箋云汶上有
都者依序大都言之不必定在汶水切近之處嚴緝以春秋姜

氏五會齊侯無會汶之事諸氏錦曰此不必拘春秋可以補詩
之亡詩亦可以補春秋之闕也

汶水有二漢志於泰山萊蕪下注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桑
欽所言於琅邪朱虛下注云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維
說文汶水出琅邪朱虛東泰山東入濰从水文聲桑欽說汶水
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泲班許皆以二汶竝列然水經於二汶源
流詳略迥異則以出萊蕪入泲之汶書詩春秋所稱皆卽此水
而朱虛之汶其流短促非經傳所言故也郭緣生述征記有五
汶之名曰北汶曰羸汶曰柴汶曰涪汶合經流爲五所謂泰山
郡水皆名曰汶者也元和志以牟汶易涪汶爲五于欽齊乘曰
入濟之汶見禹貢論語謂之汶上書傳謂之北汶卽今大清河

毛詩後箋卷八

天 廣雅書局采

入濰之汶見漢書入沂之汶見水經齊有三汶清河爲大承琪
案酈注水經雖不言五汶而所敘牟汶石汶柴汶等皆不過汶
水支流惟出萊蕪原山至安民亭入泲之汶在齊南魯北出入
二國之境此詩與魯道連言則必其在魯地者也王氏蘭泉曰
詩言汶蓋指大汶言之酈氏云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而西
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齊子由歸者也今汶上夾
水有文姜臺案成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龍注龍在泰山博縣
西南桓二年公會齊侯于羸注羸齊邑今泰山羸縣哀十一年
會吳子伐齊克博壬申至于羸然則羸博以南屬魯魯界龍以北
屬齊界酈氏云汶水屈從博縣西南流經龍鄉故城南益知齊
魯往來要道實在羸博當今寧陽東平間故襄公之來會由之

擲髮之地即為大都通邑惜正義之未能詳指其地也

猗嗟

序云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王氏總聞以爲莊公早年而桓公已歿文姜挾母之尊倚齊之強安可防閑其後郝氏敬胡氏允嘉鄒氏忠允黃氏懋谷皆於莊之不能防閑有怨詞焉然則曷爲刺莊考莊公生於桓公六年至即位之時纔十三歲耳固難責以防閑其母其即位後二年至七年文姜屢會齊襄莊公身已弱冠責以不能防閑固已無所逃罪惟詩中歷言莊公容貌技藝之美非齊人熟觀而審悉之不能言之如此其詳而莊公二十二年以前其身實未嘗至齊詩人無由

毛詩後箋卷八

毛 廣雅書局

與刺惟二十二年如齊納幣二十三年如齊觀社二十四年如齊逆女穀梁一則曰不正其親迎於齊也再則曰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蓋莊之忘親暱仇於此爲甚猗嗟之作當在此時觀末章猗嗟變令傳云壯好貌毛於甫田侯人之婉孌並訓爲少好貌獨此言壯好者豈亦以猗嗟作於如齊納幣逆女之時乎

抑若揚兮傳抑美色揚廣場美目揚兮傳好目揚眉承琪案抑美色者毛蓋以抑爲懿之假借爾雅懿美也韋注國語懿讀曰抑是也此句與頤若長兮文法一例正義本作頤若頤若長身之貌抑爲廣額之美故曰頤若抑若也美目揚兮此揚專指目而言與廣場之揚不同集傳以揚爲目之動似不足以言美惟

六五

嚴經引錢氏曰揚起也言目俊范氏補傳引禮記曰揚其目而視之記其瞻視之明是也方言盱揚雙也瞿瞿子今本子上衍無之燕代朝鮮冽水之間曰盱或謂之揚郭注盱舉限也揚詩曰美目揚兮是也毛云好目揚眉者揚眉猶言盱衡漢書王莽傳盱衡厲色李善注文選引漢書音義曰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然則毛傳正以揚眉形目美謂好目於揚眉見之故美目謂之揚揚眉目不屬眉末章清揚婉兮乃總上二章揚兮清兮而言婉者好也皆謂目之好毛云婉好眉目者渾言之其實揚眉即揚目耳正義云眉毛揚起故名眉爲揚非毛意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傳目上爲名目下爲清正義曰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爲名孫炎云目上平博郭璞曰眉限之間爾雅既釋如此清又與目共文名既目上則清爲目下承琪案說文顏眉目之間也是眉下目上爲顏若目下爲顴頰之際不得謂清竊謂此目上目下當讀爲視不上於裕之上不下於帶之下謂目之仰視俯視也爲名爲清即所謂視容清明也下文儀既成今終日射侯不出正兮故先言目之名今清兮蓋形容其射時審固之狀名與明通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注云明目睛冀州從事郭君碑卜商號眺喪子失名何超晉書音義云名目也此固不誤又引玉篇云詩猗嗟顛兮顛眉目問也本亦作名此則非是如云喪子失名豈得謂失其眉目問乎西京賦昭貌流盼一顧傾城昭與名同昭貌雙聲即方言瞿瞿子謂之瞿郭注謂瞿者瞿貌猶昭貌也辭綜注西京賦云昭眉睫之間藐

毛詩後箋卷八

毛 廣雅書局

注謂瞻藐者瞻貌猶昭貌也辭綜注西京賦云昭眉睫之間藐

六五

好視容也二字分釋誤矣至目下為清即清揚之清彼清與揚

對揚為舉目則清為低目此清與名對名為上視則清為下視

其義一也上視為名目即明人目上視則多白說文服多白眼也春秋傳曰鄭游販字子明此亦一證說文又云

戴目也廣韻謂人目多白也戴目即上視諸書謂之望羊羊與揚通此美目揚今當為舉目之證也晉書阮籍能為青白眼白

眼者仰視不顧之狀則青眼當為俯視青與清同此亦足見清為下視也

儀既成兮箋云成猶備也正義以為威儀容貌既備承琪案儀

即謂射儀也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淮南倣真訓善射者有

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秦族訓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

以儀則喜矣此言壯公善射惟其射儀既備所以終日不出正

也不當泛作威儀釋之

展我甥兮傳外孫曰甥正義云傳言外孫曰甥者王肅云據外

毛詩後箋卷八

至 廣雅書局

祖以言也謂不指襄公之身總據齊國為言外孫得稱甥者按

左傳云以肥之得備彌甥孫毓云姊妹之子曰甥謂我舅者吾

謂之甥此爾雅之明義末學者之所及豈毛公之博物王氏之

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犯親亂類

使時人皆以為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

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以上孫評然此是毛傳之言不應代詩

人為絕其相名之倫孫毓之言非也承琪案傳云外孫曰甥者

不過如左傳云我之所自出耳文十四年公羊傳按舊管出也

孫兩雅女子之子為外孫儀禮喪服總麻三月章有外孫傳

以外孫為甥正義所謂總據齊國為言是也鄭箋姊妹之子曰

甥雖不見爾雅正義以為釋親文今爾雅但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或者鄭所見本有

大四百一十七

之與毛外孫曰甥義相成也

舞則選兮傳選齊正義曰選之為齊其訓未聞承琪案爾雅既

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豪戎事齊力田獵齊足擇者選擇齊臺

齊力齊足皆選擇之事故選可訓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任不

齊字子選史記平準書吏道益雜不選謂雜出不齊也又選從

巽聲虞翻注易云巽為齊是選之訓齊蓋從聲得義至舞曰齊

者正義云當謂其善舞齊於樂節此用辭君章句釋韓詩舞則

纂兮言其舞應雅樂也但此詩三章皆言射此舞亦當謂以樂

節射之事即禮所云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者箋云選者謂於

倫等最上夫全詩美其善射不應雜此一語美其善舞或又謂

供專于舞者皆極一時之選此則何與於莊公而與射則貫兮

毛詩後箋卷八

至 廣雅書局

並言乎

四矢反兮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

之謂復承琪案莊子田子方篇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

貫指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釋文適丁歷反郭注箭適去

復畝沓也列子作鑰矢復沓張灌注引郭象曰箭適去復往沓列子仲尼篇善射者能令

後鐵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過準而無絕落後矢之

括若銜弦視之若一焉韓非子曰夫新砥礪殺矢殺弩而射雖

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豪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

射無常儀的也此皆足為箋說之證得其故處當即五射所謂

參連也釋文引韓詩反作變云變易周禮保氏五射五曰井儀

疏云四矢貫侯如井之儀也此於韓詩變易之義為近然此義

大四百一十七

上章不出正今已足該之必如箋說乃爲更進一義耳

毛詩後箋卷八終

毛詩後箋卷八

黟縣葉茂林初校
番禺黎永椿覆校

三
廣雅書局印

六三十七

毛詩後箋卷九

魏

涇 胡承琪撰

葛屨

序云葛屨刺褊也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姜氏廣義曰風人從無說出所以刺之之故者而此詩明言之以儉本美德原無可刺儉而太過至於褊急則不能無譏矣詩人之意正使後世驕侈惰慢者不得以是詩為口實也張氏鳳岡詩貫曰此詩末二句直自標題曰故不必別立詩柄褊與儉異儉本美德儉之失乃為褊褊者瑣屑蹙迫之謂瑣屑之至則與民爭利汾沮洳之所以作也蹙迫之至則貪殘竝進碩鼠之所以歌也瑣屑蹙也而徒為容好修飾威儀則有無實此固有林之所以憂也然比鄭衛之淫靡流蕩畢竟差非以稱唐魏之風焉

毛詩後箋卷九

廣雅書局

糾結葛屨可以履霜傳糾糾猶縲縲也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正義以縲縲為稀疏之貌承琪案此說非是說文曰糾之糾糾縲也又云糾繩三合也糸部云縲纏也此可知糾縲之貌故毛以縲縲釋之嚴緝言魏之男子葛屨既做而以縲縲之糾而復糾謂具可以奔走道路而寒不休也李鉅引王風出說同范補亦云男子身糾糾縲縲之葛屨比葛屨上言者姚氏識名解曰今市上糾糾者乎縲縲也傳說耳集傳因縲字連為縲縲與縲字合下縲縲然此四字

乃霜空秋氣之云非所以言履者也

首一句毛不言與蓋以為賦集傳作與則謂以葛屨之履霜喻女手之縫裳耳承琪案小雅大東亦有此二語彼以貧乏此以儉嗇其意正同皆實賦其事不當為與

摻摻女手傳摻摻猶織織也說文織好手貌从手戠聲詩曰織摻女手段注云毛詩字當作織俗改為摻非是遵大路傳曰摻摻也是摻字自有本義孔正義引說文摻參聲此音反訓為敏操稟聲七遙反訓為奉是唐初說文確有摻字之證漢人摻操不分而奪摻象知摻之有本義則知用摻為織之非矣承琪案說文戈部戠下亦云讀若詩織織女手玉篇引詩亦作織即本說文耳呂記引董氏曰石經作織此指漢石經則是魯詩亦作

毛詩後箋卷九

廣雅書局

織英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韓詩作織毛傳云糾糾猶縲縲摻摻猶織織者皆以今語釋古語糾縲疊韻摻織雙聲韓詩作織乃以訓詁字代經文耳楊氏旭以摻為織之俗字由不知說文本有摻字也段氏謂俗改織為摻但毛詩多假借或者假摻為織亦未可定耳

易林摻摻女手

績善織字亦作摻

要之縲之好人服之傳要縲也縲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箋云服整也縲也領也在上好人尚可使整治之謂屬著之正義曰士喪禮縲者左執領右執要又曰縲者以褶必有裳執衣如初然則縲服有衣有裳而左右執之則左執衣領右執裳要此要謂裳要字宜從衣故云要縲也要是裳要則縲為衣領說文亦云縲衣領也二者於衣於裳各在其上且又功少故好人可使

整治屬著之校勘記云案要領皆統於衣不得分襖屬裳領屬衣正義云襖為裳要此語陋甚定未考儀禮禮記衣服之制承琪案箋云襖也領也在上自當專指衣言裳為男子之下服斷無又分別裳要為上者士喪禮及襖記所云襖者左執領右執要皆指衣之要領竝非一手執衣一手執裳孔疏誤讀禮文乃為此說呂記嚴緝皆本之以要為裳要惟李氏集解曰士喪禮左執領右執要蓋衣之要也說文襟衣領也皆是衣之上也有好人之所事而乃使之縫裳失其宜矣

段氏詩經小學曰傳襖也當本作要也淺人加衣耳如禮記玉藻深衣等篇言衣服皆作要禮喪服注曰衣帶下者要也字不從衣傳本謂此要乃人衣帶下之要非人身要領之要古人傳

毛詩後箋卷九

廣雅書局

注有此義例耶風傳虛也亦此例此說集里堂已有古人訓詁固有即用本字之例獨毛傳此一條則未必然北風傳仍當作虛徐也蓋虛徐疊韻是當時有此語毛謂詩之虛邪即漢人之言虛徐也辨已見本篇此傳要襖也襖字雖不見說文然玉篇云襖也襖帥下系廣韻襖於霄切襖襖又襖普思切衣襖集韻襖衣襖也或从系又衣系曰襖類篇據此襖為衣系猶今人言紐非衣裳之要蓋襖與領皆衣之所有故箋云在上又皆以他物聯合於衣者故箋云屬著之若衣身之要但當云縫紵縷緝之不得言屬著矣且領與襖襖是用功少猶今人縫衣者亦以領紐為易事也說文以小篆所無故不收此字或漢時通用有之故毛公用以釋詩觀鄭箋襖也領也即承傳文

而以在上及屬著申釋之益知此襖非指衣之要矣

朱氏通義曰集傳解首章本用毛鄭惟好人異耳好人即縫裳之女子下章左辟象掃語方願左辟婦入門辟夫不敢當尊也象掃婦人之盛飾言女子始嫁治其禮儀如此而遽可使之縫裳要襖以自服歟魏俗如此由其用心褊急吾是以刺之序刺其君意祇見之言外朱子疑縫裳之女所作而以好人為大人則佩其象掃如何作男子之服承琪案古亦有以美人佳人為男子之稱者然美與佳本有大訓此好人祇當作容好解方言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美色或謂之好是也况象掃兩見於詩一為宣姜之飾一為好女之佩以經證經知毛傳不可易也好人提提傳提提安諦也爾雅釋訓媿媿安也毛傳用雅義說

毛詩後箋卷九

廣雅書局

文媿諦也又用傳義又云娶媿也从女規聲讀若葵秦晉謂細要為娶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承琪案楚辭七諫西施媿媿而不得見兮王逸注云媿媿好貌也詩曰好人媿媿漢書敘傳娣娣公主顏師古謂與詩好人提提音義同說文娣美女也是古人皆以媿媿為女子好貌矣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注云安舒貌引詩好人提提蓋毛詩作提者媿之借字禮記作折者又提之譌字也

汾沮洳

序云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釋文云其君子一本無子字是陸氏以有子字者為正義云王肅孫毓皆以為大夫采菜崔靈恩集注序亦作君子儉以能勤惟定本

直云其君承琪案毛鄭釋此詩並無一語及君顏師古等定本每有異字然輒多乖謬孔疏反據之以為魏君采菜而嚴緝從之虞東學詩且謂康成泥於其君立說豈竟未一檢傳箋乎

嚴緝云或以公路公行公族皆晉官汾水又出於晉疑魏風皆晉詩猶邯鄲皆衛詩非也季札觀樂邯鄲皆為衛風而魏與唐異知魏風非晉矣園有桃十畝之間皆言國之侵削非晉事也

姜氏廣義曰地理志汾水出太原西南入河王氏謂入河之處即魏舊國所謂南枕河曲北涉汾水也安得言汾者即為晉地哉吳有太宰陳鄭宋魯亦有太宰鄭有少正魯亦有少正晉有公行齊亦有公行安見晉有是官而魏必無之承琪案頽瀆詩傳以魏風為晉詩范氏處義遂據此詩汾水晉地公行晉官為

毛詩後箋卷九
五 廣雅書局印

說然班志云魏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真諸河之側魏譜正義引此側作干此為詩作於魏世之明驗齊之公行亦見於荀子大略篇有公行子之之燕楊倞注孟子公行子趙岐注齊大夫也子之蓋其先也自不得因此二者斷此詩為作於晉既并魏之後也

彼汾沮洳傳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錢氏獻之曰地理志汾陽在今太原府嵐縣西南三十里北山汾水所出山海經以為管涔山也在今忻州靜樂縣北四十里淮南子作燕京古燕管字聲相同京涔相轉水經注曰燕京亦涔涔之異名說文汾水出晉陽山或說出汾陽北山案

後說是也晉陽山晉水所出無汾水承琪案鄭注周禮職方亦云汾出汾陽山海經謁戾之山東三百里有沮洳之山郭璞注引詩彼汾沮洳如王氏稗疏據之謂沮洳如山名非漸洳之謂今案

水經注引山海經云淇水出沮如山則如當作如山在今河南輝縣與汾殊不相涉詩之沮洳與下一方一曲同義若汾沮洳以水與山連言之不成文理劉帝臣曰汾沮洳即左傳所謂汾隰也郭注山海經以詩之沮洳為山名謬矣

言采其莫傳莫菜也正義引陸璣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糲以取醃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埠雅云子如楮實而紅故冀人謂之乾絳今吳越之俗呼為茂子承琪案陸佃所云似指為爾雅之蕭苳廣志引茂然蕭苳生惟子甘酸可食與毛傳言菜者不合陸疏亦祇言葉可為羹未及其實不得因乾絳之名附會為苳齊民要術

則以莫為爾雅之葦月爾引詩義疏云葦菜也葉狹長二尺食之微苦即今莫菜也詩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此所引義疏未知何家以莫為葦亦無他證惟錢氏潛學堂答問曰爾雅無莫草孫淵如校本草據陶隱居說羊蹄有一種極相似而味酸呼為酸摸酸摸即爾雅之須菴無亦即詩之莫陸璣所云酸迷也

古人訓莫為無規模字亦作樛孫說得之

彼其之子美無度箋云是子之德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韓氏怡曰案地官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無度則不知足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不可限量皆由其君儉不中禮是以居官者亦不知足世俗且以為美而詩人美之正所以刺之承琪案美無有度即是儉不中禮之意箋言不可尺寸似

毛詩後箋卷九

六 廣雅書局印

水經注引山海經云淇水出沮如山則如當作如山在今河南輝縣與汾殊不相涉詩之沮洳與下一方一曲同義若汾沮洳以水與山連言之不成文理劉帝臣曰汾沮洳即左傳所謂汾隰也郭注山海經以詩之沮洳為山名謬矣

言采其莫傳莫菜也正義引陸璣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糲以取醃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埠雅云子如楮實而紅故冀人謂之乾絳今吳越之俗呼為茂子承琪案陸佃所云似指為爾雅之蕭苳廣志引茂然蕭苳生惟子甘酸可食與毛傳言菜者不合陸疏亦祇言葉可為羹未及其實不得因乾絳之名附會為苳齊民要術

則以莫為爾雅之葦月爾引詩義疏云葦菜也葉狹長二尺食之微苦即今莫菜也詩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此所引義疏未知何家以莫為葦亦無他證惟錢氏潛學堂答問曰爾雅無莫草孫淵如校本草據陶隱居說羊蹄有一種極相似而味酸呼為酸摸酸摸即爾雅之須菴無亦即詩之莫陸璣所云酸迷也

古人訓莫為無規模字亦作樛孫說得之

彼其之子美無度箋云是子之德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韓氏怡曰案地官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無度則不知足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不可限量皆由其君儉不中禮是以居官者亦不知足世俗且以為美而詩人美之正所以刺之承琪案美無有度即是儉不中禮之意箋言不可尺寸似

刺之承琪案美無有度即是儉不中禮之意箋言不可尺寸似

刺之承琪案美無有度即是儉不中禮之意箋言不可尺寸似

刺之承琪案美無有度即是儉不中禮之意箋言不可尺寸似

刺之承琪案美無有度即是儉不中禮之意箋言不可尺寸似

刺之承琪案美無有度即是儉不中禮之意箋言不可尺寸似

刺之承琪案美無有度即是儉不中禮之意箋言不可尺寸似

其盡事之詞下二章美如英美如玉猶言虛有其表也孔疏以爲其美如是信無限度殊失箋意王氏總聞曰采莫采桑窮賤之事也賦丰美之容而躬窮賤之役殊不似貴族詩之辭也韓詩外傳引此詩極言君子之美有雖在下位民願戴之語何氏古義遂以彼其之子爲指賢人刺晉君疏公室而信任卿族故因汾水之間有隱居不得位者以采莫采桑起興然外傳斷章似非本旨田間詩學曰春秋世卿雖有賢者在下豈能驟用之於上位其信任卿族不獨晉爲然也何刺之有

殊異乎公路傳路車也殊異乎公行傳公行從公之行也箋云公路主君之輓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輓車之族是也從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列正義引左傳宣二年杜注以輓車爲公行

毛詩後箋卷九

七 廣雅書局宋

之官因謂傳有公族餘子公行詩有公路公行公族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明公路卽公行變文以韻句耳陶定山曰周官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據此諸侯亦疑分公路公行爲一官公路掌路車主居守公行掌戎車主從行左傳宦卿之適子以爲公族又臣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杜注餘子適子之母弟也庶子妾子也晉有餘子公族公行而無公路故疏疑公行公路爲一官公路箋引趙盾爲輓車之族案輓車是兵車非路車兵車主行路車主守或卽以餘子爲公路觀周官小司徒大故致餘子鄭注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可見承琪案公路公行當是兩官輓車服虔以爲戎車之倅路爲軍之大名主輓

者不當名爲公路箋說似未可據又左傳先言晉麗姬之亂晉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成公卽位始立此三官疑魏之公路公行公族亦皆以同姓爲之文王世子云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于公宮與餘子守宮制合既云同姓不得以卿大夫之子爲之末章傳云公族公屬亦謂公族屬也將仲子豈我諸兄傳云諸兄公族明非公族大夫矣黃氏元吉曰正義云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說固詳矣然餘子所掌之政據左傳注祇主教卿大夫適妻之次子其職甚簡卽以之主君路車宜亦可辦安知不掌公車乎左傳自有餘子公行公族三官而詩分公路公行公族爲三章自當卽以公路爲餘子不然詩人何分一官爲兩章而一官祇

毛詩後箋卷九

八 廣雅書局宋

一章乎承琪謂公路公行周官無文不得不以左傳釋之然魏制亦未必盡同於晉惟三章自當各爲一官必謂公路卽公行則孔疏之泥耳
言采其蕒傳蕒水鳥也正義曰釋草云蕒牛脣郭璞引毛詩傳曰水蕒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璣疏云今澤蕒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稽古編曰爾雅蕒牛脣郭注不用陸璣澤蕒之說爾雅別有淪蕒郭注云今澤蕒蓋明以陸疏爲非也孔疏兼存郭陸之言呂記朱傳亦因之惟嚴緝引曹氏語辨之甚悉以爲蕒非澤蕒其說當矣承琪案李氏集解亦引陳蕒注本草謂蕒非澤蕒然神農本草經澤蕒一名水鳥與毛傳釋蕒者同說文蕒水鳥也正用傳文陸疏自爲

有據蘇頌云澤瀉春生苗多在淺水中葉似十舌此爾雅牛屑之名以其形似耳爾雅一物數名者甚多不得因既有滄篇遂疑實非澤瀉郭注云如續斷寸寸有節者不知當今何草王氏稗疏以為牛膝亦未見的據不如陸說為長

園有桃

序云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險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正義雖云國小而迫以下於經無當然序不過推原作詩之由耳鄭箋乃云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教氏無以戰其侵削之由由是也承琪案魏風葛屨刺褊汾沮洳刺儉與碩鼠刺重斂跡似相反而實相因蓋褊者性必貪其勢然也若果薄稅省用則必無重斂之事矣何反不能用其民乎諸詩雖未必盡屬一君然箋語實多窒礙正義曲為解說非也

毛詩後箋卷九

九 廣雅書局

園有桃其實之穀傳興也園有桃其實之穀國有民得其力校勘記云傳穀字小字本相臺本作倉案倉字是也此傳以倉解穀非複舉經文正義說箋云明倉桃為穀正用傳承琪案經文穀當本作倉釋文穀本作倉初學實之初筵傳穀豆實也以與核對文此但以倉解穀即彼箋云非穀而倉之曰穀也說文倉吹也蔡邕注典引云倉倉也呂記引傳文亦作園有桃其實之倉

秦留仙毛詩日箋曰詩中雖無不能用民力之言而其意固在言外或謂一句止是託興無他意義亦未必然承琪案集傳云

言園有桃則其實之穀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此蓋疑篇中不見用民力意故以上二句與下二句改心之憂為心有憂黃氏佐遂謂兩有字相應為與然經文未嘗有兩有字也許氏名物鈔以此詩為無義之興是三百篇不過信口亂道何以為經不知詩以園桃可食與民力可用取義深隱故毛以為與呂記引朱氏說以傳文為比又與比顯與隱之旨戾矣

不知我者按勘記云唐石經作不知我者小字本同相臺本作不知我者案相臺本非也箋倒經作不知我者正義依之耳不可據以改經下章同承琪案李黃集解范氏補傳呂氏讀詩記戴氏續詩記許氏名物鈔皆作不知我者惟蘇氏詩傳王氏總聞朱傳嚴緝與相臺本同當從唐石經為正

毛詩後箋卷九

十 廣雅書局

謂我士也驕箋云士事也不知我所為歌謠之意者反謂我於君事驕逸故承琪案鄭風豈無他士傳云士事也此不言者當即以士為人臣之通稱箋釋為事者蓋以序言大夫憂其君不當自稱為士然古者卿大夫皆可稱士儀禮喪服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注云士卿士也是公士猶言公卿尚書秦誓疏云士者男子之大號臣通稱之下章士也罔極與岷詩語同傳皆訓極為中彼以士與女對此自不當訓士為事季氏本以士為未仕之稱亦可不必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傳夫人謂我欲何為乎正義曰夫人即經之彼人也今定本云彼人不云夫人義亦通何為即經之何其也彼人謂我何為者言彼不知我者之人謂我歌謠無所為也

承琪案毛以彼人指不我知者則子亦當斥彼人謂我之謂釋經曰字其釋文音基何其與何居同史記集解引鄭注尚書若之何其云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與檀弓何居注云居讀如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正同毛意蓋云彼人豈果是哉而子乃謂我欲何為乎正義述毛以為彼人又言君之行是哉子之歌謠欲何其為乎既於經文是哉上增君之行三字又代彼人目憂者為子皆失毛旨鄭箋乃云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所為憂者既非責我又曰君儉而嗇所行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乎此解迂曲不如傳義為勝

其誰知之蓋亦勿思箋云無知我憂所為者則宜無復思念之以自止也鄭意似以宜釋蓋益與益古字通爾雅釋詁益合也

毛詩後箋卷九

上 廣雅書局

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文穎云蓋合也孟子蓋亦反其本矣趙注蓋當反王道之本蓋當猶合當也與此訓蓋為宜同蓋亦者猶益亦也王氏經傳釋詞曰凡言益亦者以亦為語助左傳僖二十四年益亦求之益求之也昭元年子益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益遠績而大庇民也吳語王其益亦鑑於人益鑑於人也孟子益亦反其本矣蓋反其本也據此蓋亦勿思為作詩者自言其止而勿思耳後儒則皆以勿思指不我知者言之義亦可通

陟岵

序云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詩曰詩稱猶來無止猶來無棄則其遠行從役必有不得已於此者矣然作詩之意

主於思親非老耄水鴉羽為刺其上而作故以孝子書之鄭氏忠允曰采薇以公義言故曰我行不來陟岵以私情言故曰猶來無止

陟彼岵兮陟彼屺兮傳山無草木曰岵有草木曰屺爾雅多草木岵無草木岵二蒼字林聲類說文釋名皆與爾雅同與毛傳異詩正義以為傳寫之誤釋文云王肅依爾雅後儒亦多以爾雅為是段氏詩經小學云岵之言瓠落也屺之言芟滋也岵有陽道故以言父無父何怙也屺有陰道故以言母無母何恃也毛公所據爾雅似勝毛又曰父尚義母尚恩則屬辭之意可見矣許宗毛者也疑有無字本同毛後人易之承琪案段說是也韓昌黎集注引施士丐詩說云山無草木曰岵此所以言陟彼

毛詩後箋卷九

上 廣雅書局

岵兮無可岵也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此說申毛亦善終南有紀有堂紀崔集注本作配見正義毛傳訓紀為基基者根基也易箕子釋文引劉向作芟滋史記律書云箕者萬物根柢此亦可為有草木名配之證

父曰嗟予子顧氏詩本音引李因篤曰父曰母曰兄曰弟皆至行役為句而子季弟於句半為韻各協下音猶之半句為韻也承琪案此有見於子季弟之為韻而仍以父曰至行役為句所云句半為韻詩中似無此例不如段氏曰此五字句父曰嗟予子子與已止韻次章季寐棄韻三章弟偕死韻行役夙夜無已六字句此說直截

行役夙夜無已箋云無已無解倦承琪案鄭以此詩三曰字為

行役者思其父母兄戒己之言無解倦者戒其解倦也觀次章傳云無寐無者寐也其為詞九明箋意實本於傳集傳以為其父母兄思念之詞夫無已無寐尚可為閱其勤勞不得止息至三章云必借殊與閱勞語意不合此自是以失伍為戒而乃云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語殊牽強故當以傳箋之說為長諫釋載漢石經殘碑作毋已是魯詩亦以為禁戒之詞毛詩假無為之耳

上慎旃哉箋云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嚴緝云上猶赴也謂赴役也如上官上工之上美氏廣義曰旃之上慎旃猶云往慎之不必改為尚承琪案諫釋載石經殘碑作尚是魯詩本作尚尚者庶幾也毛詩以上為尚之假借儀禮鄉射禮上握焉注

毛詩後箋卷九

廣雅書局

今文上作尚觀禮尚左注古文尚作上此可見古文多借上為尚論語草上之風孟子作尚論語亦古文也又足為毛詩多古文之證蘇氏詩傳訓上為尚呂記朱傳從之是也

猶來無止猶來無棄毛鄭於止與棄皆無訓集傳以止為死則止而不來棄為死而棄其尸是與末章無死一意然不如李解引左傳見獲於敵為止及呂記云母尚恩故曰無棄言無棄母而不歸也二說較勝方氏詩補正云曰止曰棄者體父母之心不忍正言子之死但恐其久止於外或見獲而棄在他國耳於兄始正言之

十畝之間

序云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魏風言刺時

大雅百七十四

者一篇園有桃序云不能用其民傳云國有民得其力為正應此篇序但云其國削小民無所居後儒或疑國小民多未見可刺承琪案首章傳以閑閑為男女無別可見魏以削小之故自安僻陋禮教不興苟且成俗乃至男女無別所以可刺傳意蓋以經中所言不僅刺其削小鄭箋乃專以削小解經耳

十畝之間今水經注云故魏國城南西二面竝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著十畝之詩此不過以見其國之小耳鄭箋云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蘇傳疑一夫十畝無以為生橫渠張氏謂周制國郭之外有聽為場圃之地者疑家授十畝以毓草木朱傳即本此為說呂記則云橫渠指桑地為場圃合於古制

毛詩後箋卷九

廣雅書局

但又謂魏地侵削無井授之田徒有近郭園廛而已則似不然果如是民將何所食乎政使周制果家賦園廛十畝魏既削小豈容尚守古法容或數家共之也況詩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耳未可以為定數也嚴緝又云或謂井廛邑居各一畝半合為五畝之宅八家則在井者二十畝在邑者亦二十畝一處本其有二十畝之桑今止有十畝是削其半要之詩人情性之言亦不必屑屑求合李氏集解曰詩中言多則曰則百斯男言少則曰靡有子遺言廣則曰日關國百里言窄則曰一葦杭之十畝亦此類也

桑者閑閑兮傳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承琪案下章泄泄為多人之貌此閑閑義當略同惟其地隘人多故閑閑然男女

大雅百一十四

別前子齊物論大知閑閑小知閑閑釋文引簡文云閑閑廣博之貌閑閑有所閑別也然則廣博者無所閑別與此傳閑閑為無別義亦有合皇矣臨衝閑閑傳云閑閑者動搖也此閑閑往來者亦羣動紛紜之意故廣雅云閑閑盛也

行與子還兮傳或行來者或來還者正義曰云還兮相呼而其歸下云遊兮相呼而其往傳探下章之意故云或行來者或來還者見往來相須故總解之承琪案此疏極是毛傳每有此法前以閑閑為往來貌往來即合下還兮遊兮而總解之且男女無別即可見其多人泄泄多人又可見其無別一傳亦互相足也正義又云言之間則一家之人下章之外地旁徑路行非一家故泄泄為多人貌此則未必然耳

毛詩後箋卷九

廣雅書局

桑者泄泄兮傳泄泄多人之貌說文泄多言也从口世聲詩曰無然泄泄言部詛多言也引詩無然泄泄毛詩大雅作泄泄傳云泄泄猶沓沓也與孟子同說文曰部沓下云語多沓沓也然則泄泄沓沓皆為多言之貌多言由於多人故此傳又以泄泄為多人也

伐檀

序云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范氏三家詩拾遺曰孔叢子引孔子曰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董仲舒曰不素食兮先其事而後其食謂治身也文選求自試表潘岳關中詩注引韓詩辭君章句曰何以爲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又上林賦注

引張揖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于也案孔叢子董仲舒及范氏之說皆與孟子答公孫丑意同毛詩序謂在位貪鄙賢者不得仕進張揖謂賢者不遇明王俱非詩意承琪案范說非是董辭諸義皆止說章末二句耳全詩之旨自以序傳爲正漢書王吉傳吉上疏曰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

王吉學韓詩者見儒林傳其以伐檀爲刺不用賢正與毛詩義同不獨張揖也

獨張揖也

毛詩後箋卷九

廣雅書局

乃有受祿詞旨明白無可易者後儒或謂伐檀河干玩清澣以自樂呂記嚴或謂伐檀河干遇清澣而無用范傳朱直以首三句爲賦意味索然矣又謂中四句爲君子厲志之詞則於曰胡曰爾詰問指斥語氣不合且既爲自耕而食安得有三百之多乎末二句又以伐檀食力爲不素餐則於義甚隘與孟子所謂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之言悖矣考義玩辭故知傳箋不可易也

胡取禾三百塵兮傳一夫之居曰塵放齋詩說曰三百塵爲田三萬畝以漢志準之畝收一石有半三百塵當四萬五千石許氏詩深曰三百塵大國之卿田也每井八夫每夫一塵助耕公田八十畝而制祿出焉故以塵計之重民力也大國卿田三千

二百畝共三百二十廛言二百舉成數也何氏古義曰易云其邑人三百戶論語稱伯氏駢邑三百蓋下大夫食邑制也此云取禾以食邑所入言耳承琪案二百廛自祗舉其所食有三百夫之人約略言之若如放齋云二萬畝固非人臣之制即如許氏準以大國之卿而魏在當時又不得為大國也

胡瞻爾庭有縣貍今傳貍獸名箋云貉子曰貍貉當依爾雅作貉說文貉似狐善睡獸也段注云凡狐貉連文者皆當作此貉字今字乃皆假貉為貉造貉為貉說文貉多種也豈非獸名又云貍貉之類則由轉寫為貉釋獸曰貉子貍然則當云貍貉之類矣陳氏稽古編曰李時珍本草云貍與貉同今狗獾也彼見埤雅言獾貉同穴而說文以貍為貉類故為此說耳不知獾乃

毛詩後箋卷九

廣雅書局

野豕亦見說文獾即爾雅之獾耳非貍也承琪案今說文獾獸也獾野豕也段注據夙部引爾雅狐狸獾醜獾作獾知獾獾一字獾乃獾之或體野豕也三字後人所加今考鄭注地官草人云貍獾也賈疏引爾雅獾子貍或曰貍然則李氏以貍為獾似非無據

胡取禾三百億今傳萬萬曰億箋云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正義云詩內言億者毛鄭各從其家故楚茨傳箋與此同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困相類若為釜斛之數則太多不類故為禾秉之數秉把也謂刈禾之把數漢徐岳數術記遺曰黃帝為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北京秬穉壤溝澗正載三等者上中下也下數者十變之若十萬曰億十億曰

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甄鸞注云詩云胡取禾三百億今毛用中數鄭用下數鄭注以數為多故合而言之章昭注國語曰賈唐說皆以萬萬為億今數也後鄭十萬為億古數也正義因謂傳以時事言之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為億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合古數言之王制正義云尹文子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

此謂小億也鄭氏所用毛詩傳數萬至萬為億此周頌傳文是大億也承琪案三百億為禾秉之數蓋指其露積者而言楚茨我庾維億傳云露積曰庾疏以一庾之積方一尺而長二十七萬尺立方開之幾六十五尺非倉所能容故為露積然則三百億者亦極言其露積之多萬萬十萬皆屬約略其辭不比出於田而貯於倉者數有定限無庸疑其與上廛下困之數相遠絕也

毛詩後箋卷九

廣雅書局

胡瞻爾庭有縣特今傳獸三歲曰特盧氏召弓曰齊傳曰三歲曰肩幽傳曰三歲曰特矣則此三當作四廣雅之所本也承琪案盧說是也古字三三皆積畫故傳寫多誤鄭司農注周禮云三歲為特四歲為肩此或別有師承與毛互異耳

不素殮今傳熟食曰殮箋云殮讀如魚殮之殮正義曰鄭以為魚殮之殮則非傳所云熟食也說文云殮水澆飯也夙夕會言人且則會飯飯不可停故夕則會殮是殮為飯之別名易傳者鄭志答張逸云禮殮饗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殮相配故易之也承琪案小雅祈父有母之尸饗傳云熟食曰饗又豈謂禮

食之饗乎益毛於饗殮皆謂熟而可食者若掌客之殮饗與常
已不同且多生腥不盡熟物也故大東有饗簋殮傳云殮熟食
謂黍稷也此殮自指客禮然毛必以熟食專屬黍稷正由牲牢
不皆熟物故耳尤可見此但言熟食者必非指禮食之殮矣釋
文引字林殮水燒飯也正義以此為說今說文殮備且言殮也且言殮
為飯之別名試即以飯言之又豈得謂非熟食乎傳義本通無
庸改易

碩鼠

序云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食
而畏人若大鼠也歐氏學標曰韓外傳於接璽去楚伊尹去殷
田饒去魯並引此詩呂氏春秋舉難篇甯戚擊牛角疾歌高誘

毛詩後箋卷九

九 廣雅書局采

注云歌碩鼠也馬融傳注引說苑甯戚擊車輻而歌碩鼠今說苑書求之願見自是碩鼠之謠蓋相傳以此為賢人去國之詩承
琪案鹽鐵論取下篇周末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潛夫論班
祿篇亦云履畝稅而碩鼠作此詩正意自因重斂民不堪命甘
心流亡其引以證賢人去國者緣詩中有適彼樂土云云耳未
必為此詩所由作也至史記集解引應劭所稱南山研白石爛
者以為甯戚之歌其詞氣似是後人擬作藝文類聚別載甯戚
歌一首末云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亦偽託之詞
劉向高誘以所歌為碩鼠必有所據碩鼠在齊桓時已有亦可
證魏詩之不作於晉世矣

碩鼠碩鼠箋云碩大也案碩鼠即爾雅之鼯鼠亦即易之鼯鼠

大國通十四

鄭氏箋詩但以大鼠釋之其注易音九四即引此詩碩鼠碩鼠
無食我黍是以碩鼠為一也易釋文鼯子夏傳作碩古字本只
作碩可知又九家易曰鼯鼠喻貪謂四也翟元曰鼯鼠晝伏夜
行貪狼無已皆足為詩序之證詩正義云舍人樊光注爾雅同
引此詩亦即以鼯鼠為碩鼠蓋爾雅所列十三鼠惟此鼠最大
故謂之碩鼠玉篇鼯鼠鼠也說亦大義說文以鼯鼠為五技之鼠此則荀子
之所謂梧鼠雖不妨有鼯鼠之名然荀詩皆未嘗以為詩之碩
鼠自孫炎注爾雅以鼯鼠為五技鼠詩正義遂云舍人樊光亦
同此臆說也陸氏詩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腳於
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
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止縣是也言其方物

毛詩後箋卷九

九 廣雅書局采

宜謂此鼠非鼯鼠也此又於鼯鼠之外別有所謂大鼠者而所
云或謂之雀鼠郭注爾雅鼯鼠即云關西呼鼯音雀鼠是郭氏
已不從其說孔疏猶泥於碩鼠字殊當從陸說誤矣至崔豹古
今注云鼯鼠亦名鼯鼠有五能而不成技此更與詩無涉無論
鼯鼠不得有五技亦豈能食禾黍者乎

三歲貫女傳貫事也惠氏古義曰貫魯詩作宦外傳云八宦于
吳韋昭曰宦為臣隸也貫當讀為宦釋文徐音官此宦字之誤
傳云貫事也蓋本爾雅而與宦義亦通承琪案說文宦仕也大
雅文王有聲云武王豈不仕傳訓仕為事然則宦訓為仕亦有
事義魯詩作宦仍當同毛義為事耳與壽碑謂宦即貫字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韓詩外傳引此詩首

章疊適彼樂士二句次章同新序節士篇引三章亦同宋氏編
初曰今毛詩作樂士樂士按文從韓詩爲得承琪案嚴緝云連
稱樂士者喜談樂道於彼以見其愿苦於此也今謂古人疊句
乃且言嗟歎之意祇疊樂士二字九見悲歌促節不必改毛從
韓

爰得我直傳直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戴氏詩考正曰箋與
傳相足其說是也論語人之生也直得我直謂得遂其性不違
生人之正道或謂什而取一取民正道得我直謂不重斂也說
亦可通集傳訓直爲空未知所本

莫我屑勞箋云不肖勞來我集傳云勞勞苦也謂不以我爲勤
勞而案釋文勞如字又力報反注同是當讀爲勞還帥之勞若
謂不以我爲勤苦則於肖字不可通矣

毛詩後箋卷九

主 廣雅書局宋

毛詩後箋卷九終

黟縣葉茂林初校

番禺黎永椿覆校

毛詩後箋卷十

唐

涇 胡承琪撰

蟋蟀

序云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陳氏稽古編曰漢傅毅舞賦云哀蟋蟀之局促古詩云蟋蟀傷局促之義正與序儉不中禮同
即序所謂閔之也傅毅明帝時人古詩亦名蟋蟀
為枚乘作乘景帝時人文選十九首昭明列於蘇詩
為西京時人作也此時毛學未行而詩說已如詩序
知矣承琪案孔叢子引孔子曰於蟋蟀見陶唐之德

毛詩後箋卷十

傳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保此皆以儉為美德漢書地理志曰參為晉星其曰有

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
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媮百歲之後歸于其
之中念死生之慮可見諸詩皆欲其奢儉得中原
後漢書馬融上廣成頌云臣聞孔子曰奢則不孫
之中以禮為界是以蟋蟀山樞之人竝刺國君諷以大
之節顏師古注言僖公以大康貽戒昭公以不能馳驅
融傳毛詩者其言與班志合蓋此詩因刺僖公儉不中禮
篇皆言中禮之事中禮則樂而無荒仍不害其為儉不中禮則
不可謂儉祇見其不樂而已經之大旨如此每章前四句似為

其言後四句又似其賦於逸樂其實不然
所云憂深思遠者正在於此鹽鐵論通有篇引孔子曰不可大
儉極下此蟋蟀所為作此九足見序說之古不止如稽古編所
引枚乘傅毅之言也

歲聿其莫正義云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九月在戶此言在堂
謂在室戶之外與口相近是九月可知時當九月則歲末為莫
而云歲聿其莫者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莫耳謂十月以後
為歲莫也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莫止其下章云曰歸曰歸歲
亦陽止十月為陽明莫止亦十月也小明云歲聿云莫采蕭穫
菽采穫是九月之事云歲聿云莫其意與此同也陸堂詩學曰

毛詩後箋卷十

工 廣雅書局

據邠風則自九月而十月矣歲聿其莫可證晉用夏正夢溪筆
談云以新易舊謂之除日知錄云據左傳晉用夏正獻公滅虢
之月平公時絳縣老人甲子其文可以互證余謂平王以前晉
國仍用周正竹書曲沃莊伯改用夏正本注云莊伯之十一年
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何氏義門讀書記則據僖四年
十二月左傳稱申生縊於新城而經書其事於五年春傳自注
云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蓋經必來告乃書左氏特
發此為例以後傳載於前經書於後皆準諸此豈可云晉用夏
正且告有遲速亦有即告於當時者僖五年經書冬晉人執虞
公傳亦言是年冬十二月也二十八年經書三月丙午晉侯入
曹城濮之戰經云四月己巳傳年月日無不同知晉自叔虞以

至春秋之末皆用周正因以關竹書之說及羅泌所云傳據晉史經據周曆之誤承瑛案莫者晚也九月以後自秋徂冬歲事已晚不必定謂歲終似可無泥於周正夏正之異即以晉詩而論綱繆之三星在天毛以三星為參在天為始見東方謂秋冬為昏姻正時此亦據夏正言之蓋三正通於民俗十五國風皆然非必由莊伯改用夏正之故也

職思其居傳職主也稽古編曰十月之交篇云職競由人左傳鄭子駟引逸詩云職競作羅晉范宣子責我云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職皆訓主言主當如此非實字也職思其居謂主思其所居之事義在居不在職也語本渾成集傳既訓職為主復云顧念其職之所居則又以為職任之義自相戾矣承瑛案歐陽本義云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蘇氏詩傳云既思其職又思其職之外蓋皆以職為職事為集傳之所本然經言職思其外不言思其職外若以職為職事則經文為不辭矣

山有樞

序云山有樞刺晉昭公也呂記曰詩人豈真欲昭公馳驅飲樂哉蓋曰是物也行且為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為樂之為愈所以激發之非勸其為樂也呂祿棄軍其姑呂嬖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末章尤可見胡氏允嘉曰是時昭公弱不自豎桓叔強且漸逼若朝生之菌夕而即落識者傷之以甚愚之主至急之勢百務積廢不舉之時而欲告之以保身宦家之道則其說也長而其入也無謂故喟然曰與

毛詩後箋卷十

三

唐韻雅書局采

其獨以待亡何如快樂以永日所以發其傷心之痛而振其欲死之氣詩人語苦而意促迫矣朱氏通義曰唐俗儉嗇不應此詩乞作曠達語是時曲沃成師勢盛昭公不能制日就危亡故詩人作此以諷之其詞不直斥昭公託為同儕相告語者憂危之情最為迫切朱子乃以為蒼蟋蟀之詩相勸行樂若然不過如後世將進酒筵筵引來曰大難之類此何關於理亂者而夫子錄之乎承瑛案蟋蟀本非行樂之詩若又以此為蒼前篇之意則前篇尚以好樂無荒為戒而勸之者乃遽怵以死期將至他人且來是欲相率而入于流蕩放曠之域尚得為陶唐之遺風哉

山有樞釋文樞本或作蔭烏侯反爾雅蔭莖郭氏引詩作山有

毛詩後箋卷十

四

唐韻雅書局采

蔭漢地理志山蔭師古曰蔭音歐段氏詩小學曰石經魯詩作蔭毛詩當作蔭亦作蔭唐石經謗為戶樞字而俗本因之校勘記云說文蔭下云草也不為以樞莖字是毛氏詩作樞也爾雅加艸於首所以別戶樞字耳漢志山蔭亦然其實毛詩不作蔭釋文或作本非也亦不作蔭故說文艸部木部皆無蔭字承瑛案校勘說是也隸釋載魯詩作蔭者亦字之借蔭本草名非木類說文蔭艸也爾雅音義引說文烏蔭艸也廣韻烏蔭草名本說文郭璞注爾雅蔭莖云江東呼為烏蔭此不得言山有明矣爾雅作蔭者其从艸是後人所加然則此字毛詩本用戶樞之字但其讀則烏侯反此以音為別者耳

弗曳弗婁傳婁亦曳也釋文引馬云婁牽也盧氏召弓曰孟子

東家牆而擣其處子劉駢注樓率也玉篇手部引詩弗曳弗
擣據馬融訓率則毛詩益本作樓承琪案曳者說文云曳曳也
曳曳即牽引之意說文又云樓曳聚也是擣有曳義故傳云樓
亦曳也

宛其死矣傳宛死貌案宛與蘊與鬱聲義皆通宛有蘊結之意
又近鬱幽之稱故傳以為死貌釋文云本亦作苑淮南本經訓
百節若苑注云苑病也苑讀南陽之宛也又倣真訓形苑而神
壯注云苑枯病也苑讀南陽宛此尤足為毛傳死貌之證秦風
宛在水中央箋云宛坐見貌此為思見其人而言之集傳乃用
以釋此篇之宛於義疏矣

他人是愉傳愉樂也箋云愉讀曰愉愉取也臧氏經義雜記曰
漢書地理志引詩它是愉文選西京賦鑒戒唐詩他人是愉
辭綜注引詩同說文愉薄也悅愉也鹿鳴傳亦云悅愉也定本
作愉是愉為愉之本字說文愉巧黠也義稍別而國語晉語愉
居幸生賈山至言愉合取容及漢志張賦皆以愉為愉蓋康成
時以愉為愉樂字悅薄字則作愉或作愉故鄭隨俗改愉為愉
使人易曉猶召閔不云自頻即水類字之省而鄭依俗改為濱
也承琪案說文心部愉薄也人部悅愉也無悅字臧引作悅愉
也誤又愉訓巧黠當為愉之本字減以愉為愉之本字亦誤考
說文憫愉也愉薄也憫本悶靜之意則愉薄也當如段注作薄
樂也故愉下引論語私覲愉愉如也愉愉者和氣之薄發於色
也引申之為凡淺薄之稱故此又訓愉如鹿鳴示民不悅之訓

愉周禮氏不愉皆是若文部始為巧黠故引申為偷盜古無
愉字當即作愉毛於此詩訓愉為樂是用其本義鄭自以三家
詩有作愉者遂讀愉為偷然毛於首章言樂次章言安語有次
第鄭以是愉為偷取是保為居則次章與末章入室意義無別
故應從毛為正

山有栲傳栲山栲稽古編曰案栲山栲也栲臭櫛也櫛乃栲之
或體書禹貢作栲左傳作栲俗書為栲見莊子別一木栲栲
三木同類而微分本草綱目云栲皮細肌實而赤嫵葉香甘可
茹栲皮粗肌虛而白其葉臭栲生山中亦虛大爪之如腐朽陸
謂山栲不名栲然栲之為山栲爾雅說文毛傳皆同不誤也又
案說文栲作栲云从木尻聲苦浩切陸疏云許慎栲讀為棗則
徐鉉此切非許意矣詩栲字叶柎陸語應不謬承琪案栲名山
栲而實非栲類郭注爾雅云似栲者或謂其葉及皮色之似耳
幽風小雅毛傳皆云栲惡木也此詩取興於山陽之木可為材
用不應及栲且此及小雅皆以栲柎並舉柎既疆韌中為車輶
則陸疏以栲為栲櫟皮厚數寸可為車輶者近之陸氏又言許
慎栲讀為棗今人言栲者失其聲不知栲从尻若刀切聲未嘗不
可讀栲亦未嘗不與柎叶也

陽有柎傳柎櫛也說文無柎字櫛說文作櫛云梓屬大者可為
棺柎小者可為弓材與考工記取榦之道七柎為上櫛次之合
先鄭注周禮櫛讀為億萬之億與陸疏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
者合或謂說文自有櫛字云櫛不意聲柎下云木也从木

屯聲夏書曰杵榘柏或从熏作榘又云杵古文杵榘既爲杵
杵又作杵故爾雅毛傳皆云杵榘段懋堂曰玉篇杵下無杵字
依汗簡所載當卽杵之變體屯旁側書作丑非从子丑之丑韻
會云說文作杵今文作杵可知杵榘爲一不必別有杵字許無
杵字豈其字正作紐俗作杵與承其案爾雅毛詩之杵古人蓋
卽借手械之杵字爲之後人始寫作杵然郭注爾雅云關西呼
杵子詩人所詠至晉尙有其名郭又云杵似棗細葉材中車
輞一名土榘考山海經西山經英山其上多杵榘大時之山下
多杵榘每以杵與榘連言說文榘枋也枋木可作車然則杵與
枋亦同爲強韌有用之木可知

弗鼓弗考傳考擊也釋文云鼓如字本或作擊非正義曰今定
弗鼓弗考傳考擊也釋文云鼓如字本或作擊非正義曰今定

毛詩後箋卷十

廣雅書局

本云弗鼓弗考注云考擊也無亦字義並通據此是陸據定本
孔疏或作本今注疏本乃以陸改孔耳盧氏召弓曰文選二十
李善注引詩弗擊弗考承其案御覽五百八引山有榘曰子有
鐘鼓不擊不考此皆同或作本毛傳考亦擊也與上文斐亦曳
也同例陸必以或作本爲非恐未然也

揚之水

序云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疆昭公微弱
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承其案詩所謂刺其石者非徒刺之已也
必實有愛君憂國之心而事有不容顯言者故其慮深其情切
而其詞轉隱或且有詭詞以託意反言以著事者如此詩託爲
叛者之辭云既見桓叔而樂又反言命而不改告乃正所以

告之此所謂主文諷諫風之詞也

皆刺鄭莊而詩詞反似言叔段之美與此揚之水椒聊皆刺晉
昭而詩反似言桓叔之美者同意蓋其美者非真美也彼以大
都耦國孽子傾宗而爲人所歸附如此爲之上者任其包藏禍
心而不早爲之所其可刺孰甚焉故此序云刺昭公是國史推
見至隱之語其下云沃盛疆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乃是
據事直書鄭箋泥於此文遂有桓叔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
之說嚴緝云昭公時晉人之心尙未渙散其樂矣以者沃之黨
耳作詩者設爲國人相語之詞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正所
以泄沃黨之謀而非叛晉者之所自作也其說最爲當理後儒
多從之者今考毛於國風三揚之水惟鄭風有傳此及王風皆

毛詩後箋卷十

廣雅書局

不明與意然其於白石鑿鑿云鑿鑿然鮮明貌次章云皓皓潔
也三章云鄰鄰清激也皆不過謂激揚之水微弱無轉石之
力徒使之鮮明潔白以興昭公微弱無制桓叔之權徒坐視其
之盛而已鄭箋以揚水喻桓叔白石喻民既與王風所云激揚
之才喻之政教煩急鄭風喻忽政教亂促者自相乖異卽案
詩詞多不合固未必得毛旨也至傳於末章云聞曲沃有
善政命不敢以告人所謂善政命者當如齊陳氏厚施之類潛
道逆黨收拾人心詩人見微知著故日聞之而不以告人者正
所以告之也

秦氏詩淵曰素衣朱襮從子于沃褚炤所云不知汝家司空以
一家物復與一家亦復何謂也云何不樂云何其憂則如徐廣

所云君為宋朝佐命身為晉朝元老悲歡故是不同前二章已
有微詞不特末二語為發潘父之邪謀也凌氏濛初云素衣朱
襪何等服物我聞有命何等密謀而明明見之篇什且不敢告
人一語直同兒戲不虞敗乃公事邪謬意此陽雖為沃陰實晉
晉猶庶養卒所云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也承瑛案以上數
說似待詩人微婉之旨集傳以為笈者所自作天下有欲叛
之人一乃為此以自彰其事乎且叛人之詩又何錄焉此不煩
言而一者也

素衣朱襪傳襪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案傳似當作襪黼領
也用爾雅文說文襪黼領也从衣暴聲詩曰素衣朱襪即全用
毛義毛既訓襪為黼領故下即引郊特牲之繡黼丹朱中衣而

毛詩後箋卷十

禮雅書局

於次章之素衣朱襪但云繡黼也其義已明釋文云繡音秀眾
冢申毛並依字正義云傳意繡得為黼者繪是畫繡是刺之雖
五色備具乃成為繡初刺一色即是作繡之法故繡為刺各傳
言繡黼者謂於繪之上繡刺以為黼非訓繡為黼也孫炎注爾
雅云繡刺黼文以襪領是取毛繡黼為義其意不與箋同不破
繡字義亦通也此疏申傳甚詳鄭據魯詩素衣朱襪破繡為繡
正義云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五采備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
白黑共為繡文不得別為黼稱繡黼不得同處明知非繡字也
故破繡為繡承瑛案繡既為刺繡自不妨與繡連文漢書郊祀
歌繡繡周張賈誼傳美者繡繡皆以二字連稱故不必破繡為
繡也

易材否之師曰揚水潛鑿使石絮白衣素表朱游戲泉沃黃氏
在義府據呂覽高誘注訓襪為表遂謂朱襪非領不知郊特牲
繡黼丹朱是二事繡黼為黼領之襪丹朱當從鄭注為中衣之
純經傳未有言中衣以朱為表者詩之朱襪亦祇謂中衣以朱
為緣以黼刺領首章之襪次章之繡其義一也至黼領為襪亦
自有表裏之義鄭注士昏禮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為領如今儂
領賈疏未詳其制孫炎作襪領方言襪謂之襪郭注即衣領也
襪即玉藻深衣之衿衿者交領也鄭注深衣云古者方領如今
小兒衣領說文襪襪領也襪下云一日次裏衣方言緊裕謂之
襪彼注云即小兒次衣也漢書廣川惠王傳曰姬榮愛為廣川
子去刺方領繡服度口如今小兒卻襲衣也頸下施衿領正方

毛詩後箋卷十

禮雅書局

據此知黼領之制如小兒次衣蓋別以綺縠為之加於領上故
謂之襪領又謂之襪亦取義於表襪也士昏禮女從者畢矜元
纁笄被類繡注云穎禪也士妻始嫁被禪繡於領上言被明非
常服此可見婦人繡領亦別施於衣上與男子同也
說文糸部
異類進也
王篇作領連謂與襪同字領連
者聯領於衣即領連之義也
從子于鵠傳鵠曲沃邑也水經在涑水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
南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此秦改為左邑縣詩所謂從子
于鵠者也承瑛案此說微誤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左邑莽曰兆
兆當
作兆亭聞喜故曲沃晉武公
武公當
作成侯
自晉陽徙此武帝元鼎六
年行過更名考武帝本紀云將幸絳氏行至左邑桐鄉聞南粵
破以為聞喜縣今左邑在聞喜縣東三十里桐鄉在今平陽府

謂沃縣西南四十里注以左邑為詩之鵠則是以為即故沃
沃非也但二地相去不遠故傳祇以鵠為曲沃邑正義謂都
曲沃秀更有邑者得之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段氏詩經小學云荀子臣道篇追魯於
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遠其惡隱其
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詩曰國有大命可以告
人妨其躬身按所引即此詩異文前一章皆六句此四句殊
太短左氏定十年傳言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者漢初
相傳有脫誤臧氏在東曰杜注左傳云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
是杜以一字為一言也承琪案關雎正義云左氏曰臣之業在
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敢告人也此又與杜注異且
以四言為第四句非謂一字一言似較杜注為合然傳箋皆云
不敢以告人此所引無以字不知傳寫脫誤抑別有此本歟

毛詩後箋卷十

十一

椒聊

序云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疆能備其政知其蕃衍
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嚴縉云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公
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而非主桓叔言在此而意在彼也說詩不
用首序則以此詩為美桓叔可矣

椒聊之實傳椒聊椒也阮氏筆經室集曰椒聊聊字舊訓為語
助謬矣毛傳云椒聊椒也字上必脫棟字鄭箋云一棟之實
意實承傳而述言之緣傳已專訓不必再為聊棟也之訓矣爾
雅云椒檉醜菜菜即棟也又云科者棟亦即棟也詩曰賦其

爾雅每作棘口求通也是爾雅此句專為唐風而釋毛鄭皆知
而郭璞未詳陸璣妄為語助之說然則斯義自魏晉以後皆昧
之矣段氏詩經小學曰傳不以聊為語辭椒聊疊韻單呼曰椒
案呼曰椒聊毛詩明辨錄云爾雅科者聊郭注未詳又曰檉大
椒又曰椒檉醜菜合觀之大椒名檉小椒名科科一名聊科與
菜同可以為聊字非語助之證承琪案此以小椒名科雖未有
據然固知椒聊之即科者聊矣今考本草經蔓椒一名家椒名
醫別錄陶注云俗呼為膠膠即科字毛詩而有科木詩作科科亦即棟字
鄭箋之棟自是釋經之聊亦必毛傳已作棟棟也故但云今一
棟之實耳楚辭九歎云懷椒聊之葢葢今王逸注云椒聊香草
也詩曰椒聊且葢葢香貌據此益可見聊非語助至王逸以為

毛詩後箋卷十

十一

香草者猶說文以茅入艸部蓋草木散文得通耳

虞東學詩云馮復京曰椒樹種不一秦椒色黃黑似蜀椒而大
即爾雅檉也蜀椒則陸疏所謂似菜莢有刺者皮紫赤色晉地
近秦當指秦椒聊為語助集傳本陸疏然聊既語助且又語助
恐難成句按爾雅科者聊說文科高木也疑即椒之高大者承
琪案山海經北山經云景山其草多秦椒郭注子似椒而細葉
草也考水經注涑水又與景水合水出景山太平寰宇記云景
山在聞喜縣東南十八里據此則馮疏以此椒為秦椒說似可
通秦椒本經列木中品而山海經以為草亦散文則通耳虞東
引科為高木以此椒為檉則不知科即棟字無庸泥於高木之
說至何氏古義云檉梅名科其科者名聊聊即科之高者與椒

爲一物此說尤爲肌撰

蕃竹盈升文選景福殿賦曹子建求通親親表李善注竝引詩作延延盈升此所引疑三家詩延延與蕃衍聲同字通耳又李注兩引詩下皆有美其繁興四字疑亦三家詩傳之語古人取於椒者祇以其蕃衍如後漢紀注引漢官儀云皇后稱椒房取其蕃實之義又第五倫傳注后妃以椒塗壁取其繁衍多子皆是鄭箋欲合沃盛反常之喻轉謂椒性少實蕃衍者非其常恐非詩意

箋云今一椽之實蕃衍盈升正義云知蕃衍盈升謂一椽之實者若論一樹則不啻一升纔據一實又不足滿升驗今椒實一裏之內惟有一實時有二實者少耳今言一椽滿升假多爲喻

毛詩後箋卷十

十一 廣雅書局

非實事也王肅云種一實蕃衍滿一升若種一實則成一樹非徒一升而已不得以種一實爲喻也承珙案爾雅若椽醜菜與櫟其實椽之椽義同而微異櫟之椽彙自裏者一椽祇一實若椒椽之某則郭注云某莢子聚生成房貌說文某菜椽裏如裘也皆謂其實叢生攢簇爲某耳鄭樵注爾雅云此類結子成穗朵是也箋云一椽者乃借櫟實之椽爲之孔疏誤以一椽即今椒之一粒故云二裏之內惟有一實則所謂實者乃椒目矣夫椒之一粒焉得言某今椒與某莢皆多實結聚成某詩人正因其蕃衍故以取興何得云假多爲喻非實事乎

碩大無朋傳明比也箋云無朋平均不朋黨釋文云王肅孫毓申手必履反謂無比也一言必二反鄭云不朋黨則申毛作

大者

毗至反正義引孫毓云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斯不然矣承珙案孫氏之論極爲正大傳以朋爲比無比者即陳敬仲占辭莫之與京之意次章碩大且篤傳云篤厚即鄭子封謂叔段厚將得眾之意箋以無朋爲不明黨乃易傳非申傳也陸氏謂鄭申毛作毗至反孔述傳明比謂無朋比之行誤以鄭義爲毛義乃駁孫毓云桓叔能脩國政撫民平均別封於沃自是鄰國不得以傾宗阻邑爲罪此眞悖理傷教之言豈可爲訓

椒聊且遠條且傳條長也按勘記云案正義云尙書稱厥木維條謂木枝長故以條爲長也其說非是此傳以長訓條乃謂條爲脩之假借古字條脩相通如漢書脩侯之比考箋云椒之氣

毛詩後箋卷十

十四 廣雅書局

日益遠長是此經遠條二字皆以氣言之不以枝言之也下章同考文本改經二條字皆作脩及依長也之訓而爲之耳非有所本此經自正義及唐石經以下各本俱作條也

蕃衍盈匊傳兩手曰匊稽古編曰宋董氏引崔集注謂匊大於升古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陳氏詳呂氏大亦言一升曰匊周禮考工記陶人疏引小爾雅云匊二升二匊爲豆豆四升陳呂之說應本於此承珙案埤雅云先盈升後盈匊則古者匊大而升小升之所容不足以盈匊故也或曰廣雅以爲兩手謂之匊匊一升也故是詩先言升後言匊相備而已考今廣雅無兩手謂匊語當即小爾雅文然賈疏所據二升爲匊必當不誤自御覽諸書引孔叢子兩手爲匊蓋宋以後已誤二升爲兩

手此傳及小雅采綠傳皆當本作二十、八改爲兩手耳

遠條且傳言聲之遠聞也阮氏寧經室集曰目得者可概以聲聞鼻得者亦可概以聲聞故說文曰馨香之遠聞者从香聲

故古文馨又曰馨聲也从只粵聲讀如馨案詩椒聊次章遠條且毛傳曰言聲之遠聞也聲字與馨字音義相近漢人每相假借故衡方碑亦借聲爲馨矣段氏詩經小學云一章曰遠條且傳曰脩長也二章遠條且傳曰言聲之遠聞也今本前後章皆

作條則毛不應別爲傳矣而足利古本尙可證經言脩者枝條之長條者芬香條鬯之謂傳聲字今譌聲按勘記云考此條與上章同皆訓長爲脩字之假借非有異也不宜更爲之訓此傳言聲之遠聞也乃篇末總發一篇之傳謂此椒聊詩乃言桓叔

聲之遠聞也篇末總發傳毛氏每有此例如采蘋木瓜之屬是矣此傳毛當有所案據自作正義時已無文以言之後遂專繫諸第二章遠條且一句而疑其不可通也承珙案按勘說是傳於上章云條長也是總兩章條字釋之次章云言聲之遠聞也是總兩章遠字釋之且上章解言椒氣之長次章解喻桓叔聲聞之遠此訓話互相足之例不嫌於經同而傳異也至衡方碑

耀此聲香聲自是馨字之借漢志郊祀歌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鶉此歌上文多言樂聲則聲氣必非馨氣遠條一字又與詩同則此傳聲字似不必改作馨也此經文本馨字傳自作馨與此不同

綱繆

毛詩後箋卷十

廣雅書局

綱繆束薪傳興也綱繆猶纏綿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

事而後束也興義明白不可改易穎濱詩傳放齋詩說皆能發明毛說鄭箋乃謂束薪於野爲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故云不得其時則以束薪爲賦矣集傳既從毛爲興而又云詩人敘其婦語之詞曰方綱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則似此夫婦自爲束薪之事無論昏夕負薪不合情理且束薪既爲實事則所謂興者又何指也

三星在天傳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毛以秋冬爲昏姻正時十月參見東方自此至正月皆可嫁娶故陳昏姻之正時以刺亂鄭以嫁娶用仲春則以三星爲心心爲大火三月火始見則時已晚矣疏家於毛鄭昏期異說

往往兩存之承珙案經傳以星紀候自堯典夏小正以至春秋內外傳無不指其見者言之從無旣指某星爲候而又取其將見未見之時以言之者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夫旣不見矣何以爲候古人觀象授時所以明民

民所不見何以示之孔疏曲爲申釋云左傳火伏而後蟄者畢此取將見爲候彼取已伏爲候其說過於紆回故知毛義不可易矣

見此良人傳良人美室也正義曰小戎云厭厭良人妻謂夫爲良人知此美室者以下云見此粲者粲是二女故知良人爲美室良訓爲善故稱美也諸家皆以古無稱女子爲良人者儀禮

綱繆

毛詩後箋卷十

廣雅書局

良席在東。子其良人出。鄭注婦人稱夫曰良是也。承琪案。良既訓善。則良人男女皆可通稱。戰國策。賣僕妾。舊子閭。菴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此婦人稱良之證。漢書。外戚傳。漢興。因秦之稱。號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曰良也。此良人當即因詩而有此稱。可見毛公以前。經師已有訓此良人為美室者矣。

子兮子兮。傳子兮者。嗟茲也。王氏經義述聞曰。嗟茲。即嗟嗟說。文。嗟嗟也。廣韻。嗟。憂聲也。秦策曰。嗟嗟乎。司空馬管子。小稱篇曰。嗟嗟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說苑。貴德篇曰。嗟嗟乎。我窮必矣。揚雄。青州。放箴曰。嗟嗟天王。附命下土。皆歎辭也。或作嗟子。楚策曰。嗟乎。子平。楚國亡之日。至矣。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尚書。

毛詩後箋卷十

廣雅書局

大傳曰。諸侯在廟中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是嗟子與嗟嗟。同經言子兮。猶曰。嗟子乎。嗟嗟乎也。故傳以子兮為嗟嗟。鄭箋謂子兮于兮。斥娶者。始失其義。承琪案。說文。言部。營咨也。段注。謂咨當作嗟。今考爾雅。釋詁。嗟咨。嗟也。此嗟咨亦當作嗟嗟。鄭箋以子兮娶者。固誤。然猶謂詩人子此娶者。集傳言男女自謂曰子兮。子兮則從古無自稱為子者矣。

見此邈迓傳。邈迓解說之貌。稽古編曰。鄭野有蔓草。傳不期而會。曰邈迓。此云解說之貌。意當日經文必有不同。鄭風釋文云。邈迓本亦作邁。此釋文邈迓本亦作解。邈迓本亦作覲。此字形互異。略可見者也。案說文不期而會。是邈迓本訓鄭詩正當。此訓唐詩。

邈迓指昏姻言。昏姻之禮。必相約而後成。豈可言不期而會乎。安毛公之別為釋也。傳解說釋文音。蟹。其義則箋。爾雅。無。明韓詩云。邈覲不固之貌。雖與毛義殊。亦足證此邈迓與鄭詩別矣。承琪案。說文。邈迓。係新附字。陳誤以為許氏本文。非也。陳意謂鄭風為君臣遇合。與此詩言男女昏姻者不同。其實邈迓字。祇當作解。構但為會合之意。淮南。倣真。訓。孰有解。構。入。閉之。事。高注。解。構。猶會合也。蓋凡君臣朋友男女之遇合。皆可言之。魏志。崔季珪傳。注。大丈夫為。傳云。解說之貌。即因會合而心解。意說耳。韓詩云。不固之貌。則由不期而遇。卒然會合。故云不固。後漢書。閻后紀。安帝幸章陵。崩于葉。閻后與兄弟謀曰。今晏駕。道次濟陰。王在內。邈迓公卿立之。還為大害。此邈迓亦謂倉卒。邈會與韓詩不固義近。總之。解覲大旨。是會合無分期與不期。皆可稱也。

毛詩後箋卷十

廣雅書局

序云。林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稽古編云。綢繆。林杜羔裘。二詩序不言刺何君。疏以其在椒聊。鴉羽之間。槩判為昭公詩。殆非也。鴉羽序云。刺時不云刺昭公。又言昭公之後。大亂五世。明是亂後始作鴉羽。非昭公詩。則綢繆諸篇可知矣。承琪案。序但云刺時。自以非一君之世。故不能定指某公。總之。為昭公以後。曲沃日盛。晉國日衰。詩。憂時感事之作。明白無疑。郝氏仲輿曰。晉自昭公被弑。與沃五世相攻。宗族離叛。公室孤立。詩人以林杜特生比晉椒。

杖杜

杖杜。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稽古編云。綢繆。林杜羔裘。二詩序不言刺何君。疏以其在椒聊。鴉羽之間。槩判為昭公詩。殆非也。鴉羽序云。刺時不云刺昭公。又言昭公之後。大亂五世。明是亂後始作鴉羽。非昭公詩。則綢繆諸篇可知矣。承琪案。序但云刺時。自以非一君之世。故不能定指某公。總之。為昭公以後。曲沃日盛。晉國日衰。詩。憂時感事之作。明白無疑。郝氏仲輿曰。晉自昭公被弑。與沃五世相攻。宗族離叛。公室孤立。詩人以林杜特生比晉椒。

聊蕃衍比沃一盛一衰比晉將折而入沃也如王風葛藟鄭風
場之水皆親戚叛之所以不振安得自為泛泛行道之語乎

有坎之杜其葉漚漚傳興也林特貌杜赤棠也漚漚枝葉不相
上此傳林特貌宋本作特生貌釋文引傳但云特貌無生字

顏氏家訓引傳云林獨貌亦無生字說文木部林樹貌樹當作
特即 毛傳然家訓引說文已作樹貌其誤久矣釋文漚漚下

不不 加比次也是傳文比下有次字疑即取經文胡不比焉胡
不坎焉之義朱氏遵行曰讀以獨生之杜猶葉茂起獨行之人

終無與此反興也虞東學詩曰毛取正興當從集傳取反興承
今案正義公裳裳者華亦云其葉漚今則漚漚與漚漚皆茂盛

毛詩後箋卷十

十九

廣雅書局影印

善葉雖茂盛而枝條稀疏以喻宗族雖彊不相親暱也此疏申
傳甚諱益傳意漚漚善善皆為葉盛其云枝葉不相比次者則
以林為特貌凡樹木必枝葉相兼始見扶疏茂盛之狀特生之
杜有幹無枝雖其葉繁密而枝條稀疏不相比次其幹之孤特
自若也猶獨行之人宗族雖多而離心離德不相親附其身之
孤立自若也故傳仍以漚漚善善就經文言葉之盛而以不相
比次形容有林即以影合興意可謂善於體物且亦是反興非
正興也箋以善善為希少之貌則與綠竹善善及善善者義諸
言盛者訓義乖異疏曲為申之云箋以此刺不親宗族不友以
盛為喻善善實是茂盛而得為希少者葉密則同一色由希少
故見其枝不取葉為興且語多牽強於文義殊不順也

胡不飲焉傳飲助也箋云何不飲惟飲而助之正義曰飲古次

字欲使相推以次第助之耳非訓飲為助承琪案呂記引崔靈
恩集注云飲作次車攻決拾既飲箋云謂手指相次比也亦是

以飲為次次與比本互相轉注詳綜注東京賦云次比也鄭注
周禮云比次也此胡不飲與上胡不比同義比訓輔次亦非不

可訓助也 焦里堂曰次且一聲之轉飲之為助猶趨之與趨箋
推明飲正是以推飲並言備行注推舉也舉猶與也與猶助也以

獨行 獨行 獨行 獨行 獨行 獨行 獨行 獨行 獨行 獨行
正義引此詩作 楚辭九思李善注文選思元賦引皆
作 毛於此傳訓無所依於小雅正月哀此惻惻周頌閔予小

毛詩後箋卷十

二十

廣雅書局影印

引作 獨獨 獨獨 獨獨 獨獨 獨獨 獨獨 獨獨 獨獨 獨獨
皆作 獨獨 獨獨 獨獨 獨獨 獨獨 獨獨 獨獨 獨獨 獨獨
行 獨獨 獨獨 獨獨 獨獨 獨獨 獨獨 獨獨 獨獨 獨獨
本始不相通耳
如我同姓傳同姓同祖也案古稱同姓有親疏之別周官司
甸土甸甸姓時指異姓天指同姓注云庶姓無親者異姓昏姻
也則此同姓乃統宗族言之襄十二年左傳同姓於宗廟注云
所出王之廟此同姓亦統言之禮記大傳四世而總服之窮也
五世但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于上而國單于
下昏姻可以通乎疏云四世謂上至高祖以下至已兄弟同承

高祖之後相報總麻是服盡于此五世袒免殺同姓也者謂其承高祖之父者也言服袒免而無正服滅殺同姓也其庶姓別于上者五世以後庶姓別異于上與高祖不同各為氏族不共高祖別自為宗是別于上也庶眾也高祖以外人轉廣遠分姓眾多故曰庶姓也據此則以其承高祖者為同姓高祖以上為庶姓此詩對他人言之則同姓當謂其始祖者上章同父舉其至親下章同姓舉其至疏所謂以兩頭該中間也傳以同姓為同祖乃統宗族言之非即以祖為祖父正義云上云同父故云同姓為同祖非是若謂曲沃亦晉同姓服屬未遠為疑則虞東學詩云桓莊武三世絺逆律以春秋之義絕不為親詩人所言同父同姓義別有屬不得疑此謂非為沃事也

羔裘

毛詩後箋卷十

廣雅書局

序云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案呂記引朱氏曰在位者不恤其民故在下者謂之曰彼服是羔裘豹袪之人是朱子初說本從序也及著集傳以居居究究義未詳不敢強解夫爾雅為釋詩之祖又與於中古在毛鄭之前此而不信是古書無可證據者矣毛詩寫官記乃又以居居究究為美其大夫夫苟蔑棄雅訓而徒憑肌決亦復何所底止乎羔裘豹袪傳袪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按勘記云釋文袪下云袪末也正義云此解直云袪袪定本云袪袪末與禮合釋文本與定本同下傳云本末不同正義云以袪身為本袪袪為末無取於此袪為神不當以正義本為長承案違太

路傳已云袪袪也散文得通此可無庸復傳自因取驗本末故以袪為袪末別之仍當從定本為是

自我人居居傳自用也居居悖惡不相親比之貌箋云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正義曰釋詁云由用也案左傳昭八年疏亦引爾雅由用也今爾雅無此語自由也展轉相訓是自為用也大雅絲自土漆沮傳云自用也正義曰釋詁云由從自也此由訓為用故自得為用也承案毛於執競自彼成康傳亦云用彼成康之道鄭箋大雅江漢自召祖命及注尚書自服于土中皆云自用也蓋此訓雖不見爾雅實為經傳通義但此詩毛祇訓自為用而我人二字無釋箋既云役使我之民人又云不恤我之困苦上我似詩人自我下我又民自言我語意不

毛詩後箋卷十

廣雅書局

順今謂自者詞之用也我對下句他人言之乃指其在位者云此羔裘而豹袪者我也乃用是居居然懷惡不相親比何也自我人居居猶言我自居居倒裝句耳下乃云豈無他人能恤我者乎念子故舊之人而不去如此似於文義較順正義引李巡注爾雅云居居不狎習之惡與毛義合案說文居處字作尻蹲踞字作居曹憲廣雅音云今居字乃箕居字故居又與倨通說文倨不遜也倨敖無禮故為惡也漢書鄧都傳丞相條侯至貴居亦以居荀子子道篇云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褻褻何也汝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有諫汝矣褻褻與居居同亦謂其有倨敖之色也魯頌駉以車祛祛唐石經作祛祛傳云祛祛是古字褻褻同祛祛為祛褻亦於褻褻聲義相近

豈無他人箋云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
往者乎正義曰指謂他國可往非欲去此采邑適彼采邑也王
肅云我豈無他國可歸乎維念子與我有故舊也與鄭同承琪
案疏申箋義是也後儒有謂他人指曲沃者姜氏廣義曰曲沃
之君民已讐之屢世豈以上不見恤而萌事讐之心箋泛指他
國是也故者謂祖父以來已相服屬一旦去之誠所不忍且子
爲舊君之臣猶足以繫人心好者言子在故國而無異志亦足
爲人所親愛皆忠義感發語聖人存羔裘見唐民有不渝之忠
義亦見君臣無立國之經猷也

曰我人究究傳究究猶居居也正義引孫炎注爾雅云究究窮
人之惡承琪案王逸楚辭九歎章句曰究究不止貌也其訓
與孫炎窮極義相通傳以究亦爲惡故云究究猶居居是於雙
聲取義蘇傳以究爲久嚴緝以究爲察皆可不必

毛詩後箋卷十

廣雅書局

鴉羽

序云鴉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政役不得養
其父母而作是詩也稽古編曰鄭箋以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
子侯爲五世此非也序既云昭公之後不得併數昭公矣朱子
初說不數昭而數緡最得之緡在位二十八年視前數君獨久
其時豈得無亂又滅緡之後曲沃武公始繼晉而作無衣之詩
不容言晉亂者反闕緡而不數也承琪案以孝侯至緡爲五世
李氏集解范氏補傳已云然況詩中明言王事左傳隱五年秋
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公於翼桓八年冬王命虢仲立哀侯

之於緡於晉九年虢仲荀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皆所謂王
事也然則此詩云刺時者當作於小子侯及緡爲最後一二君
之世孔疏以爲追刺昭公謬矣

集于苞栩傳栩杵也稽古編曰此詩苞栩及秦風之苞櫟皆有
柞櫟之名說詩者不明言其爲兩木惟嚴緝云詩有二柞櫟爾
雅栩杵唐風之苞栩是也又櫟其實棟秦風之苞櫟是也今案
草木疏一風之柞櫟各有釋藝文類聚於柞引爾雅栩杵及車
輦采菽早麓縣諸詩於櫟引爾雅櫟其實棟及秦風苞櫟之陸
疏則嚴說非無據矣承琪案陸疏於苞栩苞櫟雖各爲說然其
說苞栩云栩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杵或謂之爲栩其子爲
早或言早斗其殼爲汁可以染早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杵汁謂

毛詩後箋卷十

廣雅書局

櫟爲杵五方通語也其說苞櫟云秦人以柞櫟爲櫟河內人謂
木蓼爲櫟椒櫟之屬也其子房生爲棟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
或曰柞櫟或曰木蓼幾以爲此秦詩也互從其方土之言柞櫟
是也據此陸雖以柞櫟與木蓼之櫟爲一木然於唐秦之苞栩
苞櫟皆爲柞櫟仍一木也說文栩柔也其實早一曰樣从木羽
聲柔栩也从木子聲讀若杵樣櫟實也从木義聲艸部草斗櫟
實也一曰象斗从艸早聲此則櫟柔樣櫟並爲一木樣即今之
椽字惟木部櫟下云木也棟下云櫟實段注云許櫟林一篆連
屬正與陸疏云木蓼子房生爲棟者合然則許意謂櫟爲木蓼
也艸部草斗櫟實也當作柞櫟實損柞字耳草下之櫟非木部
之櫟許意櫟柔樣草爲一物是名柞櫟亦名櫟而非柞也亦非

子林生之櫟也柞與械為類櫟似椒椒帥部以菜系諸椒椒矣此則以菜系諸櫟也今案段說分析甚細詩單言柞或連言柞械者自與柞櫟不同若苞栩苞櫟則同為柞櫟即說文別以木蒙為櫟然本非詩所有也

王事靡盬傳盬不攻致也箋云我迫王事無不攻致故盡力焉正義曰此云盬不攻致四牡傳云盬不堅固其義同也經義述聞云如毛鄭所解王事靡盬之下須先述其勞苦不息而後繼之以不能藝稷黍云云殆失之迂爾雅棲遲憊休苦息也苦讀與靡盬之盬同王事靡盬者王事靡有止息也王事靡息故不能藝稷黍也所解似較直截承案正義以盬與盬同於義為近周易山風盬正義引褚氏曰盬者惑也物既惑亂終致損壞

毛詩後箋卷十

廣雅書局

序卦云盬者事也謂物盬必有事非訓盬為事此解甚晰他若周禮之苦盬儀禮之沽功皆即此盬字方言盬雜碎也郭注皆倉卒也又盬且也亦苟且之意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盬惡即不堅固之謂王事無不堅固已含有勞苦不息意原不必更作一折且四牡云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傳云盬不堅固也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此則語本各開義尤正大若以為王事靡有止息則近於怨對以說鴉羽北山尚可施之四牡杜則文王方率諸侯以朝聘伐狄戎以敵愾而於勞使臣勞還役之詩乃致憾於王事靡息則是相市以恩而歸過於上恐非有一服事之心且將不免陰行善事之謗矣靡息之言似非詩旨不如從毛鄭為正也

左傳襄二十九年楚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

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壯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南北誰敢盬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此謂固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即王事無不堅固之意傳箋所解確合古義不可易矣

肅肅鴉行傳行翻也段氏詩經小學曰行翻求諸雙聲合韻詁訓之法如此羽翼翻以類相從不釋為行列也承案訓行為翻疑謂行為鴉之假借說文鴉羽本也翻羽莖也二篆相次雖似微別然爾雅云羽本謂之翻鄭注地官亦云翻羽本也是翻與鴉折言之則別統言之則同也鴉行雙聲之轉且詩以鴉羽鴉翼鴉行皆連肅肅言之行自當為翻此及鴻雁肅肅其羽傳皆云肅肅羽聲也鴻雁釋文云肅本又作翻廣雅翻翻飛也總之不當舍羽翼而別求解埤雅鴉羣居如人自然有行列之說非詩意也

毛詩後箋卷十

廣雅書局

無衣

序云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美字注疏本有作刺者此疑武公非所當美而唐譜正義有無衣有杖之杜皆刺武公語故以改此序美為刺耳然序下正義屢言美武公則序本作美可知至不當美而美則正義明云世家稱武公厚賂周僖王僖王乃賜之命是於法武公不當賜之美之者其臣之意美之耳此可謂善於讀序張氏詩貫曰此詩人述其賂王請命之意似恭而實僞以著其無王之心也劉仁恭嘗謂使者曰旌節吾所自有但要長安本色爾何其與此詩語氣如出一轍也許氏詩深曰此詩之美晉武作者美之非序者美之也凡里巷淫邪之詩皆愚夫愚

美之所為故丁其失而書刺此所謂美者正如符命美新九錫
美者作史者但據事直書而其惡自昭揭于萬世而不可掩此
序之書法亦如是而已韓氏讀詩傳論曰此詩作自曲沃之大
夫當其作之之始亦止據事直陳初不知其為美為刺也而序
詩者特以為美武公正以著曲沃大夫黨惡之情刺意不言自
見聖人錄其詩所以傷王靈之不振欲使後世亂賊知所懼也
序首國史所題其下推說意深且遠宏為淺近者所訾議矣案
諸說皆足以發明序義

不如子之衣子字毛鄭皆未明言所指正義曰就天子之使請
天子之衣故曰子之衣語意亦未明晰集傳以子為天子則古
無斥天子為子者且武公雖有無王之心然方其請命必且謬

毛詩後箋卷十

廣雅書局

為恭敬何敢為此倨敖之詞公然指斥或又以子指武公如公
子聳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是諸侯之臣亦呼君為子
以此為作於晉大夫美其君始得王命之時然使果謂武公服
其命服安且吉今則命服章數有定次章何復以衣六為言故
惟嚴緝以子為指王使者得之但謂言六者變文成章則又非
是孔氏經學危言曰傳直言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
節初無變七言六為謙之意推序云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
詩則毛公所謂天子之卿即天子之使也因使者有六命之衣
愧已未受服于王不如其衣安燠耳雖上章子之衣亦斥使者
之衣也大甫傳曰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正
義曰毛意以周禮出封為出於封畿非封諸諸侯也尊王命而

重其使出於封畿即得加命然則此天子之卿來使於晉亦假
以七章之服矣故兩言子之衣一其加服一其大服承璜案孔
說是也此述其請命之辭若曰子之衣乃王命之服也今晉君
未得王命則雖有衣六衣七而不如子服之安且吉且
煥也所以要之令為請命于王而賜服耳如此兩子字乃為親
切言之既非傲慢之言而六兮亦非徒變文成章之謂至鄭箋
云變六言七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
之卿猶愈乎不觀左傳八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
侯注云小國故一軍疏云晉地雖大以初并晉國故以小國之
禮命之蓋春秋之初周禮猶在如曲沃之傾宗弒逆事所罕見
故雖釐王受賂尚不敢遽以大國之禮待武公則當武公請命

毛詩後箋卷十

廣雅書局

或不敢必為侯伯亦情事之常但於子之衣三字總少若落耳
豈曰無衣六兮傳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正義曰
云車旗者蓋謂卿從車六乘旌旗六旒衣服者指謂冠弁也飾
則六玉冠則六辟積三公義冕則孤卿綈冕絺冕衣一章裳二
章止有三章而此云六為節不得為卿六章之衣故毛鄭並不
云章周禮司服賈疏云舊說天子九章據大章而言其章別小
章章依命數則皆十一為節上公亦九章與天子同無升龍有
降龍其小章章別皆九而已自餘鷩冕毳冕以下皆然必知有
小章者若無小章絺冕三章則孤有四命六命卿大夫元冕一
章卿大夫中則有三命二命一命天子之卿六命大夫四命明
中有小章乃可得依命數承璜案毛於首章七兮云冕服七章

此但依與命文車... 所申爲是賈疏小字之說似非毛意

有林之杜

序云有林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姜氏廣義曰武公以篡弑得國國人以王命無貳心而超然于塵俗之表泥而不滓如後世申屠蠆管幼安之徒固自有入也豈以武公之飲會爲義而就之歟故采一刺武公無以得賢人之詩列于無衣之後以見鴻飛冥冥天子亂命不得而奮亂臣賊子不得而汗易曰肥遯其殆斯人歟此編詩之意也出問詩學云三國時賈詡謂袁紹使者曰歸語袁本初兄弟不相容焉能用天下國士乎卽此詩意承瑛案戴氏續詩記已有

毛詩後箋卷十

廣雅書局

以說謂武公爲城宗國孤立無助猶杜也當時賢者必有不義其事相率而去之者故詩人以爲刺近人乃有以此詩美武公能好賢者試思有林之杜是杜不皆杜凡言有林者皆取興於特貌若果美其好賢則當如菁莪棫樸舉其盛者言之何故以特生之杜起興乎此不待辨而明者矣

虞東學詩曰此刺武公不能求賢自輔耳諸儒解義各出謂教以公求賢之法何但飲會而已此疏申箋義也謂使武公誠有好賢之心惟恐無以飲會賢者此呂記用陳氏說也謂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無自而飲會之此集傳說也謂君不能養賢國入自以爲意口何以飲會之此嚴緝說也餘說雖多要不出四

適我而來遊若果中心好之何不飲會

之病其不能飲會所謂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以杜之孤生道左與武公之不來自輔事非切類不得爲比爾雅曷益也郭注益何不諸家皆據說文以曷爲何似不如爾雅注之曷達承瑛案蘇氏詩傳云苟誠好之曷不試飲會之庶其肯從我乎是已以曷爲曷不矣蓋緩言之曰曷不如曷不肅雍是也急言之則曰益亦曰曷聲近義通故爾雅曰曷益也

噬旨適我傳噬逮也毛於邶日月逝不古處云逝逮次章逝不相好云不及我以相好是訓逝爲逮訓逮爲及此訓噬爲逮益以噬爲逝之假借爾雅作邇方言釋文引韓詩作逝云逝及也則毛韓義同噬旨適我謂及今可以適我乎箋云彼君子之至於此國皆可來之我君所正義曰遂又別訓爲至此則與適

毛詩後箋卷十

廣雅書局

我來遊語意重複不如訓及爲善

中心好之曷飲會之孔氏詩聲類云好在幽部會之在之部杜杜好與會韻乃之幽之通會音飲好讀近海去聲今歙縣方言有之九章如佳治之芬芳兮媠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誰妒入以自代承瑛案王氏總聞已謂好音袒似切會音象齒與與好相叶然不如以兩之字爲韻之說爲正且好與好會與會二章亦可自爲韻也

生于道周傳周曲也案王氏詩考引韓詩云道周周右也是訓周爲右非以周爲右字呂記引釋文曰周韓詩作右與今本釋文同誤矣周右以疊韻爲訓毛則取周右之義

葛生

序云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箋云喪棄亡也承琪案此棄如猶來無棄之棄亡知說文云亡逃也故云夫從征役棄亡不反非即謂其死亡車鄰逝者其亡傳云亡喪棄也亦非死亡之謂此詩三章傳明有夫不在語則必不以為妾婦之作故箋讀子美亡此之亡為無能得傳意季氏詩解頤曰程子以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而華谷則直以為悼亡今觀詩意角枕錦衾之祭爛夏日冬夜之懷思豈悼亡者之所宜言乎但曰子美亡此則知其或已喪亡而心猶冀其歸也其情亦可哀矣范氏詩瀆曰晉自武公以後用兵之多未有過於獻公者序以為刺獻是也古注及程朱皆不作悼夫之亡而嚴華谷獨主為說今玩詩文意向和緩似異於寡婦之嗃殺然曰子美亡

毛詩後箋卷十

廣雅書局宋

此詩與獨處曰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則唐入所謂其存其沒家者始彷彿似之矣世說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責仕詩調之曰角枕祭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大不平劉孝標亦引小序以見袁以死嘲劉故主不平耳何氏古義據此以為悼亡之詩然傳箋並無此說公主之不平殆以其言被慢孝標注引小序不過以肌解之未必六朝說詩者果有此義也子美亡此誰與獨處箋云子我亡無也言我所美之人無於此謂其君子也吾誰與居乎獨處家耳毛鄭詩考正曰漢書云不在亡為辭之此者今不在此也既言其夫今不在此而又曰誰與非義也與當音餘誰與自問也誰與獨處與檀弓誰與哭

者語同其夫從征役不歸生死未可知婦嗟無所依託故以葛之必得所依為興而言予所美之人不在此留誰獨處哉反顧歎傷之辭明其為一婦人隻身無託也承琪案毛詩寫官記亦引檀弓以證此誰與為婦人自問之辭是也若田間詩學陸堂詩學又謂此四字兩韻如易之匪寇婚媾則下二章獨息獨曰又非韻矣

葛蔓于域傳域營域也嚴緝云變野言域知為征夫所死之地人所美之人死於此地不得卒於牖下故何氏古義引詩翼云讀葛生蒙棘葛蔓于域宛然荒塚曩祭掃悲哀之景承琪案三章言角枕錦衾而亦曰子美亡此則一二章此字不當指野與域而亡亦不當作死亡解矣

毛詩後箋卷十

廣雅書局宋

角枕祭文茵錦衾爛今傳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妙於節之獨而藏之箋云夫雖不在不失其祭也攝主主婦猶自所行事後儒多疑齊用角枕錦衾未見所出則王風正義有七七時書籍尚多必有所據此語可為讀毛傳者之通例周禮土府大喪共角枕喪大記小斂君錦衾此皆天子諸侯斂時所用婦生時則齊日用之如斂有明衣而論語齊必有明衣也然于子諸侯之所服用而此國人亦有之者豈庶人不嫌上如婦人傳云夫人嫁則衣錦加綉而丰詩又以衣錦娶衣為庶人之妻嫁服乎至正義釋傳云齊則角枕錦衾夫在之時用此以齊今夫既不在妻將攝祭其身既齊因出夫之齋物故觀之而思夫也傳又自明己意以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而藏之此無

不出大衾枕則是齊時所用是以齊則出角枕錦衾也又釋
義云夫雖不在其祭也使八攝代爲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是
故因己之齊出夫之衾枕非用夫衾枕以自齊也故王肅云見
夫齊物感而增思是也此疏申釋語皆明暢孔氏經學厄言云
毛意以爲角枕錦衾本齊時所用而詩言之者婦人以夫不在
獨其常所與其寢之衾以禮自防有若齊然故亦用角枕錦衾
耳箋疏以爲攝夫齊祭乃演傳義而失之者今案此說過于迂
曲仍從箋疏爲得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後漢書蔡邕傳百歲之久歸乎其居注云
詩晉風也毛萇注云居墳墓也承琪案今注疏各本居墳墓也
四字是箋非傳此殆傳寫脫誤當從章懷所引作傳益傳於居

毛詩後箋卷十

廣雅書局

訓墳墓故下章云室猶居也箋乃更申之曰室猶家壙則以居
爲兆域室爲窆穴別之若毛於居無訓而下忽云室猶居也不
應鶻突至此

采芩

序云采芩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案此序語簡意明後儒
從之皆無異義范氏補傳王氏總聞并引申生事以實之呂記
引朱氏曰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羣公子之事可
見也及作集傳則第以爲聽讒之詩謂未見其果作於獻公時
郝氏仲輿曰事之可據孰有如獻公聽讒者乎如是猶謂不信
則詩必有年月日時作者姓名乃可

采芩采芩首匪之巔傳興也芩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芩細事

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坤雅云芩生于
隰葑生于圃則首陽之巔不必有芩其下也不必有苦其東也
不必有葑則理可以無信矣爾雅翼云芩甘此誤以芩爲甘草
故云然辨已見脚
風而苦若讒者之入人必先甘而後苦而葑則甘苦相半所謂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下體惡而上體美者也則讒人之所以嘗
試其君者無所不用矣此與范氏承琪案諸說過於穿鑿不如
補傳略同
毛傳所云細事小行幽辟無徵其取譬爲切且於好聽讒義尤
合故呂詁曰孔疏引申毛傳謂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
人雖求之太過然實天下之名言也

段氏詩小學曰枚乘七發蔓草芩芩楊雄反離騷屬煜煜之芳
芩曹植七啟拳芳芩之巢龜皆借芩爲蓮漢人蓋讀蓮如鄰故

毛詩後箋卷十

廣雅書局

假借芩字史記龜策傳龜千歲乃游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
頌聲相近假借是又借頌爲蓮也顏師古注漢書楊雄傳但云
芩香草名不知爲蓮之假借字李善注文選於七發直臆斷曰
古蓮字於七啟又曰與蓮同皆不指爲假借以致朱彝尊引李
注證唐風芩即蓮其說曰水華而采於山顛喻人言之不足信
若然豈首陽之下必無苦首陽之東必無葑乎由六書之假借
不明也芩本大苦不得爲蓮承琪案義門讀書記亦誤以詩采
芩爲蓮其說與朱氏同爾雅翼知古字芩蓮通借乃以史記龜
游蓮葉之上卽此芩若水中之蓮則凡龜皆可游不足爲奇不
知龜策傳又云常巢於芳蓮之上故曹植七啟用之若芩爲大
苦不得言芳漢人多言芳芩故當爲蓮之假借若詩自言芩本

人之為言箋云為言謂為人為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

釋文云為言于偽反或如字下文皆同本或作偽字非陸意因箋言為人故讀經為言如相為之為以詐偽之義為非正義云

王肅諸本作為言定本作偽言正義從定本故皆作偽言然又用箋義述毛云人之詐偽之言有妄相稱薦欲令君進用之者

君誠亦勿得信之不知箋云為人為善言則鄭意為言是作為之為非詐偽之偽疏說既非鄭意而又以箋義通為傳義承瑛

案詩以采芴首陽與人言之不可信傳以采芴細事喻小行首陽幽辟喻無徵夫無徵之言必偽言也則毛意似當作偽言與

鄭義異孔疏合而一之殊誤王氏經義述聞曰白帖詐偽類引

毛詩後箋卷十

廣雅書局

此作偽言晉語曰偽言誤歌是其義也

舍旃舍旃箋云旃之言焉也舍之焉舍之焉謂誦詆人欲使見貶退也歐陽本義曰人之為言四句以文意考之本是述一事

而鄭分為二其下又再舉人之為言而不舉舍旃舍旃知非二事承班案此是也人之為言只當作人之偽言箋云稱薦人

之言則序本刺此讒譏者言人之不善何反云為善言以稱薦之鄭於為言既誤解而於舍旃又云誦詆人與為言分為二事

未句人之為言乃云人以此言來則又總稱薦誦詆為一揆之文義皆屬不合

苟亦無信苟亦無然得苟誠也毛意以苟為決詞蓋然者是也無然者無是也

皇矣無然則援無然欲羨傳云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羨凡經言無然皆如是解

六百一十

111.10.9.5

人之信言誠亦無可信矣當舍之當舍之不復訓嚴引也
之日為誠亦無是事理也首章無信者不信其言次章無與者不用其言三章無從者不聽從其言而皆繼之以無然者則直斷其無是如此則人之偽言何得施其伎哉此真止讒之法也
鄭箋訓苟為且訓然為答謂且無信受之且無荅然後儒因謂入言當舍亦且無遽舍之而徐以待其審察則是猶豫狐疑聽讓之根尙伏幾何不復為說人之所中哉故知訓苟為誠傳義確不可易

毛詩後箋卷十

廣雅書局

毛詩後箋卷十終

縣葉茂林初校
番禺黎永椿覆校

秦 涇 胡承琪撰

車鄰

序云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虞東
學詩曰附庸雖未爵命而自君其國則車馬禮樂侍御所宜有
也而秦僻在西陲因仍舊俗至仲入仕王朝初備其制故序下
言秦仲始大劉瑾何楷錢天錫及近日陸奎勳俱以秦仲時未
必得備寺人之官因謂此詩作於秦襄之世愚謂仲初溺於戎
俗及為大夫得見周京聲物之盛效而為之亦情理所有諸家
泥於襄公為諸侯鑿空改序不可訓也承琪案許氏名物鈔

毛詩後箋卷十一

廣雅書局

又云秦仲雖嘗為附庸之君自宣王命為大夫益日與戎戰六
年而非可樂時也詩語不類姜氏廣義因之謂秦仲以初造
之秦當猖獗之戎適以滋禍故以飲食燕樂告之蓋勸之以養
晦之意此說尤為支離鄭語史伯謂秦仲齊侯姜嬴之雋國大
將興即其世保西垂入仕王室豈遂無一日之樂而以為與詩
不類乎至下二章逝者云云不過及時行樂之意古人言樂者
每及於日月易逝壽命無常樂府詩辭中多有之不必疑其於
頌美之詞無端作此不祥語也
寺人之令傳寺人內小臣也稽古編曰闈寺守門古制也欲見
國君者俾之傳告不過使令賤役耳嚴緝謂二代侍御僕從罔
非正人今秦用寺人為失夫侍御僕從豈給使令賤役者邪楊

用修因其語遂極論之又牽合穆公學者人事以為後世刑餘
為周召法律為詩書皆始於此故聖人錄車鄰以冠秦風議論
雖美然本非詩旨承琪案郝仲與引月令以奄為尹內宮之事
無有不禁此秦作法之弊趙高所以專制也秦風首章未見君
子寺人之令次章乃云既見君子見由寺人也司馬駢奏事七
日不得見之兆形矣此亦因嚴說而附會秦事以快其議論耳
其實序但美秦仲有侍御之好不過見其先僻處西陲百事苟
簡至秦仲始大能具傳宣命令之儀飲食燕樂之禮所以為美
傳云寺人內小臣也疏以為在內細小之臣此則奔走使令乃
其常事何得謂望夷之禍遂肇於此乎宋明人經說往往借端
發議不獨此詩也

毛詩後箋卷十一

廣雅書局

正義引禮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儀禮燕
禮獻左右正與內小臣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明天子
謂內皆內小臣與寺人別官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與寺人之
官相近彼巷伯即是內小臣之官此傳言寺人內小臣者非內
小臣之官承琪案傳云內小臣者猶文王世子之內豎耳不必
以周禮官多相例左傳晉有寺人孟張成十年齊有寺人賈舉
七年則大夫得有寺人
證齊崔杼殺閔人駕寺人御而出
人可見諸家謂秦仲大夫不宜有寺人之非又寺或作侍者自
由近侍通稱顏師古匡謬正俗謂侍人與寺人有別亦非也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傳又見其禮樂焉又者對經既字言之箋

立於下彼言正法耳秦仲君臣安樂或士亦與焉承琪案燕禮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此並坐猶云皆坐非並坐不橫肱之並呂記及戴氏續記謂並坐爲簡易相親未有禮節之繁何氏古義又云是伶工之輩與其僮侶並坐以供鼓瑟之事非君臣並坐此皆泥於並字之誤耳

駟職

序云駟職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范氏詩譜曰秦之爲大夫始於仲故上篇稱君子其爲諸侯始於襄故此篇稱公承琪案陳氏禮書云春秋傳曰惟君用鮮眾給而已是

毛詩後箋卷十一

廣雅書局

天子諸侯有四時田獵之禮大夫士不與焉故鄭豐卷將祭請田而子產止之然則前篇世言車馬禮樂侍御祇爲大夫所有此篇盛稱其田獵園囿自是諸侯之事序一以屬秦仲一以屬襄公當必有所受之矣

駟職孔阜傳駟驪阜大也承琪案傳云駟驪渾言之也

駟職文駟馬深黑也駟馬赤黑也析言之也月令孟冬駕駟驪

注云駟驪色如鐵考爾雅釋畜無駟是駟本謂馬色即因以爲馬名如駟與黃亦皆馬色而詩有四駟四黃即用之爲馬名是

已又說文引詩四駟孔阜今詩四作駟段注云詩言四牡四駟四駟四黃皆作四下一字皆馬名也言駟介僂駟皆作駟謂有四所以加乎駟者駟謂一乘也故言馬四則但謂之四言施乎四

大雅百八十四

駟職駟驪而于旄疏引異義及公羊傳元年駟驪文駟字下皆作四不誤

秦時辰牡傳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正義曰冬獻狼以下皆天官獸人文案獸人所獻之獸以供膳傳引獸人所獻以證虞人奉之者獸人獻時節之獸以供膳故虞人驅時節之獸以待射此合傳箋釋之其義已謫王氏經義述聞謂虞人驅禽以待射斷無冬但驅狼夏但驅麋之理辰當讀爲慎周禮大司農注五歲爲慎是獸之最大者故下文曰辰牡孔頤馬元伯又引後鄭注周禮慎讀爲慶及吉日其神孔有祁當作慶慶麋也此辰牡當作慶牡與駟牝句法相似承琪案周禮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注

毛詩後箋卷十一

廣雅書局

謂以罔搏所當田之獸是獸人亦能取獸非但獻以供膳但下文舍拔則獲言射禽之事故箋以爲虞人驅禽所以待射駟虞傳云虞人翼五祀以待公之發若泥於無冬但驅狼夏但驅麋之理則駟虞之虞人何以祀穉必五也風人之詞不必膠執如此古人田獵自有因時擇物之道如春蒐索取不孕者夏苗除害苗稼者未嘗無所辨擇驅時牡以待射容當有之無容疑於獵非一獸以駟傳義也

公曰左之箋云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毛詩明辨錄曰逐禽左者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夫周人尚右何以射禽必左乃爲中殺益射必有傷以實鼎俎近於不虔殺其左而右體俱整仍是尚右之意古之逐禽射於車上與今騎射不同騎射

大雅百八十四

馬可以逐獸故有順驅而殺者車上射獸亦必有步騎合圍
驅獸逆來然後左向射之能以中左若車順驅雖在獸左人不
能射其左也公之有命使御左車者非為中殺以獸逆車而來
必在車左而去車遠者矢不能貫獸故命媼子微左以迎獸耳
風理案此解極細何休公羊傳注解第一殺第二三殺皆自左
射之遂於左雖以死之遲速為言但考儀禮特牲少牢凡牲
射者皆用右肘載也者亦皆右體鄉飲鄉射用右體與祭同
惟既少士虞以凶禮反吉乃用左肘士虞記云升腊左肘腊為
世罰之肉可見吉禮之腊亦用右肘射必中左自以尚右之故
子孫舍射者即係驅逆之車田僕掌之虞人乘之吉日傳云
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又云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皆是正義

毛詩後箋卷十一

廣雅書局

云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此誤會箋語箋云從禽之左射之
者謂當禽之左射之若逐禽而出其左轉不便於射矣車攻正義亦云
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亦誤但獸之來未必定在車左設出於車右而旋
車向左則相背故公曰左之者蓋獸自遠奔突而來公命御者
旋當其左以便於射耳

輜車鸞鑣傳輜輕也箋云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
車也正義云夏官大馭及玉藻經解之注皆云鸞在衡和在軾
謂乘車之鸞也此云鸞鑣則鸞在於鑣故異於乘車也鸞和所
在經無正文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又大戴禮
保傳篇文與韓詩說同故鄭依用之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鑣
曰鸞箋不易之承琪案小雅庭燎鸞聲將將傳亦云將將鸞鑣

鸞異義載禮載詩毛氏一說謹案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
亦不敢商頌烈祖箋云鸞在鑣以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為
河海今考劉昭注續漢書輿服志載白虎通義引魯訓曰和設
軾者也鸞設衡者也與韓內傳同高誘注呂覽辭綜注東京賦
皆與韓同彤度注左傳及文選思立賦舊注則與毛同左傳正
義云鸞和所在舊說不同然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
衡之所容惟可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
衡衡惟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此疏主申毛義
其辨甚明說文金部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鑣鈴象鸞鳥之聲
和則敬也段注云四鑣八鑣此破鸞在衡之說專宗毛氏是許
晚年定論承琪又案輿服志注引許慎曰詩云八鸞鑣鎗則一

毛詩後箋卷十一

廣雅書局

馬之鸞也又曰輜車鸞鑣知非衡也此主謂鸞在鑣與異義兩
存考毛者不同當亦造說文時定論也詩言八鸞者四采豈烝
氏韓奕烈祖烝民兩以八鸞與四牡對文明係一馬二鸞九足
為在鑣曰鸞之證

載檢欺鸞箋云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此皆
游於九圍時所為也稽古編曰後儒謂以輜車載犬其說始於
文選張銑注五臣多謬說不可取信集傳又引韓愈畫記為據
後世事恐難以證古嚴氏詩緝引補傳謂歇驕非犬名以車載
犬所以歇其驕逸爾雅改歇驕從犬以合毛氏耳此尤謬妄惠
氏古義曰西京賦屬車之造載檢獨獨得謂以副車載犬邪
蓋文似相連而意不屬耳承琪案西京賦載檢獨獨語本在將

制之前正與詩箋謂北園調習說合後儒謂田事已畢游于北園以車載犬休其足力夫田畢而游事所恆有但不必更載田犬以從耳或疑先言田獵後言調習文義不順李氏集解曰此如定之方中上章既言建國之事下章乃言相土地之初也

小戎

序云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姜氏廣義曰或以秦有天下二世而亡因歸咎此詩此不識時務者之言也西戎殺秦仲盡滅犬邱大駱之族夫且弑幽王虜褒姒周轍遂東凡為臣子不反戈而鬪孰無是心秦自莊襄以來歷世不墜其志殘山澧水以耕以牧卒致富彊襄公奄有錦京通大國其子文公

毛詩後箋卷十一

七

廣雅書局采

盡有豐岐之地至德公徙於雍德公之子宣公成公讓國以及穆公遂霸西戎其始盛則由襄公也蓋攘外所以安內非威武無以為功駟鐵一篇即車攻吉日之旨也小戎即采薇六月之義也特規模有廣狹則王霸有異音不可謂周則是而秦則非秦之失在有國以後不在造邦以前也

小戎儀收傳小戎兵車也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惠氏古義曰案齊語及管子云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章昭曰此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齊五十人棟謂章昭所據乃司馬法所云六月詩所謂元戎也七十二人為大戎五十人為小戎其周之制歟承瑛案釋文引王肅云小戎駕兩馬者然下二章並未別言車名而

曰四牡曰儀駟則王說非矣與詩謂首章駕我騏驎故王言兩馬不知首章之五檠梁朝所以取兩服也游環二句所以取兩驂也若止兩馬則游環脅驅何所用之

傳儀收收軫也廣東學詩曰收謂之軫戴東原謂輿下四面材合而收輿者考工記注謂輿後備木蓋據一而面言之詩疏兼及前後則其類可知陳祥道據注駁孔非也阮氏車制圖解曰輿下四面材謂之軫軫謂之收是說戴侗六書故首明之據考工記軫之方也以象地也又曰六尺有六寸之輪軻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軻焉四尺也又曰輪人為蓋弓四尺謂之庇軻又曰五分其軻開以其一為之軸圍使軻獨為輿後橫木則不得言方以象地且軻之兩旁木加于軸故加軻與軻為四尺若輿後

毛詩後箋卷十一

八

廣雅書局采

橫木安得加軻軸之上乎且庇軻與庇軻皆指左右兩旁而言非指輿後明矣況記言五分其軻開若獨為輿後橫木則不得言間矣康成於軻圍既謂輿後橫木於加軻與軻則又通謂之輿未免自岐其說蓋由不察任正衡任之名以任正為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故獨以軻為輿後橫木也元案史記天官書曰軻為車主風索隱引宋均說軻四星居中又有二星為左右轄車之象也此亦四面為軻之明證蓋軻所以收眾材者故又謂之收中庸振河海而不洩注據收也軻振音義同晏子春秋機軻之車而軻馬即小戎義也承瑛案考工記又曰車軻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逸崇於軻四尺謂之二等此亦車兩旁為軻之明證易并收勿幕釋文引陸績注云收并

駟也是井闌謂之收收有遮闌之義駟為輿下四面材亦有闌
義故亦謂之收歟姚氏姬傳曰記云駟之方以象地蓋駟六尺
六寸記曰三分車廣以其一為隊蓋以二尺一寸為輿後其前
廣如駟而深四尺四寸以設立木焉是為收毛公曰收駟也謂
輿深四尺四寸收於駟矣非謂駟名收也承琪謂此傳明是以
駟訓收姚說似非毛意

五蔡梁駟傳五五束也蔡歷錄也梁駟駟上句衡也一駟五束
束有歷錄王氏稗疏曰傳言束有歷錄則歷錄自為一物集傳
云歷錄然文章之貌增一然字削一有字文意遂成差異古未
聞以歷錄狀文章者或因歷錄陸離聲相近而附會耳說文蔡
車歷錄束交也束交也束之互相交如畫卦交爻作乂也廣雅

毛詩後箋卷十

九

廣雅書局

曰維車謂之麻鹿麻鹿即歷錄也許慎說著絲於竿車為維竿
車者紡車也紡車相維之繩上下轉相繫則是歷錄者紡車交
繫之名而借以言車之繫也駟之束有五蓋駟體不可柄繫恐
致脆折故皆用束其束之或金或革未詳其制而於束之上更
以絲交繫如紡車之左右交繫務為纏固此之謂歷錄何文章
之有邪承琪案王說旨定也廣雅本方言維車趙魏之間謂之輻
輻車墨子備高臨篇以連弩車之法亦云以曆鹿卷收蓋皆圍
繞纏束之名說文束六字仍當作交為是韻會引交作文恐誤
革部纏下云曲輻纏讀若論語鑽燧改火之鑽字或作鑽此
即所謂五蔡鄭司農三駟車之輻率尺所一縛是也然則梁駟
以革縛之又纏束以為固謂之歷錄故毛云束有歷錄錄當本

文系刻木系象也徐楚金
說文繫傳象象猶歷歷也許云蔡車歷錄束交也許又云蔡車
軸束也裕車衡上衣軸束謂之鞅衡衣謂之裕與駟束謂之蔡

其義一耳集傳以歷錄為文章貌語本孔疏漢儒無此解也
游環畜驅傳游環鞅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畜驅慎駕具

所以止入也釋文靳環居觀反本又作鞅沈云舊本皆作靳
者言無常處游在駟馬背上駟當作駟釋名以駟馬外纏貫之
以止駟之出左傳云如駟之有靳據左傳釋文無有字居釁反無取於鞅

也承琪案鞅環當從陸氏作靳環為正說文靳當膺也鄭司農
注巾車云纓謂當膺當膺即當膺也既夕注云纓今馬鞅說文

鞅頸鞅也是靳纓鞅為一物蓋鞅壅服馬之頸所以負軛而上
繫于衡其下則當服馬之膺故謂之頸鞅又謂之當膺其上有

環可以貫駟馬之外轡以禁其出駟馬之首齊服馬之膺膺上
有靳故左傳定九年王猛曰吾從子如駟之靳其環又謂之游環

毛詩後箋卷十

十

廣雅書局

者以其游動於服馬膺背之間而能制駟馬之外出故也正義
云游環者以環貫鞅游在背上然游環所以貫轡非以貫鞅也
轡以御馬鞅以引車非可混為一事傳又云脅驅慎駕具者說
文駕馬在軛中鞍車駕具也國語兩鞍將絕韋注以鞍為鞅考
駕具所包者廣原不止於鞅但脅驅所以止駟馬之內入而傳
云慎駕具則駕具當指駕中馬之具蓋駟馬頭不當衡若任其
內入恐傷駕具故正義云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
駟當服馬之脅愛慎乘駕之也
陰鞅蓋續傳陰鞅也鞅所以繫也蓋白金也續續鞅也箋云

560111

揜軌在軾前垂轡上塗續白金飾續制之環戴氏考工記圖曰
車旁曰轡式前曰軌若揜與軾也軌以揜式前故漢人亦呼曰
揜軌詩謂之陰式前揜板也曰轡乘呼之曰揜軌如約轂革直
曰轂乘呼之曰約轂阮氏車制圖解曰陰者輿前式下板也軾
之為物益在輿前軾下正中略如伏兔為半規形以圍軾身軾
與輿之力在後軾則有任正以持之在前軾則有軌以銜之故
左右轉戾不致敗折此陰板掩乎軾前空處下垂至軾上并軌
亦揜之使不見故陰即名揜軌且為輿前容飾也或直命揜軌
為軌者誤矣程氏通藝錄曰軾侯起處正當前軾自於前軾下
與軾侯起處牙錯相嵌而函之如是則範圍此軾全繫乎此故
謂此處為軌實非別有一物軾圍尺一寸軾圍較大相函不能

毛詩後箋卷十一

廣雅書局采

齊平正當輿前不可無以飾之此揜軌之所由設與承珙案阮
程二說是也軌在輿下陰在軾前陰高於軌是名揜軌箋云揜
軌在軾前垂轡上所言之祇有一面正義謂以板木橫側車前所
以陰映此軌則似車左右亦有陰板恐非至陰謂者謂陰下之
鞞正義謂鞞以皮為之繫於陰板之上亦非也說文鞞引軸也
楊倞注荀子引說文鞞所以引軸者哀二年左傳郵頁曰我兩
也詩傳不言軸許云軸以著明之
鞞將絕吾能止之正義曰古之駕四馬者服馬夾轅其頸負鞞
兩鞞在旁挽鞞助之詩所謂陰鞞塗續是也蓋鞞從輿下而出
於軾前以繫於衡其革不能如此之長必須為環以接續之故
曰塗續其後則繫於車軸故說文以鞞為引軸廣雅陰鞞伏兔
也此語雖誤然伏兔本在軸上正以鞞繫於軸故張揖致有此

誤若鞞繫於陰板之上陰板非挽輿得力之處何以引車詩以
陰鞞連言者殆以其自下而出於揜軌之前故曰陰鞞耳

王氏稗疏曰廣雅白銀謂之塗鑿乃白銅之名從無沃灌之義
以塗鑿續環蓋即今之嵌銅事件作者必鑿鑿作鑿而以鍊成
銅片嵌入之若以銅液傾沃則生熱不相沾洽其上之漫出者
施以錯鏡必動搖而不固矣釋名乃云塗沃也冶白金以沃灌
鞞環也集傳惑於其說更云銷白銅沃灌其環又改剽熙治字
銷則尤誤矣世豈有已成之鐵可用他金沃灌而得相黏合
者承珙案傳但云鑿白金也本不以為沃灌箋云白金飾續
鞞之環又云鞞之釐以白金為飾說者遂以為嵌銅或又以為
鍍金塗銀之類其實毛意鑿為白金塗續者即以白金為續鞞

毛詩後箋卷十一

廣雅書局采

之環鑿以續鞞者以白金為繫鞞之釐鑿者以白金為矛下
之鏐疏泥於爾雅白金無鑿名遂誤以為沃灌勢不得不沿為
嵌銅塗銀之說古人質樸未必作此工巧但鞞環等似非白金
之柔者所宜則正義云金銀銅鐵總名為金此或是白銅白鐵
未必皆白銀是也
文茵暢設傳文茵虎皮也暢設長轂也段氏詩經小學曰虎上
脫文字爾雅斤山文皮謂虎豹之皮說文彪虎文彪也彪虎文
也此皆虎皮為文之證傳不釋茵者以人所易知也許慎則云
茵車中重席汪氏梧鳳曰釋名文茵車中所坐也古者婦人及
高年乘安車餘皆立乘竊謂大路越席大車簣戎車文茵皆車
中之飾非所以坐也承珙案續漢書輿服志云文虎伏軾則段

云虎上有文字者為是至大雅漢熾即以虎皮蒙軾原不盡為坐具然成二年左傳云丑父寢於輶中又襄二十四年傳張駘輔膝皆踞轉而鼓琴服虔曰轉軾也是兵車亦有可箕踞坐臥之處固未必無茵以藉之耳暢轂長轂者正義云大車轂長尺五寸兵車轂長三尺二寸或謂大車轂長謂徑二尺五寸其圍一柯有半是古算法徑一圍三也兵車轂長謂圍三尺二寸依古算法則兵車轂徑一尺六寸有奇未可謂之長轂也柯長三尺柏車轂長一柯是行山之車其轂乃長耳不知考工記明言以其長為之圍是轂長即轂圍也何得以徑度為轂長司馬法曰成方一里出長轂一乘即此所謂暢轂也毛詩明辨錄云車之廣僅六尺六寸兩輪離車箱各七寸故軌以八尺為度軸末

毛詩後箋卷十一

圭

廣雅書局

出於轂外以轄鈴之是軸約長八尺五六寸足矣轂之舊輻二在內以置其輻注云輻外長一尺九寸輻內長九寸五寸外不可然細考車人之制未有直言轂長三尺二寸者乃是漢儒以柯度故知其為三尺二寸耳然恐無此暢法承珙又案考工記云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榫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為轂長則轂長之度未可謂經無明又至鄭注考工云轂當入輿下七寸程氏通藝錄反覆考之皆不能合是轂限輿外轂長者軸亦當隨之而長故記云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五分其軾間以其一為之軸圍衡任者軸也軸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則所謂軸之長度但指橫

輿下者言之而出輿外至轂末之長度不見殆以隨轂之長度故歟程氏曰轂長則軸當置輻處較短者而加長故乘之而安若三等之車其軸之用力處均視徹廣以為之度則彼徹雖長而軸力均限以八尺何以能安故程氏疑徹廣八尺鄭注不詳所出恐難概定因謂經涂九軌必為三等之徹廣分別由之無不合轍其說自通

騏驎是中騏驎是騏驎云赤身黑鬣曰騏中中服也騏兩騏也陸氏埤雅曰騏驎中騏驎上騏故服以騏驎以騏驎淮南子曰騏驎欲步何氏古義因之謂此章之騏驎即上章之騏驎乃爾雅之所謂騏驎白駁者也蓋馬兼騏白色者名之曰駁特上章因其白之在足而題之以騏此章則因其騏之在體而

毛詩後箋卷十一

圭

廣雅書局

題之以騏耳羅願云古者騏非所貴故淮南子曰有光不升俎駟駁不入牲以其羣也用此附合埤雅之說承珙案此矣說也爾雅釋畜無單言騏者有騏馬白腹騏驎馬黃脊騏則此詩單名騏者自以箋赤身黑鬣之解為正箋本魯頌駟傳說大騏赤身黑毛尾與傳箋畧同且騏白駁與左白鼻爾雅明列二名何得牽合為一至駕車以服馬任重為主今車猶以鞍馬為貴何得云服用中騏驎用上騏列女傳趙津女言湯伐夏左騏駝右騏駝摩武王伐商左騏駝右騏駝黃此可見古人騏或用駝若服則必用牡未聞服可劣於騏也

蓋以轍軸傳軸騏內轡也箋云軸繫於軾前正義曰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

左右合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偏於舊驂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軻者納驂內轡繫於軻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為釧也大戴禮盛德篇六官以為轡司會均入以為軻盧注軻在軻前斂六轡之餘詩曰鑿以釧軻王氏稗疏因此謂以轡比六官則轡止於六而無八以軻比司會之均入則六轡皆納於軻中而非但二也故疑驂馬有兩轡以左右使而服馬僅一轡當項上其左右旋也聽命於驂馬耳承珙案此說非也說文軻驂馬內轡繫軻前者引詩漢以釧軻荀子正論篇三公奉軻持納楊注納與軻同軻謂驂馬內轡繫軻前者盧注大戴云斂六轡之餘正指驂內二轡為餘若車止六轡則但云斂六轡足矣何必言其餘不得據此為四馬六轡之證也

毛詩後箋卷十一

圭

廣雅書局

倭駟孔羣傳倭駟四介馬也箋云倭淺也謂以薄金為介之札介甲也釋文引韓詩云駟馬不著甲曰倭駟此與管子參患篇甲不堅密與倭者同實將徒人與倭者同實一倭字相近然清人明言駟介成二年左傳鞏之戰齊侯不介馬而馳本非兵家之常此詩方言兵甲之備豈反以不介為詞可知韓義之不如毛矣

公矛蓋鐔傳公三隅矛也正義曰刃有三角蓋相傳為然也書顧命疏引鄭注戮翟蓋今三鋒矛三鋒即三隅鋒謂棧也戮翟與女聲亦相轉釋名用器兵器兩言仇矛兵器篇云仇矛頭有三又言可以討仇敵之矛也其下即言夷矛云云劉意蓋以仇矛當考工記之酋矛亦即毛詩之女矛案仇女字固可通如國

蒙伐有苑傳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云蒙厲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厲伐承珙案蒙與畫同訓覆說文畫从壽聲人部壽翳也从人壽聲羽部翳翳也从羽設聲支部設从支壽聲周書以為討此數字聲皆相近然則傳訓蒙為討者猶訓蒙為畫討羽者猶言畫羽也蒙亦有雜義易雜卦傳曰蒙雜而壽翳等義亦可通於雜儀禮鄉射記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注云此翻旌也糅者雜也又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翻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注云今文糅為緝據此知翻為

毛詩後箋卷十一

未

廣雅書局

雜羽之名討與翳聲相近故箋申討為雜釋討羽為雜羽也竹閉緹勝傳閉緹緹繩勝約也正義云說文繼繫也謂置弓鞬裏業當作置鞬弓裏傳寫弓鞬誤倒以繩繼之因名鞬為繼承珙案鄭注周禮考工引詩竹鞬注儀禮既夕記又引詩竹柝儀禮經文作柝者說文柝攢也攢積竹杖蓋凡戈矛柄皆積竹而謂之柝弓檠殆亦積竹為之故亦得名柝毛詩作閉者閉猶攢也說文攢一曰叢木叢大記君殯攢至於上注云攢猶鼓也鄭意謂與檀弓鼓塗義同也左氏哀六年傳楚昭王卒于城父子闕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史記楚世家索隱曰閉塗即攢塗也攢與攢同是閉柝皆有攢義故毛詩作閉儀禮作柝其實一也傳云閉繼者即訓閉為繼非謂以繩繼鞬考工記恆角而達譬如終繼非已

之利也恆角者謂竟其角達者謂長於淵幹若達於簫頭如此則其弓不利於引絃送矢其張之也如弛弓之常用繼然故曰譬如終繼是記所謂繼者即弓鞞也鄭注云繼弓鞞此語不誤又云角過淵接則送矢不疾若見繼於鞞則似以繼爲繫故詩正義云繼爲繫名然於繫約義復矣小雅角弓傳曰不善繼繫巧用則翩然而反蓋繫者藏弓定體之器繫繼同物以其能持弓謂之繫以其能縛弓謂之繼繼又名閉以竹爲之故曰竹閉繼字又作柅荀子非相接人則用柅注云柅繫柅也正弓弩之器也今人以柅爲舟楫之楫者柅輔船舫如柅輔弓弩猶柅所以輔弓弩而船舫亦謂之柅也角弓正義以繼爲緹縻亦泥於繼繫之解誤與此同緹說文云緹帶也段氏據文選注帶亦帶上補成字

毛詩後箋卷十一

廣雅書局

繩之類耳滕說文云絨也周書金縢鄭注云滕束也是滕本約物之名因而所以約者亦謂之滕魯頌朱英綠滕傳云滕繩也是也

此詩之韻首章當以江氏慎修所分爲是古韻標準曰首三句收轉驅爲一韻下則五入一去爲一韻郝氏敬已載馳首章驅字祛尤反則此處亦當音邱舊誤以驅字連下爲韻驅續擊擊皆有去入二叶音未安顧氏亦誤以驅字連下而轉續玉屋曲皆爲平聲尤誤顧氏不知十虞韻有一支通十八九十九侯而侯韻字皆轉入模於是不得擊字之音又不知入聲別有轉紐意屋卽爲烏之入聲於是悉轉續玉屋曲爲平以叶驅此顧氏之蔽承琪案續字自當從釋文如字讀其引徐邈作辭慶反似

已欲叶上驅字然不如江氏以驅韻收軒下七句六韻去入通用爲正段氏音均表引東京賦以驅燭屬爲韻又謂集韻三燭內有驅字孔氏詩聲類又引詩中屋燭三韻讀去聲音如楚共之具奏祿角弓之木附屬柔柔之谷穀垢等爲證不知此皆云入通用古人原無四聲之別也次章孔氏分首二句爲一韻三四句中駢爲韻中讀如斟易比象傳中禽韻恆象傳深中韻可證五六七八句合駢邑爲韻末二句轉韻期之自爲韻此所分是也七月神與陰韻薄謀與終韻重漢臨與船韻古韻標準曰中與駢韻此方音稍轉似陟林切舊叶諸仍反末的顧氏謂中字不入韻而轉下文合駢邑念爲平聲以韻駢不知合與駢邑自爲韻末二句期之自爲韻顧氏蔽於入聲通轉平上去之說其實駢何能與合駢

毛詩後箋卷十一

廣雅書局

邑韻末二句韻本分明乃讀念字爲韻誤甚三章亦首三句羣錫苑爲韻與首章同苑本在二十阮而與羣錫韻則轉入十八吻猶都人士我心苑結之轉羣結也此平上爲韻也下七句以膺弓騰興音五字一韻亦與首章略同江氏謂此以蒸登韻侵如大明之興林心爲韻從方音偶借段氏曰凡古曾之爲替與之爲廢棚之爲空朋之爲鳳戴勝亦爲戴雋仍叔亦爲任叔皆蒸登與侵鹽添關通之證錢氏澠筆堂答問曰小戎三章末句不入韻說古音者以爲雜用方音案與字固以虛膺切爲正音然亦兼有歎音學記不與其器注云與之言歎也儀禮既夕士虞二篇皆有聲三之文而注一云噫與一曰噫歎是與與歎通大雅維子侯與與林心爲韻此亦以與與音爲韻也承琪謂此

不獨與與音爲韻魯頌闕宮乘勝弓增騰懲承與綏爲韻說
雁从雁省聲雁从雁聲故小戎鷹弓騰與皆與音爲韻也

兼葭

序云兼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案首章但
云刺襄而其下乃有用周禮之說自必有所受之毛傳最備此
首章傳云白露凝冥爲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然後興如此
委曲發明序意亦足見序在傳前未可謂毛公未見詩序也趙
氏文哲曰詩序辨說謂此詩不詳所謂而序序之鑿於是後之
說詩者如朱氏公遷朱氏善黃氏佐唐氏順之或以爲朋友相
念之辭或以爲賢人肥遯之作都無確指試思作序者如果繫
空妄說則必依附詩詞若近世偽爲申公詩者謂此乃秦之君
子隱於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於以欺天下萬世豈不易易不
憑虛而創一襄公不用周禮之說與詩詞絕不相比附以自爲
敗關也是可知其必遠有傳授矣

毛詩後箋卷十一

九

廣雅書局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傳伊維也一方難至矣箋云伊當作繫繫
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
正義云毛以爲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乃遠在大水一邊大水喻
禮樂言得人之道乃在禮樂之一邊此用王肅說申毛非毛意
也小雅白駒所謂伊人與此正同毛不復訓伊字自以已見此
篇然其上支傳云宣王之時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
則毛意伊人即指賢人可知彼箋亦云伊當作繫繫猶是也所
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蓋所以申毛意也此伊人毛訓維者

大雅無競維人彼箋云人君爲政無疆於得賢人是維人與伊
人皆指賢人此箋破伊爲繫轉繫爲是雖不以爲語辭然其以
人爲賢人亦所以申毛非與毛異也

遡迴從之道阻且長傳逆流而上曰溯河逆禮則其能以至也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傳順流而涉曰溯游順禮求濟道來迎
之案傳言逆禮則其能以至是本以經文道爲道路下文云順
禮求濟此從定本作求
正義本作未濟道來迎之此道即指道阻之道謂順禮
則其道路漸移而近由一方而至中央蓋此岸對彼岸爲遠至
中火則較近矣是雖人往覘道實不啻道來迎人耳因其文義
乃與律難通曉自王肅誤認傳中道字爲理道呂記因之以此
詩全篇皆比猶鶴鳴之類所謂伊人猶曰所謂此理古人文詞
質實斷無以人爲理者且此詩不過言逆禮則遠而難順禮則
近而易此從定本作求道求賢理本一貫然經云伊人云道阻自當爲求
賢之路不得泛以理道言也

毛詩後箋卷十一

九

廣雅書局

傳箋以遡迴二句爲逆禮則難而遠遡游二句爲順禮則易而
近按之經文最爲脗合歐陽本義乃以伊人指襄公謂襄公如
水旁之人不知所適欲逆流而上則道遠不能達欲順流而下
則不免困於水中嚴緝從之謂逆流則道阻且長喻襄公僻處
一隅困於功利以道爲遠而難致必不能勉強行之順流則惟
在水中喻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終於夷狄而已此無論伊人
非斥君之詞且經上云在下云宛在明是冀幸之意而以爲不
足之詞亦於語氣不合戴氏續詩記則謂在水一方言其遡迴

迴遊皆逆也在水際則可從在水中如何可從何氏古義又謂細於功利必無見伊人之理初言在水中央或猶可以縱一筆凌茫然而改途以求至焉過此迴遊不已則登岸何從將有小於泚之坻爲之礙矣又有大於坻之泚爲之礙矣此皆各逞其說以求勝於傳箋試尋釋經文而可以知其未有當矣

在水之瀕傳瀕水隙也小雅巧言居河之隈傳云水草交謂之隈此用爾雅文以隈爲瀕之假借也說文釋名瀕蓋皆同爾雅此傳獨以瀕爲水隙者案說文隈崖也崖高邊也下文道阻且躋躋爲升義故此以水隈見其高意若從水草交之訓則近於言平故不用爾雅傳義之精如此

宛在水中坻傳坻小渚也段氏詩經小學曰小渚當作小泚乃

毛詩後箋卷十一

廣雅書局

與爾雅合坻泚同訓不可通聲之誤也說文坻小渚也引詩宛在水中坻泚亦泚之誤承琪案上文瀕爲水隙故言且躋箋云言其難至如升阪坻爲水中小泚對上且躋言之甫田箋雖云泚爲水中高地不過高於水耳較之水瀕則易升矣

沚水之渚傳渚也案說文渚水厓也厓山邊也蓋山邊水邊皆得名厓王風葛藟傳亦云渚厓也魏風伐檀傳云渚厓也葛藟傳又云渚水隙也段氏懋堂云爾雅厓夷上洒下渚夷上謂上平洒下謂側水邊者斗峭蓋平者曰厓高起者曰渚承琪謂厓乃總名渚是厓之別名葛藟以渚與渚分言故傳別渚爲厓渚爲水隙伐檀經但言渚故渚亦訓厓皆對別故通之例此傳以上章瀕爲水隙與渚同訓則此章渚厓也者殆亦指其平者

道阻且右傳右出其右也箋云右者言其迂迴也正義曰出其左亦迂迴言右取其渚泚爲韻承琪案此言且右者疑亦有逆

順之意謂右逆而左順也故禮皆祗左請罪乃祀右言禮交相左喪禮交相右亦其義也此言道阻且右亦謂逆禮則莫能以濟下文宛在水中泚則言順禮而求乃不在右而在左矣何以明之傳云小泚曰泚釋名水出其右曰泚邱泚也西方義氣有所制止也然則小泚曰泚或亦因水出其右而名夫水出其右則泚已在左此雖云水中之泚然已自右而左矣亦即所謂

道來迎之者於此章以泚與右相承爲義不當但謂其取韻也沈氏清瑞韓詩故曰文選潘安仁河陽縣詩曰歸雁映蘭詩李

毛詩後箋卷十一

廣雅書局

善注引韓詩章句大泚曰泚以證之俗本改詩中泚作時改注中所引作泚考第二十二卷謝叔源游西池詩寒裳順蘭泚注引潘安仁詩歸雁映蘭詩泚與詩同據此知潘詩實作泚也詩既作泚則泚亦作泚矣若仍作泚字是與毛同李善何不徑引毛詩證乎穆天子傳曰飲于枝泚之中郭璞注水岐成泚泚小泚也音泚即此學者罕見泚字但知據今改古竝及潘詩王氏詩攷引亦未及校正其誤世不復知韓詩有泚字矣承琪案沈按是也郭注穆天子傳云泚即泚爾雅釋文亦云泚本作泚然果泚泚同字則薛君所引亦爾雅文不應大泚小泚與毛相反若是考說文泚水暫溢且止未減也此義雖不見他書要可識泚非即泚字薛君或別有所據故與毛迥異歟

終南

序云終南戎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
作是詩以戒勸之承琪案詩文似美非戒而序言戒者蓋於頌
美之中寓有規戒之意且毛於首章傳云宜以戒不宜也毛雖不
注序然此等傳文似皆為序而發不然經文並無宜字傳語何從
而來但傳箋止於兩章首二句起興語略見戒意以下則皆頌
美之詞觀其君也哉箋云儀貌尊嚴也可見韓詩外傳云故君
面望之不言而空為人君者詩曰
顏如渥赭其君也哉此與箋意略同嚴緝乃謂其者將然之詞
哉者疑而未定之詞恐非詩旨至壽考不忘與小雅蓼蕭句同
後儒於此語或謂戒襄公無忘周賜范氏
補傳或謂願襄公不忘其
初戴氏續
詩記惟李氏集解云言衣服佩玉之美如此宜其有人君

毛詩後箋卷十

廣雅書局

之道至於壽考而民不忘也此說與蓼蕭正義云四海稱頌之
不忘同當為正解中論爵祿篇曰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
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也貴其人斯貴其
位矣詩曰君子至止敝衣繡裳佩玉鏘鏘壽考不忘敝衣繡裳
君子之所服也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此亦足證序受顯服而大
夫美之之說

終南何有傳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武功
縣東有大壺山古文以為終南蓋大壺山為終南主峯故班志
注於武功下初學記引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名
太一則不專指武功可知蓋終南西起秦隴東徹藍田縣互至
廣平王以岐西之地賜襄岐周名山莫如終南舉終南則可以

該岐西北歐陽本義駁兼葭序箋據史記言終襄之世不能取
岐豐李黃集解亦疑此詩序與史記相戾不知岐之東西皆有
終南不必定至岐東之地朱子謂襄公雖未能遠有周地然既
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曰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史記載平王
曰戎無道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故秦襄公塚
中鼎銘曰天王遷洛岐豐錫公見通鑑
前編其言正與詩序相應此
大夫美其君能取周地始為諸侯首舉周之名山舍終南將何
所舉不必泥於襄公救周之未至終南且箋云至止者受命服於天
子而來是則襄公救周之後受服西歸道經終南大夫因以起
興亦未為不可也

毛詩後箋卷十

廣雅書局

有條有梅傳條栢何氏古義曰爾雅栢山榎又云栢條是則條
自名栢無緣以栢為條段氏詩小學謂毛傳條栢與爾雅栢條
異此皆不知傳非訓條為栢蓋以栢為條之假借字也馬元伯
曰爾雅栢條即栢條之異文故傳知條即為栢以說文引詩右
抽作右指證由古字通用且斥郭注以栢條為栢栢之非承
琪案郭景純栢條之注原本說文不誤毛以條為栢借必知非
栢條之條者自以栢栢非終南所宜耳古字攸聲皆聲同音假
借論語滔滔者鄭本作悠悠是其證例正義引孫炎注爾雅於
栢山榎下引詩有條有梅可謂深通毛義矣

錦衣狐裘傳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箋云諸侯狐裘錦衣
以裼之案采色正義作采衣為是據傳文則錦衣加於狐裘之
上即是在朝禮服箋引玉藻錦衣以裼之者錦衣即是裼衣其

上更無他服正義引玉藻注謂君衣白毛之裘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謁此鄭氏注禮之說凡袒而有衣曰謁謂謁衣之外更有上服如皮弁祭服之等此在經文並未明言且傳以錦衣爲采衣而玉藻注云素錦已屬不合又引詩衣錦娶衣明錦衣復有上衣天子狐白之上有皮弁服不知衣錦娶衣婦人之服非以謁裘不當引以爲證皮弁服白布之衣古人不以帛裏布而謂可以錦裏布乎然則古人裘外止一禮服謁襲之說當以五禮通考蔡氏德晉之辨爲允至傳以狐裘爲朝廷之服正義謂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引曾子問以證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復服之故視朔受聘服麕裘此雖臆度義或近之陳氏禮書乃以狐白裘爲人君燕服云終南

毛詩後箋卷十一

廣雅通釋

之詩始之以錦衣狐裘終之以黻衣繡裳蓋先言燕服而繼之以祭服也案下文顏如渥丹其君也哉方言儀貌尊嚴而獨舉其燕服有是理乎且先燕服而後祭服又何義也馮氏名物疏云古人之裘最重狐白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之難得可知故天子以爲朝服諸侯以爲賜服凡在朝君臣同服惟卿大夫得衣之又別其謁衣天子諸侯以錦卿大夫以素蓋禮服之重者也陳氏以爲燕服戾矣有紀有堂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箋云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校勘記云正義曰定本又云畢道平如堂是正義本此傳當無平字故下文云因解傳畢道如堂段氏詩小學曰定本非也此自兩崖言之

故爾雅云畢堂牆若云平如堂則自道言之矣又箋云畢也段云畢也當作基也正義云今箋唯云畢也堂也然經之有堂一事者云云是正義本已誤遂爲之遷就其說自承案畢與邊雙聲大戴禮保傅篇注坐不邊踣列女傳作坐不邊立不踣踣與畢同是畢即邊也故箋以畢爲終南山道名邊如堂之牆然焦里堂曰爾雅畢堂牆謂畢爲堂之牆堂爲畢中間之道中間道平如堂兩畔崖高如牆毛云畢道平如堂據其平處解經之堂也箋因傳言畢故用爾雅解畢爲兩邊之如牆互相發明兩無不足堂本平定本作平如堂正義云畢道如堂有平字與否一也元和郡縣志畢原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詩注云畢終南之道名也書云周公薨成王葬于畢是也黻衣繡裳傳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正義云鄭於周禮

毛詩後箋卷十一

廣雅通釋

之注差次章色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自陳氏禮書云爾雅裳黻也舉其章之末者則餘章者矣何氏古義曰九章盡於黻故以黻該之黻衣繡裳猶言此有黻之衣其繡之則在裳也承拱案傳但引考工記黑與青謂之黻是本不以此黻衣爲九章之黻鄭注考工記云文章黼黻繡五者言刺繡采所用也故爾雅繡黻彰也謂繡黻者文章之事原非十二章之黼黻又云衮黻也則直訓衮爲黻是黻衣猶言衮衣論語而致美乎黻冕黻冕猶言衮冕故鄭注云黻祭服之衣也詩黻衣與繡裳對言必非謂刺裳之黻傳但引績人而不言章次可謂善於解經諸家泥於九章之次必謂舉在裳之黻以該衣或矣

六四九十五

黃鳥

序云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案左傳以三良之死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且以死而棄民專責穆公序說皆與之合正義云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已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此說未允此非未減康公自以康公之罪不待言耳史記蒙恬傳曰昔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此亦但以三良之死歸咎穆公漢書敘傳旅人慕殉義過黃鳥劉德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人從死言今田橫不要而有從者故曰過之即此可見三良之死由于逼迫而然初非願以身殉也自匡衡云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應劭注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言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

毛詩後箋卷十一

毛

廣雅書局

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衡學齊詩者此或齊詩之說楊雄法言遂責三良復言而不近於義安得為信其後李德裕謂三良之死殉榮樂非殉仁義與梁邱據安陵君同議焉得為百夫之特東坡和陶詩是且以詩言為慎矣今考左傳及詩序於三良則哀之於穆公則刺之其為穆公之要以死而非三子之樂從可知况經云殲我良人云如可贖兮足見其殉有其不得已者若果許公以死何得云殲我又何必云可贖乎交交黃鳥止于棘傳興也交交小貌黃鳥以時往來得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箋云興者喻穆公使臣從死刺其不得黃鳥止于棘之本意虞東學詩曰黃鳥止棘毛鄭以為得所龜山駁之謂與出谷遷喬者異其說然也夫荆棘之棲昔人所歎以為

得所可乎益以黃鳥之失所止與三良之不得其死也承琪案此亦誤以黃鳥為黃鶯故謂止棘為失所而不知詩凡黃鳥皆即今之黃雀鳥之至小者故此傳云交交小貌小雅傳云縣蠻小鳥貌小鳥性宜叢木故棘桑楚皆為得所禮記大學引詩縣蠻黃鳥止于邱隅注云如鳥擇岑詩安問而止處之疏云岑謂巖險詩謂草木蒨蔚棘與楚亦所謂草木蒨蔚者故知傳箋得所之興為正戴氏續詩記曰宋劉景素在藩有鵲集於承塵上飛鳴相追景素泣然曰若斯鳥者游則參於風烟之上止則隱於林木之下形體無累于物得失不關于心一何樂哉詩人觀物而有感亦此意也

毛詩後箋卷十一

毛

廣雅書局

視其壙皆為之悼慄雋里堂曰箋謂三良自殺從死故以慄慄為秦人臨視其壙者為之悼慄然序稱穆公以人從死則殺三良者乃穆公毛訓慄慄為懼自謂三良若秦人臨三良之壙止左哀不必懼誠是二人許諾自殺且已死而臨其壙何欲百身以贖之左傳言秦收其良以死君子知秦之不復東征秦蒙殺對使臣云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故立號曰繆三子非自殺審矣王仲宣曹子建均有詩曹以臨穴為登三良墓之人王則以臨穴呼天為三子之妻子兄弟皆從箋而推之耳承琪案序下箋云三良自殺以從死故不得不以臨穴慄慄為他人然於章首取興之意又云黃鳥止棘求安喻臣之事君亦然則又與三良自殺之旨不甚相合故不如從左傳詩序以黃鳥為秦之

殺三頁而惴惴即為三頁之臨穴掉慄也

晨風

飲彼晨風傳疾飛貌晨風鷗也案此飲與飲彼飛隼同韓詩外傳作鷗乃古字通用如回適作回歌釋文引滴水作次水書

司馬相之類故鷗亦訓疾海賦鷗如鷗是也晨依字如傳注

當為鷗說文鳥部鷗鷗風也又羽部翰一名鷗風毛詩作晨古文假借耳戴侗六書故云晨風朝風也猶云朝雲夜雨飲言風

之孔也風凡而林木披靡故曰鬱彼北林若晨風為鷗則當言集彼北林不得言鬱陳氏大章詩名物集覽云古詩晨風懷若

心蟋蟀傷局促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翔曹丕詩願為晨風鳥雙飛翔北林若非鷗何以言鳥言翼何以與蟋蟀並稱乎姚

氏識名解曰李陵詩願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此晨風亦指鷗言發如宋玉言鯤魚朝發之發以鷗飛急疾故云願因晨風之

發託賤軀以相隨耳不得以晨風為朝風也承琪案易林小畜之革云晨風之翰又豫之咸云晨風文翰隨時就溫雄雌相和

不憂危殆亦足為鳥名之證

鬱彼北林傳鬱積也案鄭司農注周禮函人憲讀為宛彼北林之宛此蓋三家詩有作宛者但今韓詩外傳及說苑引詩仍作

鬱此作宛未知於三家何屬說文宛屈艸自覆也鬱木叢生者古宛鬱字通毛作鬱者正字三家作宛借字耳

未見君子憂心飲飲傳思望之心中飲飲然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傳今則忘之矣傳文兩之字相承明指賢者而言思謂穆公

思之忘謂康公忘之箋以憂心為思賢與傳同至忘我實多謂假穆公之意責康公之忘已此泥於序文忘字之故其

言忘穆公之業乃作詩大旨非即指詩中忘字也箋釋經忘字

本與傳異正義強以鄭說逆毛殊失毛旨詩外傳云魏文侯

封大子擊於中山三年莫往來趙倉唐為八子使於文侯文侯

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詩何好倉唐曰好

黍離與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鳩彼晨風云云至忘我實

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此句依文選注引於是文侯大悅說苑奉使據此

必此詩為君忘其臣故倉唐引以為諷王褒四子講德論云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論其

意若如箋說以為子之忘父而乃誦之以諷文侯之忘其子雖

曰斷章亦言之不順矣程傳呂記嚴緝皆從毛義是也

隰有六駘傳駘如馬倨牙倉虎豹陸疏以駘為梓榆據下章山

有苞棗隰有樹檉皆山隰之木相配不立云獸近人又據爾雅

之駘赤李及胸九葉樊光本胸作駘者以易陸疏之駘馬總由

泥於棗木與駘獸之不類耳段氏詩小學曰案鵲巢旨若鷺旨

鷗之等不必駘與櫟不為類也承琪案詩中言山有隰有者固

多舉草木為言然風人之興亦未可盡拘其在一章者如召南

之林有檉檉野有死鹿據毛義似一文對舉與他詩言山有隰

有者略同其在兩章者終南首章條梅次章乃言紀堂不必以

苞棗樹檉皆木為疑至傳不解六字正義引王肅云言六據所

見而言恐未必然六字當為犖之聲借六駘即犖駘疊韻為名

犖駘者言其文采李尤平樂觀賦禽鹿六駘白寫朱首亦是狀

其毛色此獸因狀得名故廣韻直云六駮獸名易林无妄之觀云二殺六牂相隨俱行迷入空澤循谷直北經涉六駮爲所傷賊吳都賦騫六駮劉淵林注卽引此詩一切經音義九云魏初三年六駮再見於野亦引此詩北史張華原傳爲兗州刺史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甌山中忽有六駮會猛獸咸以爲化感所致此皆以六駮爲獸名豈得謂諸言六駮者皆以所見有六而云然歟

隰有樹檉傳檉赤羅也說文作椽羅也爾雅云檉蘿字亦當作羅詩正義引爾雅檉赤羅多赤字邵氏以爲連引舊注之文耳何氏古義曰樹檉謂成樹之檉姚氏識名解曰此但增字成文以樹字代上苞字順言之則檉樹耳鶴鳴詩爰有樹檀文亦同

此承琪案姚說是也

無衣

序云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案此詩自宋以來諸家異議紛紜金氏前編何氏古義以爲秦莊公時許氏名物鈔李氏解頤則以爲襄公時惠氏詩說陸堂詩學又以爲穆公時此皆泥詩中王于興師一語以爲襄周之世列國無有奉王命征伐者耳不知莊公襄公之奉王命伐西戎皆以敵王所佩穆公會晉納王事見史記亦勤王之事皆可美而何以云刺觀王于興師傳云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可見此經王字乃思古之詞所以刺康公非王法而興師故蘇傳呂解嚴緝皆以爲陳古刺今之作可謂善讀毛傳

毛詩後箋卷十一

三

廣雅書局

者或謂定四年左傳秦哀公爲申包胥賦無衣似非刺用兵者然哀公之賦祇取與子同仇之意不關本詩之美刺乃王氏神疏卽以爲秦哀公時詩夫三百篇豈有下至東周百年以後者乎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傳興也袍襦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正義曰傳旣以此爲興又言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則此經所言朋友相與同袍以興上與百姓同欲故王肅云豈謂子無衣乎樂有是袍與子爲朋友同共弊之以興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如朋友樂同衣袍也承琪案毛以上二句爲興者謂以同袍與同仇耳不必定以朋友與君上也王肅云云恐非毛意至箋云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同袍乎言不與民同欲考唐風豈曰無衣六兮彼文正與此同豈曰無衣者言有衣也彼非無衣但以請命爲重猶之此亦非無衣但以同袍爲親耳故以經證經足知箋說之不合

與子同仇傳仇匹也箋云怨耦曰仇毛鄭於詩仇字義皆各異此傳以仇爲匹者蓋謂同仇卽同伍首章同仇謂聯爲軍伍次章與子偕作傳云作起也作如田與追胥竭作之作謂振起師旅末章與子偕行傳云行往也此則結隊前行也三章詞意相承軍興次第如此箋以仇爲讎怨之讎吳越春秋引詩亦作讎義自可通但與下二章偕作偕行語意不相類耳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箋云禕褻衣近汗垢阮氏校勘記云小

毛詩後箋卷十一

三

廣雅書局

字本箋釋作澤案澤字是也釋文云澤如字毛澤潤澤也鄭箋
衣也說文作釋云綺也可作毛鄭異義而經字則同之證正義
云故易傳作釋乃依鄭義易字以曉人非謂經傳字作澤箋字
作釋也相臺本依之改箋者誤承琪案校勘記謂箋字亦當作
澤是也釋之所據箋本自作澤正義則云易傳為釋是孔所見
箋本與陸不同周禮玉府注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釋之屬賈
疏引詩與子曰釋則并經字亦改為釋矣然箋不云澤當為釋
說文釋下不引詩可知許鄭皆未嘗以澤為釋也李黃集解呂
記嚴緝引箋
皆作澤不作釋知宋傳云澤潤澤也蓋本以澤為衣名其曰潤
時本尚多未誤者

渭陽

序云渭陽康公念母也案詩皆送舅之辭而序云念母則以經
文悠悠我思一語斷之送舅而有深長之思非念母乎序每求
作詩之意於言外所以不可廢也後漢書馬援傳建初八年有
司奏防兄弟悉免就國臨上路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
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謂馬光封思憊田廬
有司勿復請以慰朕渭陽之情北齊書楊愔幼時其舅源子恭
問讀詩至渭陽未情便號泣子恭亦對之歔歔此皆見舅思母
之意序下云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
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毛詩後箋卷十一

韋

廣雅書局采

此念母之不見謂母已前卒不可復見故繼之云我見舅氏如
母存焉正義以不見為不見文公之反國則與下二句文意不
貫矣

列女傳云穆姬賢而有義死後其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太子
晉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君子
曰慈母生孝子何氏古義曰孔疏以即位為康公即位案左傳
重耳卒後七年康始即位無緣此時復述其事而著之詩詳味
序意或祇謂重耳返國即位後而康公思之耳如此則與列女
傳所記猶相仿佛孔疏誤也承琪案戴氏續詩記亦疑即位為
晉文復國其說已開何氏之先姜氏廣義又云秦穆濟河焚舟
晉師不出取王官及郊封敬尸而還遂霸西戎志得意滿康公

毛詩後箋卷十一

韋

廣雅書局采

即位秦晉交絕迴思母氏劬勞欲報無由而當年送舅歸國宛
如昨日故從此抒寫其情其後趙盾有立雍之請而多與徒衛
未嘗非此悠悠之思為之激發也此則斷以為康公即位後所
作亦自可通總之合孤之役曲不在秦呂記嚴緝皆引張南軒
之說謂康公怨欲害平良心故說詩者疑其即位後無復因舅
思母之意惟朱氏道行曰讀渭陽便見晉伯中原皆西秦羽翼
春秋於秦晉交戰每主晉答秦多抑揚焉即錄詩渭陽之意此
論尤為平允

權輿

序云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姜
氏廣義曰謝疊山責詩人禮貌衰而不去而說者因視為彈鉞

無魚之類不知居倉但指一節不忍斥言其大者而但責其奉
養之小者亦忠厚之意歟且為穆公舊臣與君共休戚諫不行
言不聽禮意漸衰而後翩然決去之乃知從前惓惓君國之意
正未忍遽絕也承琪案姜說是也後儒好為議論而多失其實
如以無衣為秦民強悍樂於戰鬥者平居相謂以權輿為游士
倉客之所為試思果如其說亦復何關勸懲而國史編之入樂
聖人錄之為經乎

於我乎夏屋渠渠傳夏大也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
始於我厚設禮倉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王肅述毛以夏屋
為所居之屋孔疏申鄭以全詩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故
知為禮物大具至以夏屋為大俎其說出於元人陰幼達而楊

毛詩後箋卷十

禮部書局

升菴丹鉛錄引禮記周人房俎魯頌遷豆大房以風之夏屋猶
頌之大房惠氏詩說戴氏考正皆用之何氏古義則歷引檀弓
見若覆夏屋者楚辭大招夏屋廣大崔駰七依夏屋渠渠此據
文選注引七法言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軒敞也以證古人
依作蓬蓬言夏屋即為大屋楊說雖辨然不敢信承琪案毛於屋字無傳
自以屋室常語不煩故訓王肅所述當得毛旨惟鄭箋大具之
訓似於經文更合蓋大具對下章每倉四簋言之彼謂常日授
祭此謂有時盛設故上章繼之以無餘下章繼之以不飽謂待
賢之意淺薄雖禮倉不足為大烹至常倉則鮮可以飽矣夏大
屋具既有爾雅正訓不必援房俎太房以為證也
於我乎每倉四簋傳四簋黍稷稻粱孔疏申毛引公倉大夫禮

注及秋官掌客注皆簋盛稻粱簋盛黍稷而云四簋黍稷稻粱
者以公倉大夫禮有稻有粱知此四簋之內兼有稻粱公倉大
夫之禮是主國之君與聘客禮倉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簋此言
每倉則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承琪案鄭注二禮
分簋為黍稷器簋為稻粱器此對文則別之例統言之則簋亦
可盛稻粱如玉藻朔月四簋注云日倉稻粱各一簋而已疏即
引此詩為簋盛稻粱之證馮氏名物疏云以諸侯朔月少牢四
簋之則天子朔月大牢當六簋黍稷稻粱麥苽各一簋盛則
陳八簋更加以稻粱此章四簋伐木八簋皆以天子諸侯朔月
之盛倉禮賢者及諸舅也承琪謂小雅陳饋八簋箋但云陳其
黍稷不及稻粱蓋自用其禮注分別之例此則仍傳不易者鄭

毛詩後箋卷十一

禮部書局

知毛意言簋可以該簠如說文簋黍稷方器也簠黍稷圓器也
則又以黍稷該稻粱亦由統舉則然耳
南海潘乃成初校
遵義鄭知同覆校

毛詩後箋卷十一終

陳

宛邱

涇 胡承琪撰

序云宛邱刺幽公也正義曰毛以此序所言是幽公之惡經之所陳是大夫之事由君身爲此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鄭以經之所陳卽是幽公之惡經序相符也承琪案序刺幽公而傳以經文字字斥大夫後儒因疑毛公不見詩序然詩中就事指陳而序則推求原本者往往有之如此及東門之枌皆言士大夫之淫荒而實幽公風化之所行正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未可謂傳與序異集傳以子爲泛指游蕩之人

毛詩後箋卷十一

廣雅書局

則擊鼓舞羽至于無冬無夏似非閭巷細民之所爲且爾雅陳有宛邱水經注宛邱在陳城南道東括地志以宛邱縣在陳城中卽古陳國考說文云陳宛邱也舜後媯滿之所封則宛邱爲陳國都可知劉氏克詩說曰名詩以陳所都之地爲言則係於其國非僅一方之風土所可言序以爲刺幽公者非無自矣子之湯兮傳湯蕩也惠氏古義曰湯本古蕩字王逸引此詩正作蕩古文論語君子坦蕩蕩鄭注魯論作坦湯湯是古皆以湯爲蕩或音他耶反者非承琪案莊子天地篇數如洸湯釋文引司馬本作佚蕩其實放蕩之蕩依字當作惕說文惕放也又據放也華嚴經音義則以憮爲惕古文方言憮惕游也江沅之閒謂戲爲憮或謂之惕經典多通作蕩古文或又借湯字爲之此

傳正謂經借湯爲蕩初非以蕩訓湯呂記云湯雖訓蕩與徑斥爲淫蕩者辭氣緩急不同誤矣

宛邱之上兮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正義曰釋邱云宛中宛邱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爲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宛邱謂中央隆峻狀如負一邱矣與此傳正反案爾雅上文備說邱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邱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故李巡孫炎皆云中央下取此傳爲說臧玉林經義雜記曰爾雅釋文宛施於阮反孫云謂中央汗也郭於枌反謂蘊聚隆高也下同元和郡縣志載爾雅舊注四方高中央下曰宛與毛傳同施博士於阮反讀爲宛義與李孫合郭氏於枌反讀爲菴音蘊與毛傳李孫皆非異矣邢疏云郭氏以

毛詩後箋卷十一

廣雅書局

爲中央高者以其四方高中央下卽是上文水潦所止泥邱又下文邱上有邱爲宛邱作者嫌人不了故重曉之既言邱上有邱非中央隆高而何此郭氏所以不從先儒也案水潦所止之邱但頂上汗下耳非四方高中央下也下云邱上有邱爲宛邱謂有上下兩邱上一邱中央宛下耳亦非言中央高也釋名云中央下曰宛邱有邱宛宛如偃器也涇上有一泉水亦是也亦用舊說廣雅釋言承琪案臧說是也邵氏爾雅正義又引釋山宛中隆以證宛中當爲中央隆峻考漢晉春秋云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凡地必四方高阻中央窅下始可謂之中如相中涂中皆是若中央隆峻何以謂之隆中乎又爾雅邱背有邱爲負邱郭氏謂與宛中宛邱同不知邱背有邱者謂邱後別有

一邱如背負然非中央隆峻之謂至釋名中央宛宛如偃器者正形容中央下貌其又云涇上有一泉水者涇或為涇字之誤說文涇絕坎亦謂中有坎宮也邵氏謂釋名與郭義同亦誤坎其擊鼓傳坎坎擊鼓聲何氏古義曰坎通作龔說文龔舞也如舊說以坎為擊鼓聲然則後章坎其擊缶又將為擊缶聲乎按舞必應節擊鼓所以為舞節故曰龔其擊鼓後章放此承琪案說文訓龔為舞引詩龔龔舞我段注據韻會引說文仍作鼓此處自應同今此或用三家詩與毛異毛於伐木坎坎鼓我無傳自應與陳風同訓坎是擊鼓聲故傳以重文形容之下文缶為瓦器凡草木瓦石聲多相近故魏風傳又云坎坎伐檀聲此又豈得以坎為舞邪

毛詩後箋卷十一

廣雅書局

值其鷩羽傳值持也鷩鳥之羽可以為翳末章值其鷩翮傳翮也是傳意以鷩羽即下鷩翮故箋申之云翳舞者所持以指麾承琪案說文羽部云翳樂舞以羽翳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此與鄭司農注周禮樂師云翳舞者以羽冒覆頭上義同說文又云鷩翳也所以舞也此皆謂執羽而舞翳者舞者所以自蔽之義古者舞人用翟故簡兮右手秉翟此用鷩羽者周禮舞師教羽舞鄭注羽析白羽為之豈即鷩羽歟爾雅鷩翳也當本作翮翳也毛傳所引益古本不誤說見鄭注周禮引匠人執翮雜記作執羽葆故郭注爾雅云翮今之羽葆幢此殆帥舞者所持以指麾之具或謂翳為舞者之蔽翮為舞者之導然大要皆舞時所用故傳以翳翮為一而王風箋云鷩舞者所持謂羽舞也

大五百零三

與此箋正互見其義並非兩岐傳訓值為持說文值持也即同毛訓今說文作值措也段注云措者置也非其義依韻會所據正之韻會雖謂為待然轉刻之失耳顏注漢書以值為立蓋疑值為植之借字李解引王安石說訓值為遭遇謂是百姓厭苦之言然王風明云執翮自以訓持為正不必更求別解也

東門之粉

序云東門之粉疾亂也許氏詩深曰前篇刺邦君此篇則疾卿士子仲之子是也亂者男女無別則末章所陳是也序之以疾書者二萇楚疾恣讀之悽婉而知其音之哀以思此篇疾亂讀之切直而知其音之怨以怒然則政乖民困之故可想矣

毛詩後箋卷十一

廣雅書局

嚴緝云後序附益講師之說時有失詩之意者一斷之以經可也首序之傳源流甚遠方作詩時非國史題其事于篇端雖孔子無由知之或欲并首序去之不可也古說相傳猶不之信千載之下一一以胃臆決之難矣桑中溱洧之詩或謂淫者自言其如此此詩亦為男女聚會而賦其事以相樂蓋不用首序刺奔刺亂疾亂之說耳如此則凡刺詩之作皆淫人動於淫思發為淫辭非止乎禮義者矣聖人何取淫人之言著之為經而使天下後世諷誦之邪故凡刺詩皆作者刺淫非淫者自作也味此詩不續其麻正是諷責之辭非相樂之辭首序未易盡去也承琪案嚴緝此條專指集傳益集傳以未章視爾遺我今毛詩各本作貽我椒椒據似兩相親愛之語故以為男女自賦其事不知所云爾我者正由會聚之時而二人自通情好不以為恥詩人疾

大四百一十

其如此故即其言而爾我之以爲刺非必全詩皆男女之自述也

讀詩質疑曰此詩毛鄭之說俱得歐陽氏駁毛鄭以子仲之子莫可知其爲男女南方之原爲國南原野非陳大夫原氏朱子因之故集傳云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蓋其意不欲以南方之原從毛鄭作原氏之女而次章不續其麻絕無所承故不得不以子仲之子爲女但兩章皆言女而未章視爾如菽遺我握椒又爲男女相說則於上下文之脈絡亦未見其爲妥帖也又首章婆娑其下次章市也婆娑皆指女言語亦煩贅又首章言東門之粉次章言南方之原既往東門復往南方之原於理不順又上言南方之原下復言市也婆娑原是郊原市乃市井一

毛詩後箋卷十一

五 廣雅書局

在國門之外一在國門之內既期會於南方之原又婆娑於國中之市揆之情事俱未爲合案首章之婆娑子仲之男也次章之婆娑原氏之女也未章越以讓適乃道其男女之相說贈物以結好則三章文意俱明曉通達而無錯亂復疊之病矣集傳又云此男女聚會而賦其事以相樂亦未必然玩子仲之子明是他人之言不續其麻直是刺其廢業未有男女賦詩相樂而自言不續其麻者也承琪案嚴氏此條一準經文以申毛鄭其說甚確

何氏古義曰王符潛夫論案此見序修篇云詩刺不續其麻女也婆娑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癡惑百姓云云此詩所言婆娑正巫覡之事未有良家子女而

六百九十一

羣然歌舞于市中者況不續其麻一句潛夫之解更自明晰乎承琪案自匡衡有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之語班固地理志亦云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引陳風坎其擊鼓東門之粉一詩爲證鄭譜因之此皆推本之論蓋上有好之漸漬國俗酣歌恆舞成爲巫風耳然必以此二詩卽爲巫祝事鬼之作且以子仲爲男巫原氏爲女覡則又因事附會經無明文未可據信

子仲之子南方之原傳皆以爲陳大夫氏箋則申之以爲之子是男原氏是女正義引莊二十七年左傳季友如陳葬原仲爲陳大夫姓原之證路史注云子仲氏陳宣公子卽詩子仲之子馮氏名物疏云此詩作於幽公時在宣公前此說非是承琪案

毛詩後箋卷十一

六 廣雅書局

新唐書世系表胡公滿後有仲牛甫仲爾金甫子仲氏豈卽其後歟總之傳箋於此類必有憑依斷非嚮壁虛造范氏補傳曰舉二氏之男女則下此者可知古人姓氏幸而畱於經者不得而廢如邱中有麻之畱氏桑中之姜氏弋氏庸氏皆其類也穀旦于差南方之原傳穀善也箋云旦明于曰差擇也朝日善明日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釋文曰本亦作且王七也反苟且也徐子餘反差鄭初佳反擇也王音嗟韓詩作嗟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嗟案毛無改字宏從鄭讀承琪案韓詩作嗟或古字差通作嗟非必卽爲嗟義王肅直以且爲苟且差音吁嗟則經文穀且于嗟殊不成語徐邈讀且爲士曰旣且之且讀差爲七何反疑卽以爲屢舞僂僂之僂然於文義亦

六百九十七

殊費解自不如箋訓巨明差擇爲是但箋以擇爲相擇正義云發意相擇則是男子擇女是也後儒誤以爲擇日黃氏曰鈔云果擇吉日當曰差于穀曰不當曰穀曰于差差之言觀也與下章穀曰于逝詞意一同約以良辰而往游觀也承琪又案差之言觀古無此訓箋以差爲相擇本謂擇人竝非擇日不煩改訓正義云南方之原氏有美女國中之最上處可以從之也承琪案此似非箋義原氏之女居在南方何以見其必爲一國最上之處抑風在前上處箋云在前列上頭也疏以爲在舞位之前行而處上頭竊意此箋上處亦是謂舞列之上頭蓋以南方原氏之女容美藝嫻可以居舞列之上頭耳陳氏稽古編曰陰晴未可預期豈容人擇箋謂擇善地而游下文南方原氏女家是也承琪又案箋謂擇人亦非擇地此說亦未合

毛詩後箋卷十七

七

廣雅書局

集傳於南方之原下云無韻未詳顧氏詩本音亦不入韻孔氏詩聲類曰戈韻爲寒原之陰聲二部每互相轉詩皇矣度其鮮原與上阿池韻生民時維姜嫄與下何韻與此原字與麻姿韻同他如左傳般民繁氏之繁步何反漢沛鄧縣之鄧才何反說文引嘽嘽駱馬字作瘡周官注曰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漢書音義如瀆曰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其餘偏有尤多出入若嬖从般裸从果驛置从單蟠蟠从番之類承琪案王氏詩總聞云原今人猶呼御靴切未嘗不叶也蓋已見及於此但僅據方音未能旁引曲證今更考得鄆風瑳兮瑳兮釋文七亦與下展絆顏媛爲韻史記曲沃桓叔子鱣索隱音善又音陀高

大五百二十八

祖功臣侯表鄆侯蘇林鄆音多說文韞讀若和水經注云蠻麻聲相近司馬相如子虛賦馬融廣成頌竝以韞與韻韻此皆元桓與戈歌通轉之證也

穀曰于逝越以酸邁傳逝往酸數邁行也正義曰酸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酸爲數王肅云酸數績麻之縷也承琪案布八十縷爲縵王肅之意謂傳以酸爲縵之假借耳然上文旣云不績其麻矣何又以麻總而行竊疑毛意訓酸爲數蓋讀爲數罟之數幽風九罟傳縵罟小雅魚麗傳作數罟知縵有數義數者促數爲攢湊總會之意故商頌假傳又云酸總中庸作奏假奏猶湊也會聚之義然則此傳酸數邁行者本謂男女促數會聚而行鄭以數義難明故以總訓申之非與毛異玉篇

毛詩後箋卷十七

八

廣雅書局

復數也詩曰越以復邁此或據三家詩从彳作復必非麻縷可知其字雖與毛異義亦當同耳
視爾如苾傳苾苾芑也爾雅苾苾郭注今荆葵也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承琪案廣雅陸疏皆以苾爲荆葵爲郭所本惟崔豹古今注以芑芑一名戎葵一名荆葵一曰蜀葵然爾雅本有肩戎葵郭云今蜀葵也自是別草與芑異崔氏混荆葵蜀葵爲一羅願爾雅翼駁之極是羅氏又云苾荆葵蓋戎葵之類比戎葵葉小故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也華似五銖錢大邑粉紅有紫紋縷之一名錦葵大抵似蘆葦華故陸氏云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亦其文采相錯故陳風男子悅女比之曰視爾如苾言如戎葵之華小而可愛也此

五百一十

說近之馮氏名物疏引洪氏說以為柴荆毛詩明辨錄又以為
蕎麥皆無稽不足信

衡門

序云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范
氏補傳曰是詩與甫田皆視其君之失而正救之齊襄公志大
心勞所謂過也詩人則抑之陳僖公愿而無立志所謂不及也
詩人則誘之姜氏廣義曰此篇六小雅鶴鳴篇同純用比體而
正意宛然言下惟鶴鳴如易之取象詞氣莊重故序曰誨此則
極淺近極風致而至理躍然使人人耳情怡而感發興起序之
所以為誘也承琪案序於十五國風曰美曰刺曰勸曰惡曰思
曰閔曰傷曰疾曰怨曰責曰止曰懼曰戒曰哀曰憂其旨多矣

毛詩後箋卷十二

九 廣雅書局采

而言誘者獨見於此篇序言僖公愿而無立志實與詩意脗合
歐陽本義云詩人以僖公性不恣放可以勉進於善而惜其懦
無自立之志故作詩以誘進之首章言小國亦可以有為下二
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此說善申序意朱子謂序詩者因僖公
之諛而配以此詩故改為隱居無求者之詞然三百篇之作吟
咏情性以風其上若徒為詩人自適亦復何關政教且作詩時
世雖不可盡知然序所指者必皆有所依據決無以論法強配
欺天下後世者

衡門之下傳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正義曰考工記玉人注
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唯橫木為之
言其淺也經義述聞曰門之為象縱而不橫若謂橫木而為門

於其下則又不得謂之橫門矣因疑衡門為城門之名承琪案
此說非是藝文類聚引劉禎毛詩義問曰橫一木而上無屋謂
之衡門此解最明晰若城門乃往來之衝安得云可以棲遲乎
可以棲遲傳棲遲游息也惠氏古義曰嚴發碑作西遲衡門說
文西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為東西之西或
作棲從木妻是西為古文棲也承琪案此特書碑者偶用古文
西字耳非必詩本有作西者至婁壽碑徼衡門則更與棲遲
異字異義說文徼久也 徼行平易也漢人以音近借用王伯厚詩考補遺并
引之以為三家異文恐未必然

毛詩後箋卷十二

十 廣雅書局采

流之義說見 鄭風嚴緝云毛以彼誌與此泌字異義同亦當為泉水
之流貌非謂泌為泉水也王氏詩總聞云泌在南陽泌陽縣今
考漢志南陽郡有比陽縣應劭曰比水所出水經亦作比呂氏
春秋作泚皆不作泌酈注水經瀨水篇又云有泌水出漁陰縣
旱山然竝不引詩則衡門之泌非水名審矣寰宇記唐州泌陽縣漢舞陰地後魏立為上馬縣天寶元年改為泌陽以地有泌水經其陽故以名之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在邑界案此係後人附會恐未可信

可以樂飢傳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云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
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樂飢釋文樂本又作樂毛音洛
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逸呂記引釋文逸作晚詩本有作广下樂以
形聲言之殊非其義藥字當從广下作寮案說文云藥治也療

或癯字也則毛止作樂鄭本作癯下注放此盧召弓曰自案說文以下陸語也韓詩外傳二引詩可以療飢臧生鏞堂云鄭作癯飢不云樂當為癯是經本作癯也據正義云定本作樂飢知孔本作癯飢矣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唐石經後改刻足利古本樂皆作癯正義引王肅孫毓皆云可以樂道忘飢是傳中樂道忘飢之言非毛氏本文乃肅所私撰而孫毓從之也阮氏校勘記云小字本相臺本經文皆作樂唐石經初刻同後加疒作癯用鄭義也沈云舊皆作樂字陸意不從沈而不云檢舊本不如沈言則作樂審矣正義云定本作樂是正義本即作癯標起止云至樂飢或後改耳釋文又作本及正義本皆沈所謂晚本也沈但當如正義所云觀此傳亦作樂以證毛

毛詩後箋卷十二

廣雅書局

氏詩是樂字不當誤論形聲以致陸駁然陸云毛本作樂鄭本作癯斯不然矣鄭非於毛外別有本但可易傳義耳不容經字先已異也鄭本亦必作樂陸欲調停晚本失之考文古本作癯采正義釋文也此箋不云樂讀為癯者以樂為癯之假借而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也晚本乃因此改經耳惟傳中樂道字不容改近盧文昭遂以傳中樂飢可以樂道忘飢一句屬之王肅而議剛之矣其誤實由於晚本惑之且不得鄭箋改字之例故也承琪案校勘說是也列女傳老萊妻傳文選蔡伯喈郭有道碑李注太平御覽五十八引詩皆作可以療飢或三家容有作療字者鄭據之以為訓釋然未必輒改經字臧玉林以此列於後人據鄭箋改經字之條當矣吾友洪筠軒讀書叢錄云

釋繁陽合楊君碑徧樂志蔡邕焦君贊衡門之下棲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食皆本於此盧召弓說非是承琪又案唐風蟋蟀傳云休休樂道之心亦足證樂道之言為毛公常語又韓外傳二子夏曰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此引詩雖作癯而其云有人亦樂無人亦樂則與毛傳樂道忘飢義合疑外傳引詩亦本作樂飢療字後人所改耳

東門之池

序云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此與鄆靜女齊雞鳴小雅車牽諸詩大旨略同集傳以為男女

毛詩後箋卷十二

廣雅書局

會遇之詞張氏次仲曰淑姬非妖麗之稱晤歌亦無戲浪笑傲之態池水漚麻以喻漸漬而不覺淑姬晤歌以見婉轉而善入承琪案列女傳魯黔婁妻傳君子謂黔婁妻為樂貧行道引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又晉文齊姜傳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引詩曰彼美孟姜可與晤言此謂晉文安於齊姜氏勸之行之事尤與此詩賢女切化意合淑姬作孟姜者或傳寫之誤或因齊姜氏牽引有女同車之詩耳總之皆非淫詩可知且既云男女會遇而經文曰彼美豈是覲面之辭即以詞意而言亦可見其不類矣東門之池傳池城池也正義曰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為城池承琪案水經渠水注

陳之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元和郡縣志亦云東門池在陳州城東門內道南此皆後代遷居已非故跡若毛云滅池故當在城外也

彼美淑姬正義曰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為婦人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是以姬姜為婦人美稱也呂記引董氏曰周姬姓陳因元女以封故詩人猶言淑姬孔氏以姬姜為婦人美稱於書無所考承琪案孔疏引左傳姬姜之言最為確據董氏反譏其無考而謂陳女稱姬以大姬之故天下豈有女子冒母姓以為稱者乎矣陋甚矣

東門之楊

毛詩後箋卷十二

圭

廣雅書局

序云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案此與鄭之丰略同彼云刺亂此云刺時昏姻失時男女多違其故似非一端鄭箋於丰云時不送則為異人之色於此云女留他色不冝時行此莫須有之事未必盡由於此毛傳於二詩皆無此語箋所言似未合序意姜氏廣義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時已莫春失婚姻之候久矣而女不至者非既奠雁而酒不至也納吉納徵之後女家復有異志不許其迎而婿待之也此亦未即是淫女或以勢利寒盟以他故棄約則父母之命難憑媒妁之言莫據弃信不顧風俗之敗壞視唐之綢繆風愈下矣故詩人述其言以刺時也承琪案姜氏以不至未必即是

淫女其說甚是云非奠雁而不至則不信序親迎之說若毛傳但云期而不至未嘗云迎而不至語本渾融范氏補傳云當時婚姻以有故而失時則男女多失禮不復能如古之親迎今幸已有成約而女復有異志而不至云云蓋已不信序之說然序與坊記同乃極言其微謂親迎而猶不至則不親迎者可知矣總以見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孽多所以可刺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傳興也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正義曰毛以為作者以楊葉初生興昏之正時楊葉長大興晚於正時毛以秋冬為昏之正時故云男女失時不待秋冬也承琪案楊葉秋冬焉得生而云初生為正時乃鄭義非毛義也

毛詩後箋卷十二

十四

廣雅書局

毛意但云楊葉既盛已非秋冬嫁娶之時耳李解引程氏曰楊最得陽氣之先者言人反不及時又引陸氏曰楊之發拆首於眾木昏姻失時則木之不如二說略同只此發明興意已足范氏補傳乃云楊葉雖盛漸至凋落喻男女失時正如東門之楊竟至衰落惠氏詩說因之據易大過枯楊生稊枯楊生華二五皆陽以楊象之則楊所以比男子春氣之動楊最先發所以比男先於女也然楊易生亦易老始而牂牂繼而肺肺終則至於枯落故曰後時也今案經文並無衰落之意此說殊可不必箋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正義申之曰鄭以婚姻之月惟在仲春其抑風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自謂及冰泮行請期禮耳非以冰之未泮已親迎也李解駁之

云據詩言歸妻則實已迎女安得以爲請期承琪案李說是也
邶風請期以旭日之且歸妻在冰泮之前明係二事鄭箋乃合
而一之此又以胖牂爲三月中者皆自圓其仲春之說然卽二
月楊葉亦未始不盛何得沾沾乎此數日間而遂以爲失時乎
其葉肺肺傳肺肺猶胖牂也案易林革之大有南山之陽蕪葉
鏘鏘陽一本作楊鏘鏘一本作將將與此東門之楊其葉胖牂
正同禮記內則注云將當爲胖疏云將胖聲相近詩穆木破斧
正月等傳竝云將大也北山傳將壯也此傳胖牂然盛貌正與
壯大義近爾雅釋天在午曰敦胖開元占經引李巡曰言萬物
皆茂壯阿那其枝故曰敦胖敦茂也胖壯也又引孫炎注曰敦
盛也胖壯也將胖壯竝以聲近故義同肺疑爲水之假借說文

毛詩後箋卷十二

五 廣雅書局

米部云米艸木盛米米然象形八聲讀若輩又艸部莛艸葉多
莛字又作蒹此亦與肺聲相近故肺肺亦爲盛義生民在蒹蒹
蒹傳蒹蒹然
長也音 何氏古義謂胖羊爲赤羊肺石爲赤石言霜降後則楊
葉赤以附會秋冬昏期之義殊爲穿鑿無謂

墓門

序云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
焉承琪案序云無良師傅傳於夫也不良云夫謂傳相正依序
說則序在傳前明甚程蘇詩傳及呂記皆從序說而蘇呂則以
夫指陳佗不用毛義不知此詩乃作於桓公之時自以佗傳不
良恐陷於惡故豫告桓公欲令早爲諭赦此詩人忠厚之意觀
左傳佗能勸桓公親仁善鄰似非昏愚之質及至如鄭蒞盟而

大五百

敢如忘洩父知其不免數年之間情性變易如此則其無良師
傳可知經文知而已箋云已猶去也與論語三已之孟子王
曰己之己字同謂黜退也正指師傳而言若指陳佗則當桓公
在時佗惡竝未彰著而遽勸之黜去其弟翦手足以安子孫恐
無此理末章顛倒思予乃詩人先見之言逆料其必至於此猶
云後君噬臍他日請念之類序云至於不義惡加萬民則作序
時要其終而言之非此詩作於陳佗弒逆之後也若在桓公卒
後則佗已身爲大逆而尚總總然追咎於其傳之不良縱罪魁
而誅黨惡無此斷獄之法尙得謂與春秋相表裏乎

虞東學詩曰詩末三句舊主告佗愚謂佗何足告范逸齋謂莫
佗之悔悟則詩人爲黨逆矣承琪案佗既爲弒君之賊矣則其

毛詩後箋卷十二

末 廣雅書局

師傅必皆同惡相濟如商臣之有潘崇何以尙望其知而去之
且卽去之亦不過如司馬之於成濟耳於佗之惡能解免乎作
歌用諱其非用之於佗明矣但傳箋之意止言陳佗無良師傅
以陷於惡竝未嘗以知而已爲欲佗之去其惡師也惟孔疏
誤會經義一則曰陳佗既立爲君此師傅猶在仍用其言必將
至誅絕再則曰欲令佗誅退惡師殊不思箋云陳佗由不親賢
師良傳之訓道至陷於誅絕之罪疏既云弒君之賊於法當誅
其身絕其祀則佗既弒君已當誅絕何以云仍用惡師將至誅
絕乎豈於弒君之賊而猶望其晚益也故蘇傳以後說詩者多
因墓門與刺以爲追咎先君較疏義爲勝然云告佗者乃疏誤
傳箋原未嘗誤也至墓門傳止云幽閒希行用生此荆棘竝不

大五百三十三

指桓之墓門下章明云歌以訊之訊毛云告也韓云諫也此卽謂告諫桓公耳下文又云顛倒思子皆非追刺之語

墓門有棘傳墓門墓道之門王氏經義述聞云襄三十年左傳

晨自墓門之漬入杜注曰墓門鄭城門此墓門蓋亦陳之城門

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注曰言解居父聘吳過陳

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

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據王注云過陳之

墓門則墓門爲陳之城門可知猶言秦師過周北門耳王注本

列女傳蓋三家詩中有此說也承琪案王氏質詩總聞已據左

傳鄭之墓門謂此亦是陳城門然城門豈可行淫泆之地況天

問上文云昏微遺跡有狄不靈王注云人循闇微之道爲淫泆

戎狄之行是亦以墓門爲幽僻之所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師入

陳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賈獲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蓋冢

間可以避兵此墓門亦卽其地故傳以爲幽閒希行也

誰昔然矣傳昔久也段懋堂曰夕誤作久誰夕猶今人言不記

是何日也記云疇昔之夜疇誰正同承琪案此說非是箋云誰

昔昔也用爾雅文禮記檀弓曰予疇昔之夜注云疇發聲也昔

猶前也郭注爾雅以誰爲發語辭卽本鄭注鄭訓昔爲前者與

此傳訓昔爲久同久者古也故箋云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

誅退終致禍難自古昔之時常然諸儒以爲追刺先君者皆泥

於此語不知誰昔然矣者謂蔽於聰明而忽於禍亂自昔皆然

乃感慨之詞非指桓公之時爲昔至檀弓疇昔之夜不過謂前

毛詩後箋卷十一

七

廣雅書局

日之夜若訓昔爲夕則既云夕又言夜於文贅矣宣二年左傳疇昔之羊子爲政杜注亦以昔爲前日正與下文今日之事相對若必以昔爲夕安見華元殺羊會士必在於夕乎

有鴉萃止傳鴉惡聲之鳥也正義曰鴉一名鵙與梟異梟二字

補記一名鴉鵙云爲梟爲鴉是也俗說以爲鴉卽土梟非也

陸璣疏云鴉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

鵙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臠又可爲炙陳氏稽古編曰梟鴉

字異物亦異說文鴉从号胡到得聲梟從鳥頭在木上是字異

也鴉云鴉鴉鴉梟云不孝鳥是物異也其在詩則梟者旄邱

之流離也所謂少美長醜食母而飛者也鴉者墓門之鴉也所

謂惡聲之鳥如班鳩綠色者也爾雅之鴉鴉郭注既不從巧婦

之說而以爲鴉類當卽此禽矣今據爾雅以合之詩則流離及

瞻卽之梟卽爾雅之梟鴉鴉也墓門之鴉幽風之鴉鴉瞻卽

之鴉泮水之飛鴉卽爾雅之鴉鴉也承琪案此說分析梟鴉之

異語甚簡當惟爾雅鴉鴉乃凡鳥少美長醜者之通名詩之流

離不當爲梟說見旄邱若鴉鴉則郭注以爲鴉類不誤說文鴉鴉

鴉鴉也是鴉鴉可單稱鴉卽陳風之有鴉魯頌之飛鴉皆爲惡

聲之鳥幽風傳以鴉鴉爲鴉鴉亦係惡鳥與巧婦名同而實異

說見幽風詩或言鴉或言鴉或言鴉鴉皆一物也陸疏云鴉大如班

鳩綠色莊子天地篇云鳩鴉之在於籠太平御覽引廣志云鴉

楚鳩所生此鴉大如鳩之證郭璞西山經注云鴉似鳩而青色

亦與陸說合內則云鴉鴉胖莊子齊物論見彈而求鴉炙故陸

毛詩後箋卷十一

八

廣雅書局

云其肉甚美周禮若族氏天鳥注云惡鳴之鳥若鴉鵬賈疏雖以鴉鵬爲一鳥然史記賈生傳云楚人命鴉曰服故陸以爲惡聲之鳥卽賈說所賦鴉鳥也

歌以訊之釋文訊又作諄音信徐息悴反廣韻六至引詩歌以諄止王逸注離騷引詩諄子不顧江氏古韻標準戴氏詩考正義氏着新錄段氏詩小學皆據此以訊爲諄之誤顧氏詩本音則謂古人以訊諄二字通用歷引詩皇矣禮記樂記及莊子文選後漢書等訊一作諄諄一作訊又荀子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與偏塞忌置爲韻張衡思元賦訊與內對爲韻左思魏都賦訊與匱粹等爲韻王氏經義述聞本之謂訊諄同聲故二字互通引學記多其訊鄭注曰訊或爲訾訊字古讀若諄聲與訾相近故通又引吳語乃訊申胥說文引作諄申胥莊子徐無鬼篇察士無凌諄之事釋文引廣雅曰諄問也文選西征賦注引廣雅諄作訊史記賈生傳弔屈原賦訊曰漢書訊作諄又賈誼傳立而諄語賈子時變篇諄作訊楚辭九嘆訊九魁與六神王注一本作諄漢書敘傳幽通賦既諄爾以吉象兮文選諄作訊凡此者或義爲諄告而通用訊或義爲訊問而通用諄未必盡爲諄字續列女傳引墓門之詩正作歌以訊止承琪案謂訊當爲諄始於詩總聞據龍龕手鑑引詩諄止爲證江氏戴氏始暢其說然如墓門釋文引徐邈息悴反此在詩本有作諄者或卽爲諄字作音若小雅莫育用訊竝無一本作諄而釋文亦載徐息悴反是徐邈已讀訊如諄不始於陸也古人於訊迅等字每書

毛詩後箋卷十二

九

廣雅書局

防有鵲巢 序云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王氏總聞據史記宣公嬖姬生子款欲立之而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公子完完懼及禍乃奔齊以此爲宣公信讒之證集傳乃以子美指所與私而定爲男女有私憂或間之之詞陸堂詩學曰宣公之殺太子其事與衛急子晉申生無異惜乎陳國文獻無徵莫能悉其顛末賴此一詩猶存豈可指忠良爲淫慝乎黃氏元吉曰男女有私聖人何取其無間而於鄭錄揚之水於陳又錄此詩乎承琪案爾雅釋訓怙怙怙怙怙怙也郭注詩云心焉怙怙韓詩以爲說人故曰愛也集傳益據此疑爲男女之詞毛詩於甫田傳云切切憂勞也此詩切切無訓次章傳云惕惕猶切切也此固以惕惕爲憂勞之意韓詩以爲說人者蓋因子美而云然說其人故憂其被讒然不必爲男女之離間孟子云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又曰說賢不能舉是君臣亦可言說不必定屬男女也

大五百二十四

作諄逆者似从凡之字本可讀若卒音未必盡由草書偏有卒平相似之誤歐氏毛詩證讀曰說文一引而下行讀若凶引而下行讀若退可證訊得讀諄爲一音之轉非字誤今又攷得說文凶或从囚宰作臍是凶有宰聲且凶息進切而伯恩泊納皆从凶得聲此亦可爲訊諄聲通之例成伯璜毛詩指說引梁簡文云作好歌以訊之當卽用此詩亦作訊不作諄

防有鵲巢

毛詩後箋卷十二

十

廣雅書局

防有鵲巢 序云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王氏總聞據史記宣公嬖姬生子款欲立之而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公子完完懼及禍乃奔齊以此爲宣公信讒之證集傳乃以子美指所與私而定爲男女有私憂或間之之詞陸堂詩學曰宣公之殺太子其事與衛急子晉申生無異惜乎陳國文獻無徵莫能悉其顛末賴此一詩猶存豈可指忠良爲淫慝乎黃氏元吉曰男女有私聖人何取其無間而於鄭錄揚之水於陳又錄此詩乎承琪案爾雅釋訓怙怙怙怙怙怙也郭注詩云心焉怙怙韓詩以爲說人故曰愛也集傳益據此疑爲男女之詞毛詩於甫田傳云切切憂勞也此詩切切無訓次章傳云惕惕猶切切也此固以惕惕爲憂勞之意韓詩以爲說人者蓋因子美而云然說其人故憂其被讒然不必爲男女之離間孟子云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又曰說賢不能舉是君臣亦可言說不必定屬男女也

大五百七十一

巢邱之有百枝處勢自然與者喻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譏
人李氏集解歷引程氏蘇氏之說以為皆不如歐陽氏說考本
義曰譏言惑人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構成之又
如若饒蔓引將及於我中唐有贊亦以積累而成旨鵲綴草雜
眾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呂記嚴緝及戴
氏續詩記皆從其說然此說亦近鑿而以邱為叩訓我尤非虞
東學詩云范逸齋補傳謂如采苓首陽之意善矣而謂中唐無
贊其理不行補傳云防以止水必無鵲邱高仰之地必無若鵲
堂途之閒人所掃除必無飯饑近方望溪說詩即
用此承拱案此詩之為憂讒即誰侑予美一語可為明證毛傳
用爾雅侑張誑也說文侑有靡蔽也誰惑壅蔽義本相因此蓋
云邑中之樹有鵲巢則仰而可見者也邱上之草有旨苕則俯

毛詩後箋卷十二

三 廣雅書局

而可見者也中庭之督有合適則近而易見者也邱中之地有
旨鵲又遠而易見者也俯仰遠近苟無所蔽則皆能見之誰歟
誰惑壅蔽我所美之人令其多所不見而我憂讒畏害之心能
不切切惕惕乎漢書中山靖王云白日曜光幽隱皆照明月曜
夜歸窳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掩覆昧不見泰山何
則物有蔽之也斯言其即此意與
防有鵲巢傳防邑也續漢書郡國志陳縣注引博物記曰邱地
在縣北防亭在焉集傳用王安石說以防為捍水之隄夫隄防
非鳥巢之所何氏古義引爾雅翼水大則巢高水小則巢卑之
說曲為附會其實古書祇云鵲知歲之多風則去高木而巢扶
枝不聞有水小巢卑之事也

邱有旨苕傳邱邱也從來說詩者皆不言邱之所在釋文邱其
恭反竊意邱與郤古字通漢志山陽郡郤成侯國莽曰告成外
戚侯表有邱成侯邱成即郤成墨子堯葬望山之陰呂氏春秋
云堯葬穀林檀弓齊穀王姬之喪注云穀當為告是邱郤穀三
字皆聲相近太平寰宇記固陵在宛邱縣西北三十里高一丈
二尺今俗呼為穀陵此與博物記所云邱地在縣北者合邱陵
義同穀陵其卽邱邱歟

邱有旨苕傳苕草也正義曰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草
彼陵苕之草好生下溼此則生於高邱與彼異也陸璣疏云苕
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夏生形如勞承拱案勞疑當作勞
篇勞即刀切野豆謂之
勞豆或豆而細葉似蒹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

毛詩後箋卷十二

三 廣雅書局

也承拱案說文苕艸也卽本毛傳毛既以此苕與苕之華異訓
自當以陸疏所言苕饒為是廣韻云苕菜引詩邱有旨苕與陸
說可生食合何氏古義曰四句既皆比讒人則苕鵲二物不應
以旨稱之不知經文四有字皆舉卽目可見之物絕無可眩惑
壅蔽者以反興誰侑予美句並非以比讒人何不可言旨之有
邱有旨鵲傳鵲綴草也爾雅釋草作鵲毛詩作鵲者假借字呂
記引董氏曰鵲舊作鵲說文引詩亦為鵲承拱案類篇引詩又
作旨鵲鵲鵲三字聲同邵氏正義曰上文旨苕陸疏以為苕
可生食此云旨鵲亦當為可食之草今案旨訓美不必定是味
美卽文采可觀亦得為美據陸疏云鵲五色作綴文故曰綴草
或以其文采之美曰旨鵲歟

月出

佼人僚兮傳僚好貌釋文佼字又作姣古卯反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姣僚本亦作僚同音了唐石經佼作姣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一切經音義九皆引詩佼人僚兮承珠案毛詩佼為姣之借字說文姣好也小徐引史記長姣美人是也荀子非相篇古者桀紂長巨姣美作姣成相篇君子由之佼以好又作佼是一字本多通借說文人部僚好也从人寮聲此其本義也女部僚女字也與僚異義方言好青徐海岱之間曰鈔或謂之僚蓋假僚為僚耳

舒窈糾兮傳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案此詩每章第三句皆有舒字又皆以疊韻字形容舒之狀貌史記司馬相如傳青虬蚺

毛詩後箋卷十二

廣雅書局

蚺於東箱正義云蚺蚺行動之貌也又駢赤虯青虬之蚺蚺蚺蚺蚺蚺皆與窈糾同即洛神賦所謂矯若游龍者也末章舒夭紹兮文選西京賦要紹脩態麗服颺菁注要紹謂嬋娟作姿容也又南都賦致飾程盛要紹便娟又靈光殿賦曲枅要紹而環句注云要紹曲貌此諸言要紹者皆與夭紹同合上下觀之則第二章舒慢受兮文例正同釋文云慢於久切舒貌玉篇心部云慢受舒遲之貌廣韻同集韻類篇亦同並引詩舒慢受今凡此疊字形容即梁冀傳所謂愁眉啼裝折腰嚙齒以善為妖態者也虞東學詩曰集傳謂安得見之而舒窈糾之情似於語外添綴成文稽古編曰三詩皆兩字連綿并為一義集傳以窈糾二字分為兩釋尤屬臆見

佼人嫺兮釋文嫺本又作劉同力久反好貌俾蒼作嫺嫺妖也校勘記云考釋文原本作嫺嫺妖二字連文相如賦所謂妖冶嫺都也承琪案此釋文原本誤目玉篇嫺姣嫺也廣韻嫺妖美皆本俾蒼若彼文嫺作嫺則於詩韻不協釋文何為引之

勞心慘兮釋文慘七感反憂也戴氏詩考正曰慘說文云毒也音義皆於詩不協蓋燥字轉寫為慘耳燥千到切故與照燥紹韻說文燥愁不安也引詩念子燥燥段注云白華作燥見於許書月出正月抑皆作燥入韻而陸氏三者皆云七感反其攢亂有如此者承琪案隸書偏旁或作黍與稌相似易溷故六朝人往往互書致舛如說文燥摻本有二字由後人以參稌不分而脫其一說見鄭風但詩以韻為辨故惟北山之慘慘劬勞慘慘

毛詩後箋卷十二

廣雅書局

畏咎可作七感反耳毛晃陳第以後遞加辨正足救陸氏之失然五經文字云燥千到反見詩風是陸氏以後本尚有作燥不誤者

株林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箋云陳人責靈公君何為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泆之行匪非也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泆之行自之他耳砥拒之辭稽古編曰首章上一句胡為乎是問辭下二句匪字是諱辭各二句為一意適株林即是從夏南非以株林目其母夏南目其子也疏云婦人夫死從子故主夏南言之是已朱傳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匪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夫夏南本

在株林既從夏南矣尚以為非適株林乎文義殊有礙承琪案
據箋首章每二句作一氣讀曰胡為乎適株林而從夏南乎曰
非適株林而從夏南也正義曰以文辭反覆若似對答前人故
假為舐拒之辭非是面爭此說是也又曰王肅云言非欲適株
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孫毓以王為長詳王肅以為
反覆言之者不作問答之辭若云君胡為乎適株林豈為從夏
南乎乃匪適株林實是從夏南也此則將首章每二句頓斷讀
之蘇傳李解皆本此為說而集傳因之然適株林即是從夏南
既曰非適株林則不得云從夏南陳氏駁之當矣呂記又云鄭
不當以為靈公舐拒之辭彼相戲於朝猶不知恥亦何舐拒之
有故以為詩人代為隱諱之辭嚴緝亦從其說今案衷和之戲

毛詩後箋卷十一

廣雅書局

洩治一諫而即殺之當時有所忌諱亦情事之常況詩本設辭
即以刺其飾非拒諫不必改鄭也
胡為乎株林傳株林夏氏邑也承琪案國語單襄公假道于陳
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民將築臺于夏氏其下乃言及陳可證夏
氏之邑在國都外韓氏怡曰爾雅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
野野外曰林此言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序言朝夕
而往似不空若是之遠承琪又案寰宇記夏亭城在陳州西華
詩地理考引縣西南三十里陳詩株林刺靈公也胡為乎株林
作南顛誤
從夏南注云夏南夏徵舒也今此城北五里有株林即夏氏邑
一名華亭考陳州本古陳國西華縣在州西八十里夏亭在縣
西南二十里是夏氏之邑去陳國本遠若元和郡縣志宋州柘

城縣本陳之株邑詩株林是也故柘城在甯陵縣南七十里此
又在陳之東北前漢志淮陽國有柘續志同然劉昭補注但於
陳縣下云陳有株邑蓋朱襄之地於柘下不言即株寰宇記以
柘城縣為春秋時陳之株野而於下邑縣又云或以為陳之株
林此雖傳疑不定要可見株野株林必非一處故靈公稅其乘
馬於株野而後變易車乘以至株林也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倉于株傳大夫乘駒臧氏經
義雜記曰釋文乘駒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
華篇內同據此知此及小雅皇皇者華竝作駒其作駒者後人
所改陸氏於此從沈作駒於皇皇者華云維駒作駒本亦作駒
以駒為亦作正義則竝作駒誤矣說文馬高六尺為駒引詩我

毛詩後箋卷十一

廣雅書局

馬維駒則沈說當矣鄭箋與說文合尤可為本作駒之證
羊傳隱元年注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
以上卿大夫曰駒高五尺以上與說文及毛鄭畧同當出古
傳記駒必駒之譌徐疏引詩又說文引詩馬二歲曰駒則知二
歲駒白駒則唐詩本已誤矣
詩作駒非也段懋堂曰駒株合韻也鄭云馬六尺以下曰駒即
南有喬木之五尺以上曰駒也然則喬木亦當作駒矣承琪案
箋云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何為駕我君之一乘之馬可知箋
本作駕字蓋駕者馬在輓中容有駕而不乘者此言靈公但駕
之而往至株野即說焉而其所自乘者乃駒也故二文駕乘不
同君乘馬乘君乘駒變易車乘以至株林或說舍馬或朝倉馬
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駒蓋株林即株乃夏氏邑在株野之
外魯頌傳郊外曰野野外曰林說文同是由國中至株林必先
經株野然則駕我乘馬者謂靈公本以諸侯車騎出至株野託

言他適乃舍之而乘大夫所乘之驕以至干株林則已永夕永朝淫蕩忘返國語云南冠以如夏氏是靈公當日實有易服微行之事故箋云變易車乘者實得經傳微旨王肅見傳云大夫乘駒遂以為乘駒者謂孔儀從君適株不知序但云刺靈公並未嘗及孔儀也

澤陂

序云澤陂刺時也案首章傷如之何傳云傷無禮也蓋刺者刺男女相說之私傷者傷時世淫泆之變傳意正與序相應如之何者猶鄙風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也下二章碩大且卷碩大且儼言其有美容而無貞性亦傷之也惟其為刺淫之詩而非淫者所自作故聖人存之以立教自鄭箋以傷為思謂思此美人如之何而得見正義謂孫毓以箋義為長此已開後儒說詩者視同玉臺香奩之漸然郭注爾雅引魯詩陽如之何證陽為予詩考以為即此篇傷字異文然則魯詩亦似有思而不見之意又為鄭箋之所本要皆不如毛義之正大也

毛詩後箋卷十二

毛

廣雅書局

有蒲與荷傳荷夫渠也正義云傳正解荷為夫渠不言興意以下傳云傷無禮者傷有美一人則此有蒲與荷其喻美人之貌蒲草柔滑荷有紅華喻必以象當以蒲喻女之容體以華喻女之顏色當如下章言蒲萐而此云荷者以荷是此草大名故取荷為韻承琪案章首言二物而下文云一人自即以二物與一人疏申傳意是也箋云興者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則有美一人莫知其為男為女其說不可通矣

云正以陂中二物興者喻淫風由同姓生正義不言同姓之故案箋意蓋因序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靈公乃宣公曾孫御叔為宣公之孫於靈公為從祖父靈公淫於夏姬是為演倫孔宣亦稱公孫宣是靈公同姓故箋有同姓之說然於興意終鑿未必果合經旨

毛詩後箋卷十二

毛

廣雅書局

箋又云蒲柔滑之物夫渠之莖曰荷生而倭大正義云如爾雅則夫渠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為喻亦以荷為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云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承琪案屈原云製芰荷以為衣囊芙蓉以為裳楊雄則云袷芰茄之綠衣被芙蓉之朱裳漢書注引張揖字詁云茄亦荷字是也但說文茄夫渠莖荷夫渠葉本屬一字爾雅以荷芙蓉建首當以芙蓉惟葉最先見故以荷為大名而後分莖葉實根之異爾雅別有其葉遺釋文云眾傳云荷夫渠也正同爾雅箋以荷為莖則以茄荷字通詩荷即茄耳

涕泗滂沱傳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承琪案爾雅咽息也說文東夷謂息為咽从口四聲又云息喘也从心从自亦聲又云自鼻也象鼻形據此泗為鼻液與咽為鼻息音同義近滂沱者易離云出涕沱若也是也

虞東學詩曰許白雲謂月出男子思婦人澤陂婦人思男子錢天錫亦謂是女思男之辭觀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可見承琪案嚴緝云衛風以碩大稱莊姜車牽稱辰彼碩大則詩以碩大稱婦人多矣何氏古義又疑儼為矜莊非淫泆之婦人所宜稱不

知碩大且卷傳云卷好貌釋文卷一本作媵廣雅媵好也即用傳義檀弓執女手之卷然正義云卷卷然柔弱是非女子而何碩大且儼傳云儼矜莊貌以上傳例之亦不過謂其儀狀端好耳太平御覽引韓詩且儼作且媵薛君章句曰媵重頤也淮南子脩務訓儼輔搖高誘注儼輔頰邊文婦人之媚也說林訓儼輔在頰則好注儼輔者頰上室也曹子建洛神賦明眸善睐儼輔承權王粲神女賦曰美姿巧笑儼輔奇牙此皆與韓詩媵義相近說文媵含怒也一曰難知也詩曰碩大且媵此引詩者以證其字為經典所有不謂詩有含怒難知二義也女部又云壓好也此亦與媵音近而義同廣雅云媵美也總之皆謂婦人之貌也

毛詩後箋卷十二

廣雅書局

有補與蘭傳蘭也箋云蘭當作蓮蓮夫渠實也段懋堂曰鄭欲改蘭為蓮意在三章一律蓮與荷菡萏皆屬夫渠其實詩人不必然也承琪案此箋是謂傳蘭字當作蓮非改經蘭字為蓮觀正義可見疏申箋義謂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蘭當作蓮此由誤認蘭為山蘭故云陸草不知神農本草經蘭名水香別錄又名蘭澤草且鄭風秉蘭即在溱洧之間不得謂非澤中物也或又疑蘭與夫渠不同時亦由不知為澤蘭故耳蘭說詳見鄭風碩大且儼釋文儼本又作儼魚檢反承琪案儼字當作儼玉篇儼女好貌魚檢切釋文一本所作即此字無疑傳寫誤作儼猶碩大且卷釋文本又作媵宋本釋文有誤作媵者是也

大四百九十三

毛詩後箋卷十二終

毛詩後箋卷十二

廣雅書局

南海潘乃成初校
遵義鄭知同覆校

涇 胡承琪撰

檜

羔裘

序云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絮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黃氏樞曰好絮其衣服亦非大惡而大夫以是去之何哉檜君必有大不可正救者不止於此大夫不忍言其君之過而特曰逍遙遊燕此其微意也作序者謂大夫以道去其君可謂深于詩矣姜氏廣義曰檜國偏小迫于强大王室衰微漸相并吞觀鄭桓公之欲逃死則知當日之時勢矣乃逍遙遊燕飾其衣服孟子所謂及是

毛詩後箋卷十三

廣雅書局

時般樂怠傲者大夫以國無善政不用其言而去之去之而又思之且告之故以蘖君悟可謂得去國之道矣虞東學詩曰此篇序下之言有功於序者甚大序稱大夫以道去其君而詩言其君服御之美而已非有大無道之事不能一朝居之勢也何以切切然憂傷是悼哉讀後序云云乃知檜君直安樂公之流其後人恃險驕侈益其家法使然大夫有心能無去乎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箋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絮衣服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彊於政治虞東學詩曰箋據玉藻經注謂檜君以祭服為朝服蘇氏以狐白為諸侯朝天子之服檜君用以視朝案鄭注狐白止言天子其謂諸侯朝天子亦然

者乃是孔推鄭意如此非鄭說也陳祥道方慤則皆以狐白為燕服經既不著所用而論語言狐貉之厚以居陳方說固未可廢承琪案此說非是秦風終南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毛傳明云狐裘朝廷之服箋引玉藻以為狐白亦云諸侯狐裘並非止言天子此箋則以為黃衣狐裘者疏云諸侯之服狐白裘惟在天子之朝耳若檜君用狐白以朝則違禮僭上非徒好絮而已故鄭氏以朝服燕祭服朝之說自不可易蘇氏以此狐裘為狐白固非至終南錦衣狐裘與黻衣繡裳並言黻為冕服則狐裘之非燕服可知陳方說尤非是

毛詩後箋卷十三

廣雅書局

狐裘在堂傳堂公堂也正義曰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承琪案晏子春秋諫上篇景公之時雨雪三日雨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陞晏子入見此似諸侯之朝亦得衣狐白者然未必為禮之正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傳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案如膏猶鄭風之如濡彼傳云如濡言潤澤也此亦謂其裘色鮮美故日光照之如脂膏之潤澤然即此已可見其服以逍遙故不加禮服之褐衣而裘毛乃得與日光相照曜矣

何氏古義曰上言以朝次言在堂則游燕之後尚有視朝適寢之時今并其以朝在堂者而亦無之則自辨色而起以至竟日皆游燕也劉氏詩益曰末章但言羔裘不及狐裘者見其逍遙游燕之日多而視朝之日少耳或曰狐裘視朝雖非正服然尚為政事而設若羔裘逍遙則失益甚故末章惟舉其重者言之

中心是悼傳悼動也箋云悼猶哀傷也正義曰哀悼者心神
動故為動也與箋哀傷同承琪案嘒詩躬自悼矣傳云悼傷
方言廣雅皆有此訓此傳云悼動也則從雙聲為訓鼓鐘憂心
且妯傳云妯動也妯亦與悼聲義相近此傳訓悼為動疏謂心
神震動似與說文悼訓懼有合然箋以哀傷申之似非懼意竊
謂古勸字只作勸論語子哭之勸釋文引鄭注云變動容貌周
禮大祝九擗四曰振動杜子春云動讀為哀勸之勸葉鈔周禮
俱作然則悼動也即勸字故鄭申之以哀傷歟莊子山木篇
振動悼栗

素冠

序云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此詩毛鄭異說毛以首章素冠為練
冠次章以素冠故素衣末章素鞵則無傳鄭以三章皆言大祥

毛詩後箋卷十三

三 廣雅書局

於素冠引玉藻縞冠素紕於素衣引閔傳朝服縞冠朝服素裳
故通稱素衣於素鞵云鞵從裳色孔疏申鄭有二布不當名素
一也刺不能三年當先思其遠不當思其近一也不能三年當
謂三年將終少日月耳若謂全不見練冠是暮即釋服違禮之
甚序不應止於刺不能三年三也王肅孫毓皆以箋為長宋儒
呂記從毛嚴緝從鄭承琪案周禮司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又
云士之齋服有玄端素端以素與玄對即是白素之素玉藻年
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素服與素車連文更不得謂經傳
言素皆是白絹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是則喪
服稱素明矣且暮而小祥乃服練冠練衣至大祥始除詩人不

此服自是縞也

此服自是縞也

三年雖不知為服歲月然幸我謂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齊若以
宣王日為期之喪猶愈於已古之不能三年者意皆如此若以
素冠為大祥之後則呂記云除喪之縞冠雖使短喪其除之也
蓋亦服是冠矣必謂刺不能三年者當先思其遠不當思其近
殊不知近尚不能何論於遠若以素冠非練冠而素衣專指祥
祭之朝服素裳無論轉裳為衣近於遷就即此不能二年者豈
其既祥而練已及再期而獨不行大祥之祭乎至暮而釋服即
是不能三年何必定是三年將終僅少日月郝氏敬曰素冠主
則能三疏釋傳云若在大祥之後則三年已終於禮自除非所
當刺而申鄭又云暮即釋服違禮已甚今玩詩言傷悲蘊結其
感甚深若果三年將終僅少月日則魯人朝祥莫歌夫子亦但
曰踰月則善詩人願見之意亦何至如此其急急乎又案毛於
素鞵無傳者自與素冠素衣同例皆為練後所有不得以禮文
不備疑為練服之所無孔疏謂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此
未必果得傳旨即如所云亦以首言既練終言大祥從初嚮末
為順若箋說素冠在大祥之後素裳素鞵當祥祭之時疏謂先
思祥後卻思祥時殊於文義不順

毛詩後箋卷十三

四 廣雅書局

勞心博博兮傳博博憂勞也箋云勞心者憂不得見虞東學詩
曰舊以博博屬詩八然三句文勢直下正言素冠之人思慕專
一有終身之痛也傷悲蘊結乃詩人自言故以我字別之承琪
案勞心傳不明所指鄭箋乃屬之詩人然傳以素冠為練冠則
樂樂博博者正所謂練而慨然也毛意似當以憂勞指素冠之
人孔疏乃誤以鄭義為毛義耳

聊與子同歸兮傳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箋云聊猶且也且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案歸當讀如吾誰與歸之歸孔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詩蓋言欲得行三年之人與之同歸於厚下文聊與子如一猶言與之一志同心行此禮以救敝俗耳箋以為歸其人之家固泥正義釋傳又謂同歸已家觀末章傳引子夏閔子騫事以過不及者皆當一之以禮知上文同歸必非歸家之謂箋以如一為與之居處觀其行亦非

聊與子如一今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

毛詩後箋卷十三

五 廣雅書局

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正義曰檀弓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彼說子夏之行與此正反一人不得竝為此行二者必有一誤或當父母異時鄭以毛公當有所憑據故不正其是非檀弓疏云家語及詩傳與此不同當以家語詩傳為正知者以子夏喪親無異聞焉能彈琴而不成聲而閔子騫至孝之人故孔子善之熊氏以為子夏居父之喪異故不同也承琪案淮南繆稱訓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其弦是也其聲切切而哀正與毛傳合詩疏所云父母異時則熊氏說也說苑修文篇引此事亦與毛傳略同但又

大五百三十三

以子路為子貢許氏名物鈔云夫子於門人未有稱其字者恐毛公所傳或誤不知此由記事者便文致然耳古書經秦火後傳聞異辭不必執此以非彼

隔有萋楚

序云隔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恣者也正義曰定本直云疾其君之恣無淫字承琪案序下箋以狡狴淫戲解恣字首章箋亦但云疾君之恣則似鄭所見序本無淫字但詩以無家無室為言故序謂思無情恣者自困學紀聞云檜有疾恣之訓引周語富辰曰檜之亡由叔姪何氏古義陸堂詩學遂緣此立說欲求所疾之人以責之鑿矣

毛詩後箋卷十三

六 廣雅書局

沃為壯佼則子字自當指人不指萋楚可見者如此而已鄭箋申之興意自瞭但以鈹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不妄尋蔓草木喻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恣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之意則全篇皆屬正興取義稍迂惟呂記謂萋楚枝柔牽蔓比人之多慾而以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然者為赤子之心至長有室家而後為所牽蔓則於文義較順戴氏續詩記曰隔有萋楚疾其君恣欲至于弱不自持也漢成帝欲老於溫柔之鄉委身釋命莫知所主若萋楚之類是也語有云人不婚宦情欲失半恹然無知此訓知不依爾雅非是說見後室家未立童心可樂也萋楚始生其光沃若及其有枝有華牽蔓輒弱不能扶持但見困苦憔悴爾夫亦何樂之有此與呂記略同而尤為融浹集傳

大四百九十一

謂政煩賦重似與王風兔爰小雅荏華意近但以爲賦體而謂
民歎不如草木之無知則以子指荏楚而無家無室語意難通
黃氏曰鈔已辨之矣嚴氏頗疑曰有狐之子集傳亦即指狐
狐無衣裳荏楚無室家說皆未可通

隔有荏楚傳長楚鈔也正義曰釋草文舍人曰荏楚一名鈔
弋本草云鈔弋名羊桃郭璞曰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

白子如小麥亦似桃陸璣疏云今羊桃是也葉嚴緝引陸疏葉
字下多如桃而

光尖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承瑛案
中山經豐山其木多羊桃狀如桃而方莖可以爲皮張郭注云

一名鬼桃治皮腫起神農本草經羊桃一名鬼桃一名羊腸名
醫別錄云一名荏楚一名御弋一名鈔弋陶注云山野多有似
家桃又非山桃子小細苦不堪噉花甚赤詩云隰有荏楚者即

毛詩後箋卷十二

廣雅書局

此也荏楚之爲羊桃固無岐說惟陸氏云過一尺引蔓於草
上與鄭箋不妄尋蔓正相反陸氏又云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
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陸
所言甚詳當得其實鄭箋取喻迂闊且與所言其枝倚儺而柔
順者又自相戾矣

倚儺其枝傳倚儺柔順也經義述聞曰荏楚之枝柔弱蔓生故
傳箋竝以倚儺爲柔順但華與實不得言柔順而亦云倚儺則

倚儺乃美盛之貌矣小雅陽桑有阿其葉有難傳曰阿然美貌
難然盛貌阿難與倚儺同字又作旖旎楚辭九辨曰竊悲夫蕙

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王逸注曰旖旎盛貌詩云旖旎其
華王引詩作旖旎而訓爲盛貌與毛傳異義蓋本於三家詩也

大四百七十一

承瑛案倚儺固可以美盛言而亦未嘗無柔順之義高唐賦東

西施翼倚儺豐沛此固近於美盛若上林賦之紛溶鬱鬱倚儺
從風張揖曰倚儺猶阿那也考工記鄭司農注兩引皆作倚
移從風說文移禾相倚移也此倚移亦與柔順義近

都賦阿那翁昔風靡雲披漢人詞賦多本詩騷此皆狀草木之
柔靡則不得以倚儺爲專指美盛又司馬相如大人賦又倚儺

以招搖張揖曰倚儺猶阿那也考工記鄭司農注兩引皆作倚
從下垂貌楊雄甘泉賦夫何旖旎邛偁之旖旎也王褒

洞簫賦形旖旎以順吹兮又云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衍凱阿
那腰膝者已注云阿那腰膝舒遲貌此則并非草木更不得泥於美盛之

訓蓋隰桑之阿難爲美盛荏楚之倚儺爲柔順言各有當傳義
不可易也至華實皆附於枝枝旣柔順則華與實亦必從風而
靡雖概稱倚儺不妨

毛詩後箋卷十二

廣雅書局

樂子之無知箋云知匹也正義曰知匹釋詁文下云無家無室
故知此宜爲匹也陳氏稽古編曰爾雅知匹語殆專爲此詩注
脚故康成用之宋儒以其驚俗仍解爲知識義承瑛案釋詁知
儀爲匹皆以疊韻取訓如流求干扞之例皆見於詩爾雅本釋
詩書故傳箋依用之後人以義非習見而蔑棄古訓者多矣

匪風

序云匪風思周道也首章傳云下國之亂周道滅也箋云周道
周之政令也詩序辨說從歐陽本義謂詩言周道但謂適周之
路如四牡之周道倭遲耳序蓋不達此意李氏集解曰據詩以
國小而思周道則不應爲道路之道此語足以斷之何氏古義
曰此如孔子所謂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是也至潛夫論云匪風

大四百七十一

冀君先教也古義云所謂先教未詳其旨承琪案王符此論誤以逸周書所云高辛氏有郇之君當國風之槍其本已譌尚何足信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漢書王吉治韓詩上昌邑王疏曰臣聞古者師行三十

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惻兮師古曰惻古相字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

蓋傷之也此所引說蓋即內傳之說與毛義合一以為非古一以為非有道皆傷今而思古也李解謂毛氏強增有道二字非

詩本意不知傳有道即指周道言之何云強增乎宋人於此詩各自立說張子曰人之不安如風中車上歐陽謂顧瞻周道非

毛詩後箋卷十二

九

廣雅書局

是為風之飄發車之嘒偈中心自有所傷怛而不靈蘇氏曰匪風也而乃至發發匪車也而乃至偈偈董氏以為猶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之意然毛韓師說相承其說甚古不妄矣改又韓詩外傳云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靈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古義引此作揚字此據謀本檢影鈔元刻本仍作揭今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可見此詩言風言車皆與周道關係非泛言不安之狀或又謂古字匪彼通用言彼風之動發發然彼車之驅偈偈然意義殊淺不如從傳為得

何氏古義曰說文無偈字當依前漢書作揭云高舉也車升高則在車上者必震盪而不安此亦車中即事之語承琪案廣雅

大四百八十一

亦云偈疾也衛風伯兮揭兮韓詩作偈文選注引韓詩曰偈桀偃也疾驅貌與毛此訓正同白帖一引此詩又作匪車揭兮可知揭偈古同字說文揭去也疾驅者有去義則此偈字或當為揭之借字即從漢書作揭而以為高舉亦謂其疾驅揚起耳非有異義也

誰能亨魚傳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稽古編曰周自文武以來以優柔寬簡為治此周道也厲王時變

為嚴急監誦尚利民焦然不安生故詩人思得一仕於西周者告以周之舊政令使以亨魚之法為治民之道也老子云治大

國若亨小鮮意與毛傳正同後儒言詩略於訓義亨魚之說箋疏俱無發明遂無有過而問者翁氏附記曰陳氏此說甚揚然

毛詩後箋卷十二

十

廣雅書局

疏中明言亨魚治民俱不欲煩知亨魚之道則知治民之道言治民貴安靜此固已發明傳義矣玩末章首句著意亨魚則前二章匪風匪車二句俱宜重讀若如集傳之說則皆不著重首句矣

溉之釜鬻傳溉漉也鬻釜屬釋文溉本又作概古愛反案溉乃水名非滌義說文手部概漉也引詩概之釜鬻是毛詩本當作

概正義曰釋器云醴謂之鬻鬻也孫炎曰關東謂飯為鬻涼州謂飯為鈔郭璞引詩云溉之釜鬻然則鬻是飯非釜類亨魚

用釜不用飯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釋文引說文鬻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飯曰鬻陸意從許以合毛傳鬻為釜屬之訓即說文一說為鼎亦曰若飯而非即飯不必如孔疏

大四百九十三

亨魚用釜不用甑之疑楚辭九歎云爨土鬻於中宇王逸注云
鬻釜也亦與毛許義同

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傳周道在乎西懷歸也箋云誰將者亦言
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有能西仕於
周者我則懷之以好音謂周之舊政令承其案說苑善說篇蘧
伯玉使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及見楚王曰楚最多士而不能
用云云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車二乘追子皙濮水之上子皙
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亨魚溉之釜鬻孰能西
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此亦謂求賢輔治之意與傳箋義合

毛詩後箋卷十三

十一
廣雅書局印

毛詩後箋卷十三終

南海潘乃成初校
遵義鄭知同覆校

六百一十八

毛詩後箋卷十四

涇 胡承拱撰

曹

蚺

序云蚺蚺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釋文云國小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詩箋云喻昭公之朝是蚺蚺為昭公詩也譜又云蚺蚺至下泉四篇其公時作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崔集注本有未詳其正也校勘記云集注是也觀前譜正義蚺蚺序云昭公昭公詩也是正義所見鄭譜左方中不云蚺蚺至下泉四篇其公時作釋文所見乃誤本因此而去此序昭公字耳翁氏附記曰朱子改刺昭公為刺時人義亦相通第詩本詠歎之辭非如史傳之文得所指實安能必於本篇中確有可考而後信乎序既云昭公則即是可考凡讀詩序皆如此

何氏古義曰范蔚宗云葛屨履霜敝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賒賒與奢通范氏補傳曰槍曹皆小國詩亦相似槍之變風始於羔裘曹之變風始於蚺蚺羔裘刺絮其衣服蚺蚺刺好奢亦類也羔裘之詩不及政治序詩者以其逍遙游燕而知其必不能自強於政治蚺蚺之詩不及小人序詩者以其將無所依而知其所用皆小人故不足恃然不能自強猶愈於將無所依此曹所以又出槍下也

大四百一十八

毛詩後箋卷十四

廣雅書局

蚺蚺之羽傳蚺蚺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段氏懋堂曰猶當作獨承琪案此傳言蚺蚺朝生莫死而猶美其羽與曹君危亡將至而猶務於奢目作猶義本可通不必改獨嚴氏質疑謂毛傳似反以昭公不能修飾衣服為不如蚺蚺失詩意此可謂不善讀傳者

三詩後箋卷十四

廣雅書局

衣裳楚楚傳楚楚鮮明貌說文黼會五采鮮色引詩曰衣裳黼黻段注云黼其正字楚其假借字也蓋三家詩有作黼黻者如毛革韓鞠之比陳氏稽古編曰每章第一句以蚺蚺起興第二句即指昭公若作比體以全章皆指蚺蚺首句言羽言翼次句復言衣裳不已復乎且泛以衣裳借言猶可也確指為麻衣愈不得以蚺蚺當之矣況蚺蚺黃黑色此爾雅郭注而集傳遵用之者也黃黑色而云如雪可乎承琪案秦策不韋使楚服而見高誘注楚服盛服此即用詩楚楚之義次章采采衣服傳云采采眾多也文選鸚鵡賦注引韓詩采采衣服君曰采采盛貌也沈氏清瑞曰詩考以此條入大東改秦策衣服以就之非是夫曰眾多曰盛貌亦必非指蚺蚺之羽可知蓋集傳於此以興為比誤與周南益斯篇同於我歸處翁氏附記曰每章末句諸家皆未明白箋疏云君將於何依歸此於我字竟拋荒矣且以我字指我君言文義未順呂記嚴緝皆云其於我歸處乎竟似欲以作詩者自任為君所倚尤未安矣朱氏鶴齡引鄧元錫說謂末句是約奢之義鄧云則奢愈競則愈奢歸處歸息歸說不競矣是約奢之道也於語意更不協惟蘇頌演曰君子悲其淺陋而知其不能慮遠憂其國以及其身曰我將於何歸

大五百

處此說得之承琪案此但將二句連讀自明謂心之所憂者於我乎不知所歸處也表記引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正義云此詩言曹君好潔其衣服不修政事國將滅亡故賢人之心憂矣說舍也國既滅亡於我之身何所歸舍此解詩於我二字文義最合詩疏乃依箋爲說耳至三章於我歸說箋云說舍息也釋文說音稅此鄭義也又云協韻如字則讀爲言說之說故黃氏佐凌氏濛初皆謂欲其人之依歸於我而教誨開喻之夫在朝者既皆小人矣尙何誨諭之有至表記引此詩注云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釋文說音悅正義以爲引詩斷章承琪案表記引詩之意承上問寒問飢之類言有口惠者必有其實故云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猶言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也所引

毛詩後箋卷十四

三 廣雅書局

詩歸說仍當作稅舍解康成注禮似不如箋詩之當毛傳但於次章訓息爲止而歸處歸說皆無傳必以其義大同舉中以該上下耳

蟬蛸掘閱傳掘閱容閱也箋云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埤雅蟬蛸掘閱言掘土使解閱也管子掘閱得玉王氏總聞曰掘閱得玉恐當時常談如此掘閱挑撥貌虞東學詩曰箋云掘地解閱者蓋蛸蛸生土中掘地而出開解其穴如關戶然故云掘閱小正續注引此詩閱猶門也詩故云讀管子掘閱得玉始知閱與穴通稽古編曰今管子竝無掘閱得玉語惟山權數篇云北郭有掘閱而得龜者房注云掘穿也穿地至泉曰闕豈掘閱得玉別見他篇而近本逸之乎詩小學云古闕穴通宋玉風

大五百十六

賦枳句來巢空穴來風枳句空穴皆重疊字空穴卽孔穴善注引莊子空閱來風司馬彪云門戶孔空風善從之老子塞其兌閉其門兌卽閱之省假借字也說文堀下引浮游堀閱堀閱是雙字猶孔穴言蟬蛸出孔穴中也傳云容閱卽史所謂容頭過身孟子事是君則爲容悅容悅卽傳之容閱也箋云掘閱掘地解閱二掘字皆堀之譌卽意謂出於堀中而解脫變化脫閱與毛異承琪案正義曰定本云掘地解閱謂開解而容閱義亦通是孔所見他本箋有作鮮閱者故釋傳容閱爲形容鮮閱但傳云掘閱容閱則容乃解經掘字何得謂爲形容段以容閱爲容悅與正義閱者悅擇之意相近亦非是鄭箋掘地解閱掘當訓穿閱當讀脫謂穿地解脫而出卽說文引作堀云突也亦謂穿

毛詩後箋卷十四

四 廣雅書局

地突起若如段說掘閱但作孔穴解則蟬蛸孔穴殊不成語蓋解閱猶言解脫說文蛸它蟬所解皮也廣雅釋詁蛸解也山海經中山經峽山多空奪注云空奪卽蛇皮脫也然則傳云容閱者容疑作空閱亦讀脫掘空閱脫以聲爲訓傳箋義同非有異也
麻衣如雪傳如雪言鮮絮箋云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也何氏古義曰諸侯夕深衣所以言麻衣者蟬蛸朝生莫死君服麻衣則薄莫之時而蟬蛸之生亦不久矣甚危之至也承琪案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注云麻衣白布深衣蓋古者布衣皆謂之麻衣諸侯朝玄端夕深衣此本禮之定制未見其奢箋以朝夕變易衣服爲奢非是惟深衣以十五升

大五百一十二

布而鍛濯灰治之詩言如雪者見其功之至精猶檜風刺好絮
衣服而云羔裘如膏羔裘亦人君所宜服但狀以如膏則見其
君不留意政治而惟於衣服之閒力求精粹侈心之萌即在於
是若非所當服而服之是僭而不徒奢矣

候人

序云候人刺近小人也其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陸堂詩學
曰石林葉氏言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其公
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語蓋衛宏詩序至魏始行也愚謂左傳晉
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宏說似乎有因若以
國語參之頗覺其謬晉語令尹子玉請殺晉公子楚成王不許
又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案

毛詩後箋卷十四

五

廣雅書局

楚成王之立在惠王六年曹其公之立在惠王二十五年晉公
子如楚在襄王十四年楚成與曹其雖為同時然豈有曹之新
詩而楚君已成誦在口者候人之刺其與蜉蝣之刺昭序說似
皆未可從承琪案葉氏之說與六經輿論詩序辨語同陸氏更
據國語以疑刺共之說不知風謠之作列國流傳曹詩偶傳於
楚而成王誦之亦事所恆有僖二十四年左傳鄭子臧好聚鵠
冠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此記
當時君子之語亦正與曹其公同時又何疑於楚王之成誦乎
至宋儒據范氏謂詩序出於衛宏遂疑此序乃宏附會左傳為
之不知毛傳於三百亦謂云大夫以上亦謂乘軒經文惟言赤
芾而傳益以乘軒與左傳合足見毛以前經師相承為刺共之

詩必非衛宏之所能附會矣

彼候人兮傳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箋
云是謂遠君子也正義曰天子之官候人是上士下士諸侯候
人亦應是士此乃身荷戈設謂作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
承琪案此因周官候人職云治其禁令以設候人鄭注謂選士
卒以為之即引此詩故以此候人非其官長然傳明云賢者之
官則即以爲候人之官長率其徒屬以防備姦宄是亦屈于下
僚未嘗不是遠君子也李解引程蘇之說謂候人祇守疆場而
其公寵之使服卿大夫之服集傳本之似以彼己之子即指候
人此於三百亦謂語不可通豈此三百者皆由候人而升服大
夫之服曹之候人不應如此其多也玩經文兩彼字正相對照

毛詩後箋卷十四

六

廣雅書局

傳於彼其之子云彼彼曹朝也則上彼字專指候人言一則奔
走道涂一則委蛇朝宇或遠或近彼此相形語意分明無庸岐
解

何戈與設傳何揭設及也馬融廣成頌設及狂擊章懷注云設
亦及也說文設及也或說城郭市里高縣羊皮有不當入而欲
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設詩曰何戈與設禮記樂記行其綴兆
汪云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詩云荷戈與綴疏以為齊魯韓詩
呂記引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亦作綴承琪案設字从及設之為
及其本義也許氏以其从示聲故又有高縣羊皮一義縣羊皮
者蓋即用及懸之以為揭示揭示即表也設有表綴之義三家
詩或有借綴為設者而鄭氏注禮即用以證綴之為表耳實則

其器爲及其名爲般其義爲綴非般與綴有二物也國語單襄公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則是何戈與般者卽負弩矢先驅之意然曰爲導則戈般不獨以防姦或并用以表道歟

維鵝在梁不濡其翼傳鵝泔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鵝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云鵝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禮記表記注云鵝胡污澤也污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污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正義云詩注言鵝鳥在梁必濡其翼如小人在位必辱其職與此乖者注禮在前注詩在後所注不同也承瑛案經文不濡不稱語意相應以鵝在梁則當濡其翼而乃不濡之子在位則當

毛詩後箋卷十四

七

廣雅書局

稱其服而乃不稱蓋用物理反常爲興也禮注似非詩旨傳云梁水中之梁見鵝既在水中無不濡其翼味者興意重在不濡不必更於梁求解韓昌黎集注引施士丐詩說云言鵝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鵝在人梁上焉歐陽本義卽用其說呂記嚴緝皆從之然就梁稱魚亦非詩中本旨不如傳箋取興爲合又案表記注以鵝之不濡其翼爲善似以不濡反興不稱故李氏詩所云水鳥而在梁則能不濡其翼設他鳥居之則濡矣以興不稱其服者此亦非是漢書五行志云鵝鵠卽污澤也或曰禿鷲小雅白華有鷲在梁箋謂鷲性貪惡北史魏明帝獲鷲於宮中養之崔光諫云貪惡之鳥登澤所有黃初中鷲暫集而去猶以爲戒云云可知鷲

大五百二十五

與禿鷲同爲惡鳥此詩取興必非以鷲爲善楚辭九思云鷲集今帷幄章句言小人在尊位亦是以鷲喻小人也

不遂其媾傳媾厚也箋云遂猶久也不久其厚言終將薄於君也李氏集解曰歐陽破毛鄭以謂徧考前世詁訓無久厚之訓然歐氏之說則以爲婚媾之義貴賤匹耦各以其類彼在朝小人不從羣小居卑賤而越高位是處非其宜而失其類也其說不通張氏曰遂猶稱也今人謂遂意爲稱意言不稱其寵待也如此說則與上章不稱其服爲一意承瑛案此集傳所本也然久厚之訓其來已古媾厚者疊韻爲訓一切經音義引白虎通義云媾厚也重婚曰媾也故詩疏以重昏媾者情必深厚釋之遂猶久者比方爲訓遂訓成亦訓申皆有久意故曰猶久國

毛詩後箋卷十四

八

廣雅書局

語晉公子如楚成王以周禮饗之九獻庭實旅百既饗令尹子玉請殺晉公子王不許又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夫郵而效郵又甚矣效郵非義也章注云其寵也詳楚子引詩之意蓋謂九獻庭實是厚也而又殺之是郵過也

不終其厚與曹詩所云不遂其媾者其過同矣故其下云楚子厚幣以送公子於秦是則所謂終其厚矣據此則此詩之解自以毛鄭爲正言小人竊祿高位可謂厚寵然而無德以居之將不能久厚於其寵也

蒼兮蔚兮南山朝隲傳蒼蔚雲興貌南山曹南山也隲升雲也箋云蒼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爲大雨以喻小人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稽古編曰詩兩言朝隲蝦蟇之朝隲虹

大五百一十

也為將雨之徵候人之朝隋雲也為小雨之驗木華海賦蒼蔚
雲霧正用曹詩語張子厚解朝隋為登山伐木誤矣至蒼蔚正
指朝隋婉變止指季女文義相應也朱子分蒼蔚為草木朝隋
為雲氣亦未當承琪案末章四句自傳箋外諸家之說多以上
二句喻小人之繁盛下二句喻君子之困窮但於蒼蔚必取草
木鬱盛為義蓋因二字皆從艸故云然耳說文蒼蔚多兒从艸
會聲詩曰蒼兮蔚兮此字與毛同而義仍異毛以蒼蔚為雲興
者謂南山朝隋如草木蒙茸朱氏通義引呂覽山雲草莽為證
是也說文女部云媿女黑色也从女會聲詩曰媿兮蔚兮此或
三家詩本有作媿者或本作讀若詩曰蒼兮蔚兮而今說文有
脫誤要之於詩義無當也

毛詩後箋卷十四

九 廣雅書局

鳴鳩

序云鳴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張氏詩貫曰
凡詩稱君子者單言已足淑人與君子並稱惟小雅鼓鐘與此
篇耳蓋非實指其人故連舉淑人君子以寓其懷念之情則當
定為思古人之作而非現在也稽古編曰援古刺今詩之常體
不獨鳴鳩然也晦翁以為是美非刺徒以詞而已況末章曰胡
不萬年蓋思之而不得見若曰天何不假之年使至今存也思
古之意顯然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傳鳴鳩結鞠也鳴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
莫從下上平均如一箋云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承
琪案鵲巢序亦云德如鳴鳩蓋鳴鳩均一之德經師相承其說

大四百八十一

甚古此傳朝莫上下之說亦必目驗而知如鴉性不樹止桑屬
不啄粟之類古人博明物理究極羣書非可據所不見矣生疑
異荀子勸學篇云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
明耳不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飛梧鼠五伎而窮詩曰鳴鳩在
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
結于一也此毛詩所出也說苑反質篇引傳曰尸鳩之所以養
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儀理萬物天心
也此蓋出三家詩傳列女魏氏慈母傳引詩首章云云言心之
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語與說苑略
同韓詩外傳云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絲禮莫優得師莫慎一
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

毛詩後箋卷十四

十 廣雅書局

淮南詮言訓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詩曰淑人
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于一乎後漢書
鮑宣傳云天子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據此則三
家詩及諸儒之說皆與毛同真古義也歐陽本義乃謂子之七
及在梅在棘在榛皆為鳴鳩用心之一謬矣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箋云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
一也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傳云言執義一則用心固段懋堂曰
上箋執義當如一下箋執義不疑此言執義一文句相承當亦
箋語非傳語今本標起止作傳是正義本已誤承琪案段說是
也儀之為義毛時通用故不更為儀字作訓後漢時則禮義之
義與威儀之儀截然各異故鄭於人而無儀則云儀威儀也於

大五百二十八

此儀則云儀義也悉為分別如此呂記引董氏曰崔集注作其義一兮此殆因箋說而改然惟言執義一則所包者廣禮記繼衣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其末引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然則儀一謂執義如一尤有明證後儒多以容儀解之隘矣且在次章其帶其弁乃言其容儀服飾耳

其儀不忒傳忒疑也案忒之訓疑他無所見惟爾雅釋詁有賁疑也古忒字多借賁為之或轉譌為貳亦譌為貨說文貝部貳副益也貨施也貳从人求物也皆於疑義不相近心部忒更也恣失常也忒恣蓋本一字故釋詁貳疑也字當作忒或以聲近

毛詩後箋卷十四

士

廣雅書局

借貳又以形近譌貳郭注釋詁遂謂有貳心者皆疑惟毛所據爾雅本作忒故直訓忒為疑陸氏於釋言爽忒也始為忒字作百則所見釋詁必作貳疑也可知詩正義以忒疑為釋言文者言乃詁字之譌但又云執義如一無疑貳之心則不獨所見爾雅作貳疑也即所據毛鄭詩本亦必有借貳為忒而轉譌作貳者禮記緇衣引詩其儀不忒然詩中如士貳其行無貳爾心傳皆不訓疑又忒與棘國為韻古韻皆之部入聲與貳字為脂部去聲者本不相通也緇衣云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尤足見毛傳以忒為疑誠確詁矣

正是四國傳正長也箋云執義不疑則可為四國之長言任為

次五倍

侯伯校勘記云闕本明監本毛本傳正是也小字本相臺本是作長考文古本同案長字是也段云正是也不誤鄭乃易為正長也下章箋正長也三字蓋本在執義不疑上承琪案段說是也正義曰傳言正長釋訓當作釋詁文則孔所見本已誤矣呂覽先己篇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為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荀子富國篇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注或曰按注然後也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據此引詩皆謂正身以正國與毛傳訓正為是義同說文正是

毛詩後箋卷十四

士

廣雅書局

也从止一以止是直也从日正故左傳曰正直為正毛義甚精不必改訓為長

下泉

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詩序辨說謂曹無他事可考序因侯人而遂以為其公然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承琪案此非通論也共公寵任小人羣邪用事則其侵刻下民勢所必至獻狀之討固由自取然晉人執其君分其田以其私憾敗國殄民虐亦甚矣詩人憂之而思明王賢伯者所謂憂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何得云天下大勢非曹公之罪耶呂記曰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檜曹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

次四倍九十一

侯則徵發之煩供億之困侵伐之暴惟小國偏受其害所以勝
懷宗周爲獨切也戰國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
利之以此二詩驗之益明

冽彼下泉傳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
冽字從久是遇寒之意故爲寒也段云大東傳冽寒意也唐石
經誤作冽詩本音從之考易井冽字从水列聲清也詩冽彼下
泉有冽沈泉字从久列聲寒也東京賦元泉冽清辭注澄清貌
李注引冽彼下泉誤承琪案詩取興之意重在寒泉之浸物故
大東亦曰有冽無浸許氏名物鈔云泉以潤物然必於春夏之
時乃能發生至於寒則不適於用而徒以浸彼種蕭著草而又
傷之耳於以見王澤不下流而所被之政非澤也此說頗合詩

毛詩後箋卷十四

三

廣雅書局

旨嚴緝乃謂此冽字當從水與大東異誤矣

浸彼菴種傳菴本也種重梁非蕪草得水而病也說文節禾粟
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菴節段注云當作禾粟之莠詩爾雅音
義皆引說文采作莠當據以訂正生而不成謂不成莠也不成
謂之童節已成謂之莠此節莠二字連屬之義云禾粟之莠者
惡其類禾而別之也陸璣疏云禾莠爲穗而不成則疑然謂之
童梁今本莠作秀誤承琪案段說是也說文莠下又云禾粟下
揚生莠也節與莠皆連禾粟言之正以其似禾粟而非禾粟耳
大田不種不莠傳云種童梁也莠似苗也若分爲二物然諸書
多言莠能亂苗不及節者正以節并不成爲莠也陸疏云禾莠
爲穗而不成者禾莠亦謂禾中之莠李氏集解引陸疏正作禾

大五百一十六

莠郭注根童梁以爲莠類是已邵氏正義云根爲穀之有稈而
無米者南方農諺謂之扁子禾不能成實則爲根豐年則無之
大田所以言不種也根雖無米亦稍有米皮今南方用以飼鷄
又以飼馬魯語所謂馬餼不過根莠也至於下泉之詩則舉童
梁之得水而病以見嘉禾之不殖并及蕭著以見庶草之盡卒
章言黍苗之盛陰雨之膏嘉穀自無根莠此詩人追思盛治所
由寤歎而不能忘也今案根爲莠類左傳伯有之門上生莠其
爲陸草可知故毛云非蕪草得水而病也邵氏云農家穫稻籴
而揚之以去其根則誤根爲稻種若本係稻種正與水相宜不
當取爲民困之喻總由誤以根爲禾之秀而不實因又誤爲稻
種耳

毛詩後箋卷十四

四

廣雅書局

箋云種當作涼涼草蕭著之屬正義謂下章蕭著皆在野草此
不宜獨爲禾中之草故易傳以爲種當作涼稽古編曰孔申鄭
義尙有未盡下泉浸物本喻虐政困民蕭以祭著以筮皆草之
可貴故恐其傷根爲害苗之草鋤而去之唯恐不盡何反以見
傷爲虐乎鄭意或因此故破根爲涼涼爲草名無他典可證康
成當別有據耳承琪案陳氏以蕭著爲可貴之草故疑根非種
莠之根嚴緝則謂泉流不灌良苗而所浸乃根莠蕭著之野草
詩所詩貫遂皆以爲惠及小人之喻不知經文但以下泉曰冽
則不如陰雨之膏苞種曰浸則異於黍苗之芄兩相比照其義
自明根蕭著黍皆以喻民政異而民非有異也至箋破根爲涼
正義曰釋草未見草名涼者不知鄭何所據考釋文根徐又音

大五百一十五

夏說文葦艸也从艸良聲史記司馬相如傳其卑則生葦葦
兼葦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葦葦尾艸也索隱引郭璞云葦尾似
茅爾雅孟復尾注云似茅今人亦以覆屋然則葦尾即復尾矣
陸疏云蕭一名牛尾蒿復尾牛尾二草蓋形相似者說文云葦
蒿屬陸疏云葦似蕭蕭則葦與蕭葦亦同類相似鄭云涼草蕭
葦之屬者豈即爾雅之復尾歟

四國有王箋云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正義曰莊二十三年左
傳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巡守是天子巡省諸侯則知有王是
諸侯朝聘天子承瑛案傳釋有王云諸侯有事是四國有王言
四國有勤王之事凡會盟征伐皆是而朝聘亦在其中商頌莫
敢不來王左傳宋公不王國語荒服者王此謂朝覲也襄十九

毛詩後箋卷十四

五

廣雅書局采

年左傳云以蕃王室王事無曠則凡勤王之事所包者廣矣惠
氏詩說曰風之言王者五衛詩曰王事敦我又曰爲王前驅晉
詩曰王事靡盬秦詩曰王于興師而終以曹之詩曰四國有王
皆編詩之微旨也下泉序謂其公公於魯僖九年卽位是時
齊桓始霸挾天子以令諸侯凡齊桓會盟其公幾于無歲不往
自晉文入曹之後終其公世不與會盟而曹遂自此不振宜其
思王與邠伯也

邠伯勞之傳邠伯邠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云邠侯文王
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正義曰二伯述職謂東西大伯分
主一方各自述省其所職之諸侯者鄭云州伯謂爲牧下二伯
治其當州諸侯也易傳者以經傳考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大

六五百十七

伯惟有周公召公太公畢公爲之無邠侯者知爲牧下二伯也
承瑛案經傳亦未有邠侯爲州伯之文惟竹書昭王六年錫邠
伯命此或邠侯之後繼世爲方伯者毛以爲東西二伯當時亦
必有所據此詩末章四語與小雅黍苗首章略同彼云召伯卽
召穆公觀大雅江漢所言召穆公在宣王時受九命圭瓚桓
之錫明是繼其祖召康公爲東西大伯故黍苗序云卿士不能
行召伯之職正義曰經言召伯亦作上公爲一伯以兼卿士耳
以彼證此彼召伯爲大伯此邠伯亦當爲大伯矣况一州一牧
二伯佐之祇各治其當州諸侯左傳桓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
荀侯賈伯伐曲沃臣瓚注漢書地理志云汲郡古文晉武公滅
荀以賜大夫原氏黯今河東有荀城古荀國水經注汾水又西

毛詩後箋卷十四

六

廣雅書局采

逕荀城古荀國也又云涑水又西逕邠城詩云邠伯勞之蓋其
故國也是則邠侯封國在冀州之境若爲州伯祇治其當州諸
侯未必遠及兗州之曹曹人何爲思之此必爲東西大伯曹國
在其所轄如召南之思召伯云爾

毛詩後箋卷十四終

南海潘乃成初校
遵義鄭知同覆校

六三百六十六

毛詩後箋卷十五

涇 胡承琪撰

幽

七月

序云七月陳王業也漢書地理志曰昔后稷封釐公劉處幽大
王徙邠文王作鄴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
故幽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承琪案此因言周秦風俗而連
類及之非以七月一篇兼有文武時事孔叢子引孔子曰於七
月見幽公之所以造周也此實周公上述幽俗以明農桑為王
業之本與大雅公劉尚書無逸同義而其後創制周禮遂以播
之籥章專官守之若非追陳幽俗何以名之為幽若非周公所

毛詩後箋卷十五

廣雅書局

作又何以鳴鴉以下六篇皆周公之詩而附於其後邪

周禮春官籥章中春晝擊土鼓歛幽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
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則歛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畷國祭蜡則
歛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鄭注以七月之詩當之其箋詩即自
用其說而集傳非之以為風中不得有雅頌又一詩之中首尾
相應劉其一節而用之恐無此理於是備列三說謂本有是詩
而亡之者王氏安石也謂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者饒
氏魯也謂楚茨諸篇為幽雅噫嘻諸篇為幽頌者或說也王氏
詩總聞又謂本七月一詩而和器之聲有不同陳氏稽古編一
一取而駁之而於王雪山雜引笙師既瞭以釋幽雅幽頌之說
攻詰尤力謂宋人諸說無一可通然陳氏猶沿疏家謂鄭氏三

大四百五十一

分七月以當之之說以為雖屬臆度於義無礙承琪案詩疏謂

周禮注以七月首章流火燻發之類為幽詩于耜舉趾之類為
幽雅其後章穫稻釀酒躋堂稱觥之事為幽頌與詩箋小異詩
箋則謂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為幽風以介眉壽以上為幽雅萬
壽無疆以上為幽頌信如所言則割裂穿鑿誠為無理今反覆
禮注詩箋乃知所謂三分七月者皆疏家之誤而鄭氏實未嘗
有是也鄭氏於周禮具有師承必非無本籥章首言掌土鼓幽
籥可見此一官專掌以籥歛幽別無他詩亦別無他器鄭注籥
堂位曰土鼓胡桴葦籥伊者氏之樂秋官伊者氏注云伊者古
王者號始為蜡以息老物蓋八蜡皆為農事此歛幽亦多為農
事故為伊者 其所謂幽詩幽雅幽頌者舍七月一詩更將誰屬
鄭注歛幽詩云幽風七月也歛之者以籥為之聲七月言寒暑

毛詩後箋卷十五

廣雅書局

之事迎氣歌其類也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又云幽雅亦七
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餘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
者以其言男女之正又云幽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
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
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細釋注意蓋籥章於每祭皆歛七月全
詩而其取義各異取迎寒暑則曰幽詩取言耕作則曰幽雅故
注云謂之者言因此義而謂之雅因彼義而謂之頌耳又曰歌
其類者即左傳歌詩必類之義鄭撮舉詩詞正指類以曉人則
凡篇中言擊冰肅霜類乎寒暑之氣者皆謂之風言婦子入室
類乎男女之正者皆謂之雅其餘所不言者以類推之而已至
箋詩於殆及公子同歸以下繫云是謂幽風以介眉壽以下繫

大四百零四

云是謂幽雅萬壽無疆以下繫云是謂幽頌是謂者猶禮注云謂之雅謂之頌也蓋以七月全篇備風雅頌之義篇章獻之以一時而共三用如二南為房中之樂而用之鄉人則為鄉樂用之邦國則為燕樂皆比類以取義並非截然分首二章為風六章以上為雅八章以上為頌也孔氏不善讀箋注妄為分別致後人以三分七月之說歸咎鄭君夫篇章所掌幽雅明是總括之辭在當日如何采詩入樂以成節奏後人已不能知又安能判某章為風某章為雅為頌邪惟明乎鄭氏歌其類之義則知篇章止言獻幽必不當求諸七月之外篇章言幽詩者正謂幽風以其詩固風體也其曰幽雅幽頌者則又以詩入樂各歌其類合乎雅頌故也此可見詩與樂各有取義亦非於一詩之中

毛詩後箋卷十五

三

廣雅書局

隨事而變其音節且風詩義兼雅頌猶雅詩亦兼風與頌大雅云其風肆好又云吉甫作頌大戴禮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經首鸛鳴采芣芣蒨伐檀白駒騶虞此惟鹿鳴白駒在小雅經首已已餘皆國風而謂之雅又漢杜襲傳云舊雅凡四曲一鹿鳴二騶虞三伐檀四文王而伐檀騶虞皆風詩則不得謂別有幽雅幽頌而亡之矣

歐陽本義謂齊魯韓詩無七月後之作六經輿論者因之案齊魯詩宋時久已即韓詩在宋儒已有見有不見者故歐公謂祇存外傳則何由知三家之無七月此不過傳聞謬說未檢釋文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所引韓詩明明有七月耳明人豐坊偽為魯詩世學妄改七月名郊風而不知昭四年左傳云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篇名顯然此真所謂昧目而道黑白者矣

大四百六十五

延續武鑿冰下及閭閻衣會瑣屑之事終始者謂卒歲改歲終始循環無有休息也范氏補傳曰周公作是詩所陳一歲之事備矣而以七月為首何也意者夏正建寅至七月則過於中是時以農為本前乎此則田功未畢至七月則耕稼耘耔皆已訖功止俟其成耳國君於是月而訓農則卒歲與來歲之事無不畢舉蓋其意欲使之預備無後時之悔此說本之程子於七月名篇之意言之頗諦而篇中四序錯陳彼此先後從無言及者惟虞東學詩引蔡宮聞曰首章自七月推至四之日是二月也次章即承二月言之承案何氏古義曰春日孔以為建辰之月采繁則此章兩月案月令云仲春之月倉庚鳴夏小正二月采繁則此章兩月也三章即繼三月言之承案春考異曰春日皆謂二月也桑者土之液木生火故三章以四章以四月為始而推至十二月五章以五月為始而推

毛詩後箋卷十五

四

廣雅書局

至十月六章以六月為始而推至九月七章又承九月十月言之八章宜繼以一之日矣舍一言二者豈當廢發之時于銘之外無他事歟論雖無關大義而推索極細故錄存之

七月流火傳火大火也流下也劉氏瑾曰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周公時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七月日在鶉首昏時大火西流于地之未位此詩上述幽俗而言七月流火者據周公所見而言也承案幽詩皆用夏正不應據周時之星象以述夏初之幽風堯典中夏日永星火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皆在五月午位則六月尚在未位已午位俱屬南方直至七月而火在申位始流於西耳況傳以火為大火或即以大火之次言之孟秋之月初昏在申位故為西

大四百六十八

流正義引鄭志蒼孫皓問以堯典星火謂大火之次與七月之火爲心星別此亦但謂心爲季夏中星初非以七月所言必是周初之星宿也

戴氏詩考正曰後儒以是詩爲周正所自起又或以言月言日穿鑿爲之說皆非也自大撓作甲子以十二子正四方卯正東午正南酉正西子正北丑寅爲東北之維辰巳爲東南之維未申爲西南之維戌亥爲西北之維堯典又以四方配四時春東作夏南訛秋西成冬朔易則十二子之爲十二月建由來久矣十二子始正北子爲一丑爲二寅爲三卯爲四以之繫日子月可云一之日丑月可云二之日寅月可云三之日以次而終於十二若言十有一月齋發十有二月栗烈則失詩辭之體故變

毛詩後箋卷十五

五

廣雅書局

文稱一之日二之日下三之日四之日不復稱正月二月連文也九月十月若云十有一之日十有二之日亦失詩辭之體故卒章因二之日連至四之日下變文稱九月十月又曰春日曰蠶月紀時之法不泥一定而要之止用夏正非雜舉周正是以二之日而言卒歲也承案此說本宋張氏謂言日又言月別無義例只是文順然三百篇固多用夏正而此篇設文獨異未必全無意義如但以隨文便稱則十有一月十有二月以不辭而改爲一之日二之日可也若云正月于粗一月舉趾未爲不辭也而何以必曰三之日四之日乎蓋以周公而陳幽公之事若用周正而以子爲正月則非追述夏時之義如以寅月爲正月則又礙於周王之正朔故不得不變其文例於子丑之月以

大五百十八

數紀之然使言一月二月則仍混於周正且與下四月五月等

稱夏時者不合故又變月言日謂一月之日二月之日也至於寅卯之月既不可云正月二月又不得再言一之二之故遂因乘上數稱爲三四雖云便文亦卽所以避周正夏正之名而因見其義也傳三一之日十之餘也蓋以十者數之終十月之後當復起數連十言之則爲十有一除十言之則直謂之一耳可見傳先言此者正欲人知經文但以數紀之意並非以此爲周正所自起其下又云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正月也不過指類以曉人亦非謂幽詩通用三正也或謂尙書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劉歆二統麻見漢志引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風霸是子月可稱一月不

毛詩後箋卷十五

六

廣雅書局

知史文據事直書自當稱月詩則因詞託事其體不同故可變月言日況泰誓武成專以周正起數幽風以周公而述夏時焉可比例但必如正義陽生稱日陰生稱月之說則誠未免穿鑿耳
一之日齋發二之日栗烈傳齋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段氏詩小學曰下泉正義七月云二之日凜冽字從冰是遇寒之意文選長笛賦注引毛傳凜寒也今本誤凜風賦注引毛傳凜冽寒氣也古詩十九首注引毛詩二之日栗冽毛萇曰栗冽寒氣也說文凜寒也玉篇凜冽寒貌冽寒氣也按五經文字各部有凜字知七月作凜也今說文無冽字有冽沈泉正義引說文冽寒貌高唐賦注引字林冽寒風也嘯賦注引字林冽寒貌是唐時說文

大五百一十

字林均有冽字今說文冽訛為瀨釋文云栗烈說文作颯颯考風部不引此詩又按澤波溼冽皆疊韻字以說文為正澤波字在第十二部波冽字在第十五部如氤氳鬱之類發聲古皆音之譌小雅霽沸檻泉司馬相如賦作澤沸一作澤滄霽古文詩字在十五部說文火部燁燁火兒上字十二部下字十五部正與澤波澤沸同霽从角聲當為波沸字之假借且其字不古雅當從說文所引作澤波為正承案段說是矣然毛詩字多假借霽發聲韻栗烈雙聲說文澤風寒也毛詩即借吹角之聲為之猶霽策亦通作籟策也發釋文云如字詩中如匪風之發兮四月之飄風發皆以發為風是也栗烈釋文亦云並如字下泉大東正義雖但引七月作溼冽然四月箋又云烈烈

毛詩後箋卷十五

廣雅書局

猶栗烈也則毛本未必非如字呂記引董氏云栗烈集注作溼冽烈從火不得為寒氣泥矣釋文又云栗烈說文作颯颯今說文颯讀若溼颯讀若烈而不引詩或陸所據本有之總之許書澤波等字或所見毛詩不同或兼采三家詩皆未可定也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傳幽士晚寒案毛言晚寒者唯此一
條箋則於七月鳴鵙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晚
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於二之日其同云不用仲冬亦幽地晚
寒也正義云三之日于耜言晚寒者由寒氣晚至故耕田晚也
七月鳴鵙言晚寒者謂溫氣晚則鵙鳴晚也上傳言晚寒則此
箋當言晚溫而亦言晚寒者鄭合張逸云晚寒亦晚溫其意言
寒來既晚故順上傳舉晚寒以明晚溫耳孫毓以為寒鄉率早

六五三十一

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毓之此言似欲有理但案經上下言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穫稻乃晚於中國非是寒來早明是寒來晚故溫亦晚也承案釋文於毛傳晚寒云謂節晚今本作晚節誤而氣寒也此語最當嚴緝本之謂氣候晚而多寒故耕事遲孫毓申毛以為雖晚猶寒實勝鄭箋寒氣晚至之說七月鳴鵙或非舉其始鳴載績武功亦可行於丑月皆不足為寒晚溫晚之驗至正義於傳箋外以月合校之幽地之寒晚於中國者又有六事然如倉庚之鳴草木之落非一鳴而輒止一落而遽盡紀其始則早詠其繼則遲何必盡同季秋入室乃言出合之初未必限於本月嘗稻嘗麻乃屬天子之制豈必同於農夫季冬

毛詩後箋卷十五

廣雅書局

取冰即是一之日鑿冰藏之或遲一月且月令亦未明言藏於何月也以上多本故當但如傳意雖晚猶寒則地氣物候皆屬可通正義又以穫稻晚於中國為寒氣晚至然四章又言八月其穫自是穀種不同非由於寒來晚也

田畯至喜箋云喜讀為饒饒酒會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饒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為設酒會焉言勸毛本作勸其事又愛其吏也正義曰傳不解至喜之義但毛無破字之理不得以為酒會當謂田畯來至見勤勞故喜樂耳承案釋文云王肅申毛如字毛於小雅天保大雅洞酌始訓饒為酒會則此自當如王肅所申鄭箋破喜為饒或因古本爾雅饒有作喜者釋文如是然此箋云為田畯設會而於南田大田兩言田畯至喜又

六五三十一

以爲會孫設饋以勸農人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會三詩文同而義異宜其並爲孫毓所短孔疏皆曲爲回護非也

有鳴倉庚傳倉庚離黃也正義謂卽葛覃之黃鳥非是辨見姚

氏識名解曰舊謂關西呼倉庚爲黃鳥按幽土屬雍州爲關中之域與關西接壤而此詩及東山出車何以皆不言黃鳥而言

倉庚則當爲兩物明矣承案倉庚與黃鳥固爲一物而爾雅之倉庚鴛黃鴛黃楚雀倉庚商庚則同爲一物但毛傳作離黃

月令注又作驪黃惟說文離黃倉庚也與毛字同說文離黃云離黃也从隹黎聲一曰楚雀也其色黎黑而黃此亦用爾雅

與離黃倉庚並指一物段注以黎不類廁而疑之非也

春日遲遲采芡祁祁傳遲遲舒緩也芡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

毛詩後箋卷十五

九 廣雅書局

祿多也案小雅出車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啾啾采芡祁祁毛傳更無所釋以與七月文同則義可知此言南仲既平獫狁其戍役歸者喜見時物以及其事正義卽引七月之篇以采

芡爲蠶生所用而范氏補傳則謂芡乃婦人采爲祭祀之用夫召南之采芡本爲豆實集傳引或說謂所以生蠶七月之采芡

祇爲洗蠶而范氏又疑爲祭祀之用其好爲立異有如此者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傳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始及興也幽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箋

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輔氏廣曰舊說以女心

傷悲爲感春陽之氣而然則失之褻以殆及公子同歸爲欲與

公之女同歸則失之僭且於下爲公子裳爲公子裘有礙承琪案傳但以傷悲爲感事苦其又云物化者亦祇謂見時物之變而動其勤苦之心耳所云幽公子者卽指幽公之子雖男女通

稱公子其見於春秋傳者桓三年左傳公子則下卿送之莊三昭三年傳公孫薑以其女更公子而嫁公子昭三十一年公羊傳類淫九公子於宮中注云女公子也尚不僅如正義所云然傳意似非指女公子鄭箋所言恐非毛指至集傳云是時公子娶於國中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稽古編謂于歸止是女子不得言同歸且古國君不臣妻父往往娶於鄰邦卽如周之大姜有逢氏女大任摯國女大妣莘國女安得幽國大家連嫫公室乎徐位山曰此治蠶之女果卽幽公之婦乎且采芡祁祁既曰眾多而女心傷悲

毛詩後箋卷十五

十 廣雅書局

止同歸之一人乎方氏苞曰若謂當嫁於男公子不惟非女子所宜自付於殆及同歸文義亦不協以上三說所辨皆是總之此章求桑采芡專言春日蠶事之勤故傷悲者言勞者之作歌

同歸者見貴人之習苦如此則於經文傳意皆合而亦別無窒礙矣王氏詩總聞曰女見物變覺年長所以傷悲人常情也公子滴野勞田者也女與同歸觀公子之儀容徒御隨其後而還

也毛詩寫官記曰言歸妻者惟之子之歸之也未聞曰同歸者且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冰泮而婚禮殺未聞公子而失時焉者

蓋春日遲遲采芡祁祁而公子之來游者又將歸矣夫以遲遲之日祁祁之采芡而暮歸之又將及也是可悲也甚矣夫春日

之難留也故傳曰春女悲

之難留也故傳曰春女悲

之難留也故傳曰春女悲

蠶月條桑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段氏詩小學曰條桑箋各本不同今本云枝落之采其葉馬應龍本無之字惟初學記引作支落其葉桑柳醜條鄭云枝落其葉者落如我落其實之落僅約云落桑皮櫻毛於條桑無傳於遠揚曰遠枝遠也揚條揚也強者為枝弱者為條此云條桑者條其下垂不揚起之條采其葉也斧斫伐遠揚者伐其遠人之枝揚起之條也毛意條桑伐遠揚為二事鄭箋則取彼斧斫二句為條桑之實要之皆不改經條字為挑也玉篇挑撥也詩曰蠶月挑桑此最為俗本承琪案釋文云條桑枝落也不備取耳此亦謂條為挑撥而取之故云不備取蓋條有挑義字或作挑玉篇所據亦未必定俗本也總之條桑若以為落其枝則下不應復言伐若謂不落其

毛詩後箋卷十五

十一 廣雅書局

枝而采其葉則又與倚女桑同竊意蠶月條桑一語乃總下文伐遠揚倚女桑二事皆為條桑條者取也釋文條沈暢遙反此蓋讀條為鈔說文鈔又取也蓋條桑者取桑之大名曰伐曰倚正條桑之事當以沈重所讀為正

倚彼女桑傳角而束之曰倚女桑箋云正義本作桑非是當從定本作黃箋云

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正義引襄十四年左傳晉

人角之諸戎倚之為證承琪案說文云倚偏引也毛詩字雖作

倚義當與倚同小弁伐木倚矣傳云伐木者倚其巔國語倚止

晏萊韋注從後曰倚皆偏引之義此傳云角而束之者廣雅釋

言倚倚也角與倚同束疑本作刺說文刺戾也从束从刀刀者

刺之也戾曲也蓋女桑枝弱不伐其條但牽引使曲而采之箋

大五百十九

云不枝落者束而采之亦謂戾曲其枝然後可采左傳疏云倚之言戾其足也蓋捕獸者戾曲其足而後擒之是倚但訓刺戾不兼束縛詩疏以束之為束縛乃望文生義采桑者何用束縛而後采乎蘇傳訓倚為長則用節南山有實其倚傳云倚長也然此詩言采桑之事不當僅言桑條之狀嚴緝又云倚倚也倚取之者不斬其條但就樹以采其葉考文選七發注引詩倚彼女桑嚴說似有所本然伐木正義云倚者倚也謂以物倚其峰巔此言伐木者以物引而陪之雖以倚訓倚要不得為倚樹之倚惟呂記引董氏曰齊詩倚彼女桑作倚蓋倚而束也可見毛義與三家同但其字借倚為之齊詩則用其本字耳

毛詩後箋卷十五

十二 廣雅書局

之伯趙司至者也夏小正作伯鵠趙注孟子作博勞傳以音近而變郭璞注爾雅云似鵠鵠而大釋文引字林云鵠鵠似伯勞而小初學記引通俗文云白頭鳥謂之鵠鵠禽經注謂形似鵠鵠鵠鳴黃伯勞勞喙黑方言謂為鵠旦遜齋閱覽謂為臬國史補謂為布穀丹鉛錄謂為架犁諸說不一至顏注漢書以為子規不知子規一名柝鳩史記之柝鳩乃子規麻書柝鳩先潦索

隱云柝鳩鳥春氣發動先出墊澤而鳴是也離騷之鴉鳩則伯

勞文選思玄賦鴉鳩鳴而不芳李善注引服虔曰鴉鳩一名鴉

伯勞順陰氣而生賊害之鳥也通雅又謂鴉即苦鳥不知正義

引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其聲鴉鴉故以其音名云

鴉鴉之與苦苦不相類矣若月令仲夏鴉始鳴夏小正五月鴉

鳴鴉之與苦苦不相類矣若月令仲夏鴉始鳴夏小正五月鴉

鳴鴉之與苦苦不相類矣若月令仲夏鴉始鳴夏小正五月鴉

大五百二十三

鳴逸周書芒種又五日鳴始鳴及呂覽淮南等注皆云五月夏
至後鶡應陰而鳴與左傳伯趙司至悉合此詩云七月者或據
周正言之然詩文皆用夏正不應於此獨用周正王肅以古五
字如七經文七月乃五月之誤然趙注孟子引詩亦作七月未
必經文果誤王氏經義述聞曰是詩紀月之例或次第相因七
月流火八月流火九月授衣八月其穫十月隕棒之類是也
也其有相距不止一月者則必轉讀以別之如七月流火與八
月崔葦韻也而下句蠶月條桑則與彼斧斨爲韻四月秀葽
與五月鳴蜩韻也而下句八月其穫則與十月隕棒爲韻蓋八
月之去蠶月五月之去八月其穫甚遠故必轉讀此七月一節
之例也若作五月鳴鶡則與八月載績相距兩月文甫二句而
義已參差韻復無別於總之月令諸書言五月者紀其始鳴詩
例爲不倫矣肅說非是總之月令諸書言五月者紀其始鳴詩
則但言其鳴爲將寒之候以起下文載績故以七月八月連言
之不必定指始鳴況鳥物之候容有不同鄭箋說亦可通如藝

毛詩後箋卷十五

三

廣雅書局

文類聚引通卦驗云伯勞夏至鳴而今本通卦驗云小暑伯勞
鳴則又爲六月蓋伯勞以夏至鳴冬至去五月以後皆其鳴時
其去也蓋化爲鼠說文鼯地行鼠伯勞所化是也鶡字當作鶡
作鶡者字之借作鶡者字之譌耳

四月秀葽傳不榮而實曰秀葽葽草也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荳
秀葽其是乎正義曰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日王荳生夏小
正云王荳秀未聞孰是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瓜今月令與夏
小正皆作王荳而生秀字異必有誤者故云未知孰是本葽
荳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陰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
已秀是葽與否未能審之說文葽艸也卽用毛傳故引詩曰
月秀葽又云劉向說此味苦苦葽也此必劉向說詩之語故引

大四百零六

以爲證爾雅葽繞蕪郭注今遠志也廣雅蕪蕪遠志也其上
謂之小草嚴緝引曹氏詩說以葽爲遠志又云今遠志若翌之
甚醫家以甘草熟嚮之乃可用承瑛案爾雅既有葽繞之說劉
向又有苦葽之稱許慎已宗劉說張揖復同雅訓詩之秀葽可
爲定論鄭箋以王荳當之孔疏已不謂然今考穆天子傳珠澤
之藪爰有萑葦菴蒲葦葦葽葽與葽並列則王荳非葽可知
他如邱光庭則以秀葽爲苦菜秀毛氏詩札用之陳蕭則以爲
卽夏小正之秀幽戴氏詩考正用之且引戰國魏策幽莠之幼
也似禾爲證夫小正云四月秀幽謂幽爲葽之轉則可而謂葽
卽莠則程氏九穀考云莠秀於六月而非四月且莠試之而味
甘亦與苦葽不合至馮氏名物鈔據漢書唐山夫人歌豐草葽

毛詩後箋卷十五

十四

廣雅書局

注云葽盛貌以爲詩汎言草之盛秀夫詩紀物成守取秀之最
早者爲言豈有汎言草盛之理故歷觀諸說皆不如曹氏據說
文爾雅定爲遠志者爲近古也
五月鳴蜩傳蜩蟬也嚴緝云蕩詩如蜩如蟬不得爲一物毛於
彼傳云蜩蟬也蟬蟬也其說是矣此云蜩蟬也恐字有誤承瑛
案夏小正五月良蜩鳴又蟬蜩鳴爾雅蜩蜩蟬蜩方言蟬楚
謂之蜩陳鄭之閒謂之蜩蜩宋衛之閒謂之蟬蜩是蟬可名蜩
蜩亦可名蟬蕩傳以對文則別此以散文通稱小雅鳴蜩蟬
傳又云蜩蟬也亦散文通稱之例不必執彼以非此
十月隕棒傳隕墜棒落也黃氏日鈔曰說文乾葉爲棒此約說
如是當從之注云棒落也與隕字何別承瑛案鶴鳴其下維棒

大五百十四

傳亦云擗落也廣雅釋木擗落也正用毛傳鶴鳴傳又云尚有樹檀而下其種是明以擗為乾葉蓋落者為擗即訓擗為落猶葛覃傳云擗黃也原本黃下有之字盧校據釋文正義刪之是也以黃之於擗即訓擗為黃古訓詁多有此類鄭風擗兮傳擗稿也彼稿謂槁葉猶此落謂落木毛語簡質無庸更加木葉字鄭箋於擗稿也申之云槁木葉落也此訓詁繁簡因時之變荀子王霸篇議兵篇皆云若振槁然振槁即漢書汲黯傳之振落然亦但言槁言落此可以悟毛傳之訓擗為落非零落之落矣

一之曰于貉取彼狐狸傳于貉謂取狐狸皮也箋云于貉往博貉以自為裘也狐狸以其尊者稽古篇曰傳語簡貴讀者多誤于貉二字當讀音謂取二字當句于往也經言往不言取故傳

毛詩後箋卷十五

五 廣雅書局

補言取狐狸二字當讀皮也二字當句經狐狸不言皮故傳補言皮皆以補為釋也且狐狸言皮明貉之為皮可知矣康成善會毛意故不更解但云別用裘之不同耳仲達誤讀謂取狐狸皮為一句故其申毛詞多牽合幸不失鄭意耳呂記解貉為狐狸之居因強合北狄貉字為一義埤雅以于貉為周禮祭表貉之事皆誤讀毛傳者也承琪案陳說是也篇中言于者如上文于緇下文于茅皆實有其物則于貉為往取貉無疑正義云于貉言往不言取狐狸言取不言往皆是往捕之而取其皮語意瞭然況傳引狐貉之厚以居則貉與狐狸為三物明矣集傳誤以為一物猶之下章誤以斯螽莎雞蟋蟀為一物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傳斯螽蚣蝢也莎雞羽成而振

大序百十五

汎之斯螽即螽斯解見周南爾雅翼云莎雞振羽作聲其狀頭而羽大有青褐兩種率以六月振羽作聲連夜札札不止其聲如紡絲之聲故一名梭雞一名絡緯今小兒養之聽其聲能食瓜莧之屬雀豹古今注曰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案蟋蟀與促織是一物莎雞與絡緯是一物不當合而言之孫炎解翰天雞以為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據正義引此陸璣則云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下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廣志云莎雞似蠶蛾而五色亦曰攀雞蓋皆非其類今莎雞之鳴乃止而振羽不待飛也馮氏名物疏云斯螽蟲之以股鳴者莎雞蟲之以翼鳴者蟋蟀蟲之以注鳴者迥然三物也朱子云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其誤起於程正叔而正叔之誤又起於崔正能正能混莎雞蟋蟀為一正叔又混入斯螽可謂誤中之誤羅氏辨之精矣承琪案月令疏引蔡氏說亦以蟋蟀為斯螽其誤不始於程氏然斯螽莎雞蟋蟀之當為三物即以經文核之已明一曰動股一曰振羽豈有一蟲而先以股鳴繼以翼鳴者即謂隨時變化則斯螽一月而變為莎雞莎雞一月而變為蟋蟀蟋蟀又何以歷八月九月十月而不變邪又羅氏云自七月至十月入牀下皆謂蟋蟀而說者解蟋蟀居壁引詩七月在野以為不合然今蟋蟀有生野中及生人家者至歲晚則同爾此申箋說是也而莎雞條下又云幽風七月在野三句皆謂莎雞寒則近人一本之中自相矛盾殊不可解

毛詩後箋卷十五

十六 廣雅書局

大序百十五

穹室熏鼠塞向瑾戶傳穹窮室塞也向北出牖也瑾塗也庶人
華戶箋云爲此四者以備寒承拱案穹室謂窮極室中之穴隙
而塞之以禦寒氣所謂風雨攸除也其穴有鼠者更熏而去之
則所謂鳥鼠攸去也與塞向瑾戶自爲四事說文穹窮也室窮
也二字訓義皆同毛傳鄭東山箋亦云穹窮室塞而又云穹室
鼠穴也似卽謂窮塞鼠之窟穴則與此箋四事之言相謬戾矣
六月食鬱及藁傳鬱棣屬藁藁也案傳云鬱棣屬是以鬱爲
唐棣之屬蓋惟唐棣得專名棣故秦風山有苞棣但言棣而傳
卽訓爲唐棣七月正義引劉楨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
實大如李正赤會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
棣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棣則與棣相類故

毛詩後箋卷十五

七

廣雅書局

云棣屬此疏是也鬱本棣屬故陸疏唐棣有雀李車下李之名
而廣雅卽以爵梅爵李爲鬱齊民要術引廣志一名雀李又名
車下李又名郁李又名棣亦名與
古人多以鬱與棣並言史記司馬相如傳隱夫鬱棣漢書作
藁棣太平御覽引曹毗魏都賦若樞郁棣此所謂棣皆唐棣藁
郁皆鬱之通轉唐棣單稱棣而鬱乃棣之類一種之中又微有
別故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一百一十四株藁李一
株此藁李卽鬱與藁藁之藁不同正義乃謂車下李卽鬱藁李
卽藁藁藁者亦是鬱類而小別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藁
則誤矣

傳藁藁藁說文作藁藁字不作藁玉篇始有藁字但云草也廣
韻則云藁藁藤也廣雅燕藁藁舌也王氏疏證云卽藁藁藁燕

大五百零二
小三十一

聲之轉詩正義以藁爲樹名今案藁李樹不名藁藁藁自是

蒲萄之屬蔓生結子者耳齊民要術引陸璣詩義疏云櫻藁實
大如龍眼黑色今車鞅藤實是又引疏云櫻似燕藁連蔓生御
覽引毛詩提綱云藁一名燕藁藤郭璞上林賦注云蒲萄似燕
藁可作酒是藁藁有藤蒲萄之屬故謝靈運山居賦云野有蔓
草獵涉藁藁也段注說文云說文李棣皆在木部藁在草部毛
公但云鬱棣屬未嘗云藁鬱屬晉宮閣銘所謂車下李藁李皆
非毛許之嬰藁也承拱案王氏段氏說是也齊民要術引陸璣
疏言藁藁甚明稽古編謂陸疏釋鬱而不及藁誤矣孔疏以藁
李字偶同遂以藁李卽藁說詩者言之多不能瞭馮氏名物疏
謂藁與鬱俱爲棣屬故同得車下李之名所言尤欠分曉總由

毛詩後箋卷十五

八

廣雅書局

不知藁李係木生藁藁係蔓生耳山海經中山經云秦室之山
有草焉白華黑實狀如藁藁亦與詩義疏實大如龍眼黑色者
合然則藁藁之爲草而非木信矣
說文藁草也詩曰食鬱及藁段氏詩小學曰掌禹錫等本草蘇
頌本草圖經皆引食鬱及藁而韓詩訓以爲爾雅藁山非承拱
案韓詩藁山非之說見爾雅邢疏此蓋邢昂見藁字與韓詩同
而遂以山非當之非韓詩家果有此說說文於藁下引詩而不
及山非於非部云鐵山非也可見許所據爾雅本不作藁而所
引詩又未嘗以爲山非不得合爾雅韓詩爲一也宋書謝靈運
傳注引詩作食鬱及藁乃藁字之壞耳

八月剝棗傳剝擊也段氏曰此謂剝卽支之假借也故釋文

大五百十六

木切支今字作朴承琪案夏小正八月剝棗傳云剝也者取也此渾言之也毛云剝擊也此切言之也莊子人閒世夫相黎橘柚果蔬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剝亦為擊義齊民要術云棗全赤則收收法撼而落之為上

采茶薪樗箋云乾茶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男養農夫之具案茶為苦菜春夏已成此采茶雖承九月之下非謂至是始采謂所采之茶所薪之樗於是時皆可為助養農夫之用故箋云乾茶之菜也或疑苦菜非九月所采此茶即王肅所云茶陸穡者如左傳藪之薪蒸與樗為一類非也

十月納禾稼案此禾稼者統言之也說文禾之秀實為稼莖節為禾蓋禾雖專名嘉穀引申之亦為凡穀之通稱下文黍稷重

毛詩後箋卷十五

九 廣雅書房案

穆傳云後熟曰重先熟曰穆亦指凡穀言之非以後熟先熟專承黍稷如閩宮之種稗菽麥亦非以先種後種指菽麥也至禾麻菽麥正義云禾稼禾麻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穆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苽粱之輩皆名為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此文所不見者明其皆納之此說是也下文我稼既同又但言稼不言禾者箋云既同言已聚也蓋納之囷倉為已聚說文稼下云一曰稼家事也此其義矣

上入執宮功傳入為上出為下案傳云云者即漢志春令民畢出在塾冬則畢入于邑也而宮功無傳箋以執宮功為民自治宮中之事則與上塞向墜戶意復故不如范氏董氏以為宮室

大四百

官府之役者是也下文于茅索綯乃又計及于野廡之事所謂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也

有爾索綯傳宵夜綯絞也箋云夜作絞索以待時用經義述聞曰索者糾繩之名綯即繩也索綯猶言糾繩于茅索綯文正相對趙岐注孟子曰晝取茅草夜索以為綯是也箋云夜作絞索則是以絞為糾絞之絞胥失之矣承琪案正義引李巡注爾雅釋言綯繩之絞也蓋謂繩之絞者為綯郭璞注方言亦云綯亦繩名儀禮喪服傳絞帶者繩帶也是絞即繩傳云綯絞也猶綯繩也索本亦繩名而此詩則是索之為綯猶繩本物名而爾雅釋器云繩之謂之綯之是也但鄭云夜作絞索乃以絞釋索以索

毛詩後箋卷十五

三 廣雅書房案

釋綯義與趙岐正同非是以索為繩索也亟其乘屋傳乘升也箋云乘治也承琪案乘之為升常訓也箋訓治者所以申成毛義荀子大畧篇引詩亟其乘屋楊倞注云升屋治其做漏即兼二義言之疏云鄭以乘為治與毛異非也乘之訓治古書不多見惟漢書魏相傳云立義和之官以乘四時顏注訓乘為治

其始播百穀箋云謂祈來年百穀于公社承琪案毛無傳者自不過謂經冬入春農事方興故當急治其屋耳荀子大畧篇子貢曰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此亦第以播百穀為耕事耳毛詩出於荀卿當與之同正義曰毛以為圃公又其始為民播種百

大四百九十八

穀之故而祈祭社稷田事不久故豫修廬舍此亦以鄭義述于
未必得毛意也趙注孟子引詩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云及爾
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其說亦
與鄭異

一之曰鑿冰冲冲傳冲冲鑿冰之意正義曰冲冲非貌非聲故
云鑿冰之意說文冲涌絲也从水中聲讀若動承琪案絲與搖
同涌搖者狀水之動此鑿冰冲冲亦是狀冰凌被鑿動搖之意
正義以為非貌非聲是也小雅蓼蕭條革冲冲傳云冲冲垂飾
貌亦是謂垂飾動搖七月釋文冲冲聲也初學記亦專以聲言
云聲也於義為偏枯矣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傳兩樽曰朋饗者鄉

毛詩後箋卷十五

王

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眾也正義曰場
場是農人之事則斯饗是民自飲酒故言饗禮者鄉人飲酒以
狗為牲大夫與焉則加以羔羊段氏懋堂曰細釋正義知傳本
作饗者鄉人飲酒也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因兩鄉人複而
脫落數字古書類然承琪案段說是也說文饗鄉人飲酒也即
本毛傳蓋七月詩歷言幽民農桑之事於其畢也終歲勤動乃
得斗酒相勞故此饗斷為民自飲酒正義又引周禮黨正注云
正齒位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等
老見孝弟之道也故謂黨正飲酒亦名鄉飲酒公堂即黨正屬
民而飲酒于序之序謂黨之序學也卷耳正義亦云鄉飲酒大
夫之饗禮饗未亦有旅酬恐其失禮故用觥也此皆善申毛義

大四百九十九

而其申鄭又據月令大飲烝注引詩十月滌場以下云豈幽頌
大飲之詩知此斯饗為國君饗羣臣之事則與上文滌場不相
屬矣或謂萬壽無疆當為人臣祝君之詞不知舉觴稱壽乃一
人飲酒之常禮士冠禮祝詞有曰眉壽萬年亦不盡為祝君之
語況月令注又引作受福無疆此或據三家詩本并不作萬壽
亦可見斯饗不必為國君之饗臣矣劉瑾曰古器物銘所見
自祝之辭

鴟鴞

序云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
名之曰鴟鴞焉此序悉與金縢合則全詩大旨必當以金縢為
據金縢我之弗辟鄭注本馬融以辟為避是謂武王崩成王幼

毛詩後箋卷十五

王

故弗避攝政之嫌與鄭異義東晉孔傳以辟為法釋文引傳作治說文作法
今本說文辟部云辟治也从辟从井周書曰我之不辟王氏尚
書後案謂釋文治法二字互譌段氏尚書撰異謂釋文以治繫
孔以法繫許不誤今本說文作治非是承琪案尚書弗辟之辟
義當作治即說文辨訓法亦謂以法治之耳蓋周公初聞流言
自不容遽與問罪之師而宗親大臣受遺輔政又不可引嫌退
避不顧社稷之安危故辟者謂當體察虛實推究主名所以出
而鎮撫東方就近控制越絕書云周公傳相成王管叔蔡叔不
知而讒之成王周公辭位出巡于邊此語與當日情事最合
蓋辟非誅殺之名亦非退避之義尚書史臣之文據事直書曰
居東必非東征曰罪人必指叛者曰得必尚未伏誅斷無出師

大四百七十六

東征而書之曰居東周公之屬本無罪因成王意而書之曰罪人管叔武庚既誅之後不曰誅曰殺而書之曰得者此尚書文義之灼然者也鄭氏注禮箋詩每多異同獨鴟鴞箋與其所注金勝最相脗合核之毛傳惟以此詩為作於管蔡武庚未誅之前義與毛同其以稚子為成王雖亦同毛而以閔斯為成王宜哀閔其屬黨之先臣則殊非毛義其餘非惟與毛殊旨亦并其序不符序言救亂自是謂羣叔流言王室將亂恐成王不知故作此詩以救之若如箋說則全詩皆為周公自救其屬黨耳何以謂之救亂鄭於他詩往往依序立義獨此篇皆自用其說王肅駁難已見正義歐陽本義更立辨其非然以毛鄭並譏尙欠分曉毛於首章傳曰盜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曰盜亡曰不可皆預計之詞非事後之語傳意以鴟鴞喻武庚子指管蔡至謂王朝蓋周公居東二年深知流言之來實由管蔡武庚煽誘為亂所謂罪人斯得也既取我子者管蔡為武庚所陷也無毀我室者社稷為重將以大義滅親也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言所以殷殷愛惜於王室者為主少國疑遭三監之變足以病我孺子王故也毛意悉與鄭殊而實合經旨經文曰迨天之未陰雨曰或敢侮予皆所以防於未然而憂其或然詞意明白若於既誅之後必不作此語矣王肅注詩亦誤以為既誅武庚而作正義又引肅注或敢侮予云管蔡之屬不可不遏絕以全周之傳意或然其實傳意未必如是也集傳亦以此詩在武庚誅而後又以鴟鴞比武庚夫其人既死而猶呼而告之有是理乎

毛詩後箋卷十五

廣雅書局

鴟鴞鴟鴞傳鴟鴞鴟也正義引陸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芡莠為巢以麻紮之如刺襪然懸著樹枝或一二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鴟鴞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或謂之過贏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或曰巧女舊古編曰韓詩謂鴟鴞之愛養其子適以病之不託於大樹茂枝而託於葦藋與荷子所言蒙鳩事相合趙岐注孟子亦以鴟鴞為小鳥與陸疏論皆同惟王叔師楚辭注云鴟鴞鴟鴞貪鳥也則與巧婦別鳥矣郭注爾雅以為鴟類殆祖王說而痺雅力證其是公之用之承琪案爾雅以鴟鴞為鴟鴞而方言之桑飛廣雅之鴟雖有鴟鴞之名然並無鴟鴞之目毛傳用爾雅說文同毛又未明言鴟鴞是小鳥然則鴟鴞名鴟鴞與巧婦名鴟鴞者實為二物陸疏乃因韓詩之說誤合為一耳郭注方言鴟鴞云爾雅鴟鴞非此小雀區別甚明一切經音義佛本行集經標曰鴟鴞注云古堯反土梟也下為鴟反字林鴟鴞也形似鴟而青白出于山即惡聲鳥也楚人謂之鴟鳥亦鴟類也山東名鴟鴞俗名巧婦此注形似鴟鴞當作梟上文既以土梟釋梟其下所引字林鴟鴞之訓自是釋鴟故當云形似梟不得云似鴟任氏字林條於梟字下又隨誤字林所言鴟鴞之狀甚晰其以鴟鴞單名本作形似鴟鴞非鴟鴞與說文鴞下訓鴟鴞鴟鴞者合又以為鴟類與郭注爾雅合又云俗名巧婦可見此鳥因鴟鴞名同遂致瀾于桑飛大小善惡之不辨耳楚辭九歎云葛藟於桂樹兮鴟鴞集於木蘭其上文云傷明珠之赴泥兮魚眼之堅藏同鴟鴞與棄駟兮雜

毛詩後箋卷十五

廣雅書局

五百二十三

班駁與關其下文云促促談於廊廟兮律魁放乎山間世皆
 有美有惡之辭故王叔師謂鳴鴉食鳥而集於木蘭以言小人
 進在顯位貪佞升為公卿也史記賈誼列傳鸞鳳伏竄兮鳴息
 翱翔漢書作鳴鴉鸞翔蔡邕弔屈原文云鸞鳴軒翥鸞鳳控四
 然則爾雅之鳴鴉鸞鳴漢儒亦多以為鸞鳴之屬郭注可謂每
 據箋於末章云巢之翹翹而危以其所託枝條弱也是即用詩
 詩之義後儒輒謂毛鄭皆以鳴鴉為小鳥而不知毛義實與
 不同三章傳云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經中並無大鳥
 字則所謂大鳥即指鳴鴉難即指取子毀室可見鳴鴉鳴鴉
 是呼而告之與魏風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小唯青鳥黃鳥無
 于穀文例正同箋云重言鳴鴉者將述其意之

毛詩後箋卷十五

也直以既取我子以下為鳴鴉之言非毛意也埤雅謂詩章
 三句似戒鳴鴉之詞即非鳴鴉自道昔賢云鳴鴉恤功愛子
 室誤矣呂記嚴緝皆從陸佃力主郭說
 何氏古義曰次章承上章毀室言而深以綢繆牖戶望成王
 圖之也舊說謂周公自述其締造周密則於末章予室翹翹
 難通且汲汲自多其功于忠淺矣前以毀室屬鳴鴉而此以
 子屬下民者蓋室一毀則探穀取卵之事必有起而乘之者
 以武庚蠢動而四國亦洶洶不靖也姜氏廣義曰詩通篇予
 俱指鳥俱周公自比非前則喻先王而後忽自況也方氏栝
 二章與末章意正相應自言所以獨操國事畧不自嫌欲及
 雨之未至而綢繆牖戶耳不謂牖戶未完而風雨已至大懼

六五百十七

家之漂搖而王心不悟屏身在外無所施其力則唯音嘒嘒白
 鳴其哀厲而已承琪案詩次章有孟子所引孔子之言為證綢
 繆牖戶自為及閑暇而治其國家之喻周公既以自喻即以
 王箋說以為喻其屬黨之先臣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土地
 而於末章又云今子孫不肖使家道危夫尚書注既言其
 黨無罪將外而此云不肖則又不得謂無罪真自相矛盾矣
 子手拮据傳拮据擬拮也案拮据擬拮皆雙聲字擬當本作
 哀一十五年左傳褚師出公斂其手杜注抵徒手屈肘如斂形
 是也拮音與曰同說文曰又手也玉篇兩手捧物曰曰然則斂
 拮者謂屈兩肘如斂形以捧物也說文拮斂持也据斂搗也而
 拮下則云手口共有所作也許於釋据用毛義釋拮又用韓義

毛詩後箋卷十五

詩釋文引韓詩曰然經文本以拮据屬手一字又皆从手則當
 足為事曰拮据如毛義但以擬拮訓拮据也
 子所著租傳租為何氏古義曰租通作菹說文菹茅藉也禮
 諸侯以土菹以白茅周禮音義菹亦作租上文綢繆牖戶必取
 桑根之皮此但納茅秀于窠中以為之藉蓋作窠之始事也承
 琪案傳以為訓租者為疑薦字之誤篆文為作薦薦作蕩字形
 相近說文引禮藉以白茅白虎通義獨斷皆作苴以白茅鄭注
 土虞禮云苴猶藉也毛訓租為薦者猶說文之且薦也韓詩訓
 租為積積聚所以為薦藉義亦相近釋文租又作祖者乃古字
 通借正義謂祖訓始物之初始必有為之者故云租為解釋迂
 迴蓋薦之誤為其來久矣

六五百零三

曰子未有室家傳謂我未有室家正義云傳以曰者稱他人言曰則此句說彼作亂之意也子未有室家管蔡意謂我稚子未有室家之道故輕侮之上章疾其輕侮故此章言其輕侮之意也曰者陳其管蔡之言子者還周公自我也王肅云我為室家之道至勤苦而無道之人弱我稚子易我王室謂我未有室家之道承琪案上文四子字皆為周公自我以鳥之作巢勤苦為喻而繼以曰子未有室家則曰字正自明其作苦之由不應忽接以侮之者之語小雅雨無正曰子未有室家傳云賢者不宜遷於王都也彼文是自言其無室家故不曰遷則此亦當是自言所以手口俱病者為我前此未有室家之故如此承上四句文義直截正義本王肅以述毛恐未必得毛意也

毛詩後箋卷十五

三

廣雅書局

子羽譙譙傳譙殺也釋文譙字或作譙同在消反殺色界反又所例反承琪案譙譙即譙殺之義故傳訓為殺樂記其哀心感者其聲譙以殺鄭注譙譙也釋文譙子遙反徐在堯反沈子堯反譙也謂急也殺色界反徐所例反又志微譙殺之音作譙義曰譙殺謂樂聲譙聲殺小此譙殺字說苑修文篇作譙譙漢書禮樂志作譙譙顏注譙譙謂滅縮也左傳成九年無棄譙譙後漢書應劭傳注云譙譙悴古通字國語吳語而日以譙譙注譙譙瘁瘁病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譙譙作顛顛說文顛顛也又醜面焦枯小也此皆譙譙訓殺之聲義也釋文字或譙譙者淮南汎論訓譙而不譙高注譙譙也毛傳殺也之殺又譙譙同淮南汎論訓譙冥訓俱云飛鳥譙翼李善注文選蜀都賦

引許慎曰鍛殘也高注俶真訓以鍛翼為折翼亦其義也

子尾脩脩傳脩脩做也段氏詩小學曰唐定本木監本越本木皆作修修唐石經宋集韻充堯石經皆作脩脩益毛詩合韻淺人改為消又或改為脩脩今本釋文亦是涉人所集所據釋文未誤阮氏校勘記云考此經相傳有脩脩作脩二本治革例云監蜀越本皆作脩脩以疏為據與國本及建監諸本皆作脩脩以釋文為據也又引疏云定本脩脩又正義云尾消消而做乃正義所易之字如易令言為鈴鈴易遂遂為瑣非其本經傳作消消也以定本作脩脩推之正義不當作脩矣承琪案沿革例引正義云定本作脩脩呂氏讀詩記引義云定本作脩脩與脩同字若釋入正義之本則似皆作脩

毛詩後箋卷十五

三 廣雅書局

脩說文無脩字當以脩為正王風曠其哨矣傳云脩且乾也此脩脩訓做者做亦謂乾做也

東山

序云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案鳴鴉序云救亂也尙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是周公於親迎還周以後必有所以綱繆彌戶者故書傳云救亂與鳴鴉序合其攝政之年即奉命東征函譜正義云周公以秋反而居攝其年則東征三年而後歸是書傳所言三年踐奄者亦是合居攝之幼年數之首尾共三年與此序亦合蓋居東與東征本非一地二年與三年亦非一時鄭注金縢惟以弗辟為弗避及罪人為周公屬黨二者於義

不合其謂武王崩後免喪周公始遭流言出居於東成王感風雷之變迎還攝政乃作大誥東征殺武庚管叔三年而歸所敘歷歷不誤王肅注金縢以居東即東征以書之二年合於詩之三年謂武王崩後明年改元周公即攝政遭流言遂作八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書言其罪人斯得 一詩言其歸之年東晉尚書孔傳即同肅說書正義曲爲迴說請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二年書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口二年皆與鄭說異案之金縢若居東已誅三監則鳴鴉可以不作成王雖至愚何至叛人已誅尙未能悟而猶曰王亦未敢誚公必待風雷之變金縢之啟始釋然平書又曰惟朕小子其親 一及王出郊天乃雨反風云云夫風雷一時之事若東征班師而歸則

毛詩後箋卷十五

元 廣雅書局

我徂東山傳箋皆不言其地嚴緝云屯軍必依山爲固故以山言之王氏詩考曰商故都在河北唐杜牧以河北爲山東漢謂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山東山商地季氏詩說解頤東山即魯之東山魯蓋古之奄國書所謂王來自奄即東征歸之事也承琪案詩考所言究是山東非水山惟季氏說近之破斧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尙書大傳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也周公以成王之命祿父左傳九年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又定 一因商奄之民說

五百一十

鄭周公所誅郟國在魯鄭注多方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趙岐子注云奄東方國據此可知孟子登東山而小魯即詩之東山宏明集引宗炳明佛論云孟子登蒙山而小魯閻氏四書釋地云或曰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然則東征踐奄已入魯境東山當是師行所至之地故曰我徂東山 一 惛惛不歸傳惛惛言久也案惛疑滔之假借說文滔水漫漫大貌江漢武夫滔滔傳滔滔廣大貌大與久義相成故楚辭諫云年滔滔而日遠今正言久也此惛惛不歸太平御覽三十二引作滔滔不歸

毛詩後箋卷十五

三 廣雅書局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箋云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念西而悲正義曰箋以此爲勞歸士之辭不宜言已意故易傳孫毓云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於歸時踰年已久無緣西行而後始悲箋說爲長承琪案鳴鴉東山二詩皆未嘗明言其事蓋周公於骨肉之變有不能言者故鳴鴉但託鳥言以述其艱難危急之情而不及流言之故惟於既取我子一句微露其詞東山但爲軍士歷敘其勞苦思念之事而不及定亂之由惟於我心西悲一句畧致其意傳引文王世子解經西悲呂記謂其能知周公之心箋以爲軍士在東念西而悲說固可通於義淺矣孫毓申之謂踰年不必西悲拘滯尤甚季氏集解謂首四句言征夫在道遇雨濛濛而下言制彼裳衣不應以周公之西悲聞于其中不知章首二我字乃周公自我見得振旅言旋身在行間

五百一十九

零兩沾溼故深知士卒甘苦下文二我字仍自述其心曲語氣一貫以後制彼敦彼乃指軍士而言耳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箋云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釋文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無行戶剛反正義曰定本云勿士行枚無銜字箋云初無行陳銜枚之事定本是也臧氏經義雜記曰案正義知孔本經作勿士銜枚箋作無銜枚之事定本經作勿士行枚箋作初無行陳銜枚之事陸德明與定本同開嘗反覆參訂知孔本為是釋文定本皆非銜行字異鄭箋即欲改行爲銜應有行當爲銜四字而正義釋經傳亦當別爲毛說今皆不然故知經本作銜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七引詩

毛詩後箋卷十五

廣雅書局

勿士銜枚與孔合自王肅改銜爲行定本誤從之遂以箋行陳爲釋經之行銜枚爲釋經之枚釋文既同定本音箋行爲戶剛反則經亦當同乃以經行字戶剛反爲王肅音而別爲鄭音銜則經注乖違上下難通矣校勘記前一說云考釋文鄭音銜者謂箋之銜枚卽經之行枚鄭以行爲銜之假借不云讀爲直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箋例每如此釋文得之其箋之行陳是說銜枚所用非經中之行如殷其雷傳箋之此非經中之斯雷詩者義傳箋之載非經中之載其比也故釋文云無行戶剛反明非經中之行也正義定本讀經讀箋皆爾絕無異說正義云定本勿士行枚無銜字者必當時或本經於勿士行枚之更有銜字故也若但爲銜行二字互異祇得云不作銜字不

大五百三十八

云無銜字箋云以下乃正義自引箋以證謂箋中銜枚卽行枚其闕更無銜字如雞鳴正義在定本下自引箋以證也非箋云以下載定本之箋經義雜記欲改此經作銜及行陳字皆於釋文正義未得其理又釋文云王戶剛反乃稱銜字於箋行陳則迴不相涉也太平御覽引作銜以破引之也後一說云案舊校殊誤鄭箋行陳銜枚之事以釋經之行枚傳以樂道忘飢釋經之樂飢也此何容疑惑而必云鄭讀行爲銜平行古音如杭銜从行金聲絕不在古人讀如讀若讀爲讀曰之例此釋文云鄭音銜者自是陸氏之誤承瑛案校勘後說是也箋以行陳釋經之行故下又引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以自足其初無行陳之語若非釋經行字則箋中行陳乃是問

毛詩後箋卷十五

廣雅書局

文何用復引他經作證乎臧氏雜記謂經作銜枚箋無行陳字其說自誤釋文毛音衡者行衡聲同衡卽橫也此或六朝以前說詩者相傳之古音古義不然行字毛無傳何由知其音衡其云鄭音銜者則誤認箋以銜釋行卽王肅音戶剛反亦是誤認箋讀行如銜故別爲之音以異於鄭校勘前說謂鄭以行爲銜借釋文得之者非也盧氏考證又云鄭就行讀爲銜亦非也勿士行枚傳士事枚微也正義云枚微者其物微細也此解殊不成文義段懋堂云周南傳枝曰條榦曰枚是本義此枚微也與闕宮傳枚枚密也皆是假借謂枚爲微之假借也謂之微者兵事神密也一章言其完故曰勿士行微承瑛案以行枚爲行微語殊費解竊謂傳云枚微者蓋訓枚爲微也鄭注周官大

大五百三十八

526 111

司馬云枚如箸銜之有繯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又注銜

枚氏云銜枚止言語蹇謹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為之繯結於項

賈疏云繯謂以組為之繫者兩頭於項後結之顏注漢書高帝

紀引作繯絜於項云繯者結礙也絜繞也為結紐而繞項也考

說文無繯字支部敵戾也玉篇繯乖戾也合言之則為敵繯

雅釋訓敵繯乖刺也又作繯繯離騷忽緯繯其難遷王注緯繯

乖戾也又作微繯馬融廣成頌微繯霍奕別鴛分奔是則銜枚

於口組繫兩頭分紐於項有違戾結礙之意傳讀行為銜訓枚

為微行枚者謂銜微微取微繯亦取止義爾雅釋詁微止也枚

所以止言語蹇謹者故亦可訓微今本傳作微者微微字通廣

韻二十一麥云微繯乖違也而十五卦又云繯微乖違集韻繯

毛詩後箋卷十五

三

廣雅書局

有古賣胡賣胡麥三切竝云微也類篇則皆云微也是已葢制

彼裳衣謂其時釋介冑不用更制在途及歸家之服而亦無事

於行枚矣箋以裳衣為兵服非是

蝟蝟者蝟傳蝟蝟貌蝟桑蟲也正義曰釋蟲云蝟烏蝟樊光

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蠶似蝟言在桑野知是

桑蟲爾雅翼云說文蜀葵中蟲也古人有言藜蟲不知徙乎葵

葵葵菜之甘者也今蜀會葵之甘故其體肥大亦會於藿而不

會桑詩乃稱黍在桑野者葵藿之下乃桑野之地也承琪案諸

家皆執今本說文蜀葵中蟲之說疑蜀非桑蟲然爾雅釋文引

說文本作桑中蟲也與毛傳合今本說文葵乃桑字之誤

蟲也似所見說文不誤毛公必非因桑野之文望而生義葢子

廣韻引說文已同今本

庚桑楚篇奔蜂不能化蠶蠶釋文引司馬彪云養蠶豆葉中
青蟲也考韓非內儲說云蠶似蠶淮南說林訓亦云蠶之
狀相類若小青蟲則與蠶不類今桑樹中有蠶色白大如指
乃真似蠶其在葵與藿中者色皆青且小謂其亦有蠶名則
必謂蠶不得為桑蟲則非也

町疇鹿場傳町疇鹿迹也諸家多以町疇為泛言舍旁畦隴

說文町下云田踐處曰町疇下云禽獸所踐處也詩曰町疇

場段注町字云踐處之踐疑淺人所增廣韻青韻町但曰田

諸書町字多謂平坦於踐義不相涉又注疇字云獸足踐地曰

公其所踐之處曰疇本不專謂鹿詩則言鹿而已毛傳町疇

迹也謂鹿迹所在也楚辭九思鹿蹊兮蹊蹊與疇蓋一字

毛詩後箋卷十五

三

廣雅書局

又有町字云踐處亦作暖郡國志廣陵郡東陽劉昭注云縣多

處也集韻作暖暖亦作暖郡國志廣陵郡東陽劉昭注云縣多

麋引博物志十百為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康暖今後

書為暖卑雅引此又譌暖然因卑雅可以校正也承琪案町

雖義為平坦然亦可為踐處踐字未必後增若祗云田處似不

成文義卑雅又引小爾雅云鹿之所息謂之場蓋其所踐者乃

其所息之處故曰町疇鹿場

燿燿宵行傳燿燿燐也燐螢火也正義曰釋蟲云螢火即燿舍

人云螢火即燿夜飛有火蟲也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燿燿

案諸文皆不言螢火為燐淮南子云久血為燐許慎云謂兵外

之血為鬼火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論曰

詩云燿燿宵行章句以為鬼火或謂之燐未為得也天陰沈

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溼而
亦有明驗眾說並為螢火近得實矣然則毛以螢火為燐非也
段懋堂曰毛云螢火與列子天瑞淮南汜論說林二訓說文博
物志皆合謂鬼火熒熒然者也淺人誤以釋蟲之熒火即炤當
之又改其字從虫其誤蓋始於陳思王也思王引韓詩章句鬼
火或謂之燐然則毛韓無異承其案段說非是廣雅景天螢火
燐也字作燐與釋文燐又作燐者合爾雅螢火即炤字又從火
者燐與熒皆火光傳於燐燐燐也下必增燐熒火也正以燐為
鬼火恐人誤會故以熒火明之猶小弁之繫卑居卑居雅鳥也
一例以熒火之蟲雅鳥之鳥人所易知耳不然經文但言燐燐
與蠶則以燐卑居釋之足矣毛傳本簡旨如此辭費乎王氏

毛詩後箋卷十五

廣雅書

雅疏證云鬼火有光謂之燐螢火有光亦得謂之燐說文燐
燐之光燐燐有光謂之熒螢火有光亦謂之熒若謂螢火與燐
火不得同名為燐則螢火與燐燐之光亦不得同名熒乎若
王作論乃駁燐燐之為鬼火而非難螢火之名燐辨韓詩章
之疏而非救毛公詁訓之失此說是也螢火為燐毛公自
據若詩燐燐之為螢火自陳思王論外如文選張華勵志
風振落燐燐宵流今本作燐燐潘岳秋興賦燐燐燐於階闌
鳴平軒屏此皆義本毛詩李善引崔豹古今注曰燐燐燐
曰燐夜腐草為之食蚊蚋蓋魏晉人皆知燐燐為螢火又
毛傳之燐與熒即螢火竝不以爲鬼火也集傳以燐為
貌蓋欲與四章燐燐其羽字義畫一楊氏慎曰古人用字

六五五
十一

有實燐燐之為螢火實也燐燐為倉庚之羽虛也如小雀
桑扈有鶯其領非為鶯即桑扈也承琪又案集傳以宵行
名其所言形狀本於董道陸佃然董陸祇云燐燐別一種
螢火初未嘗以其名為宵行也廣雅十八藥燐燐燐火又
六緝燐燐燐火燐燐燐燐

鶴鳴于垤釋文鶴本又作翟說文翟部翟小爵也从翟
曰翟鳴于垤段注翟今字作鶴小爵一字誤當作翟雀也依
平御覽正陸璣疏云鶴鶴雀也亦可證莊子作觀雀承琪案
篇翟水鳥說文小爵小疑水之誤正與毛傳鶴好水之說合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傳敦猶專專也烝眾也言我心苦事又
也箋云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綴焉

毛詩後箋卷十五

廣雅書

之繫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也栗析也言君子又見
析薪於事九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釋文栗毛如字鄭音列
詩作溲力菊反眾薪也段氏云廣韻溲同蓼蕭蓼莪之蓼毛意
此二句於六詩為比內而心苦外而事苦正如眾苦瓜之繫於
栗薪合之韓詩亦無析薪之意鄭箋以瓜苦為比析薪為
毛意而非詩意矣承琪案傳於烝在桑野云烝實也此又云烝
眾也語同而訓異者蓋彼當獨宿車下之時蠟為在野之所見
故當念其久此承我征車至之後瓜為在家之所見故不言久
而言眾婦人見眾瓜之繫綴於栗薪猶征人之繫屬於軍旅瓜
瓣之苦既似征人之心苦繫綴之形又似從軍之事苦傳意如
此已足正義以事苦為析薪乃誤以鄭釋毛耳韓詩謂溲薪為

六四八
十三

於薪又作聚 薪祓則在薪者必非一瓜是韓詩亦當以爲眾也

陳氏稽古編曰東山次章是行者之思三章是居者之望古上如此既合序意又兩章各一意曲盡人情不嫌重複程曰諸皆遵用斯義今槩指行者思家言趣味短矣我征律至言我行者當逐至也瓜苦在栗薪喻君子雷滯於外也自我不今二年言久不見君子也感陰雨而興歎因灑掃以待其指瓜苦爲喻而自言不見之久寫室家望歸之情婉而古既以爲行者之語遂謂三年不見是不見瓜苦思致纖巧古人文義承琪案陳說是也序以三章爲室家之望女故于室以下六句皆敘婦人歎辭兩我字皆代婦人自我皆爲征人之言則與一章言其思者複矣

毛詩後箋卷十五

三六 廣雅書局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今還故極序其情以之周禮媒氏賈疏引孔晁申毛義以熠燿其羽爲喻嫁娶之非紀時承琪案此說是也東山一篇所紀時物如伊威蠨蛸燿及果贏苦瓜之類多是夏秋皆非春日則此倉庚亦斷非仲春之時毛於其新孔嘉二句傳云言久長之道也蓋謂有新昏者初來甚善當更思所以久長之道耳箋以倉庚爲時而礙於全詩皆非春合故又推本於歸士始行之時新禮迂矣

親結其縞傳縞婦人之禕也母戒女施衿結帨正義曰

五五零八

婦人之禕謂之縞縞綉也孫炎曰禕帨巾也郭璞曰卽今之香纓也禕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爲禕縷繫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縞謂母送女重也繫著以申戒之說者以禕爲帨巾失之也以上皆郭氏說無此女子以下四母戒女施衿結帨士昏禮文彼注云帨佩十五字疑有脫佚母戒女施衿結帨士昏禮文彼注云帨佩也不解衿之形象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縷基履注云衿猶結婦人有衿縷示有繫屬也然則衿謂縷也衿先不在身故言帨則先以佩訖故結之而已傳引結帨證此結縷則如孫炎說亦以縞爲帨巾其意異於郭也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衿衿縷皆佩容臭郭以縞爲香縷云義見禮記謂此也按昏禮結帨此言結縷則縷當是帨非香縷也且未冠笄者佩容臭

毛詩後箋卷十五

三六 廣雅書局

不是示繫屬也郭言非矣承琪案此疏說是陳氏禮書云縷曰衿昏禮所謂施衿是也帶結而垂曰縞爾雅所謂縞綉是也士昏禮母戒女施衿結帨爾雅衿謂之袴郭璞解袴爲衣小帶也然則衿者縷之帶縷者衿之綉先施衿而後結其縷總是一事而孫炎孔穎達泥禮文以結縷爲結帨誤矣虞東學詩主此說今考列女傳云母講房之中結其衿縷後漢書馬融傳云衿結縷申父母之戒張華女史箴曰施衿結縷虔恭中饋與縷通此皆用士昏禮文皆以縞字代衿字然則縷之爲帨明也禮書之說非也 顧氏詩本音曰顧夢麟謂首章歸字隔二句與下歸悲哀故如生民三章之例次章以下則因首章而以獨韻起調古樂府

八四九十六

及唐宋人詩餘長調亦有獨韻起者李氏因篤曰二章之實室
三章之垓室室至四章之飛歸皆與歸字相應是未嘗無韻也
承琪案此詩本屬變調一章之蠲二章之實室四章之飛歸
皆隔韻則章首歸字即如李說各與下文隔韻相協亦未始不
可也

破斧

序云破斧美周公也白虎通義巡狩篇傳曰周公入爲三公
爲一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也
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公羊僖四年傳古者周公東征則
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注云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
四國是皇楊雄法言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數昔在周公征於古

毛詩後箋卷十五

廣雅書局

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袁濤塗世
敦矣夫法言益用公羊之義何休注言黜陟之時與白虎通
合後漢書班固傳秦記東平王蒼曰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
曰奚爲而後已注引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西國怨曰何爲不
也南征北國怨曰何爲後我也此出荀子王制篇與公羊同
先儒舊義然東征西征如孟子言湯事亦第大槪言之非專
釋詩乃引詩爲證耳毛詩出於荀卿傳爲釋詩而作故必切
詩辭其於章首云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也見周公
征乃因四國破毀禮義而正其罪大旨亦與言黜陟相近孫
從毛駁鄭孔疏又從鄭駁孫然四國叛逆以破缺斧斨比其
毀禮義傳意固自正大鄭箋以破斧喻破毀周公缺斨

大四百八十一

成王則何以二章言缺斨三章言缺斨喻周公者不變而喻成
王者屢變毀斨不如傳明矣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傳隋監曰斧段云七月正義引此稽古
曰二者皆斧耳圃人用以取桑非兵器也集傳謂爲征伐所
殆不然承琪案嚴緝已有此說謂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十
矛戟無專言斧斨斨斨者然則破斧缺斨非爲戰也若以爲
戮之多至於如此則是與之血戰而僅勝之亦疲敝甚矣與
文哀我人斯及叱嘉適休之意皆不相類總之斧斨斨斨手
祇以爲興本不必定屬軍中所用若謂經言東征不應別有
興則嚴氏云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斧斨所用爲多義亦近之
四國是皇傳四國管蔡商奄也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

毛詩後箋卷十五

廣雅書局

成王既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事故知四國是管蔡商奄不
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上東方之夷耳此言四國謂諸
之國故知不數之也李氏毛詩集解曰書序云成王既踐奄時
遷其君于蒲姑孔傳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則是奄者遠於
中國亦不得爲諸夏之國蓋准本即奄也王氏尙書後案曰毛
傳云四國管蔡商奄者霍叔罪輕不數又不數淮夷以淮夷與
奄爲一也鄭注成王政序云奄在淮夷之北注多方云奄在淮
夷旁據此則奄與淮夷固相連比魯東南境奄與淮夷皆附屬
故說文邑部云郟國在魯在魯者非必卽是一處括地志兗州
曲阜縣奄里卽奄國之地未可信書正義云成王先伐淮夷遂
踐奄奄似遠于淮夷亦未可信也何氏古義曰集傳以四國爲

大五百二十九

四方之國然書多方篇曰告爾四國多方既于四國之下復言多方則四國之非泛指四方明矣朱氏通義曰多士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則奄為四國之一明矣毛解與尚書合當從之承琪案逸周書作雒解周公立相天子二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其下云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然則當時東方之國畔者尚多周公所征不止管蔡商奄言四國者舉其重者耳

傳皇匡也正義曰釋言云皇匡正也傳以皇為匡鄭箋又轉為正段氏云此謂皇為匡之假借承琪案爾雅皇匡並有正義故皇又可訓匡古人於字義同者得轉相為訓此類甚多不必以皇為匡借呂記引董氏曰皇齊詩作匡賈公彥引以為據考周禮大司馬疏引詩四國是違與今詩異與董氏所見疏本亦異即古本齊詩作匡者亦是與毛義同字異非齊用正字毛用借字也

毛詩後箋卷十五

聖

廣雅書局

又缺我錡傳鑿屬曰錡說文錡鉏也從金奇聲又鉏鉏也從金御聲錡鉏或從吾段注云齒部齟齬齒不相值也鉏鉏蓋亦器之能相抵拒錯摩者故廣韻以不相當釋鉏鉏風又缺我錡蓋即所謂鉏鉏者與承琪案段說是也考工記玉人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注云射其外鉏鉏疏云言其外八角鋒是前器之有鋒稜錯互謂之鉏鉏鉏鉏猶鉏鉏也徐鍇注說文云鉏鉏猶犬牙也雅釋樂注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齟齬亦取如齒不相值之意傳以錡為鑿屬者高誘注淮南本經訓云鑿齒獸名齒長三

尺狀如鑿郭璞注海外南經亦同此云獸齒如鑿當亦取其鋒

復齟齬錡為鉏鉏故曰鑿屬許與毛合也四國是吡傳吡化也段氏曰此謂假借蓋以吡為化之假借承琪案王風兔爰小雅無羊傳並云吡動也說文吡字卽用此義吡訓化者乃動引申之義似非借吡為化至釋文云吡又作訛郭注釋言訛化也引詩四國是訛此則以訛為吡之假借耳又缺我錡傳木屬曰錡說文棟一曰鑿首段注云詩釋文引韓詩曰錡鑿屬許蓋用韓說也鑿所以穿木也鑿首謂鑿柄鑿柄必以木為之今木工尚然矣故字从木金部無錡許所據詩必也承琪案器之以木為者多矣要不得云木屬韓以錡為鑿屬毛以錡為木屬此師承各異然木屬二字殊不成語竊疑之

毛詩後箋卷十五

聖

廣雅書局

某字之誤說文某兩刀雨也从木艸象形宋魏曰某也鈔某或从弓方言雨宋魏之間謂之鐮某鐮蓋古今字今人猶謂之鐮鑿釋名雨插也掘地起土也鐮蓋亦起土之物故大雅棟之隲隲箋云棟揆也說文揆引取土也棟與錡皆從求聲所以取土者謂之錡因而取土亦謂之棟管子輕重乙云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釘一鑿一錡一軻然後成為車周禮鄉師注引司馬法云釐一斧一斤一鑿一裡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賈疏云裡或解為雨或解為鋤鋤雨亦不殊然則司馬法之一裡或即管子之一錡皆鋤雨之類故傳以錡為某屬歟四國是適傳適固也箋云適斂也正義曰適訓為聚亦堅固之義故為固言使四國之民心堅固也箋以為不安故易之釋詁

云適斂聚也彼適作摯音義同是適得為斂言四國之民於是斂聚不流散也承瑛案商頌百祿是適傳訓適聚也彼適說文引作摯此四國是適董氏引崔集注本亦作摯說文適迫也摯東也迫與東義畧同堅固斂聚皆迫束引申之義箋申傳非易傳也

伐柯

序云伐柯美周公也幽譜正義云計此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鴉次之今鴉鴉次於七月得其序矣伐柯九罭與鴉鴉同字山之作在破斧之後當於鴉鴉之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後終以狼跋今皆顛倒不次者張融此曹魏博士見唐書行沖傳非六朝張融以為簡札誤編或者次詩不以作之先後鄭所不說未可明言

毛詩後箋卷十五

瑛案張說是也尚書大誥次金縢後其次不誤以後亦有鄭鄭注書序作成王政云此伐淮夷踐奄是攝政三年伐楚祭事其編篇於此未聞是鄭意亦以為簡編失次矣正義又引肅說以為周公東征既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又追刺成王不迎周公而作破斧伐柯九罭其說非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傳柯斧柄也禮義亦治國之柄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案此及斧傳皆以禮義為國家之用則毛意二詩祇以美周公之德與序首句合序言刺朝廷之不知乃作詩者言外之意耳箋於言刺遂以伐柯用斧為以類求類喻迎公當使賢者先於妻用媒喻當使曉王與公意者又先往孫毓駁之當矣

大四百七十七

蘇氏詩傳曰伐柯而不用斧取妻而不用媒豈可得哉今成天欲治國棄周公而不召亦不可得也此解頗合經專之意易言地也臣道也妻道也古人多以夫婦為君臣喻也傳謂是東人欲見周公則豈得以取妻為比乎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傳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喻也事乎上不遠求也案此傳與中庸中庸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性情而治道備矣中庸不求於人于人反諸己而已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是則中庸同蓋古義之僅存者此詩乃美周公能用禮義以人治人中庸斧云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也邊豆有踐正以禮治國之事我觀之子文與九罭同遂以邊豆為王迎周公有饗燕之禮

毛詩後箋卷十五

與伐柯取則詞意不相聯貫集傳更因取妻之文而以邊豆同牢之禮陋矣況昏禮所載夫席婦席饋舅姑皆有豆無邊得云邊豆有踐邪

九罭

序云九罭美周公也何氏古義曰金縢子小子其親迎我國禮亦宜之孔穎達云國家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衮以邊是也伐柯言其饗禮迎公九罭言以冕服迎公也周公關王安危二詩斷當主周人幸公歸立說承瑛案伐柯但美周公中未見迎公之意此詩首尾皆言衮衣是欲王以上公之禮迎公也

九罭之魚鱗鮐傳興也九罭綬罟小魚之網也鱗鮐大魚也正

大四百七十一

義曰王肅云以興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傳意或然箋云
九罭之罭乃後得鱒魚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興者喻王欲迎
周公之來當有其禮箋解網之與魚大小不異於傳但不取大
小為喻耳承琪案此疏非是玩箋意是謂鱒魚大魚當以大
故言物各有器非小網大魚之謂意實與毛異也

歐陽本義云九罭之義以文理考之毛說為是爾雅云纓罭謂
之九罭者謬也當云纓罭謂之罭前儒解為囊謂纓罭百囊
也然則網之有囊當有多有少罭之多少隨網之大小大網百
囊小網九囊九罭自為小網則毛說得矣承琪案爾雅但云
罭其百囊之名郭璞自取時驗然纓罭即數罭魚厥傳集注
纓罭定本即作數罭爾雅纓罭專指九罭之罭不得以為大

毛詩後箋卷十五

聖雅詩

歐陽從毛固是以爾雅為謬則非也說文無罭字古字當只
域文選西京賦布九罭注云罭與緘同蓋域緘皆有罭之
網之界畫祇九其為促目小網可知孔疏云以其促促網目
得小魚不謂網身小此第泥於百囊之說耳其實既學小罭
網即網目網身皆當小也疏又言鱒魚非大魚不知此白
網言之則為大矣張衡賦布九罭鱒魚鱒魚鱒魚
鱒魚處之當為大魚御覽八百三引韓詩章句曰九罭取
也然則韓詩亦以九罭為魚具之小者其取與當與毛也
鴻飛遵渚傳鴻不宜循渚也箋云鴻大鳥也不宜以
飛而循渚段氏云說文曰鴻者鴻鵠也鴻鵠即黃鵠也黃鵠一
翠知山川之紆曲再舉知天地之圓方見楚辭最為大鳥鄭箋

六百二十一

11111111

祇云鴻大鳥不言何鳥學者多云雁之大者夫鴻雁遵渚遵
乃其常耳何以傳云鴻不宜循渚陸非鴻所宜止則鴻非大雁
也正謂一舉千里之大鳥常集高山茂林之上不當循小
渚高平之陸也經傳鴻字有謂大雁者曲禮前有車則鴻
鴻易鴻漸于磐是也有謂黃鵠者此詩是也單呼鴻則
鴻鵠黃言其色鴻之言唯言其大也小雅傳云大曰鴻
此因下言雁決上言大雁字當作唯鵠為之而今
本義承琪案段說是也陸疏云鴻鵠羽毛光澤純白
長頸肉美如雁此亦以鴻鵠連言與說文合其云色
子天運篇鵠不日浴而白司馬相如賦弋白鵠皆合
鵠者疑歲久而黃耳史記索隱引尸子云鴻鵠之殼

毛詩後箋卷十五

聖雅詩

而有四海之心則為大鳥可知陸但云肉美如雁是亦以
鵠與鴻雁為一也
公歸無所於女信處傳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箋云信
時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不去故曉之云公西歸而無所居則
就女誠處是東都也今公當歸復其位不得留也正義述傳
公未有所歸之時故於汝信處處汝下國周公居東歷年而
信者言聖人不宜失其所也再宿於外猶以為久故以近辭
之又述箋云卒章言無以公西歸是東人留之辭故知此是
曉之辭既是告曉東人公既西歸不得送信故易傳以信為
承琪案箋蓋因詩有二女字而為此解耳其實傳云周公未
禮也與末章傳云無與公歸之道也皆直指末迎周公時事

六百二十一

非既歸攝政後設為追刺之辭故云鴻不宜遵潛稱公不宜東也不宜居則公應歸矣而未有所以故猶於東信處耳公二字畧逗無所猶孟子云無處於女猶言於東不必定與東相爾汝也

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正義曰箋以為避居則不復當謂不得位毛以此章東征則周公攝位久矣不得以不復位為言也訓復為反王肅云未得所以反之道傳意或然承案毛傳未嘗以居東即為東征此孔疏之誤其引王肅訓復為反蓋小雅言歸斯復傳云復反也但訓反則公歸二字亦須讀斷公本應歸而不得所以反之道乃與上無所一例否則既曰又曰不反不可通矣

毛詩後箋卷十五

聖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此詩首尾兩袞衣毛於袞衣繡裳傳云所以見周公也未章傳云無與之道也二語正相應言袞衣固為見公之服然周公以道者也使無所以迎之道而徒以其服是以有此袞衣句與公歸之道能無使我心悲乎蓋即首章袞衣之語又於公歸增之道一字層傳文雖簡質然讀無以之為與又於公歸增之道一字意已明毛蓋謂是以二字緊承上二章公歸無所公歸不復無所不復之語無與公歸之道故以是以二字直承之雖有服而無其道也鄭箋以末章為東人留公之辭集傳則謂皆東人語然二三章既云於女則必非出自東人之口即末亦不必為東人之言也

八四百六十五

狼跋

序云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歸心近則大夫奔走不失其聖也正義曰傳言進丁明四國歸心有難王不知為退有難能誅除四國攝政成功止是也承案首章傳云老狼有胡進則躓其胡退則貽其貽有難然而不失其猛此正與序一一相應自當專指周公四國流言時事蓋其時疑謗忽起王室傾危二叔不咸悟周公欲進不能欲退不得正跋前疐後之狀若如箋太師當退有難於理不順亦與序不符抱朴子更規篇云之攝王位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跋逐疐也載路此謂居東為放逐固非然以狼跋屬流言則疑也

毛詩後箋卷十五

吳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傳跋躓也說文疐礙不行也从疐而止之也疐者如車馬之鼻从疐此字段氏補此與牽同意疐其尾段注曰釋言云疐踳也幽風毛傳同足部躓踳也也以大學懷亦作懷推之則疐即躓字音義皆同許不謂殊其義者依字形而為之說也如許說則爾雅毛傳疐疐足部引詩載躓其尾必三家詩之異也或同一毛詩而異之同一周禮故書儀禮古文而或有異文承案正義引躓疐丁干反踳躓竹二反躓即疐也此謂躓義同疐耳鄭則疐傳訓與此同蓋疐為礙躓亦為礙列子說符其疐是也傳即以踳訓疐三家詩或有作躓者毛詩當即作疐不必必之假借也

八五百十五

專公孫成王也幽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正義曰導

王以其是幽公之孫也碩大釋詁又

大美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禮也鄭箋讀孫如公孫于齊

公既致太平乃孫遁辟此成功之大美孫毓云詩書

夫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為周公箋義為長承

八贊樸本不嫌以天子為公孫鄭譜云王意於幽公之

先公颯風推本於后稷公劉則稱成王為公孫正其宜

毛詩後箋卷十五

聖

其去與周公亦遠矣周公輔成王者美成王即所以美周

也孫所評皆不當理

音不瑕傳瑕過也箋云不瑕言不可疵瑕也承琪案泉水二

傳母皆言不瑕有害傳竝訓瑕為遠箋竝易傳訓過此傳疑

作瑕遠也蓋以瑕為遐之借說文無瑕字大箋云不可疵

用瑕之本義亦易傳非申毛也小爾雅廣訓云公孫碩膚

大四百六十六

毛詩後箋卷十五終

毛詩後箋卷十五

宿松羅忠濟初校

陽湖吳翊寅覆校

聖

毛詩後箋卷十六

涇 胡承瑛撰

小雅鹿鳴之什

鹿鳴

序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呂記引范氏曰羣臣在位者上嘉賓聘而未受祿者也張氏曰言賓者朝廷無賓猶當於燕立賓禮云仕而未受祿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此亦不臣之道也不直曰君而曰寡君賓客之辭也承瑛案經文嘉賓故序以羣臣言之明詩所謂嘉賓即羣臣之爲賓去也義曰序云盡心傳曰竭力是己之臣子可知此言得之

毛詩後箋卷十六

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幣也會之而有幣侑幣也正義引公食夫禮公授宰夫束帛以侑又聘禮亦會使大夫朝服以侑幣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賜親會侑幣親饗故此箋以飲爲饗禮會爲會禮承瑛云王饗禮命之侑是饗會也侑義通左傳二十五云王饗禮命之侑是饗會也

於此亦因序言幣帛筐篚故通言會之大法其

羊臣全篇皆止言燕賓之心不兼言饗會之樂

一則曰以燕樂嘉賓之心不兼言饗會之樂

燕樂之久蓋燕以示慈惠湛露有以厭之

云樂之久即此亦可見是燕也

云先王之燕體解節折而共飮之

賈以示容好則燕亦未嘗不用酬幣也

氏稽古編曰序云燕羣臣嘉賓也此言作詩之本意與四

使臣皇華之遣使一例也若夫升歌合樂之類則就

於樂而言非作詩之意也朱子見

通用之 乃言樂非詩

臣嘉賓而作其後乃繼

乃太過古人歌鹿鳴

壺所云八篇可歌者而鹿鳴在焉是投壺亦用之

作詩印用樂 同而讀詩亦與作詩有異如北史

西講鹿鳴而兄弟同會

鹿鳴鹿鳴會野之萃傳興也萃辭也鹿鳴而相呼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

引鄭駁異義解此詩之意云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賓燕樂之

鹿得萃草以爲飲會呦呦然鳴相呼以款誠之意盡於此耳

據疏此駁必是許稱經師舊說如疏所云或以爲兩鹿相呼喻

兩臣相招爲羣臣相呼以成君禮者與毛異義實不如毛義之

長姚氏識名解曰野有萃必相呼而共會與君有承筐必笙

以相將詞旨瞭然舊以鹿呼同類如君呼臣子嫌於鳥獸爲比

然古人無所拘忌也若魚藻明以魚在王在相對言之豈如後

世必以稱慶美鳳爲頌禱邪

箋云萃蘋蕭也正義曰易傳者爾雅云萃萍其大者爲蘋是

中之草召南于以采蘋南澗之濱者也非鹿所食故不從之

九五

樂云古人以水草之交為麋鹿亦會水草今鹿豕亦就水苟會又人家豢豕皆以萍會之何嫌於鹿不食乎下章會蒿自遠草耳姚氏識名解以為曲通傳說究屬強解承琪案說文云者神人以薦遺黃帝帝曰何會何處曰會薦夏處水澤也如滄注引莊子麋鹿會曰薦是麋鹿未嘗不食水草黃山谷帖云胡居士言鹿會九草其中即有水芹羅氏之說似非無據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鼓簧能朋來曰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正如車鄰以鼓瑟鼓簧對言之古者堂上樂受笙均瑟與笙有相關者鄉飲未合樂之前有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其初工以瑟歌鹿鳴之三然後笙南陔之三閒歌魚麗之三笙由庚之三此時所用樂器惟瑟與笙而已至合樂歌周南召南始眾聲俱作故鹿鳴惟言瑟與笙歌鹿鳴時未有他樂也承琪案儀禮所中諸詩必皆作之在先而禮在後鹿鳴為周初燕羣臣之詩其後乃用之於鄉飲燕射熊氏之說轉似因制禮而後作鹿鳴詩五地鳴為周初燕禮蓋其時堂上兼有琴瑟如益稷篇之於琴瑟以琴瑟協比歌聲也固與儀禮堂上之樂有惡無者不同堂下有笙則如儀禮之笙入立于縣中也古禮本先歌後吹故周公作儀禮遂因之為定制歟至女孝言不言瑟自以旅語乞言樂音當止故曰德音孔昭承琪復曰樂而又變笙言琴或是堂下之樂不作獨鼓琴瑟以盡賓主歡耳此但可略依燕禮不得泥後制之禮以釋先有之詩也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

六五四十四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傳周至行道也箋云示當作實賓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正義曰易傳者以其上下皆曰嘉賓此言人明有異也又大東卷耳並有周行之文皆為周之列位此不得異且下云視民不佻乃作視字此則為示明其不同古者實示同讀故改為實也且此篇聖君賢臣講道之樂觀其垂道教宏深非直燕曰話言而已明是據今嘉賓本其賢德由且先有善德置之於官緣此皆賢所以燕饗此章本其賢一章其法上下相副於義為長故易傳也承琪案此疏申箋實多強言賓言人便文無義而謂有異豈以實之列位者非嘉賓乎示視古今字篇中互見者聲義皆通故可兩用周頌示我顯德行與此正同無容改字至周行毛傳三處不同言各有當鄭注禮記緇衣引詩以為示我忠信之道注鄉飲酒燕禮云嘉賓示我以善道此皆在箋詩之先當是用二家詩說正與毛合至作箋時乃泥於卷耳之訓概以周行為列位不知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乃導情通款冀聞善言之意與次章相應德音孔昭則所示周行之實也必謂本其所用皆賢故當饗會取義迂曲似非詩旨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

六五四十四

物之視言嘉賓之視民甚厚蓋不敢薄待斯民之意雖不破字而義未優矣承琪案嚴緝引曹粹中說亦謂視民與視民如傷同義黃實夫亦云視民不佻言其視民之不薄也如薄己以厚民之意皆與杜解略同然此句止當言君子之德音可以厚歸厚故當爲人所則效若如杜解則於詩上下文義皆不順左傳年季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服注見本詩示民不愉薄與鄭義合勝杜解多矣

君子是則是做傳言可法做也箋云是乃君子所法做承琪案君子即嘉賓傳云可法做者謂君子可爲民所法做鄭注鄉飲

毛詩後箋卷十六

五 廣雅書局

酒燕禮皆以爲嘉賓有明德可則效而箋詩乃謂嘉賓爲君子所法做左傳昭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荀能禮者從之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此引詩意亦謂君子可爲人則效非君子則效人呂記引程氏曰此章又言所燕禮嘉賓問望昭昭明示以厚之意使儀法之此與左傳義合朱子集傳從箋誤矣會野之芩傳芩草也正義曰陸璣云莖如釵股葉如竹葉生澤中下地鹹處爲草貞實貞俗誤作眞今依校勘記牛馬亦喜食之承琪案釋草無文惟廣雅荏菹黃文內虛黃芩也或卽以爲此詩之芩然御覽引吳普本草云黃芩二月生赤黃葉兩兩四四四四自唐空中或方員高二四尺四月花紫紅赤與陸疏所言不合說

以荃爲黃荃而芩則云草也與毛同并引詩會野之芩明與今之黃芩別草矣詩釋文則引說文芩蒿也與今本異段注云若訓蒿則與第二章不別且說文當以芩與蒿象類廟今不者恐是一本作蒿屬釋文也字或屬字之誤耳

經義雜記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潛論班祿云忽蒼賢而鹿鳴思文選琴賦注引蔡邕琴操曰鹿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弦諷諫同俗通窮通云伐木有鳥鳴之刺蔡中郎集正交論云周德始亨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漢書匈奴傳云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玃狁之故鹽鐵論繇役云文學曰古者無過年之徭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

毛詩後箋卷十六

六 廣雅書局

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憂愁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于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杜采薇之所爲作也是以鹿鳴伐木采薇杜皆爲刺詩困學紀聞云鹿鳴在宵雅之首馬蔡以爲風刺荃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時作諷也承琪案左傳穆叔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卽此一語決非刺詩陸賈新語道基篇鹿鳴以仁求其羣淮南秦族訓鹿鳴興於野君子大之取其見會而相呼也此皆與毛義有合者且卽三家亦不過謂陳古以諷非謂鹿鳴出於衰周大周正樂云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傾畱心聲色內顧妃后設酒嘉肴不能厚養賢者盡禮極歡形見於色大臣昭然獨見以知賢士幽隱小人在位周道陵遲自是以始故彈琴以風詠

以感之庶幾可復此明是周衰無復鹿鳴養賢之風大臣援琴而彈古詩以風耳詞旨明白無可疑者其他伐木采芣以為朝詩者皆同六月序云自鹿鳴廢以下至小雅盡廢則四夷交傳中國微矣亦即此意也

經義雜記曰漢書藝文志樂家雅歌詩四篇即晉書杜夔傳所云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者也魏武時尚存及太和中左延年改變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白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因變鹿鳴全不改易後又改二篇之行禮詩第一曰於赫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用延年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曰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會舉亦用鹿鳴至泰始五年荀勖云魏氏行禮會舉再取周詩鹿鳴以為樂章鹿鳴以享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勖乃除鹿鳴舊歌更作禮詩四篇而鹿鳴亦止矣又宋書樂志曰漢大樂會舉十三一曰鹿鳴其餘俱非古歌則漢雖存四篇疑亦特用鹿鳴一耳蔡邕琴賦亦曰鹿鳴二章是兩漢魏晉以來惟鹿鳴最顯琪案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御鵲巢采蘋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太平御覽引蔡邕琴操曰琴詩歌五曲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據此則漢時於大戴之中尚存其五而杜夔所傳文王又在八篇之外似不得樂會舉但有鹿鳴遂謂祇用此一篇也

四牡

六四百九十一

四牡駢駢傳駢駢行不止之貌正義引少儀曰車馬之容翼翼承琪案少儀本作匪匪翼翼鄭注匪讀如四牡駢駢年左傳注駢駢馬正義云名駢者以駟馬有駢駢之容故曰駢駢翼翼此所引少儀皆從鄭讀易字非禮記本有作駢者總之匪匪翼翼皆取飛義籀文翼字從飛作翼考工記曰匪色必似鳴矣故書匪作飛詩駢駢即匪匪與飛同聲同義傳以為行不止之貌也

周道倭遲傳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正義曰以時稱王仍在於岐故也或疑使臣越國所歷非一此既為文王諸侯使朝聘之詩何為僅言其本國之道且文王以百里不為遠故程氏以為通途朱傳以為大道承琪案呂記云使臣

毛詩後箋卷十六

八廣雅書局

發蓋自岐周往故以周道言之其義已了況傳云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則此勞使臣之事屬文王而詩作於周公故正小雅實兼文武之法當武王周公之時普天下莫非周道矣

倭遲文選注引韓詩作威夷薛君章句曰威夷險也與毛傳歷遠義近說文倭順兒引詩周道倭遲又彳部透下云透迤衰去兒文選謝莊宣貴妃詠注引毛詩作周道倭遲白帖三十倭訓順透訓衰去似與險遠不同其實義亦可通楚辭遵曲江之透移文選登樓賦路透迤而修迴皆即詩倭遲之義而變其字耳廣雅釋訓委蛇透衰也甘泉賦躡不周之委蛇此則并召南之委蛇獻風之委蛇皆與倭遲相近蓋古人凡雙聲疊韻形容之

六四百九十五

語字多不同義每相近也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郁夷下引詩周道郁夷此或三家詩有作郁夷者倭威郁皆一聲之轉後人以此名縣耳非詩之周道定在於此

嘽嘽駱馬傳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稽古編曰傳訓駢駢為行不止貌嘽嘽為喘息貌駢駢為駢貌皆取疲苦之義故又云馬勞則喘息蓋以馬之勞見使臣之勞也朱子見采芣嘽嘽毛云眾也常武嘽嘽毛訓盛貌遂合彼兩傳以訓此詩曰嘽嘽眾盛之貌與勞使臣義不相蒙矣此為勞使使皆出軍義各有當訓解亦殊始知古人釋經用意精密也又案嘽嘽字原從口旁說文嘽喘息也則喘息乃本訓矣承琪案通篇詞旨皆勞苦之言自不當於此獨誇其眾盛說文壯部彖馬病也引詩彖彖

毛詩後箋卷十六

九 廣雅書局

駱馬此蓋據三家詩字雖異而義實與毛同廣雅釋訓亦云嘽嘽疲也漢書敘傳注又引作驪驪駱馬說文手部擗擗若行擗驪驪此亦即詩之嘽嘽駱馬其曰行遲義亦與疲勞喘息通也

大正百二十五

若蹲則足底著地而下其膝聳其和曰蹲若箕踞則膝著席而伸其腳於前為大不敬三代所無此解分別甚析廣雅釋訓敢踞也恐非其義

翩翩者騅傳騅夫不也箋云夫不鳥之慈謹者爾雅騅其夫不陸云騅其今小鳩也一名鴝鳩幽州人或謂之鴝鵒梁宋之間謂之騅揚州人亦然又云斑鳩項有繡文斑然鴝鵒一名斑鳩似鴝鵒而大鴝今木作鴝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兩鳩逐婦是也此疏以鴝鵒為騅是鳩之小者即此詩之夫不以斑鳩為鴝鵒是鳩之大者即小宛之鳴鳩說文鴝鵒鴝鵒也雖祝鳩也雖不言大小當亦如陸所分廣雅鴝鵒鴝鵒也鴝鵒鴝鵒鴝鵒也此本方言云鴝鵒謂之鴝

毛詩後箋卷十六

十

鴝白關而西秦漢之間謂之鴝鵒其大者謂之鴝鵒其小者謂之鴝鵒或謂之鴝鵒或謂之鴝鵒或謂之鴝鵒梁宋之間謂之鴝鵒注云鴝音班鴝鴝今荆鳩也方言惟以鴝鵒亦為鴝之小者與此疏異其餘則陸疏廣雅皆與之合也 以鴝為夫不衛風之鴝鴝小宛之鳴鳩為鴝鵒則其分別當以陸氏所疏為合也 唯十四名焉嗣宗謂其為鴝鵒之鴝鵒方言之也 凡名中鴝乃鴝之俗字也 鴝之鴝字鴝即鴝也 不當分而合者也 是用竹歌將母來論傳論也箋云論告也正義述毛云是田作此詩之歌以勞汝知汝以養母之志而來念是以作歌為上之所作也鄭箋云君勞使臣述序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哉

大正百二十五

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正義曰易傳者首章云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文連我心是述臣之辭矣類此而推則是用作歌將母來論亦序使臣之意而為使臣之辭詩之賦其來論不得不為告也猶君子之告其君也

左傳 公因里革斷鬻命司藏之曰使君無忘之也為告然即謂念此不忘義亦可通也

歌 詩云念來養母詩中多有此例

因作歌之文謂當訓告至箋云人之思惟思

其情也解經已爲了當後儒或言告君獨曰將母者

通母則不能或又以來論爲告於其母父猶知大義母不免牽

於私情凡此皆贅說也

毛詩後箋卷十六

皇皇者華

序云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稽古編曰詩之次第雖間有倒置者然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所謂工歌鹿鳴之三也見儀禮左傳諸書又見六月序其先後不可易矣李氏集解以爲先遣後勞皇華當在四牡前真謬說承瑛案譜下正義云所以先勞後遣者人之勞役苦於上所不知有勞而見知則雖勞不怨其事重故先之此曲說也又云使臣往反固非其一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二篇之作又何必一人此則圓通無闕蓋先後本無定例不必深求穎濱詩傳據儀禮工歌先四牡以爲聲有先後虞東學詩云編爲樂章鹿鳴二詩同歌堂上先

惟其情後勸以義燕示慈惠故也二說皆可不必

駢駢征夫傳駢駢多之貌征夫行人也說文駢駢多貌焱部又云焱盛貌讀若詩曰莘莘征夫國語說苑引詩皆作莘莘韋注國語莘莘眾多也此蓋三家詩與毛字異而義同者王逸注招魂引作佚佚征夫云佚佚行聲也亦以行者眾多故有聲耳毛以駢駢爲眾多貌者以文連每懷懷者和也和非一人之事必以眾見每懷靡及則謂眾人雖和猶恐知有不及故必周爰咨諏文義相承一貫集傳於眾多下增疾行一字此雖本國語夙夜征行猶懼不及之意然首章靡及正起下四章諏謀度詢墨子尚同中云助之視聽者眾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眾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眾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其下引詩曰我馬維駢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駢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即此可見靡及當爲知有一

毛詩後箋卷十六

皇皇求助之義若但以爲道路征行之不及其見淺矣

每懷靡及傳每雖懷和也箋云春秋外傳曰懷和爲每懷也和當爲私眾行

將無所及下

云雖有中和嘗自謂無所及王肅以爲下傳所言覆說此也故述毛云使臣之行必有上介眾介雖多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是以馳驅而咨諏之又云鄭之此說亦述毛也但其意與王肅異耳案魯語穆叔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

曰懷私為每懷是外傳以為懷私故鄭引其文因正其
誤云和當為私鄭必當為私者晉語姜氏勸重耳之辭曰駢駢
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違啟處猶懼不及況其縱欲懷安
將何及乎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可懷
也鄭詩之旨吾從之矣觀此晉語之文及鄭詩之意皆以懷為
私懷之義明魯語所云亦當為懷私不得為和也鄭所以引外
傳而破之者以毛傳云懷和是用外傳為義故引而破之言毛
氏亦為私也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若每為雖縱使變
和為私亦不得與毛同也此既改傳和當為私下復解傳中和
為忠信為之終始立說明其不異毛也蓋鄭所據者本無每雖
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

訓因而加之定本亦有每雖陳碩甫曰釋訓每雖也毛所本也
今本爾雅作每有雖也衍一有字莊子庚桑楚篇每發而不當
釋文引爾雅每雖也不誤玉篇廣雅皆曰每雖也常棣曰每有
良朋又曰雖有兄弟是每有即雖有也彼箋云每有雖也有亦
衍字可據此傳訂正承琪案陳說是也常棣箋各本皆作每有
雖也惟相臺本每下無有字當係古本此疏云下篇有每雖之
訓是所見常棣箋亦但作每雖彼箋又即用此傳也

稽古編曰案魯語穆子曰懷和為每懷韋注引鄭後司農云和
當作私是則魯語原文本作和其作私者亦即鄭說耳惟晉語
姜氏引此詩戒重耳順身縱欲又引西方書及鄭詩之言懷皆
為私義要是斷章立說未必此詩本訓也懷私恐非毛旨又未

大正十三年

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正首意每雖懷和之解王肅
即用以述毛於義允當孫毓詩評亦謂毛傳上下自相申成得
之矣鄭既破和為私又強解中和為忠信以牽合周義皆曲說
也陳碩甫曰懷和雙聲得義外傳以懷和釋懷毛傳即以和釋
懷是本之外傳也鄭箋改和為私烝民箋同蓋鄭誤耳毛曰雖
和若作雖私文不可通孔疏疑每雖後人所加曲為鄭諱又據
晉語姜氏引此詩以證懷私不知姜語義取征夫無及不可懷
安故復取西方書及鄭詩之言懷以戒重耳與詩每懷本不干
涉王孫申毛謂雖有中和即每雖懷和之義得其旨矣中謂禮
和謂樂必達夫禮樂之原乃能通中和之德傳曰中和與序曰
禮樂意正合言使臣雖有中和之德猶自謂靡及必將周咨之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

承琪案烝民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傳云捷捷樂事也據此則傳
意亦必以懷為和雖和而猶恐無及正見其樂事之實故下句
無傳者以與皇皇者華同也箋云眾征夫捷捷然至而於每懷
句仍自用其說則上句方言征夫樂事而忽戒之以每人懷私
而相稽留殊於詞義不順故以經證經足知箋不如傳說苑奉
使篇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使
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謂
何不書其柱邪王曰天有燥溼弦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
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且
之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卜猶
之不可書也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此本韓詩外傳

大正十三年

大旨謂使者因時制宜不可豫定即此雖有中和自謂無及
當谷諷之意要與懷私渺不相涉也

末章傳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

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谷也諷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

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

編曰六德之說毛義誠勝但孔疏之言猶未盡也外傳之六德

本文亦自明矣云懷和為每懷谷才為諷咨事為咨義為度

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君况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

則所謂六德即上六語是矣忠信為周言咨於忠信之人即內

傳之訪問於善為咨耳周咨一義章分為兩德是其誤也懷和

為每懷在五善之外雖有中和自謂無及傳以備六德之一與

毛詩後箋卷十六

五 廣雅書局

外傳義正相符不可易矣且穆叔以懷和為一德而康成破和

為私懷私可謂德乎又謂傳中和是釋周義而指為六德之一

其誤與章等孔疏雖曲為回護然不能掩其失也承案傳於

篇末總發全詩之旨謂使臣兼咨諷度詢之五善由其雖和

而自謂無及故能成於六德乃總括內外傳而用之王肅孫毓

皆以毛傳雖有中和者即上每雖懷和是也鄭箋以傳之中和

為周而又謂雖得此五者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

於事不知經文首章言靡及下四章乃言咨諷度詢惟靡及

所以必兼此五者非得此五者而又自謂靡及也其答張逸云

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則又以咨諷度詢五者為已之

德其解愈曲愈晦孔疏謂其贊成毛義其實毛義未必然也

大五

常棣

序云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箋云周公弔

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為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

正義引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明此為

周公所作以親兄弟又引左傳當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

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韝韝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

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

侮捍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杜注周公作

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左傳言弔二叔

之不咸二叔即管蔡也不咸即失道也實是一事故鄭引之承

毛詩後箋卷十六

六 廣雅書局

案此疏融會內外傳以常棣為周公之詩其說甚當杜注左

傳以二叔為夏殷之世蓋用馬融說與鄭志答張逸所云周仲

文說同左傳疏謂封建之中方有管蔡不得云傷其作亂始封

建之不知下文所敘十六國有管蔡者特推本封建之全局而

言之不當因此別生夏殷之說箋以鄭眾賈逵皆指二叔為

管蔡故注此序似不可易藝文類聚引韓詩曰夫穆燕兄弟

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董氏以為此韓詩序文則毛詩

古矣或疑左傳召穆公亦云乃承上文以親屏周一

穆公所作常棣之詩然其上文又云周之有政

兄弟杜注云當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德此則尤為周公作

詩可見內外傳本無異同也後儒又以魚麗序云文

天保以上治內常棣爲周公在成王時所作不應入天保以
不知鹿鳴以下皆文武之事而周公作樂以平之於四
傳云周公

人王之道爲後世法此爲小鹿鳴

魚麗之總例范氏補傳曰周公遭管蔡之變因思文
兄弟如此故作是詩蓋閔之也然則謂文武燕兄弟
公追詠其事於後於理亦可信呂記引朱子初說曰文武之際
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爲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爲
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
蔡者周公之心也二說皆爲得之

常棣之華傳興也常棣棣也釋文本或作常棣移案爾雅唐棣
移常棣棣作移者非承琪案傳文正當以作移者爲是陸氏轉

毛詩後箋卷十六

七

廣雅書局

以爲非誤矣常棣一名夫移故晁氏詩說王氏詩考並據韓詩
序云夫移燕兄弟也詳見陸疏釋常棣以許慎謂爲白棣樹雖
誤然其二云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
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
隴西多有之所言與郭注爾雅常棣正合陳長發云棣小如櫻
桃是以常棣可單稱棣則誤其二先儒釋常棣並無言其名黃
李者則是也至注本草諸家言常棣者皆祇言其子惟齊民要
術引詩義疏云承華者萼其實似櫻桃莫李麥時熟會美北人
呼之相思也又蘇頌本草圖經云今汴洛人家園圃植一種枝
莖作長條華極繁密而多葉者亦謂之郁李據此所言即常棣
而云亦謂之郁李則可見其本非郁李矣今京師西山中有白

九五百一十一

櫻桃其形狀與朱櫻同即此詩之常棣朱櫻春初開華繁盛如
雪而此樹亦如之所以云鄂不韞韞也

鄂不韞韞傳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韞韞光明也段氏詩經小
學云鄂字从口鄂聲今詩作从邑地名之鄂者誤也馬融長笛
賦不占成節鄂李善注鄂直也从邑者乃地名非此所施又引
字林鄂直言也从口鄂聲之字與从邑鄂聲迥別坊記注子於
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郊特牲注沂鄂典瑞注鄭司農云圻鄂
琢起皆取廉隅節制意今字書遺鄂字說文無鄂字韞下引萼
不韞韞鄂之誤也段注說文云各本作萼俗字也今詩作鄂亦
非毛云鄂猶萼鄂然言外發也鄭云承華者曰鄂皆取鄂布之
意承琪案二說以後說爲是鄂萼皆俗借之字但藝文類聚及

毛詩後箋卷十六

六

廣雅書局

文選注引詩皆作萼與今本說文同蓋詩本作鄂後人加草說
文諸書皆由後改耳齊民要術引詩義疏
亦作承華者曰萼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傳聞常棣之言爲今也箋云聞常棣之言
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歐
陽本義曰毛嫌作詩之人指當時爲今而義不通於後故言後
世之誦詩以相戒者所誦詩之時卽爲今爾此義雖不解亦可
毛鄭皆衍說也承琪案歐說非也此詩首章方以常棣起興而
卽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豈前此後此之人皆不必厚於兄弟
乎毛蓋以此詩閔管蔡之事而不欲明指故著此語規痛定
思痛聖人之心行不能不抱憾於終者作詩以爲世法則
勸戒之遺存焉故詩中言以爾常棣之言爲今言外有追

5260111

傳之在...亦善中傳旨而正義引王肅述毛曰管蔡之...而...之...
九為明...
原...兄弟...也求矣...
七案經求字在

兄弟下而傳...者正其善於解經蓋謂人雖聚於原隰之中
而其所求者惟自求其兄弟此為平常之時與上外喪為二事
何氏古義云上章所謂莫如兄弟於此兩者驗之是也鄭箋以
原隰與兄弟孔疏并衍其說以為毛義誤矣

脊合在原兄弟急難傳脊合離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
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箋云離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
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嚴緝謂脊合

毛詩後箋卷十六

五

廣雅書局

非水中之鳥以箋說為非承琪案說文雁石鳥一名離渠一曰
精列廣雅鴝鳥精列鵲鴝也離渠與爾雅同精列實脊合之
轉音上林賦煩鴝鴝渠箴鴝鴝盧羣浮乎其庸渠亦即離渠
則其為水鳥明甚漢書東方朔傳日夜孽孽敏行而不敢怠辟
若鸞鶴飛且鳴矣顏注云鸞鴝雅渠小青雀飛則鳴行則搖言
其勤苦也毛傳不能自舍亦祇狀其勤苦之意鄭箋乃因經文
在原更推其飛鳴求類之故二義實相成也

況也永嘆傳況茲永長也段熲堂曰出車况瘁箋云茲益惟瘁
戴氏云茲今通用滋說文茲艸木多益也滋益也詩之辭意言
不能如兄弟相救空滋之長嘆而已韋昭國語注云况益也王
裁謂此與桑柔召閔傳及今文尚書毋兄曰則兄自正同作兄

是作况非承琪案古書中凡言而况者為更進之詞又賦賜之
賦古字只作况皆茲益義之引申也此蓋本無其字依聲託義
其字或作况或作兄又作皇不得定以何者為是也

烝也無我顧氏詩本音曰考戎字詩凡四見旄邱三章與東同
韻出車五章與蟲蟲仲韻此章則與務韻常武首章與父祖韻
疑古戎字有汝音故又訓為汝民勞松高烝民韓奕箋云戎
猶汝也此說本之元熊朋來五經說曰此詩外禦其務當以左
傳侮字為據烝也無戎與常武以修我戎並當音汝松高戎有
良翰即汝有良翰民勞戎雖小子即汝雖小子可見古者戎汝
同音吳氏改務為蒙而不顧左傳引詩之文失之矣江氏古韻
標準曰案戎有汝義遂有汝音此音韻之變非可以例求者陳

毛詩後箋卷十六

五

廣雅書局

氏疑戎為武字之誤姑存一說段氏音均表以戎韻務為合韻
孔氏詩聲類則以常棣之戎讀為仍以與朋韻而常武之以修
我戎為無韻江氏有詒詩經韻讀曰考全詩通例第三句與第
四句韻者數章並見恆在前章皇華之載馳載驅與二章韻不
與三四五章韻宛邱之無冬無夏與二章韻不與三四章韻此詩
每有夏朋句既見於三章不應四章反與末句為韻且詩中四
句成章從未有三句起韻者此必是武字傳寫誤耳常武之以
修我戎亦當作武承琪案說當以熊氏顧氏為是武字古
人當自有汝音非以訓汝而讀為汝也本爾雅集韻
引爾雅作戎...
申口有...也...
之令依附牆壁即此義也

以刃者大祖其肘高注云軒擠也讀近音為魯言之
如勇切推車也是軒與被營義並同而淮南說林訓注軒
軒擠之軒賢真訓注又云軒提也讀稍射之射即以前
觀於軒之讀豈可無疑於戎務之協矣孔氏謂仍以與冊
協考爾雅釋文引沈旋音戎如升反類篇以扔被戎三字並如
蒸切似非無據但以讀常武則不可通耳至劉原父欲改戎為
戍陳第欲改戎為武九未免強經以就我矣

儻爾邊豆飲酒之飲傳儻陳飲私也不脫履升堂謂之飲段極
堂曰傳當作飲燕私也脫履升堂謂之飲燕私見楚茨湛露脫
履升堂惟燕私為然飲韓詩作餽其說曰脫履升席曰宴能者

毛詩後箋卷十六

毛詩後箋卷十六

飲不能者已曰餽宴餽是一事毛公渾言之毛謂飲乃醜之假
借也左思賦曰愔愔醜醜以古韻訂之从酉區聲乃與豆具孺
叶韓用正字毛用假借說文食部餽燕會也引詩飲酒之餽此
引詩說假借也燕會者安會也餽為厭餽與飽餽饒餘諸篆相
屬非毛傳脫履升堂之餽酉部醜私宴飲也私宴當作宴私徐
堅初學記引韓詩說最詳曰夫飲之禮不脫履而即席者謂之
禮此句禮既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不能飲者已謂之醜
禮當作飲醜既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不能飲者已謂之醜
許云醜宴私本韓詩為說而毛詩常棣醜作飲為音近假借字
爾雅釋言飲私也蒸作爾雅時常棣詩已作飲矣毛公知詩飲
非國語之飲也故足之曰脫履升堂謂之飲即韓之脫履升坐
謂之宴也宴醜是一事言宴而醜在其中言脫履升堂而能者

飲不能者已在其中矣以詩爾雅之飲別國語之飲以脫履升
堂說爾雅之私此毛義也承琪案段氏諸說可謂明辨哲矣毛
於下文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傳云九族會曰和孺屬也王與親
戚燕則尚毛可見傳意謂飲即是燕經文四句相承必非上二
句言飲下二句言燕鄭箋牽於國語之文而以圖非常議大疑
為飲是謂飲別於燕孔疏因之遂謂此詩飲燕雜陳不特非經
義亦非毛旨也

樂爾妻帑傳帑子也釋文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為妻帑字呂
記引董氏曰訓釋無以帑訓子者賈公彥於司厲引詩曰樂女
妻奴奴即子蓋唐人猶作奴字承琪案古妻奴字皆借帑為之
蓋古帑字只讀若奴聲同故借廣韻引李虔通俗文庫藏曰帑

毛詩後箋卷十六

毛詩後箋卷十六

徂浪切始以別於妻帑之乃都切耳

伐木

序云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
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案經首章但
言求其友聲則知朋友足該故舊二三章諸父諸舅兄弟似言
故舊其實皆朋友也故六月序但云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序下
正義以二章卒章上二句為燕故舊二章諸父諸舅卒章兄弟
無遠為燕朋友非是二章傳云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
止本無族之仁者亦祇言朋友而故舊自在其中周禮大宗上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朋友故舊則并兼宗族兄弟言之但其所謂兄弟乃儀

小功以下為兄弟者固與常棣之兄弟不同耳

言自天子至庶人乃泛論求友之道通乎上下非以此詩亦用於庶人也傳於陳饋八簋云天子八簋明以此為天子朋友故舊之詩矣其又言國君大夫士之友者亦因天子而推言之猶序義也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不過借庶人之事以見樂友朋貴賤一致耳文選閑居賦注引韓詩序云勞者歌其事又謝混游西池詩注引韓詩云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為文此則似以伐木為庶人之事鄭箋云言昔日未在位居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為勤苦之事其說蓋本於韓詩然以伐木為賦於義淺矣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

本義曰是詩主以鳥鳴求友為喻爾至其下章則不及鳥鳴之意但伐木許許伐木于阪便述朋友之事與首章意殊不相類蓋失其本義矣當闕其所未詳以俟深於詩者承琪案首章因伐木而感鳥鳴正義謂如葛覃因以黃鳥為興是也二三章但言伐木不及鳥鳴猶葛覃次章不言黃鳥也呂記引什方張氏曰詩人多相因之辭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興焉者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

稽古編曰此鳥鳴先儒莫著為何鳥宋羅願以鶯當之引禽經鶯鳴嚶嚶為證又言鶯是鵯鳥冬以泥自裹至春破土而出此正出谷遷喬之事案禽經偽書不足據信惟玉篇云鶯有友鳥殆指詩求友語則以伐木之鳥為鶯其來古矣承琪案李綽尚

書故實曰今謂進士登第為遷鶯者久矣蓋自伐木詩人嚶其

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無證據豈非誤歟王琳野客叢書引東臯雜錄曰詩正文與注皆未常及黃鳥白樂天作六帖始類鶯門中洪駒父稱禽經鶯鳴嚶嚶要是後人附會張平子東京賦雖鳩鵲黃關關嚶嚶然則以嚶嚶為黃鸝用自漢已然不可謂自樂天始也葉大慶考古質疑曰細素雜記謂今人吟詠多用遷鶯出谷事又曲名喜遷鶯皆循唐人之誤惟漢梁鴻思友人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南史劉孝標絕交論云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真得詩意大慶按詩嚶嚶雖非指鶯然漢張衡歸田賦王雖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又東京賦雖鳩鵲黃關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

關關嚶嚶蓋倉庚鸛黃即所謂鶯也張衡皆以嚶嚶言之則唐人以嚶嚶為鶯又未必不本於此又梁元帝言志賦間鶯而懷友陳揚謹從祀麓山廟詩窗窗細網合階靜落花明簷巢始入燕軒樹已遷鶯自梁陳已用遷鶯事而曰承襲唐人之誤非也承琪謂漢賦言關關嚶嚶者似是泛舉鳥聲未必分屬一鳥且如才獵賦又云鴻雁嚶嚶矣即玉篇鶯字注云鳥有文此本桑扈傳稽古編作有友鳥友恐文字之誤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亂嚶聲于絲羽李善注雖引詩鳥鳴嚶嚶又引詩絲蠻黃鳥本文究無鶯字惟梁昭明太子錦帶書姑洗二月啟曰啼鶯爭傳求友之聲始明出鶯字唐人殆沿此而誤耳伐木許許傳許許柿貌承琪案柿字當作柿說文桃削木札椹

也字又借作肺史記惠景問侯者年表序云諸侯子弟若肺腑
素隱曰肺音肺音附柿木札也附木皮也以喻人之德天之
親如木札出於木樹皮附於樹也漢書劉向傳臣幸得託肺附
師古曰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猶肺札附大材
木也又田蚡傳蚡以肺腑為相注略同史記正義雖詆顏說為
非然太玄親次八曰柿附乾餼注云削曰柿此正用毛詩義疑
古說詩家或有以伐木之柿喻親舊之依附者故太元用之也
許許者削柿眾多之貌如晉書所謂木柿蔽江而下也後漢書
朱穆傳注顏氏家訓書證篇引詩皆作許許唐石經初刻亦作
許此蓋本無其字依聲託義猶韓奕傳許許大也甫甫然大也
之類說文所伐木聲也引詩伐木所惠氏古義曰許所古通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

字禮說曰所者削柿猶斯者折薪故斯所皆從斤說文依毛詩
而曰所所伐木聲尋詩意毛說為長承琪又案許說蓋出三家
許許固柿貌而削柿亦當有聲義本相足正義曰伐之為聲而
有柿是也惠半農云朱傳引淮南子舉大木者呼邪許然邪許
者舉木之聲一作邪軒見文子一作嘘喚見劉子一作與誘見
呂氏春秋挽車者呼邪軒牽石拖舟者歌嘘喚舉大木者呼與
誘皆勸力之歌前呼後應非伐木聲也

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正義曰毛以為言無酒
明是卒為之故云一宿酒蓋于時有之箋以經傳無明名一宿
酒為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
食古買酒為酤酒故易之為酤買也姜氏廣義曰人君無買

酒之禮孔子時乃有酤酒市脯有酒當消之無酒當釀之此
命有司之詞總不可以有無為辭而況乎其已消也嚴緝云未
可仍言飲此消矣知不待酤也承琪案漢書食貨志王莽時義
和魯匡言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
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
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弗誠是以疑而弗食此雖亦訓酤為
買然正為莽時權酤而設所謂文六藝以飾姦者其言豈足為
據說文酤一宿酒也一曰買酒也以買酒為別一義蓋以其非
古耳說文釀酒一宿孰也周禮酒正注曰釀猶體也成而汁滓
相將如今恬酒矣蓋上傳云以藪曰清清藪之也埤蒼曰清滑
美也是有酒滑我謂久釀之酒已經清滑則清滑而美此無酒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

酤我謂始釀之酒未經澄濾所以應倉卒之求而已小徐注說
文云一宿酒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雞鳴酒是也尋文考義當
以毛說為長

稽古編曰此詩毛分為六章章六句呂記朱傳從劉氏說分為
三章章十二句劉氏以三伐木為章首故分為三章其說良然
然此不自劉氏始也案凡傳箋下疏語統釋一章者例置每章
之末此詩若從毛當六句一疏分為六條今乃總十二句為一
疏作三次申述又序下疏指伐木許許為二章上二句伐木于
阪為卒章上二句又指諸父諸舅為二章兄弟錫遠為卒章是
此詩三章章十二句孔疏已然不始於劉氏也孔疏釋詩專
遵毛鄭何此詩分章忽有異同又不明言其故劉欲改毛公章

劉當後孔疏為說而竟以己意斷之朱呂亦止云從劉俱若未
見孔疏者此皆不可解阮氏校勘記云案序下標起上云伐木
六章章六句正義又云燕故舊即二章卒章上二句是也燕朋
友即二章諸父諸舅卒章兄弟無遠是也與標起止不合當是
正義本自作三章章十二句經注本作六章章六句者其誤始
於唐石經也合併經注正義時又誤改標起止耳

天保

序云天保下報上也鄒忠允據史記武王克商憂天保之未定
逸周書王云定天保依天室自洛汭遷於伊汭云云遂疑此詩
為營洛後周召報命而致其祝頌之辭何氏古義即用其說案
史記周書所云天保者不過謂天之保周與詩篇名偶同耳序
云下報上自是祝頌之辭前三章皆稱天保者如召誥所云天
迪從子保天迪格保也韓詩外傳云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天之
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此雖與經無當然其義自精
若潛夫論慎微篇以天保定爾作天祿定爾此不過轉寫字誤
何氏古義列為異文誤矣

俾爾單厚俾使單信也或曰單厚也翁氏詩附記曰說文單
大也从叩甲叩亦聲闕按此从甲非單卑之卑今所行說文板
本於中間橫畫左旁加點謬也辛紹業曰此即甲之隸體驗處
字从甲小篆省从甲今隸皆作單可證也愚按厚即厚也此
於訓大義尤切單厚二字相連猶敦厚博厚之相連耳毛恐專
主此說致後人易啟復疊之疑故列此於第二條而先訓以信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

耳單亦與單同故以大為訓般庚誥告用單馬融本單作單
雅字兩見一云單誠也一云單厚也注云見詩疏云小雅俾
爾單厚周頌單厥心皆厚也則單訓厚義無疑承案釋詁訓
信訓厚二者皆作單潛夫論慎微篇引詩作俾爾單厚爾雅疏
云某氏注亦稱詩單厚故說詩者疑毛兩釋皆以單為單之假
借考說文單訓多穀單訓大引申之皆得有信厚之義故桑柔
遂天俾爾怒傳亦云俾厚也至單既為厚而經以單厚連文即如
正義謂以厚德厚天下亦不嫌於文義復疊耳

何福不除傳除開也呂記嚴緝諸家多從除舊生新之解毛詩
寫官記曰除而又生則何以但言除不言生乎除者開而與之
也福事不一故逐逐開與猶所謂發除者矣孔穎達云除者如
曰臧蓄積今開出之承琪案蟋蟀日月其除傳云除去也小明
日月方除傳云除除陳生新也二傳略同此云何福不除自不
用除去之義故以為開如開通道路謂之除耳此皆因文立
說自有當也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

仲則帶穀傳穀福穀祿稽古編曰集傳取聞人滋之說謂穀與
曰而訓為盡呂記嚴緝皆從此解案聞人氏之說祇因說文
穀字引頌實始剪商為證故合穀翦為一耳然說文穀字注云
滅也轉滅義為盡義迂矣况福義本可通何必求新段注說文
云天保俾爾穀穀朱子曰穀盡也穀善也此注甚合古義爾雅
履穀被福也此謂樛木之福履天保之穀穀卷阿之被祿郭注
謂穀皆得訓福履本不訓福與福連文則可訓福矣穀被本不

訓福與穀祿連文則亦可訓福 皆於兩字摘一字以釋兩字
之義毛公仍之曰穀福也而履 祿也弗小也則不相襲矣古人
之文書善製之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許於說不襲爾
雅斯善讀爾雅毛傳者也承瑛案說文說文說滅也乃說字本訓若
爾雅之說福當時自有此訓生民疏引孫炎云祓除之福爾雅
釋文又引孫炎云說音箭此從晉轉聲祓既為祓除之福則說
當為薦進之福古人本有此故訓之法毛傳之用爾雅多因詩
文立義如樛木福履連文則用釋言之履祿而不用釋詁之履
福卷阿訓弗為小則用釋言弗小也以弗為弗之借而不以為
祓之借獨於此說訓為福者當由下文罄無不宜罄乃訓盡不
應說亦訓盡故以說穀為福祿而下文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正

毛詩後箋卷十六

元 廣雅書局

承此二字申言之耳方言云福祿謂之祓說此似又以說為祿
可見說字本兼福祿之義漢人尙有此方言不得以說文滅字
一訓盡之也

子公先王傳公事也箋云公先公謂后稷至諸蓋稽古編曰周
之追王雖止大王王季然后稷以下亦統稱先王如書武成稱
后稷為先王周禮大宗伯六享皆稱先王外傳不啻稱先王又
數后稷至文為十五王此詩言先王足兼諸蓋以上傳義不必
易承瑛案上文禴祠烝嘗時享止及親廟本非徧及先公周初
親廟雖有先公在焉然祭以天子之禮自可概稱先王故毛傳
謂以四時之祭事其先王何等直截若如鄭箋以公為先公無
論時祭不盡及先公且必如正義云經於公上不言先者以先

王在公後王尙言先則公為先可知故省文以完句此於經文
殊費周折當以傳義為長

羣黎百姓傳百姓百官族姓也毛鄭詩考正曰韋昭注國語云
百姓百官有世功者又云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凡
經傳言百姓皆此義惟東晉梅賾奏上之古文尙書謂庶民為
百姓與伏生所傳二十八篇中異指承瑛案古者族姓之始皆
由於有官爵者如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姓者
百世不改族即氏也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
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
之楚語子期對昭王曰民之微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
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故鄭注堯典云
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此傳以百姓為百官族姓者亦以族姓
出于官縱其後亦有無官爵者然庶民不得有姓故言此以別
於上文日用飲食之民耳

毛詩後箋卷十六

三 廣雅書局

如月之恆傳恆弦箋云月上弦而就盈釋文恆本亦作絙同古
鄧反沈古恆反稽古編曰恆字據釋文反切似本與訓常之恆
音義各別嚴緝謂恆無弦義止有常久之義解為常盈而不虧
夫古無盈而不虧之月乃以稱願其君乎按恆本作恆說文云
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間胡登切天保恆訓弦古恆切生民恆
訓徧古鄧切其皆借乎然說文又云古文恆从月作死因引詩
如月之恆則恆字原以月取義上弦未必非本訓也段注說文
云此篆轉寫為舛既云从月則左當作月不當作夕按門部之

古文閒作開蓋古文字略似外字古文恆直是一中月耳引詩者說从月之意非謂毛詩作死也傳曰恆弦也詩之恆本亦作絙謂張弦也月上弦而祇盈於是恆久之義故古文从月承琪案正義云絙字集注定本作恆是正義同釋文亦作本也白帖一引詩亦作絙然說文引詩作恆則毛詩字亦本作恆而傳訓爲恆自以恆爲絙之假借耳又下傳云升出也言俱進也以此例之則經謂如日之方出月之將盈皆喻方盛之象恆久非其義矣

采薇

序云采薇遭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

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稽古編曰正雅篇次皆周公所定其先後之序自有取義不以作詩時世爲斷如小雅文王詩九篇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義各有當非苟而已常棣詩雖作於成王時既在治內之列則不得不先又詩譜推其故以爲周公閱管蔡被誅若在成王時中則明彰其罪故推而上之託於文王親元弟之義王肅亦以爲然二子所見良不妄也朱子因常棣一篇是周公作遂謂以後諸詩皆非文王事左矣采薇詩序云云朱子力詆其說不知序之昆夷即詩之西戎縣詩之混夷孟子之昆夷也史記言文王伐犬戎書大傳言西伯伐犬夷顏師古注漢書以犬夷畎夷昆夷爲一帝王世紀亦言文王時自混夷此伐西戎爲文王事歷歷有據者也獫狁不見他典

爲見於逸周書序其言曰文王西距昆夷北備獫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非伐獫狁之一證歐姜氏廣義曰采薇出車杖杜序傳皆云文王所作而周公定爲樂歌荀子云天子召諸侯蠶與就馬禮也詩云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然未明言爲天子文爲諸侯也史記漢書匈奴傳皆言文王伐昆夷而史記混出車六月兩篇爲一詩又入周襄王紀漢書以采薇爲刺懿王詩出車爲美宣王詩人物表以南宮中爲南中蔡邕諫伐鮮卑議亦以南仲吉甫同爲宣王時人何氏楷據竹書以一月三捷爲實事而爲季歷之詩鄂書燕說何所適從按周世居戎狄之閒其西爲昆夷即西戎也後此伐周絺幽王者也其北爲玁狁顏師古曰董鬻玁狁皆匈奴別號即前此追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

逐大王以遷岐者也文王伐昆夷大雅孟子皆言之但無伐獫狁之文後人遂疑文王無此事因此爲宣王詩然以經證之六月篇宣王時之大將爲吉甫非南仲也豈同一事而南仲吉甫並爲大帥作一詩美南仲又一詩美吉甫乎若以爲武王後詩考武王伐殷如西之羌蜀髮徽北之獯彭南之庸濮皆至攸野成王通道于九夷八蠻康王以後蠻夷賓服至厲宣而復熾皆不得以此三詩屬之可知傳以南仲爲文王之屬不可易矣孟子大王事德鬻即玁狁也縣之詩混夷駝矣則玁狁之服可知伐玁狁曰于襄于夷而不言平西戎者程子曰用師專在玁狁而西戎不兵自服著手在此收效在彼兩事不煩再舉也然則采薇三詩是言當日之車故重獫狁之篇專言德化故止

及比夷義各有當也況徽狁叛商文王奉天子之命遣將伐之
臣道無成周公頌德安得以商王之功爲文功也說此六雅詳
言伐密伐崇而不及伐徽狁也承其案史記匈奴傳云戎狄破
逐周襄王立子帶爲天子侵盜暴虐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
戎狄是應薄伐徽狁至于大原出與彭彭城彼朔方是不獨混
六月出車一并魯頌亦牽引及之蓋其時詩始萌芽經師抱
殘守闕太公雜衆家每多低悟本不足怪漢書以采薇爲
懿王時詩此或三家之說然其云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或以傷
今思古如關雎刺時作諷之類耳鹽鐵論繇役篇古者無過年
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激
之根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秋杜采薇之所爲作也
蓋亦以二詩爲其又云宣王出師命將征伐詩人美其功曰薄
傷今思古之作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

伐徽狁至于大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鹽鐵論周宣王仲山甫
式過寇虐亦引此四句
則皆同史記混六月出車爲一此皆沿元朔元年封衛青等爲
侯詔書引此二詩然引詩爲美者漢詔之常竝無宣王襄王明
文史漢又誤從而實之耳後漢書西羌傳云武乙暴虐犬戎寇
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
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無余
之戎于是太丁命季歷爲牧師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
皆克之及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
狄而戎之莫不賓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范蔚宗此
傳亦必本華嶠謝承等書所言周初戎狄之患與孟子逸周書
竹書紀年皆合蓋毛詩序傳至後漢時始大著明其事蹟不概

見他書者即當以此爲據無庸復惑於史記漢書之互異者矣
歲亦陽止傳陽歷陽月也箋云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
故以名此月爲陽正義述毛謂歷陽月者以十一月爲始陰消
陽息復卦用事至四月純乾用事五月受之以姤陽消陰息至
九月而剝仍一陽在至十月而陽盡爲坤則從十一月至九月
凡十有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爲十月故云歷陽月
以類上莫止則不得歷過十月明義爲然又云鄭以傳言涉歷
陽月不據十月故從爾雅十月爲陽承其案此皆誤也傳云歷
陽月者正謂歸期須經十月故首章云歲亦莫止雖九月亦得
爲歲晚然末章雨雪霏霏傳云霏霏甚也若未歷十月雪不至
甚矣如必謂去年十一月以來歷過有陽之月凡十有一月則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

經中薇作桺依遺戍已在仲春何嘗偏歷有陽之月乎然則陽
月正指當年之十月鄭箋乃承毛義而申之曰十月爲陽竝非
與毛異義陳氏稽古編專宗毛者而於此亦誤沿孔疏謂毛鄭
異義鄭說爲長此可見善讀書者之難也
彼路斯何正義以路爲路車歷引左傳晉賜鄭子驥王賜叔孫
豹大路以爲卿車稱路之證承其案上文彼爾維何傳云爾華
盛貌說引詩作爾亦云華盛貌彼爾爲華盛之貌而非即華
名則彼路亦當爲車大之貌而非即車名可知爾雅釋詁路大
也書疏引舍人注云輅車之大也此詩之路以爲車之大則可
若實以爲車名則與彼爾之文不相稱矣
小人 舟傳腓辟也箋云腓當作芘此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

成役之成苾倚正義曰傳文質略王述之云所以避患也鄭
以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安得更有避患
義故易之為庇稽古編曰腓字二見詩此詩腓字及生民篇牛
羊腓字之毛皆訓辟四月篇百卉具腓毛訓病鄭於彼兩詩皆
從毛獨此詩破字夫以辟為避患王之述毛然耳其實毛意未
必如此毛當謂此戎車者君子所依而乘小人所避而弗敢乘
何嘗非避戎車乎案腓亦作脆音肥又房未反班固幽通賦安
怡恬而不能文選注曹大家訓脆為避漢書注鄧展亦訓避義
正與毛合至程子隨動之說呂記嚴緝皆用之不知腓乃躁動
之物非隨動之物也易咸艮兩卦注疏及本義皆取躁動之義
程詩則於成訓躁動於艮訓隨動在一經中已自相矛盾矣承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

琪案陳氏謂腓通作施說本顏注漢書顏師古漢書敘傳及集
韻施通又駁程傳腓隨足動之說皆是惟解腓字以為辟不敢
乘則詳玩經文兩所字正當言戎車為君子小人同其利賴此
時無暇及等威之義傳訓腓為辟者辟為隱避之意何氏古義
曰腓即非字非說文爾雅皆云隱也楚辭隱思君兮非惻禮記
取廟之西北非薪用爨之皆訓為隱此曰小人所腓者言庶士
亦藉是車以自隱蔽也今案何氏此解甚確文選東京賦設三
乏非司旌薛綜注亦引爾雅非隱也隱與避義本同蓋兵以戰
危兩軍相當士卒之受患最甚惟戎車戰則馳突止則營衛司
馬法一車有步卒炊家子固守衣裝諸人皆倚此車以為隱蔽
故王肅避患之解善得毛旨鄭箋苾倚亦所以申傳辟字也

與隱蔽義同鄭雖破字意實相成也至腓為脛膾董氏道亦有
此解然以文義論之上句依字未嘗取喻此句何獨取喻於脛
膾乎

象弭魚服傳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紛也箋云弭弓反末警者
以象骨為之以助御者解響紛空骨骨末本作也說文云弭弓
無緣可以解響紛者承琪案說文此語合爾雅毛傳為訓最為
明晰詩正義引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炎云緣謂繫束而
漆之又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繫束骨飾兩頭者也孫炎
此注較勝李巡郭璞蓋繫兩頭而漆者得弓之大名則謂之弓
骨飾兩頭者為弭即指弓兩頭之名非以弭為弓之名亦非謂
此弓皆用骨也其下文云以金者謂之鈇以蜃者謂之珧以玉
者謂之珪亦皆因其飾以名之儀禮既夕禮有弭飾焉弭非弓
名可知矣左傳疏引李巡云骨飾兩頭曰弓不以骨飾兩頭曰
弭此蓋以爾雅之緣為骨飾然弭既不以骨飾矣詩何為而以
象弭連之也郭注爾雅無緣者謂之弭云今之角弓也藝文類
聚十六引郭璞毛詩拾遺云毛云弭弓反末以象骨為之蓋俗說
之誤也御覽一百四又引拾遺云左傳左執鞭弭弭者弓之別
名謂以象牙為弓今西方有以犀角及鹿角為弓者此自用其
雅注之說皆由不善讀爾雅以弭與上文弓對誤以為亦弓名
耳王氏詩碑疏謂弭者角弓不纏之名亦承郭氏之誤者也
又服傳魚服魚皮也箋云服矢服也姚氏識名解曰魚獸書
不御見於傳亦但訓為魚皮不言獸也惟左傳歸夫人魚軒服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

故王肅避患之解善得毛旨鄭箋苾倚亦所以申傳辟字也

虞注云魚獸之而陸璣以為魚獸似豬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雖乾燥為尸韃矢服經年海不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與博物志所載東海半體魚狀如牛之說合又月益公言周麟之使北塞得鮪牛魚歸皮應潮當即是比則疑仍是魚屬或江豚類也羅端良以魚為鮫魚謂其皮有珠文而堅勁可飾物從古以然按今刀鞘諸飾多以其皮為之斑駁如沙石最堅緻世所稱沙魚是也不間有用魚獸皮者故陳祥道云所謂魚服者魚皮之堅者皆可為之不必定魚獸也又釋名云矢其所受之器以皮曰箠謂柔服用之也初學記云織竹曰箠以皮曰箠今傳直訓魚服為魚皮則似以皮訓服矣承琪案傳云魚服魚皮也魚皮專釋魚字傳語簡與不言以魚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集

皮為服耳箠故以服為矢服申明之矢房本當作箠字从竹經傳特借服為之耳姚氏謂傳以皮訓服非也

豈不日戒箋云戒警勅軍事也言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日相警戒也釋文云曰戒音越又人栗反按勤記云唐石經初刻曰後改曰釋文音越是也後一音即宜作日非也箋意是曰字承琪案此校非是玩箋意正當作日若作曰不必言相矣漢書匈奴傳引詩豈不日戒顏師古注豈不日曰相警戒乎一切經音義六亦引詩豈不日戒知作日是作曰非也

楊柳依依傳楊柳蒲柳也姚氏識名解曰釋木柳類甚多有河柳澤柳蒲柳諸名而楊僅列柳之一則楊為柳屬柳不可言楊屬明矣舊說或以柳為水楊又以楊為柳之揚起者並誤此傳

專釋楊柳為蒲柳甚當以其為柳屬故亦得稱為楊柳非謂言楊與柳也承琪案姚說是也爾雅祇以柳為大名曰稷曰旄曰椶其種各異古人言楊柳者謂名楊之柳特云柳柳也其通稱柳為楊柳者乃後世辭章家之言耳傳於折柳樊園苑彼柳斯有苑者柳皆無傳以柳為大名不容專指何種於隰有楊東門之楊北山有楊等亦無傳以楊為蒲柳專名人所易曉耳獨此楊柳連文恐學者疑詩人之並舉二木也故以楊蒲柳釋之其故訓一依爾雅不容稍濶有如此者

出車

序云出車勞還率也田閒詩學曰舊謂此詩與采薇同時之作玩篇中述其往也黍稷方華正當仲夏與楊柳依依既不同月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集

序其來也雨雪載塗正當早春與雨雪霏霏又不同時當文王之時豈止一出師乎二篇非一時之作後王勞還師者皆以為宴勞之詩因其詩而分別用之耳承琪案采薇三言玁狁而不及西戎且有一月三捷之文似乎專為止伐玁狁而作出車則玁狁西戎並言而玁狁曰于襄于夷西戎曰薄伐似與前篇不同故後儒或疑一詩非一時之作不知采薇序止云遣戍役也戍者守也古人之禦夷狄但以自守為上故采薇亦祇曰我戍未定其曰一月三捷不過其備有侵軼自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耳出車曰往城于方為之計其曰薄伐西戎者乃因戍守之師移而用之故采薇序三言玁狁而西戎者亦非時

往來時月似有參差其實則一經曰往城于方即下文昔我往矣之往蓋前三章但言出軍城方不明何時故四章朔其所口而言之凡始行及在道皆可曰往采薇之昔我往矣謂始行之時此昔我往矣謂在道之時范氏補傳云黍稷方華仕道所見是也箋以方華爲六月時則黍稷種植有早晚此云方華方者甫也似言其早不必定在六月至今我來思雨雪載塗亦是謂歸而在道之時惟采薇遺戍之時期以歲莫言歸而今至首春陳釋猶然在道者則以城方之後別有戒命故四章又云王事多難乃爲移伐西戎起語謂築城既畢即已懷歸復被簡書西戎助虐受命徂征自北而西歸計轉緩故五章即接言西戎諸侯之嚮往末章乃結言春晚還歸之時物五章之末云薄伐西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

戎者以終四章簡書之言六章之末云玁狁于夷又以終三章城方之命而首章一章之出車建旄則北城西伐皆在其中矣如此似於本詩敘次分明而與采薇亦無不合箋以昔往爲出壘而伐玁狁今來爲平戎而反朔方按之經文殊爲不順孔疏依之義甚迂曲嚴緝亦見及此而於昔往仍言自朔方往西戎雖稍變箋疏之說然亦與經不合
我出我車何氏古義曰此詩言我者不一首二章言我者文王之辭中二章言我者代爲南仲之辭承琪案首章我出我車箋云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三章天子命我箋云此戎我成役也詳采薇序云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成役則首二章之我言我文王蓋六章得專征伐既承王命出師日

復自命其屬帥以勤三觀毛傳於首章云出車就馬於牧之荀子大略云天子召諸侯輦輿就馬也詩曰我出我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據此則出車就馬當指文王非我文王而何三章王命南仲毛以下文又云天子命我疑王爲文王故特著之云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蓋王仲謂文王以王命命之猶尚書多方言周公曰王若曰也其天子命我乃代南仲自我言其受命於方伯猶受命於天子至四章之昔我亦我南仲五章既見君子是斥南仲我心則自是我西戎之諸侯此則傳箋雖未明言其意當同耳王命南仲稽古編曰南仲之名見出車常武二詩此傳云文王之屬未詳其譜系也羅泌路史言禹後有南氏二臣勢均爭權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

而國分南仲即其後必語本周書史記解其以爲禹後則見史記夏本紀贊贊云禹後有男氏索隱云系本男作南是也泌子萃謂盤庚子生而手把南字號南赤龍孫仲爲紂將據此則仲乃殷後非夏後不知出何典殆妄也又曰南仲之名不見他典惟汲冢紀年有之云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距昆夷城朔方此正出車詩所詠事也又據紀年文王以文丁十二年立至帝乙三年在位五年矣而逸周書序言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玁狁則亦爲初年事一書語正相合意南仲以王臣會西伯出征如春秋所書王人會伐之事歟玩詩云自天子所又王命南仲又天子命我云云則紀年語頗近之但據此則南仲乃王臣非文王之屬矣一年而平二寇在卽位之五年不在受命之四年矣皆

與毛鄭鄭姑記以備考承琪案紀年所云卽尙書大傳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帝王世紀文王受命四年昆夷氏侵周之事但所紀年歲參差耳其云王命南仲正同詩文因其爲王事出師卽文王之臣亦奉殷天子之命不必因此疑南仲爲殷王之臣也若鄭箋以出車之南仲爲文王之臣而常武在宣王時已爲大師皇父之太祖毛傳則文王宣王時各有南仲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考文王時本有南宮氏國語云謀于南宮是也逸周書克殷解命南宮忽史記忽作括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三巫與論語八士名合則文武之時本有南宮氏爲臣博古圖之南宮中與今焦山鼎銘之司徒南仲皆周之南宮氏安知非卽仲突仲忽之流蓋南宮

毛詩後箋卷十六

望 廣雅書局

氏世臣于周故書君奭有南宮适顧命有南宮毛至春秋時尙有南宮昭二十二年南宮極昭二十六年則宣王時復有南仲亦如雲漢仍叔美宣王而春秋有仍叔之子來聘節南山家父刺幽王而春秋有家父來求車之類南宮氏或單稱南亦猶南宮昭二十九年稱南容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杜注謂南氏季字當亦南宮氏也漢書古今人表以南仲列于方叔召虎諸人之閒而文王時無南仲者則以成叔武霍叔處之前載周八士在中上或者南仲卽在其中歟至蔡邕諫伐鮮卑議書戒伐夏易伐鬼方皆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荆蠻應劭風俗通云詩美南仲闕如虓虎此皆謂宣王時有南仲爲將與毛傳同惟後漢書龐參傳馬融上書曰昔周宣儼狁侵鎬及方是以南仲赫赫列在

詩此則似以出車六月誤合爲一不知宣王之時伐獫狁毛詩吉甫非南仲常武之南仲又係征伐淮夷與獫狁無涉故知毛傳以文王宣王時各有南仲當時必有所據先秦圖籍至東漢之末已多不存如箋意但以文王時有南仲而宣王時無南仲他家又多言宣王時之南仲而罕及文王之臣或卽以出車之南仲誤指爲宣王時田闢詩學曰竹書紀年宣王三年命大夫仲伐西戎後儒謬以爲南仲而謂此詩爲宣王世之詩考史記彼乃秦仲也與此無涉皆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毛詩後箋卷十六

望 廣雅書局

等州當之宋靈夏今靈夏衛在漢爲朔方郡似矣然漢自借詩語以名郡耳豈可援漢郡以釋周詩哉又靈夏爲陝之極邊去長安千餘里商之末造邠岐近地皆淪於戎狄南仲雖良將豈能於一年中窮兵直到北陲連平二寇乎朔方之爲靈夏吾未敢信也漢置朔方郡在武帝時賈鄭孫王諸儒豈不知其事而不用以釋詩良有見矣承琪案史記衛青傳元朔元年蘇建築朔方城其時詔書卽引詩城彼朔方經河水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注云詩所謂城彼朔方也是其說不始於朱傳惟班志於朔方縣下並未明言卽詩之朔方知詩所云朔方大略指周之北界接於獫狁者故傳以方爲朔方近獫狁之國又云朔方北方也其地要在今之榆林靈夏一帶自此以北卽戰國

時雲中九原之地王儼狝之所出沒文王奉殷王之命命將率往城當在于此至宣王時儼狝孔熾侵鎬及方亦即謂此朔方漢詔所引豈盡無稽傳箋不言者古人釋經謹慎不欲以後證前耳

畏此簡書傳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正義曰古者無紙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以相戒命之救急故云戒命知鄰國有難以簡書相告者閔元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言同惡於彼共相憂念故奔命相救得彼告則奔赴其命救之成七年左傳曰子重奔命是也集傳簡書載二說前說同毛氏後說云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詞也此本於長樂劉氏門人潘時舉疑之答曰後說為長當以後說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

載前前說據左氏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鄰國也承琪案簡書仍當以左傳為據說簡書也牒札也翻譯名義一引又選注大竹名策小竹名簡古者編竹為策不編為簡字多書之于策字少者書於簡簡一單札為之國有急難不暇聯簡為策但以單札相告故謂之簡書若策字本當作冊說文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者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後多假策字為之此詩簡書正指鄰國告急蓋上文王命祇有朔方一事薄伐西戎確是城畢移師雖亦由于王命而義命救鄰故但云簡書若謂是臨遣之策命則經文何以以二命我城彼朔方乎

毛義為長無庸別解

嘒嘒草蟲趨趨而從之天忱也

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既征儼狝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鄉之如阜螽之間草蟲鳴焉呂記曰嘒嘒草蟲以下六句說者

草蟲之詩有之遂亦以為室家之語觀其斷句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辭奮張豈室家思望之語乎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邊恤我後兩見於谷風小弁之詩其一夫婦也其一父子也嚴氏讀詩質疑曰杜女心傷止乃勞還役之辭以此施於將率則不莊矣當仍主舊說承琪案後漢書東平憲王傳肅宗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帝報書曰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蒙又云今改元之後年飢人流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

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據此是以君子為賢臣可知鄭箋謂君子斥南仲草蟲阜螽喻西方諸侯之嚮望其說有所自來章懷注以所引詩為草蟲而不知草蟲乃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文句不同誤矣鹽鐵論論非篇堯得舜禹而蘇頌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此引詩亦以君子為賢臣也執訊獲醜傳訊辭也箋云訊言醜眾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眾以歸者當獻之也陳碩甫曰釋言云訊言也正月傳曰訊問也此釋訊為辭辭者謂所生得敵人而聽其辭小司寇曰附于刑用情訊之又曰求民情一曰辭聽辭聽者聽其辭以弊其罪此傳義也皇矣執訊連連無侮與此同此篇獲字無傳蓋義見于皇矣也皇矣傳曰敵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敵彼傳

釋賦爲獲則此詩獲字卽爲賦之假借字生者訊之殺者賦之
執訊獲醜言訊賦者眾也此箋及采芣箋並以獲爲得者失之

杖杜

稽古編曰首章日月陽止卽采薇之歲亦陽止謂遣戌年之歲
莫也次章卉木萋止卽出車之卉木萋萋謂遣戌明年之春莫
也三詩一遣二勞語意相應出師之初告以歲莫卽歸至期而
望之情也此陽止之時女心所以傷也然連平一寇未獲遽歸
踰期至春莫則卉木萋矣勞還兩詩皆實紀歸時之景色也故
首章云征夫遑止僅言可以歸耳次章云征夫歸止則實欲歸
矣前雖望之明知其未歸後則知其將歸而望之益切也一傷
一悲情同而事異矣次章傳云室家踰時則思正謂踰日歸之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

時耳孔疏申之以萋止爲時未黃落在歲莫之前此於文義未
順恐非毛意承琪案末章之匪載匪來憂心孔疚亦與采薇之
憂心孔疚我行不來相應彼戍役自憂其外亡而不反此室家
念其不至而甚憂也又首章有杖之杜有皖據釋文皖字從
白作日邊者非其
實傳云皖實貌杖杜猶得其時蕃滋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
然則次章之其葉萋萋亦卽杜葉蕃盛之貌以爲興耳卽謂因
其見而爲言亦當以實在去年之秋葉在次年之春呂記引邱
氏以萋萋爲新葉者是也范氏補傳以有皖其實近于十月其
葉落矣在十月以後實已落惟有葉耳此與孔疏釋卉木萋止
曰不知杖杜之生先有葉而後有實不當於言實之後
其葉之盛也

繼嗣我日箋云嗣續也王事無不堅固我行役續嗣其日言常
勞苦無休息田闕詩學曰繼續也嗣者續之無已也自閩人之
屈指歸期日復一日而言也蓋往役之始其日爲王家之日及
期以後其日則我之日也故曰繼嗣我日承琪案下文日月陽
止卽承此謂積日爲月而至於陽也十月爲陽月而兼言日者
謂陽月之日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箋云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采之託有事
以望君子嚴緝曰箋疏皆不明言杞爲何物以采言之當是枸
杞呂氏朱氏以爲春莫杞可食杞之可食者惟枸杞也姚氏識
名解曰集傳有春莫杞可食之語說詩者遂謂采杞又過於木
萋之時或辨之云采杞當卽在卉木萋止之日特期而未至故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

借此以致其想望耳愚謂采杞託言原不當泥時爲說蘇頌謂
枸杞春夏采葉秋采莖實冬采根彼雖爲藥籠之須然亦足見
其隨時可采不必拘于春初春莫作時物之變觀也
憂我父母傳箋皆無文正義云此實夫也謂之父母已尊之又
親之也日月云父兮母兮莊姜稱莊公爲父母與此同也李氏
集解以爲曲說後人多謂此婦人稱夫之父母爲父母嚴緝云
婦以事舅姑爲職汝墳勉其夫以正則曰父母孔邇蓋謂不必
憂家也此詩望其夫之歸則曰憂我父母蓋謂父母思之當早
歸也汝墳則下之人明其義此詩則上之人體其情各盡其道
也其說當矣姚氏識名解曰此當爲遙想征夫在役之事念其
陟山采杞而以父母爲憂耳與北山詞旨正合故上云女心傷

止我心傷悲而此獨云憂我父母也承琪案此說亦通

檀車幘幘傳幘幘敝貌稽古編曰說文幘車敝貌引詩檀車幘幘昌善切綵偏緩也尺善切音正同釋文幘韓詩作綵然則偏緩者其車敝之狀歟廣雅綵綵緩也又玉海載釋文云韓詩作檀車強強音同恐誤段注說文云按古本當是巾敝貌故從巾詩以為車敝者則其引申之義也釋文引說文巾敝也從巾單今本釋文乃巾譌車殊失陸意承琪案段說是也幘為巾敝之名詩之車敝蓋本無其字假幘為之後漢書劉陶傳注引詩作檀車幘幘則又假幘為之矣徐楚金繫傳謂車敝若敗巾故從巾殊屬附會

匹牡瘡瘡傳瘡瘡貌何氏古義曰爾雅瘡瘡病也說文無瘡

毛詩後箋卷十六

望

廣雅書局

字當通作蹇跛也承琪案大雅板云靡聖管管傳云管管無所依也廣韻十四緩引詩傳作意意無所依也是毛詩管字乃意之借此瘡字當亦意之借說文意憂也引申之為無所依又引申之為罷德其義皆相因耳廣雅管管浴也浴字於義不可通竊疑為御或御字之誤說文人部御御受詘也司馬相如子虛賦作微御郭璞注御疲極也司馬彪云御倦也方言御倦也御即御字倦即倦字說文心部懈勞也亦與御同義蓋寫廣雅者或御省為俗或御省為御集韻御轉遂為浴然則張指訓管管為御正與毛傳瘡瘡貌有合矣

卜筮借止會言近止傳卜之筮之會人占之筮云借俱會合也或卜之或筮之俱占之合言于繇為近正義曰傳以會言見會

取人占之義即與土冠禮筮曰土喪禮筮宅旅占同故為會人占之筮以上句言借止者俱占之若不為占則文皆空設借既為占則會當為合故易之為合言于繇謂合言于兆卦之繇也孔穎軒曰按會合之字皆从人說文人三合也禮旅占必三人會有三義故云會人占之若但以為卜與筮會於文似便於訓未精

魚麗

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嚴緝引或說云始於憂勤言其心終於逸樂言其效此說是也其云文武無逸樂之事逸樂亦非文武之心以終於逸樂為

毛詩後箋卷十六

果

廣雅書局

後序衍說開後世人主怠政之漸案此則過泥序云始憂勤終逸樂者不過如書傳所言勞於求賢逸於任人耳乃序者推本作詩之意美其治化之盛何容以文害辭疑其開逸樂之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此在西京之初已用此序嚴氏以為後人衍說過矣

魚麗于雷傳麗歷也承琪案麗歷疊韻為訓爾雅歷傳也傳與附同謂附著也周禮大司寇注麗附也麗歷皆有附著之義故以為訓詩總聞曰鄭有魚麗陳前後左右中各五陳每一陳具五陳大率敵人入者無不有所著今漁人置魚器相小道錯綜橫布之常使試之於地頗類陳形承琪謂桓五年左傳為魚麗之陳注家未明言其法後人以先偏後伍之言故為五陳以效

之耳未必取於詩之魚鼈也然淮南兵略訓云羊腸道發筍門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高注云筍竹筍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則軍中行陳自有布置如魚筍者但不必用以釋詩耳

傳雷曲梁也寡婦之筍也正義曰釋訓云凡曲者為雷是雷曲梁也釋器云寡婦之筍謂之雷是寡婦之筍也釋訓注郭璞引詩傳曰雷曲梁也凡以薄取魚者名為雷也釋器注孫炎曰雷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筍然則曲薄也以薄為魚筍其功易故號之寡婦筍耳非寡婦所作也承琪案釋訓凡曲者為雷此似非專指魚器謂凡以曲薄為之者通得雷名如說文篋竹籠也亦是以曲為之者妻雷聲同字通故雷字亦或作妻惟釋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

訓以雷為凡曲者之大名故釋器寡婦之筍謂之雷由其亦以曲為故亦得雷名耳毛傳雷曲梁則分別以曲為梁者專屬之寡婦之筍非用釋訓凡曲者為雷之雷也說文雷曲梁寡婦之筍魚所雷也廣雅曲梁謂之雷皆本毛傳邶風毋逝我梁毋發我筍傳云梁魚梁筍所以捕魚也先鄭注周禮獻人云梁水偃也偃水為關空以筍承其空然則梁以絕水遏魚使入筍者筍以承梁而取魚者但梁與筍不皆以曲為之故衛風傳云石絕水曰梁說文筍竹捕魚筍也惟以薄為梁以筍承之者則謂之寡婦之筍段注說文云曲梁以別於凡梁寡婦之筍以別於凡筍是也筍與雷本非一物以其相為用故爾雅云寡婦之筍謂之雷耳

鱧鯊傳鱧揚也鯊鮪也正義曰鱧揚者釋魚無文惟陸疏云鱧一名黃頰魚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黃頰通語也鮪鮪釋魚文郭璞曰今吹沙也陸疏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此寡婦筍而得鱧鯊之大魚是眾多也承琪案山海經之鱧郭注以為黃頰魚鱧魚魚之健者似與陸疏有力說合稽古編引孟詵食療本草有黃頰魚一名鮪魚以為即此詩之鱧考廣雅有鮪魚也廣韻鮪魚名李時珍云身尾俱似小鮪無鱗腹下黃背上青黃腮下有二橫骨兩鬚有鬚鬚游作聲然此魚似即今所謂參鱧者所在有之長不盈尺與陸疏大而有力之說不合鮪鮪則陸疏郭注皆以為吹沙小魚者不誤後漢書注亦引郭義恭廣志曰吹沙大如指沙中行說文鮪出樂浪

潘國者此別一種非詩之鯊鮪也又正義以為鱧鯊大魚者此特對寡婦之筍言之耳嚴緝云孔氏以鱧鯊皆為大魚陸璣以鱧為大魚鯊為小魚山陰陸氏又云鱧鯊小魚鮪鱧中魚鱧鯉大魚又有黃青玄白赤及方圓俯仰淨沈諸說俱見然詩人言此不過如潛頰言有鱧有鮪鱧鯉鯉多著魚名以見魚之多非謂止有此六魚也必一一為之說則潛六魚又豈皆有說乎鱧鯊大小猶未有定說不必泥可也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

君子有酒旨且多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也釋文云有酒旨絕句且多此二字為句後章放此異此讀則非正義曰言且多文承有酒之下則似酒多也而以為魚多者以此篇下三章還覆上三章也首章言旨且多四章云物其多矣下二章皆疊上章

句末之字謂之為物若酒則人之所為非自然之物以此知且多且旨且有皆是魚也稽古編曰集傳於酒字斷句句法較渾成但旨多多旨旨有六字皆承酒言下三章又義未順陳樸言多旨有二字上言酒而下言物者見物與酒稱不知此篇言萬物盛多酒成於人雖多有限物僅與之稱安在其盛多乎源謂有酒斷句多旨有二字仍可說魚三章各末句結上三句耳酒既旨多有魚又多旨有中俱用且字關兩意下三章遂承魚而言句法與文義皆無礙也虞東學詩曰此詩義解新舊不一惟李迂仲之說為善釋文以君子有酒旨為句以就箋訓其實康成未嘗作此句讀也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明以下三字為句矣以多屬魚者其意以下章物字當為魚也穎濱則以旨多皆屬酒而朱子從之呂記嚴緝范傳皆用其說者以下三字承酒為文也然如鄭說則此詩但言魚酒非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之意而說亦破碎如蘇說則接入下三章又多貧周折李氏謂君子為酒醴以宴賓而其物旨且多不必言酒與魚也承琪案虞東謂鄭箋本以旨且多為句陸氏誤讀此解甚精其從李氏集解以物不專指魚酒所見亦確序云萬物盛多傳于首句下云太平而後微物眾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因歷陳占者畋漁山澤之制故鳥獸魚鼈皆得其所傳所引者似有成文要在王制之前其書最古且此為全篇大義極言物之眾多可見序傳皆以經文物字即為眾物鄭箋專屬之魚似非序傳之意

毛詩後箋卷十六

李迂仲

魴鯉傳體鯛也正義曰釋魚云體魴舍人曰體鯛郭璞云體鯛檢諸本或作體鯉或作體魴若作鯛似與鯉音同按統又與舍人不異或有本作體鯉者定本體鯛與鯉音同按勣記云考此正義引舍人曰體名魴下正義引以炎體鯉一魚釋文魴下云毛及前儒體為魴是傳正取爾雅為解注爾雅者舊無異說作鯉為是作鯛者乃依郭注爾雅所改謂體魴各為一魚也作鯉者依說文鯉體也所改皆非傳意承琪案據正義是定本始依郭璞改作鯛陸孔皆誤同定本耳說文以體為鯉以鯉為體與毛師承不同然並不以鯛為體其云鯛一曰鯉也鯉鯛也鯉與鯉異物異字鯉本草經作鯉陶隱居云鯉今皆作鯛字此由郭璞誤以鯉為鯛後人遂皆以鯉為一魚而不知兩雅體自名鯉若鯛則下文有大鯉小鯉之目而與體絕不相涉也鯉即今俗所謂烏魚頭有七星者一名鯉廣雅鯉鯛也韓詩外傳南假子過程本本為之烹鯉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鯉魚然則詩之所詠必非鯛魚傳必不訓鯉為鯛可知矣鯉鯉傳鯉魴也釋文鯉音偃郭云今鯉額白魚魴乃兼反江東呼魴為鯉鯉音啼又在私反毛及前儒皆以魴釋鯉鯉為鯉鯉為鯉唯郭注爾雅是六魚之名今目驗毛解與世不協或恐古今名異逐世移耳稽古編曰爾雅鯉魴孫炎以為一魚說文魴亦訓鯉而鯉即鯉之重文惟郭璞分爲二云鯉今鯉額白魚魴別名鯉埤雅既引郭注又溷孫炎注為一疆郭以從孫而不明斷其是非將焉適從乎詩詁及韻會皆勣陸說且言為鯉平

毛詩後箋卷十六

李迂仲

著地宜得鯉名亦非郭氏鯉額本義本草綱目列鯉魚之名曰鯉魚曰鯉魚曰鮎魚注云古曰鯉今曰鮎北人曰鯉南人曰鮎是鯉鮎直爲一魚矣承琪案郭云鯉今鯉額白魚鯉額當作偃額偃者仰也此即鮎魚之狀爾雅翼云鯉魚偃額兩目上陳頭大尾小身滑無鱗謂之鮎魚是也別錄有鯉魚鮎魚陶隱居以爲皆鮎之屬今日驗此類皆偃額而色白蓋以其仰額故名鯉以其身滑無鱗故名鮎鮎猶黏謂其黏滑也郭氏分其所不當分而陸德明乃謂目驗與毛不合何邪

君子有酒旨且有箋云酒美而此魚又有詩經通解曰有者無一不備而多不足言戴氏詩考正用之謂有猶備也義進於多後三章曰嘉曰旨皆美也曰偕曰有皆備也多貴其美美貴其備備貴其時酒之備謂諸酒物之備謂水陸之差承琪案以有爲備仍與多同竊謂多者謂一時之多有者謂時時之有多橫言之有豎言之也或謂末章物其有矣維其時矣若常有不當言時不知下三章每一句皆承上三章末一字而言多旨有皆指物其下一句嘉偕時若再指物文義殊複宜皆指政而言鄭箋似非經旨詳見下條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箋云魚既多又善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箋云魚既美又齊等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箋云魚既有又得其時經義述聞云廣雅曰皆嘉也皆與偕古字通此詩維其嘉矣維其偕矣賓之初筵曰飲酒孔嘉飲酒孔偕偕亦嘉也語之轉耳荀子大略篇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

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荀子以時宜敬交驩欣爲偕是偕與嘉同義承琪案荀子以偕爲時宜是末章維其時矣時亦與偕嘉同義嘉善也煩弁爾酒既旨爾肴既嘉爾酒既旨爾穀既時傳云時善也此時與嘉同義之證也且此詩嘉偕時皆謂政之善即首章傳所云取之有時用之有道也故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度缺矣且經文維其一字確是推本萬物盛多之由猶言維其如是所以如是裳裳者華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凡言維其者如此此詩文法倒裝耳說苑辨物篇曰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藉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此解有爲常有時爲用之以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

時最合經旨左傳襄二十年季武子如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正義曰物其有矣者謂言魚有鱠鯨鮐鱧并有旨酒也維其時矣者注云太平而後微物眾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萬物莫不多也此可以補詩疏所未及而物不專指魚時謂取之有時皆較詩疏爲勝

笙詩

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正義曰此二句毛氏著之也言有其詩篇之義而亡其詩辭故置其篇義於本次後別著此語記之焉案儀禮鄉飲酒燕禮鄭注以笙詩亡於孔子之前其時未習毛詩故有此語至作箋時遂改之云孔子論詩雅頌各得

其所時俱在耳然禮注固云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為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其後陸孔諸家皆無異說至劉原父乃云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本無也李解引鄭漁仲曰此六章有題無詩作序者但考兩字便率意作一篇之序朱子本之據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詩明其有聲無辭且云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當時呂記嚴緝仍從古說而近來郝仲輿朱長孺陳長發徐位山諸人皆力主有辭之說而郝氏之辨尤悉此外可采者范氏詩譜曰儀禮明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樂之為言比音而樂之也是禮文顯以為有辭矣讀詩質疑曰升歌笙人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

閒歌合樂各三終於是工告樂正曰正歌備凡樂四節為詩十八篇皆謂之歌而可云六詩有聲無辭乎姜氏詩序廣義曰朱子注論語詩三百曰詩三百十一篇兼此六詩則六詩有辭可知如謂笙必無詩則當云笙譜如謂亡於刪詩之前宜名亦不存矣如謂毛公據儀禮姑畱其目則禮有狸首又有九夏何不並畱之潘晉臺謂詩三百篇未嘗以命篇取義六笙詩序詩者何以知其然因題敷衍以補之也竊謂不然南陔南籟也白華見於變雅為刺幽王何以知為孝子之詩庚有更償續三義何以見萬物得由其道可想見作序者已誦全文不然即鑿空杜撰豈能至是序最簡樸閒與詩中字面偶同如漢廣云德廣所及德廣之廣非即漢廣之廣旋邱云刺衛伯衛伯之伯非即叔

兮伯兮之伯安見孝子絜白即為白華之白也三百篇亦有即其篇名已見詩旨者如螽斯多子以美子孫眾多葛屨涼薄以刺儉北風疾厲以刺虐碩鼠貪食此類不可更僕如以序與篇名相合疑其不見全文將謂作螽斯序者祇見螽斯二字乎且序與篇名相戾既以為無理序與篇名相合又以為順文為詩序者難矣東哲之前補此六詩有夏侯湛昭明不人文選遂致無傳耳承案劉原父七經小傳有曰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其序曰奏象舞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夫禮文王世子祭統皆以象與武為下管之樂是曰管曰奏者劉氏既知其有辭矣何於笙詩獨主本無其辭之說以有辭者為歌無辭者曰笙曰奏豈不自相乖戾乎六經輿論相傳以為鄭漁仲作其於笙詩引商份之說而申之謂閒歌之聲有義無辭而其言管新宮則云管與笙一類皆竹吹之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後漢明帝亦取焉必見其辭故得之以播歌詠蓋未有有詩而無辭者周禮祈年吹籥於管籥之類必得有辭既知管籥有辭而何以獨謂笙詩無辭亦可見不能自圓其說矣若集傳所引魯鼓辭鼓之節則陳氏稽古編曰魯鼓辭鼓有譜無辭則僅冠以國名不能更立別名若笙詩有聲無辭則南陔由庚等名何自來乎案孔疏已云其名曰南陔白承琪又案投壺云命弦者曰奏狸首闕若一注云弦鼓瑟者也狸首詩篇名也今逸射義所云詩曰曾孫侯氏是也閒若一者投壺當以為志取節焉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

閒歌合樂各三終於是工告樂正曰正歌備凡樂四節為詩十八篇皆謂之歌而可云六詩有聲無辭乎姜氏詩序廣義曰朱子注論語詩三百曰詩三百十一篇兼此六詩則六詩有辭可知如謂笙必無詩則當云笙譜如謂亡於刪詩之前宜名亦不存矣如謂毛公據儀禮姑畱其目則禮有狸首又有九夏何不並畱之潘晉臺謂詩三百篇未嘗以命篇取義六笙詩序詩者何以知其然因題敷衍以補之也竊謂不然南陔南籟也白華見於變雅為刺幽王何以知為孝子之詩庚有更償續三義何以見萬物得由其道可想見作序者已誦全文不然即鑿空杜撰豈能至是序最簡樸閒與詩中字面偶同如漢廣云德廣所及德廣之廣非即漢廣之廣旋邱云刺衛伯衛伯之伯非即叔

下文魯鼓辭鼓亦必隨所弦之經首以爲節是徒譜者尙必有取節之詩而謂禮經之笙奏乃無詩而徒器乎至玉雪山以唐樂有上柱鳳雛平調清瑟調平折命喙七曲有聲無辭黃東發又引琴譜長清短清長側短側之類以證無辭有義不知有辭而後有聲有聲而後有調有調而後有譜或以習其辭者其辭易存習其聲者其辭易亡理容有之要其初未有有聲而無辭者卽如俗樂工尺先亦必用曲譜出後習之者但畱工尺耳又毛西河荅李恕谷書曰據問笙詩有詩則鄉飲酒禮笙入三終將以笙笙詩邪抑亦別有歌詩者而僅以笙應之邪此問最善從來辨笙詩未有辨笙其詩者夫所謂笙詩謂笙必有詩非謂笙詩之必有歌也凡詩可以歌亦可以笙所謂笙詩有詩

毛詩後箋卷十末

廣雅書局

謂笙詩之必可歌非謂笙詩之必不可以笙也蓋笙與箛管簫四器皆主聲詩皆應歌之器皆在堂下原無徒器者但有歌而器有不歌而器總必有詩如鄉射禮之工歌于上而堂上堂下之笙瑟皆應之卽鄉飲酒禮之合樂是也此有歌之笙也不歌而器如大射禮之管新宮始奏禮之管象堂下俱不歌而但以管笙聲其詩卽鄉飲酒禮之笙入闕歌是也此不歌之笙也是以春秋傳有歌鐘卽頌鐘頌磬所以應歌尙書有笙鏞周禮有鐘笙卽笙鐘笙磬所以應笙夫笙又有應則笙卽歌矣此如漢橫吹東西晉大角皆用之軍中並無歌工而曲中有詞如上下回思悲翁等則豈有笙管而反無詞者故往以不徒器折其無詞謂不如步瑟調笙之憑虛作聲無字音耳非謂有其字而不

大五十四十三

歌也然而歌工必在上卽笙管鐘磬皆列堂下而皆可以應其歌是以合樂之法工歌關雎則堂上之瑟堂下之笙管皆羣起而應之其歌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皆然舊注所謂合樂者合金石絲竹以歌之金石者鐘磬絲竹者瑟與笙管也乃孔仲達誤注鄉飲酒義謂上歌關雎下笙鵲巢以應之則世無有以張家之聲合李家響者但世有過爲分別者謂歌工必堂上堂上之瑟必不如堂下之以器器詩則又不然射禮至命射時歌工皆遷堂下而樂正命絃者曰奏騶虞則瑟工亦不歌而但瑟騶虞之詩以主鼓節所云魯鼓辭鼓者是歌工亦居下琴瑟亦器詩上下有尊卑八音無貴賤也承琪案毛說是也笙詩乃不歌而笙之詩卽鄭注儀禮所云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惟其事

毛詩後箋卷十六

廣雅書局

以笙吹故其辭易亡不然他詩具在而獨亡此六篇亦屬可疑得此乃更無疑義矣鄭箋於南陔白華華黍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又於由庚崇邱由儀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闕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朱子詩序辨說云

大五十四十七

魚麗以下篇次爲毛公所移而六月序自南陔以下八篇尚仍儀禮次第獨以鄭譜誤分魚麗爲文武時詩故遂移此序魚麗一句白華黍之下而升於南陔之上稽古編曰小雅次什之首至宋儒而兩更不數六止詩而以南有嘉魚爲什首者毛公之舊也蘇子由嫌其非孔子之舊仍數六詩於什中而更以南陔爲什首朱子又據儀禮奏樂之次升南陔於鹿鳴什末抑魚麗於華黍詩下更以白華爲什首夫子由之更什祖六月序及康成之說於詩之篇第元無改也至朱子之據儀禮則奏樂之次非編詩之次夫奏樂南陔在笙入之列則不得不先魚麗在閉歌之列則不得不後各以類相從耳若必據此以定詩之先後則閉歌之後尚有合樂三終所奏者關雎之三鵲巢之三也亦

毛詩後箋卷十六

充廣雅書局

當逐置二南於小雅後乎朱子既憑儀禮之文定詩篇之先後又謂六月序魚麗句本在華黍下而鄭氏遂置於南陔之上夫鄭未逐之詩序遠在千餘年前朱子何自見之哉嚴坦叔詩緝一依毛傳之舊仍以南有嘉魚爲次什之首良爲有見承琪案小雅篇什宋儒尚不止兩更呂記據蘇傳以南陔爲次什首而又謂其由庚崇邱尚依毛氏之舊復據儀禮相閉之次以釐定之則又與蘇傳朱傳互異矣今考鄭箋云孔子時南陔等篇第當在於此是謂南陔三篇在魚麗後足見魚麗殿鹿鳴之什非毛公所移而六月序魚麗一句在南陔之上亦必非鄭氏所移可知且六月序列次小雅二十二篇自鹿鳴至華黍皆言缺自由庚以下則變其文孔疏以此爲別謂華黍以上爲文武之詩

由庚以下爲周公成王之詩言缺者爲剛君父之義不言缺者爲柔臣子之義雖近穿鑿然亦可見序文原本如此非由鄭氏移魚麗一句於南陔上也又六月序南陔白華華黍三詩本相連正義云毛公爲詁訓傳分別眾篇之義各置篇端此三篇之序無詩可屬故連聚置於此此由不知三詩本當在此非毛所連聚也惟所云據六月序由庚本第在華黍下而與崇邱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此則不誤由庚三篇連聚一處當由毛公所置然孔說尚不如陸氏釋文云以其俱亡使相從者爲當耳又箋云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正義謂毛公不數亡詩推改什篇之首遂通盡小雅云耳言以下非則止鹿鳴一什是也據此是孔子時

毛詩後箋卷十六

卒廣雅書局

鹿鳴至魚麗爲一什南陔至湛露爲一什以下凡小雅八什什各十篇毛傳則闕六笙詩不入什數以南有嘉魚至吉日爲次什以下每相差者六篇凡小雅七什末什爲十四篇奇零之數歸於未什大雅及頌皆然稽古編謂毛公置六詩於什外此本正義之說翁氏附記謂當從蘇呂所定收入什中殊不知分什者止因篇數既多簡札煩重不得不分六詩既亡自無庸分篇數而入什目必以南陔居什之終白華頌什之始取彼虛名當其實數亦可以不必矣

毛詩後箋卷十六終

宿松羅忠濟初校
陽湖吳翊寅覆校

涇 胡承琪撰

小雅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

序云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大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稽古編曰序至誠當斷句惟至誠則能致賢之來又能任賢之久詩直言與賢序更推其與賢之心非必於詩詞有專指也康成釋烝然為久如以合序至誠之意固矣承琪案陳說是也烝然單釋文引王肅述毛云烝眾也鄭箋以烝為塵以塵為久然其云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單之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人將久如而並致之於朝曰俱曰並仍不出眾義蓋經

毛詩後箋卷十七

廣雅書局印

文重言單單正承烝然而來則訓烝為眾似合經旨正義乃云若以為眾止見求魚之多無關思遲之義則於至誠之事不顯非也

烝然單單傳單單篚也段云當作單篚也下當云汕櫟也不當疊字單單者以單單魚也汕汕者以汕汕魚也承琪案經言單單汕汕自是取魚之名傳以取魚由魚具得名故釋單為篚釋汕為櫟經言其用傳言其體義相成也傳於單文者每以疊字形容之如洗洗武也漬漬怒也之類此則重文者又以單字釋其實義訓詁之精如此若說文水部云汕魚游水貌引詩烝然汕汕此或本之三家魚部鮒下云烝然鮒鮒从魚卓聲既不言其義又不稱詩故段氏以為疑今考李氏集解引說文汕字注

而不及鮒王氏總聞雖云單胡角切魚回翰水聲也非籠然亦不及說文可見宋時說文尚未必有鮒字也

釋文單張敘反徐又都學反字林竹卓反云捕魚器也篚助角反郭云捕魚籠也沈音獲又音護說其形非單也承琪案說文單捕魚器也篚單魚者也从竹霍聲或从雀作篚詳沈重所以音獲音護者當是從說文作篚故有此音但說其形非單雖未知所說云何要失爾雅篚謂之單之義凡自上籠下謂之單故淮南子說林訓云單者抑之說文單字雖不言其狀佳部云篚覆鳥令不飛走也讀若到玉篇音竹教切一切經音義十一單古文作筍是單單音義略同矣

烝然汕汕傳汕汕櫟也釋文字或作單同釋器云櫟謂之汕案

毛詩後箋卷十七

廣雅書局印

爾雅毛傳皆以汕為櫟此古名也鄭箋云今之撩苦乃以今曉古孫炎郭璞注爾雅皆本之御覽引舍人云以薄單魚曰單正義引李巡曰汕以薄汕魚皆未詳著其狀惟陸氏埤雅云單單言嘉魚欲逸則單之使人汕汕言嘉魚欲伏則汕之使出淮南子曰單者抑之單者舉之為之雖異得魚一也陸意蓋謂汕即單矣說文廣雅但以單為網不著汕名然古者棺巢同義禮運夏則居棺巢鄭注云聚薪柴居其上廣雅棺巢也大戴禮鷹隼以山為卑而會巢其上皆是說文櫟澤中守柁樓也此當謂澤中守魚之處楚辭九歌晉何為今木上御覽引風土記訓晉樹四木而張網於水車輓之上下形如蜘蛛之網方而不圓蒼蒼者樹木為之其高如巢故得櫟名說文柁樓藝又類聚引作竹

樓亦即謂其張網守魚之處樓與巢義同耳類濱詩傳並用傳
箋其樂城集有車浮詩序云結木如巢承之以簣泥之水中以
浮識其處方舟載兩輪挽而出之即詩所謂汕也此言結木挽
輪與風土記合承之以簣與舍人李巡言以薄者合要之皆嘗
也嘗乃自下舉上之物而劉逵注吳都賦巢編緞云巢抑魚之
器也誤矣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傳興也正義曰傳文略三章一云興也舉
中以明上下足知魚離皆興也此疏深明傳例後儒因毛於三
章始言興遂謂上二章言魚者乃因所薦之物以達意然則末
章言離亦曰烝然與上二章文同豈離亦所薦之物耶

毛詩後箋卷十七

廣雅書局

宿之木也此箋申傳壹宿是矣但傳不過以壹宿狀其慤謹非
以此見有久義來者謂離之來集則烝然自是羣然天下無言
鳥集而曰久如其來者箋又云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將
久如而來遲之也既以離喻賢者而烝然來思又似指君子兩
句之中詞意隔絕正義既云此我謂君子又云將久如而來遲
之者賢者遲君子則於箋語一句之中文義亦不相貫矣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
厚之據正義惟定本有此箋當時本多無此語承琪案又疑侑
之假借楚茨傳侑勸也儀禮注古文侑皆作有今文尚書有作
有論衡引有作又禮記王制亦云王三又賓之初筵室人入又
傳以爲又射自是訓又爲復若箋以賓載手仇仇讀曰射謂賓

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則不如讀又爲侑謂室人入而勸侑
也未章三爵不識矧敢多又箋亦訓又爲復言我於此醉者飲
三爵之不知況能知其多復飲乎皆於經文增字成義不如云
尙不知其能飲三爵與否況敢多勸乎語較直截此嘉賓式燕
又思即謂燕時勸侑殷勤序所謂至誠也上章嘉賓式燕綏之
箋云綏安也引燕禮曰以我安考燕禮又云公以賓及卿大夫
皆坐乃安羞庶羞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然則此云又
者其即所謂無不醉歟

南山有臺

毛詩後箋卷十七

廣雅書局

序云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大平之基矣姜氏廣義曰
前篇樂與賢者是賢者初至燕飲之日有以灼見人君之心與
猶交也親也樂者賢人樂之也此篇則賢人已列於位無不稱
職人君有以灼見賢人之心而知其功業之所就序云樂者人
君樂之也不曰嘉賓而曰君子蓋已用之爲臣也承琪案一樂
字不必如此分別俱當就求賢者說范氏補傳云樂與者樂與
賢者相處也樂得者樂得賢者爲用也語極平正惟前章君子
指在位者嘉賓指賢者此章君子即指賢者鄭箋以只爲是以
邦家之基萬壽無期爲得賢之效按之經文無不脗合左傳襄
二十四年子產寓書于韓宣子曰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
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
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昭十三年同盟于平邱子產爭承自
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仲尼謂子產于是行也足以爲國

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又襄二十
十年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
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穆天子傳天子西游乃
宿于祭祭公飲天子酒乃歌闕古吳天之詩天子命歌南山有
臺古臺此皆以詩之君子指所美之賢者呂記嚴緝皆以君子
指人君朱傳又以萬壽無期為祝賢者之壽皆非是

南山有臺傳臺夫須也正義曰臺夫須釋草文舍人曰臺一名
夫須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為葢笠都人士云臺笠繼
撮傳云臺所以禦雨是也此所引都人士傳作臺禦雨則笠為
禦暑可知文選謝元暉臥病詩李注亦引毛傳臺所以禦雨今
本毛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自是傳寫之誤毛於都人士

毛詩後箋卷十七

五 廣雅書局

析言之而周頌其笠伊糾又云笠所以禦暑雨也則渾言之合
之無羊傳葢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則臺止可為葢而不可為
笠祇以備雨而非以禦暑可知稽古編以郭氏雅注陸氏詩疏
皆承鄭箋都人士臺皮為笠之誤是也其又引爾雅蒲蒹莎與
夫須為一艸則因本草別錄謂莎一名夫須御覽引席志云莎
可以為雨衣而誤不知爾雅之蒹侯說文篇侯也即身小正
之緹編羅端夏以為其根即香附子者為是要與臺絕不相涉
草木之名固多同者臺不妨亦有莎名御覽引毛詩提綱云究
臺一名夫須莎草也

不得以夫須為蒹侯也
北山有萊傳萊草也正義曰十月之交曰田卒污萊又周禮云
萊五十畝萊為草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為萊陸璣疏云萊草

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為茹謂之萊烝以上下觀之皆指
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承琪案此正義乃誤會傳意而然傳
本當作萊萊草也凡傳言某某草也者固以爾雅無明文亦或
因其草為當時人所共知故但云某某草足矣如召南蓬草名
也王風揚之水蒲草也之類皆與此萊草也同例傳並非以萊
為草之總名也何氏古義引爾雅釐釐華以當之邵氏正義并
據說文作萊華徐鍇以為釐萊同音似矣然華非習見之
名果亦即此釐毛氏無容不注齊民要術引陸疏萊華非習見之
皆似萊王芻今兗州人烝以為茹謂之萊烝誰沛人謂雞蘇為
萊玉篇廣韻並云萊藜草也藜來亦一聲之轉春秋時來公大
戴禮聚棗栗藜藿而食之莊子藜藿不糝韓非子藜藿之羹是

毛詩後箋卷十七

六 廣雅書局

古人以此為貧者之常食段注說文云藜初生可食故曰烝藜
不熟藜烝藜藜是也
南山有杞稽古編曰易姤卦以杞包瓜一杞也而釋者各異張
曰大木馬曰枸杞鄭曰杞椰凡三木焉小雅之南山有杞在彼
杞棘嚴坦叔以為山木王伯厚以為杞梓則所謂大木也左傳
楚聲子以杞梓比卿材孔叢子載子思之言以杞梓比干城之
將又稱其連抱是必木之高大而材者草木疏云其樹如檇理
白而滑可為齒樗非材木也而謂杞如之殆僅取其形似乎何
氏古義曰以陟彼北山言采其杞例之則此杞當即是枸櫞也
姚氏識名解曰嚴華谷斷此詩之杞為山木蓋據陸璣之說云
杞一名狗骨山村也其樹如樗理白而滑可以為齒及檢板其

子爲木竅可合藥按此數語乃釋枳並非釋杞嚴殆誤據云爾
承琪案姚說是也釋文有杞下引草木疏云其樹如樗一名狗
骨此卽陸疏四牡苞杞之語彼云一名地骨不言狗骨者或今
本有脫佚耳釋文於此引之則固以此杞亦爲枸櫞矣若嚴輯
所引陸疏正在南山有枸之條首云枸樹山木其狀如櫨一名
枸骨云云與嚴所引微異不知嚴據何本稽古編從之誤矣陳
氏所引易姤釋文當作馬曰大木張曰枸杞亦彼此互誤或又
因將仲子無折我樹杞傳云杞木名也趙注孟子杞柳云杞柳
柎柳也一曰木名也詩云北山有杞案北山當作南山郊地始
誤記邵武士人作疏亦未
及遂疑此杞卽樹杞之杞不知趙注旣以柎柳釋杞柳一曰木
名者別說謂杞與柎爲二木非杞柳連稱之比於此下乃引詩

毛詩後箋卷十七

廣雅書局

則必不以南山之杞爲杞柳矣陳大章名物集覽據通雅以枸
櫞爲貓刺又以爲絲綿樹此等皆不足信

南山有枸傳枸枳枸稽古編曰孔疏引宋玉賦枳枸來巢以證
毛說嚴緝譏之以爲風賦枳枸來巢字作句李善注枳踰淮爲
枳句曲也音溝非毛義也案嚴說非是陸元恪草木疏已引此
語證枸矣云古語曰枳枸來巢句枸古字本通用李善注文選
不知引毛傳及陸疏爲證訓枳句爲木名而妄以枳爲櫞變之
枳句爲曲曲之句是李之謬也孔李俱唐人而孔先於李安得
據李而非孔哉枳枸雖南產而詠於周詩其在禮則婦人以爲
贄見曲禮人君燕會以爲庶羞見內是北土亦珍其味也豈以
其甘美如飴見陸故遠致之邪承琪案說文禾古切部稊稊枳

大百

見陸

見內

古切

部稊稊枳

二字依段 多小意而止也从禾从支只聲一曰木也枳積枳也
從禾从又句聲又者从丑省一曰木名蓋積枳二字以雙聲爲
其名義多小意而止者與下稽部稽字云稽枳而止也同義在
人在物皆爲曲曲不得申之意段注說文云明堂位注作枳枳
子山木篇作枳枳宋玉風賦作枳句淮南王書作枳枳其入
聲爲遲曲據此則風賦之枳句卽謂是樹枝句曲原屬可通但
其本義當以枳枳之木多枝句曲而名說文以積枳爲木名雖
別一說然禾部祇此二字禾爲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疑積枳
木名乃其本義多小意而止尙其引申之義玉篇云積曲支果
今作枳枳木曲支也果名也今作枳是也陸疏云枳樹山木其
狀如櫨一名枸櫞高大如白楊所在山中皆有理白可爲函板

毛詩後箋卷十七

廣雅書局

枝柯不直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
江南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古語云枳枸來巢言其味甘
故飛鳥慕而巢之本從南方來能令酒味薄若以爲屋柱則一
屋之酒皆薄崔豹古今注云枳枳子一名樹蜜一名木錫實形
拳曲核在實外味甜美如餠蜜所言與陸疏合姚氏識名解謂
陸疏可爲函板云云正嚴華谷所引說南山有杞者其誤據無
疑又木蜜嚴引作木竅尤誤中之誤此辨可謂論矣李時珍移
唐本草木部之枳枳於果部而木部別出枸骨一條引陳藏器
以爲卽詩南山有枸非也

蓼蕭

与云蓼蕭澤及四海也箋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正

八四九

義曰李巡云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
方孫炎曰海之言晦晦間於禮義也雒師謀我應中條篇名注皆與
此同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
四海數既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巡所注謂
之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
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璞諸本皆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
讀爾雅蓋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爾雅本有一文者
由王所服國數不同故異文耳亦不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正
據何時也此及中條直言四海不列其數故引上文解之職方
列其國數唯五戎六狄與爾雅六戎五狄上下不同餘則相似
故據下文也布憲則秋官承夏官之下故同於職方焉周禮注

毛詩後箋卷十七

九廣雅書局

據爾雅下文八蠻六戎五狄當四海者以明堂位陳馬公朝於
明堂之時其數與之等是周時之驗故據之焉明堂位與職方
不同者鄭志荅趙商云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耳爾雅雖
有與周皆兩數耳無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之也是鄭疑兩
文必有一誤但無國數可明故不敢定之耳稽古編曰爾雅有
二文上文同鄭箋下文今本無同明堂位而無九夷周禮賈疏
謂詩及爾雅與禮異是傳寫之譌豈未見上文歟承瑛案箋以
四海為四裔乃古人訓詁定例內為九州外為四海不容相溷
故云國在九州之外大者爵不過子並引虞書外薄四海其所
援據確矣至夷蠻戎狄九八七六五之數正義據李巡兩注不
同知爾雅有兩文因知鄭氏注禮箋詩五異者所讀爾雅與巡

同故亦據兩文是也藏在東謂李巡既有八蠻在南方三句則
上文九夷在東方四句必非李注考郭璞注有此四句郭多本
孫炎則九夷在東方云云當為孫注不知正義明引李巡九夷
在東方云云然後引孫炎曰海之言晦云云若李巡無兩注何
由知爾雅有兩文不當執此以疑彼

虞東學詩曰章內燕字舊作燕響按序本不言燕而注家以孔
燕為甚燕義亦支離嚴華谷改甚為盛又非孔字正訓竊意兩
燕字皆作安字解文義差為明直承瑛案以詩篇次第觀之此
詩並未見飲酒之事則此篇為諸侯朝見天子下篇湛露乃與
之燕飲彤弓乃加之錫賚序次井然此詩兩燕字自當皆訓安
左傳襄二十六年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秋七月

毛詩後箋卷十七

十一廣雅書局

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
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一君曰寡君
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正義引
沈氏曰賦蓼蕭喻晉侯德澤及諸侯言晉侯有德是安我宗廟
也此所謂安當即燕笑孔燕之義
既見君子箋云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箋疏皆
以君子指天子集傳始創為天子美諸侯之說嚴緝云湛露形
以顯允君子我有嘉賓稱諸侯之美則為燕饗諸侯無疑也
蓼蕭之詩以零露喻王澤以既見君子稱天子其下皆稱贊天
子之辭若天子用之以燕諸侯不應自稱己之美而不稱諸侯
之美也承瑛案左傳昭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為賦藹蕭蕭

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寡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
福之不受將何以在杜注云賦藜蕭義取燕笑譽處樂與賓燕
語也爲龍爲光欲以寵光賓也宜兄宜弟合德壽凱言賓有令
德可以壽樂也和鸞雍雍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杜蓋
謂賦詩之意是主人用以頌賓集傳卽本於此然經文爲龍爲
光明是諸侯以得見天子爲遇恩寵而被光耀君子自當指天
子非諸侯也

燕笑語今是以有譽處今箋云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
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蘇氏詩傳曰譽
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經義述聞曰蘇氏之說是也爾雅豫
樂也豫安也則譽處安處也車犂曰式燕且喜又曰式燕且譽

毛詩後箋卷十七

十一 廣雅書局

六月曰吉甫燕喜韓奕曰韓姑燕譽射義引詩則燕則譽而釋
之曰則安則譽皆安樂之意也鄭箋悉訓爲名譽之譽疏矣承
琪案裳裳者華首章云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
譽處今與此篇文意略同箋於藜蕭云聲譽常處天子正義申
以王有聲譽常處天子之位裳裳者華箋云我心所憂既寫是
則君臣相與聲譽常處也正義云言常處此聲譽之美兩譽處
文同而解異非是且是以者承上之文藜蕭言既見君子而燕
笑是以有此譽處裳華言我觀之子而寫憂是以有此譽處兩
譽處皆當言有此安樂處耳

李氏集解以此詩末一句皆爲諸侯頌天子之辭黃實夫非之
以爲諸侯朝而天子與之燕飲而笑語此諸侯之樂是亦爲龍

爲光之意也王氏總聞曰三章而下皆頌君也初章所寫之心
寫此而已故下章發之承琪案二章壽考不忘與約南文同當
從正義謂四海稱頌之不忘三章宜兄宜弟合德壽豈傳云爲
兄亦宜爲弟亦宜是指君子宜爲人兄人弟末章萬福攸同與
采菽文同皆謂天子爲萬福之所聚而下與諸侯同之王雪山
謂一章以下皆頌天子者是也

鞶革冲冲傳鞶轡也革轡首也冲冲垂飾貌詩經小學曰說文
無鞶字有鞶字鞶鐵也一曰轡首銅也从金攸聲石鼓詩田車
旣安之下有鞶勒字焦山周鼎有攸勒字博古圖周宰辟父敦
銘三皆有攸革字薛尚功鐘鼎款識周伯姬鼎有攸勒字寅簠
有鞶勒字疑詩經文鞶革皆鞶勒之譌鞶勒猶唐宋人所云金

毛詩後箋卷十七

十一 廣雅書局

勒古鐘鼎鞶省作攸後人不知爲鞶字之省輒製攸下从革之
字藜蕭毛傳鞶轡也轡下蓋落首飾二字鞶所以飾轡首下文
云冲冲垂飾貌正謂此飾也革者勒字之省轡首謂之勒勒馬
頭絡銜所以繫轡故曰轡首唐孔氏釋轡首云馬轡所鞞之外
有餘而垂甚誤載見鞶勒有鷄毛傳有鷄謂有法度也鄭箋於
采芑云鞶革轡首垂也於韓奕云鞶革謂轡也於載見云鞶革
轡首也而采芑尤誤轡可言垂轡首不可言垂矣承琪案古文
以攸革爲鞶勒毛詩多古文當是本作攸革轉寫誤合二字爲
鞶因復加革字於下經文遂成鞶革耳惟正義曰釋器云轡首
謂之革郭璞曰轡鞞也然則馬轡所鞞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
單鞶皮爲之故云鞶革轡首垂也鞶革卽言冲冲故知垂飾貌

據此疑傳之本作攸革轡首垂也轡首垂謂飾之垂者故繼之曰冲冲垂飾貌采芑箋正用此傳載地傳云垂轡轡之垂者謂人所鞞之有餘而垂此云轡首垂者則以轡首之繫於絡銜者謂之功以銅飾勒之垂者謂之鑿故云鑿勒轡首垂也孔氏誤以轡所鞞之外有餘而垂又云鑿皮爲之由不知鑿爲鑿之誤革爲勒之省耳

湛露

序云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文四年左傳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此皆統言諸侯不分同姓異姓六月序云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尤可見此兼同異姓言之惟次章有在宗載考之文或其中有同姓諸侯爲之加厚而夜飲亦事理之常特

毛詩後箋卷十七

主

廣雅書局聚

鄭箋分三章爲庶姓四章爲二王之後經文所無無以見其必然耳

厭厭夜飲傳厭厭安也說文厭安也从心厭聲詩曰厭厭夜飲段注云小戎傳曰厭厭安靜也湛露傳曰厭厭安也釋文及魏都賦注引韓詩悒悒和悅之貌按悒見左傳所昭之詩蓋悒即厭之或體厭乃厭之假借承琪案小戎厭厭夏人列女傳作悒悒所據當亦韓詩此厭厭夜飲訓安者即儀禮燕禮君曰以我安下文不醉無歸即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曰諾敢不醉也

在宗載考傳夜飲必於宗室箋云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承琪案經言

宗者古人謂同姓爲宗如左傳胙之宗十一族及宗不余辟之類在者於也在宗猶言於同姓也傳云夜飲必於宗室者宗室

即謂同宗於者於其人非於其地言必於同姓乃有夜飲之禮

正以明異姓則否耳故箋申之云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

侯則成之向於庶姓讓之則止正義云以其宗室之故則畱之

而成飲不許其讓以崇親厚焉箋疏皆善讀傳文後人泥傳宗

室爲夜飲之地其說多不可通有謂采蘋傳云宗室大宗之廟

湛露之在宗乃天子之燕禮則宗室者直謂宗廟之寢室耳

古編之說夫諸侯燕在路寢儀禮有明文天子嘗亦同之此燕朝正

諸侯非祭畢之燕豈晝燕在路寢至夜飲而忽移於廟後之寢

室乎且采蘋本言宗室此詩但云在宗毛據當時同姓有宗室

之稱用以釋經非可以采蘋爲比也或又謂首章傳云宗子將

有事則族人皆侍此傳云宗室者謂宗子之室天子同姓諸侯

燕之於宗子之廟以宗子爲主人宗子者禮之所謂大宗也

說案傳引宗子與族人燕者箋謂天子燕諸侯之禮亡假宗子

與族人燕爲說耳周禮王燕則膳夫爲主人未嘗分同異姓也

若燕同姓諸侯於宗子之廟將天子就之而爲此夜飲乎抑惟

使宗子主之而天子弗與乎於古無徵殊爲臆說

在彼杞棘姚氏識名解曰何元子以此杞爲枸杞云詩以杞棘

並言棘木低小則杞非大木可知且以後章例之桐椅相類杞

棘亦當相類愚按木之叢生者被露獨厚杞莖幹叢生與棘並

有苞稱故以杞棘並言自不應爲杞梓大木然杞與棘要是一

種若何氏緣枸杞通枸棘爲同類諸侯之喻則武斷矣

彤弓

序云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正義云首章爲總目下二章分而述之以相承也毛以藏之者爲藏之於其家以示子孫先靈之乃載以歸後始藏於其家以藏爲重先言之藏於家受後之事致其意而言之非受時也好之喜之由說樂而賜之故舉之爲總也響之是大禮之名右之疇之是響時之事亦響爲總也鄭亦首章爲總但藏載於車卽是受時之事爲異耳承琪案此序與文四年左傳甯武子之言合故鄭氏取以爲箋又襄八年左傳范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卽此詩受言藏之也然則王肅述毛以藏爲

毛詩後箋卷十七

五 廣雅書局

藏示子孫當得毛旨尙書文侯之命東晉孔傳亦云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講德習射卽同毛傳藏示子孫亦本詩義若鄭箋謂受出藏之乃反入也則是藏之車中與下囊之義複正義引左傳受策以出出入三觀彼注以出入爲去來云從來至去凡三見王與此不同似不當以爲證總之此詩以首章爲綱下二章申明其事賜弓所以爲諸侯之寶藏由藏而推及於載傳云載以歸也由載而推及於囊傳云囊韜也說文囊車上大橐則知載之謂載於車明矣至於賦之響之皆實指其事喜好乃所以賦之之心右疇乃所以響之之禮如此則全詩條理井然矣

彤弓昭令傳彤弓朱弓也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天子雕弓諸

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釋文云嬰弓見司馬法荀子大略篇

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所言與司馬法合毛學出於荀卿行葦敦弓既堅傳云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蓋卽本諸師說此不言諸侯彤弓者以序文自明也山海經海內經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管子輕重丁篇諸侯不以彤弓石壁者不得入朝漢書韋孟詩云肅肅我祖國自豕韋彤弓斯征撫盜遏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是則三代皆以彤弓爲諸侯之制正義謂色以赤者周之所尙非是如果時王所尙則不應天子以彤而諸侯轉用彤矣疑古器物彤與彤以精粗爲等差如周禮司几筵諸侯祭祀右彤几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彤几後鄭注云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後言几者使不蒙如也

毛詩後箋卷十七

六 廣雅書局

朝者彤几聘者彤几亦其差次也鐘鼓既設一朝響之箋云大飲賓曰響一朝猶早朝何氏古義曰周禮大行人上公響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大國之孤視小國之君掌客上公三響侯伯再響子男一響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其禮亦有飯會春人云凡響會共其會米是響禮亦兼燕與會矣但燕或於寢而響則於朝立成不坐設几不倚爵盈不飲獻如其命數而止不必於時之久故一朝可以成禮然亦見王者勤於待賓實不踰時如此承琪案經言鐘鼓既設已見鄭重之意則一朝二字亦鄭重言之非徒取速成之意天子響禮雖亡然大響用鐘鼓見於周官大司樂樂師大師小師既瞭鐘師鐃師典庸器者皆有其文魯語金奏肆夏繁嘒渠天

子所以享元侯也詩但言其樂之盛卽可以知其禮之隆矣一
一朝右之傳右勸也箋云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于薦右
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一朝醕之傳醕報也箋云飲酒
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醕醕猶厚也
勸也正義申傳以爲下章言醕醕賓之前止有獻賓初獻未得
名爲勸則勸者非以酒勸賓謂設饗禮勸其功也此勸既非勸
酒故卒章醕亦不得爲醕酒匏葉箋曰醕導引主人又飲以導
賓而醕之此傳訓醕爲報是傳意醕之不施於飲酒明矣故王
肅云醕報功也其申箋則皆用燕禮承珙案此二章並承上章
饗之爲言而以燕禮爲解似非爵盈不飲之義且箋云一朝猶
早朝正義謂燕或至夜饗則禮成而罷故以朝言而經文右之

毛詩後箋卷十七

七 廣雅書局保

醕之皆云一朝則不得以爲燕禮明矣但上言鐘鼓既設則右
醕明是饗時之事亦不當泛以勸報有功釋之楚茨傳云侑勸
也與此正同則此自是以右爲侑之假借爾雅酬酢侑報也然
則右亦爲報醕亦爲勸右之醕之當王侑幣酬幣爲義
何氏古義曰禮于食有侑賓勸飽之幣上章言右是也于飲有
酬賓送酒之幣下章言醕是也饗爲飲禮兼言右醕者以饗亦
兼會故一會大夫禮賓三飯之後公授宰夫束帛以侑注謂
君以爲會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又
聘禮云若不親會使大夫致之以侑幣注謂君有疾病及他故
必致之者不廢其禮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然則不親饗以
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侑幣公會大夫禮用束帛其酬幣

則無文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琥
璜爲天子酬諸侯之幣以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酒也食
禮無爵可送則琥璜饗酬所用也謂饗禮酬賓以琥璜將幣耳
小行人合六幣琥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繡黼而琥璜
將之承珙案何氏以右爲侑幣醕爲酬幣甚是然尙牽合於會
禮之侑左傳莊十八年統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注王
后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燕則命皆賜玉五穀馬二
以幣物有助也所以助敬之意言備設匹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注既行饗禮而設醴
也助僖二十八年晉侯獻楚俘于王王饗醴命晉侯宥注既饗
疾助以求帛是則饗禮本有侑幣王禮或更有玉與馬不必以
兼會禮之故至酬幣既見於儀禮春秋時秦后子享晉侯歸取

毛詩後箋卷十七

六 廣雅書局保

酬幣終事八反魯侯享范獻子展莊叔執幣皆饗有酬幣之證
郊特牲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有酢必有
酬此所以用酬幣也儀禮覲禮饗禮乃歸注云禮謂會燕也王
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疏云以此文爲互則
饗會燕皆有酬幣侑幣是以掌客職三饗三會三燕云云卽云
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此節注疏最爲明晰饗禮既有侑酬則此
詩右之醕之卽饗時之侑幣酬幣不必牽及於會燕矣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傳莪蘿句菁也句此傳上二字用爾雅文以蘿釋詩
之莪下二字乃毛自爲文以釋爾雅之莪蘿自陸疏云莪一名
蘿菁是讀傳蘿菁也三字爲句正義因之云言菁菁然茂盛者

蘿蒿也不知爾雅以蔓韻為訓猶釋蟲之螿羅耳毛傳既引爾雅而後明莪為蒿類不當讀為蘿蒿也陸疏云生澤田漸洳之處本草拾遺云廩蒿生高岡一名莪蒿馮氏名物疏云以詩文證之陵阿則高地也泚則水中也然則澤田高岡俱有莪矣

樂且有儀箋云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稽古編曰據箋是樂王見者言有儀主君子言也歐陽本義全主君子嚴華谷非之謂以樂且有儀指君子則既見二字無所歸詩中既見君子二十有二見於九詩汝墳風之水車鄭出車蓼蕭其接句皆述喜之情謂見君子者喜非菁菁者莪類弁恩桑其接句皆述喜之情謂見君子者喜非所見者喜也斯言得之矣源謂樂字卽下章喜字休字歐陽以屬君子實為無理鄭以有儀指君子原是見者自幸之詞無妨

毛詩後箋卷十七

九

廣雅書局

文義但一句分屬兩人終未渾成且以儀為相接之儀趣味亦短嚴緝云見善敘之作成是有儀主賢才言得之矣惜語未明暢東萊詩記載呂氏之說曰長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莫先於禮儀禮儀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旨哉斯言嚴說應本此承瑛案序云君子能長育人材毛傳亦同則既見君子自應主育材者樂且有儀當主賢才言之左傳文二年公如晉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詳晉侯賦詩之意本以樂且有儀指魯君莊叔所言皆依詩詞為說固明以有儀及樂屬之一人但傳謂君子之樂且有儀詩言見君子者之樂

且有儀微不同耳至育材以禮儀為要術呂氏之說亦有所本中論藝紀篇曰先王之欲人之為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人學舍菜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羣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修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據此是詩意以禮儀育人材其義深遠矣

毛詩後箋卷十七

三

廣雅書局

錫我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為朋正義曰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為大貝壯貝小貝不成貝為五也言為朋者謂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為一朋而不成者不為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季氏詩說解頤曰百朋者元龜之直至重者也元龜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蓋二貝為朋凡言朋者皆以貝言也至於十朋以上則為龜矣此班固食貨志龜貝之品也况百朋又十倍於十朋者乎說文古者貨貝而寶龜段注云食貨志王莽貨貝五品皆二枚為一朋不成貝不得為朋龜貨四品元龜當大貝十朋公龜當壯貝十朋侯龜當小貝十朋子龜當小貝十朋此自莽法鄭箋詩云古者五貝為朋注易十朋以爾雅之十龜

未嘗用奔歆法也承琪案段說是也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傳載沈亦浮載浮亦浮箋云舟者沈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人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正義云載飛載止及載震載育之類箋傳皆以載為則然則此載亦為則言則載沈物則載浮物也傳言載沈亦浮箋云沈物亦載則以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也稽古編曰疏語太拘詩中載字取任載之義者多矣謂之載矣受言載之載是常服之類何必專訓為則承琪案疏說本非是若詩之載即則字則沈浮指舟而言舟豈可以沈言之傳蓋以載為任載以沈浮為所載之物亦浮之浮字非經中浮字箋申傳意最明沈物浮物猶言重物輕物耳傳固善讀經箋亦善讀傳矣韓昌黎上宰相書云汎汎楊舟載沈載浮說者曰載者舟也浮沈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二爾此文一依傳箋解經直截不必如正義之言轉生轉轄

毛詩後箋卷十七

三 廣雅書局

六月

序云鹿鳴廢則和樂缺矣云云至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正義云此二十二篇小雅之正經王者行之所以養中國而威四夷今盡廢事不行則王政衰壞中國不守四方夷狄來侵中夏之國微弱矣故博而詳之而因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承琪案此序甚古自在毛公之前即以六笙詩言之後儒多謂笙詩序皆依仿篇名為之試思南陔之陔據東哲補亡詩義祇作陔隴即謂陔有戒義鄉飲酒禮注陔之言戒也然何以定知為孝子

相戒以養白華與刺幽后者同名何以必知為孝子之潔白且本序但云潔白而此序又何以推及於廉恥由庚序但言萬物得由其道此序又何以推及於陰陽此等必皆及見詩辭者所為否則必不能憑空臆撰可知其他所推廢缺之言亦無不與本序相應劉氏詩益謂序者博采異聞非也

毛詩後箋卷十七

三 廣雅書局

孔氏經學厄言曰正雅二十二篇六月序具有其次古本鹿鳴之什終於魚麗而南陔之什以南陔白華華黍田庚南有嘉魚崇邱南山有臺由儀蓼蕭湛露為次與儀禮樂次亦不甚相遠毛公引序分置各篇時始錯其次耳所以魚麗獨不依樂次者蓋欲使笙詩三篇相聚故不割南陔以附前什也漢藝文志魯齊韓詩皆二十八卷獨毛詩經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三家竟無笙詩六篇故王式云詩三百五篇張揖云小雅之材七十四計毛所多於三家一卷者正以小雅有七什八什之辨耳其作故訓傳仍併為七什轉與三家卷第相似至三十卷二十八卷之異則未知周頌本不分什而傳分之邪抑鄭鄘衛本共卷而傳分之邪藉非此序幾不見小雅八什之舊就此一端足定序果出於毛公之前衛敬仲所作毛詩序當別有其文若即今小序豈讓後漢書者猶知之後漢同時人反莫之知乎序云六月宣王北伐也稽古編曰親征之說毛傳並無明文王肅孔晁述毛故云耳不知毛傳原不言佐已其云佐其為天子指吉甫言義亦明順至王建大常雖周官有明文然玩傳語未嘗謂建此以行也傳云棲棲簡閱貌飭正也日月為常服戎服

也夫簡閱者將出師先選練其士眾車馬如周禮大司馬四時
教蒐田教民坐作之法是也平時簡閱王猶親蒞之況命將出
師乎大常之建只應在此時耳二章傳又云言先教戰然後用
師可見首二章毛皆指簡閱言章末兩出征則明簡閱之故何
嘗以爲親征哉故末章傳云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
內傳義顯然矣肅見斯語與已矛盾復爲宣王先歸之說鑿矣
孔欲證成王說乃云不得載常簡閱遣將獨行非也承瑛案此
詩王不親征文義本明毛意以首章及次章首二句皆教練之
事既成我服以下乃言出師蓋載是常服者簡閱之戎服既成
我服者出師之戎服也經文兩言戎服明是兩事不然無先言
載服而後言成服者左傳僖二十三年秦伯享晉公子賦六月

毛詩後箋卷十七

廣雅書局

趙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此傳文出征以佐其爲天
子語之所本佐天子者言爲天子征伐耳不必從王而後爲佐
也此序云宣王北伐采芑序云宣王南征也皆以征伐繫之王
而采芑詩但稱方叔竝無一語及王又豈得泥序文而謂王爲
親征哉

我是用急鹽鐵論繇役篇作我是用戒毛鄭詩考正曰戒猶備
也治軍事爲備禦曰戒譌作急義似劣於音亦不協段氏詩小
學云謝靈運述征賦宣王用棘於獫狁是六朝時詩本有作棘
者釋言懾褊急也釋文懾本或作極又作亟詩匪棘其欲箋棘
急也正義曰棘急釋言文禮器匪革其猶注云革急也正義亦
曰釋言文素冠傳棘急也正義曰棘急釋言文彼棘作懾今本

音義同然則懾極亟棘革戒六字同音義皆急也此詩作急
作戒皆協今作急者後人用其義改其字耳承瑛案此與杖社
之豈不曰戒不同彼上文正言軍中之事故以戒備爲詞此詩
方言簡閱不應遽及備禦經文兩言六月明有非時舉事之意
故箋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然則我是用急正承六
月二句而言稽占編謂當以周正紀月非也

王于出征箋云子曰正義云鄭以王不親征吉甫述王之辭故
言王曰毛氏於詩言于者多爲於爲往所以爲王自征耳稽古
編曰于字有二訓於也往也曰也詩具有之今莫識曰義六月
詩兩王于出征若不訓于爲曰文義終不可通鄭箋得其解矣
承瑛案陳說非是此與秦風之王于興師文法正同彼疏云王

毛詩後箋卷十七

廣雅書局

法於是興師可知王于不必要是王言凡奉王命勤王事皆可
如此言之若王于必爲王曰則次章以佐天子亦爲王言於文
不順王氏釋詞曰爾雅于曰也曰古讀聿字本作吹或作曰或
作聿王于興師王聿興師也王于出征王聿出征也聿曰古字
通故爾雅訓于爲曰箋每以爾雅之于曰爲論語子曰之曰失
其指矣

以奏膚公傳膚大公公功也承瑛案狼跋公孫碩膚傳云膚美也
大雅文王殷士膚敏傳同而趙注孟子殷士膚敏又云膚大蓋
大與美義略同隱五年公羊傳云美大之之辭也故此傳又以
膚爲大爾雅公事也毛詩天保靈臺江漢酌傳竝同事與功義
相近七月上入執宮公正義云定本作執宮功江漢肇敏戎公

後漢書宋閔傳作戎功故此傳公功也者當即以公爲功之假借也漢書劉歆傳引此詩正作功字

整居焦穫傳焦穫周地接于獫狁者稽古編曰斯言殆未然也焦穫又名瓠口在今涇陽縣北今涇陽縣卽漢池陽縣也在西安府城北七十里而咸陽縣亦在府城西北五十里縣城東二十五里爲古鎬京焦穫去之僅數十里耳何得便與獫狁爲鄰況吉甫逐之尙行千里而獫狁巢穴反在百里內殊不可信承琪案此陳氏自誤非傳誤也以焦穫爲池陽瓠中者郭璞注爾雅云然耳毛公此傳並不用爾雅周有焦穫之文卽爾雅所云周有焦穫者亦與周禮職方雍州之數不合呂覽淮南所載九藪皆無焦穫說文言九州之藪不及焦穫漢書溝洫志有瓠口

毛詩後箋卷十七

廣雅書局

而地理志池陽下並不及焦穫則傳所云焦穫周地者必不指池陽之瓠中可知陳氏謂以詩之文勢合之今之地理涇陽其卽焦穫乎焦穫最近京畿狁犯周當至是而止詩數獫狁之惡故先言焦穫見其縱兵深入迫處內地繼又追本其始自遠而來故言鎬與方紀其外侵所經言涇陽紀其內侵所極也案此言尤爲曲說詩先言整居然後曰侵曰及曰至於文勢一順自是由遠而近正義亦泥於爾雅郭注之說故云澤藪在瓠中而藪外猶焦穫所以接於獫狁又云鎬方雖在焦穫之下不必先焦穫乃侵鎬方陳氏本之爲說誤矣易林未濟之睽云獫狁匪度治兵焦穫侵鎬及方與周爭疆夫曰治兵則必非至周之近郊而後治兵曰爭疆則鎬與方必皆周之邊境可知故王基據

大五百二十一

劉向言千里之鎬以爲當去周京千里正義據出車傳云朔方近獫狁之國此鎬方重文則傳意鎬亦北方地是也戴氏詩考正曰孔氏以郭注爾雅之瓠中當此詩焦穫是直逼周京矣非也既整其眾處於焦穫乃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則焦穫在外鎬方涇陽在內下章言薄伐獫狁至于大原卒章言來歸自鎬則焦穫鎬方在大原涇陽之閒王師逐之至大原後仍歸於鎬平定然後歸也

毛詩後箋卷十七

廣雅書局

及說文解字皆作徽識承琪案鄭注禹貢織貝云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玉藻士不衣織注云織染絲織之士衣裳繒也據此知織與繒爲二物染而後織者功多色重謂之織素絲所織謂之繒繒者帛也詩織與帛對織文鳥章者說旗之全體織爲鳥隼於旗上故傳云錯革鳥爲章呂記所謂日月爲常交龍爲旂之類皆織之文也鳥章特其一耳今案月令以爲旗章是凡旗之文皆謂之章故郊特牲云龍章而設日月管子兵法篇有日章月章龍章而五曰舉鳥章則行敵是也白旆中央者則指旗之下尾白當依孫炎注爾雅引作帛見公羊疏帛者織而後染此正義云言帛旆者謂終帛猶通帛爲旆亦是絳也傳雖用爾雅繼旆爲旆其實九旗皆當有旆觀上文用爾雅錯

革鳥之文明是言旗卽繼之以白旃繼旄者也必非以旄末之旃設於革鳥之旗又不應上句言旃下句言旄故正義曰此旃而言旄者散則通名也然則繼旄於帛故爲旃身帛次於繼旄爲旃尾繼以爲文故曰鳥章帛但有色故曰中央鮮明者謂帛色之鮮明耳凡此皆毛義也箋以繼爲微識者乃因旌旗而推及於衣服呂記云以其古之軍制故附見焉是也墨子旗幟篇云守城之法有旗有幟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亭尉各爲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廣半幅有大寇鼓三舉一幟鼓四舉二幟云云其下又云吏卒民男女皆荷異衣章衣章者卽箋所謂將帥以下衣皆著焉者也蓋微識者爲旗則大在衣則小鄭特推廣言之非以繼文二句專指在衣之微識也

毛詩後箋卷十七

毛

廣雅書局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傳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云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啟突敵陳之前行其制之同異未聞史記三王世家集解引韓詩辭君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纓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劔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此訓詁與傳箋略同而言其制較悉鄭曰先前啟突辭曰冒突先啟則啟有開義行讀戶郎反凡軍陳在前曰啟義與此同矣詩稗疏云馬融注論語曰前曰啟後曰殿左傳齊莊公伐衛啟卒成卸襄罷師肱商子車御侯朝杜預解曰左翼曰啟右翼曰肱非也肱者兩翼之總名猶人之有兩腋皆名肱也

兩翼而一將者爲游軍或左或右也承琪案逸周書武順解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注云皆陳名開卽啟也敦者殿聲之轉周禮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故書屯或爲營鄭大夫讀屯爲課殿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敦之爲殿猶屯之爲殿矣肱與閭聲亦相近然則稗疏之說似非無據左傳正義云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啟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如服言古人有名軍爲啟者據此是啟卽前驅之車稗疏又因左傳有先驅申驅謂以先啟行者乃先啟而行卽所謂先驅此則用王介甫之說見呂讀行如字非矣

毛詩後箋卷十七

毛

廣雅書局

塾考工記大車之輶輶作塾說文輶重也謂車重也土喪禮軒朝中鄭曰輶輶也塾輶輶同字輶雙聲許書有輶輶而已塾者依聲託事字也軒言車輕輶言車重引申爲凡物之輕重故禮經以之言矢塾說文云抵也與車重之塾輶輶本各義與輶又殊音而集韻總合爲一字誤矣小徐引潘岳賦如輶如軒今按射雉賦作輶不作塾也承琪案輶軒者低昂之謂樂記武坐致右憲左鄭云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爲軒聲之誤也此亦與輶軒同義淮南人閒訓道者置之前而不輶錯之後而不軒後漢書馬援疏云居前不能令人輶居後不能令人軒皆謂平均調適無所輕重低昂之意凡車輶前者必軒後軒起也前重則後後重則前輕其前仰起亦可曰軒然使從後視之不見有輶狀集韻分前輶曰軒後輶曰軒非是

則前必過於輕從前視之不見有軒狀則後必過於重故曰如輕如軒非真有輕軒而不啻其輕軒則一低一昂自然調適箋云從後視之如輦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可謂善於形容者矣通俗文亦云前重曰輦後重曰軒秦前後偏則不平經當云不輕不軒不當云如輕如軒故鄭說最精四牡既佶傳佶正也說文佶正也卽用毛傳並引詩既佶且閑書甘誓御非其馬之正彼疏云御以正馬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爲馬之正也出車箋云憂其馬之不正卽此傳所謂正御於此箋又云佶壯健之貌若益以壯健乃可狀馬然此詩上二句言車之善下一句言馬之善車以平均調適爲善馬以整齊馴習爲善佶者整齊閑者馴習不必言其壯健也

毛詩後箋卷十七

完

廣雅書局

薄伐獫狁至於大原傳言逐出之而已箋疏皆不詳其地自集傳以爲大原府陽曲縣仁山金氏疑之謂當在平涼明周斯盛山西通志趙時春平涼志皆以爲詩之大原當爲平涼之原州非冀州之大原顧氏日知錄謂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大原可得而明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郡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然則大原當卽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爾計周人之禦獫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大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從東出者乎胡氏禹貢錐指云漢安定郡治高平縣後廢唐置原州治後徙治平涼州西去故州一百六十里故州卽今固原州也小爾雅高平謂之大原則大原當在州界非平涼縣縣乃古涇陽

在固原之東獫狁侵及涇陽而薄伐之以至于大原蓋自平涼逐之出塞至固原而止不窮追也承琪案大原當以顧胡二說爲正何氏古義以鎬爲光武卽位鄯南之部今高邑縣屬定府謂其地正與山西太原相近以方爲漢之朔方郡且云自周穆王遷戎于大原而大原鄰近遂爲獫狁出沒之地故始而侵鄯迤邐西行以及於大原等處將以內犯京畿久駐焦穫而時復鈔掠及于涇陽去周都三十餘里而近陸堂詩學謂焦卽左傳許君焦瑕之焦獲澤在析城山西北此謂獫狁別部盤踞於晉地者鎬卽鎬京謂獫狁意欲侵鎬已過朔方而至涇陽此則獫狁本部從西北而內侵者案何說謂始而侵鄯漸及大原而仍以焦穫在近畿究無以解於詩之先言焦穫陸說以焦穫在晉地而又

毛詩後箋卷十七

三

廣雅書局

以鎬爲鎬京則是獫狁自東而西直越周都而至于涇陽矣於是不得不創爲兩部之說按之經文及地形道里皆有不合者知其不足據也飲御諸友包鼈膾鯉說詩者多以吉甫燕喜是王燕飲御諸友是私燕王燕祇有牲牢無魚鼈膾鯉承琪案下文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傳云張仲賢臣也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明是以飲御諸友謂王於燕飲而進傳云御進也吉甫之諸友其諸友中有張仲者具孝友之德本王所與處內者也包鼈膾鯉鄭箋以爲加其珍美之饌大射儀羞庶羞注有包鼈膾鯉古者天子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然則此詩所言其卽燕禮之庶羞歟詩釋疏曰禮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鄭注

曰不以所與燕者... 賈則君與所燕者皆尊安矣天子之大夫稱字強仲大夫也燕吉甫而命仲爲賓此與卿飲大夫爲賓之禮也

采芑

序云采芑宣王南征也虞東學詩云王半山曰前三章詳敘其治兵末章美其成功出戰之事略而不言蓋以宿將董大眾荆人自服也蘇氏案詩無舉征伐事而言試者此詩前三章兩言師于之試明是先期練治以習號令信賞罰故三章以後遂以明信稱方叔也左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子玉復治兵於蔿蓋古人用兵原有此法而箋釋第三章以將戰罷戰言之則舛矣末章方言威蠻荆事豈有未至其地而先戰者又豈有已經罷戰而乃言方叔率止執訊獲醜者乎蓋以宿望之將率練治之兵往而禽治其黨耳未嘗戰也若何黃如謂宣王命方叔行三年大閱之禮事畢而忽有蠻荆蠢動卽命征之此殊不然詩意是因南征而治兵非因治兵而南征也

毛詩後箋卷十七

廣雅書局

薄言采芑傳芑菜也正義曰陸璣疏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爲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雁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稽古編曰宋嘉祐本草謂芑爲白芑王楫農書謂之石芑倉療本草云白芑似萬芑葉有白毛李氏綱目云葉色白摘之有白汁正二月下種三四月開花黃色如苦賣結子亦同八月十月可再種然則茶是苦芑芑

是白芑同類而小別故陸疏以爲似苦菜也承琪案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蘆似苦菜近本茶青州謂之芑近本芑此所據陸疏語較明晰詩蓋以芑爲蘆之假借說文蘆菜也廣雅蘆蘆也王氏疏證曰蘆或作蘆或作芑玉篇云蘆今之苦蘆江東呼爲苦賣賣苦賣菜也廣韻賣吳人呼苦蘆顏氏家訓云苦菜葉似苦芑而細是苦芑卽苦菜之屬也承琪謂詩邶風之茶苦唐風之采苦幽風之采茶大雅之莖茶皆今之苦賣菜古人謂之苦菜者也此詩之芑毛傳云菜陸疏以爲似苦菜者自當爲苦芑

今北人所謂蘆賣菜者也嘉祐本草謂苦芑野生者名福芑今人家常食爲白芑江外嶺南吳人無白芑常植野芑以供廚饌齊民要術白蘆尤宜糞種與蘆別言曹憲廣雅音義云白蘆與苦賣大異然則稽古編以茶是苦芑芑是白芑者非是大約苦賣苦蘆種類略同南人謂之苦賣北人謂之蘆賣耳程氏通藝錄云苦賣蘆賣有二種惟結子不結子爲異此或由地產之殊其花黃如菊莖有白汁則一也此詩之芑當以陸疏爲據必非生民白苗嘉穀之芑亦非豐水有芑之芑管子五福之土其種蓼也今本管子杞從木注以爲木名段懋堂以杞字從禾謂卽白苗之芑皆誤

毛詩後箋卷十七

廣雅書局

子彼新田于此畝畝傳田一歲曰苗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正義曰一歲曰苗云云釋地文孫炎曰苗始災殺其草木也如田新成柔田也畝和也田舒緩

也臣工傳及易注皆與此同唯坊記注云二歲曰畚三歲曰新田坊記引易之文其注理不異當是傳寫誤也承拱案馬融董遇注易皆用爾雅郭璞注雅即引此于彼新田爲證惟易釋文引說文畚二歲治田與坊記注合許白雲又據韻會之說以二歲曰畚三歲曰新田爲是然臣工云如何新畚明是由新而畚則不當以畚爲三歲新爲二歲矣正義又云二歲曰新田可言美蓄始一歲亦言于此蓄畝者蓄對未耕亦爲新也且蓄殺草之名雖二歲之後耕而殺草亦名爲蓄也于此蓄畝文在新田之下未必一歲之田也此則非是經文兩言新田自是專以新田爲中興之喻故傳云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蓄畝中鄉皆對新田而言中鄉傳云鄉所也不過泛言處所並不以爲六鄉之

毛詩後箋卷十七

廣雅書局

鄉箋云美地名恐未必然當從黃實夫謂中鄉至狹之地蓋謂采芑者既于彼新田矣亦于此始災之畝中處之鄉而皆有可采所以起下文其車三千之眾也其車三千箋云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正義引小司徒起軍之法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唯田與追胥竭作今以敵強與追寇無異故羨卒盡起上中下地三等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一人半耳縱令盡起惟二千五百乘所以得有三千者蓋出六遂以足之或出于公邑不必皆鄉遂也王介甫又以爲會諸侯之師非特鄉遂之兵而已後儒多疑詩不過極言其盛本非實數或又謂此詩其車三千一語而二言之必紀實之詞非虛張之數何氏古義又據尚書孔

疏謂出車一乘則有兩車輕車備戰陳士卒共七十五人重車載輜重用二十五人合兩車總百人其車三千內兵車一千五百乘計炊家子等共得三萬七千五百人合之爲十五萬人天子六鄉六遂之眾也承拱案詩雖詠歌之文不同紀事之史然必無鑿空妄語者其車三千自是實數惟依鄭孔之說三千乘當有甲士九千步卒二十萬六千三代用兵必不若此之多且以方叔克壯其猶而伐蠢爾之荆蠻安用士卒之眾如此又六鄉地居四同合上中下地正羨卒通而率之家二人半一鄉得三萬一千五百人六鄉共十八萬七千五百人乃空國而授之方叔使百里之內曠然無人此尤必無之事何氏以此詩前三章爲

毛詩後箋卷十七

廣雅書局

大閱之事而又謂合兵車重車爲三千夫大閱究非出師但當陳兵車以習戰陳何必并重車而徵發之則其說亦未可信竊謂說經當先以經文爲據經無明文者取之傳注然當觀其會通不宜執一周禮大司馬云王六軍詩亦三言六師然則六軍者王國之大法矣注家因小司徒之伍兩卒旅軍師與大司徒之比閭族黨州鄉相應極似家出一人爲兵六鄉七萬五千家六軍亦七萬五千人故謂天子六軍出於六鄉而六遂之鄰里鄴鄙縣遂又與比閭族黨州鄉同亦七萬五千人故又謂六遂亦出六軍而天子乃有十二軍矣然而經文無此也夫鄉遂出軍之制亦約計其可任者耳人有炊生戶有登耗必無六鄉六遂截然各七萬五千家之理即令足七萬五千家亦斷無每家

必出一人爲兵之理再加以甸稱縣都皆各有兵是王畿千里
幾數十軍安所用之竊意王之六軍出於鄉遂非鄉遂各爲六
軍者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可知大國三軍亦鄉遂所同出疏云
出於三鄉非是其計家出卒之數不可詳知大約合數家而出
一人爲正卒選其精壯汰其老弱截長補短舍細取贏其尺籍
伍符必有通融調劑之法居則用以守衛王國有事則用之巡
狩師田其用之也亦必有番休更調之制以砥遠邇而均勞逸
斷非如疏家所云出軍之賦先六鄉賦不止然後次六遂者雖
都鄙邦國皆可徵兵然天子所常用者惟六軍耳故經但言六
軍六師也至以士卒配車乘則司馬法有二數一云革車一乘
士十人徒三十人鄭引以注小司徒者也一云長轂一乘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鄭用以箋此詩及注論語者也賈孔皆以
七十五人爲畿外邦國法三十人爲畿內采地法然七十五人
之法按之經文實多不合魯頌闕宮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若
一乘七十五人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何以止言三萬箋云大
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第舉成數則
當以少言多不當以多言少闕宮方侈僖公之盛何爲反從其
減故鄭答臨頌又以爲二軍然二軍一萬五千人每乘七十五
人止用三百三十餘乘又與公車千乘不合周官伍兩卒旅師
軍配偶均齊人有卒伍車亦有卒伍故小司徒一曰會萬民之
卒伍再曰會車人之卒伍步卒七十二人不成伍兩之數若合
甲士三人則似以三兩爲一乘而謂一甲士主射帥二十四人

毛詩後箋卷十七

三

廣雅書局

一甲士主御帥二十四人一甲士爲右帥二十四人是甲士與
步卒爲伍一甲士而與二十四步卒爲伍則伍兩卒旅師軍之
法皆亂矣且人之卒伍卽車之卒伍一車七十五人惟王六軍
用千乘大國三軍用五百乘尙可配割若次國二軍用三百二
十二乘尙餘二十五人小國一軍用一百六十六乘尙餘五十
人如此奇零成何車人之卒伍近時江慎修謂七十五人者邱
甸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且云左傳諸言戰處雖曰車
馳卒奔而車上甲士被傷未開車下七十二人爲之力救遇險
猶待御者下而推車似車徒各自爲戰而徒亦不甚多齊語云
有革車八百乘又云有此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則八百乘
亦止用三萬人耳戴東原據闕宮之文謂一車士卒共三十人
千乘適三萬分之曰士曰徒合言之則皆公徒爾武王革車
三百乘虎賁三千人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
人蓋不言步卒而但舉甲士其數亦合孔穎軒云周禮萬二千
五百人爲軍不言其車數以詩考之軍蓋五百乘乘蓋二十五
人天子六軍而采芑之詩其車三千魯僖公時一軍而闕宮之
頌曰公車千乘五百乘爲軍是其明證周法五人爲伍五伍爲
兩兩之言輻也二十五人而車一兩百乘成師則二千五百人
五百乘成軍則萬二千五百人矣金誠齋云一乘七十五人必
非用之于戰周官言五伍爲兩兩者車一乘也是明言二十五
人爲一乘矣蓋兵車一乘甲士十人步卒十五人甲士二伍步
卒三伍士卒不相雜也凡用兵選其尤者使居車上左人持弓

三詩後箋卷十七

三

廣雅書局

夫主射右人持矛主擊刺中人主御是謂甲首左傳言獲其甲首三百甲首者甲士之首也三百人則三百乘也餘甲士七人蓋在車之左右步卒十五人蓋在車之後也調發之制一乘三十人而戰止用二十五人蓋以步卒五人將重車也杜牧注孫子云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此將重車二十五人也每一乘兵車所出之卒除五人將重車是兵車五乘重車一乘也五乘凡五百五十人馬二十四匹其糗糧芻茭宜以一大車載之矣重車駕牛將重車者大抵皆老弱之人江氏謂四兩為卒以一兩之人將重車不知伍兩卒旅皆戰士將重車者非戰士也以一兩之人將重車則無以成卒又何以成旅師與軍乎夫惟以二十五人為乘則按之諸書皆合方叔南征車二千乘每乘二十五人三千乘得七萬五千人王六軍之制也闕宮言公徒三萬僖公時止二軍也二軍二萬五千人言三萬舉大數也抑或兼將重車者言之重車每乘亦二十五人兵車千乘當有重車二百乘為五千人合之二軍二萬五千人適三萬也孟子言虎賁三千人是甲士三千每乘甲士十人故革車三百兩韓非子言武王素甲三千與紂戰亦一證也管子云一乘四馬白徒三十人奉車兩皆無不合周官伍兩卒旅之制更無論矣至齊語云五十人為小戎此乃管仲變易周制然五十人是二十五人之倍則即變法之中亦可以知古法也承璣案

毛詩後箋卷十七

廣雅書局

子孟子虎賁三千人書序作三百國策蘇秦說趙魏皆云車三百兩卒三千人呂氏春秋簡篇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二百乘

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貴因為武王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此皆與孟子合知書序為誤呂氏春秋又云武王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眾淮南秦族訓亦云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則近儒謂虎賁二千即甲士為一車士十人之證是也孔晁注逸周書克殷解云戎車三百五十乘有虎賁三千五百人亦是以虎賁為一車士十人至一乘士徒二十五人則伍兩卒旅配合整齊於詩禮之文皆合可為定論矣惟出車之制經無明文司馬法成百井出革車一乘又云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極似兩法不同然信南山箋云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疏家謂成方十里據甸加一里治洫者而言甸方八里據實出稅者而言則兩法實即

毛詩後箋卷十七

廣雅書局

一法論語道千乘之國包注謂十井出一乘本何休公羊初稅畝注何氏古義謂使十井出一甸之賦則其處過於邱甲釋經者多據古甸乘字通宜從甸出一乘之法此在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可備萬乘六軍七萬五千人每乘二十五人止需三千乘固無不足若大國百里開方百里以方里而井計之則有萬井除山林城郭等三分去一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則百乘耳於是班固漢志及馬融論語注皆云一封三百一十六里之說以求合於大國之千乘然以一乘二十五人計之大國三軍用一千五百乘尚不足者五百乘何明之竊意古者寓兵於農士卒固計地所出而車乘未必皆民之供禮記坊記正義云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馬牛皆地合民自出若鄉遂之

祿七十五人則遣出車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蓋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巾車職毀折入齋于職幣又周禮質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實馬死則甸之內更又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春秋成元年正義云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此二條雖皆言諸侯之事而天子之制亦從可知司馬法甸為一乘乃以甸起數而推之稍縣都三等采地其出車之制皆同出車傳云出車就馬於牧地爾雅郊外謂之牧周禮牧田任遠郊之地正在六鄉而日出車以就之則鄉遂之不出車尤為明證其甸稍縣都之兵本非常用故使其車馬甲兵之屬儻猶不足

毛詩後箋卷十七

廣雅書局

則官自作之如此可無疑車之不足用矣然六月之元戎啟行止言十乘采芑即用多車亦何至三千之眾此則後儒以為治兵之禮陳其六軍者於義為近也
簞芴魚服箋云芴之言蔽也車之蔽飾象席文也魚服矢服也王氏稗疏曰芴車之後蔽也爾雅輿革前謂之輟後謂之芴竹前謂之輟後謂之蔽以竹簞蔽後輿而謂之芴者竹外有革也服也服也箱也音房富切讀若負以魚皮輓車旁如大車之服然魚鮫魚也一謂之沙魚所以知非矢箠者此皆言車不當及矢箠也承珙案王說簞芴非是芴即蔽也爾雅對文故別他經散文則通頤人翟芴以朝傳云芴蔽也載驅簞芴朱韞傳云車之蔽曰芴蓋芴為車蔽之通稱故頤人翟芴巾車注引作翟蔽

若泥爾雅革後為芴則翟芴將翟外有革翟蔽又將翟外有竹乎至魚服說與何氏古義同何云荀子蛟韞注云韞馬服之革此揚以鮫魚皮為之此揚引史記徐廣注左傳閔二年齊桓歸衛夫人魚軒注亦云車以魚皮為飾也以上下皆言車馬之飾不宜攙一矢箠於中今案載驅簞芴朱韞韓奕簞芴錯衡一句中並言車飾則此以簞芴魚服皆車飾亦通然詩文不必如此拘板虎韞鏤膺即以弓衣與馬飾並言矣

鈎膺箋革傳鈎膺樊纓也何氏古義曰鈎即馬腹帶之飾帶必有鈎以拘之以金為鈎施之於膺所謂繫也孔以馬韞領解鈎以樊與纓解膺案韞領之鈎惟金路有之非革路所有鈎膺二字連言則是在膺之鈎非韞領之鈎也承珙案何說是也松高

毛詩後箋卷十七

廣雅書局

鈎膺濯濯傳與此傳同韓奕鈎膺鏤錫箋亦用此傳毛意蓋以鈎膺與小戎鏤膺同彼傳云膺馬帶也以帶在馬膺即謂之膺猶巾車錫面彫面亦以當馬面飾即謂之面箋云鏤膺有刻金飾傳亦以樊纓有刻金飾即為鈎膺與韞領之鈎別也文選東京賦詳注亦云鈎膺當胸也
旂旒中央箋云交龍為旂龜蛇為旒此言軍眾將帥之車皆備何氏古義據大司馬中秋教治兵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旂百官載旗而司常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旛縣都建旂道車載旂旂車載旂旂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據此惟常旂二物與大

司馬文同其他各異者彼為四時講武之禮此為三年大閱之禮故所建不同此詩亦三年大閱然王不自行特命方叔往泄其事九旗中如大常旒旌三者以皆王旗非人臣所敢建其餘六旗始于旂終于旒旂或方叔所建所謂天子之卿視侯也自方叔而下如小司馬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則孤卿大夫之類及師都州里縣鄙莫不畢至則盡乎六鄉六遂之舉舉首尾可以該中故但言旂旒也承琪案大司馬大閱教于中冬則司馬贊頌旗物當即是仲冬大閱何以必知為三年之禮至司常所言建旗與司馬治兵所言不同者江慎修謂司常所贊大閱之旗物以尊卑內外而等序之孤卿大夫士在朝之百官師都州里縣鄙都家鄉遂公邑之百官也治兵之旗物則旗旒互易孤

毛詩後箋卷十七

聖 廣雅書局采

卿之禮師都載之師都之旗軍吏載之物與旗互易大夫士之物鄉遂載之州里之旗百官載之惟旒則如其故郊野與縣鄙皆公邑之吏也蓋行軍有正法有變法大閱之旗正法也治兵之旗變法也正法以一軍心變法以異師目不畫異物之禮物師都鄉遂之臨行陳者亦載之畫鳥隼之旗百官之不臨行陳者亦載之蓋行軍有時而尚變也今案左傳曰師之耳曰在吾旗鼓旗物變易恐非行軍之法且四時之田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大閱而禮備其鼓鐸號名未聞變於春夏何獨旗物必變於治兵金輔之禮箋曰司常所云王建大常至縣都建旒此七旗蓋無羽賓祭之所用也其曰旒曰旌則以有羽為異道車謂象路旂車謂革路木路變路言車關孤卿大夫士也

大正同

旒旌皆張縵幅屬旒焉畫於縵如日月為常已下旒與物不畫全羽為旒道車以朝夕燕出入者載旒夏采以乘車建禮復於四郊禮當為縵說文旒亦作縵因譌而為禮復者求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故以道車建旒以復雜記諸侯死於道以其綏復又曰大夫士死於道以其綏復綏皆旒之譌言其旒者明異物天子以大常諸侯以旂孤卿以旒大夫士以物鄭君謂去其旒異之於生失之矣析羽為旒亦有稱牛尾者故爾雅曰注旒首曰旒左氏春秋傳又謂之羽旒詩出車設此旒矣建彼旒矣兵車之旒也車攻建旒設旒田車之旒也大司馬中秋教治兵自王載大常至百官載旗此指師田所用者凡七旗即所謂旂車載旒者司馬辨於治兵司常贊於大閱胥此物也司馬所頒

毛詩後箋卷十七

聖 廣雅書局采

旗物與司常互異禮尚相變載旒者設旗宜從司常之序載旒者設旗宜從司馬之序大閱禮備事煩故司常贊之其所頒即治兵之旗物也王建大常以下文與下經皆畫其象為緣起而與上贊司馬頒旗物文不相屬案以上皆金說於周官互異之處辨析最當此詩所以獨言旒旌者自以除王大常之外言旒旌而旗物旗旒皆在其中故箋云軍眾將帥之車皆備也約輶錯衡傳輶長轂之輶也朱而約之戴氏詩考正曰輶說文亦作輶从革孔冲遠以輶為長轂名非也輶即考工記之輶革朱而約之者朱其革以輶於轂也惟長轂盡飾大車短轂則無飾故曰長轂之輶程氏通藝錄云考工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輶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輶

必負，餘既摩革色青白，謂之鞞之善。此言飾鞞之法，軹本當爲軹。詩云：約軹錯衡，毛傳云：長轂之軹，軹在轂置輻之外，明矣。注釋篆爲鞞，約其約軹之謂。歟。段懋堂曰：兵車、田車、乘車、轂長三尺二寸五分，其長一爲賢，得六寸四分三爲軹，得尺九寸二分。虛其一者，畱以置輻也。取此尺九寸二分者，以革約之，而朱其革。詩所謂約軹也。考工記作軹者，同音假借字也。容鞞必直者，容如製甲，必先爲容之容，先爲容鞞之範，盛鞞於中以治之。飾之陳篆者，刻畫其文，而以革縷若絲嵌約之，而後施膠施筋，而後疇之。以渾革而丸漆之，而摩之，革色青白，而後朱畫之。容鞞以下渾鞞所同也。疇而朱之，軹所獨也。承琪案：程以軹爲軹，在鞞置輻之外，其說甚確。段釋陳篆，依輸人序次言之，其實輸人亦概言治鞞之法，有此數者耳。若以陳篆在疇革之先，則通鞞皆疇以革而漆之矣。其先之刻畫，而以革縷嵌約之者，何爲乎？考工記欲其疇之廉也。注云：縷鞞之革也。又云：疇必負，餘注云：疇負，餘者革鞞相應無贏，不足此謂通鞞皆以革裹之者也。既疇而後加，以朱漆疇者，鞞之所同。朱則軹之所獨。第朱其軹而無他飾者，謂之縷巾。車、卿、乘、夏、縷、晉語：乘縷不舉。注云：縷車，無文也。既朱而復約束之，以爲文者，謂之篆巾。車、孤、乘、夏、篆先。鄭云：夏，赤色。後鄭云：畫鞞約也。詩釋文引廣雅：以軹爲鞞。篆，鄭注考工篆鞞約也。蓋鞞有約者，謂之篆約。施于軹，謂之約軹。傳云：朱而約之，明是既朱其革，復加約束。說文：軹，長轂之軹也。以朱約之，雖與毛小異，大致則同。

毛詩後箋卷十七

鞞 廣雅書局採

傳又云：錯衡，文衡也。正義曰：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飾之物，注無云焉。不知何所用也。朱氏通義曰：說文：錯，金涂也。蓋車軹，曰衡塗，金于衡，所以爲文。鄭解商頌：錯衡亦曰金飾。頌烈祖詩：乃言助祭，諸侯亦乘約軹，錯衡之車。則此不必言兵車矣。荀子云：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

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瑋。蔥珩，傳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瑋，珩聲也。蔥，蒼也。二命，蔥珩。案此詩三句，皆指方叔言之。朱芾，蔥珩，卽所謂命服。斯干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今斯干此二辨見此傳云：朱芾，黃朱芾也。則爲諸侯之服，可知。傳又云：三命，蔥珩，正義謂玉藻是據。諸侯而言，雖至九命，皆蔥珩。然則此爲方叔以天子之卿視諸侯，故服諸侯之命服。傳意未必以爲戎事之章，弁服也。箋云：命服者，命爲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章弁服，朱衣裳也。此似謂章弁朱衣裳，惟天子則然者。然此詩是言方叔之服，何爲專指天子之衣裳。鄭雜問志又云：章弁，素裳。故賈孔諸疏，皆爲兩解不定。然左傳云：均服振振，則戎事尊卑上下同服。當以周禮司服注章弁以韎，章爲弁，又以爲衣裳者，爲正。或據六月正義引此注，又以爲衣無裳字，遂疑采芑正義引有裳字者，爲衍。然賈氏疏屢人及聘禮孔氏疏左傳及王制所引，皆有裳字。豈盡屬衍文乎。司服賈疏又云：鄭志素裳與此注裳亦用韎，章有同異。是鄭實有兩解，不必曲爲回護。

毛詩後箋卷十七

鞞 廣雅書局採

傳又云：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正義曰：必言其強美者，斯劣弱矣。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

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矜於強美者斯為宣王承亂
劣弱矣而言之也各本正義皆如此或疑而字有誤惟李迂仲
集解引疏云斯為宣王承亂劣弱美而言之也矣字作美是所
見疏本與今不同又云此說為善蓋以厲王之時不能合諸侯
之師故顯言宣王師徒之盛所以明前此之不然也承瑛案六
月采芑車攻吉日諸序皆無不足宣王之語傳云劣者非必以
宣王為劣蓋劣與僅同說文僅才能也何注公羊韋注國語皆
云僅猶劣也傳蓋謂宣王承厲王之亂乃有此強美亦僅而能
之見中興之難詩所以美之也正義猶識此意當以李解所引
美而言之者為是顧氏日知錄言宣王之功不過如唐之宣宗
周人之美宣亦猶魯人之頌僖事劣而文侈矣李氏詩所云觀

毛詩後箋卷十七

聖 廣雅書局印

東山采薇出車皆眷眷于征人道路之艱辛室家之離別林杜
則并探其父母之憂思皆聖人所以體天地之心也至宣王諸
詩徒侈其盛威於中國而此意微矣一家所論雖精然似非序
傳之意

歎彼飛隼箋云隼急疾之鳥也說文雖祝鳩也从鳥隹聲隼
或从隹一一曰鵠字段云按此鵠字即鵠字轉寫混之四月之
鵠陸德明釋文云字或作鷺可證毛詩兩言隼俱無傳四月匪
鷺匪鷺傳云鷺鷺也蓋隼人所習知故不詳其名物隼與鷺同
音同字此一曰鵠字謂隼亦即鷺字也與蝻部下一曰螟字
大部翼下或曰拳勇字同例承瑛案說文本以隼為鷺之或體
其下一曰鵠字則又隼之別義與上雖祝鳩也文不相屬稽古

大五百二十三

編以祝鳩與隼不類疑其有誤由不明說文之例耳說文準从
隼聲壇从土从壇而讀若準此隼為鷺字之證也今本說文作
一曰鵠子莊氏述祖據西京賦辭注隼小鷹也為證今考舍人
爾雅注以隼為鷺屬陸疏歎彼飛隼即本之又云齊人謂之擊
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鄭注禮正鵠
云謂之鵠者取名于鵠鵠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鵠又
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閒名題肩為正古人射的謂之準
而畫正其上當即此隼蓋鷹之小者最為急疾之鳥然則鷺子
之說似亦非無據也

毛詩後箋卷十七

聖 廣雅書局印

鼓人云以金鑊止鼓大司馬云鳴鑊且卻聞鉦而止是鉦以靜
之大司馬又曰鼓人三鼓車徒皆作聞鼓而起是鼓以動之也
說文又曰鑊鉦也鑊此下疑脫也則鑊鑊相類俱得以鉦名之
故鼓人注云鑊鉦也形如小鐘是鑊亦名鉦也但鑊以節鼓非
靜之義故知鉦以靜之指謂鑊也承瑛案孔疏特據大司馬教
大閱鼓退鳴鑊之文以為鉦以靜之專謂鑊耳不知鑊鑊鑊等
以鉦為大名故周禮分別鑊鑊之用不復言鉦說文鉦鑊鑊等
訓皆互相通蓋軍中凡金皆謂之鉦故詩人但言鉦耳周禮鼓
人雖云以金鑊節鼓以金鑊止鼓以金鑊通鼓似鑊與鑊非所
用以止軍者然金之為物實則進止俱用故鄭注鼓人云鑊鉦
也賈疏謂詩有鉦人伐鼓彼注鉦以靜之此解以為軍行所用

不同者義亦一也以其動靜俱用故也即如金鐸通鼓疏云兩司馬振鐸軍將已下即擊鼓故云通鼓然大司馬職言振鐸則羣吏作旗車徒皆作又據鐸則羣吏弊旗車徒皆坐鄭注據掩上振之是則鐸有坐作兩用以此例之知軍中鳴金動靜俱用然則靜之不必專指謂饒荀子議兵篇云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哀十二年左傳陳子曰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鳴金則退是其大較故傳云鉦以靜之

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傳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復長幼也案爾雅引詩振旅闐闐而釋之曰出為治兵尙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毛云復長幼者或所據爾雅異文或是以意釋之何休注公羊亦云振旅壯者在後復長幼與毛同周禮中春教振旅

毛詩後箋卷十七

廣雅書局

中秋教治兵本皆習戰之名故莊八年穀梁傳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何氏古義曰舊說以為詠方叔南征還師則蠢爾蠻荆一章不應言於還師之後且治兵振旅皆古禮習戰之名也

箋云伐鼓淵淵謂戰時進士眾也至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案說文口部噍盛氣也引詩振旅噍噍郭注爾雅云闐闐羣行聲說文門部闐盛兒也廣雅闐闐盛也是噍闐皆為眾盛之意文選魏都賦振旅輪輪劉淵林注引史記蘇秦曰輪輪殷殷若三軍之眾李善注引蒼頡篇曰輪輪眾車聲也皆不以為伐鼓之聲惟趙注孟子以填為鼓音但傳祇訓淵淵為鼓聲自是以闐闐系振旅之下則不為鼓聲可知王氏詩稗疏曰夫有

功而入宜奏愷樂樂師典之大司馬執律以齊之安得鼓聲獨振邪且鼓聲既曰淵淵又曰闐闐詞不贅乎是知闐闐以形容羣行之盛而非言鼓聲也

蠢爾蠻荆傳蠢動也蠻荆荆州之蠻也段氏詩小學曰漢書韋元成傳引荆蠻來威然則詩固作荆蠻故傳云荆蠻荆州之蠻傳為誤倒之也晉語叔向曰楚為荆蠻章注荆州之蠻正用毛初詩尚不誤左思倒字以與并精桐為韻耳後漢李膺傳應奉疏曰緄前討荆蠻均吉甫之功注引蠻荆來威者俗人所改易也文選王仲宣誄遠竄荆蠻注引毛詩蠢爾蠻荆亦誤倒臧禮堂曰漢書陳湯傳引詩蠻荆來威師古曰令荆土之蠻亦畏威而來是本作荆蠻承瑛案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竹書紀年宣王五年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此亦可為詩作荆蠻之證蓋荆州之地禹貢所分其建國非皆蠻也若作蠻荆則是以蠻概一州矣史記成王封熊繹於荆蠻為楚子王氏懷祖

毛詩後箋卷十七

廣雅書局

依通典兵四作荆蠻太平御覽兵部五十八引漢書正作蠢爾荆蠻楊雄揚州牧箴獲矣淮夷蠢蠢荆蠻爾彼昭王南征不旋踵與旋為韻後魏肅宗詔亦曰蠢爾荆蠻氛埃不息傳休奔鼓吹曲蠢爾吳蠻虎視江湖句法亦本於詩

車攻

序云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正義曰言復文武之境土以文武周之先王舉以言之此當復成康之時也成初武末土境略同故知復古復成康之時以文武

先王舉而言之耳承琪案此疏是也序又云復會諸侯於東都此與復古復字同成康之時本有會諸侯於東都之事逸周書王會解首云成周之會孔晁注云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竹書成王二十五年大會諸侯於東都四夷來賓皆其明證宣王中與重舉是禮故曰復會正義乃云對上篇為復猶卷耳言又誤矣

駕言徂東傳東洛邑也序下箋云東都王城也承琪案漢書地理志河南故郊鄆地是為王城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為成周傳箋似各言一處然王城成周相去不過數十里周人通謂之東都春秋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休注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

毛詩後箋卷十七

隄 廣雅書局採

有中興之功據此殆以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故存其廟歟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正義曰毛以田法其草為防是廣大之處故訓甫為大箋以下云搏獸于敖敖是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不宜為大故易之為甫田之草承琪案此箋乃申傳非易傳也經但言甫草故傳祇訓甫為大文選西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馬融傳注並引韓詩作圃草辭君章句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蓋圃甫古字通辭注義與毛同然博大茂草之處必係藪澤周語云藪有圃草章注亦云圃大也故箋引爾雅鄭有甫田以申成傳義意以鄭之甫田正以廣大有草得名其不破甫為圃則是申傳而非易傳明矣甫田在東都畿內駘方豫州其澤藪曰圃田穆天子傳天子里甫田之

路東至于房故詩云東有自是指甫田而言若水經渠水注謂圃田澤多麻黃草并引述征記以為甫草之證則鑿矣

駕言行狩嚴緝曰此行以會同為主因講田獵耳詩先言行者序事當自內始故先言田獵車馬器械之備而後往行狩實先會同而後田獵也承琪案詩首章但言車馬次章乃指田車首章但言徂東次章乃指言行狩車馬者即會同之車馬徂東者為會同而徂東序下正義云首章致會同之意二章三章致田獵之意是也嚴氏謂詩先言行狩非是呂記云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為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此說得之

毛詩後箋卷十七

辛 廣雅書局採

搏獸于敖箋云獸田獵搏獸也臧氏玉林曰文選東京賦薄狩于敖李注引詩薄獸于敖據今本毛詩改又水經濟水篇注引詩薄狩于敖據此知古本詩經作薄狩箋當云狩田獵搏獸也薄者語辭古狩獸通段氏詩經小學云後漢安帝紀注引詩薄狩于敖冊府元龜王氏詩考引同惠氏九經古義引初學記作搏狩又引何休公羊注高誘淮南注漢石門頌證狩即獸字故箋云田獵搏獸也若經作搏獸箋不已贅乎考初學記意王對偶故以薄狩大蒐為僮猶上文三驅二面下文晉鼓虞旗也是也今本作搏狩乃淺人妄改承琪案臧氏段氏謂經搏當為薄是也而謂獸當作狩箋上獸字亦當作狩則似是而實非也此經疑本作薄獸于敖猶幽風言一之日于貉也彼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為裘也往訓于搏貉訓貉故此箋亦以搏獸訓貉

經當作薄獸筭當作獸田獵搏也若經作狩而箋云狩田

獸也則上文已有駕言行狩何不於次章箋之釋文無狩

而云搏獸音博此或為鄭箋作音非必經文作搏正義釋

禮搏取禽獸於敖地此則經文已誤薄為搏矣至他書引

多什薄狩者由不知古人搏貉即謂之貉搏獸即謂之獸故

疑薄獸為不辭而易之為狩耳要鄭所見毛詩自作獸不作狩

也

傳云敖地名箋云敖鄭地今近滎陽陳氏稽古編曰嚴緝謂此

章言獵于敖地不應又言圃田然圃田澤在今開封府中牟縣

西北七里敖山在今開封府鄭州河陰縣西北廿里計二地相

去僅百餘里各舉一名互見其所在義亦可通承瑛案續漢書

郡國志河南滎陽縣有敖亭劉昭補注云周宣王狩于敖左傳

宣十二年晉師在敖郟之閒呂氏讀詩記并引左傳士季設七

覆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醫蒼可以設伏所謂東

有甫草即謂此也今案敖郟圃田地本相近周語杜伯射王于

郟章注引周春秋宣王會諸侯田於圃杜伯自道左射王云云

此圃字當作圃墨子明鬼篇言杜伯事與此略同而云宣王合

諸侯田於圃蓋圃即圃田郟即教郟章昭以郟為郟京誤矣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傳言諸侯來會也下文會同有繹傳時見

日會殷見曰同正義云會同其禮各別不得並行且此時王與

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年之事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別散則義

通承瑛案定四年左傳云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可

毛詩後箋卷十七

至廣雅書局宋

見周制王之巡守必有田獵以教習兵士則方之諸侯皆

故傳云諸侯來會也其下時見曰會云云者乃就經文以

名義非以此舉兼有會同也

赤芾金鳥傳諸侯赤芾金鳥為達屨也陳氏稽古編曰

中間疑脫一金字承瑛案毛傳本以諸侯赤芾絕句下云

達屨也蓋衍一鳥字非脫一金字觀正義曰言諸侯赤芾

子當朱芾也言金鳥為達屨者天官屨人注云有一尋宛服一

鳥下有白鳥黑鳥此云金鳥者即禮之赤鳥也傳文句讀此

明證正義又曰箋云金鳥黃朱色加金為飾故謂之金鳥白

黑鳥猶有在其上者為尊未達其赤鳥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

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段懋堂云達沓古字通單下曰屨履

下曰鳥達屨取重沓之義案正義引傳明言金鳥達屨不得援

複下之文以達屨專屬鳥義且若為鳥字作解何不於狼跋赤

鳥下言之乎孔驪軒云王服赤鳥后服黑鳥皆有一等赤絢縹

純為上黃絢縹純次之案古人文義質實謂之金鳥必是以金

為飾詩中如金釁金厄皆然若以絢縹色黃即稱金鳥乃後人

俛色揣稱之詞非古義矣稽古編曰小爾雅屨尊者曰達屨謂

之金鳥鳥此鳥字而今本脫而金絢也絢者鳥頭飾也古人重之以為成

人之飾玉藻童子金鳥之飾直達于絢所以殊其制而獨得達

名也承瑛謂達猶孟子達尊之義自當以疏說為是幽風傳云

赤鳥人君之盛屨盛屨猶達屨也或疑絢在屨頭如刀衣鼻似

難飾之以金考晏子春秋諫篇曰景公為屨黃金之綦飾以銀

毛詩後箋卷十七

至廣雅書局宋

以珠良玉之鈎其長尺是古人木不以金飾屨之制又晏子
曰古者人君大帶重半鈎鳥屨倍重不欲輕也趙注孟子一
金謂鈎之金則此所謂大帶之重者亦是帶鈎鄭注周
云八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鈎劉向校書云晏子萊
里中鈎者當是一帶鈎之金重三分兩之一鳥屨倍重者
謂兩鳥之金重一鈎為大半兩此古人金鳥之制可為明
者也

指相次比也正義曰傳以依為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決
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鈎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手指相
比次而後射得和利故毛云依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依為

毛詩後箋卷十七

廣雅書局

利也承琪案疏說非是依利疊韻為訓利者便利之謂說文依
便利也引詩決拾既飲用毛義也決以象骨為之鈎弦以利發
恰韜左臂拾其衣袖以利弦然則既依者謂決拾皆便利也先
鄭注周官繕人引詩決拾既次是所據本作次與依異此箋亦
以依為次乃與毛異義非申毛也但手指次比祇可言決於拾
著左臂者不合故不如傳訓便利為賅括也

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傳柴積也箋云既同已射同復將射之位
也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會也正義曰既田畢王以餘獲之禽
賜之則以此射夫而取之射夫即諸侯也諸侯而謂之射夫者
夫男子之總名承琪案經云助我則射夫雖不必專指諸侯自
是謂諸侯之人能助王人之射獵但舉柴似不必謂澤宮積會

大五四十二

凡原野所獲亦當助而舉之且下章方言射獵正文而此章傳
言田畢之事於次不順正義謂田無射禮故以射夫云云為
田頒餘獲射於澤宮今考賓之初筵射夫既同固是指禮
言然石鼓詩有射夫寫矢具奪舉擊其徒盱來或尋或反悉
左右燕樂天子語與此詩文義大同而以射夫舉擊與悉率
右連言則明是田獵之時非澤宮之射矣蓋助我舉柴者猶
助我田獵耳柴當本作趾西京賦收禽舉齒與趾同毛

柴者借字說文引詩作擘或出三家亦借字也傳云柴積也
積與漬同曲禮四足曰漬注云漬謂相澱汚而灰也公羊莊
七年傳澱積也釋文積又作漬傳蓋以柴為禽獸之骨之觝故
以澱積釋之若但為積聚之積則必如鄭箋增禽字以足義矣

毛詩後箋卷十七

廣雅書局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箋云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
發則中如椎破物也趙注孟子云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
射者能必中之此與昭八年穀梁傳云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
者能中語意略同皆似所重在御然孟子述王良之言範我馳
驅不獲一為之詭遇則獲十因引此詩正見御良射善相需而
成故謂雙奚小人不貫與乘自當以箋解御者射者並美為是
趙注又云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灰者如破矣
順毛即所謂不踐毛貫臧即所謂中心疾灰為上殺者此解如
破義較箋為詳

吉日

吉日維戊傳維戊順類乘牡也箋云戊剛日也故乘牡為順類

也正義曰祭必用戊者日有剛柔猶馬有牡牡故禱用剛日順

剛之類而乘牡馬次章吉日庚午傳云外事以剛日正義曰

者上章乘剛之類故言維戊擇馬不取順類亦用庚為剛

故解之由擇馬是外事故也承琪案毛於首章馬祭以乘牡

用剛日之故而次章又特言外事以剛日則外事不指擇馬

矣擇馬與乘牡豈有二義而分一為順類一為外事乎曲禮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鄭注皆謂祭事惟正義引崔靈恩云

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祭觀傳於次章言外事殆亦

差馬從禽近於兵戎之事故歟首章馬祭非外事而用剛日

者則以乘牡之故而乘其類耳然則崔說正與毛合也

既伯既禱傳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

禱禱獲也承琪案周禮大司馬有司表貉先鄭讀貉為禱又甸

祝表貉杜子春讀貉為百爾所思之百惠氏古義因之謂百與

伯字異音義同貉與禱皆卽此詩之既伯以說文引詩既禱既

禱為證此說非也先鄭注大司馬云貉讀為禱禱師祭也本之

爾雅杜子春注甸祝讀貉為百當亦以貉為禱祭而別其音義

為百耳甸祝既云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又云禱牲禱馬皆

掌其祝號杜子春於禱牲禱馬下乃引詩既伯既禱然則周禮

之貉乃皇矣之禱而非吉日之伯明矣爾雅是類是禱師祭也

既伯既禱馬祭也分別皇矣吉日二詩甚明此傳云伯馬祖也

王矣傳云於野曰禱亦絕不相涉說文禱禱牲馬祭也从示周

聲小徐本引詩有既禱既禱語大徐本誤入正文觀釋文既禱

禱

毛詩後箋卷十七

既伯既禱

云說文作禱而不云伯作禱可知說文禱下並不引詩後儒及

誤以伯為禱并牽合於周禮之貉耳段注說文云甸祝禱牲

馬杜子春云禱禱也為馬禱無疾為田禱多獲為牲

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此許說所本杜引詩者

禱馬毛傳云伯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也

禱馬也又云禱禱獲也此釋既禱周禮之禱牲也杜

說承琪謂禱牲禱馬杜子春雖分爲二義然只是

為馬祖又云必先為之禱其祖似本以伯與禱為

既伯既禱四字作一氣讀猶云既伯而禱也詩中

雅式夷式已大雅爰始爰謀迺宣迺厥侯侯侯侯侯

漆沮之從傳漆沮之水鹿鹿所生也案禹貢漆沮有

沮既從正義以為扶風漆沮導渭又東過漆沮

漆沮故云地理志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

東入渭則與此漆沮不同此云會於涇又東過漆沮則漆沮在

涇水之東故孔以為落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

東入洛水又云鄭集在太上皇陵東南濁水入焉俗謂之漆水

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于洛水至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

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水也

彼沮則未聞李迂仲據此謂吉日之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

水即職方雍州之浸呂記朱傳皆祖其說馮氏名物疏以馮

翊之水為吉日及潛之漆沮扶風之水為縣之沮漆

漆沮地近雋棧其山多獸水多魚漁獵宜於此地陳氏

詩

毛詩後箋卷十七

漆沮

是其說而又云扶風之漆沮正潛篇所云多魚者其水經由

下而岐陽之地實周家較獵之場楚椒舉言成有岐陽之蒐

左傳石鼓文十篇記宣王田獵之事地亦在岐陽吉日

之蒐沮安在非扶風之水乎承瑛案諸家分別馮翊扶風之漆

沮者宜用以說禹貢而不必以釋詩蓋禹貢導渭東會于澧又

東會於澧然後東過漆沮若指扶風之水則在澧之上流與經

文次序不合故尚書某氏傳云漆沮一本一水名亦曰洛水

出馮翊北正義以為與毛詩自土沮漆別者是也若毛詩之漆

沮則大漆傳云沮沮水漆漆水也又曰周原沮漆之間也周

頌潛傳云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是毛以漆沮為二水皆在岐周

吉日傳不言有異則三詩之漆沮皆為一地可知漢志漆水出

扶風漆縣西此大雅所謂自土沮漆者也箋云公劉遷豳居沮

漆之地傳則云周原沮漆之閒是豳岐皆此漆沮箋言其源傳

舉其委耳潛正義云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故潛之漁吉

日之獵皆在於此不必求諸馮翊之漆沮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云祁當作麇麇麇也正義

曰必易傳者以言獸之所同明獸類非一故知其所言者皆獸

名傳訓祁為大直云其大甚有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物且釋

麇有麇之名故易傳而從爾雅也承瑛案此承上章獸之所同

而言故但言其形體祁大又甚多有而其為獸自明不必改祁

為麇以見獸名也或疑詩中無此文例者正月瞻彼阪田有苑

特箋云有苑然茂特之苗然經文並不言特者何物與此其

毛詩後箋卷十七

廣雅書局

祁孔有文法正相似也

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箋云率循

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稽古編曰箋語釋

文最順而申傳義猶紆傳驅字下更須補出循義方可通耳

傳意竟似訓率為驅而傳之字應解為往文義始明然以釋

不如箋之優也箋殆易傳孔以為申傳未必然矣又案文選

李善引此傳云驅禽於王之左右句法較完成然玩孔疏則

王二字乃李所益也承瑛案東京賦悉率百禽鳩諸靈圖悉率

二字即本毛詩而下系以百禽則率不可以訓循故詳注云率

斂也其實率亦有驅義論衡率性篇云闔廬嘗試其士於五湖

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句踐亦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

歾者不可勝數夫刃火非人性之所貪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

此率字正作驅字解故六朝人每以驅率連文梁武帝紀驅率

貌狝抑揚霆電北史麥鐵杖傳俛首事讎受其驅率何承天安

邊論疆場之民難可驅率易在振蕩蓋皆以率與驅同義然則

此傳云驅禽之左右正以經文悉率左右者謂盡驅而之左之

右文義亦明不必增字完句也或疑次章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傳既云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此傳又云驅禽之左右文

義似複今案此詩首章田車既好四句當從嚴緝以為禱祝之

辭所謂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尚非實陳田事車攻疏述傳義以

用法芟草為防未田之前誓士戒眾教示戰法教戰既畢士卒

出和乃分地為屯既陳車驅卒奔驅禽納之於防然後焚燒此

毛詩後箋卷十七

廣雅書局

防草在其中而射之天子先發然後諸侯大夫士發然則此言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者謂驅禽而納諸防中也言悉率左右以
燕天子者謂焚燒防草復驅之以待天子之射也敘次分明無
嫌於複

毛詩後箋卷十七終

毛詩後箋卷十七

益陽蔡芳初校

番禺黎永椿覆校

堯
廣雅書局宋

小雅鴻雁之什

涇 胡承珙撰

鴻雁

此詩自傳箋後諸家解多互異毛鄭以每章首二句皆以鴻雁喻流民以之子為疾伯卿士之安集眾民者鄭箋解末章維此哲人云哲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解謂我宣驕云謂我役作眾民為驕奢文義皆明豪無室礙歐陽本義亦以之子指宣王之使臣而於每章首二語皆謂以喻使臣然玩卒章曰哀鳴嗷嗷則非可以指使臣也集傳以之子為流民自謂所解三章無言及使臣者然首章曰爰及於人哀此鰥寡則又不可為

毛詩後箋卷十八

廣雅書局

流民自謂矣嚴緝又云此詩皆流民美使臣之辭哲人即指使臣謂使臣明哲故能知我之劬勞若彼愚人為使臣將謂我宣恣其驕求索無厭也然小雅自鹿鳴而下至此二十餘篇皆朝廷制作不應忽采民謠一篇雜入其中故此序云美宣王者言宣王能遣疾伯卿士勞來安集其民而使臣又能宣布上意實劬勞而非宣驕末章乃代使臣自我亦所以美使臣也美使臣即所以美宣王也范氏補傳云鴻雁為使臣之詩先儒之說是也然不必以鴻雁比使臣蓋詩有哀鳴嗷嗷之語使臣豈至是哉之子謂使臣也車攻以有可為之子亦此類也未章離散之民喜使者之來皆合詞告訴如鴻雁之哀鳴嗷嗷使者於是告之曰凡爾庶民有哲而和人者有愚而無知者我被命而出哲

大四百六十

人則知我劬勞於國事愚人則以我宣示其驕耳此解善讀文亦不肯傳箋之意似較勝於諸家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傳興也大曰鴻小曰雁肅肅羽聲也箋云

鴻雁知辟陰陽寒暑與者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案正義傳

以下乃箋語今本皆誤以傳為箋鴻雁至寒暑是知辟云云本傳文興者

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傳之子疾伯卿士也劬勞病苦也傳以鴻雁喻流民之子指疾伯卿

士鄭同毛義稽古編引漢書蕭望之曰爰及於人哀此鰥寡上

惠下也以為望之治齊詩解亦同毛鄭矣承珙案襄十六年左

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何

在此敢使魯無鳩乎杜注鳩集也正義曰國有兵寇則民人不得

得集聚此可為鴻雁喻流民之證文十三年左傳鄭伯宴公于

毛詩後箋卷十八

廣雅書局

棊子家賦鴻雁注云詩義取疾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苦此又可為之子指疾伯卿士之證也

百堵皆作傳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箋云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

堵為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稽古編曰案毛鄭所云五板案五

板也鄭所云五堵接五堵也象言其高接言其長板廣二尺案

之則一堵之牆高一丈其板之長則毛以為一丈鄭以為六尺

而堵雉之長亦從而異公羊後於毛未足深信然雉長三丈語

鄭又據左傳都城百雉為說於義較優詳見孔疏承珙案左傳隱元

年正義云定十二年公羊傳曰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何

休以為堵四十尺雉二百尺許慎五經異義載禮及韓詩說八

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五堵

大四百九十三

為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為板板廣二尺五板為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為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為長者用其長以度為高者用其高也據此知古人以板為橫數堵為直數板廣二尺五板為堵板長八尺者積五板而其高一丈其長仍八尺也板長一丈者積五板而其高一丈其長亦一丈也故戴禮韓詩以五堵之雉長四丈周禮左氏以三堵之雉長三丈說文載下但云築牆長板也不言其度是於今說八尺古說一丈之數尙未能定耳若何注公羊五板而堵云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此誤以五板為長數詩正義謂其取韓詩傳其實何氏所據韓詩惟八尺曰板之文耳其所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者乃自用春秋緯之說與五經異義所引韓詩說絕異自來輔韓詩者皆誤據詩正義以堵四十尺雉二百

毛詩後箋卷十八

廣雅書局

尺為韓詩傳文知其不足信也詩正義又引王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為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為三此正與古周禮左氏說合勝何注多矣毛公說板以長言說堵以高言雖不明雉數亦必以三丈為雉可知左傳正義云賈逵馬融鄭元王肅之徒為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然則韓詩雉長四丈之說亦不足信也惟傳箋板數不同毛詩明辨錄云六尺之板築土乃堅於理為近若板長一丈雖立木以束板多虞其潰似乎鄭說為是不知古尺一丈祇當今六尺有奇今之築牆者正用五六尺之板夾束之而實以土築之登登未嘗見其潰也蓋鄭駁異義時本用古周禮左氏說其注考工記亦云雉長三丈高一丈是皆謂一丈為板並無板長六尺之說至箋詩時牽於公羊五堵為雉

以五板為高一丈五堵為廣三丈故云板長六尺然不如堵方一丈三堵而雉之為定論也

雖則劬勞其究安宅箋云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稽古編曰鴻雁詩三言劬勞皆謂侯伯卿士也鄭箋獨以次章劬勞屬流民言與首尾二劬勞異誤矣承琪案劬勞指使臣言尤足見當時侯伯卿士不恤勞瘁計圖安集萬民故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即君雖瘠民必肥之意所以為可美也但以勸民之辭其義淺矣

謂我宣驕傳宣示也經義述聞曰宣驕與劬勞相對為文劬亦勞也宣亦驕也昭二十九年左傳廣而不宣宣與廣義相因易林需之萃曰大口宣舌大有之蠱曰大口宣唇又小畜之噬嗑

毛詩後箋卷十八

廣雅書局

方喙廣口井之恆作方喙宣口是宣為修大之意宣驕猶言驕奢非謂宣示其驕也鄭箋曰謂我役作眾民為驕奢於義為長承琪案首章傳云劬勞病苦也病非疾病之病觀次章箋云女今雖病勞可見病勞者猶言不勝其勞也釋文引韓詩云劬數也廣雅訓同此以劬勞為數勞尤可見劬勞非疊字為義蓋病於勞示其驕正相對為文不必以宣驕為驕奢乃為相對也稽古編曰呂記引王氏說云謂我劬勞者以我于征于垣為劬勞也謂我宣驕者以我矜憐撫掩為宣驕也此解得之蓋此驕字與驕子之驕義同矜憐撫掩有類於姑息則疑為驕巷伯詩驕人謂王聽信其言所驕縱之人也故亦以驕與勞對言史記田蚡曰此吾驕灌夫罪用驕字亦同此二詩義今案嚴縉亦用王氏之

說戴氏續詩記云明識治體之人謂我劬勞其愚蒙者必且謂姑息示百姓以驕使之求多於上也語尤明晰

庭燎

序云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翁氏附記曰此二句義極該備美之自是正義箴則寓於其中耳箋釋箴義謂不正雜人之官困非而後來諸家求其說而不得又云箴其太早箴其過勤箴其始勤終怠此皆自生枝節詩中無此意也古人立言未有美而不寓箴者此詩本是極意形容問夜之勤則美其能勤在此箴其能勤亦即在此故云因以箴之竝非兩義田閒詩學云周自康王而後王室漸卑昭王南征不復穆王時荒服者不至及懿王王室漸衰夷王始下堂而見諸侯至于厲王不享終流于

毛詩後箋卷十八

五 廣雅書局

鏡非宣王中興諸侯誰復以時來朝使重觀周官威儀乎是可美也序謂因以箴者蓋欲王之勤政始終如一諸侯無有二心使朝廷常觀此儀也後篇即繼以沔水則謂諸侯不朝而憂亂之作詩人見之早矣承其案二說皆以箴字只大概言之語甚圓通詩中似此者如終南序云大夫美之又云故作是詩以戒勸之常武序云美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又云因以為戒然皆與此序同意然列女傳宣王晏起美后脫簪未可謂無其事則序箴字亦未必竟為泛設也

夜未央傳央且也釋文且又音且經本作且盧召弓云經當作今此四字是後人據注疏以校釋文故云今本作且正義引王肅云央且則知王肅妄改毛傳且也為且也而正義注疏本皆

大四百九十四

誤從之段懋堂云且薦也凡物薦之則有二層未且猶言未漸進也與未艾嚮晨為次第若作且字則與嚮晨不別矣承其案釋文且七也反又子徐反鄭風士曰既且釋文且音徂往也詳此傳訓央為且亦當音徂凡歲月日時過去者皆謂之往夜未央者言夜未往也離騷及年歲之未晏今時亦猶其未央此夫央亦當言時未往也又案釋文引說文央久也已也今說文無已也一訓惟廣雅釋詁云央已也疑即本之說文楚辭雲中君爛昭昭兮未央王逸注亦云未央未已古訓且與已有相近者墨子經上且言然也說云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此謂且與已皆言然但自前謂之且然自後謂之已然耳據此疑毛詩未央者猶言未然傳云央且也者亦自前曰且之義訓央為且猶訓

毛詩後箋卷十八

六 廣雅書局

央為已歟

箋云未央者猶言夜未渠央也匡謬正俗云庭燎篇夜未央傳云央且也箋云夜未央猶言未渠央也秦詩蒹葭篇云宛在水中央禮月令云中央土竝是中義許氏說文解字云央中央也今本說文中一曰久一釋文引說文央久也已也今說文無已也下脫央字一訓陳長發疑韻譜逸之然觀顏氏所引則唐初已無此訓矣是則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今閩中俗呼二更三更為夜央夜半此蓋古之遺言謂夜之中耳毛公訓央為且亦未知出於何典而鄭君直釋云未渠央不解未渠何義按俗語云未渠央亦言未遽央遽與渠同言未遽中耳古詩云調絃未遽央即是其事康成不能指明其義而更曲引未渠復加以猶言如博依之說適令學者不曉其意承其案顏氏據秦風

大四百九十一

禮記說文釋央為中不誤而云康成不能明未渠央之義則非是箋云猶言者正以俗語釋古語未渠央即未央急言之曰未央緩言之曰未央耳史記尉佗傳曰使佗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班史作何遽不若漢康成豈尚不知渠即為遽乎又案未遽亦可作未遽文選魏都賦其夜未遽庭燎晰晰注即引毛詩夜未央為證說文觀且往也从且康聲且謂姑且康聲亦兼勿遽之義然則詩未央傳以央為且箋以為未遽央其意正相近也廣雅睚央也王氏疏證云集韻巨央也通作脬廣雅釋詁云脬久也說文央久也故

庭燎之光傳庭燎大燭也正義云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賁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者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以大燭為門外以文對故異之耳其散則通也承琪案燕禮甸人執大燭于庭

毛詩後箋卷十八

七 廣雅書局印

闈人為大燭于門外是大燭本有在庭者故傳以庭燎為大燭正義以司烜燭燎別文為對異散通之例是也郊特牲庭燎之百正義引皇氏云作百炬列於庭或云百炬共一束此當以皇說為正詩正義祇云以物百枚并百纏束之乃專用或說非是或謂傳於下文君子專指諸侯蓋即以詩言庭燎知之五禮通考秦氏曰左傳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國語敵國賓至火師監燎周官闈人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賓客亦如之則庭燎惟諸侯來朝乃設之而常朝不用也今案諸書言賓至設燎尙未必定是諸侯傳蓋以末章言觀其旂與觀禮侯氏載龍旂孤羈者合故知君子謂諸侯也

夜未艾傳艾久也箋云艾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正義曰毛

意艾取名於耆艾艾者是年之久從幼至艾為年久似從昏至旦為夜久箋以夜未久則是初昏之辭時已雞鳴左右不得謂之未久也故易之以艾艾為喻承琪案傳以艾為久者久之為言究也如說文孺久長也生民卷阿傳皆云孺終也則此傳艾久也久亦有終義夜未久猶云夜未終耳鄭箋艾末曰艾正以艾為將終申明傳義孔疏以為易傳且云夜未久是初昏之辭誤矣

鸞聲噦噦傳噦噦徐行有節也采菽作鸞聲噦噦傳云中節魯頌泮水亦作鸞聲噦噦傳云言其聲也是噦與噦義同此傳以為時尙早來朝者得徐行故曰徐行有節耳曹放齋詩說云噦噦者聲之微嚴緝云將將來者多而其聲揚噦噦來者希而其聲漸殺欲以見兩章之次第此則不然說文鉞車變聲也詩曰變聲鉞鉞徐鼎臣謂今俗作鐵段注據玉篇廣韻皆有鉞字注呼會切鈴聲也疑古本有作鐵鉞者篇韻猶存其說承琪案廣雅鐵鉞盛也謂聲之盛疑張揖所據詩本亦有作鐵鉞者毛詩或借噦借噦傳雖祇言其聲要於盛義為近大雅卷阿翩翩其羽說苑奉使篇傳云翩翩眾多也眾多亦盛義然則變聲噦噦不得以為為聲之殺明矣

毛詩後箋卷十八

八 廣雅書局印

序云沔水規宣王也嚴緝云規其聽讒而諸侯攜貳也稽古編曰周語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不睦則朝宗之典缺矣沔水詩其作於三十二年之後乎承琪案序言

沔水

大四百四十五

大四百七十一

規宣王者是詩人見微知著先事獻規觀經云讒言其興其興者蓋思患而豫防非必定作於聽讒之後王伯厚曰宣王晏起姜后請懲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可見矣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則沔水之規讒言其興可見矣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傳興也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次章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傳言放縱無所入也歛彼飛隼載飛載揚傳言無所定止也而首章歛彼飛隼載飛載止無傳詳傳無定止正對上載飛載止而言是毛意當以首章爲水知所向鳥知所止反興諸侯之莫有念亂次章以水之放縱隼之飛揚正興諸侯之不循法度文理甚明鄭箋於首章流水爲反興飛隼又爲正興忽反忽正義例殊不畫一虞東學詩云一章言沔然流

毛詩後箋卷十八

廣雅書局采

滿之水必歸於海歛然疾飛之隼必止於林興諸侯皆敬事天子則長享大平而亂萌不作矣乃今同異姓之諸侯無有恐其亂而念之者莫念亂卽不敬也諸侯莫有念則王當念矣二章言水之朝宗者今且湯湯而無所歸隼之載止者今且飛揚而不知止彼不循其蹟者亦有湯湯飛揚之意而載起載行焉下經所謂讒言興也我心憂則王更當憂矣三章言所以致亂者匪他讒言而已今之諸侯誠如飛隼之率中陵焉彼造爲詐僞之言者甯不少爲懲止乎蓋讒言之興始於訛言訛言非卽讒之當時屢孤箕服而實由我友不敬致之誠能各謹侯度讒言之謠卽訛言也而實由我友不敬致之誠能各謹侯度讒言何自興乎但勸我友之敬而所以規王者切矣按宣王承積衰之後赫然中興意其銳於求治所以責諸侯者太峻而宵小喜

大五百一十三

事之徒爲之構造釁端如魯嫡之廢杜伯之殺皆讒言興而諸侯攜貳之證也首章之兄弟邦人諸友末章之我友傳箋皆以諸侯言之當矣不斥王而責諸侯所謂規也此解融會全詩達序傳之意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傳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正義曰尙書云我友邦冢君是天子謂諸侯爲友也承琪案牧誓稱友邦冢君尙是武王未爲天子之辭大誥云肆子告我友邦君酒誥云大史友內史友此九天子以諸侯諸臣爲友之證也莫有念亂誰無父母傳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箋云莫無也我同姓異姓之諸侯女自恣不朝無有念此於禮法爲亂者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正義曰

毛詩後箋卷十八

廣雅書局采

言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以責不朝於京師故以京師爲父母也箋申解名京師爲父母之意言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本其恩親以責之故名京師爲父母承琪案此疏申述傳箋甚曲而暢潛夫論愛日篇云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至宰相此其聰明智慮未必間也患其苟先私計而後公義爾詩云莫有念亂誰無父母此謂公卿不有憂國引詩之意與傳箋合又釋難篇云故賢人君子推其仁義之心愛君猶父母也愛居世之民猶子弟也其下云且夫一國盡亂無有安身詩云莫有念亂誰無父母言皆將爲害然有親者憂將深也此亦謂臣之憂君當如憂父母皆足以發明傳意

鶴鳴

大四百八十四

序云鶴鳴誨宣王也此及上篇河水序但曰規曰誨而不言其事然河水經文猶有莫有念亂讒言其興等語此詩則全不見所指故說者多異范氏補傳曰詩人寓意甚微視他詩為特異又偶無大序故諸儒不勝其異說惟毛氏謂舉賢用滯可以治國鄭氏謂教王求賢人未仕者毛鄭在眾說之先必有師承呂記嚴緝亦云然陳氏稽古編曰鶴鳴詩純是託興一章之中設喻者四而不及正意此與秦之兼葭陳之衡門體製相似非古注則其旨茫無可測識矣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傳皋澤也箋云皋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惠氏易說云鶴鳴于九皋皋古澤字澤為陰故曰鳴鶴在陰毛傳鄭箋皆當作皋後人誤為皋失其義

毛詩後箋卷十八

廣雅書局宋

矣水經注頽水東南逕澤城北即古城皋亭古皋澤字相似故名與字乖學者但知皋不知臭皋臭二字相似而相亂也久矣何氏古義歷引史記歷書秘鳩先澤索隱以澤為野澤天官書其色大圓黃淖淖亦音澤荀子側載畢芷畢芷即澤芷列子望其壙畢如荀子又作皋如後漢書郡國志以成皋為成畢皆足為皋澤畢相混之證承瑛案古書皋澤畢等字訛亂之迹甚多尚不止何氏所引然毛傳訓皋為澤鄭箋申之以皋為澤水溢出之坎則似不以皋為澤之訛字蓋皋澤對文則別左傳鳩藪澤牧隰皋是也散文則通故此傳云皋澤也史記孝武記聞者河溢皋陸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平皋之廣衍此皆謂水旁地為皋故賈山傳江皋河瀕對言注引李奇以皋為水邊淤地正與

大五百一十三

鄭箋云皋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者合箋又云自外數至九即韓詩所云九折之澤也至說文云臭大白澤也从大白古文以為澤字考臭與澤聲義皆相近當是古文以為皋字本部云皋氣皋白之進也从夆从白皋臭聲既相近義皆為白字或可通要非并通於澤顏氏家訓云皋分澤片此乃俗書傳寫之譌不當以為通借也

聲聞于野傳言聲隱而名著也箋云與者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荀子儒效篇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勢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親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于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

毛詩後箋卷十八

廣雅書局宋

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於天此之謂也承瑛案毛云身隱名著蓋即用其師荀卿之說論衡藝增篇曰詩云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于天以喻君子脩德窮僻名猶達于朝廷也此云九折之澤似用韓詩而其解亦同毛鄭可知其說之古矣
魚潛在淵或在于渚傳良魚在淵小魚在渚箋云此言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正義曰毛以潛淵喻隱者不云大魚而云良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為密且教王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橫陳小人故易傳也承瑛案此疏非是經言或在者自

大五百一十三

是立賢無方之意故以良魚小魚釋之謂有當求之深者有當求之淺者初非以小魚爲小人若如正義謂教王求賢不當橫陳小人則下文爰有樹檀其下維梓箋何以云喻賢者而下小人乎數句之閒其說已自不通矣

可以爲錯傳錯石也可以琢玉說文作厝云厲石也从厂咎聲詩曰佗山之石可以爲厝段注云厲石當作厝石小雅毛傳亦當云錯錯石也今本少一錯字錯古作厝厝石謂石之可以攻玉者爾雅玉曰琢之玉至堅厝石如今之金剛鑽之類非厲石也假令是厲石則當次厝厲二篆之下矣承琪案釋文亦引說文作厝云厲石也字林同是本作厲石其來已久傳次章云攻錯也卽謂以錯石攻之玉雖至堅亦須以石磨礪故法言云不

毛詩後箋卷十八

廣雅書局

鑄不錯焉彼用說文金部又云鑄厝銅鐵也是錯本座錯之義與厲相同爾雅錫貢磨錯傳亦云治玉石曰錯蓋錯爲通名不止於治玉說文之厝未必不爲厲石厝下云厝諸治玉石也厝諸卽淮南之礪諸說林訓璧璣成器礪諸之功高誘注云礪諸治玉之石引詩他山之石可以爲厝而廣韻云礪礪青礪則治玉之石未嘗不可名厲若必專指石之攻玉者爲厝則說文厝字又何可以不與厝象類廟耶

鶴鳴于九臬聲聞于天箋云天高遠也文選東方朔荅客難云鶴鳴九臬聲聞于天李善注引毛萇曰有諸中必見于外也又曰臬澤也承琪案今毛詩傳無有諸中八字陳氏稽古編輯他注引傳者十一條而不及此又陳氏於諸條多疑引者之誤未

大正四一十三

必皆毛傳逸文若此條則云又曰臬澤也上文毛萇曰云云非誤引或李所據毛詩實有此傳歟

其下維穀傳穀惡木也釋文引說文云稽也從木散聲非從禾也以上章上檀下梓類之故知穀惡木也承琪案楮木葉粗枝細同于灌莽故毛公以爲惡木黃鳥以穀與桑樹並列亦以其皆叢木故耳正義引陸璣疏幽州人謂之穀桑荊州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據此以桑穀爲一木共讀拱把之拱然漢書五行志桑穀共生傳曰俱生乎朝書大傳及說苑君道篇敬慎篇論衡異虛篇皆以共生爲俱生是漢儒多謂桑穀二木則陸說非也陸又云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槁以爲紙謂之穀皮紙潔白光輝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

毛詩後箋卷十八

廣雅書局

以爲茹或據此以爲其用甚廣似非惡木不知穀之利用乃後世所爲作詩者及毛公時固無所謂穀皮紙也

祈父

祈父子王之爪牙箋云子我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承琪案襄十六年左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見中行獻子賦圻父杜注云詩人責圻父爲王爪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此注與鄭箋異玉篇牙下引詩曰祈父維王之爪牙此亦以爪牙卽指祈父與杜解同當時必別有所據或三家本不作子字以經文例之三章宣不聽祈父祈父而言則爪牙爪士當亦指祈父之詞王之爪牙猶曰心腹心耳漢書曰武帝征西夷有前後左右將軍宣元以後雜儲

大正四一十三

更置雖不出征猶有其官在諸卿上爲國爪牙是爪牙不必定指勇力之士也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傳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賊箋云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正義引周語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羌氏之戎稽古編謂據正義則傳箋羌戎當作姜戎承珙案羌戎種類甚繁姜氏之戎特其一耳韋注國語云姜戎西方之種四嶽後漢書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下云宣王二十七年遣兵伐大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困學紀聞又據通鑑外紀宣王三十三年伐大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四

毛詩後箋卷十八

五 廣雅書局

十一年王征申戎竹書四十一年此皆傳所謂宣王之末羌戎爲敗者也傳意不專指千畝之戰似不必改羌爲姜蓋經云轉予于恤謂兵興不已輾轉憂困若僅千畝一戰不必云轉矣有母之尸饔傳尸陳也執食曰饔箋云已從軍而母爲父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正義曰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饔謂陳饔以祭志疑當不及親彼爲論饔餼生以不爭此文故不駁之其義當如此箋非爲祭也承珙案異義所據或三家詩箋不從者蓋謂母陳祭則必從軍者爲無父之人古未有無父不從征役之制惟如箋說母爲父陳饌飲食則是獨子從軍不得供養可恤孰甚焉國語吳語越句踐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史記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

兄弟者歸養故呂記曰古者親老而無兄弟則免其征役在必有成法故實其不聽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此說申箋甚當嚴緝云言有母則無父固非蘇傳從異義以爲使母獨主祭亦未是也

白駒

於焉逍遙箋云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道遙乎思之甚也翁氏附記曰釋文焉於虔反又如字於虔反即玉篇之於連切安也疑也又如字即玉篇之矣連切廣韻之有乾切誣助也陳氏啟源曰箋疏俱不用後音案顏氏家訓音辭篇云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此條最爲明白後人詩

毛詩後箋卷十八

六 廣雅書局

文皆沿譌用於焉二字作直敘之詞此字音義遂無證明之者承珙案嚴緝云伊人猶言彼人謂其人不在此而想像之稱非覲面之稱也舊說以於焉爲於此非是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傳藿猶苗也夕猶朝也承珙案倉頡篇云苗者禾之未秀者也說文藿禾之少也少讀如幼少之少苗爲禾始生藿爲豆始生故傳云藿猶苗也嚴緝云穀之始生曰苗草之始生亦曰苗本草多言春夏采苗場卽圃也言圃中之苗則菜茹之嫩者猶今言菜秧非禾苗也若以納稼在場則不名苗矣下云場藿藿豆葉亦菜茹之類或又據說文苗艸生於田者集韻藿草名爲說此皆泥於春夏爲圃秋冬爲場禾苗豆藿非秋冬之所有耳然正義明云此立二圃

而言場者以場圃同地耳對則四時異名散則繫其本地雖夏亦名場也傳於首章場苗今朝俱無釋而此章云藿猶苗也夕猶也者蓋以此爲愛賢而欲留之之意人所共知但言其餽餉之美則藿與苗同言其款戀之誠則夕與朝同耳黃泰泉曰猶者重其意之相同焉耳非謂其義亦同也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傳爾公爾侯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正義曰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逸豫之理爾豈是公也爾豈是侯也何爲亦逸豫無期以反乎段懋堂曰據正義傳爾公下當增一邪字承琪案李氏集解引毛傳正作爾公邪爾侯邪與段說合惟正義述傳以公侯爲可逸豫非公侯不宜逸豫其解甚繆由誤認傳邪字與乎字同故云爾豈是公也爾豈是

毛詩後箋卷十八

廣雅書局

侯也顏氏家訓音辭篇曰邪北人呼爲也王氏釋詞謂邪與也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莊子德充符篇曰我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邪與也同猶言日遷善而不自知也天地篇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運篇曰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此邪字皆卽也字耳據此知毛傳邪亦與也同謂爾空爲公也爾空爲侯也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如此於愛賢留賢之意乃合下文慎爾優游傳云慎誠也箋云誠女優游使待時也蓋爲其有公才公望而深惜其去故猶望其優游以待時而又曰勉爾遁思者猶云行矣自愛箋所謂度已終不得見自訣之辭也後之說詩者其解不一范氏補傳云賢者儻能來資朝廷爲公爲侯則逸豫亦自無期何必去國而後逸豫

邪此雖與孔疏說異其陋則同呂記言爾公爾侯責在公者之悠悠嚴緝駁之謂與下文爾字不畫一是也而爲則云爾賢者若爲公爲侯將勤勞國事無逸豫之期如肥之優游自樂詩方刺不用賢而乃勸其速去殊非經旨集傳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則作詩者非宣王無自言爵人以公侯之事王氏總聞云此必舊爲公侯而今遁山林者九屬臆測無據惟李氏集解云詩人之意蓋謂賢者爲公侯以其有王佐之才逸樂於山野之中而無還期也雖誤以毛傳爲非而所解於詩頗合東萊文集一說曰言此賢者之德本合爲公爲侯今乃置之閑地而無用之之期乎此說較讀詩記爲勝亦勝於諸家多矣

毛詩後箋卷十八

廣雅書局

在彼空谷傳空大也臧氏經義雜記曰文選西都賦陸士衡樂府詩李善注俱引韓詩在彼穹谷薛君章句曰穹谷深谷也考工記鞀人爲臬陶穹者三之一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是穹與空聲相近薛夫子以穹谷爲深谷說文穹窮也亦爲極深之義空當讀爲穹傳訓爲大作如字讀不如韓詩義長段氏詩小學云爾雅釋詁穹大也毛詩空字卽穹字之誤承琪案二說皆泥於空無大訓然古者空與孔同義說文孔通也老子孔德之容王注孔空也河上公章句孔大也是空亦未嘗不可訓大且傳空大也上當疊一空字謂其谷空大非訓空爲大如茅苴傳捋捋取也大叔于田傳揚揚光故訓本有此例孔疏引桑柔有空大谷是謂空大之谷以述毛旨當矣說文空大也

引同廣雅釋詁空深也是空大即深之義故韓詩作穹毛詩作

乎雖殊而義則一不必改毛從韓

東其人如玉箋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饋雖薄

入其德如玉然案此箋義近迂曲後來說詩者皆以空

實之濱生芻為淡薄之物其人如玉即指賢人之德而

也哉西京雜記鄒長倩遺公孫宏書曰夫人無幽顯道

一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

云芻一束其人如玉也後漢書郭林宗有母憂徐穉往

一束于廬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

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記後漢書或出鄭後林宗與鄭同時其稱詩之意已不同

毛詩後箋卷十八

九 廣雅書局采

於箋義矣

古鳥

序云黃鳥刺宣王也箋云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

不固正義曰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三曰聯兄弟彼注云

聯猶合也兄弟謂昏姻嫁娶是謂夫婦為兄弟也夫婦而謂之

兄弟者列女傳曰執禮而行今本列女傳作報反而行兄弟之道何休亦云

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故比之也承瑛案周禮賈疏云兄弟昏

姻嫁娶也者爾雅釋親云父之黨為宗族則兄弟之名施於外

親為正故爾雅又云婦之黨為昏兄弟夫婦相名亦為兄弟故

留子問曰不得嗣為兄弟是以知兄弟是昏姻也據此則鄭注

周禮卷九夫婦蓋兼外親言之穀梁宣十年傳齊人

歸我濟西田公娶齊齊由以為兄弟反之注云齊由以婚

還魯田此時有復我邦族復我諸兄之文箋所謂聯兄弟云

至者亦當并指親婦人與夫相棄則外親之不固可知

專指兄弟為夫婦尚未必盡合箋意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傳興也黃鳥宜集木啄粟

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阮氏校勘記云

下以下十六字是箋喻上當有箋云興者四字因者字

誤脫也章末傳云宣王之末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

不應上已有此傳又箋例言喻見益斯正義各本皆誤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此詩自傳箋以後人人說殊王氏

為賢者不得志而去呂記嚴緝以為民適異國不得其

毛詩後箋卷十八

手 廣雅書局采

然以經文證之此言復我邦族與我行其野之復我邦家正同

彼明言昏姻之故而與此詩相次則此詩自亦為室家相棄而

作毛鄭之說不可易矣易林乾之坎云黃鳥采芣今本易林作

據宋 既嫁不荅念我父母思復邦國焦氏正用毛義也

我行其野

序云我行其野刺宣王也此詩鄭箋大旨謂男棄其婦而求外

來無媵之女蓋以詩言昏姻之故據爾雅婿之父曰姻婦之父

曰婚故以不思舊姻為不思其老父之命而棄我毛傳簡質不

明所指惟末章新特外昏也若依婦氏稱昏自亦當謂外來之

女然首章注云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

怨此數語或以為是傳非箋陳氏說見下 則傳意此時男女皆有棄

舊求新之事新特之特祇如廊柏舟之我特為匹義外昏謂外

之昏姻匹配耳考爾雅雖分別婿氏稱姻婦氏稱昏然如士

婦入三月然後婿見日某以得為外昏姻請觀主人對曰

以得為外昏姻之數又曰某以得為昏姻之故是婿家婦家

以稱昏姻故傳謂男女失道則不專指男之棄婦可知白

義嫁娶云姻者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曰不惟舊因謂

此則似謂婦棄其夫者王雪山即本此為說詩總聞云言逐夫而適夫

蓋已與鄭箋異義矣

其傳傳惡木也正義引王肅云行遇惡木言已適人遇

也承琪案如王說則與下昏姻之故言就爾居文義不相

其甚方就其居何得遠謂之惡至爾不我畜乃可為惡耳詩

毛詩後箋卷十八

廣雅書局

意當云樗雖惡木尚可依以庇蔭況以昏姻之故豈不可就而

居處而孰知其不我畜也觀下二章遂菑並訓惡菜而經皆言

采自當謂雖惡菜尚有可采則昏姻更若可恃三章文義一例

不應首章直以惡木斥惡人也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傳善養也箋云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

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陳碩甫曰傳宣王之末以下十九字乃

合下末章不思舊姻求爾新特而總釋其義如此此傳例也今

各本以此十九字攙入箋語者非所父白駒黃鳥傳皆云宣王

之末彼三詩與此詩之序皆謂刺宣王而作傳乃總釋全詩大

旨以申補序意也篇義皆同此其明證承琪案陳說是也未章

不思舊姻箋云婿之父曰姻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是鄭

意據爾雅專指舊姻為婿父此云以求外昏即下傳所謂新

外昏者而云棄其舊姻則姻似統指外親即周禮大司徒

親於外親之義蓋上云男女失道則舊姻不得專指婿

末章箋意不同可知十九字是傳文非箋語也

言采其遂傳遂惡菜也箋云遂牛蒡也正義曰此釋其

琪案釋草蒡牛蒡蒡吐回反遂勅六反又有它六反是

聲之轉鄭所見爾雅當作遂牛蒡唐時爾雅本遂作蒡

為釋草無文耳說文無遂字但有莖艸也讀若釐而廣韻

許竹尹六二切集韻則云莖或作苗通作遂羊蹄也此本廣

以莖為羊蹄蓋苗音與笛同笛周禮笙師職作遂故莖轉為

苗又為遂皆謂羊蹄實一物也正義引陸疏云遂今人謂之

毛詩後箋卷十八

廣雅書局

蹄齊民要術引義疏云今羊蹄似蘆葦莖赤黃為茹滑而不美

汲古閣刻陸疏作滑而美也誤多噉令人下痢汲古本作幽州謂之羊蹄揚州

謂之遂一名菑據此羊蹄有遂名正與詩合多噉下痢又與傳

云惡菜合可為定論矣其云一名菑者乃爾雅之菑菑釋文菑

顧他迪反聲亦與遂相近易其欲逐逐漢書惟郭注爾雅牛蒡

形狀與陸疏言羊蹄者微異考名醫別錄羊蹄一名蒡附隱居

引詩言采其蒡又云今人呼為秃菜即是蒡音之譌不知蒡遂

聲既相近秃又爾雅蒡牛蒡之轉則牛蒡即羊蹄非二物也或

又據文選七啟霜蒡露葵善注引詩采遂而云遂與蒡音義

同則遂似非惡菜稽古編引張銑注文選云蒡菜與葵宜於霜

露之時意其味本不佳得霜而始美噉

言采其菑傳菑惡菜也箋云菑當也正義曰陸璣疏云菑一名
菑幽州人謂之燕菑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嗽之饑荒之歲

以饑稽古編曰爾雅有二菑葉細而花赤者菑菑芽也

六 復香者菑當也此詩采菑箋以為菑陸疏亦同然

心之其 有兩種葉細而莖赤者有臭氣是菑當之葉復有

少 分傳以菑為惡菜應指細葉者承琪案邨谷風采葑采

葑此二菜者蔓菁與菑之類也其根有美時有惡時據此

菑根以嗽或亦有惡時且陸疏云荒歲可御饑則知豐年人

不食故傳以為惡菜歟

斯干

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稽古編曰斯干之為宣王詩見劉子政

毛詩後箋卷十八

廣雅書局

昌陵疏非小序一家之說也徐位山曰案竹書紀年宣王八年

初考室晉荀勗曰按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合王之冢也於

世本蓋襄王也史記六國年表自合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

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

七十九年當毛公之時竹書未出而宣王考室詩序暗與之合

其必非無本明矣稽古編又云新宮之名見儀禮左傳鄭杜兩

注及詩箋疏見由儀皆以為逸篇而朱子引李氏注之說以為

即斯干詩意在立異而已承琪案何氏古義謂承平二年詔曰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是新宮詩至後漢尚不知此詔所云升

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於庭皆不過以經語文飾詔

河櫛續禮儀志且言承平卷老之儀天子袒割執爵而酌及祝

便祝饒等皆與此詔文同而不及升歌下管前書禮樂志云廣

宗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卷三老五更于辟廡威儀既盛美矣

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云云此可見當時

未必實有升歌下管之樂不得據承平詔書為新宮非逸詩

證也

姚姬傳九經說曰西周之都嘗數遷矣文王居豐武王居鎬

穆王居鄭懿王居廢邱遺厲王流彘之禍宣王中興蓋

室之壞而鎬京之廢久矣宣王更宜擇都邑建宮廟史

王所遷之邑以斯干及申伯信邁王饒于鄒度之蓋宣王

右扶風之邑南山之北渭水之南雍鄒間

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晚周嘗郊焉事不誣也故宣王石

于陳倉方周末東遷之時而都人士之詩已作王在在鎬魚鱸

詩人以傷今而思古焉則未知其在鄭歇在廢邱歇抑宣幽之

世歟劉子政說斯干之詩以為上章言宮室之如制意厲王以

前宮室奢侈矣宣王立都改而從儉故曰風雨攸除鳥鼠攸去

君子攸芋言宮室取辟風雨鳥鼠而已此君子所以為大也承

琪案臣瓚注漢書地理志云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鄭而右扶

風槐里下班固自注云周曰犬邱懿王都之索隱引宋衷注世

本云懿王自鎬徙都之夫懿王為穆王之孫若穆王已都西鄭

又不應言懿王自鎬矣此皆矛盾不合故顏師古謂穆王以下

無都西鄭之事詩譜正義云魚藻序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

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犬邱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

毛詩後箋卷十八

廣雅書局

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大
即鎬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薨居之非遷都也據此宣王承
王之亂改號宮室事當有之不必以遷都始然矣

秩秩于幽南山傳興也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幽幽深遠也
去聲音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國以

民取足焉如於深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傳苞本也箋云
內殷眾如竹之本生矣其佼好又如松柏之暢茂矣稽古

則今說為近以義則古注為優宣王承亂何得遽興
必先布德修政使國富民安然後及營繕之事故詩人發

六為全篇引端耳沈棟宇堂室之盛四五章始極言之首章
毛詩後箋卷十八

毛詩後箋卷十八

廣雅書局

遽以竹苞松茂形容其美非立言之次第承拱案劉向諫起昌
陵疏云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
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此義殆本之魯韓詩毛鄭雖未明言
儉意然毛既以首章為興箋申之以德行國富乃營宮室則其
不從奢侈亦可概見翼奉傳元帝時奉以宮室苑囿奢泰難供
目故民困國虛無累年之蓄請徙都成周其疏有曰如因丙子
之孟夏順太陰已東行到後七年之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
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無目如此據此言國富而後考室
以周之盛時為證當即指斯干考室之事翼奉學齊詩者而所
述與毛鄭合知其說不可易也

無相猶矣傳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瘡瘡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

相愛好無相詬病也正義曰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當謂無
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是傷義賊恩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

舉以為詠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則相病是兄弟之
猶瘡聲相近故知字誤也承拱案方言由輔也郭注云

由迪正也東齊青徐之閒相正謂之由迪玉篇青州之閒
謂之迪是由與迪皆有正義爾雅迪繇訓道也亦謂相

耳古猶繇由皆通傳云猶道也者猶云由迪也皆相正
正義謂相責以善也其又云相責以道未至傷義賊恩

責善朋友之道自非兄弟所宜常棣雖有兄弟不如友
兄弟尚恩熙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意正與此相發

義未可非也

毛詩後箋卷十八

廣雅

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已午之已已續妣祖者謂已
成其宮廟也承拱案此及裳裳者華卷阿江漢凡四傳皆云似
嗣也段氏詩小學謂似為嗣之假借然說文似訓象廣雅子已
似也似之義當本通於嗣續不必以為假借或疑似為嗣與續
復不知嗣續連文猶杖杜之繼嗣我日古人自有此文例箋讀
為已午之已者古人於已午之已本訓為已然之義故亦讀為
已然之音史記律書已者言萬物之已盡也漢律麻志已成于
已說文已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此皆訓已為已然即
讀為已然之音者也目从反已似从人目聲故似亦讀如已周
頌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是也鄭既讀似如已即釋為
已成宮廟因音見義語甚明晰唐人蓋讀已然為羊里切讀似

似

及已午之巳爲詳里切故孔疏誤會箋語以巳午當南方之位
謂在巳地續立妣祖之廟支離穿鑿殊失鄭旨惟周頌良耜以
似以續傳云嗣前歲續往事箋依傳爲解而於此似字改讀文
同義與不如從毛爲優

案室百堵西南其戶傳西鄉戶南鄉戶也箋云此築室者謂築
百堵百堵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

室百堵百堵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
百堵百堵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

案毛訓似爲嗣但謂宣王繼承先業營築宮室耳經文先妣後
則毛意此篇不言廟也築室必先脩廟但作者言不及耳承瑛

祖者或如鄭箋之意以闕宮生民說姜嫄生后稷以配天爲周
之王業所由故美中興者必推本言之非卽以是爲入祧之制

也載芟烝畀祖妣又先祖後妣則於文法亦不必過拘箋以似
續妣祖爲已成宮廟則此語祇爲過文以下皆言燕寢蓋以居

處笑語非可於廟中言之故箋云諸寢之中皆可安樂而又以
四五兩章分屬廟寢文意散雜實有未安至西南其戶箋以爲

燕寢之制焦里堂宮室圖考曰房室之戶皆在南何得有西若
謂東房之戶在西則西房及室戶皆宜云在東而不可言在南

據云西其戶者異于一房之室戶南其戶者宗廟路寢制如明
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竊謂卽以大夫士爲一房其戶亦

在西非必兩房始西其戶然則何爲西南其戶也傳曰西鄉戶

南鄉戶不可易也路寢制如明堂其大室之西則西鄉戶太

南鄉戶不可易也路寢制如明堂其大室之西則西鄉戶太
之南則南鄉戶也不言東北者文不具也詩言西南其戶

謂燕寢矣今案焦說有誤箋釋西其戶指室戶正等一房
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有左右房者室戶正中比之

其戶此申箋義自明焦云一房者戶亦在西是指房而
矣又謂傳西鄉南鄉是指路寢大室四面之戶不知

戶承上築室百堵而言若專指大室則是以百堵爲
一丈環百堵爲四面每面計二十五丈卽大室亦無

則言百堵者必非一室言西南必非專指一室之戶
不言此爲路寢之制則此據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

在東者西戶推此有東嚮戶北嚮戶故孫毓云猶南東其
疏申傳得之

約之閣閣傳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正義曰毛以爲王本作羣
寢之時以繩約束之繩在板上歷歷然均謂繩均板直則牆端

正也承瑛案周禮匠人注引詩作約之格格呂記引董氏曰崔
集注亦作格格方言絡謂之格格注所以轉箋絡車也又縱車

謂之輓輓車此皆謂絡絲之物格與輓輓皆著絲纏束之貌詩
或作閣或作格皆當讀如絡

聲之轉傳云閣閣猶歷歷者說文秣稀疏適也三篇云稀疏歷
歷然歷歷卽秦風小戎傳之歷錄謂以繩束板疏落適均匠人

云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後鄭注云約縮也汲引也築
防若牆者以繩縮其版大引之言版橈也版橈築之則鼓土不

防若牆者以繩縮其版大引之言版橈也版橈築之則鼓土不

毛詩後箋卷十八

廣雅書局

毛詩後箋卷十八

廣雅書局

堅矣此所言乃與詩約之開闢相反者故疏云繩均板直則端端正也

椽之橐囊傳橐囊用力也案免冒椽之丁丁傳云丁丁椽杵聲也大雅絲築之登登傳云登登用力也免冒傳不言用力此及經傳不言聲者義互相備釋文橐本或作柝說文引易重門擊柝字作橐廣雅橐橐聲也當即釋此詩或三家字作橐毛詩又省作橐耳

君子攸芋傳芋大也箋云芋當作幘幘覆也周禮大司徒美宮室注云謂約椽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字賈疏宇居也王氏經義述間云此注約舉詩辭攸字即攸芋也鄭君注禮時用韓詩蓋韓詩芋作宇承琪案作宇訓居與五章君子攸寧意複毛詩

毛詩後箋卷十人

廣雅書局

秦有生民抑傳詩皆訓大此芋與許同方言亦許芋並云大也疏引孫毓云宮室既成君子處之所以為自光大其申毛當矣鄭箋改芋為幘正義曰幘覆也鄭以義言之爾雅無此訓今案鄭注儀禮尋名出于幘幘覆也此箋詩乃自用其注禮之說然其注周禮膳人云膳者魚之反覆膳又詁曰大二者同矣是即以膳為爾雅幘大也之幘蓋兼覆大二義此箋殆以毛既訓大故以覆義申成之雖破字而實非易傳也

如跂斯翼傳如人之跂踈翼爾正義曰人手似鳥翼以為韻言跂翼則如人翊手直立以喻屋壁之上下正直也承琪案此疏牽於翼字以為人手似鳥然則下文如鳥斯革傳訓革為翼文義不已複乎其實詩但言如跂傳但云翼爾並無似鳥之意毛

於六月文王有聲行葦卷阿傳並言翼敬也則此翼爾正義人之跂踈為敬蓋敬則容狀端嚴故以喻屋壁之正直也

如矢斯棘傳棘稜廉也箋云棘棘也如人... 案正義曰言稜廉則指矢鏃之角為棘焉蓋古有此名夫棘為外刺則言棘即具稜廉之義棘多枝亦物之稜廉者故箋通棘於義可也而云如人披弓矢棘其肘則經祇言如矢不言如人祇言矢棘不及於弓增語成文義近迂滯疏雖云射者棘肘亦喻室之廉隅要為曲說釋文棘韓詩作柎柎隅也說文柎木之理也段注云毛作棘韓作柎毛云稜廉韓云隅學者皆不解及觀抑詩維德之隅毛云隅廉也箋申之云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然後知斯干詩謂如矢之正直而外有廉隅也

毛詩後箋卷十人

廣雅書局

韓柎為正字毛棘為假借字如矢之直則得其理而廉隅整飭矣毛韓僻異而意一也

如鳥斯革傳革翼也釋文革韓詩作勒云翅也段氏詩小學云釋文勒字乃鞞字之譌王伯厚詩考所引不誤張揖廣雅兼採四家之詩釋器云鞞鞞翼也此用韓詩鞞作鞞與毛作革異字而同音同訓毛時故有鞞字以假借之法訓之故曰翼也廣韻鞞翅也古核切本韓詩也阮氏校勘記云小字本所附釋文正作鞞承琪案呂氏讀詩記引釋文亦作鞞段氏謂韓毛異字同訓是矣考說文鞞翅也即本韓詩玉篇廣韻乃本說文耳廣雅鞞翼也字同韓詩訓用毛詩豈所見毛詩本亦作鞞歟君子攸躋傳躋升也箋云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

584111

正義曰孫毓云君子之所升處承其案正義申鄭以升者升下
香上之辭王所尊者唯宗廟耳故知此升爲祭祀屬經外養
不如孫毓申毛爲得益上章約極攻堅主言垣墉故云君子
似字爲居之以自廣大此章廉隅形貌則自其外而言之下章
高明深廣又自其內而言之呂記曰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
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既
處也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傳正長也冥幼也箋云噲噲猶快快也正
晝也噦噦猶焜焜也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焜焜
然皆寬明之貌正義曰正長釋詁文冥幼釋言文王肅云宣王
之臣長者寬博噲噲然少者閑習噦噦然夫其所與翔於平正

毛詩後箋卷十八

三 廣雅書局

之庭列於高大之楹皆少長讓德有禮之士所以安也傳意或
然而本或作冥竊者爾雅亦或作竊孫炎曰冥深闇之竊也某
氏曰詩曰噦噦其冥爲冥竊於義實安但於正長之義不允故
據王注爲毛說冥所以得爲幼者郭璞曰幼穉者冥昧也稽古
編曰此疏申鄭易毛之意允矣但傳語簡質而王崔二家述毛
各異據釋文云長王丁丈反崔直良反幼王如字本或作竊崔
音查源謂正長冥幼俱用崔音述毛義亦可通毛傳字訓皆有
師承不必一本爾雅爾雅正長自爲長幼之長傳正長自爲長
短之長長言其堂廡之彌互竊言其奧窔之邃深意正相當矣
承其案疏云正長於義不允者蓋謂宮室不可以長幼言耳然
周禮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注云正內路寢也左氏哀二十六年

傳盟于少寢之庭逸周書鄭保解王在豔味爽立於少庭少即

幼也準此言之則室自可有長幼之名如儀禮適室注云正

之室也穀梁隱四年傳云諸侯與正注云正謂適長也正之

室即謂之適當亦可謂之長然則毛傳正長之長即音丁丈反

冥幼之幼即如字讀亦無不可正長冥幼以室言猶文王世子

之貴宮貴室下宮下室何休公羊注之高寢小寢也王肅述毛

以長幼屬人言恐非毛旨箋以噲噲爲快快者說文噲讀若快

一切經音義引蒼頡三蒼皆云噲亦快字方言逞苦了快也郭

注今江東人呼快爲愜說文愜寬閒心腹兒箋以快快爲寬明

貌義亦同矣盧召弓鍾山札記云淮南訓噲然得臥未書樂志

同又云噦噦猶焜焜者釋文引字林焜火光貌廣雅亦云焜焜

毛詩後箋卷十八

三 廣雅書局

光也王肅以噦噦爲閑習殆因鸞聲噦噦爲徐行有節故引申
其義爲閑習耳然噦又與噦通詩噦彼小星有噦其星皆言星
貌則鄭以噦噦爲光明亦勝王解但即以鄭義述毛謂正長之
室寬博而噲噲冥幼之室光明而噦噦說自可通不必以正爲
晝冥爲夜也

下莞上簟箋云莞小蒲之席也釋文莞音官徐又九完反草叢

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承其案陸氏此

言是不用鄭箋小蒲之說矣鄭注周官司几筵以纁席爲削蒲

蔣又云纁柔濡不如莞清堅則明以莞與蒲爲二物與此箋不

同詩疏謂司几筵諸侯祭祀之席蒲筵加莞席明莞細而用小

蒲以曲附箋說非是疏又引釋草莞苽苽某氏曰本草白蒲一

名苻離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呼蒲為莞蒲今江東謂之苻離西方一名蒲用為席考說文莞草也可以為席蒲水草或以作席菴夫離也菴夫離上也豈不言可作席然則莞為席草而非菴蒲亦席草而非苻離爾雅之莞苻離其上菴據郭云西方人呼蒲為莞蒲則是方俗稱名且以莞蒲連呼若單言莞則非蒲可知矣郭又云西方亦名蒲中莖為蒿用之為席正義乃引云西方一名蒲用為席竟係刪節注文誤作句讀上已云西方人呼蒲為莞蒲矣何又云西方一名蒲邪玉篇云菴夫離菴謂今蒲頭有臺臺上有重臺中出黃即蒲黃是郭謂菴可為席者誤也顧命正義引釋草菴鼠菴樊光注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據此詩之莞

毛詩後箋卷十八

廣雅書局

乃爾雅之鼠莞疏不引此而專引莞苻離之注非也箋云竹葦曰簟王氏詩稗疏曰此詩之簟蓋桃枝竹為之而鄭氏謂為竹葦葦席今之蘆席粗惡殊甚惟喪禮設之承琪案正義曰竹葦曰簟者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故知竹簟也且詩每云簟弗用為車蔽是竹簟可知據此疏兩言竹簟而不及葦疑箋本是竹曰簟葦乃衍字正義所見箋本無葦字今疏中有竹葦曰簟者當由轉寫因箋文之衍亦從而誤耳朱芾斯皇家君王箋云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正義曰箋以經言室家君王則有諸侯與天子而回言朱芾故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也承琪案采芾正義引斯干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又玉藻一命緼韍正義云按詩毛傳天子純

朱諸侯黃朱據此疑皇猶煌煌也以下十五字皆傳文其下室家一家之內云云乃箋語耳今毛詩本此處無傳正義標此云芾者至黃朱皆作述箋之詞恐有脫誤然各本皆然從朱人是正采菽傳云諸侯赤芾亦與此諸侯黃朱相應朱亦當然則此為傳文誤攬入箋明矣

載衣之裌傳裌祿也箋云祿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釋文裌詩作禕承琪案禕當從衣作禕說文禕縹也引詩載衣之禕蓋用韓詩段注以毛詩裌為禕之假借是也釋文又云齊人名小兒被為襜考高誘注呂覽明理史記趙世家集解引徐廣孟康注漢書宣帝紀皆以襜為小兒被此箋云夜衣者蓋亦從被義正義曰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襜襜襪縛兒被也故箋以為夜衣又引侯苞云示之方也明襜制方合女子方正事人之道此當出韓詩翼要言其制方似亦以襜為被然古者衣被通稱廣雅襜謂之襜王氏疏證云論語謂被為寢衣月令措之參保介之御閒注云保猶衣也焦里堂云襜可藉於下亦可覆於上藉則李奇注漢書云襜小兒大藉是也覆則月令正義云保謂小被所以衣被小兒是也文選嵇康幽憤詩注引韋昭云襜若小兒腹衣腹衣蓋今俗兜子是也亦被之類而稍別焉者也載弄之瓦傳瓦紡磚也箋云紡磚習其一所有事也釋文磚本又作專考說文土部無磚字寸部專下云一曰專紡專則釋文又作本為是阮氏校勘記云正義曰習其所有事也相臺本考文古本皆依之改箋亦作習其所有事段玉裁云當作一所有

毛詩後箋卷十八

廣雅書局

事一同壹謂壹於所有事也以壹訓導此詰訓之法是也正義
口以璋是全全疑當器則瓦非瓦礫而已故云瓦紡塼婦人

所用瓦唯紡塼而已故知也黃氏日鈔云今所見紡無用塼者
而瓦亦與塼為二物恐風俗古今不同爾嘗見湖州風俗婦人

皆以麻線為業人各一瓦覆膝而索麻線於其上歲久瓦率成
坎古豈亦有此事而詩人因指之歟承琪案黃氏所言似止為

緝麻之物紡絲無所用之說文紡網絲也段懋堂云網絲者以
塼為錘質韻紡錘集韻鑑一曰紡輒然則婦人撚線錘頭古

用塼為之說文鑿瓦器也渾言之未及詳說耳承琪又案說苑
雜言篇西閭過日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閒紡

曾不如瓦塼閒紡者當是絡絲以瓦塼為錘則閒廁而不亂朱
毛詩後箋卷十八

子語錄載潘時問詩載弄之瓦朱子曰瓦紡時所用之物舊見
人畫列女傳漆室女手執一物如銀子樣者意為紡塼也此所

言亦與紡錘相合
正義曰禮記鄭注云人始生在地男子已寢之牀又非始生也

蓋聖人因事記義子之初生暫行此禮不知生經幾日而為之
也何則女子不可恆寢於地竟無裳男子亦不容無祿且甫言

其泣則未能自弄璋明暫時示男女之別耳承琪案後漢書曹
世叔妻傳女誠云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臥之牀

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此釋詩
義與傳箋合三日之期必有所本可以補箋疏之所未及

無羊

序云無羊宣王考牧也箋云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
而復之何氏古義云孔叢子載孔子曰于無羊見善政之有廢

也按列子黃帝曰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
委食于園庭之內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王令毛邱園傳其術梁

鴛曰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今吾心無逆
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

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列子之書大都詎諧不足
信然彼生於周末而以此事屬之宣王則當日宣王之畱意牧

事可知已承琪案斯于無羊二詩與定之方中正相類彼序云
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

殷富焉但定之方中一詩而首言營室終言畜牧此則分為二
篇風雅體自別耳然其為遭亂中興之事則同不屬之宣王而

誰屬歟
毛詩後箋卷十八

九十其特傳黃牛黑唇曰特正義曰釋畜云黑唇曰特傳言黃
牛者以言黑唇明不與身色同而牛之黃者眾故知是黃牛也

某氏亦曰黃牛黑唇曰特承琪案爾雅又云牛七尺為特郭注
亦引詩九十其特後儒多以無羊之特當指七尺者不知牛以

七尺為極若云七尺者九十則其餘將以次而減不足見畜牧
之盛惟舉黑唇之特則爾雅尚有黑背袖黑耳黑腹黑脚

卷之屬焉知非皆七尺乎詩舉黑唇之九十以見其餘則其多
可知易屢言黃牛知牛以黃為正爾雅傳言黃牛黑唇當是爾雅

舊語其袖背收卷蓋皆言黃牛特別其黑色所在之名目又案
大序一十五

爾雅白馬黑唇駘釋文云孫炎本作特言與牛同稱據此知孫
所見爾雅蓋作黃馬黑唇駘其下里喙駘即蒙黃馬言之故小
戎傳曰黃馬黑喙曰駘說文玉此傳云黃牛黑唇駘孫炎爾雅
本黃馬黑唇駘殆特為黃牛黑唇之名而借以名黃馬之黑唇
者歟

其角濺濺傳聚其角而息濺濺然釋文本又作解亦作戴玉篇
解多角又角堅貌廣韻解角多貌此或字書因詩傳而為之宋
本詩釋文解又作涓承琪案解字說文不載水部涓雨下也濺
和也皆未引詩毛詩濺字蓋依聲託義涓為雨下有眾意濺為
和傳云聚其角而息兼眾與和二義猶戢之訓聚兼訓和也
其耳溼溼傳呵而動其耳溼溼然箋疏無說玉篇廣韻別有聾

毛詩後箋卷十八

廣雅書局

字玉篇云聽耳動搖之貌廣韻聾牛耳動也此亦因毛傳而造
為之非詩本有作聾者埤雅溼溼言潤澤也牛之為物病則耳
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牛者以耳董廣川曰牛臥則耳下
垂溼溼者其垂也承琪案此皆望文生義耳爾雅牛曰聾注云
會已復出會之今本郭注作會之已久復聾字亦作聾毛傳作
呵凡獸之嚼物則頰車用力故耳為之動傳體物可稱微眇牛
言溼溼與羊言濺濺同濺濺謂聚其角溼溼謂羣牛皆呵而動
耳亦和聚之意蓋濺濺溼溼與聾聾指指聾聾略同彼傳云指
指會聚也聾聾和集也古聾溼同音釋名聾聾也聾溼意也說
文變和也讀若濺此溼溼與聾聾同為和集之意也

矜矜兢兢傳矜矜兢兢以言堅彊也虞東學詩云賈思勰曰羊

性護前陵兢不讓今皆健舉前向則知其舉羣無病而不虧耗
矣毛曰以言堅彊則於兢固非堅彊之謂承琪案傳注之例有
云之言者以彼擬此之詞或比擬以通其訓詁或比擬以明其
意義有云以言者亦指彼擬此之詞或指擬以明其意義如小
弁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傳云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
母靜女俟我於城隅傳云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是也有指擬
以通其訓詁者此傳矜於兢兢以言堅彊是也矜兢本無堅彊
之訓以雙聲得義故云以言堅彊耳顧氏引賈思勰羊性護前
云云檢今齊民要術無此二語

毛詩後箋卷十八

廣雅書局

鄭注云耀讀為哨哨今頃字小也耀耀古通用惠氏禮說云
廣成頌亦有大曾哨後之語鄭讀為哨本之耀一作耀細小之
貌與哨通耀一作耀爾雅耀豚瘡也瘡則細小音殊而義同
承琪案焉謂羊不肥崩則謂羊有疾齊民要術羊有疾輒相汚
又云羊有疥者閒別之不別相染汚或能合羣致外故傳以崩
為羣疾埤雅曰羊之為物以瘦為病而又善於耗敗故於不羣
不崩本羊言之也

眾維魚矣實維豐年傳陰陽和則魚眾多矣旒維旒矣室家濼
濼傳濼濼眾也旒旒所以眾眾也翁氏詩附記曰此章占夢之
說朱子云未詳至附或說則用橫渠張子義引周官大司馬郊
野建旒司常州里建旒之文但大司馬云郊野載旒則仲冬教

治兵時旗物之用也。可常云州里建旗縣鄙建旒則所謂掌九旗之物以待國事者也。而朱子錯引之似以郊野爲人數少州里爲人數多也。陳氏啟源謂司馬司常二處文義本不相倫不應各取其一以相配其辨甚當然。陳氏謂眾維魚猶言眾或魚旒維旗猶言旒與旗此說義極通而語焉未詳也。漢書藝文志云詩載熊羆虺蛇眾魚旒旗之夢著明大人之占顏師古注云斯干無羊之詩言熊羆虺蛇皆爲吉祥之夢而生男女及見眾魚則爲豐年之應旒旗則爲多盛之象據此眾維魚旒旗旒特語助之文與上章熊羆虺蛇四維字相同耳則眾魚二字皆以占豐旒旗二字皆以占眾也。詩人自言魚之眾耳非以眾字指人鄭箋乃云眾人相與捕魚其說過迂朱傳從而正之至有人

毛詩後箋卷十八

廣雅書局

變爲魚旒變爲旗之說其實毛傳義已極簡括矣。眾維魚矣眾即指魚之鱗庶豈必其上下句排比對偶之相配乎。稽古編云上專言魚下並言旒旒語意異而句法同古人不妨有此吉日之伯禱一事也而兩言旒旒無羊之旒旒二物也而止一言維各從文便耳。承案維字義或爲有或爲與薛綜東京賦注云維有也此眾維魚猶言多有魚也旒旒則謂旒與旗故箋云夢見旒與旗此明以與釋維字矣。大雅靈臺虞業維縱賁鼓維鏞傳曰植者曰虞橫者曰枸業大板也縱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虞業維縱者謂虞業有崇牙之飾猶此眾維魚爲眾有魚也賁鼓維鏞者謂大鼓與鏞猶此旒旒旒旒旒旒也兩維字一言有一言與所謂文同義異者如此戴氏詩考正亦曰二字

雖皆以維字爲辭助不拘於對文蓋言夢而見魚之眾有又見旒與旗耳

盧召弓鍾山札記云丁希曾解詩眾維魚矣謂眾乃蠟字之省說文作蠶與蠶同春秋桓五年蠶公羊作蠟蠟實蝗類凡池湖陂澤中魚嘯子皆近岸旁淺水處若遇歲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土爲風日所燥魚子蠕蠕而出即變爲蝗蟲以害苗自大河以北土人皆知之今蠟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余案此說昔人未曾道過而實確不可易如旒旒旒旒旒旒相爲類而小異耳一則人少一則人多故古爲室家漆漆義順而文顯若云眾人化而爲魚則大怪甚矣今釋爲蠟則事皆目驗義並貫通且證之公羊說文而皆合信可以釋千古之疑矣承案陸

毛詩後箋卷十八

廣雅書局

佃曰俗云春魚遺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爲魚如遇旱乾水不及故岸則其子爲日暴乃生飛蝗故說者以爲陰陽和則魚多豐年夢魚理或然也據此陸氏已見及之特未明言眾爲蠟字耳然依此解蠟變爲魚則下句必當云旒變爲旗而旒統人少旗統人多之說實由張橫渠不考周禮而集傳誤因之稽古編云司常州里建旗縣鄙建旒注謂州里縣鄙鄉遂之官大司馬郊野載旗百官載旒注云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載旒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旗者以其屬衛王也以司常所頒而言則五職建旒五職建旗所統鄉遂之民數略相等也以大司馬所頒而言則六官之屬豈能多於六鄉六遂及四等八邑之羨卒乎若就朱子

所錯舉之文而較論之則建旌之州里止當建旌之郊之半
野猶未與焉是旒統人甚多而旌至少也今乃反之何其不稽
於與乎案此旒甚諱知下句之不當以旒變爲旗則上句蠲變
爲魚說雖巧而未必得詩意故不如毛傳義爲平正也

毛詩後箋卷十八終

毛詩後箋卷十八

聖

廣雅書局

益陽蔡芳初校

番禺黎永椿覆校

涇 胡承瑛撰

小雅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

序云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呂記云左傳昭二年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注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此詩在古止名節陸堂詩學據此謂孔叢子于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其編輯已在毛公之後承瑛案孔叢此章所載孔子讀詩之言已先見于毛傳並說苑諸書亦多引之其言必有所自大抵古詩篇名亦有異同不必疑序稱節南山為與左氏不合十月之交箋云節刺師尹不平亦單稱節祇是便文無關義例也

毛詩後箋卷十九

廣雅書局

箋云家父字周大夫也正義曰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古人以父為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此疏辨求車之家父非作詩之家父甚明且核劉瑾以隱三年尹氏卒即詩之師尹求車之家父與之同時稽古編駁之當矣陸堂詩學乃謂孔疏泥序說以凡伯仍叔為例余謂伯魯可以通稱家父為字當有專屬孔疏又云古人以父為字或累世同之因舉孔父為例然正考木金其名亦絕殊矣韋昭定為平王時作古人有先得我心者張氏詩貫亦云古人賜姓別族雖以王父之字為氏然曰某氏者為子孫之通稱曰某父者為

之自稱則皇父家父俱非前後兩人矣承瑛案二說皆非是左傳文十一年魯有富父終甥哀三年又有富父槐杜注槐終甥之後此以某父為字先後不嫌相同之明證也

何氏古義曰董仲舒云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諫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今觀篇中絕無一語及爭田事惟天方薦瘥說文作薦嗟云殘歲田也豈即爭田說耶然即如所言義亦小矣承瑛案五章降此鞠凶傳云詘也箋以爲多訟之俗則董氏所謂無推讓之風者毛詩亦有此義相田及薦嗟字異則當出于三家耳高誘淮南注云節南山者田似即其事則何人斯篇所言也或其時卿士爭訟而尹氏為政有所偏私故節南山刺之然據此可見江都亦以節南山為

毛詩後箋卷十九

廣雅書局

幽王時 許白雲詩鈔曰此詩刺王用尹氏前九章惟極言尹氏之罪而卒章以言歸之王心則輕重本末自見此家父之善於辭也其所以刺尹氏者大要有二事為政不平而委任小人也一章言尹氏之失民望而致愁蹙二章言為政不平而不顧天怒民怨三章言大師為國根本為政當均平而其任之重如此四章言任用小人連引私黨五章言君子可消天變六章承上言尹氏不但不能弭天變抑且生禍亂下四句則應前第四章而又起下章欲遁逃之意七章言欲遁無所往八章言小人情狀九章言尹氏自用拒諫十章歸之于王承瑛案此所釋前九章皆是惟以末章歸本王心蓋用東萊詩記之說然玩全詩首章民具

爾瞻末章式訛爾心起結兩爾字相應必皆指尹氏而言末章之爾心即九章之其心不懲式訛反正言之刺其不懲而冀以式訛乃詩人忠厚之意惟不平者尹氏而任尹氏者則王也篇中一則曰天子是毗再則曰我王不盪而終之以究王訓故序者推其本而以爲刺幽王耳其實詩詞專責尹氏而刺王之旨自在言外詩中直言其事而序或溯其由來或究其終極往往有之鄭忠嗣曰其詩諫尹氏而非諫王故自稱其字是也

憂心如惓傳惓惓也釋文惓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天字才廉反小熱也段懋堂云說文美小熱也从火羊聲詩曰憂心如美美羊聲羊讀若任今誤作天字聲非也小熱一作小熱或作小熱皆非也詩曰憂心如美今本說文誤爲憂心天美尤非

毛詩後箋卷十九

廣雅釋義

也釋文正義于此句皆云說文作天若依今本陸孔末由定爲此句之異文蓋毛詩本作如美或同韓詩作如炎不知何人始加心作惓惓憂也豈憂心如憂乎又于說文惓下妄加詩曰憂心如惓六字而說文之眞沒矣此傳曰美惓也孤禁傳曰曰燔說文燔熱也美小熱也熱加火也與毛詩合而說文改惓雲漢如炎如焚傳炎燎也而今本亦譌惓矣承其案轉爲字皆作炎雲漢如惓如焚後漢章帝紀注引韓詩亦作如炎說文惓下引詩當是憂心如炎蓋用韓詩以明惓字從炎之意後人從誤本毛詩改作惓耳毛傳於節南山訓燔於雲其訓燎當如段說經文一作美一作炎也

不敢戲談箋云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疾其會景以

大四百九十一

薛也末儒皆從箋義惟李迂仲曰其言非戲實其國之此似謂正言莊論以救之之意承琪案斷鐵論散不足篇賢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云憂心敢戲談據此亦有不敢不以正告之意是漢儒已有此義爲長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傳卒盡斬斷監視也箋云天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女何用爲職不監察之正者甚言之耳虞東學詩曰既者已然之辭疑舉共和以此章蓋總敘作誦之由以爲東遷後詩固無所據若虛

毛詩後箋卷一九

四

文義不當如是承琪案此泥于國既卒斬一語以爲驪山未禍以前不應作此語耳潛夫論賢難篇云夫宵小朋黨而固位讒妬羣吠齧賢爲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嗚呼時君俗主不此察也此所引詩亦似以監爲宜監于殷之監然國既卒斬原不必謂國已盡滅亦不必偏指諸侯但其君失道大臣專恣卽是國脈將絕言既者猶祖伊所稱天既訖我殷命也監者謂當察視其亂之所由生也潛夫論愛日篇曰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而曾不冒察民之盡瘁也此又同傳箋以監爲察視釋文引韓詩云監領也蓋監者臨也臨莅有治義華嚴經音義引國領

下也禮記樂記仲尼燕居注竝云領猶治然則韓詩訓監爲
其行傳實滿倚長也箋云倚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
其木平其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正義曰傳以綠竹倚倚
其草木長茂之貌故爲長也王肅云南山高峻而有實之使平
倚者以其木之長茂也承琪案據王肅說是讀長爲長養之
釋文云長音則似如字讀然長茂與高長義亦相因如
此義則此有實其倚與正月有苑其特文例正同彼言阪田之
中如有苑然茂者不言苗而可知其爲苗此謂南山之上而
有實然長茂者不言草木而可知其爲草木又如載芟之有厭
其傑有實其積文法皆與此同不足怪也鄭箋云倚倚也者疑

毛詩後箋卷十九

廣雅書局

當讀倚如阿釋文倚於倚反非是長發實維阿衡箋云阿倚隸
釋載外黃令高彪碑倚倚衡篤禮釋云說書者以河衡爲倚平偏
旁假借倚與倚近是阿倚倚二字皆通箋旁倚即旁阿阿者哀
也曲也畎谷言阿猶韓外傳所云阿谷之隄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傳氏本正義曰毛讀從邸如四圭有邸故
爲本黃氏元吉曰氏字毛鄭異訓鄭固破字孔謂毛讀從邸豈
亦破字乎李氏光型曰爾雅氏爲天根謂角亢下繫于氏如木
之有根故曰天根國語本見而草木節解本謂氏是氏本同義
毛義爲長承琪案李說是也說文氏至也小徐本又有本也一
此即用毛傳也木部柢根也广部底下也凡从氏者皆有本
不必讀氏從邸

箋云氏當作桎鑄之桎釋文桎之實反又丁履反礙也本
手旁至者誤也稽古編曰案字書桎字止有之實一切
破字多取音同則丁履反當是古音而字書不收亦屬
琪案丁履反不當爲桎字之音按勘記曰當是抵誤
字抵作扭與桎字形近是也

毛詩後箋卷十九

廣雅書局

也若宋有大師楚有令尹左尹矣尹吉甫相宣王著大功績詩
云尹氏大師維周之底也
天子是毗傳毗厚也箋云毗輔也釋文王作埤埤厚也承琪案
依毛義當同王本作埤北門傳云埤厚也此正字也此傳毗厚
也采菽傳臆厚也皆假借字荀子宥坐引詩作庠民不迷庠亦
埤字之借爲毛義之所從出楊倞注云庠讀爲毗轉同鄭義作
輔非也隋書律歷志引作天子是裨裨亦厚義也
荀子宥坐篇曰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尙賢以慕
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慕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
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
方是維天子是庠卑民不迷承琪案韓詩外傳說施及家語如

誅篇所載孔子之言與荀子互有異同而皆引此詩蓋詩大旨皆言爲國者當持刑政之平與緇衣大學言慎好惡而引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釋詩旨趣一也

不弔昊天傳弔至箋云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稽古

日節南山詩兩言不弔昊天傳訓弔爲至箋又轉至爲善後儒

據成七年襄十三年左傳引此詩改爲愬恤之義然玩左氏兩

傳善義自通其訓爲愬恤者杜注之說耳未必上明本意承瑛

案陳說是也書大誥弗弔天降割于我家某氏傳曰言周道不

至天降凶害于我家又多士弗弔昊天大降喪于殷君夷弗弔

天降喪于殷此皆與詩不弔同弔卽至弗弔言不善也曰降割

曰降喪故先以不善言之王莽擬大誥云不弔天降喪于趙傳

毛詩後箋卷十九

丁董此正謂趙傳丁董皆爲天所不善不應不爲天所弔聞

卽多士君夷言降喪于殷亦不以言天不問抑也儒又以弗弔

天三字爲句言此不祥善之天亦非語氣總不如毛鄭義爲

當杜注左傳于成七年引詩謂小雅則在上若不能下民

襄十三年引詩又注云言不爲皇天所恤隨文改詁殊非的解

至哀十六年傳昊天不弔注云弔至也仍用善義亦可知其

定詁矣又左傳昊天不弔周禮大祝司農注引作昊天不

書五行志注應劭曰昊天不善于魯家此釋不弔皆與毛傳

至者合蓋此詩不弔昊天猶言昊天不弔謂天不善於其

與昊天不備昊天不惠昊天不平易同但文法倒裝耳

解釋以爲呼天而愬之義亦可通正義述之云尹氏政

大誥五十五

訴之于天言尹氏爲政實不善乎昊天不宜使此人居位以困我天下之眾民此則似以不弔絕句昊天屬下爲句于經文失句讀矣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傳庶民之言不可

勿罔上而行也箋云仕察也勿當作未此言王之政不

之則恩澤不信于眾民矣不問而察之則下民未

義曰易傳者言庶民不信於王其文自明不當橫加

之承瑛案襄七年左傳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

之辭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諫其可乎楚語靈王虐

白公子張諫曰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一敢淫逸心類

德音以德有國近臣諫遠臣諷與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

毛詩後箋卷十九

四封不備一同而至于是有畿田以屬諸侯至于今爲合君桓

文皆然君不度憂于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

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據

此內外傳引詩之意皆謂民不信上而箋與之合故當以箋說

爲長淮南繆稱訓身苟正則懷遠易矣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

弗信說苑桓公問管仲以羣臣衣服輿馬甚次吾欲禁之可乎

管仲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此皆

與箋說合至下句箋云仕察也用釋詁文正義又云勿當作未

釋文鄭音未正義云未略欺罔其上其實鄭破勿爲未不爲未

焦里堂曰淮南子天文訓未昧也未罔謂蒙昧欺罔其上是也

但此詩皆責尹氏五章君子如屆箋云君子斥在位者此君子

大誥五十五

義亦當同即指尹氏謂其勿問勿察而任用小人則小人必昧罔其上箋於此君子指王言尚有未合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傳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于危殆也箋云殆近也為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也無小人近正義曰下文戒王勿厚任親戚欲令用賢去惡宜為勿近小人不當遠言小人之行終至危殆故易之也承拱案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曰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乎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險即危殆不險謂子夏交友必慎不困小人以至危殆由此觀之毛義為優矣

毛詩後箋卷十九

九 廣雅書局

箋云盈猶多也戾乖也昊天乎師氏案師氏當作尹氏正義皆誤今正為政不均平乃下此多訟之俗又為不和順之行乃下此乖爭之化疾時民傲為之愬之于天承拱案箋以不備不惠屬尹氏與上昊天文義不貫此當謂昊天以尹氏為不均不惠降此鞠誨大戾耳與大雅瞻卬昊天則不且惠孔填大厲文意正同多訟乖爭雖由民俗然戾氣所致有以平易與九章昊天不平同亦謂昊天以尹氏為不平也君子如屆傳屆極箋云屆至也承拱案瞻卬靡有夷屆箋云極也其為殘酷痛病于民如蠶賊之害禾稼然為之無常亦止息據彼箋訓屆為極義取止息則此傳屆極亦為止息

句閑息義更協言君子如息其爭心則民鞠誨之心亦息于此又訓屆為至而云如行至誠之道恐非傳意

誰秉國成禮記緇衣引詩誰能秉國成釋文云毛詩無節子承拱案箋云觀此君臣誰能持國之平乎言無有也據此是鄭所見毛詩本有能字與禮記同正義既云君臣不能持國平又云君臣已並言不能疑正義本亦當有能字與陸德明所據毛詩本異也歐陽本義以詩無能字為句刪其字尤非是

毛詩後箋卷十九

十 廣雅書局

宋玉事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于顏色或謂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夫玄蟻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遊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而悼慄危視而蹟行眾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世不便故也夫處世不便豈可以量功較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趨趨此之謂也易林履否噬嗑未濟等卦並云名成德就項領不試潛夫論三式篇曰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其下即言列侯關內侯宜試補吏以信其志旌其能云云中論爵祿篇云良農不患疆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傷道

也豈一世哉詳此四書引詩之意皆謂士不

入行至于項領然則項領之項不為大義觀

以採或三家詩義與毛不同然全詩皆

感上不遇之意項領之喻仍當以毛鄭

書占禮傳魯瑣瑣領膏脣拭舌劉肅大唐新語載神

一琬劾秦宗楚客等曰臣聞四牲項領負御不

則無捨此用傳箋之解最為明晰

餽心以畜萬邦箋云訛化畜養也承拱案此爾心傳箋皆

新語術事篇云季孫食顛與之地而變起于蕭牆之

百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刑立則德散

毛詩後箋卷十九

一國治此之謂也詳此言季孫顛與之事則引詩爾心當

指臣心陸賈在漢初當四家未出之先猶是周秦遺說尤可見

後儒以末章歸本王心者非古義也

正月

序云正月大夫刺幽王也陳氏稽古編曰集傳載或說疑正月

詩是東遷後作以赫赫宗周寢熾威之二語為據夫此何害為

西周未亡時語耶國語幽王三年山川震伯陽父料周之亡不

過十年又鄭桓公為周司徒謀逃死之所史伯引栗弧之謠龍

蔡之讖決周之必弊其期不及三稔然則周之必亡而亡周之

必為衰奴當時有識之士固已明知之且明言之矣安在衰奴

威周之語獨不可著之于詩乎

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傳將大也漢書劉向上封事曰

不以其時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

以是為非甚眾大也此訓將為大與毛同眾謂訛言之民

人也對天言之則皆為民非專指草野之民也小人訛言者

羣邪害正故下文曰念我獨兮我對上民而言人眾則我獨矣

第十二章念我獨兮亦對上昏姻孔云言小人姻黨會聚而已

孤獨無與離騷經曰世竝舉而好朋兮夫何覺獨而不子聽一

篇之中亦屢曰我獨曰余獨此離騷所以為三百篇之遺也

瘋憂以痒傳瘋痒皆病也爾雅釋詁瘋病也舍人注云瘋心憂

德之病也孫炎曰畏之病也呂大臨曰此與兩無正鼠思泣血

毛詩後箋卷十九

文小異而義同承拱案說文無瘋字據釋文則字林乃有之蓋

古祇借鼠為瘋後人乃加疒旁淮南子說山訓狸頭已鼠山海

經中山經脫尾之山有草焉名曰植楮可以已瘋郭注瘋病也

竝引淮南之言是瘋即鼠矣舍人以瘋為憂德之病是鼠等病

憂二義毛以此瘋憂連文故從爾雅訓病正義演經文云疒憂

此事以至于身病也殆以瘋痒皆訓病為復故易為痛不知瘋

憂以痒者謂既病於憂又以憂而愈病文義自有次第不嫌其

復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瘵傳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瘵病也箋云

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使遭此暴虐之政而病正

義曰上言念我獨兮因此而告天是先訴己身未及論天下也

文武雖受命之王年世已久念今時之虐政訴上世之哲王非人情也故知訴天使父母生我也承琪案傳以父母爲文武者言自文武以來深仁厚澤休養涵濡之久何以至今日而遭此暴虐正與下文不自我先不自我後相接若如箋說爲己之父母則所謂先後者正義以爲非父祖卽子孫既曰我之父母生我而謂不自我之父祖及子孫語意不順小宛念昔先人傳云先人文武也此等訓義毛必有所受之瞻卬亦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下卽曰無忝皇祖遭時亂而呼先王何謂非人情乎焦里堂毛詩補疏曰訓詁之例不外雙聲疊韻疊韻加于羣也丑紐也雙聲如叔拾也且薦也而假借行乎其中有直指其事者如此傳偷病也是也此外有比例之詞則加猶字有指擬之

毛詩後箋卷十九

廣雅書局

詞則加謂字猶之云者如盈猶多也至猶善也以其非雙聲疊韻之假借亦非直指其事則於其相近者而指擬之也如云眾謂羣臣也眾不定是羣臣也此云父母謂文武父母不定是謂文武也傳擬度之以爲詩人所云父母指文武非謂文武令天生我天下之民也箋云天使父母生我豈父母又使天生我邪正義失之
心愈愈傳愈憂懼也爾雅痲痲病也郭注賢人失志懷憂病也邪疏引詩憂心愈愈何氏古義曰愈當作念說文云忘也也嗚呼念深也蓋念憂之深而至于善忘也承琪案何說云一有嗚呼悒悒也起解七疎心悒悒而懷冤今王箋云云一悒悒悒悒大抵此傳及下傳悒悒憂意也之類必皆經師增

古訓王氏蘇氏或以愈愈爲益甚或以悒悒爲獨憂皆就後世文義以改古人之訓詁不足據矣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傳富人之屋烏所集也案此傳意以屋末章此也者所有之屋則富人卽寄矣之富人末章言民今庶祿惟此此棘棘者爲富人此章上云念我無祿又云哀我人斯于何從祿故傳云富人之屋烏所集者言祿之所在皆歸于小人試瞻烏之爰止于誰之屋夫非彼此者所有之屋乎箋以烏集富人之屋喻民當求明君而歸之似非傳意後漢書建寧元年陳蕃寶武爲閩人所害郭林宗哭之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但不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此則與箋意相同耳

毛詩後箋卷十九

廣雅書局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傳勝乘也箋云王既能有所定尚復事之小者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正義曰此詩甚略王述之云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殘虐也今據爲毛說孫毓云小人好爲小善矜能自藏以爲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驕人是詩所刺幽王也若乘陵殘虐之事動則有惡豈得名之爲克有定乎箋義爲長承琪案此疏引王肅述毛及孫毓所評義皆迂曲毛于此傳雖略然合上文觀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傳云中林林中也有薪蒸言似而非此謂小人在朝似賢而實非與韓詩外傳引此二語而曰言朝廷皆小人者合又民今方殆視天夢夢傳云王者爲亂夢夢然則此定字正對殆字言之謂今在朝者皆小人助王爲虐民之切

齒久矣今方危殆之時視王之所為夢夢然誠無如此小人何矣倘其既定將無人不超而乘其傲蓋以此戒小人而忱以必敗故繼之曰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言上帝非小人之是憎而憎乎如此似於通章詞意較為明貫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傳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田間詩曰此言王之信訛言而弃老成史伯所謂弃高明昭顯而好昧去和而取同是也夫山非不高也謂之為卑別求所猶謂舊人不足用而以新進之小人為賢也周語衛彪然曰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弃德而即怡淫夫周高山廣川大穀也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悅乎正謂此也焦里堂曰毛以為此在當前者若以為山蓋又卑小卑小

毛詩後箋卷十九

廣雅書局

則非山乃岡陵耳與箋義異承瑛案自傳箋後各家之說皆以此二句為訛言故以高為卑似於下文為順然傳義本自賈如云謂之為山而其實則卑乃為岡為陵而已猶謂之為君子其實乃小人而已小人在位徒好為詐偽之言王曾莫之即有故老但訊以不急之務而實則君臣皆自以為聖也箋謂山蓋卑二語既詰鞫難通而以民之訛言為眾民尤

民之訛言蓋莫之懲箋云小人在位曾無欲止眾民之為相陷害也承瑛案此二語與河水正同彼箋云訛偽也言時令小人好詐偽為交易之言使見怨咎安然無止是下文之讒言唐風采芣刺聽讒而曰人之偽

此依定義本作偽言

訛言與讒言本無二義民猶人也本不指無位之眾亦相同而箋乃云小人在位不止眾民之偽言夫不害甚多何僅以懲訛相責望且箋於首章云人以偽言使王行酷暴之刑次章云疾此訛言之人好惡出其心憂政如是與訛言者殊塗是訛言即指在位之小人又民辜梓其臣僕箋云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一職者是非不指眾民皆與此章箋意矛盾毛詩曰箋云觀好言自口自口則所謂訛言者乃變亂是非之小人非思亂之民也姚牧曰政行慘虐而又欲箝天下之口故造此姦偽之言耳不曰執政而曰民者不敢斥言也此說得之

毛詩後箋卷十九

廣雅書局

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傳倫理脊道也箋云維民號呼而發此言皆有道理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為誣辭後儒皆用箋義惟戴岷隱以為小人無忌憚號此訛言其造作有次第有由來承瑛案斯言緊承上兩謂字說苑敬慎篇載孔子論詩至于正月惕然如懼曰彼不達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已獨餘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者不遇家語好生篇遇下有天字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關龍逢紂殺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踴謂地蓋厚不敢不踣此畏罪而無所自容也蓋天高地厚其詞危急鄭以號為義允矣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少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為名號之大義也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目者偏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事也物莫不有凡

大五百一十四

號號莫不有散名事各順于名名各順于天人之際合而為
一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得道詩曰維號斯言有
倫有述此之謂也董氏以號為名號或出三家詩然其解有倫
有脊為理道意正與毛鄭合也

胡為虺蟴傳蟴蟴也承珙案毛于斯干維虺蟴無傳此亦但

以蟴釋蟴而不及虺蓋古人以虺即蛇虺小蛇大故吳語云為
虺弗摧為蛇將若何斯干虺蛇連言自無庸傳此亦不及虺者
以斯干明之可知爾雅本不釋虺其釋魚云蝮虺此別一種蛇
蝮其正名虺乃蛇之通名蝮虺猶言騰蛇蟬蛇蝮可連稱虺虺

不得單稱蝮也爾雅無文者毛多不釋殆虺為小蛇通名當時
所共知與呂記引董氏謂崔集注虺蟴之虺作蝮非自舍人孫炎注爾雅以蝮一名

毛詩後箋卷十九

七

虺

虺詩疏引郭氏音義又云蝮蛇一名反鼻如虺類後人遂專以
虺為毒蛇然顏氏家訓云蝮古虺字見古今字詁疑後人所謂
毒蛇之虺字古只借蝮字為之說文蝮而虺則蛇之通名說文
虺以注鳴者引詩胡為虺蟴與蟴蟴蛻諸篆類廟初未詳其
形狀蓋蟴蟴似蛇而有足虺為似蟴蟴之小蛇故相廟耳至虫
下云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臥形蝮下云虫也段注
疑此二篆轉注非許書之舊許它下注云虫也从从疑當虫而
長象寬曲垂尾形虫下注云象其臥形然則虫乃不垂尾之虫
它乃垂尾之虫此二篆實一物也承珙謂段說是也說文虫下
博三寸首大如擘指八字當本是蝮下注文而誤置于虫下後
人因于其上加一名蝮三字又于蝮下綴虫也二字以為轉注

實則許書虫下當如段說但云它也象其臥形其下即云物之

細微或行或飛或毛或羸或介或鱗以虫為象蓋統論虫篆之

用而終之曰凡虫之屬皆從虫此則它虫皆蛇而虺又小蛇之

似蟴易者其蝮則蛇之一種非如虫虺之通名也至爾雅蟴蟴

蟴蟴蟴蟴蟴蟴守宮李巡孫炎皆以為一物四名說文易

下云蟴易蟴蟴蟴蟴守宮而不及蟴蟴虫部蟴蟴易也蟴在壁

曰蟴蟴在艸曰蟴蟴蟴蟴蟴蟴也一曰蟴蟴蟴蟴蟴蟴以注名

者雖分別言之然本為一類特以所在別其稱名故方言有守

宮蟴蟴蟴蟴蟴蟴等名而不及蟴蟴皆方俗稱有異同耳毛傳

更簡故但云蟴蟴也而已詩虺蟴之蟴經傳皆當同說文作蟴

鹽鐵論周秦篇蓋蟴即蟴之或體因其亦名蟴易或又誤易為亦作胡為虺蟴

毛詩後箋卷十九

六

蟴

蟴而以蟴蟴為連稱則非是釋文當云蟴星歷反字又作蟴今
本蟴蟴二字誤倒致為嚴緝所譏稽古編辨之當矣陸璣疏云
虺蟴一名蟴蟴水蟴也或謂之蛇醫如蟴蟴青綠色大如指云
云此後人見蟴有水陸故加虺於蟴以別之本草唐本注有蛇
師生山谷蟴蟴似蛇師不生山谷在人家壁間名守宮等語或
謂蛇師即蛇醫之義不知蛇師乃蛇斯之誤斯析同聲蛇斯猶
陸疏之虺折但毛傳祇以蟴訓蟴而不連虺明是二物陸疏合
而一之非毛義也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傳仇仇猶警警也箋云王既得我執雷我
其禮待我警警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
用賢之實經義述聞曰仇仇或作執抗廣雅曰抗抗緩也集韻

曰執執緩持也緇衣注曰持我仇仇然不堅固即是緩持之意
義與廣雅同與爾雅毛傳詩箋皆異蓋本於三家承琪案執者
荀子堯問篇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楊注執猶待也以說文接
待之士百有餘人也然則執我猶言待我矣爾雅仇仇救赦傲
也郭注曰皆傲慢賢者仇疑當為否之借說文否高气也从口
九聲否字與仇通國策西周策注否與否由或作仇首史記公
由作仇猶呂覽注作仇首韓非子作仇由高氣與傲義近大戴
禮文王官人篇好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謂傲慢也傲慢即有緩
意爾雅傲慢也廣雅慢緩也禮記大學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
能先命也注云命讀為慢聲之誤也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已
是輕慢於舉人也此所謂謂慢者兼傲與緩二義蓋傲則不固左

毛詩後箋卷十九

九 廣雅書局

傳舉趾高心不固矣然則鄭緇衣注以仇仇為不堅固與此傳
猶警警者義相成也

燎之方揚盪或滅之傳滅之以水也箋云火田為燎燎之方盛
之時炎熾燥怒盪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
為甚也經義述聞曰盪猶乃也言以燎火之盛而乃有滅之者
以赫赫之宗周而乃為衰妣所滅四句以上與下一氣相承詞
意甚為迫切若上言燎火難滅下言衰妣滅周則上下相承之
間多一轉折而詞意迂回矣傳云滅之者水此正釋經文或滅
之之意不如箋所云也盪乃一聲之轉故詩中多謂乃為盪能
與盪亦一聲之轉而同訓為乃故盪或滅之漢書谷永傳又作
能或滅之承琪案王說是也傳云滅之以水下傳云滅也即

以滅訓威謂衰妣之威周猶水之滅火二文自皆正說疏謂傳
曰滅之以水為反語非是

赫赫宗周衰妣威之傳威滅也阮氏學經室集曰說文滅盡也
盡為器中空从皿聿聲聿火餘也威與滅義相同詩人必變滅
書威者一字分二韻則別二字書之義同字變之例也說文威
字下引衰妣威之解曰从火戌聲火死干戌陽氣至戌而盡此
詩作于幽王未喪之前直曰衰妣威之者豫決其必滅也承琪
案滅威本非同字似不得為義同字變之例釋文云威本或作
滅者乃後人所為耳左傳昭元年呂覽疑似篇注列女傳漢書
外戚傳皆引作滅者由轉寫之誤未必當時即有作滅之本漢
書五行志引仍作威此其未經誤寫者耳釋文威呼說反齊人

毛詩後箋卷十九

九 廣雅書局

語也此雖不著所本然可見古人讀威字并與滅異音矣
又寤陰雨傳寤困也箋云寤仍也承琪案寤之為因此常訓也
呂記引董氏曰韓詩章句以寤為迫此與毛義同箋云寤仍也
者邵二雲爾雅正義於釋詁郡乃也云郡通作寤即引此箋為
證承琪案爾雅郡仍既皆訓乃故郡亦訓仍王氏經傳釋詞云
法言郡勞王師郡者仍也仍者重也數也言數勞王師是也此
箋以寤為仍謂又將仍憂于陰雨仍憂言頻憂也漢書淮南傳
山濟北敘傳云敢行稱亂寤世薦亡謂父子相仍再亡其國也
員于爾幅傳員益也說文員物數也从貝口聲承琪案凡物之
數多然後見倍十五年左傳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
後有數滅者益也員為物數故有益義益于爾幅者謂輔能利

其輻中論貴驗篇云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履顧爾僕不輸爾親賢求助之謂也

昏烟孔云傳云旋也箋云云猶友也承琪案云本古文雲說文以雲象回轉之形又有古文雲作_𠄎埤雅引詩昏烟孔云傳以云象周旋盤薄之形故訓云為旋是也箋以云為友乃從雙聲得義似不如傳訓之古

此彼彼有屋藪藪方有穀釋文方穀本或作方有穀者非也段氏詩小學云此彼彼有屋富者也而方受祿于朝民今之無祿斃獨者也而又君天者在位極之故曰哿矣富人哀此熒獨此此二句非以屋穀為儷也望經室集曰陸本作藪藪方穀陸本此也自唐石經以下皆衍有字此四句此彼彼有屋五字與民

毛詩後箋卷十九

三 廣雅書局

今之無祿相諧藪藪方穀四字與天是極相諧其無有字明矣承琪案正義云其藪藪藪隨者方有爵祿之貴矣是正義本明與釋文本不同經中如此者甚多不能決其皆孔非而陸是後漢書蔡邕釋詁速速方穀天是加彼係對文自不得用有字且以穀為穀注謂小人乘龍方穀而行中間自無有字若毛鄭本作穀有屋有穀當為疊句如上章旨酒嘉肴之疊二有字章懷注引小雅速速方穀無有字不過順史傳成文非所見如如如觀其引鄭玄注云穀祿也天殺也極破之也又繼之曰詩亦同然後言穀字之異可見上文引速速方穀天是極皆便順史文非別徵詩本不得據此謂詩無有字也

天是極傳君天之在位極之箋云民于今而無祿者天以薦

天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極破之段氏云蔡邕傳穀作穀天

天是極傳君天之在位極之箋云民于今而無祿者天以薦

此彼彼有屋藪藪方有穀釋文方穀本或作方有穀者非也段氏詩小學云此彼彼有屋富者也而方受祿于朝民今之無祿斃獨者也而又君天者在位極之故曰哿矣富人哀此熒獨此此二句非以屋穀為儷也望經室集曰陸本作藪藪方穀陸本此也自唐石經以下皆衍有字此四句此彼彼有屋五字與民

毛詩後箋卷十九

三 廣雅書局

乃屬文裁翦之法毛既以天訓極謂大雅召男傳則極亦是天故以天極為天天既以極為天則不云是極而云是加天天是加猶云天極是加不得依毛詩謂蔡為謬亦不得依蔡而改詩為天天蜀石經作天是極非也或以蔡文天是加為天天是加之為亦非也承琪案蔡文速穀之異據章懷云韓詩同毛則當出魯齊詩速速與爾雅同猶說文引詩伯伯彼有屋皆與毛字異郭注爾雅速速蹙蹙惟速鞫也云陋人專祿國侵削賢者求哀念窮迫說文倘小也則又皆與毛同義矣至天天是加當以韻枯辜耶身家等字天天乃儷上句為修辭之故並非詩本有異同說苑敬慎篇孔子之周觀于大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何人妖即天也

此正同詩天天字雖不必同傳以天為君然其為天六則一也
得矣人哀此惇獨傳可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
猶可相本七經孟子惇獨將困也經義述聞曰苟與哀相對
為文哀者憂悲苟者歡樂也言樂矣彼有屋之富人悲哉此無
祿之惇獨也雨無正篇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惇獨矣
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哀與苟亦相對為文言悲不能言
之人其身困瘁樂矣能言之人身處於安也苟嘉俱以加為聲
而其義相近昭八年左傳引詩苟矣能言杜注苟嘉也鄭注禮
運嘉樂也毛訓苟為可亦可快意愜心之稱故鄭箋曰富人已
可憚獨將困正義曰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大傳箋之意
矣承琪案趙注孟子梁惠王篇云苟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

毛詩後箋卷十九

詩 廣雅書局

十月之交

序云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箋當為刺厲王作訓傳時移
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諷皇父擅恣
日月告凶正月惡衰嬖滅周此篇疾豔妻嬖方處又幽王時
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承琪案十月之
交以下四篇毛鄭分主幽厲正義雖言各從其家然意實右鄭
上肅皇甫謚申毛之說佚而不存後儒既據大衍術義虞翻
准得幽王六年辛卯朔入食限此係實測確有可憑此
之為幽王已無疑義其他正義申鄭各條皆有可辨者
帥大此諷諷皇父專權不得並時而有二人案節之尹氏為上

師此皇父則卿士明係二官如常武之卿士為南仲其大夫
皇父此毛義也彼同為宣王之將帥此同為幽王之帥

同何害一時有兩且節與十月之作亦未必即一時也又云
正月惡衰嬖滅周此篇疾豔妻嬖方處敵夫曰妻上無二
嬖幽王所嬖豔妻非幽王之后案天子八十一御妻不必下后
乃得名妻況幽王既黜申后固當立衰嬖為后邪又云毛以
妻為衰嬖美色曰豔鄭必為別人者以詩論天子之后不當以
色名之不知此正著其以色升而非以德選也若如所疑則豔
叩之哲婦傾城又可謂之婦邪又據鄭語桓公初為司徒衰嬖
尚未為后詩以番為司徒在豔妻方盛之時司徒一官不得有
二人桓公又非代番為之此最為鄭箋所據之孤證然國語言

毛詩後箋卷十九

詩 廣雅書局

幽王八年桓公始為司徒而史記言幽王三年已嬖衰嬖番為
司徒自在桓公之先衰嬖未為后以前怙寵專房豈不得為嬖
處乎又引中候摘雜戒曰昌受符厲信嬖及刺者配姬以放賢
以刺對姬則刺為其姓故知非衰嬖夫既云厲嬖而詩曰豔妻
是與所言衰嬖為幽嬖不得言妻之說已自相矛盾若刺姓為
后之說則稽古編云宣王元舅是申伯則厲王后自應姜姓何
得姓刺其辨當矣至孫毓評以衰嬖龍黜之妖所生無有私黨
皇甫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盛此又不然正月傳云
衰國嬖姓彼既為衰人所獻冒其國姓安見必無如當如後世
晉蘭敏之之冒武氏楊次山之冒宗者乎又云下篇止大夫
離居莫知我勸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之言

鄭箋皆謂厲王流于流之後于義為安此尤非是兩無正謂爾
遷于王都箋以王都為流謂刺羣臣之不從王者夫厲王流屍
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子代宣王乃得解然則厲
王之流宣王尚不能從而謂羣臣能從之乎總之十月篇中川
沸山崩為幽王時事證之外傳史記而皆合衰嬖之事又屢見
於正月車牽白華及瞻仰諸詩雖皇父等七子無他書傳可考
然厲王臣子之見於經傳者亦絕無七子其人而山川之變女
戎之禍在厲王時更無影響可尋豈皆書缺有間邪故鄭箋以
為厲王竝未能質言所據正義始援緯書為證耳其云魯詩以
為厲王者出顏師古漢書注魯詩亡於西晉不知顏氏何據云
然考谷永傳建始三年日食地震上書有云昔衰嬖用國宗周

毛詩後箋卷十九

姜惟書局

以喪閭妻驕煽日以不臧又云幽王惑于衰嬖周德降亡又云
絕驕嫚之端抑衰閭之亂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又云遠皇
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此書前後屢用十月詩中語而惟言物上
竝不及厲則其以衰嬖閭妻對舉者祇是一人一事相
古人多此文例初非以幽厲竝言顏注引魯詩言
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祇就鄭箋約其文義下
本無傳顏氏何從得此言歟又外戚傳班婕妤賦
戒今哀衰閭之為郵亦以衰閭連稱閭豔古字通
耳何氏古義曰使厲王時別有閭妻則當敘閭於
皆先衰而後閭也顏注班賦又但云小雅刺幽王
閭妻煽方處亦足見其注谷永傳之全無依據矣若

5.86.1111

上封事云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其下歷
十月之交正月四詩而繼之以厲王奔屍幽王
中有厲王之詩者然其所引密勿從事諱口
向于十月之交篇用韓義而韓詩篇次在
幽王者其竝舉幽厲亦如後漢左雄傳上
為政衰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
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此所云衰豔縱使分屬幽厲而二王之時又豈皆
幽厲之稱乃連類而及向雄之意皆未嘗以十月之詩為
而顏注向傳四詩竝言刺幽王尤足見谷永傳注之妄也吾友
魏默深曰劉向列女傳壁嬖類中於妹喜妲己後即次以衰嬖

毛詩後箋卷十九

廣雅書局

而無厲之閭妻向撰此傳以規成帝其於是門特所用意豈有
事關三代詠列六經且係魯詩之傳而遺略若此又班固論贊
漢書皆用魯說而古今人表有衰嬖無閭妻其餘皇父等七子
竝列於幽王下品之次則魯詩之為刺幽明如星日墜厲王風
馬牛不相及矣

朔月辛卯毛氏汲古閣本月誤作日明監本以上皆作月段氏
詩小學引劉向封事後漢丁鴻傳據明汪文盛本李賢注章帝紀呂氏
讀詩記皆作月承琪案范氏補傳嚴氏詩緝劉氏克詩說亦皆
作月范氏以朔月證詩人于夏正皆言月為稽古編之所駁然
其作朔月不誤也劉氏云其曰為朔日而曰朔月者日之食
在此月朔是宋人詩本皆作朔月集傳作朔日自傳寫之誤耳

考朔望字皆從月說文朔月一日始蘇也望月滿與日相望臥朝君也故古人朔日稱朔月儀禮禮記皆有朔月之文尚書或稱元日上日而不日朔日即望亦但日月幾望或既望而不日望日故知經文定當以朔月為是也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漢書五行志引詩傳日月食非常也此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此所引傳不知于三家何屬正義云彼月而食雖象非理殺臣猶則是其常道所解與此傳略同然以月食為常似非經旨上文言日月告凶當時必有月食之事步算家言日食前後月必當食故云彼月而食則既視為常事矣此日而又食則一何不臧之甚維常者詩人所以刺時非其自以為常也下章震雷及川沸山崩亦皆實有其事但不

毛詩後箋卷十九

毛 廣雅書局

必在同時耳

不虛不令箋云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正義云雷之電其聲駭駛過常令使天下不安止由王政不善之徵所致也焦里堂曰天下不安解不監政教不善

下不安為政教不善之徵也正義漫以箋義承瑞案初學記太平御覽皆引詩含神霧曰

合此應刑法之太暴故震雷驚人故天下不

下箋以百川相乘陵由貴小人山頂崩為五

義釋箋不誤但并以述傳則未知其必然否耳

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傳言易位也箋云易位者君子居下

處上之謂也案左傳昭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晉史墨曰

大五百

世從其失季氏世備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

高下變遷為尊卑易位象毛傳曰與之合鄭箋謂

小人處上乃用推度於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之說義自可通然非左氏及毛公之意也

皇父卿士箋云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

以疾焉皇父則為之端首兼擅羣職

言兼擅者于六卿之外更為之都官總統六官之事兼擅為

故為之卿士承瑞案周禮六卿分職三公不遇朝官者臣之制

非經所有經典言卿士者甚多大率六卿中執政者謂之卿士

左傳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杜注王卿之執政者是也此章

毛詩後箋卷十九

毛 廣雅書局

首言皇父卿士下二章又專責皇父則此卿士當是六卿之長

洪範卿士維月下王一等常武王命卿士在大師皇父之前可

知王朝卿士為最尊之位江慎修云周初官制冢宰總百官後

來改制總百官者謂之卿士蓋卿士秉政殷時已然周之官制

後改從殷制也今案商頌長發降于卿士即指阿衡則江氏謂

卿士秉政為殷制者是也竹書紀年周穆王時有王命卿士禁

公謀父之文江氏謂周官制後來改從殷制者亦非無據大約

卿士一職即以六卿為之如鄭桓莊以司徒王子虎以大宰之

類韋昭注國語大宰文初非於六卿之外更為之都官也

家伯維宰箋云冢宰堂建邦之六典正義曰周禮有大宰卿小

宰卿大夫宰夫下大夫鄭司農宰夫注云詩人曰家伯維宰謂

此宰夫也王肅以此宰為小宰鄭以為家宰者以宰夫等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處小宰亦不得單稱宰以此知家伯維宰是家宰也朱氏通義謂當以先鄭為是若家宰不當在司徒之下承琪案正義謂此詩大率以官高為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考雲漢家宰亦在庶正之下或由取韻若此詩則當如周禮賈疏謂太宰在司徒下者彼以權寵為次不以尊卑故內史中大夫在膳夫上士之下師氏中大夫在趣馬下士之下漢書古今人表亦作大宰家伯知鄭箋有本矣

仲允膳夫漢書人表作膳夫中術承琪案術遂古同音通用說文旌導車所載全羽以為允是允與旌雙聲故仲允又作中術潛夫論本政篇云皇父蹶踣聚而致災異此詩卿士司徒冢宰

毛詩後箋卷十九

三 廣雅書局

與膳夫趣馬等彙敘一處者見皇父等句通宮禁必有膳夫趣馬一輩人為之交關如齊之雍巫宋平公夫人之步馬者皆其類也

情維師氏漢書人表作萬承琪案漢游俠萬章長安人急就篇有萬段卿路史成王封夏公有萬氏王僧壽百家譜云關陵蕭道游娶萬氏女元和姓纂引風俗通云一之後家庶以蕭為姓夾深氏族略云禹氏奴姓此則蕭當為蕭以之萬也云蕭與厥稱皆氏而厥為姓見於韓奕或寡奴之姻姬設鄭統以七子為妻黨盛女講行之甚

作織織尺志反盛也承琪案小徐本說文引詩作豔妻傷力織

與釋文一本同不知處與上馬夫徒為韻不得作織且傳為織經必非又作方織可知一作不殆因箋方織之文而詩箋二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織之時位處此以方織釋和嬖字以迎處釋經方處其文明甚非以方織訓方處也詩歷敘七子

所以見七子之嬖寵而進正義以方處為七人

對引詩百... 亂本之義七子自為其親

石族太盛也 漢書楊賜傳熹平元年上封事有云女謂行則元早之災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外內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之權制豔妻之愛此語與李壽略同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釋文抑如字韓

毛詩後箋卷十九

三 廣雅書局

詩意也案陸引韓詩者非謂以意訓抑言抑韓詩作意也古抑通九經古義已詳鄭云抑之言噫即本韓詩蓋以意為喻之曰日下章不憇遺一老釋文愁韓詩云閭也此亦謂愁韓詩如春秋厥憇公羊作屈銀皆字之假借非訓詁也

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釋文戕王作臧臧善也

臧善也臧字戕殘也臧字戕字最有區別如臧改字宜云臧善也臧字戕殘也臧字戕字最有區別如臧改字宜云

不戕不與上豈曰不時曰字

其兩設其伍注云兩謂兩卿伍謂伍大夫言都鄙是也

制注云畿內之國二卿是也其伍大夫與畿外同言此者即父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自同畿外增一卿以比列國也承案此疏雖係釋箋然曰自同畿外曰以比列國即依傳義為

考傳作有司國之三卿則語不可解矣大雅三事就緒疏引此

與本本異不知何故然箋疏之意皆謂皇父立卿不應

三而三則傳文自當作有同國之三卿常武疏蓋脫誤也

鳴香背憎傳鳴猶鳴香香箋云鳴香香相對談語

文引說文作傳云聚也承瑛案左傳僖十五年引詩亦作傳

雅亦云傳傳眾也說文口部又有鳴字云聚語也引詩鳴香

憎據箋云相對談語則毛詩當作鳴或三家有作傳者歟香

香香者大雅板傳云泄泄猶香香也蕩箋云其笑語香香

毛詩後箋卷十九

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南有向城者也一為襄十一年諸侯伐

鄭會于北林師于向杜預日向城在長社東北水經渠水注沙

水首受洧水于長社縣東北逕向岡西即鄭之向鄉也長明

溝又東逕向城北城側有向岡左傳諸侯伐鄭師于向者也方

輿紀要云在開封府尉氏縣西南五十里此二向皆在周東都

畿內後皆為鄭地皇父所居之向當有一於此但未詳孰是路

中為肺國龍亢即其人入向之向此周之國非邑名也詩地

理考引九域志同州有向城詩作都于向謂此今九域志此又

出於春秋所有之外然於古無徵恐不足據

擇三有事傳有司國之三卿稽古編云司當作同是也正義曰

箋云禮畿內諸侯二卿者大宰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

其兩設其伍注云兩謂兩卿伍謂伍大夫言都鄙是也

制注云畿內之國二卿是也其伍大夫與畿外同言此者即

父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自同畿外增一卿以比列國也承

案此疏雖係釋箋然曰自同畿外曰以比列國即依傳義為

考傳作有司國之三卿則語不可解矣大雅三事就緒疏引此

與本本異不知何故然箋疏之意皆謂皇父立卿不應

三而三則傳文自當作有同國之三卿常武疏蓋脫誤也

鳴香背憎傳鳴猶鳴香香箋云鳴香香相對談語

文引說文作傳云聚也承瑛案左傳僖十五年引詩亦作傳

雅亦云傳傳眾也說文口部又有鳴字云聚語也引詩鳴香

憎據箋云相對談語則毛詩當作鳴或三家有作傳者歟香

香香者大雅板傳云泄泄猶香香也蕩箋云其笑語香香

毛詩後箋卷十九

湯之沸羹之方熟故此箋亦以香為相對談語也

職競由人傳職主也箋云逐為此者土由人也承瑛案逐釋競

主釋職便文解義故於經為倒耳凡主相爭逐為其事者古語

蓋謂之職競襄八年左傳兆云詢多職競作羅杜注謂既卜且

謀多但主相競逐為網羅之事無成功也哀二十三年傳宋景

曹卒季康子使冉有甲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

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此謂國事方殷主為奔走無暇故曰

故杜於此注云競遠也其實義皆相折柔柔職競用力亦同

義說詳

悠悠我里亦孔之瘁傳悠悠憂也里居也瘁病也箋云里居也

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釋文里如字本或作瘁後

也陳氏稽古編曰呂記引董氏曰里願野王作瘰爾雅以瘰
病集注同之今毛以里爲病蓋當毛作傳時字爲瘰也爾雅
病也邪疏引悠悠我里爲證而云里瘰音義同總觀諸說方知
傳文有誤也凡箋義與傳同者例不重訓毛果云里居鄭不應
復出矣孔述毛云爲此而病指里也亦甚困病指孔瘰又言鄭
里居與毛異合之呂記邪疏則毛傳里字訓病不訓居明甚源
謂傳文當云里病也中間居也瘰三字乃昧者妄增耳伯公心
瘰傳已有釋故此詩祇訓里字俗儒怪病義非里字常訓因增
入瘰字以當之見里字無釋則課箋文居也以實之耳但只謂
毛作傳時字當作瘰此未必然古字多通用當借里耳毛義由
師授不必望文生訓後儒據爾雅改爲瘰容有之釋文所云良

毛詩後箋卷十九

詩雅書

是也承琪案爾雅釋訓儵儵嘒嘒羅禍毒也釋文儵本作攸
引詩攸攸我里釋訓此條雖當屬小弁然可見楚所據十月之
交字本作里玉篇引詩作瘰者乃所謂後改之本陳氏之言可
謂洞中癡結

兩無正

序云兩無正大夫刺幽王也兩自上下者也眾多如雨而非所
以爲政也集傳引劉元城云嘗讀韓詩有兩無極篇序云兩無
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范氏補傳曰凡詩之命名皆摘取詩中之
語獨兩無正巷伯常武酌賚般六篇特出詩人之意非有序以
發之雖孔子亦不能知其爲何詩也然則詩之有序庸可少哉
說者多取韓詩爲證謂名兩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所

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竊意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好事者之
附會是詩七章前二章今皆十句加以二句已不可信正大夫
乃詩中之語故欲以正大夫刺幽王合之據今序之文以求詩
人之言亦可見非所以爲政之意且與前篇弗躬弗親不自爲
政之語相應不必立異也承琪案呂記引董氏曰韓詩作兩
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曰無眾也書曰庶草繁蕪諺文曰
豐也則兩眾多者其爲政令不得一也故爲正大夫之刺劉蕢
俱稱韓詩而所見殊異劉氏謂篇首多二句朱子亦以章句參
差疑其不合若董氏並見薛君章句讀無爲蕪似非盡妄兩無
政者蓋謂政亂如雨之蕪薛君以眾訓無則韓義與毛序略近
惟謂正大夫之刺則篇中明有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之語對

毛詩後箋卷十九

詩雅書

彼言我其不作於正大夫明矣至歐陽本義謂詩人篇名往往
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知巷伯常武之類是也
今兩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承琪謂蘇傳嚴緝及劉克
詩說皆於詩詞求所以命篇之意其實詩篇名有但原作詩之
由而詩中並無其語者即如周頌酌謂酌先祖之道賚謂錫子
善人求之詩中詞旨實渺不相涉可見古詩自有此例不得執
篇名以疑詩序也稽古編曰使序果出漢儒何難依傍經文爲
篇乎觀此序愈
信其來之古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傳駿長也箋云此言王不能繼長昊天之
德釋文於長字無音下章正長也始
云長張丈反是讀長如字承琪案傳意
謂皇天無親不能長施德惠於人長與常同即天命靡常之意

箋謂王不能繼長天德則經文但言昊天不駿其德似不當如箋所云也

昊天疾威箋云王既不駿昊天之德今天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正義曰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昊天誤也承拱案定本出于顏師古等故顏注漢書敘傳亦引此詩作昊天釋文則以本作昊天者為非近人陳長發戴東原孔臧玉林段懋堂又是陸陳氏據唐石經作吳戴氏又據巧言首章三言昊天不變文相避以孔說為得承拱謂但觀箋語曰既曰又則毛鄭古本必皆作吳本證自明無煩辭費矣淪胥以鋪傳淪率也箋云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率率相引而徧得罪也晉灼注漢書敘傳引齊魯韓詩淪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章懷注後漢書蔡邕傳引詩勳胥以痛勳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率而病之是其大甚見韓詩惠氏九經古義據易厲薰心虞翻本作關漢書楚元王傳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應劭引此詩淪胥以鋪云胥靡刑名也是薰為關胥為胥靡詩言王赦有罪之辜而反坐無罪者以薰胥之刑三家詩得之毛公誤也王氏述聞曰韓詩作痛本字也毛詩作鋪借字也江漢淮夷來鋪傳曰鋪病也是痛鋪古字通又淪薰聲相近薰帥聲之轉故爾雅毛詩訓淪為率韓詩訓薰為帥薰亦淪也淪胥以鋪謂相率而于刑入于刑則病苦故韓詩曰薰胥以痛漢書曰薰胥以刑義一也晉灼注楚元王傳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之名此以胥靡為刑名非以胥為刑名應劭以淪胥

毛詩後箋卷十九

廣雅書局采

變者也

毛詩後箋卷十九

廣雅書局采

周宗既滅稽古編曰周宗宗周見于經傳者不一在西周則指鎬京在東周則指王城為天下所宗故曰周宗宗尊也朱傳解宗為族姓而謂將有易姓之變殆是臆說承拱案朱傳之說本於蘇氏昭十六年左傳引此詩又作宗周是字顛倒皆通正義云文雖異而義同是也既滅者王肅以為其道已滅是與既字斬同意先儒引祖伊言天既訖我殷命為證不必因此為東遷後詩也

三事大夫箋云三公正義曰鄭以卿則當有六人孤則無主事故知三事大夫唯三公耳王肅以三事為三公大夫謂其屬處上文正大夫為一人則三事大夫不得分為二也且其文對邦

胥為刑名于義未安惠氏讀薰為關而以薰胥為刑名則後文之淪胥敗淪胥以亡皆不可通矣毛詩作淪詩作薰而同訓為率者以三家為是毛為非竊所未喻承拱案宋王說是也爾雅淪率率者類也賓之初筵箋云所以敗亂天下率如此也釋文率類正義曰言率者非一之辭考工記梓人注是取象率焉釋文率本又作類胥者相也皆也淪胥猶言類相皆是一概之辭亦即有牽率之義此必當時成語故毛詩三言淪胥淪胥以鋪謂類相與受其病淪胥以敗淪胥以亡謂類相與入于敗亡也三家淪作薰者或謂以同韻假借其實淪薰一字古讀雙聲如淪與淪同倫聲而讀古還反薰亦作葷作焄然則淪之為薰猶鱓之為鯢環之為現薰亦訓率者又如鑊之為率皆由聲轉而字

大國百九十六

君諸侯若三公下私屬大夫則不得特通于王不宜責其莫有
夙夜也承拱案上言正大夫為長官之大夫當指六卿之長其
中即兼三公不得又以三事為三公下文邦君諸侯是統言此
亦不當以三公與大夫分為二三事大夫疑為在內卿大夫之
總稱對下邦君句為在外諸侯之統稱尚書立政云立以任人
準夫牧作三事其上文云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下文云立
準人牧夫又曰三宅曰三有宅皆謂有此三等官職任人謂任
事之官準夫謂平法之官牧謂養民之官作三事者言作此三
事其下虎賁綴衣至司徒司馬司空亞旅皆有此三事之責者
詩三事大夫當亦是統言之大夫者丈夫之成名故公卿以下
皆可通稱也

毛詩後箋卷十九

廣雅書局

曾我替御傳替御侍御也箋云曾但侍御小臣憐憫憂之大臣
無念之者承拱案此詩自是替御之臣所作而序云大夫刺幽
王則替御未必是小臣之稱楚語居寢則有褻御之箴韋注褻
近也褻與替同崧高王命傳御傳云御治事之官也然則此替御當
是近臣之治事者說文替字雖訓曰狎習相嫖然第言替字本
義耳毛以侍御訓替御則當為左右親近之臣故章末傳云遭
亂世義不得去則其非小臣可知後世侍中常侍何嘗非尊官
乎箋泥於替字之解以為左右小臣恐非毛旨
聽言則答譜言則退傳以言進退人也承拱案傳以進釋各字
答本當作對大雅柔柔聽言則對與此正同蕩流言以對傳
對邊也送義為進謂疆御多懟之人為流言以進于王月命

大雅卷八十二

賢良注云遂進也易大壯不

遂也邵注引詩對揚王休對

於焉得遂謂遂成其惡於上漢傳對遂云遂一揚

之德也昔以為因事之詞殊六毛公謂對為遂之

對于天下傳云對遂者亦謂六王整師還寇以駕周

進于天下乃無敵于天下之意趙孟以對于天下云以

名于天下即毛傳對遂義也

傳意益謂聽言則對譜言則退者有時聽淺近之言以進用其

一人毀去臣及王尊傳云一尊之身三期之開仁賢仁後皆其

類也此二語所以申上文凡百君子莫有用

輕信好讒故眾在位者無有用危亡之事相告

不能言亦即承此章而反復明之惟聽言之不善故拙者

巧者安也漢書賈山傳言秦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

諛喻合苟容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其下引詩曰聽言則對譜

言則退新序雜事篇齊宣王謂閭丘子曰子有善言何見寡人

之晚也叩對曰夫雞豚誰嗷則奪鐘鼓之音雲霞則奪日月

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譜言則退庸得

進乎二條皆與傳義相近鄭箋於此云答猶距也有可

言則共以辭距而遠之於柔柔聽言則對又云對答也見道聽

之言則應答之文同義異固非而此箋以答為距尤不合孔疏

雖云受之與距皆是以言答之然經但言答何知其必為距而

不受乎

大雅卷八十二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惟躬是瘁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
休傳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苟可也矣世所謂能言
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稽古編曰夫曰世所謂則僅見許于俗
八決非賢者箋疏申之謂賢者之中有此巧拙二種恐失毛旨
古未有以巧言為善者衣冠辭欲巧未必是聖人語七十子之
徒得於傳聞耳仲達引以為證誤矣至左傳昭八年晉叔向引
不能言證小人之言僭而無徵引能言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
此特斷章耳杜注謂叔向時詩義如此亦未必然承案陳說
是也潛夫論本政篇曰詩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佞彌巧
者官彌尊也此最得毛傳之意

毛詩後箋卷十九

毛
廣雅書局宋

誰從作爾室傳賢者不肖遷于王都也無聲曰泣血無所言而
不見疾也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肖反者也此傳文義
甚明宋儒有疑為東遷後詩者毛西河以遷為遷易無還歸之
義遂以王都為洛夫使遷為遷洛則其初本在西都並非自洛
而往何以云昔爾出居乎葢遷者移徙之名其先自王都而出
固可謂之遷即其自他處而還亦可謂之遷曲禮坐而遷履注
云遷或為還遷與還字亦通也上篇末章我不敢傲我友自
逸傳云親屬之臣心不能已此篇末章傳云思其友而不肖反
可見二篇實一時之事此不肖遷于王都之賢者即上篇之我
友亦即此篇之朋友也幽王之時亂形孔亟羣臣離散鄭桓公
尚寄孳號鄆為逃死之計其不去者必實有義不得去之故此

等傳義毛公當有師承斷非望文初說也

鼠思泣血箋云鼠憂也案毛意鼠即瘋憂以痒之瘋故于此無
傳憂病義本相近故字亦多通爾雅釋文引舍人注云瘋癩以
痒皆心憂憊之病十月之交悠悠我里傳云里病雲漢云如白
里箋云里憂爾雅懼憂也說文懼一曰病也爾雅頽閉皆訓病
而說文悴憂也左傳注閔憂也皆其比例管子侈靡篇鼠應片
之實注云鼠憂也蓋本此箋

小序

序云小序大夫刺幽王也箋云所刺列于十月之交雨無正為
小故曰小序正義曰十月之交言日月告凶權臣亂政雨無正
言宗周壞滅君臣散離皆是事之大者此篇唯刺謀事邪僻不

毛詩後箋卷十九

毛
廣雅書局宋

任賢者是其事小於上篇與上別篇所以得相比者此四篇文
體相類是一人之作故得自相比校為之立名也案此云四篇
者合下小宛然彼疏又云名曰小宛者王才智卑小似小鳥然
則又當篇取義不關比校立名二篇相連而彼此參差殊為穿
鑿若宋儒謂小序小宛小弁小雅皆以別其為小雅其在大雅
者謂之召序大明獨宛弁闕焉者孔子所刪郝仲輿駁之曰凡
篇目皆作者自命或太史記之太師目之未有二雅先有篇目
如前說是先有小雅而後以此詩從之非也且小雅詩多矣何
獨別此四篇若然大東名小東正宜反以大名何也至謂大宛
大弁夫子刪之然則頌有小比又焉得有大比乎此辨甚快然
則名篇之義竟從闕疑為是

謀猶回通傳回邪通辟案說文遁回避也避當依韻會作辟辟謂邪僻大雅抑桑柔皆有回通箋皆訓為維邪維回聲之轉邪僻義相成耳釋文引韓詩通作賦文選西征賦注引作次幽通賦注引作穴皆假借字也西征賦注又引薛君章句曰回邪僻也回下當脫次字蓋亦以邪訓回以僻訓次故釋文云韓詩作賦義同

滄滄說傳滄滄然思其上說然思不稱乎上陳碩甫曰滄滄說文作翁翁爾雅翁翁詩正義釋文皆作滄滄說說文作訾訾傳曰思不稱乎上正義曰不思稱乎上案作不思者是也說文曰訾訾不思稱意也爾雅釋文引字林云說說不思稱乎上之意皆用毛傳此其證滄滄有彊禦之義滄讀為是謂魯君

毛詩後箋卷十九

聖

廣雅書局

之魯傳云患其上者言與上為患也說說有病弱之義史記貨殖傳臨窳偷生晉灼曰此病也漢地理志注應劭曰此弱也此與說同傳曰不思稱乎上者言不思報稱乎上意也皆謂臣下不供職之事召吳傳說說不供事也二傳意同韓詩云滄滄說說不善之貌承案荀子脩身篇云小人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詔諛者親諫諍者疏脩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嗚嗚咎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漢書劉向封事曰眾小在位而從邪議欵欵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欵欵說說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宋儒王氏蘇氏皆本此以滄

滄為苟相合同說說為苟相說毀以異於毛其實毛義與荀二說本相引申惟其黨同伐異背公徇私故足以為上之患而不思勤其職事以報稱乎上荀劉推其原毛傳指其實耳郭法爾雅云賢者陵晉好黨熾背公徇私曠職事二說於雅傳及荀劉義皆有合也

是用不集王氏詩考引韓詩外傳集作就影元鈔本外傳亦作就呂記引董氏則云韓詩集注俱作就顧氏詩本音以改就與上猶下咎協為是江慎修謂左傳引詩亦作集則就字似是韓詩所改此四句之韻蓋第一句與第四句韻猶決拾既伏與助我舉柴韻民之未戾與覆背善言韻也我龜既厭厭字雖在豔韻而某韻亦有厭字於葉切葉韻本與緝通故厭與集可為韻孔奭軒則謂大明有命既集與文王初載為韻而合字陽字俱無韻之句下浚止子乃連用三韻如是則集字可改歸志職一韻則小吳之集與猶協為古通韻承案江孔二說皆牽彊不合小吳毛傳集就也則毛本經文自當作集與韓不同但毛云集就也者乃謂集為就之假借非以就訓集顧命用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集作就蓋二字聲轉義同字相假借古人并假以與猶咎為韻如文王無邊爾躬與天韻躬義為身即讀如身以與天韻此其例也惟集字本韻仍當如大明之與合韻為緝合通用毛于彼傳云集就也者則是以就訓集與此異也

毛詩後箋卷十九

聖

廣雅書局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箋云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于道路無進于跬步何以異乎左氏襄八

牟傳子駟引詩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杜注匪彼也行邁謀于路人也不得于道眾無適從也近顧氏杜解補正惠氏九經古義王氏經義述聞皆本杜說謂古匪與用兩無正如彼行邁及此詩下章如彼築室于道謀語意相同而匪即彼也承琪案如彼行邁則靡所臻直言行而無所至故可云如彼築室道謀理宜不成故亦可云如彼若此句行邁謀行為行路邁亦訓行又訓遠行說文邁遠行也又訓往廣雅如此而已若云如彼行而遠謀行而往謀則正宜得道故箋以匪為非謂不行而坐圖乃與下句承接杜注以匪為雖字本可通然以行邁謀為謀於路人祇與下章于道謀同意而行路究與築室不同問塗於路旁之人未見其必不得道左傳正義申之云如者如似他物

毛詩後箋卷十九

廣雅書局

故以匪為彼不知如匪淪衣亦是如似他物又豈得以匪為彼乎詳玩二句文義仍當從鄭以非訓匪為長左疏又云鄭以行上行人杜亦當然案此乃黍離行邁靡靡箋義此箋不行而坐圖遠近直言不行必非以行為道坐圖遠近釋道謀二字似是以邁為遠謂不行而欲遠謀也近者便文連言之耳左傳疏亦誤

維邁言是聽維邁言是爭傳邁近也爭為近言箋云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近今本無此近字從岳本增言之異者承琪案傳云爭為近言是謂上之人惟邁言是聽則下爭為邁言以迎之邁為近者所謂

肉食者鄙不能遠謀也鹽鐵論復古篇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惟邁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于王道而善為權利者此釋言甚

大國百七十五

明箋謂爭近言之異者乃與毛別義孔疏即用以述毛誤矣民雖靡靡箋云應法也正義曰鄭訓應音模為法王肅讀為應喜吳反應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國雖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本齊毛意如何今同之鄭說承琪案毛以靡止為小蓋訓止為其止國無基止故言小則靡靡不當同鄭說釋文引韓詩作靡靡云猶無幾何王肅以靡應言少義本韓詩大雅絲周原應應文選魏都賦注引諱詩應亦作應傳二十八年前傳原田毋毋亦與應同母之義為艸盛上出是應應毋皆盛多之義靡應言少王氏述毛為是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傳馮陵也徒涉曰馮河徒搏曰暴虎一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正義曰一非也

毛詩後箋卷十九

廣雅書局

者言唯知此暴虎馮河一事非而不知其他事也稽古編曰毛傳釋小亨卒章用不敬小人則亦危殆之意本於荀子狎虎語見臣華谷非之謂此篇諸章止言不能聽謀竝無畏小人之說荀子引詩是斷章取義毛乃荀之弟子故祖其師說非詩之正旨也斯言似之而實非詳玩經文前五章皆刺時之語末一章獨為自警之詞何必全篇皆言聽謀乎荀毛師弟同堂其詩說應得之面受非若異世徒據成書也荀果斷章毛豈不知而用為正解乎承琪案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晉樂王鮒曰小亨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杜注謂卒章義取非惟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可見此章毛傳義實

本於左氏不止荀卿也輔漢卿謂荀子左傳皆以此章為畏小

大國百一十一

人而發是古之傳經者已有此說而集解不取者蓋此詩初不為小人而賦此說與華谷同其實非是淮南本經訓引此詩高注云言小人而為政不可不敬不敬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春小八危亡也故曰莫知其他此語亦與傳箋合若臆鐵論詔聖篇引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為其無益也以此刑法峻則民不犯此或斷章取義耳

小宛

序云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今本作宣王誤唐石經相臺本俱作幽王

國語晉語秦伯

宴公子重耳秦伯賦鳩飛韋注云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曰宛

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君

毛詩後箋卷十九

廣雅書局

已念晉先君及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詩序云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所以念傷亡人思成公子承拱案詩序二字必有脫誤然宋本韋注已然殊不可解鳩飛自是逸詩韋附會以為小宛耳昭元年左傳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則鳩飛之不得為小宛亦明矣

宛彼鳴鳩傳興也宛小貌鳴鳩鶻鶻承拱案毛於氓吁嗟鳩兮傳云鳩鶻也食桑甚過則醉而傷其性此固以目驗知之實亦據月令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二語本為蠶事紀候則桑間之鳩自當為鶻鶻此詩言鳴鳩又與月令鳴鳩同故傳以為鶻鶻即氓傳之鶻鶻也爾雅鶻鶻鶻鶻孫炎注云鶻鶻一名鶻鶻用毛傳也太平御覽引蔡邕月令章句亦以鳴鳩為鶻鶻郭

大四百七十四

注爾雅云似山鶻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為鶻鶻禮記疏引郭景純云鶻音九物反鶻音啣今人尚名此鳥為鶻鶻其形狀與郭注正合毛云宛小貌者方言鳩大者謂上鳩小者謂之鶻鶻釋文引字林骨鶻小種鳩也皆與毛合鳩鶻以為即莊子之鶻鶻鶻鶻與鶻聲相轉莊子釋文引崔譔注鶻鶻為滑又引李注以為滑雕知埤雅之說有本爾雅鶻山鶻而此鳩亦得鶻名又知郭注似山鶻之說亦非無因莊子言鶻鶻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于地尤與毛傳取興行小人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者意義為合陸疏以為斑鳩者本舍人爾雅注然左傳鶻鶻司事樊光以為春來冬去東京賦亦云鶻鶻春鳴若斑鳩則四時皆有之宜郭景純以舊說為非也

毛詩後箋卷十九

廣雅

念昔先人傳先人文武也禮記祭義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注云明發不寐謂夜至旦也祭之明日謂釋日也言釋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容尸侑也正義曰此幽王小雅小宛之篇而云文王詩也者記者引詩斷章取義且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幽王亦得為文王之詩也承拱案孔子閒居引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云云而曰此文武之德也引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曰此三代之德也引弛其文德協此四國曰此大王之德也凡皆取象其德而已此所謂斷章也若此云文王之詩則似文王當日之詩實有此明發不寐二語不當如孔疏以為斷章小宛詩人殆是稱述舊篇故以念昔

大五百三十八

先人引起毛傳直指為文武蓋必有所受之觀正月父母生我傳向云父母謂文武也此則并不言謂矣連稱文武者文王世子云武王率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武道同故可通稱耳毛於二人無傳者意以先人指文武則文武之所懷者必自懷其父母可知正義以二人亦即文武則念昔有懷文義不應如是複沓也

明發不寐傳明發發夕至明正義曰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承琪案呂記引董氏以此為王基語詳其意以發亦是明故發明即旦明發夕亦即旦夕明發不寐者猶言達旦不寐也觀此益知傳文明發發夕至明中間衍一發字試思發為旦明開發若謂開發之夕至明則於文為不辭矣

毛詩後詩卷十九

詳載驅下

壹醉日富傳醉而日富矣段氏懋堂曰宋本岳本作醉日而富矣謂當壹醉之日頓自富矣與箋小別承琪案此傳仍當依閩本作醉而日富蓋壹者專壹富者盛也論語富哉言乎集解引孔注富盛也長樂劉氏曰彼昏而不醒壹志於酒日增其甚故曰壹醉日富彭山季氏曰壹醉專務酣飲也富益也飲酒至醉者多剛暴故以溫克為良二說皆於經旨切合鄭箋以壹為一富為以財驕人於望文生義矣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傳中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積古編曰集傳釋小宛三章以庶民采菽興善道人皆可行螟蛉有子與不似者可教而似因以式穀終采菽意似之終負子

此亦疆為分配語耳采菽之興何自獨別為善道乎況似

正似其善道何得分為兩義承琪案集傳釋中原二句義蘇宋書武三王傳云仁義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物故不繫于貴賤是此解本不始于歐蘇但上章云天命又此章正申言天命靡常之意故當以毛鄭之解為正唐書源明傳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諫曰中原之菽庶民采之思明楚元皆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土成之邪此依毛鄭為說者蓋詩人興義乃如秦人失鹿之喻毛云力采則得者所謂力征經營也宋書以喻仁義者自是斷章取意陸機文賦云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則又以喻文學豈得為詩本義邪

毛詩後箋卷十九

螟蛉有子螺贏負之傳螟蛉桑蟲也螺贏蒲盧也負持也

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得之承琪案法言學行篇云螟蛉之子殪而逢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說文蠋贏蒲盧細要土蠹也天地之性細要純雄無子詩曰螟蛉有子蠋贏負之此即本楊雄亦與列子純雄其名樗蜂莊子細要者化司馬彪注子視使淮南子貞蟲之動以毒螫高誘注貞蟲細要蜂果蠋諸似之也淮南子貞蟲之動以毒螫高誘注貞蟲細要蜂果蠋諸說皆治然則傳箋之解不可易矣陸疏亦無異說惟陶隱居注本末有細要蜂捕青蟲以俟其子大為糧之說其後掌禹錫本註注嚴有翼藝苑雌黃董彥辰聞辨新錄葉大慶考古質疑冠處義解頤新語戴侗六書故楊慎丹鉛錄王廷相雅述篇皆用

其說且云剖螺贏之巢親見有細卵如粟寄螟蛉身上久則螟
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為果贏之形穴竅而出然李含光本
草音義又云呪變成子迺亦數有見者是不信彼而疑此今
姑無庸悉辨第以經文證之若如後儒謂螺贏寄子螟蛉身上
則詩當云螺贏有子螟蛉負之矣此固可一言而決者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
生傳題視也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忝辱也承琪案毛
取節之義所包者廣日邁月征與周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
光明大旨略同鄭箋以日視朝月視朔為言與序言刺王切合
說經固當如此韓詩外傳云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
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漢書康

毛詩後箋卷十九

吳

方朔傳曰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鷓鴣飛且
鳴矣潛夫論讀學篇曰詩云顧彼鵲鴝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
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
者非直為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聞而以顯父母也
中論貴驗篇云故有進業無退功詩曰相彼脊令載飛載鳴我
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此則所謂詩無達詁者矣
人最喜此種義非不通而非注經之體矣

交交桑扈傳桑扈竊脂也言上為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
也箋云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白
承琪案爾雅釋鳥有兩桑扈竊脂陸農師李迂仲謂有一
種盜竊脂膏者與鳴鶴剖草對文皆指其性一種淺白色脂

八五二一九

者與竊之竊藍竊黃等相廁乃指其色范氏補傳則謂二者
一物耳謂一名有二義則可謂一物有二種則不可邵氏謂難
正義獨據賈逵舍人樊光及說文獨斷諸書所述九扈之第斷
為唐后經重出桑扈竊脂於冬扈之下唐後諸儒皆治其
七證以明之其言甚核又云左傳疏謂竊脂為淺白不信
脂膏之說非惟不達物性又不明於詩義今桑扈色青翠春
常在叢薈間孔疏定為淺白當由未識此鳥以肥快之三百篇
善言物性前後互見宜得其會通詩不云平交交桑扈有鶯其
羽交交桑扈有鶯其領毛傳云鶯然有文章是鶯者指其色之
青翠而言後世以黃離為黃鶯亦言其文采也若如孔疏以桑
扈為淺白之鳥則白鶯白鶯亦可云有鶯其羽有鶯其領乎惟

毛詩後箋卷十九

辛

南說林訓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古人盡物之性以正
其名至今可得之目驗豈得彊所不知斷為淺白哉承琪謂邵
說是也桑扈郭注陸疏及高誘注淮南皆以為青雀則邵云青
翠有文采與鶯羽之桑扈為一物審矣中山經崑崙山有鳥赤身
白首亦名竊脂則竊脂之非淺白色益信大抵竊脂肉食者非
必盡盜竊脂膏凡蟲蟻亦脂膏肉食也傳言桑扈啄粟喻上為
亂政箋以失其天性申之可謂善於體物者

哀我頊寡傳頊盡箋云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釋文填韓詩
作疹疹苦也承琪案古从真从彡之字互相假借此傳訓填為
盡者蓋以填為疹之假借贍印邦國疹瘁傳云疹盡也韓詩作
疹者疹乃籀文疹字疹瘁也非其義韓蓋以疹為瘡之假借

說文瘡病也雲漢召号箋竝云瘡病也雲漢釋文瘡韓詩亦作瘡

空岸宜獄傳岸訟也釋文岸如字韋昭注漢書同韓詩作犴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承琪案毛詩以岸為犴之假借說文犴胡地野狗从犴干聲或从犴作犴引詩宜犴獄蓋犴獄字皆从犴者取大所以守之意鹽鐵論刑德篇周禮射人注引詩皆作犴從韓本也荀子有坐犴獄犴不治注亦引詩宜犴獄傳訓岸為訟者訟為訟繫獄則讞成故韓詩以鄉亭朝廷分屬之若淮南說林訓云亡犴不可再後漢書皇后紀家嬰縲縲于園犴之下此則散文通稱耳

小弁

毛詩後箋卷十九

毛詩後箋卷十九

序云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趙注孟子云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趙氏鹿泉四書溫故錄曰毛詩以小弁為平王事故得言親之過大以所關在天下國家之大故較之凱風失在一身者則為小矣足明孟子所主詩說與毛同高子亦未嘗不同特其見理未精得孟子析言之而後信遂為毛詩授受所從出注則以為伯奇之詩是見琴操尹吉甫愛後妻子而棄其適子伯奇者或以為韓詩說蓋趙注言詩往往從韓如引標有梅之標作琴解以御于家邦之御為享與毛異趣以鴟鴞詩為刺邠君竝違尚書孫氏音義間有證明而此獨闕第觀注云又虐之其辭甚輕則亦與母不安其室者均為人子所遭之不足深較大小適足以見所傳之不確此毛詩所以雖訂至今

而三家多放失也焦里堂曰太平御覽引韓詩及曹植合為鳥論皆以黍離為伯奇之弟伯封所作而不言伯奇為小弁之詩漢書中山靖王勝傳云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也

詩云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此如疾首臣之謂也此上言伯奇下引小弁之詩中乃間以比干未必以小弁為伯奇所作惟論衡書虛篇云伯奇放流首髮早詩云惟憂用老則或者當時有伯奇作小弁之說也承琪案漢書馮參傳贊曰伯奇放流孟子宮刑申生雉經屈原沈湘小之詩作離騷之辭興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此似亦以小弁為伯奇作者然究不知其所本近人或以為出於琴操考琴操本無完書其見於文選長笛賦注世說言語篇注太平御覽宗親部郭茂倩樂府解題所引雖皆有伯奇事然文選注但云奇作歌宣王聞之曰此放子之辭也樂府解題則有履霜操竝載其辭絕無作小弁語若說苑載伯奇伯封事又以為王國君之子并非吉甫明人偽撰詩傳詩說乃有伯奇被逐其鄰大夫聞之為賦小弁之語此何元子所謂委巷傳謠不足取信者也劉氏詩益曰孟子親之過大一語可斷其為幽王太子宜白之詩蓋太子者國之根本國本動搖則社稷隨之而亡故曰親之過大若在尋常放子則己之被讒見逐禍止一身其父之過與凱風七子之母不安其室等耳何得云親之過大哉朱氏通義曰詩言踰遐周道鞠為茂草是憂國家之將亡非宜白作必無此語承琪案漢書杜欽傳言成帝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

毛詩後箋卷十九

毛詩後箋卷十九

此語承琪案漢書杜欽傳言成帝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

欽說大將軍王鳳歷陳女戒皆言后妃之事而志云小弁之作
可為寒心即此亦可見此詩必有關於君國而非士大夫一家之
事矣

弁彼鸛斯傳鸛卑居雅鳥也正義曰鸛卑居釋鳥文也卑
居又名雅鳥郭璞曰雅鳥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鸛鳥是
也此鳥名鸛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苑彼柀斯傳或有斯
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鸛斯之
目是不精也承琪案此鸛斯之斯自與本篇柀斯鹿斯一例與
周南之蝻斯不同詳見周南爾雅釋文云毛詩傳鸛卑居雅鳥也小
爾雅云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鳥說文字林皆云楚鳥
也一名鸛一名卑居秦云雅鳥本多無斯字是詩人協句之言

毛詩後箋卷十九

廣雅書局

後人因將添此字也而俗本遂斯旁作鳥謬甚據此合之詩正
義可見爾雅鸛卑居本無斯字毛傳即用爾雅而陸氏詩釋文
又云鸛斯音豫一云斯語辭轉似鸛斯二字本為鳥名者何其
無定見也或據法言頻頻之黨甚于鸛斯以為斯非語辭不知
此古人屬辭之法取便成句耳至師曠禽經本屬偽書玉篇廣
韻皆依誤本爾雅而衍斯字說文佳部雅楚鳥也一名鸛鳥部
鸛卑居也皆無斯字不此之信而別從誤本偽書以立異亦見
其惑矣

怒焉如擣傳怒思也擣心疾也正義曰怒思釋詁文擣心疾所
思在心復云如擣則似物擣心故云心疾也說文云擣手推一
曰築也稽古編曰案釋文擣或作擣韓詩作疔擣守皆从疔

毛韓直以為心疾之名則擣字特借耳疏語恐非毛
無擣字而疔訓小腹痛與心疾不合疏姑據擣字本訓之
非無見承琪案毛詩擣字自是假借說文疔雖訓腹痛然心
義本可通玉篇云疔心腹疾也引呂氏春秋云身肅疔腫
疔字除有切小腹痛也是疔不專訓腹疾矣毛殆以擣為疔借故直訓心
疾歟

苑彼柀斯鳴蜩嘒嘒有漙漙萑葦淠淠箋云柀木茂盛則多
蟬淵深而菑生萑葦言大者之菑無所不容正義曰定本無菑
所二字承琪案韓詩外傳引詩曰有漙漙萑葦淠淠言大者
無不容也此似為鄭箋所本亦無菑所二字說苑雜言篇引詩
曰苑彼柀斯鳴蜩嘒嘒有漙漙萑葦淠淠言大者之菑無所

毛詩後箋卷十九

廣雅書局

不容則又有菑所二字二書皆在鄭前但柀之容蜩不必言菑
固當以定本為是

譬彼壞木傳壞癭也謂傷病也承琪案此傳非以癭訓壞謂壞
為癭之假借故復以傷病釋之爾雅癭木正釋此詩作癭者乃
其本字說文及某氏注爾雅玉篇皆引詩譬彼癭木者或出於
三家論藝紀篇本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癭亦是
用其本字毛不直云癭木符婁者或如舍人注爾雅以符婁屬
下讀或以符婁義難通俗故直釋以傷病歟

伐木倚矣析薪地矣傳伐木者倚其巔析薪者隨其理箋云倚
其巔者不欲妄踏之地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析
之以言今王之遇大子不如伐木析薪也承琪案倚與幽風倚

彼女桑字異而義略同說文倚偏引也蓋仆大木者以繩繫其巔徐而引之防其驟蹶也今之伐木者向如是矣地唐石經作地玉篇引詩析薪地矣謂隨其理也今經文作地者當是借字說文地落也此謂籬落與析薪義不合段氏謂詩取地意隨理之意當是假地爲地今案正義曰析薪而言地明隨其理也地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故箋云觀其理是也攷大立元圖地地其緒注云地謂施大之也則孔疏以地爲施聲義亦近此二句卽上文舒究之喻凡伐木析薪者皆緩引其巔徐觀其理以言王之聽讒有來卽受不復舒謀所以舍彼諧人之罪而妄加於太子之身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嚴緝以爲讒人橫相離絕之喻不知此章但言聽讒之禍未及讒人若以伐木析薪

毛詩後箋卷十九

廣雅書局采

比讒人則與上下文皆不相貫矣

予之佗矣傳佗加也正義曰此佗謂佗人也言含有罪而以罪與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承琪案疏說非是說文佗負何也是加者佗之本義方言凡以驢馬橐駝載物者謂之負佗亦謂之賀儀禮士喪禮注云賀加也賀之爲加猶佗之爲加矣釋文佗吐賀反不誤正義乃謂是他人而以罪往加迂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傳浚溪也箋云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溪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雖逃避之猶有默存者焉承琪案依箋則經文當作莫高山莫浚于泉且似詩語未完必待注家以登巔入淵足成其意今謂此二句與北風莫赤匪狐二句一例相似彼傳云狐赤而黑莫能別也此言無高而非山無浚

而非泉山高泉深莫能測也以喻人心之險術夫山川君子苟輕易其言屬耳者必迎合風旨而交構其間矣戴氏讀詩記已作此解似較箋義長

君子無易由言箋云由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人將有屬耳于壁而聽之者知王有所受之知王心不正也承琪案大雅抑無易由言箋云由子也此文與彼正同乃又謂由爲用夫既謂王易用讒言而又戒之以屬垣豈反代讒人者慮其言之不密邪韓詩外傳云孔子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詩曰君子無易絲言名正也是韓詩正以此爲無易于言也此當是戒王無易于言致爲左右窺摸意旨耳何氏古義曰左曰奔申之時尚未見廢國語史伯所謂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是也故此詩云然者惓惓慮王醉飽之昏或有溺愛輕許之語則羽翼伯服者愈多而媒孽宜曰者益甚人皆集於苑誰自集於枯勢不至廢立不止矣呂記云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

毛詩後箋卷十九

廣雅書局采

巧言

序云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案詩以悠悠昊天發端而取五章之巧言名篇蓋讒人之言非巧不入詩人所深惡也大夫傷于讒者非獨一己傷困于讒謂大夫傷痛讒言之亂政故其詞屢言亂而深望君子之能察而止之秦氏詩測曰人主輕喜易怒人之所畏也然有時爲疾風迅雷亦有時爲

和風甘雨雖不中節小人猶有所畏思子之言或尚可乘機而進更有一種不痛不癢之証牽裾流涕置若罔聞累牘連章留中不發而肘腋之間近習之地有陰為播弄於其中者外廷遂無可如何此詩所以深望君子之如怒如社也始未嘗不知其為譖言也但欲兼聽竝觀姑合容之以為御下之術迨通之既久遂為譖言所化矣始未嘗不知其為益言也但欲調停中立姑盟約之以消朋黨之風迨盟之至屢遂為益言所奪矣蓋正言之苦不若益言之甘故也是則輕信生於多疑多疑生於多欲詩人歷指亂源一一如越人之視病承璜謂此條于全詩大旨得之

亂如此唐石經作傳是大也稽古編曰巧言首章兩字上

毛詩後箋卷十九

毛

廣雅書局

無毛訓大下無訓鄭兩無訓教必欲畫一則鄭義勝矣昊天大無疏申毛云王甚虐大不成文義承璜案亂如此無毛訓無為大者蓋謂天降喪亂如此其大本不同鄭意以昊天為呼天以亂無為斥王則以下昊天已威昊天大無毛意當即承上亂字言之謂天降喪亂可畏與甚大耳此詩前三章八言亂字末復結以亂階自是一篇綱領孔疏申毛大無為虐大既知不安又云易傳者以下言已威為甚可畏而泰無為甚大非類故為傲慢然言亂如此傲慢究為不辭不如從傳為順也子慎無罪傳慎誠也稽古編曰爾雅慎誠也詩毛鄭多用此訓宋儒以其不入俗悉改之案慎爾優游考慎其相猶可釋為慎至巧言兩子慎非誠義莫通矣承璜案經典誠偽之辨一用

六五

真字者惟諸子百家乃有真字然觀爾雅慎誠之訓當即以慎為真字之假借真之本義為變化說文真僊人變引申之則真誠段云凡種稷與真同聲慎從真聲即兼真義韓非解老云真者慎之固也傳箋於詩慎多訓誠者蓋深明爾雅假借之例韓詩外傳七引傳曰伯奇孝而弃于親隱公茲而殺于弟叔武賢而殺于兄比于忠而誅于君詩曰子慎無辜觀此知韓詩亦當以慎為誠耳

借始既涵傳借數涵容也箋云借不信也既盡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釋文借毛側蔭反鄭子念反涵毛音含鄭音咸承璜案毛意自以借為諧之借古借諧字本通抑不諧不賊柔柔朋友已諧瞻印諧始既背釋文皆云諧本作借一切經音義五引此詩作諧始既涵是也毛訓數者數與想同說文諧想也毛蓋謂亂之初生由於諧想始入王既受而容之文義明順之至鄭箋以借為不信涵為同義亦可通但又云不信與信盡同之則經文止言借是惟有不信無所謂信也釋文引韓詩作滅云滅少也函咸字固可通然以滅為少當謂亂萌初起借端尚少而合之下文則詞義不切矣呂氏讀詩記亦作請始既涵此不過因釋文有側蔭反然其注仍用不信之訓音從毛義從鄭與集傳同其誤耳

毛詩後箋卷十九

毛

廣雅書局

君子如社傳社福也箋云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承璜案正義合上文如怒引洪範作福作威為證是也但不必同鄭箋以君子斥在位耳此章君子皆當指王怒則有刑福由於喜義可

六五

互明傳語慶其喜而弔其昭十七年左傳范武子曰喜怒以類

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是左氏正以喜釋社何氏古義謂可為

此詩義疏若文二年傳君子謂狼曠于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

怒亂庶遄沮昭三年傳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

亂庶遄已皆借詞立義也

君子信盜傳盜逃也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曰竊賄為盜則盜

者竊物之名毛解名曰盜意也風俗通亦曰盜逃也承琪案漢

書惠帝紀如消注亦曰盜逃也傳意以譏人謂之盜者義取於

逃謂隱匿其情而以言誘人下文盜言孔甘所謂以甘言誘之

也凡誘人者必逃隱其情故說文差如誘相詠呼也一切經音

毛詩後箋卷十九

堯

爾雅書局宋

義誘古文有誦設等形皆取遁逃度匿之義即此傳訓盜為逃

意也

亂是用餒傳餒進也此用爾雅文龍龕手鑑引爾雅舊注曰餒

甘之進也案爾雅餒羞皆訓進者自由進食之義而引申之禮

記表記子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

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此於詩旨最為切合

匪其止共維王之邛箋云邛病也小人好為讒候既不共其職

事又為王作病呂記引董氏曰止共韓詩作止恭承琪案釋文

但云共本又作恭不言韓詩董氏殆據外傳之文王伯厚詩考

云外傳作恭是也外傳兩引此詩一云有大忠者有文忠者有

下忠者有國賊者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倫合苟同以持祿養

是謂國賊也其下引詩曰匪其止恭維王之邛又云詩曰匪其

止恭維王之邛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字皆作

緇衣引詩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邛注云匪非也邛勞也言臣不

止于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注以其為恭當本三家蓋詩言

止共故云止于恭敬其義為順若謂共其職事則止為曠字矣

正義衍之云非于其職廢此供俸而已似以廢釋止未免牽強

說苑政理篇孔子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為

亂者也夫曰蔽主為亂則不止于不供其職事而已故知恭敬

之義為長

奕奕寢廟一章箋云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已能付度讒

人之心故列道之爾歐陽本義謂鄭以田犬之能擬聖人之能

毛詩後箋卷十九

本

爾雅書局宋

不惟四字不類又殊無指歸是已集傳以君子聖人四句與他

人有二句於詞意輕重亦不倫呂記亦從箋疏嚴緝則略同

歐義然皆不如戴氏續詩記曰四章言國家宗廟宮室故在皆

君子之為也典章法度具存皆聖人之定也彼讒人者將有心

破壞之我安得不忖度其故忖度之則情狀得譬如狡兔之躍

遇犬則獲矣此說似於經旨尤合

秩秩大猷傳秩秩進知也案爾雅秩秩智也小戎秩秩德音傳

秩秩有知也正用爾雅文此云進知也者蓋秩義為積積有次

第之意故為進知謂遞進愈知之大道也說文大部載大也讀

若詩載大猷此引詩第比方其音耳字仍當作秩秩也

躍躍兔免遇犬獲之傳兔免狡兔也箋云遇犬犬之馴者謂田

犬也戰國秦策云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楚使黃歇說秦昭王曰
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又云楚國援也鄰國
敵也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兔遇犬獲之高誘注云
他人有毀害之心已忖度之躍躍跳走也兔狡也喻狡兔騰躍
以為難得也或時遇犬獲之喻讒人如毀傷人遇明君則治女
罪也史記春申君傳即取國策此文惟引詩躍躍作躍躍他人
有心二句誤倒在下耳集解引韓嬰當作韓詩章句曰躍躍往來貌
獲得也言躍躍之兔免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迹有時遇犬得
之據此薛君章句及高注國策皆以遇犬為遇值之遇毛於遇
犬無傳當與韓同正義引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
與犬遇而見獲此正用韓說以述毛義鄭云遇犬犬之馴者自

毛詩後箋卷十九

空 廣雅書局采

是以遇為愚與上兔免為狡相對素問解精微論云請問有兔
愚朴陋之問此兔與愚對之證釋文云遇如字世讀作愚非也
不知讀愚者雖非毛義固鄭義也

桂染柔木傳在染柔意也承琪案在當作集說文集弱兒从木
任聲此其本字也毛詩假桂桂之桂為之耳何氏古義謂桂通
作恁引說文下齋之訓借為柔弱非是梁釋文音母其實染即
母字之借說文母毛母母也徐錯云母母弱也王粲述迭香賦
挺母母之柔莖是也又通作媠說文媠弱長兒廣雅釋詁集弱
也釋訓集集媠媠弱也

往來行言心焉數之箋云此言君子樹善木如人心思數善言
而出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于彼亦可于己亦可是之

大四百零九

謂行也承琪案此箋義甚精數者計也行言者可行之言箋謂
心數善言而出之正與下出自口矣相對故下箋云徒從口出
非由心也宋儒以行言為行路之言或讀焉於虔切謂不足計
數或訓數為辨謂心能辨之皆于上下文詞旨不合

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傳蛇蛇淺意也箋云碩大也大言者言不
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承琪案傳云淺意者合下句出自
口矣為形容之詞言但出口而不從心淺孰甚焉蛇蛇與孟子
訖訖同孫氏音義云訖訖張吐不切云蓋言辭不正欺罔於人
自夸大之貌此字當本作訖訖說文沈州謂欺曰訖今方言作訖
孟子作訖皆一字也凡欺謾者雖為大言而其器量實淺故毛
以蛇蛇為淺意鄭以碩言為大言也

毛詩後箋卷十九

空 廣雅書局采

無拳無勇傳拳力也案說文捲氣勢也从手卷聲國語曰有捲
勇今齊語桓公問曰于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眾者
卓注云大益假拳為捲與此詩同盧令其人美且鬢箋云鬢讀
當為權權勇壯也吳都賦覽將帥之權勇李注云毛詩無拳無
勇拳與權同段懋堂曰張參五經文字木部權字下注云从手
作權者古拳握字因知鄭箋及李文選注之權字皆當作權為
捲之異體此說是也莊子讓王篇捲捲于后之為人
釋文捲捲用力貌字仍作捲

何人斯

序云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
作是詩以絕之蘇氏詩傳曰何人斯為刺暴公而本詩主言何
人蓋譜出于暴公而何人預焉刺何人正以刺暴公也虞東學

大四百八十二

詩曰何人必蘇公素所交好之人而新附暴公者故以從暴爲疑反覆究詰至末章責以反側其義顯矣歐嚴並以何人指暴公既與二人從行不合集傳謂不欲直斥暴公則詩中業已指名無容曲爲之說承琪案正義云經八章皆言暴公之侶疑其讓己而未察故作是詩以窮之此疏是也蓋全詩但維暴之云一語微露本意而其餘皆指何人言之欲窮極何人之情乃所以實暴公之譖意在於此而文成於彼此詩人譎諫之義故序特據事直書曰刺暴公曰作是詩以絕之也

箋云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稽古編曰春秋文公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杜注云鄭地范甯穀梁注亦同幽王時鄭尙未遷暴未爲鄭有且與雒戎盟于此則暴必近雒意暴亦東都畿

毛詩後箋卷十九

韋 廣雅書局印

內國歟王氏詩稗疏曰春秋公子遂壬午及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及雒戎盟于暴相去三日就盟兩地暴與衡雍其近可知衡雍在今懷慶府蘇者蘇忿生之國今懷慶府溫縣蘇暴二國境土犬牙相入故嫌疑而相譎承琪案路史暴辛公采地鄭邑也一云隧隧上當脫一暴字成十七年左傳云楚侵鄭及暴隧是暴一名暴隧春秋時鄭地也其地在今懷慶府原武縣境與溫接壤高誘注淮南精神訓云訟閒田者暴桓公蘇信公也此語必有所本王志長謂蘇公被譖之事必有關於社稷安危若止同列得譎相詬厲之言何足登之於雅張氏詩貫遂謂平王之廢暴公實陰構其閒而蘇公乃因之得禍此真無稽之說也君臣朋友皆人之大倫此詩雖止絕交而其詞反復推詳婉而不激所以爲溫柔敦厚之教彼谷風亦朋友

相怨之詩又得謂以國事起釁耶

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傳云言也箋云譖我者是言從誰生乎乃暴公之所言也由已情而本之以解何人意黃氏元吉曰孔疏申鄭謂猶冀其不然欲與和好乃開解之曰今譖我者維誰之所云從而出乎維乃暴公之所云耳言爾應不與當與我和親也此意甚美然于首章即言欲與和好無步驟矣承琪案傳以二云爲言者蓋承上文胡遊我梁不入我門二句若曰是從誰之言而與我疏間如此維其從暴公之言耳下章云不我可正與此章云字相應謂始者言我可今則言不我可也若譖言從暴公出則既明知其事矣何以下文又云誰爲此禍邪且詩言微婉必不直斥暴公之譖故知箋說非傳旨也

毛詩後箋卷十九

高 廣雅書局印

胡遊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傳陳堂塗也箋云堂塗首公館之堂塗也陳碩甫曰塗當作涂周禮匠人堂涂注引爾雅釋宮堂涂皆其證今字作塗又作途釋宮曰堂涂謂之陳毛所本也孫炎郭璞注並云堂下至門徑堂涂在門內詩曰遊陳則入門矣而不入我室所以聞聲不見身也鄭以上章云不入我門不入唁我故謂堂塗爲公館之堂塗但公館在他處與我聞其聲文不相承箋失之承琪案聲不必專指言語聲音凡通問皆可謂之聲王氏總聞曰當是過門畱語而去姜氏廣義曰天下豈有聞聲而不見其身者蓋通問而不請見也二說於情事爲近正義以公館爲舍客別館蓋其人至此通問而去故雖聲息相聞而面目不接無疑於遊陳之與不入門相戾矣戴氏續詩記

以陳爲屋壁塗墜之側過陳而聞其聲但不見其身耳此泥於
聲爲音聲其解陳字尤屬肌理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傳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箋云祇適也何人乎女行來而去疾
如飄風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
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黃氏元吉曰孔疏謂以其
徑來而徑去知爲疾也非在道急速故下章言其安行所辨甚
明上章由梁而至陳自遠而及近也此復以梁言者忽而在陳
者又忽而在梁正見其蹤迹之詭祕也承琪案匪風傳用爾雅
迴風爲飄文此但云暴起之風者惟狀其去來之疾不取迴旋
此詩前四章三言遊梁一言遊陳則正義所云數過其國而不
入者是也

毛詩後箋卷十九

廣雅書局本

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箋云一者之來見我于女亦何病乎正義
曰毛云若不譜我則一者之來見王以後云何使我有罪譴之
病乎亦以我得病在汝見王之後所以尤疑也毛以此云何其
盱與下俾我祇也互文皆言云何而使我有罪病也箋以上章
責其不來見已下章言入與不入則一者之來當爲來見蘇公
不得爲見王也且蘇公之所疑者以不見何人故言一者之來
見我於汝亦何病也是欲見以解疑之辭此木之於何人爲不
病下反之已爲得安是章次相成也承琪案毛於盱字無傳者
當同卷耳訓吁爲憂以吁盱皆忤之假借說詳卷耳不必同下章訓
祇爲病但曰憂曰病皆承上文攪我心而言壹者之來即指上

毛詩後箋卷十九

廣雅書局本

文遊梁遊陳之事壹者猶言乃者高誘注呂氏春秋知節篇云
一猶乃也漢書曹參傳乃者吾使諫君也注云乃者謂曩日也
蓋此章是言其過去之時謂爾若安行何以不暇舍息爾若急
行何以有暇脂車非徐非疾行蹤莫測而乃僅逝我梁陳而來
云何不使我有攪心之憂乎下章又言其行反之時謂爾若還
而入唁我則我心悅也今還而不入則其與於譖我情事不難
知也而乃猶逝我梁陳而來則惟使我有攪心之病而已上來
字對舍字言謂但來而不舍息下來字對入字言謂但來而不
入唁總之自蘇公言來定當是來見蘇公正義述毛以壹者之
來爲來見王夫蘇公遭譴則已不在王所其於見王之人祇應
言往不應言來也且下章明云還矣而仍以來爲見王豈往返
皆見王乎正義申鄭以此章言何人不病下章言已得安但兩
章皆言壹者之來而下句又分屬兩人亦有未安

否難知也箋云否不通也釋文否方九反不通也一云鄭符鄙
反承琪案釋文此處疑有誤其方九反乃爲毛作音不當釋以
不通其不通也三字當在符鄙反之下說文否不也从口不
亦聲方九切此詩否字讀方九反則當訓不蓋章首其心孔艱
言其心難知此則言其心不難知皆反覆窮究之意箋謂反又
不入見我則我與汝情不通此乃讀符鄙切與易之泰否書之
否德同音皆否字引申之義也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傳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
以豕臣以犬民以雞正義引鄭異義駁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

行所出皆謂詛耳小于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辟
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荊哀十七年左傳孟武伯問于高柴曰諸
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貍下人君
牲以上皆駁是盟用牛也承琪案曲禮正義云盟牲所用許慎
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毛詩說君以
豕臣以犬民以雞是毛韓略同但韓言盟不言詛者以盟足該
詛毛不及牛者自專指詛時所用之牲正義引定本民不相信
則詛之無盟字是也

有覲面目傳覲姑也箋云姑然有面目女乃人也正義曰說文
云覲面見人姑面覲也然則覲與姑皆面見人之貌也稽古編
云釋文姑面醜也與孔疏異案韋昭國語注亦云覲面目之貌

毛詩後箋卷十九

廣雅書局采

廣雅亦訓姑爲覲皆不及醜義詩亦但言其與人相見無窮極
耳竝無可醜之意當以疏引說文爲正承琪案毛用爾雅文說
文姑面覲也正與爾雅相轉注今本說文及詩釋文作面醜者
字誤耳廣韻十三末姑下云覲也十五錯又云姑面醜則其字
誤已久然詩云有覲面目國語范蠡曰余雖覲然而人面哉詳
其詞意當謂面貌覲然猶云儼然人面也爾雅釋文引舍人注
云覲擅也一曰面貌也謂自專擅之貌義亦相近後漢樂成王
傳安帝詔曰有覲其面而放逸其心

巷伯

序云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箋巷伯奄官寺
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于宮中爲近故謂之

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

以名篇稽古編云周禮內小臣奄人而稱上士是奄官之長故
箋疏以巷伯當之伯長也寺人無爵且屬於內小臣則奄人之
卑者故不以當伯長之稱宋之說詩者謂寺人卽巷伯已失據
矣朱傳又謂寺人卽內小臣則誤尤甚夫內小臣與寺人竝列
於周禮天官屬下明是二職豈末之見乎承琪案寺人內小臣
本于車鄰毛傳詩主諷詠之文難以拘定官制彼傳以寺人爲
內小臣本不過謂小臣之在內者非專指王之正內五人也寺
人非一而自稱曰孟子傳所謂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
正義云自言孟子以殊於餘寺人不被讒者是也但詩爲寺人
所作而名篇以巷伯故箋有寺人傷其將及巷伯之語然詩中

毛詩後箋卷十九

廣雅書局采

未見此意末章言凡百君子則不止於將及巷伯矣故後儒以
寺人卽巷伯者亦非無理蓋詩篇名有作詩者自名亦有采詩
者所名此詩或作者自稱寺人而采詩者名之以巷伯巷伯不
見周官惟見於襄九年左傳宋災令司宮巷伯傲宮杜注卽以
巷伯爲寺人意巷伯本內奄之通稱後漢書宦者傳贊况邈巷
寺人之職也故經言寺人序稱巷伯歟漢書司馬遷傳贊云迹其所
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後漢書宦者傳序云詩之小雅亦有
巷伯刺讒之篇詳其詞意似皆以此詩卽巷伯所作然則以巷
伯卽寺人其說不始於宋儒矣孔融傳駁復內刑議有冤如巷
伯語尤足見是巷伯被讒而作禮記緇衣正義乃謂寺人傷讒
巷伯懼將及已故作此詩章懷注後漢書又謂巷伯被讒將刑

寺人傷而作詩其言又皆與鄭異然而皆非也

稽古編曰案序故作是詩也下脫巷伯奄官四字箋巷伯卜內
小臣上衍奄官寺人四字疏申序謂經無巷伯字而篇名巷伯
故序解之曰巷伯奄官言奄人為此官也則知序未脫此四字
矣又申箋謂巷伯內官用奄上士四人內小臣而謂之巷伯者
以此官于宮中為近是箋文內小臣解巷伯非解寺人也不應
云寺人內小臣下文云奄官不應上文先出奄官則知箋文直
當云巷伯內小臣也而中間奄官寺人四字皆衍文矣阮氏按
勘記段氏毛詩傳說皆略同承琪案此明箋無奄官寺人四字
其辨甚晰而必謂序有巷伯奄官四字則終未敢信三百篇之
序文例多同從無於作是詩也之下贅以解釋篇名體同故訓
者正義雖言序有此四字而仍以定本無者為是釋文云官本
或將此注為序文是亦不以序有四字為然唐石經序文無此
四字正從定本可見唐人以序有巷伯奄官者為俗本當時所
不用也

毛詩後箋卷十九

卷

廣雅書局采

箋兮斐兮成是貝錦傳興也斐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承
琪案尚書禹貢厥篚織貝正義引鄭注曰貝錦名并引詩斐兮
斐兮成是貝錦此詩首次二章皆言成是蓋錦本非貝以織作
斐斐而成為貝文下章星亦非箕以踵舌哆侈而成為箕象皆
謂羅織細碎之故巧構形似之言以成其罪爾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傳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有因
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段氏詩小學云說文侈字注引詩

大正百卷

3000111

侈兮哆兮王伯厚詩考引之而作侈兮哆兮其所據本侈為作
侈也又引崔靈恩集注本作侈兮哆兮然則毛詩古本上侈下
哆唐後乃倒易之或云毛傳鄭箋皆言因箕星之侈而侈大之
似今本為是玉裁謂傳箋釋其義耳經文謂所侈大者乃其本
侈口者也侈大之而成是南箕矣文意如此又案因箕星之侈
而侈大之此自鄭說非毛說也詩續斐侈侈皆一句中用韻續
斐為重字則侈侈亦重字也毛傳當云侈侈大貌猶上章云斐
斐文章相錯也又云侈侈之言是必有因也云云此釋成是南
箕亦即釋成是貝錦也轉寫改竄遂不可讀說文今本譌舛崔
氏集注出于讀詩記者恐未可信不必從上侈下侈之本也承
琪案段氏後說是也今本毛傳先釋侈即釋南箕然後言侈例
亂經文傳無此例足知毛傳當以侈侈連文為雙聲疊韻之字
鄭云因箕星之侈而侈大之斷無經文上侈下侈箋不明其所
以而違反之者臧氏經義雜記謂箋反言以申傳非倒易經文
其說迂拙不可信

毛詩後箋卷十九

卷

廣雅書局采

緝緝翩翩傳緝緝口舌聲說文旨聃語也从口耳詩曰旨聃
幡聃附耳私小語也釋文引說文云旨聃語也承琪案詩緝字
自當為旨之假借釋文云聃語者聃如今胸膈字亦謂小語無
聲若在高閣之意傳云口舌聃者曲盡聃語之狀後儒或云緝
人之罪或云緝緝有條理皆望文生義耳至說文引詩緝緝幡
幡則段氏云幡幡二字當云翩翩而誤舉下章之幡幡猶生民
或春或昏而誤云或箴或昏者是也

大正百卷

慎爾言也謂爾不信箋云慎誠也女誠心而後言王將謂女不信而不受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正義曰上言謀多而巧此言為謀之狀言口舌緝緝然往來翻翻然相與謀欲為說譜之言以害人自相計議唯恐不成相教當誠汝之心而後言也若言不誠實則所言不巧王將謂汝言為不信而不受也故須誠實言之承琪案此疏誤會箋意箋誠不誠三字誤倒上言誠心而言王將不信下當云欲其不誠者惡其誠也蓋譏人相教以不誠之言庶幾巧於取信若言過誠實則不能巧何以致王之信受文義自當如此疏說與箋不相應且言不誠實則所言不巧等語亦於理不順殆據誤本箋欲其誠者惡其不誠故云須誠實言之而不知與上文誠心而言王將不信之語相戾也

毛詩後箋卷十九

七
廣雅書局印

捷捷幡幡謀欲譜言傳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釋文捷如字又音妾承琪案漢書楊雄傳蘇林注曰啞音詩啞啞幡幡之啞是讀詩捷字作啞古字捷接多通故亦通作啞史記司馬相如傳正義云啞啞鳥食之聲也彭越傳集解引徐廣曰啞一作啞匈奴列傳啞啞而估估索隱引服虔曰口舌為啞蓋此無正字作啞作啞又假捷假捷為之故集韻云捷捷譜言或从人亦作啞總之皆口舌多言之貌故傳云捷捷猶緝緝也毛傳故訓之祖凡言猶者皆比擬切合非泛為蒙上作解後儒望文生義以捷捷為假利貌失傳旨矣幡者反也音之初筵傳幡幡失翻其反矣逸詩備其反而蓋偏反登韻語皆形容反覆不定之貌故傳云幡幡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傳遷去也箋云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將

不受女言乎已則亦將復訕非女承琪案遷去者譏人相戒以為術不工恐無以堅王之信而或有遷心耳鄭以遷為訕謂王將訕非譜者實不如傳義明易正義乃云以遷去為理不安故易之非是又此兩章爾字女字箋疏皆以為譜人相戒教之辭其義不易蓋兩章皆言謀欲故當為謀譜者自相爾女後儒多以爾為詩人爾譜者且謂是忠告之言迂矣

騎人好好勞人草草傳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戴氏詩考正曰爾雅旭旭憍也郭注云小人得志憍蹇之貌讀旭為好承琪案邶風旭日始旦釋文引說文旭讀若好今說文作讀若勛誤字林呼老反是旭好聲同字通毛傳訓喜者自由好字引申之意爾雅作旭或古本詩借旭為好段氏說文注轉謂今詩好好字為旭旭之

毛詩後箋卷十九

七
廣雅書局印

借非是至爾雅怪怪勞也邶疏引詩勞人怪怪邶昂在北宋初或猶及見韓詩說文怪動也此則三家詩用其正字毛詩又借草為之耳
彼譜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譜人投畀豺虎集傳云再言彼譜人者甚疾之故重言之或曰衍文也承琪案此以為衍文者疑謀字不入韻耳顧氏詩本音以者與虎韻江氏古韻標準謂首二句複次章以起下文為無韻之句惟段氏音均表云謀本音在之哈部巷伯以合韻者虎字猶母本音亦在第一節蝦蟇以韻雨是也孔氏詩聲類云謀字詩凡九見或讀為媒或讀為每唯小豎民雖靡靡或哲或謀及巷伯六章似皆讀為姥且巷伯一篇之中二章以謀協箕六章以謀協虎是在當時固可兩讀矣

今廣韻上聲有煤字文甫切承琪謂皇皇者華周爰諮謀淮南
脩務訓作諮謀史記陳杞世家集解引徐廣曰謀一作謨是謀
謨同字亦當同音故可叶熊虎猶集讀為就躬讀為身之例也
一說禮記緇衣注後漢書朱勃上書詔馬援並引詩取彼譏人
投界豺虎若上文有彼譏人者二語下不應忽變稱譏人則似
本無章首二句今本有者因次章誤衍今案漢書辰太子傳壺
關三老上書引詩取彼譏人投界豺虎仍同今本作譏不作譏
則此說亦未可信

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故先從近小者
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故先從近小者
始承琪案猗與倚同字倚者依也凡因依者皆自此加彼之意
故傳云猗加也毛意當以楊園喻近小畝丘喻高大謂譖人者
由近而加遠由小而加大如楊園之道而橫侵及畝丘也箋語
似與傳相反

毛詩後箋卷十九

七

廣雅書局

寺人孟子作爲此詩釋文一本云作爲作詩按勘記云攷正義
本是作爲作詩與一本同此二本之異在第二字正義是作釋
文是此不同耳故正義箋並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以經有二
作字而各釋之也正義又云定本云作爲此詩又定本箋有作
起也作爲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所謂乖者經字既此矣
不復有二作而箋訓有之是其乖也正義之意據其箋有二訓
證其經止一作之失耳不謂不當有二訓也段氏云詩爲字誤
當是一本云作而作詩也正義曰當云作而賦詩定本云作爲
此詩據此則孔疏本原是作而作詩也承琪案傳云寺人而曰
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箋云作起也孟子起而

大西

爲此詩傳作此詩之作但就經文爲字言之故箋以起釋經作
字然後繼之曰起而爲此詩詳毛鄭之文未必經有一作字且
若經云作而作詩下作字文義易明何庸更釋以爲家父作誦
作此好歌皆未嘗別訓作字知此箋有二訓之本亦未可從也

毛詩後箋卷十九終

毛詩後箋卷十九

七

廣雅書局

黟縣黃士陵初校

益陽蔡芳覆校

小雅谷風之什

逕 胡承拱撰

谷風

序云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案此序首句但云刺幽王詩中寅子弃子等語焉知非君臣道際進若加膝退若墜淵之謂而序下及傳獨以為朋友之詩自當有所受之韓詩外傳載宋玉讓其友引詩曰將安將樂弃子疑古遺是毛韓義略同此後則新序雜事宋玉事與外傳同蔡邕正交論風俗通窮通篇並云谷風有弃子之怨朱穆絕交論亦同兩漢儒者無不以此為朋友之詩若後漢書陰皇后紀光武詔曰吾微賤

毛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書局

之時娶於陰氏因將兵征伐遂各別離幸得安全俱脫虎口其下引小雅曰將恐將懼維予維汝將安將樂汝轉弃予風人之戒可不慎乎此但取恐懼安樂為義非詩本旨

維風及積傳積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稽古編曰風薄指積風相扶指谷風也積風力薄不能上升賴谷風扶之而上以喻友之相成如此孔疏解此甚明嚴氏譏毛以秦釋積誤矣傳語簡貴豈可以粗心讀之哉且秦從下而上積從上而下是李巡孫炎之說而郭璞因之耳據爾雅正文未見其必然也扶搖謂之秦即南華之扶搖信從下而上矣焚輪謂之積焚取象於火火乃炎上之物安得自上而下乎注爾雅者止因積是下墜之名故為此解然以字義考之積从禿貴

聲禿兒又暴風也墜从自貴聲下墜也說文王肅俗通作頽是

積墜本各一字不得援下墜之墜釋暴風之積矣毛傳風薄相扶薄當為迫義谷風積風皆欲上升相迫則其升愈速喻朋友相親切則德業益進也疏以風薄指積風相扶指谷風特通毛鄭兩家之說毛意未必然也陸農師曰風之銳而上者為秦風之旋而上者為積莊子曰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扶搖即秦是也羊角即積是也今羊角旋轉而上如燄焚輪之象也案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風上行謂之扶搖風曲上行若羊角然謂之羊角陸義應本此合之爾雅則上行如焚旋轉如輪名義允協可正景純之誤承拱案焚輪為疊韻字文選海賦滑瀆淪而瀆潔注瀆淪相糾貌江賦神蜃蠃輪以沈游注蠃輪行貌又

毛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書局

或混淪于泥沙注渾淪輪轉之貌封禪文紛綸葢注引張揖云紛綸亂貌此皆疊韻形容字與焚輪同積風曰焚輪者謂其回旋糾亂之狀猶之乎紛綸混淪也陸氏燄焚車輪之說尚非古義淮南原道訓扶搖珍抱羊角而上高注云珍抱了戾也扶搖如羊角轉曲繁行而上也案了戾即紛紛糾錯之謂亦即所謂焚輪者也但旋風迴轉無定其力自薄且不能久得當方應候之谷風助之而其升愈速故傳云風薄相扶而上也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舛無木不萎傳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舛葉萎枝者箋云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山巔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稿者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承

琪案此章自傳箋後劉原父蘇頌濱及呂記朱傳諸說皆以為天地之功有所不足生物之恩及於崔嵬是為大德一草一木偶然於莠是為小怨惟嚴緝范傳獨以谷風為暴風及雨及積以喻事變草於木莠則事變愈甚喻當大患之時必賴朋友以濟此蓋泥於經文無不二字以為草木盡於耳據正義引定本及集注云草木無有不於葉莠枝者則正義本不同可知今觀正義云雖至盛夏之月萬物茂壯無能使草不有於者無能使木不有莠者可見傳文無有不於葉莠枝者當作無不有於葉莠枝者無不有即偶然有之之意非謂草木盡於也中論脩本篇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巍何木不於何草不莠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之應報乎此雖不為

毛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書局宋

朋友德怨之喻然其言草木猶有枯落正與傳箋同也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王雪山曰怨字以聲取旁紐作越亦可叶德陳氏毛詩古音考曰怨似宜音威與嵬莠為韻然獻玉歌以怨與汶分韻楊雄逐貧賦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以怨與焉山韻諸如此類尙多讀者似宜以韻為主此則仍謂末二句無韻也顧氏江氏皆同段氏音均表云怨本音在第十四部元寒桓刪山仙類詩谷風合韻嵬莠字讀如伊此與北門之敦讀堆采芑之焯讀推碩人之頌讀畿新臺之鮮讀斯正同孔氏詩聲類云此章嵬字連上章積懷遺為韻與正月之又有嘉肴召閔之不云自頌同例怨轉音肥去聲與莠協奏古讀若倭去聲戚氏毛詩證讀云國語人皆集於苑一本作莠莠苑古音近此怨得從莠叶

承琪案諸家以段說為近又案詩鬱彼北林周禮注作宛疑古怨字本有鬱音古韻物月為脂微之入怨讀若鬱正與嵬莠四聲同部不煩合音也

蓼莪

序云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箋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釋文養餘亮反注除鞠養也穀養也二字餘竝同承琪案陸氏從切韻以養育之養為餘兩切謂飲食之也以供養之養為餘亮切謂凡服事也蓋分為上去二音漢魏以前未必有此區別然此序言終養自兼服勞奉養言之儀禮既夕記養者皆齊禮記文王世子齊元而養皆謂侍疾檀弓事親左右就養注謂扶持故箋以親疾將亡不得見釋終養是也晉王褒齊願歡竝以孤露讀詩至蓼莪哀痛泣涕唐太宗生日亦以生日承歡膝下永不可得因引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之詩是自漢至唐無不以此詩為親亡後作者歐陽本義乃謂鄭箋泥滯試思詩中無父無母銜恤靡至等語尙得為父母在之辭耶

毛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書局宋

蓼莪者莪匪莪伊蒿傳興也蓼莪長大貌箋云莪已蓼莪長大我我各本作我視之以為非我反反各本作故謂之蒿興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此二句自箋疏後各為其說引記謂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說本歐陽但於匪伊二字無著朱傳以莪為美菜蒿為惡草以比父母生我以為美材而今乃不能終養本於蘇傳然莪與蒿本

非一物菁菁者莪傳云莪蘿蒿也是莪乃蒿之一種耳陳長發謂莪美蒿賤之說未知何據是也嚴緝據爾雅繁之醜秋爲蒿及彼注疏繁莪莪之類始生氣味各異其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之語以爲莪始生香美可食至秋高大則粗惡不可食喻子初生猶是美材至於長大乃是無用之子此說於取喻甚合且與首句莪莪長大下文生我劬勞語意尤融貫陳長發又謂其於次章伊蔚終屬難通承琪案下傳云蔚牡菽也用爾雅文蔚既名牡菽自當以郭注無子者爲是陸疏云牡蒿八月爲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不知角蒿見本草唐注及蜀本皆云有子肆雅以爲角蒿卽藜蒿亦卽蘿蒿然則陸疏乃以莪爲蔚其誤明矣莪爲有子蔚爲無子草木自有子者爲材匪莪伊蔚正

毛詩後箋卷二十

五

陸廣雅書局

與上句一例未見其難通也雋里堂曰毛傳之義每寓訓詁中其言雖略尋之可得此訓藜藜爲長大若曰父母生之使長大者子也今則不能終養非子也而他人矣視莪而以爲蒿傳義不如是餅之蒸矣維嚳之恥傳餅小而嚳大罄盡也箋云餅小而盡嚳大而盈言爲嚳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眾恤寡正義申箋云言爲嚳恥者是爲主嚳者之恥卽酌者也承琪案此實事外添設經但言嚳恥不言酌嚳者之恥左傳昭二十四年鄭子大叔語范獻子云詩曰餅之罄矣維嚳之恥王室之不監晉之恥也正義曰餅是小器常稟受於嚳今餅罄盡嚳更無物以共餅惟是嚳之恥也此疏釋詩不誤惟謂餅喻周嚳喻晉則非是詳左傳

大五石一十五

上文云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其下卽引詩云云蓋以餅自喻以嚳喻晉謂王室衰弱非小國之憂而大國之恥耳集傳以餅比父母嚳比子語意倒置劉氏瑾謂但取相資之義而不取義於餅嚳之大小究有未安嚴緝則據易羸其餅儀禮蠶水在洗東謂餅以汲水罍以盛水餅罄竭則嚳無所資爲嚳之恥猶子窮困則詒親之羞此說雖勝集傳然序言刺王仍當以箋疏爲正但大旨謂民勞失養乃國家之恥猶所謂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者不必以嚳喻富眾餅喻貧寡後漢陳忠曰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藜莪之人作詩自傷曰餅之罄矣惟嚳

毛詩後箋卷二十

六

陸廣雅書局

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忠於安帝建光中上書在鄭箋之前其釋詩最合經旨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傳鮮寡也箋云此言供養日寡矣而我尙不得終養恨之言也承琪案此箋似非經意亦失傳旨傳以鮮爲寡者蓋鮮民猶言孤子卽下無父無母之謂經傳雖多以孤爲無父之稱然管子輕重已云民生而無父母者謂之孤子孤寡義同此鮮民所以訓寡也放齋詩說曰以無怙恃故謂之鮮民言其薄德而寡怙也戴氏東原曰春秋傳葬鮮者謂不得以壽終爲鮮鮮似有少福之意故無怙恃者曰鮮民二說義亦可通或據鮮斯字通謂鮮民如論語斯民之例然末章兩言民莫不穀皆對我獨而言是言斯民同處亂世而未至抱恨終

大五石一十五

天則猶勝於我不應此章乃統言斯民之生不如死也大戴禮
用兵篇子曰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盧注以為困於兵革
之詩正謂民勞於戎役不得終養父母耳陸堂詩學乃謂蓼莪
孝子其父母遭兵而從以附會王褒之事亦鑿甚矣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案怙恃傳箋無訓唐風鴛羽父母何怙傳
云怙恃也本爾雅釋言說文亦云怙恃也恃賴也蓋怙恃皆依
賴之義故此箋云怙恃父母依依然以為不可斯須無也釋文
引韓詩云怙賴也恃負也雖分別釋之大旨亦同說文負恃也
正與韓詩相轉注恃又通持小宛果贏負之傳云負恃也是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傳鞠卷腹厚也箋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

毛詩後箋卷二十

七

廣雅書局

也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正義申釋
以生我為本流氣以生我鞠我為懷妊以養我是也其又云拊
循我起止我長遂我覆育我顧視我反覆我分疏皆不甚切當
箋但云畜起不兼止義覆育為覆近而愛育旋視為去之而反
顧語亦未晰承琪案首二句生我鞠我自指初生之時楊子所
謂父母人之天地歟無天何生無地何形是也以下三句六我
字皆相對為義箋云畜起也自是讀畜為愾說文愾起也此畜
我謂有時作之使起則拊我乃撫之使止也後漢書梁竦傳箋
云育覆育也者謂覆庇而育之則長我當為培植而長之如養
草木者之或長遂其根或覆庇其顛也顧旋視者謂周旋視之
復反覆謂往來視之箋義似當如此分別嚴緝以拊為防其

大五南二十一

驚畜為乳之長乃能就口食育為哺之顧為回首以顧復為顧
之又顧文例殊不相比附非其義也至出入腹我乃承上而總
言之傳云腹厚也是統言愛厚養以懷抱申愛厚之義正義以
為易傳非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傳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貌箋云民人自
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范氏補傳曰
烈烈律律猶言栗烈謂其氣之凜發發弗弗猶言鬻發謂其風
之疾承琪案此申箋義是也箋寒且疾似不專承飄風蓋謂南
山之氣烈烈然寒飄風發發然疾四月冬日烈烈飄風發發箋
云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可證若傳云烈烈然至難也似不
得以為寒義當如行路難蜀道難之難以烈烈為險阻之狀說

毛詩後箋卷二十

八

廣雅書局

文巘危高也讀若厲玉篇廣韻作巘云魏也集韻類篇巘力巘
切山高貌古有巘山氏禮記祭法注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
或曰有烈山氏然則烈烈為山之高峻故傳以為至難下章南
山律律王介甫以為山之峯嶽說文無律字玉篇有律字云律
硯危石文選七發上擊下律注云律當為磳是律磳同字故傳
云律律猶烈烈也

大東

序云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
病焉箋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正義曰言東國
者譚大夫以譚國在東而見偏役故經云小東大東序亦順之
而言東國焉不指譚而言東者譚大夫雖自為己怨而王政大

經偏東非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案次章小東大東箋云小也
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歐蘇多
從之惟范氏補傳云東方諸侯無小無大杼柚皆為之空觀序
下正義云言東以廣之則似以小東大東為東方之小國大國
者與序言東國義合商頌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此亦以小
大言國者惠氏詩說引魯頌遂荒大東箋云極東周禮曰東則
景夕多風注謂大東近日以證此詩之大東是也若東人之子
則仍當從傳指為譚人耳但幽王虐取於民東西當皆被其害
未必獨於輦轂之人所謂西人之子恐亦是指小人之在位者
也

有饒簋飡有棟棘匕傳興也饒滿簋貌飡會謂黍稷也棟長

毛詩後箋卷二十

九 廣雅書局

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案傳意止當以首二句為興箋謂
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是也其下周道如砥其直如
矢傳云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此則正言周家貢
賦賞罰之道是賦而非興矣韓詩外傳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鹽鐵論刑德篇亦有
此語蓋皆與毛義合鄭箋以君子所履承有饒二句小人所視
承如砥二句似非毛旨墨子兼愛下篇引詩其直若矢其易若
砥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王逸注楚辭招魂引詩其平如砥
字句與毛詩異或出三家然今毛詩與孟子荀子見前同知其
源流尤確也

佻佻公子傳佻佻獨行貌釋文佻佻韓詩作嬖嬖往來貌王氏

大正九年九月

廣雅疏證二云案糾糾是葛屨之貌非履霜之貌則嬖嬖亦是公
子之貌非獨行往來之貌說文嬖直好兒此句但言其直好下
三句乃傷其困乏之言此嬖嬖然直好之公子馳驅周道往來不
息是使我心傷病耳廣雅訓嬖嬖為好當是齊魯詩說毛韓皆
緣辭生訓非詩人本意也承琪案爾雅佻佻契契愈遲急也此
句明為大東作釋下文契契寤歎傳云契契憂苦也爾雅以佻
佻契契並言自不得謂佻佻為好貌爾雅釋文引詩云佻佻獨
行歎息也詩下當脫傳字疑陸所見毛傳獨行下尚有歎息二
字爾雅愈遲急者當是遠行急切之意乃就本詩大旨為釋毛
訓獨行則意重在獨不重在行蓋佻本音若文選魏都賦注引
爾雅郭注云佻音葦若又佻字亦作若楚辭九歎注引詩作若
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

十 廣雅書局

若公子西京賦狀亭亭以若若固為高貌亦孤迥無依之意此
佻佻亦謂其獨行無依非必毛傳因行彼周行而遂緣辭生訓
也
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傳載載乎意也箋云薪是穫薪者析是穫
薪也尚庶幾也庶幾析是穫薪可載而歸蓄之以為家用承琪
案上文無浸穫薪毛云穫艾也鄭云穫落木名也蓋字本從禾
作穫鄭依爾雅從木作穫毛謂是已刈之薪鄭謂析穫木以為
薪說文樛或作穫某氏爾雅注陸璣詩疏皆與鄭同實則毛鄭
義並可通至薪是穫薪上薪字即械樛薪之類之之薪樊光孫
炎注爾雅采薪即薪皆引此詩白華樛彼桑薪正義曰樛者薪
之一名但諸事皆反其名以名其事此樛彼桑薪猶薪是穫薪

大正九年九月

也惟傳云載載乎意也正義曰又言薪蓄是穫刈之薪者尙以爲可存載於意當輝而掌之以爲家用此解殊迂迴難通段懋堂云意當作車承拱謂形弓薄言載之傳云載以歸也箋云出載之車也此傳意字或車字之誤載車如孟子與薪之謂歟舟人之子熊罷是裘傳舟人舟楫之人熊罷是裘言富也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罷在冥氏穴氏之職稽古編曰自與周裘與求不僅音同形亦相似況古衣裳字原作求象形其从衣後人所加耳翁氏詩附記曰上句只概言東人與西人相對說未嘗明說譚人則西人亦不明說某地之人乃與東人詞順也此下則舟楫之人私家之人亦各就一事指陳之而鄭獨謂舟當作

毛詩後箋卷二十

十一 廣雅書局采

周此處忽明出周字是何文理承拱案若作周人仍與西人無別且經言人不言臣也舟人私人自即於西人之中特舉其卑賤者以見官之師旅不勝其富耳或疑熊罷不可爲裘不知周禮穴氏掌攻鼬獸獻其皮革注即以爲熊罷之屬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大雅韓奕獻其貔皮赤豹黃罷莊子豐狐文罷蓋皆爲裘之用不必以後世無熊罷之裘爲疑即如玉藻之虎裘又豈後世所有邪何氏古義云說苑見正義載晉平公使叔向聘于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此即所謂舟人之子熊罷是裘者也或以其酒不以其漿傳或醉於酒或不得漿正義曰毛以爲言王政之偏蘇傳李解皆無異說歐陽本義云言當飲漿者今飲

大正百三

酒矣此第就一人言之未見其偏意范氏補傳云釀秫以爲味亦非薄也西人視之不以為漿而無故輕用之所謂無所愛惜也因此欲以五章首四句合東人之子以下爲一章割裂章句尤爲無理承拱案韓詩外傳云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三斗之稷不足於土而君雁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黎粟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外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鈔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

毛詩後箋卷二十

十一 廣雅書局采

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此引詩之意正與毛同其義甚古不可易也鞞鞞佩璲不以其長傳鞞鞞玉貌璲瑞也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佩之鞞鞞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餐陳碩甫曰釋文鞞又作璲爾雅作璲說文無璲字作鞞是也鞞鞞謂珮玉鞞鞞然非謂玉也傳玉貌當作佩玉貌三字蓋脫一佩字耳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鞞鞞佩玉貌又集韻四十一週璲佩玉貌皆可證承拱案一切經音義云鞞古文璲同是佩玉貌之璲字古人只作鞞矣說文亦無璲字爾雅毛傳璲瑞也者蓋謂璲即瑞之假借崧高以作爾寶傳云寶璲也是瑞與寶同義故此箋以瑞玉爲佩者言以寶玉爲佩非必

大正百二十五

指桓躬蒲壁之瑞苒筭又云容容刀也遂瑞也亦謂遂爲瑞之假借也爾雅又云繼綬也此則謂佩玉之組與此詩之璉專言玉佩者無涉續漢志謂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敔賁賤有殊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敔非兵旗於是解去敔佩留其係璉以爲章表故詩曰鞞鞞佩璉此之謂也此誤以爾雅之繼當詩之璉不知詩言不以其長刺美其佩而無其德夫玉以表德無關於組後儒以鞞鞞爲長貌謂與之以鞞鞞之佩玉而西人曾不以爲長亦由誤混璉繼爲一也

終日七襄傳襄反也箋云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至各本無至字此从莫七辰辰各本少一辰一移因謂之七襄文選顏延之岳本莫七辰辰字亦从岳本一移因謂之七襄文選顏延之夏夜呈從兄詩注引辭君章句曰襄反也是毛韓義同正義述

毛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書局

毛謂終一日歷七辰至夜而迴反又云襄反者謂從日至暮七辰而復反於夜也承璉案此疏非是經言日並不及夜況移七襄而至夜亦不得謂之迴反蓋反即更也呂覽慎人篇返瑟而弦察微篇舉兵反攻之知度篇具患又將反以自多高誘注並以此反爲更此傳言反者亦謂從旦至莫七更其次鄭箋謂更其肆者乃申傳非易傳也爾雅襄除也斯于傳除去也除去者變更之義故韓毛皆以襄爲反下文不成報章傳云不能反報成章此反乃迴反之反兩反字義異疏一例釋之誤矣

院彼牽牛傳院明星貌何鼓謂之牽牛正義曰何鼓謂之牽牛釋天文也李巡曰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之北也或名爲何鼓亦名爲牽牛如爾雅之

文則牽牛何鼓一星也如李巡說之豈則二星今不知其同異也承璉案郭注爾雅云今荆州人呼牽牛星爲擔鼓擔者荷也此當以郭注爲是鼓星在天漢之旁故名河鼓牽牛在河鼓之下故謂之何鼓天官書牽牛其北河鼓張守節正義謂河鼓三星在牽牛北爾雅當本作何鼓乃擔何之何謂何此鼓者爲牽牛非謂河鼓三星一名牽牛也李巡雖以河鼓牽牛爲二星而誤以河鼓爲二十八宿之名孫炎雖云河鼓在牽牛北而皆不知爾雅之何鼓非河鼓若邢疏則直以河鼓牽牛爲一矣詩釋文云何鼓胡可反是讀爲擔何不誤其又云音河星名則仍混而未別正義殆據誤本毛傳作河鼓遂誤會爾雅之文謂以河鼓牽牛爲一星非毛義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書局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傳日且各本作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八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正義曰釋天云明星謂之啟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晨出東方高三舍命曰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命曰太白然則啟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何氏古義曰按太白名號甚多獨不見長庚之稱其廣如一匹布著天者雖名長庚乃妖異之星非常見者不應與啟明對言鄭樵則以長庚爲水星謂金水二星附日而行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夫水星自名辰星古來載籍未嘗聞以長庚呼水星也且據史記稱大白出以辰戌入以丑未辰星出入亦常以辰戌丑未安得每日東西見乎及考張揖廣雅則云太白謂

之長庚或謂之大鬮始知長庚啟明本是一星韓詩案此見史記天官書

索隱毛傳亦皆指為明星特從來解說東西二字不明似乎每日

東西兩見者然孟康有云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

過半為經天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今使每日皆東西兩見

豈每日皆經天乎夫東西原非同時當其晨見東方去夕見之

期甚遠及其夕見西方去晨見之期甚遠啟明長庚正因東西

見而異其名耳承瑛案夾際分金水二星之妄前人已多言之

陳長發駁之尤使稽古編曰金水各有晨昏度行晨度則在日

西行昏度則在日東耳如鄭言是金星有晨度無昏度水星有

昏度無晨度矣豈不謬哉至太白名長庚亦不止見於廣雅徐

氏管城碩記云前漢鄒陽上梁孝王書曰衛先生為秦書長平

之策太白倉昂張衡週天大象賦衛生設策長庚入昂此太白

為長庚之確證又在張揖之前者也若何氏謂太白不能一日

東西兩見則又不然新法表異云金星或合太陽而不伏水星

離太陽而不見所以然者金緯甚大凡逆行緯在北七度餘而

合太陽於壽星大火二宮則雖與日合其光不伏一日晨夕兩

見者皆坐此故水緯僅四度餘設合緯向是南合太陽於壽星

嗣後雖離四度夕猶不見也合太陽於降婁嗣後雖離四度晨

猶不見也此二則用渾儀一測便見非舊法所能知也

有棊天畢傳採畢貌畢所以掩兔也箋云祭器有畢者所以助

勳鼎實正義云掩兔祭器之畢俱象畢星為之必易傳者孫毓

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

大五百一十九

毛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書局

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箋義為長承瑛案此說非也史記天官

書畢曰畢車為邊兵主弋獵後漢書蘇竟傳畢為天網主網羅

無道之君是天官家言皆謂畢為田器證一說文畢田網也又

率下云捕鳥畢也是畢之制字亦祇有田器一義證二盧令序

襄公好田獵畢弋贊為畢之羅之傳云畢掩而羅之是序及詩

言畢者皆為田具祭器之畢不見於詩證三漸漸之石月離于

畢傳畢嚼也此用爾雅濁謂之畢文史記律書濁者觸也言萬

物皆觸舛也索隱引孫炎云掩兔之畢或呼為濁郭注本之是

田器濁畢兩名皆取星象若謂祭器取象在先則祭器之畢更

無濁名證四易繫辭佃漁始于包犧茹毛飲血之時未必即有

祭器自應以田獵之畢取象在先而助載鼎實者為後證五且

本經下句明言載施之行兔置云施于中達施于中林若非畢

豈何得言施證六然則箋義雖亦可通究當以傳為正也

維北有斗正義以為南斗蘇傳李解呂記嚴緝皆以為北斗集

傳兩存其說王氏經義述間曰經言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南斗

之柄常西向而高於魁故云西柄又云揭揭高舉之名也若北

斗之柄固不常指西即指西亦不得云揭也且經先言南有箕

後言北有斗明箕斗南北相連古詩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

明箕斗與牽牛不甚相遠承瑛案王說是也箋謂自四章東人

之子以下不言政偏則言眾官廢職正義謂自鞞鞞佩璫以下

皆言眾官廢職韓詩外傳引詩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

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位無其事也韓昌黎集注引嘉語拾遺

毛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書局

施士丐毛詩說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意皆與毛鄭合歷舉諸星並是虛名無用之意章末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即承上四句申明所以不可之意故傳云翕合也正義以爲此星合聚相接其舌非是又言箕星踵狹舌廣而言合於天文不便亦非是傳義蓋謂箕舌雖張而不可以簸揚則如合其舌而已箋云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聚玉篇引詩作吸云引也亦同箋義此解本句可通但箕之引舌未見其不可簸揚耳斗之挹物必平其柄乃能有所盛若高揭其柄則斗魁且傾仄而外寫故不可以挹酒漿亦徒揭其柄而已後儒或以箕引其舌斗揭其柄爲西人悉索東人之象非經意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

七

廣雅書局

四月

序云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稽古編曰四月篇當亂而行役之詩也韓詩祇以爲歎行役嚴緝譏其未盡詩意當矣毛傳質略不明王肅述其意以爲四月行役六月未得歸闕一時之祭故云我先祖獨非人乎王何忍不恤我使我不得修子道孔疏非之以爲序不言征役傳亦無此意因引孫毓語謂從征踰年乃怨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莫乃歸又行役不親祭祀攝主修之亦未有闕豈有數月之闕而以爲刺孔又自言首章始廢一祭已恨王之忍復闕二祭彌應多怨何秋日冬日之下更無先祖之言源案序傳雖不言征役然詩人託興恆據目觀爲言六章滔滔江漢定應身在南國故

有斯語獨非征役之一證乎又左傳文十三年公自晉還鄭伯會公子棄欲其如晉請平季文子賦四月見征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如晉又孔叢子記孔子云吾於四月見孝子之恩祭則王氏之解歷有明徵仲達譏之過矣承琪案此詩第二章與蓼莪第五章文義皆同彼爲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則此亦當爲征役在外不得歸祭之詩即鄭亦純用蓼莪箋語且蓼莪五六兩章亦並不言父母則此詩首章言先祖已見思祭之意不必以秋日冬日之下不言先祖爲疑此序雖無大夫行役祭祀之事但作序者祇言全詩大旨此詩以構禍怨亂爲重而苦役特其一端思祭又苦役之一端故序不言耳傳於首章不言與則維夏徂暑及次三章之秋日冬日皆爲紀時其意當不同鄭箋以酷暑嚴寒與王之虐政當是歷舉行役之時先祖之言毛雖不及祭祀正當依左傳韓詩以申毛義孔疏乃使附之鄭說誤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

太

廣雅書局

先祖匪人胡寧忍子箋云匪非也蓋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曾使我當此亂世乎稽古編曰漢唐諸儒解此皆云我先祖豈非人乎忍使我遭此亂孔仲達既以此說爲悖慢之言而復曲爲之說引正月詩怨父母爲比不知匪人二字非僅怨也直是言矣源謂古人文字簡質須頓挫讀之方明暢如昊天不傭昊天不平等句箋皆以昊天二字讀斷下二字自指師尹與王蓋呼天而怨之也此詩亦當云先祖乎我獨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亂呼天呼祖總是怨極而無可控告之詞

耳又此特依鄭義爲遇亂自傷當少易其說耳若以爲行役思祭之詩則王肅之解自安不必更新也承琪案匪人二句諸家多有以害理而易之者王楸野客叢書云鄭箋言先祖爲非人豈理也哉不若曰先祖不以爲人乎何忍使我當此亂世范氏補傳曰一章歎先祖之神今已在天非復人矣何忍我受禍而不知卹乎何氏古義曰禮卿大夫宗廟四時有祭今以行役于外而此典缺焉不修我先祖獨非人情乎所望於後人之報本反始者謂何能姑含忍予而無怨恫否也諸說義皆可通但大雅雲漢云父母先祖胡靈忍予文句與此正同不應異解王肅以忍子屬王不如曰先祖獨非人情乎胡靈忍予之久役于外乎蓋行役闕祭其咎在王而自呼其先祖者此詩人無可奈何之語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

九 廣雅書局

百卉具腓傳腓病也稽古編曰詩腓字凡三見采薇生民傳皆訓避獨此傳訓病訓避之腓與施通其訓病之腓則本作痲李善注文選引韓詩曰百卉具腓薛君曰腓變也俱變而黃也毛萇曰痲病也今本作腓字非也據李言則毛詩作痲唐世寫詩者誤以韓字入毛詩後遂相沿莫知改正耳按勘記云釋文腓房非反病也韓詩云變也不言其字有異是毛詩經亦作腓但傳訓爲病以爲痲之假借字承琪案文選謝靈運戲馬臺詩注稽古編作引韓詩具又作俱稽古編仍謝瞻說作具亦誤玉篇戶部引詩百卉具痲雖未著毛韓然作具則當是毛詩玉篇在釋文之前是所見毛詩本自作痲者蓋韓作俱腓毛作具痲陳氏之說未爲無據

亂離痲矣爰其適歸傳離憂痲病適之也箋云爰曰也今政亂國將有憂病者矣曰此禍其所之歸乎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於各本於皆作焉亂正離憂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乃云歸於枯亂者也是之歸於亂也戴氏詩考正曰杜注云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此猶未得語意王介甫曰亂出平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承琪案免爰達此百罹傳云罹憂也釋文罹本作離斯干釋文同說文無罹字古祇作離尹宙碑遭離寢疾離卽罹也此詩亂憂病三者連文正義以爲政亂害民國有憂病是也鄭箋解爰其適歸以爲亂有所歸與左氏合此古義也又案爰家語作奚此必本三家詩何以明之文選潘岳關中詩亂離斯痲李善注曰韓詩亂離斯莫爰

毛詩後箋卷二十

十 廣雅書局

其適歸薛君曰莫散也毛詩亂離痲矣毛萇曰痲病也今此既引韓詩宜爲莫字詳李善之意謂潘詩不曰痲矣而曰斯痲知其用韓詩故云宜爲莫字但李注所引韓詩爰其適歸爰當本作奚寫文選者以形近致誤或毛詩口熟遂改爲爰耳蓋薛君以莫爲散家語辨政說苑政理引此詩亂離斯痲皆當傷離散以爲亂是韓詩以離莫爲離散本與毛訓憂病異義夫上言政亂離散下文當云奚其適歸故家語作奚今說苑本作爰者亦傳寫誤耳任彥昇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云亂離斯痲欲以安歸李注引韓詩及薛注痲字爰字雖傳寫誤同毛詩然任表云安歸正奚其適歸之意此亦足見韓當作奚與毛異字異義也

和世疾邪賦曰原斯瘼之攸與實執政之匪賢仲長統昌言法
諫篇曰亂離斯瘼怨氣並作凡此皆用韓詩依選注則瘼皆當
與作

廢為殘賊傳廢伏也箋云言在位者貪殘為民之害無自知其
行之過者言伏於惡釋文云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正義
曰說文云伏習也恆為惡行是慣習之義定本訓廢為大與鄭
不同稽古編曰伏當依王肅及定本改為大爾雅釋詁廢大也
傳以大為伏當是後人傳寫增入心旁伏訓慣習箋語並無攢
習意其言大於惡則正是大為殘賊也是箋詩時原據傳中大
字為說鄭王述毛本同孔陸皆以為異誤矣洪筠軒曰列子楊
朱篇廢虐之主張湛注廢大也列女傳引詩廢為殘賊言伏於
惡是三家詩義鄭箋言伏於惡宋本可證俗本改作大於惡非

毛詩後箋卷二十

三 廣雅書局

是

曷云能穀傳曷速也箋云曷之言何也穀善也言諸侯日作禍
亂之行何者可謂能善正義述毛云我此諸侯日日構成其禍
亂之行速何時能為善承瑛案此疏非毛意也曷訓何者乃鄭
義毛既用爾雅以曷為過即不得復言何且如孔疏則經文云
字無著籍謂毛傳善讀經文往往得其微婉之意如唐風噬首
適我及此詩曷云能穀用爾雅過噬遠也之訓皆以遠為及唐
風蓋謂彼君子兮及今而自適我乎此詩則云我日構禍及此
尙云能穀乎若如疏說言其日益禍亂不能速於善時則經文
曷能二字倒置矣

涓涓江漢南國之紀傳涓涓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方案大

雅核撲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假樂云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
綱之紀燕及朋友傳云朋友羣臣也此傳蓋以江漢之神綱紀
一方與王者當綱紀四方則凡臣下之勤勞職事無不周知何
至盡瘁以仕曾莫我有哉蘇傳鄭箋見詩江漢字遂有吳楚之
說孔疏曲為申解實多背理歐陽本義所謂詩人本患下國之
構禍豈可反稱吳楚僭叛之君以為美者是也又盡瘁以仕與
北山之盡瘁事國正同箋乃云王盡病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
事亦非也

匪鷓匪鷓翰飛戾天傳鷓鷓也鷓鷓貪殘之鳥也正義曰說文
云鷓鷓也從致而為聲字異於鷓也鷓之大者又名鷓孟康漢
書音義曰鷓大鷓也說文又曰鷓鷓鳥也鷓鷓皆殺害小鳥故

毛詩後箋卷二十

三 廣雅書局

云貪殘之鳥以喻在位貪殘也釋文鷓字或作鷓鷓以專反鷓
也說文鷓鷓也从鳥致聲詩曰匪鷓匪鷓段注云佳部曰鷓鷓
也小雅四月匪鷓毛曰鷓鷓也佳部隼下曰一日鷓字鷓者鷓
之省鷓鷓字與佳部雜字別又說文鷓鷓鳥也从鳥市聲段云
說文自鷓至鷓九象皆鷓鳥獨於鷓鷓言之者鷓鷓無他名則
直謂鷓鳥而已矣詩匪鷓匪鷓正義鷓作鷓引孟康曰鷓大鷓
也又引說文鷓鷓鳥也是孔冲遠固知鷓即鷓字陸德明乃作
鷓云以專反今毛詩本因之又以與專反改說文鷓字之音誤
之甚矣鷓即鷓鷓之字說文鷓鷓也雖今之鷓鷓夏小正作弋
字變為鷓鷓行而弋廢矣鷓讀與專切者與鷓鷓韻而又雙聲
毛詩正義引倉頡解詁鷓即鷓也然則倉頡有鷓字从鳥弋

許無者謂鷓爲正字鷓爲俗字也大雅鷓飛戾天魚躍于淵語與四月相類鷓亦當爲鷓箋云鷓鷓之類言類則別於鷓經文字本爲鷓明矣正義又引說文云鷓鷓鳥也此亦引說文鷓鷓鷓而從俗爲鷓耳蓋唐初已認鷓爲鷓二字不分故正義不能質言錢獻之曰鷓鷓首以並爲聲所從同讀之亦同又別爲鷓轉從鷓聲讀亦無異後世因鷓字艱于書寫趨易作鷓遂令諸經凡鷓悉改爲鷓四月傳鷓貪殘之鳥也早麓箋鷓鷓之類鳥之貪惡者曲禮前有塵埃則載鷓鷓注鷓鷓則將風皆鷓也又誣矣其音讀之爲悅宜切鷓从弋字亦不得有悅宜之音其謬首見於陸德明釋文一音悅宜切一音以專切而玉篇乃以鷓字爲正反云鷓字同上真所不解者矣更有疑者爾雅鷓鳥

毛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書局

醜其飛也翔鷹隼醜其飛也羣翔回飛羣大飛力大則飛大力小則飛小翔之勢小于羣則鷓鳥比鷹隼爲物亦減若鷓既是鷓則當屬鷹隼不當與鳥連舉爲類疑鷓別爲一鳥又射鳥氏以弓矢毆鳥鷓注鳥鷓喜鈔盜便汗人二物亦並舉穆天子傳鳥鷓郭璞注鷓鷓也鷓雅之俗字郭意直以鷓爲雅是鷓鳥之鷓必非鷓鷓之鷓可見或別爲一字本有悅宜之音俗乃溷于鷓遂一往而不能考正然實不識鳥鷓之鷓當爲何物應爲何字也又寫中庸釋文亦作鷓漢書梅福云鷓鷓遭害則仁鳥增逝又與鷓並舉是此鷓必非鷓鳥鷓與鳥鷓連屬相稱者大半相近之物特難于究證存此疑以俟通儒可也承琪案錢氏段氏謂鷓與鷓不得爲一字是也必據說文作鷓謂詩鷓字皆

當作鷓則未必然早麓正義引倉頡解詁謂鷓爲鷓則以爲今之鷓鷓者近之國語鷓肩而牛腹注鷓肩肩井井出後漢書梁冀傳亦云鷓肩今鷓鷓鷓鷓善於摩空曲禮載鷓鷓即古人所謂鷓作鷓鷓叫者今鷓鷓鷓鷓亦厲於他鳥此雖與鷓不同然同是貪惡之鳥故詩以鷓鷓並言容可三家作鷓毛詩作鷓不必盡同許書無鷓者或偶有脫遺正義云雕大名鷓所以廣鷓之名下乃引說文鷓鷓鳥也以釋鷓字不得謂疏引說文鷓爲鷓之誤早麓疏即引倉頡以鷓即鷓又引說文鷓鷓鳥也此鷓斷不可謂鷓字之誤六月正義引說文鷓鷓鳥也亦今許書所無是可見矣姚氏秋農曰說文脫鷓字當據早麓四月疏補者从弋五經文字云俗作鷓以非鷓非代耳至鷓鷓甚遠無緣相借說非是至鷓之爲與專切在毛

毛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書局

詩鷓字本非韻不定爲何音王氏廣雅疏證以諧聲之例求之謂當從鳥戈聲而書作鷓引說文閱从戈聲而讀若縣度从戈聲而讀若環爲證又云鷓字上半與武字上半同體故隸書滅之則譌爲鷓增之則又譌鷓引漢書五行志鷓焚其巢地理志朱載縣急就篇鷓鷓鷓皇象碑本鷓作鷓張公神碑鷓鷓勳令乳俳佻爲證承琪謂潛夫論引早麓鷓鷓厲天尤可爲毛詩不作鷓字之證至取興之意王孫述毛與箋義皆可通耳

北山

序云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正義曰經六章皆怨役使不均之辭憂我父母是由不得養其父母所以憂之也經序倒者作者恨勞而不得供養故

言憂我父母序以由不均而致此怨故先言役使不均也范氏詩潘曰孟子曰是詩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已盡通篇之意後四章但言役使不均而失養之怨自明姜氏廣義曰二章言天下孰非臣而父母惟有子王無我非無可使之臣親無我更無可依之子何為從事獨賢不容終養也三章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是報國日長之意故此篇孝子之悲思非勞臣之感憤也承琪案二說以此詩通章意主不得養父母故可以怨足破李迂謂北山懷怨不及北門大夫之說呂覽慎人篇云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焦里堂曰當時蓋相傳此詩為舜作故成邱蒙引以為問孟子直據北山之詩解之則詩非舜作明矣孟子不獨論舜

毛詩後箋卷二十

兼以明詩承琪謂此當是不韋之時經師道絕六籍榛蕪門下倉客因成邱蒙事而遂誤託於舜耳毛公遭秦滅學而獨與孟子合其源流斷非三家所能及矣

率土之濱傳率循濱涯也正義曰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濱為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為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州言民居之外皆有水也鄉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外各本脫外字從技勘記補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或據漢書王莽傳白虎通義喪服引詩濱字作賓遂疑三家有作賓者為率土賓服之義似與莫非王臣意更協承琪案濱賓乃古字通用此濱字除白虎通義王莽傳作

賓外文選難蜀父老注亦云濱本或作賓其他如孟子萬章左氏昭七年傳國策東周策史記漢書司馬相如傳荀子君子韓子忠孝呂覽慎人賈子匈奴諸篇字皆作濱可知當為水涯必無賓服之義書皋陶謨云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為帝臣與此詩正同不必作賓服始與王臣義合也

我從事獨賢傳賢勞也箋云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於役自苦之辭王氏廣雅疏證曰孟子萬章篇引此詩而釋之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賢亦勞也賢勞猶言劬勞故毛傳云賢勞也鹽鐵論地廣篇亦云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鄭箋趙注並以賢為賢才失其義矣段懋堂曰賢多財也引申之凡多皆曰賢人稱賢能因習其引

毛詩後箋卷二十

申之義而廢其本義矣小雅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傳曰賢勞也謂事多而勞也承琪案朱傳云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此從毛傳以賢為勞其下又曰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此則又從鄭箋以賢為賢才然毛鄭異義不容并為一解也

王事傷傷傳傷然不得已承琪案廣雅有有盛也傷與有通事多而不得已亦盛之義古人言有皇有皇皆促遽不能自己之意史記禮書有皇周浹索隱云有皇猶徘徊也莊子天運有上彷徨釋文引司馬注作有皇颺風也吳語王親獨行屏營彷徨於山林之中玉篇引注云屏營猶彷徨也楚辭九思遵倬遵兮驅林澤步屏營兮行邱阿注云憂憤不知所為徒經營奔走

536111

也蓋秀皇者疊韻形容語單言之則曰秀秀曰皇皇義皆相似

耳

旅力方剛傳旅眾也稽古編曰書秦誓旅力既愆孔傳亦訓眾

李氏仲疑此及北山兩旅力但指作詩者及良士是一人之力

不得云眾力故改訓為陳引左傳庭實旅百杜注及後漢傳毅

傳注為證訓旅力為陳力於義亦通嚴緝云秦誓夏氏解云眾

力如目力耳力手足力也或說旅為陳然陳力方剛則不詞矣

案華谷斯言得之集傳曰旅與膂同蔡沈書傳宗其說殆非是

古膂本作呂象形篆文始作膂从肉从旅膂旅通用古未之有

惟黃公紹韻會云然此特因朱蔡而附會非典也說文呂脊骨

也象形膂篆文呂从肉旅聲段注云秦誓旅力既愆小雅旅力

毛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書局

方剛古注皆訓為眾力不敢曰旅與膂同者知詩書倘以心膂

為義則其字當從呂矣偽君牙夔國語云股肱心膂此未知古

文無膂秦文乃有膂也承珙案柔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箋云

朝廷曾無有同力諫諍念天所為下此災正義曰旅訓眾力

非一人所能故總之而言靡有益此旅力謂眾人之力周語云

四軍之帥旅力方剛義亦相同若秦誓及北山則當如夏氏以

為一人耳目手足之力箋云王謂此事眾之氣力方盛乎何乃

勞苦使之經營四方意似以為眾人之力與上文嘉我鮮我二

我字不順故集傳以膂易之然方言廣雅雖云膂力也乃是以

力訓膂非脊骨有力之謂方言又云膂田力也郭注田力謂耕

墾也明與詩書之旅力異義不得援以為證故知陳氏段氏之

說是也

或不知叫號傳叫呼號召也稽古編曰叫號之義毛訓呼召孔

申之為徵發呼召故釋文號字讀去聲協平聲夫徵發呼召正

劬勞之事不聞之所以為安逸也今號字讀平聲言深居安逸

不聞叫呼之聲義亦可通承珙案匡謬正俗引徐仙民號音呼

到反乃從毛義作音顏師古謂此三章上下句句相韻宜為號

嗽之號以徐音為非由不悟古無四聲之別耳

或王事鞅掌傳鞅掌失容也箋云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

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稽古編曰毛云失容鄭云促遽語異而

旨同也其釋鞅為負何掌為捧持正促遽之實促遽必失容鄭

乃以申毛耳孔云意異殆未然承珙案鞅掌疊韻字猶之憔悴

毛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書局

或盡屏事國語八棲遲憔悴為雙聲棲遲為疊韻此類形容之

詞義多即寓於聲毛以鞅掌為失容蓋其時相傳故言有此訓

義至鄭箋詩時已不行用此語不得不逐字生解雖促遽失容

大旨相近然馬鞅手掌二物絕不相蒙且負何捧持未見促遽

之意又必加以趨走二字殊為迂曲此詩十二或字各兩兩相

反棲遲偃仰為從容自如之貌鞅掌反之義自可見莊子庚桑

楚篇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釋文引崔云擁腫無知貌鞅掌

不仁意向云擁腫鞅掌撲擊之謂司馬云皆醜貌也案不仁猶

言手足不仁不仁則手容不能恭足容不能重即是失容之意

向以樸屬擁腫屬鞅掌擊者拘擷合之司馬云醜貌皆與失

容義近至郭象注云鞅掌自得也此則古訓詁多相反為義鞅

掌不自如之貌故反之又爲自得然莊子與擁腫連稱則郭義非是

無將大車

序云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稽古編曰此序與荀子大略篇引詩合大略篇曰無將大車維塵又韓詩外傳引此詩以證所樹非其人外傳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簡主曰夫春樹探其實秋得其利焉錄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亦同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序義可見古義相傳如此非一家之說也承瑛案易林井之大賓客爲有司所奏賜璽書戒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弗用詩著大車維塵之戒此皆與序合者朱子詩序辨謂此序不識與

毛詩後箋卷二十

元 廣雅書局

體而誤以爲比因改爲勞苦而憂思者之作不知毛傳雖不言興然首章傳云大車者小人之所將也此小人謂小民與序小夫而進舉小人適自作憂累故悔之據此傳箋本皆以爲興即正義亦云將此大車適自塵蔽於己以興後之君子無得扶進此小人適自憂累於己文義明白如是而曰序不識興體何也且此詩首章與齊甫田首次二章文例大同彼傳箋皆以爲興集傳改爲比而於此又不爲比亦未免自亂其例
祇自疢兮傳疢病也段氏詩經小學云釋詁疢病也說文疢病也何人斯祇與易知幾知斯韻傳疢病也此皆在十六部本音何人斯

借地祇字爲之於六書爲假借若無將大車之疢毛傳亦云病也而與十二部之塵韻讀若真此古合韻之例宋劉彝安謂當作痕音民考爾雅說文五經文字玉篇廣韻皆無痕字集韻始有非古元戴侗謂即瘡字之省不知瘡从疒昏聲昏聲在十三部民聲在十二部柔瘡與態辰韻不得與塵韻也說文昏从日从氏省氏者下也一曰民聲按昏从氏省爲會意字非民聲瘡字昏聲不得省爲瘡也唐人避廟諱慙作愍珉作珉泯作泯轟作靈顧炎武以唐石經祇自疢今爲諱民滅畫作氏由不知古合韻之例而附會劉彝臆說以求得其韻也張衡賦思百憂以自疚疾與疢音近禮記眡於鬼神鄭注眡或爲祇也又說文祇一作赧又古标字讀如權精於此可求合韻之理釋文疢都

毛詩後箋卷二十

辛 廣雅書局

禮反是陸氏誤作疢也江氏詩經韻讀則以疢塵相去甚遠不能合韻仍從六書故以爲瘡字之譌承瑛案此字自當從脂眞互轉爲韻經典中如禮記祇見孺子注祇或作振書祇敬六德治民祇懼史記祇並作振震動萬民漢石經作祇動吉日其祇孔有箋云祇當作慶易振恆凶說文作摺恆皆其例證也

小明

序云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虞東學詩曰此篇詩義說者紛錯箋以共人指君固屬迂曲後儒或謂大夫之友隱居不仕者或謂先時曾諫阻大夫之仕者陳少皆無可據惟謝疊山謂其人即靖共爾位之君子與詩人志同道合者也其言通貫前後蓋仕亂世者惟敬恭可免故君子本共而又勉以靖共蓋即

河水卒章之義

我征徂西至于芄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傳芄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箋云我行往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二月初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尚未得歸昔我往矣日月方除傳除除陳生新也箋云四月為除昔我往至於芄野以四月昔我往矣日月方與傳與煖也何氏古義曰按二月初吉文繫在至于芄野之下當是此時作詩之日非徂征初行之日玩後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除則知此大夫徂西在前歲之十二月中歷一歲至今歲之二月猶未得歸故云載離寒暑也陳氏稽古編曰此詩述毛者皆以二月為始行之時昔我往矣即指始行方除方與即是二月鄭以二月為始行與毛同而釋方除方與為

毛詩後箋卷二十

三 廣雅書局宋

四月釋昔我往矣為初到芄野則與毛異今總兩家之義而較論之毛訓除為除陳生新二月仲春非新舊代禪之時又二月天氣方寒不得言與述毛者未必得毛指矣不如鄭讀除為余用爾雅訓為四月與下章方與相應也但鄭謂二月始行四月至芄野則未當凡詩中昔我往矣皆言始出時非既到時訓往為到不亦迂乎源謂詩二月周二月也建丑之月也爾雅余月夏四月也建巳之月也小明大夫當巳月始行至丑月尙未得歸而作詩耳二月初吉正指未歸而作詩之時也方除方與追憶其始行之時也載離寒暑總計其自始行至不得歸之時也時已由暑迄寒矣暑即方除方與寒即二月初吉也張氏以甯曰周二月夏十二月也言自我之徂西至于芄野之地其時十

二月初日今則已離歷冬寒夏暑尙未得歸此心之所以憂而且苦也二章三章乃追敘其始發之時除者除舊布新之謂與厥民陳之義同周以十一月為歲首民寒而聚居於陝蓋小明大夫以夏十一月始發徂西以十二月至於芄野至明年九月尙未得歸經歷踰年之久所以憂也此詩首尾相應次序甚明與周正合若以夏正二月而說則仲春非歲首不得以為除舊布新自二月至九月則二月氣已暖九月肅霜而肇寒不得以為離歷寒暑也戴氏詩考正云爾雅十二月為涂廣韻涂直魚切除涂正同音古字通用方以智云謂歲將除也其說得之夏正十二月周之二月故首章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此時正寒歷暑至秋尙未歸故云爾又蕭與菽皆收之於秋者而曰歲

毛詩後箋卷二十

三 廣雅書局宋

聿云莫采蕭穫菽以夏正季秋周之仲冬也若夏正之歲莫非采蕭穫菽時矣倘自夏正二月春溫時往至於其秋又不得言載離寒暑詩用周正非夏正甚明承珙案諸說皆有未安如何氏謂二月為行役後年之卯月去厥行時已間一年陳氏謂二月為當年之丑月皆指二月為作詩之時則篇中不當但以九月之采蕭穫菽為久役未歸之詞矣張氏戴氏謂二月為丑月與方除方與皆追敘其始行之時然與陝雖通而堯典厥民隩謂民遊寒就煖則可究不得謂日月方煖也惟姜氏廣義云此二月若云夏正卯月下不得言日月方除若云周正丑月又不得云日月方與按本文二月初吉繫至于芄野之下則至芄野之日為二月溯其啟行之日乃在正月之初以夏正言也下章

日月方除傳云除陳生新正月之初日月始除之後也三章方
與傳云煖也正月始和東風解凍故又云方與也由方除而方
與立言之序也作詩在今年之冬此初吉追憶至芄野之日也
虞東學詩云二章言昔以歲除而往日望還歸而今又歲莫則
經年矣前言二月至芄野則初行當在前歲之除孔疏乃以二
月之朔為除舊布新恐非其義三章言以歲除啟行則冬去春
來時方向煖故曰與也孔疏疑于此章與字故以除為二月以
就與字之解不知歲除即已向春春合固主與也以上二說於
經文全無窒礙又不悖傳義實勝諸家三百篇中兼用周正夏
正但當順依經文不必偏執一解歲聿云莫與唐風歲聿其莫
同彼傳謂蟋蟀九月在堂蓋九月而云歲莫者一歲之中已歷

毛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書局

三時即可云莫不必以周正建子之故又蟋蟀十月其除傳云
除去也箋謂日月且過去與此傳除陳生新正同是傳意本未
嘗以方除為卯月也鹽鐵論執務篇云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
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今則徭役極遠
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今茲往而來歲還父母延頸而西望男
女怨曠而相思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從而萬人悲詩曰念
彼其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詳此引詩之意所以證
行役經年若如箋說以卯月始行至采蕭穫菽之時而未歸則
是甫逾春行秋反之期不當遽云其毒大苦矣
念彼其人箋云其人靖其爾位以待賢者之君承瑛案此其人
後儒多指在朝僚友言之其說實勝於箋小宛溫溫恭人大雅

抑釋文云恭人本亦作共然則此詩其人即指下靖其爾位之
人無疑矣但或謂行役之人以在朝供職者為美任稱其人美
之也田闕或謂大夫西征畏其在朝同列之讒因作此詩詒之
欲平其怨而彌其間秦氏此二說皆非是幽王之時內外岌岌
在朝者亦未必可羨若謂恐僚友之不容則又與篇中共人君
子不合輔漢卿曰僚友不一而足有出者有處者宜也已之征
役固勞苦矣然以其所謂罪罟譴怒感急反覆者觀之則僚友
之處者亦豈有樂事哉此所以思之而涕零如雨也嚴華谷曰
君子仕於亂世凜凜畏罪然其勢不可以去也則惟敬共以聽
天命而已蓋以己之所自處者告其同志也二說似於經旨有
合

毛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書局

靖其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傳靖謀也正直為正
能正人之曲曰直箋云共其式用穀善也有明君謀其女之爵
位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為治神明若祐而聽之其用善人則
必用女是使聽天任各本在作乎命不汲汲求仕之辭正義曰
襄七年左傳公族穆子引此詩乃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此傳
解正直取彼文也承瑛案左傳引詩之意承上文言韓起與田
蘇游而曰好仁則是謂人臣靖其職求正直之人與之為友
毛既用左傳釋詩正直則靖其句亦當同左義靖謀用釋詁文
韓奕虔共爾位傳訓共為執而此無傳者自是以共為恭之借
所解皆未必與鄭同鄭於表記曰君子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
弗自小雅曰靖其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注訓穀

爲祿言椒治汝位之職事與正直之人乃與爲倫友則神聽汝之所爲用祿與汝此或本三家詩其義亦與左氏合其箋詩以靖共屬明君乃別自爲說本非申毛禮記緇衣有國者章善瘞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此引詩意似於鄭箋爲近韓詩外傳兩引此詩其一謂齊桓公伐山戎過燕燕君送之出境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曰靜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似亦以靖共屬人君其一論舜之事云以人觀之卽是也以法量之卽未也詩曰靜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敷以女此則去詩義甚遠荀子勸學篇首章言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又云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其下卽引詩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亦於詩意不切漢書董仲舒傳武帝策賢良制曰詩云嗟爾君子母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顏注言人君不當苟自安處而已若能靖共其位直道而行則神聽而知之助以大福也此雖與鄭義略同然其他典籍言靖共者如宣元六王傳淮陽王欽與舅張博謀悖逆賜璽書曰詩不云虔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中論法象篇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敷以汝隸釋苑鎮碑膺姿管蘇靖供衛上此皆與鄭異義者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書局

介爾景福傳介景皆大也箋云介助也朱氏運義曰若如毛訓則大爾大福成何語後篇報以介福又當訓大蓋介字本有二義當隨文取之承珙案毛訓介爲大亦本左氏襄七年傳云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此自當以介爲大正義亦云神明聽順之大福降與之杜於上文引詩下注云介助也景大也正義引定本介景皆爲大此定本是也蓋謂君子當有大福而爲明神所順因其大福而益大之古人自有此種文法如天保俾爾單厚傳引或曰單厚也正義以單厚連文謂以厚德厚天下亦其例也

鼓鐘

序云鼓鐘刺幽王也正義曰鄭於中候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鐘

毛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書局

之詩所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歐陽本義謂史無幽王東巡之文范逸齋嚴華谷皆云經既有之不當舍經而徵史陳氏稽古編以爲篤論姜氏廣義范氏詩藩皆據左傳昭四年椒舉對楚靈有幽王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之語以爲淮水出桐柏山桐柏與大室皆豫州山杜注謂卽中嶽然則幽王因大室之盟遊遊桐柏以證幽王會諸侯於淮上之語可謂善於援據矣陸堂詩學疑之謂嵩山大室祠盛於漢武周時未列中嶽蔡邕明堂月令論引古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大室是幽王所盟者乃鎬京明堂之大室承珙案此無庸疑也嵩高爲中嶽見於爾雅雖未必是唐虞之制要不得謂起於漢世

詳見大雅嵩高篇中嶽之山禹貢曰外方左氏卽曰大室且椒舉所言

其上文云夏桀爲仍之會有緡板之商紉爲黎之蒐東夷叛之皆舉其會諸侯於外地者安見大室必爲鎬京之大室乎故以左證詩可爲明據鄭注緯在前箋詩在後亦當以從毛爲定論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傳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箋云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熾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正義曰毛直言淫樂不知以何爲淫樂王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已未知二者誰當

毛詩後箋卷二十

毛 廣雅書局

毛旨也孫毓云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之和欽欽人樂進之善同音四縣克諧以雅以南既以其正且廣所及以篇不僭又爲和而不僭差皆無淫樂在其間也則未知幽王曷爲作先王之樂於淮水之上耳二者之說箋義爲長承琪案傳言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此正與三章淑人君子其德不猶相對謂其用先王之樂而不知比于先王之德即蘇氏詩傳所謂樂是人非者然則淫樂之解當以王肅爲是此詩毛鄭同義孫毓誤會毛旨而以箋說爲長孔疏從之謬矣

鼓鐘喈喈傳喈喈猶將將案毛於首章將將無傳蓋有女同車佩玉將將傳云將將鳴玉而後行庭燎鸞聲將將傳云將將鸞聲采芑八鸞瓊瓊傳云瓊瓊聲也烈祖八鸞鶴鶴傳云鶴鶴

言文德之有聲也將瓊鶴皆於聲見義各隨文解之則此鼓鐘將將不言鐘聲自可知耳葛覃其鳴喈喈傳云喈喈和聲之遠聞也王逸注楚辭云喈喈鳴之和大元鐘鼓喈喈范望注云喈喈和聲也此皆本毛義然則傳云喈喈猶將將則將將亦爲和聲可知悉民八鸞鸞鸞無傳而下章八鸞喈喈傳云喈喈猶鸞鸞也與此正同毛義之簡而可互見者大率類此且卽此傳以喈喈猶將將亦可知必以此鼓鐘爲正樂而非所謂桑間濮上之淫樂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

毛 廣雅書局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傳欽欽言使人樂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箋云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以雅以南以箴不僭傳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箴無若是爲和而不僭矣箋云雅萬舞也雅也南也箴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尙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箴舞文樂也陳氏稽古編力主傳義謂鄭箋不釋笙磬意與毛同孔疏申鄭以笙磬爲二器未必得鄭意又歷考經傳凡言南者皆謂南夷之樂未有指周南召南之南者承琪案陳說皆是也後人於此詩據以駁傳箋者有二一則據熊朋來堂上樂受笙均堂下樂受磬均之說謂此詩笙與磬爲二物與儀禮之笙磬不同不知堂下樂受磬均固可以商頌之依我磬聲爲證若以鹿鳴鼓瑟吹笙爲堂上樂受笙均之證則非是鹿鳴鼓瑟吹笙自是兩事儀禮笙詩並不與瑟和卽合樂服器並作亦

未有以琴瑟之貴而隨堂下匏笙之賤者能說殊不足據傳以
笙磬為東方之樂者即賦賤之笙磬與頌磬東西相對笙頌皆
磬名并非與笙鏞相應之謂此詩鼓瑟鼓琴舉堂上之樂而於
堂下獨言笙磬者自以笙磬在階東舉一方以包四面故又
云同音四縣皆同也鄭注尚書皋陶謨周禮眠瞭儀禮大射皆
云東方樂謂之笙與毛同義此箋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者亦
即四縣皆同之義八音金石為重詩有琴瑟鐘磬已足賅八音
不必更分笙與磬為二器也又以南為二南而非南夷之樂者
則始于七經小傳謂南夷之樂曰任不曰南詩以雅以南及文
王世子之胥鼓南左傳之象箭南籥皆文王之樂鄭漁仲本之
并據儀禮作樂之次以解此詩謂凡奏樂有四節首節升歌三

毛詩後箋卷二十

元

廣雅書局

終比歌以瑟次節笙入三終輔笙以磬三節閒歌三終歌笙相
禪所謂鼓瑟鼓琴笙磬同音者也已上皆奏雅四節合樂三終
歌二南所謂以雅以南者稽古編駁之曰鄉飲酒燕禮歌笙閒
合四節乃鄉國禮鼓鐘所詠天子作樂之事其所用之樂節與
詩章未必與鄉國同區區以二篇之文附會而為之說陋矣承
琪謂笙入三終不過立於磬南而已竝無輔笙以磬之語夾添
乃援以證笙磬同音直是杜撰禮經耳
稽古編曰雅南之義三家詩說皆與毛同文選魏都注劉淵林
引韓詩內傳云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
六代皆雅樂也四夷則南樂在其中也德廣語毛傳亦云也又
後漢陳忠引詩以雅以南隸任朱離注引韓詩辭君云南夷之

樂曰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於雅以其八聲音及籥不僭差
也又云毛詩無隸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詩即注語觀之辭君
南義既同毛而齊魯之詩復備列四夷樂名可見南為南夷古
義皆然矣承琪案南即任也既云以南不必復言隸任陳忠特
引傳文以足經句耳章懷謂見齊魯詩亦肌度之詞然詩以雅
以南自是以雅為王者之正樂南為四夷之南樂其下以籥乃
兼雅南言之雅舞固用籥而南舞亦用籥也不僭者傳謂和而
不僭是與上琴瑟鐘磬節奏齊同鄭分雅南籥為三舞以不僭
為舞之行列似非經傳之意正義引白虎通義四夷之樂唯為
舞以使中國之人是夷樂唯舞也然蔡邕獨斷云王者必作四
夷之樂以合天下之歡心祭神明和而歌之以管籥原作管樂今以意改
為之聲則夷樂亦未始無聲矣白虎通又載一說東方持矛南
方歌西方戚北方擊金此又似與辭君謂四夷之樂惟南可以
和雅者合故惟南方有歌要可見不僭總上樂器言之而不專
為舞者進退之旅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

聖

廣雅書局

楚茨

序云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
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朱子辨說謂楚茨以下十篇和平詳
雅無風刺之意如出一手當是正雅錯脫在此序以為傷今思
古不應十篇相屬無一語見衰世之意集傳既定為公卿力農
奉祭之詩又引或說以楚茨以下四篇為幽雅陳氏稽古編力
申思古之義虞東學詩謂楚茨信南山二篇所陳祭祀節次與

禮經纖悉皆合在幽公時不應如此明備若係周公追敘更不
得以手定儀文誣其先世卽甫田大田並有田祖田畯之文康
成亦援籥章爲說其實祈年餼幽雅未聞有琴瑟之用此幽雅
之說未可信也至公卿力農奉祭則特牲少牢兩篇旣無祭祔
之節而送尸亦安得有金奏邪吳易堂云禮記大夫之臣不稽
首此云小大稽首其非公卿之詩決矣竊考編詩限斷其在前
王時者竝無竄入後王之篇而就一王之世或事在晚歲而詩
反居前或事在初年而詩反居後從其義類爲次也今按刺幽
之詩節南山以下十二篇皆小人女子構譏召禍之事大東以
下則賦役不均而天下皆困故全難順敘要在幽世之限斷畫
如也涕泣之道至是已窮而心猶不已乃稱引古昔以動其深

毛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書局

思故鼓鐘篇反復于君子之德而盛稱古樂之不僭愚謂思古
之義當自鼓鐘始序特於楚茨著其說耳集傳信鼓鐘之思古
而于楚茨以下盡改序說者以鼓鐘有憂心之語而餘詩無之
也不知詩人感傷時事述古興懷其所指陳皆非無爲周家以
稽事開國而幽王政煩賦重田卒汚萊故楚茨四詩反覆農事
宣王以奮武中興而幽王荒于酒色朝會盡廢故瞻洛四詩鋪
陳盛美皆所以鼓舞歆動之至類弁爲角弓之反車牽爲白華
之反規切尤深矣承琪案虞東此辨融會貫通可爲確論集傳
公卿之說不獨祔祭求神鼓鐘送尸非公卿所有卽如絜牛騂
牡之牲君婦諸宰之號奏寢之樂燕毛之禮千倉萬箱之入四
方八蜡之祭皆非公卿所宜有也至於旣日思古則但爲想慕

盛世之詞而傷今之意自在言外正詩人善於立言猶班固所
云抒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宏我以漢京也
卽如楚茨章首言力農墾闢而繼之曰自昔何爲則居今思古
之意甚明曹風鳴鳩通篇皆贊美君子之辭而序云刺不壹正
與此諸詩相似讀詩者不可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也

稽古編曰采齊肆夏先鄭注周禮劉德文穎注漢書皆以爲逸
詩惟玉藻趨以采齊康成注云齊當爲楚薺之薺蓋謂齊音當
讀如薺耳非謂采齊卽楚薺詩也大全載劉瑾語曰先儒以楚
茨卽采齊豈誤讀康成注乎何闕於文義至此承琪案呂記云
說文薺蒺藜也而茨則以茅葺屋覆之名然則當康成世字猶
爲薺其爲茨者後人誤也今考說文薺下引詩牆有薺是鄘風

毛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書局

及此詩皆當以薺爲本字毛詩作茨者其假借字鄭注禮作楚
薺或三家詩有用本字者耳然鄭但言齊當爲薺不言采亦爲
楚段氏詩小學并云采楚異部而音近非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傳楚楚茨棘貌箋云茨蒺藜也伐除蒺藜
與棘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焦里堂曰毛言茨棘貌卽謂茨
之棘也方言凡草木刺人江湖之閒謂之棘然則棘爲有束者
之通名此棘則茨之棘也箋云茨與棘爲兩物於經文其字爲
不達承琪案嚴緝已引方言此文并謂爾雅釋草之荑刺卽此
棘稽古編又據方言注引楚辭橘頌之曾枝刺棘卽謂橘枝有
刺以證此詩之棘泛指草木刺人者然猶分茨與棘爲二而不
悟此棘卽蒺藜之刺由未詳玩經文其字語氣耳

我庾維億傳露積曰庾萬萬曰億今汲古本傳作十萬曰箋云億與箋同此轉寫之誤

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王氏述聞曰億亦盈也語之轉

耳說文意滿也方言臆滿也並與億同此維億猶既盈也億字

但取滿盈之義而非紀其數與萬億及秬之億不同承瑛案傳

云露積曰庾說文庾倉無屋者故正義云庾在於空非有可滿

明露積者難言滿故當以數紀之又云言互辭者庾舉億為多

以至億為滿也是億雖紀數亦未嘗不與既盈相對傳箋之義

不可易也

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傳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互或齊

其肉箋云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肉肉字從者有煮熟

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正義曰將齊釋言

毛詩後箋卷二十

聖 廣雅書局

文郭璞云謂分齊也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其其牛牲之互注云

互若今屠家縣肉架則肆謂既殺乃陳之於互上也齊其肉者

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既陳於互就互上而齊之也或

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將故進或亨於上

以配或剝耳易傳者以祭雖有互不施之於既亨之後非文次

也孫毓云此章祭時之事始於絜牛羊成於神保饗各以次第

也既解剝則當亨煮之於饗既煮熟當陳其骨體於俎然後奉

持而進之為尸羞不待既亨熟乃分齊所當用也箋義為長五

禮通考曰毛所言是殺牲當朝踐時事鄭所言是饋食時事今

案楚茨所述禮儀節次頗分明絜爾牛羊下祇當言殺牲至執

饗以下方是饋食時事若方言絜牛羊遽及饋食則遺卻朝踐

一節矣況云肆其骨體于俎與下為俎孔碩又相復則鄭義不

如毛義之長承瑛案秦說是也正義謂祭雖有互不施於既亨

之後不知此經四或字本非相為次第或者有也四者各有其

事無妨先言亨後言肆也

祀祭于祊祀事孔明傳祊門內也箋云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

使祀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有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正義

曰釋宮云祊謂之門彼直言門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

廟門也而郊特牲云直祭視於主注云直正也謂薦熟時也祭

以熟為正又曰索祭視於祊注云廟門外曰祊又注祊之禮宜

於廟門外之西室於此不同者以彼祊對正祭是明日之名又

彼記文稱祊之於東方為失明在西方與釋俱在門外故禮器

毛詩後箋卷二十

聖 廣雅書局

曰為祊於外祭統曰而出於祊對設祭於堂為正是亦明日之

釋故皆在門外與此不同以廟門謂之祊知內外皆有祊稱也

承瑛案此詩傳箋皆以祊為門內說文祊作絜云門內祭先祖

所以傷俛然則祊祭雖有正祭釋祭之別要皆在門內禮家謂

釋祭之祊在門外者非是何氏古義曰禮器云設祭于堂為祊

乎外蓋對堂而言則門為外非謂祊在門外也祀祭于祊為行

禮之始略如迎神之類雖其禮不傳然祭統稱祭有十倫首言

鋪筵設同凡為依神也詔祝于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

是則祭祊為行禮之始之明據也祭祊以前尚有灌地迎牲告

幽全升臭等事不詳悉言之者與信南山互見故略之也五禮

通考曰楚茨絜爾牛羊是朝踐事執饗以下是饋食事而祀祭

一節矣況云肆其骨體于俎與下為俎孔碩又相復則鄭義不

如毛義之長承瑛案秦說是也正義謂祭雖有互不施於既亨

于祊在殺牲之下執爨之前禮器設祭于堂正朝踐之事而卽繼之曰爲祊乎外祭統詔視于室與郊特牲詔視于室同文而彼則繼之曰坐尸于堂此則繼之而出于祊明一時事也朱子經傳通解馬氏文獻通考俱以祝祭于祊列于既徹之後似正祭畢而後行祊祭者非其序矣

執爨踏踏傳踏踏言爨竈有容也承珙案書大傳洛誥傳亦曰爨竈者有容爾雅釋訓踏踏敏也說文踏長脰行也从足昔聲一曰跂踏爾雅本釋此詩之踏踏合之說文長脰者自敏于行然則執爨踏踏當以敏爲本義說文一曰跂踏乃論語之跂踏馬融注所謂恭敬貌者與詩別義集傳踏踏爲敬非爾雅及毛意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書局采

爲俎孔頤或燔或炙傳燔取腓膂炙炙肉也箋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爲之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正義曰易傳者以燔燎報陽祭初之事君親爲之此文承爲俎之下言執爨有容則序助祭之人非君親之也且腓膂燔之于鑪此燔炙爲之於爨禮有燔肉炙肝從獻所用以此知非報陽燎薦之事故易之也承珙案郊特牲云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羶注云奠謂薦熟時也特牲饋食禮所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蕭羶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羶當爲馨聲之誤也正義云饋熟有黍稷此云蕭合黍稷既奠然後燔蕭故知當饋熟

之時也凡祭血腥之時已有腓膂燔燎故鄭注詔視于室云取牲腓膂燔于鑪炭洗肝于鬯而燔之是也至薦熟之時又取腓膂而燔之故上經云蕭合黍稷鄭注云以蕭合燒之謂饋熟時也據此是燔燎有二事毛於此或燔或炙以燔爲取腓膂炙爲炙肉生民取蕭祭脂傳云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焚蕭合馨香也此雖非宗廟祭事然毛意以生民之載燔載烈與此詩之燔炙皆卽郊特牲既奠炳蕭之事故楚茨言於執爨之下不嫌非次鄭注郊特牲亦引取蕭祭脂用毛義也至信南山取其血膂正承以啟其毛之下當是制祭時事毛不言者以本文自明彼箋云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膂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此亦據既奠炳蕭爲義若朝踐時制祭燔膂

毛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書局采

膂無所謂蕭合黍稷也此箋又以燔肉炙肝爲從獻之俎既本禮經且於爲俎之文尤相比附後儒多謂燔燎不宜在執爨之後故以箋說爲長由不考郊特牲既奠炳蕭之文耳金氏輔之禮箋云祭義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羶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眾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颯以俠颯加以鬯鬯以報魄也朝事主于報氣饋食主于報魄是謂報以二禮燔燎羶羶以蕭光爲饋食禮卽郊特牲之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者其時亦兼報氣颯以俠颯加以鬯鬯卽郊特牲之既灌然後迎牲司尊彝之朝踐用獻尊大尊者其時亦兼報魄祭義各本其所主言之故于報氣循序立文報魄逆陳見義颯之言譌也謂其報氣報魄更相襍廁孝子祭其親求諸陰陽者

非一時一事曰闕曰加義取諸此注云燔燎糝藉闕以蕭光取牲祭脂也正義以朝踐取胙膏燎于鑪炭當之誤矣今案此解尤為精細

為豆孔庶為賓為客傳豆謂內羞庶羞也釋而賓尸及賓客正義曰毛以豆言甚厭為過常之辭而云為賓為客則所為有二事也然則非但正祭所用至釋又用之故云釋而賓尸及賓客也言於釋祭可以此賓敬於尸而薦之解為賓也又今正祭賓用之為薦是為客也釋雖在後而尸尊於賓客故先言為賓也承琫案儀禮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於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於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邊則糗餌粉羞其豆則醢食糝食庶羞羊臠

毛詩後箋卷二十

聖

廣雅書局

豕臠皆有醢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考少牢為大夫正祭其羞於尸庶羞四豆至賓尸則尸侑主人主婦內羞庶羞兼有之賓兄弟內賓及私人亦有庶羞若不賓尸羞於尸亦庶羞四豆致爵後則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庶羞亦兼有之卒乃羞於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辨注謂乃羞者庶羞據此知大夫正祭尸祝以外別無羞豆況天子諸侯之尊正祭禮不及賓故賓長受酢後惟薦尸以羞豆羞邊必至釋祭而後及於主祭與助祭者此詩於為豆之下專言賓客自以朝事饋食加羞諸豆所以事神事尸者本不待言特推廣豆之用於賓客者以見其孔庶毛善會經旨故言此豆及釋而賓尸之時并及於賓客耳傳釋而賓尸為一句及賓客為一句賓客即經

文之為賓為客非以賓尸釋為賓以賓客釋為客也正義以為賓指釋祭之賓尸以為客指正祭之賓獻又嫌釋祭在前而云尸尊於賓故先言為賓皆誤會傳意箋於賓客句無解意當同毛正義申之謂既以朝獻為賓客以為薦故賓客用而獻酬蓋疑鄭以為賓為客屬下獻酬交錯為義耳然旅酬但有舉解而無羞豆不得牽合為一是疏亦誤會鄭意也凌次仲禮經釋例謂楚茨第三章皆言儻尸之禮謂執爨為俎即少牢下篇之楚尸俎為豆孔庶即宰夫房中之羞司士庶羞之豆獻酬交錯即主人主婦上賓獻尸及主人酬尸酬賓以至旅酬無算爵然全詩節次始終皆言正祭之禮無緣第三章忽夾入釋祭此說恐未可據

毛詩後箋卷二十

聖

廣雅書局

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傳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度法度也獲得時也箋云始主人酌賓為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酌酌賓曰酌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卒盡也古者於旅也語姜氏詩序廣義曰獻酬交錯蓋獻尸之後而賓主尊飲疏云獻酬笑語當處祝告嘏辭之下文在先者以獻酬是賓客事因說羣臣助祭而類及之可謂能圖其說而張氏又引特牲禮主人酌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遂行旅酬無算爵則獻酬交錯又似應屬於此竊謂獻羞籩羞豆之後諸臣進以酌尸獻酬者指酌尸言之交錯同異姓皆酌尸也非旅酌之謂酌者進酒亦非自卒爵而酌賓之謂且特牲非天子之禮儀禮殘闕或有錯簡未可據

也承琪案王禮饋會三獻既畢固有醑尸三獻然亦在祝告報辭之後不得以進醑當此詩之獻醑何氏古義則謂祝報爲行禮終事引禮運孔子曰後聖有作作其祝號元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殺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滌帛醴醑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錫羹祝以孝告報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據此所言行禮次第與此詩雅相仿佛不必泥於特牲少牢之文耳案此雖善於立說然禮運祝以孝告二句究是總括上文之語如據此謂報爲祭末則不應連祝言之宋親祠儀注改皇帝飲福受胙於亞獻終獻行禮已訖之後陳祥道以爲非禮蓋自宋以前無祭末受報之事况楚茨一詩每

毛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書局

章次序分明究不應於朝獻之後受報以前插入旅醑一節竊意此蓋統言祭祀之獻醑皆有法度時宜以爲受福之本獻則統九獻皆可名之彤弓傳云醑報也此則尸酢王酢后酢諸臣皆所以報即皆可言醑交錯者獻則有賓兄弟之從獻酬則有賓兄弟之旅醑其事皆交錯而行者也祭祀之事不外獻酢醑三者具而禮成祭之始中終皆有獻醑前後難於位置故特於中間言之所以該始終也卒者盡也自是統括祭事之辭不必泥於旅醑一節以爲不當在受報之前即如坊記曰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引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亦統言祀事得宜不專指旅醑時禮儀笑語也

既齊既稷既匡既救傳稷疾救固也箋云齊減取也稷之言即

也報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孺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報辭以救之釋文齊王申毛如字整齊也鄭音資一音才細反謂分之齊也正義曰王肅云執事已整齊已亟疾已誠正已固慎也傳意或然其申箋則據少牢特牲大夫士受報之禮皆取黍而巳此言徧取黍稷牢魚肉以爲天子與大夫尊卑既殊禮數有異又特牲尸親報少牢命祝報此言既即是孝子自就取則亦尸親報不嫌與士同也姜氏廣義疑之謂大夫猶命佐食授祝王尸何至親報主人且博黍菹豆論者猶疑其瑣細而天子之禮乃徧取豆品以孺于醢其變不已甚乎承琪案正義申箋僅據特牲少牢比附其事故後人多不能信然鄭作箋時所稱天子受報之禮自必別有所據如宰受以筐之類豈盡凡誤亦必非僅準大夫士之禮以爲說但以齊爲減取稷爲前就匡即爲受物之筐勅又爲祝釋報辭文義破碎與經文四既字語意不順且上文徂賚孝孫既云以報之物往予主人而此又云孝孫前就尸受之亦微相矛盾惟毛傳以稷疾勅固爲訓稷當爲叟之借周頌叟叟良耜釋文叟本作稷說文叟治稼叟進也蓋叟者疾人之意故稷有疾義勅與飭同說文飭致堅也讀若勅是也以傳意推之則既齊既匡與稷疾勅固義當一律王肅訓以整齊誠正者得之蓋此承上文孔熯莫愆統言祭祀之得禮爲下文錫極之本正義謂亟疾固慎當指執事者不知此章唯說受報之禮不得有執事於其間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書局

既齊既稷既匡既救傳稷疾救固也箋云齊減取也稷之言即

鼓鐘送尸段氏詩小學云考鼓鐘將傳云鼓其淫樂正義云鼓擊其鐘白華鼓鐘于宮正義亦云鼓擊其鐘此篇上文曰鐘鼓此不應變文宋書禮志四兩引皆曰鐘鼓送尸正義云鳴鐘鼓以送尸是唐初不作鼓鐘今本承開成石經之誤承琪案段說是也北堂書鈔亦作鐘鼓送尸今本此下注係明人所補其引詩此句猶虞世南原文也何氏古義謂此以金奏肆夏故但言鼓鐘非是

信南山

序云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稽古編曰信南山甫田大田三詩皆詠曾孫傳箋指成王因信南山序有幽王不能脩成王之業語也東萊非之謂曾孫之名周之後王皆可俛然周之後王可當詩人追思

毛詩後箋卷二十

李廣雅書局

者孰有如成王哉文武開勦時武功多于文治禮樂制度尙有未遑周公攝政之六年制禮作樂頌度量于天下始號太平疆理之法祭祀之典大率皆成王時所定康王以後坐享其成而已故正雅及周頌文武而下止有成王詩餘後王弗及焉則思古者惟思成王固其宜也承琪案此本長樂劉氏之說見嚴而推擴之更爲周至嚴緝又云楚茨信南山一體之詩楚茨先傷今而後思古信南山便從思古起卽所以傷今矣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傳甸治也箋云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邱甸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嚴緝曰言禹甸治之則平水患理溝洫皆在其中矣不必破甸爲乘也韓奕亦云維禹甸之不必專言邱乘

矣承琪案傳甸爲治者古甸田隙字皆通周禮小宗伯注云甸讀爲田說文田隙也李巡注爾雅釋地田敝也謂敝列種穀之處夫敝列種穀固已合治義矣稍人注甸讀與維禹甸之之隙同賈疏以爲韓詩作隙考韓詩字雖作隙訓亦當同毛爲治爾雅神治也邵二雲謂神爲隙之轉又說文敝理也理卽爲治亦以聲近義同也鄭注小司徒云甸之言乘也乘亦可訓治幽風亟其乘屋箋云乘治是也此箋必申以邱乘者以下文疆理南畝皆所以奉禹功故又本甸治之意推而言之耳稍人疏謂鄭據韓詩爲說隙是軍陣故訓爲乘恐未必然

毛詩後箋卷二十

李廣雅書局

我疆我理傳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正義云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趙岐注云經亦界也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稽古編曰理字如此解方與疆義有別左傳云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杜注云布殖之物各以土宜與此詩傳疏同義經詩疆理孔疏之解亦相符宋王氏以疆爲大界理爲溝涂劉氏以疆爲徑畛涂道路理爲遂溝洫滄川彼徒取與南東其畝文義相接耳然非古義也承琪案大雅迺疆迺理之下繼以迺宣迺畝嚴緝謂宣是宣通溝洫則理不得爲治溝涂總之溝涂之事自在下文南東其畝中與疆理固不相涉也

南東其畝傳或南或東正義曰成二年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於土之宜須縱須橫故或南或東也馮氏名物疏曰畝卽田之身也古之治田者雖

有溝洫井田二法不同然田之形體大抵因地勢水勢而為之其在於東者謂之東田王制所云當今東田是也其在於南者謂之南畝詩屢云南畝鄭注遂人云以南畝圖之是也范氏補傳曰田事喜陽而惡陰東南向陽則茂遂西北向陰則不實故信南山云南東其畝也朱子信南山傳云畝也書傳云終竟畝畝左傳注云使畝東西行又云晉之伐齊循畝東行易是畝可以謂為龍也漢書陳勝駟耕之龍上師古曰田中高處是正訓龍字朱子所云畝龍者只是今之田所謂若干畝非必其中之高處也長樂劉氏云遂東則畝南遂南則畝東正言順地勢及水所趨之事蓋于此方為水道則於彼方為地畝南東交互其勢宜然雖溝洫之法遂縱溝橫井田之法遂橫溝縱而其一

毛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書局

為畝之制則相仿也朱公遷疏義有畝以防水之說今之學者遂為所惑不知古有遂溝洫滄川以通水之流大小淺深以次相注自不至于決溢有徑畛涂道路以通車徒之行而即在遂溝洫滄川之上初不聞田之畔更有所謂畝以防水也若然卻克欲使齊盡東其畝賓媚人責以無顧土宜何不云無顧水防乎方氏注禮記引詩南東其畝而以廬之所向為言可見古人並未以畝為防水之具矣然范氏云田喜陽惡陰未為通論如黍宜燥稌宜溼正古人所謂土宜而古人只云南東者乃人道貴陽賤陰之義耳非地道固然也承琪案田中之畝所以行水其壟所以播穀亦謂之畝每一畝一龍相間成列畝必順其畝之首尾而行水以入於遂地之大勢西北高東南下畝之行水

多自西北而注於東南故詩云南東其畝范氏專主貴陽賤陰義猶未盡程氏瑤田通藝錄謂匠人之畝為每畝間行水之畝一畝一畝與播種之畝一畝三畝者不同此說似未確古人畝祇一名未聞又分為二事說文云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倍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凡之屬皆从畝古文畝从田川田之川也畝篆文畝从田犬聲六畝為一晦蓋古者步百為畝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據說文以畝為田之川是所以行水者而漢書食貨志又云后稷始畝田以一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畝長終畝一畝三畝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二說不同其實一也每畝之中畝壟相間三畝者亦三壟壟即田畝播種

毛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書局

之處通言之則壟亦可稱畝故班云一畝三畝許云六畝者并壟言之謂其地可容六畝耳許以畝為田之川而班云播種於畝中者則以穀宜高燥者畏水當為畝以行水而播種於壟金仁山所謂種豆麥者作田畝是也穀宜下溼畏旱當為壟以培土而播種於畝即班志所謂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隴其土以附草根者也其事雖殊其法仍一耳程氏又據鄭遂人注以南畝圖之為遂縱溝橫因謂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南畝故畝橫畝流於遂故遂縱匠人賈疏云井田之法畝縱遂橫溝縱洫橫滄川橫為東畝之圖是自西視之畝橫於東且引左傳盡東其畝謂東畝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云云今案古人制田始於一畝行水始於一畝始以一畝之畝言之

郟順水勢郟順郟勢則郟縱則郟橫此自然之理也
南北曰縱東西曰橫郟自北而注南為縱則郟之長亦隨郟而
南曰南郟自西而注東郟之長亦隨郟而東曰東郟此詩云
南東其郟當是指郟之直長所謂廣一步長百步者非橫陳於
南東之謂惟其指水之所注以為名而水勢趨東南者為多故
有南郟東郟若謂自北視之為南則使改而自南視之不亦可
曰北郟乎鄭注之遂縱溝橫賈疏之郟縱遂橫正劉氏所云遂
南入溝則其郟東遂東入溝則其郟南者注疏之南郟東郟乃
適相反程氏從之誤矣甫田禾易長郟傳易治也長郟竟郟也
此以一郟之長為竟尤可見南郟東郟指其直長者而言最為
本經之確證至左傳盡東其郟乃晉人逞忿於齊晉以必不能

毛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書局

行之事如所云以蕭同叔子為質者謂使齊人郟皆向東則田
間道路皆東西直達晉人自西而來可以無溝渠之阻耳故杜
注但云循壟東行不必泥於東郟則川橫謂晉人惟欲使川上
路通東西以便戎車因為東郟乃橫陳於東之證試思東郟
若果為橫陳於東之法其川固橫矣而倘有縱溝縱澮又豈不
可限戎車乎可見晉人是欲使齊之田郟皆向東耳賓嬪人引
詩乃以正言責之謂必無盡東其郟之理也姜氏廣義曰凡遂
在田首欄截於田之起處使諸郟之水得以同注於此也遂之
東入於溝者必橫截於郟之南諸郟之水皆直注於遂郟直郟
亦直遂東則郟南矣遂之南入於溝者必縱截於郟之東遂南
則郟東矣郟雖亦有西北而溝遂總在東南一縱一橫者溝澮

之定制則郟但言南東可矣

雨雪霽霽傳霽霽雪貌何氏古義曰說文霽即氛字云祥也與
雪無涉當通作紛承琪案白帖二引詩固作雨雪紛紛然毛詩
字多假借不必改霽為紛楚辭怨思雪霽霽而薄木兮王逸注
云霽霽雪霜貌即用毛義也

曾孫之穡以為酒倉界我尸賓壽考萬年箋云斂稅曰穡界子
也成王以黍稷之稅為酒倉至祭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
與賓所以敬神也敬神則得壽考萬年正義曰經云界我尸賓
何知不指謂祭時子之而箋以為齊戒賜尸賓者此詩陳事有
次序五章卒章始言祭時之事則此未祭而言界我尸賓明祭
前矣承琪案鄭氏以禮箋詩每不明言所出如此詩五章箋所

毛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書局

云迎牲降神及告純告殺皆本三禮則此章齊戒界我尸賓亦必
有所據但其書不存後人不能援以為證耳然以經文核之此
界我尸賓不過言稼穡之為酒倉用於祭祀之尸賓乃統祭事
始終用酒倉言之不必泥前後次序專指為齊戒之時即如四
章是剝是菹獻之皇祖亦第言其瓜可以為菹可以共祭耳不
然豈有未殺牲而先薦豆者乎
中田有廬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案大雅
于時廬旅傳廬寄也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與此箋農人
作廬便田事者正合而於訓寄之義尤明伐檀傳又云一夫之
居曰廬此即遂人所謂上地夫一廬者說文廬二畝半也一家
之居此一家即謂一夫也但毛於廬廬並不言國中野外之別

即鄭注周禮載師園廬取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解廬取此詩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以解園初不取何休公田內二十畝八家各二畝半之說故此箋田中作廬云云當是指私田之中各自爲廬以便作息耳周禮賈疏取越岐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之說以園廬二地合成一五畝之宅不知五畝之宅自是民之恆居非止取便田事必因山水樵汲之便陰陽向背之宜云在邑首民之所聚卽爲邑故十室千室皆曰邑猶今之村落然不必定在都邑孟子之言自以五畝爲一宅非二畝半之謂此宅雖亦可名廬要與國中市廬無涉更非中田之廬可比廬在田中者猶今人田閒草舍不必在公田中亦必無二畝半之廣甫田正義曰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倉貨志云井方一里

毛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書局

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注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注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甫田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承琪案一井八家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之說其誤實始於韓詩外傳

疏引詩中田有廬爲證班志特承韓而誤耳

廬場有瓜是剝是菹傳剝瓜爲菹也箋云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淹漬以爲菹貴四時之異物正義云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其祭祀者承琪案周禮閭師任圃以樹事責草木貢非卽稅乎何元子又疑七菹無瓜然天子庶羞百二十品七菹何足以盡之正義云場人祭祀共其果菹是祭必有瓜菹矣邈人豆實無瓜菹文不具耳

祭以清酒箋云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何氏古義曰鄭以清酒爲玄酒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醴在戶粢醴在堂澄酒在下蓋第設之而不用與此無涉也承琪案何說非是禮運又云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與此詩祭以清酒在執其鸞

毛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書局

刀之上正同彼注謂朝踐之時設此玄酒於五齊之上以致祭鬼神此重古設之云云蓋玄酒是水言以祭者卽周禮大祝所謂執明水火而祝號也亦未始非祭事所用不得謂與祭無涉箋分別清爲玄酒酒爲鬱鬯五齊三酒皆據三禮爲言正義申之詳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終

番禺林事賢初校

黟縣黃士陵覆校

小雅甫田之什

甫田

溼 胡承拱撰

序云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稽古編曰楚齊信南山甫田三詩序皆以為思古不獨甫田然也甫田序思古古字偶與詩自古有年同耳朱子譏之以為序專以此立說斯亦深文之論矣小序之古指成王時也詩之古與今適南畝對則指成王以前疏以信南山推之謂此古亦禹理或然矣序之古乃詩之今非詩之古豈用以生說哉承拱案傷今思古之說王雪山已疑之謂詩中援古及今者甚多即以田事言之振古如茲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續古之人皆及古以迄于今匪今斯今皆及今雖未敢即以爲

某王之盛時亦未敢即以爲某王之亂世是其說不始於詩序辨也然荀子大略篇曰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注以用駢君也言作小雅之人不爲駢君所用自引而疏遠也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之焉駢君所用自引而疏遠也其聲有哀焉注小雅多刺幽厲而思文武據此則所謂傷今思古者其說出於荀卿知毛序源流甚古不得疑其援詩以立說明矣

俾彼甫田傳俾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正義曰齊甫田傳甫大也以言大田故謂爲天下田也承拱案俾本兼明大二義故棧樸俾彼雲漢傳又云俾大也說文俾箸大也乃合二義言之桑柔俾彼昊天箋云俾明大貌亦與許同若雲漢俾彼雲漢箋云俾然天河水氣也韓奕有俾其道傳云有俾然之道者此皆

讀俾爲灼專用明義此傳以甫田是大田故俾亦但爲明義言明乎彼甫田猶之上篇云信乎彼南山也

歲取十千傳十千言多也箋云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遙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正義曰十千者數之大成舉其成數故云十千言多也又引王肅孫毓申毛皆謂此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詩賦之作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秦氏毛詩曰箋曰竊謂鄭以制度言詩不若王以人情言詩也嚴華谷一變其說以爲百取十焉萬取千焉則分十千爲二事而各爲之說近於牝度又不若鄭言制度之有據矣正義申鄭云孟子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是九稅一矣此詩之意刺幽王稅重當陳古稅之輕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於什一者孟子言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五禮通攷方氏曰九一什一句法文義一耳野之九一爲九中之一則貢之什一亦什中之一而已但以井田畫方而成則以八而包一故不得不以九一爲法貢法長連排去則以五十起數十夫有溝百夫有澗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但以十相乘亦復整齊而易算耳烏有什一爲數而取其一反使奇零參差而難算也哉承拱案箋以歲取十千爲一成之數特舉井田之法爲九夫而取其一耳若於溝澗之法亦可爲十夫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子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是九稅一矣此詩之

意刺幽王稅重當陳古稅之輕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於什一者孟子言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五禮通攷方氏曰九一什一句法文義一耳野之九一爲九中之一則貢之什一亦什中之一而已但以井田畫方而成則以八而包一故不得不以九一爲法貢法長連排去則以五十起數十夫有溝百夫有澗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但以十相乘亦復整齊而易算耳烏有什一爲數而取其一反使奇零參差而難算也哉承拱案箋以歲取十千爲一成之數特舉井田之法爲九夫而取其一耳若於溝澗之法亦可爲十夫

而取其一矣周法本兼貢助匠人注以貢助通率爲什一所以
解徹爲通義若孟子言三代稅法貢皆什一則以貢法民田五
十畝貢上五畝助法民田七十畝公田亦七十畝借民力以治
之而上自收其公田之入貢爲什一助爲九一盈朧之數本不
甚懸殊周則百畝而徹兼用貢助雖立法稍有變通而於中正
之準初無不合故曰其實皆什一也故貢助通率爲什一以解
孟子請野一節則可若其實皆什一之文在論三代田制之下
夏但有貢法殷但有助法何得二代通率而云皆什一乎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傳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箋云
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
藝樹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正義曰攸介攸止毛雖不訓準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三

生民之傳則不爲舍而止息王肅云是君子治道所大功所定
止傳意當然箋以此田農之事介止相對止是止息故介爲舍
也文承或耔之下以止舍講習以成俊士於理爲切故易傳承
烝業生民詩毛鄭皆以攸介攸止爲句文意本與此絕殊不
得準彼爲訓此介止毛雖無傳然其訓烝爲進謂俊士以進則
毛意當亦爲舍而止息蓋必有所止舍而後可進髦士也文選
魏都賦注引韓詩章句曰介界也鄭以介爲舍凡廬舍必於界
上是鄭義本之韓詩亦以由毛非易傳也

以社以方傳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許氏五經異義從
左氏說共工有子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知社非地祇正義引
鄭駁以社爲五土之神其工爲后土止爲配食又云毛氏解社

大五百一十八

其言不明惟此言社后土其義當與鄭同承烝業毛以方爲迎
四方氣於郊攷月令迎氣不言祀事據此傳知方祭即迎氣之
事與周禮兆五帝於四郊注疏家皆以爲迎氣之祭者合但月
令迎氣有中央土而毛祇云迎四方氣者豈以社爲后土而中
央其帝黃帝其神后土上文以社已足當之歟何氏古義曰詩
每以方社對舉以后土乃中央土之神既立爲社自不當在五
祀之別故禮止言四方承烝謂方爲四方則毛意社爲后土指
中央土神言之故疏云義與鄭同也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傳田祖先嗇也箋云設樂以迎
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正義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
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是也大司徒注云田主田神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四

后土及田正之神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則田祖之文雖主於
神農而祭尊可以兼卑其祭田祖之時后土田正皆在焉故鄭
總言詩人謂之田祖也承烝業疏謂大司徒言設其社稷之壇
而樹之田主則田主惟社稷不得有神農此言田祖其文得兼
有后土后稷不知毛既以后土屬社而於田祖但言先嗇則后
土爲社神先嗇爲稷神漢書郊祀志云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
易社者土也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
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
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據此知田祖不兼后土明矣鄭箋分
社方爲秋報祈雨爲次年郊後之祭其實此章是統言爲農禱
祀致其誠敬祈報皆在其內如方爲迎氣於郊即合一歲之方

祭言之不止為秋成報功而已雲漢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明於方社言祈何止於報以御田祖言祈不言報者互辭見義猶方社言齊名犧羊田祖言琴瑟擊鼓耳鄭以一章而畫為兩年之報祈又以農夫之慶為大蜡勞農皆迂拘非達詰也

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箋云攘讀當為饗饗饋饋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為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饗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為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正義曰王肅云教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承瑛案鄭箋之說已為王肅孫毓所駁而王肅所自為說尤謬自古無所謂嘗土之法者後儒各為之解亦未盡安蘇傳云攘取也取其左右之饋而嘗之夫奪取曰攘竊取曰攘施之於此已為不倫且左右字無著毛西河以攘為攘臂左右為左右手此本六書故攘為捋袂出臂之說戴氏詩攷正從之說文攘援臂也此即攘臂之字然攘臂取食又何須左右並舉也孔奭軒據曲禮注攘古讓字言農夫各以其食讓與左右鄰井偕耕者互嘗其家人所作羹飯孰旨與否也但此承田畯至喜之下而專言農之讓食雖可知民俗之美不足見上意之勤惟嚴緝引曹氏曰攘卻也謂田畯之官卻除其左右之從者而親自其饗之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此說近之毛於此無傳者出車儼狃于襄傳襄除也釋文襄本或作攘毛意豈以攘與襄同左右為從者之稱其義易曉故無庸訓釋歟

大田

大田百一十一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五 廣雅書局

倣載南畝箋云倣讀為熾載讀為苗粟之苗時至民以其利起熾苗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苗正義曰此及載芟且相皆於耜之下言倣載南畝是倣載者用耜於地之事故知當為熾苗謂耜之熾而入地以苗殺其草故方言入地曰熾反草曰苗也案今方言無此文承瑛案鄭云倣讀為熾者熾與植同聲鄉射禮古文熾為載今文或作植是讀倣曰熾猶讀倣曰植也植又為置論語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其杖七錄穀梁名淑論衡作穀梁實論衡見亦其例也載本與栽通中庸上天之載注云載讀曰栽謂生物也又栽者培之注云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植也今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此箋不言載讀為栽者以栽亦植也與倣義複故云讀為請粟之苗正義

引弓人苗粟謂鋸弓榦以鋸苗而製之猶耕者以耜苗而發之是苗為苗殺其草故又引方言反草曰苗皇矣釋文引韓詩亦云苗反草也此義於田事尤合故箋末復申之曰田一歲曰苗既方既阜傳實未堅者曰阜箋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稽古編曰方阜堅好皆指穀實而言不比生民詩歷道苗稼生成之次第故彼連用十字而此僅以四蓋生長之條茂已具於前章庭碩中矣又堅好即生民之堅好也至生民之方毛以為極極鄭以為齊等此詩之方毛無傳鄭以為房謂孚甲而未合時也彼生時統言其苗此成時專言其實所以異乎然則此詩之方阜正與彼詩實發實秀相當耳發管而秀出則先有孚甲而實猶未堅所謂阜也毛云實未堅者曰阜故兩詩皆以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六 廣雅書局

堅好繼之承琪案阜字本當作草說文草下云草斗櫟實也一
日象斗蓋杼櫟之實名曰草斗者謂其殼也俗書作阜引申之
凡植物有孚甲者皆可稱阜周禮大司徒其植物宜阜此草省
物鄭司農云阜物柞栗之屬今世閒柞實爲阜斗其實粟亦爲
阜物則賈疏以柞實粟阜爲名非矣此詩既方爲孚甲始生而
未合則既阜爲孚甲已成而未堅耳孔疏以阜音同造轉訓爲
成非其義也

不稂不莠傳稂童梁也莠似苗也焦氏里堂曰說文蘇禾粟之
采生而不成者謂之董蘇重文作稂莠禾粟下生莠讀若酉采
卽穗字爲禾成秀之名童之猶言獨也禾病則秀而不實實者
下垂不實者直立而獨露於外故名童蘇說文禾粟下生莠繫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七 廣雅書局

傳作下揚生莠揚者簸揚之謂粟之不堅好者簸之必在下農
桑輔要云穀種浮秕去則無莠徐錯亦謂莠出於粟秕今俗稱
粟之不成者尚曰下揚說文正以此訓莠之所由生也承琪案
說文禾粟之采當從陸釋文作禾粟之莠若作采爲禾之秀而
不實者則此經上文既堅既好箋云盡堅熟盡齊好矣安得又
有秀而不實之根乎說文莠訓當是禾粟下讀揚生者句段注
謂禾采下垂莠則采同而揚起不下垂故曰揚生者得之焦氏
孟子正義又云莠之爲物有二御覽引韋昭答問云甫田維莠
今何草荅曰今之狗尾也但今狗尾草徧野皆一種自生不關
粟秕所種則下揚所生之莠別爲似禾之物與狗尾異大田不
稂不莠傳既以稂爲童梁稂莠一類惟稂成於病莠生自種爲

大五百一十四

有別耳承琪謂毛傳兩言稂童梁又言莠似苗說文蘇莠二篆
相次蓋蘇爲莠之未成者莠則已成而揚起者又說文皆連禾
粟爲言則蘇莠自是禾粟閒一種相似之草惟其擇種不純雜
以浮秕致生稂莠故惟禾粟中有之國語馬餼不過稂莠亦對
倉粟之馬爲言若爾雅孟狼尾本與稂童梁別爲二草又莠名
狗尾隨處有之不應獨惡其亂苗然則稂莠自是害苗之草之
專名其狼尾名蒼狗尾名莠或因禾粟之稂莠以爲名而實非
一物要與詩言無涉耳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傳炎火盛陽也箋云螟螣之屬盛陽氣熾
則生之今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使自
消正義曰以言炎火恐其是火之實故云盛陽也陽盛則蟲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八 廣雅書局

起消之則付于所生之本今明君爲政害無由作而云田祖者
以田祖主田之神託而言耳李迂仲曰唐明皇時天下大旱蝗
姚崇爲相遂遣捕蝗使乃援此以爲說其實與此詩異也承琪
案姚崇捕蝗之事當時倪若水已移書謂之然不害其爲善政
但不必以之解詩耳蓋詩以明君爲政能除蟲害而言田祖以
神其事自不得謂爲實火故毛以盛陽解之箋疏申述其義益
明此先儒解經之精與後世備荒之政本不相涉若持此以證
經則捕蝗之法惟能打撲飛蟲且焚且瘞若螟本羸蟲爾雅翼
以爲無足小青蟲陸疏云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
之二蟲者又豈可打捕而付之焚如者乎

秉畀炎火釋文秉如字執持也韓詩作卜卜報也段氏毛詩傳

大五百一十五

曰卜界猶俗言付與也爾雅卜子也承琪案卜訓報者白虎通義著龜云卜赴也小爾雅赴疾也禮記少儀喪服小記注並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是訓卜爲報猶訓卜爲赴卜界炎火者謂巫取而界之炎火也

有滄萋萋興雨祈傳滄雲興貌萋萋雲行貌祈祈徐也阮氏按勘記據諸書訂正萋萋當作淒淒祈祈當作祁祁是也又云傳雲興貌段玉裁從顏氏家訓定本集注作陰雲貌又云此經本作興雲顏氏家訓始以爲當作興雨釋文正義唐石經皆從其說段玉裁云說文淒雨雲起也滄雨雲兒雨雲謂欲雨之雲凡大雨之來黑雲起而風生風生而雲行所謂有滄淒淒也已而風定白雲彌天雨隨之下所謂興雲祁祁雨公及私也作興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九 廣雅書局

兩於物理經訓皆失之呂氏春秋務本論漢書食貨志隸釋無極山碑韓詩外傳皆作興雲鹽鐵論後漢書左雄傳作興雨當亦後人以類說改之耳承琪案顏作興雨引班固靈臺詩祁祁甘雨爲證本非無據李善文選注引毛詩亦作興雨即鹽鐵論水旱篇左雄傳之興雨亦未必盡由追改或原有兩本引者各從其家耳若以經文傳文核之則滄與淒淒已是雲貌誠如顏說何勞復言興雲且下文雨公及私正形容雨之徐若作興雲亦於文義不貫文選張景陽雜詩淒風起東谷有滄興南岑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此正用毛傳以滄爲雲興貌傳既以滄爲雲興則其下經文必不作興雲可知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而不暴疾明以祁祁屬雨知鄭所見毛詩必作

天五百二十一

興雨即呂覽本作興雨祁經義雜記據王氏詩攷引呂覽作興雲然高誘注云陰陽和時雨祁祁不暴疾語與箋略同知其本亦當作興雨也盧召弓曰近人頗疑雨不當言興然楚辭天問云耕號起雨起即興也

而我公田遂及我私箋云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主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承琪案此詩言公田周頌噫嘻言駿發爾私是周有公田之明證孟子云惟助爲有公田者蓋承上文龍子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之言貢法民田五十畝而以五畝之入爲上貢故不制公田夏小正初服于公田解者以公田爲君田即藉田也初服者謂庶人終于千畝此說近之故惟助爲有公田者對貢法言之若徹法制公田正與助同故孟子即引大田之詩以證雖周亦助萬充宗學春秋隨筆據趙注孟子周人耕百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十 廣雅書局

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又司馬法云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小司徒云九夫爲井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八而不收餘畝之稅不知九夫以地言非以人言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謂稅其一夫之地是明有公田百畝矣或謂殷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周九夫爲井公田即在私田中夫百畝之田雨澤均被何由區別而詩乃先公後私言之鑿鑿不幾成虛語乎

彼有不穫穉承琪案篇中二穉字不同次章無害我田穉此穉字當從韓詩幼穉見閩寧釋文及說文幼禾之訓謂禾之初生而未壯實者故蟲喜食之正義與種對言則謂是晚種之穉蟲不應專食晚種者故穉當兼早禾晚禾言之若此云不穫之穉則闕

天五百二十一

52600111

48

言傳所云後種曰穉者蓋以晚種後熟不暇收穫事或有之耳
此有不斂穉正義曰穉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聘
禮曰四秉曰筥注云此秉爲刈禾盈手之秉筥穉名也若今萊
易之開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卽引此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
斂穉是也定本集注穉作積穉古編云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不
斂筥亦音穉是同一集注孔以爲穉作積董以爲穉作筥矣集
注一書唐尚存宋已無之董所見不如孔之真也承琪案鄭注
聘禮以筥爲穉名不過比方其事本非謂筥字同穉又注周禮
掌谷云筥讀爲棟栝之栝謂一穉也是筥穉同義不同音無由
借筥爲穉阮氏校勘記云集注積或當作穉以齊資得通用而
借穉爲穉也此說近之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十一 廣雅書局

來方禮祀以其駢黑傳駢牛也黑羊豕也正義曰上篇云以社
以方而方社連文則方與社稷同用太牢故以黑爲羊豕通牛
爲三牲也且上篇言犧羊是方有羊明不特牛故爲太牢牢色
不同者毛意蓋以此四方既非聖祀又非五方之帝故用是牲
所以無方色之別承琪案正義述毛既以此方爲四方之神而
又謂毛意以四方非聖祀非五帝殊不能自圓其說卽如大宗
伯青圭禮東方之類其牲幣必各放其器之色亦不應錯舉駢
黑無方色之別竊意毛本不以此方與甫田之方同毛詩寫官
記曰曾孫之來本勸農也然饁食之餘方且以禮祀爲事而或
以駢或以黑焉禮祀或則祈或則報也故曰方言方有事於此
耳此說近之

大五百六十五

瞻彼洛矣

序云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承琪案序云思古明王則詩中君子當指明王毛於庭燎之君
子至止采芣之君子來朝皆云君子謂諸侯也而此不言者殆
以君子本指明王其義易曉歟箋以君子爲諸侯世子來受爵
命者以韎韐爲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此蓋本三家之
說白虎通義爵篇引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
命於天子其下又云世子上受爵命服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
故詩曰韎韐有絕世子始行也此或卽係韓詩之說然鴛鴦亦
云君子萬年與此詩二三章文同彼箋云君子謂明王也然則
此君子亦當指明王爲是云至止者或因會同征伐所至而有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十一 廣雅書局

爵命之事故曰福祿如芣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傳興也洛宗周漑浸水也泱泱深廣貌承
琪案傳意明以洛水之漑浸喻明王之恩澤鄭箋所申不誤但
下文君子卽明王福祿卽恩澤箋不當屬之諸侯世子耳此洛
水正義引職方雍州其川渭洛證之是矣宋王安石始以爲豫
州之滎雒呂記朱傳皆從之惟王伯厚詩地理攷云此非禹貢
導洛自熊耳之洛淮南墜形訓注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
南流入渭詩云瞻彼洛矣是也段懋堂說文注云雍州洛水雒
州雒水其字分別自古不素魏黃初元年詔稱漢以火德忌水
去水爲雒魏爲土行又除佳加水變雒爲洛自後二字始多潛
亂承琪謂禹貢有豫州之雒無雍州之洛惟導水東過漆沮據

大五百六十六

經引開駟以爲卽各水然焉時未必有洛名始見於周禮
月傳以宗周爲京此云宗周浸水則其爲雍
之說其說何如傳
逐戎夷涇洛之北亦
同 冷水也

傳者茅蒐染也茅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鞞也箋云
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者茅蒐染聲也韎韐祭服之鞞合韋爲之段
氏儀禮漢讀攷曰傳當云韎者茅蒐染草也一入曰韎句韐所
以代鞞也箋當云韎者茅蒐染也茅蒐者茅蒐染聲也韐祭服之鞞合
韋爲之皆分析韎韐二字別義各本譌舛不可讀王氏經義述
聞云毛傳原文當作韎染韋也今本韎下有者茅蒐三字此涉
鄭箋韎者茅蒐染而誤衍也蓋毛以染韋一入之色爲韎而不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以茅蒐爲韎故曰韎染韋也一入曰韎鄭以韎爲茅蒐之合聲
則以茅蒐爲韎而不以一入爲韎故曰韎者茅蒐染茅蒐聲
也若毛以茅蒐爲韎則與一入曰韎之文自相違戾且毛旣云
韎者茅蒐染韋則鄭不須更云韎者茅蒐染矣孔陸所見已是
誤本故不言鄭與毛異耳承琪案王說是也

韎韐有夷以作六師傳鞞所以代鞞也天子六軍承琪案傳意
似當以韎韐爲天子之戎服倅人傳鞞也此云韐所以代鞞
也蓋以鞞鞞爲朝祭之服戎事則以鞞鞞代之不應專指士而
言箋泥於禮經士服鞞鞞之文遂謂此諸侯世子除三年之
喪服上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任爲軍將使將
六軍而出乎世子未命卽使服士服而來然旣任出征之事豈

尚不賜之爵命而仍服其士服以出乎此理之必不可通者故
後儒多據周禮兵事韋弁服一傳鞞鞞之跗注以爲軍中上
下同服天子至士皆服鞞鞞承琪謂次章鞞鞞有珌毛傳通言
天子至士珌珌之飾則此章當亦通言天子至士戎服之鞞其
義實與鄭箋不同鄭箋於次章云旣受爵命賞賜而加鞞容刀
將六軍而出則次章之受爵加賜又在何時兩章經文陳氏稽
昔承君子至止之下而一未受爵一又受爵殊相矛盾陳氏稽
古編以鄭注韋弁服及杜注鞞鞞之跗注皆非鞞不得牽合鞞
鞞爲一事然鞞與裳同色鄭注司服以鞞鞞爲弁又以爲衣裳
鞞旣所以代鞞則以鞞鞞爲之可知司服注又云今時伍伯緹
衣古兵服之遺色西京賦云武士赫怒緹衣鞞鞞此亦可見古
人以鞞鞞爲戎服不當專爲士之祭服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鞞鞞有珌傳鞞容刀鞞也珌上飾珌下飾正義曰古之言鞞猶
今之言鞞以公劉鞞鞞容刀故知鞞鞞容刀鞞也公劉傳曰珌上
飾鞞下飾者以彼無珌文因珌爲在上之飾下則指鞞之體故
言鞞下飾也阮氏校勘記曰段玉裁云鞞刀室也卽刀削削音
肖削之上刀把其飾曰珌削未之飾曰珌承琪案珌當以釋名
詩每鞞連文若係刀把與鞞何涉有讀爲又言有鞞有珌又
小爾雅鞞鞞之飾也此解爲正有讀爲又言有鞞有珌又
有珌也公劉傳下曰鞞上曰珌略舉上下之體而已釋名與毛
所說各異戴東原氏改此傳云珌上飾鞞下飾珌飾貌非也鞞
不可言飾戴說據釋名也又陳氏稽古編與段說合承琪案公
劉傳下曰鞞上曰珌並不言飾可見鞞爲刀室珌乃所以飾
鞞此篇正義申之最得傳旨馮氏名物疏譏毛自相矛盾孔不

得已而為之詞皆非是左傳漢卒鞞鞞即琫也集韻琫或作鞞此亦鞞琫連文而不及琫與公劉同杜注乃云鞞刀削上飾鞞佩刀下飾珠誤劉炫故據詩傳以規杜過孔疏乃云鞞鞞或上或下俱是此則曲徇杜氏不及詩疏之諦當耳

傳又云天子玉琫而琫琫諸侯鑿琫而鑿琫大夫鐻琫而鐻琫

士琫琫而琫琫此據正義本與雅文元本集注不同正義曰傳因琫琫歷道尊卑

所用似有成文未知出何書也天子諸侯琫琫異物大夫士則

同言尊卑之差也說文琫佩刀上飾也天子以玉諸侯以金琫

佩刀下飾天子以玉段注云毛傳天子以琫說文琫屋甲天子

玉琫而琫琫此當云天子以琫諸侯以玉淺人妄竄改之又說

文琫屋屬禮佩刀士琫琫而琫琫鑿金之美者與玉同色禮佩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廣雅書局

刀諸侯鑿琫而鑿琫段云天子玉琫琫琫備物也諸侯鑿琫鑿琫讓於天子也鑿美玉也天子玉上諸侯玉下故曰讓於天子也大夫鐻琫鑿琫銀上金下也士琫琫琫琫有玉琫之稱貴於琫自諸侯至十皆下美於上惟天子上美於下承琫案此傳所言雖不著所中然說文於琫琫鑿下皆引禮云云則毛亦必據禮逸篇之文不應互異如此說文琫下云天子以玉者因琫有玉琫之稱以玉猶言以琫未必淺人妄改諸侯為天子也然玉琫琫琫上下究有不同正義惟當言天子琫琫異物耳若諸侯鑿琫鑿黃金謂之鑿其美者謂之鑿是諸侯琫琫同以金為之此所以別於天子也王莽傳琫琫琫琫與鑿同亦上下皆用金之證孟康云琫玉名非是大夫則皆以鐻為之士皆以琫為之說

文諸侯鑿琫士琫琫琫是傳寫之誤定本集注作諸侯鑿琫大夫鑿琫皆非也

裳裳者華

序云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仁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案全詩皆極言賢者德行才藝似其先人以見不可棄絕而刺幽王之意自在言外孔叢子引孔子曰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蓋經文祇有此意序小人以下乃推原所以援古刺今之由耳蘇氏詩傳謂小人讒諂詩之所無而釋首章云君子內脩其身而發於外譬如堂堂之華而附以澹然之葉無有不善者也今幽王積其不善其發於外者儼然小人爾是以君子思見賢君以寫其憂然後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廣雅書局

樂處其朝也是仍不能外序以為說矣裳裳者華傳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朱氏通義曰董氏云裳古文作常案說文常下君也从巾尚聲是裳本作常下云芸其黃矣又云或黃或白或疑即常棣劉勰文心雕龍云雅詠常華或黃或白亦以裳作常然徧檢諸書並無言常棣華黃者此詩既以其華為黃白色則非常棣明矣華谷竟解作常棣若果是常棣無疊言常常之理恐仍以毛訓堂堂為正承琫案廣雅常常盛也似即釋此詩之裳裳或所見詩本有作常常者耳其葉澹兮我觀之子我心寫今傳澹澹貌箋云興者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澹然於下喻臣也明王賢臣以德相承而治道興則讒諂遠矣觀見也之子是子也謂古之明王也呂記引陳氏

曰華葉上下相承而俱茂以興賢者前後相繼而榮顯也長樂
劉氏曰之子謂賢者功臣之子孫也李氏集解曰此詩只說賢
者之類而乃以華喻君其說為不類此但言賢者之昌盛如此
承琪案細繹經文實不同鄭箋所說裳裳者華當喻功臣之美
盛清兮之葉當喻世類之盛昌且凡詩言之子者皆見在之詞
無有稱古人者况之子與君子詞氣自分輕重箋以未章君子
為其先人而之子乃斥明王非其義矣

芸其黃矣傳芸黃盛也何氏古義曰芸草名言如芸華之色黃
也爾雅權黃華郭璞注今謂牛芸草為黃華其華黃葉似苜蓿
耶昂疏云牛芸者亦芸類也承琪案此說非是老子夫物芸芸
注芸芸華葉盛貌是芸為草木盛之通稱詩連黃言之故傳以

毛詩後詩卷二十一

七

廣雅書局采

芸為黃盛若以經證經則若之華亦云芸其黃矣彼傳云若陵
若將落則黃爾雅若陵若黃華蕙白華芟舍人孫炎皆以黃白
為若華色異之名此詩三章云或黃或白則裳裳者華或即陵
若但毛以此芸為黃盛而彼為將落者芸為黃之極盛盛極則
落亦理勢所必然故此言其盛彼言其衰隨事取興義相成耳
我觀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傳言世祿也大雅文
王不顯亦世傳云士者世祿也彼正義引五經異義據公羊穀
梁左氏說以周制世祿有大功德亦得世位宣十五年左傳正
義又云鄭駁異義引尚書世選爾勞又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
世似為許鄭義異其實世祿為常世位非常許鄭之意略同故
大雅又引鄭箴膏肓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

者是有功特命則得世位也毛傳但言世祿此箋云守先人之
祿位則兼位言之正義謂士乘兩馬經云乘其四駱則仕於
乘四馬故并位言之義自可通但此乘駱直承之子文來則謂
之子當乘四馬耳箋以此之子為明王乘駱為賢者之子
句之中文義隔絕非是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左陽道朝祀之事
右陰道寇戎之事承琪案荀子不苟篇引此詩而曰此言君子
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韓詩外傳云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
行無專制事無繇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捧持於前洞
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成文武之業履
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

毛詩後詩卷二十一

六

廣雅書局采

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
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
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
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即荀子所稱屈信變應之說也說苑修
文篇引詩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韓冕厲戒立於廟堂
之上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直經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
不哀者被甲纓胃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
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
三軍故曰為左亦宜為右亦宜為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據
此所稱詩傳當出於三家左之右之亦明指朝祀寇戎之事與
毛傳合不似後儒但以取諸左右為說一殊鑿空也

使之世祿子孫嗣 稽古編曰以似為嗣詩之恆訓集傳曰
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夫維其有之正承
上之與有耳左之右之可云在內乎且形之於外者又何所指
承政案潛夫論邊議篇云議者民之所見也辭者心之所表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此即有諸內形於外之意集傳之解似
其無本然序言刺幽王廢世祿之法則似為類其先人古說自
不可易襄三年左傳言祁奚事引此詩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說
為多以為斷章今案祁奚舉其子午使代己為中軍尉又舉羊
舌赤為佐亦是代其父羊舌職本皆似嗣之事雖與先稱解狐
為建一官而三物成然解狐未命而卒傳云唯善故能舉其
類類即謂世類之類然則引詩或專就舉子言之亦無不可不
必以為斷章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九 廣雅書局

桑扈

序云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李氏集解曰此詩
徒見稱美古人之德何以知其為刺故李祭酒曰楚焚大田之
什竝陳成王德之善行露汝墳之篇皆述紂時德之惡汝墳為
王者之風楚焚為刺過之雅大師曉其作意知其本情故也又
云觀幽王之時如賓之初筵之詩見其君臣於宴飲之間傲慢
失禮無所不至此桑扈之詩所以刺之也若先王之時則禮教
素行如淇露燕同姓之詩也而皆恭儉無有失禮燕同姓如此
則燕羣臣可知故以淇露觀之則知桑扈之思古以賓之初筵

大四百九十九

獲之則知桑扈之傷今也范氏補傳曰此篇之序不言思古其
詩皆陳古王者之事大抵序詩者主於發明詩人之意有詩
言而詩無之者詩意未盡故也有詩所言而序無之者詩意
顯故也學者要以是觀之承琪案二條可作讀詩序者之總
君子樂胥受天之祐傳胥皆也箋云胥有才知之名也祐福也
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
天子之以福祿正義引孫毓述毛謂天子以至庶人皆有所樂
是樂之大者承琪案賈誼新書禮篇云胥者相也祐大福也此
釋樂胥與毛義同箋於大雅韓奕侯氏燕胥魯頌有駟于胥
兮竝訓胥為皆而獨於此讀胥為請以為有才知之義近迂
曲且此詩樂胥即有駟之胥樂文法倒裝古人往往有之無
易傳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十一 廣雅書局

之解之翰傳翰翰正義曰釋詁云楨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穿
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然則言楨榦者皆以
築牆為喻承琪案爾雅楨榦儀榦也此謂翰為榦之假借毛
與爾雅同皆以明假借也正義標傳文翰榦當引釋詁楨榦
也今本楨下脫翰字惟呂記引正義楨榦榦也不誤又正義
舍人注榦所以當牆兩邊榦當作翰左傳莊二十九宣正義引
皆作翰邢疏引亦作翰詩疏作榦亦傳寫誤耳
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傳戢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
多多也箋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
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正義曰毛以為言

王者之德如此則天下之民不戰而歸之乎不畏難而順之
...案疏以不難為畏難乃用鄭箋難字之解然畏難而順
...不安竊意毛傳不難難也卡必如鄭以自難為義顏氏家
...證篇引詩傳曰不戰戰也不難難也不多多也據此詩難
...本作難傳當如倚難之難隱有甚楚傳云倚難柔順貌則
...不戰者言民皆振而歸之不難者言民皆柔而順之民既歸
...故受福多古字難或作難周禮占夢始難故書難或為難
...字當仁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故此箋亦以難為戒懼之
...非未必合毛意也或又據說文引詩受福不難則上句必非
...家說文難見鬼驚詞从鬼難省聲讀若詩受福不難此
...本毛詩作不那傳寫誤作不難蓋那者奈何之合聲左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傳弃甲則那正與見鬼驚詞義合故許書讀難若那王氏詩攷
以受福不難列為異字亦據誤本說文耳
彼交匪敖萬福來求箋云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
人交必以禮則萬福之祿就而求之謂登用爵命加以慶賜臧
氏經義雜記謂左傳成十四年引詩彼交匪傲襄二十七年公
孫段賦柔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同一左傳同引一詩
不應互異漢書五行志引傳作匪傲匪傲應劭曰言在位不傲
計不倨傲也論語惡微以為知者釋文云傲鄭本作絞是微絞
古通毛詩作交蓋絞之省借故漢書作傲毛公於此及采菽彼
交匪紆皆無傳鄭箋依字訓為交接恐非漢志所載左傳為古
文今本出之杜氏未足深信趙孟引詩作匪不作交與漢書正

同尤為明證成十四年傳作彼心杜注彼之交於事不情
是杜從鄭箋所改漢志匪傲當從應仲說為一評師古
為傲倖非是承琪案臧說是也評彼二字古雖通詩義
作匪絲衣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教胡考之句
句文義相同此匪交匪敖當與彼不吳不教一例耳

序云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泰
承琪案首章傳云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有止與序
文相應由毛公作傳與序別行故有時用序語為傳序多
毛公所為則傳中所已言不應又襲之而為序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傳言休息也箋云梁石絕水之梁戢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鴛鴦伏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
若無恐懼毛西河續詩傳鳥名曰戢左翼不可解正義謂舉
者言此翼兩雅辨雌雄法然此是戢非掩也且戢左翼非掩
翼也乃後人承其誤者如商史諸書且謂雄以右翼掩雌左翼
謂之戢左翼則以掩雌翼而曰戢雌翼已自難通況雌翼而曰
其翼可乎且未聞禽鳥之宿有以彼翼掩此翼者宋人張載有
云禽鳥竝棲一正一倒戢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右翼以防患於
外世多稱之第鳥棲正倒在枝柯者不可見鴛鴦連蹠踣地而
宿皆首尾相竝有何正倒況正倒亦安必左翼內而右翼外假
使西首者棲南東首者棲北則已右翼內而左翼外矣可曰右
相依左防患乎惟詩所解稍可通證戢者捷也謂捷其喙於

左也凡禽鳥止息無論長頸短喙必捷其...
者張翥林曰廣雅註插也原自明白丁捷有插訓氏引

請當從玉海作捷其喙非是但韓謂鳥之棲息必捷其喙於左
翼則不盡然古語云雞寒...
捷喙於右翼而息者當是詩人偶見鴛鴦取翼在左因以興感

乘馬在殿權之秣之傳捷也秣粟也箋云權今莖字也古者
明王所乘之馬繫於殿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予之穀言愛
國用也正義曰傳云權莖轉古為今而其言不明故辨之云此
權乃今之莖字也按勘記據釋文權下云芻也是其本莖作芻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韋廣雅音馬莖

與正義本不同攷此傳當本云權芻也與下傳秣粟也相對故
箋云權今莖字所以申推得訓為芻之意非傳文已轉古為今
而箋又辨之如正義所云也段氏詩經小學則謂傳當作權挫
也箋當作挫八莖字也挫者毛時莖字此毛謂權即挫之假借
鄭恐學者不解故釋曰挫今之莖字今本箋挫或作權非陳碩
曰正義本毛傳權莖也釋文本作權芻也引韓詩云莖委也
毛詩作權訓芻謂權即芻之假借字韓詩作莖訓委委即莖
字說文莖斬芻韓毛字異而義同箋云權今莖字也鄭用韓說
後人依箋改傳當依釋文作權芻為正承洪案細釋傳箋仍以
正義為是權莖為古今字毛詩古文作權韓詩今文作莖毛傳
權莖者以今字釋古字所以明假借也鄭恐人誤為訓詁故申

之曰權今莖字也...
芻見不...必與

陳頌雷山各本傳作秣粟也...
本為正漢廣言秣其馬傳曰秣也又雲漢傳曰...
登則趣馬不秣凡言秣皆謂以穀食馬不秣為粟...
有事乃予之穀是鄭所據亦作秣馬毛傳秣秣即國禮之芻...
也承洪案秣說文作秣云食馬也...
倉馬之粟即謂之秣古訓本多此...
正用毛傳釋文...
氏自為訓釋未必傳文作馬也

頌弁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韋廣雅音馬莖

序云頌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
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承洪案鄭箋謂王服皮弁宜以宴而弗
為則經文明言樂酒明言維宴似不得謂王無宴同姓之事蓋
此當與賓之初筵參看彼序云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
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而詩中陳燕射之禮鄭箋謂是
王與族人燕則王非不燕同姓乃其所與沈酣昵近者皆小人
而於宗族骨肉之間或反多猜忌致有離心故頌弁序云不能
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宴樂親睦所包者廣非止為一
宴而已不能宴樂亦非不宴之謂不然經曰維宴序刺不宴不
幾相背謬乎五禮通攷方氏曰詩曰爾酒爾肴曰君子維宴安
在其非宴乎曰以喪無日無幾相見安在其非刺乎一再讀之

乃知詩固宴也宴而情不逮於棠棣文不備於行葦雖宴無以成權故詩人傷心於集霰以著交瘳之漸迨胥遠胥傲斯角弓興悲而萬籟有終遠之誚杜杜抱獨行之感焉詩表其事序推其微文殊而義一也然則角弓之詩為不合族者示戒類弁之詩又為合族而情文不具者示戒也

嚴緝云幽王之時亂已迫而不自知族人與國同休戚深竊憂之而王疏遠宗族無由進其忠告其族人之尊者遂作此詩因王不宴樂同姓藉以為辭而告以禍敗之戒非欲王宴樂之也但詩人優柔之辭先從宴樂上說來以漸及危亡警懼之意故讀者不覺真謂刺王不能宴樂同姓而已當是時驪山之禍將作人情凜凜不保朝夕幽王方且飲酒無度詩人豈復勸其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五

廣雅書局

宴樂哉國風小雅多寓意於言外或意雖形於言而優柔紆餘讀者不覺也有言古不言時而意在刺時者如甫田采有言乙不言甲而意在刺甲者如叔于田全述叔段之事而實刺鄭莊有首章便見意餘章變韻成歌者甚多有前數章皆含蓄而未章乃見意者如載驅有首尾全不露本意但中間一二冷語使人默會者如碩人倚有言輕而意重者如凱風言母氏勞有先從輕處說起漸漸說得重者如四月憂世亂而先數征役之勞讀詩與他書別唯涵泳浸漬乃得之承琪案此條亦可為讀詩序者之通論

大四百六十三

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承琪案正義述為取興之意謂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引左傳我在首猶衣服之有冠冕穀梁傳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為證是也鄭箋即以皮弁為王燕服近於賦矣亦未始不可因以為興此在詩中別一興例如鴛鴦箋云此交萬物實而言興者廣其義也亦別一例若竟以類弁為賦則弁之在首尚何待言而三章曰實維在首成何語乎正義申箋謂天子燕服有二燕羣臣用元冠燕同姓用皮弁引賓之初筵箋謂祭王與族人燕而經云側弁之俄是燕同姓用皮弁之事此詩三章言兄弟甥舅似不止於同姓然賓之初筵箋云王與族人以異姓為賓此甥舅當亦指異姓之為賓者是則二詩雖及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五

廣雅書局

其姓皆以族燕為主故同用皮弁角弓之詩曰兄弟昏姻亦兼為言而序但言九族與此序正同集傳因甥舅句改為燕才為親戚之詩而於角弓又從序專主九族未免自亂其例矣古詩引董氏曰類者圍項而結之也禮緇布冠類弁無符者著項髮際結項中隅四綴則有符者亦以固類承琪案此用儀禮注為說毛傳但云類弁貌初不以類為支弁之物說文類從類從頁支聲詩曰有類者弁蓋類為舉頭貌弁著於首故不可言類義相因耳鄭注儀禮緇布冠缺項云缺讀如有類者之類此不過比方其音然其下文曰著類曰固類曰類象則

大四百六十四

類亦當以傳云弁貌者爲正張氏彩云詩曰類即古規字規
爲員者弁之貌也今案說文不云類即規類也類下云小頭類
類也从頁枝聲讀若規字又作類隸釋載表以類爲
築字張氏始誤記耳但其以類爲弁圓之類則其釋名云弁
兩手相合并續漢志云皮弁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也
頗合自可存之以備一解

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
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承琪案箋以至親明匪他之
乃謂其心無他所以別上文豈伊異人也正義述之既云
當與燕者豈伊更有異人又云皆王宗族兄弟非有他人
重複非鄭意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毛

寫與女蘿施于松柏傳寫寄生也承琪案爾雅寓木宛童在
木說文則云寫寄生艸也或从木作寫蓋寄生雖生于木其
則艸故字從艸亦從木廣雅釋草既云寄肩寄生也釋木
宛童寄生焉也本草多言桑上寄生者以其入藥故耳陶
云詩言施于松上方家亦用楊楓上者各隨其樹名之耳

傳女蘿菟絲松蘿也釋文云女蘿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蘿
義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以菟絲爲松蘿故
蘿也陸璣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
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專或
承琪案爾雅以女蘿爲菟絲而不言松蘿廣雅以女
而別出菟絲惟毛公合菟絲松蘿以釋詩之女蘿

類爲一物自陸疏中隔一二後儒多從其說者蓋以神農本草
菟絲列上品爲藥身之品故耳然本經松蘿一名女蘿御覽引
菟絲一名女蘿則其類通名仍爲一物可知呂氏春秋
通鑑云人或謂菟絲無根菟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桼
采商說山訓云千年之松下有桼苔上有菟絲說林訓云桼
當桼菟絲死然則菟絲爲桼苔之蔓施于松上故又謂之松蘿
逸注楚辭九歌云女蘿菟絲也高誘注呂覽淮南亦云菟絲
各女蘿皆用爾雅毛公因詩言女蘿施松柏故又合松蘿以
稱之陸璣乃云女蘿今菟絲非松蘿雖駁傳文而實與經文相
違反正義反以爲當然誤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毛

上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正義曰以比
雪也段氏詩小學曰暴當作黍爾雅作消雪說文作稷雪此
字與暴之義如黍如稷皆言其穠也消雪當作屑雪承琪案
於此暴出暴人也粹通作卒漢書杜欽傳注引鄭氏曰卒急
卒然者謂之暴引申之凡初起者亦謂之暴此傳以霰爲
暴正謂將有大雪其初卒然而下者必霰也與經先集意合

四非以暴雪爲大雪亦不必改暴爲黍爾雅雨霽爲霄雪與說
文霄通作消亦非屑字之誤宋書符瑞志引韓詩霰英也選
引沈約云花簾謂之英然則霰爲花雪今案雪之成花當
大五百一十三

在大雪之候與霰雪先集者不同韓愈不

外恣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將寢箋云主政曰我

所依怙外心無有日數能復幾何與王相見也日今夕喜樂

酒此乃王之宴禮也刺幽王將恣心哀之也正義曰以主

燕已故自己酒維當王之燕禮承珙案王逸注楚辭大招引詩

樂酒今昔言可以終夜自娛樂也此亦以樂酒為自飲然釋箋

意似不如此君子仍當斥幽王謂王不知孤危將亡且飲酒為

一夕之樂君子之宴如此而已疏謂以己酒當王燕禮非是

緝云上二章言族人以未見王為憂既見王為喜其辭猶緩也

未章言國亡無日族人縱得見王其能幾乎當急與族人飲酒

相樂於今夕蓋王今夕宴而己言今夕謂未保明日之存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无

言維宴謂天下之事已無可為惟須飲耳其辭甚迫矣豈真

王宴樂之哉見即上章未見既見之見謂見王也君子即上

章指王也詩記以上二章君子為幽王末章君子為族人目

也郝仲興云今夕何夕秋也近矣而君子惟怡然

之權不報來朝之事未可知矣如後世敵兵四合而帳中

夜飲亡國之慘千古一轍杜甫所謂東方漸高奈樂何者也

亦可以代泣其頹弁之謂乎案二說頗婉曲與詩旨合

車鞞

序云車鞞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竝進讒巧敗國德

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美氏廣義曰

未氏解頤以此為燕樂新昏上下通帛之樂歌季氏解頤曰君

子得賢妻而目矚之

所言之八

之三日不

其承宗室社稷必與士庶家不同承珙案諸說反覆駁難

昏燕飲式歌且舞與可以晤歌同亦非謂新昏樂歌至酒殺飲

食乃是與詞總極言思賢女之切得賢女之樂所樂在此則所

惡在彼矣詩人微婉之旨烏可以刻舟膠柱之見言之哉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丰

開關車之鞞今傳興也開關設鞞也呂記引董氏曰說文鞞

也故謂之關又曰鞞車聲也車鍵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開關

為聲又為驅馳其說本此何氏古義曰橫木持門者為關即門

壯也車之橫軸似之加鐵于軸使鐵與木相開而不得脫是謂

開關下文言鞞是也承珙案雜記云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杖

杖關鞞而輟輪者正義云關穿也輟迴也謂作輪之人以杖關

穿車鞞而迴轉其輪是關義為鍵亦為穿鞞者以鐵關穿軸端

而制鞞如鍵閉然行則設之有展轉艱澀之狀故曰開關

嚴車設其鞞嚴謂鍵制其車正開關之義也諸書言開關

王莽傳開關至漸臺及後漢書鄧騭馬援等傳荀彧傳

開關注皆以為展轉崎嶇之意與設鞞艱阻為開關

氏以門為車行聲古人無此說也

稽古篇曰左傳和字亦車聲也

說文車入姓部云車軸而鑿也

伊字歸入車部云車聲也

義故字亦作轄承供案音灼漢書云

同同在說文則軸端鑿為車之本

一曰鍵乃轄之別義毛於泉水傳云

以收軸端為轄以為將行之意不必

朱氏通義云顧夢麟曰疏義大全

三轉韻六帖逝石別反音舌則依牽

四句一韻愚案此章逝字當與抑詩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廣雅書局

從承琪案集韻逝亦有倉別一切云

逝逝為石別反也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箋云式用也

賢友我猶用是燕飲相慶且喜承

朋友詞意迂緩不切范氏補傳曰

言賢友不可多得止得季女為王之

兒其難得不敢望其多也此說亦未

鼓樂之即此所云好友燕喜之義

內廷席之上朋友之道也然則好友

謙辭與二章雖無德與女一例文

以彼平林傳依茂才貌平林林木之

請依與猶同洪武韻書尚美盛貌又

茂木貌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

寶箋云諸大夫覲得賢女以配王

殺雖不美猶食之人皆庶幾於王

我與女用是歌舞相樂喜之至也

相爾汝然依其說則似以雖無德

及韻實不相合呂記從鄭嚴緝亦

德及汝說尤迂曲上文方言令德

王亦何用言無德及諸大夫邪李

得之辭蓋言野無賢女以德及汝

后也此用歐陽本義之說夫方思

則與王燕樂者又是何等之女種

義曰此章正其令德之實言得此

躬儉可風也吾君雖無絕大恩德

可風也以是主持陰教足以表率

言左傳晏子云詩曰雖無德與女

之矣歌無感德之謂也承琪謂姜

是也但上四句不過與詞言碩女

巧雖王無德與女亦能說樂君子

不和諧式歌且無焉猶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廣雅書局

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嫉妬之女亦為其蔽君之明鮮善觀見也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則我心中之憂除去也呂記引陳氏曰析薪者以喻昏姻善乎我得見爾賢女則心輪寫而無所憂矣范氏補傳曰詩人謂陟高岡以斧而析薪故能得薪而併取其葉潯然而盛今王欲求賢女亦當有其道如斧析薪然則賢女至矣承琪案詩中以析薪喻昏姻者不一而足此說較箋去蔽之說為勝至詩中爾字箋指王亦以陳氏即指季女者為順我者詩人自我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廣雅書局

山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傳景大也箋云景明也詩以爲賢女既進則王亦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者則而行之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御四馬騤騤然也其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歐陽本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勉其不已之辭也以謂賢雖難得求之不已得也故其下則云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者調和車馬往迎也如四牡車也承琪案後儒多用此說以易箋疏今攷禮記記史記孔子世家韓詩外傳南假子徐榘中論皆引此詩雖不可然案之詩詞高山景行自即以喻賢女仰止行止極到其思慕之意若如箋疏謂賢女既進庶王能仰慕則法乎古人未免多一轉折矣至四牡二句為往迎賢女正與車馬場

尾之詞於上下皆順亦較箋疏之說為優

孫奕示兒編云唐明皇孝經序曰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案景行二字見於車舉詩人以高山對大道而言皆取喻之辭此序則當以景訓明行訓踐而謂明踐先聖之訓則辭意曉然博攷經傳景之為言大也明也殊未聞有訓慕者承琪案宋車居安梅磻詩話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為未當詩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耳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謬葉靖逸四朝聞見錄云真文忠公德秀字景元樓宣獻公鑰嘗叩其義真答以慕元德秀之為人樓公取詩景行行止示之真遂易為希元益覺元乃明元無謂也八名字以景為希者皆承襲之誤耳周密浩然齋雅談亦引黃山谷樓攻媿二事然攻媿文集從子灝改字景劉說云灝本字大之因閱南史劉渢事命改字曰景劉欲其慕古人之用心此則又以景為景慕矣盧召弓曰後漢書劉愷傳賈逵上書稱景仰前脩注景猶慕也又陳忠上書有百寮景式語注景慕也法式則景有景慕意自漢已然承琪謂此未可以證詩詩以高山明行作對三國志杜畿傳注引杜氏新書曰太祖下詔稱畿功美有云率馬以驥今吾亦冀眾人仰高山慕景行也語正用詩意其他以景為慕者或景字古亦有此訓要於詩無涉耳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廣雅書局

釋文云仰止本或作仰之正義曰德者在內未見之言行者已見施行之語德則慕仰多行則法行故仰之行之異其文也據

此是正義本二止字俱作之釋文本仰止作止或作之下句不言者自本作行之耳表記釋文云仰止本或作仰之行止詩作行之可證也此與史記引詩上作止下作之正合即說文印下引詩亦作仰止則正義所據兩止字俱作之者非古本也

觀爾新昏以慰我心傳慰安也箋云我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也釋文慰怨也於願反王申為怨恨之義韓詩作以愠我心愠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正義曰傳以慰為安箋言慰除以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

襄妣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衰妣巧嫉妬故其心怨恨徧檢今本皆為慰安凱風為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廣雅書局采

賢女無緣未句獨見衰妣為恨肅之所言非傳旨矣定本慰安也承琪案此詩陸從王義孔從馬義馬融作毛詩注康成作毛詩箋其所據皆作慰安則毛意新昏指季女甫不當有怨義韓詩作以愠我心云愠恚也則新昏似指衰妣二者當各從其家說文慰安也即本毛訓其一曰恚怒也乃別一義然揆之經文上章觀爾心寫此章觀爾慰心文義略同不應美惡頓殊樂恨相反如是由此言之韓毛之短長可見矣

青蠅

序云青蠅大夫刺幽王也虞東學詩曰此序下無衍文錢飲光引國語史伯曰夫號石父讒諂巧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刺同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從用讒慝也此詩刺王當為大子

六百八十六

豸白被說而作案易林云青蠅集藩君信讒言害賢傷忠思生婦人又云馬蹏噴車婦怨破家青蠅汙白恭子離居則焦氏早

有是說矣承琪案田閒之說本於何氏古義何氏并引漢書房太子之亂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引詩營營青蠅止于藩以為事與詩合然讒人同極內而父子夫婦外而君臣朋友皆受其害詩言固無所不該即謂刺幽王聽讒廢嫡亦無不可然必以棘為九棘榛為婦贅次章刺號石父卒章刺衰妣此何氏則鑿矣

何氏又曰袁孝政注劉子云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正不知其所自出國風有魏而世系無攷然魏詩何得入雅愚不敢信以為然竊意毛傳篇次此詩與賓之初筵相屬彼為衛武公所作遂以此并繫之武公而誤衛音為魏耳承琪案困學紀聞已言及此何氏謂衛武之諛雖想當然亦似有理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廣雅書局采

營營青蠅傳興也營營往來貌說文言部營小聲也从言熒省聲詩曰營營青蠅此所據與毛詩異或出三家若父部詎部所引則又從毛作營毛不言聲者青蠅飛則有聲但言往來而其聲自見足知毛義之簡而精也

止于樊傳樊藩也箋云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嚴緝云青蠅集於在外之樊籬若不必惡之也然其營營往來將入宮室汙几席不但止樊而已也喻讒人為亂漸至迫近當防其微也承琪案中言止者如交黃鳥止于棘絲蠻黃鳥止于上阿

六百八十六

之類毛專皆以為得所此首章傳云樊藩也三章傳榛所以為藩也則止棘止榛猶言止藩耳蓋青蠅逐臭藩籬之間穢惡所聚毛意但以此為青蠅之所常集必有所以引之而後營營者漸至於迫近以興讒人卑賤之流所處汗下必信讒者有隙可乘而後能用其交構故首戒以無信讒言也

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箋云豈弟樂易也虞東學詩云陳鵬飛曰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願君子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田閒謂豈弟有優柔不斷之意猶齊子豈弟之稱今案左傳成凱悌也之文義十則陳氏說長

賓之初筵

序云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毛

廣雅書局

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後漢書孔融傳注引韓詩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集傳謂此詩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悔過之作宐從韓詩秦氏詩測曰玩既醉而出四句應是武公待酒於王見同列之人醉而失禮故作此諷之諷其既醉則宐出也若飲酒悔過則自為主不應轉答賓之不出序說自不可易朱氏通義曰若祇是悔過當與衛風淇澳為類矣序云刺時者武公於幽王之時入為卿士不敢斥言王惡借悔過以刺之姜氏廣義曰以刺時之意為自悔之辭猶微子言紂惡而云我沈湎于酒也承琪案二說蓋欲通毛韓兩家之郵然使衛武公果止借悔過為諷諫之辭而作序者遂坐之曰飲酒悔過是近於癡人說夢矣且詩中所言舍坐屢舞號

大四百五十九

吹側弁諸狀將謂他人乎抑武公自謂乎若謂他人則猶是刺時也若其自謂則以借諷之詞亦不必如此形容盡致玩釋全詩仍當以毛序為正

正義曰毛於首章傳曰有燕射之禮二章傳曰主人請射於賓則毛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為燕射無祭祀之事也燕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射之法先行燕禮而後射也首章舉酬逸逸以上八句皆說燕事舉酬即旅酬也燕禮旅後乃射故舉酬之下說大侯既抗以下六句為射事也燕必有樂故二章又重說燕事箛舞笙鼓是燕時之樂若燕樂之義得先祖之神悅故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言樂既和而奏之可以進樂先祖每事得禮則神降之福至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毛

廣雅書局

子孫其湛以下六句說燕樂得所則神明福之是不可不以禮燕射故下四句復說射事此兩章皆初論燕後論射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雖初重慎後則失儀至於音聲號吹舞不休息卒章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皆刺當時沈湎之事鄭以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大射之初先行燕禮首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事下六句言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以祭盡章皆說祭時之事三章四章言今王祭末與族人私燕小人為賓威儀昏亂唯卒章與毛同耳呂記引董氏曰崔集注以一章為大射二章為燕射王介甫呂東萊皆用其說嚴緝又述之以首章言未祭之燕故擇士而射為大射次章言既祭之燕故因燕而射為燕射後儒則多因鄭箋悉衍烈祖其非祭歟之語故以鄭主大射為長承

琪案毛云有燕射之禮並非專指燕禮之射也攷射禮見於周官者有大射賓射燕射若對文固自有別言三射皆有飲酒之禮禮記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大射儀未射以前節次皆與燕禮略同而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是燕禮容有不射而射禮必無不燕者大射之先既有燕禮當亦可謂之燕射毛於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傳云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此謂大侯者凡人君以禮燕射皆設之非專指王以息燕之射蓋毛亦以首章前八句為大射之燕後六句為既燕而射次章丞術烈祖云云當如正義所申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籥舞笙鼓即指射時之樂以此射為祭擇士則樂奏既和當可以進樂其先祖洽百禮而受大福此如信南山曾孫之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廣雅書局

稽以為酒食界我尸賓又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皆引而致之於祭非正言祭時之酒食菹豆也何氏古義曰丞術烈祖以下六句皆豫擬之詞非實祭也承上言大射之禮既畢凡射而中者皆得與於祭則今日能中之人即後日助祭之人矣各奏爾能又起下文射事故賓載手仇以下毛以為復射而於上文不發祭傳者以經本非實言祭事故也鄭於次章皆以祭事釋之然各奏爾能謂是子孫獻尸疏申之以尸尊神之象子孫敢獻之是其能殊不成語不知毛意指射而言與上章獻爾發功語意一例也至宋儒謂次章為祭畢而燕燕而又射徧攷經傳無祭後燕而復射之事若崔集注所分首章固為大射次章明有丞術烈祖之文何以決其必為燕射也

大侯既抗，矢斯張，侯之於侯也，禮禮人張皮侯而棲鵠，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丞術烈祖，其非祭歟，正義申毛云，燕禮言若射如鄉射之禮，案鄉射初則張侯，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網中掩束之方，案身以言日為言，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網，是將射始張之故於此言既抗也，其申鄭云案大射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中車張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為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明非始張侯，體言舉鵠而棲之於侯中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廣雅書局

呂記云大射儀雖前期三日張大侯然不繫左下網與鄉射同雖不言將射命張侯遂繫左下網亦可互見也鄭氏偶忘互相備之例遂以為舉鵠而棲之於侯殊不知舉三尺之鵠安得謂之大侯既抗乎何氏古義曰綱者持舌繩之名古所以維持侯者侯上下各有左右舌故有左右上下綱繩出於舌外以持舌而繫之於植也侯以向堂為面則左下綱以西畔而言初之不繫者事未至也中掩束之者中掩左廂向東之故將射乃解之也脫其束遂繫左下綱於植事至故也大射儀於將射雖不言繫綱而前此張三侯之時亦有不繫左下綱之文及畢事又有量人解左下綱之文則於此時繫之可知所以不言及者互相見耳承琪案箋以舉為棲鵠正申傳舉字之義蓋經言大侯

則既抗之爲張侯本不待言必兼棲鶴其義乃備非謂大射前已張侯此時唯有棲鶴也下箋云大侯張而弓矢亦張則鄭意未嘗不以既抗爲張侯矣孔疏欲分別毛爲燕射鄭爲大射故申毛以爲同鄉射之張侯申鄭以爲大射不更張侯而唯棲鶴殊不知大射之脫束繫綱本與鄉射同不言者略耳此疏誤非箋誤也

以祈爾爵傳所求也箋云射者與其偶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情古編曰爵女當作女爵文倒者傳寫之譌耳孔申鄭云以求不飲女養病之爵又云我以此求女爵謂求不飲也又引射義辭爵語證之使伸達爲疏時箋文已作爵女則不應以求不飲釋之其引鄉射文又當較論其同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聖

國雅書局影印

異矣蘇氏釋此謂求勝以爵不勝者蓋所見鄭箋作爵女故爲此說朱傳全用箋語亦作爵女蓋二字誤倒久矣承其案陳說是也若作爵女則是相競云求爵女矣正義云求不飲女之爵固卽射義求中辭爵之意然必增字成句於經文語氣不合竊意此本罰爵而謂之祈者言欲射中以求爾之卒爵輔廣所謂借此以勸飲耳此詩人立言之妙也

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傳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正義曰毛以此爲行燕射之禮故以手爲取言室人以對賓故云室人主人以主自居於室故謂之室人大射云司射請於公鄉射云司射請於賓則射法立司射以請之非主人自請此以詩之所

陳略舉大綱非如記注禮儀曲言節數禮從主人而起故云主人請而賓許諾也又射禮耦者有司所比不是賓自取之云賓自取匹者雖配之由於有司其技藝敵與不敵亦強弱素定自相牽引而爲耦也承其案此疏巾毛固爲明暢然尙有未盡傳云手取也手本所以取物因而凡取卽謂之手訓詰每有此例古人謂手弓手劍者卽取弓取劍也呂記引王氏曰賓黨射則手敵主黨射則又手敵邱氏曰手敵對手之耦也戴氏續詩記曰手仇言射者各以其耦爲敵猶曰手搏手談之義其說皆通至射禮請射爲司射非主人自請耦者有司所比非賓自取豈有毛公大儒顧不知此而傳云云者考大射儀燕畢徹俎說屢安坐之後若命曰復射司射命射唯欲注云欲者則射不欲者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聖

國雅書局影印

則止可否之事從人心也蓋前此三射皆司射請射有司比耦此云命射唯欲則可自取其耦不必與正射同又天子諸侯燕禮射禮以膳夫宰夫爲主人前此正射君與賓爲耦此時或君不欲射主人膳宰之屬故可請射於賓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觀下文酌彼康爵傳訓康爲安足知毛以此射指升坐安燕後之復射而言矣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傳酒所以安體也時中者也正義曰上章言以祈汝爵慮其耦與已爵也此言以奏爾中謂勝者之黨酌以進中者令以飲彼不中者也各從其所而言之故玉肅云奏中者以飲不中者是也或以投壺云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謂此以奏爾中爲慶勝之爵知不然者大

射鄉射皆射詔即行飲酒之禮以至於終無慶勝之事故也承
拱案上言以祈爾爵則射禮飲不勝者之事已畢何得次章又
言飲彼不中王肅所申似非經旨攷大射儀坐燕復射之後亦
如燕禮有無算爵酌以之公命所賜則非如前此射爵雖中者
亦當與於飲矣故傳以康爲安以時爲中者固非勝飲不勝亦
非投壺慶勝之謂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
筵也正義曰此與上章雖古今不同而相承爲首尾承拱案此
詩首次兩章毛鄭雖皆爲陳古刺今然毛以兩章或燕或射皆
一時之事鄭則首章爲祭前擇士之射次章爲正祭已非一時
之事而三章刺今乃獨承次章而言祭後之燕於義不安正義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廣雅書局

以爲相爲首尾非是竊意兩初筵乃一古一今相對爲文其陳
古專舉射禮者以其志於射略於飲酒故以祈爾爵以奏爾時
所以見古人德將無醉未有無故而飲酒者再言賓之初筵絕
不及所以飲酒之事則是有燕必醉醉則禮儀正序所謂飲酒
無度者也謂與上章反對則可謂相爲首尾則未必然

屢舞僊僊說文斐婦人小物也从女此聲詩曰屢舞斐斐段注
云古此聲差聲景近庸風珙今珙今或作斐今珙今承拱案此
許所據或三家詩借斐爲僊斐不得爲舞貌也人部引詩仍從
毛作僊僊蓋毛用正字三家用借字耳晏子春秋雜篇引詩亦
作屢舞僊僊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

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箋云凡此者凡此時天下之人也飲酒
於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覘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
醉也彼醉則已不善人所非惡反復取未醉者恥罰之言此者
疾之也承拱案傳釋立監佐史似謂飲酒之正法未必如鄭言
以監史督酒令醉鄭注鄉射禮謂立司正以察儀法即引此詩
乃詩之本義此言督令皆醉者因下文有不醉反恥句耳其實
上言監史爲禮法所當然下乃言醉者之不臧反以不醉者爲
恥文義自明無庸別解疏以鄭義述毛恐非毛旨呂記引董氏
曰立之監以監之佐之史以書之古之慎禮如此又引淳于髡
說齊威王曰飲酒大王之側執法在笏御史在後爲證嚴緝云
今此飲酒或有醉者或有醒者立之監以正其禮佐之史以書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廣雅書局

其過政欲防失禮者也彼醉者失禮而不善乃反以醒者爲恥
非立監史之意也諸說似於經傳爲合

式勿從謂無俾大怠箋云式讀曰慝勿猶無也俾使由從也武
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致讎故爲設禁醉者有過
惡女無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於怠慢也正義曰
鄭以上文未有醉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式爲慝訓之爲
惡毛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王肅云用其醉時
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也承拱案上文明言彼醉不臧何得云
未有醉惡之事式字當從王作用釋文式徐云毛如字又云用
也是王徐述毛皆同此承上文不醉反恥來設爲監史禁戒焉
人之詞無俾大怠又即承上句來言醉者以不醉爲恥若復從

而謂之以飲不當醉則彼必更肆其號嘔以至於大忘蓋凡醉人最惡人言其沈酣每至倚酒罵座古今情狀大抵相同詩人體物微至亦所以使旁觀者俟其醒而後規之則言之易入而其失或可以挽回尤足見詩人忠厚之意箋增防護一層以詩兩句爲一事似不合語意朱傳云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忘乎此解雖平易但經文式勿字無著呂記引丘氏曰此爲飲酒者設法也爲主人者用不從世俗所謂飲酒之法無使過醉怠慢無禮戴氏續記云式勿從謂指未醉者言也彼已醉者幸勿從而與之言善自扶持無使爾身至於大忘戴氏詩攷正又云勿有沒音沒聲之轉式勿從謂言用勸勉之意從而謂之以無使至甚怠諸說皆詰屈難通經意未必如是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聖

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箋云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爲人說之也亦無從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爲其聞之將志怒也段氏詩經小學曰觀箋云亦無從而行之鄭本匪由當作勿由後人妄改爲匪與上匪言勿言成偶句耳承琪案段據箋知經作勿由誠是正義云汝之所陳說者非所當言勿爲人言而又當自善非得見彼皆然遂從而行之此兩非字釋經兩匪字是孔所見本已作匪由然此疏實失箋旨所陳說其指醉者下無爲人說乃戒時人鄭意蓋謂醉者非所當言而言汝勿爲人述其言其所言多不可從者汝亦勿從亦勿以其事語人皆所以維持調護醉人使其惡不至於眾著耳疏以匪言亦屬旁人則不醉之人陳說有何不當而戒以勿爲人說哉

由醉之言俾出童殺傳殺羊不童也箋云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出無角之殺羊脅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承琪案上文勿言勿由勿語爲三事此獨承勿由者蓋爲人述其言語人以其事猶是不醉者之所爲若從行醉者之言則是亦醉矣尤不可以不戒故箋云脅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

三爵不識矧敢多又箋云矧況又復也當言我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況能知其多復飲乎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正義曰何知非已自飲之而云彼醉者飲三爵者以問彼之狀宜以彼飲答之且言矧敢多又是不敢知他之辭故知三爵者亦他飲也禮有獻酢與旅酬及無算爵旅與無算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酢也酬也若然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人飲而又酌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王皆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酬酢爲三爵者言於飲三爵禮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承琪案箋言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則三爵自指一人所飲而又以獻酢酬爲三則是賓主所共故疏以飲三爵禮之時通之然經文多又明詩一人三爵爲言故後儒多引玉藻三爵而油油以退及左傳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此皆經傳確證似較箋疏爲優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聖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終

非平劉長年初校
非平史悠咸覆校

逕 胡承珙撰

小雅魚藻之什

魚藻

序云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續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承珙案此詩傳箋以在藻依蒲為魚之得所興武王之時民亦得所歐陽本義李黃集解及埤雅爾雅翼皆從此義范氏補傳嚴氏詩緝乃以藻蒲水淺為魚之失所以興幽王之民失所然經文曰在曰依似非失所之喻蘇傳又謂在藻之魚不知將為人取興王飲酒自樂不知危亡亦與經言豈樂言有那者不合惟從毛鄭則詞旨與鴛鴦相類但陳古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廣雅書局

之美而刺意皆在言外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信凱燕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萃此取其詩詞本言武王故可用為頌美耳隋書煬帝見薛道衡高祖頌以為此魚藻之義劉知幾史通載文篇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隕此皆正用毛序之義者也

魚在在藻箋云藻水草也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又云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正言魚者以潛逃之類信其著見承珙案傳於鴛鴦云興也箋申之曰此文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正義謂交於萬物則非止一鳥故云興也言舉一物以興其餘也準此則此傳亦當言興而不言者毛意以經魚在王在對文恐人誤以魚興王而不知魚之在藻乃萬物得所之實為

王所以豈樂之由文義相因故不言興箋謂以潛逃信著見深得傳未言之意後儒多謂以魚興王誤矣

有頌其首傳頌大首貌釋文頌符云反說文同韓詩云眾貌是毛韓字同義異正義引釋詁墳大也云頌墳字異音義同書正義云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賁其首此即爾雅墳大也注樊所據必齊魯詩又與毛字異而義同者說文頌大頭正用毛義次章有莘其尾傳云莘長貌古樂府白頭吟魚尾何徒徒當亦謂尾之長莖莘一聲之轉毛於魯斯之說詭皇皇者莘之駢駢柔之姓皆訓眾多獨以此莘為長尾者自依序言物得其性故當以大首長尾為魚充肥之狀高唐賦縱維莘莘注引詩有莘其尾毛萑曰莘眾多也此李善之誤以韓詩訓頌為眾推之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廣雅書局

或者彼莘亦訓為多李誤以韓為三興

采菽

采菽采菽筐之筐之傳興也菽所以莘大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為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錡羹故使采之正義曰傳既言羊則苦豕則薇則菽不總芼三牲而言菽所以莘大牢者舉牛之芼則羊豕之苦薇從之可知故云大牢而總之公會禮云錡芼牛藿羊豕苦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茶也滑藿苴之屬是也其申鄭云以菽指大豆之體而言采故云采其葉以為藿言三牲牛羊豕藿解傳言大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牲牛不獨為大牢也定本三牲之下無牛羊豕字承珙案大牢具三牲

少牢兼羊豕此注疏之大例然古人或以大牢先牛少牢先羊
即謂牛爲大牢羊爲少牢唐人牛僧孺楊虞卿之禮亦有所本
傳既別言羊豕豕被而其上文曰菽所以芼大牢則大牢之專
指牛明矣箋云采其葉以爲菹段懋堂云菹當作芼是也承珠
謂正義引定本三牲下無牛羊豕字亦疑有誤當是三牲下無
羊豕芼二字箋蓋云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芼三牲牛以菹正所
以申明傳文菽芼大牢之說也

感涕檻泉言采其芹傳感涕泉出貌檻泉正出也正義曰此章
毛傳興事不明正以上章類之知此必爲興王肅云泉水有芹
而人得采焉王者有道而諸侯法焉觀此上下止言王者之待
諸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肅輒言之恐非毛旨必欲爲興不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廣雅書局

如以興車服賞賜故別爲毛說焉承琪案上章菽爲鏹羹之芼
此章芹爲加豆之菹而傳於首章言興乃卽事爲興之例正義
以上類下則次章傳意自當爲興但所爲毛說仍是以興車服
賞賜與上章重複今以魯頌泮水例之泮水云思樂泮水薄采
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被袿鸞聲噦噦六句皆與此詩
略同彼傳云言水則取其芹宮則取其化言觀其旂言法
則其文章也袿被言有法度也傳雖不明言興然自是以采芹
興觀旂據彼申此則此傳意當亦言泉水有芹可采諸侯之來
朝有文章法度可觀諸侯有禮如此而王乃侮慢之可乎王肅
謂王者與諸侯作法失經文采其觀其相因爲興之意宜疏以
爲非毛旨也

載駟載駟鄭箋以駟爲駟乘駟爲四馬何氏古義云禮記注外
駟曰駟謂服外兩馬此以駟駟並言四馬爲駟則兩服兩駟兼
舉不應重言兩駟當是駟乘之駟顏師古云乘車之法尊者居
左御者居中又一人處右是以戎車則曰車右餘曰駟乘駟者
三也蓋卽三人爲義承琪案經以載駟載駟並言不應一指三
人一指四馬且詩中兩駟如舞駟驪是駟之類皆言駟馬未有
言駟乘者蘇傳曰駕者既服而三之曰駟四之曰駟季氏詩解
頤曰自其服外兩駟而言曰駟并兩服而言曰駟如此文義自
明無庸別解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廣雅書局

君子所屈箋云屈極也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
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也諸侯將朝於王則駟乘乘四
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承
琪案釋文云將朝于王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絕句一讀諸侯
將朝絕句以王字下屬據此陸孔所見箋本不同陸云皆以王
字絕句是六朝鄭學善本箋意本以駟駟指諸侯而言觀上文
旂鸞皆諸侯之物則駟駟自當屬諸侯箋云駟乘乘四馬而往
言往亦必指諸侯往朝可知下箋又總云服飾爲君子法制之
極則絕不以駟駟爲王所乘孔據箋本無于字讀朝字絕句因
有駟駟往迎諸侯之說於經文箋旨皆失之
萬福攸同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必乘
車道於門是以云然此因經言燕笑故準儀禮知天子有迎賓
之說非謂朝時王迎諸侯惠氏禮說
駟乘正義曰并謂駟乘誤非也
駟幅在下傳駟幅幅也所以自備束也箋云駟幅如今行勝

也偏束其脛自足至家改曰在下戴氏詩攷正曰鄭注內則云
偏行膝是偏與行膝爲一物而箋詩乃云邪幅如今行膝者行
膝無卑卑之異止可以當內則庶人所服之偏詩以邪幅配赤
芻諸侯之盛服其儀制漢時已凶姑就行膝言之耳古者登坐
燕飲於是跪以爲歡失之爲不敬故春秋傳衛侯與諸大夫飲
酒褚師聲子韃而登席公怒罪其不跪也解韃就席必露見
其邪幅不可使無文飾禮因之而爲儀制承其案箋謂邪幅偏
束其脛自足至膝釋名韃未也在脚末也據此疑古人幅下至
脛韃上不至膝幅在韃上故見於外不必解韃始露行膝此詩
竝無燕飲之事何得云跪韃故見邪幅邪內則作偏者自以幅
有偏義亦可名偏說文微哀幅也此卽謂詩之邪幅其名微雖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五 廣雅書局

不見所出然爾雅微止也行膝所以裹足故有止義亦卽傳自
徇束之意也

彼交匪紓天子所予箋云彼與人交接自徇束如此則非有解
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臧氏經義雜記曰荀子勸學
篇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見顏色
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紓
天子所予此之謂也審其文義交亦紓之省借未可與言而言
近於紓矣故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近於紓矣故謂之隱楊注
不審荀子本文止據今本毛詩便云匪交當爲彼交失荀子引
詩之旨矣承其案韓詩外傳四亦有此文與荀子略同其引詩
作彼交匪紓天子所予而繼之曰言必交吾志然後子也是韓

大五百一十九

詩以交爲交接之意鄭箋蓋本韓詩爲說然古人於通借之字
往往隨意用之雖疊句連字亦或互用柔扈之匪交匪赦左傳
一引作匪交一引作彼交似非誤匪爲彼當時明於其義雖字
作彼義仍作匪不相妨耳卽如此詩平平左右韓詩作便便左
傳引作便蕃其實便蕃亦當同平平爲訓觀服注左傳仍訓爲
辨治可知便蕃猶平平耳古人文字參差變化不主故常毛公
用其師說卽經字作平平亦當從匪未必增同鄭說也

三詩後箋卷二十二

六 廣雅書局

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平平平治也箋云率循也諸侯之有賢
才之德能辨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循順之
稽古編曰襄十一年左傳晉魏絳引此詩亦取遠人服從之義
承其案荀子儒效篇云故明王誦德而序位所以爲不亂也忠
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
治辨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
也此毛訓平平爲辨治乃用其師說箋謂辨治屬國使得其所
亦與荀子釋詩言上下之交者合

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
異耳故云平平辯治服虔云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
承其案今尚書大傳無辯章百姓之文蓋有脫伏服虔注左正
用毛訓釋文引韓詩作便便云閒雅之貌訓雖與毛異其字則
平便本通爾雅便便辨也疑古本自作平平荀毛蓋皆用雅訓
今本作便者同音假借耳

汎汎楊舟緇緇維之傳緇緇也繼緇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箋

大五百一十九

云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綵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正義引孫炎注爾雅以紼爲大索李巡注謂紼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注綵繫也承珙案爾雅纏作納紼紼皆繩索之名說文紼亂系也紼素屬段注以系爲臬之譌素爲索之譌然則紼紼也者當是以亂臬爲大索也李巡孫炎釋綵之注不見然綵本冠纓之垂者引申之凡旌旗之垂者以及升車之繩維舟之索皆得綵名箋云以紼繫綵則紼纒二物繫以訓維甚明郭注以綵爲繫則是以紼而繫維之似非古義李善注文選元皇后哀策文引韓詩纏繫也然詩釋文所引韓詩自作纒維也與李孫所云戾竹爲索者雖釋紼釋纒不同其爲索則一文選注所引恐誤不如陸氏之審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七

廣雅書局

傳以維舟喻維持諸侯承珙案下文蔡之謂明王揆度諸侯之功德脍之謂明王厚賜諸侯之福祿則維之自當喻明王能維持諸侯傳義爲允且序主刺王侮慢諸侯不能錫命以禮箋增出諸侯以禮治民於經序皆無當正義以下有樂只君子故言諸侯治人以禮殊爲曲說

亦是戾矣傳戾至也箋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正義申毛以爲明王之德至美又云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則所引逸也此非也鄭亦約彼優游爲居止自安之義故與毛不同承珙案此與上亦是率從兩亦字皆亦來朝之君子言

大五首卷一

不獨君子來朝其左右屬國見明王之福祿優饒游縱亦既率從而亦復來至蓋序以徵會信義爲辭則所指本非一國故末二章又因君子來朝而推廣言之箋訓戾爲止謂安止於是正申傳戾至之義如疏說則易毛矣恐於傳箋意皆不合又案左傳所引自係逸詩全與此篇無涉此篇承上文天子葵福祿臍必不當繼之曰聊以卒歲杜注以爲小雅殆是誤記彼疏以爲師讀有異尤爲臆揣此疏又云鄭約彼義故與毛異皆非也

角弓

序云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正義曰既不親九族則疏遠賢者自然而好讒佞事勢所宜言於文無當也李迂仲曰自古不親九族未有不因好讒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八

廣雅書局

佞之故晉獻公信驪姬而不畜羣公子楚懷王信上官之譖而逐屈氏單獻公所以棄其親者以好用羈故周簡公所以棄其子弟者以好用遠人故也范氏補傳曰詩不顯言讒佞而序發之使此序不作於當時豈能知其故哉承珙案疏順序文故言不親九族自好讒佞李解以好讒佞爲不親九族之由核之詩詞未嘗明言讒佞序蓋於詩外推原當以李解爲是

駢駢角弓傳與也駢駢調利也不善繼藥巧用則翩然而反釋文駢說文作弼音火全反稽古編曰案說文弼角弓也洛陽名弩曰弼烏全反並不引此詩又說文解用角低印便也从半牛角詩曰解解角弓息營切陸豈因說文名角弓爲弼而誤引歟不然則唐本說文與今異也段氏說文注云此陸氏之誤當云

大五首卷一

說文作解謂自訓角弓不訓弓調利承琪案說文引詩數見而字不同者如桃夭彼姝之類往往多有蓋其時三家具存文字互異許博采而存之古本謂下或亦引詩陸氏舉弭遺難是其疏也今詩作駢乃譌字耳

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箋云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正義曰此經兼言昏姻箋通言骨肉者以昏姻之親與宗族同類弁云兄弟甥舅連言之是其同也承琪案古人文詞寬緩因言兄弟而連及昏姻義自可通然第三章專言兄弟並不及昏姻序曰九族曰骨肉亦絕不及戚黨襄八年昭二年左傳並有賦角弓事皆取兄弟無遠漢書杜鄴因王音前與王譚有隙說音以棠棣角弓之詩三國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九
廣雅書局

魏文帝報曹植詔云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是此詩主言兄弟而連及昏姻者似非以兄弟昏姻並無遠何氏古義以此爲刺幽王寵任昏姻而疏遠同姓之詩謂類弁已爲幽王不親兄弟之明證而十月之交所言皇父七子皆寢姻黨正月又言昏姻孔云漢書谷永上書云抑衰間之亂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物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皆可與此相證無胥遠矣言王者之視兄弟不必與昏姻大相懸絕也此說以經證經似較孔疏爲切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箋云爾女女幽王也胥皆也言王女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如之見王之教令無善無惡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正義

大五百一十一

曰上章胥爲相此章胥爲皆者上以王於族親故爲相於之辭此言天下之人非一故爲皆觀文之勢而爲訓也嚴緝云民猶人也指族人也詩書稱先民皆訓人承琪案嚴說是也此民若泛指天下之人與三章此令兄弟不貫如嚴說謂王疏遠族人故族人尤而效之其中有令善之兄弟尚能寬裕有容其不善者必至交相爲病兩章文義相承又與序骨肉相怨意合四章民之無良後漢章帝紀及說苑建本篇民俱作人雖字本通用然此詩之民固不得泛指下民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十
廣雅書局

怨此蓋本之韓詩後漢章帝紀詔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注云言王者所爲無有善者各相與於一方而怨之義見韓詩又韓詩外傳四引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止者未之有也其實一方不必謂各居一處嚴緝引錢氏曰一方猶一隅也蓋謂人各執其方隅之見不能量己恕人以致相怨下文所以言受爵不讓也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顏注云言人各爲不善其意乖離而相怨也一方謂自守一方所嚮異也詳劉向之意以詩相怨指朝廷之人非謂下民顏注一方爲方隅之意皆較箋說爲長受爵不讓至於已斯已傳傳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

大五百一十一

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承琪案荀子儒效篇曰
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
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
明辭讓而勝鄙夫反是比周而譽愈少鄙爭而名愈辱煩勞以
求安利其身愈危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
斯此之謂也毛傳全取其說其義古矣若韓詩外傳所云有
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
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此言能知於人而不
能自知也此似以已爲忘謂至于已而忘之解雖與毛異義自
可通坊記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社席之上讓而
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上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廣雅書局

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此注云貪爵祿好得無讓以至
已此注亦與毛合總之毛韓鄭皆讀詩已字爲人已之已未
人乃以爲已止之已如孟子云終亦必已而已者夫以已而已
爲已斯此則是經文爲不辭矣

如食空饅如酌孔取傳饅飽也箋云王如食老者則空令之飽
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
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族食族燕之禮正義曰言
王有族食族燕之禮者解經所以有食酌之事會則族會酌即
族燕矣以會禮無飲燕法無會故知二事也承琪案此饅與常
棣飲酒之飲不同彼當作醴說文醴私宴飲也毛詩作飲者字
之借此乃飲之別體說文饅燕會也燕會謂安燕之會安會則

飽故傳云饅飽也許書飲下引詩飲酒之飲者段注以爲說
借是也空饅與孔取對文箋以孔爲器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
則空亦有度意蓋食量所飽酌量所取乃言敬老之正禮杜
所謂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也釋文云空字本作儀
詩云儀我也案儀空古字本通訓我則非是蘇氏詩傳說此
以老馬不自謂老而任駒之任後將不勝而不顧譬小人而任
賢者之事不畏其後之不克故告之以食必以其空爲飽之節
酌必以其孔爲取之節食而不以其腹之所空則病酌而不以
其空之所容則溢受爵而不以其量者亦猶是也後儒多從之
以此爲終前章不讓斯已之意然與序不親九族之義如風馬
牛矣

三詩後箋卷二十二

廣雅書局

母教孫升木如塗塗附傳孫後屬塗泥附著也箋云母禁辭孫
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爲之必也附木梓也塗之性善著若以
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正義曰以
顧下小人與屬故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孫毓難鄭云
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爲禁之而云母乎汪氏異義
曰孫毓所難有理孫既難鄭必有易箋之文而疏不載後儒詮
釋此經皆以孫之升木塗之附物喻小人易於爲惡王母得更
教之孫意當同此解承琪案此章及上章語意皆一反一正相
承每上二句刺王下二句告之以正上章見王之侮慢老人如
以老馬爲駒不顧其後之年亦將老故下言族會族燕有空饅
孔取之正禮此章申第二章爾教之義而禁止之母字貫二句

言母教孫升木母以塗附塗喻禁王母以薄為教使小人相微而為惡下二句承上言之微猷承教字言君子有美道則非如狡狴之為與屬承附字言小人所順從則非如泥塗之附如此

精似稍明順姚氏識名解曰詩中如字明是以下句喻上句愈陽其上其勢如塗泥相附著愈積愈厚不復可解故下二句

正言在上者有美道則小人自以分相屬而不相陵矣此說於經文亦有理會但狡狴已屬取喻又以附塗為喻中之喻終有未協不知上言母下言如乃互文之例上句亦含如義下句亦含母義也

兩雪灑灑見曉曰消傳曉日氣也箋云兩雪之盛灑灑然至曰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其所以然者人心皆樂善王不啟教之此箋以兩雪喻小人蓋本韓詩及劉向之說韓詩外傳四言范雎魏牟等十子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廣雅書局

仁人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則天下之害除聖人之跡著引詩曰兩雪灑灑見曉聿消釋文見韓詩日出也玉海引韓詩作曉曉段氏詩小學云說文謂無雲也曉日見也漢書劉向亦云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云兩雪灑灑見

曉聿消段云顏注見無雲也曉日氣也見字不得訓為無雲依人妄改顏注劉向引詩見字作曉正同韓詩師古時不誤後作見耳此箋說所從出也承拱案類弁刺幽王不親九族以兩雪喻王暴虐疑此詩亦以兩雪之盛喻王惡見日氣者以比人

雪喻王暴虐疑此詩亦以兩雪之盛喻王惡見日氣者以比人

之善毛意蓋言人之為惡雖甚但欲為善則惡自消如雨雪得日氣而消也此似於經序義合孔疏以箋說述毛未必果得毛旨

莫育下遺式居婁驕箋云莫無也遺讀曰隨式用也婁斂也今王不以善政啟小人之心則無言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之過者釋文遺王申毛如字婁王力

住反數也正義謂毛無改字之理婁之為數乃常訓因別為毛說云小人皆為惡行莫育自卑下而遺去其惡心用此之故其

與人居處數為驕慢之行臧氏經義雜記曰荀子非相篇莫育下墜楊注墜讀為隨莫育下墜於人墜與墜聲同毛詩本出於荀卿故鄭氏據之讀遺為隨王肅申毛作如字乃與鄭毛異耳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廣雅書局

承拱案荀子云人有三不祥幼而不習事長賤而不習事貴不肖而不習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為上則不能愛下為下則好非其上是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借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讎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為上則必危為下則必滅詩曰兩雪灑灑然聿消莫育下墜式居屢驕段云莫然當作晏然轉耳晏同曉曉同曉廣雅釋詁曉曉也玉篇廣韻皆云曉曉二形同俗本荀子依詩改見曉宋本

不此之謂也詳荀子所言皆驕慢之行則引詩下墜正與屢驕相對墜通作隊儒效篇至其頭山隊注云隊讀為墜說文隊从

高隊也墜下隊也文選歎逝賦注引韓詩章句曰墜猶遺也廣雅遺墜也是墜隊墜遺數字聲同皆降下之意此詩謂王不親

九族其惡如雨雪之盛但欲為善則惡亦可消無如其莫有謙卑下降惟用此居之不疑數為驕慢毛雖無破字之理然必用其師說不當訓為遺去若婁之為數自可從王述毛耳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傳蠻南蠻也髦夷髦也箋云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之我用是為大憂也承琪案韓詩外傳云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箋說似出於此蘇傳云王之視王族如蠻髦之不相及呂記嚴緝皆從之謂王視骨肉如夷狄然是詩人之所憂也此解似於經序尤合

苑柀

序云苑柀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

三詩後箋卷二十二

五 廣雅書局

王者之不可朝事也承琪案正義述毛鄭以此詩為諸侯不朝王者所自作後儒謂王雖不道而臣子朝貢之禮自不可廢如疏所云疑於悖理傷教不知此為幽王暴虐諸侯畏禍不敢朝王於是在王朝者作詩以著其事而原其情故得列之於雅其曰子者蓋代諸侯自予詩中言我言子多代述之辭疏泥於子為自言故成語病

上帝甚蹈無自暱焉傳蹈動暱近也箋云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已所以不朝之意正義曰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羞亦可以蹈惡故為動言王心無恆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為斥王矣暱近釋詁文毛於下章瘵焉云病也言于

者躁動無常行多逆理無得自往近之則為王所病與此互相接也承琪案此疏申傳甚當經文二句直下惟其王心變動故無得自往近之無得自取其病兩章詞旨皆極明顯箋改蹈為悼以上帝二字一讀^音返為呼而愬之下甚蹈為自言中心悼病與節南山昊天不備昊天不惠同一讀法鄭箋慣用此例未免多作轉折且謂中心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自為從語意亦不甚貫

三詩後箋卷二十二

六 廣雅書局

國策荃策孫子謝春申君曰以昏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韓詩外傳四序載略同其引詩作上帝甚怕蹈怕形聲相近是韓詩亦當為變動意與毛同熊朋來經說云國策上帝甚神古篆申字回轉故謬為昏字此刺時君之詩猶比之上帝末章比之天不忌敬上也承琪案荀子謂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則所引詩即作甚神亦必非威靈可畏之謂況外傳字又作怕三占從二當定神為諺字熊說轉以神誤為蹈非矣

俾子靖之後子極焉傳靖治極至也箋云靖謀俾使極誅也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正義述毛此言王不可朝而云使我治之後我至焉則毛意以為恨王不使已治事故後不至也鄭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矜反以類此則極邁皆罪事故易傳承琪案依傳極至之訓自當如疏所述次章邁雖無傳然泰離蟻蟻東門之扮傳皆訓邁為行則此亦當同兩

章俛子靖之皆代爲設言王若使子治事後日子將至止子將行來謂朝王也未章曷子靖之乃正言以揭其畏禍之隱與上二靖之相應謂何嘗使子治事徒居以凶危之地而已此其所以不朝歟箋意凶於與子極子適同類則俛子曷子文義反正不同似不如傳義之協

都人士

序云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箋服謂冠弁衣裳也承瑛案據此箋是序當作周人刺服無常也故箋以冠弁衣裳總釋服字正義云刺其時人所著之服無常又云此刺當時之服無常皆可證序服上無衣字然各本皆有其誤衍久矣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箋云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七 廣雅書局

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稽古編曰箋疏以士爲庶民嚴緝辨其誤而謂士與女對舉是貴賤之通稱當矣但此詩所謂士大率主貴者言耳民望之目充耳垂帶之飾非士大夫不能當之惟臺笠緇撮實爲賤服然郊特牲言蜡祭諸侯使者草笠而至貢於大羅氏所以尊野服諸侯使者必士大夫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做之可也是未做之時貴賤皆緇布也然則臺笠緇撮雖非貴者之常服要亦有時而服焉何必定指爲庶民况此詩中三章皆士女對舉女稱君子女則大家女也女獨舉其貴不應士偏指其賤且詩所述言行服飾之美正序所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者即以五章皆指長民者言何不可哉承瑛案箋謂都人有士行者本不專指庶民

大雅卷之六

視下箋云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效之是明以士與民對正義曰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此本鄭注夾服傳云都邑之士則知尊禩近政化也賈疏云士下對野人上對大夫則此士所謂在朝之士并在城郭士民知義禮者總謂之爲也此解甚是詩疏泥於臺笠緇撮爲庶人之物又以箋取溫謂非大蜡之服故同犬羊之裘不裼不知箋言取溫裕者謂其衣服有常無取華美非不裼之謂不得因是斷爲庶人至臺笠緇撮箋云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此言儉而合於禮節則陳氏據郊特牲玉藻以爲貴者亦有時而服之是也若庶人則臺笠等是其常服何爲美其儉且節哉

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以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別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承瑛案賈誼新書等齊篇引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賈時毛詩未行又所引字亦小異疑同於三家然則三家無此首章或後漢時逸之亦未必本無也

三詩後箋卷二十二

六 廣雅書局

綱直如髮傳密直如髮也箋云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嚴緝引解頤新語曰其首飾綱直一如髮之本然謂不用髮髻爲高髻之類此即逸齋詩補傳之說戴氏續詩記謂綱所以約髮其直垂下與髮一色方望溪本之謂綱是以纒鬢髮引檀弓綱練爾雅素練綱杠證綱與韜同言禮教盛時女無治容故以纒鬢髮直如其髮之本然承瑛案范逸齋謂髻如本髮則

大雅卷之六

於經文當增字故戴岷隱即以綢爲束髮之物然古人用纒
韜髮男女皆然不應專屬之都人之女爾雅翼曰綢直如髮言
髮甚綢直也黃氏通解引或說云如字當作其皆近於改經從
我毛詩寫官記曰綢絲也綢之直有如此髮者倒句也夫一髮
也而直者如綢曲者如蠶無所不善故又曰卷髮如蠶承珙謂
傳但云密直如髮竝不言密直爲何事恐不同鄭箋以比性行
竊意經言其髮之密直如此古文倒裝故云其綢直者有如此
之髮也傳特順經文而釋之耳

充耳琇寶傳琇美石也正義曰洪興傳曰琇瑩美石說文云琇
美石次玉也然琇是美石之名耳而此傳俗本云琇寶美石者
誤也今定本毛無寶字說文直云琇石次玉則實非玉名故王

三詩後箋卷二十二

廣雅書局

肅云以美石爲填塞實其耳義當然也承珙案實雖非玉名然
如王肅以爲塞實其耳則與充耳文複不辭以洪興傳準之此
傳或當如俗本作琇寶美石也詩中如瓊華瓊英瓊瑩琇瑩之
類皆於玉石名下連文以狀其美疑此琇實正以狀琇非狀充
耳也朱氏通義曰詩詁云瑩猶榮也謂玉之始生如草木之榮
也英謂一玉之中最美者如草木之英華謂玉之方成如草木
之華實謂玉之既成如草木之實皆可用之玉也此說有理可
補注疏所未及

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聲厲也聲必
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正義曰毛以言垂帶而厲爲絕句之
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爲帶之垂者其申鄭云以言如蠶

將外物以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云而亦如也
如厲如聲厲者謂如桓二年左傳云聲厲游纒也承珙案左傳
以聲厲游纒與帶裳幅竝言則聲與帶爲二物厲與聲又爲
二物此傳以厲爲帶之垂者明厲是垂帶之名不得爲垂帶之
貌惟厲是帶之垂者故帶亦通名厲方言厲謂之帶廣雅厲帶
也是也厲與紳同玉藻注亦云紳帶之垂者也紳之義爲重爲
束又名厲者當從鄭爲製字之借說文製繪餘也大帶以繪爲
之而垂其餘故得製名歟經文垂帶而厲與紳有珉文法略
同言垂其帶而爲厲也杜注左傳以帶爲革帶聲爲大帶厲爲
大帶之垂者孔疏以賈服等說聲厲皆與杜同惟鄭玄獨異內
則注以聲爲小囊讀厲如製縞之製案禮記稱男聲革女聲絲
聲是帶之別稱言其帶革帶絲耳聲非囊之號也禮記又云婦
事舅姑施縶表裘是囊之別名今人謂裏書之物爲表言其施
帶施縶耳其縶亦非囊也若以縶爲小囊則表是何器若表亦
是囊則不應帶二囊矣此疏力駁鄭注與詩疏異蓋各依注爲
言耳但杜以厲爲大帶之垂者以聲爲大帶則非古人衣服本
有二帶儀禮賈疏謂大帶所以束衣革帶所以繫鞶及佩大帶
以絲鳴鳩其帶伊絲是也聲字从革當爲革帶白虎通義云男
子有聲革者示有金革之事革帶雖揉皮極軟不能挽結而下
垂故通典及三禮圖皆云革帶鈎鞶然則厲自是大帶之垂者
不得以聲厲連文謂聲爲大帶若鄭注內則乃一家之說箋詩
又因下言如蠶故以上爲如厲然毛意謂垂其帶而爲厲文義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廣雅書局

自順不必改而為如也

髮則有旗傳旗揚也箋云旗枝旒揚起也爾雅翼云禮做髮母
鬢而有曲者以長者皆斂之不使有餘鬢短者不可斂則因
之以為飾故曰匪伊卷之髮則有旗先儒以為旗揚也非故卷
之髮當自有揚起者爾淮南子言鄭舞者髮若結旌承案案准
本作鼓舞高誘許氏曰屈而復舒也結旌則旒之義承琪案箋
云一作舞舞 旒旌二字必有成文未見所出漢安世房中歌金支秀華庶旒
翠旌臣瓚曰樂上眾飾有流遡羽葆以黃金為支其首敷散若
草木之秀華也文穎曰析羽為旌翠羽為之也據此疑枝與支
同亦旌旒旒之屬枝旒猶言金支翠旒故云枝旒揚起謂髮
之揚如枝旒也

采絲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幸

廣雅書局

序云采絲刺怨曠也陶王之時多怨曠者也箋云怨曠者君子
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
於外非禮也李氏集解曰此錯會作詩者之意夫序曰陶王之
時多怨曠者也則是刺幽王非刺怨曠雄雉之詩曰淫亂不恤
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說詩者皆知其為刺宣公
乃於此詩而強為之說以為譏刺婦人不當怨曠何也稽古編
曰韞弓綸繩特設為此語以形容其必至之情豈真謂欲從行
哉況刺詩之作必有關於王政之興衰民風之美惡故聖人錄
之以為後世永鑑乃區區與里巷婦人較論得失何陋也承琪
案箋泥於三章為婦人欲從君子故云今怨曠自恨初行時不

然然四章其義甚明其言亦正義又云此本在家之鈞珩
謂役中於文義殊窒礙其實此詩既刺時多怨曠通篇皆代怨
曠者之言首次敘其憂思之情三四述其寔晚之想或本其在
家之時或設為歸後之事皆可實不必如箋所言但其體近於
風而別之雅者自以所刺者在致此怨曠之由耳

薄言歸沐箋云言我也禮婦人在夫家符象符今曲卷其髮憂
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正義曰此訓言為
我我君子也我則沐以待之此我義勢所加非經言也承琪案
末章薄言觀者箋云鈞必得魴鱓魴鱓是云其多者耳其眾雜
魚乃眾多矣此則以言為云一篇之中兩用薄言不應異義故
薄言歸沐似即謂薄云歸沐薄云者語辭庶幾其君子之歸而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幸

廣雅書局

沐以待之也箋訓言為我恐非經旨然三章言韞其弓言綸
繩箋以言為婦人自我則此章箋意亦當以言為婦人自我謂
我將待君子之歸而沐焉正義乃以為我君子則岐之又岐并
失箋旨矣

五日為期六日不詹傳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於
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
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承琪案箋說於經文增出月字且嘲
風有三之日四之日而不言五六之日此詩亦未言之日何
釋為五月六月正義謂毛雖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
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過時此申傳意甚明而又疑於
御為諸侯御之日數非庶人之禮不知諸侯兩賤也

稱不得統名爲妾則內則所云妾未滿五十者當通乎大夫以下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其說是也嚴緝亦疑五日六日爲時未久故以爲新昏者之怨辭郝仲與本之謂古者公旬不過三日然卽令踰三日至五六日亦不應遽以怨曠與刺總之六日祇爲過期之喻孔疏言常時以五日爲御之期至六日而不至尚以爲恨況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舉近以喻遠也此數語解經尤諦後漢書甄瑜上疏言女嬖充積因云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云云詳其引詩之意亦是以暫時況久遠也

黍苗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三

廣雅書局

序云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困學紀聞曰朱子詩傳采菽天子所以蒼魚藻也黍苗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案國語注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是韋昭已有是說承琪案左傳襄十九年季武子如晉拜師范宣子賦黍苗杜注亦云黍苗美召伯勞來諸侯則此說或出三家然述職勞諸侯祇可施於下泉之卒章此詩但言召伯營謝勞來徒役並無述職勞諸侯之事韋杜之言實未可據至左傳賦詩多祇取其詞不盡拘作詩之旨如范宣子之賦黍苗意取晉侯憂勞魯國而季武子之拜卽專以陰雨膏黍爲詞又如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西賦黍苗之四章亦但取召伯之功以美趙武皆不復論作詩之本旨

後儒必以爲此有美無刺亦徒以其詞而已韓氏怡曰十五國之風或以采得之先後爲先後容有作在先而采在後以致時世失次者雅在王朝國史隨時編錄世次必無錯亂當與瞻彼洛矣之思古明王同若果美宣王則應次車攻吉日閒矣詩疑云行役無期則興嗟怨曠前列采綠次以黍苗則膏雨之義著矣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傳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云營謝轉輿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傷牛者正義以車爲大車又引秋官罪隸及地官牧人證箋牽傷牛乃輓外輓牛人御之不與將車者同且云箋以召伯所勞當是勞人故歷言其事以表其各自別人承琪案傳下四者字則指人不指物之意已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三

廣雅書局

明荀子富國篇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也而愉者無它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楊注云引此以明百姓不憚勤勞以奉上也然則荀意亦以任輦車牛皆指人明矣

蓋云歸哉箋云蓋猶皆也其所爲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正義曰蓋者疑辭亦爲發端孝經諸言蓋者皆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未句不爲發端而其上歷陳四事故爲皆也承琪案爾雅釋言弁同也弁蓋也弁旣訓同又訓蓋是蓋與同義亦相近又釋詁成皆也閔

宮箋咸同也彼疏云皆亦同之義故此箋又云蓋猶皆也

隱桑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臧之何日忘之箋云遐遠謂勤藏善也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爰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正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

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為證稽古編曰表記引隱桑遐不謂矣遐作環鄭曰瑕之言胡謂猶告也此解明順故朱子用以釋此詩並及他詩遐瑕二字呂記釋此以為欲進忠告於君子此又用左傳杜注也左傳鄭伯享趙孟于產賦隱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義二十八年杜注云武欲子產之見規誨東萊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之說本此然玩詩語及鄭箋本無規誨意惟箋末引論語云云杜見忠誨與謂相近故有此說不知鄭本謂謂為勤不以誨證謂也又案孔疏申箋亦未得箋意鄭訓謂為勤勤與勞同義論語言愛之則必勞來之孔安國論語注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鄭應同孔注詩言愛之則必勤思之語意相符故鄭引之以證不謂非證不怠也意在愛

勞不在忠誨也承琪案爾雅勞來事謂並訓為勤此序云盡心以事之事即勤也詩言心乎愛矣乃序所謂盡心遐不謂矣乃序所謂事之也至表記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即引此詩孝經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引此詩此或三家有此解以謂為忠告之義要非毛詩序意也

稽古編曰中心臧之鄭玄王肅皆訓臧為善子說見表記疏然此釋文云臧王才

大雅卷八十七

即反則似謂不謂善與孔疏蓋古止有臧字後人始加艸故漢異詩釋文所謂王或非肅乎書藏皆作臧然臧字本兼藏義亦可訓匿觀孝經引此詩注云愛君之念恆藏心中晉孫秀舉此詩以荅潘岳亦作藏匿解可知故表記皇氏疏亦訓包藏承琪案韓詩外傳引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詩曰中心臧之何日忘之又云道雖近不勤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亦引此詩二語此雖與詩中本旨無涉其臧之自作藏蓄之義疑韓詩字本作藏與毛異也

白華

序云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詩序辨說云漢書注引此序幽字下有王廢申三字雖非詩意然亦可補序文之缺承琪案朱子以為非詩意者蓋主此詩為申后自言非周人作刺耳攷漢書班婕妤好傳云綠衣兮白華自古今有之顏注曰綠衣詩鄒風刺妾上僭夫人失位白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此恐是小顏襲括序文言之序本有得褒姒而黜申后語非今本首句脫王黜申三字觀其引綠衣序亦非專取首句可見但序幽后二字究疑有誤下文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文明云幽王取申女以為后何得又稱褒姒為幽后十月之交疏云敵夫曰妻王無二后褒姒是幽王所嬖豔妻非幽王之后而此疏又云箋以申褒皆為王后故辨之云是謂幽后其說殊相矛盾箋惟泥於刺幽后之文故以碩人指褒姒其實不然詳見

後詩端爲刺幽王而作似未指斥褒姒幽后字當如程子說是幽王之誤故下繼之以取申女云云也

歐陽本義曰據序意幽王黜申后而立褒姒致下國化之亦多棄妻而立妾毛鄭二家所解終篇不及下國之人妻妾事此其所以失也承琪案正義云下國化之即五章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是也此詩主刺王之遠申后但王爲此行則爲下國所化故經略文以見意序具述其事以明之此疏所論經與序詳略之故當矣若如歐說以之子爲棄妻斥其夫則次章天步艱難恐非下國之棄妻所得言耳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傳與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承琪案菅與茅統言之則爲一物析言之則爲二物故說文廣雅及楚辭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毛

廣雅

王逸注皆菅茅不分陸疏則云菅似茅郭注爾雅亦以菅爲茅屬此傳意亦以菅茅爲二物故用爾雅白華野菅而申之曰已漚爲菅是菅對野菅爲言陳風東門之池釋文及正義皆云已漚爲菅未漚爲茅殊非傳意但傳雖不以菅茅爲同物而其取與之意則似以菅茅皆喻申后而不及褒姒野有死麕傳云白茅取潔清其不以喻褒姒可知若如正義所引王肅之說菅茅與夫婦以端成潔白相申束則是兼喻王及后而次章露彼菅茅何以又專指申后不得覆養會菅茅之不如乎田間詩學云菅茅皆況申后逸詩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築蕉萃則菅蒯乃蕉萃之比白者贊其白潔也束者稱其守禮也承琪又案次章露彼菅茅與後浸彼稻田權彼桑薪正同箋以稻田

桑薪皆喻申后而於菅茅又兼喻褒姒且首章言菅忍茅脆分別判然而次章箋乃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皆未免自相違戾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傳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正義曰言露亦有雲者以雨必有雲言亦亦雨也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且爲昏亦是露之雲也承琪案此疏體物甚微歐陽本義黃氏日鈔皆以露爲覆露不信露亦有雲之說朱氏通義謂霧露非一物孔疏未的不知雲氣微則爲露重則爲雨所謂天無雲則有露者是雲已散而爲露有雲則無露者是露未成而向爲雲也疏云露濃霧合則清且爲昏謂霧即是露之雲耳非以霧露爲一物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天

廣雅

彭池北流傳彭流貌水經渭水注鎬水又北流西北注與彭池水合水出鄜池西而北流入於鎬毛詩曰彭流浪也而世傳以爲水名矣鄭元曰豐鎬之閒水北流也承琪案此以彭池爲水名又所引毛傳與今詩異然說文亦云流水流貌从水彪省聲詩曰流沱北流疑鄭注浪字誤左思蜀都賦麗彭池而爲陸澤魏都賦詩梗概於彭池亦皆以彭爲池水之流者耳惟池乃水之所爲流雖流貌亦或爲水名故括地志九域志寰宇記皆以彭池爲水名觀箋云豐鎬之閒水北流謂彭池在豐鎬之閒其水北流非泛言他水水經注云渭水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渭

水又東北與鄱水合蓋豐鎬二水皆自南來而注於渭鎬又在
豐之東豐鎬東西之閒澆池北注於鎬故箋云豐鎬之閒有水
北流即謂澆池也正義引文王有聲箋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
東然則豐邑之閒惟豐水耳而謂之池者此池在豐水之左右
上引豐水北流浸灌既訖又決而入豐亦為北流今案箋明云
豐鎬之閒則必不指豐水且水經注明云澆池入鎬而疏以為
上引豐水復入於豐不知何據集傳又謂豐鎬之閒水多北流
不知豐鎬之閒本無多水如謂渭南六川皆北流入渭則潞在
豐西潞漸澹又在鎬東不得言豐鎬之閒也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箋云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衰妣也申后見
點衰妣之所為故憂傷而念之正義曰以此嘯傷而念之是念
其不當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衰妣衰妣而言大人故以
為妖大之人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黜失所故
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毛既不為之傳意當與鄭同承琪案疏
云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衰妣則上文浸彼稻田下文樵彼桑薪
皆言彼何又以喻申后此碩人定當從王孫述毛以為申后至
呂記又從丘氏以碩人指幽王然詩中四言之子一言念子諸
家皆以為斥幽王可也若謂碩人亦斥幽王則非是嚴 質疑
曰衛風碩人其碩碩人指莊姜此詩碩人正指申后莊姜之失
位與申后之見黜略同故皆以碩人稱之詩人既惡衰妣決不
稱之為碩人而一篇之中既斥王為之子又稱 為碩人於屬
文亦無是體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傳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箋云王失禮於
內而下國聞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鐘於宮中而欲外人
弗聞亦不可止段氏詩經小學曰箋云鳴鼓鐘謂鼓與鐘二物
也靈臺於論鼓鐘鄭云鼓與鐘也此詩正同孔云鼓擊其鐘誤
承琪案段說是也韓詩外傳四偽詐不可長虛空不可守朽木
不可雕情凶不可久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
見外也此釋詩正與毛同又云誠惡惡知刑之本誠善善知敬
之本云云又云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
睫不能匿之其下皆引詩作鐘鼓于宮聲聞于外以此推之則
毛詩之鼓鐘亦不當為鼓擊其鐘矣

念子慄慄視我適適傳適適不說也釋文云慄說文七倒反愁
不申也適韓詩及說文並作怖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很怒
也承琪案今說文慄愁不安也从心臬聲詩曰念子慄慄此當
從釋文作不申為長又愧恨怒也从心兪聲詩曰視我愧愧段
注云恨宐依釋文作很今詩作適適者即愧愧之段借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傳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箋云王后出
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申后始時亦然今見 見各本
從丘 黜而卑賤正義曰作者以王黜申后故觀其昔日所乘之
石而傷之言有扁扁然升之以乘車者此石也申后嘗履之今
忽然見黜而卑不復得履之是其所以可傷也言王乘車履石
者言乘車之得履石唯王為然今申后履之是其貴時與王同
故繫玉言之承琪案傳但言王乘車履石並不及后則毛意未

三詩後箋卷二十二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廣雅書局印

必以后亦履石夏官隸僕王行洗乘石文選任其昇進李善注

引尸子淮南齊俗訓並云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此皆人君之事

士昏禮婦人以几賈疏云王后則履石者亦用此詩鄭箋以意

推之耳然履之卑今卑字當屬石言經意似謂有扁之石可以

履之而卑夫妻敵體不宐任意踐踏卑字正與下文遠字何氏

古義云履之卑今是倒句文法言此乘石也雖其處地卑下亦

時得蒙王之踐履而我獨無絲與王親近則是斯石之不如也

此則以履石為反興與二章言申后營茅之不如四章桑薪之

不如者文意一側其義亦通若如箋說則是賦而非興但申后

黜遠尚在下文上二句祇言石卑未言后卑也歐陽本義又謂

石卑喻妾宐在下蘇傳呂記嚴緝皆從之則是上二句言衰似

下二句言申后詞意不相承接矣

絲蠻

序云絲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肖飲食教

誨之故作是詩也箋云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未

介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則當賙贖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

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極賤故本其亂而刺之虞東學詩曰本詩

言道之云遠又言豈敢憚行則有征行之事可知言後車載之

詩人自是登仕版者非徒役之庶人可知而車直言後則為臣

之微者亦可知集傳特託鳥言為異耳大致亦從詩說也後之

為說者乃別生枝節總不可據承琪案荀子大略引詩曰飲

之會之教之誨之王道具矣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詩云飲之

會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誨治人也此皆言富教之事

而借詩為證於詩之本旨無涉至韓詩外傳載客見周公說以

誨管蔡事謂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其下引詩

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此則言時勢不可失之意更非詩旨惟

潛夫論班祿篇有行人定定字疑而絲蠻諷語是以此詩為行

役者諷刺之作與毛鄭解合

絲蠻黃鳥傳絲蠻小鳥貌承琪案此傳與秦風黃鳥傳交小

貌正同而此以小鳥與微臣其義尤切文選河吳景福殿賦李

注並引韓詩章句以絲蠻為文貌雖與毛異然皆不以為鳥聲

惟長樂劉氏始有絲蠻鳥聲之說實無所本何氏古義遂以聯

絲不絕及南蠻賦舌釋之不知凡雙聲字不當分析為訓詩中

言黃鳥者惟葛覃以喈喈狀其聲耳其現琬交交絲蠻皆非聲

瓠葉

序云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

有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范氏補傳曰頽弁之刺

幽王謂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賓筵之刺幽王謂媮近小人

飲酒無度然則幽王非能儉也特禮之所當行乃棄而不用耳

承琪案此說足破嚴緝所疑幽王是過於燕飲非有牲牢而不

有用之謂蓋此詩主刺王棄禮不行故舉飲酒之物至薄而有

禮者以諷之詩中君子即序所謂古之人言古人尚不以薄物

而廢禮今王乃有盛禮而不能行故思古以刺焉其義甚明無庸別解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傳幡幡瓠葉貌庶人之菜也承琪案傳以瓠葉為庶人之菜者不過極言其物之微薄以見維其禮不維其物如蘋蘩藟藻可以薦鬼神則羞王公之意未嘗以全詩皆言庶人之禮也鄭箋泥於傳義遂歷言庶人之事以君子為庶人之有賢行者已與序思古意不合又云蕪瓠葉以為飲酒之菹農功畢乃為酒漿以合朋友然邨風匏有苦葉傳云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箋以瓠葉苦謂八月之時然則農功既畢瓠葉尚可亨乎左傳昭元年趙孟賦瓠葉穆叔知其飲一獻則此詩當是一獻之禮禮有獻有酢有酬而後一獻之禮終與詩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廣雅書局

中所言正合古者士禮一獻士冠禮注雖云一獻之禮有薦也醴有俎也其姓未聞然既夕注云士膳用兔詩三章皆言兔首又焉知非士禮而必以為庶人之禮乎又云母酌言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為酌名止義云若是禮合當然不應每酌言我今每言我則是行用他法此解九支離形弓受言藏之傳云言我此亦每受言言又豈得謂行用他法邪有免斯首釋又斯毛如字此也鄭作鮮音仙白首也正義曰毛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為此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免頭耳然案經有炮之燔之且有炙之則非唯一免首而已既能有免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待賓其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蓋詩人之作以首表免唯有一免即是不以微薄廢禮也承琪案

此疏駁王孫唯有免頭之說甚是但三章疏又云於一兔之上而經有炮燔炙三種不知所謂炮之燔之炙之者當是治此免者或炮或燔取其旨也皆略於物而詳於禮之意非一兔而有炮有燔有炙亦非三兔而一炮一燔一炙也至兔以首言猶魚以尾言此李迂仲之說而集傳用之當矣後漢書儒林劉昆傳王莽世弟子恆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此不過假詩以習禮東觀漢記作以素木刻瓠葉為俎豆則非真蕪瓠葉射以菟首者當即懸菟首而射之無非以示禮意桑弧蒿矢固非真射具也章懷注謂以瓠葉為俎實既誤又云射則歌菟首之詩而為節夫瓠葉篇名明見左傳何所據而改名菟首乎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廣雅書局

炮之燔之傳毛曰炮加火曰燔又燔之炙之傳炕火曰炙箋云凡治烹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段懋堂云詩炮包二字砲葉閭宮當作炮瓠葉傳毛曰炮鄭注禮記裏燒曰炮蓋炮必連毛故閭宮曰毛炮傳曰毛炮豚也今詩閭宮作包者誤字六月韓奕皆言包鼈鼈無毛非可炮者包乃蒸蕪之名其與體作魚服度通俗文燥蕪曰魚毛詩作包與炮異體蓋古本相傳如此乃魚之古字也說文有魚無魚當本兼有二字而逸其一韓奕正義引字書炮毛燒肉也魚蒸也所謂字書即說文是說文本有魚字也又云說文無宗廟火孰肉今世經傳多作燔作燔火部燔下云蒸也是詩作燔為假借字他經作膳乃俗耳又云說文炙炙肉也从肉在火上炙肉各本作炮肉今依楚

焚傳正楚焚傳曰炙炙肉也瓠葉傳曰炕火曰炙正義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案炕者俗字古當作抗方言抗懸也是也瓠葉言炮言燔言炙燔炙不必毛也抗火不同加火之逼近也此毛意也箋云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此申毛意也然則覺驚楚焚行葦燔炙竝言皆必異義生民傳曰傳火曰燔貫之加於火上曰烈貫之加於火即抗火也生民之烈即炙也禮運注曰炮裏燒之也燔加於火上也炙貫之火上也三者正與瓠葉傳相合然則炙與炮之別異又可知矣承琪案段說炮包之異其辨甚諦至燔與繙許書雖分二字古文恐祇作燔即說文亦曰燔蒸也熱加火也正與此傳加火曰燔合不必以燔為借字又傳云炕火曰炙正義訓炕為舉故段氏轉為抗字且以炕為俗字攷說文炕乾也从火亢聲此傳云炕火曰炙者謂以火乾之今人用火乾物猶有此稱不必轉炕為抗又不得以為俗字總之炮謂連毛之物以土包而燒之燔者爛去其毛而加於火上炙者貫之以物而逼火使乾楚焚疏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生民傳傳火曰燔瓠葉傳加火曰燔對遙炙者為近火故云傳火加火其實燔亦炙非炮燒之也

漸漸之石

序云漸漸之石下園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一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稽古編曰漸漸之石三章毛傳本不言鄭工孫三家述毛皆以興釋之將戎狄荆舒分配詩

大四百九十六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三 廣雅書局

詞說各不同竊以上二章上二句為戎狄叛之上二章次二句卒章上四句為荆舒不至卒章下二句為東征王孫以每章上四句為戎狄叛之下二句為荆舒不至東征總六句而言多支離穿鑿俱非毛旨汎經止言東征序本用兵之由故並舉戎狄與荆舒耳必欲分裂經文配此二役不太牽合乎詩止言道途之險艱跋涉之勞苦直是賦體非興也承琪案序於戎狄則曰叛於荆舒但曰不至則似問罪之師宜先戎狄而乃命將率東征是已失其輕重緩急之宜况役久病深恐致變生不測下國之所刺者疑在於此後儒有謂犬戎在西幽不備而征東故此詩三言東而未露一他字微見其意者此說似於情事有合

三詩後箋卷二十二

三 廣雅書局

田間詩學曰或謂幽王東征之役史傳無所經見案四月篇有云我日構禍是出征事也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非東征之實紀平承琪案左傳椒舉曰幽王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序言固有微矣鼓鐘傳云幽王會諸侯於淮水之上君之羣序云幽王之時東夷西戎交侵則當其會諸侯於淮或即以東夷之叛而征之嚴緝謂史之所無詩即史也無庸更求他據矣

山川悠遠維其勞矣箋云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正義曰鄭以勞為遠遠言廣闊之意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勞矣當為勞苦故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成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孫毓云篇義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勞苦矣此俱是述毛為說傳意或當然也又云廣闊遼遠之字當從遼遠之遠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詠

大四百九十四

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通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遠也承琪案勞遠字雖可通然遠闊與悠遠義復不如王孫所述祇作勞苦為安又不皇朝矣箋訓皇為正謂不能正荆舒使之朝於王正義引王肅述毛以皇為暇固勝於鄭而於朝仍謂不暇脩禮而相朝不若後儒以朝為朝夕之朝者文義尤順何草不黃之三章曰哀我征夫朝夕不暇以經證經無煩別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傳卒竟沒盡也箋云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廣闊之處何時其可盡服汪氏異義曰傳對曷其沒矣為義訓卒為竟箋對上章維其高矣訓卒為崔嵬各通承琪案據傳則下文不皇出矣當作出險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毛廣雅書局

之出謂石雖竟歷而山川長遠何時可盡則入險而不暇出險軍行於地勞困可知如此則通章詞意一貫正義云毛以為東征辛苦不暇出而相與為禮此仍以鄭義述毛恐非毛旨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傳豕豬也蹄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姜氏廣義曰有豕涉波向無定說箋以豕之唐突喻敵之勇悍王氏詩總聞則云江豚兆雨或據宋黃子發相雨書云四方無雲惟河中有雲相連如浴豬二日大雨此皆不足據也嚴氏福橫渠之說云豕性負塗今涉水濯其塗而見白蹄是久雨停潦多故也然案之本文終不如傳言雨微之妥天氣鬱蒸則眾豕涉波為必雨之徵蓋與月離于畢作一類解承琪案幽風東山鶴鳴于垤傳謂將陰雨則穴處先知鶴好水長鳴而喜與此註

所言雨微皆足見古人體物微妙且必有師說相承未可改易又箋云四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九蹠疾者釋文駭戶楷反爾雅說文皆作孩古哀反攷今說文無孩字鄭所見爾雅本當是駭字所云蹠疾正駭字之義此豕豎即名駭爾雅釋文引字林孩下才反則孩字始於字林詩音義乃以為說文誤矣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傳畢囑也月離陰星則雨正義曰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者即此畢是也春秋緯說云月離于箕風揚沙則好風者箕也所以箕好風畢好雨者鄭洪範注云風土也為木妃雨木也為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己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承琪案鄭言五行以所克者為妃即從其妃之所好故畢為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毛廣雅書局

西方金宿金克木以木為妃木氣為雨畢從其妃故好雨耳稽古編曰顧英白云月入畢中則多雨舊以陰陽為說非也天街在畢之陰七政中道也焉得謂離其陰則水乎畢宿在天街之陽月入之即雨焉得謂由其陽則旱乎余驗之皆然有若之不知家語則未敢信也又嘗謂余言月之離畢未有不在其陰者但必相傳著方雨遠之則否矣然則離陰離陽必非孔子之言乃後人妄託史記列傳載有若事獨刪去此語子長世掌天官當知其誤耳承琪又案漢書天文志云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又云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又云巽在東南為風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為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

故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據此則毛云月離陰星者謂畢為陰道之星月離之則陰盛而雨耳論衡明零篇云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兩由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此亦以離畢為月出北道與毛傳離陰星語合家語載孔子云昔者月離其陰故雨昨莫月離其陽故不雨專指畢之陰陽為言左顧氏以為後人妄託也明零篇所載亦與家語同則自漢以來已有此說

若之華

若之華其黃矣傳興也若陵若也將落則黃正義曰釋草云若陵若黃華薰白華菱舍人曰若陵若也黃華名薰白華名菱別華色之名也某氏曰本草云陵詩一名陵若承洪榮蘇頌云今本草無陵時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廣雅書局

之陸璣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涇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阜煮以沐髮即黑如釋草之文則若華本自有黃有白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陵若之華紫赤而繁陸璣疏亦言其華紫色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以裳裳者華言之則若為極黃之貌故將落乃然承洪案陸疏鼠尾之說自因吳普本草鼠尾有山陵翹之名而誤馮氏名物疏已力駁其非是惟本草經中品有紫葳名醫別錄一名陵若一名芟華與爾雅毛傳皆合吳普又云一名瞿麥李當之云是瞿麥根不知本草別有瞿麥今本廣雅此葳陵若蓬麥也乃傳寫之誤爾雅釋文引廣雅本作葳葳麥句葳蓬麥也據此知蓬麥亦名紫葳要與陵若不同不得牽合為一陳氏稽古

編謂張指誤以為瞿麥非是陳氏又云唐顯慶中蘇恭脩本草始以陵霄為紫葳其不類者有三然蘇恭本引郭注爾雅一名陵時又名陵霄今郭注脫此四字是其說不始於唐人也史記趙世家顏若若之華集解引棊母遠云陵若之華其色紫與鄭箋紫赤而繁者合傳云將落則黃者蓋說此若為其黃而隕之隕故釋文引沈重若音運此必毛詩家舊讀如是左傳成二年隕于壽矣說文引作耘子此若隕古通之證但裳裳者華以若為黃盛此言將落者謂黃至極盛則將落之候矣箋意以初華紫亦衰則萎黃與毛略同以經本言黃故但指其黃華者言之若爾雅之白華則唐注本草謂山中亦有白華者是也然則若即陵若陵若即陵霄今之陵霄花色赭黃詩明言黃華而陳氏乃執孔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廣雅書局

疏之紫白陸疏之染皂以疑其不類不亦傾乎詳羊墳首傳詳羊牝羊也墳大也詳羊墳首言無是道也正義曰釋畜云羊牡粉牝羊故知詳羊牝羊也墳大釋詁文牝小羊也首必稱身小羊而責大首必無是道理也爾雅翼據廣雅吳羊牝三歲曰牝不得為小詩疏欲合墳大首之義稱為牝小羊非是因謂墳即粉字為牝羊而牡首其說本於詩總聞何氏古義從之並引易林墳首作犢為證承洪案王氏詩稗疏云吳羊牝詳夏羊牝殺吳羊絲羊夏羊山羊也吳羊頭小角短山羊頭大角長此說分別甚明是則吳羊之頭本小而禽獸之體牝更小於牡故傳以詳羊無大首之道不必改墳為粉也人可會鮮可以飽傳治日少而亂日多箋云今若士卒人人

於晏早皆可以食矣時饑饉早興乏少無可以飽之者正義曰鄭以幽王時恆多禍亂曾無治時何得云治日少乎所以易毛汪氏異義曰亂日多者師旅數起饑饉荐臻也故箋語正申明亂日多之意疏以爲易傳恐不然承琪案序云君子閱周室之將以傷已逢之傳以治日少亂日多爲言者即王風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懼意非以幽王之時尚有治日也疏誤會傳語故以鄭爲易毛耳

何草不黃

何人不將經營四方傳言萬民無不從役正義曰言萬民何人而不爲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承琪案上箋以何日不行指將率而言故正義以此何人不將爲將率之所將然此乃鄭義耳毛傳多訓將爲行此言萬民無不從役當亦訓將爲行呂記引上氏曰將亦行也似合毛義李迂仲曰何日不行以見其一歲之中無日不行也何人不將以見其一國之中無人得免戰爭之苦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望 廣雅書局校

何草不玄箋云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髮者將生必玄於此時也兵猶復行正義曰春秋元命苞稽耀嘉皆云夏以十二月爲正物生色黑故知始春之時草牙髮者將生必玄也釋天云九月爲玄孫炎曰物衰而色玄也詩曰何草不玄與此始春之言不同者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曰九月萬物畢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之黑不由草玄色孫炎之言謬矣承琪案易林蒙之蒙云何草不黃至末盡玄室家分離悲

愁於心據此則焦氏明以草玄爲物衰之候非春初始生之謂以經文先黃次玄是經歷秋冬已足見驗時之久不必又及明年春生而玄也

有芃者狐傳芃小獸貌承琪案凡本訓草盛故載馳下泉黍苗械樸諸言芃芃者傳皆以美盛長大等語釋之此以芃爲小獸貌者蓋取訓詁相反之例芃爲長大反之亦得爲小也箋云狐草行草止乃釋率彼幽草之意或據淮南子禽獸有芃人民有室注云芃蔚也以證鄭箋草行草止指有芃而言是則有草者狐率彼幽草經文爲不辭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望 廣雅書局校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終

北平劉長年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淫 胡承琪撰

大雅文王之什

文王

序云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案序言周之王業成於文王是為受天之命而作周耳毛於其命維新傳云乃新在文王也絕無所謂改元稱王之事即其言虞芮質厥事亦但曰西伯則文王未嘗稱王甚明康誥曰天乃大命文王殖戎殷誕受厥命此不過言周之受命代商皆由於文王耳大明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有聲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皆即此序受命之義詩中多追述之詞與康誥所言正同自鄭箋有受命王天下之語孔疏遂歷引讖緯以為證唐梁肅已有受命稱王議力辨其誣然漢儒言文王受命者如尚書大傳云天之命文王非嗶嗶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論衡初稟篇亦云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風俗通義皇霸篇云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然則序言受命亦不過如此而已孔疏雖援讖緯申鄭然尚云文王受命毛無明說歐陽本義乃云毛以為受命而王天下則真昧目而道黑白者矣

呂覽古樂篇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笈生曰

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巨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承琪案此明言文王不肖伐商故周公於後作詩所以稱述此事然則必無文王稱王之說可知矣至漢儒以此詩為周公作者如翼奉疏言周公作詩深戒成王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空鑒于殷駿命不易世說注載荀慈明云公巨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道也此皆與呂覽合然亦絕不及受命稱王之事蓋當時說詩者不獨毛傳無此語即三家當亦無之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傳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稽古編曰呂記引朱子初說本與古注合集傳則以首二句為文王既歿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末二句為其神在天升降于帝之左右舍人而徵鬼義短矣承琪案朱氏通義引周頌桓於昭于天證此詩亦當以德言之此語可為定論蓋昭於天者言德之光明而見于天猶康誥云惟時怙冒聞于上帝也則毛以在上為在民上者其義允矣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戴氏詩考正曰案詩之意以周德昭于天故曰不顯以天命適應乎民心故曰不時箋於此不顯不時與清廟篇之不顯不承及凡詩中言不者增乎字或與字於下以為反言讀傳者亦謂如箋之反言而已合考前後則傳意實不然傳益以不字為發聲爾雅不濬即詩所言河之濬郭注云不發聲又龜有不類不

若卽周禮之露屬若屬不皆發聲可據證也承琪案不固爲發聲詩之不顯不承固卽書之不顯不承王氏經傳釋詞歷引詩書以不爲語辭者數十條其說暢矣然以不爲發聲是正言其如此卽反言之以爲豈不如此亦未始不可今人言事如此何豈不是爲不是乃詞氣有發急輕重之殊耳毛傳於常棣之鄂不云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於車攻云不警警也不盈盈也桑扈云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之類固皆就其文而正言之則不爲語詞自明然此詩次章不顯亦世傳卽云不世顯德乎則又反言以明之而於不之爲發聲仍無改也箋於詩言不者多加乎與等字爲反詞亦未嘗不合語氣耳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箋云在察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廣雅書局

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雋里堂曰此箋與傳義異傳升接天解陟字下接人解降字在帝左右卽是接天而接人之意括於內箋則以觀知天意解在帝二字以順其所爲從而行之解左右二字若云察帝而左右之承琪案正義曰此言文王之接天而云在帝左右明是察天動作而效之此疏所言是左右仍屬上接天之事毛旣以接天接人分釋陟降則下句未必單言接天經文左右恐當屬接人言謂察天之道以左右民何氏古義曰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云左右卽其義也

呂記引朱子曰文王德合乎天一陟一降常若在帝之左右與之同運而無違也朱氏通義曰此朱子初說本用古注集傳更

之益以昭七年左傳周王追命衛襄公語與在帝左右相似也然詩意不同此章皆言文王以德受命爲全詩之綱不應以神之在天立說承琪案墨子明鬼篇引大雅此詩而曰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旣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後儒說詩以文王之神在天者之所本然左傳襄三十年諸侯之大夫盟于澶淵謀歸宋財旣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此引詩不可謂斷章蓋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故杜注云言文王所以上接天下接人動順帝者唯以信然則在帝左右兼順與信二義爲備且與末章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相合是左傳於此詩自有正解初無其神在天之說不必援叔父陟格之傳以爲證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廣雅書局

疊疊文王傳疊疊勉也稽古編曰宋徐鉉以說文無疊字欲改疊作媿董氏從而和之又引崔集注作媿媿文王爲謬說也經典字不載說文者多矣可勝改乎宋庠國語補音謂經典相承皆作疊字改之驚俗當矣鈕匪石說文新附考曰易定天下之疊疊釋文音亡偉反鄭云沒沒也王肅云勉也據玉篇疊爲疊之俗字知疊疊並疊之俗字蓋疊字一變爲疊見唐等再變爲疊馬相如傳作敗敗穆穆俗又加文也承琪案鈕說也是也古疊字本有勉義襄二十六年左傳夫小人之性疊於勇杜注疊動也正義曰賈鄭先儒皆以疊爲動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仡奮疊以軒轅今文選疊是疊爲奮動之意奮動皆與勉

義相近諸書費多作疊史記高祖紀索隱引應劭云疊呼為疊此形之所以又變為疊也周禮天府鬯人雞人注皆云疊請為微此音之所以又變為亡偉反也要其為勉義則相承不變棧樸勉我王荀子富國篇引作疊疊我王知疊勉義同故此傳云疊疊勉也

陳錫哉周傳載箋云哉始陳頌甫曰宣十五年昭十年左傳皆引詩陳錫載周能施也周語苒貝夫引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詩作哉內外傳皆作載故傳以載釋哉也此傳曰哉載也載見傳曰載始也哉謂之載載又謂之始此一義之引申也序曰受命作周左傳曰文王所以造周作造皆始也箋云哉始也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傳箋意同疏謂義異失之承琪案傳箋皆以哉周為始者承上章其命維新而言也或以古字哉載載並借用此詩當訓哉為栽栽植也此則與下文本文支義相屬其說亦通

三詩後箋卷二十三

五 廣雅書局

思皇多士傳思辭也皇天箋云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為君之謀事也敬翼翼然又願天多生賢人於此邦正義申毛云天以周德至盛欲使羣賢佐之故皇天命多報之士生於我周王之國思語辭不為義其申鄭云以思之為辭止在句末今句首言之不宜為辭故易傳朝臣之願多賢實為美事明此思皇多士是世顯之人復思使皇天更生多賢也下濟濟多士即世顯之人與此多士不同也承琪案一章之中兩言多士不應異解傳義優矣且詩中大例思為語辭者固多在句末然魯頌思樂泮

水禮器疏引作斯樂泮水是思即斯借同為語辭又未嘗不在句首也

維周之楨傳楨幹也嚴緝云釋詁楨輪儀幹也舍人云楨築牆所立兩木也王后維翰及維周之翰傳皆云幹也疏云幹者築牆所立之木然則楨也翰也一物也字當作幹傳寫誤作幹鄭以此為幹事之臣失之矣承琪案舍人注爾雅云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牆之兩邊障土者也是楨與幹為二物爾雅毛傳蓋以皆築牆所用之木故渾言之曰楨幹也木所立表曰幹因而人之立事亦曰幹此義之引申者故文三言曰貞固足以幹事箋正所以申傳非易傳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六 廣雅書局

周語引詩於緝熙熙厥心而釋之曰緝明也熙廣也毛於此用爾雅之訓而於光下增明字於昊天有成命則全用國語緝明熙廣為訓於敬之學有緝熙于光明又云光廣也立義似有參錯其實爾雅以緝熙與烈顯昭頌並訓光者統言之也若析言之則熙又光之廣大者周語逐字為訓故以熙為廣韋昭注云熙光大也古光廣字聲同義通毛不第稱緝熙光也而云光明者蓋已讀光如廣光釋熙緝釋明光明猶言廣明但以文便故不順經耳實則合爾雅國語而兼取之至昊天有成命遂專用國語之訓以文王篇已訓光明不嫌熙廣之非熙光也至敬之又云光廣也則二字通轉之例益明箋於維清敬之皆本此傳云緝熙光明也載見傳緝熙于純嘏亦云使光明於大嘏之

意獨於昊天有成命傳照廣也以廣爲光之誤此似泥於爾雅
緝熙祇有光訓而不知尤與廣同訓熙爲廣猶訓熙爲光耳以
此言之箋不如傳之密矣

侯于周服傳盛德不可爲眾也箋云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
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眾之
不如德也正義引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
則維服于周毛於上章訓侯爲維則其意如肅言也鄭惟以侯
爲君言其貴者耳其數既多亦有不爲君者承琪案傳用孟子
仁不可爲眾語則服自當爲臣服之義疏曲申箋說以侯爲君
服爲九服而又云亦有不爲君者是已不能自圓其說且此言
君于周之九服尙可若下文侯服于周謂爲君九服于周則不
辭矣趙岐注孟子云天既命之維服于周是不獨王肅之解爲
然也

毛詩後箋卷二二二

廣雅書局

殷士膚敏傳殷士殷侯也稽古編曰疏謂卽前商之孫子當矣
士者男子之通稱五等諸侯及公卿大夫皆可得此名集傳曰
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其
說本漢書顏師古注然釋士字何其拘也二王之後來助祭有
振鷺之詩微子來見祖廟有有客之詩二頌所美何嘗指其臣
屬邪承琪案漢書劉向上疏云孔子論詩至殷士膚敏禘將于
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
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
痛殷之亡也白虎通義二正章引詩曰厥作禘將常服黼喟言

微子服殷之冠助祭于周也趙岐注孟子云殷之美士執灌暢
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子者以上諸說或有出三家詩者其以
殷士爲殷侯皆與毛合固知不可易也

王之蓋臣無念爾祖傳蓋進也無念念也箋云今王之進用臣
當念女祖爲之法王斥成王稽古編曰夫多士周楨文王進臣
之事也詩之文義前後相應古注允矣今解爲忠蓋之臣恐太
迂蓋本染草之名詩人以其音同故借爲進毛義得於師授當
不誤也承琪案逸周書皇門解朕蓋臣夫明爾德以助予一人
憂孔晁注蓋進也言我進用之臣夫明德之德助我憂天下者
此釋蓋字正用毛鄭之義其解爲忠蓋者始見於三國志董和
傳注云胡濟爲亮主簿有忠蓋之效蓋亦從進義引申之者然

毛詩後箋卷二二二

廣雅書局

此詩前四章皆追述文王受命作周之事後三章乃戒成王當
監殷而法文王蓋第二章言文王得士之效故此章戒以念文
王進臣之法詞義前後一貫無緣中間忽呼王臣而告以念文
王之德卽謂不敢斥王故呼臣告之如敢告僕夫之義則何以
又斥文王爲爾祖邪

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傳駿大也箋云宜以殷王賢愚爲鏡天之
大命不可改易釋文易毛以政反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可改
易也下文及後不易維王同稽古編曰此詩毛不爲傳孔疏述
毛則仍用鄭說甚難之解其出於王肅孫毓歟案大學引此詩
鄭注云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彼釋文云易以政反注同則
康成初說原以爲難易之易箋詩時改之耳承琪案鄭於詩言

不易者多作不可改易如大明不易維王韓奕朕命不易皆是然韓奕言不可改易可也此詩及大明皆當作難易之易若此詩駁命不易以爲不可改易則於上文天命靡常下文無過爾躬皆不相融貫矣

大明

序云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姜氏廣義曰全詩歸重文王明德第三章言文王之德獨詳而王季以維德之行一語點過武王則但言伐商之事王季武王未嘗無明德而受天命則自文王始文王有此明德必有聖父聖母故推本於王季大任又有此明德必有聖配故詳言大妣德盛禮隆然後篤生聖子以有天下其敘武王伐商亦以有命自天命此文王發端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九

廣雅書局采

詩固無處不歸重文王矣至末一章所謂復命武王也承拱案首章傳以明明之德專屬文王箋則兼言文武以首章爲詩總目正義云紂之正教不達四方是武王時理當兼文武然文王篇竝不及武王而殷士裸將亦非文王時事所謂從後追言之正見天命已歸事有必至況文王三分有二紂之政教已不達四方矣此詩當從毛意自六章長子維行以上皆說文王有德受天命之事篤生武王以下說天復命武王之事依序立義次第井然矣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傳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嚴緝以首二句泛言天人之理明明在下君之善惡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予奪爲甚嚴也何氏古義謂如此

說則下文承接甚省轉語承拱案此說非是詩中言明明者皆爲美稱不當兼惡荀子正論篇言主道利明不利幽引書曰克明明德詩曰明明在下又解蔽篇云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據此可見明明專屬美稱毛以爲明德者義蓋本荀卿耳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傳忱信也箋云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承拱案箋意不易與下不挾爲反對言王位本不可改爲惡則教令不行所謂辭爲阻勸作與奪之勢也然韓詩外傳引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其下引詩天難忱斯不易維王漢書貢禹傳言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謹斯不易維王此皆以易爲難易詳經文上言難忱下言不易似當以難易之義爲長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十

廣雅書局采

擊仲氏任傳擊國任姓之中女也按勘記曰閩本明監本毛本皆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仲案之字是也正義云仲者中也故言之中女釋文以之中作音是孔陸本皆作之此總擊仲氏任一句而發傳以中解經之仲以女解經之氏故錯綜而出之也不得其讀者於國字姓字誤斷句乃改之爲仲以附合於經不知傳若專釋仲即不得在任下也考文古本無中字亦誤承拱案段懋堂云此傳當以八字爲一句是既知傳文仲當作之矣其所訂毛傳乃云此當經作中傳作仲詩小學又云毛經傳皆當作中然下傳云大任仲任也則經文作仲甚明傳云任姓之中女是謂仲即中字耳其不作仲中女也亦甚明段氏二說皆

誤學慮思游賦序云氏仲子
之洪裔亦可為經文之證

使不挾四方傳挾達也箋云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
正義曰挾者周市之義故為達周禮所謂浹日浹即今之市義
同也承琪案爾雅釋言浹徹也徹即通達之義故傳以挾為達
韓詩外傳云紂費為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
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為匹夫不可得矣詩曰天謂謂各本位
詩考引作謂
殷適使不挾四方此亦以令不行釋詩不挾義與毛鄭同蓋俠
挾挾古皆通也

曰嬪于京傳嬪婦京大也箋云京周圍之地小別名也從殷商
之畿內嫁為婦於周之京正義曰王肅云唯盡其婦道於大國
耳述毛為說也箋易傳者以言於京是於其處所不得漫言於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十一 廣雅書局

大王肅以為大國近不辭矣上篇述文王受命之事而云禛將
于京可得以為京師此王季時為諸侯之子孫耳追崇其號得
謂之王不得即以其居為京師也孫毓以為京師又不通矣承
琪案毛以此京字與文王篇俱訓大自即以為京師之京若拘
於公羊謂京師天子之居則雖文王亦不得稱京若據追述之
詞則王季既可稱王亦不害其稱京孫毓之說未為不通即王
肅以為大國亦無不可但以曰嬪為盡婦道則下文維德之行
文義重複此蓋自母家言之為來嫁自志家言之為曰嬪互文
以儷句耳至箋以周是大名京是其地之小別無論岐周並無
此地名鄭已不能指實且大任為嬪當在國都何獨言其小別
之地名乎以此衡之傳義為優矣思齊京室之婦傳云京室王
室也明是追稱之詞箋亦以

京為周地
名是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傳載識合配也箋云於文王生適有所識
則為之生配於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天妣正義曰文王
初載謂其幼小始有識知故以載為識也釋文不為識字作音
蓋亦以為為知識之識後儒疑其不安故或以載為成蘇傳李解
皆謂文王
始成人或以載為年呂記嚴緝皆引
朱氏曰載年也近人又據鄭注中庸裁者
培之讀如此載遂謂初載為初免懷抱能自立之時承琪案毛
公此等故訓必確有師承鄭箋申毛若以識為知識則列女傳
謂文王生而明聖教之以一而識百何得言適有所識乎可知
孔陸皆未悟傳箋音訓此識似當讀為記識之識國語晉語子
犯授公子載壁韋注載記也記與識同毛以載為識者謂文王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十二 廣雅書局

生而有所記驗如左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之
事此所謂天作之合也其在洽之陽在渭之浹疑即當時記驗
之徵故先憑空著此二語而後乃云大邦有子其下又云倪天
之妹蓋極言其事之神奇故始終皆以天言之觀箋適有所識
其必以為為記驗之徵兆明矣
倪天之妹傳倪磬也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正義曰此倪字
韓詩作磬則倪磬義同也說文云倪諭也詩云倪天之妹謂之
譬喻即引此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譬諭之言合蓋如
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盧召弓鍾山札記曰說文倪譬喻
一曰聞見也竊謂倪從人從見則見字義長猶所謂見若神人
也譬喻之意亦在其中未必即以磬為譬韓非子外儲說上云

犬馬人所知也且暮聲於前鬼神無形者不聲於前古聲聲同
一字以韓非之說證之則倪可訓為見聲未嘗不訓見在毛公
當日聲之義人所共曉故即以聲解倪耳段懋堂曰聲玉篇廣
韻皆作聲聲盡也猶言竟是天之妹也又云說文一曰聞見也
聞當作聞釋言聞倪也正許所本上訓用毛韓說此訓用爾雅
說爾雅亦釋詩也聞音諫若言不可多見而聞見之承琪案傳
以聲釋倪箋以如申毛孔疏解以聲作是唐時猶有此語其訓
話由來久矣段注說文謂倪者古語聲者今語二字雙聲是以
毛作倪韓作聲毛以聲釋倪是以今語釋古語此說是也其又
云磨猶言竟是又云倪是聞見盧氏又從聞見為義諸說皆非
是後漢書胡廣傳倪天必有異表若曰竟是曰聞見曰聞見則

三詩後箋卷二十一

三

廣雅書局

必連之妹二字方成文義必不得以倪天二字單言惟訓如則
如天二字本可斷讀君子偕老傳曰尊之如天是也
文定厥祥傳言大妣之有文德也祥善也箋云問名之後卜而
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稽古編曰毛鄭意本各
別孔疏申毛既言大妣文德又言文王以禮定其卜吉之善祥
則文字作兩解殊不畫一而以卜吉為善祥亦非毛訓祥為善
之意也竊謂昏乃嘉禮毛云善者猶云嘉禮耳大妣賢故文王
聞而求之是當時嘉禮因大妣文德而定毛意當如此承琪案
孔疏申傳牽於箋義陳氏非之當矣但毛以祥為善者當是吉
祥微應之謂與上章文王初載相應言大妣有文德則其初微
應之祥於此益定故下文親迎于渭傳云言賢聖之配所以終

上章天作之合也

造舟為梁傳箋皆未明何水嚴緝以為渡渭稽古編曰岐周與
莘皆在渭北親迎于渭當是循渭而行嚴說非是姚姬傳又謂
造舟當在洛上承琪案川流迂曲即循岸而行者亦非必盡可
直達況自周至莘約計六七百里中間豈無山陵國邑之隔或
須取道渭南始能至彼造舟而濟亦事之常經言親迎而繫以
于渭于渭即繼以造舟文義明白故傳箋不復言何水耳後儒
疑郃水入河不入渭以上文在渭之渙乃文王所居非大妣之
國親迎于渭文王自於境內迎之不必渡渭此皆疑其所不必
疑者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十四

廣雅書局

毛於親迎于渭傳云言賢聖之配也於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傳
云言受命之宏王基乃始於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
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據此可知毛公釋詩必無
受命稱王之說觀其但言賢聖之配不過謂賢女配聖人所以
重昏禮耳竝不以此為天子親迎之證正義引鄭駁異義左氏
親迎于渭為證然禮記正義引詩說云文王親迎于渭紂尙南
面文王猶為西伯耳以左氏義為長此詩說不知何書要與鄭
異義當是其又言王基所始尤可見受命即是王基不必身自
稱王又引天子造舟正如鄭意以造舟為周制殷時未有等差
蓋自文王創之後遂以為天子之法耳疏申鄭既云若先有等
制則下不僭上文王雖欲重昏禮豈得僭天子乎而其申傳乃
云文王欲盛其昏事必極物盡禮用天子之制然後為榮前後
自相矛盾殊不知傳凡云言者多就詩詞而推原其意此傳云

言賢聖之配言受命之立正述詩人之意見周家王業之基始於文王親迎之時耳疏輒坐實以爲用天子之禮失毛旨矣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箋云天爲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正義述毛云天命此文王于彼周國于其京師也鄭唯於彼周京之地爲異餘同承琪案白虎通義號篇引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云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據此明以周京二字連文爲義謂周國之京師也詩于周京三字不成文故中以于字助句耳二章疏謂來嫁于周曰嬪于京與此于周于京皆周京並言明俱是地周是大名京是其中小別非也

續女維莘傳莘大嬪國也王氏詩稗疏曰地之以莘名者非一古有莘氏之國在河北濮東者晉文公登有莘氏之墟是也地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五

廣雅書局采

在河汝之間者荆敗蔡師于莘是也在河南函谷之外者神降于毓之莘是也蔡毓之莘邑也城濮之莘古諸侯之國也若此媯姓之莘在郟陽滑渙非古有莘國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夏后啟封庠子於莘夏后故媯姓今同州郟陽縣有故莘城是已媯姓之莘或作姒或作伊尹耕於莘野或曰爲有伊氏之媯臣趙武曰尚有姚邵竹書河圖甲之世伊人叛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伊人來賓則伊當殷世爲強國乃入周而莘國不嗣媯姓之國爲杞爲鄫則伊地入於周畿而改封於東國矣莘伊殆古字通用此莘宜作伊以別於城濮之有莘承琪案王氏謂詩莘非左傳國語之莘固也然以爲即伊尹所耕之莘野亦誤焦里堂孟子正義曰大戴記帝繫篇錄娶於有莘氏之女謂之女

志氏漢書人表女志錄妃有妻氏女此唐虞以前之有莘未知所在列女傳湯妃有妻者有妻氏之女也又大嬪者武王之母禹後有媯媯氏之女於大嬪別之曰禹後媯氏而湯妃則曰有妻氏史記殷本紀云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媯臣正義引括地志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呂氏春秋本味篇有伊氏采得嬰兒於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元和郡縣志汴州陳留縣故莘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湯伐桀桀與韋顧之君拒湯於莘之墟此卽湯妃所生之國伊尹耕於是野者也閻氏四書釋地云汴州陳留縣古莘國地計其去湯都南不遠四百里所以湯使可三往聘若大嬪所產之莘國則在今西安府郟陽縣南二十里道遙遠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六

廣雅書局采

維子侯興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而於侯字無傳箋云天乃子諸侯有德者當起爲天子王肅曰其眾維叛殷我興起而滅殷正義以王肅爲得傳意故曰此眾雖盛列於牧野之地維欲叛殷而歸我維欲起我而滅殷也蓋謂毛於文王訓侯爲維此不言者當同上篇之訓鄭於文王篇訓侯爲君此則以爲諸侯陳少南范逸齋皆據此以駁文王稱王之說然此章前後皆稱武王此處不當又稱武王爲侯毛意自以經言維子維興故侯字無訓其云天下望周者卽孟子所稱紹我周王見休者也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傳言無敢懷貳心也箋云天護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正義曰泰誓子有臣三千惟一心故傳以爲眾人無敢懷貳心在左傳所謂同心同德是也閻宮云致天之屈

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彼無貳之文在臨女之上是戒武王使無貳心此文與彼大同明亦戒武王言伐紂必克無有疑心也承琪案疏申傳箋不為軒輊後儒如李解范傳從毛蘇傳呂記則從鄭今就正義引閔宮詩核之彼云致天之届于牧之野是武王既致天之誅於商郊牧野固當灼知天意所在尙何待樂從之民勸以無貳無虞乎疏但以彼無貳之文在臨女之上當是戒武王實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何氏古義亦引閔宮之文證此爲牧野誓師之語并云史記載武王誓師之言曰今予發惟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即所謂無貳爾心者以此言之傳義爲優矣

肆伐大商傳肆疾也正義曰釋言窳肆也郭璞曰輕窳者好放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七 廣雅書局

肆左傳云輕者肆焉是肆爲疾之義故以肆爲疾焦里堂曰爾雅釋言肆力也呂氏春秋尊師篇疾諷誦高誘注云疾力也疾力二字古每並稱肆之爲疾即肆之爲力也史記灌嬰傳戰疾力孟康注謂攻戰速疾是以速訓疾以疾訓力亦力即疾之證也承琪案皇矣是伐是肆傳亦與此同正義云於是用師伐之於是合兵疾往又引王肅云至疾乃服有罪則肅意謂伐之疾傳意或然承琪謂大明傳以肆爲疾蓋承上文鷹揚言之鷹揚有疾速之意所謂征鳥厲疾也風俗通皇霸篇引詩亮彼武王襲伐大商襲者輕兵速至亦疾意也

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正義曰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

伏誦一廿五

傳云會甲肅言甲子昧爽以述之則傳言會甲長讀爲義謂甲

子日之朝非訓會爲甲孫毓云經傳訪訓未有以會爲甲者失

毛旨而妄難說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承琪案如

王肅說以會兵甲子爲會甲則傳文近於不辭若如定本傳作

會兵甲則箋不必復訓會爲合矣故惟惠氏古義云古多以甲

爲一如第爲甲第觀爲甲觀令爲甲令夜爲甲夜并引戰國策

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僉其身毛公以意說

詩故訓會朝爲甲朝段氏毛詩傳云會古外切甲與會雙聲凡

器之蓋曰會日之首曰甲一者演之爲居首之偶貨殖傳蓋一

州漢書作甲一州是也以上一說皆善達毛意毛既以會朝爲

甲朝又云不崇朝者正申明甲朝猶一朝之意也武虛谷羣經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大 廣雅書局

義證云楚辭天問篇會量爭盟何踐吾期注爭一作請考量朝同字請清音相近盟明通用是屈子引詩會朝清明爲問蓋云以甲子日起膠鬲請盟之期非如毛鄭所云也承琪案王逸注楚辭引膠鬲事今其事見呂覽貴因篇然竝無請盟語天問此言雖會量字偶合未必即引此詩且若云甲朝請盟則詞與意皆未完經文不當竟住矣

序下疏云大明八章首章一章四章七章皆六句二章五章六章卒章皆八句何氏古義曰注疏本以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冠下維此文王六句爲第二章朱傳呂嚴諸本俱移繫于第二章之後按繫一章有韻冠三章無韻當從後定又注疏本以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冠下大邦有子六句爲第五章朱傳呂嚴諸本

伏誦一廿六

俱移繫于第四章之後按繫四章有韻冠五章無韻當從後定承琪案此詩正義本所分章句實未必為毛鄭之舊後人以韻定之可無疑義考文王篇每章首尾相承蟬聯而下為三百篇別一格調此篇雖不必每章皆然然如三章之維此文王即承次章尾句五章之大邦有子即承四章尾句以及七章殷商之旅承六章之變伐大商人章牧野洋洋承七章之矢于牧野格調亦與文王篇相近且全詩以六句八句相間成篇章法亦極整齊宜後人之從之也

絲

序云絲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虞東學詩曰前篇歌詠武王而先溯文王之德此篇追述大王而後及文王之興蓋作周者文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九廣雅書局

王故四始皆以文王為主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大王得其義矣承琪案周之王業興於文王而遷國開基則始於大王故此詩前七章皆述大王避狄居岐時事後二章乃正言文王興周之實序與經最相符合箋於首章溯及公劉後人又於八章之柞械拔矣等添入王季皆可不必

絲絲瓜脰傳興也絲絲不絕貌瓜紹也脰脰也段氏詩小學云此傳之難讀由淺人誤刪瓜脰二字而以瓜逗紹也句耳瓜紹謂之瓜脰瓜紹何以謂之瓜脰脰者脰也小瓜之稱也瓜紹之瓜必小如脰故謂之瓜脰也何言乎瓜紹繼先歲近本之實也爾雅其紹脰當作瓜紹脰焦氏里堂曰瓜字不必訓以紹訓瓜尤非毛蓋以瓜紹明不絕之義若曰所謂絲絲不絕者此瓜紹

也東山詩蝟蝟者蝟傳云蝟蝟貌桑蟲也其文法正同以

紹明不絕不以瓜紹釋瓜也所謂紹者當是初生之瓜脰猶言

蒂惟其初生象子孫之嗣續所以為紹所以為絲絲也

絲若將無長大時則以絲為弱小與不絕義異謂狀似脰不

直以脰為脰矣本實繼先歲之說甚迂毛義不如是也或謂瓜

紹也上本有瓜脰二字亦非承琪案段說是也毛傳疊經文而

繼以故訓往往為後人刪去所疊之字遂致不可句讀者多

爾雅釋草云脰脰其紹脰此專為一種小瓜言之謂脰即脰也

脰何以名脰脰之近本繼先歲之實者為脰也釋阜又云脰九

葉釋文引舍人云脰九葉九枝共一莖則其為小瓜可知脰著

又小于脰說文亦云脰小瓜也脰與脰脰也與爾雅正同爾雅

其紹之其指脰言之即謂脰之近本者詩以瓜脰連言則不專

主於脰傳云瓜脰瓜紹也者言瓜之近本者必小如脰之近本

者亦小故亦謂之脰瓜紹不名脰以脰紹之名名之故曰瓜脰

又引脰脰者說其本義此以經言絲絲故據瓜生大小不絕為

義若生民瓜脰嗒嗒為多實之貌則但取瓜大脰小竝稱以見

其多彼定本有瓜脰脰也四字之傳自是誤衍集注等無者是

也焦說亦曲會傳文但按之爾雅則不能合毛傳固用爾雅者

也

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脰故謂之脰絲絲然若

將無長大時與者喻后稷乃帝嚳之胃封於邰其後公劉失職

遷於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絲絲然至大王而德益盛承琪案

襄十七年左傳絲絲生之瓜杜注云言由小成大但此詩取與似祇爲周家歷世長久之喻故傳云絲絲不絕專以喻喻盛大脛喻衰微正義申箋謂瓜喻譬脛喻稷以下固非後儒又謂脛喻大王之國甚小瓜喻文王始大則於經文又成倒置惟姚氏釋名解曰瓜生皆由小以至大始雖爲脛繼漸成瓜瓜成又復生脛此所謂絲絲不絕意耳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傳民周民也沮水漆水也稽古編曰絲之沮漆是扶風之漆沮馮氏名物疏語已詳於吉日篇矣馮又云不畱徙居戎狄之閒在今慶陽府公劉遷邠在今邠州涇化縣西廢三泉縣界當涇水之西其道甚便而沮在涇之東漆又在沮之東俱隔大山公劉初遷必不至馮翊之漆沮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廣雅書局

也及大王自邠遷岐踰梁山始至岐山北漆沮合流之處梁山在今西安府乾州城西止五里當邠之西南若沮漆在邠則公劉于邠斯館已有宮室大王何爲陶復陶穴哉但以大王初扶風之地故陶復陶穴云耳源嘗三復詩詞合毛傳知馮長是也今以絲詩首章爲大王居邠事者始於康成耳毛傳無是說也傳於首章即述大王避狄去邠遷岐之事而繼之曰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則以復穴係之岐下爲古公到之居矣又曰未有廢廟亦未敢有家室蓋因五章俾立章作廟翼翼竝言此章言家室而不言廟故補其未及是明以章未有與五章俾立遙相首尾彼既在岐此不應獨在邠矣三章傳曰周原沮漆之閒合周原與沮漆爲一是明以首章

居沮漆即居此周原矣夫遷岐之始草萊甫闢復穴而居理或有之公劉居邠至大王已經十世安得尙無家室乎則首章所言其爲初到岐周未遑築室時事無疑也首章先言岐土之荒涼下章方言大王相度經營之次第立言之序當如此也康成誤切傳意故首章之述遷邠則解之曰爲二章發不知二章傳安得預發之首章決非毛惜孔又過執箋說曲爲解釋非也承

琪案馮陳一說辨明首章是言古公初至岐下之事深合經義傳特釋民爲周民正以見爲大王時之民以大王時國始稱周也生猶造也何休公自爲用土爲居者言用居此而遂民生以興王業傳義本自明白箋云大王德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以解上句不誤下又云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是以自爲從則兩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廣雅書局

句文義不相接矣傳沮水漆水也當本作沮沮水漆水水也亦是疊經文作訓爲後人所妄刪者蓋毛公時岐周本有此二水潛傳云漆沮岐周之二水也則又明以二水爲岐周之川矣但今岐周之地有漆無沮故尙書正義已云毛詩之漆即扶風之漆沮則未聞今案漢志漆縣下云漆水在西說文漆水出右扶風杜陽岐山東入渭關關云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水經云出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俞山即岐山此爲周地之漆無疑元和志以此漆水注涇與諸書言入渭者異故疑非詩之漆惟關關又云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漆溪謂之漆渠水經渭水注云杜水出杜陽山左會漆水水出杜陽縣之漆谿謂之漆渠徐廣曰漆水出杜陽

縣之岐山者也此卽隋志普潤縣之漆普潤爲今麟遊縣地近人或專據此以當縣詩之漆而沮則仍不知所在考今邠州爲漢漆縣地縣自以水得名古之漆水必當在此但漢縣地大或跨今邠州麟遊之界麟遊之東北卽邠州之西南疑二漆本出一原其水一流入涇一流入渭耳程大昌雍錄曰元和志務合鄭注遂分漢志一漆而著諸兩縣普潤新平新平卽漢漆縣地皆有漆水仍於新平立說曰漆水在縣西今麟遊亦有漆水此與異也不獨一漆分爲兩漆而意之所嚮謂邠州漆水與縣詩合岐下漆水不合縣詩則信鄭之過也至沮水康對山武功志謂乾州有浴水土人呼浴爲于于沮聲相近胡朏明禹貢錐指謂麟遊之漆當是沮水土俗音訛以沮爲漆承琪謂水經渭水注所云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廣雅書局

出杜陽岐山之漆其所會有雍水橫水大蠻水武甯水諸目意此數水中容當有古之沮水後世失其名歟

王氏經義述聞曰六書音均表謂自土沮漆當從水經注漢書注作自土漆沮而以沮與父爲韻上文殿與生自爲一韻今案釋文作音先沮而後漆唐石經亦作沮漆正義之釋經釋傳箋亦先沮而後漆有作漆沮者傳寫顛倒耳今本水經漆水注漢書地理志注引詩作自土漆沮亦傳寫之誤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引水經注正作沮漆王應麟詩攷胡三省通鑑周紀注引地理志注亦作沮漆又續漢書郡國志注鈔本北堂書鈔地部十三引詩自土沮漆陳禹謨本刪去文選潘岳爲賈謐贈陸機詩注及詩譜正義引詩並作自土沮漆又禹貢正義兩引詩皆作自土沮漆且引

傳云沮水漆水也則經文之作沮漆甚明不得以他書誤例之字而改不誤之經文也又此章以厓漆穴室爲韻而民之初生與古公亶父皆不入韻今改沮漆爲漆沮以與下文父字爲韻而隔絕上文之厓字使不得與漆穴室爲韻且厓與生非韻而強以爲韻豈其然乎

陶復陶穴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箋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正義曰大司徒注云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種藝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然則土與壤其體雖同壤言和緩則土堅而壤孺壤是息土之名復者地上爲之取土於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之穴者鑿地爲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壤言之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廣雅書局

釋文云復累土於地上說文作覆正義引說文覆覆於地也此正與箋說合今本說文作覆地室也段注因謂古本說文言覆於地者謂有穿之則地覆於上穴則正穿之上爲中畫承琪案詩言陶復自以覆於地上者爲是謂其土堅則於地上累土爲屋但有戶牖而無棟宇故曰未有家室箋明言復於土上說文覆於地亦當謂地上不得泥地室異文而謂地覆於上也惟傳云陶其土陶其壤則陶爲堦植之名箋則以爲窳窳之窳謂復穴之形如之此爲異義耳

來朝走馬率西水澍至于岐下傳率循也澍水厓也箋云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何氏古義引世紀云大王避狄循漆水此與鄭同者也戴氏詩攷正曰幽值

岐北而少東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此梁山與詩書春秋爾雅之梁山異在涇西岐東正當幽之南然則率西水澗爲自東向西循水厓而上水澗渭水北厓也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卽在梁山之下南循渭而上可以達岐閭若據曰自幽抵岐二百五十餘里梁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二說至精前人所未及承琪案傳詳大王避狄事於首章之下而次章不言者正見自土沮漆及陶復陶穴皆避狄初遷之事次章則略地相宅之事曰來朝者猶召誥太保朝至于洛周公朝至于洛也曰走馬者見其跋涉艱難之意耳惟鄭箋以爲辟惡早且疾不知大王避狄之時邠人從之者眾自必扶老攜幼而行劉先主之在荊州人多歸之尚不忍棄之速行致爲曹操所敗而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五 廣雅書局

詩人乃謂大王清朝疾驅獨與姜女聿來不幾似明皇之奔蜀乎此章定當爲避狄以後度地居民之故然則沮漆與渭皆由岐周之西而流入于東率西水澗者概指岐周一帶之水故傳但云水厓似不必偏主沮漆及渭也
葦菜如飴傳葦菜也茶苦菜也正義引釋草葦草郭注以爲烏頭因謂此葦與內則葦苴粉榆不同箋云性苦者皆甘如飴若是葦苴之葦雖非周原亦自甘矣明葦是烏頭也嚴緝駁之謂烏頭毒物縱肥美之地豈能變毒爲美此葦定爲葦苴之葦稽古編力申其說尤爲明暢承琪案毛傳於葦但云菜於茶則云苦菜是經文如飴明謂葦固如飴而茶亦如飴故箋云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皆甘如飴也
各本箋脫皆字相臺本有以正義核之則有者是也然則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五 廣雅書局

葦爲內則之葦苴及爾雅之蓄說文所謂根如薺菜如細極蒸食之甘者可爲定論矣釋文以葦爲翟引廣雅葦翟也今三輔之言猶然然說文薺葦草也並非菜名不得以當此詩之葦也爰契我龜傳契開也汪氏毛詩異義曰杜子春華氏注契謂契龜之鑿正訓契爲開與傳同疏以開出其兆申傳則於經文我龜不屬鄭於周禮不從杜注箋義自如疏說與傳異然以契爲契灼其龜及華氏注謂楚焯卽契不若毛杜之解爲得華氏掌共燠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焚燠明燠爲灼龜之木矣鄭以燠爲炬其存火則經何爲言以明火焚燠也經云遂燠其燠契以授卜師謂以燠燠灼龜所契處然後授卜師開龜之兆卜師亦云揚火以作龜先鄭於大小作龜注云謂鑿龜合可焚是也
承琪案何氏古義云契之訓開當通作契說文云刻也左定九年盡借邑人之車契其軸杜注亦訓契爲刻郭璞云今江東呼刻斷物爲契斷是也契我龜者當如集傳引或說謂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前漢書注亦云言刻開之灼而卜之舊說謂楚焯卽契則此詩曰楚焯我龜有此文理否此說駁疏亦是然周禮言掌共燠契言燠其燠契燠與焯同說文燠所以然持火也焯然火也契與燠焯並舉則契亦是一物蓋卽鑿龜之器所以華氏其之又龜甲須用熱器鑽之故云燠其燠契也契本開龜之物因而開龜卽謂之契詩之契龜自當作開龜解契開雙聲故傳訓契爲開考工記馬不契需鄭司農讀契爲爰契我龜之契謂不傷蹄是大鄭意明以詩契龜爲刻開矣班固幽通賦曰算

祀于契龜亦足為契龜即開龜之證

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箋云於是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也幽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至時從水澗言也正義曰鄭志張逸問幽與周原不能為東西何謂答曰幽地今為枸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幽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如志此言發幽西南而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承琪案既云幽岐不能為西東而又云據至時從水澗言之然上文率西水澗是謂循西來之水屋非謂循西至東也至疏引鄭志尤不明晰自幽至岐何用牽及於馮翊之沮及涇水若從涇水南行則當正西乃得周矣又云幽在岐山西北四百里驗之地

三詩後箋卷二十三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理殊為乖戾康成當不至此或志有脫誤總之自西徂東繼疆理宣畝之後當是指周原之西東戴氏詩考正曰巡行國中視其所當為者無不使民為之以興利桑柔篇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言無可安居之所亦以自西徂東為該舉域中之辭此說是也

其繩則直傳言不失繩直也正義曰傳以繩無不直而云其繩則直者言太王所作宮室不失繩之直也承琪案文選東京賦辭綜注引此傳云不失繩直之宜也上言不失下當有之宜二字箋云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即申傳互字今本脫去二字正義亦但云傳言不失繩直則其脫誤久矣

抹之陳陳傳抹也箋云抹揅也築牆者揅聚壤土盛之以奠

六四三九十一

釋文纂劉熙云盛土籠也正義曰說文云抹盛土於器也今說盛土於器中抹字從手謂以手取土糞者盛土之器言抹糞者謂抹土於糞也箋以傳文略故申成之說又云揅引取也故以抹為揅言揅取壤土盛之以糞仍存糞字與傳不異也承琪案此傳文當疊抹字揅者抹糞也謂抹土於糞故箋云揅聚壤土盛之以糞正義所申不誤段氏詩傳云此謂抹即糞之假借糞裡徒士糞也恐未必然

度之薨薨傳度居也箋云度猶投也釋文引韓詩云度項也承琪案度與宅同周禮釋文謂宅古文作庀與度相似因此而誤臣瓚注漢書韋元成傳則云古文宅度同此傳以度為居似以度為宅之假借正義謂王者度地以居民故度為居其解甚陋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三六 廣雅書局

韓詩鄭箋一訓相近皆由聲得義然曰填曰投於傳訓居意亦相成也

削屢馮馮傳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段氏詩小學曰屢古作婁婁空也削屢謂削治牆空窳切突處使平又云鍛屢者捷打空窳切突處馮馮堅實聲也焦里堂曰以糞盛土投之板中而築之築其上其功必有溢出於板者則削之屢之以取其平削謂以銚鍤之類削去之而義易明屢古婁字小雅式居婁驕箋云婁斂也斂謂收斂不用削而使其溢處收斂則必用鍛鍛者椎也以物椎擊之使平則溢者斂故傳以鍛明屢鍛屢猶鍛斂鍛斂猶鍛鍊鍛之使堅牢猶鍛之使精熟儀禮士喪禮牢中斂寸注云牢讀為樓樓為削約握之彼疏云讀從樓者義取樓斂

六四三九十八

挾少之意蓋削者平其土之堅處屢者鍛其土之不堅處不堅鍛之使堅則斂之正所以牢之正義解為削之人屨其聲馮馮然是以屨為數失毛義矣或以屨為空穴亦非承琪案釋文屨力注反是亦以屨為數與正義同但依此則經當曰屨削傳當曰屨鍛不得云削屨鍛屨矣釋文又有力朱一反注同此音似讀為離莫之婁段說頗與之近但揅之事理則焦氏之解為長迺立泉門泉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傳王之郭門曰泉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泉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泉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正義引左傳皋門之哲為諸侯之證何氏古義曰考左襄十七年宋築者詎曰澤門之哲實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三

廣雅書局印

與我役杜注澤門宋東城南門也古文以澤為皋為其字形相混其實未有澤門無泉門孔氏誤矣諸侯之有皋應于書無所經見明堂位所云乃謂魯以周公之故庫雉兼皋應之制耳然雖制兼皋應而名仍庫雉亦可見諸侯有庫雉無皋應也毛傳所言為得其實戴氏詩考正曰門之數因乎朝者也天子諸侯皆二朝則皆三門天子謂之皋門諸侯謂之庫門天子謂之應門諸侯謂之雉門考之經傳不聞天子有庫雉諸侯有皋應兩禮說曰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皋應路與此詩箋說合失其傳耳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亦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耳承琪案天子諸侯皆三門之說始於宋劉原父戴氏本之其辨益明何氏申毛亦當下文乃立冢土

大五百三十九

疏謂冢土非諸侯之社是也其又云鄭以冢土者訓為大社之義未即名為大社諸侯雖不可名大社可以言冢土矣以為乃立冢土正是諸侯之法然乃立冢土與上皋門應門文法一例殷代尚質必無皋應名目傳云致者乃自後推而言之與大明造舟正同皋應非諸侯之制則冢土亦不得為諸侯之法何氏引今尚書泰誓有宜于冢土之文謂其時武王未為天子故猶仍大王舊稱恐未足為據證也

肆不殄厥愾亦不隕厥問傳肆故今也愾志隕墜也箋云小聘曰問文王見大王立冢土有用大眾之義故不絕去其志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稽古編曰傳云肆故今也今指文王言縣詩為文王作而推本於大王應以文王為今也故

三詩後箋卷二十二

三

廣雅書局印

承上章言大王立社有用眾之意故今文王不絕志惡敵人之心也朱傳肆字從毛解又以不殄為大王事則今義贅矣又故為因上之詞即非新故之故矣爾雅肆故今與毛傳同則亦釋詩也郭注乃云肆既為故又為今義相反而兼通殊非詩雅之旨承琪案嚴緝謂此章鄭氏以為指文王因孟子借此說文王遂踵之以為文王耳此語非是下文混夷貳矣孟子云文王事昆夷趙注即引此詩云混夷兇矣唯其喙矣是此章之為文王孟子自有明徵不必援貉稽章為據也思齊云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傳云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彼經文與此略同彼傳謂故今不絕惡人而自絕則此傳亦當謂故今不絕惡人之心與鄭同意惟訓隕

大五百三十九

為墜聘問不得以墜言傳意或與鄭異起注孟子以問為令聞其義較優似可用以述毛然此章之為文王則毛鄭固當無異義矣

柞械拔矣箋云柞櫟也械白桧也正義曰釋木云櫟其實株不言櫟是柞陸璣疏云周秦人謂柞為櫟蓋據時人所名而言之械白桧釋木文郭璞曰桧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瑤紫赤可食陸璣疏云三蒼說械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桧直理易破可為犢車軸又可為矛戟於今人謂之白桧或曰白柞此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王氏詩稗疏云案爾雅櫟其實械廣雅櫟之實為櫟則其為櫟子實無疑櫟有兩種大者樹高而葉則小小者樹庫而葉大要其枝不長葉不盛生不叢而無刺其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三

廣雅書局

枝長葉盛叢生有刺者則今俗之所謂櫟木非柞也柞械皆小樹故曰拔矣若今之所謂柞者樹高一二丈圍數尺幹蘊葉甚堅重多癭非易拔者也爾雅櫟者郭注櫟屬叢生者為柞詩所謂械櫟柞今考械櫟之詩毛傳曰櫟柞木也爾雅又云柞適木魁魂則今之所謂柞者蓋柞也即詩之所謂櫟也然則柞者今之柞而柞者今之櫟古今名實殺亂如此類者眾矣李時珍謂今之柞木其木可為鑿柄故名鑿子木方言誤作柞木皆脉此義其說是也械白桧者本草謂之槩其仁曰槩仁韓保昇蘇頌之說皆與郭注爾雅相符是槩仁之木與大葉結櫟子之櫟皆庫小木梗塞道路故以類舉若鑿子木則其生不斲而木高大非其倫也承琪案小雅車牽析其柞薪則柞乃可薪之木

采菽維柞之枝其葉蓬蓬則柞為叢生亦可概見詩每以柞械並舉自是二木三蒼謂械即柞非是阜麓又云瑟彼柞械民所燎矣則柞械必皆為叢生可薪之木王氏以柞為櫟櫟之一種樹庫而葉大者與槩仁之械皆小木其說謬矣

行道兌矣傳兌成蹊也箋云今以柞械生柯葉之時其行道土眾兌然不有征伐之意雋里堂曰毛傳謂本無道路至此柞械拔去而下已成蹊皇矣三章柞械斯拔松柏斯兌傳云兌易直也柞械拔矣與柞械斯拔同惟兌字一屬行道一屬松柏故傳互發明之兌與銳古通道有柞械則塞塞則猶夫鈍也柞械拔去則通通則猶夫銳也松柏錯於柞械之中柞械去而松柏喬立是為易直商頌松柏九丸傳亦以易直訓之丸之義為專為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三

廣雅書局

完專則銳銳則易直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其義一也箋兌然釋文作脫然云一本作兌此與成蹊義異而正義以為毛鄭不殊何哉承琪案拔字毛無傳釋文拔蒲貝反又蒲益反乃據箋義為音耳爾雅釋詁拔盡也郭注以為見詩今毛詩拔字傳箋皆無此訓疑三家詩於此柞械拔矣及皇矣柞械斯拔或有訓拔為盡者毛以兌為成蹊亦必謂盡去其柞械而後蹊徑之間兌然成路皇矣詩與此略同蓋柞械叢木松柏喬木言帝省其山柞械之木已盡而松柏則皆兌然易直雖絲之兌言路之易直皇矣言木之易直為異其於拔善無異若如箋說皆作拔然生柯葉解則彼文作之屛之以下方言岐周之地險隘多樹木乃競刊除而自居處下文忽又言其山柞械之茂盛文義殊不

賈矣

混夷駮矣維其喙矣傳駮突喙因也正義曰說文云駮馬疾行貌引詩云混夷駮矣然則馬之疾行即有奔突之義故云突也喙之為困則未詳承琪案稽古編據國語御獻子曰余病喙韋注喙短氣貌方言喙儻儻也郭注今江東呼極為喙又喙極也注江東呼極為喙是喙喙二字通用以證毛傳困義足補孔疏所未及惟說文口部喙東夷謂息為喙从口四聲詩曰犬夷喙矣若依馬部引詩混夷駮矣則此引詩當作維其喙矣喙字異或出三家其曰犬夷喙矣者犬夷即混夷古人引書自有此徑省之法段注謂合兩句為一句與日部東方昌矣相似承琪謂左傳注引詩吠夷喙矣亦是合兩句為一句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廣雅書局

虞芮質厥成文王厥厥生傳質成也成平也厥動也稽古編曰疏云質成平釋詁文二字義同言一國請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案成乃鄰國結好之稱左傳求成請成行成董成皆此義質厥成猶云成其成耳正指相讓而退言始爭而今讓是乃成矣從此歸周者四十餘國文王之業乃大故繼之曰厥厥生厥生與初生相首尾周家王業之生大王始之而漸興文王動之而益大正見文王之興本由大王與序義合後儒解成字生字異說紛紛俱非詩旨承琪案陳說是也毛傳所述爭田之事正義謂書傳家語皆有其事雖小有異同然皆言未履文王之庭而自然感化說苑君道篇載此事并引孔子之言曰大哉文王之

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

然則質厥成二字祇屬虞芮言之猶王制云以百官之成質于天子傳訓質為成成為平言以所爭不平之事待成其平於文王耳或謂斷獄謂之成虞芮之獄文王成之其實文王並未斷此獄也至文王厥厥生蘇頌嚴緝皆謂動虞芮之君使其禮義之心油然而生不知毛傳所云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正厥厥生之實故箋云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餘餘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此善於申傳也若祇就虞芮一事謂有以動其心於義隘矣

棧樸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廣雅書局

序云棧樸文王能官人也案大戴禮逸周書皆有文王官人篇荀子亦云文王以官人為能並與此序語合毛於首章傳即以山木茂盛為賢人眾多之興全詩大旨已明故下四章但訓詁經文而已晏子春秋對魯昭公問引此詩首章即繼之曰此言古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賈誼新書連語篇容經篇並引此詩首章皆繼之曰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此蓋謂人君當慎選左右之意雖似斷章然正與序官人義相發明也

其其棧樸薪之樞之傳興也其其木盛貌棧白樸樸木也樞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眾多國家得用蕃興注氏毛詩異義曰傳以棧樸薪樞興賢人眾多得為國家之用箋不為興以薪樞為祀天左右趨之為諸臣相助積薪疏引孫毓詩評以箋義為長矣然首章若言祀天不當僅舉一樞燎即舉樞燎不必言棧樸言棧樸亦不必言其其也鄭特以濟濟辟王左

右趣之與下章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文同下章言祭此章亦當
為祭而大宗伯又有禋燎之文故易傳為是解耳更以經言凡
瓦械樸思之毛公取興之義優也首章見眾賢之集於朝輔助
政教次章述祀事之得人三章述戎事之得人國之大事在祀
與戎舉此二者以明賢才之用四章言文王作人之化紂之污
俗咸與維新末章言文王聖德綱紀四方無不治理又總著政
教之美官人之效經之設文蓋有次第矣承其案章首一句只
依毛傳作反與為是正義謂薪之禋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
萬民皆當禋燎然旱麓瑟彼柞械民所燎矣亦祇以民之燎薪
為興說文禋積木各本作積火從段注訂正從木火酉聲詩曰薪之禋之其
下乃引周禮以禋燎祀司中司命又云禋或从示禋祭天神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廣雅書局

也是許正用毛義詩之薪禋但謂積木供燎與周官禋燎不同
至从示之禋則專為燔柴祭天而設非詩正字亦非詩本旨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傳半珪曰璋箋云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
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正義曰傳唯解璋而不言瓚
則不以此為祭矣斯干傳曰璋臣之職則謂臣之行禮當執璋
也王肅云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願命曰大保秉璋以酢肅以
臣之執璋於禮無文故引願命為證汪氏毛詩異義曰案臣之
執璋行禮唯贊裸時其他無執璋者願命大保秉璋以酢亦是
受冊命後祭事彼疏云祭統君執圭瓚大宗伯執璋瓚謂亞獻
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其言不誤也傳云
半圭曰璋璋瓚之璋亦半圭也傳特略不及瓚耳箋言諸臣亞

裸以璋瓚義實由傳不得從王氏述毛承其案此傳半圭自指
瓚柄而言考工記大璋中璋邊璋亦是以璋瓚為璋疏引王基
駁王肅據郊特牲灌以圭璋知古人稱璋即為璋瓚其說當矣
又引小宰注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故知此章
說宗廟之祭是也春秋繁露四祭篇謂文王受命而王先郊後
伐以此章為文王郊天六師及之為文王伐崇此自漢初說詩
者相傳有此後惟何休注公羊年傳引此詩有用璋以郊語
若毛鄭皆無此義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廣雅書局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傳天子六軍箋云二千五百人為師今王
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為軍軍萬有一千五
百人正義曰詩為大雅莫非王法造舟為梁裸將于京皆是天
子之禮而此必為殷末之制者以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
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
軍故為此解耳鄭之此言未是定說此下歷引鄭志蒼趙商臨
碩問以詩三言六師皆謂六軍之師又引鄭注易師卦及甘誓
泰誓注公劉箋皆軍師通稱以見周禮之前鄭自言有六軍二
軍之法不當於此獨言殷末當是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承其
案白虎通義三軍篇引詩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其下云五人為
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師二千五百人師
為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此似為鄭箋所本孔疏往往右鄭
獨此疏以鄭他經傳注證之多不相合故不復曲為回護後儒
尚以經稱周王傳言天子為疑殊不知小大雅所有文王之詩

自皆是周公制作禮樂時所為四牡傳云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此言已足為諸文王詩之總義故大明及此傳直云天子造舟天子六軍皆以追述之詞不嫌稱文王為天子疏所云詩為大雅其非王法者誠通論也孔穎軒疑商制生時雖未有天下以為沼而稱王猶下帝號一等故得以帝號尊其父焉及既有天下謙不敢自踰於文王於是沒亦無帝號矣春秋之義內無斥國節以稱其君者乃城濮一篇曰周王于邁周王壽考何也言周王以別於殷王也此詩其作於文王既沒殷王未滅之際者邪承琪案詩言周王猶未章稱我王耳非必對殷為稱此詩或言辟王或言周王或言我王恐皆使文無義例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廣雅書局

還不作人傳遐遠也遠不作人也箋云遠不作人者其政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段氏詩小學云此傳當作遠作人也字衍鄭箋異義承琪案南山有臺遐不作壽傳云眉壽秀眉也於遐不無釋者當是以遐不為遐亦不顯顯也不時時也之例遐不眉壽謂遠有眉壽也經文不乃語詞耳箋則以遐不為不遐故此云遠不作人者近如新作人南山有臺云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此蓋以不為豈不之不非語詞與毛異義然此言作人承上周王壽考是謂久道化成當以遠作人者為是南山有臺祝君子之眉壽亦當言遠有眉壽不得如箋謂近於作人近於眉壽也早麓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毛雖無傳自應與此同解成八年左傳引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杜注云詩大雅言文王能遠用善人不語助殆即緣棧樸傳為說詩疏乃云毛以為樂易之君子變化惡俗遠此不新作人言其近新作人也此誤以鄭義為毛義矣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質也正義曰毛以此經上下相承所追琢者即追金玉故以追為彫釋器玉謂之彫金謂之鏤刻金不為彫言金曰彫者以彼對文為別故可以相通以此二句相對章是成文則相是本質故相為質也承琪案箋引追師掌追衡斧以追亦為治玉之名又訓相為視謂萬民視文王政教如觀金玉然皆不如毛義之善爾雅雖分別玉彫金鏤然彫亦鏤也廣雅及韋注國語皆云彫鏤也疏謂散文則通是矣說苑脩文篇引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此或本魯韓詩說亦以章為文相為質與毛解合蓋毛解與經文相對成文意義尤愜當也至追師注引詩追琢其章字偶作璋不過如管子不璋兩原假璋為章耳賈疏乃云璋是玉為之則追與琢皆治玉石之名其實詩字並不作璋毛鄭皆無此解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廣雅書局

早麓

序云早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郝仲與曰文王以聖德承祖考燕隆之業可以王而不王小心恭順養和平之福以啟後人故曰豈弟君子于祿豈弟詩人可謂善頌而大序曰受祖也箋疏誤以君子即大王王季朱子因詆序說為謬皆未深究其旨耳文王以下諸詩義各不同首篇言代商之事故序曰作周次篇言文武之生故序曰文王有德復命武王三篇言遷岐故序曰興由大王四篇言左右諸臣故序曰能官人五篇言祀神故序曰受祖又歷序

大雅百九十七

祖德而于大王王季借詩中福祿語以推重其功德見文王凝承祖德者厚非以此詩為大王王季作也箋疏之誤并以累序故讀詩難讀序亦不易也承珙案郝說是也序不言文王受祖者當以大雅自文王至靈臺皆文王之詩故不復贅耳詩中言享祀介福言神所勞來其為受祖甚明因推言周之先祖自上后稷公劉以下世修其業至大王王季而益大凡皆為文王之所受而詩中君子則皆當指文王三章遐不作人與棫樸同文末章求福不回又與大明厥德不回同義其為指文王言可無疑矣箋以君子謂大王王季全篇皆不及文王而雅譜列為文王之詩豈有美文王受祖而但稱祖德絕不及受之之人者疏謂光揚祖德即足為子孫之美故辭不復及曲申箋義非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廣雅書局

呂記云周之先祖以下皆講師所附益此篇詩傳以為文王之詩故有大王王季申以百福于祿之說於理雖無害然百福于祿之語則不辭矣朱子詩序辨亦云百福于祿不成文理承珙案于祿百福出假樂之篇彼謂求祿而得百福此序即用其語言百福于祿者謂得天之百福與所求之祿耳疏云福言百明祿亦數多祿言千明福亦求得益古人自有此種互文何得謂其不辭段氏詩傳云此序于字是于字之誤引假樂箋于孫得祿千億為證案此說亦不必

瞻彼旱麓棫樸濟濟豈弟君子于祿豈弟傳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眾多也于求也言陰陽和山數殖故君子得以于祿樂易箋云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喻周邦之

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有樂易之德施於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正義曰毛傳依周語文為義彼章昭注云王者之德被及棫樸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矣用此傳為說然則此外傳正文而箋易之者以立君所以牧民美人君之德當以養民為主不應捨民弗言而唯論草木外傳引其本經遺其興意毛傳理雖不謬於作意未盡故箋申而備之稽古編曰此詩之指周語及毛傳盡之矣陰陽和山數殖乃紀實事非取喻也山數民所取材也物產蕃庶財用富足正所以養民安得謂唯論草木乎古人引詩雖多斷章然如單穆公所云乃正解也承珙案此章毛不言興箋疏以後皆從鄭孔為興而義各不同呂記以棫樸喻君子棫樸得麓而滋茂

三詩後箋卷二十三

廣雅書局

喻君子承先祖而受福嚴緝本程氏之說以山喻先祖麓喻子孫棫樸喻福祿與文王承先祖積累之厚故其福祿盛大一說似皆可通然觀單穆公引此章而反復申明其意則旱麓棫樸自是當時所見之實而鄭箋以為興者亦如鴛鴦箋云此交萬物之實而言興者廣其義焉耳

王伯厚詩地理考引漢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又引曹氏曰旱山在梁州之地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嚴緝謂詩人託山川以起興皆取其在地內者漢中遠於豐鎬豐鎬之間高山多矣不當遠取漢中之旱山也承珙案劉昭注郡國志引華陽國志云有池水從旱山來水經沔水注南鄭縣漢水右合池水水出旱山山下有祠此池水皆即班志之沱水

也水經又云沔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
又沔水篇云沔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安陽縣南入
於沔考南鄭故城在今漢中南鄭縣東二里旱山在縣西南十
五里安陽爲今興元府安康縣地興元之西卽漢中之東是水
經池水沔水所出之旱山同一山耳故元豐九域志又云興元
府有旱山矣至漢中興元雖去豐岐稍遠然岐山在今鳳翔府
漢中興府之北卽鳳翔之南況此詩本詠文王其時土宇已擴
不得謂旱山非境內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也箋云
瑟潔鮮貌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
外朱中央矣正義曰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爲勺而有鼻口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望 廣雅書局

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鬯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
謂之黃流也箋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
出之時而瓚中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也釋文謂傳本作黃金
所以流鬯也一本作黃金所以爲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正義
則云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義易
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段氏詩小學從正義本以黃金所以
飾爲句流鬯也爲句陳碩甫謂當作黃金所以爲飾以釋經之
黃字釋文一本有爲字者是也流鬯也當作流流鬯也傳寫脫
一流字耳承琪案此傳當如釋文作黃金所以流鬯也其義已
足不必改讀蓋玉瓚者言其柄以大圭爲之黃流者言以黃金
爲勺而有鼻以流鬯故曰黃金所以流鬯也鼻所以流鬯因而

大四百二十九

5.36.00111

鼻卽謂之流故鄭注玉人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是直以
流爲勺鼻之名此箋泥於在中二字又以黃流爲秬鬯疏申之
謂秬鬯色黃而流在於其中不知黃流在中卽謂黃金爲勺而
流鬯於其中文義自明不必泥朱中央之文謂瓚中赤而不黃
也

陳碩甫曰瑟彼玉瓚周禮典瑞注鄭司農引詩作卹又作卹案
卹乃卹之誤司農治毛詩其所據詩作卹後鄭作瑟云潔鮮貌
說文作瑟云玉英華相帶如瑟絃也許與後鄭本二家詩今詩
作瑟者依箋改也故毛無傳下文瑟彼始有傳當依司農所據
作卹爲正蓋卹者流鬯之貌也泌之洋洋傳曰卹泉水也瑟彼
泉水傳曰泉水始出必然流也卹與泌並聲同而義近承琪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望 廣雅書局

案瑟彼直指玉瓚而言不得以爲流鬯之貌說又引孔子曰美
哉璠與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又引逸論語曰王
祭之瑟兮其瓌猛也則瑟自是狀玉之辭司農引作卹卹者乃
古字假借爲之未必毛本作卹毛無傳者豈以瑟爲玉狀當時
所共曉歟至五章瑟彼柅械傳訓瑟爲猘貌當由瑟卹同聲卹
與謚又同字 書推刑之極哉今文作謚左傳引 謚卽密也言柅
械之蒙密是有猘義故傳以爲猘貌歟
傳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箋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
以功德受此賜正義引孔叢子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謂毛
當以王季爲東西大伯故以九命言之又引鄭注尙書西伯戲
察謂文王爲雍州之伯則以文王爲州牧楚辭天問伯昌號襄

大四百八十九

秉鞭作牧王逸云文王為雍州牧大宗伯八命作牧則王季惟八命不從毛為九命也承琪案毛但言九命錫圭瓚未分別王季文王自以此詩言文王受祖則錫圭瓚者即為文王可知鄭以君子斥大王王季故以受賜屬之王季正義力申鄭意以伯為州伯謂王季為州伯文王亦祇為州伯不知鄭注尚書云文王南兼梁荆國在西故曰西伯其不止為雍州之伯可知史記殷本紀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其後囚於羑里既又赦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是文王未囚羑里之先已為殷三公矣至赦出之後乃專征伐自是上公九命作伯毛意本指文王受圭瓚秬鬯之錫故直言九命王肅尚書注正從毛以文王為二伯書疏亦云文王率諸侯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言西伯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聖 廣雅書局

者對東為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此正與詩疏相反其游移有如此者

鷦飛戾天魚躍于淵傳言上下祭也箋云鷦鷯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為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稽古編曰鄭氏中庸注云聖人之德至于天則鷦飛戾天至于地則魚躍于淵是其明著于天地也此解本與傳義不遠及箋詩則以鷦飛喻惡人遠去魚躍喻民喜得所義短矣疏申之以為變惡為善乃作人之義殊不知道被飛潛萬物得所作人氣象如此尤為廣大也承琪案潛夫論德化篇云國有傷聽之政則民多病身有傷賢之政則賢多橫天夫形體骨幹為堅彊也然猶隨政變易況乎心氣精微不可養哉其下引詩曰

鷦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此亦似以道被飛潛見作人德化之盛與傳義相近也

清酒既載駢牡既備傳言年豐畜碩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傳言祀所以得福也正義曰文十二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駢公駢駢羣公不毛然則大王王季為殷之諸侯其牲亦應不毛而云駢牡者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駢也祭義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或者此是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承琪案此章言祭祀得福正序所云受祖之實則以享以祀當指文王之祭祀言之白虎通義三正篇云詩曰清酒既載駢牡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駢周尚赤也此當本三家詩義亦以此享祀為文王正義仍屬之大王王季誤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聖 廣雅書局

思齊

序云思齊文王所以聖也箋云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正義因謂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此但能釋首章之意嚴緝駁之當矣歐陽本義又謂文王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亦失立言輕重之宜惟范氏補傳云序言文王所以聖謂文王聖之事備見於一篇之內是詩五章皆聖之事也說者所指內助特以首章有姜任大妣之言耳一章言文王事神治人兩盡其道三章言文王盛德之容自彊不息此解不顯亦臨二句與傳箋異四章言文王德盛無闕從容中道五章言文王化成人材皆知自勉與首章各有其義不可謂皆由于內助也承琪案諸家惟范說為長思齊大任箋云常思莊敬者大任也承琪案毛傳於不可休息

云思辭也思皇多士亦云思辭也風雅各舉其一以見三百篇思字多為語助在句尾者如不可度思鋪時繹思之類在句中者如旨酒思柔無思不服之類在句首者如思變季女逝兮思樂泮水之類皆是鄭箋於思字多訓思願似失毛旨經傳釋詞辨之詳矣王氏詩總聞以此思齊思媚為思願以思皇多祐為詞亦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矣

惠于宗公傳宗公宗神也箋云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為政咨於大臣順而行之正義曰易傳者以左傳稱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此言文王之聖不應先以順神為本又於時宗廟有大王王季若論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且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為宗公者也晉語云文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廣雅書局

王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其即位也詢於八虞度於閔天而謀於南宮詎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忒彼正論文王之事先言諮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證之則惠于宗公是順臣可知故易之汪氏異義曰大王王季追王在後於文王時祇稱公惠于宗公據文王當日事神言不從後稱則以為公未為不可箋於京必為地名其義不容少假疏既是之矣而於宗公又謂當稱王殆有心于奪歟左傳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是對不務民義而瀆事鬼神者言外傳引詩或係斷章取義內外傳釋詩毛多斷章皆未可據以難毛又疏引書序班宗彝中庸申傳宗神之義亦未盡周書作解曰乃位五宮大

路寢明堂孔晁注云大廟后必廟二宮祖考

義不貫疏引國語晉臣之言以為順大臣之

用國語疏謂外傳引其本經遺其與意三章傳用中庸

禮記引詩斷章不必如本則何以知晉臣之引詩果取本義

而非斷章乎周禮甸師用牲於社宗杜子春以宗為宗廟然則

宗公為宗廟之先公明矣疏謂經傳無以宗廟之神為宗公者

不知經亦未嘗有以大臣為宗公者也

刑于寡妻傳刑法也寡妻適妻也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

陳碩甫曰箋以寡妻為寡有之妻孟子趙岐注曰寡少也鄭趙

語皆非毛公傳義傳上云大妣文王之妃此云寡妻適妻也者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廣雅書局

寡之為言特也適之為言正也主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一為適餘八為妾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曰繼室不得稱夫人此傳釋寡為適之義也詩寡妻曰適妻則尚書寡兄曰適兄顧命篇無壞我高祖寡命鴻雁篇偏喪曰寡亦與寡特義相近禮記坊記篇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猶言乎主君也主卑於賓也玉藻篇其於敵以下曰寡人曲禮篇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猶天子自稱曰予一人諸侯自稱曰孤也大夫曰寡君之老猶言乎正卿也夫人曰寡小君猶言乎正夫人也衛莊姜自稱曰寡人猶自言其正妻也解者並以寡有寡德當之于早適無敵之義微矣此皆名之必正者也曲禮下篇庶人曰事析言之也妻其通稱也承琪案陳說是也適與庶對稱庶為

則適為寡矣後漢書仲長統傳載其昌言損益篇曰寡者為人
為言上者也眾者為人下者也此亦可明寡妻對眾妾
之意傳上言大姁十子眾妾則宜百子此以寡妻對眾妾言故
曰適妻趙注孟子云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已適妻則八妾
從此正與毛義同鄭箋以寡為寡有則此詩美文王能儀刑之
無庸稱美寡妻後儒又多以為寡德者詩人述周室之事亦不
必代為謙辭一者皆非詩意也

以御于家邦傳御迎也箋云以此又能為政治于家邦也正義
曰釋詁云迓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為迓故毛讀為迓訓之
為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家鄭讀御為馭以御者制治之
名故為治也易傳者言迎于家邦則於義不通若如王肅之言
則是橫益治字故鄭讀為馭訓為治也承琪案王肅以迎治申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廣雅書局

傳固是橫益治字但御之為治毛豈不知崧高王命傳御傳訓
御為治事之官矣而此必訓御為迎者皇矣以對于天下傳云
對遂也此以遂有進義六月飲御諸友傳云御進也此詩以御
于家邦與皇矣以對于天下文同此訓御為迎猶彼訓對為遂
御之訓為迎迎之義為進謂由刑寡妻化兄弟以進及于家邦
且趙注孟子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此亦橫益之福二字非
經旨也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傳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正義曰言以顯
臨之反其言以不顯為顯則是文王之身以顯道臨民也言不
無厭也是民安君德無厭倦也上句言君臨下而下句言民化
一自相成也傳已編曰大雅周頌多言不顯皆反訓為顯惟抑

詩無曰不顯連莫子云觀成文明是正言不顯與特言不顯者
自別不可以例此詩也王氏釋詞謂不顯之不為語詞與他處
訓為弗者不同傳云以顯臨之則不為語詞可知又案亦為語
詞與亦既見止亦汎其流之亦同非謂顯固臨不顯亦臨也例
以下句之無射亦保文王之不顯亦世而文義自明承琪案不
顯之不以為語詞固可即以為豈不義亦可通說見文亦為語
詞與而字同不顯亦臨謂上以顯而臨之無射亦保謂民無厭
而保安之傳釋下句取便文故與經倒耳釋文射毛音亦厭也
也非考正義則釋文所謂一本者乃定本也陸氏既以為非則
所云毛音亦者是但為毛作音其下云厭也者乃其自申毛義
非毛本有此訓若毛訓保安射厭則不至下章不聞亦式不諫
當先保後射矣知釋文較定本為長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廣雅書局

學習不聞人之道說亦自合於法不待臣之諫諍亦自入於道
王氏釋詞亦以不為語詞謂不聞聞也不諫諍也式用也入納
也言聞善言則用之進諫則納之亦字亦語詞非謂聞固式不
聞亦式諫固入不諫亦入也此解固可使上下文義一律然傳
謂性與天合其義甚精尤足見文王生安之聖王肅云不聞道
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正以亦為語助與而字同不
字則當作弗字解若但云聞而用諫而入其義淺矣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傳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
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箋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
於辟靡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假之行者
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正義述毛云民既安文王之德故

今大為疾害人之行者豈不止絕乎言其止絕也王之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乎言長遠也以惡人皆消故王業遠大是其聖也承琪案此二句毛鄭異義自穎濱詩傳以後呂記嚴緝范氏補傳等皆從毛說但或以不瑕為無瑕玷耳今謂此二句與絲肆不殄厥愾亦不殄厥問文義正同以彼準此傳說似長於箋稽古編曰鄭取雖離在宮二章并為一章章各六句以在宮為養老於辟離在廟為祭於宗廟不顯四句承在宮不聞四句承在廟各取二亦字一肆字文義相對古之人二句總結上一句於經文極明整但判在宮為辟離終屬武斷故後儒不從其說承琪案毛氏故言思齊五章二章章上六句二章章四句是以雖離在宮四句為第三章下兩句皆以肆字起肆為故今雖是錄上之辭不必定緣本章即緣上章亦可絲肆不殄厥愾即其例也且以韻求之顧氏詩本音江氏古韻標準以思齊四章五章無韻段氏音均表曰入本音在第七部詩思齊合韻瑕字孔氏詩聲類以殄疾假瑕為句中韻入古音即當在二十四職思齊式與入協為古本音江氏詩經韻讀曰假瑕可協而疾殄究不可協且三百篇中未有一句一轉韻者承琪謂改入歸職亦無他證不如依段氏謂入合韻瑕蓋瑕本音胡入可轉音乳也此字如此至末章造士為韻則段氏所云之與尤合韻知古今韻即音轉之權與其說諦矣然則此詩章句但從故言所分則四五章音韻相諧可無疑義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兗 廣雅書局

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今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釋文數毛音亦厭也鄭作擇髮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正義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破之校勘記云考此經字自作數箋以數為擇之假借直於訓釋中竟改其字以顯之與可以樂飢箋中竟改為樂既匡既勅箋中竟改為僅之屬同也釋文所說是矣正義不得其例呂氏讀詩記董氏曰韓詩作擇經義雜記云此竊取鄭箋是也其以釋文別為毛作音為過又以為正義釋傳亦無此文未詳今本所出則非是正義標起止云傳古之至俊士其以下云云皆解此文也釋文此下更有云云觀更有之語則其本當有數厭也髮俊也之傳以古之人以下為王肅申毛如此當有所據也承琪案正義述毛云古昔之聖人有德之君王皆無厭於有名譽髮俊之此士則孔所據毛詩正陸氏所稱一本誤以王肅語為傳義者其云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此特因箋不破字遂意經有作擇之本非真見有作擇者也其實本篤烈假箋即改為厲假而並不言烈當為厲疏亦但言鄭讀烈假為厲假何以不言本有作厲者乎然則經文自當作數傳但有數厭髮俊二訓而無古之人以下語陸本較孔為長或謂髮俊也見上核核傳射厭也則見本篇三章氏之述毛者為之訓耳此又出傳傳例簡嚴者甚少陸氏用王注證記編衣王逸注楚辭引詩皆作服之無射或毛詩古本作射傳以射為數借而訓為厭故此詩無射亦保但訓以保安無厭矣至髮俊之訓雖見核核然如肆故今也已見於絲而此篇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辛 廣雅書局

仍復作調古八詠詠或出或不復出固未必有定例也

皇矣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黃氏元吉曰王肅申毛以殷夏指桀紂孫毓則泛指夏殷之後孔疏又駁孫謂是以桀配紂為言引崧高美申伯而及甫侯為證說固紛矣今觀召誥曰不敢不監于有夏不敢不監于有殷而即曰維茲二國此殷夏為二國之明證也汪氏異義曰傳釋二國為殷夏正本召誥之義言紂之惡與桀同其政所以不得於民心也紂之政敏不得於民心而尊居天位四方之國爰從之謀爰從之居而紂得用大位行大政肆其暴虐上帝於是惡之憎其殘害下民乃眷然回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至 廣雅書局

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去殷而歸就文王也傳義蓋如此箋釋一國謂殷及崇於義殊有未安以政為正似改字訓度為謀與究義複又疏引王肅語申傳解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云彼四方之國往從之謀往從之居是矣又言皆從紂之惡與之謀為非道則失傳以彼為有道之義從紂謀為非道乃箋說非傳義承案書多方云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膺有辭又云天維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承天云云此亦言代殷而并及于夏傳不曰一國夏殷而曰殷夏即可見是由殷及夏孫毓以為先察王者之後義自可通至爰究爰度王肅以為四方之國往從紂謀從

紂居究於傳以彼為彼有違者不合毛意當是謂殷夏之政不

得民心於是四方有道之國乃懼而各謀其所居爰究爰度非爰始爰謀日止文四年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曰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杜注云詩大雅言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此解可用以申毛臧氏經義雜記謂箋訓正為長毛詩當亦作正王肅乃改為政又度居也三字亦肅所增歷引傳箋凡宅居字皆作宅度謀字皆作度初未嘗溷知毛度字亦必訓謀如為居義則經必作爰究爰宅而後可承其謂此說不然其政不獲左傳字亦作政訓度為居又見於縣五章傳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至 廣雅書局

不得皆為王肅所增改也上帝者之憎其式廓傳者惡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箋云耆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用為惡者浸大也汪氏異義曰經上言其政不獲則殷已見絕於天下言憎其式廓正指惡之之故惡與憎雖一義要下自申上耳傳義於經語氣昭合也承案傳意蓋謂夏殷之政不得民心致伊四國懼而各謀所居於是上帝惡之惡其為惡甚大此所以西顧而與周宅也後儒據周頌着定爾功傳以耆為致解此上帝者之為上帝所欲致者又與下句憎字不合遂并改憎為增以式廓為規模然則此二句已明言上帝之與宅矣何以下文始云乃眷西顧乎經義雜記謂耆惡也三字謂王肅所私加又

加憎其用大位行大政八字承琪謂此亦不然者之為惡韓詩

本有是訓見周頌潛夫論班祿篇引詩上帝指之今詩者字疑

即指之借字釋名者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是指有惡義謂

上帝指目而惡之也至憎其式廓潛夫論引作式惡且云言夏

殷二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大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聖人

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此惟解爰度微與毛異其餘皆

同傳義蓋傳云用大位行大政者正指上經不獲之政而言似

不得以此為王肅所加也

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傳顧段云顧上顧西土也宅居也箋云乃

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稽

古編曰漢書郊祀志載匡衡奏議云乃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

以文王之都為居也此箋意與匡同下章帝遷即此義承琪案

漢書谷永傳亦引詩乃眷西顧此維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

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此釋與宅亦與下章帝遷明德

同意

作之屏之其蕃其翳傳木立死曰菑自斃為翳今爾雅作木自

斃神立死菑蔽者翳詩疏引爾雅作立死菑蔽者翳邵氏爾雅

正義曰案孔疏似所見爾雅無自斃神一句劉昭注補續志引

爾雅木立死曰菑與孔氏所據本同詩釋文引爾雅木自斃神

蔽者為翳又似無立死菑三字皆所見異本也承琪案爾雅此

文是先以木自斃神總釋自死之木此斃字當訓死下立死菑

謂其死而猶植立者當讀身如斷菑之菑李巡以菑害釋之

大四百九十三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廣雅書局

非是蔽者翳謂其死而覆蔽於地者李巡以蔽為斃訓死也亦

非是此乃分別木之自斃者有此一種耳傳以經無神文故但

引下二句自斃為翳當從釋文一本作蔽謂自仆而蔽地者

為翳自字乃毛用爾雅而增成其義非所見本異也

帝遷明德申夷載路傳徒就文王之德也申習夷常路大也汪

氏異義曰疏引王肅云天以周家善於治國徒就文王明德以

其世習於常道故得居是大位稽古編謂以載路為居大位文

義未安帝遷明德言天去殷即周徒就文王之德與上章西顧

與宅相應申夷載路言周家習行此常道至文王則益大天意

所以徒就之此解較王說為勝承琪案後儒釋此句謂民之歸

周者滿路而不絕或又從箋讀申為患以患夷即昆夷載路謂

昆夷滿路而去夫既以此章為大王之時而昆夷駭矣又屬文

王之事已未免自相矛盾且載之為滿古無此訓王氏詩稗疏

曰傳訓申習夷常路大於帝遷明德之義相承鄭箋集傳之釋

不如毛說之允爾雅路大也申習也郭注申厭習也與毛傳路

合載語詞見於詩中者不一如謂載路為充滿道路則徒云載

路何以見昆夷之滿路而去非滿路而來邪生民之詩曰厭聲

載路義與此同覃長許大而復云載大者重言厭聲以足上文

不嫌複也自當以爾雅毛傳之訓為長承琪謂生民實覃實許

傳訓覃長許大者乃言后稷年歲長大其聲則亦大異於呱呱

之時故云厭聲載路非以覃許為聲之長大不得云重言厭聲

以足上文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廣雅書局

箋云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般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釋文應作瘠云詩本皆作瘠孫毓評作應後之解者僉以瘠為誤正義曰路之為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又云本或誤作瘠孫毓載箋為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阮氏按勘記云考路露古同字如露寢為路寢露為露路之類凡物之瘠者多露見故箋云路瘠也謂皆削混夷使之瘠也下箋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應者總說串夷載路之應乎帝遷明德也非以應專釋路字孫毓乃涉之而誤後之解者反僉以瘠為誤失之矣承琪案此說是也經文但言串夷載路並未言文王侵伐若以路為應是謂昆夷應天不成文義孫毓以瘠字駭俗臆改為應而不悟經文之不可通耳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五 廣雅書局

天立厥配傳配媿也箋云天既顧文王又為之生賢妃謂大妣也正義曰妃字音亦為配釋詁云妃媿也某氏曰詩云天立厥妃是毛讀配如妃故為媿案妃正字毛詩作配者假借字某氏注爾雅引天立厥妃或本三家詩用正字耳然妃之為媿不必定謂男女配偶毛訓配為媿止當為配天之義下作邦作對傳云對配也文王有聲作豐伊匹傳云匹配也此皆假配為妃而其義皆為兩相輩偶而已詩書中如其自時配皇天克配上帝皆此義箋以配為妃釋為大妣于上下文義不合恐非毛旨維此王季帝度其心正義曰此云維此王季左傳言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稽古編曰案此當以作文王者為

大五百三十五

止此經毛無傳王肅述毛者也而注為文王則毛本作文王可知左傳引詩作文王復云近文德矣申言九德為文王之德則傳文決無誤又合之韓詩而三焉況王此大邦非文王不足當鄭以王季追王為說殊費迴護陳碩甫曰王季當作文王作王季者依箋讀也昭二十八年左傳引此作唯此文王公劉傳曰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樂記鄭注言文王之德皆此詩作文王之證至鄭君箋詩始改作王季故王此大邦傳不謂王季也而箋以王季稱王為追王比于文王傳不謂文王也而箋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鄭謂比于文王為周之文王乃以維此文王為王季或古本此句有涉上章維此王季而誤者鄭君乃從其誤也蓋皇矣詩皆美文王三章涉大伯王季者但連類及之耳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美 廣雅書局

承琪案中論務本篇云詩陳文王之德曰維此文王此所據詩亦作文王至于寶晉紀總論云至于王季能猶其德音則從鄭箋然三占從二既左傳韓詩皆作文王毛傳又全用左氏正義以德行應和日新至實慶刑威日君三十三則毛詩本作文王字為箋文遂謂毛引不盡箋取足之非是亦可決矣比于文王其德靡悔傳經緯天地曰文箋云靡無也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為匹稽古編曰箋語殊偵世有稱子而美其似父者安有稱父而美其似子者朱傳訓比于為至于呂記用李氏說謂後世亦繼其德比于文王但左傳釋此文為九德之一不應指後人言又文為一德與八德同例則此文字乃美德之泛稱不專指謚號所謂文王

大五百三十五

非西伯昌之文王也劉炫云可比于上代文德之王較爲優矣
毛用左傳經緯天地語以釋此文意當與竽同竽疏之申毛恐
未得其意承琪案左傳雖以文爲九德之一然似以文總上八
德故復繼之曰近文德矣此文雖非謚號然比于古之文德正
可見文王之所以爲文乃與章首維此文王相應疏用鄭申毛
乃云文王之德不爲人所恨而王季可以比之不獨失毛旨亦
非鄭意蓋鄭箋承傳經緯天地曰文之語而云王季之德比于
文王猶言比于經緯天地之文王初非指西伯昌之文王也疏
不善讀箋語耳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
汪氏異義曰傳以阮共爲周地密人往侵之箋據魯詩以密阮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毛 廣雅書局聚

徂其爲四國謂阮徂共三國犯周文王伐之密人距其義兵案
經上言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謂不畔道而妄取人國邑貪求而
羨樂人土地也此云密人不恭明是密人犯順故下言王赫斯
怒若如箋說則經當先言阮徂共三國犯周之事不當先言密
人不恭又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傳訓上旅爲師下旅爲地名謂
文王整其師旅以止密人往旅地之寇箋訓旅皆爲兵眾謂文
王整其軍旅以遏止祖國之兵眾上言三國犯周而此止言按
止祖國之兵眾於經不若傳爲完足也承琪案孟子引詩以遏
徂莒趙注云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是亦同毛以莒爲地
名古字旅莒同音故毛詩借旅爲之韓非子言文王侵孟克莒
則毛傳地名之說確矣但上云徂共此云徂旅者益恐其由共

又及於旅故出師以遏之徂共是已往侵共徂旅是將往侵旅
故云以按孟子作遏詩作按者古按闕邊字皆通左傳虞闕父
漢陳球碑作邊又國語董安于韓非子作闕于是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
我泉我池傳京大阜也矢陳也正義引王肅語述毛謂此追本
密人來侵之時依其京阜陟我高岡無矢我陵以下乃周人怒
密之詞承琪案王說非是上章已言整旅按止何用復述來侵
此章當是按密之後移師問罪依其在京者所以整軍經武也
然後自阮邑之疆而侵之陟我高岡以下言升高而望師行無
阻蓋呂覽說苑皆言伐密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未
嘗重煩攻戰故但言其莫我敢嘗而已或疑文王伐密不當言
侵不知孟子引太誓即曰侵于之疆周禮大司馬負固不服則
侵之侵本九伐之一穀梁傳菑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
室曰伐侵與伐有難易輕重之別故下文言伐崇而此但曰侵
耳箋謂此文王伐阮阮兵無敵當者言我者據後得有阮地而
言但上箋言三國犯周密人距義何以上章經文止言按徂國
之旅此章經文又止言侵阮國之疆而密共三國絕無一語及
之乎且未嘗得其地而遽目之爲我是近於畔援歆羨矣箋說
非經意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毛 廣雅書局聚

度其鮮原傳小山別大山曰鮮箋云度鮮善也近儒多據逸
周書及竹書紀年以鮮原爲地名承琪案逸周書和寤解云王
乃出圖商至于鮮原紀年云帝辛五十一年周師始伐殷秋次

于鮮原則此鮮原必商周相接之地若即指為詩之鮮原則下
文岐陽渭將傳將與商地不相涉似不得以彼證此此傳釋鮮
與公劉陟則在嶽傳同月令鮮羔開冰鄭注鮮當為獻是其例
彼傳云嶽小山別於大山也是鮮嶽同字公劉以陟嶽與降原
對舉此亦鮮與原對舉非以鮮原連稱為地名也

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傳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正義
曰此傳質略孫毓云不大聲色以加人毛言不以長大有所更
則以夏為大王肅云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
天性長幼一行也承瑛案經文此數語是為伐崇張本猶五章
無然畔援數語之為伐密張本也然則不大聲以色謂不大其

王詩後箋卷二十三

毛 廣雅書局

聲色以加人禮記中庸引此句鄭注云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
大聲為嚴厲之色以威我也此與傳解略同即不陵弱暴寡之
意不長夏以革若但謂天性自然少長若一則與上不大聲色
語意不相配似非經旨毛云長大者似是雄長擴大之謂言文
王雖三分有一然不恃此以紛更由已皆所以起下文伐崇之
舉乃順天行誅而非有陵暴紛更之意墨子天志上篇反復于
三代聖王愛人利人而歸於順天意者為義政政疑與反天意
者為力征其義政奈何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
者不劫弱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其中篇曰夫愛人利人
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
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

大五百四十一

故舉版以賞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據此知
此詩不大聲色一句是不厲威嚴不事變亂之謂墨子之意正
與傳同其義古矣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僖九年襄三十一年
左傳皆引此二語杜注一則言文王闇行自然合天之法一則
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惟在則象上天墨子天志下篇曰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此語文王之以天志為法也此皆與箋意略同
要總為伐崇張本非徒形容其明德已也

詢爾仇方傳仇匹也箋云詢謀也怨耦曰仇仇方謂豈國諸侯
為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稽古編曰毛訓仇為匹孔疏申
之甚當臣云當詢謀于女匹已自鄭用怨耦曰仇之訓而後儒
遂以崇侯諸西伯事實之則文王此舉乃為修怨而動何足為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毛 廣雅書局

聖人哉後漢伏湛治齊詩者也言文王征伐詢之同姓謀於羣
臣因引此詩證之意正與毛同尤足徵傳義之當承瑛案箋云
仇方謂豈國諸侯為暴亂大惡者是鄭意仇如葛伯仇餉之仇
本非謂以其讎已而為仇也後儒特附會史記之說并誤解鄭
箋耳今詩作詢爾仇方與爾兄弟爾夢爾謂二句無
與爾臨衝傳臨車也衝衝車也釋文臨韓詩作隆段氏詩經
小學云隆衝言陷陣之車隆然高大也毛傳以臨衝為二非承
瑛案正義云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
衝俱是車也此疏申傳以臨衝為二證據甚明說文種陷陳車
也次之以輶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成十六年左傳楚子使
登巢車以望晉軍杜注巢車車上為櫓宣十五年傳晉使解揚

大五百四十四

宋楚子登諸樓車杜云樓車車上望櫓巢車樓車殆即詩之臨車故說文以輶次輶陳氏禮書云孫武曰攻城之法脩其輶輶輶輶四輪車蓋衝車之類承珙謂輶與輶同亦臨車之類也後漢書光武紀衝輶撞城章懷注云衝衝車也許慎曰輶樓車也前漢書敘傳衝輶閉閉即以輶當詩之臨衝為衝車輶為樓車然則毛以臨衝為二車不可易也

臨衝閉閉崇墉言言傳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臨衝第第崇墉仡仡傳第第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正義曰傳唯云高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云言其無所壞傳意或然若城無所壞而得有訊誠者美文王以德服崇不致破國壞城耳於時非無距者故有訊誠箋以言言猶擊擊為將壞貌釋文於崇墉仡仡引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廣雅書局

韓詩仡搖也鄭義蓋本於此疏申之曰詩言衝則是用以攻城故知言言仡仡皆為將壞之貌承珙案僖十九年左傳司馬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襄三十一年傳衛北宮文子曰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漢書伏湛傳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說苑指武為亦云文王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據此則文王師以順動未嘗破壞其城可知當以傳義為勝又案傳以言言為高大此必當時言有大訓如爾雅大簫謂之言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也此其明證鄭意欲見崇無堅城故訓言言為擊擊若正義則不能知毛傳訓詁之有本矣即如

大雅

交交黃鳥交交桑扈傳皆云交交小貌爾雅小者謂之笑李巡曰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笑笑小也此亦可證交有小義此種故訓漢以後遺失者蓋多矣

靈臺

序云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箋云民者冥也其見仁道遲故於是乃附也正義曰三分有二諸侯之君從文王耳其民從君而來其心未見靈德至於作臺之日民心始知故言始附謂心附之也往前則貌附之耳承珙案箋疏泥於始字語多迂曲貌附之說尤為礙理此篇之序乃蒙上篇言之皇矣序云天監代殷莫若周故其詩歷言天命此篇首述民之樂事勸功竝美其靈德之偏及於鳥獸昆蟲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廣雅書局

蓋一則言天與之一則言人歸之序云民始附者謂大雅諸詩至此始明言民心之歸附耳却仲與曰詩人作此以見文王造周功成雖民心歸附不自今始而文王之求靈今始觀成焉故序曰民始附也承珙又案大雅文王之詩止於此篇故序云受命與文王序言受命語相首尾疏引乾鑿度云文王伐崇作靈臺考易緯是類謀亦同然則此篇之繼皇矣殆猶是相傳舊次歟經始靈臺傳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箋云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承珙案傳云神之精明稱靈者猶尚書大傳云心之精神是謂聖也曰神曰靈非鬼神靈異之謂書盤庚甲由靈傳云靈善也正義以為爾雅釋詁文

大雅

夏爾雅合善也古本作靈故善多士不靈承帝事多方不克靈承于旅呂刑苗民弗用靈皆訓靈為善廓風靈雨既零箋亦云靈善也蓋此詩三言靈皆以文王德行之善言之故傳於靈固云言靈道行於固靈沼云言靈道行於沼靈道即善道靈臺靈固即謂善臺善圃也說苑脩文篇云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其義與序傳合然則詩意以靈臺為文王所創造因其德善而稱之為靈固非以速成詫其靈異亦非以觀象而謂之神靈自箋云天子有靈臺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疏家遂附會文王受命以為是天子之制不知靈臺辟雍皆文王創制而周家因為世法如皋應家士及造舟之類即如白虎通義云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察陰陽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空

廣雅書局宋

之會云云亦周家因斯臺以望而書雲物故有是語非必文王時遂有其事若漢志濟陰成陽有堯家靈臺水經注謂即慶都之陵此本漢成陽靈臺碑見隸釋此更與觀象無涉亦不得據此為天子靈臺之證也

不日成之傳不日有成也箋云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已勞也稽古編曰趙岐孟子注云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也國語韋昭注云不程課以時日也諸家語異而意同集傳以不日為不終日恐不然承其案賈誼新書君道篇云文王有志為臺令近境之民間之者屬裹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眾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是漢儒說此皆同無所謂不終日也

子也靈圃傳圃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正義曰此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圃則七十里故孟子云文王之圃方七十里寡人之圃方四十里是宣王自以為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為百里也臧氏經義雜記云袁宏後漢紀樂松曰宣王圃五十里民以為大文王圃百里民以為小穀梁成十八年疏云毛詩傳圃者天子百里諸侯二十里蓋據孟子稱文王之圃七十里寡人三十里故約之為天子當有百諸侯三十里耳案楊疏引毛詩傳諸侯三十里三即五字之譌古本孟子當作文王之圃方百里寡人之圃方五十里故毛公據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今詩傳作諸侯四十里蓋後人所改毛傳既云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奇

廣雅書局宋

諸侯五十里則孔氏言諸侯亦當作五十里也焦氏孟子正義曰周禮天官閽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成公十八年公羊傳注云天子圃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意者公羊注所指為離宮毛詩傳白虎通所指為御苑歟承其案孟子上云寡人之圃方四十里下文又云則是方四十里不應皆係五十之誤毛傳言天子百里未嘗明言文王之圃百里未必即據孟子分天子諸侯之制楊雄羽獵賦言文王圃百里齊宣王圃四十里李善注文選但引孟子七十里四十里之文不言異同蓋知為詞賦家約言之辭耳王琳野客叢書云世說舉樂松之語曰齊王圃五十里乃知非五里也史文於五下脫一十字此謂蓋七十里

延于百里四十里近于五十里樂松舉其大綱耳此說得之

鹿濯濯白鳥翯翯傳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箋云鳥獸肥

盛喜樂言得其所正義曰娛樂遊戲亦由肥澤故也二者互相

足承案文王有聲常武傳皆云濯大也崧高鈞膺濯濯傳濯

濯光明也大與光明義正與肥澤近而此傳訓濯濯為娛遊者

自是與翯翯肥澤互文見義大東佻佻公子韓詩作嬿嬿此與

濯濯音義相近娛遊亦往來意也趙注孟子云獸肥飽則濯濯

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此以肥飽為濯濯之由非即以濯濯為

肥飽趙謂鶴鶴為澤好與毛傳同則濯濯亦當為娛遊文不備

耳廣雅濯濯肥也乃專以肥訓濯濯司馬相如封禪文濯濯之

麟游彼靈時漢書注引文穎曰濯濯肥也史記索隱則從毛傳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廣雅書局采

云濯濯嬉游也然彼文下有游字則從文穎訓肥為是詩箋以

鳥獸肥盛喜樂總言之正申傳兩句互足之義也

於論鼓鐘於樂辟靡傳論思也箋云論之言倫也於得其倫理

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靡中者言感於中和之至正義

述毛云於是思念鼓鐘使人和諧於是作樂在此辟靡宮中又

云定本及集注鑄大鐘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得同鄭段氏

箋申毛耳說文人部曰倫思也倫部曰倫理也思如角有鯉理

毛謂論為倫之假借鼓與鐘合其思理書所謂無相奪倫記所

謂論倫無患也承案段說是也釋文於音鳥鄭如字陸氏習

於後人以於為於是之於故云然不知於本古文鳥字不必言

音鳥毛於文王於昭于天云於歎辭矣故此不復傳鄭云於

其倫理乎於喜樂乎正作歎辭亦申毛也陸氏於音鳥下別鄭

為如字似以鄭作於是而正義述毛又作於是皆誤也上文於

釋文無音周頌雖於薦廣牡箋云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

壯之牲故釋文云於鄭如字王音鳥正義述毛亦云又指言助

進大壯之牲則非是

於樂辟靡傳水旋邱如璧曰辟靡以節觀者戴氏詩攷正云辟

靡於經無明文漢初說禮者規放故事始援大雅魯頌立說謂

天子曰辟靡諸侯曰類宮如誠學校重典不應周禮不一及之

而但言成均警宗孟子陳三代之學亦不涉乎此他國且不聞

有所謂泮宮者周鼎銘曰王在辟宮獻工錫章左氏春秋曰鄭

伯享王於闕西辟史記曰豐鎬有天子辟池譙周曰成王作辟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廣雅書局采

上宮此單言辟者也周頌曰于彼西雝古銘識有曰王在雝上

宮此單言雝者也其曰辟上雝上則以名池名澤而作宮其上

宮因水為名也趙岐注孟子雪宮云離宮之名也宮有苑囿臺

池之飾禽獸之饒此詩靈臺靈沼靈囿與辟靡連稱抑亦文王

之離宮乎閒燕則遊止肄樂於此不必以為大學於詩辭前後

尤協矣承案周禮天官閭人囿游鄭注以囿為御苑游為離

宮賈疏即引詩靈囿為證詩疏引鄭駁異義謂三靈辟靡同處

在郊則辟靡似亦為游觀之所然文王有聲言鎬京辟靡即繼

之以東西南北無思不服箋云武王於鎬京行辟靡之禮自四

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然則此詩言作樂傳言

水旋邱以節觀者是辟靡在文王時已為合樂行禮之地但其

時未嘗定爲天子之大學至武王有天下及周公制禮以俟
別諸侯爲泮宮不得同於天子而辟靡行禮之事愈備如五經
異義引韓詩說辟靡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鄭
氏據王制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敵告合之魯頌
在泮獻囚知辟靡同義卽如古器銘宰辟父敦王在辟宮冊
厘敦王在雒位格廟冊厘是辟靡又有冊命之事凡皆周家禪
文之制而推其原始卽歸之文王之善道亦無不可總之三靈
自爲游觀之所辟靡自爲禮樂之地同處者第言其相近三輔
黃圖所載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靈囿在長安西四十二里
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者似非無據至辟靡卽周頌之西雒彼
傳云雒澤也澤卽王立于澤之澤郊祭聽誓命于此則辟靡在
郊可知謂之西雒則在西郊又可知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
大學在郊鄭注以爲殷制正義引熊氏云文王時猶從殷制故
辟雍大學在郊鄭注鄉射禮謂周之大學在國然則武王之歸
京辟雍殆立於國中者歟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卷二十三

廣雅書局

下武

序云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案
下武之義傳云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
周家最大此古義也後儒立說乃各不同蘇傳呂解訓武爲述
言先王既歿其迹在下不絕然此詩重在後人能繼不重在先
迹不絕若但云先迹在下則禹湯既歿亦非無先迹之雷遺何
以獨曰維周乎呂記訓下爲繼以武爲武功下之爲繼古無其

大正百一十九

訓武爲武功於經序皆不協全詩本無一言及於武事況序明
言繼文下篇繼伐乃指武功耳華谷岷隱以下武爲不尙武則
稽古編駁之謂周樂名武頌篇亦名武受命則曰武功伐紂則
曰我武周未嘗諱言武也且詩頌武王而首云以武爲下無是
理矣集傳以下義未詳而又引或說謂下當作文但文王既列
三后之中武王特著配京之語而首句乃於三后中單稱文王
又兼及武王文義複亂無次至何元子以下爲堂下武爲大武
則以大雅而牽合於頌篇其說尤不足辨承琪案經文曰世德
曰嗣服知傳箋後繼之訓必不可易惟序下箋專以繼文爲繼
文王之王業而成之疏雖云此篇在文王詩後故詩言繼文著
其功之大且見篇之次然經中言三后言祖武並無專繼文王
之語箋於每章亦多通言三后則繼文之文似非指文王姜氏
廣義曰謂武王繼先王之文德也下篇曰繼伐武王繼文王之
武功也武王之武功無競維烈而文德似不及三后故此曰繼
文言與三后克配也文王之文德萬邦作孚而武功或歎於武
王故下篇曰繼伐言武王之伐本之文王也逸齋云言文德則
非文王所得而專言武功則非大王王季所得而與詩人之言
豈苟然哉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卷二十三

廣雅書局

下武

下武維周戴氏詩考正曰箋云下猶後也案自上世數而下故
下有後義國語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注亦云下後也離騷屈原
賦云及前王之踵武承琪案書微子用亂敗厥德于下疏引馬
融注云下下世也下世卽謂後世國語周語以有允在下注亦

大正百一十九

云下後也至傳訓武爲繼五章又訓武爲迹皆本爾雅此兩訓
義本相成武既爲迹繼則由迹引申之義毛於此祖武生民之
帝武頌之嗣武皆訓迹獨於下武訓繼者殆以經言下武不可
謂後世之迹故從繼訓據此知毛意亦當以下爲後矣近翁氏
附記仍力主嚴緝偃武之說然所引王融曲水詩序皇帝體膺
上聖運鍾下武庾信華林園馬射賦皇帝以上聖之姿膺下武
之運此不過詞人上下儷句未見必爲偃武之義又引魏書
肅宗紀高祖以文思先天世宗以下武經世考此詔在武泰元
年其先此孝旨元年又有詔曰高祖以大明定功世宗以下武
監亂二詔語意相同其曰監亂則非偃武可知卽云唐初令
狐德棻撰于志靈碑所稱下武膺運其下卽繼曰赫赫明明則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空 廣雅書局

用常武詩語亦不足爲偃武之證惟所見宋眞宗登泰山述二
聖功德碑有曰尊賢尚德下武緩刑此則似以下武爲不尙武
大抵宋人始有此解非古義也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箋云永長言我也命猶教令也孚信也此
爲武王言也今長我之配行三后之敎令者欲成我周家王道
之信也釋文云此爲如字正義曰此篇是武王之詩於此獨云
此爲武王言者餘文是作者以己之心論武王之事此則稱武
王口自所言故辨之也承琪案據孔疏云云是亦以箋此爲如
字讀似非鄭意鄭訓言爲我此爲武王言者謂詩人爲武王言
之我者我武王也爲字當讀去聲三章永言孝思孝思維則箋
云長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其維則三后之所行此我亦詩人

我武王不然豈有武王自言而自稱其孝者乎四章永言孝思
昭哉嗣服箋云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
天下此箋明以昭哉嗣服爲詩人美武王足徵上文永言亦詩
人我武王而非武王自我疏於四章又謂上云永言孝思是武
王自言此又述武王之言歎而美之并此孝思之句亦非武王
自言得與嗣服相連夫同一永言孝思忽而自言忽而又非自
言孔氏亦不能自圓其說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七 廣雅書局

準約此詩上下及易宜爲順字又集注亦作順疑定本誤承琪
案王氏詩考引淮南子亦作慎此或古字假慎爲順耳水經注
水東逕應城南注云故應鄉也應侯之國詩所謂應侯順德者
也應劭曰韓詩外傳稱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爲圭曰吾以封
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乃應時而封故曰應侯御覽一百九
引陳留風俗傳曰周成王戲其弟桐葉之封周公曰君無二言
遂封之于唐唐侯克慎其德其詩曰嬭茲一人唐侯慎德是也
此則實以順德爲慎德然又以成王爲周之成王誦以應侯爲
唐侯亦可見鄧書燕說自昔已然矣
昭茲來許詩考引漢碑作昭哉來許承琪案劉昭注續漢書祭
祀志引詩亦作昭哉此篇每章首尾疊句相承與文王篇相近

上章昭哉嗣服此即疊上昭哉為詞當從漢碑作哉為是
昭茲來許傳訓許為進正義曰以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許
為進稽古編曰此疏申毛語殊牽強後漢書注東平王引詩昭
哉來御御本有進義意作御者詩之原文歟段氏詩經小學曰
廣雅許進也本此詩則毛詩本作許作御者蓋三家詩承琪案
來字毛無訓箋云茲此來勤也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釋
文云來王如字鄭音齊稽古編曰未知王述毛作何解承琪謂
毛訓許為進則來許似言後進孔注論語先進後進猶先輩後
輩竊意此來許猶言來者正指武王謂昭哉後來之武王能繩
其先祖之武與上嗣服同意仍是疊上章末句之詞且與序義
亦合鄭箋來勤之解似非申毛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主 廣雅書局

不遐有佐傳遠夷來佐也箋云言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
也汪氏異義曰傳為反言豈不有遠夷來佐助之乎箋為順
文言不遠其輔佐之臣與之共蒙福祿疏引書序武王勝殷西
旅獻絜巢伯來朝及魯語通道九夷八蠻肅慎來賀以證傳義
箋義則自引洛誥證之說各有本皆得通也韓詩外傳述越裳
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下引是詩則意與毛同

文王有聲

序云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承琪
案序言繼伐者猶云繼武也伐功即經中武功謂武王能繼文
王之武功孟子引大誓我武維揚左傳疏引馬融書序作我伐
維揚知伐與武義同字通此言繼文王之武功則上篇繼文當

為繼先王之文德而非止謂繼文王九可據斷呂記曰序言武
王繼伐而此詩未嘗一及征伐之功何邪定都而無思不服創
業而詎厥孫謀固非大告武成之前所能致也詩人之意蓋有
本末具載精粗兼舉者矣亦有言其事而略其意者矣不可以
一體求也

序下正義云經八章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繼之
又云此篇八章其末俱言悉哉而四章言文武之謚四章言王
后皇王作者變其文見其事有異遂分別首章一章文王事之
盛故舉其義謚三章四章比之前事為不盛故變言王后五章
六章於武王之事為不盛故不舉義謚比文王之事則益大故
變言皇王七章八章是武王之事盛者故又舉義謚文王之事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主 廣雅書局

則盛者居前不盛次之武王之事則不盛在先者見武王不盛
之事盛於文王之盛者作者比其事之大小而為之章次也承
琪案此疏雖本箋義而申衍之究多牽強李廷仲曰此詩言文
王則先曰文王後曰王后言武王則先曰皇王後曰武王說者
不一王氏則以字說分別蘇氏則以為文王老而稱王武王即
位而稱王其說皆鑿以王后稱文王文王之時已有王業也武
王稱皇王者皇大也言王業至此始大矣其辭不同者詩人歌
詠既稱其人如此又稱其事業如此以見其美之不足也黃寶
夫曰文王未嘗為王而曰文王曰王后者天下稱之之辭以見
其有為君之道而宜為吾君也至武王則王業大矣故曰皇王
而以武王終之李氏詩所曰前文王乃追王而後為王后故也

著其謚武王則不然故後四章先著其為皇王而後存其本稱承琪謂以上諸說似較箋疏為優

通駿有聲箋云通述戴氏詩考正曰詩中聿曰通三字互用皆承明上文之辭非空為辭助說文吹訛詞也从欠从口曰亦

詩曰吹求厥盛然則吹蓋本文省作曰同聲假借用聿與通訛詞者承上文所發端訛而釋之也承琪案高誘注淮南詮言訓

曰詮就也蓋詮詞者謂就其言而解之字自當作吹別作聿作通而訓為述為遂者爾雅通述也詩文王傳聿述也魏蟋蟀傳聿遂也字雖假借其義

竝通曰述曰遂亦就事之詞因其就事又轉為作述之述則非但虛辭且有實義古人文字之孳乳訓詁之引申類多如此段氏說文注曰古聿通同字述遂同字爾雅言述而遂在其中毛

公或言遂或言述因文分別毛詩多言聿獨文王有聲四言通而毛無傳毛意通即聿聿訓遂故鄭箋以述別之遂者因事之詞亦專詞韓詩及曹大家注幽通賦杜注左傳皆云聿惟也此專詞也因詞專詞皆詮詞也承琪謂此章首二句箋云文王有

合聞之聲者乃述行有合聞之聲之道所致也所述者謂大王王季也此蓋以二句皆言有聲上句為文王之聲下句為文王所述之聲其分別正在一通字若但以通為語詞則既云文王有聲又云遂大有聲文義復疊無謂此恐當從鄭箋不必輒改

築城伊瀦作豐伊匹傳瀦成溝也匹配也箋云方十里曰成瀦其溝也廣深各八尺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釋文云瀦字又作泃韓詩云泃深池陳碩甫據此謂毛傳成溝成瀦為城字

又作泃韓詩云泃深池陳碩甫據此謂毛傳成溝成瀦為城字

又作泃韓詩云泃深池陳碩甫據此謂毛傳成溝成瀦為城字

又作泃韓詩云泃深池陳碩甫據此謂毛傳成溝成瀦為城字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廣雅書局

六五十一十八

之壞城溝循城池耳承琪案此專說上句則可合之下句則有室礙蓋第云築城惟深其池而已則作豐伊匹於何為配是經

文匹字無著矣後儒或從韓詩泃深池之訓或從說文瀦疾流之解皆以匹字難通不得不轉為築城乃武王築鎬京之城所

以作豐邑之配引洛誥作周匹休為證何氏古義虞東學詩皆同其實作邑于豐之文經明言作豐而乃解為作鎬經但言作豐伊匹而乃

謂築鎬以配豐皆未免強經就我惟如箋說言其城之溝如瀦則其邑之制適配夫成於經文兩句辭義皆合矣

匪棘其欲通追來孝箋云棘急來勤也此非以急成從己之欲欲廣都邑乃追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禮器引詩棘作革

欲作猶通作聿注以為文王改作非欲急行己之道乃述追先祖之業來居此豐邑而行孝道時使之然也稽古編曰來孝之

來呂記云追先人之意而來致其孝此本禮器鄭注也嚴華谷祖曹氏說云致其方來之孝來者嗣續無乏意但如後儒所解

則通追應讀斷不若述追王季勤孝之行經語為渾成也王氏述間曰來往也孝者美德之通稱言所以作此都邑者非急從

己之欲也乃上追前世之美德欲成其功業也前世之美德故為往孝來與往義相反而此謂往為來者亦猶亂之為治故之

為今擾之為安臭之為香也晉語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呂氏春秋上德篇作自今以來呂氏春秋察微篇自今以

往魯人不贖人矣淮南道應篇作自今以來是來即往也太中

公自序曰比樂書以述來古來古往古也此皆古人謂往為來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廣雅書局

六五十一十九

之證承琪案王說是也來有二義後來曰來所從來者亦曰來
上篇來許謂後來此篇來老當謂所從來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傳濯大翰翰也放齋
詩說曰垣非翰不立猶四方以豐為根本而豐以文王為根本
承琪案傳訓濯為大箋申之以為文王之事益大既作豐城又
垣之立宮室乃為天下所同心而歸之夫城郭宮室事本相因
何以見其益大此解恐非毛旨竊謂此承上章築城作豐而即
因豐垣之有翰以興文王之為翰言王事之大猶豐之垣蓋築
垣者兩邊縮板必有所立之翰與牆為法猶四方攸同亦恃文
王以為之翰也傳云翰翰也者謂翰為翰之假借板曰大宗維
翰江漢曰召公為翰又可見此詩前四章皆指文王若武王既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王廣雅書局

為天子不當但言維翰而已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正義曰此與下章俱
言皇王而下有鎬京之事知此皇王為武王也承琪案漢地理
志水經皆言豐水北流入渭而此云東注者當是據鎬京言之
鎬京在豐水之東故耳末章豐水有芑亦是由鎬京目豐水而
言蓋關中八川自涇渭外其灃澆鎬澆瀆諸水惟灃見於禹
貢自是大水為豐鎬二京之通川故詩人於鎬京而亦祇稱豐
水歟曰維禹之績者正以禹貢之灃水攸同與鎬京之四方攸
同以禹績與武王也箋謂文武作豐鎬之邑為天下所歸乃由
禹之功此解恐非經旨

維龜正之箋云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正

義曰維此所契之龜則出其吉兆以正定之承琪案正即周官
所謂貞者大卜云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既高作龜鄭司
馬云貞問也元謂貞之為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易
曰師貞丈人吉疏云鄭云貞問也者謂正意問龜非訓貞為問
也又卜又云大遷大師則貞龜注云正龜於卜位也此皆以貞
為正吳語請貞於陽卜韋注亦云貞正也蓋龜以下正為吉故
箋云正之謂得吉兆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王廣雅書局

武王豈不仕傳仕事正義曰豐水是無情之物猶以潤澤而生
榮為已事況武王豈不以功業為事乎嚴緝以為仕者官使之
也主樹人為說謂武王樹人以詒子孫承琪案此詩序及經竝
無一語及樹人意嚴說非是晏子春秋諫下景公登寢而望國
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
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詒厥孫
謀以燕翼子據此知仕之為事毛義古矣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傳燕安翼敬也釋文孫王申毛如字鄭音
遜承琪案表記引此詩而釋之曰數世之仁也鄭注云言武王
豈不念天下之事乎如豐水之有芑矣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
善謀以安翼其子也此注正讀孫如字至箋詩乃改訓孫為順
耳後漢書班彪傳上言曰昔成王之為孺子也出則周公召公
太史佚入則太顛闕天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
成王一日即位曠然太平其下引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言
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此九可為孫讀如字之證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終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長壽李滋然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毛
廣雅書局印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涇 胡承瑛撰

大雅生民之什

生民

汪氏異義曰履武元鳥之義傳謂姜嫄簡狄從帝嚳而祀也... 箋謂迹乳卵生後儒或從毛或從鄭從毛則不失于正從鄭則未免于奇也疏據以申鄭難毛者張融之說耳今即其言而辨之融曰稷契年稚于堯堯不與嚳竝處帝位稷契焉得為嚳子此即鄭志答趙商意鄭據命歷序帝嚳傳十世故為是言然信識緯而不信大戴記非也融又謂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據本篇箋不然明矣此則疏引周本紀云堯舉棄為農之知與閔宮箋異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廣雅書局

師閔宮箋云后稷生而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謂稷在堯時已舉用矣融欲申鄭而于鄭之言何未盡稽也文十八年左傳言堯不能舉十六族去四凶彼疏云史克方以宜公比堯安慰宜公情頗增甚學者當以意達文不可即以爲實融又謂帝嚳聖夫姜嫄正妃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此從箋義傳謂融之此言非惟不足難毛且適足以難鄭何則堯為天子稷封於邠諸侯不得祖天子為嚳後而主其祀者當屬堯之子孫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然圜丘之禘得以嚳配天而姜嫄無所享是以特立廟而祭之閔宮詩以姜嫄廟發端其言不及嚳又何足疑若箋一曰姜嫄高辛氏之世妃再則曰有身而肅戒不復御是姜嫄固有夫而后稷固有父又何疑但歎其母周又何殊特立姜嫄廟也馬融王

大雅生民之什

肅申毛不能明稷見棄之故因以稷為遺腹子適以滋王基之

議尋鄭必以稷為迹乳與後儒所以從鄭亦正坐此疑傳曰天生后稷異之于人欲以顯其靈帝承天意而異之于天下蓋以后稷之生不異不應見棄棄必有異今欲求其何以異則典籍無徵毛公師傳甚遠所言即為典要而襄公二十六年左傳追述宋平公夫人初生以異見棄云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其事得為毛傳作一刃證棄言人道之感謂觀精耳姜嫄何以即知於此有身後以此異棄稷前又何故肅戒不御懼人不信而嫄實有夫則棄稷之故求之箋說亦復難通惟釋訓云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母也爾雅正典載有此文似箋義非徒本之識緯而疏謂毛意以爾雅不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廣雅書局

可盡從其言不能服稽古者之心今及爾雅釋文敏舍人本作畝其釋義與鄭同但作畝則不能加以母也之釋鄭志答張逸謂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注張揖謂爾雅或言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然則傳訓敏為疾不為母者或毛公時爾雅本無敏母也之文未可知也承瑛案經文及傳所言本皆平易後儒祇以不審見棄之故遂致異說紛如馬融遺腹之說既為王基所駁而列女傳又以姜嫄為邠侯之女見巨迹履之有孕禮祀以求無子張華亦云思女不夫而孕故后稷生乎巨迹伊尹生乎空桑此則較稷居而生子之說尤為僞妄魏默深曰如謂禮祀以應反在履帝武敏之上蘇老泉謂如莊公寤生之類故惡而棄更無問其說之誕否矣蘇老泉謂如莊公寤生之類故惡而棄之然寤生亦產子之常何至隘巷寒冰必欲寤之死地魏默深曰大任

大雅生民之什

王何以未聞棄之王氏稗疏又用鄭箋高辛妃之說以姜嫄

為帝摯之妃帝摯無道國亂諸侯伐而廢之迎堯而立其時必

有戎兵內亂居然生子恰于不康不寧大亂之際而免身也故

姜嫄不能保有其子而棄之然姜嫄為帝摯之妃既有大戴世

本可據自勝于命歷序之言而帝摯被廢后稷遭棄在經文家

無影響尤為臆說惟汪氏異義據疏申毛以奇表異相為見棄

之由姜氏廣義亦主此似為近理而尚有疑者后稷異狀不獨書傳未

見此詩亦絕無一字之及而突然誕真無此文義反復經文其

故已具于載震載夙一語傳云震動夙早蓋震非僅如左傳邑

姜方震后緒方震之通為娠而已夙與速同早亦速也國策齊策早救

之注云姜嫄從帝禘祀而歸必忽有心動若震撼之事而祭後

速即有身故曰載震載夙下文誕彌厥月傳訓彌為終謂自禘

祀後僅終十月之期而已生子故曰居然生子闕宮彌月不遲

彌月文與此同不遲即載夙之意謂其適值祀歸心動之後而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三

廣雅書局

也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

承琪案爾雅以敏字絕句觀毛傳以將事齊敏也結上句下乃

以歆饗介大連釋是句讀與爾雅同鄭解雖與毛異然其云祀

郊禘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母指之

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則亦以敏

字絕句與毛不異惟王逸注離騷經引詩以歆字絕句禮記祭

法疏載王肅難鄭義亦引詩履帝武敏歆耳稽古編曰鄭先訓

介為左右而繼之云心體歆歆然明以歆字屬下句惟儀禮喪

服注引此詩於歆字絕句周禮賈疏引此亦然意鄭先注禮未

達詩義後箋詩方改其句讀歆至賈疏所引則襲鄭之禮注耳

誕彌厥月傳誕大稽古編曰生民詩自次章至七章凡言誕者

八誕皆訓大歎美之詞也次章誕彌大其生之易也三章三誕

實大其神異之驗也四章誕實爾匍大其幼而岐嶷也五章誕

后稷之稽大其稼稼之功也六章誕降大其得嘉種以祭也七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四

廣雅書局

六五三十七

卽以爲語詞亦必言其事大而後爲此語如史記云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頤者助聲之辭亦必驚而倅之而後爲此辭也書大誥殷小腆誕敢紀其緒誕鄰胥伐于厥室君夷誕無我責多方誕作民主舊注皆訓誕爲大又王莽擬大誥肆朕誕以爾東征誕竟作大宋張橫渠始以爲發語詞後多從之攷說文誕詞誕也此謂誕爲詞之大也誕篆與諛誇等相廁諛下云諛誕也誇下云諛也蓋誇誕皆詞之大者爾雅專言其訓說文則詳其意毛詩第明誕爲大訓而詩人當日大其事而有此詞則固可以意會者耳

先生如達傳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箋云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先生如達之生言易也釋文達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五 廣雅書局

他末反注同說文云小羊也沈云毛如字段氏詩經小學云按箋易字爲拳似大媾傳云達生也以車攻傳達履之義求之當云達達生也達脊古通用姜嫄首生后稷便如再生三生之易故足其義云姜嫄之子先生者也如樵彼桑薪印烘干燥傳云印我也烘燥也燥姓竈也乃後足其義云桑薪宜以養人者也若依次訓釋則桑薪當在印上先生當在達上承琪案段注說文以達爲滑達則如當讀而詩經小學則以達爲複查義異而說皆可通惟說文注謂毛詩當本作拳故箋不云達讀爲拳毛以達訓拳謂拳爲達之假借也此則不然釋文引沈重云毛如字可見毛正作達箋乃改讀爲拳耳今以他詩毛傳證之載芟驛驛其達傳云達射也正義云苗生達也則商頌捷彼殷武傳射而出故以達爲射

云捷疾也釋文引韓詩捷作達白射曰疾義皆相近說文泰滑也滑利也

生民之達當與泰同如當讀而爲是臧氏經義雜記據初學記

引說文拳七月生羔今說文拳小羊也謂后稷如拳之七月生

以未滿十月而生懼其難育故下言不圻不副無留無害以美

異之不知經文誕彌厥月傳云彌終箋云終人道十月而生若

七月安得云終厥月乎且七月生子未見不有既恐其難育當

更保護之不暇何以反再三乘之况郊祿之禮行於仲春經以

載震載夙系於履帝武敏之後明是祀後卽速有身若僅及七

月而生則是八九月間彼時安得有寒冰乎至說文所云玆五

月生羔羣六月生羔者謂生而五月六月非謂孕五月六月而

生也今羊皆孕六月而生無所爲五月六月之不同然則如達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六 廣雅書局

之達必非七月而生之謂正義引辭綜考章昭亦但云羊初生達無七月生羔之說此與

史記言后稷及期而生則闕宮何以言彌月不遲蓋皆顯背經

文不足取信者也

不圻不副無留無害傳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圻副留

害其母橫逆人道虞東學詩云人之初生皆裂胎而出驟失所

依故墮地卽啼惟羊連胞而下其產獨易詩以如達爲比恐稷

生未出胎故無圻副留害之事而啼聲亦不聞也圻副謂破裂

其胎留害謂難產皆主稷言非言其母姜嫄驚疑而棄之輾轉

移徙屢見異後至于鳥去乃呱則胎破而聲載于路矣從此推

索則稷之棄也有因非爲履巨迹而無人道之故矣承琪案姜

氏廣義并云親見里人有產此者剝去胞兒方能啼用以質虞

東之說然使果如所言則胎胞混沌且不知爲何物而何以下文言居然生子乎但傳凡人在母云云此語當義會謂人之生自有此種垢副苗害其母非謂盡人皆然也正義引史記楚世家陸終娶鬼方氏事與今史記楚世家之文不同集解引于寶曰前志所傳修已背垢而生禹簡狄曾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詩云不垢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嘗有垢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今案此說解詩特言不垢不副之意與正義申毛意同要之垢副苗害皆從母言論衡奇怪篇亦云不垢不副者言后稷順生不感動母體也此皆用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廣雅書局

毛義者無所謂胎胞未破之說也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傳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箋云康寧皆安也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承琪案箋所以易傳者欲爲棄子張本故耳傳意則以此章皆詩人美大后稷之生有異於人以見其靈異蓋首章爲全詩總冒其生之神靈及所以見棄之故已具於載震載夙數語中故次章但言其生之易三章第言其始棄終養之事是以赫厥靈云云乃詩人美大后稷之生而非述姜嫄欲棄之意故傳以不寧不康與他詩言不顯不時不警不盈者同義疏引馬融云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此

則不康之不爲丕其意正與毛同與箋直訓爲不安者異矣以上帝爲天帝之氣以不寧爲姜嫄心不安一句之中語氣隔斷無此文理又居有安義故居然猶言安然王肅亦云無疾而生子是也箋以居爲居處然爲默然亦割裂不成文義

實單實訐箋云實之言適也校勘記曰案此正義本也正義曰定本爲實之言是集注竝爲適攷此箋當依定本類并正義云釋詁實是也韓奕箋云實當爲寔此楚茨正義所謂注意趨在義通不爲例者也承琪案校勘說是也五章實方實苞以下凡言實者十皆當爲是以彼準此文義一例不當以實爲適也

克岐克嶷傳岐知意也嶷識也段氏詩經小學云說文引詩作

嶷淮南高誘注太玄擬同嶷今本毛詩作嶷漫人依岐字偏旁

改之耳岐知古音同在十六部嶷識古音同在第一部此古於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廣雅書局

疊韻得訓之大凡也岐者山之兩岐也心之開明似之故曰知嶷者心口間有所識別故曰識也皇矣亦以不識不知竝言承琪案後漢書桓彬傳蔡邕等僉以爲彬有過人者夙智早成岐嶷也章懷注以岐爲行貌乃宋人改岐爲踐之所本然上文夙智早成是但言知不言行又魏志明帝紀注帝生四歲而有岐嶷之姿劉放傳注太原孫資幼而岐嶷講業大學博覽傳記吳志孫和傳注和少岐嶷有智意又曹植成王贊年雖幼稚岐嶷有素字雖多作疑要皆聰穎特達之意非謂形狀峻茂也至蔡邕橋太尉碑岐嶷而超等總角而賦羣左思吳都賦岐嶷繼作老成奕世則但以爲幼稚之通稱耳

大雅百七十一

曰經先言在菽次言禾次言麻麥者以種殖之先後為次大豆最宜早種稻黍稷之類期不甚相遠麻在夏至次之麥在仲秋最居後姚氏識名解曰此備舉后稷所執者如五穀之外尚言瓜蒱總見其無一不善種殖無輕重緩急之意承琪案說也是也此章但言后稷幼時性好種殖故總舉諸穀下五章六章曰黃茂曰嘉種乃專言黍禾則其為農官時事以黃茂為民食之主秬秠等為祀神之需故別而詳言之耳

禾役穰穰傳役列也穰穰苗好美也程氏九穀攷曰據傳所訓是列為穰梨省去禾也梨蓋黍稷言其莖末多岐如芬苒故謂之梨今以訓禾苗所謂散文通也而孔穎達以行列疏之失其義矣若以為行列則穰穰當是形容行列之整齊今日苗好美

三詩後箋卷二十四

九
傳雅書局

承用爾雅穰穰苗也之釋則役為苗之名明矣禹貢三百里納結服孔氏傳結稟也服稟役服為稟之役是詩禾役為苗之一證矣呂氏春秋得時之麥服薄穰而赤色穰為禾皮而謂之服是又孔傳服稟役之一確證矣而孔穎達之疏孔傳也則以為有所納之役失彌遠矣說文引詩不曰禾役而曰禾穎穎是采之成而下垂者故穰穰亦不指苗而以爲禾采之兒此與毛氏異者也然毛傳得之矣承琪案梨黍稷之專稱說文云秧禾若秧穰也禾既稱穰當亦可稱梨然則役列之列為梨之假借審矣而役亦當為穎之假借說文穰下穎下引詩皆作禾穎此自是據三家詩用正字故與毛詩假役者不同雖以穰穰為禾采之兒似與毛傳言苗有別然苗之美好以穎為主大旨亦相

通也段注說文云許以經言禾穎則穰穰指采言成就之兒故云穰禾采之兒此穎通穰言之下章實穎毛曰穎垂穎也此則專謂垂者

種之黃茂傳黃嘉穀也茂美也汪氏異義曰箋云使種黍稷蓋以黍稷為嘉穀故疏從箋申傳云穀之黃色者唯黍稷案說文云禾嘉穀也此詩下言實穎穎為禾末則經言黃茂傳言嘉穀當指禾文有專言則異散言則通者說文草生田中曰苗散言散言之也此傳言嘉穀專言之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十一
傳雅書局

言苗初生之意一也呂記引董氏集注以方為房戴氏詩攷正因之以此方當與大田既方同不知嚴緝云大田方阜與堅好文連是成熟時故以方為字甲始生此方苞在種裏前是苗初生時故以方為齊等明乎此則不得以此方為房矣戴氏又云實苞當與詩中凡言苞者互攷皆叢生豐緻根相連錯之謂今方言猶呼叢為本與傳合爾雅苞豐也苞稊也如竹箭曰苞義互相足鴉羽箋云稊者根相迫迫迮致孫炎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稊承琪謂傳以苞為本詩凡五見常武如山之苞是言其本不可動搖甚明長發苞有三葉傳云苞本葉餘尤為顯著禹貢草木漸苞釋文引馬注云相包裹也蓋必其本豐茂乃相包裹是箋訓苞為茂與傳訓本義亦相成疏以為異義非也

實種實稷傳種雜種也箋云種生不雜也正義云莊子說木之肥大云雍腫無用故以種爲雍腫謂苗之肥盛也段氏詩經小學云毛傳雍種今本爲作雜種案當作雜種漢書所謂一畝三畝苗生三葉以上墮壟土以附苗根比盛暑壟盡而根深能風與旱也正義引莊子壅腫不於倫且與實發相混又云釋文本作雜種正義本作雍種此一本之不同也而陸本爲長古多以雜爲集集種者集其善種也與鄭生不雜實一說也承琪案如段前說則此經方苞至穎粟十者皆言禾生長成熟之狀而人工之善祇於言外見之不應中闕夾以墮土附根之事如後說則實種在方苞之後不應于此始言擇種此仍當以正義作雍種爲是蓋苞謂其本之緻密種謂其莖之肥充發謂其管之

盡發立言次第井然不嫌相混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十一

廣雅書局

實穎實粟傳穎垂穎也粟其實粟栗然箋云粟成就也正義曰美其禾之成就不當言其有穎而已故云穎垂穎言其穗重而穎垂也粟是穀穗成就之貌故云其實粟栗然桓六年左傳嘉粟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爲粟是粟爲穀熟貌承琪案實堅實好已是言其成就不應至此方有成意正義引集注本箋云粟成意也傳言其實粟栗然者卽本良相積之粟粟語彼傳云眾多也用爾雅粟粟眾也之訓郭注以爲積聚緻緻氏詩攷正曰此言於堅好垂穎後者蓋在穗繁多緻密粟栗然是爲豐熟其說是也卽有邵家室傳邵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邵而生后稷故國后稷于邵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箋云后稷以此成功堯改

于邵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正義曰此邵爲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滅絕或遷之他所也羅泌國名紀據列女傳大王娶有駘氏女曰大美以爲稷封之邵在武功姜姓之駘在琅邪毛詩寫官記因之謂左傳魏駘芮岐畢杜預謂后稷受此五國駘卽邵此在武功者姜姓之駘在魯東鄙地春秋云莒人伐我圍台卽此至哀公時景公子荼遷于駘則入齊矣此琅邪之邵也古無封國母家之理承琪案陳氏稽古編據周語云我皇妣大美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是大姜乃有逢氏女非有駘氏女左傳昭二十年晏子言有逢伯陵居爽鳩氏之墟以及大公居之是大姜之國雖在琅邪而非有駘也是則列女傳之說本不足以難毛何氏古義并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十一

廣雅書局

謂列女傳之有台本作有呂則更與后稷母家無涉矣又段懋堂云呂覽注水經注引詩皆無卽字宋本說文亦無卽字與九經字樣所引合承琪案傳云堯見天因邵而生后稷故國后稷于邵箋云就其成國之家室詳其文義傳箋本皆當有卽字白虎通義京師篇卽有台家室彼所據多魯詩是魯亦有卽字高誘注呂覽辨土篇說文邵下引詩無卽字者豈齊韓詩歟維秬維秠傳秬黑黍也秠一稔一米也正義曰秬黑黍以下皆釋艸文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小有一米者別名之爲秠故此經異其文而爾雅釋之若然秬秠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秠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爲

正稱二米則中之一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一等即
一米亦可為酒鬯人之注必言一米者以宗廟之祭惟裸為一
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是大
故云釀秬為酒爾雅云秬一稔二米鬯人注云一秬二米文不
同者鄭志答張逸云秬即皮其稔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外
則秬稔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稔為秬也承琪案爾雅
秬不明秬米秬不言黑黍乃互文見義李郭所釋不誤毛全用
雅訓明是以秬為黑黍秬為黑黍之二米者其不得泯為一等
明矣鬯人注秬如黑黍一秬二米屬文稍有難通人每不得其
解鄭以所注者鬯人古稱秬鬯無稱秬鬯故但可云釀秬為酒
因即承秬言之而曰秬如黑黍一秬二米八字當連讀謂秬為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廣雅書局

黑黍中之一稔二米者耳蓋秬得包秬名秬不過因秬皮之含
米有異而別而名之鄭志以秬稔皆皮故鬯人注言秬已可兼
秬爾雅乃為釋詩不得不分別秬稔為二鬯人賈疏云秬如黑
黍據爾雅下文二米之秬其狀如上文黑黍者爾雅不言黑
黍主於釋詩秬黑黍是即維秬者秬一稔二米是即維秬秬即
黑黍之皮以皮而見秬此疏解爾雅與鄭注頗善會意說文鬯
部鬯黑黍也一稔二米以釀從鬯聲秬或從禾又禾部秬
一稔二米從禾丕聲詩曰誕降嘉穀惟秬惟秬天賜后稷之嘉
穀也此亦本爾雅毛傳其云鬯黑黍也是以秬為黑黍之大名
云一稔二米以釀者蓋以鬯字從鬯故別言之謂黑黍中有一
稔二米者以釀酒為秬鬯耳至秬下云一稔二米即與鬯下所

此致引詩維秬維秬云云可見鬯為黑黍容有非一稔二
者其一稔二米者別謂之秬耳段氏說文注泥於鄭注鬯人
如字之義及答張融問因謂秬稔皆皮秬即一稔二米秬即其
皮詩但以維秬足句不比下文釀芭截然二物不知下文鄭箋
明云后稷以天為已下此四穀是秬秬正屬二物段說失鄭旨
矣

維糜維芭傳糜赤苗也芭白苗也承琪案糜爾雅作麴說文作
麴此當以說文為正其釋為赤苗白苗則毛許皆本爾雅說文
麴赤苗嘉穀也芭白苗嘉穀也芭下并引詩曰維維芭見韻
說文本無又下稱下皆云禾之赤苗為麴蓋生曰禾秀曰苗
詩曰六字又下稱下皆云禾之赤苗為麴蓋生曰禾秀曰苗
其實曰粟粟之人曰米米曰梁此即南人所謂粟米北人所謂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廣雅書局

小米者詩正義以糜芭為稷本草圖經以為赤黍白黍皆誤程
氏九穀攷云禾之赤苗者初生一二葉純赤色三四葉後赤與
青相間七八葉後則純青矣白苗者即青苗也初生時色微白
故通呼白苗以別于細苗郭注爾雅曰赤梁粟白梁粟是不知
赤白在苗而不在粟彼粟之赤白者苗又或不赤白也許氏解
苗為艸生田中者故益嘉穀字於苗下是不知苗即嘉穀初生
之名言苗而嘉穀已見也
恆之秬秬傳恆徧釋文云恆本又作互正義曰定本作恆集注
皆作互字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彌互字從二閒舟詩云垂之秬
秬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為日承琪案此當以作垂為正六朝本
蓋皆作垂垂本古文櫃字說文櫃竟也與毛傳訓恆為徧義合

毛詩一本作恆乃假恆為互與天保之假恆為緼一也

以歸肇祀傳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云肇郊之神位也后移以天為已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均與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稽古編曰后稷郊祀也以爲堯所特命鄭以爲二王之後宋儒皆非之然論詩之文義六章以歸肇祀末章后稷肇祀兩肇祀相應而中間皆言祭祀則定指一祭而言不得分七章所言爲后稷主祭末章首五句所言爲人祭后稷也又李氏樛譏毛特命之說而以魯郊爲比謂成王伯禽皆非禮豈堯與稷亦然殊不知所謂禮者勅自天子耳况聖德如堯可以議禮制度稷之播穀又功及萬世錫以異數非私恩也何得以常禮律之董氏道譏鄭二王之說以爲后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五 廣雅書局

稷於舜不得爲二王後夫舜繼堯堯繼營營之子孫在堯舜時正猶周之杞宋耳詎非二王後邪况肇祀者始祀也若以爲祀其先則稷居九官之列爲天子公卿尚不得祭宗廟必待就國而始祭乎理又難通矣故傳以肇祀爲始歸郊祀不可易也但以毛鄭一說較之則毛爲尤勝鄭破肇爲兆不知依字訓始一也稷既改封就國於母家則高辛氏之後必更有爲嗣者修其先代禮物部不得亦爲二王後一也前五章言后稷功美帝堯特賜正是報功之典若因二王後而得郊則非歸功后稷之意三也此郊祀專指所穀不及至日之郊或因后稷功在播穀故特賜此祭若二王後則兼行至日之郊矣四也然則鄭氏二王後之說祇可用之於首章之禮祀不可用之於六七八章之肇

祀矣承琪案傳於上文言堯國后稷於部命使事天故此章傳

始歸郊祀毛雖不用謙緯之說然於此詩一則云天生后稷異之於人一則云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而於誕降嘉種云天降嘉種始終歸之於天蓋稷降播種必實有得天瑞之事周頌思文云詒我來牟帝命率育臣工云於皇來牟將受厥明皆足與此篇誕降嘉種互證故說文以秬秠爲天賜后稷之嘉穀以來牟爲周所受瑞麥此在當時必實有其事所以堯使后稷郊事天神禮以義起非如周禮既定之後斤斤於諸侯之必不得事天也鄭以爲二王之後則本得事天不當言始祀故不得不破肇爲兆耳

毛詩後箋卷一十四

七 廣雅書局

之趨于鑿也正義曰集注等皆爲蹂黍定本爲蹂米陳頤甫曰黍當作米潤當作潤潤溼則煩擱之譌葛覃傳汗煩也箋煩煩擱之用功深煩擱者以手重擦之謂與蹂字從足柔聲義正相近若云潤溼則米已著水豈能再春蓋箋以擱釋經之蹂字正申傳蹂米之義復春趣鑿亦補足蹂訓也下文乃言洮米之事載謀載惟傳管之日洮卜來歲之芟欄之日洮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洮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箋云惟思也后稷既爲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謀謀其日思念其禮稽古編曰傳引周禮肆師三語即繼之日所以興來而繼往也蓋已預透以興嗣歲之義又繼之日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此足洮卜之意非載謀載惟正解然謀惟意即在其中言當

穀熟時已謀度祭祀之禮感秋成而思報也及陳祭時又預
來歲之善否因祭而祈年也后稷之功莫大於播穀后稷之
莫重於祈穀故此章雖言祀事而終之以興嗣之文可謂
祀事正為興嗣而然傳預透末句義於此所以釋謀惟本意不
專分析一字字訓也若分析謀惟字訓則箋語明確矣承琪案
傳不獨引肆師云云非正解謀惟一語即下文所引郊特牲取
蕭祭脂云云亦非正解祭軼之事疏所謂彼言宗廟之祭此是
將郊為軼道之祭事不同而引之者證此用蕭之意是也
取蕭祭脂取軼以較載燔載烈傳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既奠
而後焚蕭合馨香也軼各本無下有羊今從校勘記牡羊也軼道祭也傳火
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箋云烈之言爛也取蕭草與祭牲之脂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七 廣雅書局

藝之于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
為尸羞焉自此而往郊稽古編曰郊之位在國門外須祭軼而
行蕭抵燔烈皆為軼祭也自此而往郊祈穀于上帝以興嗣歲
正言往郊之意也後儒以后稷諸侯不得郊祀故以取蕭為祭
先取羝為祭較燔烈總上兩祭于三句文義則通矣但祭先本
出孝思祭較白為行遠與祈年之典絕不相蒙章末興嗣語不
已贅乎況較之所祭即七祀中行神乃祭之小者詩主美大后
稷肇祀之禮不應舉其小祭且與祀先大典並稱尤為不類
以興嗣歲傳與來歲繼往歲也箋云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
物齊敬犯軼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月令曰乃
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正義申傳云來歲者據今祭時以未至為

不己過為往耳非要別年也何則堯命后稷郊天未知定用何
日要在歲首為之所言來歲正謂此年之秋耳承琪案上章以
肇肇祀即承四穀俱穫之後此章傳引肆師三言來歲皆謂于
今年之秋也下來年之事則經曰嗣歲傳曰來歲者自當指明
而言蓋祈年不必在歲首月令孟冬即有所來年于天宗事
古人穀熟而祭遂更祈來歲之豐理亦宜之箋據祈穀之郊在
正月故以嗣歲為今歲然正月祈穀自是周禮或未可以概后
稷之時正義因之遂謂傳言來歲亦謂本年之秋實於經文傳
旨不合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七 廣雅書局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傳迄至也箋云庶眾也后稷肇
祀上帝於郊而天下眾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也子孫蒙其福
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禮記表記引此詩肇作兆注云兆四
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稷於郊以配天庶幾其無罪悔乎
福祿傳世乃至於今承琪案鄭此注與箋詩迥異其說或出二
家此後儒以叩盛於豆五句為周人郊祀后稷之所本然表記
上文云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明
言后稷自祭不應引詩乃言人祀后稷鄭禮注實不如詩箋之
當况叩盛于豆五句正與辭恭欲儉相合不得謂是周人祀后
稷也
臧氏毛詩證讀曰以迄于今吳才老云與上款韻即前章翼與
字韻之例然彼上皆散句似不同說文今从丁丁古文及聲近
幾音變大例斤轉頤巾轉希似今亦得轉幾與祀悔叶載芟匪

今斯今振古如茲并可以此通之或作單句結則良相
人例也承琪案詩中本有間韻隔協之法即如首章末句時
后稷當與上祀子敏止隔協而中以夙育爲間韻戚氏據字
嬰所六反謂嬰稷同音與夙育協然全詩中如楚茨一章之
翼億會祀四章之祀會福式稷大田四章之祀黑稷祀皆用
部本韻此自當從職德與止海隔協爲正末章則今與飲隔協
而中間時祀悔爲間韻孔氏詩聲類據儀禮既夕注之噫興士
虞注又作噫歆疑古韻歆可讀興故與上登升爲韻而今亦可
讀就以與升歆爲韻承琪謂此說是也

行葦

序云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

三詩後箋卷二十四

九 廣雅書局宋

黃考蒼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惠氏古義曰漢儒皆以行葦爲
公劉之詩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寇
榮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曰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
履方苞方體維葉柅柅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
德趙長君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葦葦長君從杜
撫受學義當見韓詩也孔氏驍軒曰潛夫論邊議篇又云公劉
仁德廣被行葦又蜀志彭素傳體公劉之德行勿剪之惠翦與
踐通行葦以下四篇次生民之後公劉之前而虜鷺既醉並言
公尸公尸者先公之尸也生民美后稷此爲美公劉蓋亦近之
承琪案漢人引此者尚有列女傳載晉弓工妻調于平公曰君
問昔者公劉之行平牛羊踐葦葦惻然爲民痛之恩及草木仁

首于天下此又在班彪寇榮等之前蓋漢時古書尚多必有公
劉愛行葦之事故三家或據以說詩然求之經文並無專屬公
劉之意故序但言周家忠厚則所包者廣傳既以曾孫爲成王
曾孫者統承先世之詞必不以行葦勿踐專指公劉可知鄭箋
三言周之先王亦即序追溯周家之義稽古編謂康成雖不言
何王意或與美公劉者合楊雄博士歲公劉世行葦而獨斷斯
連故有此說而范氏補傳曰此詩因行葦起興自戚感兄弟至
雄因用之耳范氏補傳曰此詩因行葦起興自戚感兄弟至
序實以不侮皆親睦九族燕射之禮也自曾孫維主以下皆尊
事黃考乞言之禮也或疑一詩兼睦族養老一事竊意因行睦
族燕射其間與燕同姓之老年如諸父者成王於序賓之後爲
禮加厚遂酌大斗以乞言於事爲順然三王養老乞言見之禮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三 廣雅書局宋

經或別行此禮亦可歌此詩蓋古人樂事多可通用如二南及
六笙詩燕禮鄉飲酒禮皆得用之是其證也承琪案此詩章首
卽言戚感兄弟自是王與族燕之禮與凡燕羣臣國賓者不同
然所言獻酢之儀般饌之物音樂之事皆與儀禮燕禮有合則
其因燕而射亦如燕禮所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是也至末
言以祈黃耆則又如文王世子所謂公與父兄齒者此其與凡
燕有別者也然則此詩祇是族燕一事而射與養老連類及之
序以睦族爲內養老爲外蓋由養九族之老而推廣言之以見
周家忠厚之至耳序文因詩推及言外者每多如此疏謂族是
近親黃耆則及他姓故言內外以別之非是箋以敦弓既堅以
下爲將養老而射以擇士曾孫維主以下爲養老而成其福祿

則與前章族燕截分二事其實經文飲燕序射以次
判而為二箋義似失經旨至集傳以為祭畢而燕射以為
三禮無文尤不足據矣

維葉泥泥傳葉初生泥泥釋文引張揖作萑萑云草盛也承
案廣雅字作萑訓盛或出三家詩箋云草物方茂盛亦似以
泥為盛貌然經文方苞方體即方長不折之方似皆指初生不
主言盛故傳但以泥泥為初生李善注文選蜀都賦引毛詩字
又作柅攷易繫于金柅說文作柅云絡絲柅也馬融易注以為
止車之物是柅有繫麻之義說文乙象春艸木冤曲而出舍氣
尚暹其出乙乙也鄭注月令乙之言軋也乙軋音皆與泥近泥
泥蓋猶乙乙初生難出之貌訓盛恐非經傳之旨後漢書章帝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廣雅書局

元和三年敕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引詩敦
彼行葦牛羊勿踐履亦是謂草木初生時也嚴緝據蓼蕭露
泥泥以為潤澤之貌則又望文生義矣

授几有緝御傳緝御蹴踏之容也汪氏異義曰案說文緝績也
御使馬也从彳从卸徐氏錯曰卸解車馬也彳行也或行或卸
皆御者之職也會意傳蓋以緝者狀人之斂筋御者狀人之趨
承故以為御踏之容也承琪案論語蹴踏如也馬注謂恭敬貌
孟子曾西蹙然曰趨注蹙然猶蹴踏也廣雅跡踏畏敬也傳以
緝御為蹴踏者緝與輯戢皆通文選潘岳碑衣冠未緝注云緝
與緝同公劉思緝用光孟子作
緝戢皆有斂訓知緝亦當為斂御與圍通
韓外傳圍作御
爾雅釋言圍禁也是緝御者斂筋拘謹之意當時必有此疊字

形容之語故傳以為蹙踏之容至後漢時已不能通其故訓矣
嘉敬臆臆傳臆函也釋文引說文云函舌也又云口次肉也通
俗文之口上曰臆口下曰函段氏毛詩傳注曰說文函谷也于
函又谷譌舌說文谷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啣谷或如此
函谷或从臆肉段注云毛傳臆函也口部函谷也與毛合音灼
函之毛許晉皆渾言之許舉上以包下耳今說文各本函下
譌作舌也古者舌無函名特牲少牢禮所俎用心舌與嘉敬臆
臆異用陸釋文云說文曰函舌也又云口次肉也似陸時說文
已誤矣又說文口部函舌也舌體弓弓从弓象形弓亦聲矜俗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廣雅書局

函从肉今段云大雅毛傳臆函也通俗文口下曰函毛服之函
皆即說文之顛字顛顛也故服云口下毛則渾言之口上口下
不分耳陸氏音義引許函舌也之云以釋毛去之遠矣承琪案
段氏二說自相反當以谷下之說為是但說文以函為舌似不
得以為谷字之誤蓋函本有二義曰舌者其第一義字本从弓
弓譌也譌含深也此訓舌之義也其又云口次肉也則函即是
谷谷為口上阿口次即口邊也今說文脫此四字陸所見當是
古本毛以臆為函正函為口次肉之義耳段氏欲改說文之舌
為谷又欲改毛傳之函為顛皆誤也
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箋云周之先王將養
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為賓承琪案此詩毛鄭

二家未嘗明言何射毛引鬯相之射為證彼為鄉射之禮非天子所行而射義云天子諸侯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鄉飲酒禮是燕射與鄉射相同故王肅述毛以為養老一射鄭箋以下章言養老之事則知為養老而射以擇士禮稱祭而射謂之大射祀明堂以教孝食老更以教弟其事相類故孔疏申鄭以為大射又難王說謂燕射于旅酬後行之不當設文于曾孫維王之上後儒蘇傳從鄭呂記則從王謂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算爵獻酢尚多酌大斗祈黃耆於既射之後豈不可乎今攷燕射固行於旅酬之後然經於下章並無旅酬明文而上章或獻或酢則燕禮大意已該毛不稱燕禮之射者以燕禮不定行射而儀禮云若射則如鄉射之禮故引鬯相之射於序賓事尤切是毛意已明以此為燕射矣王肅之說未為無本但他燕射別無養老之事而此兼言養老自以族燕之故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會禮周人修而兼用之然則燕時固可行養老之禮養老則必有乞言矣前章設席授几正為黃耆而設又承兄弟具爾而言知此詩之睦族養老必在一時不得判為二事矣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釋文敦音彫徐又都雷反正義曰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弓故言天子敦弓其諸侯公卿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其等級無文以明之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說文彙書弓也从弓彙聲段注云荀卿子天子彫弓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三 廣雅書局采

大五百三十四

大夫黑弓禮也公羊何注引禮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士盧弓盧弓即旅弓黑弓也嬰即江賦之櫻字蓋朱爾閒而嬰繞也彤弓毛傳曰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彤弓者蓋采畫之凡經傳言彤有謂刻鏤者如玉謂之彤金謂之鏤禮玉豆彤簋論語朽木不可彫是也有謂繪畫者如此彫弓是也三部云彫琢文也古繪畫與刻畫無二字諸侯彤弓則天子五采石鼓詩有秀弓秀即繡五采備謂之繡或曰天子之弓但刻畫為文也兩京賦彤弓斯設辭云彤弓謂有刻畫也璋與彫語之轉敦弓首璋之假借字詩禮又假追為之敦璋可讀如自不得竟讀彫也承琪案春秋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弓繡質何休注質附也何氏古義云弓把謂之附五采備謂之繡或者天子彫弓竟體畫之非天子之弓但繡畫其附而已此則似畫弓通乎上下而傳惟以敦弓為畫弓者正義以為作者王言天子之弓是也

以祈黃耆傳祈報也箋云有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耆之人微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正義曰毛以為報養老人鄭以此章始告老人下章乃言其養汪氏異義曰曾孫維王王者對賓之稱酌以大斗之下即曰以祈黃耆與瓠葉篇酌言嘗之酌言獻之各自分章者不同箋以酌以大斗為酌而嘗之則不若傳義酌以獻賓為合承琪案末二章皆正言養老自以傳義為長但傳訓祈為報正義以為祈本訓求從求善言而報養之不知報亦告也郊特牲王皮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三 廣雅書局采

大五百三十四

弁以聽祭報注云報猶白也呂覽贊能篇敢以告于先君汪云
告白也是報與告義同但傳意祇謂蒼老之時酌大斗以告而
獻之不必謂先期以告如鄉飲酒之告于先生君子耳

行葦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集傳云
毛首章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一章又不協韻鄭首章有起
興而無所興皆誤呂記云文義當從毛氏首章以行葦興兄弟
友六句二章言陳設友四句三章言燕樂空六句後四章不可

增損毛鄭所同稽古編曰朱子特以毛鄭一家指行葦勿踐為
忠厚之實事不以爲興而或肆之筵四句故言自爲一章不以
几字上叶爾字御字下叶學字耳殊不知詩即行葦一物見王
者愛物之仁于義自通何必判爲興體又此篇毛分首章爲六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廣雅書局

句次章四句三章六句後四章章四句文義允極必欲易之以
就韻則或肆之筵四句分屬兩章在本章既遭割裂在前後章
復成贅疣矣三百篇中同韻而異章同章而異韻者不僅此詩
能悉更定之乎又云詩之興體無定亦有以多興少者凱風之
首章小雅谷風之末章小宛之三章是也有全用興者兼葭衡
門鶴鳴之類是也況行葦首四句毛鄭未嘗以爲興乎承琪案
東萊謂傳意首章六句次章四句究竟傳無明文似屬臆揣則
不如分首章至兄弟具爾爲六句次章亦六句以御與葦爲韻
其三章至七章則章各四句如此分配似更妥協耳

既醉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有倣公尸嘉告傳融長朗明也始于

羔終于享祀倣始也箋云有又令善也天既助女以光明之
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倣猶厚也既

有善令承琪案令當作名正義云既以善名而終又使之
令或以令字厚又云既始使以善名終又使之厚之可證今各本皆
屬下句讀皆誤終又厚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報辭也正義申
毛云此言令終下云有倣則是始終相對下云公尸此論祭事

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于祭是以祭禮爲重禮終于是故謂之
終以事神之禮爲終則與人交接者爲始王者先成民而後致
力于神故始于饗燕終于享祀又申鄭云易傳者此昭明還承
上文而申之未有祭祀在其間故易之也汪氏異義曰毛鄭一

以備德言一以備福言義各可通但首一章言介爾景福介爾
昭明俱承上祭事見成王德能如此故天大與之福此章公尸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廣雅書局

嘉告義當同之由令終而言有倣見成王成民而致力於神故
公尸以善言告王使受福也箋特以昭明有融承二章介爾昭
明而申言之故不從傳耳箋釋景福爲五福疏釋昭明爲政教
常善永作明君則高朗令終有倣不當僅以名譽言傳義
爲優承琪案此傳文疑有誤首章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傳云既
者盡其禮終其事是明以祭後旅酬歸俎之類爲終事不應此
傳反以饗燕爲始享祀爲終若如疏說泛言禮始于接人終于
事神則此詩與他饗燕何涉經傳皆不應泛衍如此竊意此傳
恐是始于享祀終于饗燕言成王因祭祀而行旅酬無算爵及
施惠歸俎之事皆屬饗燕之禮是既醉既飽爲終于饗燕饗燕
之令終由于享祀之有始故曰令終有倣公尸嘉告禮記坊記

引詩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注言君子饗燕非專為酒有據此亦可知毛公饗燕正指醉酒飽德必不當泛言與人交接為禮之始矣蓋此傳始終二字久經傳寫誤倒正義曲為申說終屬難通箋既訓做為厚故不從傳始終之義正義以為此章未有祭祀在其間故易之亦非是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傳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正義曰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為威儀之事經義述聞曰正義分攝與佐為二事非也攝即佐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詩杜注曰攝佐也是其證矣白帖二十四引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攝助也與毛詩義同而文異蓋本韓詩也昭十四年左傳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晉語作叔魚為贊理韋昭注曰贊佐也昭二十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毛 廣雅書局

六年左傳曰晉為無道是攝是贊皆謂相佐助也承琪案禮記緇衣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注云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荀子大略篇子貢問于孔子曰賜倦于學矣願息于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據此則相攝者祇謂朋友能相佐助本無所謂朋友自斂攝之意也

孝子不遺永錫爾類傳遺類善也箋云永長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頴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稽古編曰左傳引此詩以證施及當取不匱義非取錫類也況此與下章同言永錫皆謂天與之

耳鄭以爾類為人與祚胤為天與義不盡一矣汪氏異義曰箋釋此章主羣臣言故引左傳為證但下章其類維何正承此章錫類毛訓類為善于義實當若從箋解則此章皆言羣臣無一語及王下章乃由羣臣以孝行推及天下而使君子萬年永錫祚胤于經意恐未合承琪案成二年左傳賓嬪人對晉師曰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母乃非德類也乎此德類連言知類當訓善杜注謂不以孝德賜同類非是傳以類為善大旨謂孝為善道當有善應已兼下福祚胤嗣在內鄭以錫類為教道天下而于室家之壺又云室家先以相相綴已乃及於天下語意重複呂記以為孝子之後復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三 廣雅書局

有孝子則又與永錫祚胤意復矣室家之壺傳壺廣也箋云壺之言榭也室家先以相相綴已乃及于天下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壺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壺為廣王肅云其善道施于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向告其老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王肅據彼文以述毛傳彼言壺者廣裕民人故以壺為廣也承琪案壺之為廣猶宮之為宮室之為實古人文字有一定之訓毛性好簡故但舉其本訓然既曰廣則由室家而廣及天下之意即在其中箋云及于天下亦本廣裕民人義而以壺為榭必云室家先相相綴則經文但有榭義而無及於天下意必待注家增成之矣似不如傳義之極

景命有僕傳僕附也正義曰以僕御必附近于人故以僕為附承琪案說文僕从業業从艸業叢生艸也象業嶽相並出也故僕樸皆有附義攷工記欲其樸屬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爾雅樸枹者注云樸者相迫附也釋文樸又作僕此從聲得訓之例疏以僕御為說陋矣

釐爾女士傳釐予也正義曰釋詁云釐予賜也俱訓為賜故釐得為予承琪案江漢釐爾圭瓚傳又云釐賜也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注云來讀曰釐釐賜也蓋來者賚之省釐者來之轉也釋詁賚予也

鳧鷖

序云鳧鷖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三 廣雅書局

也正義曰上篇言大平此篇言守成即守此太平之成功也大師次篇見有此義敘者述其次意故言大平之君子亦承上篇而為勢也承琪案觀既醉鳧鷖一篇序可見其為編詩時所作故文義相承如此蓋其時曉然于作詩之意非同後此之憑臆推測也夫既醉為正祭後燕飲之詩鳧鷖為事尸日燕飲之詩求之經文本自明白既醉首言醉酒飽德明是祭畢而燕次章復由饗燕之終推言祭祀之始然後繼以公尸嘉告遞述其祭祀受福之故此燕在送尸之後故但一言公尸鳧鷖則屢言公尸來燕自以釋祭事尸後行旅酬無算爵即為燕禮故每章皆曰公尸燕飲四章既燕于宗又覆指正祭既畢之燕實與前章相應故序者於此即承既醉之大平為言其持盈守成云云正

見神人和樂非大平之世不能然長保大平非持守之力不至此其發明詩意至精切矣傳於福祿來為云厚為孝子疏家以此申毛意全詩皆為宗廟之事承琪謂二詩皆言公尸上篇云孝子不置明為宗廟祭事此篇公尸自不應有異至既燕于宗毛雖無傳觀其于福祿來崇訓崇為重又可推見毛意亦必以既燕于宗即上章既畢之燕重字對既字為訓上言福祿攸降故公尸燕飲而福祿之來又見其重也然則序兼神祇者當如正義謂能事宗廟亦能事天地因祖考而廣言神祇明其皆安樂之耳

鳧鷖在涇箋云涇水名也段氏詩經小學曰此篇涇沙渚深疊

一例不應涇獨為水名鄭箋涇水中也今本中故下云水鳥而誤作名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三 廣雅書局

居水中是直接水中二字改作水名則不貫矣下章傳沙水羽也箋云水鳥以居水中為常今出在水羽此承上章在涇為言爾雅直波為徑郭注言徑徑釋名水直波曰涇涇徑也言如道徑也莊子秋水篇涇流之大兩涘渚涘之間不辨牛馬司馬彪云涇通也義皆與此詩合涇徑字同謂大水中流徑直孤往之波故箋云涇水中也因下章沙為水羽故云水中以別之四章因三章渚為水中高地故云渚水外高地以別之蓋以渚為崇字之假借也承琪案正義云欲言水鳥居中故云涇水名也此名亦當作中後人據誤本箋并改此疏當孔作疏時箋固未誤也

鳧鷖在壘傳壘山絕水也箋云壘之言門也正義曰謂山當水

路令水勢絕也。所云石絕水曰梁亦此之類。承琪案山絕水如正絕流曰亂之絕謂山橫跨水中水流其僻故箋云壘之門非斷絕水勢之謂。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浩壘顏注云壘者流夾山岸深若門也。大雅曰覺鷺在壘亦其義也。今案壘字當如壘壘文王之壘亦覺之俗字。覺本有僻隘義。山絕水中水流其隙曰壘。讀如門者。卽覺讀若鞠之比。少都賦清流壘壘與軌。水韻李注引韓詩曰壘水流進貌。說以爲卽覺鷺在壘之章句。則辭君讀壘如媿。又覺轉爲微之例。其曰流進貌亦當謂水流自山間進也。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趙不虞擊匈奴先登石累。索隱曰累音壘。漢表作壘音門。蓋作累者其字與音又因媿而變耳。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三 廣雅釋詁

公尸來止。熏熏傳熏熏和說也。箋云燕七祀之尸于門戶之外。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坐不安之意。承琪案說文醺醉也从酉熏聲。詩曰公尸來燕。醺醺據此。知許所據毛詩本作來燕。蓋上四章皆言來燕。無緣此忽變文。若謂不敢當燕禮。變言來止。則三章來燕。來處處卽止也。此章下文又云公尸燕飲。何云不敢當燕乎。傳以熏熏爲和說。自是言燕而和說。知許所據毛本爲長。

假樂

假樂君子傳假嘉也。段氏懋堂曰。此及維天之命傳。雖傳皆是。以假爲嘉之假。借承琪案。襄二十一年左傳。晉侯賦嘉樂。假作嘉。禮記中庸引詩嘉樂君子。憲憲合德正義。謂顯顯作憲憲爲齊。

韓詩本不同。然則毛作假左傳禮記作吉。皆亦由毛用借字。

三家用正字也。趙注孟子離婁章亦引作嘉樂。

穆穆皇皇。宥君宥王。傳宥君王天下也。箋云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爲諸侯或爲天子。言皆相助以道。釋文云宥君宥王一本宥竝作且字。承琪案傳言宥君王天下。明字當作宥。必非且字。又君王天下四字連文。自當專指成王。必非以君屬諸侯。王屬天子。箋雖言或爲天子。或爲諸侯。然末云皆相助以道。此卽釋經宥字。則所見本亦必非且字。惟以穆穆二句爲子孫愆忘。二句爲成王文義斷續。致嚴緝疑。爲分章之誤。黃東發遂謂諸家以六句爲章。岷隱華谷以四句爲章。文義甚順。然如毛意本以穆穆皇皇通。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三 廣雅釋詁

指成王文義。竝無隔闕。況中庸全引首章六句。則古本當爲四章。章六句。斷可識矣。

民之攸暨。傳暨息也。稽古編曰。疏據爾雅。嘒息某氏注。引詩民之攸暨。以爲暨與嘒古今字。案嘒說文作𠵽。云卧息也。从鼻。聿聲。然則詩作暨乃借也。至暨者乃古悉字。玉篇以當此暨。恐不然。承琪案說文口部有嘒。與聿字玉篇。但云暨息也。未嘗卽以當此詩之暨。陳說皆誤。其以邠谷風伊余來暨及大雅兩民之攸暨。皆嘒字假借。則是也。段氏詩經小學云。顏真卿書郭令公家廟碑。民之攸暨。字從心。則以暨同于嘒。眉字而非悉字矣。集韻八未云暨通作暨。

公劉

序云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箋云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始一也追遠於幽而有居民之道正義曰按譜以公劉當大康之時韋昭注曰語以不窋當大康之時不窋乃公劉之祖不應其當一世夏氏之京大康為始大康禹之孫公劉不窋之子計不窋宜當大康公劉應在其後幽請欲言遷幽之由遠本公官之世不窋以大康之時失稷官至公劉而窋幽其遷幽之時不必當大康也又外傳稱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周本紀亦以稷至文王為十五世計虞及夏殷周有千三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許年乃可充其數耳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若使此言必非虛誕則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廣雅書局

不窋之與公劉彌是不共世大康之後有羿浞之亂比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益大康始衰之時不窋失官少康未立之前而公劉見逐也稽古編曰此疏特遷就其說曲為鄭譜迴護耳夫大康之後又歷仲康帝相兩王始滅于寒浞則少康未與以前豈得越兩王而名為大康時邪譜之言仍不合也案子長作周本紀拘於大子晉十五王及衛彪侯十五世之語所紀世次最為疏扁公劉之為后稷曾孫未可信也婁敬說高祖言周自后稷封邠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邠漢初去古未遠敬所聞當有據矣此足證本紀及幽譜之失敬語今見史記子長錄之於傳而不改本紀之失何也承其案周本紀云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合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

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云云此所謂皆有合德者似不指周弃一人則下云后稷卒者亦非指周弃當是弃之子孫為稷官至不窋而後失故云后稷卒子不窋立然則周本紀嘗以不窋為弃之子與婁敬傳后稷十餘世至公劉者尚無不合十五王之語或祇數其有合德者金仁山謂猶殷言賢聖之君六七作耳至婁敬何奴二傳皆言公劉遷幽而本紀則云公劉卒子慶節立國于幽或是公劉初遷草創巨慶節始備城郭宮室為成國耳惟本紀云夏政衰不窋失官而何奴傳又云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此則傳聞異辭此參差難以據信今案毛傳云公劉居于邠而遭夏亂迫逐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于幽焉據此公劉之遷必非由戎狄而來蓋自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廣雅書局

不窋失官窋狄公劉復興必已還居邠地至夏亂見迫或以邠地逼近故特改邑於幽以幽鄰西戎為中國不爭之地平西戎者正義所謂與之交好得自安居是也白虎通義京師篇云后稷封于邠公劉去邠之邠詩云即有邠家室王伯厚詩攷引邠作台又曰篤公劉千邠斯觀周家五遷其意一也此當本三家詩其說正與毛同傳又云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毛公所據周秦古書尤可見公劉是避中國之亂而遷近西戎故有諸國相從必非由戎狄而來遷矣第其遷也不過改邑於幽以安其民未必遂棄邠不有以經文證之迺積迺倉尚在邠地即未章涉渭為亂亦必仍有邠地乃能渡渭而南耳或疑邠在今武功縣幽在今邠州相去僅百餘里似不必裹糧陳兵如此舉動不知今之圖經

亦祇能約略所在當時地曠民稀安見后稷所封之邠與所邑之邠相去不稍遠於今地況遷國徙民又值亂世陳糧乃事之宏此皆不足致難者也

酒積迺倉迺裏餼糧傳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

云邠國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妥而能遷積而能散

已之故不忍鬪其民乃裏糧會于囊橐之中棄其餘而去正義

即以鄭語述毛承琪案毛意似尚有未盡然者孟子引此詩而

釋之云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今孟子作糧宋本作囊也然後可以

爰方啟行明以居者與行者並言則公劉初遷之時其民猶有

居者本非一時席卷其民空國而去故迺場迺疆所以修邠國

之疆場迺積迺倉所以充邠國之積倉亦可見改邑徙民未嘗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五

廣雅書局

全棄其故都而欲為行者之利先謀居者之安此公劉之所以為厚也再以經文證之三章言處處廬旅末章又云止旅五章言度其隰原末章又云止基迺理文義重複此必因民之從遷者先後相繼故度地居民屢經營畫而後能定則其先必非遽棄其積倉之餘而去可知矣

爰方啟行傳張其弓矢秉其干戈威揚以方開道路去之爾箋

云爰曰也告其士卒曰為女方開道而行稽古編曰時遭迫逐

道路必有阻難故整其師旅設其兵器以方開之也齊語管仲

曰君得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天下二方字字法相同承琪案

毛義當是訓方為竝莊子山木篇方舟而濟于河釋文引司馬

注方竝也爰方啟行爰于也謂張弓矢秉干戚者于是竝起開

而行也趙注孟子云又以武備之四方啟道路以方為四

方也毛義異

既順迺宣傳宣徧也箋云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正義曰

宣徧釋言文乃宣之文在既順之下順謂順事則宣謂徧耕意

亦與鄭同王肅云徧謂廬井毛意未必然也承琪案詩迺宣

與迺連文故可以為時耕此迺宣在既順之下順似謂民之

和順傳訓宣為徧者徧當是均徧之意謂既順其情而又均徧

不願蓋民皆樂從無不適攸居者上承庶繁下起無歎文義融

貫箋以順為順事宣為時耕此時方陟降相原恐尚未及此也

陟則在嶽傳嶽小山別于大山也正義曰小山別于大山者釋

山云重嶽陳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嶽嶽飯山狀似之上天下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五

廣雅書局

小因以為名西京賦曰陵重嶽是也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彼

謂大山之旁別有小山也焦氏補疏曰皇矣度其鮮原傳云小

山別大山曰鮮此傳以嶽即鮮也釋文嶽本又作獻月令鮮羔

開冰呂氏春秋作獻羔開冰是鮮獻古通用陸德明謂毛傳與

爾雅異正義謂此傳與皇矣傳義別非是承琪案宋本釋文云

嶽本又作嶽魚鼈反又音言又音魚偃反又音彥毛云小山別

于大山也與爾雅異此陸氏謂毛詩訓嶽為小山別大山與爾

雅作鮮者異耳不以詩之嶽當爾雅之重嶽陳也正義據重嶽

陳以申毛而謂與皇矣義別則所見詩似本作陟則在嶽不知

作嶽作嶽皆與鮮字異而義同此詩之嶽實即皇矣之鮮即謂

詩本作嶽亦但言嶽不言重況上大下小之嶽正是大小相連

何得云小山別于大山乎

何以舟之傳舟帶也段氏毛詩傳云舟之言昭也以玉
有美德以鞞琫昭其德之有度數以容刀昭其有武事之

即殉之假借故訓為帶承琫案後說是也

鞞琫容刀傳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

正義以容刀為容飾之刀何氏古義曰刀無受飾之處

其柄而言飾之所以為刀之容即所謂琫也承琫案此語

瞻彼洛矣傳下飾明是刀室之下飾得以為刀柄段

文注云奉俗作捧刀本曰環人所捧握也其飾曰琫此以

刀柄飾亦非是傳云下曰鞞上曰琫明是指鞞之上下不

曰琫者以此篇經文無琫耳要於刀柄無涉

云鞞容刀鞞也衛風芄蘭箋云容容刀也此猶容車容蓋之容

謂所以為容儀之刀非謂刀有容飾也釋名云佩刀在佩旁

刀也或曰容刀有刀形而無刀備儀容而已然傳云容刀言

武事則無刃之說亦未必合古制也

于時廬旅傳廬寄也陳頤甫曰旅眾也義見北山大明傳廬

者治田舍以居大眾使之相保相受左傳曰廬井有伍是其

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正本毛說而申補傳義見許氏之

精核宣十五年公羊傳注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春夏出田秋冬

入保城郊漢會貨志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春令民畢出在野冬

則畢入案家在田野謂之廬詩曰中田有廬為也家在城邑謂

之室詩曰人此焉處是也家其通稱也在野之眾曰廬旅猶在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廬

廬雅書

根曰里旅是近市者為里旅也傳釋廬為寄者言野處不

如耳其時公劉于京地之野為大眾定廬舍行井田法下

做田為糧行貢賦法于時處處者猶縣詩酒慰迺止迺左迺

也下時廬旅者猶縣詩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

旅失傳旨矣承琫案陳說是也周頌載芣侯主侯伯侯亞侯

傳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正義云旅訓眾

訓幼者之眾即季弟及伯仲叔之諸子故云旅子弟也此正

廬旅之旅同蓋主伯仲叔為家之長晝則在田夜則入邑其

后田守廬為眾子弟故曰廬旅末章止旅亦指眾民而言但此

一尚在邊陲初至之時不過言其地可以居處可以廬舍耳其

案室授田之事尚在下文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廬

俾筵俾几箋云羣臣則相使為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既登乃

依傳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箋云公劉既登堂負展而立正

義引孫毓云此章言羣臣愛敬上下有禮無讒燕尊賓之事且

饗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登席依几之義箋義為長承琫案正

義申傳云此章總言於臣之理不辨饗燕之異下云會之飲之

或亦兼會燕矣故得依几也此疏所言足釋孫毓之難此章主

與士大夫燕飲落室經文並不言饗何必以賓登席依几為疑

乎

乃造其曹執豕于牢傳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箋云

羣臣乃適其牧羣搏豕于牢中以為飲酒之殺承琫案正義申

箋以牧羣為牧豕之羣處牢為養豕之處則二句文義重複一

切經音義九引詩云乃告其曹傳云曹羣也據此今毛詩遺字恐係告字之誤告其曹謂有司告其屬使搏豕於牢中傳以曹為羣者謂曹為曹羣則羣不當為收羣之羣也

君之宗之傳為之君為之大宗也箋云宗尊也公劉雖去邵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邵也正義曰傳以君之宗之其意為一板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然則諸侯為一國之所尊故云為之大宗也承琪案自來說經者皆謂天子諸侯以母弟為別子繼別者為大宗大宗一小宗四謂繼高曾祖國君不統宗

故孫毓亦以箋說為長然板詩云大宗維翰傳既云王者天下之大宗其下文宗子維城箋又云宗子謂王之適子夫王之子為宗子則大宗非王而何故知天子諸侯皆得為大宗蓋自

為天地宗廟社稷臣民之宗主而非五宗之所得擬傳意當亦以宗為尊與箋不異但傳以四之字為公劉之於羣臣箋以為羣臣之愛公劉此為異耳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傳三單相襲也箋云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公劉遷于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為國用王肅說二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正義駁之云此詩主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邵二

章已言至豳無宄此文方說在道去夏入戎則戎地無寇至豳之日無所用兵三軍相襲復何禦哉案此則王肅之說固未必得毛意但如疏述箋義云以周禮言之三軍二萬七千五百人

大正百廿七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三 廣雅書局

公劉之遷其家不滿此數故通取羨卒始滿此則以單為盡也豳歸境出兵之法古無是也竊意傳以單為對複之名單者也獨也三單者即周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之謂蓋止甲卒為軍不及其羨故曰單三軍故曰三單傳又云相襲者相襲猶言相代則三軍之中尚有更休疊上之法其不盡民力如此此公劉之所以為厚也且此語雖為制軍之數古者寓兵於農制軍所以為受田故上承相陰陽觀流泉而下與度其隰原徹田為糧相次可知並非在道禦寇之謂即箋云丁夫滿三軍之數亦謂依此數而每夫各授百畝以治田也

徹田為糧傳徹治也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承琪案松高徹中伯土田傳徹治也箋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此正解也徹

之訓治其義甚廣什一稅法自在其中此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者乃因詩而推言之以徹法亦治田之事耳其實徹治為訓如松高又云徹申伯土疆箋但云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

至江漢云徹我疆土箋亦止云命召公治我疆界於天下彼徹豈得專指為什一之稅乎設泥於周徹之名則與夏貢傳相同豈可云貢田為糧助田為糧耶

取厲取鍛傳鍛后也箋云鍛后所以為鍛質也釋文鍛本又作鍛丁亂反說文云鍛厲后正義曰鍛者治鐵之名非后也傳鍛

鍛后嫌鍛是后名故明之曰鍛后所以為鍛質者質樞也言鍛金之時須山后為樞質故取之也說文鍛厲后也从后段

切段注云鍛篆舊作殿九經字樣所引說文已然今依詩釋文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三 廣雅書局

及玉篇正大雅取厲取殿今本作取鍛當依釋文本又作

傳曰殿通殿后也今本奪箋云殿后此釋所以為鍛質也箋

此后可為推段之槩質是則殿后者后名推段字今多用鍛古

祇作段攻工段氏為鐸器禮經段脩字皆作段是也段與厲絕

然二事殿后厲后必是一物尚書紫誓段乃戈矛厲乃鋒刃段

之欲其質之堅也厲之欲其刃之利也詩取厲取鍛亦明明分

別言之毛傳亦既確指云鍛后矣豈許君於此乃復濶濶之訓

殿為厲后乎揆厥所由由許依傳云殿后也三字為句而刪復

字者乃矣改為厲字耳或問廣雅何以云殿厲也曰此自廣雅

之誤廣雅之例每合異類之相近者為一此則異類而迥別者

也承琪案說文及部段推物也金部鍛小治也毛詩多假借或

即借小治之鍛為殿后之殿傳云鍛后也謂鍛即后名知經文

假鍛為殿取鍛者乃取后名之殿非取小治之鍛故箋申之云

鍛后所以為鍛質也莊子列禦寇篇取后來鍛之是即以推段

之段為鍛孫子勢篇如以殿投卵又即以

加名若說文殿當作殿厲后當作殿后則段氏說當矣

夾其皇湖湖其過湖傳皇湖名也湖鄉也過湖名也王氏詩總

聞曰傍渭湖名甚多有神澗有百澗有長澗有夾澗有歷澗鄒

氏謂渭水東而右合南山五溪水夾澗流注之恐便是夾其皇

湖歷過也承琪案此語殊附會不足信惟寶宇記真靈縣大陵

水下引水經涇水注今水經注云大陵水小陵水出巡和南殊

川西南逕靈陽城故園詩云夾其皇湖陵水即皇湖也羅氏此

言必有所據且邠地近涇與渭稍遠皇過二澗亦當近涇不得

為渭旁諸澗也

芮鞠之即傳芮水厓也鞠究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

水之外曰鞠正義曰此以水內為內則隩是厓名非水名也夏官

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注云涇在邠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鞠之

即以此芮為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也承琪案漢志

為渭旁諸澗也

芮鞠之即傳芮水厓也鞠究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

水之外曰鞠正義曰此以水內為內則隩是厓名非水名也夏官

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注云涇在邠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鞠之

即以此芮為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也承琪案漢志

右扶風汧縣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鞠雍州川也顏注引韓

詩作隩是班志據韓詩鄭注禮時亦用韓詩至箋詩乃從毛義

耳正義引爾雅厓內為隩外為鞠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

蓋上文夾其皇湖湖其過湖正義謂民居以南門為正皇湖縱

在兩旁而夾之過湖橫故在北而嚮之此則來者愈眾并水之

內而外曲而皆居之王氏詩攻云芮鞠又在詩芮字為內之假

過湖之南鞠者外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信說文內水相入也水經河水注引馬注尚書云水所入曰內

禹貢疏引鄭注云內也洛誥疏引鄭注內限曲中也是凡水

相入之處皆曰內其會合襟帶必有限曲內曲即芮外曲即鞠

故傳以芮為水厓鞠為究不必定指涇芮二水相會之處也

洞酌

序云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譽有道也正義曰

經三章皆上三句言薄物可以薦神是親譽之也下一句言與

民為父母是有道德也承琪案首章傳云樂以強教之易以說

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次章傳以疊為祭器是明謂有

道德者雖薄物可用以祭與經文序義皆合故首章箋云有忠

信之德齊潔之誠以薦之春秋傳曰人不易物唯德馨物其申

信之德齊潔之誠以薦之春秋傳曰人不易物唯德馨物其申

毛至明切矣。鑿論和親篇云：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王去豳，豳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姜氏來其從，善如影響。為政務以德親，近何憂于彼之不改？此引詩意，似以挹彼注茲為說。近來遠化民之義，與毛鄭異。然傳箋據左傳禮記其義，尤古不可易也。

可以饒饒傳饒饒也。正義曰：釋言云：饒饒稔也。孫炎曰：蒸之曰饒，勻之曰饒。郭璞曰：今呼管飯為饒，饒均熟為饒。說文曰：饒一蒸米也。饒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饒，饒必饒而熟之，故言饒饒非訓饒為饒。說文饒，管飯也。段注云：管當依爾雅音義引作脩。倉頡篇作管，管之言波也。水部曰：波，沃沃也。此謂以水澆熱。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廣雅書局

飯古語云：管飯承琪案釋文引字書，饒一蒸米也。正義以為說文恐誤。卷阿序疏引說文賢堅也，云說文以饒為管飯者，即今人蒸飯熱時以水淋之謂之撥饒。此俗語之近古者。傳饒饒也，當作饒饒。饒也。說文饒，飯氣流也。即謂撥饒之時，飯氣流布耳。是饒饒本一事。故爾雅竝以稔釋之。毛以饒饒連言，亦謂行潦之水可以沃飯使熟而為酒食耳。正義謂非訓饒為饒是也。可以濯漑傳漑清也。或謂漑當讀為概，如周禮鬯人凡裸事用概。鄭注概，尊以朱帶者是。鬯與概皆尊名。故二章言濯鬯三章言濯概也。承琪案二章傳云：鬯祭器是鬯為器之貴者。此章訓漑為清是泛言器之漑者。一則見行潦之物薄而用重，一則見其物微而用廣。如此釋經，意義更為周密，似不必以概與鬯相

五百零六

類少年饋會禮。雍人概鼎，匕俎于雍。饗人概饒，饒匕俎。十廩，饗司宮概豆，邊勺為觚，解几洗筐于東堂。下足知禮器之宜，禮者甚多，故末章于鬯外廣言之，仍留以傳義為正。

卷四

序云：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正義曰：吉士亦是賢人，但序者別其文以足句，亦因經有吉士之文，故也。承琪案序言求賢人以用吉士，則賢人當指詩中君子與七八兩章所云吉士。吉人維君子，使命相合。箋於七章云：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亦是。以君子為賢人，與吉士別。波疏謂眾鳥慕鳳，似羣士慕賢明，以吉士賢人為兩等，而此乃云吉士亦是賢人，誤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廣雅書局

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傳矢陳也。箋云：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稽古編曰：卷阿詩十章，凡十言君子，而其中六則言豈弟。箋疏皆目大臣，即序所謂賢也。序所謂吉士，即經文之藹藹吉士。藹藹吉人，也能信任大賢處之尊位，則眾賢滿朝矣。朱子辨說謂賢與吉士不得分為兩等，同一豈弟君子，洞酌目成，王不應此篇，遠為賢人似矣。但首章云：來游來歌，七章云：維君子使嬭于天子，來是自外而至之詞，非所以稱王嬭于天子不得云。王使嬭之均，礙於文義。又召公意在勸王用賢，何得二三四章徒為頌禱之諛辭，不一及本指乎。承琪案詩中爾字皆指王言。若豈弟君子亦指王，則俾爾彌爾性之俾孰為使

六百零

之天保三言俾爾皆謂天使之然則此白當謂賢人能使其
其性矣傳於詩中君子雖未明所指然觀首章以矢其音傳云
矢陳也未章矢詩不多維以逐歌傳云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
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是經文首尾兩矢字相應俾以來歌矢
音之君子即獻詩之公卿矣且君子之車傳云上能錫以車馬
錫以者謂錫君子以車馬也毛義明白如是鄭箋明指君子爲
賢人所以申毛也朱子謂制酌之豈弟君子既指成王此不當
指爲所求之賢人不知制酌乃設言有道德者爲民父母彼亦
陳戒之詞並非以豈弟頌成王指君子爲成王者亦集傳之自
爲說耳豈可以彼例此乎韓詩外傳云詩曰來游來歌以陳虛
德而和無爲也此亦以矢爲陳君子
當指賢人與
毛鄭意合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伴矣爾游矣優游爾休矣傳伴矣廣大有文章也箋云伴矣自
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矣
而優游自休息也稽古編曰如鄭解則與優游意復不如毛義
之當且本于孔子之言孔晁引孔子曰與乎其有文
章伴乎其無難際見正義尤爲有據
汪氏異義曰王肅述毛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
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此獨以伴矣指王而分游與優游爾休
指君子割截經語不成文義又下二章首一句皆指王不應此
獨異斷非毛旨因參鄭箋而爲之解曰廣大而有文章爾王可
得游娛矣從容而自得爾王可得休息矣廣大有文章言規模
制度宏遠明備故天下底定而王得安享太平所謂爾游也優
游爾休又承爾游而申成之承琪案此說是也

一婦爾性傳爾終也箋云俾使也樂易之君子來在位乃使
一終女之性命無因病之憂承琪案周公作無逸而以殷之三
宗及文王享國歷年之永爲箴鄭箋之釋爾性似用此義但與
四章爾命長矣意復故呂記載董氏說及李黃集解逸齋補
傳皆主德性言今案傳但云爾終也終者盡也爾爾性者盡爾
性也則謂詩所言性即孔孟所言之性可也正義以箋說述毛
未必得旨耳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月令注云酒熟曰酉方言亦云酉熟也久熟曰酉似先公酉者
謂嗣先公而人道化成也不曰先王而云先公者正義云公是
君之別名故箋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則先王先公皆在其
中矣
純嘏爾常矣傳嘏大也箋云純大也予福曰嘏使女大受神之
福以爲常承琪案賓之初筵及此傳皆訓嘏爲大鄭箋於詩中
嘏字皆爲受福似與毛異其實義相成也蓋嘏之本訓爲大郊
特牲曰嘏長也大也方言嘏大也宋衛陳魯之間謂之嘏秦晉
之間凡物壯大謂之嘏說文嘏大遠也因祭祀受福曰嘏而大
義遂專屬於福以漢人爾雅注例之當云嘏福之大也毛公深
明故訓但云大而福義自著鄭君生於後漢釋經之法稍變故

必以予福申明之少牢饋食禮以報于主人注云報大也

人以大福此可見報祇有大訓引申之為大福耳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傳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為

翼也引長翼敬也承琪案傳以馮翼孝德為賢人之行與經義

最合蓋此經四有字與蘇之有疏附有先後等文意正同以引

以翼又與行葦末章同彼謂王之長敬者老此王以長帶賢人

其意一也鄭以上章純假為祭祀受福故易傳以此為廟中事

尸之禮但于本章豈弟君子四方為則義已不倫而以上下章

文義攷之亦絕不相屬似非詩意

願願印印如圭如璋令問令望傳願願溫貌印印盛貌箋云令

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體貌則願願然敬順志氣

則印印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

有善威儀德行相副嚴緝云說者以願願印印而下為成王非

也假樂嘉成王故稱穆穆皇皇此詩以成王初蒞政而戒之則

不當過為稱譽之詞也承琪案此說非是釋訓云願願印印君

之德也虞翻注易觀亦引詩曰願願印印如圭如璋君德之美

也故箋以為得賢臣而後君德能如此此正所以陳戒非即美

成王有此德無嫌于過為稱譽也

鳳皇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傳翾翾眾多也箋云翾翾羽聲

也亦亦眾鳥也爰於也鳳皇往飛翾翾然亦與眾鳥集于所止

眾鳥慕鳳皇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皇

至故以喻焉正義曰毛意不言眾鳥則唯是鳳皇而言亦者以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三

鳳皇自相亦也故王肅云鳳皇雖是禽飛傳天而亦集于所宜

止故集止以亦傳天傳天以亦集止今本正義脫誤不可承琪

案傳以翾翾為眾多則其羽自指眾鳥若曰鳳皇于飛則有此

眾多之羽亦集于所止耳以眾鳥翾翾之多與吉士講誦之多

則毛意亦集亦傳皆指眾鳥而言箋乃申毛非異毛也惟以翾

翾為鳳飛之羽聲為稍異耳正義泥于王肅之說謂毛意以鳳

事自相亦殊失毛旨說文云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

字此所以有眾鳥之翾翾正義乃引中候白虎通以鳳皇來必

眾多申毛眾多謂鳳之意誤矣又汪氏異義謂傳以用賢致瑞

為太平之驗不以鳳至取喻今案九章傳云天下和洽則鳳皇

樂德雖似據事為賦然喻意自在其中箋云因時鳳至故喻亦

即所以申毛不得謂毛為賦鄭為興也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傳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

遂為工師之歌焉箋云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令遂

為樂歌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汪氏異義曰傳意言王

能用賢則在朝公卿皆賢人吉士使之獻詩陳志遂為工歌令

矇瞍賦誦以為鑿戒矢詩與首章矢音同義故以不多為反辭

言賢人多其陳戒自多也箋誤解經矢詩為召公自言陳作此

詩因易傳以不多為順辭疏又據箋此解申傳以不多為多謂

士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為煩多而公劉序下疏謂此二

句乃召公自言作意為公劉河酌卷阿三篇總結皆非經傳之

言承琪案汪說是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三

民勞

序云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承琪案此詩後儒多以爲戒同
之詞不過因板詩有戒臣之語推類及之又以詩中爾女似非
斥王之詞耳不知稱謂古今遞變三代質直爾女之稱尊卑上
下皆可施用詩中此類甚多孟子乃云人能無受爾女之實蓋
至戰國時始以爾女爲尊於卑上於下輕忽之詞耳不可以律
詩書也此詩全篇箋疏皆主斥王毛傳雖無明文然末章云王
欲玉女是用大諫板詩首章云猶之末遠是用大諫二文相同
板首章傳云上帝以稱王者也彼通章皆指王言而曰是用大
諫則毛意當謂諫王以彼例此此詩篇終之是用大諫亦必謂
諫王故一篇序皆云刺王鄭於末章箋云王乎我欲令女如玉
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揆之毛意當與鄭同耳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廣雅書局采

乞可小康傳乞危也箋云乞幾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
安之乎正義曰傳以乞之爲危既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
直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幾乞也孫炎曰乞近也
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乞得爲幾也稽古編曰疏失毛
鄭之意毛云危卽近義易曰其殆庶幾殆與危義皆可通於近
鄭云幾正申毛意非易傳也又爾雅釋言嘑幾幾殆危也幾乞
也幾幾危乞轉互相通毛危鄭幾同歸近義耳豈有異乎承琪
案古人言幾每曰危漢書宣元六王傳東平思王字謂中謂者
信等曰今暑熱縣官年少持服恐無處所我危得之孟康曰危
殆也我殆得爲天子也師古曰危殆猶今之言險不得之也

外戚傳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師古曰危險也猶今人言險不殺
耳此皆以危爲幾意又危字亦作危列子力命篇危危成者股
敬順釋文云危危幾欲之貌毛以危爲危其訓最古鄭云幾者
取其通俗易曉耳正義云昭二十一年左傳引此詩杜預注云乞
期也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今案左傳注作危其
也彼疏云杜以幾其同聲故以乞爲其然則杜訓其猶鄭言幾
也後漢書班超傳引此詩李賢注亦曰乞其也要皆與危意相
同非有異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廣雅書局采

無縱詭隨傳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正義曰詭戾人之善
隨從人之惡觀箋云詭人之善不冝行則詭自是違戾之意或
疑詭隨曼韻字不當分訓承琪案詭戾隨從事雖相反而詭善
隨惡義實相因故雖分訓仍不害曼韻爲文若章懷注後漢書
以詭隨爲詭証委隨之人則字別爲義似非本訓蘇傳以爲不
願是非而妄隨人朱子從之則更於詭字不切矣
以謹無良傳以謹無良慎小以懲大也正義曰此詭隨無良寇
虐俱是惡行但惡有大小詭隨小惡無良其次寇虐則大惡也
承琪案後漢書陳忠上書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
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
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廣雅
釋訓亦云詭隨小惡也此皆用毛義者蓋此詩每章皆言詭隨
而但曰無縱可知其爲小惡下文曰以謹曰式遏明其惡漸大
矣又案昭二十一年左傳引詩作毋從詭隨唐石經春秋傳字亦

作從觀箋云無聽于詭人之善不冒行而隨人之惡者則鄭

據本毛詩本當亦作從故曰無聽後儒釋為縱舍之縱誤矣

柔遠能邇傳柔安也箋云能猶仰也邇近也安遠方之國順仰

其近者稽古編曰釋文能徐云毛如字鄭奴代反據徐音則是

能與耐通如當訓忍訓任徐逆晉人去鄭未遠宜得仰字之解

矣但毛傳能字無訓孔述全用鄭順意不知徐云毛如字當作

何意也案尚書孔傳云言當安遠乃能安近疏引王肅云能安

遠者先能安近二說相反而釋能字則同徐意或當如之承琪

案柔遠能邇亦見顧命彼傳云和遠又和近與舜典傳語又微

異總之毛不釋能字自以經又四字為互文見義於遠言柔不

言能於邇言能不言柔實則遠邇皆能柔之耳一說能讀當為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而漢督郵班碑作深遠而邇而如古字通君子偕老胡然而天

也胡然而帝也毛傳云尊之如天審諦如帝是即以而為如則

此篇毛意或亦讀能為如言安遠國如其近者徐云能毛如字

者毛時能如聲近讀能猶讀如也

汪氏異義曰釋文謂仰字不見字書而引廣雅如若也均也謂

義音相似疏引鄭書注謂與忞同皆於順仰義近爾雅如與適

同訓說文云如從隨也忞縱也皆順適之意釋文又云仰舊音

如庶反則又當通作茹釋言茹度也度有謀義安遠方之國先

順謀其近者舊音宜得其義也亦訓謀承琪案徐逸云能鄭奴

代反者此即鄭注禮運樂記所謂能字古皆作耐者也耐去寸

則為耐而與如古通用故亦讀能為耐而為如但箋之訓如

則為耐而與如古通用故亦讀能為耐而為如但箋之訓如

不作如古解耳

儀以近有德傳求近德也承琪案近德者謂慎儀乃所

以近德猶抑詩言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也左傳昭二年叔弓聘

于晉晉侯使郊勞辭致館又辭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

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

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近德者即進於

德之意毛傳釋經正與此合後儒皆謂王宜敬威儀以親近有

德之人說雖可通然非經傳之意矣

戎唯小子而式宏大傳戎大也箋云戎猶女也式用也宏猶廣

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于天下甚廣大也嚴緝云舊

說以此詩戎雖小子及板詩小子皆指王板小子箋說亦不指王華谷云書說者未

知何小子非君臣之辭今不從二詩皆戒責同僚故稱小子耳

范氏補傳曰說者謂戎之與女詩人通訓古者君臣相爾女本

示親愛小子則年少之通稱故周之頌詩諸命皆屢稱小子不

以為嫌是詩及板抑以厲王為小子意其即位未久年尚少已

昏亂如此故抑又謂未知臧否則年少可知矣穆公謂王雖小

子而用事甚廣大不可忽也承琪案古人訓詁必有所本毛公

時戎字必無女訓故于詩中戎字但據爾雅訓大訓相無訓女

者鄭謂戎猶女者亦必有所出攷常棣以戎韻侮常武以戎韻

父當時戎字必有女音因即以戎代女故箋每云戎猶女也王

肅述毛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自不如箋謂女

王雖小子語意直微耳

王雖小子語意直微耳

以謹繼繼傳繼繼反覆七釋文云繼繼上音遣下起阮反本
作卷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繼繼從公無通內外則繼繼者
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于善則善施于惡則惡耳此
云以謹繼繼是人行反覆為惡固著不捨常為惡行也承琪案
繼繼字只當作遺卷說文遺縱也卷和曲也是遺有申義卷有
曲義屈申即反覆之意故遺卷雖疊韻亦分二義而其義實相
因如詭隨之分善惡耳廣雅釋詁繼繼搏也搏即曲禮毋搏飯
之搏繼繼猶繼繼杜注左傳繼繼不離散也搏義與不離散正
相近荀子成相篇精神相反楊倞注相反謂反覆不離散然則
傳訓反覆亦與不離散義相通也

板

三詩後箋卷二十四

廣雅書局

上帝板板傳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稽古編曰板蕩首章
上帝皆謂王者板詩二四五六章蕩詩次章及桑柔首章天字
亦斥王毛鄭之說有自來矣三家義雖無攷然韓詩外傳以上
帝板板下民卒瘁為君反道而民愁則上帝亦指君爾雅釋詁
云天帝皇王君也正謂此諸詩耳承琪案苑柳上帝甚蹈王肅
孫毓述毛亦以上帝為斥王禮記緇衣篇子曰上人疑則百姓
惑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詩
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後漢書李固傳陽嘉二年對策引詩云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此
皆與毛義合者然傳特言上帝以稱王者則於詩中天字不為
斥王明矣鄭箋乃於次章天之方難云天斥王也趙注孟子引詩天之方難

然至末章敬天之怒又不得不指為上天自不如以
上帝傳云上帝以託君王也至次章天降滔德又訓天為君若
此詩天亦指君則必於天之方難下發傳矣孔疏於此二四五
六章言天者皆用鄭述毛未必得毛意也

聖管管傳管管無所依繫箋云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
心自恣阮氏校勘記云小字本相臺本傳繫作也字是也正義
云無所依據故知無所依繫皆自為文不當依以改傳承琪案
廣韻憲字下引詩傳憲憲無所依也則本無繫字可知說文廣
雅皆云憲憂也爾雅瘡瘡病也病與憂義相近小雅杜杜四杜
瘡瘡傳訓罷貌此無所依者亦罷義之引申故邢疏爾雅瘡瘡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廣雅書局

兼引杖杜及板詩蓋靡聖者非聖無法故無所依無所依則有
僂焉如不終日之勢與罷病義正相因也
諫皆用簡顏氏家訓音辭篇引穆天子傳音諫為聞是古本穆
天子傳作山川諫之郭注音聞今本傳文作聞郭注音諫乃後
人所改耳盧召弓鍾山札記曰韓非子內儲說下六微云文王
資費仲而游於紂之旁令之諫紂而亂其心此亦讀諫為聞與
穆天子傳一例承琪案古字諫聞既通莊子天運篇會于荀簡
之田釋文引司馬本作聞是簡聞字亦通信故左傳又借簡為
諫耳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傳憲憲猶欣
案欣讀為

軒左傳欵公出于淳徐繼云欵許言反是古者欣與軒同古書字有軒音鄭注樂記云憲讀為軒注內則云軒讀為憲二字小覆相訓承其案此及下傳泄泄猶沓沓皆以今語釋古語之似凡古今語言相變有從聲轉者古言憲憲後言欣欣是也有以義通者古言泄泄後言沓沓是也姚氏南青援鴉堂筆記曰北史載沮渠蒙遜怒校書郎曰汝聞劉裕入關敢所然也疑憲憲義亦相同以後解古或不殊耳

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傳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錢氏答問曰孟子釋詩泄泄為沓沓而毛傳取之說文沓語多沓沓也詩嗚嗚青憎鄭箋謂嗚嗚沓沓相和對談語亦取聚語之義孟子以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申沓沓之說亦是惡其多言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蓋

廣雅書局宋

與說文同義鄭箋取爾雅憲泄泄制法則之解蓋爾雅說文訓詁似異而理實相因孔疏以泄泄沓沓為競進之意朱氏又以為忘緩悅從之貌皆不若說文之可據承其案魏風桑者泄泄今毛傳泄泄多人之貌多人與多言義亦相近正義以為競進之意尚有可通若怠緩說從乃六朝人所謂拖沓者古無此訓也

箋云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承其案此非以無然憲憲為無憲憲然作倒裝句也四章無然詭譎傳云詭譎然喜樂此非釋經然字乃形容詭譎助語成文如多將焯焯傳云焯焯然熾盛經文并無然字也蓋然者是也無然猶言無是也下文無為夸毗無敢戲豫無然與無為無敢正同趙注孟子引無然泄泄言天

方動文無敢沓沓是即以無然為無敢也

大灌灌小子躑躑傳灌灌猶狀也躑躑躑躑貌承其案灌灌之借說文灌灌也歡意有所欲也毛以灌灌疊韻為訓蓋灌不止為喜者之歡歡即憂者出于至誠亦與喜樂同其歡歡故說文又引爾雅灌灌搖搖憂無告也喜歡者灌之本義憂無告者其引申之義爾雅作灌灌今爾雅仍作灌灌非善本者詩之正字毛詩灌灌者借字鄭注尚書大傳又引作灌灌見儀禮經傳通解亦借字也躑躑說文云舉足行高也引詩小子躑躑毛傳云躑躑者即舉足行高之義也列女傳作躑躑鄭注大傳引作躑躑皆借字耳無為夸毗傳夸毗體柔人也正義曰以形體順從於人故曰以體柔人柔體柔人皆謂形體柔順之人稽古編曰爾雅躑躑口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蓋

廣雅書局宋

柔也威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三者曲盡小人狐媚之態而皆見詩合之他典周書巧言令色便辟語異而義同巧言即口柔令色即面柔便辟即體柔耳論語亦言巧言令色足恭注云足恭便辟貌書傳亦云便辟足恭孔仲達釋夸毗云便辟其足前卻為恭則足恭也便辟也夸毗也三名而一實也承其案夸毗疑倚楠二字之借說文倚楠詞也楠慙也楠今字作德謂疲極也孟子曰荷肩詔笑病于夏畦其夸毗之謂乎史記賈誼傳夸者死權應劭曰夸毗也好榮死于權利後漢書崔駰傳恥夸毗以求舉注云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為進退是夸毗但為體柔之一事故玉篇廣韻作踦字皆從身不當如蘇傳以大言諛言分為二義也援鶴堂筆記曰隋書何妥傳論當時改作之弊云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遂射名譽厚相誣罔此

則夸毗之義與毛鄭不同承其案法言吾子篇言九卷注
云足言夸毗之辭亦不用爾雅是爾雅開有此非古訓也

如墟如麓如璋如圭傳如墟如麓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

也正義謂半圭為璋合二璋則成圭故云言相合而於上句但

云墟麓俱是樂器其聲相和故云相和承琪按樂器相和者多

何以獨言墟麓張萱疑耀云閱古今樂律諸書知七音各自為

五聲如宮磬鳴而徵磬和獨墟麓則二器共為一音墟為宮而

麓之徵和墟為角而麓之羽和此所以言相和也

攜無曰益屬民孔易箋云女攜掣民東與西與民皆從女所為

無曰是何益為道民在己甚易也承琪案經文但云無曰益箋

增之曰是何益為恐非經旨蘇傳云攜取以言其易也然其道

之也攜之而已不求多於民是以其道之也甚易嚴緝云攜而

必從非別立一道以益之也因其所固有耳此二說似於經文

為順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傳辟法也箋云民之行多為邪辟者乃女

君臣之過無自謂所建為法也盧氏釋文攷證曰後漢書張衡

傳家語子路初見篇玉篇人部一切經音義九文選注三皆引

作多僻段氏詩經小學曰傳辟法也之上不言辟僻也蓋漢時

詩本上作僻下作辟故箋云云各書徵引皆上僻下辟釋文亦

然自唐石經二字皆作辟而朱子并下字釋為邪矣承琪案宣

九年左傳陳殺洩治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治

之可乎昭二十八年傳晉祈勝與鄔臧通室祈盈將執之訪于

兩叔游叔游曰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

辟姑已若何此皆謂邪僻之世不可執法以繩人雖詩家釋

異然立辟皆為立法與爾雅釋訓憲憲泄泄為制法則者合

傳箋皆本此為解後儒以下辟字亦為邪僻謂不可自立於邪

僻之地非經義矣

价人維藩傳价善也藩屏也箋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

軍事者汪氏案義曰疏申箋謂于周禮為司馬之卿稽之經典

無以甲人稱大夫士者唯月令車右名保介以其時衣甲居

右用備非當因以保介言之其在周禮則曰司右曰勇力之士

不謂之甲人也司馬掌軍不常被甲以甲人目之恐非經旨承

琪案正義云价善釋詁文是爾雅字本作价今本作介者誤說

文价善也从人介聲詩曰价人維藩與爾雅毛傳皆合漢書諸

三詩後箋卷二十四

廣雅書局

三詩後箋卷二十四

廣雅書局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終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柳竹陳緯元初校

已縣潘清蔭覆校

无
廣雅書局采

大雅蕩之什

涇 胡承珙撰

蕩

序云蕩召穆公傷周主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徐位山管城頌記曰張耒明道禘志謂今人作文稱亂世曰板蕩此二詩篇名也板為不治則可蕩則詩云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蕩豈亂意乎九帥舉篇首一字名篇耳小序言蕩蕩無綱紀文章非其本意案小序言蕩蕩無綱紀乃謂厲王無道非謂上帝也後漢楊賜傳曰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戒唐太宗賜蕭瑀詩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謂蕩無亂意可乎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一 國朝書局

承琪案後漢書董卓傳論亦云板蕩之篇於焉而極歐蘇訓蕩蕩為廣大稽古編詞其不知詩蕩字當作懷說文在放字作懷小作惕法度廢壞正在放義也總之詩以蕩名篇則蕩蕩上帝斷非美辭自不得訓為廣大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傳上帝以訖君王也辟君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傳疾病人矣威罪人矣案後儒以兩上帝皆指天言而大不可謂之疾威故以為首四句設為怨天之辭下四句所以

琪案說苑至公篇云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

明偏生暗端慈生達詐偽生寒誠信生神夸誕生惑

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

小公也此足明詩稱蕩蕩與洪範之蕩蕩不同而

以上帝託言君之義諦矣

天生烝民其命匪一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傳謀誠也箋云烝烝鮮身克能也天之生此眾民其教迥之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承琪案後儒釋詩者或以有初鮮終指厲王而言或并指厲王之臣皆與天生烝民語意不合韓詩外傳簡之性為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為絲卵之性為雞弗得良雞瓊伏孚有積日累久則不成為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納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一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使之然也此釋詩與箋說合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二 國朝書局

猶乃也孟子爾何曾比子於管仲趙注何曾猶何乃也據此疏所云是唐初人猶謂何乃為何曾若近世以何曾為何嘗則詞意正與何乃相反非古訓矣詳見段注說文王氏釋詞

曾是培克傳培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正義曰自伐解培好勝解克定本培作倍倍即培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己兼倍於人而自

矜伐說文培把也段注云史漢皆言培視得鼎師古曰培手把土也把音蒲巴反其字从木即今俗之削字也詩正義謂己兼

倍於人而自矜伐似定本作倍為是矣然孟子書亦云培克注但云不良也知詩本不作倍毛意培為倍之假借字耳承

案釋文培克蒲侯反聚斂也此蓋讀培同捋說文捋引

又者聚斂之意然於克字無涉顏注漢書斂傳以

兇害之人則似兩字分爲二義不知此等
雙聲疊韻亦必二字爲一意如上文疆禦合之
之則其禮足以禦善仍一義也此傳雖以自伐解招好
然合之只是好勝之意李解引王氏謂措做好勝之人
義以爲深克陵民之人皆非是

流言以對傳對遂也箋云女執事之臣宜用善人反任疆禦
對爲惡者皆流言誦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承瑛案傳訓
也五詳兩鄭箋王若問之則又以對乃申毛非易毛也正義流
無正

毛則謂任用疆禦之人爲流言以遂成其惡事似以對總上
二句言使疆禦流言者得遂其惡然經文以對祇承流言則對
自當爲對答之對傳箋同義不得如疏所云也

三詩後箋卷二十五

三

雜書同案

侯作侯祝傳作祝詛也段氏詩經小學曰作祝詛也四字一句
言侯作侯祝者謂作祝詛之事也詛是祝之類故兼云詛經文
三字不成句故作字之下益侯字以成之詩中如此句法甚多
如迺慰迺止箋云乃安隱其居迺宣迺獻箋云時耕曰宣乃時
耕其田歟爰始爰謀箋云於是始與幽人之從己者謀陸孔以
毛傳作字爲逗祝詛也爲句大誤承瑛案段說是也毛果讀作
爲詛則云作詛也足矣何得以祝詛連言殊無文義使箋亦從
毛以作爲詛字則當云詛祝何以云日祝詛求其凶咎乎經中
如小雅吉日之既伯既禱傳云伯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爲之
禱其祖是傳意謂既伯而禱也節南山之式夷式已傳云式用

大五百一十九

夷平也用平則已此毛傳讀經之例尤足與此爲相證者也

女魚然于中國傳無休猶彭亨也箋云魚然自於氣健之貌稽

古編曰易釋文引干寶注云彭亨驕滿貌玉篇廣韻彭亨作彭

惇注云自強也意皆同鄭段氏詩經小學曰魚休之言狗鴨也

山海經鈎吾之山有獸焉名曰抱犢是食人郭注爲物貪怵象

在夏鼎左傳所謂饕餮是也承瑛案文選魏都賦吞滅咆休劉

淵林注咆休猶咆哮也自矜健之貌詩曰咆休于中國據此知

詩魚然當爲咆哮之借說文咆嗥也嗥豕聲也嗥古通嗥嗥

常武闕如墟虎風俗通作哮虎說文墟虎鳴也一曰師虎虎

聲也从口虎聲若鳥廣韻咆墟熊虎聲通俗文虎聲謂之哮然

則咆哮者嗥嗥作健之意劉注即用鄭箋傳彭亨者魚然之轉

以今語釋古語耳

三詩後箋卷二十五

四

雜書同案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傳背無臣側無人也箋云無臣無人謂
賢者不用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傳無陪貳也無卿士中賦
經義雜記曰漢志引作爾德不明目亡陪亡卿不明爾德巨
背亡仄案上文爾德與德側韻漢志以不明爾德二句在下中
開明卿二韻收合仍與起韻相應較今本似得之又漢志引此
詩而釋之曰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惡
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師古曰不
別善惡有逆背傾仄者有堪爲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
毛鄭爲勝承瑛案臧說非是上章類對內爲韻末一
自爲韻下章式止晦爲韻不二句呼夜自爲韻與也

大五百一十九

為龍明卿自為韻者正同不應此意獨以明卿二韻開而其中
至顏注漢書以亡背亡仄為不知小人之反仄無陪無卿為不
知賢人之堪任然韓詩外傳云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惠
眼觀而志合必繇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
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
可無慎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又曰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為鱗
蟻所制失其輔也詩曰不明爾德云云又曰有諤諤爭中者其
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云云言文王咨嗟痛殷
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據此韓詩家說此四句亦皆
言無賢臣與傳箋同顏說不足據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五 廣雅書同義

如蝸如蟻傳蝸蟻也蟻也汪氏異義曰釋蟲云蝸以諸蝸
總目即此詩之如蝸也疏引爾雅舍人注以蝸蟻為一物方俗
異名誤與幽風疏同然彼或因傳訓蝸為蟻未審厥旨誤尚有
由此則經傳皆分別言之若為一物則經文複贅矣承以案幽
風七月傳云蝸蟻也小雅菀柳傳又云蝸蟻也此傳則分蝸為
蟻蟻為蝸乃訓詁家對別散通之常例大抵蟻類形聲相似渾
言之則蝸蟻是其大名析言之有良蝸蟻蝸諸名耳

內吳于中國傳吳怒也不醉而怒曰吳段懋堂曰說文作吳从
三大三日今詩作吳者隸省也或以三四从大則非矣張衡左
思賦內景扇之景即吳之譌正義引張衡賦向作吳可見承吳
案淮南墜形訓食木者多力而羸高誘注能羸之屬是也羸煩

腸黃理也羸讀內羸于中國之羸此引詩羸字不省曰多力而
羸止與毛訓怒許訓壯大其旨略同

單及鬼方傳鬼方遠方也稽古編曰易釋文云鬼遠也後儒見
易言高宗伐鬼方商頌亦言高宗伐荆楚疑為一事遂謂鬼方
即荆楚宋黃或又謂今貴州本羅施鬼國地即古鬼方皆臆說
也高宗在位五十九年所伐豈必一國乎世本謂黃帝娶於鬼
方氏大戴禮帝繫篇謂陸終娶於鬼方氏要不知在何地匡衡
言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則是鬼方先服後叛故高宗伐之耳
孔疏以為鬼方殷之諸侯故施於紂世良然案干寶易注云鬼
方北方國見李鼎文選注引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耳
海先零西羌也皆不言是南裔則以為荆楚者非是承瑛案干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六 廣雅書同義

寶以鬼方為北方國此唐書言鬼方為突厥之先所由來也世
本注以鬼方為先零戎此後漢書西羌傳所謂武丁伐西落鬼
戎者也竹音亦云王季王雪山詩總聞則引史記楚世家熊渠
畏厲王暴虐去其王號為鬼方即荆楚之證其實鬼方對中國
而言後漢書成靈行乎鬼區注亦以鬼區為遠方此鬼方與鬼
區同詩言單及則所包者廣凡南裔北狄遠于中國皆是似不
比易言伐大戴言娶專指一國者也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箋云莫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曾無用
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說苑臣術篇曰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
之臣也也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為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
之所罰也明君也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

畏賢妒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承琪案後儒釋詩者多以莫聽之聽為聽言其說似本於此然經文上云無老成有典刑則此其聽當從箋為無用典刑治事者於經旨尤合也

顛沛之揭傳顛什沛拔也揭見根貌陳頌甫曰釋文作根見貌根見者其根可見也傳以根見釋經揭字揭當作揭從木今從手者誤也明堂位注齊人謂無髮為禿揭周禮職金注令時之書有所去識謂之揭藥說文揭揭藥也禿揭揭藥皆毛傳根見之義引中說也承琪案說文揭高舉也引申之義為長碩人葭莢揭揭傳揭長也高長者欲拔之意淮南兵略訓擣其揭揭高注揭揭欲拔也此傳云顛什沛拔也草木頓什拔倒則挺揭根見故傳以揭為見根貌不必改揭為揭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一 廣雅書同采

抑

序云柳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箋云自警者如彼泉流無喻肯以亡虞東學詩曰集傳據國語定為自警而去刺厲王之世此詩繫於大雅又次於板蕩桑柔之間詩中所陳多涉時序說似未可廢諸儒陳說不一要難依據其謂在後追刺者經朱子駁斥其謂刺幽王者李幽王之篇不得竄入厲世宣王諸詩之前其謂武公為世子時作者嚴按年表武公立於宣王十六年卒於平王十三年在厲王時年尚幼稚不得作詩即作於共和之末亦不過二十餘歲之人遽以亦事既

大國百八十

亦

亦覺遠於事情其謂平王時作者何義張記陸學無論東遷以後無難即詩中所稱迷亂荒湛亦未便懸指平王其謂宣王時作者深宣王中興令辟不得有迷亂荒湛之事其謂是詩本刺厲王國史載其作詩之人武公取以自警序詩者即以爲武公之作如左傳所云召穆公作常棣之類類此又不得其說而爲之辭彌不可信矣竊意作詩時世孔疏李解專言則失參而會之亦有可得而論者蓋幽工沈湎于酒賓筵之詩屢陳威儀之失此詩正與之合特實筵以自警者諷王此篇則借厲王爲鑒故疏謂之追刺也不然末章所謂曰喪厥國取譬不遠者將何所指邪郝仲與曰幽王距厲王遠矣武公追維往事以爲明鑒故曰告爾舊止曰取譬不遠蓋指流彘之事也錢飲光曰蕩詩

三詩後箋卷二十五

八 廣雅書同采

戒厲王取鑒於殷此詩戒幽王取鑒于厲故編詩者列於厲王之世按二說根據孔李異於臆談今從之承琪案此說亦非是若詩本刺幽而取鑒於厲則蕩詩借文王歎紂之詞亦可編之采薇出車之次乎至抑詩之爲刺王不獨疏引蒞苞韓詩翼要與毛序同王逸離騷章句序云詩人怨王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爲切此亦與序說合若其爲刺厲王則此篇與民勞板蕩語多相類詳見姜氏廣義故國語所云武公九十有五作懿自儆者懿即抑詩自當從韋昭說作者造篇追誦皆可言之當從蒞苞使人日誦是詩之解或又前篇中爾女小子非斥王之詞則天保卷阿皆稱爾女至春秋魯人之歌尚曰我君小子左襄四年古人稱謂賢直本無不宜況刺

王亦以自警即謂設為老成訓戒後生之言亦未嘗非主文諫
諫之道夫章曰喪厥國天子諸侯皆可稱國傷曰小大近喪柔
柔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皆是不得以厲王未滅為疑取譬不
遠承告爾舊止而言亦非以幽鑿厲之謂姜氏廣義謂史記武
公卒於平王十三年或以為即作懿戒之年則年九十五歲十
距厲王之世武公方幼安得作詩刺王若云立于宣王十五年
則武公即位年已四十共伯更長于武公共姜嫡老父母何為
欲嫁之則史遷所謂僖公之卒武公之立其年皆不足據蓋共
伯早喪在僖侯卒之前而武公以英年嗣位當厲王之世恐忠
言不見信故託為父兄師傅訓己之詞曰爾曰女曰小子皆指
武公亦非既老誨爾諄諄皆父兄自謂此雖與箋有異同然於

經義似較協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九

廣雅書同錄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傳抑抑密也隅廉也
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箋云人密審於威儀抑抑
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
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為
容貌如不肖然歐陽本義首駁此說以為毛鄭皆非詩意靡哲
不愚云者謂哲人不自脩慎亦陷於昏愚而反其本性李氏集
解從之謂下文方告王以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所以責王者如
此豈賢者不當如此邪故哲人之愚當如歐說承瑛案毛云無
道則愚非真愚也鄭云佯愚不為容貌耳非謂其燕喪威儀也
何害於責王之敬慎威儀乎東萊集遺說曰此言亂世人多以

避忠為心哲人亦豈如是哉但人亦意其無心於世而謂之
爾然庶人之愚乃其常病而所以指哲人為愚者乃意其發於
逃免譴戾之不得已耳此解善會傳箋之旨勝於歐李之以辭
害志者何氏古義曰第九章明以哲人愚人對言語意與此相
應哲愚相反果其真愚又何以稱哲人乎承瑛又案韓詩外傳
比干諫而砍箕子解髮佯狂而去君子問之曰勞矣箕子見比
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此正與傳
言無道則愚箋言佯愚者合淮南人閒訓云人能由昭昭於冥
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此即老子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之意然其引詩亦是謂哲人佯愚與傳箋
合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十

廣雅書同錄

無競維人傳無競競也箋云競疆也人君為政無疆於得賢人
稽古編曰左傳哀二十六年子貢言衛輒內無獻之親外無成
之卿而引此詩因而繼之曰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
有此詩說之最古者箋疏之解不繆矣翁氏附記曰左傳杜注
謂詩周頌言無疆惟得人也陳啟源引此詩以駁朱傳能盡人
道之說然古人篇章原不妨指歸各見周頌烈文篇為諸侯助
祭而作故以得人為說若此篇之旨於用賢意無所屬自以朱
傳為正承瑛案翁說非也哀二十六年左傳引無競維人四方
其順之烈文箋亦云諸侯順其所為或彼經本作其順與抑篇
作訓者不同杜注以所引為周頌可也昭元年傳君子曰甚展
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此引詩亦以

得人爲疆而所引祇一語杜亦以爲周頌何以知其必非大雅乎呂覽求人篇晉欲攻鄭子產爲之詩云云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維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高誘注云詩大雅抑之二章也無競競也國之強惟在得人故曰鄭國免其難也尤與傳箋悉合者

有覺德行傳覺直也箋云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承瑛案詩言有覺者斯干與此而二斯干傳訓覺爲高大彼箋又訓直蓋其義相成故傳箋互訓禮記緇衣引詩有栝德行注遂以大也直也兼訓之嚴緝訓覺爲悟本春秋繁露郊祭篇引此詩云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于彼矣此解義自可通然襄二十二年左傳范宣子囚叔向樂王鮒見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十一 廣雅書局

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而曰必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昭五年傳叔孫昭子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殺適立庶罪莫大焉豎牛懼齊殺諸塞關之外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兩引皆取覺直之義知毛訓本諸爾雅微諸左氏不可易矣

許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顧氏詩本音謂四句惟命字可韻餘皆無韻段氏音均表謂告則爲之幽合韻據爾雅釋訓告與試食則隱韻爲證承瑛案古韻之幽部分相通唐人猶知其條理故杜詩每以屋沃昔職同用又三章與迷亂干

政與末句刑頌而中間酒紹自爲韻顧氏以爲同車攻五章之例孔氏詩聲類圖之更明備矣

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傳不虞非度也箋云慎女爲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釋文非度待洛反下不億度同正義曰非度者非意所億度之事也承瑛案陸孔皆誤以鄭義爲毛義耳毛云非度者卽經侯度之度惟謹度故用戒其非度書微子卿士師師非度馬融注云爲非法度之事是也韓詩外傳云古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疆不陵弱眾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謹爾侯度用戒不虞說苑略同襄二十二年左傳鄭公孫黑肱有疾歸曰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十一 廣雅書局

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此引詩似皆以不虞爲敗度之事與毛云非度者合無所謂不億度而至如疏云非常寇盜者鹽鐵論世務篇大夫曰事不預辦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曰誥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此引詩意與鄭同然非毛義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毛無傳鄭釋爲苟且則是從艸之苟說詩者以此章首二句不入韻承瑛案說文苟自急救也苟與急雙聲爾雅釋詁寔駿肅亟釋文亟字又作苟知苟急亟皆同義此

詩當作無曰苟矣謂無輕易于言無曰言可急違皆與下言不可
可逝相呼應或疑苟字廣韻已力切爲之哈部之人遊字爲賄
支部之去二部古不相通孔氏詩聲類云支佳者耕清之也
苟字爲敬所從得聲則雖詩不見用亦以陰陽通之而知六當
入二十三錫不知十月之交氏與士宰韻雲漢氏與紀宰右止
里韻是之哈與脂支詩中已有相通者段氏以此爲合韻不必移苟入
錫韻乃與逝去入相協也翁氏附記曰鄭注儀禮苟敬云苟且
也假也主人所以小敬也夫以賓主致敬而曰苟且之敬曰假
敬曰小敬此何說乎此正是說文自急救之苟字音棘不音苟
詩無曰苟矣大學苟曰新皆即此字也桂氏未谷札樸曰說文
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詩無曰苟矣當用从羊省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三

之苟謂無曰已能慎言也承瑛謂此說亦通
無言不讎傳讎用也箋云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
物惡則其售賈賤釋文讎市由反徐云鄭市又反售市又反一
本作讎此音則與毛同正義曰相對謂之讎讎者相與用言語
故以讎爲用箋以用非讎之正訓且與報德連文故以爲讎報
物價釋詁云讎匹也是也敵相報故應對物價謂之讎承瑛案
說文無售字言部讎猶應也此以應對爲本義引申之爲讎報
物價玉篇始有售字乃後人所加耳此詩毛鄭本皆作讎箋中
售字亦當如釋文一本作讎讎賣物也乃行用之事故傳云讎
用高誘注呂覽義賞篇爲民之讎之若性亦云讎用也顏師古注
王粲傳引詩無言不讎云有善言則用之專主用善言與下報

德一例較正義善惡皆用之解爲勝箋以物之讎賈爲義正申
傳非易傳也陸氏以毛音市由反鄭音古又反孔云鄭唯以讎
字爲異不知鄭於表記引此詩注云讎猶荅也此箋獨以讎賈
爲言明是因毛訓讎爲用而申成其義耳一說韓詩外傳後漢
明紀引此詩讎皆作酬藝文類聚又作訓鄭注鄉飲酒禮云酬之言周
傳用字疑周之誤然鄭彼注云忠信爲周以主人先飲酬賓示
忠信之道與此無言意不相協毛意未必如此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十四

尚不愧于屋漏傳西北隅謂之屋漏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禮
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扉隱之處此祭之末也正義
曰爾雅孫炎解屋漏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非鄭義也承瑛
案曾子問說陽厭之事云當室之白鄭注云得戶明者也少牢
下篇有司官徹饌饌于室中西北隅注云此於戶設改饌當室
之白是鄭注儀禮即本曾子問孫注爾雅正本鄭氏未可謂務
解非鄭義也此箋以屋爲小帳屋即古之幄字則指室中西北
隅可以施帳之處然則屋漏本有二義一以當室之白日光所
入一以施幄之處隱蔽不明其實一地也鄭以詩言不愧故從
隱義耳

淑慎爾止傳止至也箋云止容止也承瑛案相鼠傳止所止息
也箋亦云止容止與此正同但此詩若以止爲容止則與下文
不愆于儀意複當以傳訓爲正汪氏曰傳釋止爲至復引
大學文證之言王審於法度施行之德能信人爲善爲美
必淑慎其所至於仁敬多信之謂行也蓋即中庸信

身則道立之意箋釋俾嘉謂為臣民所善所美以淑慎爾
止與下不衍于儀為一訓止為容止不若傳義之審矣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箋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
報也投猶擲也何氏古義云此下皆教之以聽言也凡人投我

以桃者我必報之以李感其善意故也今人有進美言於我者
而我顧不思所以報之乎夫至問言思報則其欣然嘉納絕無

扞格可知矣舊說以為承上文鮮不為則而喻上感下應之理
果爾則當云投之以桃報我以李不宜云投我報之也承琪案

何說非是此泥於經文我字耳詩人之詞本無定格不必為感
者自我即代為應者我亦無不可墨子兼愛篇云大雅之所

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
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鹽鐵論和親篇曰詩云投

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此皆與鄭義合知箋
說非無本也

彼童而角傳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箋云童羊譬王后
也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稽古編曰鄭狃於厲倡嬖剋配

姬之緯書誠謬說矣然後儒以為理之必無與投桃報李相反
亦非詩意厲王用事之臣必有無知而自用者將壞亂王室故

經文曰彼是實有指目之稱傳云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
也夫無角者自謂有角猶無能而自謂有能詩人設喻之意如

是而已韓氏讀詩傳謂曰童羊喻嬖倖也嬖倖無德而以為有
德橫干政事實以潰亂小子使為不善民將何以報之邪詩疑

曰彼童而角實備亂者也日與此輩酬酢往來有不潰亂者乎
承琪案上文方言上下感應之理而未贅以此二語亦所謂收
去害馬之意也

實虹小子箋云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後儒皆疑其說不安故
多以為武公自稱之詞稽古編曰詩人稱目其君尊之則曰天

曰上帝親之則曰爾女曰小子難以常禮拘也又民勞以下諸
篇雖刺厲王實兼戒用事之臣則抑篇實虹小子於乎小子或

指臣言亦可周書芮良夫解云爾執政小子是當時有此稱謂
矣王氏詩稗疏云淮南子繆稱武公謂其臣曰小子毋謂我老

而贏我有過必謁之益知小子非武公之自稱矣承琪案此二
說亦不可不必此詩武公所作殆如座右箴銘之類託為人言戒

己之辭故呼以爾女小子而用以自警即以風王序先言刺王
後言亦以自警者以詩編大雅王政所關故為此耳若謂武

公呼同寮及其臣為小子則既非自警又非刺王此詩果何為
作邪

荏染柔木言縉之絲傳縉被也箋云柔刃之木荏染然人則被
之弦以為三承琪案巧言荏染柔木傳柔木椅桐梓漆也彼箋

竝無解之之麻梳梓漆爰伐琴瑟毛氏以此之為
木則言縉之絲當是謂琴瑟之弦箋說似非毛旨又正義云釋

言縉綸也綸則繩之別名言縉之絲正謂以絲為繩被之於木
故云縉被不訓縉為被考方言縉縣施也秦曰縉趙曰縣吳越

之閒脫衣相被謂之縉說文亦云吳人解衣相被謂之縉是縉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去
廣雅書同案

正訓被正義謂傳言以緝被之亦非毛意

告之話言傳話言古之善言也臧氏經義雜記曰說文語合會

善言也从言昏聲傳曰告之話言論籀文語從會又話訓故言

也从言古聲詩曰話訓然則慎爾出話之話當從昏聲從昏從

會故訓為會合會所以善也此話言之話當從古聲從古故

曰故言又云古之善言毛傳說文義甚分明釋文於此話音戶

使反則唐以前此經已亂猶有說文作話四字使後人知許氏

引詩本作告之話言乃今說文話下不引詩而有詩曰話訓四

字話下引傳曰告之話言此明是唐人據其時詩本竄改何以

明之悉民古訓是式傳古故訓道箋云先王之遺典說文每與

毛傳合如今本所引則以今古之古為話訓之話矣小徐本無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七

曰字直作詩話訓亦不成文左傳著之話言下文別有告之訓

典亦作告字則話下不當引告之話言也此蓋後人見詩不作

話字而左傳有不知話言疑此或其駁文遂改詩作傳改話作

話移入話字下而話下別撰詩話訓以實之故與釋文引說文

及悉民傳文六年左傳皆抵牾承案臧說是也按勘記引段

氏云經告之話言當作告之話話傳當作話話古之善言也前

慎爾出話傳云話善言也此云話話古之善言也一篇之內依

字分訓而相蒙如此案此說未必然襄二年左傳亦引詩告之

話言話為話誤可也未必言字亦誤況此三句以人言與行韻

如何人斯之聲與身烈文之訓與刑貝韜之人與盈寧乃古音

真清相通之例若作話話則三句全無韻矣若話下詩曰話訓

則文有脫誤說兄丞氏篇

言提其耳箋云親提擗其耳何氏古義曰提本訓挈焦竑云此

提當音抵言附耳以教之也引史記冒絮提文帝等皆作抵音

為證承案提擗疊韻字擗即斯字集韻斯說文析也或从手

少儀注提猶絕也然則提擗者謂附耳而剖析之故箋又云此

言以教道之熟穀梁傳二年傳宮之許之為人也達心而懦達

心則其言略范注云明達之人言則舉綱領要不言提其耳則

愚者不惟據此亦是以提耳為言之詳也

吳天孔昭我生靡樂姜氏廣義曰此章是託為父兄師保自述

其憂勤之意二我字乃立訓者自謂也誨爾四句即上章未知

之故上章亦既抱子承耳提面命而言若云女借未知亦既抱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六

子而非甚幼矣此章亦聿既耄承誨爾諄諄聽我貌貌來若云

借曰我未有知則亦聿既耄更事多矣如此既耄二字方有著

落否則忽為小子忽為老人語無倫次矣

桑柔

序云桑柔芮伯刺厲王也此詩十六章上八章章八句下八章

章六句李氏詩所以前八章為刺王後八章則為僚友而發非

斥在上者其章句亦別意與前八章各為一事感調而皆一人

之作一時之言故采詩者聯而屬之承案許氏名物鈔亦云

此詩前八章刺王後八章刺臣故前以桑柔為比而後再以鹿起

興然用臣不當亦君之過故總言刺王此說尙與序不悖詩所

乃謂各為一詩真臆斷矣張氏詩貫曰小雅正月後五章亦與

1111092.5

人誤國意後八章下之... 詩分... 是復匪用其良等句又仍... 荒彼柔柔其下侯句將采其到傳也... 燦燦而希也箋云柔之柔濡其葉... 已採采之則葉燦燦而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燦燦承珠家古字... 句與均通然句之為均通詞也句不定是陰均故傳云言陰均... 也燦燦爾雅作曩樂單言之亦可曰曩宜六年公羊傳活我於... 曩曩下曩曩即所謂曩樂者也箋以經不曰柔柔而曰曩柔益... 指曩之柔時故曰謂曩始生時也其云葉燦燦而疏正同毛義... 又云人病於燦燦者對侯句而言謂無陰則人苦於炎熱而病... 矣

三詩後箋卷二十五

九

倉兄填兮傳倉喪也兄滋也填久也正義曰倉之為喪其義未... 聞示琪案倉喪疊韻為訓說文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倉黃... 亦疊韻字其義則為忽遽古凡言倉卒倉黃皆無正字大抵取... 雙聲疊韻字為之喪亡者忽遽之事故倉又為喪章懷注後漢... 書光武紀亦云倉卒謂喪亂也

紅駭駭檣旒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箋云軍旅久出征伐... 下亂日生不平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 長寇虐何氏古義曰此必厲王時有數興征伐之事故詩云然... 或疑史無所載然史記楚世家明言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楚... 去其王又秦本紀亦言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

犬丘大駱之族竹書載厲王三年淮夷侵雒王命虢公長父伐... 之不克十一年西戎入于犬丘皇王大紀載厲王時荆楚寇于... 南蠻仇寇于北淮夷寇于東命虢公征之不克微斂數起虐用... 其民民不堪命是其事皆與詩昭合故自足信承琪案後漢書... 西羌傳亦云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王命... 伐戎不克歐陽本義乃謂據國語史記及大小雅皆無厲王用... 兵征伐之事不知鄭氏何據為說然其釋經文四牡駉駉二句... 又云臣吏奔走於道路庶民召集於兵役夫既曰兵役非征伐... 而何此所謂疑所不必疑者也

三詩後箋卷二十五

十

也眾民皆然是齊一之義汪氏異義曰傳義當矣箋訓黎為不... 齊黎訓眾從眾轉齊則可從齊義轉不齊則曲矣承琪案黎齊... 亦疊韻為訓莊子漁父篇以化於齊民漢書食貨志亂齊民類... 注云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平民矣據此知齊民即黎民也... 世治則民皆齊平亂則反之故云民無有齊平者耳

國步斯頻傳步行頻急也箋云頻猶比也哀哉國家之政行此... 禍害比比然正義曰鄭唯以頻為比餘同又申毛云事有頻頻... 而為者皆急速故為急也申鄭云頻頻正是次比之義故云猶... 比承琪案周書文酌解三頻孔晁注云頻數也法言學行篇頻... 頻之黨甚於鸛斯頻頻猶數數也莊子逍遙游釋文引司馬注... 云數數猶汲汲也廣雅釋訓云頻頻比也是則頻頻數數汲汲

比比善皆相近箋訓頗猶比者乃由毛急善之意謂國家行此禍害數數然急耳正義以為因急於民似非傳旨說文贖張目也引詩國步斯曠此或稱三家與毛異義耳

靡所止疑傳疑定也釋文疑魚陟反正義曰疑音疑疑者安靜之義故為定也承案此當以陸音為正此詩多用隔句韻此章疑讀如屹與資維階平入相協若音疑則無韻矣

孔棘我圍傳圍垂也箋云圍當作禦甚急矣我之禦寇之事正義曰箋讀圍為禦者若守邊垂不得為無所定處且云我垂於文不足故以為禦寇之事承案上文念我土宇傳云宇居也此正與我圍相對因居邊垂而孔棘故念土著之甚安也箋讀圍為禦乃取顯義以曉人禦寇于邊故邊垂謂之圍傳箋實一

義也至守邊而云靡所定處者邊垂非一或有更番互戍之事耳
毛詩後箋卷之二十五
三 廣雅書同類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傳濯所以救熱也禮字此從宋本所以救亂也段氏經韻樓集曰左傳北宮文子論鄭事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禍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濯之有熱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毛傳本此尋詩意執熱言苦熱觸熱濯謂浴也此詩謂誰能苦熱而不澡浴其體以

求涼快若乎此乃常情常事鄭箋孟子趙注朱注左傳杜注皆三濯其手轉使義晦由泥於執字耳杜子美課伐木詩爾曹輕執執為我忍煩促與下章信行脩水簡詩觸熱藉子脩同意又有執毒簡雀評事詩云開襟向內弟執執露白頭此謂當暑而

不冠也子美得左氏毛公正解矣承案楊升菴集亦云執熱謂熱不去體若執持然非手執熱物已引杜詩許韓昌黎張籍書云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為證陸堂詩學又引周興嗣干又執熱陳涼亦為當暑今考墨子尚賢中篇云執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者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據此是以執為執持之執其義甚古毛於執字無傳以執持常語無煩故訓耳至杜詩言執執者尚不止段氏所引贊公房云近公如白雪執執煩何有夏夜歎云何由一洗濯執執互相望蓋唐人自以執執為當暑

然杜詩韓筆恐不足以證經以冷水浸徹今注云執持熱物以水自濯其手不切於事情也承案此亦非是禮記內則炮取豚若將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擊之濯手以摩之正義云手既摩之

不冠也子美得左氏毛公正解矣承案楊升菴集亦云執熱謂熱不去體若執持然非手執熱物已引杜詩許韓昌黎張籍書云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為證陸堂詩學又引周興嗣干又執熱陳涼亦為當暑今考墨子尚賢中篇云執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者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據此是以執為執持之執其義甚古毛於執字無傳以執持常語無煩故訓耳至杜詩言執執者尚不止段氏所引贊公房云近公如白雪執執煩何有夏夜歎云何由一洗濯執執互相望蓋唐人自以執執為當暑

然杜詩韓筆恐不足以證經以冷水浸徹今注云執持熱物以水自濯其手不切於事情也承案此亦非是禮記內則炮取豚若將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擊之濯手以摩之正義云手既摩之

泥不淨其肉又執故濯手摩之去其膩矣此執熱以濯之證也其何能淑載胥及溺箋云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云此於政事何能善乎則女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汪氏異義曰箋為不受教諫而不以禍難之辭疏云王肅以為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箋不然者以承上告教之言宜為不受之勢案章首二句指言今政之不善中四句為告教之言則末二句文勢當復指言今政言若不以禮治國尊用賢人則其何能淑有相與陷於禍難矣王氏之解視箋為勝承案孟子離婁篇引此詩趙注云刺時君臣何能為善乎但相與沈溺之道也王說蓋本於此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傳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祿也箋云王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傳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祿也箋云王

為政但好任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

祿釋文云家王申毛音篤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稼

稽維實同稽本作奇音色王申毛謂收稽也鄭云吝嗇也

家吝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稽卒痒始從禾正義曰夏官司

云治功曰力則力民謂善人有力功加於民者也故知力民代

會謂使代無功者會天祿力民代會傳既如此則好是稼稽亦

異於鄭王肅云當好知稼稽之艱難有功力於民代無功者會

天祿是也段氏詩經小學云鄭不云稼稽當作家吝則毛本作

家吝也傳云力民代會無功者會天祿也鄭申其意而王肅所

見之本誤衍一代字云代無功者會天祿也因曲為之說曰有

功力於民代無功者會天祿且改家吝字從禾而不知代無功

會天祿語最無理承案力之為功通義也周禮大司寇上功

糾力注云功農功力勤力則此力民自當謂知稼稽艱難之人

若傳無代字則經曰力民而傳曰無功經曰代而傳祇曰會語

不相應鄭謂居家吝嗇即是聚斂作力之人義亦不順毛詩字

多假借經不妨作家吝傳自以為稼稽之借韓詩外傳晉平公

時寶藏之臺榭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王者藏于天下諸侯

藏于百姓云云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稽

維實代會維好據此知三家詩本有作稼稽者王說非無所自

用以申毛為得其正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宋吳棫韻補讀瞻為諸良切引漢漂陽長

潘乾校官碑以瞻為彰崔駰反都賦以瞻為障二證顧氏詩本

三詩後箋卷二十五

廣雅書同類

音不以為然段氏音均表以瞻在第六部與相絀腸狂十部字

合韻承案殷武四章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借不濫不敢怠

違此以違與監嚴監協即此瞻與相絀腸狂協之證楚辭天問

亦以嚴與亡響長協然則此詩瞻可讀彰故校官碑云永世支

百民人所彰即借彰為瞻耳

進退維谷傳谷窮也箋云前無明君卻迫罪役故窮也正義曰

谷謂山谷陸谷是窮困之義故云谷窮段氏說文注曰谷當為

鞠之同音假借爾雅鞠窮也承案段說是也或據晏子春秋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君子之事

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云云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

谷其此之謂歟韓詩外傳田常弑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

處及家石他日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我君也嗚呼

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哉乃進盟以免父母

退伏劍以處其君聞之曰君子哉安之命矣夫詩曰人亦有言

進退維谷石先生之謂也此兩引詩之意皆謂處兩難善全而

處之皆善歎其善非嗟其窮蓋谷乃穀字之假借穀善也詩人

以近在不得以穀之下嫌其二穀相並為韻即改一假借之穀

字當之此詩人義同字變之例承案謂叔向引詩尚近於進退

皆善之義若韓詩外傳所言生亂世不得正行劫暴人不得全

義正是進退皆窮之意仍當以傳為正韓外傳十又言楚有士

曰申鳴楚王以為左司馬白公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以

兵之衛白公劫其父以與三晉人謂申鳴曰與我則與楚國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廣雅書同類

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
臣已不得為孝子矣安得不為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
父亦歿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
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
而生亦何以視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歿詩曰進退維谷此與
石他事略同然既云行不兩全名不兩立則所引進退維谷必
是謂進退兩窮未可謂進退皆善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傳瞻言百里遠慮也箋云聖人所視而言
者百里言見事遠而王不用承珙案箋以瞻言之言為言語似
欲與下文匪言不能相應玩傳文則瞻言之言但為語助韓詩
外傳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引詩曰瞻言百里似

亦不以瞻言為所視而言也

三詩後箋卷之二十五

三

廣雅釋詁

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箋云胡之言何也賢者見此事之是非非
不能分別卑白言之於王也然不言之何也此畏懼犯顏得罪
罰承珙案此與巧言篇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同意
彼傳云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或疑此詩之作至十六
章之多反覆開示不得謂之不能言亦不得謂之不言因以胡
斯畏忌為何所畏而不言不知此言是謂犯顏諍諫與作詩風
刺不同漢書賈山傳載其至言曰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
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
亡輔弼之臣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
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

此畏忌中論虛道篇曰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
進焉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于酒食人豈愛之故忠言之不
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此皆與箋說合
者無庸別為之解

征以中垢傳中垢言闇冥也稽古編曰孔氏申之謂垢者土處
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闇冥也是合兩字方成闇冥之義朱
傳分別中為隱暗垢為污穢則由蘇氏語而衍之也蘇傳云善
以用其善小人之承珙案中垢言垢中也猶中林中之比謂
不順之人其所行如在垢中垢塵垢也小雅維塵冥冥故傳云
言闇冥也韓詩外傳云以明扶明則升於天以明扶闇則歸其
人兩臂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穿則其幸也詩云維彼不順征

毛詩後箋卷之二十五

三

廣雅釋詁

以中垢闇行也此以中垢為冥行義亦與毛近
貪人敗類傳類善也箋云類等夷也居上位而行此人或效之
正義述毛云貪人有此惡行敗於善道又申鄭云箋以貪者惡
行自然反善不立言敗善故以類為等夷敗類者謂敗其朝廷
等類承珙案傳訓類為善者善即謂善類非善道也敗類者謂
貪人能敗善人耳箋語正申傳意故下箋又云居上位而不用
善反使我為悖逆之行是形其敗類之驗文元年左傳殺之役
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
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
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
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大子夫子何罪潛夫論過利篇曰昔周

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隧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據此似皆謂貪人禍及善類其傳箋正相合也

反子來赫傳赫炙也箋云口拒人謂之赫釋文赫毛許白反光也與王赫斯怒同義本亦作嚇鄭許嫁反莊子云以梁國嚇我

是也正義云來赫者言其拒己之意故轉爲嚇與王赫斯怒義同是張口瞋怒之貌故箋以爲口拒人謂之赫定本集注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我陰知女行矣乃反來嚇炙我欲有以退止我言者也傳義或然俗本誤也承琪案陸氏所言是所見傳本訓赫爲光一本卽作赫赫也而不及集注赫炙也之訓孔疏所言則似未見釋文赫光之本但當同陸氏一作本耳其云故轉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毛

廣雅書同案

爲嚇者謂鄭箋讀赫爲嚇非轉其字作嚇也又云俗本誤者未明言俗本何作豈當時俗本有意作嚇字者歟然疏意則以定本集注作赫炙也者爲得傳意焦氏補疏曰毛以赫與陰相對陰所以蔭故訓赫爲炙我方陰女以涼女反炙我以熱訓說之精正義不能發明箋以口拒人解之與傳自異王肅云我陰知女行矣乃反來嚇炙我亦非毛義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傳涼薄也箋云職主涼信也民之行失其中者主由爲政者信用小人工相欺違正義曰王肅云民之無中主爲薄俗善相欺背傳意當然此傳以涼爲薄職爲民所主爲則下云職競職盜皆是民之所主不得與鄭同箋以民之爲惡由政不善則所言職者皆主出君政不宐爲民意所主故

易傳以諒爲信稽古編曰末二章三言民俗之敗皆歸咎於執政之人上欺違則民心罔中矣上尙力而不尙德則民行邪僻矣上爲寇盜之行則民心不能安定矣此詩刺王而兼及朝臣故篇末縷陳之王肅述毛皆主民言殆非毛意當以箋爲正承琪案傳但訓涼爲薄未分別由民由上但此二章三言職皆主爲惡行不應舍上而專責之民故當從箋義申毛但職涼善背與下職絜用力職盜爲寇文例正同競力盜寇皆一義相承則職涼善背當卽謂涼薄者工相欺背箋轉涼爲諒以四字分作二義似亦未得經旨

涼曰不可覆背善言箋云善猶大也我諫止之以信言女所行者不可反背我而大言言拒己諫之甚校勘記曰唐石經涼作諒案唐石經非也釋文職涼毛音良薄也鄭音亮信也下同所云下同者卽此涼曰之涼是也正義因此涼字無傳遂取鄭爲毛說而云故我以信言諫王曰云云不知此涼字毛自與上傳同訓爲薄不訓爲信也然其本亦未必竟改經作諒字唐石經乃始上作涼此作諒失之甚矣承琪案此說是也涼卽上章之涼背亦卽上章之背謂我言其涼薄爲不可彼卽反背而大言言者謂薄行非其所爲而詈人之謗己故下文繼之云雖曰匪子既作爾歌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毛

廣雅書同案

顧氏詩本音曰此章反與言協寇古音苦故反與子協可與歌協戚氏證讀謂首句與四句協二三作閒句詩本音以寇協子以可協歌徒見錯亂承琪案詩中惟此篇多用隔韻末章更於

隔韻用轆轤體此韻例之最變者況以首句韻第四句次句韻五句三句韻六句法仍整齊未見為錯雜也

雲漢

序云雲漢仍叔美宣王也稽古編曰宣王遭旱之年箋疏不能定其早晚以雲漢序推之殆初年事乎序云宣王承厲王之是去前王未遠也又云內有撥亂之志是尙未見諸行事也

云天下喜於王化復行是前此王化尙未及行也其在初卽作時可知矣皇甫謚以爲宣王元年不藉于畝天下大旱二年不

雨至六年乃雨孔疏疑其無據然合之序非謬也又經言饑饉薦臻與六年乃雨說亦相符劉道原通鑑外紀全祖元晏之說諒有見矣承琪案宣王大雅以雲漢爲首其下五篇則建國親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元 廣雅書同案

侯任賢使能以及征伐用武之事次第井然則憂旱爲初年事無疑況小雅多刺宣之詩是其晚歲倦勤必不復遇災而懼惟

皇甫以不藉于畝爲元年則與國語史記不合若六年乃雨之說則經言薦饑固有明徵六章箋云我何由常遭此旱相臺本

常作當非是呂記又胡靈煥我以旱釋文引韓詩煥作珍云重十行本也是則遭旱非止一年韓傳鄭箋皆同此說謚言未嘗無本也

箋云仍叔周大夫也春秋魯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正義曰引之者證此仍叔是天子大夫也以史記考之桓之五

年上距宣王之崩七十六年至其初則百餘年也未審此詩何時而作爲別人可也何則春秋之世晉之知氏世稱伯趙氏世

稱孟仍氏或亦世稱字叔爲也、可也承琪案莊元年左傳王

伊榮叔錫魯桓公命又文五年王使榮叔如晉魯歸舍且贈亦去七十餘年疏所謂世稱字者是也

圭璧既卒箋云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正義曰春官大宗伯以下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

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裸圭有瓊以祀先王圭璧以

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是祭神所用故云禮神之圭璧已盡矣以三牲用不可盡故言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

盡承琪案祭神之玉大宗伯與典瑞文不同鄭注以爲蒼璧所禮者冬至園丘之祭四圭所禮者夏正郊天之祭黃琮所禮者

崑崙之神兩圭所禮者神州之神徐邈云璧以禮神圭以自執故曰植璧秉圭顯慶禮又云於蒼璧言禮於四圭有邸言祀說

者謂禮神在求神之初祀神在薦獻之時蓋一祭而兩用今考徐邈之說以蒼璧黃琮爲奠神之玉四圭兩圭爲自執之玉不

知六瑞六器並掌宗伯何獨無四圭兩圭典瑞玉人所職尤詳何獨無蒼璧黃琮且典瑞下文言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

以祀山川若以爲所奠之玉不應一節之中頓爾異義如盡以爲執玉則日月星辰山川俱無奠玉矣若顯慶禮謂禮玉用於

求神之初則玉無煙臭本無燔燎降神之禮且大宗伯於四方有禮玉而何以典瑞又不言四方之祀玉邪惟陳及之以蒼璧

黃琮言其色四圭兩圭言其形蒼璧之與四圭黃琮之與兩圭祇合是一玉其說爲正五禮通考取之當矣言既卒者萬象烈

曰某神合用某璧某璧合祀某神盡如典禮用之無有餘者一
是謂之既卒也

禮記郊特牲正義曰圜丘之祭皇氏云祭日之旦王立邱之東
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邱上升壇以降其神故韓氏內傳云天
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毛詩明
辨錄曰典瑞所掌玉人所造有名之圭璧皆君王執以禮神者
非用以獻神也獻神幣則焚之玉則瘞之春秋有沈璧於河之
事卽廢縣沈鍾之義自韓詩內傳有天子奉玉升柴之說因謂
燔牲者并燔玉夫牲取其臭加蕭以達其氣猶之用鬱鬯以醜
耳天神至尊不裸故燔柴玉之燔何取乎爾說者又引雲漢之
詩以證之殊不知國有災祲君臣憂懼雩以告天望以祈山川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三

廣雅書同

索鬼神求廢祀殺牲無算圭璧俱空甚言靡神不舉耳國之壇
燿皆獻牲執璧以禱亦可云卒豈必瘞燧而始卒邪且祭天者
加於牲上而燔之小祀不燔牲將燔玉於何所乎承琪案梁書
許懋傳天監十年轉太子家令降敕問凡求陰陽應各從其類
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爲疑懋荅曰雩祭燔柴經無其文
案周宣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注云上祭天下祭
地奠其幣今傳瘞其物以此而言爲旱而祭天地並有瘞埋之
文不見有燔柴之說請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從坎瘞以符周
宣雲漢之說詔從之文獻通考載朱昇議亦同羅泌云雲漢所
言亦禮神之玉耳何自而有燔且瘞哉然則圭璧既卒其非因
燔瘞而竭盡可知矣

大正百卷一

356 1111

后稷不克上帝不臨箋云克當作刻刻識也奠瘞羣神而不得
爾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視我之精誠與正
義曰毛無破字之理必不與鄭同蓋以克爲能王肅云后稷不
能福佑我邪上帝不能臨饗我邪傳意或然承琪案王肅以克
爲能不克爲不能福佑於經文增字成義恐非毛旨呂記引王
氏曰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既無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於
帝又不顧我恐緝或又謂救災人事也故言后稷不克臨饗神
事也故言上帝不臨此皆以克爲勝雖與能義略同而詞意較
順春秋繁露郊祀篇曰宣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
故有此災愈恐懼而謹事天此則以后稷不克二句文法倒裝
皆爲自責之辭其說亦古足備一解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三

廣雅書同

先祖于摧傳至也箋云摧當作唯唯嗟也天將遂早餓殺我與
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辭正
義曰孫毓云我今灰亡先祖之神于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今
以孫爲毛說箋以先祖于至於辭不安故轉推爲唯稽古編曰
孫說轉至爲歸義太迂源謂至者猶云來格耳言酷旱如此天
將使我民無有遺畱先祖之神何不助我畏此旱災而來格乎
毛意或如此承琪案釋文云相毛如字此胡不相畏與兩無正
句同相字當如字讀言先祖見此旱災何不相與畏懼而來至
乎不必如鄭訓助也胡不相畏本指先祖則先祖之文當在胡
不之上正義謂下之與于摧共句是也若如孫毓之解則于摧
二字中間須增何所二字經文爲不辭矣箋以于摧爲于嗟告

困之辭則是呼先祖而于嗟以告之鄭於詩文多作此解如
天不惠昊天不平等等皆以上二字為呼詞下二字乃所以告之
按之文義終未甚浹適也

父母先祖胡靈忍予傳先祖文武為民父母也正義曰於民則
為父母於周則為先祖故言先祖文武以其為民父母故稱父
母欲見先祖父母為一故先解先祖必知先祖唯文武者以此
詩所訴皆所祭之神周立七廟親廟四非受命立功不足徧訴
上章已言后稷明此唯文武耳承璜案正月父母生我傳云父
母謂文武也小宛念昔先人傳云先人文武也毛蓋以二雅所
稱周之先祖至文武而極盛而父母斯民尤惟文武足以當之
故於諸言父母者多斥文武其義必有所受之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廣雅書局

滌滌山川傳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承璜案滌滌即滌蕩
之義傳云旱氣者謂山之木川之水皆為是氣滌除殆盡也說
文薇艸旱盡也引詩薇薇山川此或據三家詩其字從艸故云
艸旱盡然經文連川言之則不如毛義之該備耳

旱魃為虐傳魃旱神也承璜案藝文類聚引韋昭毛詩答問曰
雲漢之詩旱魃為虐傳魃天旱鬼也據此似傳本作旱鬼說文
魃旱鬼也即用毛傳後漢書皇甫規傳旱魃為虐注云魃旱神
也意章懷時毛傳已作旱神歟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箋云我所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
正義日月合孟春祈穀於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祭四
方與社即以社以方是也方望溪曰呂氏月令所述多周制孟

社山澤邦畿四面皆有之月令於春未及方祭疑此
方也仲春命民社二者正次祈穀之後可與此詩相證承璜
案出田以社以方傳云方迎四方氣於郊此方社連言以彼同
則方祭亦即迎氣之祭此本述平時敬恭明神之事方即謂四
時方祭社即兼春祈秋報通一歲之祀事皆及時舉行未嘗晚
莫不必因祈穀在孟夏遂泥方社亦專指春祭之事也

敬恭明神釋文云明祀本或作明神盧氏考證曰注疏本作明
神案文選陸士衡答張士然詩注作敬恭明祀又見隸釋西嶽
華山亭碑承璜案箋云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則
鄭所據毛詩自作明神當以注疏本為正臧氏玉林曰下文宜
無悔怒正承此明神言之若言明祀無悔怒似不可通又文選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廣雅書局

東京賦盛夏后之致美爰恭恭敬於明神李注引毛詩恭敬明神
知張平子所據詩亦作明神即有一本作明祀要不得據以輕
改也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箋云人君以羣臣為友散無其紀者凶年
祿餼不足又無賞賜也承璜案假樂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傳朋
友羣臣也足證此友紀亦當是綱紀羣臣之義但箋釋散義謂
是祿餼不足又無賞賜則與傳言歲凶年穀不登趣馬不秣師
氏弛兵之意不合傳蓋謂羣臣以救旱之急廢其職事不暇整
理故曰散無友紀然雖至於勞苦窮病猶無人而不思周救百
姓者此及下章皆與鄭異正義述毛仍云祿餼不足是無綱紀
既誤以鄭義為毛義又於下章大夫君子昭假無羸引王肅云

大夫君子公卿大夫也昭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私贏面
散所以無私贏者以民近死亡當賑救之以全女之成功
或然觀此文勢上章或亦不同今以毛無別訓遂作同
所指即此散無友紀之下以祿餼不足為毛解不知毛所和
牟般禮正以憂旱廢職證經散字之義並非泛引成文亦不
謂毛無別訓也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傳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箋云
周當作調王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賜給之權救其急後日乏無
不能豫止正義申毛引王肅云靡人而不周其急也其發倉廩
散積聚有分無多分寡無敢有不能而止者言上下同也又申
鄭云上言王之於臣祿餼不足則此言當為王救羣臣不宜為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三詩 國朝書局

羣臣救人故易傳承案春秋時列國有災卿大夫尙有能出
所蓄以賑貧民者如楚子文宋公子鮑之類則宣王之時羣臣
以祿倉之餘賜給百姓固其宜矣若謂臣困於食而王給之則
是給其祿餼不當言周且周官荒政十二並無賑給羣臣之條
庶正冢宰位高祿厚此而待賑民當若何況救荒當先及小民
亦不應但賜給有位也準此言之傳義誠不可易

有嘒其星傳嘒眾星貌承案召南正義引此傳但云星貌無
眾字此箋云王仰天見眾星順天而行嘒嘒然傳眾字或涉此
而衍說文口部嘒小聲也詩曰嘒彼小星言部識聲也詩曰有
識其聲召南以嘒狀小星或由小聲之義而引申之雲漢之詩
三家必有借識字者故許引之當云詩曰有識其星蓋此無正

字引申假借皆依聲以見義許兩引詩並與詩識之本義無涉
段注說文謂有識其聲如史所云赤氣五天碎隱有聲非也
昭假無贏傳假至也箋云假升也王仰天見眾星順天而行嘒
嘒然意感故謂其卿大夫曰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贏緩之
時今眾民之命近將死亡勉之助我無棄女之成功者王肅申
毛為昭其至誠於天下無有私贏而不敷散承案下文無棄
爾成若非因上章有羣臣周救百姓之事則何謂成功正義申
箋以得雨即是成功故勸羣臣助之求雨夫雨猶未降何得遽
云爾成且此時豈有羣臣敢不助王求雨者而乃作此語邪

崧高

崧高維嶽傳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
西嶽華北嶽恆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
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正義曰經典羣書多云五岳此
傳惟言四岳者以堯之建官而立四伯主四時四方之岳而已
不主中岳故堯典每云咨四岳而不言五也周語說伯夷佐禹
云共工之從孫四岳佐之又曰祚四岳國命為侯伯皆謂伯夷
為四岳此將言伯夷之事故指言四岳其云五岳者即此四與
崧高而五也承案爾雅釋山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

三詩後箋卷二十五

三詩 國朝書局

江南衡其末一條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恆
山為北嶽嵩高為中嶽鄭注周禮大司樂四鎮五嶽崩令去樂
用爾雅前條有嶽山而無嵩高注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
五嶽用爾雅後條有嵩高而無嶽山賈疏謂周禮在雍州權立

吳嶽爲西嶽非常法孔穎達謂大司樂注主災異而言其五嶽
正名必取嵩高爲定解邵氏二雲爾雅正義疏駁之以五嶽視
三公國有常祀豈可權立其名若專主災異豈吳嶽有災而嵩
高必無震裂是其說皆不可通故邵氏以爾雅河南華云云爲
周時五嶽之名周以嶽山爲西嶽則華山當爲中嶽故郭注爾
雅但云華陰山而不以華爲西嶽漢初傳爾雅者於篇末增嵩
高爲中嶽之文太史公首述其言風俗通說文俱沿襲其說何
休注公羊白虎通義引尙書大傳皆有嵩高之說而不知皆誤
以洪制爲古義也金誠齋又駁邵氏曰東岱西華南衡北恆四
嶽之名歷代所不改惟中嶽非巡守朝會之所特爲帝都之鎮
故中嶽當隨帝都而移唐虞及夏都在冀州之域以霍大山爲
中嶽禹貢曰至于岳陽又曰至于大岳皆謂霍大山是也殷湯
都西亳在豫州之域故以嵩高爲中嶽周武王都鎬在雍州之
域當以嶽山爲中嶽嶽山即禹貢岍山以其爲中嶽故專稱嶽
猶霍大山爲中嶽亦專稱嶽也嶽山之爲中嶽不過以爲王畿
之鎮而華山仍爲西嶽乃西方諸侯朝覲之所與東岱南衡一
例若以嶽山爲西嶽則此山逼近西戎與華山相去幾及千里
又在鎬京之西苟諸侯往朝於彼必越過京師此必無之事也
若云仍朝於華山而不至嶽山是西嶽爲虛設矣爾雅九州禹
貢職方不同說者皆以爲殷制可知釋山篇末所載五嶽有嵩
高而無嶽山爲殷制矣其篇首云河南華者釋周之五嶽而殷
之五嶽載於篇末蓋此五嶽雖殷制而東周以後亦因之故始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嶽山

西周而終東周也邵氏以嶽山爲西嶽華山爲中嶽尙非確解
又謂爾雅篇末之五嶽爲漢人附益豈其然乎承其謂虞夏之
時嵩高謂之外方本不在五嶽之內則其時中嶽爲霍大山可
無疑義爾雅前一條並無嶽名第紀江河東西南北之名山耳
職方亦但記九州之鎮山並未明指何山爲嶽鄭注大司樂以
四鎮五嶽連文適與職方九州之山數足相當而職方五州之
山又與爾雅河西華等相同故牽配一文爲注其實周以岍山
爲嶽經典並無明證爾雅末條所言五嶽自是殷都豫州始以
嵩高爲中嶽周公營建洛邑亦在豫州故仍殷制亦當以嵩高
爲中嶽嵩高又名大室左傳昭四年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大
室別大室於四嶽可知嵩高爲周之中嶽矣爾雅末條專釋殷
周之五嶽唐虞之制本非所言史記尙書大傳及公羊何注并
謂唐虞卽以嵩高爲中嶽孔氏詩疏從之誤矣至嵩山古本作
崇山周語神降于崇山韋注嵩古通用崇是唐虞之外方殷周
或謂之崇山或謂之大室爾雅當本作崇山爲中嶽漢時始改
名嵩高寫爾雅者從而易之其實崇嵩本一字也若詩之嵩高
維嶽但指四嶽而言應劭風俗通始以詩嵩高爲指中嶽耳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傳嶽降神靈和氣以
生申甫之大功翰幹也箋云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知人
爲周之楨幹之臣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美此俱出四嶽故連
言之正義曰此箋定以甫爲甫侯而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以甫
爲仲山甫者按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嶽山

伯同為嶽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承琪案鄭君禮注
蓋出三家詩後漢書劉陶云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難派衡
應閒曰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此皆以甫為仲山甫范傳嚴海仍
主禮注困學紀聞駁之謂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某甫也甫與
父同若以仲山甫為甫則尹吉甫厥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言
甫矣近世說詩者乃取此而舍傳箋好奇之過也呂記曰申甫
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
意考之蓋當如此承琪謂首章甫申皆指其先世言之曰維周
之翰曰于蕃于宣皆述其先世之功次章乃入申伯其曰王
之事言王使繼其先世之事七章曰戎有良翰正應此維周之
翰八章曰採此萬邦開于四國正應此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皆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廣雅書同類

所謂續事也傳於首章但以甫申為國名而不著其人可見毛
意祇統言其先世兼及甫者以其同出四嶽而又皆有賢臣耳
若首章之申即指申伯則甫侯當亦同時不應遠舉穆王時人
而與之並論矣

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傳謝周之南國也箋云于往于於往作邑
於謝南方之國皆統理施其法度時改大其邑使為侯伯故云
然正義曰申伯國本近謝今命為州牧故改邑於謝取其便宜
許氏名物鈔曰史記謂四嶽佐禹有功虞夏之際或封於申然
則申國固非宣王始封之也謝非申國之舊宣王改封申伯於
此申之舊國莫可考今南陽之申因申伯而名謝地也承琪案
此說本林之奇然申謝本二地前漢志申國在南陽宛縣續漢

志謝城在南陽棘陽縣東北百里鄭語桓公曰謝西之九州何
如史伯曰惟謝邾之閒是易取也注謝申伯之國今在南陽邾
南謝北統邾在焉蓋惟謝西之地甚廣而與申相近故令就申
改邑於謝當以形勢便宜之故許氏謂申伯舊封無考因改封
而謝地亦得申名非也

惠氏古義曰謝王符引作序潛夫論云申地在南陽宛北序山
之下故詩云豐豐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是式王逸注
楚辭七諫荆文寤而徐亡云徐偃王國名也周宣王之舅申伯
所封也詩曰申伯番番既入于徐案古豫謝字通儀禮鄉射禮
豫則鉤楹內注云豫讀如成周宣謝之謝今文豫或作序聲之
近也故王符引作序豫讀為舒舒讀為徐故王逸又作徐承琪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廣雅書同類

案徐亦謝音之轉謝自在南陽王叔師以為彭城之徐誤矣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傳召伯召公也箋云申伯忠臣不欲離
王室故王使召公定其宅令往居謝正義曰封諸侯者當即使
其人自定居處不必天子為築城邑然後遣之此宣王獨先命
召公定申伯往居之宅故解其言定之意王以申伯忠臣不欲
遠離王室使召伯先繕治其居欲以定申伯之意故言定也承
琪案悉民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傳云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
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此正與定申伯之宅同義左
傳定四年 聃季授士陶叔授 可見古者建國親侯自有王朝遣
官度地定居之制定申伯 宅亦不過定其所居耳箋疏之言
似非經旨

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傳庸城也箋云庸勞也今因是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之功勞言尤章顯也正義曰傳以下云有倣其城故以庸爲城箋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勞不宜直言爲其作城而已故易傳也承琪案因謝人以作庸者卽謂用謝人築謝邑如召誥云以庶殷攻位于洛汭也此章是方作下章有倣其城乃旣成耳朱子語類或問嵩高丞民二詩皆是遣大臣出爲諸侯築城荅曰封諸侯固是事看黍苗詩當初召伯帶領許多車徒人馬去也是勞擾此不可曉承琪謂調民築城古人恐無此法黍苗言召伯營謝固與嵩高相表裏然黍苗序言刺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夫召伯之職豈止于營謝一事邪蓋召穆公以上公爲二伯時或巡省南國因有營謝之事故黍苗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廣雅書局

後二章並陳其功以刺當時卿士不能爲王布恩澤而成事業耳所云車輦徒御自是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之常非謂以周人而築謝邑也丞民仲山甫城齊而曰四牡業業征夫捷捷傳云言述職也可見仲山甫是爲王卿士職當眺省諸侯此行亦是述其卿士之職而因使之城齊與召伯城謝事正同所云四牡征夫亦卿行旅從之義非用征夫城齊也然則以作爾庸毛訓庸爲城謂因謝地之人營築城邑正見因地制宜不煩調遣勞民之意箋易傳訓勞申伯之勞何必因謝人而始章顯乎

粵爾介圭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正義曰寶者居守之辭非瑞信之語故易傳係疏云詩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

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圭而謂之介箋義爲長汪氏異義曰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珪以鎮圭言也然命圭亦得通謂介圭說文珪大圭也周書曰稱奉介圭是也傳訓寶爲瑞謂命圭也若鎮圭天子所守宣王安得以錫申伯諸侯玉瑞頒自王朝故曰命圭聘禮記曰圭璋璧琮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命圭何嘗不可以言寶此與韓奕介圭皆傳義爲正承琪案韓奕言以介圭入覲尤不得謂非諸侯之命圭後漢書張衡應閒曰服袞而朝介圭作瑞文選魯靈光殿賦錫介圭以作瑞此皆從毛訓寶爲瑞則介圭自當爲命圭東萊謂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天子尺有二寸之介圭是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廣雅書局

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臧氏經義雜記曰案近乃近字形近之譌說文丁部近古之適人以木鐸記詩言从辵从丁丁亦聲讀與記同又丁讀若箕與其同聲故彼記之子亦作彼其之子詩以近字聲與記其同故借用之鄭從許讀若記故云辭也毛傳爲已則首以蓋古已已近聲皆相近也正義曰歎而送之往去已此王之舅也得毛旨矣正義又曰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爲已以爲辭也然則唐時本已作近孔仲達亦不知本作近矣段氏詩經小學云已與忌同大叔于田傳云忌辭也此傳謂近者已之假借箋申之曰已辭也讀如彼記之子之記王風彼其之子箋曰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鄭風箋曰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蓋其忌記

已近五字同詞之助也已作戊己字今本毛詩此及王鄭風作已止字誤又鄭釋毛云己辭也今本仍作近誤經傳近誤作近則自唐然矣惟宋廖氏本作近承案臧說是也段氏謂箋當作己辭也乃戊己之己不作己止之己此說非是傳釋近爲己是往近王舅即往己王舅猶洛誥云予在己也鄭恐人不明近字訓己之義故謂經近字爲語辭也又古人於己午之己已止之己人已之己讀聲皆相近故毛以近爲己鄭讀己如記未必如後人分已午爲詳里切已止爲羊里切人已爲居擬切也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楨式適其行箋云楨糧式用適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朱氏公遷曰上言徹土田是并其田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廣雅書局

以授民人此言徹土疆則取井田什一之賦以爲餼糧而供一時之用耳承案徹土疆與徹土田自是二事鄭以上言土田故云正其井牧定其賦稅此言土疆則申畫郊圻經理疆場之事故云治土界之所至正爲下峙糧速行緣起地自遺人所掌道路之委積自廬至市皆由國中以達於四境其儲峙供具自在疆域既定之後申國境內之委積亦當取其本國之所出虞東學詩謂遺人所言皆王國爲之整備駁箋以峙糧爲申伯舍宿之須爲非是如此則峙糧速行與上徹土疆句全不相涉無此文義矣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傳吉甫尹吉甫也作是工師之誦也肆長也正義曰詩者下師樂人誦之以爲樂曲故云作是

工師之誦欲使申伯之樂人常誦習此詩也肆者陳設之謂是進長之義故以肆爲長承案此章言誦又言詩又言風三者有別誦者可歌之名周禮六司樂注以聲節之曰誦禮記文王世子注誦謂歌樂也蓋三百篇皆可爲工師之誦故節南山亦云家父作誦是統言之則美惡不嫌同辭也詩則其本篇之詞風則其詞中之意悉民穆如清風即此風也肆爲長者說文肆極陳也从長隶聲極陳即長之義故其字从長肆好者謂其意思深長也

以贈申伯傳贈增也箋云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釋文云贈送也詩之本皆爾鄭王申毛並同崔集注本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正義曰鄭唯贈送一字別臧氏玉林曰案箋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廣雅書局

則鄭申毛本作增崔集注本是也箋云送之令以爲樂者解所以作誦增益之意非訓贈爲送正義亦誤以鄭訓贈爲送與陸同今徐鉉本說文贈玩好相送也此當是後人私改家藏寫本徐鉉說文作贈增也毛許往往相合益可證詩傳之本作增矣承案案贈從曾聲說文會下云从曾省曾益也送遺是增益之事故贈當兼增送二義如贖字下云物相增加也一曰送也增其本義送其引申之義也秦風渭陽何以贈之傳贈送也彼但言車馬故取玩好相送之訓此云作誦以贈有增益德美之義當以崔本爲正臧氏謂箋送之不解贈字亦爲得之韓奕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箋云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案贈厚當作增厚此箋亦以贈兼送增二義

烝民

序云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稽古編曰烝民詩雖因贈行而作然意不專在贈行也經八章其言出祖言祖齊末二章始及之耳首章言山甫之生次章言其德三章言其職四五六章備言其德可以事上率下保身出政能稱厥職而宣王之知人善任以致中興不言可知矣蓋與嵩高詩同是贈行而體製既殊意義亦別申伯之職以藩翰為重故首章既及之而通篇述就封始末甚詳山甫之職兼總內外城齊之役其暫耳故篇末方言之復卷卷望其歸二詩旨趣各有在也嵩高序云建國親侯烝民序云任賢使能允矣承瑛案仲山甫之出使毛傳明言述職則詩中所言將命賦政百辟式四方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廣雅書局

發皆其所任之事城齊特其一端耳故至後二章始言之序並不及城齊一語從可知矣後之說詩者謂王命山甫城齊而尹吉甫作詩送之似全詩專為城齊一事殊於經序不合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傳烝民物事則法箋云天之生眾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承瑛案正義謂因經物則異文故箋分性情為二五性法五行六情法六氣或疑箋與傳異其實非也孟子引此詩而述孔子之言曰故有物必有則是謂則從物生已為定解毛傳簡賈但訓物為事則為法當亦謂有事必有法事即洪範五事之事貌言視聽思所謂事也恭從明聰睿所謂法也洪範以五事配五行而五行所包甚廣唐志所云行於四時為五氣德彙於人

大雅百一十四

為五常皆是故鄭以有物為五常之性而必曰五行者以經言

物者謂物象五行乃物象也其二云情有所法者謂喜怒哀樂好惡之情出於五常之性性為物情以法性故為則也疏謂六情法六氣者六氣亦不外五行左傳五年子大叔曰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蓋由五行而有六氣洪範八庶徵正義謂雨暘燠寒風五氣與昭元年左傳陰陽風雨晦明六氣相較兩暘風文與彼同晦即寒明即燠鄭注尚書本五行傳以兩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惟六氣之陰屬天不在五行之內是則六氣亦本五行六情之法六氣亦即是法五行其理皆相通貫非是物有象情有法各不相涉也箋廣申傳義疏又博證箋文故不云箋與傳異趙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廣雅書局

注孟子云言天生眾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考韓詩外傳云民之秉德以則天也趙注蓋本於此是以有物指天有則指人之法天亦如箋物象之說謂性為天所命性之有仁義禮智信即象天之木金水火土故以性屬天以六情法五性是以人之情法天之性故知毛韓鄭趙諸說皆與孔子釋詩之旨趣不相悖也

生仲山甫傳仲山甫樊侯也漢書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鄧展晉灼皆以此為韓詩之誤潛夫論志氏姓以仲山為慶姓與韓詩同水經瓠子水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有仲山夫人祠祠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廟羊虎傾低破碎略盡據

大雅百一十五

郭緣生述征記仲山夫人為堯妃見漢建寧四年成陽令管遵所立碑洪氏隸釋載漢成宗永康元年所立孟郁修堯廟碑云仲氏祖統所出本繼於姬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於齊周道衰微失爵亡邦後嗣乖散各相土譯居因氏仲焉此以仲山甫封齊雖同韓詩而又以為周之苗裔則與異姓之說不合通志氏族略謂周大王子虞仲支孫仲山甫為周宣王卿士食采于樊曰樊侯因邑命氏路史中樊國遂兩見一以為泰伯仲雍後一以為麋姓更屬漫無折衷惟唐權德輿集有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考史記魯世家獻公二十三年卒弟武公敖立九年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周宣王欲立戲樊仲甫諫不聽戲立九年括之子伯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廣雅書同案

御攻般戲而自立周宣王伐魯般伯御問誰可為魯後者樊穆仲舉戲弟稱以對是為孝公觀仲山甫於魯事始終相涉則權氏以為獻公之子者似為近之

續漢書郡國志河內郡修武故南陽秦始皇更名有南陽城陽樊攢茅田服虔曰樊仲山之所居故名陽樊又後漢書樊宏傳其先周仲山甫封於樊因而氏焉章懷注云樊今襄州安養縣又引水經注樊氏陂謂在鄧州新野縣承璜案山甫所封在南陽者左傳所謂晉啟南陽高誘注呂覽云襄王賜晉南陽之地本河之北晉之山南故言南陽今河內陽樊溫之屬是也今廣慶府修武若襄鄧之間則水經清水注云宛城故申伯之都秦以此地為南陽劉善曰在中國之南而居陽地故以為名者也水經

又云朝水支分東北為樊氏陂者或山甫後人所居續漢書曰仲山甫封於樊因氏國焉爰自宅陽徙居湖陽是也章懷以山甫所封之樊即在襄州誤矣

古訓是式傳古故訓道箋云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惠氏古義曰說文引詩作詒訓云訓故言也張揖雜字云詒者古今之異語也訓者謂字有意義也爾雅釋詁釋訓樊孫本作釋故釋訓藝文志詩有魯故韓故齊后氏故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有大小夏侯解故皆所謂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孔穎達以為古訓者故舊之道故為先王之遺典何其繆歟說文詒訓故言也詩曰詒訓段注云故言舊言也訓者說教也訓故言者說釋故言以教人是之謂詒詩曰詒訓四字當作詩曰告之詒言抑篇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廣雅書同案

毛傳曰詒言古之善言也毛以古釋詒正同許以故釋詒承瑛案說文當是詒訓連故言也句訓字連詒讀如偃連仝參連商鶴連鳴于九臬之例詩曰詒訓蓋脫是式二字必三家詩有作詒訓者許以故言釋之毛詩自作古訓傳以故釋古以道釋訓道即言也抑傳云詒言古之善言也此云古故者是以古為詒之假借故詒傳作故訓傳而章句有故言訓道之道當如字讀釋文音導正義又以為故舊之道皆非也

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傳喉舌冢宰也箋云出王命者王口所自順其意如王口喉舌親所言也正義曰上句云式是百辟與百君為法則王朝上卿故為冢宰舜命龍作納言云出納朕命彼

特立納言之官以典王命出人即今之納言也又引周禮大宰職王視治朝則贊聽治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以為冢宰出納王命之證承琪案舜典命龍作納言正義即引此詩仲山甫王之喉舌為證與詩疏異要當以詩疏為正北堂書鈔引尚書注云納言如今尚書管主喉舌此舉漢法以況蓋秦於禁中置尚書有令丞掌通章奏漢因之漢官解詁曰尚書出納詔命齊眾喉舌後漢書李固傳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此即引用詩文似以丞民所言即漢制尚書之職然秦漢尚書秩卑可以例書之納言不可以當詩之喉舌毛以喉舌為冢宰自以式百辟保王躬皆上卿之事與後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廣雅書同類

世納言之官不同後漢書注引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宋均注曰斗為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宣君命喻於人此所言與毛傳冢宰義近續漢書百官志少府屬有尚書令一六百石承秦所置注引荀綽百官表注云唐虞官也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蓋謂此人此亦誤以詩之出納王命與書之納言合而為一者也

德輔如毛箋云輔輕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眾人實能獨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何氏古義曰天則無形不可控執豪釐之差千里之繆詩意言其微而難舉而舊說相承皆以為輕而易舉非也鄧元錫云夫懿德之則如毛然微乎微者也入微難悉民具有之而鮮克舉之承琪案荀子

疆國篇云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引詩曰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毛公於此二句雖無傳觀下文愛莫助之訓愛為隱是謂其德深遠而隱莫有能助之者可知毛用師說亦必以毛為微與鄭義不同中庸言毛猶有倫而推之於無聲無臭亦是言其微非言其輕也

我儀圖之傳儀宜也箋云儀匹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為也我吉甫自我也釋文儀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儀匹也正義曰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為儀故以為匹阮氏校勘記曰據此知釋文正義二本字皆作義鄭以義為儀之假借耳未嘗改為儀也唐石經乃竟作儀字誤汪氏異義曰傳訓義為宜當謂德輕而民莫舉我友謀自舉之而亦不能惟仲山甫克舉此德承琪案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廣雅書同類

傳意似當謂德之精微民鮮能舉我以事物之宜圖度之惟仲山甫所行無弗合者故知其能舉也

衮職有關維仲山甫補之傳有衮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箋云衮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黃氏日鈔云方博士解王制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云衮雖三公可服非有加則不賜詩言衮職有關維仲山甫補之蓋謂是也此言衮者人臣之極常闕之而不補維仲山甫加賜而得之是當時所缺而今則補之也何氏古義曰後漢書蔡茂在廣陵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

也表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日而質徵焉此引詩與毛鄭異然補
爲完衣之義乃蒙上表衣而言從左傳補過之說於義爲允承
珙案左傳晉靈公不君士季引此詩而釋之曰能補過也君能
補過表不廢矣此解正毛鄭所本後漢書楊賜傳故司空賜五
登表職法真傳同郡田羽薦之曰願聖朝就加表職蓋漢人多
以表職爲三公之稱然此詩表職自當指王家語成王冠頌曰
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表職亦是謂王爲表職也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傳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
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正義曰毛詩書
籍猶多去聖未遠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齊世家獻公元
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至

未必實也虞東學詩曰城齊之故史記與毛傳不合集傳通其
說謂徙於先而城於後理或有之顧何以至是始城則竊有說
焉考史記齊國本封營邱至胡公始徙薄姑獻公殺胡公而徙
臨菑則夷王時也再世而厲公暴虐胡公子入齊與齊人攻殺
厲公胡公子亦歿齊人乃立厲公子赤是爲文公而誅殺厲公
者七十人事在宣王之世築城之命疑在斯時蓋出定齊亂也
置君戮叛之事疑出山甫方略史失紀耳吉甫之意則謂山甫
以盛德輔天子宜令朝夕在側今以齊亂之故奉命東行故以
邦國若否明哲保身爲言而繼以不侮矜寡不畏疆禦若逆知
其措置之必出於此可以坐定反側但得畢事早歸以左右天
子則山甫之心而吉甫所歌以慰之者也不然則詩所云云義

何歸著邪承珙案虞東此說本之王八總聞毛傳祇言因逼隘
而遷似不關於定亂且似其時方去薄姑遷臨菑亦無先徙後
城之意疏謂毛去古未遠有所依約而言是也史記年表齊文
公立于宣王十二年而竹書云宣王七年命樊侯仲山甫城齊
則其時齊尙未亂總之古籍參差其事與時殆難以繫指也

仲山甫封齊之說不獨見漢書杜欽傳潛夫論三式篇云周宣
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其
詩曰疊疊申伯云云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
彼東方此言申伯仲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
服也王符此說當亦本韓詩史紀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漢樊
縣城在兗州瑕邱縣西南古樊國仲山甫所封也此亦因韓詩

三詩後箋卷二十五

至

而附會者然經文明言城彼東方又曰徂齊曰邁歸其非山甫
受封自城灼然可知不知韓詩何以有此
仲山甫徂齊式邁其歸傳邁疾也言周之望仲山甫也箋云望
之故欲其用是疾歸爾雅釋詁齊疾也郭注詩曰仲山甫徂齊
承珙案郭意似謂仲山甫往行之疾則不以齊爲齊國殆亦出
三家詩謂樊仲就封而往然又與邁歸意不合若謂歸卽謝于
誠歸之歸但既曰往疾又曰邁歸復疊不成文義此毛詩所以
獨勝三家也

韓奕

序云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朱氏通義曰集傳謂
韓侯初立來朝引禮卽位除喪以士服入見聽命天子毛鄭諸

家都無此說詩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知是修常朝之禮又曰奄受北國因其伯知是命為侯伯周禮正北曰并州蓋為并州牧兼領諸東部也承瑛案經解鈎沈引白虎通義爵篇所稱韓詩內傳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云云以為是韓奕之傳不知瞻彼洛矣賦給有奭鄭箋有世子除喪服土服而來之說正本韓詩白虎通義此篇亦惟引韎韐有施竝無韓奕明文何得附會以為韓侯受命之解乎

箋云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自王肅以未章燕師所完為北燕國且云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見釋文及其說本水經注

三詩後箋卷二十一

國雅書同案

潛夫論志氏姓云韓侯其國近燕此或出於三家困學紀聞謂詩有奄受北國當以肅說為長後人因謂今韓城縣漢之夏陽古稱少梁非韓侯國韓國在今順天府固安縣地秦晉所戰之韓原在今解州府芮城縣郡國志所謂河東河北縣有韓亭者鄭既誤以韓國在夏陽又誤以晉武子所封之韓即古韓國承瑛案此皆非也詩首言奕奕梁山自必標舉其最高大之山足以為鎮者禹貢之梁山漢志以為在夏陽西北爾雅梁山晉望也春秋成五年梁山崩公羊傳云梁山河上之山也穀梁傳云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此其高大可知蓋是山綿互百里今自鄧陽西北抵韓城縣西北之麻線嶺皆是傳釋維禹甸之二禹治梁山除水災明用禹貢治梁之文尙得謂非夏陽之梁山

乎周之韓國自當在梁山左右或其境跨河之東故河東河北縣有韓亭僖二十四年左傳杜注亦云韓國在河東界迨其後俱入於晉故梁山為晉望而又以封武子於韓原耳此則以箋說按之諸書皆無不合者燕師所完即以為平安時眾民所築何不可者若水經聖水逕韓城東注云詩韓奕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獫狁奄受北國鄭玄曰周封韓侯居韓城為侯伯言為獫夷所逼稍稍東遷也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之寒號城非也道元此注似并以鄭箋亦謂古韓國在涿郡與王肅同殊為混繆顧氏日知錄又據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為梁門又水經灤水注云逕良鄉縣北界歷梁山南高粱水出焉以為燕地有梁山之證然梁山韓城之在燕

三詩後箋卷二十一

國雅書同案

者於經無所見而韓地屢見於春秋傳者自應是武子所封之國馬翊梁山為大河所經禹功於此必多爾雅專釋詩書於五嶽外特舉梁山晉望亦必為詩而設水經鮑巨水下雖云高粱山首受灤水於炭陵堰水北有梁山并引范靖碑登梁山以觀源流之語但此梁山未必為禹跡所經且並非九州大山更未必為詩人所標舉何氏古義曰方城乃今順天府固安縣地然去梁山遠矣李氏謂恐是方城縣相近梁門界上之山殊屬牽附愚意寒號自是本名其後改寒號為韓侯者王肅緣此詩有燕師所完一語而誤而酈道元又為肅所誤也承瑛又案潛夫論云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亦姓庶為衛滿所伐遷居海中觀王符之言似

宣王時別有韓侯非武王子所封之韓國又以其後居海中似
卽漢晉時三韓之屬此爲王肅北燕之說所本要與毛傳韓侯
先祖爲武王之子者不合故此詩仍當以毛鄭爲正王肅鄭元
之說不足信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傳奕奕大也甸治也
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
者也受命受命爲侯伯也嚴緝曰功莫大於禹詩人美人君之
功多配禹言之文王有聲云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而繼之皇王
維辟以武王配禹也信南山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而繼之以
曾孫田之以成王配禹也此詩亦以宣王配禹語勢略同孔氏
述毛以爲美韓侯能述禹之功則非其倫矣承琪案箋云厲王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廣雅書同案

之亂天下失職今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爲諸
侯此疏乃以鄭義述毛耳商頌殷武云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
績此不過謂禹平水土殲成五服而諸侯之國乃定昭元年左
傳劉定公謂趙孟亦有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吾子盍亦遠績禹
功而大庇民之語然此詩主美宣王能錫命諸侯不重諸侯能
貢獻天子故毛傳以禹與宣王並稱卽此足見毛公說詩一依
序義不得謂序爲毛所未見也

虔共爾位傳虔固共執也箋云古之恭字或作共正義曰虔固
共執皆釋詁文承琪案位何以言執執者不失之謂左傳云蔡
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是也箋於抑之克共明刑長
發之有虔秉鉞皆從傳訓執訓固此箋云古恭字或作共者解

經仍從傳義但以古字可通存此別解如周禮注廉辨或爲廉
端棘門或爲材門之類惟共若作恭則虔亦當訓敬不得仍爲
固義鄭不爲虔改訓者是其意不欲易傳可知正義云鄭唯以
共爲恭敬爲異又云鄭以恭字義強故易傳非箋意也

淑旂綏章傳淑善也交龍爲旂綏大綏也箋云善旂旂之善色
者也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正義申毛云綏大綏者王制天
子殺下大綏是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
爲綏後世或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幘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
則綏者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又申鄭云
若綏是大綏則共旂一物淑旂可以兼之不應重出其文故易
傳以綏爲所引登車者承琪案旂旂本有貴賤之辨大綏注於
竿首故可以爲表章若登車之綏雖以采絲爲之無所爲表章
也且此章每句各言一物不相錯雜如淑旂綏章旂飾也簠弗
錯衡車飾也元表赤舄服飾也鉤膺鑣錫馬飾也鞞鞞淺幘則
專言車之軾帷革金厄則專言馬之轡皆無一字旁及若淑旂
爲交龍之旂而綏章又爲登車之綏則詞意錯雜與下各句文
例不畫一故知傳義爲長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廣雅書同案

傳革金厄傳厄烏蠲也箋云帷革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獲
楹之段氏詩經小學云說文楹大車輓也輓輓前也輓輓下曲
者小爾雅衡扼也扼上者謂之烏啄當作衡扼上也扼按此詩
作厄者輓之假借傳厄烏蠲也卽小爾雅之烏啄釋文囑沈音
畫是也重讀不濡其囑之囑陸氏雖誤引爾雅而云囑爾雅作

畫是也重讀不濡其囑之囑陸氏雖誤引爾雅而云囑爾雅作

蠶是陸本尙未諺爲蠟也鄴以爲鞞競以爲帟傳以飾勒金以飾輓本四事鄭不信毛說合儻革金厄爲一事正義乃以蠟蠟其說致爲無理爾雅蠟蠟字皆從虫與王傳厄烏蠟奚翅風馬牛不相及陸孔之牽合誤甚承共案衡爲輓前橫木上平謂之衡其下爲兩坳駕服馬之頸者周禮謂之肩左傳謂之軻小爾雅謂之烏喙是則就橫木爲之不當謂之金厄惟釋器云載轡謂之轡郭注車輓上環轡所貫也說文轡車衡載轡者蓋四馬八轡除驂馬內轡納於軾前之艘在手者惟六轡驂馬外復有游環與服馬四轡同在輓者皆有環以約之說文攝把也或作扼卽今之厄字又從扼省是扼爲把約之義衡下之輓名烏喙者取把約馬頸爲名此金厄連偉革爲文自當爲約轡之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廣雅書局

環士喪禮苴經大高喪服作攝注云攝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戴氏東原曰蓋兩指楹合如環謂之攝因以爲環名是也以其在輓上而用金爲環故謂之金厄毛曰烏喙者以環之約轡亦如烏喙之嚙物其實與衡下烏喙名同而物異箋以傳但言其名故復詳其物耳非傳謂衡輓箋謂轡環也出宿于屠傳屠地名也困學紀聞曰滴水李氏以爲同州郿谷按說文有左馮翊郿陽亭段氏說文注集韻類篇引作左馮翊郿陽亭謂郿陽縣之郿亭也各本說文作郿李氏詩解頤曰同州郿谷似太遠或以爲屠杜古通卽郿縣之杜陵則在鎬南非適韓之道當更詳之顧氏方輿紀要作茶谷渡云在今陝西同州府郿陽縣東承琪案周都鎬京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南同州在今長安縣東北二三百里郿陽又

六百一十五

在同州東北百餘里鄭箋云祖於國外畢乃出宿則屠必非郿陽之郿亭可知太史公曰畢在鎬東南杜中皇覽云文王武王家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此卽漢之杜陵在周鎬京之東南古字屠杜通韓侯出宿自當在此雖韓國在周之東北然祖餞出宿或因道里所便不必往北方者定出國之北門而餞宿也無庸以鎬在杜南爲疑

顯父饑之傳顯父有顯德者也箋云顯父周之卿士也今本作卿棟疏當作卿士正義曰父者丈夫之稱以有顯德故稱顯父廣言有美德者非止一人也又云諸侯爲王臣所送送者唯卿士耳故知顯父周之卿士也承琪案毛意以古無氏顯者故知不同顯父之蹶爲氏而以爲有顯德者如酒誥圻父宏父之類古人自

三詩後箋卷二十五

廣雅書局

有此稱謂然又知不同程伯休父之爲字者以言字則是一人下文稱酒百壺籩豆有且皆言其多則饒送者必非僅一人故知顯父是泛言有顯德者箋云周之卿士則專指一人而無解於清酒籩豆之多故以侯氏燕胥爲諸侯在京師未去者皆來相與燕然觀禮侯氏皮弁注云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賈疏云言諸侯則凡之總稱言侯氏則指一身不凡之也此詩侯氏與彼同亦當指韓侯一身饒送必皆王臣未有命來朝之諸侯相與燕饒諸侯者也毛於侯氏雖無傳正未必同鄭意耳

其藪維何維特及蒲傳藪菜穀也正義曰藪者菜茹之總名稱器云菜謂之藪故云藪菜穀對肉穀故云菜穀謂爲菹也若平

常菽亦兼肉故周易鼎折足覆公餗鄭注以菽爲八珍所用是也天官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荀蒹是蒹有荀有蒲也說文醬鼎實雜葷及蒲陳雷謂健爲醬从隔速聲餗或从食束段注云此當云鼎實也詩云其醬維何維葷及蒲按詩其殺維何魚鮓鮮魚此謂鼎中肉也其菽維何維荀及蒲此謂鼎中菜也毛曰菽菜殺也菜殺對肉殺而言凡禮經之葷苦薇昏義之蘋藻二南之蒹皆是凡肉謂之醢菜謂之蒹皆主謂生物實于豆者肉謂之羹菜謂之芼皆主謂熟物實于鼎者陳雷謂健爲醬者周易馬注餗健也按鼎中有肉有菜有米以米和羹曰糜糜者健之類古訓或舉菜爲言或舉米爲言故許不以陳雷語爲別一義也承琪案正義引陸疏食荀與蒲之法皆謂爲蒹則是豆

三詩後箋卷二十五

五九 廣雅書局

實矣賓之初筵傳殺豆實也此承上文蓮豆有旅而言此傳不用爾雅菜謂之菽而云菜殺者自對上文肉殺言之特性饋會禮注云凡骨有肉曰殺蔡邕注典引云肉曰殺廣雅肴肉也是肉謂之殺故以菜芼肉謂之菜殺耳說文醬又作餗易鼎九三覆公餗傳古圖有宋公絲餗鼎郭璞山海經圖讀赫赫三事鑿于覆菽是醬餗菽三字同毛以菽爲菜殺是謂鼎實與許義合又鄭司農注醢人云糝食菜餗蒸後鄭不從引內則糝取牛羊豕之肉與稻米正義曰易鼎卦鄭注云糝謂之餗荀者餗之菜也是八珍之食案膳夫注八珍取肝腎不取糝鄭注易糝又八八珍中者以其糝若有菜則入八珍不須肝腎若糝無菜則入羞豆此文所引是也據此是肉和菜者謂之餗爲鼎實肉和米

者謂之糝爲豆實糝亦謂之餗者即許所稱陳雷謂健爲醬歟要之皆非生蒹可知說文荀作葷者釋文荀字或作笋爾雅蒹菴樊光本菴作葷說文著讀若威皆其聲例也

邊豆有且箋云且多貌釋文且子餘反又七救反正義曰以配百壺故知且爲多貌阮氏學經室文集曰且有包含大多之意故說文訓咀爲含味且麻子包多子者禮記苞苴此說亦近也承琪案召号如彼棲苴傳直水中浮草也孟子驅蛇龍而放之蒹趙注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爲蒹管子苴多臄墓注云苴謂草之鬢蓄是蒹苴皆草多之謂亦從且聲得義也汾王之甥傳汾大也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爲甥

三詩後箋卷二十五

六 廣雅書局

正義曰箋以汾作汾水之汾不得訓之爲大且作者當舉其實不宜漫言大王王肅雖申毛以汾爲大其意亦爲厲王之甥正以經稱汾王是指他王若是宣王之甥當如上篇言王之元舅不宜別言王號故知非宣王之甥宣王之前唯厲王耳故箋傳之意皆以爲厲王汪氏異義曰傳箋之釋汾字雖異其以爲厲王則同厲爲惡諡故詩人避稱汾王若因流彘而稱汾王則詩人頌美宣王不宜以是爲稱似當以傳大義爲是又箋云姊妹之子爲甥釋親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釋名舅謂姊妹之子曰甥甥亦生也出配他男而生故其制字男旁作生也疏以箋語爲釋親文蓋以義而言非爾雅有此成文承琪案齊風猗嗟箋亦云姊妹之子曰甥正義以爲釋親文其引孫親亦以爲爾雅

之明義疑爾雅本有此文後以傳寫脫之但倚嗟傳云外孫曰甥則此汾王之甥毛意當為厲王之外孫而箋則以為厲王姊妹之子其意不同耳

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其伯傳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箋云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為韓侯居韓城為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今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其先祖侯伯之事盡子之皆美其為天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其後追也貊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廣雅書局

所逼稍稍東遷正義曰四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故北狄亦稱蠻也周禮要服一曰蠻服謂第六服也此言蠻服謂蠻夷之在服中於周禮則夷服鎮服非周禮之蠻服也知追貊戎狄國者以貊者四夷之名論語蠻貊之邦魯頌淮夷蠻貊是貊為夷名而追與之連文故知亦是戎狄夏官職方氏正北曰井州言受王畿北面之國當是井州牧也言追貊為獫狁所逼稍稍東遷者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貊鄭志答趙商云九貊即九夷也又秋官貊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是貊者東夷之種而分居於北故於此時貊為韓侯所統魯頌云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是於魯僖之時貊近魯也至於漢氏之初其種皆在東北於井州之北無復貊種故辨之承洪案角弓如

蠻如髦傳云蠻南蠻也自以對髦為西夷故言南蠻此以百蠻為蠻服之百國則是謂九州之外皆百蠻之地周語蠻夷要服

戎狄荒服韋昭注以要服當周禮蠻服以荒服當夷鎮蕃三服禹貢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即周鎮蕃之地世一見之國故要服曰蠻荒服亦曰蠻此詩言北國而曰百蠻者史記匈奴傳居于北蠻王褒四子講德論匈奴者百蠻之最強者是也抑用湯蠻方箋云蠻方蠻畿之外蓋亦謂九州之外通為蠻地耳追於經傳無考陸堂詩學謂追同堆若匈奴傳之白龍堆夷人累土以為保障者恐未必然猶說文云北方貉多種也漢書高帝紀有北貉戰國策蘇秦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地北有胡貉代馬之用此可見貉地互秦之北周都雍州猶正為其北面之國鄭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廣雅書局

志答趙商九貊在東方此據漢時言之故此箋亦云其後追貊稍稍東遷耳正義謂貊本東夷而分居於北至魯僖公時貊又近魯不知魯頌淮夷蠻貊傳本言淮夷如蠻貊之行者非謂此時貊在東方也

獻其貔皮傳貔猛獸也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釋文貔本亦作貊即白狐也一名執夷草木疏云似虎或曰似熊遼東人謂之白罷爾雅雅貔白狐其子穀郭注一名執夷虎豹之屬牧誓如虎如貔某氏傳曰貔執夷虎屬也鄭注云其威當如獸之櫻搏也貔一名豹虎類也曲禮前有擊獸則載貔貅鄭注貔貅亦擊獸也說文貔豹屬出貉國从豸毘聲詩曰獻其貔皮周書曰如虎如貔貔猛獸段注云方言貔陳楚江淮之間謂之貅云

云此狸也非貌也毛傳尚書傳則皆貌之本義承珙案此說是也其下又云說文豹屬當作狸屬許以狸屬為貌本義以猛獸為詩書之貌此則非是說文貌出貉國正用毛傳追貊貢貌皮之義爾雅疏引字林亦云豹屬字林多本說文則詩書豹屬必非狸屬之誤竊謂說文當作貌豹屬猛獸也三字即出貉國用毛傳即引詩獻其貌皮以證又引書如虎如狸者以其與虎對文可為豹屬之證不貌猛獸三字在引書之後乃脫於上而衍於下耳秋官貊詁掌與獸言可知貊地多獸鄭注謂貊隸征東北夷所獲亦據漢時貊在東北耳

江漢

序云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美其廣義曰黃櫨云江漢一詩乃召公旋師奏凱之日論功行賞之時所作也按史記於宣王北伐南征事皆失載鄒忠允引竹書宣王六年召穆公伐淮夷王伐徐戎以為一時並出此不然也用兵次第詩明言之先命尹吉甫征玁狁次命方叔征荆蠻故云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次則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江漢楚界舟師自江漢入知已在平荆楚之後也又次則王親將以伐淮

北陳氏埴云淮夷之地不一徐州有夷則在淮北揚州有夷則在淮南陳氏鵬飛云以地理考之江漢之濟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按征淮南之夷不言淮浦征淮北不言江漢可知其地隔遠徐夷

三詩後箋卷二十五

廣雅書局

之 結叛國在淮北而不在淮南故征淮南之夷江漢諸國可

為二師之助而不憂淮北諸夷為淮南之援也常武自在江漢之後竹書以為一時並舉非也承珙案江漢常武二詩其先後正當如今詩次第江漢王不親行常武則王親行詩文亦明白可據鄭江漢箋云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遺士卒疏謂不於京師命之而於江漢之上命者蓋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後儒因謂常武王自將六師江漢乃命召公徵兵江漢以行故以為一時並舉不知江漢之詩自是王命召虎平淮南由江漢進兵因為興三章江漢之詩王命召虎者此古人倒裝語謂王命召虎由江漢之詩進而式關四方耳非謂王在江漢之水涯命之也但必由江漢進兵者意其時淮北徐戎未服故不能由豫充之境渡淮而南必至揚州之廬江左右而後可以東行至淮也以此知常武伐徐當在江漢平淮之後劉汝楨謂二事同時並舉斯不然矣

三詩後箋卷二十五

廣雅書局

江漢浮浮武大滔滔傳浮浮眾疆貌滔滔廣大貌孔氏驛軒曰江漢之廣大武夫之眾疆所不待言故傳轉以江漢眾疆似武夫武夫廣大似江漢互釋之蓋滔滔洗洗皆形容水之辭因推原詩意是欲以江漢比武夫也承珙案此詩傳不言興嚴緝始以為興今案傳釋浮浮滔滔實似互文見意故李解引王氏以江漢浮浮譬廣而流行孔氏此解尤合於比顯興隱之旨又呂記謂江漢合流去淮夷絕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此泥於後來以大別在漢陽為江漢合流之處而不知古之江漢合處

在安豐也又林之奇云古者說兵不出調兵諸侯則常武之整我六師又將何以解之

淮夷來求箋云主為來求淮夷所處據至其境故言來淮夷來鋪傳鋪病也箋云主為來伐討淮夷也據至戰地故又言來正義曰淮夷來求正是來求淮夷古人之語多倒鋪病釋詁文彼鋪作痛音義同承琪案文十二年左傳曰襄糧坐甲固敵是求宣十二年傳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此求字之義也傳以鋪為痛之假借來鋪者謂來討而病之或疑三章匪疚疚訓病此不立言病故以鋪為陳請來陳其師旅不知匪疚匪棘承上式辟四方徹我疆土而言蓋既平淮夷之亂因而闢地治疆恐致病民故曰匪疚與此病淮夷之義不同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李廣雅書局

來句來宣傳句偏也箋云來勤也句當作營宣偏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勤勞於徧疆理眾國正義曰句徧釋言文彼句作徇音義同毛既以句為徧則宣不復為徧當謂宣布王命也又申鄭云上言經營四方又言于疆于理至於南海則召虎大功在此二事今王稱其功勞則來句來宣當指此二事句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為營汪氏異義曰傳義亦統上二事來句正謂經營四方故訓句為徧言悉經營之也上言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則于疆于理正經界脩分理而宣布王命在其中矣傳義殆不可易且句與營為字不類聲亦有異箋改句為營蓋以意改耳又釋文云來毛如字鄭音賚陸意謂毛不以來為勤與來求來鋪同然此為敘功之辭疏從箋由傳得之

承琪案柔傳句言陰均也均與徧義相成鴻雁傳宣示也此來宣毛意亦當為示匪疚匪棘王國來極正所以宣示王之德意也汪氏申傳固當而謂句之與營箋以意改考周禮均人鄭注句讀為營營原隰之營正月詩憂心惓惓釋文惓又作熒古文句字从勻从日作旬說文忝部趨讀若熒是从勻从然之字形聲有相通者未可謂鄭以意改也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傳似嗣箋云女無自減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為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承琪案韓詩外傳云傳曰予小子使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此所引傳又在韓嬰之前如喪服傳中引傳之例其曰予小子正釋此詩二句是予小子為王自謙之詞言女無以予小子不足繼文武之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李廣雅書局

業女當勉嗣女祖康公之功也如此解經似較箋為勝肇敏戎公傳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箋云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承琪案爾雅肇謀也郭注以為未詳失檢此傳耳蘇傳李解則訓肇為開呂記嚴緝又改訓始然上句方言嗣康公之功不應下文言始言開釋文引韓詩云肇長也此似承上召公是似而言謂祖孫相繼長有此功但肇之為長不見所出後漢書宋漢周舉卒後詔令會葬賜錢皆引詩肇敏戎功公用錫爾祉章懷注並用毛傳訓肇為謀此自謂朝廷圖謀其有敏大之功故錫以祉福斷非謂其始有此功及長有此功謀功者猶言計功也謀而錫之故非濫賞傳義不可易也又箋訓戎為女謂謀女之事乃有敏德則經文當作肇戎功敏其說尤不可通矣

秬鬯一貞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者合而鬱之曰鬯箋云秬
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正義曰鬯非草名而此傳
言鬯草者蓋亦謂鬱爲鬯草何者禮緯有秬鬯之草中俟有鬯
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以其可和秬鬯故謂之鬯草如毛此
意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爲鬯與鄭異也又申鄭云
春官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知者以
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
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秬一極
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箋說
爲長焦氏補疏曰鬯人凡王弼臨共介鬯鄭司農云鬯香草王
行弔喪被之故曰介疏引王度記天子以鬯諸侯以蕙大夫以

毛詩後集卷二十五

李 周禮書局

蘭士以蕭庶人以艾鬯與蕙蘭並言是爲香草名又引禮緯云
鬯草生庭鬯之爲草其來舊矣傳云合而鬱之此鬱爲鬱積不
以爲鬱金草也鄭康成注鬱人云鬱鬱金香草也左以和鬯注
鬯人云釀秬爲酒芬香條鬯於上下也合之此箋皆以鬱爲草
名鬯爲酒名蓋以郊特性云鬱合鬯又周禮鬱人別於鬯人故
也因爲通考之雜記云暢曰以桐柝以梧暢即鬯白柝擣築之
器冠以鬯字則鬯非酒名說苑云鬯百草之本上暢於天下暢
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贊春秋繁露執贄篇天子用暢
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爲一而
達其臭氣水經注引應劭風俗記鬱芬草也百草之華煮以合
釀黑黍傳以築煮合而鬱之爲鬯亦非以鬯卽是草名正以百

草之英爲說也而祿將于京傳云祿灌鬯也黃流在中傳云流
鬯也是又以鬯爲酒矣鄭氏以秬鬯爲無鬱之酒而鬯人共鬯
鬯注又云鬯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疏云此鬯酒中兼有鬱金
香草故得香美也是亦以鬯爲兼鬱矣因以經文考之鬯人大
喪共鬯以沃尸王齊共秬鬯以給泔浴斷無以酒浴者又臨弔
被介鬯酒則何以言被也司尊彝凡六尊六彝之酌鬱齊獻酌
注引郊特性汁獻況于醢酒彼注云謂泔秬鬯以醢酒也獻當
讀爲莎齊語也秬鬯者中有煮鬱和以益齊糜泔泔之出其香
汁因謂之汁莎鬱人亦言和鬱鬯以實彝是鬱鬯必俟和於酒
而鬱鬯非酒也蓋鬱爲香草名擣煮合而釀成之謂之鬯所以
釀之用黍故又曰秬鬯今人擣諸香草之屑合之稻米搏以爲

毛詩後集卷二十五

李 周禮書局

佩俗稱爲香料卽此鬯之遺制也用於祿則和醢酒而泔之用
於浴則和水以供之用於弔喪則不和而被之鬯人泛掌諸鬯
鬱人專主灌酌職有不同故名有各異以鬯爲香草者從其本
也承其案傳兩鬯字義微不同鬯香草也謂此草本名爲鬯築
煮合而鬱之曰鬯則謂草合黍米鬱而成爲鬯此鬯字已兼酒
言之故文王傳以祿爲灌鬯早麓傳以流爲流鬯未嘗不謂酒
爲鬯也但鄭注禮必謂和鬱者名鬱鬯未和者名秬鬯則不然
稽古編曰周禮鬱人鬯人則秬鬯鬱鬯似有未和已和之分若
盡舉經傳中秬鬯概以未和鬱解之則非是承其謂不特此也
經傳中有單言鬯無單言秬者正以鬯是香草所釀與尋常秬
黍釀酒不同言鬯則秬從可知言秬不足以該鬯故也傳云合

大五百二十五

而鬱之本不以鬱爲草名即鬱人有和鬱鬯之文似謂調和所
鬱之鬯鬱者積也幽也並非以鬱爲草名鬯爲秬酒說文鬯以
鬱釀鬱艸芬香攸服以降神也此指黍與草合釀之酒言之鬱
艸者似亦謂所鬱之艸鬱下云芳艸也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
煮之爲鬱今本築上有爲字似以築爲貫葉之名鄭司農鬱人
爲積築鄭許注同皆衍字也觀肆師注築亦草者以爲鬯可知築
說皆同毛然則芳草也三字讀連篆文或重鬱字蓋築煮乃
有鬱名非其草本名鬱也其下又云一日鬱鬯百艸之華遠方
鬱人所貢芳艸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此則後鄭注所
謂鬱金香草者在說文乃別一義似非三代所有惟郊特牲鬱
合鬯與蕭合黍稷文同當是以鬱爲草名鬯爲秬黍之酒鄭所
用以注禮箋詩者惟依此耳其實草以鬯名取其芬芳條鬯因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辛 廣雅書局

鬱而釀酒故草亦得鬱名因鬯在酒中故酒亦得鬯號義有相
成故名多相借從其本則秬爲黑黍鬯爲香草鬱爲築煮之名
自當以毛傳爲正也

于周受命自召祖命箋云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
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
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稽古編曰岐下有周原
周之名實昉於此故詩言周所以別於豐鎬也嚴緝以周爲豐
不過謂文王作豐當有其廟耳殊不知岐乃王跡所基周之別
廟多在焉豈獨無文王廟乎泥召公采邑亦在岐陽上文錫山
土田正岐地也就彼錫命于理尤允承瑛案豐有文王廟本馬
鄭尙書洛誥嚴說固非無據但詩上文言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則以召康公事文武有功而受封今用其禮命召虎當於文武
之廟命之不應獨令受命於文王之廟也

作召公考傳考成箋云作爲也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
亦爲召康公受王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如其所言也如其
所言者天子萬壽以下是也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作對成王命
之辭承瑛案據此則正義本箋當作對王命之成辭故其述毛
云乃作其先祖召康公對王命成事之辭又述鄭云謂對王命
舊事成辭是也但以成爲成辭未免迂曲嚴緝云成者毀之對
謂不毀陸康公之功范傳云此章言報君之事召虎何以報上
惟答揚王之休命作召公已成之事業是乃報上之實事業既
成惟祝天子壽考萬年以享其成此忠臣孝子之心也明明天

三詩後箋卷二十五

辛 廣雅書局

子以下則因以進戒耳二說似於文義較爲明順

常武

序云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承
瑛案詩中特立篇名者如雨無正酌賚般之類皆必有意義此
詩以常武名篇序者以武不可常故以常德立武事解之可謂
善於說經矣范氏補傳云召穆公之意謂德爲可常武不可顯
故先極言其盛美以滿宣王之欲卒章乃陳警戒之言故其言
易入也後之爲詞賦者竊取其義而學者以曲終奏雅勸百諷
一譏之是不知其得古詩人之遺意也

又案此序竝不言所伐以經文自明白也詩言率彼淮浦自此
徐土明是淮夷徐戎竝有征伐之事淮夷者淮北之夷徐戎者

徐州之戎也賈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是在周初已朋比構難
於此詩先言鋪敘淮濱截彼淮浦然後言濯征徐國箋云既服
淮浦又以大征徐國是也鄭忠允謂江漢之淮夷兼指淮南淮
北常武所云淮浦淮濱指所經歷及駐師之地未嘗指淮夷毛
西河力主此說謂以江漢伐淮南之夷常武伐淮北之夷出朱
傳凡說不知江漢疏已言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
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此言是也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僖十三年左傳淮夷病杞此正淮北之夷在徐州之境者詩首
章統言南國次章並言淮徐三章總言徐方徐方猶云冀方謂
徐州境內戎夷皆在其中四章則言伐淮五章則言征徐末章
復總言徐方則徐州之戎夷皆服矣然則宣王此舉先淮夷而
後徐戎其次第歷歷可見蓋曰徐土曰徐方者指徐州之境內
言之曰淮浦曰淮濱者專指淮夷曰徐國者專指徐戎也箋疏
已明無庸更爲異說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主 廣雅書同類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傳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爲大師箋云南
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之命鄭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
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正義曰言王命南仲於大祖謂於大
祖之廟命南仲也皇父爲大師謂命此皇父爲大師毛蓋見其
文煩故以爲一人箋以王命鄭士爲大將止當命一人爲元帥
不應並命二人故以爲止命皇父而已以出車之篇言之知南
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大祖故本言之必易傳者
孫毓之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開焉且古之命將皆於廟

廟未有於后稷大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大祖明以南仲爲大
祖非命於大祖之文也箋義爲長承琪案文王宣王之時各有
一南仲爲大將辨已見出車篇白虎通義爵篇曰王制爵人于
朝與眾共之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祭統曰古者人君爵有
德必于大祖班氏多取三家詩此引祭統證詩大祖意與毛同
知傳義師承甚古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主 廣雅書同類

不畱不處三事就緒傳誅其君弔其民爲之立三有事之臣箋
云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
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其驚怖先以言安之正義曰立三有
事之臣與十月之交擇三有事文同彼傳云三有事者國之三
卿卽此亦爲之立三卿也就緒者王肅云就其事業亦當謂民
得就業又申鄭云擇三有事是有事者三而擇立之兩無正三
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爲公卿至於此者言民就農事不宜
以爲三卿故易傳也陸堂詩學曰鄭箋三農之事皆就其緒字
義增出或云三事乃天地人之事兵家言也高彪之箴曰天有
大乙五將三門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閭總茲
三事謀則咨詢其義亦迂遠不如据十月兩無正直以三事爲
三卿承琪案周禮祇言三農不言三事以三事爲官稱則詩書
皆有明文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牧謂養民之官則農事就
緒已在其中故傳意尤爲該括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宋吳才老明陳季立以業與作
韻引漢書敘傳述武帝紀世宗煜煜思宏祖業疇咨熙載俊髦

竝作又述藝文志慮義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爲證顧氏詩本音謂首二句無韻江氏慎修則謂入聲第四部與第八部無相通之字易林革之賁云亥午相錯敗亂緒業民不得作乃錯與作韻業字不入韻班氏蓋誤讀此詩而強效之承璠案班書孔纂其業下又云纂詩刪書綴禮正樂彖系大易因史立法乃以藥鐸與業洽等部之字相間遞用豈是誤讀詩音又易林驚虜邊怯如謂見鵲偃示怒腹不敢拒格又桑芳將落隕其黃葉亦以藥鐸葉恰遞用豈皆效詩爲之且首章起二句吳才老以士韻祖父諸家謂是散句無韻然僅止二句此章若業與作非韻則起三句皆散文不得以首章爲例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三

廣雅書局

匪紹匪遊傳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箋云紹緩也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正義曰釋詁云紹繼也以紹遊共爲一句皆是不敢爲之故云不敢繼以敖遊又申鄭云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一義不得言繼以敖遊也故讀之爲紹訓之爲緩釋文紹徐云鄭人造反緩也汪氏異義曰鄭讀紹爲紹故訓爲緩然古人設文正不若是之拘吉日既伯既禱一事也而兩言既亦將謂每者一義乎要之傳箋之義皆可通耳承璠案詩中如爰始爰謀謂於是始謀曰止日時謂止居於是似此文例甚多皆非每者一義毛公善讀經文如式夷式已侯作侯祝之類皆以詩須四字成文不得不兩用助字準此推之江漢之匪安匪遊匪安匪舒兩句上二字皆言安似非與匪遊匪舒相對即謂匪安於遊止匪安於舒徐亦可匪疾匪棘

亦可謂非病之以急切之政至此章不畱不處則箋云不久處於是亦以畱處連言未嘗以各自言不遂爲二義也

徐方繹騷傳繹陳騷動也箋云繹當作騷徐國傳遠之騷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承璠案正義云徐方斥侯之使陳說王之威往告以恐動之此用箋義申傳也然經文僅一釋字既爲傳遠斥侯之使又爲陳說無此文理且徐國傳遠亦未必故自馳走以相恐動也竊謂傳訓陳者言陳列也王師將至徐方必有陳兵守隘之處見王師而畏懼故有擾動之意王於是因其擾動而震驚之以如雷如霆之威而徐方遂不勝其震驚矣箋破字爲騷疏述傳爲陳說皆可不必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三

廣雅書局

鋪敦淮濱傳濱涯箋云敦當作屯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稽古編曰鋪敦毛無傳述毛者以鋪爲陳敦爲厚謂布陳敦厚之陳於淮濱鄭讀敦爲屯破字固不可從述毛者亦費力案釋文鋪韓詩作敷云大也敦韓詩云迫也大迫淮濱與濯征徐國文義相類當是也承璠案說文濱下引詩敦彼淮濱與毛韓文皆不同或出齊魯詩但既云敦彼則必非訓厚可知昭二十三年左傳敦陳整旅敦與整對謂整頓也周書武順解一卒居後曰敦敦亦頓也越絕書西陵名敦兵城即頓兵城也毛雖無破字之例或者古字敦有頓義傳意當謂陳頓其兵於淮水之涯未必與鄭異也

徵彼淮浦傳徵治也箋云治淮之旁國有罪者就王師而斷之長發海外有徵箋徵整齊也正義曰徵者斬斷之義故爲齊也

承琪案整齊者治亂之謂故王肅釋長發云戡然整齊而治也或以戡爲阻戡謂於淮浦之旁阻遏其奔軼不知上文已云仍執醜虜矣不必復言阻戡也

如飛如翰傳疾如飛擊如翰箋云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正義曰疾如飛如鳥飛也擊如翰者擊擊也翰是飛之疾者言其擊物尤疾如鳥之疾飛者翰飛戾天飛翰爲一此別言如故爲二事也又云箋以傳太略故申述之鳥飛已足迅疾翰又疾於飛故云翰其中豪俊者若鷹鷂之類擊擊眾鳥者也故傳以爲擊如翰謂其擊戰之時也承琪案小宛宛彼鳴鳩翰飛戾天傳訓翰爲高四月匪鷄匪鷄翰飛戾天箋云翰高此皆承上鳥名言之故當爲高此但云如翰故傳以爲擊鳥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姜

廣雅書局

蓋如飛者是言凡鳥之飛如翰則於凡鳥之中比其尤擊者爾雅說文皆云翰天雞說文又云一名鷗風鳥部鷗鷗風也爾雅及秦風傳皆云晨風鷗也則此傳所謂擊如翰者當即指此正義以飛翰爲一似不以爲鳥名不知詩中本有此文例斯干如鳥斯革如蠶斯飛上句亦通言凡鳥下句則專指五色成章之蠶也

瞻印

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蠹賊蠹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瘵傳瘵病夷常也罪罟設罪以爲罟瘵愈也箋云屆極也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卒與民皆勞病其爲殘酷痛病於民如蠹賊之害禾稼然爲之無常亦無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爲之亦無常無止息時此目王所下大惡承琪案傳

以瘵爲愈愈者謂病愈也是傳以靡有夷屆承上定字靡有夷瘵承上瘵字故箋亦以下四句相對爲解虞東學詩云罪罟不收二句卽蠹賊靡屆之實謂此輩張設網羅不加收斂前病新創繼續而起無復平愈之期故靡屆也因謂鄭箋以四句排講非是誤矣

又蠹賊蠹疾猶召身之蠹賊內訂蠹疾卽所謂內訂故箋以害禾稼釋蠹疾正義云蠹賊者害禾稼之蟲蠹疾是害禾稼之狀何氏古義乃以蠹賊指小人蠹疾指衰妘虞東譏其穿擊破碎是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姜

廣雅書局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入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宐有罪女覆說之顧氏詩本音曰有收二字不入韻孔氏詩聲類曰詩有字自當讀消爲正惟此一入幽韻猶久字詩皆讀已至易傳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遂有九音圖字詩本讀昇至大招曲屋步欄宐擾畜止騰駕步游獵春囿止遂有囿音又曰他書韻語亦有用此法者如楚辭遠遊以傳垠然存漢張超誦青衣賦以道侶窈父首女受暨隔句相協皆用此例陸堂詩學謂此章隔句叶韻之法與桑柔同承琪案此章前八句文義則以上四句下八句各自排對用韻又以一二句與五六句三四句與七八句兩相爲協觀經文於有之收之皆言反於奪之說之皆言覆亦可見其四句隔協矣顧氏江氏泥於有當讀消遂謂有收不韻非也後漢書王符傳潛夫論述赦篇皆作女反脫之此蓋緣上文而誤未必詩本如是耳

為梟為鴟箋云梟鴟惡聲之鳥喻衰妣之言無善姚氏識名解曰梟亦有鴟名釋鳥云梟鴟郭璞以為土梟是也然瞻印明以二者對舉如為鬼為域各是一物鄭箋似誤以為一鳥且梟乃惡鳥非惡聲之鳥也承洪案梟為不孝鳥之專名與鴟絕異漢時尙使東郡送梟作羹以賜百官鄭豈有不知者鴟則其名甚多互相參錯說文佳部雖也此今人所謂鴟鷹莊子所云鴟得腐鼠而嚇者佳部云佳離屬从佳从卞有毛角所鳴其民有禍又舊下云離舊舊雷也从佳从卞有毛角所鳴其民有離之怪鴟郭璞謂之鴟鴞舍人注以為鴟鴞南陽名鴟鴞者爾雅又有鴟鴞鴟鴞老鴟皆此類也本草拾遺云鴟鴞入城城空入室室空怪鳥也似鴟有角夜飛晝伏北土有訓鴟二物相似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毛 廣雅書局

訓鴟聲呼其名兩目如貓兒大於鴟鴞又有鴟鴞亦是其類微小而黃承洪謂眾經音義云鴟鴞關西呼訓鴟山東謂之訓鴟是鴟鴞與訓鴟為一訓侯合聲為鴟侯狐又聲之轉耳鴟鴞爾雅釋文鴟音格說文作雉盧各反語有輕重也今蜀人謂此鳥為殺賊鳥即鴟鴞之轉聲歟總之此鴟乃今人所呼夜貓其頭似貓夜飛其聲若呼若笑箋云惡聲者以其鳥惡故聞者以為惡聲所以喻衰妣之言無善也

鞠人伎忒譜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隱傳伎害忒變也箋云鞠窮也譜不信也竟猶終也胡何惡也婦人之長舌者多謀慮好窮屈人之語伎害轉化其言無常始於不信終於背違人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為惡不信也承洪案巧

言僭始既通傳訓僭為數是以僭為譜之借此本作譜字傳意自當為譏譜背即桑柔職涼善背之背謂長舌之婦能窮人以伎害轉變之術始則用其譜懇卒乃工相欺違譜始所以為伎竟背所以為忒也極至也此其惡豈曰不至乎而王尙曰是何足為惡上言王維近愛婦人則伊胡為隱當指王聽用其言不知為惡下文所以言其能與外政也箋謂衰似自以為賢恐非經旨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傳休息也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為事箋云今婦人休其蠶桑織衽之職而與朝廷之事承洪案列女傳母儀傳曰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為公事者休之非禮也此似即以公事為蠶織之事者然兩句意複不如傳箋為當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夫 廣雅書局

舍爾介狄維予胥忌傳狄遠忌怨也箋云介甲也王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正義曰毛讀狄為逃故為遠則介當訓為大忌者相憎怨之言故以忌為怨也王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又申鄭云以辭有與奪意為彼此言維予胥忌是不當怨而怨則舍爾介狄者是當怨而舍之也且幽王荒淫惑亂將至滅亡兵在其頸尙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遠慮又大道遠慮非幽王之所有何云舍汝乎承洪案幽王雖不能知大者遠者然未始非其所當知故詩人責以舍爾小雅刺幽王諸詩如雨之正云弗慮弗圖小豳云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皆告以大道遠慮者此詩末云無忝皇祖式救爾後亦即所謂大且遠者也若夷狄止為外患何得云舍爾乎說文

逖遠也集韻引說文有詩曰舍爾介逖王氏詩考因之是毛詩用借字許則從正字其義仍同毛傳也

無不克羣釋文羣九勇反吳才老叶音古與下祖後爲韻顧氏以爲未詳孔氏聲類曰侯虞本東江之陰聲其偏倚互相出入若疎从束蕞从聚騰从辱葦从共誦从后之類故近儒戴氏聲韻考據洪範曰蒙徐仙民音亡鈞反疑東疾二部聲氣交通愚謂戰國策構字悉作講中庸奏假卽假漢書鬼容區卽鬼臾區而此經則實以工聲之字轉而與枸垢同音推之武之卒章者定爾功似亦與上文克開厥後遙相應矣承珙案車攻調與同韻毛詩橫從其畝韓詩作橫由毛詩狂聲之得漢書作曠史記衛青傳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稠離易林衣繡夜游與君相逖除患解惑使君不憂潘岳藉田賦茅與農協束哲勸農賦曹與農協此皆疾幽與東冬相協之證也

召旱

旱天疾威天篤降喪箋云天斥王也疾猶急也正義曰箋以此詩刺王大壞而承以饑饉流亡明是王使之然於文勢非言上天故以天爲斥王旱天亦斥王也小旱云旱天疾威文與此同彼箋以天爲上天疾爲疾惡而此不然者以此下云天降罪罟承以蠹賊內訌內訌是人自潰亂非上天降之文與下相類故知疾威降喪亦是王自行之非天疾王非天降之也小旱之文連敷于下土布政下土是王之所爲明天以是故疾惡於王觀文而說故與此異蕩之疾威與此不同義亦然也李氏集解謂

毛鄭以天斥王爲自生風波後儒多從之謂天卽指上天爲無所歸咎之辭承珙案韓詩外傳云威有三術道德之威存乎眾心暴察之威存乎危弱狂妄之威存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効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引詩曰旱天疾威天篤降喪據此正以威爲人君之所爲則韓詩亦必以此旱天爲斥王鄭義蓋本於韓也

蠹賊內訌傳訌潰也箋云訌爭訟相陷入之言也正義曰訌潰釋言文箋申傳訌潰之義以訌字從言故知是爭訟相陷入之言由爭訟相陷故致潰敗故爾雅以訌爲潰承珙案抑實虹小子傳虹潰也今爾雅釋言亦作虹釋文云顧本作訌李本作降蓋抑篇虹乃借字此訌則正字潰與讀同說文訌讀也从言工聲詩曰蠹賊內訌讀中止也从言貴聲司馬法曰師多則民讀讀止也段注云中止者自中而止猶云內亂承珙謂止不可爲亂止者陷也陷寘所以止物者中止猶言內陷也蠹賊在內爲陷害則讀亦得有潰敗之義故傳卽訓爲潰箋乃以相陷入申其義也

昏椽靡共傳椽天椽也箋云昏椽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椽椽毀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官共其職事者正義曰傳義亦以椽爲去陰但以正月云天夭是椽天謂天殺椽謂椽破天椽文連故并舉其類以曉人稽古編曰幽王時亂政小人詩有尹氏有皇父七子國語有虢石父皆非寺人卽史伯所云讒慝暗昧頑童窮固佞儒賊施妖試幸措亦非寺人也其寺

毛詩後卷二十五

廣雅書局

毛詩後卷二十五

廣雅書局

人僅有遭議被刑無可控諱而作巷伯詩以鳴其不平者其他
闔官未必怙寵弄權可知疏言傳意與箋合愚以為未必然也
承琪案經文孟賊內訂昏椽靡共二語正相承接昏椽即內訂
之實謂其所以陷於內者乃昏亂椽喪之事皆潰潰然維邪是
行謀夷滅我王之國傳於昏字無訓而以椽為天椽必非同箋
意謂昏椽皆奄人國語史伯言幽王惡犀角豐盈而近頑童窮
固韋昭云頑童童昏當即詩所謂昏也史伯又云不建立卿士
而妖試幸措章注謂妖嬖之臣微倖之人案妖疑即此傳所謂
天椽者昏椽乃孟賊之所為非與孟賊為二也若謂孟賊是眾
為殘酷之人昏椽別是奄人則潰潰回過二句專指奄人而通
篇絕不見任用奄人以致亂之意似於經旨未合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廣雅書同采

皋皋訛訛傳皋皋頑不知道也訛訛虛不供事也正義曰釋訓
云皋皋訛訛刺素食也舍人曰皋皋不治之貌某氏曰無德而
空食祿也無德不治而空食祿是頑不知其道也承琪案後儒
多據左傳魯人之皋杜注訓皋緩也遂以皋皋為緩貌但傳言
頑不知道是皋皋為頑傲之義哀二十一年左傳齊人因蒙之
會^{哀十}齊侯為公稽首不見答故歌云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
我高蹈是謂魯人頑傲數年不覺悟故使我高蹈復為此會與
緩義似不相近蓋皋與高同^{明堂位注云皋之言高也}傳云頑不知道者乃
皋皋之狀爾雅刺素食者不知道即是尸位素餐此則推詩言
皋皋之意耳至毛釋訛訛用爾雅莫供職也之訓與小舛傳訛
訛然思不稱乎上意略同類詩傳云訛訛多譏謗也此誤以

說文口部之咎當此部之咎考說文咎詩也詩與訶同即訶
之訶鄭注喪服四制云口毀曰咎此咎自為訶毀之義若此部
咎虛也乃詩訛訛之字史記漢書皆有些虛偷生之義正與爾
雅毛傳合也

草不潰茂傳潰遂也箋云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正義曰草
之生當遂其生長之性今言草不潰茂故潰為遂又申鄭云
潰茂連文以潰為遂於義不安故易傳言潰當作彙如易泰卦
拔茅以彙之字彙是茂盛之貌也承琪案此及小舛傳皆訓潰
為遂蓋潰者敗也遂者成也以潰為遂猶之以亂為治又潰遂
亦疊韻為訓也疏述傳謂草不得申遂盛茂則潰茂正可連文
不必破字為彙韓詩外傳云如歲之旱莫不潰茂然天勃然興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廣雅書同采

雲沛然下雨則萬物無不興起者相其文義莫當為草字之誤
近輯三家詩者或竟引作莫字誤矣
召召第四章顧氏以為無韻孔氏聲類云詩幽與之通者八見
召召茂止其一也天問雄虺九首儻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
首亦勦止韻之通歐氏證讀云漢書敘傳侯王之社稷及孫子
公族蕃滋枝葉碩茂魏武帝觀滄海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
蕭瑟洪波湧起皆此音也顧氏以為無韻未詳音變承琪案末
章舊與里協亦之幽通之例也
雜昔之富不如時傳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讓伎箋云富福也時
今時也維今之疾不如茲傳今則病賢也箋云茲此也此者此
古昔明王王氏總闡云昔之言多君子不如今之富多小人也

昔之病少君子不如今之病少小人也蘇傳李解則云昔時富樂未有如是之貧困今世疲病亦未有如是之甚者案王氏所言以今之疾爲昔之疾顯與經文乖異蘇氏李氏則以昔富今疾汎指人民又與下文不融王氏釋詞曰兩不字皆語詞不如時如是也不如茲如此也言昔者賢人之富如是今則賢人之疾如此也此皆因箋訓茲爲此以此爲古昔明王於義未安耳承珙謂如時如茲猶言如是也維昔之富乃富所當富不見如是之富小人也維今之疾則疾所不當疾不料如是之疾賢人也此二句專主賢人下文彼疏斯粹胡不自替則言小人之有富而無疾耳

三詩後箋卷二十一

疏

彼疏斯粹傳彼宜倉疏今反倉精粹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彼賢者祿薄倉麤而此昏杯之黨反倉精粹正義曰以疏粹文稱彼此則有相形之勢上文賁王病賢者富小人則此亦相對不得爲一人故易傳以賢者倉麤昏杯之黨倉精也汪氏異義曰下言胡不自替單指小人彼疏斯粹與下聯貫不宜分指傳說爲是承珙案傳意以斯爲今正對上文言昔時富賢者此言今時富小人也或以斯爲語詞斯猶乃也斯干乃安斯寢即乃安乃寢猶下文乃寢乃興也若謂對彼爲此則詩中如彼路斯何又豈得以文稱彼此有相形之勢乎胡不自替職兄斯引顧氏以爲無韻潛研室荅問曰離騷普與艱韻古人讀艱如斤則普亦當讀他因切或氏毛詩證讀曰引敏讀如意與禮經讀紉爲維音轉相似亦齊人以般爲衣之類

承珙案楊雄甘泉賦新維卽新夷服虔曰維夷聲相近本草經辛夷作辛紉御覽亦作辛引則引正可讀如夷以與普韻卽如錢氏轉普爲他因切以與引韻亦可但不必如段氏以普引與下章頻字爲韻耳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音

不云自頻此章頻與中宏躬爲韻願以謂頻字不入韻江氏謂中字方音稍轉似陟人切與頻韻而宏躬亦從方音借韻孔氏謂中字當在冬部與東鍾大殊而與侵聲最近與蒸聲稍遠而皆可通故小戎以中韻駉召只以中韻宏躬是也又謂頻與上章引字爲韻如正月十二章又有嘉肴與上章沼樂炤虐谷風末章維山崔嵬與次章積懷遺爲韻承珙案段氏音均表亦謂頻與上章引字合韻然正月之肴本與上句酒韻不必與上章協谷風之嵬正與本章萎怨相韻更不必與上章協且以後章之首合前章之尾爲一韻究屬牽強考爾雅悉塵也說文枌因也皆疊韻爲訓說文郇讀若泓論語仍舊貫魯讀仍爲仁莊子恆民釋文一作順民周禮丘甸卽丘乘而稍人注云甸讀與維再職之職同以詩言之如文王躬與天韻天古音小雅之室家溱溱與魯頌之烝徒增增皆爲眾盛之義鄭風之溱洧亦作漣洧此皆眞諄等部與蒸登部相通之跡然則頻字仍以本章自韻爲正上章隔協之說恐未足據也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箋云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也陸堂詩學曰蘇傳以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既誤以周召之地

爲周召之人又以辟國百里指君奭之分陝與三分服事之義
辰矣鄭箋開其端蘇氏承其誤廬陵東萊俱不及辨不知詩人
本旨近舉先王中興之業如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
于南海云云以見父何其盛子何其衰極得覺悟昏主之法若
謂受命必屬文武宣王中興獨非受命之君乎承珙案小雅黍
苗刺幽王卽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則此詩召公亦當指召穆
公下文哀今之人不尙有舊幽王去宣王中興未遠故因言召
穆公而欲王圖任舊人若文武之去幽王遠矣安得復言有舊
乎

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箋云言有如者

者今本誤
昔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今今幽王臣臧氏玉林曰關雎正義

毛詩後箋卷三十五

廣雅書局

謂詩有六字一句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今
此詩上句五字下句四字較孔所據本共少三字而正義反無
考然玩箋義是經本不止召公一人言謂有如召公之賢臣正
多審此知本有之臣二字又序云闕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正
承經文有如召公之臣爲說當從關雎正義所引補正承珙案
成伯璵毛詩指說論詩六言者所引與關雎疏同是古本當作
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若本篇序下正義引卒章有如
召公或傳寫脫之臣二字章末疏云蹙國之上不言無賢臣者
以不尙有舊事見於下故空其文以下句互而知之觀此亦可
知孔所見本辟國之上有之臣二字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終

毛詩後箋卷三十五

六六

陽湖趙震初校
益陽蔡芳覆校
廣雅書局

涇 胡承瑛撰

周頌清廟之什

清廟

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箋云成洛邑居攝五年時稽古編曰康成據書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合之召洛二誥書序知洛邑之成亦在五年而六年朝諸侯與明堂位所言為一事東萊非之而據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語以為成洛邑在七年不在五年又謂洛誥王在新邑丞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與清廟祀文王為一事按洛誥所謂七年乃總計周公居攝之年所謂丞祭乃為封魯

三詩後箋卷二十六

廣雅書目局

而祭非為成洛而祭又兼祭文武非專祭文王東萊引以為據恐與序未必合承瑛案東萊說本李解近戴氏詩考正亦據洛誥以為是成王七年周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丞祭文武之證承瑛謂逸周書明堂解亦云周公攝政六年會方國諸侯于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然則五年成洛邑六年朝諸侯正與此序相合至以清廟為祀文王則王褒祭豳皆同序義尚書大傳曰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德德澤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德德澤苟詩正義作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此為清廟祀文王之確證其洛誥傳云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

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依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此則近於洛誥所稱兼祭文武者與清廟祀文王迥然為二經義述聞合此二條謂漢初言清廟者亦有既成洛邑兼祭文武之說非也

三詩後箋卷二十六

廣雅書目局

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釋文引杜預云清廟肅然清靜之稱也正義引賈逵左傳注肅然清靜謂之清廟又引書傳說清廟歌文王之功德德澤則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故鄭不從賈說承瑛案尚書大傳明云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德德澤故欲其清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此正以清靜為義孔自讀書傳不審耳左傳清廟茅屋自非專指文王之廟漢書韋玄成曰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祭豳月令論取其宗祀之貌曰清廟是諸儒解誼皆同賈說似勝于鄭按鵝堂筆策指于鬯言辭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亦可見清廟通稱不專為象文王之德於穆清廟肅顯相傳於歎辭也穆美肅敬離和相助也箋云顯光也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正義曰其禮儀敬且和者謂周公祭祀能敬和也知顯相是諸侯者序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則顯相是諸侯可知承瑛案正義又引尚書大傳云肅顯相注云四方敬和明德來助祭以敬和為諸侯者義得兩通然如箋說則肅顯屬周公顯相又屬諸侯一句之中文義乖隔當以

鄭注大傳爲正范氏補傳曰文王在宮廟曰肅雝顯相在清廟亦曰肅雝所謂秉文之德也

駿奔走在廟傳駿長也箋云駿大也諸侯與眾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正義曰此奔走在廟非惟一時事乃百世長然故言長也又申鄭云以詩人所歌據其見事非是逆探後世不宜以駿爲長禮記大傳亦云駿案今大傳作駿駿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其意與此相接成也承琪案傳以駿爲長對下無射言之不厭是長久之事故知傳勝於箋

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傳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箋云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此傳以不顯

毛詩後箋卷二十六

廣雅音局

不承爲文王之德箋則指助祭者正義右箋承琪案詩頌文王當是美文之德禮記大傳引詩云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注以不顯不承爲文王之德彼疏謂禮注在前詩箋在後故不同然下篇即云於平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則不顯不承爲美文王固當以傳義爲優也

顧氏詩本音云清廟一章無韻雜天之命或可以命純收篇爲韻朱子曰周頌多不協韻疑自有和聲相協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卽和聲也孔氏詩聲類曰周頌韻法與風雅稍異後人多不能讀開首清廟一篇遽謂之無韻今以古音校之上半章首二句不入韻而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相爲韻下半章中二句不用韻而對越在天無射於人首尾相爲韻德古

大五

音置故可與士協本經嘉樂君子顯顯令德非韻之灼然者乎又云維天之命篇篤與收韻篤與竺築等字俱諧竹聲竹古蓋讀如呪又云維清典與禮韻新臺正義曰腆與珍古今字故儀禮注腆古文作珍據此則從典之字讀當與今同承琪案孔說皆是也

維天之命

序云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箋云告大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大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承琪案此箋實本毛傳引孟子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一語大平之事孰有大于禮樂者以周禮爲天命之精致大平之具此實七十子之微言大義孟子所親

毛詩後箋卷二十六

廣雅音局

受於孟子者毛公去古最近故首引此說鄭君明於授受源流所以暢申其義後儒或謂詩中未見告大平意或謂天命無極不應徒以制禮當之皆迂論也

於穆不已正義曰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所說而不從其讀故王肅述毛亦爲不已與鄭同也承琪案孟子曰天命無極無極卽不已之義其稱詩不似者說文曰从反已倡从人已聲故以已倡三字古通廣雅已似也斯干箋云似讀如已午之已皆以字同故雖異讀而無異義孔疏謂文無不似之義蓋疑不似乃別有解說誤矣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傳假嘉溢慎收聚也箋云溢盈溢之言也

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正義曰得者
以下句即云我其收之溢是流散收為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為
密承琪案假左傳襄二十七作何說文作譏溢左傳作恤說文作謚
引見譏說文訓嘉善也與毛合蓋譏者正字假者借字何則聲
之誤也爾雅溢慎謚皆訓靜溢又訓慎尚書維刑之恤今文作
謚是溢謚恤古字通說文引詩謚為正字恤溢皆借字也至毛
公訓溢為慎者謂以嘉美之道戒慎我子孫詩言及子孫多云
孫繩繩今傳繩繩戒慎也
柳子孫繩繩箋云戒也子孫因而收聚之以制為法度正所
以繩其祖武也兩句文義亦未始非上下相承耳鄭箋近於望
文生義釋文謂王肅及崔申毛又以慎為順然爾雅溢訓慎不
訓順王崔所據毛詩殆字誤歟

毛詩後箋卷二十六

五

廣雅書局

曾孫篤之傳成王能厚行之也箋云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
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釋
文厚之也一本作能厚行之也今或作能厚成之也按勘記曰
正義本與釋文一本同今考此傳但云能厚之箋始云能厚行
之一本有行字者涉箋而衍耳當以釋文本為長承琪案信南
山傳以曾孫為成王彼疏以為成王繼文武之後為太平之主
故詩人特異其號此則不必泥於對曾祖始稱曾孫如曲禮天
子外事稱嗣王其諸侯外事稱曾孫某是曾孫猶言嗣孫故左
傳蒯聩告文王康叔稱曾孫而此詩成王告文王亦稱曾孫毛
云成王能厚之者謂成王能大順文王之意以厚其子孫箋申
停意更推及後王而曰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蓋亦以曾孫

大五百零四

為成王正義謂箋以告之時禮猶未成不宜偏指一人使之施
用一代之法當通之後王故以箋為易傳非也

維清

序云維清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
正義曰維清詩者奏象舞之樂歌也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
王作樂象而為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
於廟詩人以今太平由彼五伐觀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為
此歌焉承琪案象為文王之樂舞見於左傳賈服二注皆同見
史記集解及鄭謂武王所制者墨子三辨篇云武王勝殷殺紂環
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
命曰象此可見文王樂名象故武王大武亦名象矣惟武王之

毛詩後箋卷二十六

六

廣雅書局

作象舞所以象文王之武功其時似但有舞耳考古人制樂聲
容固宜兼備然亦有徒歌徒舞者三百篇皆可歌不必皆有舞
左傳季札觀樂見舞韶夏濶武即能分別其德政必是但觀其
容未聞其曲所以為聰明才博若如左疏謂舞時堂上歌其舞
曲則已明知為何代之舞而作此讚歎不足為異矣知此則武
王制象舞時始未必有詩成王周公乃作維清以為象舞之節
歌以奏之故序云維清奏象舞周禮樂師賈疏謂詩為樂章與
舞人為節者是也此疏謂詩人觀奏象舞於廟乃述為此歌則
豈象舞又別有曲而維清非象舞之樂章耶誤矣至周頌序言
奏者惟此及武序云奏大武也可見頌篇惟此二詩有歌有舞
維清象文王之武功武象武王之武功故其樂皆名象武序不

言象者正義云序者於維清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復言奏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大武耳若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言升歌清廟下管象鄭注概以象爲周頌之武然記文管象之下又別云舞大武舞大夏則所謂下管象者非大武之詩當卽此文王之象詩疏推鄭意以禮記三文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若象是維清則與清廟皆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明有父子尊卑之異故知下管象者謂武詩然嚴緝云古樂歌者在以上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匏竹在下以管奏者皆曰下管春官大師帥瞽登歌下管播樂器益稷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奏也承琪謂周禮小師亦云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是下管

三詩後箋卷二十六

廣雅書局采

爲奏樂之一節本不專爲舞曲而作仲尼燕居云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然則管象者謂以管吹維清之詩如儀禮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耳其奏象舞則亦以管吹維清以爲之節記言管象者是以維清爲管詩如小雅之笙詩序言奏象舞者是卽以維清爲舞曲矣若仲尼燕居之下管象武夏籥序與亦當以象爲文王之樂與上升堂歌清廟對曰武曰夏卽所謂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者鄭注亦以象爲大武非是
詩序辨說謂詩中未見象武之意故泛指爲祭文王之詩不知維清之奏象舞卽禮記下管象一語可以斷之周頌清廟三篇與國風二雅之首各三篇者相同儀禮歌關雎葛覃卷耳歌鹿

鳴四牡皇皇者華國語歌文王大明絲又左傳歌鹿鳴之三歌文王之三此風雅之首三篇連奏者也他如金奏肆夏之三工歌蓼蕭之三鵲巢之三笙奏南陔之三由庚之三是古者歌詩必三篇連奏凡正風正雅列在樂章者皆然則禮記每言升歌必言下管象自是周頌開章三篇連奏之義不言維天之命者舉首尾以該中閒但清廟以瑟歌于堂上維天之命維清二篇其歌之亦必在堂上獨言下管象者以維清又爲象舞之曲或不歌而管則在堂下耳

毛詩後箋卷二十六

廣雅書局采

必以肇禮屬之成王然迄用有成維周之禎正指文王之典而中隔肇禮文義不續故朱子疑經有關文則何如仍以肇禮屬文王文順而義貫也承琪案此肇禮與生民肇祀正同彼傳謂后稷始歸郊祀則此傳肇始禮祀亦當指文王言後儒以文王三分服事不應祀天爲疑則禮祀不過指出師類禘之事古者征伐無道因事告神不必定是祭天詩意謂文王始行禮祀有此武功以至于今永清大定聿觀厥成則文王之典誠足爲周家之吉祥矣如此則文義一貫不必疑有關文若以肇禮爲宗祀文王之始則與迄用有成不相承接矣
維周之禎傳禎祥也釋文禎音其祥也爾雅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正義曰禎祥釋言文舍人曰禎福之祥某氏曰

詩云維周之禘定本集注禘字作禎經義雜記曰案爾雅禘祥也禘吉也釋文禘音其下同是爾雅無有作禎者當從正義釋文本方與雅訓合唐石經作禎故今本多作禎蓋即唐之定本據崔靈恩集注也說文禎祥也崔蓋本此今注疏本作禎則非段懋堂云作禎者恐是改易取韻承案崔靈恩所據者是毛詩古本作禎徐邈所云作禎之本亦當是毛詩也正義引某氏稱詩維周之禘考爾雅某氏注引詩如妃嬪也引天立厥妃厚也引俾爾亶厚咽息也引民之攸咽之類皆與毛異字蓋多出於三家此詩亦或三家作禘毛詩自作禎耳未必由崔注改易取韻也

烈文

三詩後箋卷二一六

九

廣雅書局

序云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蘇傳謂武王崩成王踰年即位稱王雖稱王矣而不能治王事故未嘗即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則成王於是即政亦非復其位蓋復其事也故此詩之序曰成王即政即政非即位也承案鄭發墨守云隱為攝位周公為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此則鄭意本未嘗以周公果居天子之位故復子明辟洛誥雖有明文而漢儒所謂居攝者自皆言攝政至復辟即歸政非歸位其義甚明詩疏則謂武王崩之明年與周公歸政明年俱得為成王即政但此篇敕戒諸侯用賞罰以為已任非復喪中之辭故知是致政後年之事也詩譜疏又引服虔

注左傳亦云烈文成王初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也此與洛誥王在新邑釋文鄭讀承絕句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鄭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者其事正合但詩疏謂烈文言即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已嗣位洛誥祭文武是告封周公二禮必不得同當是先以朝享之禮徧祭羣廟告已嗣位於祭之末即敕戒諸侯事訖乃更以禮祫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也今案經文錫茲祉福傳以為文王錫之篇末前王傳以為武王箋亦但言祭于祖考竊意洛誥王在新邑烝乃是徧祭羣廟其下祭歲云云乃祫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已嗣位并敕諸侯至告周公其後特因事類告竝非別為一祭故烈文序祇言即政助祭

三詩後箋卷二十六

十

廣雅書局

經文亦祇言文武耳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傳烈光也文王錫之箋云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正義曰毛以辟公之下即言賜福是賜之以福使得為此辟公也文王是周創業之主此等得在周統內列為諸侯乃文王之所錫故言文王錫之鄭以下云爾邦謂諸侯為爾則此經云我是成王自我非我諸侯也故易傳以為天賜祉福謂賜文王武王以王天下之福也承案錫福之文與辟公相屬若以為天錫文王則文義乖隔載見云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二語正與此同彼箋云成王乃光文百辟與諸侯安之以多福則此篇當以傳義為是白虎通義瑞贊篇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于

京師受法度也此雖指武王錫福與毛稍異然亦謂王錫諸侯不言天錫也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箋云惠愛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得傳世安而居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正義曰傳以錫茲祉福為文王賜諸侯則惠我無疆亦是文王愛諸侯子孫保之謂諸侯得繼世也承琪案疏泥於惠我我字不當我諸侯故申箋以為成王自我則錫福自為天錫文武以福子孫保之自為文武之子孫長王天下考襄二十一年左傳范宣子囚叔向祁奚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謩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據此

毛詩後箋卷二十六

十一 廣雅音義

是謂人能惠我者當保其子孫疑此詩惠不必訓愛維天之命駿惠我文王箋訓惠為順此篇亦當謂文王錫諸侯以祉福爾諸侯能順我命無有期竟則子孫世得保守此位如此則我字仍我成王此二句終文王錫福之事下乃言無大累於其國者武王皆崇立之又戒以當念父祖之有大功繼續其美也若但言周之子孫長王天下則與下兩邦云云文義不屬矣

無封靡于爾邦傳封大靡累也箋云無大累于汝國謂諸侯治國無罪惡也正義曰靡謂侈靡奢侈淫靡是罪累之事故靡為累也承琪案傳意當以靡為糜之假借莊子胠篋篇伍員靡釋文引司馬注靡靡也說文糜牛轡也羈綴得理也一曰大索也蓋靡羈皆有繫綴之義引申之為羈靡為罪累學字省故傳訓

靡為累疏以靡為侈靡侈靡是罪累增字成義失傳箋之旨文選文賦注引辭君章句靡好也易釋文又引韓詩曰靡共也二訓皆與此封靡文義不協疑非此篇之注白虎通義誅伐篇曰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為諸侯絕之而已此以封靡為大罪正與毛鄭義同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箋云皇君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汪氏異義曰箋以辟公兼指卿士序云諸侯助祭不言卿士經言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與下念茲戎功文勢緊相承接不得以念茲二句為戒卿士則傳以辟公唯指諸侯是也承琪案載見亦云烈文辟公序亦祇言諸侯不及卿士

三詩後箋卷二十六

十一 廣雅音義

雖相維辟公包注論語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邢疏謂與毛同箋於諸言辟公皆分卿士與諸侯此疏謂月令百辟是卿士之總稱此詩辟公下有爾邦百辟則辟當下百辟公當下爾邦故分辟公為二然假樂云百辟卿士箋以百辟為畿內諸侯卿士為卿之有事彼疏謂百辟卿士文相對故分之為二烈文唯有百辟無卿士之文則百辟兼卿士然則同一百辟忽兼卿士忽不兼卿士未免自亂其例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傳競疆訓道也箋云無疆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疆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也釋文道音導承琪案左傳哀二十六年引詩訓作順箋云順其所為更不言訓當為順似經文本作順即或毛本作訓傳釋訓為道亦以訓順字

通廣雅訓順也洪範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史記皆作順大雅抑四方其訓之傳云訓教此傳以訓即順字故又釋為順導之導說文順理也从頁川理謂循其條理即順導之意箋知傳以訓為順釋順為導故直易訓作順以申其義耳

天作

序云天作祀先王先公也箋云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諸盤至不窋正義曰天作詩者謂周公成王之時祭祀先王先公成王之世時祭所及惟親廟與太祖當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言先公者惟后稷耳經之所陳唯有先王之事而序并言先公者以詩人因祭祀而作此歌近舉王跡所起其辭不及於后稷序以祭祀實祭后稷故其言及之昊天有成命經無地

三詩後箋卷二十六

廣雅書局

而序言地般經無海而序言海亦此類也箋云諸盤至不窋者於時並為毀廟惟祫乃及之時祭不及此等先公而箋言之者因以先公之言廣解先公之義或緣鄭此言謂此篇本為祫祭若然作序者言祫于太祖則辭要理當何須煩文言先王先公天保云禴祠丞嘗于公先王彼舉時祭之名兼言公王此亦時祭何故不可兼言公王彼祭亦不盡及先公而箋廣解先公此何故不可廣解先公也承瑛案此疏據祭法天子五廟并二祧為七與王制禮器曾子問穀梁傳及大戴禮三本篇荀卿子禮論之言皆合周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周官為周公所作成王之時則自大王以下為四親廟諸盤亞圍為二祧大王季文王武王皆先王諸盤亞圍則先公也故守祧有先王

先公之文此序云祭先王先公則其為時祭植祀可知但序有

先王先公而詩專言大王文王者自以大王肇基王迹文王始

受天命故特言之歟后稷為太祖不當在先公之列天保箋中

庸注皆以后稷為先公似不及此箋以先公諸盤至不窋者為

正惟時祭必先太祖而經文不及后稷者詩主比興篇首云天

作高山此即周家發祥之義高山不必泥箋言岐山言天眷有

周鍾毓靈秀至大王而大之至文王而安之是天作一語已包

后稷以下先公在內即如昊天有成命為郊祀天地之詩周人

園丘以帝饗配此詩當為園丘祀而詩云二后受之傳以二后

為文武亦未嘗明言其先世其實昊天有成命已包周家最初

之事故箋云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此傳

三詩後箋卷二十六

廣雅書局

云天生萬物于高山者亦是取喻周之先代為天所篤生耳非

真謂天生草木於岐山也下文岐有夷之行乃承大王文王所

都而言之耳明乎篇首一語已含后稷先公在內則其下專言

大王文王乃舉其極盛者故雖通祀七廟而上不及諸盤亞圍

下不及王季武王非略也頌體謹嚴無緣一詩而徧揚祖烈然

而首言天作末及子孫詞意該括前後即謂時祭各歌於其廟

亦未始不可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傳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于高山大王行

道能安天之所作也箋云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大

王自幽遷焉則能尊大之正義曰以云天生高山不言生萬物

故易毛也陳碩甫曰安當為大字之誤箋曰能尊大之疏曰長

大五百一十二

大此天所生箋疏不誤晉語叔詹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
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矣此毛傳所據之本承琪案天作
高山猶大雅言帝省其山箋云帝善帝作邦作對箋云作為也天為
配謂為生皆天命與周之意詩無達詰詞在此而意在彼本不
必混於天之生山與生萬物即以詞論亦當從毛謂天所生於
高山者大王能大之荀子王制篇歷言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
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
謂大神引詩天作高山大王荒之此亦謂天生萬物王者能用
之故毛傳云然若如疏說則高山終古如是大王又何能尊大
之乃斤斤於興雲雨利萬物為尊大非秩祀之而尊大疏駁章
此所謂以辭害志者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六

五 廣雅書局

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箋云彼彼萬
民也徂往行道也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為常居文
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倂易之道故也夢溪
筆談云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朱子云後漢書岨但作徂注引薛
君章句訓徂為往獨矣字正作者如沈氏說然其末復注云岐
雖阻僻則似又有岨意昌黎岐山操亦云彼岐有岨疑或別有
所據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絕句困學紀聞曰筆談誤以朱輔
為朱浮亦無岨字詩經小學曰西南夷傳朱輔上疏引詩彼徂
者岐有夷之行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
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
易行故岐道阻僻而人不難阻僻二字薛君先經反言以釋夷

字非釋岨字也東原先生謂鄭箋云後之往者薛君云彼百姓
歸文王者是毛韓皆作彼徂者之證案作徂固是而作者則非
鄭箋釋彼作矣曰彼萬民居岐邦者釋彼徂矣曰後之往者兩
矣字一例當以彼徂矣三字一句不當從後漢書作者岐有夷
之行五字一句說苑引詩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可證承琪
案兩彼字鄭皆以為彼萬民彼作之作毛無訓蓋即同上傳訓
作為生則毛意彼作之彼當謂萬物鄭言萬民民亦物也傳意
當云彼萬民既生矣生猶縣詩民之初生則惟文王能安之下
云彼萬民皆往矣則惟岐邦有易道故也鄭惟以兩作字異訓
似非毛旨然兩矣字相對為文自當以岐屬下讀韓詩外傳三
引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詩曰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又

毛詩後箋卷二十六

六 廣雅書局

曰忠易為禮誠易為辭賢人易為民工巧易為材詩曰岐外傳
字近本皆有夷之行子孫保之是此詩義訓句讀韓與毛鄭無
不同也
子孫保之虞東學詩云末句不入韻歐氏證讀曰此單句結與
良相續古之人同承琪案上文荒康行固相為韻然末句之字
亦可與荒之康之兩之字為韻
昊天有成命
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鄭於此無箋正義悉用鄭君注
禮之說謂此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北郊祭神州之地祇二者
雖南北有異祭俱在郊故總言郊祀春官大司樂圜丘祀天神
方丘祭地祇彼以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於郊此言郊必

非彼也承瑛案此疏蓋因箋釋昊天有成命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故主此詩爲祀天南郊祭地北郊以后稷配之與冬至圓丘夏至方丘以帝嚳配者異然大宗伯以禮祀祀昊天上帝注謂昊天上帝冬至至於圓丘所祀天皇大帝又以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此詩首言昊天矣知其非冬至圓丘之祭王肅難鄭謂郊與圓丘爲一地一祭固與諸經皆不合孔疏又過泥鄭注謂圓丘必不可稱郊亦非是祭法以禘與郊對又禘在郊上故鄭以禘爲圓丘祀天郊爲南郊祀天若散文則圓丘亦可稱郊諸書惟周禮有圓丘之名其他經傳言郊者未必皆指夏正南郊絕不及冬至圓丘之祭也周禮爲制度而言故但稱圓丘方丘而不言郊以其祭本

三詩後箋卷二十六

七 廣雅書局

不名郊也以丘亦在郊故通謂之郊耳祭法禘郊祖宗爲四大祭之名自有虞氏已然周人每歲祭天惟圓丘方丘以嚳配南郊非郊以后稷配明堂以文武配此爲最大之典而周頌皆有其詩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是也生民傳曰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是明以帝嚳爲周人世系所從出之祖惟始封之祖斷自后稷故周人立廟至稷而止而帝嚳無廟惟祀天圓丘以嚳配之姜嫄見於雅而帝嚳之祀見於頌然後周家一代大典始備而後人謂后稷無父姜嫄無夫之疑可釋不然圓丘方丘二至大祀不宜周頌絕無樂歌也至序言郊而不言丘者丘通於郊也詩言天而不言地者地統於天也舜典類于上帝不言祭地也伯禋祀昊天不言祭地中庸郊社所以事上帝亦不言地

1111

皆以天統之也後人歌所不祭祭所不歌之疑其見淺矣或又疑后稷配天有頌而帝嚳配天無頌者不知二至祀天地同歌昊天有成命之詩但言天眷有周文武受命頌天地即以頌嚳而不必更爲帝嚳配天之頌即如我將宗祀文王而首言天右末言畏天思文郊祀后稷而曰配天曰帝命可見作者意主祀天不重在所配之人况帝嚳雖有大功德然去周世遠但言其子孫受天命足矣作者以世有遠近語有詳略故序者於昊天有成命祇言郊祀而不及帝嚳之配於我將祇言祀文王於明堂而不言配帝於思文又祇言后稷配天而不及天地之祭文非一端意可互見詩主詠歌固不同記事之例必須文辭而義備也

三詩後箋卷二一六

一八 廣雅書局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傳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宥密盛也正義曰此以太平之歌作在周公成王之世成王之前有成其王功者唯文武耳故知二后文王武王也自基始以下及下傳皆國語文也古人說詩者因其節文比義起象理頗溢於經意不必全與本同但檢其大旨不爲乖異故傳宋而用焉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謚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嫌韋昭云謂文武修己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是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故辨之也承瑛案毛詩此篇傳義悉本國語叔向之釋此詩故訓最詳其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

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盛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靈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王王字依詩疏引增觀其釋二后受之為讓德而以始於德讓為成王則所言成王即二后竝非指成王誦甚明鄭賈唐固皆如此解非韋昭一人獨從毛說也惟賈子新書禮容篇雖亦引叔向語而與國語大異以此成王為文王孫武王子孔疏所云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蓋即用新書之說然新書云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訓命為制令基又為勢義皆未安又以成王時九州四荒致貢職以祀文武故曰二后受之則與首句文義不貫蓋其時詩未萌芽羣言淆亂賈生雜述所聞恐未足為據耳

三詩後箋卷二十六

十九

廣雅書局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傳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箋云廣當為光固當為故字之誤也於美乎此成王之德也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為之不解倦故於其功終能和安之謂夙夜自勤至於天下太平正義曰箋以外傳之訓與爾雅皆同而釋詁云熙光也肆故也則是聲相涉而字因誤故破之汪氏異義曰此篇傳依周語為義箋據爾雅破廣固之訓案周語云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又曰終於固和則以廣為光以固為故非其義矣承瑛案國語訓熙為廣當本是以光與廣聲同字通古人光字兼有廣義爾雅釋詁緝熙光也而釋言又云枕充也孫炎本枕亦作光堯典光被四表漢書王莽傳作橫被四表橫被即廣

被也荀子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作流澤光可知光廣聲相通用傳於文王篇訓緝熙為光明而此獨從國語訓熙為廣者毛公深明通借之故知國語之廣亦光也故敬之學有緝熙于光明傳又云光廣也正以二字互相轉注而其義皆同若用漢人訓詁法當云熙光之廣也毛時文尚簡奧耳後漢人已不明此故訓故韋注國語引鄭及虞翻皆必破廣為光矣若以國語廣厚其心不得作光厚不知光厚者猶光明正大之謂於文義本無害也至國語訓肆為固亦是以固為故借但故非是故之故爾雅治肆古故也肆故今也邵氏正義云治與始同始即故也古故則以聲為義然則肆訓故者故當讀如孟子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之故有因其故然之意此所以與治古同訓非徒為申上之詞下文肆故今也則當如毛讀肆故今也句不當如郭注以肆與故竝訓為今此肆乃申上語詞耳國語以固和之謂順其固然所以為和猶孟子云故者以利為本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故國語又云終於固和毛亦假固為故竝非堅固之謂後人疑固為堅義固和二字不辭故多從鄭解為是故然使國語果以固為承上之詞而曰以故和之又曰終於故和則更不辭矣

三詩後箋卷二十六

二十

廣雅書局

此篇顧氏江氏孔氏諸家皆以為無韻惟張氏詩貫云命轉音芒與康叶靖與心叶承瑛案此亦非是毛詩詁勅韓詩作密勿是音密之密可轉讀匪正與首句命末句靖相為韻也

我將

序云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案此序言祀文王于明堂則正義引孝經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者其證確矣但或謂明堂即文王之廟不知明堂既為配帝之所帝不可譽於國中故大戴禮謂在近郊三十里宿于登以為在國南二里韓嬰以為國南七里雖遠近不同皆與玉藻聽朔于南門之外鄭注謂明堂在國之陽者合但鄭謂明堂為大饗五帝而不及昊天疏家據周禮祀天旅上帝為別不知帝即天也此詩首言維天其右之末云畏天之威祇言天而不言帝何得云明堂之享但有五帝而無昊天乎孝經所分配天配上帝者南郊專祀昊天明堂兼及五帝耳至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注謂祖宗通言耳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鄭意恐

毛詩後箋卷二十六

三

廣雅書目別錄

人見文王忽宗忽祖疑祭法與孝經異故為此注謂此祖宗乃明堂祭祀之名祭法之祖文王猶孝經之宗祀文王也但孝經所言乃武王初有天下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之事樂記所謂武王克殷祀乎明堂而民知孝也孝經曰周公其人者禮雖行於武王而實制於周公周公以后稷既配天南郊而周之王業成於文王故復制為明堂配天之禮以彰嚴父之義此在當時祇以文王一人配帝章昭注魯語謂周初雖祖宗可以通稱然文王於武王為父故孔子但言宗祀文王耳至武王既沒則定為雙配祖文宗武一代之制祭法所言是也此詩但言文王亦當同孝經之言為周公相武伐紂後宗祀文王之樂歌疏謂詩主說文王故序者順經為詞此殊不然天作經文無先公而序言

祀先王先公昊天有成命經文無地而序言郊祀天地如果此詩有武王配帝序當言祀文武於明堂矣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箋云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臧氏經義雜記云當本作維牛維羊羊與享韻非牛與右韻明監注疏本箋中作牛羊後改為羊牛今箋牛字尚宛然存羊字之跡正義惟釋經一處言維是肥羊維是肥牛其釋序釋箋皆牛羊連文先牛而後羊周禮羊人疏引詩維牛維羊隋書宇文愷傳引詩亦作維牛維羊知唐以前本皆然開成石經始誤作維羊維牛也承琪案隋書禮儀志載梁天監十年議曹朱異議明堂牲牢云我將詩有維羊維牛之說此又與宇文所引不同疑經文或有一本無容執一為信但後來詩緝詩故等見維羊文

毛詩後箋卷二十六

三

廣雅書目別錄

在維牛之上遂據周禮釁積共羊牲後鄭注以積為積柴因謂祭天用羊實柴先柴而後獻故先羊後牛然詩疏謂祭天用騂犢明堂祭天亦當用特牛配者與天異饌當用太牢羊人釁積共羊牲彼釁在積上明所云積柴非祭天當為燔燎祀司中司命之等有羊也周禮賈疏云祭天用犢其日月以下有用羊者故我將詩云維牛維羊維天其佑之彼亦據日月以下為配者也二疏所辨已確不必鑿為之說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傳儀善刑法典常靖謀也箋云靖治也受福曰嘏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政於天下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正義曰刑既為法則式不復為法當訓為用毛於嘏字

皆訓爲大此般亦爲大山王肅云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維天乃大文王之德以佑助而歆饗之又申鄭云儀者威儀式者法式故以儀式爲象象謂則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也以此能治四方可以蒙佑不爲謀之故以靖爲治承瑛案此疏述鄭以儀式刑三字一義未免復沓大雅儀刑文王傳云刑法而儀字無訓箋云儀法文王之事似亦以儀法爲一義禮記緇衣引詩儀刑文王疏引服虔儀善也刑法也又引詩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疏引服虔儀善式用刑法靖謀也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謀安四方考服解皆用毛義王肅即本之服其說實勝於箋至王申毛以右饗爲天大右助文王而歆饗之箋以

毛詩後箋卷二十六

廣雅書同類

右饗屬文王嚴緝云維天惠民維文王之典足以安民天福文王則必右助而歆饗我祭矣承瑛謂其右既右語勢相承則右饗自應屬天天之右饗文王即右饗其子孫天既右饗則文王右饗不待言矣亦當以王肅申毛爲是

此篇之韻或以牛音疑右音以牛與右韻方與饗韻末三句夜轉音豫保讀若補或以末三句爲無韻承瑛案此詩上七句當以享羊方饗爲一韻末三句合全章三之字亦可相爲韻也

時邁

序云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白虎通曰何以知太平乃巡守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

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其言違詩及傳所說非也承瑛案後漢書李固傳引周詩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于內而應于外者也注引韓詩薛君傳章句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據此是韓詩以時邁爲成王巡守白虎通蓋用韓說也然逸周書大匡解文政解俱有維十有三祀王在管之文與竹書紀年武王克商命監殷遂狩于管之文合又度

毛詩後箋卷二十六

廣雅書同類

邑解云我南望過于三塗北望過于有嶽不顯瞻過于河宛瞻過于伊洛與詩言及河喬嶽亦相近史記周本紀武王既克殷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書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作武成所謂歸獸者即樂記云馬散之華山之陽牛散之桃林之野者其下文云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正與此詩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語合然則時邁雖作於周公要爲頌武王克殷後巡守諸侯之事甚明班固謂武王不巡守妄矣

懷柔百神傳懷來柔安釋文柔如字本亦作濡兩通俱訓安也正義曰釋詁柔安也某氏引詩云懷柔百神定本作柔集注作濡柔是也段懋堂據宋書樂志明堂登歌有懷濡上靈語因謂六朝時詩本作懷濡百神當從集注爲是承瑛案荀子禮論篇淮南子泰族訓引詩俱作懷柔則作柔之本較古陸氏以濡爲亦作孔氏以作柔爲是當矣

及河喬嶽傳喬高也高嶽岱宗也承瑛案墨子兼愛中篇云昔

者武王將事泰山隧然則武王既定天下後有巡守至岱宗之事故毛以高嶽爲岱宗箋云王行巡守至方嶽之下則以巡守之禮理兼四嶽故不專指岱宗耳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傳夏大也箋云懿美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于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儀禮大射儀公升卽席奏肆夏注云肆夏樂章名今亡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時邁者太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其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奏此以延賓其著宣王德勸賢歎周禮曰賓出入奏肆夏疏云周禮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杜子春引呂叔玉以爲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後鄭云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

毛詩後箋卷二十六

五

廣雅書局

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鄭彼注破呂叔玉此注亦云肆夏樂章名今亡與彼注同又引呂叔玉於下者以無正文叔玉或爲一義故兩解之承瑛案毛於肆字無傳但云夏大也所謂大者不明何指以思文陳常于時夏證之彼云陳則此肆自當訓陳彼上云無此疆爾界下云陳常于時夏則夏似當爲諸夏之夏言來牟率育無疆界之殊所以陳其常久之功於是諸夏則此肆于時夏亦當謂武王求美德之士使之在位陳其功於是諸夏故傳以夏爲大箋於此及思文皆以樂歌爲夏考樂章名夏亦取諸夏之義服虔注左傳云車鄰駟鐵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是也然編樂名夏必在作詩之後豈有詩未終篇而卽曰陳於此以爲夏者至九夏之

說周禮杜子春注謂春秋金奏肆夏與鹿鳴文王俱稱三知肆夏爲詩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所謂三夏矣呂叔玉則以肆夏繁遏渠皆周頌篇名卓昭注國語又云肆夏一名繁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三說小異而大同皆不如鄭九夏爲頌族類今亡之說爲正惟九夏旣以金奏必非歌詩之類鄭注大射引呂叔玉說并解時邁所以用於延賓之意而詩譜又云天子享元侯升歌肆夏此則經傳未有言金奏之樂用于升歌者也

執競

不顯成康傳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光也箋云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歐陽時世論以成康爲成王康

毛詩後箋卷二十六

美

廣雅書局

王集傳因之以爲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朱氏通義曰詩之歌于祖廟者非時祭則禘祭也天子七廟廟各有主禘則羣廟之主成入太廟三王茲祭此何禮邪如謂舉功德之最盛者不應上捨文王而下逮成康也旣曰祭三王矣誦武王僅二語不顯以下皆頌成康豈成康功德遠過武王邪且文武皆受命開基之主祀文王有詩何祀武王獨無詩乎夫不顯成康猶離詩云文武維后皆非舉諡爲言也康侯見于易靈侯見于禮靈王見于大誥平王見于風元王武王見于頌成王見于酒誥及下武此詩所云成康其類同耳承瑛案漢稱文景周曰成康後人言之則可若作爲樂歌昭告祖宗而以父子兩世合併稱之如史策記贊之詞有是文義乎且下文自彼成康傳謂用彼成安之

道故可言彼若明明祭成王康王之詩而曰自彼可乎鹽鐵論論蓄篇曰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賦詩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此雖連文王言之然可見詩中無成康事是時毛詩未盛而引詩作解如此疑三家說與毛同不獨蔡氏獨斷合於毛序也

鐘鼓嗶嗶磬將將傳嗶嗶和也將將集也正義曰嗶嗶將將俱是聲也故言和與集謂與諸聲相和與諸樂合集也承琪案毛以將將訓集者釋詁將大也詩將字傳多訓大此將將亦盛大之意廣雅鏘鏘盛也闕宮疏引王肅云將將美盛此則謂磬之聲繁盛故傳訓為集嗶嗶亦聲之大者故說文引詩作鏘以為鐘聲傳於嗶嗶言和將將言集互文見義耳說文足部鏘行貌从足將聲詩曰管磬鏘鏘此或三家詩異字許引之以明假借或即引毛詩磬管將將以比方鏘字之音傳為者因篆文而并改所引詩為鏘鏘要之行兒之訓必不當用於磬鏘大抵將將為磬鏘之聲本無正字故多通借荀子富國篇引作瑒瑒風俗通聲音作鎗鎗漢書禮樂志又作鏘鏘是也

威儀反反傳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正義曰順禮閑習自重難也或謂傳難當讀為儼說文儼行有節度也此傳釋反反為難謂威儀安詳而有節度箋云順習亦安詳有節度意正義讀為重難失之承琪案賓之初筵威儀反反傳云反反言重慎也說文反覆也凡言反覆者皆重慎之意故此傳又以反反為難正義釋為重難重難猶重慎也釋文難字無音亦讀為難

易之難耳箋云順習者順與馴同馴習正反覆重難之意乃所以申傳也潛夫論正列篇引作威儀板板當亦謂重難也賓之初筵釋文引韓詩作威儀板板音蒲板反善貌彼泛言之故但云善貌毛傳切言之故一曰重慎一曰難耳

思文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傳極中也箋云立當作粒烝眾也昔堯遭洪水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天下之人無不于女時得其中者言反其性正義曰傳不解立但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與鄭同宜為存立眾民也承琪案箋據舜典破立作粒其義自通然成十六年左傳申叔時曰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禮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周語芮良夫曰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據此似詩言立民不專指粒食一事故申毛當言為生民立命則所包者廣且與傳訓極為中意更親切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六

廣雅書局

貽我來牟傳牟麥段氏懋堂曰傳牟上脫來字當作來牟麥承琪案古人祇稱麥為牟累言之則曰牟麥詩稱來牟者乃專因周人有烏銜之瑞謂此瑞麥為來牟是來本非麥之通名故傳不釋來字箋乃申之云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是鄭亦不以

來爲麥名矣傳雖不言瑞麥然生民誕降嘉種傳云天降嘉種此則下文云帝命率育故傳不言自天來耳今文泰誓在漢雖後出然毛在未焚書前未必不見也或謂詩頌不及武王似不宐及赤烏之瑞不知箋云書說烏以穀俱來言穀紀后稷之德故正義曰此言來牟彼云穀至交相證明其事同也總之此詩來牟下言帝命臣工來牟下言將受厥明明昭上帝則來牟確爲周家瑞麥自天而來故有是稱漢書劉向傳引詩飴我釐麩云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文選典引注引韓詩作貽我嘉麥皆此意也但麥之爲穀始於上世非至周初始有故傳第訓牟爲麥孟子亦但言麥在當時本不分大麥小麥廣雅麩小麥麩大麥趙注孟子麩麥大麥乃後人所分耳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

毛詩後箋卷二十六

完

廣雅書局宋

麩二麥一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麩案許書此條似有脫誤據其所云是先有來麥之象形而後有行來之取義則夫虞書有帝曰來禹之文易卦有小往大來之繇皆在周受瑞麥以前何以解之故必如傳箋第以牟爲麥名因與赤烏俱來而謂之來牟斯爲通義耳

無此疆爾界箋云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于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段云釋文介音界大也按箋以女今之經界釋爾字以大有天下釋經介字淺人遂以箋之經界易經文介字唐石經初刻界後改介是也承琪案此謂經文界當本作介可也必謂箋經界之界乃自爲解義之詞非經中介字大有天下乃釋經中之介則是經

言無此封竟於女之大殊不成文義正義云箋謂當時經界已廣大萬里於汝此之內使無封疆是乃大有天下之辭也此疏當時經界句先釋爾界二字使無封疆乃釋無此疆三字然後以大有天下之辭總釋經文五字其申箋最爲明晰釋文因經字作介毛傳介多訓大故以大訓之然未必得傳箋意也箋不云介當爲界者說文介畫也與界境也音義皆同故但於箋中易字說之更不必破經字耳

毛詩後箋卷二十六

三

廣雅書局宋

毛詩後箋卷二十六終

周頌臣工之什

涇 胡承琪撰

臣工

嗟嗟保介箋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高誘注呂覽云保介副也承琪案釋詁介右也右即副貳之意高以保介為副當亦指車右謂其輔君耕藉但高渾言之鄭注禮記以保為衣介為甲切言之耳後儒疑車右不過勇力之士與農事無涉故用高注以副為農官之副不知古者士大夫皆嫻於射御故君之御及車右皆以大夫為之初非別有甲士此詩救保介

毛詩後箋卷二十七

廣雅書局宋

自是呼諸侯之車右而告之則保介即月令之保介無疑若農官則詩中每言田畯不謂之保介况又以為農官之副將以何者為農官之正乎但此詩為廟遺諸侯不忘農事以保介預於勸農故託以為詞必如正義謂不戒諸侯之身嫌其太斥則烈

文無封靡于爾邦直戒諸侯何以不嫌太斥乎

序乃錢鏹奄觀銍艾傳序具錢鏹鏹鏹鏹也箋云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銍艾勸之也釋文正義皆以錢鏹鏹為三器承琪案錢說文用毛傳訓鏹云古者田器斗部屬下引爾雅屬謂之鏹古田器也是鏹屬同物即今之鏹鏹所

以耕者正義引宋咸注世本鏹刈也以為刈物之器非是鏹說文一曰田器亦引此詩木部擗鏹器也从木辱聲或从金作鏹

正義云鏹鏹當是鋤器但諸文或以鏹即鋤或云鏹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案齊語挾其槍刈鏹鏹似鏹與鏹為二物然皆所以芸苗亦小異大同耳至銍毛但訓獲鄭云必多銍艾似本不以為田器陸孔皆引釋名說文以銍為獲禾之器然說文銍穫禾短鏹鏹穫禾聲二字迥殊良耜耜穫之挫挫釋訓作銍銍是聲同通借此傳蓋亦以銍為挫之假借生民疏引鄭注尚書二百里銍云銍謂刈穗斷去葉也亦是以銍為挫借耳又箋訓奄為久正義曰釋詁文王肅云奄同也毛於執競之傳以奄為同言同多銍刈但無傳可據故同之鄭焉承琪謂王訓同者蓋願上眾人為義然詩言錢鏹是方趣其耕耘則其穫尚焉時日故箋以為久多銍艾揆之文義似當同毛於鄭耳

毛詩後箋卷二十七

廣雅書局宋

江氏古韻標準曰此篇韻不分明如何新畬似與來咨來茹逢韻虞東學詩從顧氏詩本音以茹畬帝艾四韻為長調工公求牟年人各為韻承琪案願說是也

噫嘻

噫嘻成王傳噫歎也嘻和也釋文引傳亦作嘻和也正義曰孔子見顏淵死曰噫天喪予成湯見四面羅者曰噫盡之矣則噫噫皆是歎聲為歎以救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噫為歎救是正義本傳作嘻救也承琪案噫嘻之文在成王之上若如正義謂噫嘻猶上篇嗟嗟故毛以為救彼救臣工保介此豈救王乎若謂成王事者嗟歎而有所戒救則經文當云成王噫噫矣攷說文無噫字言部諱痛也又諛可惡之譽一曰諛然春

秋傳曰談談出出今左傳作諄諄出出是談諄字通又口部啖
磨也與言部談然說文當本作談然也同義方言歛警然也廣雅歛警然
磨也是談啖然三字皆磨聲之詞此傳云嘻和者說文和相磨
也蓋以噫為歎而嘻和之故箋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詩嘻
字疑即諄之假借噫嘻雖歎聲要是有美有惡此經當是歎美
成王事者之能勸農重穀耳

既昭假爾箋云假至也噫嘻乎能成周王之功其德已著至矣
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戴氏攷正曰詩凡言昭假者義為昭
其誠敬以假於神昭其明德以假天精誠表見曰昭貫通所三
曰假爾之言此也虞東學詩曰烝民言昭假于下商頌言昭假
遲遲皆事天也承琪案烝民商頌之昭假毛皆無傳惟雲漢昭
假無羸傳假至也王肅以為昭其至誠此詩序云祈穀上帝則
昭假當言事天謂能成是王事者既昭其至誠以祈禱於帝矣
然後率農播種而使之盡力焉爾字毛無傳箋云已著至矣蓋
即以爾為矣毛意亦當然也

駁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傳私民田也言上欲
富其民而讓于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
望也正義曰毛以所在皆有公田在民井田之間亦當民所耕
發而云駁發爾私者上意欲富其民而讓于下欲民之大發私
田使之耕以取富故言私而不及公大田兩我公田遂及我私
是民意之先公也此云駁發爾私言不及公上意之讓下也以
彼公私相對知此言私對公又解正言三十里意終三十里者

三詩後箋卷二十一

廣雅書局

三詩後箋卷二十七

四廣雅書局

各極其望謂人目之望所見極于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
矣三十以極望為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為盈數故舉之以言
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承琪案此疏申毛甚當鹽鐵論取
下篇曰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下
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此言正與毛合其義古矣但私者對公
言之經不及公所以為讓富於民並非此中絕無公田若因此
謂是溝洫用貢法無公田則是本皆私田何必言讓且此詩祈
穀上帝以天子而戒農播穀何以所言止及鄉遂而不通於畿
甸乎傳言各極其望者疏引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
十則天下徧惠氏定字曰五六三十易之數也五六為十二三
統麻曰十一而天地之數畢又五六天地之中合易大傳曰五
位相得而各有合故云三十里天地合納甲之數亦然終三十
里終竟復始詩通於易矣承琪謂三十以極望為言十千以盈
數為言傳義實為該括不必如箋疏以一川之閒萬夫為三十
里與十千耦相配之數也

顧氏詩本音以爾與私里協耦古音魚矩反與夫穀韻江氏古
韻以此為無韻之章謂願為強叶孔氏聲類以穀音穀與耦韻
而謂八句祇兩韻承琪案王氏總聞已以爾與里協穀居侯切與
耦協此說亦通

振鷺

振鷺于飛傳興也振振羣飛貌或謂此詩但言振未嘗言振振
且既曰于飛不當先言羣飛故嚴緝引錢氏祇以為自振其羽

而已承琪案詩中一字而傳以疊字訓釋者甚多此振鷺卽與魯頌之振振鷺同振振者盛也在鳥則羣飛爲盛貌故以振振爲羣飛貌耳若玉篇別出鷺字以鷺鷺爲名劉淵林蜀都賦注亦以鷺鷺爲鳥名此則後人所加不然明矣

于彼西雝傳雝澤也箋云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正義曰以鷺是水鳥明所往爲澤故知雝澤也謂澤名爲雝故箋云西雝之澤也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向彼耳無取于西之義也承琪案靈臺傳云水旋丘如璧曰辟雝以節觀是辟雝本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環爲名說文豈四方有水自豈成池者水經注釋漁陽郡雝奴縣曰四方有水爲雝不流爲奴皆與毛合宣十二年左傳云川雝爲澤故辟雝又謂之澤宮單

毛詩後箋卷二十七

五

廣雅書局

言之或曰雝如周厖敦王在雝位格廟或曰澤如周禮澤其射楛質之弓矢及禮記王立于澤必先習射于澤皆是靈臺言辟雍故傳以水旋如璧釋之此經但言雝故傳亦祇訓爲澤其云鷺白鳥也蓋卽謂靈臺之白鳥是傳意以雝爲辟雝澤卽辟雝之澤不釋西字者豈古稱西雝猶言東膠東序人所易曉歟後漢書邊讓傳注引辭君章句曰西雝文王之雝也鄭君注禮謂殷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西郊樂記疏引熊氏云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然則文王辟雝自當在西郊此箋云西雝之澤者蓋亦以爲文王之雝正義以爲泛言川澤無取於西失傳箋之旨矣

豐年

序云豐年秋冬報也箋云報者謂嘗也烝也此序及傳不明指所報之神正義申箋云言烝畀祖妣則是祭于祖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不言祀廟耳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于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爲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主意于報故此序特言報耳其餘則不然故那與烈祖實爲烝嘗而序稱爲祀以義不取于報故也其天地社稷之神雖則常祭謂之祈報故噫嘻載芣芣之等與宗廟異也承琪案此疏義多窒礙那與烈祖經有烝嘗義反不取于報此經無烝嘗而意又主於報豈周人歸功祖父有孝子之情而殷人獨不然乎至載芣祈社稷而亦有烝畀祖妣之文安見非廟祀卽不可言祖妣邪箋疏以後諸儒各自立說王介甫以爲祭上帝蘇傳以爲秋祭四方冬祭八蜡朱傳以爲祭田

毛詩後箋卷二十七

六

廣雅書局

祖先農方社之屬曹放齋詩說謂季秋大饗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而同歌是詩故不言其所祭何氏古義據郊特牲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此經言豐年故專主蜡祭近李氏黼平毛詩細義又據楚語周人報高圉太王以此詩爲宗廟之祭諸說致多錯迕蓋專主上帝則序但當言秋報而不必兼冬若但指方蜡則載芣爲祈上帝不應有所而無報方社之社其報祭正歌良耜不當又用豐年至謂經言豐年必係一方順成之祭則良耜報社稷亦云崇墉比櫛室盈婦室又豈必順成乃歌耶楚語所稱廟祭固有報名然又未見其必在秋冬也今一以序及經證之似當以曹氏之說爲近噫嘻序言春

夏祈穀此言秋冬報明是一祈一報相對為義彼言上帝而此不言何神者考祈穀之郊主祀上帝而百神亦當從祀左傳載孟獻子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是魯郊正所謂祈穀之郊春秋每卜郊不吉猶三望左傳或曰望郊之細也信三十一年或曰望郊之屬也宣三年可見祈穀之郊并及方望至夏零則月令於零帝之外兼及百辟卿士噫嘻序但言上帝舉其重者耳此秋冬報祭亦必自上帝百神凡有功於穀實者徧祭之而皆歌此詩月令季秋大饗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皆以為蜡郊特牲云蜡者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可見秋冬之報所祭甚廣故序不指言何神但經文首稱豐年則其為百穀報成之祭義甚著明故傳亦不言何祭况烝界祖

三詩後箋卷二十一

七 廣雅書局宋

妣卽云以洽百禮載及亦有此文箋以百禮為饗燕之屬賓之初筵以洽百禮箋又以為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然則此百禮或亦言合祀百神之禮鄭注月令郊特牲皆以祭百神為蜡祭宗廟為息民禮運仲尼與於蜡賓注以蜡為索饗亦祭宗廟然則烝界祖妣者言宗廟之祀無不舉以洽百禮者言百神之祀無不舉而皆歸功於豐年之報自不得泥祖妣之文專主廟祭又月令大饗帝下云嘗犧牲告備於天子鄭注嘗者謂嘗羣神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於羣神可見嘗不定是廟祭之名推之孟冬大飲烝下卽言天宗公社諸祭鄭注雖以烝為升俎然高誘注淮南時則訓卽以此烝為祭楚語觀射父曰日月會于龍獲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備舍羣神頌行國於是乎蒸

嘗家于是乎嘗祀夫龍獲乃建亥之月何以言嘗祀竊意秋冬報祀取嘗新烝絜之義亦名嘗烝與廟祀之秋嘗冬烝同名而異實箋以報為嘗烝豈亦謂四時之外別有嘗烝歟

萬億及秭傳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正義曰此於今數為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秭釋文云數億至萬曰秭一本作數億至億曰秭是陸用集注本與正義不同或據說文秭下一曰數億至萬曰秭許書多用毛氏則此傳當從陸本然心部十萬曰億與楚絜傳萬萬曰億不同則說秭亦未必同毛氏以楚絜傳用今數例之此傳亦必用今數自以孔本作數億至億曰秭為合甄鸞五經算術曰毛氏數萬至萬曰億舉中數也又云數億至億曰秭則有可疑蓋黃帝數術中數交之上萬萬

三詩後箋卷二十七

八 廣雅書局宋

京曰咳萬萬咳曰秭此應云數咳至萬曰秭而言數億至億曰秭者有所未詳段注說文曰十等之說起于漢末取周頌云秭國語云經咳者演之三等之說取鄭云今數古數者演之許鄭所不言未可盡信承洪案秭數諸書不同一切經音義引算經黃帝十等億兆京垓壤秭溝澗正載與甄氏所引秭壤二字互倒廣韻引風俗通云生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秭生咳御覽引風俗通又云十咳謂之秭廣韻又云秭千億也郭注爾雅又云十億為秭是秭數本無定論但毛在先秦必有所受以經文萬億及秭數本層累而下故以萬萬為億億為秭正義曰毛以億云及秭萬下不云及億嫌為萬箇億故辨之也知然者以億言及秭則萬與億亦不相累但不可再言及耳此疏

于經文傳意體會最精

內則注云萬億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正義曰萬億曰兆者依如算法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為等十萬為億十億為兆也其大數以萬為等從萬至萬是萬萬為億又從億而數至萬億曰兆億億曰秭故詩頌毛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兆在億秭之間是大數之法鄭以此據天子天下之民故以大數言之詩魏風刺在位貪殘魏國徧小不應過多故以小數言之云十萬曰億段注說文云數億至萬曰秭亦不為不多矣不必從毛之數億至億也承琪案詩主詠歌不同紀事此詩欲極言黍稷之多由萬而億由億而秭皆形容之辭故雖數有二等當取其多者言之竝非實計年之所入與廩之所藏無容疑於數之寥闊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七

九 廣雅書局

有瞽

序云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箋云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正義以始作樂為始作大武之樂以箋合諸樂謂合諸樂器不合諸異代之樂稽古編駁之謂始作樂是始作大武合乎祖是以大武與諸樂合奏之諸樂兼六代之樂不止周樂承琪案經云在周之庭傳云縣鼓周鼓正以見其皆為周樂不必合諸異代況功成作樂未必止大武一樂箋云大合諸樂與獨斷云始作樂合諸樂而奏之語同獨斷於周頌三十一篇皆云某事所歌可見自清廟以下皆周初所作樂章合樂者即合此諸樂也虞東學詩曰禮經多合樂之文合樂必

有詩而今無別見者或始作樂時以此以合乎祖後亦移而他

用歟

應田縣鼓傳應小鞀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箋云田當作鞀鞀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正義申毛云應既是小田宜為大其申鄭則云以經傳無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皆在縣鼓之上應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類故知田當為鞀是應鞀之屬承琪案經文應田縣鼓承上業虞崇牙言之謂業虞之所縣者為應田二鼓故傳以應為小鞀田為大鼓而總之曰縣鼓周鼓謂此二鼓皆縣者乃周家之制其下云鞀鞀小從宋本改鼓也此別其不縣者也箋云有視瞭者相瞽又設縣鼓繼之云田當作鞀鞀小鼓在大鼓旁似以縣鼓與應

三詩後箋卷二十七

十 廣雅書局

潛

鞀別言其下箋又云既備者縣也鞀也皆畢已也故禮器疏以縣鼓為大鼓應鼓為小鼓後儒說此詩者亦以應田小鼓縣鼓大鼓為說夫使大鼓而別之為縣則似小鼓不縣矣大雅縣箋云凡大鼓之側有應鞀胡鞀大射儀建鼓之旁有應鞀胡鞀而其上文云樂人宿縣則大小鼓必皆在縣若此詩專謂縣鼓為大鼓以別于應鞀則承上業虞之文不當以小鼓之不縣者廁其間若統言所縣之鼓又不當偏舉二小鼓以該縣故應從毛傳以應小田大皆為縣鼓者於文義尤愜也陳奐案此說未具明晰辨見商頌

荷與漆沮傳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正義曰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於京邑故不言豳言岐周者鎬

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實此為潛之處當近京邑或謂鎬
京去岐三百餘里近京為潛何必遠繫於岐周之水因疑傳言
岐周明此為成王六年蒐于岐陽薦獻先王別廟之詩乃是就
地取魚故經表以漆沮承珙案周公制禮合萬國之歡心以事
其先王則祭時備物四海九州之美皆具何必以漆沮非近京
為疑況岐周為與王之地取其所有而薦之示不忘本亦思其
所嗜之意此彭執中說經言漆沮傳言岐周皆指其實非以鎬岐相
近繫而言之也

潛有多魚傳潛慘也釋文云慘素感反舊詩傳及爾雅本並作
水旁參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櫓櫓慘也謂積柴水中令魚
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也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旁參

毛詩後箋卷二十七

十一 廣雅書局刊

音霜甚反正義曰釋器云慘謂之參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
魚曰參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慘郭璞曰今之作慘者聚積柴木
于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慘字諸家本作
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美也然則慘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為
正也按勘記謂慘字乃郭璞所改不可轉依以改詩傳正義所
說非是當以釋文本為長承珙案慘謂之參爾雅列於釋器若
以米養魚不得為器況漆沮大川非可投米以養若如韓詩謂
漆為魚池則又當入釋地矣爾雅既與爾雅並列則慘自
是圍魚待捕之具水中列木所以聚魚亦可謂養非必以米畜
養也積柴之訓義本李孫非郭所改釋文又云慘字林作棼說
文釋積柴水中以聚魚也此又呂忱孫炎所本然則棼為正字

慘為借字即舊詩傳作慘亦以聲近故借投米養魚之說恐是
望文生義耳

有鱣有鮪箋云鱣大鯉也毛詩紉義曰正義鱣鮪已釋于衛風
故不再釋按衛風碩人傳云鱣鯉也此箋因下有鱣鯉故以大
鯉別之爾雅釋魚云鯉鱣舍人注鯉一名鱣說文亦鱣鯉互訓
皆與毛鄭合郭景純據今之赤鯉魚故謂與鱣別不知鱣自名
鯉非謂今之赤鯉水經河水篇云河水又南得鯉魚水郟注云
歷澗東入窮溪首便其源也爾雅曰鱣鮪承珙案鮪疑當作鯉也出鞏穴
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為龍矣否則點額而還非夫往還之會
何能便有茲稱乎如郟注鱣渡龍門而其水名鯉魚則鱣之名
鯉審矣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鱣鯉王鮪莫春來游鱣鯉與王鮪

毛詩後箋卷二十七

十二 廣雅書局刊

對舉其意亦以鱣鯉為大鯉也玉篇鯉云今赤鱣鱣云鯉也大
魚也最為明晰承珙案箋以鱣為大鯉不過謂鯉類之稍大者
其小者自名鯉不得名鱣非如鮪之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鮪鮪
又可通稱鮪也然此二魚詩凡三見碩人四皆以鱣鮪連言自
是種類相近故郭璞以鮪為鱣屬但陸璣郭璞皆以鱣為身形
似龍大者長二三丈重千餘斤似鮪而小亦長七八尺此則
誤以為今之鱣黃魚非施罔積柴之所能取其非詩所詠之鱣
鮪可知矣正義引陸璣疏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
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
水經注漢水東經鱣鮪者舊言有鱣魚鱣鱣望濤直上至此鱣
腮因以名濤據此是鱣鮪本出於河至河魚大上之時乃逆流

而至漆沮故周人取以薦新然則其至有時潛慘之不得為投米以養尤可知矣

雖

序云雖禘大祖也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大祖謂文王承珙案禘之說先儒聚訟有據國語歲貢終王以禘為歲祭禘為三年喪終之祭者劉歆見漢書徐禕袁準虞喜皆見通典也
有謂禘祫一祭二名取其諦審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三年一大祭者賈逵劉歆鄭眾馬融王肅杜預見通典及正義
也有謂禘祫分二祭而皆及遷廟者臧濂見宋書本傳也有謂禘祫分三年五年而祫則止及毀廟禘則總陳昭穆者張純見後漢書本傳
也有謂禘及毀廟祫惟存廟者王肅見通典也有謂三年喪畢遭

毛詩後箋卷二十七

廣雅書局

禘則禘遭祫則祫而禘異於祫功臣皆祭者何休公羊解詁也有謂五年再殷凡六月中分每三十月殷而禘在祫前三年而禘五年而祫者徐邈通典楊士勛穀梁疏也有謂禘祫並三年者徐彥

公羊疏也有謂禘祫奇偶間歲一祭者高堂隆通典也有謂禘祫自相距各五年者孔穎達周頌疏也有謂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

者張純本傳也有謂禘以夏祫以秋者崔靈恩通典也有謂禘以五月祫以六月者杜佑通典也今一以經文為斷大宗伯以肆獻裸

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肆獻裸為祫饋食為禘司尊彝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先鄭注追享為禘朝享為祫周官經雖

無禘祫之名然中庸以禘嘗為宗廟之禮明堂位言魯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下云天子之祭可知天子自有宗廟之禘與祭

法禘黃帝禘嘗為祭天圓丘大傳禘其祖之所自出為祭感生帝於南郊者不同故鄭氏有三禘之說若祫則曾子問祫祭於祖公羊傳大事者大祫也則禘祫確為二祭不得為一祭二名又不得謂左傳無祫文但當有禘而無祫矣曾子問孔子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非祫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公羊傳大祫者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若禘則禘於太廟唯有毀廟之主通典引逸禮及韓詩內傳皆云然若祫於文武似當兼及親廟鄭君魯禮禘祫志推周法謂禘不及親廟但文武以下依昭穆於文武廟中祭之王季以上於后稷廟祭之然元鳥箋云三年喪畢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

毛詩後箋卷二十七

廣雅書局

秋謂之大事夫曰禘於羣廟則必指親廟言之此禘即為五年再禘之張本若明年之禘既及羣廟而後五年之禘又祇有毀廟之主而不及親廟無此禮矣竊意禘於大廟唯毀廟之主升合食於大祖禘于文武則文武以下穆主武以下昭主無論已遷未遷皆各祭於文武之廟此曾子問所以但言祫祭迎四廟之

主公羊傳但言大祫則毀廟未毀廟皆升合食也左傳言禘于武公禘于襄公之類專祭一公固為非禮然亦必仿周人有分禘文武之法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故於禘大廟

之外別禘羣公且禘襄公在昭二十五年襄乃禘廟若禘本毀廟之祭而無故於親廟行之誓雖僭禮亦必不為此創制據此

可見禘於大祖祫及毀廟禘于文武兼及羣廟不得謂禘止及

毀廟禘總陳昭穆又不得謂禘及毀廟禘唯存廟矣若禘禘之年以闕宮毛傳核之闕宮云秋而載嘗傳云諸侯夏禘則不酌秋禘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正義曰毛以載為則言秋而則嘗謂當禘之年雖為禘祭而則為嘗祭故解其意據此知諸侯以禘禘廢一時祭則必非每歲為之天子雖不廢時祭亦必有當禘當禘之年禮緯春秋說皆言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故鄭云百王通義說文示部禘禘下又引周禮五歲一禘三歲一禘張純又有法天道三年一閏五歲再閏之說此皆證據明確則凡謂禘禘竝三年又或謂祇有三年之禘者皆不足信矣且禘夏秋毛傳明白如是而雖序正義謂此禘毛以春鄭以夏又誤矣且據此知諸侯之禘亦必及親廟若祇及毀廟則因禘而廢親廟

毛詩後箋卷二十七

廣雅書局

一時之祭有是理乎序於雖云禘大祖也於長發云大禘也鄭箋謂雖之禘大於四時而小於禘謂長發大禘為郊祭天引禮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觀序一止曰禘大祖一則曰大禘二詩之禘自當不同春秋言大禘稱大事禘稱有事公羊言合會惟大禘曾子問言無虛主惟禘祭通典引逸禮禘祭七尸禘于太廟之禮惟立二尸是禘兼存廟禘於大祖惟毀廟則鄭氏禘大禘小之說為近長發言帝立子生商則鄭氏南郊祭感帝之說亦合毛於雖之禘無明文但序言禘大祖當指后稷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注云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唐神龍元年張齊賢議曰始封之君謂之大祖大祖之廟百代不遷商之元

王周之后稷是也又云伏尋禮經始祖即大祖大祖之外更無始祖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大祖武王為大宗及鄭注詩序云大祖謂文王以為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以謂文王為大祖自非禘祭羣主合會之大祖耳承瑛案漢書劉向傳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于內萬國驩于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韋元成傳唯聖人為能饗帝唯孝子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事來助祭亦引詩有來雍雍云云劉韋蓋皆出魯詩劉向難以為武王之詩然曰事其先祖則非祭文王可知韋元成傳又謂禮王者受命諸侯始封

毛詩後箋卷二十七

廣雅書局

之君皆為大祖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云云故鄭以文王為大祖又其禘禘志言禘則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此箋以大祖為文王即謂禘於文王之廟但其所推周禮禘禘自可逆探後世言之若周頌作於成王周公之時文武皆在親廟其下並無昭穆安所用毀廟合食之禘通典引韓內傳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廟若係此篇之傳則韓義亦必不以為禘文王惟以序之大祖為后稷則經中皇考即后稷祭法五廟皆曰考始祖即曰祖考故后稷可稱皇考通典引逸禮禘於太廟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曰昭共一牢穆共一牢祝詞稱孝子孝孫則綏子

孝子即爲成王對后稷之稱亦可宣哲維人文武維后似指毀廟諸祖而言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傳云烈考武王也文母太妣也孟子引書曰丕承哉武王烈洛誥曰烈考武王列女傳太妣號曰文母大雅文定厥祥傳云言大妣之有文德也故此箋云文德之母或疑武王不宜先大妣此則杜鄴所云雖有文母之德必繫于子者竊意武王有天下時文母猶在經意蓋以周家受命而王得行禘禮皆由於太祖以下功德積累足以右助烈考及文母耳鄭箋謂爲烈考文母所右則禘於太祖不及親廟若禘於文王不必歸美武王此當如長發祭天南郊以其祖配不及相土與湯而經言之者美其爲天所命得以郊天配祖之由耳

武

毛詩後箋卷二十七

七

廣雅書局

序云武奏大武也箋云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承琪案箋言周公所作卽此武詩又言所爲舞者以周頌惟維清及此序言奏明是既歌此詩卽爲此舞但維清箋言象舞武王所制似武王時已象文王之伐而爲舞周公乃爲歌詩作樂而奏之於廟大武則似樂歌樂舞皆成王時周公所作獨斷謂大武周武所定蓋本左傳武王克商作武之語而國語引此以爲周文公之頌且經云於皇武王云者定爾功必非武王時所作意此亦同維清其舞作於武王時詩則周公所定至此乃合詩與舞而奏之歟何氏古義據呂覽云武王伐殷克之歸乃薦俘馘于京大室合周公爲作大武墨子亦云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

曰象武象武卽大武周禮言舞大武意者大武之舞已作於武王之世特其詩未備周公乃始成之此說近是

酌序言告成大武也彼箋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正義述之以洛誥爲攝政七年之事而周公戒成王云肇稱殷禮祀於新邑明待成王卽政乃行周禮故知大武之樂歸政成王始祭廟奏周公初成之日告之而已而武序下疏又云此與有瞽及酌或是一時之事兩疏已自違異又云周公作大武之樂旣成而於廟奏之詩人覩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此與維清序疏同誤兩序皆言奏奏者進也明用此舞卽歌此詩如謂此是詩而非樂則必象舞武舞別有樂章願何以告成大武有詩述奏大

三詩後箋卷二十七

七

廣雅書局

武有詩而大武爲一代盛樂其本詩反無一語見於三百篇乎且左傳疏既據國語以武詩爲周公作矣而此又云詩人述事作歌何也總之告成大武當是周公旣作武樂別爲詩以告廟故不言奏此則歌詩以爲舞節故言奏但告成當在先奏之當在後今不然者自是簡編有錯亂耳

著定爾功傳著致也箋云耆老也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及汲于誅紂須暇五年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此文耆定爾功耆味也其意言致討于味故以耆爲致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稽古編曰左傳云耆味也者乃隨武子之言引於樂王師遵養時晦而釋之耳其楚子引耆定爾功亦在宣十二年然並不訓耆味疏誤合二文爲一承琪案杜注左傳於耆味

也下云耆致也致討於昧於耆定爾功下亦云耆致也言武王
誅紂致定其功此卽用王肅義也疏兼采二義故誤然既曰勝
殷遏劉矣似不必復言致討傳云耆致也者致與至同謂至此
而後定女之此功與鄭引須臾五年意同箋申傳非易傳也
左傳楚子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
釋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朱氏通義曰朱子謂
春秋傳以武爲大武之首章資爲大武之二章桓爲大武之六
章嚴華谷因其說謂酌與般亦大武篇內之一章以愚考之其
說誤也周頌簡嚴故篇止一章無有疊章者左傳既以耆定爾
功爲大武卒章則此句之下不應更有武詩而下之其三其六
斷皆以篇言而非以章言矣傳意蓋謂武爲武王之樂桓與資
亦皆武王之樂故以其三其六數之雖當時篇次已不可考然
桓資四篇必無屬武樂分章之理承珙案左傳首言武王克商
作頌然後曰又作武云云蓋謂時邁及武資桓諸詩皆頌武王
克商之事傳文於時邁言作頌所以包下武資桓三篇而於武
則舉篇名於資桓則舉篇次此不過行文錯舉互見耳然於時
邁汎言作頌固已別於武樂其上文隨武子引泂曰又引武曰
亦可見酌及時邁必非武樂中之詩篇矣嚴華谷以酌爲大武
篇內之一章何黃如并以時邁亦爲大武之一章皆臆說也至
篇次不同杜注謂楚樂歌次第亦未必然楚子明言克商作頌
自必用當時周頌之次其與後世不同不必推及未刪定以前
卽如左正義引沈氏難云今頌篇次桓第八資第九而周頌譜

毛詩後箋卷二十七

左

廣雅書局

疏所次則桓在二十九資在三十是六朝篇次又與鄭譜不同
況未經秦火時乎所謂可與猶論難與精悉者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七

辛

廣雅書局

毛詩後箋卷二十七終

番禺林事賢初校
黟縣黃士陵覆校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

涇 胡承瑛撰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序云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箋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正義曰此朝廟早晚毛無其說毛無避居之事此朝廟事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即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夙夜敬慎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為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此及小毖四篇俱言嗣王文勢相類則毛意俱為攝政之後成王嗣位之初有此事詩人當即歌之也鄭以為成王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

廣雅書局

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則是成王年十三周公未居攝於是之時成王朝廟自言敬慎思繼先緒訪落與羣臣共謀敬之則羣臣進戒文相應和事在一時則俱是未攝之前後至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為此歌也小毖言懲創往時則是歸政之後元年之事承瑛案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彼疏云烈文敕戒諸侯以賞罰為己任非復喪中之詞故知是致政後年之事然則閔予小子序變成王言嗣王又但云朝於廟其為免喪後始朝于廟可知箋云將始即政者成王居武王之喪自遵亮陰不言之制既除喪則雖年在幼冲亦當躬親庶政所謂周公誕保七年者不過伐叛營洛及制作禮樂數大事耳總之武王崩後周公攝政非攝位則免喪朝廟者實為嗣王以及訪謀進戒

何莫非一時之事正義以毛無避居之事遂謂武王崩周公即

已攝政故用王肅述毛以此及小毖四篇俱為攝政後成王嗣

位之初有此事今玩小毖傳以拜蜂為瘳曳以集髮為辛苦雖

似指管蔡之事而言然安知非三監方叛大誅東征時所作何

必定為太平以後追述之詞王前三篇傳更未見必為周公致

政後事則毛義當與鄭同王肅所述未必得毛旨曾氏釗曰召

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馬融注豐文王廟所在按營成周在

居攝五年時未還政成王已告廟經有顯文可據何謂周公攝

政成王未得朝廟邪承瑛又案漢書匡衡曰堯舜在疚言成王

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文選算婦注引韓詩悼悼余在疚章

句曰凡人喪曰疚獨斷云閔予小子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

政朝于廟之所歌也此并與鄭箋大同可見三家皆以此詩為

喪畢毛以閔疚皆訓病正當為免喪後之辭疏述箋意又謂是

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亦未必然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傳庭直也箋云念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

事天下以直道治民言無私枉各本言作信從校勘記訂於乎皇王箋云歎

文王武王也正義解之曰上文之意言皇考自念皇祖非成王

念之此言繼續思不忘宜為繼武王之緒思不忘武王耳而以

為兼念文王者以成王美武王能念文王明成王亦當念之承

瑛案箋以經言皇考皇祖並指成王思念文武故於於乎皇王

箋總言歎文王武王此與匡衡傳言成王思述文武之道以養

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者義同疏以於乎

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者義同疏以於乎

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者義同疏以於乎

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者義同疏以於乎

皇考爲成王思武王以念茲皇祖爲武王念文王似非箋旨惟
匡衡引詩念我皇祖陟降廷止以庭爲廷故言成王當思祖考
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顏注因謂鬼神上下臨其朝廷此疑三
家詩本作廷字其義因隨字異然不如傳箋訓庭爲直謂文王
以直道事天治民者與大雅文王陟降及訪落紹庭上下義皆
融貫也

訪落

率時昭考傳時是率循箋云羣臣曰當循是明德之考所施行
正義曰此篇所述皆是王言獨知率時昭考一句爲羣臣言者
以王方謀于臣不得自言率考且於乎悠哉朕未有艾是報答
率時昭考之言序云謀於廟明此句是臣爲君謀也蘇傳以此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

三

廣雅書局

詩皆爲成王之言李迂仲謂當從其說承琪案自閔予小子以
下三篇皆有維予小子語毛於前二篇無傳維敬之維予小子
傳云嗣王也毛意蓋以上二篇皆爲成王之詞則所稱小子自
係嗣王敬之前六句皆羣臣進戒之詞忽接以維予小子嫌於
羣臣自稱故特爲發傳其精析如此若訪予落止爲王言率時
昭考爲臣言兩句之中一問一答則傳家不應混同無別僅以
訪謀落始時是率循平平訓詁而已孔疏即以鄭說述毛恐非

毛旨

將子就之繼猶判渙傳猶道判分渙散也箋云女各本如作艾從岳本訂正
扶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
正義引王肅云將子就繼先人之道業乃分散而去言已才不

能繼傳意或然箋易傳者以謀於羣臣當是求臣之助不宜過
自謙退言已不堪繼續故易之承琪案謀訪羣臣自爲謙詞未
爲不可但既云才不能繼道將分散下又云未堪家多難文義
重複竊謂傳意當云女羣臣將子就近先王繼其道之分散者
而收斂之維予小子未堪家之多難耳道即鄭箋所謂典法分
散者猶上篇遭家不造言家道未成是將分散矣此當用箋申
傳王肅之說非是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箋云紹繼也厥家謂羣臣也繼文王陟降
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正義曰武王所繼者文王
故知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篇陟降庭止與此文相協故全
引而說之承琪案集傳於陟降庭止既用漢書顏注鬼神上下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

四

廣雅書局

臨其朝廷之語遂不得不以此紹庭之庭亦爲朝廷但云紹其
上下於庭陟降於家語意複沓且不可謂繼鬼神之上下陟降
故輔氏以爲紹武王內外所行之事上下指外事陟降指內事
則又與閔予小子篇之陟降不同矣且經云紹庭上下而改爲
紹其上下於庭可乎故必如箋說則閔予小子謂文王之以直
道事上治下訪落謂武王紹文王之直道以上下其臣敬之謂
天之上下其事三陟降皆同義於經文亦不相戾也

敬之

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箋云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
易也釋文易鄭音亦王以歧反正義仍用鄭述毛以易爲變易
之易承琪案左傳僖二十二年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

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引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
思命不易哉傳年成四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
不免詩曰敬之敬之云云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據
此皆以詩不易為難易之易漢書孔光傳亦云命不易哉謂不
懼者凶懼之則吉知此宜用王音申毛箋說似非經旨

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傳士事也箋云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
施其所行日月瞻視近在此也承琪案此箋天上下其事二句
釋經陟降厥士末句釋經日監在茲轉運日月指天之事于經
中曰字無涉日月瞻視當作日日瞻視與匡衡云言天之曰監
王者之處義同各本俱作日月瞻視涉上箋日月字誤校勘記
因宋本正義有日日瞻視其神近在于此語疑正義所見本作
日日然其述毛仍作日月視人其釋箋又云天神察物不必以
日月而知以人事所見舉驗者言之是正義所據箋本已作日
月瞻視其誤久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

五 廣雅書局

學有緝熙于光明傳光廣也箋云緝熙光明也欲學於有光明
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承琪案傳訓光為廣者古字光廣聲
同義通說已見前文王及昊天有成命篇皇矣載錫之光傳云光大也此
廣與大義相成毛以緝熙之熙已有廣義則經文於緝熙下綴
以光明不當但為明義故必以廣訓光謂學有其明既廣而更
廣其明者乃明益求明之意箋謂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不獨
文義通且任賢意在下二句此但言其學日月積漸庶明而
益明耳淮南子修務訓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引詩云日就

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潛夫論讚學篇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
熙于光明是故揚光烈者莫良于學矣中論云學者所以總羣
道也述千載之上若其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幽明之
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故若見已效故曰學有緝熙于光明此
皆以緝熙光明屬學言疏用箋義述毛謂賢中之賢乃從之學
未必得傳意也

佛時仔肩傳佛大也仔肩克也箋云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
輔佛是任不道我以顯明之德行正義曰佛之為大其義未聞
釋詁云肩克也直以肩為克耳傳言仔肩克也則二字共訓為
克猶權輿之為始箋亦云仔肩任也雖所訓不同亦二字共義
李氏紬義曰說文佛大也从大弗聲讀若子違汝弼毛益讀佛
為奮而廣韻云佛胖大貌佛胖即佛胖是佛亦本訓大也曾氏
劉異同辨曰凡从弗之字即有弼違之意如矯弓之反以使正
為曹矯人之非以合宐為弄其字皆从弗從大從弗言大矯
之鄭訓佛為輔實與傳相將非違傳也釋文謂毛音符弗反失
之承琪案傳以佛為弗借是專取大義鄭讀若弼則由聲得義
說文弼輔也重文作曹孟子法家佛士趙注謂輔拂之士曲禮
獻鳥者佛其首注佛反也是作拂作佛皆曹之借毛鄭取義自
各不同至疏述傳謂大是相克勝之道語殊費解克即任也傳
意當云大矣是予之所任者尚賴羣臣示以顯明之德行耳書
大誥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下文責邦君多士綏予云云
義與此略同箋直言輔弼是任則二句一貫然實與傳意別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

六 廣雅書局

九百一十九

小誌

序云小誌嗣王求助也正義曰毛以周公為武王崩之明年即攝政為元年時即管蔡流言成王信之周公舉兵誅之成王猶尚未悟既誅之後得風雷之變啟金縢之書始得周公箋言王意以管蔡流言為小罪恨不登時誅之毛不得有此意是其必異於鄭當謂將來之惡宜慎其小耳承琪案疏意以居東即東征鴟鴞金縢皆管蔡既誅後事實皆本王肅之言於毛傳竝無可據辨已見幽風若此箋謂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補助其實桃蟲飛鳥之喻多難集蓼之言乃似方當武庚作亂國家不靖之時急求補助故其詞危迫大誥曰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即桃蟲飛鳥之謂也曰天降割于我家曰有大艱于西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

廣雅書局

石經於處下旁添彼字或當時別有本作誌彼後患鄭賈等因據以旁注未必祇緣正義有慎彼在後之文遂取增經字也莫子并蜂自求辛螫傳并蜂瘳曳也箋云羣臣小人無敢我瘳曳謂為譎詐誑欺不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正義曰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孫毓云羣臣無肩牽引扶助我我則自得辛螫之毒此二家以并蜂為掣曳為善自求為王身自求按傳本無此意故同之鄭說汪氏異義曰序以此篇為嗣王求助王孫之解是也如箋說則是赦戒之詞非求助矣承琪案大雅并云不逮傳并使也此用爾雅釋詁之拊使也郭注謂此傳全用釋詁彼作專拊掣曳也郭注謂依說文字當作德律義皆訓使蓋頌之并蜂與雅之拊使郭注謂此傳全用釋詁彼作專拊掣曳也拊與義痺曳者謂牽引而使之也王肅以并蜂為藩援似讀并為屏周書嘗麥解有屏助予一人語似為肅所本孫炎注雅謂相掣曳入于惡乃用箋說孫毓謂扶助為善則與箋相反今案嗣王創艾求助而先林羣臣以母相掣曳為惡固非自怨自道即謂無人扶助為善亦非責己恕人之義竊意莫子與自求文相呼應莫者無也言往日之事無有瘳曳使我為之者乃我自求辛螫之害耳潛夫論慎微篇云德輔如毛為仁由己莫與併併與螫字自求辛螫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此引詩正謂無人拊同螫之誤拊與螫字自求辛螫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此引詩正謂無人掣曳於我禍福皆自己求之解經較箋為勝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

廣雅書局

肇允彼桃蟲拊飛維鳥傳桃蟲鷓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云肇始允信也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鷓鳥之小

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借鷦之翻飛為大鳥也鷦之所為鳥
題肩也或曰鷦皆惡聲之鳥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鷦皆
惡鳥也按月令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曰鷹然則題
肩是鷹之別名與鷦不類鷦自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不得云皆
惡聲之鳥也說文云鷦鷦桃蟲也郭璞云桃蟲巧婦也諸儒皆
以鷦為巧婦與題肩又不類也此疏殊誤箋本以鷦即桃蟲題
為桃蟲長大而為鷦鳥又云肩乃鷦所為之大鳥疏乃云始
鷦與題肩不類失箋旨矣今箋以鷦與題肩及鷦三者為一
其義未詳且云鷦之為鳥題肩事亦不知所出遺諸後賢承琪
案桃蟲飛鳥不過小患大變之喻猶云為虺弗摧為蛇若何耳
即有所指亦當謂殷遺可慮若管蔡之誅周公雖以大義滅親
事非得已故詩中為親者諱如鷦鷦但云既取我子東山但云

三詩後箋卷一一人

九 廣雅書局

我心西悲至常棟九倦倦以莫如兄弟為言箋謂流言之罪恨
不早誅似非詩人之意王肅述毛言患難宜慎其小非悔不誅
管蔡者是也爾雅桃蟲鷦說文謂之鷦鷦一單評之一案評之
耳鷦鷦即莊子之鷦鷦其為小鳥甚明箋云鷦之所為鳥題肩
正申傳始小終大為者化也鄭注大射儀云正鳥名齊魯之間
名題肩為正鳥之捷鷦者也月令注題肩或名曰鷹下有仲春
化為鳩語箋意蓋以此桃蟲飛鳥亦鳩鷹變化之類王肅題下
云鷦鷦應仲春化為鳩廣雅鷦鷦也列子天瑞篇鷦之為鷦
鷦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鷦鷦文類聚引陸璣疏云雉鷦也齊
人謂之題肩或曰雀鷹春化為布穀此屬數種皆為雉然則題
肩實有變化故箋云鷦為題肩或曰以下當從定本集注作或

曰鷦皆惡鳥者為是詩為鷦為鷦與鷦並言斷為惡鳥與墓門
泮水之鷦自別陸疏云桃蟲今鷦鷦微小于黃雀其雛化而為
鷦故俗語鷦鷦生鷦是毛傳治小終大之說至陸時猶有實驗
易林云桃蟲生鷦鷦亦鷦鷦之屬其言皆與傳箋合劉肅大唐
新語云崔希高轉并州兵曹廳前叢葦有小鳥如鷦鷦來巢孕
卵五色如雞子數日殼毀雛見已大於母月餘五色成文大如
鷦人到今號為兵曹鳥此亦可見物類之變自有此種焦贛陸
璣必非臆說也

三詩後箋卷一十八

十 廣雅書局

載耳
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也稽古編曰此疏既引祭法以此社是
泰社祭法疏又云泰社在庫門內右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氏
云王社在藉田中王所自祭以其齊盛今從其說詩頌春藉田
而祈社稷是也兩疏皆出孔氏而說互異較論之詩疏言為民
祈祭當主泰社為是況詩言主伯亞旅婦媼士依自說民間父
子家室藉田終畝惟甸徒三百人乃庶人之役於官者不應有
此稱也則藉田與祈社當各為一事而社為泰社無疑矣至崔
氏之說據穀梁傳云天子親耕故自立社則云在藉田者非無
本矣但蘇氏用以釋此詩序則未必然耳承琪案穀梁傳並無
天子親耕故自立社之文惟唐神龍初祝欽明奏云先儒以為

王社在藉田中乃改先農壇為帝社陳氏禮書謂此於經無見特附會詩序而為之說至國語云司空除壇於藉曰除則似臨時之事若王自立社則當有常設壇壝不得言除矣

有厭其傑厭厭其苗傳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箋云傑先長者厭厭其苗眾齊等也段注說文厭下云湛露傳厭厭安也釋文及魏都賦引韓詩作惜惜按惜見左傳所招之詩惜即厭之或體厭乃厭之假借詩有厭其傑厭厭其苗亦厭之假借廣韻稽苗美也用載艾傳也承琪案說文厭飽也今字作厭獸本飽足之稱苗之得氣足者先長為傑故曰有厭及氣至則眾苗齊足故曰厭厭管子五行篇苗足本然則詩厭字即從厭足義亦得不必改為厭也

三詩後箋卷二十八

廣雅書局

縣縣其鹿傳鹿芸也正義曰釋訓云縣縣鹿也孫炎曰縣縣言詳密也郭璞曰芸不息也王肅云芸者其眾縣縣然不絕也承琪案釋文引韓詩作民民云眾貌王肅似用韓義然不如孫炎詳密之解為當蓋苗已長齊其芸恐致傷苗自以詳密為要若謂眾芸不絕此指上文千耦其耘則可以解此文失詩人體物措辭之妙疏引郭注芸不息也似用王義今本郭注言芸耨精則又同孫說豈郭注亦有兩本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傳且此也箋云匪非也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正義曰且實語助但今謂今時則且亦今時其實是一作者美其事而丁寧重言之耳王氏釋詞曰且字亦作徂

六五五九

書柴誓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讀為且且今也言今茲淮夷徐戎並興也某氏傳以徂為徂征徂征徂征茲淮夷徐戎並興斯不詞矣且經言徂不言徂征也承琪案爾雅徂往也又徂存也出其東門匪我思且箋云猶匪我思存也是鄭讀且為徂存之徂故釋文云且音徂存者見在之詞故且為此亦為今矣又案傳以且為此蓋兼聲轉為訓古人訓隨聲轉疑聲亦隨訓轉且有此義或亦可讀此聲則正與末句茲字協也

振古如茲傳振自也箋云振亦古也承琪案郭注爾雅引此詩曰猶云久若此是但約略為訓耳今謂振本訓起章注國語振廢淹云振起也禮運云凡禮之未育者可以義起也起有始義越語云人事不起弗為之始釋詁治古同訓為故治當為始振起之義亦近古始此振古如茲猶言起於古初已如此矣毛訓振為自與起義合又易振極說文作耨恆書酒誥庶羣自酒自本或作嗜疏見書疑振與自古聲亦相轉箋用爾雅正申傳自字之意故疏云毛雖有此訓其義與鄭不殊也

三詩後箋卷二十八

廣雅書局

良耜 良耜良耜傳良耜猶測測也箋云良善也農人測測以利害之

耜穡苗是南畝也正義曰以良耜文連良耜則是刃利之狀故猶測測以為利之意也釋訓云良耜耜也舍人曰良耜耜入地之貌郭璞曰言嚴利也承琪案詩言以我覃耜有略其耜覃略自皆言耜利此既言良耜則良耜似非狀耜之詞傳轉良耜為測測用今語釋古語故曰猶說文良耜治稼良耜進也从田儿从

六五五

又詩曰夏夏良耜箋云農人者即從田几之意几亦人也云農人測測者謂測測然進治其田即从又之意又訓行遲曳凡入深者必以漸而進爾雅深測也說文測深所至也夏夏測測皆狀農人深耕之貌疏引舍人郭璞注專以夏夏屬耜言失經旨矣

其鑄斯趙傳趙刺也正義曰其鑄斯趙趙是用鑄之事鑄是鑿類故趙為刺地也承琪案儀禮刺草之臣注云刺猶剗除也若趙是剗除則下文鑄字贅矣竊意其笠伊糾糾為笠之狀則其鑄斯趙趙亦當為鑄之狀非言鑄之用也傳訓趙為刺者淮南汜論訓脩戟無刺注刺鋒也蓋刺者鋒利之謂言其鑄鑄鋒利故可以剗草耳箋云以田器刺地鑄去茶藜之事攷說文鑄拔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

廣雅書局

去田艸也段注云眾經音義作除田草釋文玉篇五經文字作拔田草惟繫傳舊本作披不誤披者迫地削去之也承琪案今人除草但去其莖葉者尚有呼毛反之音則鑄不必以鑄刺地箋說恐非傳旨

以藜茶藜傳藜水草也正義曰釋草云藜虞藜某氏曰藜一名虞藜孫炎曰虞藜是澤之所生故為水草也藜是穢草茶亦穢草非苦菜也釋草云茶委葉舍人曰茶一名委葉某氏引此詩則此茶謂委葉也李氏紬義曰爾雅藜虞藜列於藜蘇之下說文蘇在芙蓉藜下列藜字注云辛菜藜虞也則藜是菜名曰藜虞自舍人讀爾雅以為虞藜孫炎又謂澤之所生郭景純承其誤注云虞藜澤藜遂并忘其為辛菜矣此藜如為虞藜傳應

直舉其名今但云水草者上篇厭厭其苗絲絲其鹿傳鹿芸也說文穎除苗開穢也本篇上言實爾斯活苗已生矣下言茶藜朽止黍稷茂止草除而禾茂是此句之薄乃除苗開之穢也傳以藜為辛菜農人應采之非穢草可比而水澤之藜生于江皋河濱之上不生於苗間故但以水草釋之而不實其名蓋草之芳秀亦為茶草之長大亦為藜古無四聲之分六聲與了聲一也承琪案傳於誰謂茶苦藜茶如飴訓苦菜於有女如茶訓英茶於子所將茶訓萑苕而此茶不言者於言藜見之藜為水草則茶為陸草可知矣小毖子又集于藜傳云言辛苦也明以藜為辛物而此不言者自是泛言水田之草不指辛菜故王肅云茶陸穢藜水草疏以為田有原隰故並舉水陸穢草是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

廣雅書局

有隸其角傳社稷之牛角尺正義曰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兩粟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之文卑於宗廟宜與賓客同尺也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此箋不易毛傳蓋以禮緯難信不據以為正也承琪案隸當作解說文角部作斛云角貌與此箋同桑扈及絲衣皆云兕觥其觥桑扈箋謂觥然陳設惟魯頌泮水角弓其觥傳觥弛貌竊意弓弛則形長此有隸其角亦當謂其角之觥然而長以此推之知毛公角尺之言必有所據若如禮緯云角握鄭注王制握謂長不出膚不當言有隸其角矣

續古之人諸家皆以此句無韻孔氏詩聲類云真清音本相近三百篇音較精故通者較少然巧笑倩兮情從生聲美目盼

今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確然爲兩部
合用易繫辭以身與成同用而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何人斯實
有之革彖傳兌彖傳以人與成貞同用而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續古之人良相實有之承琪案此篇末句人與上文盈室隔協
而中以角續爲閒韻與生民末章韻同張氏詩貫亦謂人叶盈
室爲眞蒸通韻但不若孔氏之詳諦耳

絲衣

序云絲衣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箋云釋又祭也天子
諸侯曰釋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正義曰釋祭
之禮主爲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爲之別爲立名謂
之爲釋言其尋釋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指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

五

廣雅書局印

其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釋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
故特詳其文也承琪案釋與賓尸本是一事但天子諸侯與卿
大夫異其名耳此詩箋疏甚明郊特牲孔子曰釋之于庫門內
祔之于東方失之矣注云祔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釋又于
其堂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彼疏云
祔是求神之名釋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詩絲衣云
釋賓尸但有釋名而無祔稱是大名曰釋也又絲衣云自堂徂
基自羊徂牛是祭神也下云兕觥其觶旨酒思柔是接尸也故
知祭神禮簡事尸禮大承琪謂此疏引絲衣分屬祭神事尸但
鄭注禮謂祭神在室而絲衣並無室中之事是誤以祔與釋爲
二事不知祔者門內之地楚茨傳祔門內也祝祭于祔乃正祭

時孝子不知神之所在而博求諸遠之義釋祭則第於廟門內

西塾爲之故孔子以庫門內東方爲失蓋釋言其事祔言其地
非有二祭家語云釋祭于祔是也然此乃天子諸侯之禮若卿
大夫之賓尸自於廟堂之上耳總之祔與釋是一祭釋與賓尸
是一事爾雅釋又祭也穀梁傳釋者祭之日日之享賓也儀禮
有司徹承少牢饋食之文饗事既畢即埽堂歆俎迎尸而賓之
其升降辭讓近於賓禮而稱之爲尸猶有以神事之之意其云
若不賓尸不過其禮稍殺非謂但有事神而無賓尸也故詩序
云釋賓尸此天子之禮專言之當日釋通稱亦可連言賓尸全
詩祇爲一事若如郊特牲疏以上五句爲事神下四句爲接尸
則安見牛羊肅鼎禮之簡兕觥旨酒禮之大邪至是驚乃專言
賓尸既獻後行旅酬無算爵爲燕禮故每章皆曰公尸燕飲且
似述事爲歌故列於雅此詩雖統言釋祭始終之事然自於賓
尸時歌之故當列於頌耳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

六

廣雅書局印

高子以爲靈星之尸者正以序言賓尸不明何祭之尸故特著
此語史記封禪書漢興八年或曰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
今血食天下于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
歲時祠以牛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張
守節正義引漢舊儀云五年修復周家舊祠祀后稷于東南爲
民祈農夏則龍星見而始雲龍星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大庭天
田爲司馬教人種百穀爲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
辰日祠靈星于東南金勝爲土相也其後漢書郊祀志續漢書

郊祀志皆因之以漢法推周制考周語統文公曰農祥晨正伶
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月在天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大祖
后稷之所經緯也晉語董因曰大火關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
以成善后稷是相此三條皆足為周人祀靈星之證續漢書又
引舊說云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倉星也然則
靈星之祀其來甚古淮南主術訓君人之道其猶零零同星之
尸也是靈星之有尸亦久矣高子與孟子同時去古未遠故能
確知此詩為祀靈星之作毛公分序篇端存而不削自必意與
之同至鄭箋乃注宗廟釋祭孔疏遂謂高子別論他事云祭靈
星以人為尸後人引之以證宗廟之尸此繆說也宗廟有尸誰
人不知何用假靈星以明之乎又絲衣次載芟芻古今注云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

七 廣雅書局

元和三年初為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後漢東夷傳高句
驪好祠鬼神社稷靈星可知古者靈星之祀與社稷為類此詩
之次於載芟芻芻殆非無故矣
絲衣其紕載弁俛俛傳絲衣祭服也紕紕解貌俛俛恭順貌說
文紕白解衣貌詩曰素衣其紕段注云絲衣乃篇名素恐譌字
承拱案釋文俛說文作綈此語亦有譌脫說文綈下不引此詩
俛下引詩載弁俛俛無緣復有作綈之文陸氏殆引他字書誤
為說文歟傳云俛俛恭順貌者爾雅釋言俛戴也郭注引詩載
弁俛俛釋訓又云俛俛服也郭注謂戴弁服夫俛之訓戴是謂
戴弁之容若俛俛訓服仍謂弁服則弁服乃絲衣非俛俛之謂
矣竊疑服當是屈服柔服之服正傳所謂恭順貌也傳以絲衣

為祭服俛俛為恭順箋申之以爵弁而祭於王為士服釋禮經
故使士與經文首言祭者之服繼言祭時之事次第相應若劉
向五經通義以絲衣為靈星公尸所服之衣則下文自堂徂基
云云文義不相承接矣

爾鼎及爾傳大鼎謂之爾小鼎謂之爾承拱案傳雖不純用爾
雅然義與之同故箋即用爾雅上句申之說文爾鼎之爾掩上
者手部掩斂也小上曰掩是爾雅弁當作掩傳但云小者渾言
之爾雅析言之耳說文爾鼎之絕大者魯詩說爾小鼎此自是
傳魯詩者之說許意存為別解或據說苑引詩自堂徂基自羊
徂牛言自內及外以小及大也因謂魯詩者劉向家學故說爾
小鼎大考韓詩外傳三引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先小後
大也此小大指羊牛言止與毛傳合說苑即用外傳不得援為
魯說爾小鼎之證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

六 廣雅書局

不吳不敖傳吳譁也箋云不謹譁不敖慢也正義曰人自娛樂
必謹譁為聲故以娛為譁也定本娛作吳釋文不虞各本作吳
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各本兩吳字作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
當作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承拱案據此是
正義本作娛釋文本作虞史記孝武本紀引詩作不虞不驚索
隱引毛傳吳譁也姚氏引何承天云此虞當為吳音洪霸反此
作虞者與吳聲相近故假借或者本文借此虞為歡娛字也封
禪書引詩又作不吳是古虞娛吳三字本通用說文吳大言也
徐鍇以為从口从矢寫詩者改吳作吳何承天之說為謬不知

吳字古文作昉从口从大何說本此非謬也漢書郊祀志引正作不吳不敖或當時亦有此本耳然毛詩本文自當依定本作吳虞娛皆吳之假借吳則吳之古文其訓則當為大言謹誦即大言也又吳與華本一聲之轉後漢書戴就傳燒鏃斧李注鏃从吳詩云不吳不敖然一切經音義卷十鏃此古文奇字鏃可見吳作華音不必作吳音話也

酌

序云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正義曰經有遵養時晦毛謂武王取紂鄭為文王養紂此言以養天下則是愛養萬民非養紂身雖養字為同非經養也承瑛案養即經中養字傳訓養為取序養天下即取天下大武之功在于取天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

九

廣雅書局

下此告成大武之詩而篇名酌者言酌時之宜所謂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曰酌先祖之道者先祖謂文王文王之道三分有二而不取武王酌其時八百會同則取之孟子曰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序以大武之取天下為能酌文王之道即此意也稱先祖者據成王作頌時言之耳春秋祿露質文篇云周公輔成王成文武之制作樂以奉天此句即酌也漢書董仲舒傳虞氏之樂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曰奉天者不過言革命所以順天言其盛者以周之武功為極盛耳禮樂志云周公作勺言能酌先祖之道也此正與毛詩序同白虎通義禮樂篇云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勺合曰大武此或出三家詩然亦足證此序言告成大

武故有合曰大武之語至蔡邕獨斷應劭風俗通亦皆言酌先祖之道知序義之來古矣

遵養時晦傳遵率養取晦昧也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遵養時晦養昧也故轉晦為昧言取是暗昧則謂武王取紂不得與鄭同承瑛案此疏引左申毛不誤左傳音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養昧也是養昧即攻昧傳以養晦為取昧其義自異於箋乃此疏申箋又云左傳養昧也皇矣上帝養之是養之至老故云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此則與武詩養定爾功下疏引左傳音昧也又異彼疏因傳訓者為致而引此申之言致討於昧然宣十二年左傳楚子引詩養定爾功竝無養昧之語辨已見前此疏申傳申箋又兩引養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

十

廣雅書局

昧一以為取昧一又以為養昧幾不知其所從便矣陳碩甫曰傳釋養為取此古義也禮記羣鳥養羞鄭注羞謂取食則養羞猶言取食也汪氏異義曰此篇與武頌本因作大武之樂而思武功經首言於鑠王師明是美武王用師伐紂末句正與首句相應兩師字不得為異解

我龍受之傳龍和也正義曰龍之為和其訓未聞王肅云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武德嗣文之功潛研堂答問云毛公釋詩自爾雅訓詁而外多用雙聲取義如泮為坡苞為本懷為和之類也或兼取同位相近之聲如願為每龍為和之類也段氏詩經小學云此及長發傳皆以龍為離之假借故曰和也李氏袖義曰龍乾道也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故龍

得為和承珙案傳於蓼蕭為龍云龍既以龍為寵之假借而此及長發必改訓為和者自是古說詩者相傳如此毛公師承有自不敢改移後漢時已失此故訓矣說苑辨物篇神龍能為高能為下能為大能為小能為幽能為明能為短能為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廣雅釋魚本之云龍能高能下能小能巨能幽能明能短能長淵深是藏敷和其光據此二條似古人言龍者實有和義或亦可推毛訓龍為和之故歟

桓

序云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釋文云桓武志也本或以此句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

廣雅書局

為注承珙案正義云序又說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是孔本以此句為序蓋此及下賚予也般樂也皆說名篇之意文義一例皆當為序詩者之言般疏言定本般樂二字為鄭注不如崔集注本以般樂也三字為序文見釋文之當此序首言講武類禡

而經文無其事恐啟學者之疑故繼之以桓武志也意謂講武類禡者固武王伐商之事而詩人因其事以推言其志在於安萬邦而保厥士用四方而定厥家耳是此序首言領之所由作繼言領之所由名其實仍一義也或據左傳以桓為大武之六章賚為大武之三章因并酌及時邁皆牽入以附會武樂六成而又闕其一皆臆說也荀子禮論云韶夏漢武均桓簡簡象恭言此九者皆樂名以均桓與武並稱則必非統於武樂明矣

大四百九十三

於昭于天皇以閒之傳閒代也箋云于日也皇君也於明乎曰天也紂為天下之君但由為惡天以武王代之正義曰毛傳未有以于為日皇多為美此義必不與鄭同也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于天故用美道代殷定天下傳意或然承珙案大雅文王於昭于天彼箋以為文王之德著見于天故天命以為王使君天下此篇文與之同不必異解毛雖訓皇為美而思皇多士則以皇為天此詩即謂周道昭見于天故天以周代殷用此申毛亦可不必如王肅以皇為美也

願氏詩本音謂首三句無韻下文王方為韻天閒為韻江慎修則謂全章無韻閒與天古音不相協張氏詩貫謂起二句提起二韻如有瞽之例下天命匪懈四句以王方為韻承上邦字江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

廣雅書局

陽通韻末二句以天與閒韻承上年字承珙案天與閒固不同部然音自相近咸氏證讀曰此當如釋名豫司充以舌腹言之天顯也與閒叶

賚

序云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李氏紬義曰正義引武成列爵惟五封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以為武王大封之事按彼大賚承上散財發粟而言非此序之所謂賚也書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正義曰詩賚序云大封于廟謂此時也兩正義皆出孔手彼引此賚以證分器而此引大賚以證大封則書正義之說長矣序賚予也明此賚非分財粟乃以宗廟彝器錫予諸侯諸侯之有功者即善人

大四百八十七

也論語稱善人是富當亦指武成大賚此序大封于廟與書序
邦諸侯同賚予也與書序班宗彝同未可輒引武成大賚矣承
琪案今尚書武成篇以散財發粟爲大資本是用史記論語撮
合而成但周本紀云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
貧弱萌隸此伐罪弔民一時之事所及當不過商紂畿內必非
大賚四海亦必不別富善人與此詩大封絕不相涉今武成孔
傳牽引論語大賚其實論語正與此序相應集解以善人爲亂
臣十人亦與此箋云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合孔疏引武
成證此詩之賚李氏謂論語之大賚非詩賚亦誤也

敷時釋思傳釋陳也箋云敷猶徧也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釋
而行之下於釋思箋又云陳釋而思行之是鄭以思爲思念毛

三詩後箋卷二十八

廣雅書局

但訓釋爲陳而敷字不爲傳小閣敷于下土傳云敷布也宣十
二年左傳引此詩作鋪時釋思鋪亦布也大雅陳錫哉周彼箋
云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彼疏引王肅述毛云文王
能布陳大利以賜予人竊意此詩亦當云文王既勞心於政事
我當而受之將布陳文王之恩惠以錫予善人我徂維求定當
如范補傳云我自今以往唯知求善人以定王業耳末乃云此
封爵雖我周之新命於乎其猶是陳文王之德以爲賚歟蓋太
封在文王廟故始終推本文王言之毛傳凡思皆語辭此但訓
釋爲陳不必云陳而思之也

於釋思箋云於女諸臣受封者陳釋而思行之正義曰於亦歎
辭也釋文於鄭如字王音烏承琪案酌於鑠王師箋云於美乎

大五百二十一

文王之用師桓於昭于天箋云於明乎曰天也皆以於爲歎辭
此箋文法同前當亦以於爲歎辭孔說是陸音非也
顧氏詩本音云此篇或以止之思爲韻然詩無全用語助爲韻
者承琪案首三句以止之思爲韻中間定命雖不同部然易象
傳每以命與正韻大詔以命與盛韻則定與命亦可相通爲閒
韻末復以思字應前爲韻耳

般

序云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般樂也承琪案此詩與時邁相
似但時邁序云巡守告祭柴望也其所重在告祭天神而山川
百神皆在從祀之數故經首言昊天然後及百神河嶽郊特牲
云天子邁四方先柴堯典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說文柴燒柴焚
燎以祭天神鄭王制注柴祭天告至也此可見時邁以柴爲重
望秩山川不過遠而及之耳般則絕不及柴燎惟祀山川而已
此其所以不同況時邁言載戢干戈載饗弓矢明是頌武王初
克商後巡守祭告之事般則通言陟山翕河敷天褒對似當爲
既定天下後時巡四方而作正義不分別二詩之異同則豈同
是武王一時巡守之事而分爲二頌邪於義疏矣

三詩後箋卷二十八

廣雅書局

陟其高山傳高山四嶽也承琪案時邁傳以喬嶽爲岱宗此則
以高山爲四嶽是必毛公時古書尚多確知武王克商後有巡
行至泰山之事及天下既定乃舉巡守四嶽之禮至成王周公
述武王之功爲此二詩俱屬武王之頌故傳文分別若此至鄭
於時邁序箋云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岳之下而

大四百四十四

封禪也白虎通義封禪引詩云於皇明禮記云明周陟其高山

言周大平封泰山也又曰墮山喬嶽允猶翁河言望祭山川百

神來歸也是漢儒於二詩皆有封禪之說時邁疏謂封禪之見

於經者惟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祭大封鄭無注惟通此

封禪或出於賈逵千寶注而毛於二詩皆不言封禪蓋封禪之禮古者帝王

巡守必皆行之封即堯典封十有二山之封鄭注書大傳云祭

者必封封亦壇也禪與壇同東門之壇傳云壇除地町町者然

則封土為壇除地為壇乃巡守祭祀之常事故經典皆未嘗特

言之但巡守為天子之禮非諸侯之所得為齊桓公之欲封禪

蓋自以功德無異於三代受命之王管仲知不可窮以辭故設

為地瑞天祥不可致之物所以止其侈心而不知適以啟後世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

委廣雅書局

人君之驕志秦皇漢武踵事而增玉檢金泥為世大詬漢儒狂

於所聞未免鄭重言之似於巡守之外別有此盛典者白虎通

義所載亦三家詩說猶是漢人之見毛公生於先秦尚知不侈

言封禪其見卓矣

墮山喬嶽允猶翁河傳墮山山之墮墮小者也翁合也箋云小

山及高嶽皆信按山川之圖而次第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

之北敷為九祭者合為一正義曰允猶之文承山岳之下可按

山圖耳而并云川者山之與川共為一圖言望秩山川則亦按

圖耳但河分為九合而祭之一故退翁河之文在允猶之下使

之不蒙允猶自河以外其餘眾川明皆按圖祭之故云信按山

川之圖信者謂審信而按之承拱案板傳云猶圖也圖者謀維

大正四卷四

之意此傳於墮山謂山之小者所以別於喬嶽於翁訓合也傳

意似謂山則分祭河則合祭分合之故信乎宜謀維而後行之

故經以允猶之文上承山下包河並見其義不必如箋訓猶為

山川之圖更不當如疏謂翁河之文不蒙允猶也

哀時之對傳哀聚也箋云哀眾對配也徧天之下眾山川之神

皆如是配而祭之李氏細義曰常棣原隰哀矣殷武哀荆之旅

傳訓眾皆屬人說此亦當指天下之民對如對揚王休之對言

天下之人於巡守所至皆聚是方而對翁曰是懷柔百神乃周

之所以受命也言人美而樂之與名篇為般之義合傳意或當

知也承拱案序疏謂經不言海不知敷天之下即海在其中矣

但上文山嶽翁河配祭之義已盡似不必又訓對為配毛傳對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

委廣雅書局

多訓遂遂者進也謂敷天之下至於海隅山川之神皆各聚于

是方嶽之下進而受命焉是乃我周之命百神所當受職也賚

篇言周命以敕羣臣此篇言周命以臨百神其義一也此箋謂

周之受命由於祭神似非經旨疏曲申之以為受命之前已能

敬神允非也

廣雅詩曰嶽轉音戔下音戶嶽河下平上入通對轉音敦命

轉音民張氏詩貫曰河字與下字本音為叶承拱案皆臆說也

時邁及河喬嶽允王維后孔翼軒謂嶽后同用嶽从嶽聲是屋

燭為侯厚之入則此詩當以嶽與周韻古尤幽侯三部古音本

同人也下則三百篇皆讀戶無由與河叶惟末二句似可為韻

雨無正訊與退遂瘧對今詩作聽言則答案退為韻三百篇命

大正四卷四

字皆入震韻與訊同然則命之韻對猶訊之韻對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

毛

廣雅書局印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終

大四十

番禺林事賢初校

黟縣黃士陵覆校

魯頌

譜云初成王以周公以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李氏細義曰魯有郊禘明堂位祭統皆言之宋代學者始以戴記爲誣謂此乃東遷後之僭禮惠公請之而平王賜之也又謂成王賢王伯禽賢君不應躬行非禮故後世人臣加九錫之漸爲此說者是說孔子不當進魯頌於周商也非常之禮所以待非常之人昔者堯見天因節而生后稷因命稷得祀天成王之于周公亦若是焉已矣以成王爲非禮豈堯亦非禮乎觀孔子之錄魯頌一切皇清經解續編

毛詩後箋二十九

一

紛紛之論其可以息矣承琪案魯無冬至至圓丘之郊而有孟春祈穀之郊無帝嘗配天之祭而有宗廟殷祭之禘明堂位言祀帝于郊配以后稷與閼宮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正合閼宮又云周公皇祖亦其福女即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祭統所謂大嘗禘是也閼宮經文言嘗禘周人於崇德報功之中亦微寓等差之意所以竝行不悖未可謂成王不當賜伯禽不當受也或疑郊祭不及周公何以言報不知此正欲尊周公同於二王之後爲王者所不區故得與祀末同郊如諸侯不敢祖天子而魯有出王之廟亦此義也春秋閏以前不書魯郊至僖三十一年始書者自當從左氏以魯郊爲常祀不書所書者或卜郊不吉及郊牛傷有故則書耳禘之書亦以有故如致夫人躋

僖公之類非書其不宜郊禘也至魯之無風自當如譜說尊魯

故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與賜郊禘同意而得有頌者風雅頌以

體而分本無天子諸侯之別故王城之詩謂之王風而幽風有

幽雅幽頌之目則以其中有體近風雅者故也然則三百篇何

以別無諸侯之雅頌稱謂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所得者惟風耳

其諸侯朝廟之詩雖或有作不入輯軒之采故非太史之所職

焉豈諸侯之臣必不使其言政事之得失諸侯之祭皆無樂以

告神明邪或又謂諸侯既得作頌魯頌之作季孫何必請命于

周則以頌者爲祭祀而作而魯頌惟稱其君之功諸侯人臣而

作爲詩歌以頌揚功德自與商周之頌故必假天子之命以爲

之然當時雖請命爲頌而其詩仍不列於周太史故春秋列國

皇清經解續編

毛詩後箋二十九

二

大夫賦詩無及魯頌者譜所謂孔子錄之同於二王之後是也

若嚴華谷疑生前祝願之辭以疏謂僖公薨後作頌者爲非則

虞東學詩辨之曰詩人追頌前王往往敘其生平如聞如見即

閼宮備職昌壽賦云云竝是追述當年承祭獲福之事亦因僖

公在世日久有壽考弗祿之慶也無容以文辭害志

駟駟牡馬傳駟駟良馬腹餘肥張也釋文駟古煖反說文作駟

又作駟同今本說文駟良馬也駟馬盛肥也詩曰四牡駟駟

牧馬苑也詩曰在駟之野臧氏經義雜記曰據釋文駟說文作

駟則說文當於駟下引詩駟駟牡馬駟或爲重文今引四牡駟

駟及在駟之野皆非是蓋唐人李陽冰等所改宋王伯厚詩考

以說文駟字下引詩四牡駟駟遂并此四牡駟駟皆引作豸民
四牡彭彭之異文誤也玉篇駟勇急捷也良馬也駟馬肥壯盛
貌駟同上又牧馬苑也駟駟馬行貌今作彭可證駟駟同文駟
卽彭之異與駟不同駟與駟異字異訓釋文謂駟又作駟者誤
承琪案說文駟下本不引詩釋文當是駟又作駟蓋陸所見毛
詩有作駟一本耳下乃云說文作駟同則陸所見說文自作駟
駟牡馬與今本異矣段注說文謂毛詩必亦作駟駟故許併駟
駟而後人譌亂作駟駟則未必然許所稱詩與毛異者甚多此
或三家詩作駟駟而馬肥盛之訓正與毛訓駟駟爲腹餘肥張
者同義毛多借字此特借馬苑之駟字爲之耳至牧馬苑乃駟
之本義其引詩在駟之野則當如段說宜本作在何之野詩言
皇清經解續編 毛詩後箋二十九 三

牧馬在何故許引之以證從馬何會意馬在何爲駟猶草木麗
于地爲麗也但駟爲牧苑之通名元和郡縣志又云河澤在兗
州曲阜縣東九里魯僖公牧馬之處此則後人因詩附會耳
釋文杜茂后反草木疏云騶馬也說文同本或作牧正義曰定
本牧馬字作牡馬顏氏家訓云江南本皆爲牝牡之牡河北本
悉爲放牧之牧其答鄴下博士云若作放牧之牧通於牝牡則
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駟駟之稱良馬天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
朝聘郊祀必無驛也臧氏曰據正義知孔本作牧馬釋文作牡
馬唐石經作牧改刻作牡文選李少卿答蘇武書注藝文類聚
九十三御覽五十五引作牧馬初學記二十九白帖九十六引
作牡馬則六朝及唐人皆兼具兩本今考傳箋之文則知在坵

之野薄言駟者二句方及牧事首句止言馬之良駟而未及於
牧也釋文引草木疏二騶馬也則陸璣亦作牡馬矣陸在顏前
其本更爲可據毛當作牡馬爲定也校勘記曰正義云毛以四
章分說四種之馬故言駟駟良馬腹餘肥張明首章爲良馬二
章爲戎馬也又云以四章所論馬色旣別皆言以車明其每章
各有一種故言此以充之不於上經言之者以上文二句四章
皆同無可以爲別異故此以車異文而引之也正義此言深
得傳旨若如顏說則四章止有良馬耳自與傳乖已不可通矣
當以正義本爲長段氏玉裁曰考周官馬政特居四之一絕無
郊祀朝聘有騶無驛之說顏氏說誤承琪案傳云駟駟良馬腹
餘肥張者此但釋經駟駟二字其云良馬者對下三章戎田騶
皇清經解續編 毛詩後箋二十九 四

言之以此見戎田騶三種亦皆腹餘肥張耳固非以良馬釋經
杜馬亦非謂四章皆良馬也顏說自與傳不合然謂經當作牡
馬不誤其騶獸之類皆牡大於牝詩意形容肥張自當舉其牡
言之周禮言馬以一牡乘三牝言牡之盛則其牝之盛亦可見
以有駟詩證之首章言乘黃三章言乘駟而次章言乘牡此是
以中間包前後見黃馬騶馬之皆牡亦可知詩人貴牡之意顏
氏所謂頌舉其強駿者言之於義爲得也至釋文引陸疏杜騶
馬固非有專疏此詩之明證然楊雄太僕箴云僖好牡馬牧於
坵野此豈非又在陸璣之前者乎況家訓云今以詩傳良馬通
於牡驛恐失毛生之意且不見劉芳義證乎劉芳北魏人爲毛
詩箋音義證者亦作牡馬可知傳箋本固作牡馬矣

在坳之野傳坳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
坳正義曰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此傳出於彼文而
不言郊外曰牧注云郊外曰野者自郊以外野爲通稱因即據
野爲說不言牧焉且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字同而事異若
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略之也承琪案野有死腐燕燕干
旄傳皆作郊外曰野竝無郊外謂之牧之文叔子田箋亦云郊
外曰野說文月下亦與毛同是毛所據爾雅本無此句未可據
爲此詩牡馬當作牧馬之證也

有騏傳蒼騏曰騏釋文騏字又作騏正義曰蒼騏曰騏謂青而
微黑據此是正義本即釋文之又作本也今各本皆作蒼騏惟
相臺本作蒼騏段氏詩經小學曰蒼騏即蒼騏也小戎傳騏騏
皇清經解續編 毛詩後箋二十九 五

文也正義作綦文李善緒白馬賦注引同尸鳩傳騏騏文也釋
文作綦文顧命馬鄭本作騏弁校本作綦弁是古通段綦爲騏
此傳俗本作蒼騏誤今依正義及岳本承琪案綦下从糸騏旁
从示糸示形近易混故綦誤爲騏若作騏無由誤騏既小戎尸
鳩傳皆有作綦文者此傳亦當是蒼綦曰騏也
有騏有雜傳赤身黑鬣曰騏黑身白鬣曰雜正義曰騏雜爾雅
無文爾雅有騏白駮騏馬黃脊騏則騏是色名說者以騏爲赤
色若身鬣俱赤則騏馬故爲赤身黑鬣曰騏即今之騏馬也黑
身白鬣曰雜則未知所出檢定本集注及徐音皆作雜字而俗
本多作駮字爾雅騏白駮謂赤白雜色駮而不純非黑身白鬣
也其字定當爲雜但不知黑身白鬣何所出耳承琪案此傳當

本作赤身白鬣曰駮即爾雅之騏白駮也考爾雅騏白駮黃白
騏自以騏黃爲其馬之全體而有一處白者曰騏白黃白其立
文與言雜毛者不同凡爾雅所指一處雜色者脊與鬣爲尤顯
騏白黃白雖謂指其白處所在毛公或別有所本故不純用爾
雅大抵駮爲騏白馬之專名引申之爲斑駮駮駮駮駮駮駮駮
駮不純是也若如疏以騏白駮爲赤白雜則黃白騏亦爲黃白
雜無以異於形白雜毛之駮黃白雜毛之駮矣疏又云東山傳
騏白曰駮若此亦爲駮不應傳與彼異不知毛公博采故訓不
必盡同如小戎傳騏綦文也此傳又云蒼綦曰騏是也至謂注
爾雅者不引此詩則樊孫等於詩文失引者多矣豈得據以爲
準乎

皇清經解續編 毛詩後箋二十九

六

思馬斯作傳作始也箋云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正義曰謂令
此馬及其古始如伯禽之時也曾氏異同辨曰按正義所云蓋
王肅之義非毛義也下章徂無傳正義引王肅云徂往也所以
養馬得往古之道據此則以古始訓作必王肅申毛如此故孔
引之以爲毛耳竊謂此詩作當與易作足同義周易述引王劭
云馬行先作弄其四足毛以始訓作意亦當爾不然上章思馬
多材此章忽思古始何詞之不倫邪箋云作謂牧之使可乘駕
亦與毛義相成蓋馬先作弄四足者正是調習之狀但毛傳與
爾雅恐人不明故以牧之使可乘駕箋之耳秦風載猗猗駮箋
載始也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以始爲調習正與此同正義乃
用王說遂以鄭爲異毛失之矣承琪案會說是也

有驥傳豪軒曰驥正義曰驥爾雅無文說文軒駁也然則軒者
膝下之名釋奇云四駁皆白駁無駁軒白之名傳言駁軒白者
蓋謂駁毛在軒而白長名爲駁也駁則四駁雜白而毛短故與
驥異也稽古編曰如疏云云則傳駁軒下當有一白字否則曰
當作白承琪案釋文驥下云駁駁馬黃脊讀若簞又別有駁
也爾雅驥馬黃脊駁說文則云驥駁馬黃脊讀若簞又別有駁
字云馬駁駁也考爾雅釋文云駁說文作驥音簞今爾雅本亦
有作驥者即此可見駁爲驥之異文駁駁或驥之別義故段注
說文據玉篇廣韻皆於駁下並列馬駁駁及驥馬黃脊二義知
許氏原本或驥下有一曰駁駁之文或驥後有重文作驥之象
厚之古音如淫其入聲則如燭古音又如尋其入聲則如習故
皇清經解續編 毛詩後箋二十九

七

驥駁必一字鳥之鷓鴣蟲之熠燿其理一也承琪謂段說是矣
但駁駁曰驥當從正義曰作白爲是毛蓋以駁篇馬名本有爾
雅無文者故訓釋亦不盡依爾雅此章殆以駁駁魚皆有白色
故於驥特取其駁駁白一義以配之而不用驥馬黃脊之色歟
有魚傳二目白曰魚釋文毛云一目白曰魚爾雅云一目白曰
二目白魚正義不言毛傳與爾雅異是孔本傳作二目曰魚矣
說文駁馬一目白曰駁二目白魚段注云一字駁下二當作一
以理駁之蓋陸本是孔本非毛傳是爾雅誤傳言一目者以別
於二目也假令二目則傳不言二許本毛則必上句言目白下
句言一目白毛本爾雅則知爾雅轉寫失其真也承琪案段說
是也爾雅釋文引蒼頡篇云闕目病也羅端夏云相馬之說曰

目小而多白則驚畏驚畏者馬之大病故其序尤在後然漢武
帝得西域之駿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以魚目爲
名豈此類耶承琪謂目病之闕與駁不同爾雅特借駁爲駁耳
此詩方美牧馬之盛不應以病馬終篇羅氏後說近之

以車祛祛傳私祛強健也六經正誤云祛當作祛段懋堂曰古
無從示之祛至集韻而後有之唐石經從衣作祛祛不誤承琪
案文選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詩注引許君章句曰祛去也韋
韓詩者多於遵大路執子之祛下引之非是當是此祛祛之注
謂駕車而去然與下斯徂義複稱謂祛本衣祛之名釋名祛掣
也掣開也開張之以受臂屈申也廣雅祛開也馬之開張者必
強健故毛以祛祛爲強健猶上傳云腹軀肥張也

皇清經解續編 毛詩後箋二十九

八

有駁

在公明明箋云在於公之所但明義明德也禮記曰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技勸記云正義曰以經有二明故知謂明義明德也
定本集注皆云議明德也無上明字段氏云義是衍字羣經言
明明者皆連二字爲文當作但明明德也今考此箋之下引大
學在明明德彼注云謂顯明其至德也訓同爾雅及毛大明傳
還與此明明相證成不得如正義所說以二明字分屬一義一
德也段說爲是下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義字衍同定本集
注亦誤承琪案孔本二明字分屬義德固非然經文傳箋絕無
義字不應兩衍義字此恐當如定本集注作但義明德也蓋箋
以義字釋經上明字以明德釋下明字其引大學不過證經明

明連文耳下箋云君臣無事則相與讓明德而已謂之相與自當云議孔本恭議誤為義淺人又於義上加明字而孔遂依之為說耳

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箋云于於胥皆也信公之時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潔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正義曰既言君臣相與明義明德則言潔白之士羣集君朝則潔白之士謂舊臣之外新來者也承琪案此疏非是此箋僖公之時以下十七字當接上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之下仍是足上文義下乃云于於胥皆也潔白之士云云古本傳箋皆是於經文之後各自為篇後人散入句下者誤將此箋僖公之時云云置之振振鷺之下孔疏依之為說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

九 廣雅書局

殊失鄭旨觀次章箋云飛翮羣臣飲酒醉欲退竝不分別舊臣新來亦可見矣歐陽本義謂疏者妄為分別是也而又謂如鄭說則舊臣夙夜在公新來之士飲酒醉舞不近人情此亦誤以疏義為箋義耳

在公飲酒傳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宋本惠下有也字正義曰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君所今閒暇無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也君之於臣饗燕有數今以無事之故即與之飲酒是君有餘惠也承琪案此章飲酒是專指一事傳云有餘惠者謂於足祿之外復與飲酒故曰餘下章在公載燕乃通言凡在公閒暇則與燕飲故箋云載之言則也

目今以始歲其有傳歲其有豐年也釋文歲其有本或作歲其

有矣又作歲其有年者矣皆衍字也唐石經本有字勿添年字按勘記曰正義本未有明文惟周頌豐年正義引魯頌歲其有年當是其本有年字與或作本同考此詩有與下子韻不容更有年字依釋文本為是惠棟引漢西嶽華山廟碑有歲其有年之文此或出於三家耳又正義標起正云傳歲其有豐年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考此經本云歲其有傳本云歲其有年傳以有年說經之有也經誤衍有下年字傳又誤衍年上豐字皆失其旨當以定本集注為長承琪案按勘說皆是也正

義曰春秋書有年者皆謂五穀大熟豐有之年故知其有年謂從今以去當有豐年也此其有年二字明指經文謂字以下則述傳意也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自謂此二本傳文如是盧氏釋文考證以歲其有年為定本集注之經文誤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

十 廣雅書局

君子有穀詒孫子釋文詒孫子本或作詒厥孫子詒于孫子皆妄加也唐石經詒下勿添厥字按勘記曰考正義說此經云可以遺其孫子若以其說厥則其本或有厥字也但當依釋文為是惠棟引列女傳貽厥孫子此正三家詩也承琪案按勘說是也

泮水 以下俱陳奐補

思樂泮水傳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靡諸侯泮宮與案泮宮魯學名經中或言泮宮或言泮故傳以泮宮釋經之泮也泮宮有水故曰泮水靈臺傳曰水旋邱如璧曰辟靡以節觀者辟靡四面有水泮宮則當半於天子也箋曰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

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白虎通義曰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墜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鄭與班同說文西南爲水東北爲牆許說稍異水經泗水注魯共王殿之東南卽泮宮也宮中有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鄭言東西通水與說文合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鄭注曰此小學大學殷之制案殷制大學在郊靈臺辟廱是也周制天子大學在國小學在郊文王有聲辟廱是也天子郊學國學各四諸侯用殷制小學在國大學在郊各一鄉射記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閭中注

皇清經解續編

毛詩後箋二十九

十一

曰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於郊謂大射也大射於大學此諸侯大學在郊之義證矣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魯宗殷學也頌宮周學也米廩周之上庠虞學也序周之東序夏學也魯宗周亦曰魯宗卽殷之右學也頌宮周之東序周人名大學爲東膠也魯路寢明堂與周同制於路寢明堂四門外亦得立四代之學唯天子四門之學總爲辟廱故魯宗亦稱西廡若魯唯周學稱頌宮則其餘三代之學不必皆依頌宮形也此魯國學之制也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頌宮注曰頌宮之學也詩所謂頌宮也字或爲郊宮蓋周四郊之學亦總爲辟廱魯郊近於周郊不必於四郊設四學或亦從殷制諸侯大學在郊者止有一泮宮亦不四郊皆設泮宮

也此魯郊學之制也魯頌泮宮與禮器頌宮同處而與明堂位頌宮爲異處爾泮宮在郊其遠近未聞也魯有國學有郊學國外郊內又有州黨之學若雙相之圃之類此州長黨正爲主人而魯侯所不至者也魯侯之所至者泮宮也

思語詞文王傳曰思詞也禮記禮器篇正義引詩作斯樂泮水斯亦詞也箋以思爲思念之思失之

驚聲噦噦象案驚當作鑿李善東京賦注引毛傳作鑿聲說文鉞車鑿聲从金戍聲引詩鑿聲鉞徐鉉曰今俗作鑿鑿說文注云攷玉篇廣韻皆作鉞字注呼會切鈴聲也鑿聲卽鈴聲疑

古毛詩泮水本作鉞鉞後乃變爲鑿字許所據作鉞成聲辛律切變爲鉞呼會切案集韻十四泰鉞鉞噦三同呼會切說文車

皇清經解續編

毛詩後箋二十九

十二

鑿聲也引詩鑿聲鉞鉞是丁度所據說文引詩作鉞鉞也此其證庭燎篇同

載色載笑傳色溫潤也象案色讀令儀令色之色禮記聘義溫潤而澤仁也鄭注色柔溫潤似仁也晉語車注言於天子無溫

潤也初學記烏部引春秋元命包注僕呼溫潤生長之言又卽谷風箋云君子沈沈然憤憤然無溫潤之色是溫潤蓋古語也

薄采其蒨傳蒨蒨也象案蒨當作蒨釋文徐音栢是也周官醢人有蒨蒨說文蒨蒨也引詩作蒨又華蒨也廣雅華蒨蒨也齊民要術引陸璣義疏云蒨與苜蓿菜相似葉大如手赤

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也葦大如箸皆可生食又可淪滑

美江南人謂之尊菜或謂之水葵釋文引鄭小同說與義疏同

尊即擊也

在泮飲酒免案說文曰饗鄉人飲酒也離天子饗飲時靡也泮諸侯饗射泮宮也侯春饗所射侯也鄉人飲酒此饗之本義引申之義凡飲酒皆曰饗天子饗飲於辟廡諸侯饗飲於泮宮其禮同也春入學釋菜詩詠采芣正謂僖公行春饗之禮而不言射者文不備也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案此飲酒之必慈養老也禮記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登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地官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此皆飲酒養老之禮行葦曰曾孫惟主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所謂既飲旨酒也又曰

三詩後箋卷二十九

三 廣雅書局

黃耆台昔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所謂永錫難老也

順彼長道與案順遂也長道謂尊長養老之道也行葦傳曰引長也義與此同箋解順從長道之道既非傳義即王肅述毛云能順彼仁義之長道王於長道上增設仁義二字未免增字成文且仁義與上下經旨無涉也不如蒙上文二句作解為得之屈此羣醜傳屈收醜眾也與案屈古調字調即詘也爾雅釋詁屈收聚也屈訓聚亦訓收轉相為訓醜眾釋詁文釋文引韓詩云屈收也收飲得此眾聚韓與毛同王肅云斂此羣眾此本韓以述毛是也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敏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執皆贊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注

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然則傳云屈收者即取賢敏才之義云醜眾者亦即郊人相旅之義毛韓解詩正與禮記昭合蓋此章未及伐淮夷之事鄭箋訓屈為治醜為眾謂在泮宮謀治淮夷羣為惡之人與毛韓不合陳氏稽古編已辨及之

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穀梁傳曰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與案前四章言脩泮宮之化後四章言伐淮夷之功此二句蒙上生下之詞春秋僖十三年夏公會諸侯于鹹傳會于鹹淮夷病杞故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十七年秋九月公至自會傳會于淮謀鄆且東略也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案淮夷病杞又病鄆于鹹于淮皆齊桓公兵車之會而僖公與焉淮之會於十六

三詩後箋卷二十九

三 廣雅書局

年之冬十二月至自會在十七年秋九月其時齊侯先歸留魯侯與諸侯以為東略之謀則僖公自有伐淮夷之事淮夷在魯東南世與魯為難故周公伯禽之世尚有淮夷並與伯禽征討之後或為魯屬國僖公又能征伐淮夷故詩人歌以美之昭二十七年左傳晉范獻子曰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是淮夷與魯固畔則為難服則聽從者也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傳囚拘也與案囚訓拘者囚與馘對文皇矣傳曰不服者殺而馘其左耳曰馘是誠謂已死囚謂生者生拘之問其辭也王制曰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誠告禮記言訊誠告學詩言囚馘獻泮其事正同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蔡邕明堂論曰王制曰天子出征

執有罪反釋莫於學以訊誠告樂記曰武王伐殷為俘誠于京
大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誠京鎬京也大室辟雍之中
明堂大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誠焉即王制所謂以訊誠告者
也

狄彼東南毛無傳瞻印傳曰狄遠也釋文王他歷反遠也孫毓
同正義引王肅云率其威武注征遠假東南謂淮夷來服也魯
案王子雍用瞻印傳訓狄為遠也又中專曰遠遠也古狄邊
聲同狄彼東南與書揚矣西土之入可此一例等文引韓詩作
翦訓除箋作別訓注食韓詩等

不吳不揚吳毛無傳奠案絲衣傳曰吳譁也則此吳字當亦訓
為譁箋云吳譁也正本絲衣傳訓車改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傳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

曰有善聞而無譁譁之聲是即不吳之義也王肅解吳為過譁
實非毛義漢衛尉衡方碑引詩作不虛本三家詩虞首吳之段
借字

不揚傳揚傷也奠案不揚漢碑作不陽揚陽皆段借字釋文云
瘍余章反是陸所據傳作瘍謂揚讀為瘍非經文作不瘍也盧
刻釋文徑作不瘍余章反則直改經字校勘記已辨之矣陸所
據傳作瘍王肅所據傳又作傷瘍傷義相近不譁言不譁譁也
不傷言不傷書也鄭讀揚如字則與譁譁義復矣

不告于訕奠案古告與鞠通文王世子告于甸人鄭注告讀為
鞠十月之交日月告凶漢書作鞠因此告鞠聲通之證鞠亦作
鞠說文鞠窮治罪人也訕與凶同不告于凶言不窮治凶惡唯

在柔服之而已

束矢其按傳五十矢為束奠案五十矢為束周禮地官疏引為
束作曰束古曰與為通荀子議兵篇曰負服矢五十个此傳所
本也正義引無服字與漢書刑法志同束矢五十一束猶交弓
二弓一報所以示不復用兵此傳義也周制獄訟坐成罰以束
矢其束矢之數未識與詩束矢同否鄭注秋官大司寇從尙書
左傳賜諸侯一弓百矢為說韋注齊語及高注淮南汜論篇並
從射義二發四矢共十二矢為說然二者皆非束矢矣說文按
眾意也廣雅按眾上篇廣韻皆曰按聚也聚亦眾義

翮彼飛鴉集于泮林舍我桑黷懷我好音傳翮飛貌鴉惡聲之
鳥也奠案鴉為惡聲之鳥陳風墓門傳同鴉以喻荆楚也孟子
滕文公篇南蠻賦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趙注曰南楚蠻夷其舌
之惡如賦鳥然則鴉聲比荆楚與賦舌指南蠻同孟子即本此
詩意也集于泮林所謂出于幽谷遷于喬木也匪風傳曰懷歸
也日月傳曰音聲也歸我以好聲所謂用夏變夷也此章未乃
承上文淮夷攸服而因及荆楚耳下文云憬彼淮夷來獻其琛
元龜象齒大賂南金傳云南謂荆揚也蓋傳意謂此淮夷既服
而聲教所被雖荆揚之遠亦來大遺元龜象齒與金也大賂二
字句屬上下與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文法相同荆揚貢金三品
大龜齒革皆荆州產南謂荆揚但就物產之地而言其意實指
荆楚也僖公時楚已兼有禹貢揚州之域在魯之南闕宮篇淮
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石傳曰南夷荆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

十六 廣雅書局

楚也詩義正同箋曰荆揚之州貢金三品正義既引左傳楚子以金賜鄭伯為南金作證而又云淮夷來獻大龜象齒廣賂我以南方之金則直謂元龜象齒與金皆屬淮夷所產貢魯之物矣孔失經傳之指

憬彼淮夷傳憬遠行貌與案釋文憬說文慮音獮文選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李注引韓詩作獮辟君章句獮覺寤之貌今說文瞿部引詩作穉心部應下不引詩而憬下引詩云憬覺悟也其字同毛其義同韓段注以為淺人竄改疑不能明也玉篇憬遠行貌益希馮所據毛詩已如此

閔宮

閔宮有恤傳閔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采蘋傳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

七 廣雅書局

曰宮廟也此傳探下文言赫赫姜嫄故閔宮為姜嫄廟生民傳曰姜嫄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是姜嫄周之先妣也春官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鄭注曰先妣姜嫄也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如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閔宮閔神之象案周享先妣在天神地示四望山川之下先祖之上則先妣尊於先祖故鄭注以先祖為后稷先妣為后稷姜嫄斯干似續妣祖箋亦曰妣先妣姜嫄廟也蓋周人以后稷為太祖立廟更於孟春南郊配天帝嚳為遠祖尊不立廟特以冬至圖丘之禘配天以為后稷親而帝嚳尊也周家歷世有聖母功起后稷必推本於姜嫄尊親之至理應立廟但帝嚳無廟姜嫄既不得援春秋經禘于大廟用致夫人之禮以婦人附於

男子同帝嚳在圖丘后稷有廟姜嫄亦不得援春秋經惠公仲子僖公成風之例以母繫子同后稷以合食故周人特為姜嫄別立一廟周官守祫奄八人賈疏云天子七廟通姜嫄為八廟廟一人故八人此姜嫄別廟之證也于是后稷有母而帝嚳有妃后稷非無父亦姜嫄非無夫矣此周禮也魯無圖丘之禘不禘嚳雖得郊祀后稷然所穀非南郊無后稷廟亦不立姜嫄廟傳云在周以別言廟不在魯也鄭以為魯有姜嫄廟故未章新廟為新姜嫄廟則此詩為頌僖公能脩姜嫄宮而作也既與毛義不符又於周禮且乖矣正義曰按祭法王立七廟五廟皆月祭二祫享嘗乃止彼文據周為說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疏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於七廟是閉而無事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

六 廣雅書局

也與謂據月令仲春祀高禘有天子親往之文則姜嫄每歲止此一祭故傳云常閉而無事

傳曰仲子曰是祿宮也正義曰姜嫄祈郊禘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一廟為祿宮月令祠於高禘鄭注曰媒氏之官以為候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娥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廟焉變媒言祿神之也與案鄭說殷之媒宮起於簡狄與孔說周之媒宮起於姜嫄皆非也生民篇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傳曰古者必立郊禘焉元一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郊禘之前帝高辛氏之帝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敬也元鳥篇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傳

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敬也元鳥篇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傳

曰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妣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禘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然則禘宮始於上古在帝高辛之前帝高辛率簡狄祠禘宮而生契率姜嫄祠禘宮而生后稷簡狄姜嫄猶周禮之九嬪也殷周皆高辛之後故殷周之世皆禘而周人又為姜嫄立廟即為后夫人祀天祈子之宮是謂之禘宮周祀姜嫄則殷祀簡狄或周因殷也說文曰禘祭也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曰王者一歲七祭天仲春后妃郊禘禘亦祭天也呂氏春秋仲春紀高注曰祭其神於郊謂之郊禘據此則禘宮當在郊故毛傳謂之郊禘其廟為高辛妃廟故月令謂之高禘魯郊亦有所禘之宮然謂魯有禘宮則可謂魯禘宮即姜嫄廟則不可故傳引孟仲子說

周以姜嫄廟即禘宮為別說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

廣雅書局

實實枚枚傳釋實實為廣大末章松栢有鳥鳥大貌義同東山傳枚微也則此枚字當亦訓為微傳云舊密者既已舊之復加密石是即微之意也案春秋莊公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栢穀梁傳曰禮天子之栢斲之磬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栢斲之磬之大夫斲之土斲本國語及尚書大傳並有此文闕宮為先妣廟在周故傳就天子廟栢言之也釋文引韓詩枚枚閒暇無人之貌蓋韓必連實實作訓以狀其常閒而與毛義異上帝是依傳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案上帝天也傳探下又解依為依姜嫄之子孫說子謂后稷孫謂大王以下至僖公生良曰上帝不靈居然生子又曰上帝居歆以迄于今即其義也箋

就馮依姜嫄本身說於義各通

黍稷重穋稷種麥傳先種曰種後種曰穋七月篇黍稷重穋傳云後熟曰重先熟曰穋案凡黍稷菽麥皆有先後種熟之異此經於黍稷言重穋菽麥言種穋傳又於重穋言後熟先熟義著於七月而此種穋言先種後種皆互辭以見者也釋文引韓詩云種長稼也穋幼稼也韓毛似異而實同

實始翦商傳翦齊也與案傳釋翦為齊齊者正也小宛傳曰齊正也翦謂之齊齊謂之正此一義之申故訓中多有此例實始正商者言周家有正商室之功而推其由是始於大王者即大王之緒也文王受命已後武王受命已前尚循服事之忱猶是續大王之緒也下文乃云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為武王末年時

事耳爾雅曰翦齊也又曰翦勤也二訓並釋詩辭齊商勤商義本相通毛傳用翦齊之訓齊義可兼勤義也鄭箋訓翦為斷周禮翦氏注翦為斷滅即引此詩說文又引詩作翦訓翦為滅鄭

許本三家詩義愚定字從爾雅詁翦為勤甚合經指而斥鄭并斥毛尚未審傳箋之異也漢書韋賢傳總齊羣邦以翼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王制曰名山大澤不以封唯有大功者則錫之江漢傳曰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王制曰附於諸侯曰附庸又曰其餘以為附庸闡田與案土田即闡田天子有附庸闡田以進退諸侯也左傳曰分之土田陪敦該附庸言之矣周初封大國百里其次七十里其次五十里周公作周禮更建邦國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

廣雅書局

里男方百里鄭仲師以爲半皆附庸而鄭康成則以爲附庸不在其中禮記明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注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又大司徒注曰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其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賈疏申之云凡有功進地侯受公地附庸九同伯受侯地附庸七同子受伯地附庸五同男受子地附庸三同魯本五百里四面各加百里四五二十即二十同四角又各百里爲四同附庸一十四魯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

三 廣雅書同采

兼侯伯子男四等之附庸以開方知之也

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與案此四句指春秋廟祭而言龍旂上公之旂畫以交龍也魯春秋享祀載龍旂郊大常正義曰異義古毛詩說以此龍旂承祀爲郊者自是舊說之謬是也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與案此二句指郊祭言箋曰皇皇后帝謂天也天即所郊祭之天故明堂位注曰昊天上帝魯不祭太平御覽禮儀部五經異義引賈逵說曰魯無園丘方澤之祭者周兼用六代之禮樂魯用四代其祭天之禮亦宜損于周故一至之日不祭天地也賈鄭說同祭法周人禘嘗郊稷魯不禘嘗而猶郊稷故南郊祀天亦配之以后稷其實魯郊與周郊亦不盡

同周人於南郊祀天以后稷配是主報而不主祈所穀雖亦郊祭然所禱之禮輕不以后稷配又主祈而不主報故周頌序於思文爲后稷配天之樂歌於噫嘻又爲所穀上帝之樂歌襄七年左傳疏引何休膏肓據孝經后稷配天非即所穀上帝分爲兩祭此言得之矣魯爲侯國損于天子故春秋之郊皆爲祈穀以后稷配天故亦謂之郊桓五年左傳凡祀啟蟄而郊又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蓋祀后稷謂配天也祈農事謂祈穀也魯合報祈爲一祭又在夏正正月爲郊之正時與周郊不同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

三 廣雅書同采

秋繁露郊事對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犗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與案周公皇祖猶云皇祖后稷耳此二句蒙上章春秋享祀而言下文因極陳僖公祀周公於大廟之事明堂位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下言以禘禮祀周公祭統外祭郊社下言內祭大嘗禘此詩亦先言郊祀后稷下言禘祀周公皆是成王康周公之禮也詩與禮記義正脗合

秋而載嘗傳諸侯夏禘則不祈秋禘則不嘗唯天子兼之與案嘗四時祭名也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注曰此蓋夏歲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禘以禘爲殷祭詩小雅曰酌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

5.26.111

423

之名祭統注亦謂春禘夏禘秋嘗冬烝夏殷時禮周禮司尊彝
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鄭司農曰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
時之閒故曰閒祀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
注曰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禘也
禘也祫言肆獻裸禘言饋祭者有黍稷互相備也公羊桓八
年傳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何注曰無牲而祭謂之薦
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案諸侯三祭三薦此即王制所
云諸侯禘則不禘祫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祠也鄭注王制
謂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何氏之言是虞夏制而非周
制矣周四時之祭之外又有禘祫二祭在四時之間毛公言諸
侯夏禘廢夏禘秋祫廢秋嘗用殷祭即不用時祭惟天子兼之
文二年公羊注曰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祫則不禘祫則不嘗
此何解與毛義合然則禘祫者即周禮之所謂閒祀耳昔儒論
禘祫聚訟紛然其實祇辨吉時兩事而已今即毛義而申明之
其云夏禘秋祫嘗則禘祫時祭非吉祭可知凡經典多言禘
少言祫言禘必連言嘗中庸曰明乎禘嘗之義祭統曰禘嘗之
義大又論魯內祭有大嘗禘嘗為四時祭之一禘為四時大祭
之一於夏則言禘於秋則言嘗言禘知禘為四時大祭亦言嘗
知禘乃四時之一祭也祫惟見於公羊穀梁及曾子問類皆吉
祫非時祫然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韋元成何邵公鄭康成
皆以為一祫一禘此蓋於吉祫之後新主人親廟行其常祀而
言之是四時有祫矣則知謂有禘無祫與禘祫一祭二名以時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

二孟
廣雅考異

祭而混入於吉祭之說者皆非也其云諸侯禘祫不禘嘗天子
禘祫又禘嘗則禘祫非四時常祭可知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
御覽並引五經異義云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
之禮也陳氏壽祺疏證曰文有譌脫當作三歲一祫五歲一禘
此周禮也三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與謂三年一禘吉祭也三
年祫五年禘時祭也當三年則祫當五年則禘較時祭為大也
通典引許慎舊說云禘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大廟以致
新死者也此吉祭也說文曰春祭曰祠禘夏祭也禘禘祭也周
禮曰五歲曰禘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周禮曰三歲一祫
許以祠禘禘連象則皆謂時祭可知是固以說文為定論矣
說苑脩文篇言四時常祭之外亦云三歲一祫五年一禘可見
西京舊說悉有師承則知以三年喪畢之禘祫而誤為時祭三
年祫五年禘本為四時之殷祭而又或誤為吉祭者又非也其
云夏禘秋祫則禘祫定以夏秋可知明堂位言季夏六月禘周
公禘記下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周六
月夏四月故禘在孟夏獻子改為孟秋行禘故譏其失禮此禘
在孟夏之證也孟夏禘孟秋祫獻子改為孟秋禘則廢一禘祭
矣天子諸侯之有禘必有祫祫當在孟秋也通典禘祫上引崔
靈恩曰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
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第也祫以秋者以合
聚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祫者合也此
即本毛傳禘屬夏祫屬秋之義也若吉禘吉祫本無定月周禮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

二孟
廣雅考異

空人疏引賈逵歷代說三年終禘遵魯嘗則行祭禮則與時禘
時禘其禮有定時者不同天子吉禘行於路寢大廟見長時禘
時禘行於大祖廟見諸侯特祀即吉禘合食有吉禘及時禘時
廟悉行於大祖廟諸侯大祖廟即大廟也魯參用天子禮故吉
禘在新宮其吉禘及時禘時禘皆行於路寢大廟詩傳可考也
詩言秋而載嘗載與再通載嘗者既行秋禘再行秋嘗也故傳
言諸侯秋禘則不嘗禘禘並重故傳先言夏禘則不禘探下文
夏而禘衡句而為言也秋而載嘗知五廟皆享也夏而禘衡知
大廟特禘也則經於秋言嘗而不及於夏雖不明言禘而實
行禘而不及於傳乃補經義以申明之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

廣雅書局

衡為橫木則此當亦為橫木禘衡者謂以橫木偪束之傳但云
設牛角而不言橫木者文義易明耳說文橫以木有所逼束也
詩曰夏而禘衡地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禘衡置其絳
鄭司農曰禘衡所以禘持步也謂夕牲時先鄭與許並同毛義
後鄭注云禘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板狀析禘衡為二祭前夕之牛必設禘衡者即穀梁傳
展解角而知傷之意杜子春解禘衡以為持牛合不得抵觸人
豈是謂乎此言祭夕飾牲下乃言夏禘之事
白牡駢剛傳白牡周公牲也駢剛魯公牲也正義曰文十三年
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駢剛羣公
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
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之文當以夏辟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

故從周制是周公魯公異牲之意也說文云駢特也白牡謂白
特駢剛謂赤特也公羊釋文曰駢詩作剛剛即駢之段借字駢
為特於白言牡於駢言特互辭也檀弓上篇般人尚白牲用白
周人尚赤牲用駢鄭注曰駢赤類白赤皆純色何謂駢剛為赤
脊之牛則其色非純矣明堂位曰牲用白牡注曰白牡殷牲也
與案此詩上言夏禘周公下言犧尊房俎及萬舞之樂皆是康
周公禮而詩言白牡必兼言駢剛者祀周公亦以祀魯公也魯
用天子禮樂故魯與周可比而論之明堂位言魯公祀周公於
大廟知此大廟非周公廟也周公於時為魯禘廟魯公以夏禘
奉禘廟主祀於大廟與周公奉文王考廟主祀於清廟其事相
同魯之大廟猶周之清廟也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此明堂
為路寢明堂即大廟之南堂也魯大廟與天子路寢明堂同制
周制天子親廟四與大祖廟而五與二祧而七諸侯止五廟無
二祧魯亦無二祧而立出王廟如二王後周以后稷為大祖魯
以文王為大祖襄十二年左傳凡諸侯之喪同姓於宗廟同宗
臨於周公之廟於祖廟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將茅昨祭
文王廟周公之廟即祖廟也是文王廟稱同廟不稱大廟矣亦
稱宗廟則文王居五廟之一為魯大祖矣又昭十八年傳鄭災
子產使子寬子上巡塗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徒大龜使祝
史徙主祀於周廟告於先君注曰大廟鄭祖廟廟主石面周
廟厲王廟也文二年傳鄭祖厲王是鄭以厲王為大祖以桓公
為始封之祖毀廟主祀藏於桓公廟因火災徙厲王廟則遷主
藏於始封之祖不藏於大祖矣大龜祖廟之所藏也先君四親
廟與厲王廟同處也鄭亦立出王廟故桓公廟稱大祖不遷不
毀周文王武王皆為受命之王與夏殷止一周公魯公皆為受
封之君與列國受封止一亦不遷不毀然周至懿王之世立文王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

廣雅書局

爲文世室孝王之世立武王爲武世室前此未有也魯世家周公曰子魯公伯禽子考公酉弟煬公熙子幽公宰弟魏公潰子厲公權五世服盡臣子一例其廟遷毀魯自魏公之世周公之主當遷於大廟故卽以大廟爲周公廟不毀厲公之世魯公之主當遷於大廟故卽以大廟大室爲魯公廟不毀大廟路寢大廟也大室路寢大室也宗廟毀主藏於廟室之西壁周公魯公不毀故遂以路寢大廟爲周公專廟路寢大室爲魯公專廟此魯廟制之大凡也不則魏厲已後別立大廟大室則魯有七廟矣不立大廟祀周公大室祀魯公則周魯皆遷毀矣大廟之祀周公不始於遷毀之日而實始於受封之時但受封周公尙在親廟因禘而升祀大廟至當遷毀之後則其主奉於大廟則大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

廟之祀周公在成王之時以大廟之奉周公主乃在魏厲之後春秋經桓二年納部大鼎于大廟臧哀伯諫證之以清廟茅屋昭其儉德則大廟卽清廟也穀梁傳以爲受賂而退以事其祖以周公爲弗受則此大廟爲周公廟也天子吉禘在路寢明堂諸侯謂之特祀在新主廟故閔二年始僭吉禘之稱而於莊公新廟不於大廟文二年有事于大廟僭行天子吉禘在明堂之禮故春秋書有事公穀皆以爲大禘此僭禮之失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亦謂周公之弗受也周公至僖十八世而魯公至僖十七世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正義曰按成六年立武宮公羊竝譏之不宜立也又武宮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時此記所

云美成王褒崇魯國而已云武公之廟武世室者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辭也與案記文當作魯公之廟世室也此因周有文世室又有武世室故遂以武公之廟足其數此失當成公立武宮之世遂以改竄明堂位之文耳世室夏之明堂重屋殷之明堂世室亦爲大室春秋經文十三年秋大室屋壞穀梁傳曰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公羊作世室傳曰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此魯公之廟也曷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平前魯公拜平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左傳杜預注曰大室大廟之室疏云左氏先師賈服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

等皆以爲大廟之室也漢書五行志中春秋經大事于大廟躋釐公左氏說曰大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爲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二而大室屋壞矣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引公羊穀梁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然則前堂大廟爲周公廟中央大室爲魯公廟左氏先師舊說信有明證矣周公受封不之魯魯公雖始受封而實出自周公故祀不偏重周魯之在魯猶文武之在周也魯之禘祫周魯合祭於大寢大室猶文武合祭於清廟明堂也故曰魯王禮也明堂位言禘周公

詩言祀周公亦祀魯公皆所以頌僖公能脩廟祀之禮迨僖公
子文公不於大廟聽朔浸致大室屋壞魯公廟壞則周公之廟
亦因之而不脩故孔子錄僖公詩有以也此因詩言合祭周魯
而因詳證魯國廟祭之制如此路康大廟與宗廟不同路康居
宮之中央宗廟在路康之左提
而一之
者非也

毛魚載囊傳毛魚豚也與案魚當作炮釋文蒲包反與六月韓
奕之魚音甫九反義別也瓠葉傳曰毛曰炮單言炮連言毛炮
地官封人歌舞牲及毛炮之豚注曰毛炮豚者爛去其毛而炮
之周禮作炮不誤禮運擗豚鄭讀擗為璧云璧肉加於燒石之
上鹽鐵論散不足篇亦云古者擗豚以相饗擗與擗同祭用毛
炮豚即上古擗豚之遺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

元 廣雅書局

傳載肉也與案曲禮左殺右載殺為豆實則載為籩實鄉射記
薦脯用籩五臠祭半臠橫于上古文臠為載是載在籩也天官
籩人朝事之籩有臠加籩有脯說文曰載大臠也大臠即臠也
載乾物羹濡物載羹猶脯醢傳謂載為肉肉乾肉也公食大夫
禮牛羊豕皆有載載亦乾肉

萬舞洋洋與案凡宗廟舞諸侯以羽唯天子兼以干萬舞有干
有羽也說詳備春秋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壬午猶
繹萬入去籥此周公廟用萬也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
宮籥入此羣廟不用萬也詩為祀周公故萬舞矣傳云洋洋眾
多者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褐而舞大夏
祭統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為舞數眾多也

左傳曰萬盈也韓詩傳曰萬人舞也

三壽作朋傳釋壽為考三考義未聞與疑考乃老之誤張衡東
京賦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辭綜注曰三壽三老也又
新序稷事篇五詩曰壽考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下章
壽三家釋為老則與此三壽為三老義同鄭箋三壽三卿也應
是申成毛說正義云老者尊稱天子謂父事之者為三老諸侯
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即三卿也或孔所據傳本
作老字爾雅老壽也正義又椒聊傳朋比也古比方比合不分
上去聲三壽作朋意謂君與臣合德也因學紀聞引晉姜肱銘
案此用詩三壽
字不指三卿說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

三 廣雅書局

公車千乘此賦兵之車數也司馬法有二義一云九夫為井四
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
牛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一云六尺為步步百
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
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
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二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
人與案前一說甸出一乘因是而推則四甸為縣出十乘四縣
為都出百乘後一說成出一乘終出十乘同出百乘與漢書刑
法志同何休公羊宣十五年注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論語
學而注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是為一乘起
十井一同出千乘而不知周初大國百里賦止百乘其後益封

方五百里於是大國車千乘矣論語道千乘之國謂成國也并邑邱甸縣都出賦法通成終同出軍法說者混為一制非也千乘亦有二義一者以一乘七十五人計之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一者以一乘三十人計之千乘當有三萬人出軍之千乘與出賦之千乘本自不同如以出軍當出賦則千乘二萬人僅充二軍為次國不足充三軍為大國毛傳云大國之賦千乘賦出賦也楚語曰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此軍與賦不同術也魯所出之賦千乘人數當餘羨於三軍不當退減為二軍致不合大國三軍之號理甚明也昭九年秋蒐于紅傳曰自根牟以至商衛革車千乘此謂魯蒐軍實也明堂位成王封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此謂魯車大數也皆出賦而非出軍固有此七萬五千人之多也禮記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疏引異義云公車千乘謂大總計地出軍也公徒三萬謂鄉遂兵數也此說得之

公徒三萬此出師之軍數也徒即司馬法徒一人徒二十人徒二百人徒一千人也鄭箋以三萬為三軍正義引鄭志答臨碩謂此為一軍有此兩解案三萬一軍是也詩意先言賦後言軍千乘為賦二萬為軍故重弓言備豫之事而貝冑言從戎之飾文義顯然蓋家賦軍徒四事實用遞減之法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較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於家任之人定賦約十而用一一乘七十五人千乘七萬五千人三軍

三萬七千五百人是於賦乘之人定軍約二而用一一軍二萬五千人是於軍興起徒約三而用二故古者比年簡徒三年簡車臨陳行師亦復選徒治兵周禮天子六鄉六軍六卿掌之大國三鄉三軍三卿掌之次國二鄉二軍二卿掌之小國一鄉一軍一卿掌之此定軍之制也出師不必盡行故大國三卿其一卿一軍留守二卿二軍出征伐公羊襄十一年傳曰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春秋繁露爵國篇曰諸侯大國四軍此謂卿為帥士為佐故有四軍之號其實諸侯大國止有二軍耳穀梁作三軍傳曰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昭五年舍中軍傳曰貴復正也舍中軍為復正穀梁亦謂魯當用二軍案公穀傳皆就魯調發之制言之隱五年公羊傳注曰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六師三見於詩莊十六年左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此諸侯一軍之證也詩言公徒三萬此方伯一軍之證也齊語萬人為一軍三軍三萬人雖是變古然亦通率方伯一軍之制為之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傳膺當承止也下武資傳皆曰應當也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引詩戎狄是膺孟子作膺趙注膺擊也丁公著作應膺聲同當擊義同沔水傳曰懲止也史記引詩荆舒是徵徵古懲字承與懲亦聲同故懲謂之止承又謂之止箋曰天下無敢禦之禦亦當也止也侯案下一章頌僖公伐淮夷及荆楚此章先追美周公伐功與殷武篇述成

湯時氏羌享王同其篇例小雅漸漸之石刺幽王戎狄叛之荆舒不至則周初之戎狄荆舒率服可知也僖公唯從齊伐荆若戎狄與舒未嘗有事冲遠疑不能明要誤於鄭謂夸美僖公耳孟子滕文公篇引此詩而釋之云周公方且膺之又云是周公所膺也此其明證矣舊分章自享以駢犧以下三十八句爲一章章首從祀帝祀稷說起因而享祀大廟備陳魯以天子禮祀周公工祝致告於僖公作嘏下又極陳兵賦之大征伐之美工祝又致神之意再作嘏此皆在廟中美周公不頌僖公也觀舊分章知古說之不可易

遂荒徐宅說又邠下云魯東有邠城段注云周禮雍氏注伯禽以王師征徐劉本徐作邠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

三 廣雅書局

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是楚所取之徐州卽邠地書序曰徐夷並與東郊不開徐蓋邠也象案古徐邠聲通此詩之徐宅當卽史記之徐州說文之邠城在魯東者宅居也徐宅邠戎之舊居也釋文不爲徐州作音而正義亦但云徐方之居皆不得其解淮夷蠻貉傳淮夷蠻貉而夷行也而字正義作如字臧氏經義稊記改傳文淮夷蠻貉夷行如蠻貉阮氏校勘記斥之而以淮夷蠻貉四字爲逗如夷行也四字爲句段氏小箋於傳文淮夷下補蠻貉二字以淮夷蠻貉四字複舉經文以蠻貉而夷行也六字爲釋經義段說良是然又云蠻貉如淮夷蠻貉者劣於夷者也而夷行則進矣似亦泥如字作解象案此傳作而字不誤與江漢傳同經文皆就近淮之國而言非淮夷之外又有蠻貉

也江漢傳曰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以解經之夷字此傳曰淮夷蠻貉蠻貉而夷行也以解經之夷蠻貉三字淮上之國不與華同故斥之曰夷淮夷在魯東南故更以南蠻東貉呼之作如是解似更直截

居常與許傳以常爲魯南鄙箋曰常或作嘗在辟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辟是與周公有嘗邑所由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辟左傳杜注曰辟魯地史記越世家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邾之境索隱曰常蓋田文所封邑與案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有辟城周滕國在今滕縣西南而辟城又在今滕縣東南常邑近辟是爲魯之南境也齊語齊桓公反魯侵地棠潛管子小匡篇棠作常不審卽魯頌之常抑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

三 廣雅書局

春秋之棠與

傳以許爲魯西鄙箋曰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括地志曰許田在許州許昌縣南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城中與案今河南許州中隔陳衛成王營雒邑時以爲周公朝宿邑備以圖田之北境爲朝宿邑許田在魯之西而周公朝宿在焉是卽魯之西境也鄭與魯易假許田在隱桓之世則許田久屬於鄭疑魯南鄙之常自莊閔而後或又屬於齊故頌僖公之復故宇乃就故宇極邊邑言之耳冲遠謂僖公得許田而春秋闕漏恐不然矣傳以常許爲魯南鄙西鄙鄭君不得明文遂以許爲許田而又推本辟有之嘗卽詩之常邑皆以申傳而冲遠以爲易傳亦非晏子春秋稊上篇景公伐魯傳許得東門無澤是魯有許邑矣然齊在魯東

北不應起師伐魯西邑與許為西鄙不合

松栢有鳥傳鳥大貌與案鳥者席之假借字文選魏都賦注引

蒼頡篇曰席大也席謂之大鳥亦謂之大禹貢海濱廣席夏本

紀地理志皆作廣鳥此即鳥席聲通之證矣

路寢孔碩新廟奕奕此傳曰路寢正寢也殷武傳亦曰寢路寢

也兩詩皆於篇末亟言修治路寢之事路寢居宮之中央右社

稷而左宗廟故經言路寢必連及新廟也劉向別錄曰社稷宗

廟在路寢之西又曰左明堂辟雖右宗廟社稷桓二年公羊何

休注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則劉所言殷制

也殷宗廟在路寢之西周宗廟在路寢之東則宗廟當在路門

內路寢之左魯語曰合神事于內朝是也路寢制如明堂方三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

廣雅書局

百步其左右各三百步五廟竝列可容也夏官黜僕掌五寢之

埽除糞洒之事鄭注五寢五廟之寢也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

也前曰廟後曰寢呂覽季春紀及淮南時則訓薦鮪于寢廟高

注前曰廟後曰寢詩云寢廟奕奕言相連也蔡氏獨斷頌曰寢

廟奕奕言相連也吳案毛詩新廟奕奕三家詩作寢廟繹繹奕

奕高大繹繹相連作奕奕者據毛以改三家也毛詩作新廟傳

云閔公廟與穀梁傳新宮為禰廟者同以僖公為閔公後而連

及之特舉五寢廟之一耳與三家詩實無異也唯鄭箋以為姜

嬭廟

奚斯所作傳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傳中廟字段先生

云當作詩字奚斯所作所字不上屬所作猶作誦作詩與節南

山巷伯崧高烝民末章文法皆同文選兩都賦奚斯頌魯李注

引韓詩薛君章句曰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毛與韓不異偃師

武虛谷援楊子法言後漢書曹爽傳班固傳及諸石刻之文度

尚碑太尉劉寬碑綏民校尉熊君碑費汎碑楊震碑沛相楊統

碑曹全碑張遷表一一可證與案段說是也鄭意魯頌四篇皆

史克所作故解奚斯所作為監作新廟與毛韓異不知史克作

駟奚斯作闕宮史克見左傳在文公十八年至宣公世尙存見

於國語奚斯見於閔公二年故文公二年已引闕宮之詩則奚

斯作闕宮必在史克作駟之前此其顯證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

廣雅書局

百步其左右各三百步五廟竝列可容也夏官黜僕掌五寢之

埽除糞洒之事鄭注五寢五廟之寢也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

也前曰廟後曰寢呂覽季春紀及淮南時則訓薦鮪于寢廟高

注前曰廟後曰寢詩云寢廟奕奕言相連也蔡氏獨斷頌曰寢

廟奕奕言相連也吳案毛詩新廟奕奕三家詩作寢廟繹繹奕

奕高大繹繹相連作奕奕者據毛以改三家也毛詩作新廟傳

云閔公廟與穀梁傳新宮為禰廟者同以僖公為閔公後而連

及之特舉五寢廟之一耳與三家詩實無異也唯鄭箋以為姜

嬭廟

奚斯所作傳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傳中廟字段先生

云當作詩字奚斯所作所字不上屬所作猶作誦作詩與節南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終

北平劉長年初校
武進屠 進覆校

長洲陳 奐補

商頌

那

序云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魯語閔馬父之言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是為子夏作序之源流也左傳稱正考父佐戴武宣則正考父為戴公時大夫戴公當周宣王時宣王中興修禮樂正考父得以考校而錄商頌十二篇自幽王之末六代禮樂又遭廢壞孔子錄詩僅得五篇附諸周頌之末所以學殷存宋備二統之文仍大師之舊

毛詩後箋卷三十

廣雅書局

而非自孔子刪之也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集解云韓詩章句亦美襄公索隱駁之云考甫在襄公前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斯謬說耳奐案禮記樂記注商頌為宋詩鄭注三禮本韓詩說然隱三年左傳美宋宣公引商頌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晉語公孫固對宋襄公引商頌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則商頌不作於宋襄內外傳有明證矣此可見毛公師承之確實三家詩可廢而毛詩不可廢

置我鞀鼓傳鞀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般人置鼓周人懸鼓周頌有瞽籥應田縣鼓鞀磬柷圍傳云縣鼓周鼓也鞀鞀鼓也奐案毛公言鞀鼓之制特為詳蓋蓋以有瞽之鞀即那之鞀

鼓然其器則同而其用有別故於那之鞀鼓又歷引禮記明堂位夏足殷置周縣三代異制之文以明般人以鞀鼓為置鼓至

周人則以鞀鼓為縣鼓矣二傳意可互明也夏后氏足鼓今禮記誤

倒那正義及有瞽禮記鄭注云足謂四足也般人置鼓明堂位

正義引皆不誤作楹鼓詩作置鼓依經字言也置之為言樹也鄭注云楹謂之

柱貫中上出也是置與楹同義也然則夏之鞀鼓有四足搭著

於地殷改夏足鼓為貫中而建之周人又改殷楹鼓別設一肆

以縣之猶編鐘之有鐃編磬之有玉磬皆為特縣之器此殷因

夏周因殷所損益可知也小師掌教鼓鼗鼗鼗鼗鼗鼗鼗鼗鼗鼗

用天子樂其官有播鼗武蓋重之也古者鐘磬縣鼓皆不縣故

考工記梓人為箕虞但有鐘磬而無鼓周鼓亦不皆縣唯鼗鼓

乃縣之大射禮曰鼗倚于頌磬西絃絃猶縣也淮南地形訓高注曰絃維也維

亦縣也鄭注曰絃編磬繩也設於磬東西兩肆皆有磬鐘鐃

西倚于絃也鄭解絃為編磬繩失之建鼓自北而南陳之則西肆不得多設一器鼗鼓在西肆頌磬

之西而特縣之所以象西方功成禮器曰廟堂之下縣鼓在西

其義證也此皆周人以鼗鼓為縣鼓之制凡樂縣天子宮縣諸

侯軒縣大夫判縣土特縣樂縣當二代略同宮縣四面縣周人

四面設建鼓於極西一肆特設一鼗鼓為縣鼓般人鼗鼓亦建

鼓謂與四面建鼓同器也那有瞽之鞀鼓其分別如是

詩中兩言鼓兩言鞀鼓即四面之建鼓鞀鼓即般人置鼓為

特建之鼓在頌磬之西與堂下管樂相應鞀鼓節下管之樂書

曰下管鞀鼓其義證也詩於章首言鞀鼓下文又言鞀鼓淵淵

毛詩後箋卷三十

廣雅書局

二

廣雅書局

二

廣雅書局

嘒管聲是鞀鼓節樂故傳云樂之所成是也鄭箋分鞀管為二鼓而又云鞀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儀禮大射注云鞀如鼓而小有柄周禮小師注云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翫耳還自擊蓋鄭學本魯韓詩以注三禮其作箋又在注禮之後而於毛氏之學未暇精研故往往箋與傳不合即與西京以前舊說亦多不合爾雅曰大鞀謂之麻小者謂之料鞀有大小鄭所據其謂小者歟後儒說鞀悉依鄭說矣大司樂宗廟之中路鼓路鞀路鞀其大鞀也鞀與鞀同

鞀鼓淵淵嘒管聲與案管即篳也大射禮曰篳在建鼓之間又曰乃管新宮三終鄭注云篳謂吹篳以播新宮之樂賈疏引禹貢注云篳大竹也諸侯下管新宮天子下管象於商未聞也

三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書局印

依我聲聲傳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與案傳訓依為倚者大射禮曰鞀倚于頌磬西紘周人縣鞀於頌磬之西殷人當置鞀於頌磬之西毛意實本禮經為訓也鼓鐘傳笙磬東方之樂此傳云磬以象萬物之成其意亦指頌磬為西方象成之樂言之而不明言西者所該又不專指頌磬一器也故復引禮記郊特牲殷人尚臭之文以足其義春官既暇掌播鼗擊頌磬笙磬是播鼗而笙磬亦無不應之者天子有金奏下管之樂金奏擊鑄有編鐘以應之則知下管擊磬亦有編磬以應之也又孟子萬章篇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金謂鑄鐘玉為特磬金奏鼓鑄鐘樂之始下管擊玉磬樂之終終猶成也中庸

鄭注曰振猶收也磬以節下管之樂是謂之玉收與詩義亦合箋曰磬玉磬也玉磬尊故特異言之鄭謂磬為玉磬亦傳義之所得而該矣

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傳於赫湯孫盛矣湯為人子孫也與案赫為盛穆穆為美正是贊美成湯之樂所以終殷人尚聲之義其間不應及祀成湯之人傳解此湯孫謂湯為人子孫者言先王作樂崇德所以克盡其為人子孫之道以為後世法也箋易傳湯孫為大甲正義從王肅述毛以經三湯孫皆謂湯為人子孫以為終篇述湯生存之事與序祀成湯義有乖且烈祖殷武之湯孫又作何解乎傳必有所本而云然不得執一端以該全經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書局印

庸鼓有數庸靈臺作鑄此傳云大鐘曰庸靈臺傳云鑄大鐘也庸古文假借字鑄本字儀禮周禮及春秋內外傳皆謂之鑄或作鑄儀禮大射禮阼階東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西階西東面其南頌鐘其南鑄鄭注曰鑄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鑄為節周禮鑄師注亦曰鑄如鐘而大周語細鈞有鐘無鑄大鈞有鑄無鐘是鑄為大鐘明矣韋昭晉語注以鑄為小鐘誤說文鑄大鐘澆于之屬所以應鐘磬也增以二金樂則鼓鑄應之从金薄聲鑄大鐘謂之鑄从金庸聲與案許以鑄鑄連象合詩禮為一物大鐘以應編鐘編磬增以二者所謂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也金當作奏奏樂擊大鐘以應編鐘編磬與鄭注大射說正同也鐘磬編縣鑄特縣張衡西京賦云洪鐘萬鈞猛虓越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

而騰驤此謂鑄虞也凡樂縣大夫判縣聲樂不備無鑄無特磬故晉悼公以鄭賂鑄磬賜魏絳始有金石之樂金卽鑄也夫射陳設諸侯軒縣東西有鑄北無鑄疑天子宮縣鑄亦東西有之南北則否周禮序官磬師中士四人鐘師中士四人此編縣設四面故四人也鑄師中士止一人或卽東西二鑄之謂與鼓卽靈臺之賁有磬之田也靈臺傳曰賁大鼓也有磬傳曰田大鼓也上文云奏鼓簡簡傳云簡簡大也謂四面建鼓間作其聲大則鼓亦大鼓也與案此鼓雖周人亦不縣與殷人同制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建鼓在阼階西南鼓一建鼓在其南東鼓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案諸侯二面縣三面皆一建鼓天子四面縣則四面皆一建鼓賈疏云今之建鼓則殷法是矣地官鼓人掌教六鼓雷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神鼗鼓鼓軍事鼗鼓鼓役事晉鼓鼓金奏鄭注曰雷鼓八面鼓神祀祀天神靈鼓六面鼓社祭地祇路鼓四面鼓鬼神享宗廟大司樂圉丘雷鼓方丘靈鼓宗廟路鼓此天子四面縣皆有建鼓也鄭注鼓人亦本三大祭而釋之矣路鼓施於路寢明堂又日建於路寢門外大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注曰大寢路寢也淮南兵略訓云建鼓不出庫卽謂路鼓矣此路鼓爲建鼓而雷靈二鼓皆爲建鼓其八面六面四面皆可擊也此語載常建鼓章注曰鼓晉鼓也周禮將軍執晉鼓晉鼓建謂一楹而樹之此晉鼓爲建鼓而鼗磬一鼓禮無明文然鼗鼓一絲篇其建而非縣可知貴鼓見於靈臺文王時尙無縣鼓之說

毛詩後箋卷三十

廣雅書局

則賁鼓亦建而非縣可知說文豈陳樂立而上見也从中豆凡豈之屬皆從豈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从豈支象其手擊之也周禮六鼓靈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鼗鼓皋鼓晉鼓皆兩面案豈字从中豆豆古假字也許云立而上見正狀其建之形鼓與豈同意鼓下引周禮六鼓則六鼓皆立而上見之鼓許亦以六鼓爲建鼓可知周人縣鼓謂鞀鼓也非此六鼓也後儒不明縣鼓卽鞀鼓遂以此六鼓皆爲縣鼓直謂殷人之鼓皆置而周人之鼓皆縣俱失之傳數敦然盛也廣雅曰驛驛盛也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章句釋驛盛貌敦驛釋義竝同此傳云盛者謂聲樂盛也賁之初建鼗舞笙鼓傳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此曰庸鼓有數萬舞有奕則萬舞與庸鼓相應矣故特盛之也萬舞有奕萬舞以干羽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何注曰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制也與案六舞唯大武大濩爲武舞餘先王樂爲文舞周舞以大武爲己樂以大濩爲先王樂商以大濩爲己樂其用先工樂或亦用大夏經無明文可證也大濩武舞用干先王樂文舞用羽此詩言萬舞之義也傳奕奕然閑也墨子非樂篇萬舞翼翼章聞于大案翼翼與奕奕同此傳云奕奕閑采薇傳又云翼翼閑奕翼一聲之轉故竝

毛詩後箋卷三十

廣雅書局

有開言者謂舞容也傳於十畝之閒開闢為往來皇矣開闢為動搖並與聲容義同

烈祖

序云烈祖祀中宗也箋云中宗殷王大戊湯之元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正義云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設禮稽命徵殷五廟至於子孫六注云契為始祖湯為受命王各立其廟與廟四故六奠案匡衡學齊詩則齊魯說同王制鄭注曰殷則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疏引孝經緯鉤命洪與稽命徵同蓋二昭二穆四親廟與契大祖廟為五廟湯受命王其廟應毀不毀遷其主於路寢大室因以路寢大室為湯廟故殷人六廟然則

毛詩後箋卷二十

七 廣雅書局

中宗應毀矣詩言祀中宗篇末言願予烝嘗湯孫之將烝嘗時祭之名時祭及四親廟此為祀中宗親廟之樂歌與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禮假無言時靡有爭奠案亦有與上既戒對文言既載清酌亦有和羹也和羹指祭祀而言不為取論而設昭二十年左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禮假無言時靡有爭案晏子借和羹之和以喻君臣之和而詩意本無關設論也政亦無爭自釋詩無言無爭之義而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句是解和羹

并不釋詩既戒既平也箋云和者五味謂腥熟得節食之於人性安和喻諸侯有和順之德正義亦云以和羹為喻非實羹也鄭孔皆以和羹設論恐非詩情而杜預左傳注更云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更以晏子設論之意以入詩辭尤為拘泥

傳訓戒為至者自當言神靈之來至和平也既戒既平猶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也箋訓戒為敬戒平為平列又禮假為總升並與毛義異禮記中庸篇引詩作奏禮奏雙聲鄭注云奏假為奏大樂或本三家詩

毛詩後箋卷二十

八 廣雅書局

來假來饗宋本從唐石經作饗各本皆作享詩小學曰石經誤也經例獻曰享受其獻曰饗如楚茨我將闕宮諸篇皆同此篇以假以享來假來享是皆下獻上之辭下文降福無疆箋云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乃自神靈言作享為是奠案來假來享猶上文云以假以享也與他篇上言享下言饗者不同段說

是也 湯孫之將箋云此祭中宗諸侯來助之所言湯孫之將者中宗之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正義云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雖中宗子孫亦是湯遠孫故亦言湯孫此孔申箋說是也其申傳說即本那篇以湯孫謂湯為人子孫此祭中宗而歸功於湯故亦得稱湯孫不知那傳云湯為人子孫但解於赫湯孫句那篇上下文皆有湯孫猶云孝孫爾傳義不一概作此解奠案此篇湯孫自當指祀中宗者說中宗為湯之元孫則祀中宗湯

猶在親廟之列烝嘗及親廟且湯爲有功烈之祖故本詩湯爲章首稱嗟嗟烈祖之意云

元鳥

序云元鳥祀高宗也箋云祀當爲禘禘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元孫之孫也有雉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云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春秋謂之大事汪氏異義云釋文謂此是後本疏以爲文誤據王制疏則非誤彼疏謂鄭將練禘總就喪畢禘於大祖言之又引熊氏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於廟而云未知然否按熊氏之言是也閔公不行三年之喪故

毛詩後箋卷三十

九 廣雅書局

二年經書吉禘于莊公示議也襄十六年左傳晉人曰寡君之末禘祀是除喪禘祭之明證孔氏合練禘於禘言之之說蓋求合於鄭君禘禘志耳然此注於後本特改其文知不以志爲定論矣奩案汪說是也周禮粵人疏亦以練後遷廟而祭新主解始禘引穀梁傳於練焉壞廟爲證又公羊閔二年傳何注禘之于新宮鄭益自用其師說耳士虞記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且而耐則薦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隄耐爾于爾皇祖某甫尙饗明日以其班耐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隄耐爾孫某甫尙饗士於未耐設祭禮亦然也此箋本諸侯禘禘以爲言也諸侯二年喪畢特祀新主春秋借稱之爲禘禘而後禘於大祖入親廟而行時禘時禘與五廟同天子三年喪畢大禘於路寢明

堂爲最大重典禘畢而禘與諸侯同鄭意殷武祀高宗爲專祀親廟之詩元鳥祀高宗爲禘祭大祖廟之詩故遂改序祀字當爲禘字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奩案正義引王肅述毛謂先后爲成湯是也鄭讀殆爲懈怠王訓殆殆則非也序就廟號稱高宗詩人禘祀作歌稱武丁殷尙質或以名也此已下皆歌高宗之德在武丁孫子猶云在孫子武丁倒句之以就韻耳王肅用那傳釋湯孫善爲人子孫以釋此經謂美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子孫其述毛近是而箋則以爲武丁之子孫恐非傳義傳訓勝爲任爾雅曰勝克也克與任義相近說文曰任保也案篇中曰武湯曰后曰先后曰武王皆謂湯也

毛詩後箋卷三十

十 廣雅書局

長發傳武王湯也毛於此篇武王不傳者以上言武湯則此武王爲湯易明矣經云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言商湯受天命無有懈怠以傳至武丁孫子也云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言武丁爲湯之孫子於武湯王天下之業亦無不保任之上三句從湯下及高宗下二句又從高宗上及湯皆所以頌高宗之能繼湯而受命也靡不勝與不殆同義箋以勝爲勝伐面以武王爲高宗之子孫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考但詩頌高宗不應專美其子孫箋非傳義正義曰此武丁爲人之子孫能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之孔亦當用王肅說王以武王指湯是也

大禘是承說文禘或作禘特牲饋食禮注古文禘作禘大保洞

附傳皆曰饔酒食也釋文引韓詩曰大禘大祭也然則鄭君改序文祀為禘其本韓詩與

景員維河傳景大員均與案景與京通京為大故景亦為大員讀為圓說文圓圍全也讀若員管子有地員篇地員即土均夏官度人正校人員選員選即均齊是員為均也此傳釋景員為大均與長發幅隕為廣均訓雖同而意實異長發廣均承上文禹敷下土方而言此大均承上文四海來假來假而而言蓋高宗都景亳在冀州域內三面距河故詩人言四海之來朝貢至于河者乃大均也禹貢揚州錫貢沿于江海夏本紀地理志皆云錫貢均江海馬融本作均云均平也馬治古文尙書則今古文皆作均矣書詩義同箋易傳員為云易河為何與傳不合

毛詩後箋卷三十

廣雅書局

正義謂敎令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霑潤無所不及也孔以河能潤物為喻亦不得其經解

長發

序云長發大禘也此大禘謂吉禘也殷人無二禘其時禘在大祖廟而又居四時時享之一於其禘也不謂之大天子諸侯崩薨皆在路寢其粟主亦在路寢三年喪終之祭諸侯謂之特祀天子謂之大禘禘畢而禘於太祖廟天子諸侯皆謂之大禘殷人以契為太祖未於太祖廟行大禘禮先特祀新主於路寢大廟此即終王之吉禘也於其禘也較時禘為大序云大禘則非時禘明矣周語終王韋昭注曰終謂終世也漢書韋元成傳劉歆議曰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

重矣太平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及郊宗石室通典禮九禘禘上晉博士徐禪引許慎舊說曰祭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于大廟以致新死者也說文曰禘而祭也周禮曰五歲一禘又曰祫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奠案五歲一禘為時禘三歲一禘為終喪之禘

說詳宗廟主藏於大廟之室禘郊祖宗四者皆配天大祭則迎其主設奠於園丘南郊明堂若喪終之禘即於大廟出而陳之合食其主於路寢大廟時禘止及毀廟大禘則及禘郊祖宗晉襄樞云是為郊宗之上復有石室之祖虞夏殷周皆如是也曾子問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祫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此即王制所謂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縉而行之謂也天子諸侯崩薨親廟之主亦皆藏諸祖廟天子七月而葬九月卒哭三年喪畢乃出陳之天子祖廟即大廟也是親廟禘禘於大廟矣通典引逸禮曰禘于大廟毀廟之主升合食是毀廟亦行禘於大廟矣春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魯行大禘不於太祖廟而於大廟是僖天子路寢明堂大禘之禮然亦可見天子大禘自在路寢明堂也汲郡紀年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此謂成王三年喪終吉禘成王崩喪皆行於路寢書顧命篇有明文可證喪畢之禘當亦在路寢后稷文武之主毀廟未毀廟皆於路寢合食故統言之曰先王又春秋傳僖七年冬閏月惠王崩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此謂惠王三年喪終之吉禘周

毛詩後箋卷三十

廣雅書局

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此謂惠王三年喪終之吉禘周

人大禘禘文武明堂者大廟之前堂也大室者大廟之中央室也文武之粟主在焉故曰有事於文武也知周即知殷矣釋文引王肅曰殷祭也殷祭時禘不得稱大禘王說非是箋曰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鄭意以周況殷契為殷之太祖南郊以契配天猶穆為周之太祖南郊以稷配天同故遂以此大禘為南郊祀契之詩但周禮內司服賈疏引白虎通義周官祭天后夫人不與而詩首章先言有城盤庚言大享功臣從祀鄭注大享謂烝嘗而郊天無功臣從享之文乃詩末章并及伊尹似皆不合惠氏棟禘說定為吉禘成湯之詩與編謂殷人以成湯為受命之王五世當遷其主納於路寢大廟而即以爲成湯之專廟故後王新主行大禘禮必以成湯爲禘主猶之周人後王新主亦以文武爲禘主周固因於殷也故篇中述湯受命功德綦詳或亦祀高宗之詩上篇爲大禘而此篇爲大禘與而詩何又不一及高宗也禮無明文空從蓋闕之例

毛詩後箋卷三十

三 廣雅書局

凡禘有三禘天於圓丘也禘地於方丘也禘人鬼於宗廟也宗廟之禘有二吉禘與時禘也吉禘者終王大禘也時禘者四時大禘也吉禘爲三年喪畢之祭時禘則爲四時宗廟之祭吉禘有新主時禘則主太祖吉禘在路寢大廟時禘則於太祖廟吉禘及郊宗石室時禘則止毀廟未毀廟吉禘爲百王通義時禘則夏殷爲夏禘居四時祭之一周乃改夏禘爲夏禘又於四時時享之外行三年禘而五年禘閔宮傳曰夏禘則不禘秋禘則

不嘗唯天子兼之此即時享外有禘又有禘之義也詩言禘有二長發大禘也吉禘也雖禘太祖也時禘也昊天有成命郊禘天地也此雖曰郊實亦是禘郊祀天地禘祀天地也說詳周禮者或以禘爲宗廟之禘而不知有天地之禘則祭法國語禘郊祖宗之禮廢矣或以禘但爲喪畢之禘而不知有四時之禘則大宗伯大司樂六享六樂之禮亡矣讀經者應隨文別觀不可舉一端以爲說

三 詩後箋卷三十

三 廣雅書局

也殷人禘嘗大禘禘主皆合食祭天后夫人不與大禘女主皆配禘則先妣有城當亦合食故詩人溯商之始而首及之史記殷本紀桀敗於有城之虛蓋桀都河南有城與桀都相去當不甚遠淮南墜形訓有城在不周之北高誘注曰城讀如嵩高之嵩案嵩高山在河南於聲求義高說自得諸師讀張守節謂有城當在蒲州北此由桀都安邑之說而誤尙書堯典鄭注商國在大華之陽括地志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契所封也司馬貞以爲商即相土所居商邱亦誤元王桓撥傳元王契也國語周語元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魯語自元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荀子成相篇契元王生昭明居于

砥后選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唯漢書禮樂志以契元王爲二人非也漢家殷人郊契大禘郊主亦合食

相土烈烈傳相土契孫也殷本紀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士立襄九年左傳陶唐氏火正閼伯居商邱相土固之杜注云相土契孫商之祖唯漢書五行志相土商祖契之曾孫非也漢案相土殷之禘祖也大禘禘祖皆合食

受小球大球傳球玉經義述聞曰球共皆法也球讀爲抹共讀爲拱廣雅曰拱球法也拱球二字皆從手而訓亦同其從玉作球假借字此承上文帝命式于九圍言之言受小事之法大事之法於上帝故能爲下國綴旒爲下國駿麗所謂式于九圍也荀子引詩小球大球小共大共謂所受法制有大小之差耳傳

毛詩後箋卷三十

廣雅書局印

解球爲玉已與其字殊義箋復謂共爲執玉迂迴而難通矣廣雅拱球並訓爲法殆本於三家與奠案王說是也但傳解球爲玉疑後人改竄耳球玉也釋文作球美玉也鄭書禹貢注及禮記玉藻注皆云球美玉也美玉謂之球故小球大球爲小玉大玉小共大共爲所執指小球大球此鄭義非毛義也毛傳多同荀義二章云元王契也六章云虔固也曷害也皆依荀作訓且下章共訓爲法既與荀義合則此球訓必不與荀義殊楊倞注於榮辱篇云共執也言湯執小玉大玉用鄭義而於臣道篇云球玉也不言毛義楊倞注詩必明言毛鄭又戴侗六書故球下引箋而不引毛傳則唐本有無球玉之文爲較勝於正義本矣古字當作末或作球猶作共或作拱其義皆訓爲法傳義見於下章則上

章同義不傳此其例也至後人依鄭改球爲球與今本淮南注改拱作琪其誤亦正同

爲下國綴旒傳綴表也正義云綴之爲表其訓未聞奠案禮記樂記篇行其綴兆鄭注云綴表也蓋綴之爲言箸也綴與表同義故古書中往往二字連文大戴記曾子制言中篇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晏子外篇行表綴之數又呂覽不屈篇或操表綴以善喻望若施者其操表綴者也高誘注云表綴儀度也禮記郊特牲篇饗農及郵表綴說文綴兩百間也百百夫也兩百夫之間是謂之綴綴所以表百間縱橫之道則謂之表綴綴綴綴三字同玉篇田部引詩作綴云綴表也本亦作綴旒玉篇引作流蓋冕旒旒旒古字多作流也旒旒所以章物故引申之卽有章明

毛詩後箋卷三十

廣雅書局印

之義毛傳曰旒章也章亦表也抑維民之章傳曰章表也箋云章又章法度也此章綴旒訓表章與下章傳駿麗訓大厚皆一字平列同義表章者言法度章明大厚者言章明之法度又能篤厚而行之也荀子臣道篇曰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此之謂也又榮辱篇曰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懸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楊倞注蒙讀爲厚也此之謂也荀謂斬焉枉焉不同焉者而齊之而順之而壹之此卽章明法度而又能篤厚行之之謂也毛爲荷之弟子故傳義多依師說鄭氏郊特牲注曰

漢書田賜所以者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詩云爲千國紉
爲日緝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以其諸侯會同結定其心
如旌旗之旒終者焉鄭注禮引詩郵爲督約取涂道爲義正
謂郡民之郵以喻諸侯朝宗而督約之使不離故箋詩緝爲交
合非鄭信結旒取旌旗爲義以喻諸侯會同而交結之使有紫屬雖各依
經字以立訓而義要本於三家詩

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蹙不隳百祿是總吳江潘受
生云不震不動不蹙不隳二句當在敷奏其勇之上與上章一
律與案家語弟子行篇引詩不蹙不隳敷奏其勇是王肅本不
誤此亦一證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引同今本而龍作龍疑出
後人改之也

三詩後箋卷三十一

廣雅釋詁

武王載旒傳旒旗也與案此經傳疑皆誤旒當作伐如詩六月
帛旒左傳精旒爾雅繼旒曰旒今字皆改作旒則此詩旒字本
作伐伐誤爲旒又改爲旒耳箋云於是有武功有王德及興師
出伐是鄭所據詩作伐今本鄭箋與師出伐上亦誤衍建旒二
字建旒卽興師之因又於毛傳中增旒旒也三字不知繼旒曰
旒傳義見於六月旗爲九旗之統稱不得以繼旒之旒獨擅旒
名明矣釋文於旒下不云旗也或唐初毛傳尙不誤又案說文
玉篇引詩作武王載坡考工記鄭注云賦土曰伐說文玉土謂
之坡是坡伐同也荀子議兵篇及韓詩外傳三引詩作武王載
發影元鈔本韓詩外傳作發今刻本作旒漢書刑法志噫噫發
新序禮事二亦作旒皆後人依誤本毛詩改之也
云發伐也是發伐同也伐拔發其用字不同而不爲旒旗之名

則皆同此可以訂今本經傳之誤發行也以言出師也

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傳虔同也曷害也與案荀子
議兵篇曰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新序則莫邪之長
刃嬰之者斷兇外傳新序作銳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圍居而方
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垂隴種東龍而退耳下角
衍鹿垂隴種東龍皆通觀也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
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
上則若灼黥若仇讐人之情雖桀跖豈又旨爲其所惡賊其所
好者或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
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
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

毛詩後箋卷二十

廣雅釋詁

過此之謂也傳云固荀所謂若盤石然也傳云害苟所謂自賊
其父母也毛公作訓正用師說遇與曷同漢書刑法志亦引此
詩而釋之曰言以仁義殺民者無敵於天下也
苞有三葉傳苞本葉餘也與案本指夏桀餘讀爲杞夏餘之餘
三葉指韋顧昆吾三國釋文引韓詩云葉絕也傳毛訓異而意
同漢書敘傳下三桀之起本根既朽劉德注曰詩云苞有三桀
爾雅桀餘也謂木所斲而復植生也喻魏齊韓皆滅而後起若
髮木更生也然則劉以三桀喻魏齊韓三國正與詩義同葉桀
一字也箋曰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或亦本三家說正義
本鄭爲說恐非毛詩義也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傳有韋國者案韋國名春秋內外傳皆曰

家章一為劉累國一為彭姓國襄二十四年左傳范宣子曰昔
句之祖在商為豕韋氏昭二十九年傳晉欒墨曰陶唐氏後有
劉累事夏孔甲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豕韋之後遷于魯
縣范氏其後也此豕韋為劉累也鄭語史伯曰祝融後八姓豕
韋為商伯矣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此豕韋為彭姓也夏初豕
韋為彭姓湯伐之而繼興故彭姓之後為商伯尋為商滅乃封
劉累之子孫自夏世累遷魯縣之後范句之祖在商為豕韋氏
之先其間豕韋皆彭姓為君箋曰豕韋彭姓是也郡國志東
郡白馬有韋鄉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東南五十里有廢韋城
傳有顧國者案鄭語祝融後八世已姓顧箋曰顧已姓也哀二
十一年左傳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即此地今山東曹州府范
縣東南有顧城漢書古今人表作鼓

毛詩後箋卷三十

九

廣雅書局采

傳有昆吾國者鄭語昆吾為夏伯已姓昆吾是顧昆吾同姓也
昆吾國即衛帝邱帝顓頊之虛也夏后相亦居茲乎在相為寒
泥子澆所滅而少康邑諸綸是衛本相都夏道既衰昆吾作伯
當在相滅之後昆吾居衛亦必當在相滅之後則昆吾居衛在
後而居許乃在先也昭十二年左傳曰楚之皇祖伯父昆吾舊
許是宅服虔注云服注見史記昆吾曾居於許是也韋昭注外
傳以舊許連讀遂謂昆吾遷許在封衛後至湯伐時昆吾在許
誤也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州治是其地

夏桀書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湯
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腹俘厥寶

在湯既自夏至于大甲孔傳以為桀都安邑後儒皆依孔說漢
地理志臣瓚注曰汲郡古文云大康居耳尋亦居之吳起
對魏武侯曰昔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大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
其北河南城為之之又周書度邑篇曰武王問大公曰吾將因
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北瞻望于有河有夏之居即河南是
也近儒金氏鸞又據國語伊洛竭而夏亡攷水經伊水過伊闕
中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洛水東過洛陽縣南又東北過鞏縣
東又北入于河伊洛竭而夏亡則桀時事也以爲桀都在今河
南洛陽縣之一證與案夏桀之際昆吾最彊盛顧在其東豕韋
在其西俱在漢東郡界內連屬密邇湯伐韋顧鋤其與黨而昆
吾已成孤國之形斷非望西南而征許州也湯為諸侯時居南

毛詩後箋卷三十

三

廣雅書局采

毫即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地書疏載或說陳留平邱縣有鳴
條亭即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地洛陽在商邱之西北必徑陳
留陳留當即古桀都西郊也湯自商邱舉師桀必自洛陽出兵
相迎故於陳留交戰書序云戰于鳴條之野猶武王與紂戰于
姆之野耳夏本紀以為桀走鳴條非實錄也湯雖戰勝桀國未
亡故序云遷社不可也桀因敗績西走定陶定陶故三腹國故
序云湯從之伐三腹也開州在定陶北擊柝相聞昆吾與桀同
日滅也于是夏桀已亡湯歸商邱即天子位故序云湯歸自夏
也尚書大傳所謂湯放桀而歸于毫也此因桀都洛陽之說想
當日湯伐情形可考之如此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傳葉世也業危也與案中世湯之前世也

殷武正義云中條契據曰若稽古王陽即受命興猶七十里也
孟子云湯以七十里按契爲上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以土地
則當爲大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七十里蓋湯之前世
有君衰弱土地滅削故至於湯止有七十里耳案此卽中世震
危之義也箋異義

實唯阿衡貫左右商王傳阿衡伊尹也與案阿與伊衡與尹皆
一語之轉禮記緇衣篇引古文尙書而稱尹躬尙書君奭篇稱
保衡猶稱保奭又班固典引稱皋夔衡曰則尹與衡皆謂名矣
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而漢書王莽傳及鄭箋皆謂阿衡
爲官名墨子楚辭及孫子兵書並云伊尹名摯皆傳聞之異者
也

殷武

毛詩後箋卷三十

三

廣雅書局

序云殷武祀高宗也與案詩中始終敘高宗法成湯之業亦祀
高宗之樂歌也首章頌伐功威武末章頌徙都作廟其中間四
章皆追敘成湯之業卽所以頌高宗之能繼湯而王也高宗伐
荆楚見於詩而未嘗不伐氏羌漢書五行志武丁外伐鬼方
以安諸夏後漢書西羌傳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
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范謂易既濟高宗所伐鬼方卽詩之
氏羌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先零亦爲西零漢臨羌西
北塞外有僊海鹽池莽曰鹽羌卽今甘肅青海地此鬼方爲西
戎之證賈捐之傳亦云武丁地南不過荆楚西不過氏羌此就
三家詩說高宗亦有事於氏羌也成湯服氏羌見於詩而未

嘗不服荆楚呂覽異用等湯見祝網者置四面收其三面置其

一面漢南之國問之曰曰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是漢南

之國卽荆楚也二章曰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

羌上言荆楚下言氏羌之辭皆謂成湯時也三章卽承曰商是

常之意而申言之商者均有天下之號故篇中言曰商是常商

邑翼翼元鳥言降而生商商之先后長發言濬皆維商帝立千

六年左傳引商頌曰不借不濫不敢忘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此湯所以獲天命也後漢書黃帝傳亦云詩詠成湯之不忘皇

是也五章言成湯都亳宅四方之中以著聲靈之盛子孫之安

寧卽以起末章之意漢書匡衡傳引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壽考且靈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于孫化異俗而

懷鬼方鬼方卽指氏羌是也然則中國四章皆就成湯而言顯有明證

矣鄭以中間四章皆責楚曉楚之辭據此則篇中氏羌幾爲虛

設弟三章云以歲時來朝觀於我殷王弟五章云王乃壽考且

安以此全守我子孫意皆就高宗說與古解詩不合正義乃依

箋分章亦不得其解

采入其阻傳采深案深即突溪之隸變說文穴部曰突深也

本毛詩又网部果下引詩果入其阻本三家說文引漢廣作示

又作網擊鼓作鐘又作擊君子借老作德又作德頌人作擊

四作維子矜作挑又作挑人作替又作替人作替又作替

三家此箋云采膏也言與深義相通故鄭於字用毛而於義用

三家也宋式針反釋又云而規反則誤也今本字多謂誤而解者亦膠葛不清

湯孫之緒與案湯孫謂高宗也首章言武丁伐業本其意於烈祖成湯也元鳥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即此云湯孫之緒也箋以此湯孫為大甲與中箋同但詩頌高宗上法成湯不應涉及大甲王肅又用那傳於赫湯孫湯為人子孫一語以釋此湯孫不知那篇為祀湯之詩詩人美湯作大濩之樂以享其先人後之祀湯者即以此贊美成湯耳此傳義祇解於赫湯孫句那篇中三言湯孫已不同義豈烈祖殷武之湯孫俱就湯為人子孫言之邪恐不然矣

毛詩後箋卷三十

廣雅釋詁

逸周書王會解孔注竝謂氏羌為一種唯呂覽義賞篇氏羌之民其虜也高誘注曰氏與羌二種夷民與案高說是也考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有臨羌破羌隴西有羌道有氏道廣漢郡有甸氏道剛氏道蜀郡有渝氏道又漢書西南夷傳夜郎在都冉駹白馬皆氏類也蓋自秦隴之西北北連匈奴若今鞏昌蘭州臨洮河州岷州皆古西羌所居青海之羌其一也而秦隴之西南南近巴蜀若今階州以西至松潘廳古西氏所居羌在古雍州西北氏在雍州西南漢時去古未遠其分郡縣畫然而不亂氏種實近禹貢梁州之域殷之九州并梁於雍故詩以氏羌並言之

陟彼景山與案文選洛神賦陵景山李注稱河南郡圖曰景山

有穠氏縣南七里考今河南偃師縣有穠氏城縣南二十里有景山即此詩之景山也昭四年左傳曰商湯有景亳之命蓋亳湯都名西亳有景山亦稱景亳楚語曰昔殷武丁能聳其聽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然則湯武丁同都河南詩詠陟彼景山此即白河而徂亳也陟升也

松柏九九是斷是遷徒九九易直也遷徒也說文曰九圓也易直者圓之意也遷徙眠傳同是斷是遷言斷景山松柏遷徙之以供材用猶公劉徙豳涉渭而取厲斲也文選長笛賦李注云韓詩曰松柏九九辭君曰取松與柏然則九九取也與案章句取字即下文斷遷之義箋云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柏易直者斷而遷之箋中取字即本韓詩而李善注遂以取為九訓集韓詩者又謂九九取也為韓詩義皆非

毛詩後箋卷三十

廣雅釋詁

方斲是虔傳虔敬也案虔與劫聲義相近傳云敬者探下文作瘖立訓絲作廟翼翼虔為敬猶翼翼為敬也方斲是虔者言或斷為柄或斷為楹皆持事能敬也箋云楹謂之虔謂正斲於楹上則字當作楹本二家詩

松栢有挺傳挺長兒說文木部注曰釋文挺丑連反長兒柔挺物同俗作挺又道德經釋文挺丑連反一曰柔挺是陸本從手作挺今詩音義作木旁延非也白六帖於松柏類引詩作挺正作挺之俗字說文引詩作挺淺人孱入者也手部挺長也正用商頌傳與案釋詁延長也挺從延聲形聲兼會意闕宮傳曰栢槩也松栢木為槩也堂高數仞則槩題數尺故為長兒也

旅楹有閣傳旅陳也奠案旅讀爲 奠賓之初筵傳亦曰旅陳也
逸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宮咸有旅 孔晁注曰旅列也箋以旅
楹爲眾楹列眾並與陳同義明堂在 剗楹注曰剗剗摩也案剗
摩猶磨密剗楹旅楹皆明堂之制文選魏都賦旅楹間列李注
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闢大也

寢成孔安奐案此傳釋寢爲路寢闕宮傳曰路寢正寢也桓譚
新論曰商人謂路寢爲重屋漢書五行志曰前堂曰大廟中央
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周人明堂
然則重屋明堂大廟大室路寢正寢皆異名而同實者也殷路
寢大廟爲成湯大廟其南堂爲明堂魯路寢大廟爲周公大廟
其南堂亦如天子明堂故魯頌頌信公營宮室必言修治路寢
之事兩詩之義同大祭大饗于此告朔行政亦于此蔡邕明堂
月令論謂此爲大教之宮矣孔子三朝記少閒篇曰成湯受天
命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修舜緒爲副于天粒
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
羌來服成湯既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卽位開先
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服近者說遠者
來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惠氏棟明堂大道錄謂祖府卽明堂天
府是也大戴禮言武丁開祖府詩言宗築路寢正是一事而
於此篇詩義亦正脗合也孔甚也路寢既成而後以安也近說
遠至所謂甚安也

毛詩後箋卷三十終

毛詩後箋卷三十

廣雅書局

毛詩後箋卷三十終

毛詩後箋卷三十

三

廣雅書局

北平劉長年初校

武進 屠進覆校

毛鄭詩攷正五卷



毛鄭詩考正卷首

鄭氏詩譜鄭氏譜亡歐陽永叔得其殘本于絳州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之今其譜又復訛闕
聊加訂正以存梗槩戴震議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子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

毛鄭詩考正卷首

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邨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為勤

民惟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

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

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大史年

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

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

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

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

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周南召南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

毛鄭詩考正卷首

漢志美陽岐山在西北今為岐山縣屬鳳翔府山在縣東北十里地形險阻而原田肥

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幽始遷焉而修德建

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

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

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

奭之采地漢右扶風雍縣南有召亭括地志召亭在岐山縣西南十里施先公之教

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

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

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

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
 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為風之正經初古公置父聿來胥
 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妣嗣徽音歷世有
 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
 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與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
 於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
 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
 妃夫人待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
 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豳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為節
 三

毛鄭詩考正 卷首

今無豳首周衰諸侯竝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為
 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死諡
 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諡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
 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問者曰周南召
 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
 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
 省方設教為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
 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
 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
 於此

文王 武王

周南關雎 召南鵲巢 何彼穠矣

葛覃 采芣 采芣 何彼穠矣

卷耳 草蟲 行露

蟋蟀 羔羊 標有梅

桃夭 股其肅

兔置 小星 江有汜

采芣 漢廣 汝墳

麟趾 騶虞 野有死麕

邶鄘衛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
 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
 以其京師對紂子武庚為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
 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
 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

城在今衛輝府東北古鄘城在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
 衛始居河淇間故殷墟今淇縣東北有朝歌故城又公
 遷于楚丘今滑縣東六十里故衛南縣是也成公又武
 遷于帝丘故頓項之墟今大名府開州有頓項城 武
 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
 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獲
 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
 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
 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後世子

毛鄭詩考正 卷首

四

右一君時詩

碩鼠
右一君時詩魏無世次其詩在平桓之間

唐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

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

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

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

居曲沃近平陽焉

南及昭侯封桓叔于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翼代爲晉

侯而都曲沃今聞喜縣也子獻公城絳居之今太平縣

南二十五里土人呼故晉城者是而謂曲沃爲下國至

景公遷于新田命之爲絳在今曲沃縣土人呼王官城

毛鄭詩考正 卷首 九

于是謂故都之絳爲絳絳相去五十里此晉四都之可

考者也然史記漢志詩諸水經注諸書已焚然消亂矣

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

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會

孫僖侯甚晉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

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共和宣王幽王平王桓王莊王釐王惠王

靖侯 廢侯 昭侯 穆侯 懿侯 夷侯 齊侯 鄭侯 魏侯 晉侯 趙侯 魯侯 齊侯 鄭侯 魏侯 晉侯 趙侯 魯侯

右釐侯 右穆侯 右昭侯 右懿侯 右夷侯 右齊侯 右鄭侯 右魏侯 右晉侯 右趙侯 右魯侯

右昭侯 右懿侯 右夷侯 右齊侯 右鄭侯 右魏侯 右晉侯 右趙侯 右魯侯

右昭侯 右懿侯 右夷侯 右齊侯 右鄭侯 右魏侯 右晉侯 右趙侯 右魯侯

右昭侯 右懿侯 右夷侯 右齊侯 右鄭侯 右魏侯 右晉侯 右趙侯 右魯侯

右昭侯 右懿侯 右夷侯 右齊侯 右鄭侯 右魏侯 右晉侯 右趙侯 右魯侯

右昭侯 右懿侯 右夷侯 右齊侯 右鄭侯 右魏侯 右晉侯 右趙侯 右魯侯

秦

秦者隴西谷各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

堯時有伯翳者實臯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

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

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

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邑

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

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

毛鄭詩考正 卷首 十

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

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

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池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

鳳翔府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宣王幽王平王桓王莊王釐王惠王襄王

秦仲 莊公 襄公 文公 武公 德公 宣公 康公 穆公 襄公 秦仲 莊公 襄公 文公 武公 德公 宣公 康公 穆公 襄公

右秦仲 右莊公 右襄公 右文公 右武公 右德公 右宣公 右康公 右穆公 右襄公

右秦仲 右莊公 右襄公 右文公 右武公 右德公 右宣公 右康公 右穆公 右襄公

右秦仲 右莊公 右襄公 右文公 右武公 右德公 右宣公 右康公 右穆公 右襄公

右秦仲 右莊公 右襄公 右文公 右武公 右德公 右宣公 右康公 右穆公 右襄公

右秦仲 右莊公 右襄公 右文公 右武公 右德公 右宣公 右康公 右穆公 右襄公

右秦仲 右莊公 右襄公 右文公 右武公 右德公 右宣公 右康公 右穆公 右襄公

右秦仲 右莊公 右襄公 右文公 右武公 右德公 右宣公 右康公 右穆公 右襄公

右秦仲 右莊公 右襄公 右文公 右武公 右德公 右宣公 右康公 右穆公 右襄公

右秦仲 右莊公 右襄公 右文公 右武公 右德公 右宣公 右康公 右穆公 右襄公

右秦仲 右莊公 右襄公 右文公 右武公 右德公 右宣公 右康公 右穆公 右襄公

陳

陳者太皞處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闕父者為周武
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媯滿
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漢志陳故國屬淮陽今陳州府淮寧縣是日陳胡公
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
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緒大姬無子
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五世至幽
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
陳之變風作矣

共和宣王幽王平王桓王莊王襄王項王
釐王惠王定王

毛鄭詩考正

卷首

十一

| | | | | | | | | | |
|--------|----|-----|----|-----|-----|-----|-----|-----|-----|
| 幽公 | 釐公 | 武公 | 平公 | 桓公 | 莊公 | 宣公 | 襄公 | 共公 | 靈公 |
| 釐公 | 武公 | 平公 | 桓公 | 莊公 | 宣公 | 襄公 | 共公 | 靈公 | 靈公 |
| 宛丘 | 衛門 | 平公 | 桓公 | 莊公 | 宣公 | 襄公 | 共公 | 靈公 | 靈公 |
| 東門之東門之 | 池 | 右靈公 | 楊 | 右靈公 | 右靈公 | 右靈公 | 右靈公 | 右靈公 | 右靈公 |
| 右靈公 | 楊 | 右靈公 | 楊 | 右靈公 | 右靈公 | 右靈公 | 右靈公 | 右靈公 | 右靈公 |

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
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西北四里有定陶
城其封域在雷夏滄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
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
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

無教乃更驕倭曹之後世雖為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
故得寡於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
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 | | |
|----|----|----|
| 惠王 | 襄王 | 頃王 |
| 共公 | 共公 | 共公 |
| 昭公 | 昭公 | 昭公 |
| 共公 | 共公 | 共公 |
| 昭公 | 昭公 | 昭公 |
| 共公 | 共公 | 共公 |
| 昭公 | 昭公 | 昭公 |
| 共公 | 共公 | 共公 |
| 昭公 | 昭公 | 昭公 |
| 共公 | 共公 | 共公 |

幽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邠而出所徙戎狄之地
名今屬右扶風栒邑今邠州公劉以夏后大康時失其官
毛鄭詩考正 卷首 十一

守窳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
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不啻當
失其官自邠而遠窳邠即今乾州武功縣南八里古釐
城在邠北百餘里不啻所窳又在邠北二百餘里今
慶陽府安化縣有不啻城府東三里有不啻塚公劉蓋
當夏桀時實復有邠故封而邠于幽耳詩言涉滑取厲
取鑽非得邠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
於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太王之入雖其有異由有
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
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王居幽之職憂
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後成王迎而反之攝政
致太平其出人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太王之所為

太師大述其志主意於幽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為幽國變風焉

成王

周公

七月破斧
鳴鴉伐柯
東山九鼓
浪跋

王

王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城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

三鄭詩考正

卷首

三

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漢志河南郡河南縣故鄆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為都是為王城至平王居之今河南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故城西有郊鄆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王城漢為河南縣成周為洛陽縣今洛陽縣西北有河南故城東北二十里有洛陽故城二城相距四十里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平王
黍離
君子于役
揚之水
中谷有蓷
葛藟

桓王
采芣
大車

莊王
丘中有麻

小雅大雅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太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

三鄭詩考正

卷首

古

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

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惡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棣閑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為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亂甚焉既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昭 穆共 懿孝 夷厲 王共和 宣王 幽王
小雅鹿 小雅南 小雅出 小雅十 小雅六 小雅節

| | | | | | |
|------|------|------|-----|-----|-----|
| 四牡 | 百華 | 南有嘉魚 | 雨無正 | 采芣 | 正月 |
| 皇皇者華 | 魚麗 | 南有嘉魚 | 小旻 | 車攻 | 巧言 |
| 采芣 | 南有嘉魚 | 南有嘉魚 | 小宛 | 吉日 | 小弁 |
| 采芣 | 南有嘉魚 | 南有嘉魚 | 大雅下 | 鴻鴈 | 何人 |
| 采芣 | 南有嘉魚 | 南有嘉魚 | 文王有 | 庭燎 | 巷伯 |
| 采芣 | 南有嘉魚 | 南有嘉魚 | 常棣 | 河水 | 谷風 |
| 采芣 | 南有嘉魚 | 南有嘉魚 | 文王有 | 鶴鳴 | 采芣 |
| 采芣 | 南有嘉魚 | 南有嘉魚 | 文王有 | 祈父 | 大東 |
| 采芣 | 南有嘉魚 | 南有嘉魚 | 文王有 | 黃鳥 | 四月 |
| 采芣 | 南有嘉魚 | 南有嘉魚 | 文王有 | 我行其 | 北山 |
| 采芣 | 南有嘉魚 | 南有嘉魚 | 文王有 | 野其 | 車將 |
| 采芣 | 南有嘉魚 | 南有嘉魚 | 文王有 | 斯千 | 小旻 |
| 采芣 | 南有嘉魚 | 南有嘉魚 | 文王有 | 無羊 | 鼓鐘 |
| 采芣 | 南有嘉魚 | 南有嘉魚 | 文王有 | 大雅雲 | 楚茨 |
| 采芣 | 南有嘉魚 | 南有嘉魚 | 文王有 | 漢 | 信南山 |
| 采芣 | 南有嘉魚 | 南有嘉魚 | 文王有 | 崧高 | 甫田 |
| 采芣 | 南有嘉魚 | 南有嘉魚 | 文王有 | 韓奕 | 大田 |
| 采芣 | 南有嘉魚 | 南有嘉魚 | 文王有 | 江漢 | 瞻彼洛 |

| | | | | | | | | | | | | | | | | |
|----|----|----|----|----|----|----|----|----|----|-----|----|----|----|----|----|----|
| 常武 | 桑扈 | 鴛鴦 | 碩弁 | 車章 | 青龜 | 庭燎 | 魚藻 | 采芣 | 角弓 | 都人士 | 采芣 | 黍苗 | 隰桑 | 白華 | 縣蠻 | 歌采 |
|----|----|----|----|----|----|----|----|----|----|-----|----|----|----|----|----|----|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與焉頌聲乃作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敬地降於祖廟之謂仁

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償鬼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禮之藏也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潔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成王

周公

毛鄭詩考上

卷首

十七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巨工

振鷺

豐年

有誓

潛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般

柎

賁

賁

魯頌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今兗州府曲阜縣漢為魯國其外城即古魯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

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福而蕞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以太平制興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周之不陳其詩者為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云覺焉

惠王襄王

莊公 僖公 閔公 宣公

毛鄭詩考上

卷首

十八

商頌

有駉

泂水

閔官

商頌
商者契所封之地今商州有娥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鵠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靜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

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闕伯之墟封紂兄微
 子啟為宋公代武庚為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
 西及豫州盟豬之野漢志云周封微子于宋今之睢陽是也今歸德府治南丘縣即漢雅
 陽故城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
 在縣南
 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
 為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
 列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
 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
 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
 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

毛鄭詩考正 卷首

九

日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 | | | | | | | | | | | | | | | |
|------------------|------------------|------------------|------------------|------------------|-------------------|------------------|------------------|------------------|------------------|------------------|------------------|------------------|-------------------|-------------------|------------------|
| 成湯 | 神太 | 丁庚 | 甲甲 | 已 | 太戊 | 甲 | 乙 | 辛 | 甲 | 丁 | 庚 | 甲 | 庚 | 武丁 | 祖 |
| <small>那</small> | <small>望</small> | <small>甲</small> | <small>丁</small> | <small>庚</small> | <small>甲</small> | <small>乙</small> | <small>辛</small> | <small>甲</small> | <small>丁</small> | <small>庚</small> | <small>甲</small> | <small>庚</small> | <small>武</small> | <small>丁</small> | <small>祖</small> |
| | | | | | <small>列祖</small> | | | | | | | | <small>長武</small> | <small>玄武</small> | |

毛鄭詩考正卷首終

歙縣洪榜校字

用小雅既方既早大雅實方實苞箋云方房也謂乎甲始生而未合時也是方有房義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方與音灼云音房豫是方有房音方之猶居之也羔羊首章傳大夫羔裘以居震按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傳因退食自公為退朝而燕居故云羔裘以居考之詩辭蓋在朝方退自公門出見者賦以美之也

騶虞首章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震按騶虞之為獸名既不見於爾雅說者或以為囿名或以為馬名皆不足據證漢許叔重五經異義載韓魯說云騶虞天子掌鳥獸官於射義所謂樂官備也義似明切蓋騶

毛鄭詩考正

卷一

三

趣馬也虞虞人也月令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皇甫侃云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又有總主之人故為七騶春秋傳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杜注云六騶六閑之騶又豐點為孟氏之御騶孔冲遠云掌馬之官兼掌御事周官山虞澤虞大田獵則萊山田澤野據是言之騶與虞田獵必共有事詩因而兼言兩官耳舉騶虞則騶之知禮虞之供職可知而騶虞已上之官大遠乎騶虞之微者尤可知歎美騶虞意不在騶虞也所以美君也壹發者君也

郝綵衣三章女所治兮震按陸德明釋文女崔云毛如字鄭音汝今考如字是也上以綵喻妾以綵之為衣喻妾上僭此更言綵者方其為綵未為衣也由女工治之以為衣則衣矣其故在所治也喻妾上僭君子嬖之則然耳於妾何責觀異日州吁之事則前兩章憂不徒在已之失位此又能不責家妾而思古人善處之道反已使無過焉所以為賢

日月首章逝不古處震按古處謂凡相處之以禮稽於古而不可易者是也

箋云寧猶曾也震按寧猶豈也篇內四言胡能有定皆

毛鄭詩考正

卷一

四

反覆期望之辭苟能有定則寧終不我念不我吝乎俾也可忘言已往之德音無良者使可忘也報我不述言以恩意酬答不復循其已往之行也前一章以日月之照臨覆冒喻君子之當我願我報後一章以日月之出有常所喻君子之當有常禮待已舊說辭意過於怨與綵衣之言異矣

雄雉四章百爾君子不知德行震按上言展矣君子既婦人謂夫之稱此君子不當如箋說為眾君子蓋百爾君子謂凡所為之在君子者也道遠不來今既不知君子之德行矣然念其平日之不忤不求有素履

可信者如是則亦焉往不善乎又美之而以自慰也
匏有苦葉首章傳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已上也震按
義本爾雅然以是說詩既以衣涉水矣則何不可涉
乎似與詩人託言不度淺深將至於溺不可救之意
未協許叔重說文解字砾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砾
字又作瀦省用厲鄜道元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
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
之名詩之意以淺水可褰衣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
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衛詩淇梁淇厲竝
稱厲固梁之屬也足以證說文之有師承

毛鄭詩考正

卷一

五

二章傳由軛已上為軛震按詩以軛與牡韻當為車轍
之軛古音讀如九毛詩蓋譌作軛遂以車軛前之軛
解之軛讀如范不與牡協釋文又有車軛頭之說軛
末名軛軸末名軛周禮大馭祭兩軛禮記少儀篇作
祭左右軛軌乃軛之譌杜子春改大馭之軛為軛蓋
軛末名軛者漢人通譌作軛遂改軛以從之於是經
書字書不復有軛字而軛末與輪之植者衡者竝名
軛矣一車之中二名潤滑軛末軸末又潤而同名軛
軌軛三字更轉寫互譌此釋文車軛頭之說所由起
軛从車斤聲讀如并軛末也軛从車只聲軛內之軛

也軌从車九聲車轍也軌从車凡聲車軛前也經傳
中譌文相承當各詳審正之

谷風五章傳惱養也箋云惱驕也震按說文惱起也引
此詩小雅蓼莪篇拊我畜我箋亦訓為起起如晉語
世相起也之起韋注云起扶持也不我能惱蓋承上
章何有何亡暵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自言盡
心力如此而其夫乃不以為能相扶持起家反讎視
之蓼莪篇上言鞠我既為哺養下言育我又為覆育
而畜我承拊我下拊撫摩也畜扶持也畜亦當作惱
省文假借耳

毛鄭詩考正

卷一

六

傳阻難也震按阻絕隔也不復念及之謂既阻我德賈
用不售言既不復念我之善如賈之不見售
靜女首章俟我于城隅傳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云
自防如城隅震按傳箋皆就城隅取義非詩意也城
隅之制見考工記許叔重五經異義古周禮說云犬
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
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據記考之公侯伯之城皆
當高五雉城隅與天子宮隅等門臺謂之宮隅城臺
謂之城隅天子諸侯臺門以其四方而高故有隅之
稱言城隅以表至城下將入門之所也靜女其姝俟

我於城隅此媵侯迎之禮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
以姪姊從冕而親迎惟嫡夫人耳媵則至乎城下以
俟迎者然後入愛而不見迎之未至也愛而猶隱然
說文引此作儂郭注方言引此作菱形管之法女史
書宮中之法度故春秋傳曰靜女之三章取形管焉
自牧歸荑言乎說舍近郊也爾雅郊外謂之牧荑亦
以爲潔白之喻美其管美其荑設言以欣慕其人耳
始思見其人繼思得見其物始言至城下終乃言至
於郊非寔有是事可知靜女之刺思賢媵懷女史之
法者也蓋衛人擬其君之宮中無是女以備嬪媵及

毛鄭詩考正

卷一

七

女史之法廢也學者罕聞城隅而詩遂失其傳矣
二章說憚女美震按女當音汝指形管言與下章匪女
之爲美指荑而言同形管有煒美矣寔因靜女所貽
而說憚之以形管寄意規過故當悅憚者也

新臺首章傳蓮條不能俯者箋云蓮條口柔常觀人顏
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者也震按方言篔或謂之蓮
苗其麗者謂之蓮條蓋粗竹席之用以爲困者晉語
曰蓮條不可使俯以其疾似之故名爾雅蓮條口柔
也柔者媚也以言媚人者常仰觀顏色病若蓮條之
不能俯故又爲口柔之名蓮條不鮮言宣公媚於齊

女徒有蓮條之狀見之不新鮮讀如史記數見不鮮
之鮮下章不殄當從箋讀爲腆腆善也儀禮腆字古
文皆作殄

三章傳戚施不能仰者箋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
能仰也震按傳本國語箋本爾雅然未詳戚施所由
名說文引詩作得此醜醜醜七宿切醜式支切又名
醜醜醜力竹切說文誤併醜與醜爲一字竝讀七宿
切於醜字下云先當作醜醜當作醜醜當作醜其鳴
管諸其皮醜醜當作醜其行先當作醜於醜字下云醜
醜醜諸也言其行醜醜醜之醜說文但用先今爾

毛鄭詩考正

卷一

八

雅轉寫謬作醜釋魚篇云醜醜醜諸陸氏釋文醜起
據反醜音秋竝非也醜醜古字通用戚施戚當讀七
宿切以其皮戚戚其行施施故名詹諸爲物狀卑俛
故不可使仰之疾似之蓮條戚施本物名因以爲疾
名又因疾名而爲口柔面柔之名宣公非兼有二疾
狀其媚於齊女之可醜而已言非燕婉之求徒醜爲
此態也

鄭君子偕老首章傳笄衡笄也震按衡與笄二物鄭康
成注周禮追師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
有衡正義引此注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紕

縣瑱笄卷髮者正義去此後儒考之未審遂以鄭注
衡之制移之於笄矣

三章瑳兮瑳兮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為衣
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震按鄭說詳周禮內
司服注詳證明審說文瑳字注云玉色鮮白亦與展
衣白義合

定之方中三章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震按舊
說失詩之辭意上言戴星早駕乃其急農事以蕃育
人民出於秉心之塞淵者也此章本指美文公盡心
於人民美之不已而末及馬之衆多言非特於人其

毛鄭詩考正

卷一

九

秉心如也即所以致國之富者騶牝已三千矣
衛淇奧首章傳綠王芻也竹扁竹也震按義本爾雅綠
即所謂終朝采綠禮記大學篇引此作棗後言綠竹
如簣則二章之藉於地如簣也

三章傳重較卿士之車震按較在輪上車之兩旁可凭
者以其間寬廣言君子之寬仁自得左右兩較望之
而重故曰重較承上寬兮綽兮重據左右言明矣此
不獨卿士之車為然傳因詩傳合非禮制也

張五章靡室勞矣震按言無可舉一事以為勞則室家
之務事事勤勞也

木瓜首章傳瓊玉之美者震按瓊非玉之名凡言玉色
美曰瓊言他物之美潔如玉亦瓊加之

二章傳瓊瑤美玉震按瑤蓋玉之次故禮玉爵獻卿瑤
爵獻大夫

王大車首章傳蒹葭也蘆之初生者也震按蘆字謬當
作藿孔冲遠不能考正而溷蘆蒹為一非也夏小正
七月秀藿葦傳曰未秀則不為藿葦秀然後為藿葦
故先言秀又曰藿未為秀蒹葦未秀為蘆是蒹與蘆
乃藿葦二物初生之名凡詩中曰蒹葭曰葭蒹曰藿
葦及今人曰蘆荻皆並舉二物兼葭藿荻一也葭蘆

毛鄭詩考正

卷一

十

葦一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多本毛詩於蒹字云藿之
初生然則毛詩轉寫謬失顯然矣

鄭羔裘首章舍命不渝箋云舍猶處也震按古字舍釋
通禮記舍菜即釋菜是也又澤釋亦通考工記水有
時以疑有時以澤謂凝冰復釋故李軌音釋是也管
子引此詩作澤命不渝澤與舍義並為釋言自受命
於君以至復命而後釋終始如一也

遵大路二章傳魏棄也震按說文引此詩作敬義與傳
同當讀市由切

女曰鷓鳴三章雜佩以贈之震按以韻讀之贈當作貽

蓋字形轉寫之譌

出其東門首章聊樂我員震按員旋也言聊樂於與我

周旋下章又言聊可與之歡娛娛對員為義古字云

員通小雅正月篇昏姻孔云釋文謂本又作員春秋

傳曰其誰云之云與員皆周旋相親之意

二章箋云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震按釋文且音徂

引爾雅云存也今考爾雅徂有兩義一云往也一云

存也古字省徂通用且思且對思存為義匪我思且

言非我思之所往也

齊載驅首章傳發夕自夕發至旦震按發又有發卸之

毛鄭詩考正

卷一

七

義方言云發舍車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發宋趙陳

魏之間謂之稅然則發夕謂夕而卸車與正合齊人

語又郭璞云今通言發寫寫卸卸字古音夕似略切

發夕與發卸語之轉耳不必作朝夕之夕解發夕謂

解息車徒與豈弟翱翔遊敖尤語意相通一章言車

徒休解二章言安行樂易三章言翱翔以往四章遊

敖自縱皆在道路指目之

魏陟帖首章傳山無草木曰帖震按此與下傳疑轉寫

互譌爾雅釋山曰多草木帖劉熙釋名云帖帖也人

所帖取以為事用也

二章傳山有草木曰岵震按岵亦作岵爾雅釋山曰無

草木岵劉熙釋名云岵岵也無所出生也

伐檀首章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震按檀者堅韌

之木其材中車輻輪輪也故下云伐輻伐輪變文

以就韻耳伐檀乃寘之河干蓋詩人因所聞所見而

言之以喻急待其用者寘之不用也因歎河水之清

而譏在位者無功倖祿居於污濁盈廩充庖非非由

已稼穡田獵而得者也食民之食而無功德及於民

是謂素餐也首二言歎君子之不用中五言譏小人

之倖祿末二言以為苟用君子必不如斯互文以見

意

碩鼠二章傳直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震按箋與傳

相足其說是也論語曰人之生也直得我直謂得遂

其性不違生人之正道

唐蟋蟀首章傳聿遂震按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

聿辭也春秋傳引詩聿懷多福杜注云聿惟也皆以

為辭助詩中聿曰適三字互用爾雅適自也述也禮

記引詩聿追來孝今詩作適七月篇曰為改歲釋文

云漢書作聿角弓篇見覲曰消釋文云韓詩作聿劉

向同傳於歲聿其莫釋之為遂於聿修厥德釋之為

述箋於聿來胥字釋之為自於我征聿至聿懷多福
適駿有聲通求厥寧適觀厥成適追來孝竝釋之為
述今考之皆承明上文之辭耳非空為辭助亦非發
語辭而為遂為述為自緣辭生訓皆非也說文有吹
字注云詮詞也从欠从口曰亦聲引詩吹求厥寧然
則吹蓋本文省作曰同聲假借用聿與通詮詞者承
上文所發端詮而釋之也

鴛羽首章傳鹽不攻緻也震按四牡傳又云鹽不堅固

也周禮典婦功辨其苦良注云鄭司農苦讀為鹽謂

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麤細典絲注云受其麤鹽之

毛鄭詩考正 卷一

七

功以給有司之功用其良功者典婦功受之以共王

及后之用此可與毛詩相發明鹽即良鹽之鹽王事

廢鹽言以王事之故必當無鹽盡力為之也

葛生首章予美亡此誰與獨處震按漢書云不在此而亡

為辭亡此者今不在此也既言其夫今不在此而又

曰誰與非義也誰與獨處亦不辭與當音餘誰與自

問也誰與獨處與檀弓誰與哭者語同其夫從征役

不歸生死未可知婦嗟無所依託故以葛藟之必得

所依為興而言予所美之人不在此留誰獨處哉反

顧歎傷之辭明其為一婦人隻身無託也

秦駟鐵三章箋云置鸞於鐵異於乘車也震按田車亦
無鸞在鐵之制蓋轎車鸞鐵本非對文轎車也鸞也
鐵也三者皆因所見言之耳

小戎首章傳游環鞞也震按釋文作新環引沈重云

舊本皆作新今考下言陰鞞游環傳曰續續鞞也箋

曰鑿續白金飾續鞞之環然則新環與鞞環乃二物

詩竝言之轉寫譌潤後人遂莫之辨春秋傳言如騶

之新說文新當膺也蓋詩謂之游環春秋傳謂之新

漢時謂之當膺騶從新而後於兩服其首正當兩服

之胛於此有環以貫其外轡箋曰游環在背上無常

毛鄭詩考正 卷一

十四

處貫騶之外轡以禁其出釋名曰游環在服馬背上

騶馬之外轡貫之可與箋相足下陰鞞傳箋不詳其

所在孔冲遠云以皮為之繫於陰板之上騶馬頸不

當衡別為一鞞以引車今考車前揜版其不堪任

今時車騶馬之鞞繫於軸古亦宜然以其自下而出

於揜軌之前故稱陰鞞耳

兼葭三章傳采采猶萋萋也震按此與曹詩采采衣服

皆言其色之光澤

無衣二章傳澤潤澤也箋云澤褻衣近污垢震按釋名

云汗衣詩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

之用六尺裁足覆背言羞鄙於袒而衣此耳

權輿首章傳夏大也箋云屋具也震按傳箋皆本爾雅

郭本爾雅屋作握李巡本作嵬然經傳中言夏屋多矣皆為覆竿屋

之名此詩二章據燕食之際禮意寢薄而言或俎寔

之盛稱之為夏屋渠渠猶魯頌言邊豆大房國語言

王公立飫則有房丞禮記言周以房俎義蓋近之

陳墓門二章傳鴟惡聲之鳥也震按此及魯頌翩彼飛

鴟皆讀零喬切司馬彪以為小鳩是也似山鵲而小

短尾多聲春秋傳謂之鸛鳩鴟鴞之鴟讀吁驕切卽

鴟鴞語之轉耳鴟鴞合二字為名不可單言鴟亦不

可單言鴟鴞者今之鴝也說者往往溷鴟與鴟鴞為

一物此詩以多聲興下歌以告諫義無取於惡聲說

者則以為歌彼之惡魯頌稱懷我好音非惡聲之鳥

所能又以為食桑黷而改其鳴恐皆未合詩之意

歌以許之許予不顧傳許告也震按許乃許字轉寫之

譌毛詩云告也韓詩云諫也皆當為許許音碎故與

萃韻許音信問也於詩義及音韻咸扞格矣屈原賦

離騷篇警朝許而夕替王逸注引詩許予不顧又爾

雅許告也釋文云沈音粹郭音碎則郭本許不作許

明矣今轉寫亦譌張衡傳思元賦注引爾雅仍作許

毛鄭詩考正

卷一

五

釋文於此詩云本又作許音信徐息悴反蓋於許許
二字未能決定也

月出三章勞心慘兮震按慘七感切方言云殺也說文

云毒也音義皆於詩不協蓋燥字轉寫為慘耳燥

千到切故與照燎紹韻說文燥愁不安也引詩念子

燥燥今詩中正月篇憂心慘慘北山篇或慘慘劬勞

抑篇我心慘慘皆燥燥之譌釋文於北山篇云字亦

作燥於白華篇念子燥燥云亦作慘慘蓋未能決定

二字音義亦猶許與許之溷淆矣

檜匪風首章匪車偈兮震按漢書王吉傳引此作揭兮

揭者疾驅揭起也

曹蜉蝣首章於我歸處震按詩言蜉蝣之有羽是亦衣

裳楚楚也然其為時暫矣過此且於我乎歸處心憂

之而不能已其辭若有難顯言者蓋蜉蝣之羽無異

人之衣裳楚楚可言也人之衣裳楚楚無異蜉蝣之

羽不可言也憂蜉蝣之於我歸處以言我之將與蜉

蝣同歸也人皆為蜉蝣我豈能獨久乎共處此國固

共受其敗子產謂子皮曰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

盡言作是詩者意若此矣

三章傳掘閱容閱也箋云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

毛鄭詩考正

卷一

六

也以解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震按掘說文引此作掘云突也突者掘起之意即箋所謂掘地也荀子言良賈不為折閱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蓋閱與脫通箋所謂解閱正此義然則蚌掘閱宜從箋說為始生時掘起解脫掘掘通用閱讀為脫

倏人三章傳蒼蔚雲與貌躋升雲也震按前二章言小人之不克稱其寵遇此章則言君子雖遭退廢處困窮不失常度故曰蒼蔚然者南山之朝朝升雲也婉變然者季女之於斯守飢也蓋美其守而悲之

豳七月首章七月流火震按月令季夏之月日在柳昏毛鄭詩考正卷一 七

火中故孟秋之月火西流此惟周時則然虞夏書堯典曰永星火以正仲夏與夏小正所云五月初昏大火中者合蓋六月流火矣今時寔八月流火正授衣之時凡以星紀候二千一百餘年差一次於時差一月所以然者恆星右旋二萬五千餘年而一周其東移甚微以是為星直黃道之差數謂之歲差日發歛一終而成歲差數生於恆星不生於黃道是故歲功終古不忒而夏小正月令之中星隨時為書以示民定十二次之名屬恆星中氣節氣屬黃道恆星歲歲漸移而日躔黃道無過不及斯可於古今星象之不

同無或也

傳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震按後儒以是詩為周正所自起又或於言日言月穿鑿為之說皆非也自大撓作甲子以十二子正四方卯為正東午為正南酉為正西子為正北丑寅為東北之維辰巳為東南之維未申為西南之維戌亥為西北之維堯典又以四方配四時春東作夏南訛秋西成冬朔易則十二子之為十二月建由來久矣十二子始正北子為一丑為二寅為三卯為四以之繫日子月可

毛鄭詩考正卷一 太

云一之日丑月可云二之日寅月可云三之日以次而終於十二若言十有一月曆發十有二月栗烈則失詩辭之體故變文稱一之日二之日下三之日四之日不復稱正月二月連文也九月十月若言十有一之日十有二之日亦失詩辭之體故卒章因二之日連至四之日下變文稱九月十月詩中又曰春日曰蠶月紀時之法不泥一定各隨乎文之自然而要之止用夏正非雜舉周正是以二之日而言卒歲凡所以表民事莫善於夏正也

二章殆及公子同歸震按經傳中男女皆曰子後為公

子裘自幽民之男子言之謂幽公之子也此及為公

子裳自幽之女子言之則謂公之女公子也春秋傳有女公

子之言者異其所指因之而異自見公之女公子及

民之女子有及時將嫁者詩託此為之辭曰殆及公

子同歸言將與公之子同時而嫁也婦人謂嫁曰歸

於言外見上下相知如一家矣

三章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震按條如厥木惟條

之條爾雅釋木云桑柳醜條醜類也郭注云阿那垂條

是也

猗彼女桑傳角而束之曰猗震按猗如有寔其猗之猗

猗然長茂也

四章四月秀葍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萑秀葍其是乎震

按葍者幽莠也戰國策云幽莠之幼也似禾夏小正

四月秀幽幽莠語之轉耳

十月隕摯傳摯落也震按草木之將落者曰摯鄭詩摯

兮篇傳摯稿也箋云稿謂木葉也

五章曰為改歲震按聿為改歲猶言歲之將改也既卒

歲始改歲言改歲者以見三時勤勞至此冬寒無事

待春乃農事又起今且入處於室以避寒耳非謂改

歲然後入室也

東山首章烝在桑野震按爾雅承衆也

破斧首章四國是皇震按詩之辭意皇當為皇遽之皇

言以四國之故皇遽不寧故下云哀我人斯

二章又缺我錡傳鑿屬曰錡震按下章傳木屬曰錡而

韓詩錡木屬錡鑿屬說文無錡字木部棟字解云一

曰鑿首陸德明釋文錡一解云今之獨頭斧管子書

論山鐵稱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耨一椎

一銚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釘一鑽一

金一錡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

錡然後成爲女錡與錡今古器物異制殊名蓋莫

可考司馬法曰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耨一鋤周輦加

二板二築詩之所舉輦輦任器與

四國是吡震按程子云吡動也爲是四國之亂振動

三章四國是道震按說文道迫也程子云加切於吡

毛鄭詩考正卷一終 高郵任基振校字

毛鄭詩考正卷二

毛詩故訓傳鄭氏箋

小雅常棣首章鄂不韡韡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古聲不拊同震按鄂不今字為萼附國語華不注之山韋昭云華齊地不注山名又韡韡之附注雜問志作不注杜預云戎服若袴而屬於附與袴連蓋不注今字為附屬也此附通用不之明證學者不究六書之義習於所知駭所不知於是經益不可治矣程子云常棣華萼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

三章况也承款傳况茲震按茲今通用滋說文茲字注

毛鄭詩考正卷二

二艸木多益滋字注云益也韋昭注國語云况益也詩之辭意言不能如兄弟相救空滋之長歎而已

四章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傳烝填箋云古聲填寘塵同

震按烝衆也語之轉耳朋友雖衆猶無助以甚言兄弟之共禦侮也

伐木二章寧適不來微我弗顧震按此言寧適有不來

者乎喜其畢來之辭也微猶非也如微我無以其畢

來明庶幾非我不顧非有過愆惓惓致其親好如是

箋云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意轉疏矣

三章兄弟無遠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震按箋據上

章言諸父諸舅故以為父之黨母之黨考之經傳天

子謂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異姓曰伯舅叔舅諸侯

謂大夫亦然稱之父舅尊之也蓋同姓異姓舉舉矣

舉凡異姓不專為母之黨此章言兄弟即上所稱諸

父諸舅亦同姓異姓舉舉之辭稱之兄弟親之也兄

弟與昆弟在儀禮喪服爾雅釋親截然有辨喪服記

曰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

一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已下為兄

弟此傳中引傳相證明也蓋惟小功已下漸即於疏

故加等若大功已上則昆弟也世父母叔父母也從

毛鄭詩考正卷二

父昆弟也豈可以皆在他邦及少孤相依而加等哉

期與大功之親分當相恤其不相恤是賊其性者也

小功已下而相恤斯進之也記又曰夫之所為兄弟

服妻降一等篇內明言夫之昆弟無服此兄弟服即

所謂小功者兄弟之服是也謂夫為之小功者妻降

一等則總如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及外祖父母從

母在小功章夫之諸祖父母在總麻章此降一等之

謂禮記服問篇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謂為夫

之外祖父母從母總也外親之服惟外祖父母以尊

加從母以名加此二者小功其餘皆總夫為之總者

妻降一等則無服禮之稱兄弟通乎尊卑如是爾雅
釋親曰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又曰婦
之黨為婚兄弟婿之黨為姻兄弟通其義凡同姓異
姓既漸即於疏者而與之相親好皆得稱兄弟在喪
服則小功已下為兄弟散文則昆弟亦曰兄弟以是
求之諸經及傳記其義例異同可無扞格矣
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也震按此設言若無酒則我猶
卒為一宿之酒而不以無為辭

天保五章羣黎百姓傳百姓百官族姓也震按韋昭注
國語云百姓百官有世功者又云百姓百官也官有

毛鄭詩考正

卷二

三

世功受氏姓也凡經傳言百姓皆此義惟東晉枚賾
奏上之古文尚書謂庶民為百姓與伏生所傳二十
八篇中異指

徧為爾德震按百姓之為德皆法上之德言其德足法
也

出車三章王命南仲傳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震按

毛詩篇義以采薇出車杜三詩繫之文王時文王
猶服事殷故於詩中曰天子曰天命以為殷王徒泥

正雅作於周初耳苟其詩得平義之正而為治世之
正事何必非正雅乎成康已後昭穆共懿孝夷厲宣

八王而宣王命吉甫北征曰獫狁孔熾則前此二百
餘年間固亦有獫狁囁疆之事矣宣王之臣皇父謂
南仲為太祖豈必遠求南仲於文王時乎漢世有謂
采薇為懿王時詩者雖未為通證其非文王時則決
然可知文王之臣亦不聞有南仲也

魚麗三章傳鰓鮒也震按爾雅釋魚首列鯉鮪鰓鮒
鮒六名當從郭注為六物

旨且有震按有猶備也義進於多後三章曰嘉曰旨皆
美也曰偕曰有皆備也多貴其美美貴其備備貴其
時酒之備謂諸酒物之備謂水陸之羞

毛鄭詩考正

卷二

四

南有嘉魚首章烝然罩罩震按烝然眾也罩罩疊字形
容之辭不當為捕魚器說文引詩烝然鱗鱗蓋與掉
通魚搖掉也故以興燕樂

二章烝然汕汕震按說文云魚游水貌引此詩
蓼蕭首章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震按燕安也後孔

燕豈弟同諸侯來朝無愆則天子嘉之而與之燕見
笑語由天子嘉之則諸侯幸於無過而處其國得長
保康樂也寓勸戒者深矣

四章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震按韓詩云鸞在衡和在
軾大戴禮云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動而鸞鳴鸞鳴

而和應在鑑之說誤

六月首章我是用急震按鹽鐵論引此作我是用戒戒

猶備也治軍事為備禦曰戒譌作急義似劣矣急字

於韻亦不合采薇篇翼服戒棘為韻常武篇戒國為

韻

四章整居焦穫傳焦穫周地接于猓狁者震按孔冲遠

以郭璞爾雅注池陽之瓠中當此詩焦穫池陽今之

西安府三原縣漢屬左馮翊是直逼周京矣非也既

整其眾處于焦穫乃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則焦穫在

外鎬方涇陽在內下章言薄伐猓狁至于太原卒章

三鄭詩考正 卷二

五

言來歸自鎬則焦穫鎬方在太原涇陽之間王師逐

之至太原後仍軍于鎬平定然後歸也涇陽漢安定

郡朝那涇陽之地今平涼府平涼縣大原即安定郡

高平今平涼府固原州後儒不審地形以晉陽之大

原池陽之瓠中牽合誤證顧炎武云國語宣王料民

于大原必不料之于晉國以國語宣王事證此詩非

無關究者矣

采芑二章約軹錯衡傳軹長轂之軹也朱而約之震按

軹說文亦作軹从革孔冲遠以軹為長轂各非也軹

即考工記之幬革朱而約之者朱其革以幬於轂也

惟長轂盡飾大車短轂則無飾故曰長轂之軹

車攻二章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

也鄭有圃田震按古字甫圃通義皆為大國語曰藪

有圃草固有林池章注云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

財用之也詩之甫草即國語圃草耳不必如箋說又

李善注文選引韓詩東有圃草薛君章句云圃博也

有博大茂草也

吉日二章漆沮之從震按此即禹貢之漆沮合二字為

水各者分言之則非也在涇東渭北鄜道元水經注

以為雲陽縣東大黑泉東南流謂之漆沮水逕萬年

毛鄭詩考正 卷二

六

縣故城北為櫟陽渠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南入於渭

雲陽今淳化縣萬年故城在今臨潼縣東北七十里

並屬西安府程奉之雍錄云禹貢漆沮惟石川河正

當其地

無羊首章九十其牯傳黃牛黑唇曰牯震按爾雅通謂

黑唇者為牯又云牛七尺為牯詩之義蓋言肥大者

之多

四章衆維魚矣旒維旒矣震按二句雖皆以維字為辭

助不拘於對文詩中如此類甚多蓋言夢而見魚之

衆有又見旒與旒耳

節三章秉國之均傳均平震按漢書引此作秉國之鈞

鈞謂鈞石權衡

六章誰秉國成傳成平也震按古義成與平互訓平斷

之曰平定其議曰成在春秋兩國相和講則平解曰

平其結好之議曰成在獄訟則平治之曰平所劾罪

寔曰成往蒞之以驗其狀亦曰成又百官之計要通

曰成周禮大宰之職所謂以官成待萬民之治有聽

政役聽師田聽閭里聽稱責聽祿位等此詩所以致

刺於秉國成者不自聽治而百官族姓終受亂政勞

做也

毛鄭詩考正 卷二

七

正月四章民今方始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不勝有

皇上帝伊誰云憎震按以正陽之月而繁霜似天之

降災然治亂在人而已故言自民今方始之時視天

意似夢夢然不可知使人既能有定則亦無人不勝

天者矣非天寔有憎於人特人之取憎於天故也期

望以人定勝天之理不至終危殆不救有定謂改其

暴虐不常循於治道

十三章款款方穀震按釋文云本或作方有穀非也考

今本竝誤增有字當從釋文為正

十月之交首章傳之交日月之交會箋云周之十月夏

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震按劉原甫

始疑為夏正十月非也梁虞劄唐傳仁均及一行竝

推周幽王六年乙丑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近

閏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初亦用劉原甫說謂虞劄諸

人傳會後既通推步上推之正合復著論自駁舊時

之失然其言曰康成考之方作箋又曰經解不可盡

拘以理者此類是也則又不然毛詩篇義云刺幽王

箋乃謂當為刺厲王豈與所推合乎康成蓋決以理

而已趙子常云詩本歌謠又多民事故或用夏正以

便文通俗子常此論明詩中用夏正者原無所拘滯

毛鄭詩考正 卷二

八

然則十月之交篇舉斯時日食以陳諫泥何例必取

夏正而廢周一代正朔之大為不可用乎病在析理

未精猥以為經解不可盡拘以理是開解經者之弊

也國語幽王二年西州三川皆震三川竭岐山崩此

詩所謂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正

指其事詩繫之幽王國語亦其一證古無推日食法

魏黃初已後始課日食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然唐

宋推步家猶未能立法無外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

食之謬說載在史志大致日月交食一事可以驗推

步得失其有不應失在立法不失在天行也使有變

動失行則必不可得其準無從立推之之常法矣
或曰日食既預推而得聖人畏天變之意何如曰此
變其懸象著明之常不必為變其行度之常也豈有
天變見於上而聖人不恐懼脩省者乎人君日食修
德月食修刑依乎陰陽立義無非敬天畏天之誠耳
或曰詩言亦孔之醜又言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
而食于何不臧何也曰此以王不知事天而但陳天
變以諫戒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猶有時蔽虧人
君而可自謂無蔽無足虧君德乎日君象月臣象日
失其明俾晝作夜君德如斯豈不甚醜冀王反已自
責知其蔽而醜之則脩德而復乎常明之體矣凡日
月之行日躔一度則月遂十三度有奇三百六十五
日不及四分日之一日纏黃道一周月道交於黃道
半在其南半在其北最遠相距不滿六度二十七
日過四分日之一而月遂一周二十九日過半日而月
與日會整用之為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朔策
歲氣相校於是為小歲十二朔大歲十三朔以正四
時大歲者有閏月之年也日月雖會非當其道之交
不食近交乃有食朔齊行也望遙對也日蔽於月體
故日食恆在朔月蔽於地影故月食恆在望日高而

月卑其間相去甚遠又以寔體揜蔽者易地則殊觀
故日食各地不同月之食乃適為虛影所揜蔽故其
食分之淺深天下皆同張衡靈憲云當日之衝光常
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月過則食闇虛云者闇
而異於寔體即地影之名
八章悠悠我里亦孔之瘁傳悠悠憂也里居也瘁病也
震按悠悠長也里如雲漢篇云如何里之里古字里
懼通憂也言憂之長至於甚病
雨無正首章昊天疾威震按孔冲遠云上有昊天明此
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昊天誤也陸德明云
本有作昊天者非也今考巧言首章三言昊天不變
文相避孔說為得
四章莫肯用訊震按訊乃誣字轉寫之譌誣告訊問聲
義不相通借
小旻二章滄滄訛訛震按訛訛劉向以為背君子是也
豈有小人而謀臧者哉詩中言謀臧謂君子之謀也
不臧謂小人之謀也君子之謀出則眾小在位訛訛
然訛毀而共違之小人之邪議則滄滄然一倡眾和
而共依從之其黨同伐異如是何以供君之職故爾
雅云滄滄訛訛莫供職也

五章民雖靡靡震按韓詩作靡靡以韻讀之當從韓詩

為正腓莫杯切美也左思魏都賦民雖靡靡言雖無

畢具美德者固或哲或謀或肅或艾矣

巷伯五章驕人好好震按爾雅旭旭憮也郭注云小人

得志憮蹇之貌讀旭為好今考好與旭古音並許九

切

蓼莪首章匪莪伊蒿震按莪俗呼抱娘蒿可以知詩之

取義矣四牡篇以翩翩者騅與將父將母騅即祝鳩

春秋傳祝鳩氏司徒也說曰騅性孝故為司徒主教

民此學詩者所以勿忽於草木鳥獸之微也

毛鄭詩考正

卷二

三章鮮民之生傳鮮寡也震按春秋傳莖鮮者謂不得

以壽終為鮮鮮似有少福之意名無怙恃曰鮮民

大東首章有捄棘七震按七之用三以別出牲體以挹

清以取黍稷捄七端勻貌

二章杼柚其空箋云譚無他貨維絲麻耳今盡杼柚不

作也震按方言云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言役作

於周而至窮空也

五章震按此已下皆刺虛名無其實以酒而會非漿佩

璫在官而會非才之長天漢視之有光如河漢非實

漢也織女日更七次非實織也

六章不成報章傳不能反報成章也箋云織女有織名

耳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震按織

者之行緯一往必有一復如是而成布帛經緯有章

故日報章織女雖日更七次有往無復非實能成此

絲縷往復之章報者復也往來之謂也

七章維北有斗四柄之揭震按揭然斗柄貌斗柄當心

尾之間箕見於南方則斗柄固迤西矣不必如孔沖

遠說以所謂南斗者當之也上三章內以天象比王

官言其居尊顯之位無利澤及民未更終之以且欲

貪取於民令人見之而畏

毛鄭詩考正

卷二

四月首章胡寧忍予箋云寧猶曾也震按寧猶乃也語

之轉下寧莫我有同

二章爰其適歸箋云爰曰也震按春秋宣十二年傳引

此詩杜注云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此猶

未得語意王介甫云亂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

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

北山二章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傳賢勞也震按賢之

本義多也从貝取聲此與禮投壺射某賢於某若干

純之賢皆用本義孟子說此詩曰此莫非王事我獨

賢勞也謂從事獨多人逸已勞如詩之後三章所云

是也增成勞字明作詩之志以勞不得養父母而爲
此言非以勞釋賢箋就賢才說尤失之凡字有本義
屬乎偏旁其因而推廣之義皆六書之假借賢本物
數相校而多之名因謂多才爲賢又專謂多善行爲
賢由是習而忘乎作字之初矣

四章或慘慘劬勞震按釋文云字亦作懔今考此及下
章或慘慘畏咎並懔字轉寫譌耳慘毒也不可用作爲
叠字形容之辭懔懔愁不安也

無將大車首章祇自疢兮震按白華篇與卑爲韻者疢
之本字也此與塵爲韻者乃瘡字省作疢又轉寫譌

毛鄭詩考正

卷二

七

耳釋文都禮反誤當音珉

小明二章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箋云四月爲除震按爾

雅四月爲余孫叔然本作舒李巡云萬物生枝葉故

曰舒也鄭蓋讀余爲除孫李之說似優於鄭爾雅十

二月爲涂廣韻涂直魚切除涂正同音古字通用方

以智云謂歲將除也其說得之夏正十二月周之二

月故首章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此時正寒歷暑至

秋末尚未歸故云爾下章曰昔我往矣日月方與張

以寧謂與厥民隩之義同民方聚居於隩時今考方

除方與辭意亦似迫於觸發栗烈之際而往非春和

氣溫也又蕭與菽皆收之於秋者而曰歲聿云莫采
蕭穫菽以夏正季秋周之仲冬也若夏正之歲莫非
采蕭穫菽時矣倘自夏正二月春溫時往至於其秋
又不得言載離寒暑詩用周正非夏正甚明前六月
篇六月棲棲張以寧謂盛暑非獵狝入寇時合以十
月之交爲幽王六年建酉之月詩中用周正不一而
足何說詩說春秋者盡欲歸之行夏之時一語而謂
古人皆不奉時王正朔可乎

甫田二章以社以方箋云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
報其功也震按水土之神曰社四方之氣利我嘉穀

毛鄭詩考正

卷二

十四

故又祀方社非祭地方非方望周禮后土與社爲二
而春秋傳曰后土則社者謂后土之官以配社者耳
人官名后土非謂社后土中庸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郊禮大社禮小舉二者以該事神之禮故言事上帝
不言后土非省文也上帝至尊既曰上帝則百神可
知禘禮大嘗禮小亦舉二者以該宗廟之祭
三章攘其左右震按攘援袂出臂也左右者謂手耳出
臂而取以嘗之

四章報以介福萬壽無疆震按孔冲遠云報者自神之
辭明求神而得報其說近是報猶答耳凡祭社樂章

未皆綴以頌禱之辭不與上文爲義

大田四章來方禋祀震按方且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

上帝此言曾孫之來且於秋成而禋祀獲福舉大以

該細不止一祀也

瞻彼洛矣二章鞞琫有珌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

飾珌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珌珌諸侯盪琫而璆珌大

夫鐐琫而璆珌士珌琫而珌珌震按傳內珌字凡六

見皆當作鞞琫琫有珌亦猶上章云鞞鞞有珌耳珌

赤貌珌文飾貌許氏說文云珌佩刀下飾蓋其所見

毛詩與今本同遂取之以解字有珌猶曰珌然

毛鄭詩考正

卷二

五

秘然刀下飾刀鞞也字又作鞞說文以鞞爲刀室殆

誤會毛詩鞞容刀鞞也之語劉熙釋名云刀室曰削

俗作鞞室口之飾曰琫下末之飾曰鞞可據以正說文

又篤公劉篇鞞琫容刀傳云下曰鞞上曰琫以毛詩

證毛詩此傳秘字乃轉寫致譌無疑

桑扈三章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傳不戢戢也不難難也

那多也不多多也震按古字丕通作不大也那如有

那其居之那安也言大自斂而不敢肆大知難而不

敢慢則宜受福大安也凡詩中不顯不承不時不寧

不康皆當讀爲不詩之不顯不承即書之不顯不承

也書立政篇丕丕基漢石經作不不其

車牽首章間關車之牽兮傳間關設牽也震按軸端鍵

謂之牽所以制轂使不脫也車行則轂端鐵與牽相

切有聲間關然

二章依彼平林有集維鷦震按依然安適貌與依其在

京之依同

四章鮮我覯爾震按言鮮矣我之得見爾美其賢之辭

言世所罕見也

賓之初筵首章以祈爾爵箋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

以此求爵女震按求爵女則是相競云求爵女矣非

毛鄭詩考正

卷二

六

也爾爵與上獻爾發功之爾亦不得有異言各自求

中以辭爵耳射義曰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所求

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

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二章有壬有林傳壬大林君也震按傳本爾雅然詩中

如有黃有鶯之類並形容之辭此以形容百禮既至

禮無不備而行之既盡其善壬壬然盛大林林然多

而不亂白虎通德論釋林鍾之義云林者衆也萬物

成熟種類衆多

各奏爾能箋云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

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震按康成此箋可以補禮經之闕逸亡於禮而見於詩也

賓則手仇室人入又傳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箋云仇讀曰斟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震按此詩首

章言射禮之飲酒次章言祭禮之飲酒兩不相蒙傳說非也仇之義為匹傳故傳合於射之耦箋讀為斟音俱以韻考之不協仍當如字凡物相耦對曰仇特

毛鄭詩考正 卷二 七

牲饋食之禮實二爵二觚四解於篚兩兩相耦對故因呼之曰仇猶稱射者曰耦稱賓曰三獻稱嗣子曰

舉奠禮中因事與數以命其人及物者甚多便文呼之非其定名往往失傳手如手劔手弓之手手仇謂

執爵賓三獻是其事室人入又則佐食為加爵士禮止有賓長為加爵不及佐食天子之禮大佐食亦為

加爵入又言佐食而賓長不言可知酌彼康爵以奏爾時箋云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震

按箋據禮之次以詩指無算爵言無算者無次第之數惟此時心所欲進不必以序也康空語之轉穀梁春秋

四穀不升謂之康注云康虛字又作濂方言云既旅而二解皆虛賓弟子兄弟弟子乃各舉解於其長行無算爵此爵謂解也爵者通名詩中曰能曰仇曰又曰時並以指禮儀四字甚虛而所指四者乃禮之大節目非詳考於禮深知其意不能明也

五章式勿從謂無俾大怠震按勿有沒音沒勉語之轉式勿從謂言用勸勉之意從而謂之以無使至甚怠也曲禮國中以策慧郵勿郵蘇沒切注云郵勿搔摩也劉向引詩密勿從事今詩作阻勉從事密勿爾雅作噩沒又鄭注禮記云勿勿猶勉勉也盧辯注曾子

立事篇終身守此勿勿亦云勿勿猶勉勉此皆語之轉當讀勿如沒而經師舊失其音未通於古

采菽三章邪幅在下傳邪幅幅偏也所以自偏束也箋云邪幅如今行滕也偏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

震按春秋傳云袞冕蔽珽帶裳幅舄衡統紱緹昭其度也幅即詩之邪幅蓋與袞冕之屬尊卑各有等差

內則偏屨者綦釋文云偏本又作幅蓋幅古音與偏同皆彼力切二字通用鄭注內則云偏行滕是偏與行滕

一物而箋詩乃云邪幅如今行滕也不以為一物者行滕無尊卑之異止可以當內則庶人所服之偏詩

毛鄭詩考正 卷二 八

行滕無尊卑之異止可以當內則庶人所服之偏詩

行滕無尊卑之異止可以當內則庶人所服之偏詩

以邪幅配赤芾諸侯之盛服其儀制漢時已亡姑就
行滕言之耳古者登坐燕飲於是跪以爲歡失之亦
爲不敬故春秋傳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覲
而登席公怒罪其不跪也解覲就席必露見此邪
幅不可使無文飾禮因之而爲儀制此詩殆亦與諸
侯燕飲所歌以跪躡登坐美其慎於威儀不怠也

莞柳首章上帝甚蹈傳蹈動箋云蹈讀曰悼震按蹈謂

動變不常古音蹈徒侯切與柳上去爲韻

都人士二章綢直如髮震按以髮之綢紋且直故曰綢

直有如此髮古語類倒如此

毛鄭詩考正卷二

一九

毛鄭詩考正卷二終

昌平陳本忠校字

毛鄭詩考正卷三

毛詩故訓傳鄭氏箋

大雅文王首章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震按詩之意以周德昭於天故曰不顯以天命適應乎民心故曰不時箋於桑扈篇之不戢不難不那生民篇之不寧不康直順其文說之於此詩不顯不時清廟篇之不顯不承及詩中凡言不顯者增乎字或與字於下以為反言讀傳者亦謂如箋之反言而已合考前後則傳意實不然傳

毛鄭詩考正卷三

一

蓋以不字為發聲爾雅不澣即詩所言河之澣郭注云不發聲又龜有不類不若即周禮之龜屬若屬不皆發聲可據證也然經傳中言不顯多矣古人金石銘刻不顯多作不顯二字通用甚明傳箋各緣辭生訓失其本始

二章陳錫哉周傳哉載箋云哉始震按春秋傳及國語引此詩皆作陳錫載周而以能施及布利釋其指蓋陳布也古字載與哉通哉猶殖也言文王能布大利於天下以豐殖周國語說之日故能載周以至於今是也韋昭注國語於前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

所載也及後晉語公子繁曰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竝注云載成也載之為成緣辭生訓耳義皆當為蕃殖中庸載者培之鄭康成注云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或為茲蓋栽載古竝音茲哉亦同音遂轉寫交通耳下言本支百世譬木得豐殖而本幹及條枝盛長也

四章於緝熙敬止震按緝熙者言續其光明不已也敬止者言敬慎其止居不慢也故禮記大學篇引之以明止於至善緇衣篇引之以明慎言行說詩者以止字為辭助而已於引詩扞格則歸之斷章取義考古

毛鄭詩考正卷三

二

人賦詩斷章必依於義可交通未有盡失其義誤讀其字者使斷取一句而併其字不顧是亂經也六章永言配命震按篇內命字凡八見皆謂受天命為天下君惟修德能常合於天心天命在是即天心在是配命配上帝皆德合天心之謂駿命不易言合天心之難也不修德則躬自絕於天矣詩反覆陳戒如此

大明首章明明在下赫赫在上震按在下者人事在上者天命此言天人之際明察顯赫本章陳紂之所以亡後七章陳周之所以興皆人事之至明而見天之

至赫濯也

二章乃及王季箋云及與也震按及如周王於邁六師

及之之及隨也

四章文王初載傳載識震按以初載為始有識緣辭生

訓耳鄭康成注中庸栽者培之云今時人名草木之

植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而讀栽如文王初載之載

蓋古字栽載通為豐殖為樹立之義初載謂初免於

懷抱能自立之時大姒以是時生故曰文王初載天

作之合言天若早為之生配是故適及文王嘉事至

止之年而大邦有子亦在許字之年也

毛鄭詩考正

卷三

三

八章肆伐大商傳肆疾也箋云肆故今也震按皇矣篇

云是伐是肆肆犯突也

縣首章縣縣瓜厥傳瓜紹也厥酌也箋云瓜之本實繼

先歲之瓜必小狀似酌故謂之厥震按爾雅云厥酌

其紹厥蓋酌者小瓜之種厥者繼本之瓜其小如酌

故以酌釋厥而紹者為厥非紹者為酌故又言其紹

厥以別之紹為繼本也陸農師云今驗近本之瓜常

小末則復大於詩意物理皆得之矣

民之初生震按生猶造也追言周之初造公羊春秋遂

者何生事也何休注云生猶造也

自土沮漆傳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震按此漆水在

涇西與禹貢小雅別頌之漆沮水在涇東渭北者中

隔涇水如舊說沮漆為二水名以涇東渭北漆沮當

之則與幽地不相涉漆沮亦一水之名故詩書中必

連二字稱舉若說文出杜陽岐山之漆水關駟鄜道

元皆云謂之漆渠合杜水岐水至美陽注於雍水以

入渭杜陽今鳳翔府麟遊縣美陽今為岐山扶風二

縣雍入渭在武功縣界是乃岐周水耳幽地在涇之

西南詩譜云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是也漢右扶風之

漆與梅邑是其域漆下云水在縣西蓋漢志漆水正

毛鄭詩考正

卷三

四

與縣詩所言始居於幽合其水北流注於涇又名白

土川漆與梅邑二縣皆今之邠州縣以水取名則幽

地之漆水在古必甚表著涇西漆水涇東漆沮水二

水相去百餘里沮漆之沮非水名魏詩汾沮洳傳云

沮洳其漸洳者蓋水旁地之稱詩推本遷岐所自以

太王未遷之前居地迫小近此沮洳漆水岸側故曰

自土沮漆土其地之謂土傳以居釋土字得之

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

箋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幽

時也震按箋直以陶為窯俗作非也鑿謂之陶燒成

謂之甃今呼甃爲甃呼陶爲土擊復穴而居僅賴此
爲之說文甃地室也謂在地穴土室也謂在土中引詩陶甃
陶穴以居之陋不可謂有室家故曰未有家室

二章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箋云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

震按函值岐北而少東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於岐

山之下居焉梁山在今乾州西北五里此涇西岐東

渭北之梁山正當邠之南踰梁山則不浮涇水入渭

也率西水滸者既踰梁山自東嚮西循水厓而上皆

馬行不舟楫水滸渭水北厓也箋未審於地勢而云

失之邠之漆水北流注涇既非適岐所取道漆沮水

毛鄭詩考正

卷三

五

遠在涇東南流入渭又所不由程泰之雍錄云渭水

卽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而上可以達岐閭百詩云自

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

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亦

此梁山也二說可據以證箋之誤

三章堇茶如飴傳堇菜也茶苦菜也

震按堇有堇葵苦

堇之名乾堇謂之苴堇與茶皆味近苦夏小正二月

榮堇采蔡傳曰皆豆實也爾雅又有堇草郭注云卽

烏頭也孔冲遠以詩之堇爲烏頭非是烏頭一名烏

喙一名奚毒晉語置堇於肉賈逵云堇烏頭也蘇秦

日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其雖偷充腹而與死
同患也淮南鴻烈曰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後魏書
曰匈奴秋收烏頭爲毒藥以射禽獸不得爲詩所稱
明矣

四章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

東周爰執事震按左右繼慰止而言皆莫居事也宣

畝繼疆理而言皆授田事也宣如春秋傳宣汾洧之

宣謂通洧滄畝謂因水地之宜而畝之或南其畝或

東其畝也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又繼宣畝而言則巡

行國中視其所當爲者無不使民爲之以興利柔

毛鄭詩考正

卷三

六

篇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言無可安居之所亦以自西

徂東爲該舉域中之辭

七章迺立臯門臯門有仇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傳王之

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美太王作郭門以致

臯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箋云諸侯之官外門曰臯

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官加以庫雉震按

門之數因乎朝者也凡朝君臣咸立於庭朝有門而

不屋故雨露衣失容則輟朝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

子諸侯皆三門其數同者以君國之事倅而體合朝

與門無虛設也天子謂之臯門諸侯謂之庫門天子

謂之應門諸侯謂之雉門準考工記宮隅門阿之制言之舉門崇七丈天子之應門路門諸侯之庫門雉門路門皆崇五丈異其名殊其制所以辨等級也考之經傳不聞天子庫門雉門諸侯舉門應門而禮說曰天子五門舉庫雉應路諸侯三門舉應路與此詩箋說合矢其傳耳禮記明堂位篇云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舉門雉門天子應門太廟庫雉據魯而張大其擬於天子之明堂舉應此正足爲天子三門無庫雉諸侯三門無舉應之證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亦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詩

毛鄭詩考正

卷三

七

追美太王不曰庫雉而曰舉應蓋以後日天子之制稱其前所立者猶詩中於王季文王之時而稱周京也

九章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傳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箋云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絲絲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震按成者獄訟之情實所謂獄成是也質者所以平斷此獄成而論定者也通之則凡簿書議奏待上論定皆謂之成凡平報皆謂之質王制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齋戒受質鄭注云受

平報也平斷畢報於下是爲平報蓋質成二字對文成屬下質屬上其自下質於上猶言待平斷於上耳虞芮質厥成是二國以其所由久爭之成質於文王及至境禮讓之心油然而生遂相讓不爭是文王未嘗平斷之使受質以退而實有以蹶然動其禮讓之心自生而退故曰文王蹶厥生下更歸於得人之盛是以教化行而感人心如此

棧樸四章倬彼雲漢傳倬大也震按倬明貌

皇矣首章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

二國殷夏也四國四方也震按泛言四方之國故曰

毛鄭詩考正

卷三

八

彼四國傳說是也詩中言四國者多矣皆概舉之常辭故可知若二國則無由知爲殷夏夏已遠必不連及之詩言周之興周所代者殷也故稱之曰此二國此者舉近而切指之辭其政不獲言一治一亂政相反不相得然則周能安定斯民上帝之意當在周矣又究度四方之國者明天非私於有周苟足以膺天意所屬則莫不增廣其疆限究度之後而惟眷顧西土遂以此岐山之地與太王乃宅是而爲有天下之基矣

二章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傳配媿也震按上言岐地開

治乃上帝遷明德之君於此民歸往之者習行平易
四達於道路猶天作篇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也申
之日天立厥配受命既固配當如配命配上帝之配
合於天心之謂言天立其合天心者方此之時受命
則既固而宜後之日盛大也立妃之說辭不倫

三章帝作那作對自太伯王季傳對配也箋云作爲也
天爲那謂與周國也作配謂爲生明君也震按太伯
之讓實因文王則作對宜爲生文王能對蒼天心之

君莫文王若後登言帝謂文王猶曰天心如是而文
王所爲與之合耳上帝視此岐山之地立之爲大邦

手鄭詩考正

卷三

九

又生能對蒼之者蓋自太伯王季相友愛之時而文
王已生天意已定也然王季之友其兄根於其心惟
知友愛而已以見太伯之讓王季雖受之而非其心
聖人重親親而輕有天下國家大致如此

五章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震按

諸侯相攻伐多出於畔援歆羨之私利其土地此言
文王伐密乃爲天吏以蒼天下無是畔援歆羨而其
內修德政早自爲大德大賢乃可以治夫不受教令
者如先登高岸之上以臨下是以密人侵阮而遂赫
怒用師上則善承天意以厚周家之福下則民迫望

周以蒼天下之心敢距大邦云者大邦宜治小侯猶
江漢之紀理衆川非以力言實天定之又與誕先登
于岸相足互明天之所定未有不由已自至者詩言
聖人舉動無非天道義蓋如此

六章侵自阮疆震按密須之國在漢安定邵陰密今平
涼府涇州也共與阮宜皆爲周地而阮則周之疆域
接於密者密人侵阮祖共猶獫狁侵鎬及方至于涇
陽鎬方共阮書傳闕逸莫詳其地鄭箋用魯詩說以
阮祖共爲三國毛詩則阮共爲地名祖旅之族亦爲
地名詳釋辭稱侵阮祖共承敢距大邦下爲密人抗

手鄭詩考正

卷三

十

周來侵無疑以按祖旅蒙上祖共之祖以密人既侵
阮遂往共周出師自先遏抑其往共之衆此顯然可
知者惟侵自阮疆之文不可通毛爲密人侵周阮地
而升高崗鄭爲周侵阮國下高岡陵阿泉池言我者
據後得而有之爲言後儒嚴垣叔以爲周帥自阮疆
而侵密歐陽永叔以爲周師先據勝地而後侵之密
人不敢有其岡陵水泉然則下卽云度其鮮原不幾
令人疑周徙都於密乎合之辭意皆未安疑侵當作
寢兵之寢息兵也字形相似又因上文侵阮而遂致
諷蓋上章言伐密之事此章則言息兵後遷邑之事

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密人既服遂養兵自阮疆歸
阮邑疆接於密之地軍之所駐也服密而歸猶之來
歸自鎬云耳于是升高以審地勢而遷邑相其陵阿
泉池可卜兵息境安無或敢陳師飲馬於我地者承
後兵而云然以前此猶有密人來侵服密後德威更
遠也乃規度岐陽渭側鮮原徙居焉逸周書稱王季
宅程則文王自程徙此皆不出岐陽百里之間後伐
崇而有其國自此徙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

七章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議不知順帝之則震

按聲與色謂言貌夏與革當謂威力不大不暴著之

毛鄭詩考正

卷三

二

也不長不尊尚之也中庸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此主國中化其明德而不事於以言論以貌示爾雅
夏大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者而
愛偉之曰夏革如爾雅錯革鳥曰旗之革革有猛急
之義鄭志荅張逸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蓋夏謂威
播遠大革謂兵力彊勇此主諸侯服其明德而不事
於以威制以力勝然但曰不大曰不長則皆有之而
人之化服在德之明不在此耳不識不知又謂無私
智計度惟順乎天道之宜然詩於文王伐密伐崇必
推本於應天而無私以見聖人用兵皆道德也

詢爾仇方爾兄弟傳仇匹也箋云怨耦曰仇震按文
王伐罪之師豈可以謀伐仇怨言乎仇如公侯好仇
之仇傳據爾雅釋之為匹是也仇方大國也兄弟衆
與國也以崇彊暴不易伐故詢之大國與已匹者而
連合衆與國然後與師當時大國小國雖皆其服於
文王者文王未嘗稱王則交鄰匹敵之義耳殊其難
以別大小故曰詢曰同日仇方曰兄弟又大國或大
夫至小國君自至如春秋時事也國語曰咨親為詢
韋注云詢親戚之謀

靈臺阿章於論鼓鐘於樂辟靡傳水旋丘如壁曰辟靡

毛鄭詩考正

卷三

二

以節觀者箋云論之言倫也震按論倫同音故倫通
用論古字經綸亦通作經論辟靡於經無明文漢初
說禮者規放故事始援大雅魯頌立說謂天子曰辟
靡諸侯曰類宮盧植云漢文帝令傳
士諸生作王制篇如誠學校重典
不應周禮不一及之而但言成均誓宗孟子陳三代
之學亦不涉乎此他國且不聞有所謂泮宮者周鼎
銘曰王在辟宮獻工錫章左氏春秋曰鄭伯享王於
闕西辟史記曰豐鎬有天子辟池譙周曰成王作辟
上宮此單言辟者也周頌曰于彼西雝傳云雝
澤也古銘
識有曰王在雝上宮此單言雝者也其曰辟上雝上

則以名池名澤而作宮其上官因水為名也趙岐注
孟子雪宮云離宮之名也宮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
之饒此詩靈臺靈沼靈囿與辟廱連稱抑亦文王之
離宮乎問燕則遊止肄樂於此不必以為太學於詩
辭前後尤協矣

下武首章箋云下猶後也震按自上世數而下故下有
後義下武謂繼承步武故曰世有哲王國語在下守
祀不替其典注亦云下後也屈原離騷之賦曰及前
王之踵武

三章永言孝思思維則傳則其先人也震按孝思所

毛鄭詩考正

卷三

三

思皆本於孝也長此孝思遂能所思無非至則則者
準則之謂不越畔斯適當乎則矣呂伯恭讀詩記說
烝民之二章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為
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以例此詩所言孝思何者是其
則凡人以心應萬事心之官則思未有不思而昏昧
以行者是終身之行思統乎其全惟仁人孝子能盡
人道修己安百姓舉動無不合於天則斯以成其仁
孝否則仁孝有虧由是言之終身之行統於思終身
之思統於孝行之則思之則孝之則一也詩美武王
繼世德定天下所思不越乎則皆本其作求之孝故

日孝思維則下章又申之曰昭哉嗣先世之事此詩
大指合盡君道盡子道為一以美前王廟後王重有
望於為孝子即為仁君也通其義雖舜禹所思異其
先人而所思之本在不忘孝實無二致

生民首章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震按此詩異說紛然秦
漢間儒已莫能徵考治經所當闕疑者也然其事關
禮典之大又不可徒守闕疑之義合詩禮綜覈之周
禮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鄭注云周立廟自后稷為
始祖姜嫄無所妣是以特立廟而祭之然則周人特
立姜嫄廟之意非后稷更無所祖而不得不妣姜嫄

毛鄭詩考正

卷三

十四

一人乎至於魯蓋亦立姜嫄廟謂之闕宮魯何以作
闕宮周立太廟事后稷別為姜嫄立廟魯侯承祀見
於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見於禮曰魯人將有事
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官鄭注云告后稷也告之者
將以配天然則以周享先妣推事后稷之義事之魯
亦推事后稷之義而事之乎帝繫曰帝嚳上妃姜嫄
本失實之辭徒以傳會周人禘嚳為其祖之所自出
國語禘郊宗祖報五者禘郊與宗祖之名異有虞氏
郊禘商人禘舜禮記祭法易之以有虞氏郊嚳宗堯
殷人禘嚳嚳在郊禘未可知也虞舍其先世而宗堯

是亂宗屬矣非也使魯爲周家祖之所自出何雅頌
中言姜嫄言后稷竟無一語上溯及魯且姜嫄有廟
而魯無廟若曰履跡感生不得屬之魯則魯明明非
其祖之所自出曾謂王者事祖廟之大義而可蒙昧
其間乎由是以言周祖后稷於上更無可推后稷非
無母之子故姜嫄不可無廟始祖廟之外別立姜嫄
廟不在廟制之數周禮享先妣與天神地示四望山
川皆分用前代之樂享先祖用周大武此禮意之至
微也無於禮者之禮也明乎禮可以通詩詩美姜嫄
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何也禮祀並事天之名德可
主郭詩考正 卷三

以當神明然後能事天姜嫄無夫而生子故推明其
德之能禮祀上帝卽魯頌閟宮所稱赫赫姜嫄其德
不回上帝是依是也凡言德行至於能事天皆純粹
無疵之極辭克也者不有是事也以弗無子者許益
之云弗無之爲言有也如莫匪爾極者皆是爾極也
求福不回者求福之正也方社不莫者祭之早也其
則不遠者則之近也如許氏說無庸破弗爲袞然不
直曰是以有子而日以弗無子反言以見其非理之
常次章曰上帝不寧不康禮祀居然生子何也古字
不皆作不前曰以弗無子後曰居然生子莫知其由

也氣化生人已後既人類相生久矣忽有界乎氣化
之際者而所生又非常之哲人豈可謂之偶然乎莫
明於言禮祀獲福之常理以見哲人降生與降福無
二理也聖人之所難言也三章言生而棄之感其異
然後收養之反獲之名棄以此此必非設言也使未
嘗棄而言之是誣也舊說謂高禖祓除無子求有子
及生子月辰又懋側室肅戒不御箋云風之言肅也若是則
姜嫄有夫而求子反以生子歸之履跡決爲非父之
子至於棄之是惑也非父之子矣又安得以譽爲父
乎商人禮契於上亦更無可推故商頌言有娥與周
主郭詩考正 卷三

之但言姜嫄同不然何異知母而不知父舍德行人
事而辭涉穢祥怪迂商周之禮與詩咸悖矣稷契之
生旣皆非常或棄或否何也上古人心醇質以爲不
祥則棄不以爲不祥則不棄無他故也
載震載夙載生載育傳夙早育長也箋云夙之言肅也
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按說文夙
早敬也此詩下句言生而養長上句益言旣娠至於
生早敬不忘耳
三章牛羊腓字之傳腓辟字愛也按史記言馬牛過
者皆辟不踐用毛詩說耳肅謂之腓脛後也字如春

秋傳使字敬叔之字養也牛羊以乳就養之則嬰兒
在其脛脇間故曰腓字殆猶子文虎乳之之事

會伐平林傳又為人所收取之震按既人所收取當不

復奪於人而棄矣蓋生子以為不祥雖始棄見牛羊

腓字猶但怪異之徙而欲遠寘平林適會伐平林多

人又避去遂棄寒冰無人之所耳至見鳥覆翼後乃

知天實生之不敢終棄之也

厥聲載路傳路大也震按凡物載之而遠故載有載達

載行之義逸詩淑慎爾止無載爾偽是行詐偽傳達

於人國語登年以載其毒是行毒害達及於衆皇矣

毛鄭詩考正 卷三 七

篇申夷載路言歸往者習行平易四達於道路即所

謂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此詩言聲音之大達聞於道

路兩載路可互證

五章第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衰實發實

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傳方極畝也苞本也種雜種

也衰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穎垂穎也栗其

實栗栗然箋云方齊等也苞亦茂也種生不雜也衰

枝葉長也發發管時也栗成就也震按實方當與大

田篇既方互考方皆讀為房穀實外稃甲謂之房既

房言既生稃甲時實房言生意欲萌未解稃甲時即

所謂實函斯活也實苞當與詩中凡言苞者互考皆

叢生豐緻根相連錯之謂今方言猶呼叢為本與傳

合爾雅云苞豐也苞稹也如竹箭曰苞義互相足鴉

羽篇箋云稹者根相迫迮相致也孫炎云物叢生日

苞齊人名曰稹實苞即所謂繹繹其達時也種當如

箋說孔冲遠引不稹不莠申之是叢生之後乃能辨

其苗盡得種之善不雜稹莠其間也衰則衰然其苗

盛長發則葉滿密後抽發其穗秀者如所謂黍稷方

華也堅則粒成而堅矣好則粒齊而充無耗滅者矣

穗垂曰穎良秬篇云積之栗栗爾雅栗栗衆也郭璞

毛鄭詩考正 卷三 六

云積聚緻此言於堅好垂穎後蓋在穗繁多緻密栗

栗然是為豐熟詩辭相比次上下可推至其字義推

之經中有通證庶少差失說者往往緣辭生訓偏舉

一隅惑滋多於是矣

行葦首章莫遠具爾箋云爾謂進之也震按爾猶此也

如春秋傳公與為爾也公與議爾也爾是此三字義

通言無有在遠者皆具集於此相親接為之設筵授

几

既醉六章室家之壺傳壺廣也震按爾雅宮中巷謂之

壺壺字無他義蓋言所錫之善在屋室之內耳下文

始舉以實之國語引此詩說之日壹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借居室所容衍之為廣裕民人猶借周行二字衍之為二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毛詩皆本其意

公劉篇義箋云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按周自公劉

始居幽書傳闕逸莫能詳其時世考國語史記所錄

祭公謀父諫穆王曰昔我先生俗本國語脫去王字宋本及史記並有

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

不甯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蓋不甯已上世

為后稷之官不知凡幾傳至不甯然後失其官也夏

毛鄭詩考正

卷三

九

之衰疑值孔甲時史記稱孔甲淫亂夏后氏德衰諸

侯畔之殆后稷之官及有邠之封此時乃相因而失

諸侯侵奪天子不正之是以遠竄禹至孔甲三百餘

年據史記十一世十四君則有邠始封至不甯亦且

十餘世周本紀曰封弃於邠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

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甯

立不甯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甯以失其官

而奔戎狄之間不甯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史記

不曰弃卒而曰后稷卒且上承后稷之興在陶唐虞

夏之際皆有令德此書法也世次中闕莫知其名繼

弃而為后稷謹修其官守以至不甯是不一人故日

皆有令德及最後為后稷者卒其子不甯立末年而

失其世世守官微竄之際殆不絕如禮典文謀記一

切蕩然雖公劉復立國於幽後已無舊人能追先世

之代系故國語稱十五王不數其皆有令德而世后

稷者漢劉敞對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積

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幽所謂積德累善十

有餘世與本紀皆有令德之文是漢初相傳咸知不

甯已上代系中隔矣其曰避桀者傳聞異辭毛詩云

亂地逐而繫之桀時則近之湯代桀至紂十七世据

毛鄭詩考正

卷三

三

國語史記公劉至文王十二世世本十孔甲之後帝

皐帝發帝桀不甯之後鞠公劉此代系不相遠者昔

人致疑於自契至湯十四世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

湯文相去隔商之六百祀使知周之先自不甯上闕

代系不得而數斯可無惑也國語曰孔甲亂夏四世

而殞則周人言夏之衰指孔甲不指太康甚明以地

考之幽在邠北百餘里邠今西安府武功縣幽今邠

州不甯所竄又在幽北二百餘里今慶陽府安化縣

有不甯城不甯遭迫逐自邠而遠竄公劉力能自興

於是思舊土聚糧治兵而來用後后稷之封故詩曰

思輯用光又日涉渭爲亂是有郃故封至公劉而復
郃在渭北非得郃無由絕渭而南也岐山亦在其邦
域之中不處於郃者地邑民居以人與時之宜而已
卷阿五章有馮有翼傳道可馮依以爲輔翼箋云馮馮
几也翼助也震按馮滿也謂忠誠滿於內翼之言盛
也謂威儀盛於外馮翼二字古人多連舉屈原賦之
馮翼惟象淮南鴻烈之馮馮翼翼皆指氣化充滿盛
作然後有形與物

民勞首章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過寇虐憚不畏明震
按無縱詭隨式過寇虐五章竝言之以對文見義此

毛鄭詩考正 卷三

主

蓋言無縱詭曲阿從之人以慎防其無良又止絕寇
害暴虐者爲其曾不畏明命而毒民詭隨寇虐惡之
見於事也無良不畏明惡之根於其心也無良則必
詭隨矣不畏明則滿其寇虐不顧矣小人之害國家
大都不出此二者又詭隨乎上寇虐於下二者亦恒
相因豈有無良而畏明也者是章推論其心後四章
直舉其害
板五章喪亂蔑資傳資財也震按予人以物曰資上言
民之呻吟無以爲生此則言暴虐喪亂之政無復有
資救埤益國者故繼之曰曾莫惠我師

柔柔首章倉兄填兮傳填久也震按填如小宛篇哀我
填寡之填徒典切字亦作疹韓詩云疹苦也

三章國步夷資震按言無或資救以埤益此國步者承
國步斯頻而云然

六章莽云不逮震按詩中云字言字皆爲辭助者多矣
有進心而使之不敢前所謂如遡風而行不能喘息
也

十一章弗求弗迪傳迪進也震按迪之言啟也達也見
於尚書二十八篇者所施不同義歸於一說者緣辭
生訓一篇之中遂多差違

毛鄭詩考正 卷三

三

十三章聽言則對誦言如醉箋云對答也見道聽之言
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真臥如醉震按國語云
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又云倚几有
誦訓之諫又云使工誦諫於朝凡誦者皆爲誦成言
以納箴諫詩蓋謂聽人言則與之應答非耳無聞知
者也及爲之誦言箴諫乃如醉而漫不省者矣
十五章職涼善背傳涼薄也箋云職主涼信也震按上
多涼德而善欺肯以害民則民亦相欺而罔極矣上
行暴虐而競逐用力則民亦巧避而回遁矣上肆其
貪而盜奪爲寇則民愁苦而動搖不定矣故詩連舉

民之罔極民之匪適民之未戾皆職由貪人敗類者在位所致以見亂不起於民當循其本也苟亂成而營民亦大惑矣

雲漢首章寧莫我聽震按寧乃也語之轉篇內寧丁我躬胡寧忍予寧俾我遯胡寧瘼我以旱竝同俾我遯言使我不能安於上位也

韓奕首章奕奕梁山震按箋云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

北其說非也夏陽之梁山在西周畿內水經注高粱水首受濕水於吳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曰之陵故以吳陵名堰水自堰枝分東逕梁山南顧炎

武云濕水徑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粱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

二章條革金厄傳厄烏蠲也箋云以金為小環往往纏

搯之震按士喪禮直綴大鬲喪服作搯說曰盈手曰搯中人之手搯圍九寸蓋兩指搯合如環謂之搯因以為環名說文搯搯本一字省作高厄俗書相仍寫

厄作厄

三章出宿于屠震按屠即鄙說文云左馮翊鄠陽亭今

西安府同州有郿谷

六章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箋云燕安也震按箋於篇義

下云韓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箋蓋誤證耳漢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昔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為衛滿所伐遷居海中鄭遺元水經注曰聖水逕方城縣故城李牧伐燕取方城是也又東南逕韓城東詩韓奕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釋文曰燕師王肅孫毓並云北燕國顧炎武曰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謂韓土在北陲之遠也

毛鄭詩考正卷三終 歷城周永年校字

毛鄭詩考正 卷三 西

毛鄭詩考正卷之四

毛詩故訓傳鄭氏箋

周頌清廟秉文之德傳執文德之人也箋云皆執行文

王之德震按詩中言文王不單舉文字倘祀武王成

王必不可云秉武之德秉成之德也凡經傳以文贊

美其人者不一皆經緯明備威儀敬慎之稱能執是

德夫然後可以對於在天之靈而駿奔走以執廟中

之事矣駿猶敏也

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震按古字丕通作不據洛誥是

為成王七年壬辰周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烝祭

毛鄭詩考正卷四

文武之詩周公相成王朝諸侯後故咸至廟助祭詩

中不顯頌文王不承頌武王甚明蓋同一不顯耳以

後承前則謂之丕承此詩先言助祭者之致敬而推

本先王之丕顯於前丕承於後是以人心自無或厭

倦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與詩通

維天之命假以溢我傳假嘉溢慎箋云溢盈溢之言也

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震按說文誡字下云嘉善也

詩曰誡以謚我毛詩以嘉釋假正合誡字之義春秋

傳引詩作何以恤我轉寫譌失耳爾雅釋詁云茲神

溢慎也又云急誡溢慎貉誡顛頤密寧前也毛詩

以慎釋溢義本爾雅而溢慎謚爾雅又皆為靜益靜

慎意得交通未有心氣不靜而可謂之慎者未有能

慎而浮妄之動不除不狃然寧靜者說文謚無聲也

史記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謚哉索隱

曰恤謚聲近又莊子書以言其老洫也陸德明云本

亦作溢同音逸然則謚之為溢為恤亦聲音字形轉

寫譌失古經難治類若是矣書之謚刑謂慎刑伏生

今文尙書足據此詩承上文王之德之純而言嘉以

慎我我其取之思取法文王嘉美之純德以敬慎也

維清肇禋迄用有成震按蔡邕書石經用魯詩而其作

毛鄭詩考正卷四

獨斷云維清一章五句奏象舞之所歌也蓋魯詩與

毛詩皆以為歌維清舞象箭矣周人制禮作樂推本

功德所起象文王時武功而作者謂之象維清專為

象舞之樂章故歸功文王而言此天下澄清光昭於

無窮者文王之法典實開始禋祀皇天盛禮以迄於

今而有成是周有天下之祥如此也辭彌少而意指

極深遠

烈文維王其崇之震按此詩成王之辭首言烈文辟公

美其有功烈有文德則是先王之所大封故繼曰錫

茲祉福惠我無疆錫者本於上之辭詩中言我者多

為已與人共舉親之之辭先王既錫祉福又且惠愛無有疆限則子孫世世天子世世諸侯皆長保之所以長保之道勿封殖專利勿侈靡傷貨是乃先王之所崇尚承上錫與惠指先王則王為自成王稱述先王也

念茲戎功傳戎大震按戎功翼戴文武佐定天下之大功也成王即政之初其助祭諸侯往往佐文武立功者故篇首曰烈文辟公美其功也中曰念茲戎功使勿替厥功也終曰於乎前王不忘相與懷文武之德也

毛鄭詩考正 卷四

三

天作彼祖者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箋云祖往行道也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倂易之道故也震按詩言岐山之道民所歸往視之坦然平易蓋心悅而願歸之故無艱阻也後漢書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祖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章懷太子注云韓詩薛君傳曰祖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據此與箋說以訂經之文薛君治韓詩鄭君治毛詩但字者字所授經無異不知何時轉寫為者作矣而沈存

中云彼祖矣岐有夷之行後漢書朱浮傳作彼祖者岐有夷之行王伯厚詩攷序云朱文公集傳彼祖者岐從韓詩今訂以韓詩薛君章句釋祖為往伯厚蓋未深數而為是言耳沈所引後漢書乃朱輔疏為作朱浮傳又為祖作祖或皆轉寫致誤又驗其書所辨別惟矣字者字殊二字上皆作祖不殊殆欲證古經作者不作矣而書經轉寫於祖字偏旁涉筆偶舛集傳意在以險難夷實緣沈存中筆談語文於中庸蒲虛也亦取筆談之臆說改舊注朱輔所引傳稱岐道雖僻及薛君稱岐道阻險但為有夷之行發義不涉

毛鄭詩考正 卷四

四

祖字詰訓後人因王伯厚之言遂為韓詩生一誤證幸有韓詩祖往也之解尚存因沈存中之言檢朱浮傳無此語且於後漢書留一疑雖朱子博擇衆言以訂古猶憑為文改經是以詳摭論之昊天有成命傳基始命信有寬密寧也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箋云廣當為光固當為故字之誤也震按古字單直通虞翻注國語亦破廣為光荀子禮論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記載其文作流澤光二字蓋互相涉毛詩此篇傳義悉本國語叔向說是詩曰頌之盛德也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

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有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蘇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蘇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蘇故曰成以叔向晉之博聞者又去作詩之時世未遠詩教羣習未失詁訓語言未移其說如此後儒不能用其解者今之去叔向數倍於其去詩之作併舉叔向所解說不能通之矣古人謂全而無虧曰成謂昭示明信曰命天之昭示明信

三鄭詩考正

卷四

五

者百物生生同然無妄是也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不棄其命之謂定命早夜敬恭其命有始未竟之謂基命凡德盛禮恭皆終身如始以爲未竟者也基如太子晉稱其德十五而始平之基前言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以物皆得之無妄言謂之命天道也以物共觀之不渝言謂之信人道也故叔向於夙夜基命說之曰命信也究其實人道即天道王者求盡天道故詩不更其辭知其源而本之曰昊天有成命於是乎有畏天命之義故叔向以爲

翼上二后之能受豈天諄諄然告之而聽受之乎舉凡尙賢好德使命之精微隨動隨應而皆有以不謬斯之謂受言乎受則有虛衷納善之義故叔向以爲德讓而賈景伯唐子正釋之曰謂詢於八虞訪於辛尹之類是也古人謂不自用爲讓謂百官族姓爲百姓詩中凡曰成王者毛詩云成是王事也不敢康者不泰然而居臣民之上則有資於臣鄰之義故叔向以爲敬百姓寬仁曰宥靜專寧一曰密恭儉信寬帥歸於寧者寧一又其要道也續代不絕曰緝如授几有緝御之緝古人謂前後翌代曰明故以明釋緝猶

毛鄭詩考正

卷四

六

爾雅以明釋翌也後不復舉明爲說則明非取光明義可知以緝熙者但言熙繼不絕而已起而有光曰熙敦篤曰亶重慎曰厚極之曰肆致極堅持無所中變曰固謀慮息安曰靖調適平不紛擾曰蘇故以厚釋亶以固釋肆以蘇釋靖蓋不已其光敦重其心以致極治道於是乎平定息安天下合是詩所道庶幾謂之成王成其王事而無關失之稱故叔向統釋全義而以故曰成終其說謂是乃爲成王之德也是乃爲能明文德而昭之謂成能定武功而烈之謂成也是乃爲領之極甚盛德也領之體語少而意深遠此

詩祭豈獨斷亦以為郊祀天地之所歌則魯詩與毛詩同詩陳二后奉若天道成王事求靖民之盛德周之能事天地在是毛鄭說詩賈唐注國語皆以成王非謂周成王身據叔向之全文可推也

我將維天其右之震按冬至祀天於圓丘報始也故以后稷配季秋享五帝於明堂報成也故以文王配周禮有祀天旅上帝之文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即天也而分言之者統宰乎上則曰昊天上帝五方皆天而祈報風雨寒暑則於五方之天故曰五帝亦曰上帝此詩曰

毛鄭詩考正 卷四

七

維天其右之五方之天也周禮旅上帝月令季秋之月大饗帝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皆五帝也祀天又旅上帝猶祀地又旅四望既統事又分事其義始盡焉耳

執競不顯成康傳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震按成即成王事之謂康如易稱康侯治安之謂也言不顯乎成王事安國家為上帝之所皇大自彼既成既安以覆有四方功烈斤斤然且明著無已彼指其時若以成康字為成王康王則頌武王止云執競云無競維烈而頌成康之不顯上帝皇天之辭過於武又直

似武王尙未克定四方自彼成康而於是乎奄有亦難通曉以祭禮考之時祭各於其廟祫祭皆在太廟周家既定禮典後必無合祭武王成康而不及文王者矣

臣工嗟嗟保介維莫之春箋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勅其車右以時事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震按勅保介者天子諸侯耕藉勸農保介乃同車之人田器置於其間故見諸詩辭以命諸侯急農事下云

毛鄭詩考正 卷四

八

抑又何求乎惟民之如何用力於新田畝田者是急耳麥則將受上帝明賜矣盡力於耕又將畀以豐年也命農具田器錢鎛之屬以幽詩合之三之日于祀四之日舉趾是其事夏小正農緯厥耒農率均田初服於公田皆紀在正月則莫春為周之三月夏之正月無疑後人不解三代時月相變在漢儒蓋明知之無待辨論故孟子秋陽以暴之趙岐注云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禮記明堂位篇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於太廟孟春謂夏之仲冬季夏六月謂孟夏四月正與詩所言莫春合後

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何休注公羊春秋謂夏以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尙黑殷以建丑之月爲正鷄鳴爲朔法物芽色尙白周以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尙赤此三代時月正朔相變之義陳寵何休猶能言之使四時不隨月而改是周之時夏之時一也孔子又何必言行夏之時乎

三鄭詩考正

卷四

九

噫嘻傳噫歎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箋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假至也震按詩凡言昭假者義爲昭其誠敬以假於神昭其明德以假天精誠表見日昭貫通所至曰格爾之言此也如莫遠具爾耆定爾功之爾詩首以噫嘻發辭噫嘻猶噫歎祝神之聲儀禮既夕篇曰噫三注云三有聲存神也舊說以爲噫噫興也噫與即士虞篇注云噫者噫歎也禮記曾子問篇注云噫噫歎警神也此詩春夏祈穀於上帝之所歌故噫嘻於神而言成是王事昭假在此以爲民祈禱既祈之後率農播種而徧使之盡力焉蓋民事即

王事重農乃所以成之也周禮園圃四郊之祀園五祀昊天上帝四郊祀五帝而統事天分事天之義於是乎備園圃惟冬至一舉四郊則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舉祀五帝無非重農爲民以成王事而已園圃郊之大者也王者之專事天也四郊郊之細者也王者之爲民事事天也大主統細主分而禮之隆殺如之專事天不敢以瀆也故歲一舉爲民事事天不敢不詳也故四時迭舉聖人制禮之精意也

雖緩予孝子震按詩中曰天子穆穆明明爲美主祭者之辭非主祭者自爲辭也詩凡言緩者如緩以多福

三鄭詩考正

卷四

十

緩我眉壽以緩後祿辭義並歸主祭者受神降之福此則下所云使之世世有通哲者爲之臣備文武之德者以爲君而事天昌後永久不替以及眉壽繁祉是也又廟號自考已上通稱考如五廟曰祖考廟曰顯考廟曰皇考廟曰王考廟曰考廟爾雅釋親自父母已上不離父母之稱而主祭者入廟門則全乎子子亦在廟通稱箋以烈考文母爲光明之考文德之母是皇考烈考文母祫祭統稱祖與妣之在廟中者固無所隔也蔡邕說此詩禘太祖之所歌與毛詩同篇名又謂之徹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注

云徹者歌離是也周禘歌離於徹魯僭用禘則亦歌
離於徹至後三家亦以離徹天子之樂章下用於大
夫而不自知其無取於義相襲然也尸出而徹故言
薦牲陳俎以受釐而歸福於主祭者繫離於徹於禘
祭之末詩中辭義明顯可推

武者定爾功震按爾猶此也

閱子小子陟降庭止震按此言武王常念文王之道一

陟一降於庭皆效法文王而行之即詩落所謂紹庭

上下陟降厥家也蓋其克孝可以永世為子孫常者

在此而文武之緒在此矣

三鄭詩考正

卷四

十一

訪落於乎悠哉朕未有艾箋云艾數震按艾讀為艾母

之刈艾之言止也有續未竟曰未艾小雅庭燎之二

章曰夜未艾後於未央央中先於鄉晨春秋傳曰國

未艾也又曰大勞未艾並未有竟止之謂此言朕未

有艾者循行昭考之道未有可止以見悠遠難終故

下云繼猶判澳判澳即伴與展舒而常不盡之意

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箋云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

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震按上言紹庭

上下陟降厥家即所謂念茲皇祖陟降庭止也歎美

武王紹述文王之道家庭上下陟降無不由之以安

罔諄顯此成王之知難而又致其慕如是

小慈莫予并蜂自求辛螫傳并蜂摩也震按爾雅

各擊曳也注云謂牽挽今考詩辭言我無牽挽使失

行而致辛毒徒自求得之耳此言懲於前下則言慎

於後

絲衣不戾不敖傳吳謹也震按吳方言云大也說文云

大言也徐錯以為大言故矢口以由聲

酌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躋躋王之造箋云介助也震按

詩言武王時晦則晦故有灼鑠之師但遵時而安養

及時顯則顯故天乃大助而克寵受於天成躋躋王

手鄭詩考正

卷四

三

者之為下言則有嗣之用眾者實維此事允師明眾

不可輕用也

桓皇以問之傳問代也震按詩中未嘗一語及商獨問

之為代商之字於文無所承指似難強通蓋上言保

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則是保有其士眾而往

用之四方遂克定周家王業此所以緩萬邦者豈復

諸侯之事乎實天子之事而武王之德上昭乎天天

以武王代之皇如惟皇上帝之皇謂天也緩萬邦是

代天子事克定厥家是代天子位

賚敷時澤思震按思辭助也言布是文王之事而尋釋

賚敷時澤思震按思辭助也言布是文王之事而尋釋

之故意末云於釋思歎美武王繼承尋釋之善也

我徂維求定震按謂往克商求安天下蓋聖人無取天

下之意有安天下之仁

時周之命箋云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震

按蔡邕亦以此詩為大封於廟賜有德之所歌義與

毛詩同春秋傳引桓賚竝繫之武則奏大武之所歌

大封正武王時功成之一事舞大武歌此諸篇為六

成之節頌作於成王時所以推明武功而美之則詩

頌美武王非為諸侯言明矣樂記曰武始而北出再

成而滅商三成而南鄭注云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

毛鄭詩考正

卷四

三

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今考

詩中我徂維求定之云適合大封於旋反後故春秋

傳以賚為其三桓為其六詩章與舞之取義協殆篇

第未亂時舊次有天命然後可以大封而釋繼文王

求安天下實受命所自篇首述武王之意末二句則

致贊美之辭著之樂章使天下咸知周受命之正也

般墮山喬嶽允猶翁河震按爾雅墮山墮墮與楸聲義

通圓長曰楸凡山之形不正圓故有墮之名謂山之

圓而長者喬與嶠同爾雅銳而高嶠是也河會眾流

不翁則泛溢水性不常不允則不久翁山主乎靜故

以形言曰墮曰喬水主乎動故以德言曰允曰翁於

皇是周言周既代殷也陟其高山謂方嶽也山嶽之

墮者喬者河之翁而允矣由地中行也以及普天之

下莫不聚於是而對之是周之受命而於此秩祭也

古書猶由交通蓋同聲轉寫之譌遂相沿為古字通

用以免改字詩篇取於義名般般旋也旋徧天下也

時邁燔柴祀天告以方望之事般則望而秩祭山川

非受命不得巡狩猶之非受命不得大封故時邁曰

昊天其子之而賚與般皆曰時周之命云爾

魯頌泮水首章思樂泮水震按泮水出曲阜縣治西流

毛鄭詩考正

卷四

十四

至兖州府城東入泗通典云兖州泗水縣有泮水是

也泗水縣即魯下邑

二章匪怒伊教震按凡使民畏威而遠罪之事無非教

此則言非由怒而足以教化人所以申明其德音之

昭昭也或以此一語證泮宮為諸侯之學於詩意亦

謬矣

五章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震按穀梁春秋云作為也有

加其度也此作泮宮蓋亦增益更治耳魯有泮水作

宮其上故他國絕不聞有泮宮獨魯有之泮宮也者

其魯人於此祀后稷乎魯有文王廟稱周廟而郊祀

后稷因作宮於都南泮水上尤非諸侯廟制所得及

宮卽水爲名稱泮宮采繁篇傳云宮廟也是宮與廟

異名同實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

頌宮泮與頌同聲假借鄭注云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

然則詩曰從公于邁曰昭假烈祖靡有不孝明在國

都之外祀后稷之地曰獻賦獻囚獻功蓋魯於祀后

稷之地時亦就之賞有功也王制篇之言作於漢文

帝時多涉傳會未足據證春秋僖十三年夏會于鹹

魯齊未陳衛鄭許曹凡八國左傳曰淮夷病杞故十六年冬會于

淮同前加邢凡九國左傳曰謀郇杜注云郇爲淮夷所病故且東畧也齊

毛鄭詩考正

卷四

五

桓公會諸侯而城緣陵遷杞又城郇不果城而還其

不以師加淮夷必有淮夷求成獻賂之事不足書故

不見於經傳此詩至五章已後乃及淮夷非全無是

事而徒侈言之矣淮夷近魯魯所當使之服則詩又

以勉魯侯矣

閔宮二章敦商之旅震按敦於文从支隸省本督責之

義敦篤督語之轉說文敦字下一曰誰何也史記信

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崔浩云何或爲呵漢舊儀宿

衛郎官分五夜誰呵呵夜行者誰也誰呵亦卽呵止

蓋敦商之旅猶云邊商之旅耳

三章周公皇祖震按皇祖周公倒句以就韻

四章三壽作朋震按三壽謂上壽中壽下壽之人作朋

言皆得與爲比壽由是引而極之故又曰如岡如陵

王伯厚云晉姜嵬銘曰保其子孫三壽是利魯頌三

壽作朋蓋古語也

五章公車千乘傳大國之賦千乘震按鄭康成注周禮

小司徒職引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

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

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

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井三千家革車

毛鄭詩考正

卷四

六

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

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以成三百家家可

任者一人計之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三

十人是十而取一周禮小司徒職曰凡起徒役無過

家一人者宜謂此司馬法一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

四邑爲正正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

正牛四正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

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謂之乘馬

考之小司徒職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

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

家二人通上中下地率之凡二家五人一成三百家
 可任者計七百五十人而長轂一乘甲士步卒合七
 十五人亦十而取一前法家可任者一人正卒也此
 法二家五人通正義之卒也除正卒二人其餘二家
 三人爲美卒所謂以其餘爲美惟田與追胥竭作起
 之作之並十取一然則百井九百夫之中起正卒三
 十美卒四十五六十夫而取二正卒三美卒共五人
 唐李靖稱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
 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
 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此卽孫子
 毛鄭詩考正 卷四 七

所謂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實
 戰國時敝民窮師之爲而包咸之徒信用王制傅會
 之說以大必不踰百里然不得言封建諸侯無千乘
 之國遂謂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俗儒治經不
 能稽遠語之以大國方數百里則以爲失制獨不疑
 十井共一乘亡國之政民不堪命不至是是詩公車
 千乘公徒三萬與一乘士徒凡三十人者適合魯千
 乘之國故曰公車千乘康成箋詩據大國三軍合三
 萬七千五百人舉成數稱三萬實減退七千五百人
 其答林頤又云二軍之大數則實加五千人孔沖遠

謂頌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似二軍可稱三萬三軍當
 稱四萬也國語管仲制萬人爲一軍而曰三萬人以
 方行于天下數雖與是詩相當魯未必用齊法宜據
 周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之法釋詩而二軍三軍
 勿泥其數可也
 壽晉與試震按晉皆也試用也言髮台背諸壽之徵皆
 與之歷用備有也
 九章新廟奕奕箋云修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姜嫄之
 廟廟之先也震按首曰闕宮有恤實實枚枚卽繼曰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若闕宮非姜嫄廟無此立言之
 毛鄭詩考正 卷四 六

體矣其曰是生后稷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
 犧明郊祀后稷因推后稷所生此魯有姜嫄廟之所
 以然也太王文武之興周其祥固開於姜嫄者也魯
 侯承祀謹脩廟寢而有此新廟奕奕言一姜嫄廟而
 餘廟可見以姜嫄爲廟之先且遠故也魯有文王廟
 不在廟制之內故異其稱曰周廟上溯至后稷且至
 姜嫄尤當異稱故曰泮宮曰闕宮闕之言局閑靜慎
 也以周之厥初生民魯人又謂爲禰宮神之也毛詩
 引孟仲子曰是禰宮也康成詩譜云孟仲子者子思
 弟子陸德明序
錄云魯人

商頌那亦不夷釋按亦不猶云不亦古語然耳

長發首章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傳有娥契母也釋按

此有娥但指契母方將者言其後欲大耳史記云契

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賜姓子氏此詩言洪水

茫茫禹敷下土方著契佐禹之功也言帝立子生商

著受姓所起由是世世相繼商日以盛也

三章帝命不違至于湯齊釋按此言自商之先祖至湯

世有明德天命不去齊同以集有天下之大命

四章為下國綴旒釋按孔子三朝記云所以為儀綴于

國會子制言云行為表綴于天下綴者懸綴於高民

所瞻望之謂旒亦垂飾章美以示儀者也言為下國

仰而取法

不競不綵傳綵急也箋云競逐也釋按綵本引綵之急

廣韻云急引也凡競逐躁急剛猛柔弱皆害於施政

教

五章為下國駿厖傳駿大厖厚也釋按綴旒言望之以

為法也駿厖言恃之以為安也上章言政此章言勇

上章但言球玉此章則言供貢義各相配

毛鄭詩考正卷四終

弟澍校字

乾隆丁酉八月刊

道光庚寅仲秋錄

毛詩鄭箋改字說

小娜嬛館

NY 11, 1960

毛詩鄭箋改字說自序

喬樅隨侍

家大人鰲峰講院適以毛詩鄭箋改字說課士命樅學焉樅嘗聞之

家大人曰鄭君箋詩其所易傳之義大氏多本之魯齊韓三家如讀素衣朱繡為綃讀他人是愉為偷解豔妻為厲王后解阮祖共為三國名此魯說也讀邦之媛也為援助之援讀可以樂飢為藥飢此韓說也詩緯多用齊詩漢書翼奉傳曰臣奉竊學齊詩問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後漢書郎顛傳曰

序

四始之缺五際之阨又引詩汎歷樞云云皆齊說也詩緯汎歷樞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之十月夏之八月十月之交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日為君辰為臣辛金也卯木也是箋亦用齊說如斯之類皆證據顯明者間有不言其讀而但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亦有仍用其字而但於訓釋中改其義以顯之蓋當時魯齊韓竝立學官家習戶誦故箋所采摭不煩具徵諸家而治詩者無不知之今三家詩亡不能盡攷然舉一反三足以徵信鄭君深明於文字聲音訓詁通假之源折衷微言擇善而從囊括宏通其學之卓出諸儒者在是近

儒臧氏玉林著經義雜記首發其覆嗣陳氏見桃毛詩稽古編惠氏定宇詩經古義段氏懋堂詩經小學皆有所發明然尚有未詳者

家大人躬嘗鉤攷魯齊韓三家詩欲為傳箋同異者疏通證明之輯而未成喬樅謹遵所聞蒐討羣書參互攷證申明鄭君之說凡風雅及頌共若干條案列如左道光己丑季冬八日候官陳喬樅序於蕙脩蘭實之齋

序

二

毛詩鄭箋改字說卷一

侯官陳喬樞學

國風周南

關雎序哀窈窕箋哀蓋字之誤也當為衷衷謂中心怨之釋文哀前儒竝如字鄭氏改作衷正義曰以后妃之求賢女直思念之耳無哀傷之事在其間也經云鐘鼓樂之琴瑟友之哀樂不同不得有悲哀也故云蓋字之誤衷與忠字異而義同論語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為滅傷其愛彼仍以哀為義者鄭答劉炎云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臧氏玉

卷一

一

林經義雜記曰後漢書皇后紀云進賢才以輔佐君子衷窈窕而不淫其色李賢注引詩序云衷窈窕蓋俱用鄭說李善注文選詩序云衷當為衷謂中心思念之也六臣本作衷翰曰衷念也喬樞謹案呂覽報更云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注哀愛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哀猶愛也愛乃思念之也是哀亦有愛而思念之義但鄭恐人不察而以為有悲哀之意故易為衷云蓋字之誤者為疑詞也又案箋云謂中心怨之釋文怨本作念李善文選注即用鄭箋亦作中心思念之怨義與思念隔當從念字為正

關雎首章君子好逋逋逋匹也箋云怨耦曰仇喬樞謹案禮記緇衣引詩云君子好仇漢書匡衡傳引詩曰君子好仇衡治齊詩與翼奉蕭望之同師是所引為齊詩矣余疋釋詁仇匹也郭注引詩曰君子好仇家大人曰郭璞注余疋多用魯詩釋詁注引魯詩云陽如之何又御覽載郭注余疋云山有藎考漢石經魯詩殘碑作藎是引魯詩也則仇匹注所引亦為魯詩矣逋字惟毛本為然鄭用左氏傳怨耦曰仇解之從三家詩也又案正義曰逋匹釋詁文孫炎云相求之匹是以求訓逋則孫本余疋或作逋說文彖部逋斂

卷一

二

聚也从彖求聲虞書曰旁逋辱功又曰怨耦曰逋是逋本訓斂聚以與仇同音借為仇匹之仇故用又曰別為一義也段氏懋堂說文注謂許所據左氏作逋非也許若據左氏為說當引春秋傳曰不當但用又曰別之知左氏實作仇字無為逋也民勞詩云以為民逋逋逋合也箋云合聚也此與說文斂聚訓同正義曰逋合釋詁文然則釋詁仇逋二訓正釋關雎民勞兩詩仇合之仇當以逋字為正逋匹之逋當以仇字為正孫本借逋為仇匹今本並逋合亦作仇均矣之又免置詩好仇傳訓仇為匹足證關雎之逋乃假

借改從仇字為正矣

召南

野有死麕二章白茅純束傳純束猶包之也箋云純讀如屯釋文屯聚也正義曰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為屯喬樞謹案史記蘇秦列傳錦繡千純索隱引高誘注戰國策音屯屯束也與鄭讀合是古屯束字多假作純左氏傳執孫爾于純留漢書地理志作屯留史記張儀傳當屯留之道亦即純留也史漢並作屯左傳作純是古文皆以純為屯然則三家今文當作屯字毛無破字但通其訓詁而釋其義鄭以純是屯之假借故讀如屯也

邶風

綠衣序箋綠當為祿故作祿轉作綠字之誤也喬樞謹案鄭不從毛本綠衣者周官內司服注云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祿衣女御也此詩箋云祿兮衣兮者言祿衣自有禮制也詩係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為上展衣次之祿衣又次之次之者展衣亦以貴賤之等服之皆以素紗為裏今祿衣反以黃為裏非其禮制以喻妾上僭鄭意由諸侯之妾有祿衣故假失制以喻僭六服之制祿衣元揄狄青闕狄赤

鞠衣黃展衣或云赤或云白祿衣黑無以綠為衣者

月令命婦官染采黑黃蒼赤無染綠之文不得有綠衣矣詩者咏歌宜因其所有而言不宜舉實無之綠衣以為喻知當作祿衣也又案故作祿祿字當為綠之誤儀禮士喪禮祿衣注云黑衣裳赤綠之謂之祿祿之言綠也所以表袍者也古文祿為綠鄭據禮古文如此故知此詩故作祿故古也祿乃今文不得謂故作祿也綠與祿形近而誤故曰轉作綠字之誤也周禮祿衣古文當為綠亦誤作祿故鄭注內司服云綠字之誤也此詩正義曰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唯綠衣言色明其誤是亦綠轉作綠之證今本周禮皆作綠衣或唐石經所改歟

邶風

三章願言則嚏傳寤陪也寤文作款也崔云毛訓款款是也今案寤即寤之誤寤寤為款今俗人云欠欠或詩作寤傳訓為貽其證也箋云寤讀當為不敢嚏嚏之嚏今俗人嚏云人道我古之遺語也喬樞謹案說文曰部嚏悟解氣也詩曰願言則嚏臧氏經義雜記云據崔說毛本訓寤為款玉篇款欠張口也與傳義合而願言則嚏箋所改讀一為口气一為鼻氣合兩為一恐非叔重原書臧說非也玉篇曰部嚏噴鼻詩曰願言則嚏鼻部辨驪二同部計切鼻噴氣本

作噉玉篇此語卽申說文悟解氣之訓噉爲鼻噴氣而字从口者口鼻氣同出也惟口鼻之氣同出故說文但以悟解氣渾言之若欠字則說文作元直云張口氣悟也二字訓有不同安見噉之必爲口氣且以寔爲欠故是內則噉欠複矣說文引詩兼用魯韓齊毛噉字下所引非毛詩本當爲三家詩之文鄭讀寔爲噉從三家爲訓也唐石經經傳皆作噉非毛本舊文又案釋名釋姿容云噉寔也聲作寔而出也則寔噉本可相訓矣

雄雉首章自詒伊阻傳伊維也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

卷一

五

也正義曰箋以定二年左傳趙宣子曰自詒緊舊爲伊感小明云自詒伊戚爲義既同明伊有義爲緊者故此及兼葭東山白駒各以伊爲緊小明不易以伊戚之文與傳正同爲緊可知喬樞謹案伊訓語助發聲緊訓是二訓不同然伊緊音同古多相假借用之左氏隱元年傳緊我獨無注語助也襄十四年傳緊伯父是賴注發聲也釋詁云伊維侯也是左傳借緊爲伊字宣二年傳引詩曰自詒緊感此詩之正字其詩中自詒伊阻所謂伊人伊可懷也伊誰云憎皆緊之假借字故鄭從左傳正文易之又周語云此一王四

伯豈緊多寵注緊是也吳語曰君王之于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注緊是也此足證緊義本訓爲是矣

谷風三章湜湜其止箋云小渚曰沚經義雜記云今各本及注疏本皆作沚此因經誤作沚淺人於箋增小渚曰沚四字於釋文增其沚音止四字說文水部湜水清底見也詩曰湜湜其止白氏六帖卷七兩載此詩皆作湜湜其止毛詩校勘記云案此鄭以經止字爲沚之假借不云讀爲而於訓釋中直改其字以顯之也如關雎怨耦曰仇之例關雎正義引此箋小渚

卷一

六

曰沚安得以爲增乎段氏說文注云毛本作止箋乃作沚玉篇集韻類篇皆作止毛氏舊文也傳於葭葭云小渚曰沚於此無文可以證矣喬樞謹案箋云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已惡也已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說文沚字从水止聲有不動搖之義正義依鄭箋而申之曰雖爲君子所惡尚湜湜然持正守初其狀如沚然不動搖益見鄭之從沚爲訓若以箋本作止字則如止然不動搖之文爲不辭矣

北風首章其虛其邪箋云邪讀如徐案班固幽通賦曰承靈訓其虛徐兮曹大家注引詩曰其虛其徐家大

人曰班固撰白虎通義多採魯詩說兼及韓詩漢書地里志引子之營今顏注以為齊詩又引陳風宛丘亦本齊詩固之從祖伯習齊詩或傳其家學未可知也喬樅謹案班氏兼通三家則惠姬注所引詩亦當為三家詩文邪為徐之假借故鄭據三家本易之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知詩正文作徐矣又弟子職云志無虛邪惠氏定字云邪讀如徐虛徐狐疑也此與威儀容止訓雖不同亦足證虛徐多假借邪字也

又案史記周書歸邪於終左傳文本歸餘於終是邪又與餘通皆以音近故耳

靜女二章說憚女美箋云說憚當作說釋赤管煒煒然

女史以之說釋妃妾之德美之喬樅謹案張衡天象賦女史掌彤管之訓謂之曰訓則不徒記事宜為書說而陳釋之平子多用魯詩然則此箋蓋用三家詩之說也說文言部說字下云說釋也从言兌聲說釋二字即本此詩知三家有作說釋者矣釋字古文與澤醴憚皆通用夏小正農及雪澤管子農耕及雪釋澤即釋也載其耕澤澤正義引舍人介正作釋釋史記張儀傳釋之索隱曰釋古釋字又北海相景君碑農夫釋耒釋作釋又書顧命王不憚釋文馬本作不釋注不釋疾不解是憚釋二字古文相假借之證

也且板詩辭之憚矣傳云憚悅此詩無傳知毛意亦以憚為釋之假借不然憚悅之訓當於此詩傳發之矣

新臺二章遠條不殄箋云殄當作腴腴善也正義曰殄與腴古今字之異喬樅謹案毛詩皆古文古文殄為腴之假借字箋蓋改從今文也儀禮燕禮寡君有不腴之酒鄭云腴善也古文字皆作殄據此腴字古文作殄知此詩殄字亦為腴之假借三家詩皆今文字宜作腴故鄭從三家為訓

鄘風

君子偕老三章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穀為衣箋云展衣字誤禮記作禮衣喬樅謹案說文衣部襄

丹穀衣从衣廷聲廷部云極巧視之也穀者細繡故襄衣字从衣廷聲玉篇廷今作展然則襄字亦皆作展矣禮即古袒字鄭風禮褻暴虎傳禮褻肉袒又儀禮既夕云禮第注禮袒也禮第去席禮記喪大記云君為廬宮之大夫士禮之注禮袒也謂不障是古文皆以禮為袒今禮省作袒非正也說文禮褻作禮褻攷素問臚中謂氣海禮褻皆為解衣字當從衣作禮者或假借耳禮衣字又襄之假借說文衣部有襄字

無禮字知本字作褻也鄭注內司服展衣云字當為
禮禮之言亶亶誠也賈疏云鄭必讀禮禮者禮字衣
旁為之有衣義余不足展亶雖同訓為誠展者言之誠
亶者行之誠貴行賤言禮字以亶為聲有行誠之義
故從禮也斯不然矣說文尸部展字从尸褻省聲本
展轉字此詩萃章展如之人兮傳訓展為信信即誠
也展與亶音近假借為誠義褻衣字从衣廷聲正有
衣義其作禮者亦以音近假借漢時褻衣字皆誤為
展無作褻者鄭以褻字人所不習故直從禮字為訓
耳

卷一

九

三章邦之媛也傳美女為媛箋云媛者邦人所依倚以
為援助也喬樅謹案箋說出於韓詩釋文云韓詩作
援援助釋文本作取也盧氏召弓毛詩音義也其明
驗矣說文媛美女也人所欲援也从女爰聲詩曰邦
之媛兮是叔重媛字雖訓美女而仍以援為義釋訓
美女為媛郭注云所以結好援此詩正義引孫炎曰
君子之援助然亦皆取義於援也

于旄三章素絲祝之箋云祝當作屬屬著也惠氏詩經
古義云鄭氏汝工記甬人注云屬讀如灌注之注戰
國策一舉而注地於楚高誘曰注屬又周禮瘍醫祝

藥劑殺之齊注云祝當為注注謂附著藥淮南子曰
冶工之鑄器高誘曰鑄讀作祝禮記樂記封帝堯之
後于祝注云祝或作鑄蓋古字祝屬注鑄皆同音喬
樅謹案釋名釋言語云祝屬也以善惡之詞相屬者
也則祝本亦訓屬古音祝屬同故可相假借亦可通
其音義以為訓詁也又以注訓屬以著訓注是為展
轉相詁矣

衛風

碩人三章說于農郊箋云說當作禮禮春秋之禮讀皆
宜同衣服曰禮今俗語然喬樅謹案說當作禮與衣

卷一

十

服曰禮兩禮字宜為祝各本皆作禮者以下禮春秋
之禮句禮字亂之也說文衣部禮字云衣死人也从
衣遂聲春秋傳曰楚使公親禮祝字云贈終者衣被
曰祝从衣兌聲據許書則儀禮士喪禮君使人禮親
者禮庶兄弟禮朋友禮與春秋文九年經秦人來歸
僖公成風之禮此送終者衣服也皆當讀為祝其春
秋襄二十九年傳楚人使公親禮定十年傳公三禮
之禮記檀弓遂以禮之此衣死人也士喪禮曰禮者
入衣尸可證皆但讀若遂聲古文禮亦假借為祝故
鄭此詩箋云禮春秋之禮讀宜同祝也各本亂祝為

襖箋說遂不可解禮春秋之襖本作襖字無煩改讀
箋說不應云爾知作襖與曰襖之襖字皆為襖也漢
書朱建傳廼奉百金稅顏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
稅言以百金為衣被之具其字从衣又鮑宣傳稅以
衣衾師古曰贈喪衣服曰稅其字从衣皆與說文義
同漢書多作稅字足與鄭箋衣服曰稅今俗語然相
證明矣此詩釋文說本或作稅稅字是也作說者緣
說于桑田而誤耳檀弓小功不稅注日月已過乃聞
喪而服曰稅廣韻稅字引禮注日月已過乃聞喪而
服曰稅是稅字多通作稅喪服小記言稅又檀弓云

卷一

十一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稅即稅字
謂以衣服遺人也輿坊記父母在饋獻不及史記朱
建傳奉百金稅稅字亦作稅是其證矣衣服曰稅本
指贈喪衣服而言亦得為吉凶通稱者猶儀禮既夕
禮云知死者贈玩好帶帛而聘禮有君使卿贈送赤
贈多日皆吉凶不嫌同辭也故當時言衣服通謂之稅
焉又雜記云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稅稅古通彼
六服祿衣或稱稅衣亦可證衣服曰稅之為通辭也
段氏說文注謂稅字僅見漢書朱建傳蓋稅之或
字淺人所增非許本書所有殆亦偶失考證耳
氓六章隰則有洋傳洋陂也今本誤作陂據箋云洋讀

為畔畔涯也正義曰隰者下隰猶如澤故以洋為陂
澤陂傳云陂澤障是也箋以洋不訓為陂故讀為畔
以申傳也段氏說文注曰詩迨水未洋傳云洋散也
此假洋為判也隰則有洋傳云洋陂也此假洋為畔
也喬樞謹案洋學宮各古與畔通毛本古文故畔作
洋箋讀為畔從今文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大人賦放
散畔岸語本此詩知三家今文作畔矣師古曰畔岸
自縱之貌即用箋說又史晨孔廟奏銘飲酒畔宮則
畔亦通用為洋也

王風

卷一

十一

揚之水首章彼其之子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
似喬樞謹案此魯齊韓毛四家詩字之異同也其記
已三者同為語辭韓詩外傳引此詩作彼已之子則
所謂或作已者當指韓詩矣表記引侯人詩云彼記
之子註不言其讀聲則魯齊詩蓋有作記者矣又國
語晉語引作彼已之子是記皆與已通用大叔于田
箋思讀如彼已之子之已崧高箋近讀如彼記之子
之記是鄭讀已記聲同而其亦讀如已記聲毛氏本
多古文其當為已之假借左傳引此詩云彼已之子
晏子春秋亦云彼已之子韓詩外傳凡所引詩曰彼

其之子皆作已字史記匈奴傳彼已將帥裴駢引詩
彼已之子索隱曰彼已者猶詩人譏詞云彼已之子
是也各家所用亦多作已者可證矣

鄭風

大叔于田二章叔善射忌傳辭也箋云忌讀如彼已之
子之已喬從謹案此箋蓋申傳也毛訓忌為辭是忌
古文為已之假借宜改讀如已故箋正其讀與崧高
箋近讀如彼記之子之記例同也

山有扶蘇二章山有橋松箋云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思
澤於大臣也釋文橋本亦作喬毛作橋其驕反王云

卷一

三

高也鄭作橋若老反枯槁也喬從謹案王肅述毛以
高詁橋是以橋為喬之假借鄭箋易毛以橋作槁是
以橋為槁之假借古高喬二字音近義同故字之从
高从喬者多相通用士昏禮記笄緇被纁裏加于橋
注云今文橋為鎬莊子列禦寇篇鎬項黃馘者釋文
槁項羸瘦兒槁本作矯矯橋字通橋府史記作矯
矯矯橋字通橋府史記作矯其驗也

羊首章子之堂兮箋云堂當為根惠氏詩經古義曰案

論語申根史記作申堂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潔無

申棠棠與堂同之欲是堂本與根通故讀為根喬從

謹案終南詩有紀有堂白帖作有杞有棠此堂與棠
通也釋名釋車云棠檜也此棠與堂通也魯靈光殿
枝檜俗作杖杖而斜據注云或作棖此檜與棖通也
蓋堂棖古者音近故耳

出其東門二章出其闔閭傳闔曲城也闔城臺也箋云
闔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
喬從謹案釋名釋州國云國城曰都都者人君所居
人所聚會也華嚴經音義引漢書音義云都城也然
則都者蓋城以外郭以內其中之市里名也故都人
士箋以城郭之域言之曲城即郭也白其中市里為

卷一

四

都故國城即謂之都都亦可曰城者以都在曲城之
中言都明其為城與下邑曰都者異也

齊風

盧令二章其人美且鬢箋云鬢讀當為權權勇壯也段
氏詩經小學曰按今本作權誤說文捲气勢也引國
語有捲勇今齊語子之鄉有拳勇小雅無拳無勇皆
作拳五經文字權字注云從手作權者古拳握字可
知鄭箋从手非从木與捲勇拳勇字同今字書佚此
字而僅存於張參之書也吳都賦覽將帥之權勇善
曰毛詩曰無拳無勇拳與權同俗刻文選譌誤不可

讀審樞謹案說文有捲字無擢字知擢即捲之異體
拳字說文訓手捲勇字亦作拳假借也捲髮皆从卷
為聲故又段髮為捲古文多取音同字借用之類類
之類經典借用權字亦然

載驅二章齊子豈弟箋云此豈弟猶發夕也豈讀當為
閻弟古文尚書以弟為閻團明也喬樞謹案爾雅釋
言愷悌發也注發發行也詩曰齊子愷悌此蓋魯詩
說也釋文引韓詩說發夕云發旦也焦氏易林云襄
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且夕留連久處據焦氏說則
是詩之豈弟蓋與發夕同訓為遲留之意鄭君讀豈

卷一

五

弟為閻團用釋言及魯詩說訓為急遽之意正義引
余正注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閻團發行是余正
本不作愷悌故各家注皆以閻團訓之今余正注疏
本作愷悌發也注發發行也詩曰齊子愷悌此乃後
人所改非景純舊本又徑奪閻團之訓僅存發行之
義遂與孔疏所引注文迥異且郭注所引詩乃證明
釋言不宜用愷悌疑爾雅本為閻團發也魯詩亦為
齊子閻團故引以相證漢書藝文志言魯最為近之
知魯詩文之外譌者少也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文昆
蟲凱澤漢書作昆蟲閻澤文選作昆蟲閻澤注皆訓

為樂讀團為凱樞謂此閻當訓為開澤當訓為明鄭

注尚書洪範曰團云團者色澤光陽是團與澤相通
開明猶云發明也說文云禮昏鼓應通為大鑿夜半
三通為戒晨且明五通為發明封禪文承上閻味昭
晰而言極之昆蟲亦皆開明同首向內也閻作凱者
聲之近澤作澤者形之似閻澤二字即本於詩然則
釋言及魯詩或作閻澤未可知也又此箋云弟古文
尚書以弟為團正義謂團為今文弟為古文段氏懋
堂辨今文是弟古文是團列有八證見古文尚書撰異樞竊
案閻團轉作豈弟蓋古文閻或省文即用豈字團或

卷一

六

省文即用豈字如能不我狎用甲如鳥斯翔用草勿
子禍譎用適之例畢象文作畢弟古文作弟詩中多
用豈弟二字如湛露青蠅卷阿數見之此齊子豈弟
畢字與豈相似葛藟詩謂他人畢說後人疑字亦為
豈弟而弟誤作豈遂改為弟字以同於他詩之豈弟
因並洪範曰團亦改之耳又凱字古皆作豈見說文澤
字古皆作畢見詩子閻凱團澤古皆通用故或以閻
團為凱澤也班固典引紹天閻釋閻釋疑亦閻畢之
誤承上太古同於草昧至太昊乃繼天而啟文明故
下云亞斯之代函光而未曜也孟堅蓋多用魯詩

一曰弟罍古亦相通余正釋鳥鵲鵲曹風正義引舍人曰鵲一名洿澤集韻鵲鳥名鵲也雖或从隹通作澤鵲鵲之鳥名鵲是弟與罍古通之驗又說文鵲鵲字同釋名釋親屬云姨弟也鄭注易云自鼻曰洿自目曰涕釋名以孰為涕久不通王褒僮約云鼻涕長一尺是弟與夷古通之驗然則詩之閭闔與尙書之曰閭皆作弟者或是古文二字得相假借史記宋微子世家作曰涕徐廣曰一作曰洿蓋涕與弟通洿又與涕通歟存以俟攷

魏風

卷一

七

伐檀三章不素飧兮傳熟食曰飧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禮飧饗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疑當作餐上章不素餐兮相配故易之也又引說文云飧水澆飯也喬樅謹案說文飧舖也从夕食無水澆飯也之語釋文引字林云飧水澆飯也玉篇亦曰飧水澆飯也列子說符云而下壺飧以舖之注飧水澆飯也漢書王莽傳為設飧粥注曰飧古澆字然則飧本訓夕食其訓作以水澆飯者皆是澆之假借說文澆字云餐或从水從水者有以水澆飯之義古文即假用餐飧二字說文特偏舉耳公羊傳云趙盾方食

魚飧證以左傳乃早朝之食非夕食也左傳趙盾以壺飧從禮記雜記云吾飧既非夕食則為澆飯宜從澆字為正鄭讀飧如魚飧之飧其以飧為澆之假借

唐風

山有樞首章他人是愉箋云愉讀曰愉愉取也喬樅謹案漢書云它人是愉張平子西京賦鑿戒唐詩他人是愉與石經詩合則魯詩作愉矣集韻愉或从女愉或從心知愉愉愉古皆通用文選韋孟諷諫詩我王以愉注云愉與愉同周禮大司徒六曰以俗教家

卷一

七

則民不愉注愉謂朝不謀夕疏云愉苟且也蓋从愉為訓國語周語云守固不愉猶此意也晉語令不愉矣僞家語法無私而民不愉注愉宜為愉皆讀愉與愉同淮南說林云愉肥其體注云愉取也淮南道應又云愉者天下之盜也是則訓取之義矣揚之水首章素衣朱襮傳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云繡當為繡正義曰案此下章作素衣朱繡而郊特性及士昏禮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繡者箋破此傳繡當為繡下章繡字亦破為繡箋不言者從此而略之耳喬樅謹案此箋從魯詩說也士昏禮姆宵衣注云宵

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姆亦元衣以綃爲禴因以爲名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注云繡讀爲綃綃繡名詩云素衣朱綃御覽引毛詩義疏素衣朱繡繡當爲綃綃綺說同惟特牲饋食禮主婦宵衣注云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繡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元宵衣釋文宵依字作綃然鄭於特牲宵衣不破爲綃者已見於士昏禮注可知猶此詩朱衣朱繡鄭亦不言繡字爲綃以既於首章傳破繡爲綃可知也但素衣朱綃魯詩之文則特牲注云詩有素衣朱宵者其爲齊韓之詩歟

卷一

九

秦風

蒹葭首章所謂伊人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說已見衛風雄雉

篇

無衣二章與子同澤傳澤潤澤箋云澤褻衣近汗垢喬從謹案班固實車騎北征頌云勞不御與寒不施褻正用此詩固通魯齊韓之學知三家有作與子同褻者故鄭據以改毛周官玉府注云燕衣服者袍褻之屬論語紅紫不以爲褻服鄭亦云褻衣袍褻也廣雅釋器云褻長襦也釋衣服云褻褻也言溫暖也

是釋亦取溫暖北征頌以寒不施褻與勞不御與對

文言其不敢安煖耳然則褻蓋若今襖之長者鄭云褻衣謂常用之便服且裏衣也故以近汗垢言之說文訓褻爲袴別爲一說正義引以證鄭未合

陳風

衡門首章可以藥飢傳藥飢可以樂道忘飢箋云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藥飢喬從謹案列女傳賢明云可以療飢劉向所用皆魯詩也韓詩外傳亦云可以療飢療即藥之或字據說文可證然則魯韓詩本皆作藥故鄭用其說箋毛釋文載沈重云逸詩本有作疒下藥以形聲言之殊

卷一

十

非其藥療字當從疒下察其說失之藥之爲言治也愈也从疒樂者人有疾則苦治愈則樂猶之有飢亦苦飢愈亦樂故云藥飢其作療者乃後人所改耳毛詩校勘記曰箋不云藥讀爲藥者以藥爲藥之假借而於訓詁中改其字以顯之也文選王元長承明士一年策秀才文豈非療飢不期於藥食李注毛詩曰可以藥飢藥音義與療同然毛本作樂李引之作藥者蓋用鄭箋所改字也唐石經作可以藥飢亦然澤陂首章有蒲與荷傳荷芙蕖也箋云芙蕖之莖曰荷正義曰如介疒則芙蕖之莖曰茹此言荷者意欲取

莖為喻亦以荷為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臧氏經義雜記曰案釋草荷芙蕖其莖茄說文茄芙蕖莖从艸加聲荷芙蕖葉从艸何聲毛鄭皆以爾雅為據與說文並合樊光引詩作茄是三家詩有作茄者與釋草其莖茄正合故鄭據之以改毛義荷茄二字聲本相近惠氏詩經古義曰揚雄反離騷曰矜芰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師古曰茄亦荷字見張揖古今字詁林樞謹案此芰荷字當是茄字之誤鄭從三家之文自宜作茄不宜仍荷字而解為芙蕖之莖正義以荷為

卷一

三

大名故言荷恐非鄭意

二章有蒲與蘭箋云蘭當作蓮蓮芙蕖實也喬樞謹案御覽九百七十五引作有蒲與蓮爾雅釋草疏亦引澤陂曰有蒲與蓮溱洧篇方秉蘭兮釋文引韓詩云蓮也焦氏里堂謂此當為有蒲與蘭之注陸德明誤載於此毛詩補疏曰太平御覽引韓詩傳云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蘭兮秉執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衆女方執蘭而擗除又後漢書注引韓君章句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也韓詩直以秉蘭為秉蘭與毛不異然則韓詩特訓蘭為蓮諸所引詩有蒲與蓮知為魯齊詩文矣鄭君破蘭為蓮蓋據三家以改毛也

曹風

鴉鳩二章其弁伊騏傳騏文也箋云騏當作璫以玉為之正義曰顧命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不破騏字為玉璫者以士之弁無玉璫之飾故知是弁作青黑色非璫玉之皮弁矣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騏當作璫喬樞謹案周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注璫讀如薄借蔡之蔡蔡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璫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蔡是也疏云璫既為玉又可為結義得兩合耳任氏子田弁服釋例曰鄭於詩以璫破騏於周禮以

卷一

三

蔡破璫璫璫三字義相近騏則假借字耳蔡之從絲璫璫之從玉以絲貫玉故也弁師注讀璫為蔡者蓋履下以絲貫絢謂之蔡弁上以絲貫玉亦謂之蔡鄭以履蔡之蔡通璫之義則知璫之當為蔡亦取義於貫結也樞謂說文云璫弁飾往往置玉也璫或从基然則璫自是弁飾置玉之名弁師既云會五采玉璫璫之為玉無煩申解東京賦玉笄蔡會李善引鄭說蔡謂結於皮弁縫中是璫之於會有結飾之義故鄭特明之讀璫如蔡此箋改騏作璫則以璫為弁飾之玉故云以玉為之三章箋云正是四國言任為侯

伯是所謂璫以玉爲之者明諸侯皮弁有玉璫之飾
正弁師注侯伯璫飾七子男璫飾五玉用三采之謂
但弁師注所引其弁伊綦本三家詩之文此箋不从
作綦者綦璫雖相通用玉璫字宜作璫爲正璫从玉
綦聲則以絲結玉義亦并包矣

下泉首章浸彼苞稂傳稂童梁箋云稂當作涼涼草蕭
著之屬喬樅謹案涼草之名不見他典鄭言蕭著之
屬是其草當與蕭著爲類涼字疑是蕭之誤介正釋
草購蕭漢注云蕭著莖蒿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
羹魚漢廣言采其莖釋文引馬云莖蒿也郭云似艾

卷一

三

與正義所引草木疏說同楚詞吳酸蒿莖注莖香草
也蒿莖得單稱爲莖亦得單稱爲蒿類篇蒿下云草
名蒿莖蒿也是也又莖下云蒿類今攷說文艸部著
蒿屬蕭艾蒿也是蒿及蕭著皆爲蒿類而蒿與蕭又
並似艾正鄭所謂蕭著之屬蒿稂聲近又蒿通作商
見介正殷武商邑翼翼齊韓並作京邑翼翼漢紀後
釋文漢書後魏書白帖所引可證知此蒿字之作涼轉誤
有由矣一說稂當爲莖子虛賦藏莖蒹葭漢書音義
云莖莖尾也顏注引郭璞云草中牛馬爲史記索隱
引郭璞云莖尾似茅介正孟狼尾注云似茅今人亦

以覆屋則狼尾卽莖尾也太平御覽引廣志云狼尾
子可作黍食有覆屋供芻之用子又可作黍食故詩
與蕭著並慨其傷於下泉耳根莖殊類羅願介正
翼合以爲一物非是

幽風

七月首章田畯至喜箋云喜讀爲饔饔酒食也喬樅謹
案說文饔从食喜聲饔或从熙糖或从米是饔與饔
糖通用而此詩喜字蓋饔之假借耳烈祖詩大糖是
承箋云糖黍稷也此糖之義也周官饔人鄭眾云主
炊官也此饔之義也介正釋訓云饔酒食也此饔之
義也方言自河以北趙魏之間謂氣熟曰糖是糖饔

卷一

三

得相通儀禮糖饔古文作糖今文作饔則饔通糖之
證矣周官饔人故書作饔今文作饔則饔通饔之證
矣禮記月令湛熾必潔呂覽作湛饔必潔則饔又可
通熾矣饔古文或假借喜字者正義引李巡曰人得
酒食則喜歡是也又介正饔字釋文載舍人本作喜
舍人曰古曰喜則釋訓之文亦有假借喜字者矣
東山二章伊可懷也箋云伊當作繫繫猶是也說見前
三章蒸在粟薪箋云粟析也言君子久見使析薪於事
尤苦也古者聲粟裂同也喬樅謹案釋文引韓詩作
漼薪與毛本亦異然則鄭讀粟如裂蓋本魯詩之說

四月詩云冬日烈烈箋云烈烈猶栗栗也栗栗二字亦據魯詩蔡邕九惟文冬日栗栗邕用魯詩可證也箋所云古者栗烈聲同此亦其徵矣攷工記云居幹之道菑粟不迺司農說菑粟讀如榛栗之栗菑粟謂以鋸副析幹鄭謂栗讀如裂繻之裂疏以司農解栗亦取破之義然則栗本可訓析鄭必讀如裂者恐人不明其義故耳荀子禮論注云今秦俗猶以枇髮為栗是亦析理其髮之義也

狼跋首章公孫碩膚傳公孫成王也箋云公周公也孫讀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遜遁也周公攝政七年

卷一

三

致太平復成王之位遜遁避此成功大美歸老孫毓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為公孫者成王之去幽公又已遠矣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為周公箋義為長喬樅謹案古文遜遁遜讓字皆作孫春秋莊元年公羊傳曰孫者何孫猶孫也何休注云孫猶遁也穀梁傳曰孫之為言猶孫也范甯注云孫孫遁而去漢書禮樂志及五行志集注孫讀曰遜是古今字之異釋名釋親屬云孫遜也遜遁而後生也則孫義本同遜矣

毛詩鄭箋改字說卷一終

毛詩鄭箋改字說卷二

侯官陳喬樞學

小雅鹿鳴之什

鹿鳴首章示我周行箋云示當作實實置也正義曰中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注云示讀如實之河干之實實置也是示置聲相近故誤為示也且下云視民不恍乃作視字此則為示明其不同古者實示同讀故改從實也喬樞謹案易坎上六實于叢棘范甯穀梁宣二年傳注引云示于叢棘易釋文實劉作示周禮朝士注引易曰示于叢棘釋文示本作實今賈疏本

卷二

作實荀子大略示諸隣栝三月五月楊倞注示讀為實言實諸隣栝或三月或五月也是示與實古本通用之驗蓋三家詩或有作實者故讀從之又卷耳詩有實彼周行之語知此示字亦當作實也

二章視民不恍箋云視古示字也喬樞謹案曲禮幼子常視毋誑注云視今之示字也士昏禮視諸矜聾注云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據此是古文以目視物與以物示人同作視字今文惟視瞻字作視其凡為示人義者皆作示不作視故鄭君特明視示為古今字之異也說文示部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

人也見部視瞻也从見示聲眇古文視眇亦古文視是許書亦分視示二義以視為目視物以示為示人物矣然視古文眇眇二形知古者瞻視字皆作眇眇周禮視聽而以視為示人字示人者使人見之故字作眇可證而從視為示則字作示者特俗所行耳从見漢書猶多以視為示則字作示者特俗所行耳皇皇者華首章每懷靡及傳每雖懷和也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為每懷也和當為私私行人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正義曰晉語姜氏引此詩云駢駢征夫每懷靡及以戒重耳縱欲懷安又引西方之書及鄭詩言懷者皆以懷為

卷二

二

私懷之義明魯語所云亦當為懷私不得為和也又云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喬樞謹案皇華詩左傳謂有五善魯語謂有六德毛傳云忠信為周訪問于善為咨咨事為諏咨事之難易為謀咨禮義所宜為度親戚之謀為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及成于六德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鄭志張逸問此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

云懷私爲每懷和當爲私而此云忠信愚意似乖也
答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
人臧玉林氏申毛鄭之說曰蓋既得五者於忠信之
人已又慎其事自謂無所及於事則已之必忠必信
可知矣以已之忠信合所得於忠信人之五者則成
六德以上臧氏說此其義亦既明矣說者乃謂周咨一義
不宜分爲兩德毛傳當取懷和合周咨諏謀度詢而
成六德箋之改和爲私是六德亡其一據王肅述毛
以雖有中和者卽上每雖懷和是也不知王肅名曰
述毛實與鄭爲難往往好自立異逞臆見以申傳說

卷二

三

殊失毛旨其可深信乎經義雜記謂毛傳當云每懷
懷和也故箋引外傳以證之且正其誤明和爲私字
形近之譌然則每雖懷和乃肅改毛之通篇關鍵以
此四字牽合上下膠戾首尾與箋義相違致經傳大
義晦塞不通以上臧氏說夫左傳明訓訪問于善爲咨國
語明訓忠信爲周兩訓判然各別安在其爲一義也
毛傳顯列周咨諏謀度詢爲六其與訓每懷懷和也
文固異矣今欲於周咨諏謀度詢中奪其一德而取
懷和以屬入之曰此毛意也豈其然乎且國語有懷
和爲每懷之語韋昭說重之以六德猶不取懷和以

備數據左氏所云五善咨諏謀詢者而并周爲六
德之事春秋正義引孔晁國語注云既有五善又自
謂無及成爲六德亦皆不取懷和今反於毛傳忠信
爲周訪問于善爲咨二者擯其一於六德之外而強
附之以懷和何其見之遠出章孔下哉况如鄭所據
國語當本作懷私爲每懷故引以證傳之和字當爲
私烝民詩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皆引作私字
益可見國語之不作懷和矣其作者乃因私和形
近後人傳寫錯誤故韋昭注曰鄭後司農云和當爲
私此據箋所引以正國語誤字今縱使仍以懷訓和

卷二

四

則和亦不過訓詁之辭非詩之本有和字也其視周
咨諏謀度詢六者之確然依經立義蓋不可同日語
矣西方之書不云乎懷與安實疾大事懷其可以言
德耶明知懷之不可以言德遂乃舍經文而取訓詁
之譌字以附會之其說之乖亦足見矣
常棣首章鄂不韡韡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
足也古聲不柎同釋文柎亦作跗戴氏東原毛鄭詩
攷正曰按鄂不今字爲萼跗國語蘇韋之跗注雜問
志作不注杜預云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蓋今
字爲跗屬也此跗通用不之明證程氏易疇通菽錄

云不字義人鮮知者鄭氏以拊曉人非謂拊譌爲不而欲改其字也攷左氏傳曰三周華不注山鄭氏水經注言華不注山單淑秀澤不連陵以自高而說者以爲山如華跗之著於水又余疋釋山曰再成英一成坯蓋亦以華狀之坯卽不一成者如華之有鄂足華英在不上故山再成者如鄂足之承華英也此皆不字見於經傳可攷者不字象形一下口象鄂足著於枝莖三莖象其承華之鄂蕤蕤也喬樅謹案程氏說不字甚精鄭君箋詩凡古今字異者多從今字爲訓此漢人解經常例取其易曉如白茅純束從屯訓

卷二

五

蓬蔦不珍從腆訓其之衰也從禮訓不云自類從濱訓之類皆是不附古今字故鄭但用今文爲訓也采薇五章小人所腓箋云腓當作芘戎役之所芘倚正義曰芘倚謂依蔭也喬樅謹案腓芘古以音近假借芘卽庇字余疋釋言庇麻廕也舍人曰庇蔽也孫云庇覆之廕也桑柔箋人庇廕其下者釋文本亦作芘雲漢箋我無所芘陰處釋文本亦作庇庇又與毗通亦以音近釋詁毗劉暴樂也釋文載樊光本作庇云庇廕也又攷工記輪人弓長六尺謂之庇軛注云故書庇作祕杜子春云祕讀爲庇庇謂覆幹也是古文

芘字多用音同假借之驗也

南有嘉魚之什

車攻二章東有甫草傳南大也箋云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喬樅謹案釋文甫草毛如字鄭音補謂圃田鄭藪也甫田舊音浦今釋文本浦字作埔據注疏本作浦正之十藪鄭有圃田下同正義曰鄭惟以東有甫草爲圃田之草爲異以下云搏獸于敖敖是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故易之爲圃田之草且京都之地自有圃田故引余疋以證之據此則箋甫田之草也甫字當作圃其引鄭有圃田文正以證此甫草乃圃田之草耳且釋文

卷二

六

云甫田舊音浦浦乃圃字之音益見舊本是作圃田之草也其詩甫草釋文云鄭音補鄭下當有作圃二字疑是脫去毛詩稽古編曰案甫草韓詩作圃見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詩咏圃草章懷注引韓詩東有圃草云云康成先受韓詩又馬之弟子故直據此文解之圃甫二字古本通用圃田水經注作甫田其水爲甫水尤足爲證家大人曰王逸楚詞章句引東有圃草白虎通引詩同此則魯詩亦作圃草歟吉甫三章其祁孔有箋云祁當作慶慶麋也中原之野甚有之喬樅謹案余疋釋獸曰麋牡麋牝麋邢昺

疏云其牝者名慶詩吉日云其慶孔有是也此詩正義云注亦正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慶孔有與鄭同經義雜記云案唐人引某氏注亦正或引作樊光樊氏漢人其引詩當本之三家故與鄭合則改祁為慶本三家詩也段氏說文注曰案慶在漢時必讀與祁音同故鄭得定詩之祁為慶字林慶讀上尸反徐音同沈市尸反皆本古說也縱又案周官大司馬大獸公之注引鄭司農曰五歲為慎元謂慎讀為慶余疋曰慶死曰慶司農所引縱犯特肩慎名皆見詩當亦三家詩說肩即研字三家詩作肩然則慶三

卷二

七

家詩或又有作慎者鄭讀慎為慶於周官注發之讀祁為慶於此詩箋發之蓋以祁慎皆為慶之假借字也

鴻雁之什

祁父序箋祁圻畿同喬樅謹案春秋襄十六年左傳穆叔見中行獻子賦圻圻父注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正作圻字周書曰若時圻父知此詩圻父蓋古以音同通用也圻父主封畿之事本宜作畿古者圻畿同用周官職方氏方千里曰王畿逸周書職方曰方千里曰王圻可證祁父隸釋載

高陽令楊著碑作頡甫顧千里云案潛夫論班祿篇云班祿頡而頡甫刺即祈父也本皆譌為頡甫頡不可讀矣縱謂潛夫論蓋用魯詩班祿篇云忽養賢而鹿鳴思以鹿鳴為刺詩與史記及琴操合此魯詩也則下云背宗族而采繁怨履稅敵而頡鼠作賦斂重而譚告通行人畏而綿蠻諷與此頡甫皆為魯詩矣白駒首章所謂伊人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說見前黃鳥二章不可與明箋云明當作盟盟信也喬樅謹案釋名釋言語云盟明也告其事於神明也則盟本從明為訓故古文即以明字假借作盟史記夏本紀被

卷二

八

明都漢書地理志作被盟豬此明盟通用之驗也

斯干首章無相猶矣箋云猶當作瘡瘡病也毛詩稽古編曰瘡乃詬病之義與好反一勸一戒相對取義猶瘡古音本同觀正月詩瘡與後口字協可見又瘡與媮媮媮皆以愈得聲而諸字俱託侯反媮媮媮亦以愈得聲而夷因反益信瘡猶同音喬樅謹案角弓詩曰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彼詩亦一好一病相對取義正作瘡字知此詩當亦作瘡其作猶者以瘡猶音近而誤說文愈空中木為舟也从人从舟从水合三者兼形聲會意則愈當从舟為聲故得與猶近左

傳云筆門圭竇之人禮記儒行曰筆門圭竇釋文云徐音豆萬石君傳則膾蘇林曰膾音投孟康曰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膾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袖衫為侯膾釋名釋衣服云齊人謂如衫而小袖曰侯頭釋飲食云醕投也味相投成也此皆俞與猶音同之證

二章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正義曰直讀為巳不云字誤則古者似巳字同於穆不已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惠氏詩經古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正義曰

卷二

九

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棟案說文以字从反巳漢書皆作巳與巳同檀弓注云以巳字以與巳字本同又與似相通易明夷曰文王以之箕子以之鄭氏本皆作似喬樞謹案說文巳巳也四月陽氣巳出陰氣巳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為蛇象形是古人巳午之巳即為巳畢與巳止之巳無二字也又云巳用也从反巳賈待中說曰意巳實也象形廣雅釋草讀起實當以也王氏廣雅疏證書以與此禹母不慈故又釋言巳似也以似訓巳是古者巳生禹故夏姓如孟仲子之不似即不巳無異義也毛似音同義同知孟仲子之不似即不巳無異義也毛

傳引其說以解不已可見矣又文心雕龍云子思弟子於穆不祀攷說文祀祭無巳也从示巳聲釋名云祀巳也虞氏易祀事適往注云舊作巳則巳祀通用不祀亦不已也此箋謂巳成其宮廟也者猶云畢成其妣祖之宮廟也下文築室百堵箋云此築室者謂燕寢也正與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相合焦氏毛詩補疏譏正義不明巳然之巳即巳午之巳乃謂廟當巳地在巳地續立其妣祖之廟其說甚迂然矣又案傳之訓似為嗣者由良相頌以似以續皆訓為嗣續之義與此詩字同而誤故鄭改正

卷二

之

三章君子攸芋箋云芋當作幬幬覆也王氏經義述聞曰芋當讀為宇鄭注大司徒媿宮室曰謂約椽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彼處云云皆約舉詩詞攸字即攸芋鄭君注禮時用韓詩蓋韓詩芋字喬樞謹案此箋讀芋為幬幬與廡與宇同義釋名釋宮室云大屋曰廡廡幬也幬覆也國語晉語注宇覆也大元元攤注云謂之為宇如屋宇之所覆也則此箋之攸幬與禮注之攸宇字異而義同矣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三章維周之氏傳氏本也箋云氏當作桎

桎言尹氏作大師之官為周之桎正義曰孝經

命決云孝道者萬世之桎銘說文桎車鑄也則桎是

鑄之別名耳以鑄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故以大師

之官為周之桎也香從謹案潛夫論志姓氏篇引

詩云尹氏大師維周之底字之從氏從至者多以音

近相假文選七發注云底或為底之古字說文底礙

止也此箋釋文云桎礙也桎底義同音同疑三家詩

本作維周之底後人以底為底之古字因改作底耳

又余足釋木味莖著舍人本莖作柢方言蠲場謂之

卷二

十一

柢或謂之桎皆从氏从至字通之驗此詩桎字古蓋

通作柢師讀不同或但从柢訓為本與桎義異柢故

書通用氏故毛直作氏字今說文桎下無車鑄也之

訓疑佚之錯牽轄古今字之異釋名釋車云轄害也

車之禁害也錯之訓禁害與桎之訓礙止者同義車

之進退其要在錯故桎錯所以制車也

四章勿罔君子傳勿罔上而行也箋云勿當作末不問

而察之則民末罔其上矣毛詩稽古編曰鄭破勿為

末言不問察之則民將末略欺罔比傳義為徑捷小

余正勿末二字同訓為無是勿與夫義本相通也焦

氏毛詩補疏曰按此末字當作昧字解淮南子大夫

訓末昧也末罔謂蒙昧欺罔其上

正月四章伊誰云憎箋云伊讀當為繫繫猶是也說見前

十月之交序大夫刺幽王也箋云嘗為刺厲王作詒訓

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彼刺師尹不平亂靡有

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威周此

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

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王伯厚詩攷曰漢書谷永

傳閭妻驕扇日以不臧顏師古曰魯詩小雅十月之

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閭妻扇方處言厲

卷二

十一

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為之食為

不善也家大人曰詩緯多用齊詩說翼奉傳曰臣奉

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

效昭然可明詩緯推慶災曰百川沸騰眾陰進山冢

率崩人無仰高岸為谷賢者退深谷為陵小人進中

侯摛雒貳曰昌受符厲信娶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

刻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約小人家伯罔主異載

震正義謂刻豔古今字以刻對姬刻為其姓盧氏紹

弓云按毛詩作豔魯詩作閭則作刻者齊詩凡歷樞

王命一節為之十歲與中候期十之世權在相亦合

蓋謂更十世而治亂一變也家大人又曰漢書古今人表下下以皇父卿士司徒皮大宰家伯膳夫仲術內史叔子趣馬蹇師氏萬列幽王褒姒之後疑有舛誤不然則非齊魯說也人表史通以為馬續撰續乃融兄隋志以為曹大家撰喬樅謹案此詩謂為刺厲王者魯詩說也而齊與魯合謂為刺幽王者毛詩說也而韓與毛合正義謂韓詩十月之交以下四篇與毛詩次第同可見也

雨無正序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為刺厲王孫毓云雨無正有周宗既威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既為犬

卷二

三

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尚存不得謂之既威下句言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箋皆謂厲王流於燕之後於義為安家大人曰十月之交鄭說出於魯詩則雨無正以下三篇亦從魯詩為說也

小□序大夫刺幽王也箋亦當為刺厲王說見上

小□五章民雖靡盬箋云臚法也詩經小學曰蓋以為模字假借喬樅謹案小尔雅廣詁云模法也模古作樛漢書蕭望之傳云今將軍規樛章元成傳云其規樛可見字皆从無與管子形勢篇譏臣者謨亦從無

皆古今字也樛臚音同故假借用之

小宛大夫刺幽舊誤作宣非王也箋亦當為刺厲王說見上

谷風之什

蓼莪四章拊我舊我箋云畜起也詩經小學曰戴先生云畜當為愔說文愔起也此箋畜起也明是易畜為愔喬樅謹案愔畜古本通用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疏起蘊愔注云愔與畜同是其驗也

大東二章無浸獲新傳獲箋云獲落木名也釋文

獲下云鄭落木名也字則宜作木傍正義曰獲落釋

木文某氏曰可作柎圍皮鞞繞物不解郭璞曰獲音

卷二

四

獲可為柎器素也陸璣疏云今椰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鞞刺之長數尺可為繩索又可為鞞帶其材可為柎器是也喬樅謹案說文樺木也以其皮裹松脂从木虍聲讀若華樺或从獲樺獲古今字之異也司馬相如上林賦字作華師古曰華即今樺皮貼日者莊子華冠亦謂樺皮為冠也段氏說文注以樺為樺之俗字

四章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毛詩稽古編曰舟與周裘與求不僅音同形亦相似況古衣裳字原作求象形其从衣後人所

加耳此詩傳寫之時昧者一槩加之其致誤良有由也喬樅謹案釋名釋船云舟言周流也是舟周義本相通故古字同用攷工記作舟以行水注云故書舟作周春秋左傳申舟呂覽行論作申周華周說苑立節作華舟漢脩堯廟碑委曲舟匝周作舟其證也說文求古文裘孟子樂正裘漢書古今人表作樂正求詩羔裘序釋文裘字或作求其證也

四月首章六月祖暑傳徂往也箋徂猶始也詩經小學曰按鄭蓋易為祖字余疋祖始也今文尚書曰黎民祖飢喬樅謹案祖祖二字音同故古文假徂為祖祖

飢又作阻飢亦音同也

鼓鐘三章其德不猶箋云猶當作瘳瘳病也正義曰猶

瘳相近而誤說見斯十篇

甫田之什

甫田三章田峻至喜箋云喜讀為饔饔酒食也說見商風七月篇

三章攘其左右箋云攘讀當為饒饒饒饋也喬樅謹案

正義引余疋饒饒注舍人曰饒自家之野也說文云周人謂餉曰饒鄭以攘為饒之假借故易之古揖讓退讓字皆作攘又通為攘竊之義此詩假攘為饒者蓋以音同故也

大田首章倣載南畝箋云倣讀為熾載讀為蕃粟之蕃

正義曰熾蕃謂耜之熾而入地以蕃殺其草故方言入地曰熾反草曰蕃也詩經古義曰地理志云梁國菑縣故戴國春秋正義曰古者菑戴聲相近戴與戴字本通春秋載國本亦作戴故隋置戴州詩經小學曰按管子春有以剗耕夏有以剗耘剗菑同也喬樅謹案熾菑皆謂耕者以耜發地廣雅耨耕也耨與菑同攷工記輪人察其菑蚤不齟注菑謂輻入穀中者司農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為菑聲如載此耜入地中謂之菑猶輻入穀中謂之菑也漢書溝洫志注菑

亦耜耳義與剗同蒯通傳注引李奇云東方人以物

耜地中為剗周官大宰疏云東齊人物立地中為傳

鄭君讀倣載為熾菑當本魯齊詩說熾菑之云古有

此語漢時猶然故方言載之耳

四章田峻至喜箋云喜讀為饔饔酒食也說見前

桑扈首章君子樂胥傳胥皆也箋云胥有才智詩經小

學曰按周官胥十有二人注胥讀為請謂其有才智為什長此箋亦讀為請說文謂知也易歸妹以貞之須鄭亦讀為請喬樅謹案周官追胥字亦作胥經與須字又通用胥蓋古今字之異亦或假借用之也

鴛鴦三章推之秣之傳推莖也箋云推今莖字也正義

曰傳云推莖轉古為今毛詩校勘記曰釋文推下云

芻也又芻也楚俱反是其本莖作芻與正義本不同

考此傳當本云推芻也與下傳秣粟也相對故箋云

推今莖字所以申推得訓為芻之意非傳先已轉古

為今而箋又辨之如正義所云也顧千里云案詩經

小學言之詳矣傳本作推挫也箋本作挫今莖字也

毛用古字鄭恐人不解故申之後人轉寫譌誤耳喬

樞謹案傳當本云推挫也芻也箋由傳曰挫今莖字

也正義本誤傳之挫為莖誤箋之地為推釋文本脫

傳挫也二字其推下之采臥反乃挫字之音非推音

也說文挫挫也楚辭注推挫也挫挫互訓故古文挫

得假借挫字傳挫也之訓此釋推為挫之假借如推

離即今也沛拔即今也遺失即今也之例芻也之訓

此釋挫為飯馬芻草古文即以挫為莖故毛又申之

明此挫乃挫芻非挫折字也毛公詁訓之法時有之

如詡籛也駮也又熠耀也燄也燄火也不顯顯也顯

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之例一切經音義十三引詩

云莖之秣之傳曰莖芻也又十五引同改推為莖乃

用鄭箋今字兩引傳皆曰芻也則毛傳之本有芻也

此其確證矣白氏六帖九十六兩引此詩皆作挫

作秣之秣之此用傳所訓挫字則毛傳之本作挫也又

明甚矣說文繫傳引下章作秣之劉之攷莊子山木

云廉則劉釋文本作挫漢書王莽傳集注挫讀曰劉

挫劉字通亦足證後人有从傳作挫之秣之故或又

通挫為劉也釋文載韓詩云莖委也是韓詩作莖之

秣之鄭所謂今字指三家文也

類弁首章實維伊何箋云實猶是也詩經小學曰此三

章實字皆當為寔箋云寔猶是也正讀實為寔小星

箋寔是也韓亦則先易其字云實當為寔而後云寔

是也

賓之初筵二章賓載手仇箋云仇讀曰斟手挹酒喬樅

謹案說文斟挹也張衡思元賦斟白水以為漿廣雅

釋詁曰斟抒也又曰斟酌也皆與挹義同儀禮士冠

注云勺尊斗所以斟酒也鄭君蓋以手仇為斟之假

借故易之禮記釋文引何氏隱義云斟容四升則挹

酒之器或亦可曰斟也

五章式勿從謂箋云式讀曰懸醉者有過惡女無惡而

謂之也喬樅謹案應與忒古本通用洪範民用罔忒

漢書王嘉傳作民用罔忒可證然則式勿從謂或

作忒而忒字譌轉作式耳鄭君讀式為慝三家詩蓋有作慝者歟

魚藻之什

角弓七章真肯下遺箋云遺讀曰隨無肯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經義雜記曰案荀子非相篇詩曰莫肯下隧楊注云隧讀為隨莫肯下隨於人隧與隨聲同毛詩本出於荀卿故鄭氏據之讀遺為隨王肅申毛作如字乃與鄭立異耳喬樅謹案韓詩其魚遺遺玉篇云遺遺魚行相隨遺遺即韓詩之遺遺此遺隨義通之驗也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焉曰育

卷二

元

遺遺或作隨此遺隨字通之驗也古音遺與隨同周官遣人劉昌宗音遂說文施从从遂聲或从遣作燿釋名釋兵云全羽為燿周官夏采以乘車建禮復于四郊禮古文為燿之假借于氏經義述聞說集韻又以禮為穢之或字皆音同故也然則此詩莫肯下遺荀子作莫肯下隧蓋以音同通用而其訓皆為隨義故鄭讀曰隨也

苑柳首章上帝甚蹈傳蹈動也箋云蹈讀曰悼詩經小學曰按檜風傳悼動也此云蹈動也則是一字箋甲傳而非易傳也喬樅謹案韓詩外傳四詩云上帝甚

惛惛音義當亦同悼一切經音義五引詩云上帝甚陶陶變也此並三家詩之異文悼蹈惛陶以音近古得相通鼓鐘詩憂心且妯傳云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是妯音亦與悼近說文作憂心且妯一切經音義十二引詩云憂心且陶是妯陶音皆與悼近也陶之訓為變猶蹈之訓為動人有憂傷悼病則心神變動字異而義同矣

卷二

三

二章無自瘵焉傳瘵病也箋云瘵接也正義曰鄭讀為交際之際故言接也喬樅謹案韓詩外傳四曰無自瘵焉韓本與毛同則鄭讀瘵為際當本齊魯之說易豐云天際翔也鄭本作天際祥也注云際當為瘵瘵病也然則瘵際古文有相假借者矣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三章謂之尹吉箋云吉讀為姑喬樅謹案晉語司空季子曰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姑其一也左傳鄭石癸曰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是姑之義本取於吉故古文即以吉為姑如鄭語妣姓鄆鄆路偃陽大戴禮曰是為云鄆人即以云為妣晉語言十二姓有依潛夫論及虞翻說作衣皆與此同史記五帝本紀師古注引虞翻說云云又案箋云尹氏姑

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人見都人之家文咸謂之尹氏
媾氏之女言有禮法毛詩稽古編曰尹是氏媾是姓
兩家女子一傳其氏一傳其姓文義不倫且古者傳
婦人必舉其姓未有獨舉其氏者源意尹吉二字是
傳有指目之稱周之盛必有媾姓之女嫁于尹氏而
賢德著聞者當時舉婦人之賢輒云尹媾故時人謂
之尹乃少皞氏之後已姓若述兩姓之女則當云已
吉矣其說甚混擬謂古者有姓有氏姓者古聖人
吹律所定以統繫百世不別也氏姓者天子所賜之
姓以別子孫之所出也春秋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

卷二

三

聘穀梁傳曰南氏姓也史記五帝本紀曰自黃帝至
舜禹皆同姓禹為夏后而別氏姓妣氏陳杞世家曰
舜為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媾洎其後因為氏姓
姓媾氏此言氏姓之明文黃帝至舜禹既為同姓則
若所云某人姓某氏者皆舉其氏姓而言也段氏懋
堂云姓統於上氏別於下既別為氏則為之氏姓如
鄭駁異義曰炎帝姓姜太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
帝之所賜也是炎帝黃帝之先固自有姓而炎帝黃
帝之姜姬實為氏姓之始始商之姓子周之姓姬亦
然然則單云姓者未始不為氏姓單云氏者其後即

以為姓古則然矣以上段氏說其有胙土命氏如禹之氏
曰有夏四岳之氏曰有呂董父之氏曰秦龍此又天
子所賜之號所謂聞其氏可知其德則與氏姓之為
某氏者有別矣黃帝之子十二姓姬酉祁已滕葢任
荀偃媾偃依者皆謂天子所賜之氏姓也青陽與夷
鼓同為已青陽生少昊其後子孫有已氏少昊次子
生般封于尹城為尹氏此猶之炎帝居姜水因為姜
氏黃帝居姬水因為姬氏舜居姚墟因為姚氏又居
馮洎因為媾氏也已氏尹氏皆為少昊之後氏姓何
得別尹曰氏別已曰姓乎尹媾皆舉其氏姓而言

卷二

三

又何得以尹媾之傳為一氏一姓文義不倫乎至謂
婦人必舉其姓未有獨舉其氏者此尤不然帝嘗次
妃有媾氏之女也商頌曰有媾方將傳云有媾契母
此可為詩傳婦人獨舉其氏者明證矣大戴禮帝繫
載黃帝以來至舜禹所娶之女未有不舉其氏者況
後人之所謂姓皆即古之氏姓大明詩曰摯仲氏任
春秋書夫人稱子氏姜氏亦未始非舉其氏也且諸
侯有國卿大夫有族詩曰續女維莘彼有國之諸侯
故舉其國此尹媾為周大夫之族故舉其族族即氏
姓之謂也竊以古之氏姓蓋為宗法其有始生之姓

者如史記言黃帝至舜所謂其祖之所自出也其有
別為氏姓者如炎帝姓姜黃帝姓姬之類猶所謂別子為祖也其
有承其所別之氏姓者如商姓子氏周姓姬氏之類猶所謂繼別
為宗也其有別氏姓之後又復各別為氏姓者如陸
為八姓猶所謂繼禰為小宗也至周人以三代以前
所別之氏姓者則昏姻通焉其由周以來又各別為
氏者則昏姻不通夫以相去遠近之故云爾
四章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
聲厲也聲必垂厲以為飾厲字當作裂喬樅謹案厲
裂古者聲同假借月之魯語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禮

卷二

三

記祭法作厲山氏此以厲為烈之假借也公羊莊二
十年傳曰大瘳者何痢也諸書言札厲舊厲者皆以
厲為痢之假借也周官謂之厲禁注訓厲為遮列說
文刈遮也又以厲為刈之假借也說文裂繒餘也鄭
注內則云聲小囊盛帨巾者男用章女用絳有飾緣
之則是聲裂與詩云垂帶而厲紀子帛名裂繒字雖
今異意實同也疏云言男女聲囊之外更有繒帨之
物飾而緣之則是春秋桓二年所稱聲裂者與此云
聲囊裂帛為之飾又引詩垂帶如厲者證厲是聲囊
裂帛之飾也又引紀子帛名裂繒以證之言其心亦

裂也樅謂裂是聲囊之飾而垂帶如之者案玉藻云
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注云辟讀如裨冕之
裨裨謂以繒采飾其側大夫裨其紐及末士裨及末
而已帶之垂者以繒采為之飾與聲囊之緣以繒帛
為之飾者相似彼聲囊之飾謂之為裂故垂帶之飾
如聲裂者得云如裂也此都人士蓋周之士大夫當
有繒采緣飾其帶之垂者故曰垂帶如裂鄭注禮記
引詩用三家三家詩而皆作如可知其厲字疑即裂
之誤鄭上引春秋聲裂下又引紀子帛名裂繒則此
詩云亦宜引垂帶如裂以證其說字不宜作厲也士

卷二

三

冠禮宵衣注引魯詩素衣朱綃以證宵讀為綃與此
同例
瓠葉首章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
鮮齊魯之間聲近斯喬樅謹案正義引服虔左傳注
以于思為白頭兒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為白頭也說
文斯析也列子鮮而食之鮮亦析也此假鮮為斯字
斯析音同故皆與鮮近馬賁析支大戴禮作鮮支詩
經古義云余疋釋詁鮮善也釋文本亦作誓沈旋曰
古斯字說文釋从雨鮮聲讀若斯是鮮與斯聲近之
證

11111111

漸漸之石二章維其卒矣傳卒竟也箋云卒者崔嵬也
謂山顛之末也正義曰箋讀為萃釋山云萃者屢屨
郭璞云山山峰巉巖者箋謂山顛之末雖音字小異是
取尔疋為說也喬樅謹案十月之交詩山冢卒今本
誤作
舉辨見
校勘記崩箋云卒者崔嵬也正義曰釋山萃者屢屨
此經作卒箋作崔嵬者雖字與尔疋小異義實同也
攷釋文萃舊子恤反徐子緩反鄭云崔嵬也宜依尔
疋音徂恤反本亦作卒是陸孔本各不同說者以此
詩箋云卒者崔嵬字但作卒十月詩亦不當作萃又
漢書劉向傳引詩作萃崩可證然劉向所用為晉詩
三家未必皆同十月詩毛公無傳未可知其字之為
卒為萃也此詩傳云卒竟則字本作卒鄭易之訓作
崔嵬蓋以卒為萃之假借是改讀也尔疋屢屨字亦
作差畏皆以音近然則鄭君所見尔疋本或作崔嵬
歟

候官陳喬樞學

大雅文王之什

綿五章縮版以載傳乘謂之縮箋云乘聲之誤當為繩也正義曰釋器云繩謂之縮孫炎云繩束竹版謂之縮郭注曰縮者縛束之也余疋復言縮之明縮用繩束之也傳言繩謂之縮出於釋器釋器作繩而傳作乘故為聲之誤喬樞謹案繩乘音疋義遠不見古文有通借者知為聲誤以繩束物而遂謂約束為繩猶以繩度木而遂謂準度為繩繩猶度也見禮記以繩度厚注也

宋三

一

又案今本余疋釋器云繩之謂之縮之郭注云縮者約束之詩曰縮版以載與此傳及正義所引文異然正義云余疋復言縮之明縮用繩束之也則余疋舊本蓋作繩謂之縮縮縮之也故孔氏云然攷釋器篇如纆晉謂之九段九段魚網也縶謂之置置置也縶謂之學學覆車也婦人之禕謂之縶縶縶也多有此例又釋水篇濫泉正出正山涌出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沈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敷語亦同此條當緣後人轉寫脫兩箇字無識者以繩謂之縮之也文義不協妄於繩下增之字縮之下去也字而釋器原文

遂不可復識所宜據毛傳及孔疏以訂正之也

思齊四章烈假不瑕箋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正義曰鄭讀烈假為厲瑕故云皆病也定本及集注皆云厲疫病也不訓瑕字義不得通毛詩校勘記曰釋文云烈毛如字鄭作厲於假字下不云毛大也鄭病也是釋文本不訓瑕字與定本集注同攷此箋當云烈假皆病也下文為厲假之行者當作厲瑕上用經字為訓下則改字以顯其為假借也喬樞謹案烈本與厲通魯語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禮記祭法作厲山氏札厲癘疫字宜作厲而書通作厲公羊傳作痢是字同

宋三

二

也假癘聲近左傳垂葭公羊作垂瑕傳瑕史記索隱作甫假漢碑遐適皆作假爾詩假樂禮記作嘉樂春秋宋共公名固史記諸侯表作瑕其驗也隸釋載唐公房碑云厲蠱不遐蓋本三家詩之文左傳曰疾如蠱說文蠱腹中蟲也南山經麗虺之水多沛育佩之無瑕疾注瑕蟲病則瑕與蠱音近義亦通矣五章古之人無斃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箋云古之人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釋文無斃毛音亦厭也鄭作擇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正義曰箋不言字誤

則經本有作擇者故不破之經義雜記曰毛詩本作擇此傳爲王肅妄作以與鄭相難故陸本無之毛意當與鄭同而釋文別爲毛作音誤矣毛詩校勘記舊校曰攷此詩字自作數箋以數爲擇之假借直於訓釋中改字以顯之釋文所說是也孔氏不得其例竊從謹案毛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箋所改毛如此類之未明言其讀者不勝枚舉安可盡拘釋文辨此傳爲王肅語而仍別爲毛作音則數字自必毛氏舊文如是特毛公無傳後人以王肅述毛語誤用爲傳故辨之耳

卷三

三

皇矣首章其政不獲箋云正長也釋文其政如字政政敬也鄭作正正長也喬從謹案政正古通用字甘普御非其馬之正史記夏本紀云御非其馬之政墨子非鬼同微子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宋世家云殷有不治政不治四方是也古書多以政爲正字周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一月令祈冰注故書正爲政杜子春云政當爲正左氏文六年傳弃時政也漢書律歷志云棄時正也昭十五年傳以爲大政五行志中云以爲大正此古文作政今文作正之驗潛夫論班祿篇引此詩亦作其政不獲與毛同然鄭君讀政爲正訓

正爲長當三家有作其正不獲者故用其說如周官凌人之從子春改政爲正也

二章申夷載路傳申習也箋云申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喬從謹案釋文申夷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正義曰毛讀患爲申鄭以詩本爲患故不從耳采蔽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據此則孔氏所據本正作患夷詩經古義曰董仲舒云書云止於一者謂之忠持二忠者謂之患混夷之人荒忽無常故謂之患夷一說說文無申字古患字作患申乃古貫字音姜鼎云令俾毋通揚南仲訓爲毋與

卷三

四

貫同案明堂位云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鄭氏謂崇貫封父皆國名貫之與昆同物同音故綿詩謂之混皇矣詩謂之申崇鼎貫鼎皆伏二國時所得之寶故與封父同稱則申夷之爲貫無疑矣從謂謂古之貫字毛皆古文則字當本作謂傳云申習是以申爲今貫字故訓申爲習則毛本之不作患也明甚不得謂毛讀患爲申也釋文載或云鄭音患是特音爲患耳非鄭以詩本作患也謂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此孔氏之說云爾箋意豈有是耶箋之易傳乃以申夷爲卽混夷未始爲申夷當爲患夷也陸孔本各不同而陸

本每勝於孔此類是已毛詩補疏云尙書大傳說文引詩作賦夷賦與串亦一聲之轉

五章無然畔援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云畔援踏跋扈也釋文韓詩云畔援武強也詩經小學曰五篇詩云無然伴換伴換猶跋扈也漢書項氏叛換章昭曰跋扈跋扈也魏都賦雲徹叛換喬從謹案韓詩字與毛同則玉篇所引無然伴換蓋本魯齊詩以伴換為跋扈解合鄭箋當是魯齊說如此故箋據以改毛韓訓武強意亦同也魏都賦作伴換叛正字伴畔皆假借字援換聲近古得通假

卷三

五

五章侵阮徂共傳國有密須侵阮遂往侵共箋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喬樅謹案首章維彼四國箋以為密阮徂共四國之君助紂謀度下云以按徂旅箋以為徂國之兵眾皆與傳異訓正義曰王肅孔晁孫毓並云無此三國張融云晁豈能具數此時諸侯而責徂共非國也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為國名是則出於舊說皇甫謐勤於考校亦據而用之冲遠蓋右鄭說毛詩補疏云尙書大傳文王三年伐邠三年伐密須疑邠即是阮與徐廣言邠在野王者異地邠之於阮猶廷之於遠說文邠鄭邑也春秋

傳鄭無邠邑此邠蓋即鄆劉為邠之邠邠與阮同音又通於邠此詩稱侵阮而書傳稱伐邠蓋一物也樅案山井鼎攷文古本阮作邠是阮邠字同焦氏說然生民之什

板七章价人惟藩傳价善也箋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喬樅謹案釋文价鄭作介則此价甲也字當作介攷荀子君道篇詩曰介人惟藩宋本實作价字疆國篇今本仍作价人毛詩出於荀卿故字同作价說文价善也从人价聲詩曰价人惟藩玉篇价下引詩同此並从毛為訓又釋文不言毛韓之異

卷三

六

則韓詩亦作价可知介正釋詁注詩曰介人惟藩景純多用魯詩第其所引乃證介善也之文雖字殊而訓一非此箋所據漢書諸侯王表云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孟堅開探齊詩如地理志所載可證疑齊詩當亦作介箋所云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蓋是齊詩說如此故鄭據以改毛歟

蕩之什

抑四章用邊蠻方傳邊遠也箋云邊當作別別治也喬樅謹案泮水詩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別別治也釋文載韓詩云鬻鬻除也說文是部邊古遊字鬻部鬻

髮也鬻髮也獨刀部不載剔字皇矣詩曰擻之剔
之釋文字或作鬻今箋於用邊及秋彼字皆云當作
剔者攷士喪禮特豚四鬻去蹄注云今文鬻爲剔後
漢書馮魴傳注剔聲類曰亦鬻字段氏說文注云鬻
鬻義別音亦異皇矣剔字釋文云或作鬻詩本作鬻
鬻者剔之譌毛詩音義云鬻徒帝反劉昌宗吐歷反
沈湯歷反徒帝爲鬻之反語吐歷湯歷則爲剔之反
語詩音義之云劉吐歷反卽少牢音義之云劉土歷
反也俗人識鬻而昧剔於是禮之四剔髮剔字並譌
作鬻陸氏於剔鬻未辨亦混爲一字以上其析鬻剔

卷三

七

甚精剔本會意治髮引伸爲解剔糾剔之義剔者今
文鬻者古文許氏不收剔字从古文也鄭君不廢剔
字用今文也剔音與邊近傳之糾剔字或假邊左傳
王應漢都鄉正街猶之錫與鬻音近禮之髮鬻字或
彈碑云糾剔王假錫也儀禮主婦被錫注又周禮羞羊肆注肆讀爲
鬻肆鬻亦聲近古文得相假借禮記郊特牲注云治
肉曰肆一切經音義十一引通俗文云去骨曰剔卽
治肉之義大元經夷陽氣傷鬻注云髮除也與韓詩
解同大元增往益來剔注云鬻髮也此箋訓
剔爲治與除義相比蓋用韓說

桑柔四章孔棘我國傳圍垂也箋云圍當作禦喬從謹
案蒸民詩不畏疆禦漢書王莽傳作不畏疆圍蕩詩
曾是疆禦漢書敘傳作曾是疆圍是圍禦字通管子
輕重甲守圍之國用盟獨甚注圍與禦同余疋釋詁
圍垂也舍人曰圍拒邊垂也是圍之訓垂義本取於
拒邊此箋破圍爲禦正訓禦寇之事以申毛說也
十圍章反子來赫傳赫炙也箋云口拒人謂之赫喬從
謹案釋文赫毛許白皮炙也本亦作赫鄭許嫁反口
拒人也莊子云以梁圍嚇我是也正義曰來赫者言
其拒也之意故轉爲嚇定本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

卷三

八

我陰知女行矣乃反來赫炙我欲有以止我言傳意
或然俗本誤也據此是陸本毛傳作赫炙也與定本
同孔本毛傳作赫嚇也與定本異焦氏毛詩補疏曰
按毛以赫與陰相對陰所以陰故訓赫爲炙言我方
羞女以涼女反炙我以熱正義引王肅云云亦非毛
義箋以口拒人解之與傳自異樞謂赫之訓炙他無
所徵赫嚇蓋古今字孔本似得之赫嚇也是毛以今
文釋古文言此赫字卽拒嚇義與芄蘭能不我甲韓
詩作狎傳亦云甲狎也破斧四圍是皇齊詩作匡傳
亦云皇匡也大明倪天之妹韓詩作磬傳亦云倪磬

也例同赫字三家今文當作嚇箋所云以口拒人謂
之嚇正據三家說以申毛也今本毛傳改從定本作
赫爰也非是玉篇嚇下云以口拒人謂之嚇訓與箋
合一切經音義凡三引詩云反子來嚇箋曰距人謂
之嚇經注並作嚇字此則依傳箋說以引詩者耳
十五章職涼善背傳涼薄也箋云涼信也釋文涼毛音
良鄭首亮下同喬樅謹案大明詩曰涼彼武王釋文
引韓詩作亮是毛本涼字即亮之假借此詩職涼與
下涼曰三家今文蓋亦作諒箋云涼信也直據其說
易傳而未改其字猶大明傳之即訓涼為佐也柏舟

卷三

九

詩不諒人只御覽四百三十九作不涼人只足見諒
涼字多通假矣

雲漢二章后稷不克箋云克當作刻刻識也我先祖
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喬樅謹案說文云克象屋下刻
木之形釋名釋言語云克刻也刻物有定處人所克
念有常心也又云勒刻也刻識之也克字義取於刻
故古文刻識字即作克鄭作刻者用今文耳後漢書
第五倫傳云臣嘗刻著五臧注云刻著五臧謂銘之
於心也以刻為識義漢人猶習用之

三章先祖于摧傳推至也箋云摧當作唯唯嗟也喬樅

謹案北門室人交徧推我釋文云韓詩作誰彼詩推
字今文為誰箋云推者刺譏之言是從今文誰字為
訓類篇誰責也當出於三家詩說知此箋破推為唯亦據今文以推
為唯之假借故易毛也毛詩稽古編曰箋云先祖之
神于嗟乎告困之辭如箋說則經文于字當讀為吁
七章靡人不周傳周救也箋云周當作賙人人賙給之
權救其急喬樅謹案周禮鄉師賙萬民之難阨鄭司
農云賙讀為周急之周段氏周禮漢讀攷曰說文無
賙字許意蓋亦謂周是賙非其實論語周字是假借
周禮賙是正字鄭君則取从貝周為說所謂就其字

卷三

十

之聲類攷謂諸措秘逸也段以上一切經音義八周窮
下云古文賙同謂以財物與人曰賙詩曰靡人不賙
救也將救其急也字林賙贈也彼所引詩正作賙字
當是據韓詩文此箋讀周為賙亦以申毛非易毛也
崧高五章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
之子之記毛居正六經正誤云近說文作近从斤从
毛今作近音記字譌作近喬樅謹案釋文近音記是
陸本當作近字說文近讀與記同玉篇近今作記此
陸氏音義所據今釋文近亦作近後人傳寫誤耳正
義申毛云以命往之國不得與之相近故轉近為已

魯齊之詩彼响當字同故此句字亦得與營通又虞氏易象上傳不可營以祿注云坤為營即引說卦坤為均語也鄭云今書作旬而虞氏本亦作營是旬營通假之證箋之讀句為營其亦三家之異文歟

常武首章既敬既戒箋云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眾喬從謹案周禮夏官序官注引是詩作既敬既戒此三家詩也做警字同箋蓋以三家釋毛周書論法夙夜警戒曰敬釋名釋言語云敬警也恆自肅警也敬警義通

三章徐方釋駉傳釋陳箋云釋當作驛徐國傳驛之人

卷三

三

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喬從謹案載及驛驛其達釋文云介正作釋釋垌以車釋釋釋文云崔本作驛驛文選楊雄甘泉宮賦望通天之釋釋注引薛君韓詩章句釋釋盛貌此為韓詩宮殿釋釋引禮廟釋釋鄭君章句知者以周禮隸僕注注禮時用今文廣雅釋訓云驛驛盛也此並釋驛字通之驗鄭君益本三家詩說改毛也

四章鋪敦淮濟箋云敦當作屯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喬從謹案周禮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杜子春讀為在後曰殿古書屯作臂則殿音當讀如臂主傳齊為殿猶之人後為臂也周書武順解一卒居後曰敦

注敦猶殿是敦屯字通漢書禮樂志車千乘敦昆崙師古曰敦讀曰屯又揚雄傳甘泉宮賦敦萬騎于中營今師古曰敦讀曰屯李善注文選此篇曰敦與屯同離騷屯余車其千乘今張衡思元賦屯騎羅而星布字並作屯然則作敦者假借字也文選東都賦陳師按屯注臣瓚引律說勒兵而守曰屯史記傅斯廟成傳集解引同此箋破敦作屯蓋以屯古人多段敦字為之

四章草木潰茂傳潰遂也箋云潰茂之潰當作集集茂見喬從謹案韓詩外傳引草木潰茂與毛字同

卷三

七

惟漢書班固幽通賦柯葉集而靈茂集茂語本此詩孟堅兼用三家則潰茂字齊魯詩作彙可知蕭該漢書音義引服虔曰彙音近卉玉篇彙胡貴反潰與彙蓋以音近假借又介正樸枹者謂釋文引舍人本謂作彙李巡孫炎並同舍人云樸者相迫附也彙者莖也如竹箭曰枹竹箭下有一讀樸樸傳樸枹木謂山木茂盛箋云相樸屬而生也正義引釋木云樸枹者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枹是以樸枹互訓二字同義竊謂介正樸枹者彙是言草木叢生其枝莖相攢迫者謂之彙彙訓為茂兒與下文樸枹心是言草木初

生其短小未成就者謂之心心訓焉小兒漢心說

正述文例同也詩說或以上句觀悟與撲均者葉合

間誦或以彙字與下句觀采薪合讀並

非彙之訓茂此其顯證彙字說文本从彘胃省聲或

从虫作蠟故又得通假作謂字也

六章不云自頻傳頻厓也箋云頻當作濱釋文頻舊云

毛如字鄭作濱案張揖字詁云瀕今濱則瀕是古濱

字喬樅謹案說文類水厓人所賓附也輶感不前而

止从頁从涉凡類之屬皆从類據說文則毛詩字當

作類水厓之訓即本傳語然云人所賓附是仍以濱

詁類又云類感不前而止此原古人制類字本意漢

人習用濱字而類字省文作頻用為急數義桑柔傳

頻急也是已劉向列女傳八引此詩作不云自濱向

用魯詩是今文但作自濱故鄭讀從之又采蘋南澗

之濱北山率土之濱毛已作濱字訓厓也此箋易類

為濱亦以申明傳說耳

卷三

五

毛詩鄭箋改字說卷三終

毛詩鄭箋改字說卷四

侯官陳喬樞學

周頌清廟之什

昊天有成命章於緝熙厥心肆其靖之傳熙廣肆固也箋云廣當為光固當為故字之誤也正義曰此篇毛傳皆依國語箋以外傳之訓與尔疋皆同而釋詁云熙光也肆故也則是聲相涉而字因誤故破之喬樞謹案此傳用釋詁非用外傳也若用外傳文箋不得云字誤何者外傳下文又曰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又曰終於固和是外傳釋肆字直以純固為

卷四

義章昭注熙廣也引鄭後司農云廣當為光虞亦如之於肆固也不用鄭說亦以鄭之箋毛與外傳訓異有不可強合者又賈誼新書載叔向言昊天有成命詩云云與外傳亦異當本魯詩說光廣固故並聲同其致誤有由然古人光廣固故字亦通用大戴禮三本篇積厚者流澤光苻子禮論作積厚者流澤廣堯典光被四表他書所引亦作廣被四表是光與廣通魯語咨于故實史記魯周公世家作咨于固實論語固天縱之將聖論衡知實作故天縱之將聖是固與故通今鄭云字之誤者恐人述毛執熙廣肆固之訓

同於外傳而遂取外傳文釋詩致失毛意故特明其為字之誤六菽論云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是也

思文章立我烝民箋云立當作粒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正義曰此立我烝民與尚書烝民乃粒事義正同故破立為粒喬樞謹案粒字說文从米立聲故古文即立字假用周禮鄉師以涖匠師注故書涖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涖小宗伯掌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據彼古者立位同字又得假立為涖則知此詩立字古文亦當為粒之假借以頌意

卷四

言后稷播穀育民及來牟降祥事也

臣工之什

有瞽章應田縣鼓傳田大鼓也箋云田當作鞞鞞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聲轉字誤變而作田喬樞謹案周禮大師令奏鼓鞞注鄭司農云鞞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為大鼓先引故曰鞞鞞讀為導引之引元謂鼓鞞猶言擊鞞詩云應鞞縣鼓又禮記明堂位周縣鼓注周頌曰應鞞縣鼓據禮注所引三家詩皆作鞞則知毛之作田由於聲轉字誤而然又郭注尔疋釋樂云詩曰應鞞縣鼓與鄭所引同說文鞞

擊小鼓引樂聲也从申束聲此箋正義曰棟字以東為聲聲既轉去束唯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

閔予小子之什

敬之章佛時仔肩傳佛大也箋云佛輔也正義曰箋讀

佛為輔弼之弼喬樅謹案韓詩外傳引詩曰佛時仔

肩是韓詩字作弗也盧氏紹弓增校三家詩攷曰據

宋本說苑君道篇引詩云弗時仔肩劉向用魯詩然

則魯詩亦作弗也易頤云拂經于上頤釋文引子夏

傳作弗云輔弼也攷說文弼輔也魯古文弼弼字古

卷四

三

文亦从弗故弗義得訓為輔然則此弗時仔肩之弗

三家當作輔弼解箋之以輔詮佛即從三家弗字為

訓

載芟章倣載南畝箋云倣載當作熾芻農夫既耘除草

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芻之而後種說見前

魯頌

泮水三章屈此羣醜傳屈收箋云屈治正義曰屈治釋

詁文彼屈作洞某氏引此詩是音義同也臧氏在東

曰據正義說知某氏引詩作洞此羣醜蓋所引者是

韓魯詩喬樅謹案釋文引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

取聚是韓詩字作屈與毛同某氏所引詩當為魯齊

之異文荀子宥坐篇其洗洗乎不洞盡似道注洞讀

為屈是屈洞古通故此箋據魯齊詩易傳也洞得為

治者洞亂義同古多以亂為治故洞亦訓作治又古

與汨滑字並通釋詁郭注洞書序作汨音同耳此指

汨作序也史記樛里子傳正義滑讀為洞楚詞天問

不任汨鴻注汨治也莊子繕性滑欲於俗思釋文崔

云滑治也是其驗矣

六章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剔治也喬樅謹案釋文

引韓詩云剔舊作剔剔除也剔字即剔之省文箋依三

卷四

四

家改毛傳說見大雅抑篇

六章烝烝皇皇傳皇皇美也箋云皇皇當作晔晔晔

猶往往也喬樅謹案鄭君破皇從晔亦據三家詩以

上句狄彼東南箋从三家改狄作剔此烝烝晔晔即

承剔彼東南而言故解為進往之義與毛訓異亦足

釋詁晔晔皇皇並訓為美皇皇之見詩者多晔晔字

除此詩別無所見謝雖不同而其即為此詩之烝烝

晔晔無疑也楚茨先祖是皇箋云皇晔也信南山先

祖是皇箋云皇之言往也禮記少儀齊齋皇皇注皇

讀為歸往之往是皇晔往三字聲同義得相通

泮水七章戎車孔博箋云博當作溥甚傳綴者言安利也釋文博徐云毛如字王同大也鄭作溥音附正義曰車之廣狹度量有常不得以甚博爲言故博當作溥喬樞謹案溥博俱從車聲又形相似易致傳寫之譌王肅述毛仍用博字意主異鄭耳此言戎車孔博與小雅車攻言我車既攻同義廣雅釋詁攻溥並訓爲治車攻傳云攻堅也鴉羽傳云盭不攻綴也攻字訓治得有堅義足驗傳之訓治亦得有堅義也鄭以溥爲傳綴政謂戎車治之甚堅故能安穩而調利耳閔宮七章居常與許傳常許魯南鄙西鄙箋云常或作

卷四

五

嘗在薛之旁春秋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于薛喬樞謹案嘗音同通用禮記馬不常秣釋文本或作嘗介足祠烝嘗禴釋文字亦作常其驗也常又與堂堂古並通用呂覽常之巫管子作堂巫史記常隱引作棠巫可證今攷春秋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公羊傳曰棠者魯濟上之邑也左傳杜註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莊三十年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杜註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正義曰釋例云濟水自樂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

平至濟北東北經樂安博昌縣入海按高平東平魯西界也樂安博昌齊竟內也樂在高平方與故爲魯濟上之邑齊語桓公反魯侵地常潛管子作堂潛棠堂蓋一地卽此詩常邑又隱三年公及戎盟於唐杜註高平方與縣有武唐亭與五年註棠地同顧復初春秋大事表以唐與棠古通方與絕要于魚臺縣武唐亭下並列二年五年傳合爲一地然則唐亦卽博也莊卅一年築臺於薛杜註云魯地毛詩稽古編謂與薛國是異地同名箋別孟嘗君事無涉然隱十一年康侯薛侯來朝杜註云魯國薛邑則知築臺之薛

卷四

六

本與薛國接壤故因以薛名之猶許爲魯朝宿邑亦以近許國而得名耳元和郡縣志魯城在許目縣南四十里卽許田今魚臺縣與滕縣連壤薛城在縣南四十里足證常爲在薛之旁六國時常或復入齊屬薛故田文食邑於薛而號孟嘗君箋引此正以徵常之近薛何謂其無涉耶稽古編又載或說引齊語常潛事而疑常爲齊侵齊在魯北常定是魯北境與傳南鄙不符不知隱公與戎會潛盟唐戎在今曹州府曹縣故戎城潛當在兗州府西南境亦豈在魯北而爲齊侵哉且魯以南滕滕南爲薛常在薛旁地當近南爲魯南鄙無疑也

商頌

那章置我鞀鼓傳殷人置鼓箋云置讀曰植植鞀鼓者為楹貫而樹之鞀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正義曰金縢云植壁秉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置植字同故置讀為植經義雜記曰案明堂位殷楹鼓注殷頌曰植我鞀鼓然則讀置為植當本韓魯論語植其杖而芸石經殘本作置其杖喬樞謹案山海經中山經云其祠于僂置鼓置亦當讀為植與此頌同呂覽慎小置表於南門之外大元元瑩云植表施景是古者置字皆通為植義

卷四

七

烈祖章齊我思成箋云齊讀如往來之來神靈來至我致齋之所思則用成喬樞謹案齊來聲同古通用楚茨詩曰工祝致告徂齊孝孫少牢饋食禮尸命祝嘏于主人辭曰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是知楚茨之齊即少牢之來也鄭注儀禮讀來曰釐釐者來之今字思文頌曰貽我來牟說文來周所受瑞麥天所來也故為往來之來漢書劉向傳引詩作釐可證矣余疋勞來強事也釋文本又作齊漢脩堯廟碑為黎元來福來即齊也是齊來古通之驗此詩齊字為來之假借故箋讀如往來之來

526 111

元鳥序祀高宗也箋云祀當為貽貽合也高宗崩而始貽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正義曰知此祀當為貽者以經之所陳乃上述元鳥生商及成湯受命若是四時常祀不應違頌上祖殷武與此皆云祀殷武所陳高宗身事而已則知此與彼異宜當為貽也喬樞謹案周頌清廟我將並為祀文王之詩無序於清廟云周公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於我將云祀文王於明堂未始不明其作頌之由而此元鳥與殷武一言祀高宗也不應漫無分別知是祀字為貽之誤無疑又三家詩互有異同或此頌三家說實為貽高宗

卷四

八

故箋據之改毛歟

元鳥章肇域彼四海箋云肇當作兆喬樞謹案生民后稷肇祀箋云肇祀之神德正義以為肇宜作兆春官小宗伯曰兆五帝于四郊是也商頌箋讀肇為兆此从略之又下文后稷肇祀禮記表記作后稷兆祀肇字之當作兆此其證也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注兆為壇之營域說文作兆則周禮曰兆五帝于四郊段氏說文注云今周禮作兆諱作兆蓋故書今書之不同也以上尚書大傳兆有十二州鄭云兆為肇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古文彙典作肇然則兆者兆之

古文作摩者古文之假借字

元鳥章身員維河傳員均箋云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段氏懋堂云箋曰員古文云此謂古文以員字為云字也淺人改之曰古文作云似有一本古文毛詩作景云維河失之萬里喬樅謹案段說是也毛詩即古文而作員字是員者古文云者今文何反謂古文作云耶曰員古文云者明今文為云耳作字衍無疑鄭風聊樂我員釋文本亦作云秦晉者弗員來衛包改為云來然下文雖則云然漢書韋賢傳注師古引作員曰員與云同知尚書云皆作員字正義曰轉河

卷四

九

為何者以頽弁既醉言維何者皆是設問之辭不得為水傍河也樅謂廣雅釋水云河何也是河何義通水經河水注引春秋說題辭河之言荷也荷與何同童子逢盛碑無可奈河吳仲山碑感痛奈河皆假河為何字

長發章幅隕既長傳隕均也箋云隕當作圓圓謂周也喬樅謹案毛公訓隕為均與元鳥傳員均也義同是以幅隕之隕假借為員字員圓古通方圓孟子書皆作方員其證也攷工記取諸圓也注鄭司農云故書圓或作員當為圓此箋作圓釋文為作圖文選西京

賦注引字書圓亦圓字也是圓圖字古並作員段氏說文圖字注云長發傳隕均也渾圓則無不均之處箋破隕為圓申毛非易毛也

長發章何天之龍傳龍和也箋云龍當作龍龍榮名之謂經義雜記曰案大戴禮記將軍文子篇引詩曰何天之龍戴禮今文也三家詩必有作何天之龍者則改龍為龍與大戴禮合也喬樅謹案麥蕭傳龍龍也左氏昭十二年傳云公賦麥蕭叔孫昭子曰龍光之不宣雋氏易林曰麥蕭露瀼君子龍光易林多韓詩說然則毛詩龍字固龍之假借據彼詩龍字三家作

卷四

十

龍知此頌鄭君讀龍為龍亦從三家今文也殷武章方斲是虔傳虔敬也箋云樅謂之虔取松柏易直者斲於樅上以為樅與眾樅釋文虔余疋作樅正義曰樅謂之樅釋宮文孫炎曰樅斲材美質也以其方斲斲樅不宜言敬故易傳也詩經小學曰按余疋樅謂之樅釋文本亦作虔然則余疋本有止作虔者喬樅謹案虔樅古今字之異說文本部不載樅字知古文即以虔為樅字釋宮之樅亦作虔是古余疋為虔今文始以樅字易虔耳

毛詩鄭箋改字說卷四終

毛朱詩說

于

来

矣

焉

毛朱詩說題辭

詩序一書相傳出子子夏漢毛萇潤色之故稱毛詩
子又曾見有所為詩傳者謂出于子貢第其名不見
諸文獻通考或以為甄豐所作其所以托于二子者
以孔子于二子皆謂其可與言詩爾然詩序雖未必
果出于子夏而漢去古未遠其源流授受當非無據
且其說往往與他經相合是以同時雖有齊魯韓之
三家皆不及毛詩之為人所信從耳獨朱考亭力闢
其說不少貸而集註遂專立于學宮近代又有遯毛
昭代叢書乙集卷一 毛朱詩說題辭 世楷堂藏板

昭代叢書乙集卷一

歙縣 張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懋 翠嶺 校

毛朱詩說

太原閻若璩百詩著

按左傳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命以唐誥而封
於夏虛伯禽唐誥皆書篇名皆不見今百篇書中豈
夫子所黜去乎抑聖人亦有未及也夫以成王為君
周公為相而建爾元子與封小弱弟於唐其訓戒之
昭代叢書乙集卷一 毛朱詩說 世楷堂藏板

辭詎不足幾於道以垂後世而為所刪耶殊所不解
愚曰蓋嘗反覆詳思而得其旨矣馬端臨之論夫子
刪詩也曰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
所不廢如芣苢鶴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
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
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
者雖詞意流決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
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
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

挺挺我心肩肩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子曾出一論以折之曰狐裘老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此非士蔣所作詩乎宐入風所招之情情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此非祭公謀父所作所招之詩乎宐入雅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此非武王所作支之詩乎宐入頌今風雅頌皆無焉其不以序行於世者耶

昭代叢書

乙集 毛朱詩說 卷一

二

世楷堂藏板

而馬氏之說詘馬氏說詘而吾之說起曰夫子之刪詩其與修春秋固無以異也春秋因魯史成文魯史所不載者聖人未嘗增魯史以策書赴告爲體赴告所不及者魯史未嘗增當時若晉重耳之入國與殺懷公於高梁皆赴告未及故魯史不書聖人亦未嘗取晉乘之文以附益之所以者何蓋其慎也且以吾所載二百四十二年事其褒其貶已足明將來之法矣固不必誇多鬪靡如後人以無一不載爲功也此修春秋旨也其刪詩也必取世所傳某本詩凡今三

百五篇成在者從而刪之存此三百五篇以爲其美其刺已足立吾教矣雖有士蔣所招等作見他本者固不必附益之也其刪書也必取世所傳某本書凡今百篇成在者從而刪之存此百篇以爲其大經大法已具是爾矣雖有伯禽唐誥見他本者固不必附益之也此夫子刪定旨也昔有問書何以無宣王朱子曰是當時偶然不曾載得此句最好子竊謂伯禽唐誥亦若是而已矣更譬之蕭統文選偶遺王逸少蘭亭序說者遂吹毛求疵以爲昭明意若何昭明豈

昭代叢書

乙集 毛朱詩說 卷一

三

世楷堂藏板

真有意殆不足一笑大抵世人愛奇奇則欲博博則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聖人愛義義則從約約則雖有不及而已無所不包也嗚呼世之侈言撰述者其尙有鑒於斯哉

又按詩小序久而漸知其不安也與書序同蘇子由出取其首之一言爲有依據後說詩者多宗之以排擊紫陽以復於古愚嘗反覆詳考而覺朱未盡非毛未全是至詩有不可解處亦幾與春秋等蓋春秋從魯史來朱子謂魯史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旨

余則謂詩序具載國史國史不傳亦無由知是詩之何爲而作夫既不知所由作遂學分四家家各一說關雎或以爲美詩或以爲刺詩或以爲文王之妃或以爲康王之后是也或曰國史固不傳矣而其說之散見他書者亦略可言乎余曰莫明徵於金滕書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請公此卽鴟鴞詩之序也春

昭代叢書

乙集

毛朱詩說

四

世楷堂藏板

卽清人詩之序也文六年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此卽黃鳥詩之序也若他非序而說之得其旨卽從其序來者一叔向曰昊天有成命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一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文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守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

昭代叢書

乙集

毛朱詩說

五

世楷堂藏板

賢勞也竊以勞於王事以下卽北山詩之序也他日告萬章以頌古人之詩輒繼以知其人論其世蓋詩必有所作之人與所當之世若小弁當幽王危殆之世作者又屬毛離裏之人自宜乎怨不宐乎不怨非國史實紀載亦烏乎知之故毛說之可信從國史來其不可信則襍出講師之傳授故曰非一人作也或曰朱子攻毛傳正在講師之傳授極中其要害子亦可得而略言乎余曰莫不善於抑序曰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案衛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己丑卽位

昭代叢書

乙集 毛未詩說 卷一

六

世楷堂藏板

朱子果於說詩而詩亡我固謂朱子於詩亦得失相半爾又按詩必有題卽古之篇名也今人覽其題便知是詩之何爲而作若古人僅取篇中之字或句以弁首覽之有茫然弗辨者故必別須序以顯朱晁說之以道論作詩者不必有序夫既有序而直陳其事則詩可以不作矣說詩者或不可以無序斷會一詩之旨而序之庶幾乎發明先民之言以告後生弟子焉今之說者曰序與詩同作無乃惑歟似也而猶未盡須

昭代叢書

乙集 毛未詩說 卷一

七

世楷堂藏板

知當日大師陳詩道人采詩皆知此詩之所以作其所以作之故錄掌於國史既不若今序首一句之寂寥亦不若今序往往出衆手者之傳會觀金滕左氏則可得其體式晁氏又曰山有樞之序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掃車攻之序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詩無遺思矣解頤哉斯言至謂岐下石鼓安觀序離騷無序而序出於王逸秦漢間古詩有國風之遺韻者亦無序

知之者固自知之况先民本人情而有作人情不亡則辭不患乎不明此則以詩求詩矯枉過正之論固先朱子而首發矣

又按馬端臨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它書中間見一二真偽不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徒得諸風聞道聽以為其說如是者也余終譬之春秋毛公自謂子夏所傳譬

昭代叢書

乙集 毛詩說

八

世楷堂藏板

左氏曾見國史攷事頗精得經之旨為多齊魯韓三家遠遜於毛然不無可取則譬之公羊氏而已矣穀梁氏而已矣合者疑聖人之舊不合者是襍以己意抑豈能一筆抹殺哉此文公詩集傳出說者謂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允矣

又按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有一年並書孔子生然猶可解曰傳文非經文也若左氏於獲麟之後引經以至哀公十有六年四月書孔邱卒此豈可信哉今春秋削去之削之誠是馬氏謂既續之於獲麟之後

寧保其不增益之於獲麟之前是亦未敢盡以為信

余謂春秋有不可解處意其在斯與樂記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桑間即鄘之桑中篇巫臣所謂有桑中之喜正指竊妻事一覽之而知為淫者自作非刺奔孔子何人豈錄淫辭以誨萬世哉故程篁墩據劉歆傳云孝文皇帝詩始萌芽孝武皇帝然後鄉魯梁趙頗有詩當此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推此意也則知今詩乃出漢儒之所綴緝非孔子刪定之舊本矣漢儒徒見三百五篇名目散軼不存則每取孔子所刪所放之餘一切湊合以足其數而小序者不察亦一切以其得於師者槩之曰刺淫此其所由失也王陽明日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鄭衛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

昭代叢書

乙集 毛詩說

九

世楷堂藏板

辭茅鹿門曰大抵詩之言淫諱者爲里巷所布易傳而難滅如今南北所傳聲伎之類是孔子嘗刪之不列於經而其俗之所傳固有不能口禁而火熄之者秦沒而漢求亡經於天下則學士大夫各采所傳以補三百之數往往襍出而竝見之耳某故曰詩非全經以上三說雖出近代要爲卓然不詭隨先儒者正可與漢志三百五篇遺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相參觀

余又嘗中夜而思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

昭代叢書

乙集 卷一 毛朱詩說

十

世楷堂藏板

與鹿鳴相次蓋一時之詩而爲燕饗賓客及大射之樂者其在小雅中無疑必不爲聖人所刪又必不至孔子時已亡逸所以者何商頌十二篇是正考甫當東遷之前得於周大師故孔子時亡其大半若魯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其詩見存孔子時年三十五去孔子年四十三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僅八年安得詩遂逸應編列孔門舊本三百篇內耳又思鄉射奏騶虞大射奏狸首周禮射人王以騶虞九節諸侯以狸首七節孤卿大夫及士以采

騶采繁五節則狸首之詩與騶虞采蘋采芣相次孔頌達所謂當在召南者是夫旣在召南必不爲聖人所刪又必不至孔子時亡逸所以者何射義出七十字後學者之手觀記及孔子變相之圖之射可見且歷歷舉其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豈孔子時反亡逸乎蓋原編列召南相其辭又頗似二雅祗遭秦火而失之余嘗疑何彼穠矣屬東遷以後之詩安知非見於王風或齊風者而後之學者誤取以

昭代叢書

乙集 卷一 毛朱詩說

二

世楷堂藏板

充召南十四篇之數列爲正風亦未可定嗚呼子之爲斯論也誠知狂瞽罪不獲辭然古文尙書首發難於吳才老計其時之人未信也而今之信者且漸衆朱子本鄭夾漈之辨妄盡去序言詩同時若呂伯恭猶疑且駭而視今之信何如也余敢望桓譚其人而輒且暮遇之也哉

又按金仁山述其師王文憲之言曰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三百篇也夫子刪繁蕪之三千取雅正者三百而三千之中豈無播詠於世俗之口者夫子之

詩既燬於秦火矣漢興管弦之聲未衰諸儒傳夫子之詩而不全得見世俗之流傳管弦之謠存者疑以爲古詩取以足夫子三百之數而不辨其非也不然若孔子之誦詠如素絢唐棣諸詩經書之所傳如狸首轡柔先正繁渠諸詩何以皆不與於今之三百而夫子已放之鄭聲何爲尙存而不削邪宋史儒林傳亦載柏之言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昭代叢書

乙集 卷一 毛朱詩說

三 世楷堂 藏板

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說實先篁墩陽明而發蓋亦從史記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悟來篁墩皇明文衛有王庶詩辨與此略同亦先篁墩發

又按固哉爲詩孟子以謂高叟由今觀之亦何必高叟如式微詩序云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旄邱詩序云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此必有所受之其實表裏洞達無復擬議而朱子乃曰詩中無黎侯字未詳

是否余不覺隱笑昔范景仁不信佛蘇子瞻詰其所以不信之說范曰某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嘗信蘇曰公亦安能然哉說公有疾令醫切脉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脉而信之如此何獨至於佛而必待見邪真通人之言此亦可以破朱子之見

又按錢牧齋註杜詩謂子美深不滿靈武卽位之事詩中多微文以刺尤標其旨於洗兵馬曰刺肅宗也刺其不能盡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賢臣以致太平昭代叢書

乙集 卷一 毛朱詩說

三 世楷堂 藏板

也於收京三首之二曰與洗兵馬相發明吳江朱長孺故反石門者謂靈武卽位本非得已洪容齋所謂收復兩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諸將也其聽李輔國讒間乃上元年間事公安得逆料而譏之二註並行蓋詩與文不同文嘗有畫然一定之意詩則惟人所見此可以此說解彼亦可以彼說解故曰詩活物也或曰錢與朱畢竟孰爲是余曰幸有子美之文之可證矣子美祭清河房公文曰及公入相紀綱已失關輔蕭條乘輿播越太子卽位揖讓倉卒小五月權

尊貴倏忽正元次山書太子卽位之義古朋友論議
一時不謀而合如此則石門之註洵得其旨哉余嘗
以衛之木瓜序云美齊桓公也衛人思厚報之而作
是詩朱子解作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亦所
謂二註並行者愚終以孔子有言吾於木瓜見苞苴
之禮行則序爲得其旨而朱子之解徒然矣但難得
盡有文以證詩耳此詩與春秋等

又按朱子以詩求詩是就詩之字面文意以得是詩
之何爲而作正孟子以意逆志者或問子何不有取

昭代叢書

乙集 毛朱詩說 卷一

古

世楷堂 藏板

其說且加正焉余日以意逆志須的知某詩出於何
世與所作者何等入方可施吾逆之之法如近日吳
喬先生共予讀李商隱東阿王詩國事分明屬灌均
西陵魂斷夜來人君王不得爲天子半爲當時賦洛
神說日後二語似有悔婚王氏之意夫婦不及十年
甥舅不過一年而竟致一生顛蹟此種情事出於口
則薄德而意中不無展轉故以不倫之語志之乎若
論故實不爲世子在建安十二年丁亥于建賦洛神
在黃初三年壬寅相去十五年也唐人作詩意自有

在或論故實或不論故實宋人不解詩便以薛王壽
王同用譏刺義山何異農夫以菽麥眼辨朱草紫芝
乎此解可謂妙絕千古發端一語已道令狐綯之當
國矣蓋原知義山之人之事方得是解不然空空而
思冥冥以決豈可得乎縱得之恐亦成郢書燕說而
已矣詩集傳病多坐此

又按朱慶餘作閨意一篇獻水部郎中張籍曰洞房
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
眉深淺入時無此卽掩其題可知是以生平就正於

昭代叢書

乙集 毛朱詩說 卷一

古

世楷堂 藏板

人之作實梁賓以才藻見賞進士盧東美盧東美及
第爲喜詩曰曉妝初罷眼初晴小玉驚人踏破裙手
把紅箋書一紙上頭名字有郎君此若掩其姓名有
不以爲婦喜夫登第之作乎詩有難辨如此吾欲誦
以質晦翁

又按余久而得王忠文禕學詩齋記曰詩道其微矣
平以情性言詩非所能知自章句之說言之則某竊
有疑矣蓋二南大小雅周頌周公之所定變風變雅
魯商二頌孔子之所取而并周公所定者合三百五

篇尚矣第今觀之二南以關雎配鵲巢葛覃配采芣
卷耳配草蟲樛木配江有汜螽斯配小星桃夭配標
有梅兔置配羔羊采芣配采蘋漢廣配行露汝墳配
殷其雷麟之趾配騶虞各十一篇整然相合信其爲
房中之樂而甘棠後人思召伯者也何彼穠矣王風
也野有死麕淫風也此三詩者胡爲而廁其間乎而
又成王之頌迺有康王以後之詩今謂二南周頌果
爲周公之所定其可乎秦人詩書同禍書殘闕甚而
詩獨無一篇之失然素絢唐棣狸首鸞柔諸詩旣已
昭代叢書乙集毛朱詩說卷一 六 世楷堂藏板

而鄭學乃遂廢朱子所謂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
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
其止者學詩之旨無以易此矣世之習其讀者固得
有所據依而其可疑如向之所云者學者以爲朱子
之所未嘗言不敢以爲言也昔者鄉先正王文憲公
蓋嘗欲修正之而卒亦不果豈非詩道之微於是爲
已甚乎此論正從王文憲出
又按趙子常引其師黃楚望之言曰周禮王巡守則
大史大師同車又其官屬所掌皆有世奠繫之說方
昭代叢書乙集毛朱詩說卷一 七 世楷堂藏板

散逸而已放之鄭聲乃反獲存劉歆以謂詩始出時
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不足
則以世俗之流傳筦絃之濫在者足之不復辨其非
故變雅之中或有類乎正雅而又六月變小雅之始
民勞變大雅之始迺與正雅同其篇什豳風非變也
迺繫於十三國之末焉烏在其爲各得所也然則今
之三百五篇謂皆孔子所刪之舊可乎不可也蓋自
漢以來學詩者悉本於鄭氏訓詁譜序惟鄭說是從
人有耳目肺腸不敢以自信也及宋朱子之集傳出

采詩之時大師掌其事而大史錄其時世及巡守禮
廢大師不復采詩而後諸國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
錄以考其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傳於高克之事
則曰鄭人爲之賦清人莊姜之事則曰衛人爲之賦
碩人必有所據矣胡朏明日采詩采字均當作陳蓋
詩有采有陳漢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
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食貨志孟春之月羣居者將
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
以聞於天子此采詩之說也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鄭氏詩譜武王伐紂定天下
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此陳詩之說
也采之於每歲之孟春陳之於五載巡守四仲之月
是國風所自來也班孟堅曰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
謠於是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
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漢治近古此一端云

又按胡朏明曰男女淫泆奔誘之辭惟鄭衛齊陳有
之小序葉以爲刺奔說者謂刺詩之體但鋪陳其事
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不必譙讓

昭代叢書

乙集

毛朱詩說

六

世楷堂
藏板

質責而後爲刺也朱子非之以爲欲刺人之惡而反
自爲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惡必無是理改以爲淫
者所自作而馬貴與又非之其言曰夫人之爲惡也
禁之使不得爲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爲此
鋪陳揄揚之中所以爲閔惜懲創之至也夫子謂宰
我曰女安則爲之夫豈真以居喪食稻衣錦爲是乎
萬石君謂子慶曰內史貴人坐車中自如固當夫豈
真以不下車爲是乎而二人既聞是言也卒爲羞愧
改行有甚於彼譙讓者蓋以非爲是而使之求吾言

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訓也貴與
之說可謂辯矣然某嘗於朱子所謂淫者自作之外
更就數詩以求之而知鋪陳其事不加一辭之說亦
有不盡然者新臺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牆有茨曰
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君子偕老
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鶉之奔奔曰人之無良我以
爲兄蝦蟆曰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
命也載驅曰魯道有蕩齊子遊敖以上諸詩皆刺當
時之淫亂而指斥如此是未嘗不加一辭也南山敝

昭代叢書

乙集

毛朱詩說

六

世楷堂
藏板

荷猗嗟株林頗似不加一辭然以雄狐目襄公以魴
鱓目文姜意見比興中矣荷嗟以展我甥兮明莊公
非齊侯之子微文刺譏抑又甚焉安在其爲不加一
辭也哉株林玩其辭意亦可見作者在所賦之外以
此數詩反而觀之則靜女桑中溱洧東方之日月出
等篇摹寫狎昵之情臚列鄙穢之狀者其爲淫者所
自作無疑矣淫者之辭豈可錄之於經以爲漢儒所
綴緝以足三百之數者近是吾友問百詩次魯齋華
川篁墩陽明鹿門諸論爲一帙有味哉又曰漢藝文

志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某謂夫子之所錄得以流傳者維此之故夫子之所刪得以纂入者亦維此之故又曰詩有具文見意者叔子田二詩但爲鄭人愛叔段之辭而不義得衆之情自見揚之水椒聊二詩但爲晉人愛桓叔之辭而叛晉歸沃之情自見是也馬貴與舉此以明序之不可廢以爲之四詩者皆賴序而明若舍序以求之則子雲美新之作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蓋均一淫泆之辭出於奔者之口則昭代叢書乙集毛朱詩說卷一
三 世楷堂藏板
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某謂四詩出於刺者之口固可錄藉令爲叔段桓叔之黨所自作錄之於經亦可使有國者知亂賊之情而爲防微杜漸之計無傷於義無害於教也若男女淫泆之辭則不可同日而論牀第之言不踰閫卽未必淫者所自作亦何得施之簡策以教人童蒙之時力捍其外誘猶恐或入於非僻而顧今日誦此等詩以誨之淫乎自此義不明世遂

以子夜讀曲宮體諸詩爲得國風之遺意下逮花間諸人及柳晏秦周輩倚聲填詞備狹斜妖冶之趣亦自謂不詭於風人而號爲詩餘讀者作者展轉流傳以蠱惑人之心志如山谷所謂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靡儒晚悟裙裾之樂鼓之舞之使宴安耽毒而不悔者皆此等議論啟之也昔漢景有言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喻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爲愚學詩亦然誦三百不取桑中溱洧之類讀晉宋以後詩不取子夜讀曲宮體之類亦未爲不善學也昭代叢書乙集毛朱詩說卷一
三 世楷堂藏板
又按胡朏明日朱子集傳云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某嘗疑貢詩之說不知何據及讀金仁山前編引伏生書虞夏傳言舜之元祀巡狩四岳八伯各貢其樂樂正定樂名又引書大傳曰五載一巡狩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注云此采詩作樂之始然後知貢詩之說所自出與采詩陳詩相發明也蓋列國之行人采詩以屬大師比其音律以待時巡因州伯以貢之天子

天子命大師陳之而取其正聲被諸弦管以為燕饗

朝會祭祀之樂自虞夏以來未之或改也文中子曰諸侯不貢

詩斯則久矣肅
明未及考此

又按蕭山毛大可述高忠憲講學時有執木瓜詩問

難者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中竝無男女字面何

以知為淫奔坐皆默然惟吾邑來風季曰即有男女

字亦何必淫奔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

以報之英瓊瑤明明有美人字然不為淫奔未為不

可也言未既即有喞然而興者曰美人固通稱若彼

昭代叢書

乙集毛朱詩說

卷一

三 世楷堂藏板

狡童兮得不目為淫奔否曰亦何必淫奔子不讀箕

子麥秀歌乎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

我好兮夫箕子所指者受辛也受辛君也而狡童誰

謂狡童淫者也高忠憲遽起長揖曰先生言是也又

曰不虞今日得聞通儒之言竊以此論與詩小序相

合而與上胡肅明及子又相乖

跋

蕭山毛大可先生有白鷺洲主客說詩非設為問答

也直記其與諸客之語而托名于干支耳其說皆以

毛公詩序為主先生豈其苗裔耶何信之篤也今闕

子之書亦大半遺毛氏然朱子之所長亦不沒之且

備載再鄉程篁墩先生之說尤不可易惜先君子疑

詩非古本一段闕子成書時未經寓目是予小子之

責也夫心齋張潮

昭代叢書

乙集毛朱詩說跋

卷一

三 世楷堂藏板